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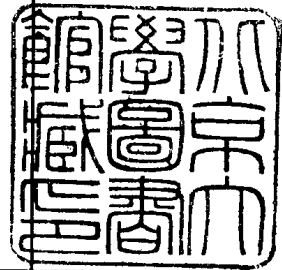
北京出版社

壹輯·柒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 壹輯 · 柒册目錄

孝經述二卷附辯義一卷〔清〕賀長齡輯注 傅壽彤述

一

重刊補釘四書淺說十三卷〔明〕陳琛撰

三七

四書也足園初告六卷〔明〕王宇撰

三四五

〔清〕賀長齡輯注 傅壽彤述

孝經述二卷附辯義一卷

清同治二年刻本

孝經述  
二卷

序

是編為前明黃忠瑞所定奉善化賀  
子接點輯為注刊以授點士者廷核  
與傅青餘觀察同出賀子門下得受  
而讀之而叙京尤卷之弗敢失自為  
孝產空昆明曾輯安溪李父貞子語  
重刊以遺滇人既而惇然又占尹君

序

籍舉請於學使翁子序而印之以廣  
其傳獨所著述諸條尚置篋中未嘗  
出以示人今

上御極之明年叙京序

命守南陽始為篋出所著與原編并  
錄付梓以子豫人而命廷核為之序  
廷核乃蓋沐而言曰先賢有云其為

人也孝弟而好犯上作亂者鮮又云

孝者教也禮教不修而後人心漓也  
意滋於是其情其四肢不顧父母之  
養者有坊而好飲者有闕恨者漸而  
為攘雞盜狗為穿穴踰牆又漸而為  
思畫於兵越人于債其尤者伏草澤  
納亡命稱干戈橫行州邑始為家

序

之逆子繼為國之頑民前此江淮南  
北皆叛而勤

王師者皆是也今

天子幸

兩宮認訓崇儒重道錫類推仁占天  
下更始而河嶺既竭之向順吾師所  
謂雖極利去之終而天性之愛善改

於憲初又謂本治則流源自憲以今日而勵維新之化孰有先於茲孝乎然則親察以是編惠豫人亦可謂知治本矣豈但卷之於師法云爾哉廷楨不取亦得備員大梁佈異日授以百里寺是編以授親察之惠效其尺寸而先學製之愆是以惠豫人者

序

三

惠廷楨也爰忘其謗平而書之右美夫注之精實述之旁達讀者當自領之原序亦言之詳矣不贅書

同治二年庚寅四月朔河南候補知縣前

景山古學為習員黃毓胡廷楨謹識



敘

是書章段為明黃忠端公所更定忠端之言曰孝經者道德之淵源治化之綱領也微義五著義十二見於發揮者詳矣善化師輯而注之義則淵微文亦簡質撫黔之日出以訓士余於肄誦之餘別有所述以存師說道光乙巳刻之昆明辛亥五月又重印之以廣其傳洎今十有九年舊所鈔版存滇中迭經兵燹若任佚遺滋余咎也因取稿本命澹勤室著述

敘

朱壻慶墉錄出並屬牆生宇光校而乘之時將守宛當出以遺宛人忠端所謂者是十七義以為治選士不與焉而士出其中者余將操是而為宛之人厚其望也雖然甯獨厚其望於宛之人邪同治二年三月戊午傅壽彤自記

重刻孝經輯注序

明漳浦黃忠端在白雲庫手寫孝經百二十本有依石臺本者有於庶人章末增引邠風我稼既同以下二十五字者蓋未定本也其三十三本以聿脩厥德移於天子章之首卽此定本也案孝經有古文今文皆無庶人章增引詩之說晚出之足利本亦同忠端亦自言補邠風甚無謂於是更定此本然忠端著孝經集傳又云欲移大雅以發天子之端推無忝以起庶民之例然於首章文義未終於過節發端多礙小宛之賦雖通於庶民有慶之義反疏於侯國則忠端亦不以定本爲是也善化賀尙書撫黔之日嘗得定本爲之輯注鈺版行世者久矣傳青餘孝廉及高材生尹君良琨皆嘗受教於賀公謀更印之以廣其傳而乞序於余余嘗謂學校之衰繇於志節不厲志節不厲繇於倫理不篤忠端之大節昭天壤而惓惓於是書其故可

澹勤室著述

序

二

思也賀公之所以惠黔士者至厚而首勸以孝其故又可思也今

天子聖哲天亶究極性功凡踐

朝列者莫不興起黔僻在西南隅而學者咸知以正學爲務欲廣是書之傳可謂知所祈嚮矣黔學之興有日矣抑吾聞賀公之教黔士也其所以期之者未有艾也黔士而忍於背公之教則已如其不忍背公之教也必自讀是書始夫讀是書而念賀公之所以爲教進而求忠端之爲人是則賀公之志也余職董學官故樂序之以勉多士至於更定文字忠端所未敢自安者附著之以章忠端之慎廣學者之見非敢有所牴牾也咸豐元年七月常熟翁同書

澹勤室著述

序

三



尙也因取是經輯注之更刻以訓多士公之厚黔  
人至矣嗣爲總督駐昆明凡遺書黔之學校猶時  
時以此意相勗其寄題貴山講院聯云天地之性  
人爲貴則刻是經之旨殷然如一日爾洎歲丙午  
傅子青餘客昆明其外舅劉公沛霖權知普洱屬  
請於公重付剞劂公命青餘更爲敘蓋青餘嘗受  
是經於公而不敢失墜者今公去已六年青餘又  
兩試禮部不第昨更歸來重理舊業集同人於所

澹勤室著述

序

四

居節硯齋中爲文社社日更各出其所得於經史  
者互爲質證因語同人曰是猶公志也公所輯注  
黃忠端公定本孝經尙弄坊間印而傳之貽諸同  
人不尤公之志耶嗟夫是豈以市義釣名云爾哉  
凡以天經地義民彝物則之原必修之於身爲實  
行然後見之於文爲至言况吾輩既承師說於前  
而是經又嘗  
須在學官無人不當誦法無人不已服習有志於

文者取所輯注而研究之卽是以求爲有本之行  
於今日重印是經之意庶不虛與維時預其事者  
同社之外更得若干人以修文尹良琨年差長也  
而屬敘之如此咸豐元年夏五月十五日

道光乙巳冬十月余試禮部歸南遊昆明謁吾師  
善化夫子於總督署旣而之普洱客外舅春霖劉  
公幕中日爲治事嘗取夫子撫黔日所輯注孝經  
刻本以自課外舅見而悚然謂是足以爲政也屬

澹勤室著述

序

五

請於夫子重槩以貽滇人夫子許之且報曰爾不  
可以無敘越四月書成敘曰是夫子之所以爲政  
也夫子之敘曰法者治之具而性則所以治之本  
本治則亂源自塞而餘可不勞而理此雖明乎經  
所由作而欲卽是以爲政之意可見也已憶癸卯  
二月夫子刻以訓士一時肄誦殆徧卽以余之不  
敏亦嘗有所興起意今日盤延以西十有三郡之  
內必更有怵夫子訓而能振於流俗且奮然以進

而爲有本之學者是則愈有以見夫子之政之成也如余者夫何足言抑余聞之聖人所以教天下萬世之法備於春秋言則散於大小戴記而其旨實約於是經十有八章之內累代以來雖嘗頒在學官而此旨至遲之三千餘年之久先儒黃子始爲發之然其書繁鉅肆誦未廣更二百年乃有夫子輯以爲注於虛自宋以來經之昌明久矣是有俟於今豈細故耶並記諸此以諗後之人門人

澹勤室著述

序

六

傳壽彤謹序

原敘

善化賀長齡撰

孝順德也天地之仁氣也聖人序易乾卽繼之以坤坤者順也承天而時行亘古無不順也而人道準此矣民之初生皆以氣化天卽親也順天卽順親也逮乎形化以後人遂各親其親而原其始則雖更歷億萬千年人之於天猶一氣之相承也周公極本窮源創爲嚴父配天之禮而我夫子之對

澹勤室著述

序

七

哀公亦曰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天與親本無可分也知其無可分則凡天之所生皆在吾胞與之中聖人孝治天下第因而順之耳三代以降教養失而人道薄不惟人與天遠人且日與人遠本原一滴遂乃相戕相害莫之或恤而天地氣化亦爲所淆雜不能復還隆古之初於是戾氣相感世變日滋至於春秋而亂臣賊子之禍極矣顧其天性之愛之得於最初者雖極剝喪之餘

今猶古也聖人欲已天下萬世之亂既作春秋以  
 明大法矣然法者治之具而性則其所以治之本  
 也本治則亂源自塞而餘可不勞而理此孝經所  
 由作歟夫孝根於愛形乎順而一主乎敬者也篇  
 中垂訓再三無非履薄臨深之意而總之曰禮者  
 敬而已矣不敬則不能順也順不從敬出則第順  
 於其外而不能極諸形聲視聽之微亦第以順爲  
 順而不能一揆於道成其身以成親夫敬者健德  
 也天地之義氣而實無非天地之仁氣也順而健  
 則乾坤合德上下與天地同流推而放諸四海而  
 準此無體之禮無聲之樂而中和位育之極功也  
 曾子問一篇窮禮之變正以完孝之常以敬行順  
 而紀綱有與立治教有與施先王有至德要道以  
 順天下者此之謂也於序茲其爲萬世久安長治  
 之本歟是編章段爲明黃忠端公所更定見於發  
 序者詳矣長齡爲之輯注寄商粵西黃太史春庭

澹勤室著述

序

八

太史以其便於肄誦也遂付剞劂屬爲之序爰述  
 聖人作經之大指而郵請是正焉道光癸卯二月  
 朔

澹勤室著述

序

九

孝經

善化賀長齡輯注

開宗明義章第一 開一經之宗旨  
明五經之義理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

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 注好箇順字先王

之治天下皆所以順之也順故和睦無怨曾子避

席 注禮師有問避席起答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注本孝立教

澹勤室著述 孝經述

是全書主腦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

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

母孝之終也 注始之云者必守身而後能顯揚終

之云者必能顯揚而後於守身之道無虧也

安溪李文貞公云德指五常言德莫先於仁仁

莫先於孝故孝為至德道指五倫言莫先於父

子故孝為要道德之本釋所以為至德也教之

所由生釋所以為要道也教者修道之謂道之

所自始者教之所由生也

述曰安溪李文貞公云德莫先於仁仁莫先

於孝夫德何以先於仁也壽形嘗近取諸易

道始乾坤而先天之坤實靜處北方萬化之

原也動則坤初易為陽成震焉帝出乎震於

時為春於人為仁後此之為長為收為藏與

夫人之德之為禮為義為知者皆此生育之

仁有以貫之也是則仁之體無不包矣其用

澹勤室著述 孝經述

無不具矣而曰莫先於孝者何也中庸云仁

者人也父子者人所從出之原即仁所從出

之原恃原而往萬事萬物貫之矣不然者舍

孝而言仁則是舍人而言仁必有厚其所薄

而薄其所厚之弊異端是也且有離事物而

談性天觀性命之弊象山姚江諸弟子之學

術是也不知聖人本仁以立孝本孝以立教

教不外孝孝不外仁仁仍不外人也故曰先

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師云好箇順字先王之治天下皆所以順之也壽形謂一部周官三禮其經營慘淡處皆有仰思不合道理切而求之於天理無絲毫運用之不當蓋其運用天理處皆人心之所同然舉不外愛敬二字之理知此義也凡禮經之爲王莽劉歆王安石所竄入而附會者皆可辭而闕之

澹勤室著述

孝經述

三

述日後世治法不能使民和睦而無怨者不能順天也不能以地道自處也  
述日師云本孝立教是全書主腦壽形謂本孝立教自有聖人以來皆是如此難得公旦制爲禮樂則天理皆運於事物中使天下之人有節目可循持顧公行其所當然夫子乃發明其所以然遂使愛敬道理爲聖學傳心之要孟子以周公仲尼並稱而不及他聖非偶然也

述日孝有終始兩義乃夫子舉兩端以駭孝之全量耳必如此於人道乃無虧於天理乃無缺在孝子之心卽已顯揚庸有終乎故下文日孝無終始也

天子章第二

此以下至於庶人凡五章謂之五孝

子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此三句爲五孝綱領故於兩義之外提出事君中之云

者人受生於父母全歸於父母終始皆一孝忠則

澹勤室著述

孝經述

四

孝之所發又事君多在中年也大雅云無念爾祖  
肆修厥德肆述也若日無亦念爾祖之德述而修之乎以起下天子之孝愛親者不敢惡於人  
廣愛也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廣敬也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身也者親之枝也天子以天下爲一身其不敢惡慢一人所以敬吾身也其敬吾身所以敬吾親也  
○愛卽仁也敬卽禮也仁禮者天之春夏也天

以生育長養爲事大用全在春夏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卽此天地好生之心也不敢惡慢一人則孝第四達不悖矣

張爾岐蒿菴閒話云孝經天子章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注疏以爲使人皆不敢慢惡其親近日說者又直作不敢慢人不敢惡人解俱覺未安夫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似謂天子愛敬其親必躬修德行廣布

潛動室著述

孝經述

五

仁恩不使天下之人惡之慢之也天子而爲人所惡慢則危及宗廟不得爲孝矣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人尙有惡之慢之者乎若作不敢慢人惡人解固脫却二於字大非文理其以爲不使人慢惡吾親者求之語氣亦似多設一層也

述曰天有四時春夏統之人有四端仁禮統之聖學從性情下功夫中和統之而所以象

夫春以發爲仁而爲和之至者愛是也所以象夫夏以發爲禮而爲中之至者敬是也天人也舍是無以爲德無以爲道卽無以爲教故於天子章首發明之已賅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在內不分窮達無間尊卑也愛敬盡於事親盡字宜玩不到至極處非盡也不到恰好處非盡也而更有進者愛敬之理宜合看焉愛而不敬則有知和而和之弊矣敬而

潛動室著述

孝經述

六

無愛則禮法皆粗述矣禮樂法制之中有至誠惻怛之意寓愛於敬中也孝弟汎愛親仁之餘加以學文之功明敬之事以行愛也推而言之發育峻極之道約之三百三千之中無敬則愛亦不行周官周禮之文本之關雎麟趾之意無愛則敬爲虛器明乎愛敬之義則所以賅本末合外內而貫始終者舉不外乎此也一貫之傳所以屬之子與氏與

諸侯章第三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人民蓋諸侯之孝也注費用省約謂之制節慎行禮法謂之謹度無禮為驕奢泰為溢諸侯之不敢驕溢蓋以保社稷而和人民非徒以守一身之富貴所以為孝文中子讀鴟鴞而歎

澹勤室著述

孝經述

七

曰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甯家者所以安天下也茲公旦之所以為達孝歟

述曰愛敬天德也有一毫驕溢之心則不能

窮理養氣而達之於人民天子之告定公曰

一言可以喪邦誠以言莫予違之心驕溢之

心也曾論道千乘之國章首言敬信節用愛

人使民時者即在上不驕制節謹度之意試

觀春秋諸侯惟魯後亡公旦之所以保其富

貴者如此曷亦取金滕鴟鴞東山破斧諸篇而三復之乎

述曰孔子作春秋於霸予齊桓所以濟王運之窮也卒以器小之故身未沒而禍亂且作甚矣驕溢之為害也

述曰驕溢之戒與愛敬之理皆無閒於尊卑窮達者而獨於諸侯章著之蓋曰諸侯者上下之樞也驕溢則必至上干天子之大權而

澹勤室著述

孝經述

八

成隱桓以下之世運矣更使大夫陪臣得侵諸侯之大權而成成宣哀定以下之世運矣夫子既曰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矣安得不於此首發明之

卿大夫章第四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注卿大夫近於諸侯懼其驕溢也故戒之以戰兢兢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

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

擇行注孝終於立身人之持身涉世不外言行兩

端故必於此謹之言滿天下無口過注一出口而

不敢忘父母故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注一舉

足而不敢忘父母故無怨惡三者備矣注慎言慎

行自慎獨來慎獨自靜中涵養來正衣冠尊瞻視

又是靜中涵養用敬工夫處也故三者並列而服

居言之先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

澹勤室著述

孝經述

九

述曰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兩擇字最喫緊世

固有謹慎於鉅而放弛於細者不知事有鉅

細理無精粗也伊尹之守道義無間於萬鍾

千駟之與一介也即是此義

述曰卿大夫有輔相裁成之權樞機之發治

亂隨之商鞅王安石皆變易先王之法言德

行者其原自不知戰兢來其不知戰兢也自

不知居敬窮理來其不知居敬窮理也不能

正衣冠尊瞻視自靜中涵養來也故師云法

服法言德行並列而服居言之先壽形謹

案曾子之告孟敬子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

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亦即

此意不然道無所不在而顧亟亟於此三者

其斯為學孝經而造次顛沛不違者哉傳之

習也為人謀之忠也交之有信也亦於此可

見孝經獨授曾子有以夫

澹勤室著述

孝經述

十

述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凡士君子之著

書立說以詔天下後世者宜存此意

士章第五

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

同注言愛父與母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注

言敬父與君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

父也注父字說得鄭重卽下文嚴父配天意故以

孝事君則忠注移事父之孝以事君則為忠以敬



事長則順注移事兄之敬以事長則順忠順不失  
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  
孝也注士遠於天子恐其薄於君臣之義故述之  
以忠順

安溪李文貞公云天子諸侯之愛敬自上而下  
故以不惡人慢人不驕不濫言之士之愛敬自  
下而上故以愛君敬長言之亦尊卑之辭也資  
卽取也非誠取此以爲彼也凡人之情愛敬兼

者惟父母則專愛君則專敬若各取其一者士  
君子則不然君不專敬而以孝事之可謂忠矣  
長不虛長而以敬事之可謂順矣此經原欲使  
人推其愛敬父母之心以及於人故首說資父  
事母特爲起下句事君耳至下文事君事長乃  
是本意蓋皆自父母之愛敬推之也事長本用  
敬而曰以敬事長者世固有以長長不由敬者  
如告子之論是也此長字謂出則事公卿之類

述曰此章義意宏遠天下之治忽世運之汙  
隆無不繫乎人才而士者人才從出之原也  
豈必論官授爵而後有事君之責哉古者比  
閭族黨州鄉之吏皆士爲之卽治教禮政刑  
事六典亦由士基之士能推此愛敬爲忠順  
必能聯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祿宿衛  
征伐師旅田役爲一事由州里以達於朝廷  
如指臂之相屬呼吸之相通古之聖人能使  
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士其樞也春秋  
之季學校不修道學盲晦士存一遠於天子  
之心而不知君臣之義已兼於父子間也故  
始也陪臣之禍作繼且遊說之風熾卒至於  
周之衰而孔孟亦無可如何也噫  
述曰豈惟古者卽至於今所謂士者已無職  
守可言矣而一行之善鄉里化之卽謂之忠  
於事君可也可知事有古今之殊理無今昔

之異

庶人章第六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用天之道分地之利  
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注舉事順時

此用天道高下各盡所宜此分地利身恭謹則遠  
恥辱用節省則免饑寒此之者微之也果能謹身  
節用以養父母必能早完國課入執宮功蓋言孝  
而忠在其中矣不必另補忠經也○必以祖宗父

澹勤室著述

孝經述

十三

母之心爲心方謂之孝諸侯之不敢驕溢卿大夫  
之不敢不法士之忠順不失非徒自保富貴也乃  
所以守其社稷宗廟祭祀也安得不敬乎古者無  
田祿不得祭故庶人僅言養不言祭若天子以天  
下爲養則以天下之安危爲安危故曰德教加於  
百姓刑於四海不更言祭祀也故自天子至於庶  
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注此段恰與  
大子章五孝提綱數語相應可証從前分章之誤

○孝雖有五等之別而所以自盡其孝者初無貧  
富貴賤之異未有欲盡孝而患力不及者至曰孝  
無終始則人子自有身以後何時不當盡孝何時  
不可盡孝尙得以力不及自諉耶

安溪李文貞公云首章言不敢毀傷爲孝之始  
立身行道爲孝之終雖專以士者言之然自天  
子以下皆可推矣夫子告曾子故言爲士之事  
且舉中之辭也如所謂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保

澹勤室著述

孝經述

十四

其社稷宗廟守其祭祀祿位皆所以不辱其親  
而顯其親也大學孝經皆言自天子至於庶人  
聖人立教之意如此

述曰天下皆此人也人皆此理也人有貴賤  
理無尊卑從其天而言之天子乃庶人中之  
一人耳天子之不敢慢惡諸侯之不敢驕溢  
卿大夫之不敢不法士之忠順不失皆所以  
期於夙興夜寐無忝所生之事而庶人夙興

夜寐無忝所生之事又無非肆修之事故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者天子事也而於庶人亦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而凡於諸侯卿大夫士之教愛敬舉皆則天因地者矣故大學與孝經皆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也

述曰愛敬道理塞天塞地其下手處在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二句其究竟處在言滿天下

澹勤室著述

孝經述

五

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二句其程課處則在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二句也孟子所謂通者易者如此與

三才章第七

此章言孝道之大及本孝立教之義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注曾子平日以保身為孝不知孝之通於天下無限尊卑故聞夫子之言始知孝道之大遂歎美之而夫子遂言民性之孝原於天地

天之三光有度而以生物覆幬為常故曰經地之五土有性而以承順利物為宜故曰義得天之性為慈愛得地之性為恭順是即孝也孝為百行之首人所當常行者故曰民行繇此觀之孝合三才以為大在天為經在地為義在民為行其實一理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

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注民秉天地之經無不知愛其親是孝乃天地之經也

澹勤室著述

孝經述

十六

但民不能自法天地全賴聖人倡之聖人則天之明承三光紀四時而民皆出作入息始知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因地之利辨五土播百穀而民皆耕田鑿井始得晨饑夕膳敬養無違是皆因天地自然之道以順天下人民孝養愛敬之心而立之政教故不勞而理也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道之以禮樂而民和

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sup>⑤</sup>凡此者皆因天地以順天下之事又何疑於孝治之大乎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sup>⑥</sup>謂師尹不過大臣尚且爲民瞻望况有天下者以身行教化又何難於化民成俗乎安溪李文貞公云曾子既聞夫子之教故嘆孝之大夫子因極言之謂天地爲萬物之父母故事父母如事天地是孝乃天之經地之義而民之行也天經曰明所謂天之明命嚴之稱也地

澹勤室著述

孝經述

七

教之輔也此足以發明首章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及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之意故次於此

述曰天地之經聖人則之以爲政教而經乃曰而民是則之嗚乎堯舜亦與人同耳可知斯理之在天下無聖凡一也

述曰則天因地許大學問許大經綸然第曰順天下也蓋未生人物以前道在天地既生人物以後道付斯民聖人不過因其固有者順之以成其政教不獨舜之恭己正南面爲無爲卽益之掌火稷之教稼契之明倫伯禹之八年於外以及公旦之兼三王以施四代之政無非無爲者矣

述曰政教雖繁求其綱目不過意法兩端而已博愛敬讓意也故曰先之德義禮樂法也故曰陳之道之然博愛敬讓之外無所謂德

澹勤室著述

孝經述

六

義禮樂也而所謂德義禮樂者乃所以善夫  
博愛敬讓之具而使天下化其氣質反於中  
和者也示以好惡者人情之發雖有四端好  
惡備之絜矩爲仁刑賞舉錯皆原於此

述曰地之利獨曰因可見聖人雖合撰乾坤  
而實以地道自處惟能以地道自處故克承  
天時行而布此順德於天下不勞而理也

孝治章第八

此章言明王繇孝而治故以名章

澹勤室著述

孝經述

九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  
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  
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  
在官須常存此意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  
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  
常存此意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  
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  
亂不作  
不敢則其心敬敬則和以和召和故天

下和平也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  
王以孝爲理則諸侯以下化而行之故致如此福  
應詩云有覺大也德行四國順之

述曰敢不敢之間敬肆之關也敬肆之間治  
忽之判也全書歸宿在敬字而敬必做到徹  
上徹下如論語所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  
承大祭及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地位於天  
人方訢合無間譬之於身血氣之滯榮衛不  
通疹疾生焉敬則和和則官骸各得其所而  
萬物且育矣尙何災害禍亂之有  
述曰中庸孟子皆曰仁者人也必人與人相  
接而後仁見焉敢不敬乎而要此敬不敬之  
幾不必其著也鉅也中庸以慎獨始以知幾  
終而必極於隱微者以此

聖治章第九

此夫子因曾子之問而說聖人之治故以名章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

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  
父莫大於配天注嚴父配天是敬之極卽孝之極  
雖在賦吹之中而事父如事天卽有嚴父配天意  
象不必帝王備禮始能尊其父也則周公其人也  
注以父配天之禮始自周公故曰其人昔者周公  
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  
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注父本與天同尊此  
理原是人心中所固有難得周公創出此禮來遂使  
澹勤室著述 孝經述 三

人之政教萬世可行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  
也注加以尊嚴故又有君臣之義父母生之續莫  
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  
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注  
愛原是德敬原是禮若薄於親而厚於他人則悖  
矣異端是也○似已預知後世必有佛氏之害以  
順則逆注順通作訓言以悖德悖禮訓天下則逆  
乎人心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  
澹勤室著述 孝經述 三

萬世遵行莫之敢易所以爲聖人之制作○惟其  
與天同尊所以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夫聖人之德  
又何以加於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  
注親愛之心生於孩幼及長則日加尊嚴聖人因  
嚴以孝敬因親以教愛注兩因字皆天之所爲非  
人之所設也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其所因者本也注扼要在一本字妙用在二因字  
帝之無爲王之垂拱皆此道也○惟其有本故聖

敬有本者也遺其親而敬愛他人無本者也有本  
則順順則易無本則逆逆則難君子則不然言思  
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  
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  
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注言思可道等句皆  
是有本之教故其民畏愛則象而易成易行也詩  
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注此章之意謂能自盡敬

親之分量而聖人之德以立亦能因人敬親之本心而聖人之教以行惟能自盡故能因人教之成於德者然也而德之無加於孝益明矣

安溪李文貞公云言可道行可樂德義可尊者不悖德也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不悖禮也不悖德是以其民畏而愛之而能成其德教不悖禮是以其民則而象之而能行其政令

述曰一部孝經此章是總匯處首章之至德

澹勤室著述

孝經述

三

要道末章之死事哀戚皆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二句中義也天子之不敢慢惡諸侯之不敢驕溢卿大夫之不敢不法士之忠順不失庶人之謹身節用紀孝行章之五者備三者除皆嚴父配天中義也三才章之則天因地以順天下廣要道章之教民禮樂皆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中義也孝治章之各得歡心感應章之天人合一廣至

德章之非家至而日見皆不肅而成不嚴而治所因者本中義也五刑章之言大亂之道皆悖德悖禮中義也廣揚名章之忠順治官事君章之上下相親皆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二句中義也諫諍章之義以成仁疑若非此章之所能賅者然所謂義者嚴之說也父子之道已兼君臣之義而何疑於諫諍之不統此乎

澹勤室著述

孝經述

四

述曰此章既爲全書總匯矣然其綱領在天地之性人爲貴句愛敬之原是性中固有者也其妙用處在所因者本句愛敬之施是行所無事者也能端本以治卽與公且其作禮樂可也逆其所施卽爲悖德悖禮而民無則也而其歸宿處乃其儀不忒句其儀不忒者敬之謂也

述曰通考經義父尊於母攷之禮父在爲母

服期表統於所尊也蓋母以坤道承天天無  
二日故人無二天耳然殺者禮而不殺者恩  
觀喪大記日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又日期  
居廬終喪不御內可見所謂心喪仍三年也  
後世因禮殺恩亦與殺宜開元洪武禮之爲  
母服衰而後儒不敢議矣亦與其過而去之  
無甯過而存之之意也

澹勤室著述

孝經述

圭



孝經

善化賀長齡輯注

紀孝行章第十

此章紀錄孝子事親之行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  
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  
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  
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  
刑謂國法兵謂讐殺惟孝悌可以已之三者不除  
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注)明乎此則無在  
非事親之時即無在不宜敬身以敬其親矣

澹勤室著述

孝經述

圭

述曰師云明乎此章之義則無在非事親之  
時即無在不宜敬身以敬其親矣壽形謹案  
夏峯孫先生之爲學以慎獨爲宗以體認天  
理爲要蓋惟知此理之充塞無間流行不息  
而無一時一處之不周故不敢稍寬於不睹  
不聞之際抑惟不敢稍寬於不睹不聞之際



而后於理之充塞無間流行不息者乃能無須與幾微之或離以至於不孝而獲罪於天也

五刑章第十一 此承前章驕亂忿爭之事言必及刑辟也故次之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注此夫子先孟子而闢楊墨也

述曰此章喫緊在非聖人者無法何事君父

澹勤室著述

孝經述

三七

備於愛敬愛敬道理具於人心伏於事物而運用於聖人百世不可易者也敢於非之非必其變革也昧其等殺耳等殺昧則分不定分不定則名不正言不順而禮樂刑罰由是紊焉故曰此亂之道也抑又思之一人之要君非孝尙不容於天下而敢於著述以非聖人者是率天下而要君非孝也故師云此章乃夫子先孟子而闢楊墨

述曰所謂要君者非必如武仲以防求後之類卽桓文之帥諸侯以朝周亦有不能辭其罪者斷之於其心也故必如孝經之以孝事君則庶幾免焉如桓文者其於父子之間而果無慚也乎

廣要道章第十二 首章言至德要道而未詳故廣之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注孝悌則

澹勤室著述

孝經述

三八

其心和順卽樂也其心敬慎卽禮也孝以教和敬以教中而禮樂興矣禮者敬而已矣注約禮於敬是全書歸宿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注我敬我之君父兄而凡爲臣子弟者無不悅此所以操約而及廣也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注所謂得其歡心也所敬者寡而悅者眾此之謂要道也

述曰修道爲教教不外禮樂故此章云莫善

於禮莫善於樂乃下文第曰禮者敬而已矣  
又曰敬一人則千萬人悅而不復詳樂者禮  
之用和爲貴是樂已備於禮中也不言樂無  
在非樂也蓋愛敬者中和之原無在不將以  
敬無敬不運以愛愛出敬施卽樂由禮出後  
世樂亡但使於處事接物間不失和順道理  
已具有樂之意象豈必琴瑟在御而后能道  
民以和也哉

澹勤室著述

孝經述

三

述曰三悅字宜味凡所以應吾君者可假可  
飾而悅不可假也不可飾也以天教之卽以  
天應之天下無人外之天卽無無天之人此  
固理之平而甚正確而可據者也

廣至德章第十三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  
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  
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

者也(注)使天下皆知敬其君父兄則分定分定則  
志定天下無不定矣事事皆從天下起見却又不  
須家至日見可想見其所存者神詩云愷悌君子  
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注)  
一敬而天下之爲君父兄者皆定其下不得而干  
之卽天地位之象篇末歸到順民則知不順必不  
能也

澹勤室著述

孝經述

三

述曰前章言所敬者寡而悅者眾孟子所云  
道之邇事之易者也此章使天下皆知敬其  
父兄卽所云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也篇末歸  
到順民蓋此理無間於人人聖人之教亦不  
遠於人不過因其同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  
不然者卽家至日見有不吾應者矣此所以  
必以地道自處而不容有纖毫造作輕重之  
私也

述曰君子之教以孝教以悌教以臣敬也而

所以立教之心則仁也故篇末引愷悌君子  
民之父母咏嘆之嗚呼仁人之事親也如事  
天事天如事親則凡天之所生皆吾親之所  
生矣孝治之所由來與涵泳數過已具有一  
部西銘道理

廣揚名章第十四 首章言揚名而  
未詳故廣之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 注以孝親之  
心事君則必忠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 注以事兄

澹勤室著述 孝經述 三

之心事長則必順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 注以理  
家之道理國則官事必治○家難而國易故居家  
理則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  
矣 注不出戶庭而事君事長使眾之道無不備故  
人人皆能顯揚其親不關窮達矣  
述曰天下之遷地弗能為良者器也若夫道  
無彼此之殊無古今之異故曰忠可移於君  
順可移於長治可移於官也吾輩讀書尤宜

體認移字之義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  
於四方不能專對不能移之故也子夏之因  
詩悟禮子貢之聞一知二子淵之聞一知十  
能移故也不然君也長也官也豈果無異於  
家也哉抑以天下之理殊塗而同歸君子之  
行典禮所以必曰觀其會通也

述曰首章以揚名為孝之終而此復廣之夫  
子豈教人以好名哉南史有云漢世士務修  
身故忠孝成俗至於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

澹勤室著述 孝經述 三

宋以來風衰義缺故顧氏日知錄引范文正  
公上晏元獻書云夫名教不崇則為人君者  
謂堯舜不足法桀紂不足畏為人臣者謂入  
元不足尚四凶不足恥天下豈復有善人乎  
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由是言之王者立  
閭師設鄉校存清議於州里以佐刑罰之窮  
夫子作春秋誅亂賊存直道於人心以補四

詩之缺其具此微意也哉然要知聖人之所謂名非當世之名而後世之名也故易乾初九之傳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此經亦曰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今復曰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也

諫諍章第十五

此章是發明以義成仁之道無義則仁亦行不去矣通篇仁字意多

必得此章其義始備

澹勤室著述

孝經述

三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注曾子蓋泥於事親有隱無犯之意而心又有所未安也故問之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注非以七人為類也古者臣民皆得諫諍言諸臣之中但得能爭者七人即可以保天下蓋就其至少者言之耳五人三人做此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

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注此章意義闊闢大而天下之理亂君德之修廢小而一家一身之善敗舉繫於此微曾子窮理精到孰與發之○子不能成親不得為孝臣不能成君不得為忠君不能成天則於君道有闕萬古綱常所以為天柱地維也此章

澹勤室著述

孝經述

三

乃萬世君鑒與對定公一言興邦之問同義乃於論孝發之遂及天子諸侯大夫士凡以敗國喪家亡身皆由便於己之一念為之便於己者必不便於人故禍患隨之諫諍所以去其便己之私臣之所以成其君子之所以成其父士之所以成其友扶綱常而維世道此聖人大作用故曰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誅亂賊以罪臣子而君父之失自見是春秋乃萬世之爭臣爭子也聖人之憂天

下後世其至矣

述曰周官一編於諫諍無專職非缺也人主之畏諫諍能愈於畏清議乎人主之受諫諍能愈於受芻蕘乎然經所謂爭臣七人者師云謂諸臣之中但得能爭者七人卽可以保天下就其至少者言之非以七人爲額也五人三人做此壽形謂所言能爭者又非必犯顏折檻之類觀程子所論經筵三事一請選

澹勤室著述

孝經述

三

賢德以備講官二請左右內侍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三請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懼之德此可謂得爭臣之本者矣壽形昨撰三憶詩敘有曰孝經一書言仁之意多矣於十五章獨揭諫諍之旨雖有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殊其爲諍友之義則一也故人生數十年中必得一二秉義不阿之士與之薰

陶其心性則既有以去其便己之私而復有

以發其本來之善卽當離羣索處不復有良

友之告而回首夙昔所以共勛共戒者卽使

處萬不得已之勢而有禍福死生之來迫猶

懍然其不忍負焉嗚乎義正與此相發明也

述曰爭臣爭子爭友其所以講求而諫諍之

者家國天下之事也夫家國天下之事實無

非事親中事崑山顧氏曰親親之事賴賢人

澹勤室著述

孝經述

三

而明者多矣無豐於昵祖己之所以告殷王

自入以下眾仲之所以對魯隱以客爲臣子

游之所以規文子而不第此也漢哀帝聽冷

衰殷猶之言而尊定陶共皇唐高宗聽李勣

之言而立皇后壽形謂李鄴侯司馬溫國公

狄梁公等亦皆善處人骨肉間者明世宗無

爭臣遂使大禮祀典等議不無遺憾故中庸

云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所謂知人者卽孝

經不可不有爭臣爭子爭友之義蓋天下國家不外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倫也紫陽云欲四者之交盡其道非朋友之責善輔仁不可無爭友則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能獨立而久存也哉

感應章第十六 此章言人主若從諫諍之善必能修身慎行致感應之福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 注神感

澹勤室著述

孝經述

三

至誠而降福佑故曰彰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 注謂諸父必有先也言有兄也 注謂諸兄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 注此曾子戰兢臨履之心必待啟手足而後知免也噫宗廟致敬鬼神著矣 注祖考來格故曰著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注孝悌之心一有未純則不能通神明光四海故言孝必極於此方滿分量○天人

不合終非極詣故中庸言大孝必極之大德受命述曰孝治之大愛而已矣愛敬之則禮而已矣斯禮也本於天消於地列於鬼神而達於喪祭冠昏射御朝聘故此章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

澹勤室著述

孝經述

三

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沒則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是無刻不與天近也親也天也皆其身也故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且有以知鬼神之情狀而不難矣故神明彰鬼神著况人秉陰陽五行以為生生則天具於性死則氣歸於天是宗祖天也即吾身亦天也何不合之有

述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好箇通字天下有無父之國也乎故下文引詩以結之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事君章第十七

此章申中於事君之義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注

言臣心愛君雖左

澹勤室著述

孝經述

无

右不謂爲遠○以情言之天地泰則上下親雖在馱畝不忘君也以義言之則天既命之以君我矣而敢忘乎故必能忠而後無虧於孝也

安溪李文貞公云引此又申爭於君父一章之意進盡忠節退思補過迎順其善而救正其非非獨盡義也誠愛之至所謂以孝事君則忠也遐不謂矣古注釋遐爲遠固失朱子謂既心愛之矣則何不直告而謂之乎蓋愛可以言道者

淺惟藏之不忘則愛之深也此經之意似以爲愛君之至則何者不告而謂之乎言言無不盡也盡其言而猶進退思念藏不去心忠愛之無已也

述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兩思字最喫緊天下事無論鉅細非運以全副精神不能周浹旁皇公旦之思兼三王以施四代之政元聖之思天下之民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

澹勤室著述

孝經述

早

而納之溝中卽是盡忠補過功夫卽此兩思字注脚

述曰周官一書其精意在聯事天子聯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冢宰聯六職爲一職六職各聯所統之職爲一事每職互聯別職之在爲一官皆所以使上下相親也顧聯事者治之法必如此章之盡忠補過將順匡救然後爲得相親之本蓋義之至仁之至也

述曰安溪李文貞公云愛可以言道者淺惟  
藏之不忘則愛之深諸葛忠武侯病亟觀陣  
日從此再不能臨陣討賊矣悠悠蒼天此曷  
其極司馬文正公疾革時囑語皆朝廷天下  
事嗚呼此其爲藏之何如乎師云雖在歛歛  
不忘君也語極精粹先大夫有言我輩之身  
窮與達皆能爲用其是之謂乎

喪親章第十八

禮記

卷之四

四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注氣竭而息聲不委  
也。偯音倚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  
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  
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  
有終也爲之棺椁衣衾而舉之陳其篋篋而哀戚  
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爲之  
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注以時思之  
則事親無有窮期矣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

本盡矣注仍以本字應首章作結能盡其本方謂  
之孝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注孟子養  
生者不足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故以此終  
之然而孝子之事親終其身也非終父母之身也  
則亦曷有窮已乎

述曰先王制禮皆有所以裁其太過者至於  
親喪除三日而食喪不過三年外皆聽其情  
之所至而禮隨之節哀順變之文盛世無焉  
亦與其禮不足而敬有餘與其敬不足而哀  
有餘之意

述曰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傷生以爲  
孝是猶從井以救人非孝也樂正子春之母  
死五日而不食日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  
情惡乎用吾情此之謂也

述曰喪不過三年古者有喪不祭三年不除  
喪等而上之至於祖皆有不能用吾情者矣



况有山川社稷之事者耶

述日記云禮時爲大順次之天下事無非順乎此時者而况於事親乎故日以時思之然須合前後際通看春露有感則凡感於夏者可知焉耳矣秋霜有感則凡感於冬者可知焉耳矣師云以時思之則事親無有窮期矣正謂此也

潛動室著述

孝經述

聖

黃忠端公孝經辯義

或問孝經無念爾祖律脩厥德爲德本發揮第一義後來四引詩皆是脩德詠歎不到能養上去是以子游問孝夫子止說敬字庶人一章止說此庶人之孝更不引詩了此意何如

曰此是分章錯了夫子論五孝皆先引詩而後發義如首章說至德要道又說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以孝立教是此書大綱領如中庸天命之謂性一章說率性脩道後來顯出虞舜周文亦是此意第二節說夫孝始於事親本於不敢毀傷爲孝之始終於立身究於揚名後世爲孝之終始始兩義明然故五孝之卒章結以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思不及者未之有也如大學說物有本末脩身爲本結云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亦是此意看五孝一篇分明是大學中庸二篇之義若合此篇與學庸並行是四書之三始也如律脩之

潛動室著述

孝經辯義

一

詩不過爲天子之孝發端耳自天子至庶人同此孝德雖尊養義殊而律脩則一安得謂四孝宜引詩而庶人不宜引詩又安得謂律脩之義遂爲德本教生之旨乎

然則孝經首章何爲以律脩之詩結德本之義又何爲四孝引詩至庶人獨不引詩也

曰五孝俱先引詩如首章之義已盡於孝有終始一段至第二節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

澹動室著述

孝經辯義

二

身又自更端爲五孝張本所以遂引大雅以起天子之孝如王之蓋臣無念爾祖明明爲天子而發安得首章遂引詩自爲詠歎至於庶人獨寥然闕絕非特意義乖離亦文勢紕漏矣

然則孝經自前漢已列學宮又文辭簡少閭巷之所易習自匡衡進講時已云大雅律脩厥德仲尼引爲孝經之首章今遽以首章斷於孝之終也而離大雅爲天子之發端則自匡衡時何不如此并

閭巷所誦習亦皆無異義豈亦孔壁之前孝經未著自疏廣匡衡而後離章殊旨耶

曰自孝經列於學宮經師進講止取其崇閎便於誦說者又拘於字義晰理未精遂以大雅之詩爲德本發詠又見呂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以一人爲天子故遂以諸侯之發端爲天子之結義不知古人雜引書詩多在篇前如禮記中坊表諸篇似此甚眾卽如中庸尙綱之詩亦先引詩而後說義

澹動室著述

孝經辯義

三

又何疑於念祖律脩之爲天子起義乎諸侯雖不得目爲一人而引詩者斷章取義如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人民此卽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之意又何疑乎

或曰以律脩之詩移於天子有慶之書移於諸侯戰兢之詩移於卿大夫夙夜匪懈與無忝所生歸於士庶人則五詩均齊似矣然中間過節各有子曰二字文理微礙與緇衣坊表門人記撰體製不

同不知王逸劉炫原本與晦翁定本所加損子曰三四處可因而動移之歟

曰孝經各有引詩及子曰字疑亦曾子門人所記看他首稱仲尼曾子則非仲尼手授無疑也然王逸本故自天子至庶人章上有子曰二字則文理失順又孝德章加子曰亦虛衍難施惟首章夫孝始於事親節宜加子曰兩字爲五孝統領餘俱可省耳班生日與其過而去之甯過而存之晦翁作澹勤室著述

孝經辨義

四

孝經定本刪去聖治章數句至今爲人口實今於五孝之章各留子曰字亦無損於義何必去經文以就便讀乎

或曰晦翁以五孝首篇爲經餘十三篇爲傳各釋首章之意如三才章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是釋以順天下之意如此分布都釋五孝之義是否

曰大學首章爲經下章爲傳此自有夫子曾子言

義不同今孝經皆記夫子之言安得自分經傳凡

夫子之行事見於孝經孝始於不敢毀傷終於揚名後世始於不敢惡慢一人終於郊祀配天禍患不生災害不作故孝者教也教者禮所從出禮歸於敬敬出於孝孝敬立而治道畢故廣至德之章直曰禮者敬而已矣首篇祇言至德要道是一孝字直到結束乃指出敬字凡天子之不敢惡慢諸侯之不敢驕溢卿大夫之不敢不法士庶人之忠順不失謹身節用皆敬也皆孝也至於先王之自身率先敬人之父敬人之兄敬人之君皆以天子而親行子弟之事明堂之三老五更辟雍之執醬饋醕藉田之秉耒三推宗廟之禮牲袒割是一部禮記皆爲孝經作傳又何有孝經自分經傳之理乎

澹勤室著述

孝經辨義

五

然則孝經爲經禮記爲傳不如取大戴記中曾子十篇爲傳一則與孝經表裏一則是曾子家言如

汎汎將一部禮記服食喪祭爲緒千端如何連類而貫

曰禮記雖有千端不過是教孝教敬如曲禮內則玉藻郊特牲祭義祭法喪服記曾子問王制文王世子數篇大略已盡因而推之冠昏燕射鄉飲酒以悉其端求之禮運禮器坊表諸篇以暢其說而哀公問一篇於敬身敬親之旨殫發表裏無復遺矣孝經一部書與哀公一篇大半出入而嚴父配澹勤室著述

孝經辨義

六

天之意獨爲淵微要吠畝之下不傷一物不殺一草木禽獸各有嚴父配天意象許多禮樂皆繇中和而出資孝敬而立孝以導和敬以致中明此兩字雖與周公共作禮樂可也會子明孝十篇語雖親切而規模意象不得與孝經相副相其所至與曲禮內則同歸今作孝經大傳先明篇章次論孝敬淵源三論反文歸質而孝經意義粲然雖三禮如亂絲刊繁就簡可以畢學矣

或問反文就質之義如何

曰孝經自不毀傷其身以不毀傷天下不惡慢一人以至享祀上帝皆原本敦素卽心爲治許大學問不假一毫緣飾不假一毫事功中間避刑辟兵制禮創樂至於擗踊哭泣三日而食皆質素自然愚夫愚婦所當心自盡者卻有仰思不合的道理夫子特地爲素王敷治似周公太文夫子太質也勿論三禮官儀視此繁重卽如中庸大學視此尙未簡素讀孝經後真覺良知良能塞天塞地於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處千倍功夫鍛鑄難成卽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處端本正原一部孟子俱從此出故孝經有五大義本性立教因心爲治令人知非孝無教非性無道爲聖賢學問根本一也約教於禮約禮於敬令人知敬以致中孝以導和爲帝王致治淵源二也則天因地常以地道自處履順行讓使天下銷其戾心覺五刑五

澹勤室著述

孝經辨義

七

兵無得力處為古今治亂淵源三也反文尙質以  
夏商之道救周四也闢楊誅墨使佛老之道不得  
亂常如要君無上非聖無法非孝無親及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之類皆所以闕而五也以是五者宣翼孝經別其章分然後  
以禮記諸篇條貫麗之雖不看吾大傳可以意作  
矣

黃忠端公書古文孝經後

孝經有三微五著何謂三微因性作教使天下之

澹勤室著述

孝經辭義

八

言教者皆歸於性一微也因嚴教敬使賦賦父子  
皆有君臣之義二微也因親事天使士庶人皆有  
享祀明堂之意三微也何謂五著臣子不敢毀傷  
其身天子不敢毀傷天下人之身一著也天子不  
以名與人臣子不敢取當世之名亦不能終辭後  
世之名二著也臣子聚後世之歡心以事其親此就  
揚名後世就如孔孟程朱天子聚天下之歡心以  
歷代皆崇祀其先有加禮事其親三著也顯親在於身後安親在於生前四

著也君親不恤其天下則臣子不敢恤其膚體此就  
諫諍說乃自其變言之以極不敢毀傷之義以義成仁以敬教愛五著  
也至如著非孝之法絕楊墨之學炳如日星不待  
細釋可與天下共悟矣

黃忠端公書孝經別本後

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是一篇金聲禮者敬而已矣

是一篇玉振其中享祀明堂政刑禮樂條理粲然

祇是因心因性無拂於民生不毀傷天下仲尼作

澹勤室著述

孝經辭義

九

用全在此經故曰行在孝經也

五孝俱引詩者當以聿脩厥德繫於天子之前庶

人不引詩者當以能養為孝之末節故其語意抑

揚洪思曰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孝不言養而庶人之孝獨言養故曰此庶人之孝也此之者微

也與曾子論孝章表裏嚮在西庫寫此經百二十

本其七本有補闕風洪思曰庶人章曰用天之道

母此庶人之孝也詩云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甚

畫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無謂六本在蔣相國處此其一也餘八十本俱依

石臺原本又三十三本以聿脩厥德移於天子之首西庫無佳筆俱用秃筆書之如此册者真可用之覆瓿耳

黃忠端公孝經大傳序

洪思日子為經筵講官請易詩書禮二十篇為太子

講讀未及孝經已念是經為六經之本今此經不講遂使人心至此楊嗣昌陳新甲皆爭奪情而起無父無君之言滿天下大可憂乃退述是經以補講筵之闕

臣觀孝經者道德之淵源治化之綱領也六經之本皆出孝經而小戴禮記四十有九篇大戴禮記

澹勤室著述

孝經辨義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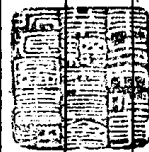
三十有六篇儀禮十有七篇皆為孝經疏義蓋當時師假參商之徒習觀夫子之行事誦其遺言尊聞行知萃為禮論而其至要所在備於孝經觀戴記所稱君子之教也及送終時思之類多釋孝經者蓋孝為教本禮所由生語孝必本敬本敬則禮從此起非必禮論初為孝經之大傳也臣釋孝經微義有五著義十二微義五者因性明教一也追文反質二也貴道德而賤兵刑三也定辟異端四

也章布而享祀五也此五者皆先聖所未著而夫子獨著之其文甚微十二著者郊廟明堂釋奠齒胄養老耕藉冠昏朝聘喪祭鄉飲酒是也著是十七者以治天下選士不與焉而士出其中矣天下休明聖主尊經循是而行之五帝三王之治猶可以復也臣道周昌昧謹輯上言

澹勤室著述

孝經辨義

十一





〔明〕陳琛撰

重刊補釘四書  
淺說十三卷

明萬曆三十七年李三才刻本



四書淺說敘

昔者孔子刪述六經與門人  
發明之筆之於書曰論語  
曾子子思子孟子又發明孔  
子之指各為書曾子大學  
子思中庸附禮經中而後人  
始與孟子俱表出之是曰四  
書與六經迥自孟子後雖  
知尊孔子而學術醜陋不一  
異端竊起聖道蕪廢至

宋理學輩出朱子集其大成  
成所傳註四書悉取諸儒  
言合四子者以發明之而孔子  
之指昭然如日中天明興

二祖

之拱辰百川之赴海無二向也  
比年世道人心奇衰澆漓或  
陰竄二氏於儒之中或明抑  
儒於二氏之六朱子傳註不勝  
詆毀安閑閣三先生哉好古  
正學之士扶微興壞以為孔子  
朱子遺言具在何費一詞而  
有功朱子如三先生者拙則  
非所旨宗朱子非朱子則非  
所以宗四子於是蔡林西先生

書與淺說盛行於世近乃猷  
之後進且不復知有是書司  
徒李公慨然曰能為淺乃能  
為深聖人之所知能即匹夫匹  
婦愚不肖所與知能君子言  
不下帶而道存焉今之拔新  
領異者正惟深求之故拾唾柱  
下借資些乾詞彌淡而意弥  
淺去道弥遠夫淺說者言之  
人可知、之人可行豈惟為時

義舉而播之天下國家安往  
不宜此其理在天地為易簡  
在聖賢為中庸深莫大乎  
是屬有司諸博士取其說校  
訂而傳之使學者以陳先生  
為蔡林二先生羽翼以三先生  
為朱子鼓吹以朱子為四子六  
經津筏父兄所詔告子弟所  
服習童昏里塾耆耆臯比  
所授受官師所督課儒林文

苑所論著恪守本朝功令信  
如四時堅如金石以成孔子春  
秋大一統之治於古不信師於  
今不信上其功寧淺鮮哉司  
徒經濟大業籠蓋人羣而  
學術粹然一出於正余嘗見  
其教諸子制執無以鑿鑿累  
質每以巧乘理無以冰替海  
錯而獻布帛菽粟以是教  
家因以是教天下豪傑而聖

賢此之窺其一班矣

京山後學李維楨撰



刺四書淺說敘

語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又曰  
言者心之聲故曰諛辭知其所  
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  
離遁辭知其所寤生於其心害於  
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若是  
乎言之所係之大也哉

國家設科取士不以詞賦而首先  
經義蓋舉聖賢脩齊治平之  
術巨標示天下至於各家傳註

獨取紫陽實以其說明白正大  
不詭於聖賢之精蘊只可言身  
可行家可喻戶可曉即有邪說  
者不得作

祖宗之為後世慮至深遠矣豈獨  
一王之制當遵哉乃近之為言  
者吾惑焉人自一家自一說或  
剽竊佛老以為奇或橫逞意  
見以為新甚且詆毀紫陽驚  
耳駭目於以龍耳曠世俗至於聖

賢精微則毫不能窺百不能發  
讀之艱深味之腐淺雕刻牴  
牾直可令人嘔耳其教經離道  
悖棄

功令豈顧問哉則又何怪乎

國事日非士行日墮也余憂之而  
莫知為計會以經授諸兒因取  
少時所習淺說示之夫紫陽傳  
註四書之註脚而思獻淺說又  
傳註之註脚也其理甚明其義

甚深其體貼甚切其意味甚長  
後生末學每多厭棄所謂人莫  
不飲食耳苟能因陳以識朱  
因朱以識聖賢俾言語文字一  
出於正庶幾哉詖淫邪遁之蔽  
其免乎又何害政害事之足虞  
也本之為光明正大之學措之為  
脩齊治平之道達可以樹不朽  
之業於當時窮可以守不倍之  
義於沒世正人心息邪說此余之

所竊有志焉而欲兒曹永承之  
也因付之梓以公同志其亦能  
言距楊墨者之意乎朱子曰  
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  
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信然  
哉信然哉  
萬曆己酉冬吉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戶部尚書  
兼左副都御史奉  
敕總督漕運兼提督軍務巡撫

鳳陽等處兼海防前都察院  
左副都御史右僉都御史大理  
寺左右少卿山東西督學使關  
中李三才書於淮陽之師保

堂



六

重刊補釘四書淺說大學卷之一

學校 晉 孫 著

大學之道 全章

人不可以不學方其幼也既養之於小學之中及其長也復開之以大學之道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大人猶言成人學也者所以成其人而道則其學之方法也大學之道何在在明己之明德又在乎新民之德而明明德新民二者又在乎各止於至善夫德而謂之明者以其虛而且靈具仁義禮智之性於中而足以應夫萬事也既曰明德則本無不明也而猶有待於明之者蓋人鍾四書淺說 大學一卷

二五之氣以生不能皆值其清而粹者故耳目口鼻之欲得以因其氣稟之拘而蔽之而明者昏矣然其明猶未嘗息也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審理欲之幾致克復之決務使備者以正蔽者以開而本明之體得以復其初也然同此人則同具此明德乾吾父坤吾母而同具此明德之人則皆吾同胞之兄弟也我既有以自明而置吾身於光明瑩淨之中而人之有所昏而未自明者吾忍坐視其沉溺於冥途污穢之域而不為之惻然而思有以新之哉新之者經畫區處與之以為善之資開道引掖示之以為善之路慮其倦也為之鼓

舞作與防其背也爲之懲戒禁止務使其舊染之汚悉去而固有之德復明也然太極之中不容有一物之雜而人之爲善不可不盡其本然之量故明明德必止於至善然後可以言明新民必止於至善然後可以言新至善者天理當然之極致精微純粹而無瑕者也止之云者以之爲標的未至則必求至於是以之爲歸宿已至則安於是而不遷也大抵理有萬殊惟心是會學無多岐治心爲要明德卽心也明明德者存此心也新民者推此心也而止於至善則極吾心體用之全而無纖毫不滿之遺恨矣大學之道不外乎此三者所謂大

四書淺說

大學一卷

二

學之綱領也然爲學有知行用功有次第天下之理未有不先知之而能勉以行之者此欲止於至善者所以必由知而後得也苟能由學問思辯之功以入於融會貫通之境於明德新民之所當止者皆了然於胸中而知之極其真知止而后有定夫多岐亂心則進趨莫決所見既定則用志不分吾以爲是而終身可據依者既的然在此而不在彼則期而至之望而趨之亦斷然在此而不移於彼矣志不因知而定乎定而后能靜蓋志有一定之向則心有一定之主若志於此而又惑於彼將往于東而又欲移於西則方寸之間第見夫憧憧往

來而不勝其膠擾矣靜而后能安蓋身以心爲主心以身爲役心既靜矣則隨吾身之所處自不覺其從容而閑暇安舒而順適固未有內境騷然而在外得以晏然無事者亦未有主帥清寧休息而爲之卒徒者反驚擾而馳矣精詳出於閑暇之餘錯謬起於造次之頃必無物而后能觀物必省事而后能應事蓋事物之來紛紜膠輻而吾在倉皇忙迫之中以僮心浮氣與之相酬酢則何以求通於會審著於微哉故必安而后能慮也能慮則思之審而籌之熟卽其是非可否之間而有以得其當然不易之理則惟據是理以爲之主而吾無容心焉又安有一事之不適其宜一物之不得其所哉此之謂慮而后能得也夫得所止由於知所止如此學者可不以求知爲先務哉合而觀之明德新民兩物也必先明德而后可推之以新民是明德爲本新民爲末非物有本末乎知止能得一事也必先知止而后後可因之以得所止是知止爲始能得爲終非事有始終乎學者誠知明德知止爲本爲始而先之知新民能得爲末爲終而后之則其進爲有序而趨向之路不差自此以往庶幾德可明而民可新善可知而止可得其於道也不亦近乎若未能知而欲行未能治已而先欲治人則爲鑽

四書淺說

大學一卷

三

將往于東而又欲移於西則方寸之間第見夫憧憧往



行逆施而去道也遠矣夫大學綱領固不外乎明德新民止至善三者而已然是三者之條目則有八焉今以八者而第其先後之序言之古之人心存大公物無不愛以明德爲衆人所同得以宇宙內事爲一已分內事而欲明其明德於天下使衆人皆有以去其舊染之汚而天下皆歸于平也然天下之本在國欲平天下者必先立標準胥教誨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欲治其國者必先正倫理篤恩義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欲齊其家者必舉動合義好惡循理以修其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心有不正則身無所管攝矣欲修身者必敬以直內

四書淺說 大學一卷

四

虛以應物而先正其心心之發則意也意有不誠則心爲所累矣正心者必戒其自欺求其自慊而先誠其意若夫人心之靈莫不有知知有未至則真妄錯雜善惡莫辨欲誠意者必惟良知之天以盡此心之量而知無不致可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實皆人之一心人心物理相爲流通理有未窮知必有蔽欲致知者又在卽事卽物窮其所當然之則與其所以然之故而使物無不格可也誠能於理之在物者有以詰其極而無餘則一真內融萬境俱徹而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至矣知焉旣至則真妄善惡皎然明白

意可得而誠矣意焉旣誠則心無所累物不能動而可正矣心焉旣正則身有所主物不能累而可修矣身無不修則有以儀刑於一家家不由是而可齊乎家無不齊則有以感化於一國國不由是而可治乎國治則篤近而舉遠舉此以加彼而天下之平也不難矣是則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所謂綱領之條目如此雖然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則皆以修身爲本蓋能修身則齊家治國平天下特舉此而措之耳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分雖不同而皆格致誠正以修

四書淺說 大學一卷

五

其身爲本焉苟身焉不修則其本亂矣本亂則推有不準動有不化欲家齊國治天下平而未之治者無是理也以家對國天下而言則理一而分殊是家之親在所厚而國天下在所薄家焉不齊則所厚者薄矣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欲求國治天下平而所薄者厚寧有是理乎是修身爲新民之大本而齊家又新民中之首務也

定靜安慮皆知止之驗定靜安在未應事之時慮在方應事之際蓋理明義精則自然如此時文中講靜字則曰私意無以投其隙外物無以動於中講安字

則曰優游於天理之中處富貴則不以爲可樂處貧賤則不以爲可憂蓋無入而不自得也如此講便是意誠心正身修而爲得所止矣作者須有斟酌

康誥曰克明德 全章

大學傳之首章釋明明德意謂大學之道莫先於明明德能明其德莫過於古聖人康誥曰人之所得乎天而無少不明者德也人皆有之但氣稟拘之於前物欲蔽之於後而不能無所昏焉惟此文王緝熙敬止能明其德而有以全其本然也太甲曰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明命也人皆得之但靜焉不知存養動焉

四書淺說 大學一卷

六

不知省察而不能無所失焉惟此成湯日新又新顧此明命而不離於須臾也至於帝典又曰德之在人體具衆理用應萬事本峻大也人莫不有此峻大之德或不免於挾小之累惟帝堯也欽明文思德性一出於自然允恭克讓光輝被及於四表是克明此峻德也三書所言如此皆言自明已德之意如曰德曰明命曰峻德卽經文所謂明德也曰克明曰顧諟又曰克明卽經文所謂明明德也學者觀三書之所言則知人人皆有此明德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不過能明其明德耳吾能因其所發而遂明之則是亦聖人而已矣母曰聖人不可

及而甘於喪失其本心也

自明對新民言非爲仁由己之意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 全章

大學傳之二章釋新民意謂新民之道不始於自新則無以爲新民之基本不終於新天命則無以見新民之極功湯之盤銘曰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猶沐浴其身以去垢誠能一日奮然靜而存養動而省察以滌其舊染之污是有以自新矣然人心之出入無常天理之存亡甚易苟日新而新之之功不繼則前功盡棄而新者污矣故必日日新之又日新之而繼功於已新之後若

四書淺說

大學一卷

七

然則已德以新而新民之本立矣康誥曰民心雖蔽於物欲羞惡有時而發見卽此發見之端是卽自新之機爲人上者必迎其機而振作之爲之衣食而使之俯仰有資爲之學校而使之講習有地勤者勞之恐其或怠于終銳者節之恐其或廢于后有褒有揚以爲賢者之勸有樂有歌以爲嚴者之和此皆作之之術所以使之振奮踴躍以去其惡而遷于善舍其舊而進乎新也若然則民德以新而自新之功著矣夫民德既新則天命亦新獨不觀諸文王之詩乎詩謂周自后稷以來舊爲諸侯之國至于文王之世始受天命之新夫民之視効

在君天之視聽在民天命新固可以見新民之極民德  
新又可以見自新之極是以君子致力於人已之間皆  
欲求止于至善之地已粗克而必欲其盡理粗復而必  
欲其純不安于小成不狃于近利必如是然後足以盡  
自新新民之道而無毫髮之遺恨矣

作新民作字就當聖經在新民之新字蓋人非下愚  
不移孰無一念求新之意特在上之人無以作之耳  
一說商之餘民染紂汚俗至武王布維新之化而民  
皆改過遷善是有自新之機矣此康誥之意也傳者  
引之只是斷章取義以為明德新民者之通用也

四書淺說

大學一卷

八

詩云邦畿千里

全章

大學傳之三章釋止至善謂夫經文所謂在止于至善  
者何謂也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以此觀之可見物  
各有所止也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孔子讀而贊之  
曰黃鳥乃一物之微于止猶知所止之處可以人為萬  
物之靈尚不知所止之善而不如鳥乎以此觀之可見  
人當知所止也然人之所當止者果何在乎詩云穆穆  
深遠之文王能繼續光明無不敬而安所止也今自其  
所止之大者言之仁者君之道也世固有為君而仁而  
未能止于仁者文王之為人君則止于仁焉仁而曰止

則其仁也或寬而為雨露或嚴而為雪霜莫非天理之  
中而極仁道之備也敬者臣之道也世固有為臣而敬  
而未能止于敬者文王之為人臣則止于敬焉敬而曰  
止則其敬也或勤勞而為君之股肱或正直而為君之  
藥石莫非天理之中而極敬道之全也孝者子之道為  
人子而止于孝則孝而全美而非尋常之所謂孝也慈  
者父之道為人父而止于慈則慈而盡善而非世俗之  
所謂慈也以至于與國人交則其道在于信于信而止  
之則固無一事之不信而其所信者又皆其所當信也  
夫豈信于此而或違於后與人期必而不知所以變通  
者哉文王所止之仁敬孝慈信即至善之所在而吾人  
之所當止者也學者于此五者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  
類以盡其餘則于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  
矣以此而躰之于已則為明明德之止于至善以此而  
推之于人則為新民之止于至善詩云瞻彼淇澳詠竹  
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  
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詩之言如此豈無謂哉其所  
謂如切如磋者蓋言君子之為學何者為所當然何者  
為所以然講習以聚之討論以辨之雖已精矣猶以為  
未精而必益求其精也所謂如琢如磨者蓋言君子之

四書淺說

大學一卷

九

自修何者為天理何者為人欲省察以審其機克治以致其決雖已密矣猶以為未密而必益求其密也若然則知行兼盡而為求止至善之方矣其瑟兮個兮之言則言君子之存于心者純一嚴整而無放逸頹惰之失也其赫兮喧兮之言則言君子之見于外者光輝明盛而有從容中道之妙也若然則表裏俱盛而為得止至善之驗矣其所謂有斐君子終不可誼兮者則又言君子由學問自修之功造恂慄威儀之地則身之所得者極其廣大無少欠缺而為德之盛身之所止者一于中正無少過差而為善之至如言恂慄是德盛于內而內焉一至善也如言威儀是德盛于外而外焉一至善也夫德者人所同得也今聖人既先得之而克盛宣著又如此故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而自不能忘也此以明明德之得所止言之而發新民之端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夫前王何以能使人思之而不忘哉蓋前王制禮作樂而德業之盛傳於後世是其賢也為后賢者則仰其德業之盛而賢其賢創業垂統而覆育之恩遺于后人是其親也為后王者則思其覆育之恩而親其親休養生息與民共享太平者是前王遺後民以所樂也後民則含哺鼓腹而安其樂分田制里使民各有定業

四書淺說

大學一卷

十

者是前王遺後民以其利也後民則耕田鑿井而享其利夫舉天下之大歷後世之久無失所之民其餘澤之在人者有如此此所以後世之遠而人猶思之而不忘也此以新民之得所止言之而著明明德之驗也

發明仁敬孝慈信欲一一於經傳中摘取文王行事之迹以實之則慈信二字難得親切而一日三朝問安視膳恐或未足以盡文王之孝况此五者俱以所止言則固不可以事迹之一二端而謂足以盡聖人之全軀極致也大抵講論主於發明義理舉業時文凡稱贊聖賢之德行功業多喜援引證驗其引證親切義理周全斯固美矣或此有而彼無甲虛而乙實則牽強抑鬱以為比對而意味淺薄義理踈漏殊失古人立言本意而於題目全無所發明此最時文陋習識者笑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全章

大學傳之四章釋本末謂夫經文所謂物有本末者蓋以明德為本新民為末也果何以見之夫子有言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謂之無訟則如暴慢者致其恭巧偽者獻其誠凡一切無實之人皆知以本心之廉耻而內節其貪利無已之心以明白之是非而自

四書淺說

大學一卷

十一

抑其剛狠不平之氣雖欲爲虛誕之辭以欺上終於慙愧畏縮而不敢也民之無訟如此聖人果何道而能使之然也蓋天理之公不容泯人心之神不可欺惟在上之人無以服其心故在下之人得以肆其僞若聖人在上則意誠而心正德盛而仁熟雖無意於民之畏也而薰蒸漸染之間自能使民革心向化而畏服之恐后此所以訟不待聽而自無也夫無訟者民德之新也所以使民無訟者由於已德之明也觀使民無訟之言可以知明德爲本而在所當先新民爲末而在所當後矣

問嘗竊取程子之意

全章

四書淺說

大學一卷

十三

朱子補格物致知傳意謂大學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然格物致知乃學者最初用力之地於此不用其力則如醉不醒如夢未覺而誠正修齊治平舉無自而用其力然則此傳誠有不可缺者故二程夫子始爲之說以開聖學之源問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經文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推極吾心之知在乎窮至事物之理也何則人心之靈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莫不有知也天下之物必有所當然與所以然莫不有理也知在心而實周於物理在物而實具於心惟於物之理有未窮故吾心之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

始教之初必使學者自一身以至於萬事莫不因吾心本然所知之理而益加學問思辨之功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於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察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至於積累既多之後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理不惟有以包括其大槩而其節目條件亦洞然而無餘不惟有以察識其易見而其委曲細微亦瞭然而皆盡夫人心物理相爲流通也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則萬殊一本而爲吾心之躰之全者有以極其全一本萬殊而爲吾心之用之大者有以克其大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四書淺說

大學一卷

十三

按表總括也裏則其中之條理也粗則易見而精則其委曲細微也

**發明**如學孝之一言足以包括爲人子之道所謂表也中間有許多條件節目所謂裏也溫清定省之儀裘葛肥甘之奉如此之類衆人之所共知者粗也若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心志之奉容色之愉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從其治命而不從其亂命如此之類亦甚細微精深非精義入神者不足以與此表裏自是精粗精者有當然所以然粗者亦有當然所以然

所謂誠其意者 全章

大學傳之六章釋誠意謂夫經文所謂誠其意者何謂也蓋人之常性莫不有善而無惡人之本心莫不好善而惡惡但其拘於氣質蔽於物欲固有冥然不知善惡之所在者此固無足言矣亦有曾加夫學問之功以開其心術之蔽知善之可好而好之矣而未能無不好者以拒之於內知惡之可惡而惡之矣而未能無不惡者以挽之於中夫既知所好惡矣而自不肯實用其力是自欺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而已如惡惡也則必由中及外而無一毫之不惡有如惡惡臭之真如好善也

四書淺說

大學一卷

十四

則必由中及外而無一毫之不好有如好好色之真夫惡惡如惡惡臭則務決去之以求快足於已初非為人而惡之也好善如好好色則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初非為人而好之也不謂之自慊而何夫欺曰自欺則此心之虛僞人不及知而已獨知之也慊曰自慊則此心之真實人亦不及知而已獨知之也是獨知之地雖曰至隱至微若毫若髮而實公私邪正之所係廢興存亡之所關於此一差則差以毫釐而繆以千里矣故君子於此必愈嚴愈敬愈精愈密即其初動之處審其所分之機果自欺欺抑自慊欺自欺則當自禁止自慊則

愈自勉勵豈徵驗於聲色著見於事為而後有以用其

力乎彼小人不能慎獨以禁止其自欺之萌於閑居之時肆為不善無所不至及見君子則愧耻心生而後厭然掩其不善而外托虛善以自蓋然其蹤跡暴露人之視之如見其肺肝然夫欲掩其惡而卒不可掩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所謂善惡誠於中則必形於外者正此之謂也夫不戒自欺而其流弊至於如此君子安得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乎曾子平日亦有言曰人皆以為為幽獨之中深僻隱奧人之知也殊不知事必有迹實必有聲為善于幽獨者不求人知而

四書淺說

大學一卷

十五

人自知之為惡於幽獨者雖恐人知而人無不知者是則幽獨之地即十目所共視之地其嚴孰加焉毋曰瞻視不及而可以靡所不為也幽獨之處即十手所共指之處可畏孰甚焉毋曰指顧不到而可以無所不至也以此言視之則實惡於閑居之地而欲著善於見君子之時者亦誠無益矣夫小人之自欺而其惡之形於外有如此然則君子之自慊而其善之形於外者又當何如哉彼財積於中謂之富富則能潤屋矣誠意於內謂之德德則能潤身矣潤身之實何如以言其心則不愧不怍廣大而寬平以言其跡則不矜不肆安舒而自得

所謂潤身者然也夫能求自慊而其效驗至於如此君子安得不以為勸而必誠其意乎

所謂修身

全章

大學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謂夫經文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何謂也蓋人有虛靈知覺之心則必有喜怒哀懼之用喜怒哀懼之未發謂之中固無不正之可議矣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亦奚不得正之有哉惟夫方寸之間有欲而未靜本原之地無主而不虛於忿懣也不能隨感而應而有心於忿懣則忿懣不得其正於恐懼也不能隨感而應而有心於恐懼則恐懼不得其正於好樂則好樂不得其正於憂患則憂患不得其正夫喜怒哀懼者心之用也喜怒哀懼之不得其正是即心之不得其正也心者身之主也苟得其正而無不在是則百骸從令各供其事而無不合於理者矣如其不正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有所忿懣則心馳於忿懣有所恐懼則心馳於恐懼有所好樂憂患則心馳於好樂憂患血肉之軀無所管攝故目雖司視也心既不存則視之而不見耳雖司聽也心既不存則聽之而不聞食雖在於口也心既不存則食而不知其味推而

四書淺說

大學一卷

二六

至於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將無一得其理者矣身之不修孰甚於此夫心不正則身不修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正之云者察之於方動之時而敬以直之務使此心如太虛應接萬物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焉可也

有所忿懣者為私意客氣所使物不當怒而怒或當怒而怒之過甚也下三句放此

所謂齊其家

全章

大學之八章釋修身齊家謂夫經文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何謂也蓋身與物接不免有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教情也然五者本有當然之則但在常人任好惡之情不加檢察之功徇一己之偏不由至善之則或於其所親愛而偏焉或於其所賤惡而偏焉或於其所畏敬而偏焉或於其所哀矜而偏焉或於其所教情而偏焉夫偏於愛敬哀矜者是好而不知其惡也偏於賤惡教情者是惡而不知其美也誠能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則情之所發各當乎天則身之所處不偏於一偏求之天下蓋亦鮮其人矣故諺有之曰知子莫若父然溺愛者不明有莫知其子之惡者焉猶知苗莫若農然貪得者無厭有莫知其苗之碩者焉諺之所謂如此正謂

四書淺說

大學一卷

二七

常人之情好惡易偏也夫好惡徇於一偏則吾之所以自處者已不得其理矣是謂身不修也以此處家必不能使一家之是刑內外各得其分而歸於齊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欲齊其家者盍亦公於好惡以修其身也哉

故諺一節只是申明上節意不可以上節爲身不修下節爲家不齊亦不可以上節爲好惡之偏下節爲偏之爲害總是言好惡之偏而身不修也家之不齊在言外偏之爲害便是家不齊○上章釋正心修身而以忿懣恐懼好惡憂患四者爲言此章釋修身齊家而以親愛賤惡畏敬哀矜赦惰五者爲言蓋皆本乎心而應乎事者何以一屬之心一屬之身蓋自其主乎心而有所係累則以言心之病自其發於事而有所偏向則以言身之失

所謂治國

全章

經文所謂治國在齊其家者何謂也蓋身修則家可教家可教而後國可治苟身不修而家不可教而能教國人者無是理也故治國君子惟修身以教於家其身初不出乎家而其化自行於國所以然者何哉蓋家國同一理齊治無二機是故家之有親所當孝也然國之有

四書淺說

大學一卷

六

君猶家之有親所以事君之道寧有外於孝乎家之有

兄所當弟也然國之有長亦猶家之有兄所以事長之道寧有外於弟乎家之有幼所當慈也然國之有衆亦猶家之有幼所以使衆之道寧有外於慈乎然是孝弟慈也者根諸人心之所固有而非由外鑠發諸天理之自然而不假強爲故康誥曰如保赤子誠以赤子有欲不能自言爲之母者惟其中心愛之是以心誠求之雖或不中亦不遠矣然此皆自然而能世豈有學養子而後嫁者哉慈幼之道旣不待於強爲則孝弟亦豈待於強爲哉但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誠使君子能盡孝慈

四書淺說

大學一卷

十九

之道以教於家使一家之中父慈子孝而胞胞乎其仁則一國之人莫不興起而爲仁矣能盡弟之道以教於家使一家之中兄友弟恭而怡怡以相讓則一國之人莫不興起而爲讓矣此正所謂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也向使一人貪戾無仁讓之德則一國作亂無仁讓之風矣是則一國之仁讓由於一家一國之作亂由於一人亦如弩矢之迅速由於弩機之發動其機如此此所謂一言之失足以敗事一人之正足以定國者也君子安得不戒貪戾以絕禍亂之階而行孝弟慈以爲定國之本哉夫以一人之身足以定一國之大者亦以一國



之德化自一人而出一國之政令自一人而推耳彼堯舜躬行孝弟慈之德而帥天下以仁民亦觀感而從其仁桀紂不孝不弟不慈而帥天下以暴民亦效尤而從其暴且爲國固貴乎有躬行之德而亦未嘗無政令之施然必先導之以德而後可使之以從其令若所好者暴而所令者仁是所令及其所好而民不從其令是故君子必有孝弟慈之善於已而後可出令以正人之善無不孝不弟不慈之惡於已而後可出令以禁人之惡此乃推已及人所謂恕也若吾身未能有善而無惡而欲令人爲善以去惡則是藏乎身者不恕而能使人改惡遷善以從其令者未之有也合而觀之可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一身之舉動一家之趨向關焉一家之習尚一國之觀瞻係焉故欲治國者在乎修身以齊其家也此釋齊家治國之義至矣盡矣然尤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也故復引詩以詠嘆之謂夫詩云桃之夭天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夫家國一理也必能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夫齊治一機也必能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夫教國不異於教家也吾爲父爲子爲兄爲弟皆能盡其道而足以取法於人然後國之爲父子兄弟

四書法說

大學一卷

三

皆有所觀感而是則是傲矣由此觀之可見治國不必求之於國也能修身教家則國可治矣所謂治國在齊其家者此之謂歟  
孝者所以事君三句是說教國不外乎教家之道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正是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惟教國不外乎教家故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也  
成教於國不特國之爲人子者知所以事其親而爲人臣者亦知所以事其君不特爲人弟者知所以事其兄而爲人卑幼者亦知所以事其長不特爲人父母者知所以愛養其子弟而爲人君長者亦知所以撫綏其人民所以然者何也蓋孝弟慈三者家國之所同也事親此孝而事君亦此孝事兄此弟而事長亦此弟恤幼此慈而使衆亦此慈故吾能孝以事親而國之爲人子爲人臣者皆觀感而興起於孝夫吾能悌以事兄而國之爲人弟爲人卑幼者皆觀感而興起於悌矣吾能慈以恤幼而國之爲人父母爲人君長者皆觀感而興起於慈矣興仁興讓必如此講然後完密無遺也

四書法說

大學一卷

五

所謂平天下

全章

經文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何謂也蓋國近而天下遠也惟地有遠近之分故德化之所感政令之所加必先於國而後得以及於天下也然平天下之道何如誠以凡厥有生同具此孝弟慈之性必在上之人先有以倡之而後在下之人自有以效之上能老吾之老而盡孝之道以教於家則一國之人亦觀感而興起於孝上能長吾之長而盡弟之道以教於家則一國之人亦觀感而興起於弟上能恤孤而盡慈之道以教於家則一國之人亦觀感而興起於慈而無悖戾者矣由此觀之同此人則同此心同此心則同此孝弟慈一國之人既

四書淺說

大學一卷

字二

知所興起矣天下之人獨無是心乎獨不知所興起乎然在上之人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則彼之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嘆是以君子必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絜矩之道然後有以處此而遂其興起之善端也絜矩之義何如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凡工人爲方必度之以矩君子處物必度之以心蓋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者不異乎己則不敢以己之所惡者施之於人如在上之使於我者或我所惡也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不敢以我所惡者使下在下之事於我者或我所惡

也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不敢以我所惡者事上或所惡於前人之先於我者如是則必以此度在後者之心而不敢以所惡者先後所惡於後人之從於我者如是則必以此度在前者之心而不敢以所惡者從前又如在右者或以我所惡者而加於我則必以此度在左者之心而毋以交於左在左者或以我所惡者而加於我則必以此度在右者之心而毋以交於右夫在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此之謂絜矩之道能是道則爲天下君不能則爲天下戮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蓋言

四書淺說

大學一卷

字三

君子有絜矩之道能以己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爲己之好惡如是則上之愛其下真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猶子之愛父母哉此能絜矩之效也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尹民具爾瞻蓋言有國君子之居民上也舉動係斯民之觀瞻好惡關百姓之安危必兢兢戒慎惟恐拂民之欲而失民之心也苟不能絜矩而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則禍及天下怨歸一人而爲天下之大僂矣此不能絜矩之害也詩又有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峻命不易蓋言殷之先王能絜矩而得乎衆心此所以

得國而克配乎上帝也非所謂好惡合衆人之公而爲民之父母者乎及紂之身不能絜矩而失乎衆心此所以失國而不足以配上帝也非所謂好惡徇一己之偏而爲天下之大僂者乎吁明効大驗昭於簡冊如此后之有天下者苟能監此得失之効常存敬畏之心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雖然治天下之道固在於絜矩然其所謹而當先者又在於德也蓋德者絜矩之本也苟德有未謹則理有未明心有未正也理有未明則無以通天下之志安能知千萬人之心卽一人之心心有未正則無以勝一己之私安能以一人之心爲千萬人之心此謹德之所以當先也殆必格物致知以啓謹之端誠意正心以致謹之之實若然則謹德之功盡而絜矩之本立矣有德則德之所被者皆於我乎歸仰斯有人矣有人則人之所受者皆入我之版圖斯有土矣有土則任土作貢不患財之不足矣有財則量入爲出不患用之不周矣夫一德修而衆善集德之當謹也何如哉且人能謹德則有人有土而有財是德者財之基財者德之致德者國之大本而在所當重財者國之末務而在所當輕也况財也者民命之所由生民心之所同欲得之則有以遂其孝弟慈之願不得

四書淺說

大學一卷

三十四

則無以全其骨肉之恩故爲君者但寡欲以修己德無黷貨以傷民心此正所謂絜矩之道也苟或以德爲外而不謹之以財爲內而欲專之此風一唱民皆效尤不見有德惟見有財之可好不知有讓惟知有財之可爭爭鬪之風豈非自上而導劫奪之教豈非自上而施乎是則利與義不並行民與財不兼得故外本內末而財聚於上則民皆相爭相奪而離心於下苟賤貨貴德而財散於下則民必相親相愛而歸心於上曰民曰財互爲聚散在彼在此孰爲輕重有天下者當知所權衡矣况乎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雖曰財散則民聚而實民之聚者財不終散雖曰財聚則民散而實民之散者財不終聚是故言以悖理而出則人亦以悖理而應之未有君施逆命而民無逆辭者也貨以悖理而入則下亦以悖理而奪之未有上貪於利而下不侵畔者也卽此而觀可見慎德之外無遠圖絜矩之外無別法貨財之有無烏足爲君子之輕重哉康誥曰惟命不于常何以言之蓋天命有善而無惡天道福善而禍惡人君有德而能絜矩則有人有土而皇天眷命人君無德而不能絜矩則悖入悖出而天祿永終善則得不善則失所謂峻命不易者在是命果何常之有哉

四書淺說

大學一卷

三十五

爲君者其可外本內末而不知絜矩之道乎楚書曰楚國不以白珩爲寶惟以觀射父左史倚相二善人爲寶舅犯曰亡人不以得國爲寶惟以哀痛慘怛盡愛親之道爲寶以此言觀之則君子當內本外末而盡絜矩之道也然豈特財利當絜矩不徇一己之私哉至於人才之用尤不可拂衆人之欲也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誠一不事表暴人之視之若無所能也然墨宇寬洪度量弘廓淡然無物而天下之物莫不包粹然至善而天下之善無不納是其心休休然亦如物之至大者於物無所不容也有容如何彼其見人之有技也則若己有之未嘗謂其勝已而疾惡見人之彥聖也則其心好之其好之之篤不但如其口之所言焉如此則寔能容天下之有才有德者矣斯人也以能保我之子孫而其黎民亦庶幾有利哉若彼小人無斷斷之誠無休休之量見人之有技也則媚嫉憎惡之使之無所容見人之彥聖也則拂戾阻抑之使之不得通如此則實不能容天下之有才有德者矣斯人也以不能保我之子孫而其黎民亦曰殆哉秦誓之言如此以此觀之用人之有關於人國也大矣自非能絜矩者又烏能好君子惡小人而盡用人之道哉故惟仁者之人私欲無蔽而天下之

四書淺說

大學一卷

二十六

公在我知此媚嫉小人當深惡而痛絕之則加以放流之刑遊諸四夷之遠不與之同處乎中國卽此惡惡之一端見其好惡之得正此正所謂惟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也而豈不能絜矩者可以與此哉彼世之人亦有見賢人之可好而不能舉之或舉之而不能先則是以輕忽放易之心而待天下才德之士不亦慢乎亦有見人之不善之可惡而不能退或退之而不能遠則是以優游含容之意而待妨賢病國之人不亦過乎若此者蓋知絜矩而未盡絜矩之道也若彼全不能絜矩者惟徇己見不顧公論于人之所共惡者則以其便于己私而偏好之是謂拂人惡惡之性矣于人之所共好者則以其責己所難而偏惡之是則拂人好善之性矣拂人之性則失人之心失人之心則失天之命小則身危國削大則身弑國亡雖欲免於災患胡可得耶然則有國者可不公于好惡以盡絜矩之道哉然好惡所以有公私之不同者以其存心有不同也是故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絜矩之道也是道也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所執者要而所御者煩大中至正非若私意小智之用周徧廣濶非若私恩小惠之施君子之道之大如此其得是道也惟在于忠信而已忠信者誠也誠則無

四書淺說

大學一卷

二十七

不明而能知千萬人之好惡卽一己之好惡誠則無不公而能以一己之好惡爲千萬人之好惡大道寧不于是而得乎若夫驕焉而恣已徇私泰焉而以人從欲則一心之中莫非私意之充塞一膜之外便有人己之異觀雖有絜矩亦有所不能美且其所欲者未必其所當欲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雖欲絜矩亦有所不可美大道寧不于是而失乎忠信以得之者有天德便可語王道也驕泰以失之者無忠作怨不出也然則欲絜矩者盍求之吾心乎心者衆理之會也萬化之原也君子能盡此心則能絜矩夫能絜矩則能用人能散財必不用

四書淺說 大學一卷

三六

小人以病國必不外本內末以聚財夫然生財自有正大之道不必用私意小智而巧爲聚歛之術也大道何如蓋必使國無遊民而生之者衆朝無佞位而食之者寡不奪農時而爲之者疾量入爲出而用之者舒生之衆爲之疾則財之源以開而其來也無窮食之寡用之舒則財之流以節而其去也有限將見財之積也暴暴如丘山浩浩如源泉而無有不足者夫豈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然必仁者之人乃能不外本內末以盡絜矩之道歸其利于民而不專其利于己藏其富于國而不藏其富于家由是天下悅之而享有元后之尊是

以財發身也若彼不仁者則外本內末而失絜矩之道惟務貨殖以恣富貴之欲不知聚財適爲爭奪之端由是天下怨之而不免于獨夫之辱是以身發財也夫財利者人情之所同欲也專于己則損于人仁義者人心之所同然也施于此則應于彼如上能崇本節用以厚民之生不暴征橫歛以奪民之財而好仁以愛其下則爲下者必服勞供貢而爲其分之所當爲趨事赴工而盡其職之所當盡亦好義以忠其上未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下旣好義則在上所欲爲之事必克有成而府庫之財亦皆爲吾有矣未有下旣好義矣而事不成者也而府庫之財非其財者也然則有國者豈可外本內末以專利哉孟獻子亦有言曰士初試爲大夫則君賜之車得駕四馬者曰畜馬乘畜馬乘則已食君之祿矣豈可察察于雞豚以分民生產之利乎爲卿大夫而喪祭得以用米者曰伐冰之家伐冰之家則其祿厚矣豈可畜養牛羊以侵民生產之財乎然察雞豚畜牛羊不過陰奪民之利耳至于畜聚歛之臣則爲橫奪民之利矣况百乘之家則有采地可以出兵車百乘者是其祿尤厚于畜馬乘伐冰之家者矣豈可畜聚歛之臣乎君子之心公而恕與其有聚歛之臣以傷民之財寧

四書淺說 大學一卷

三九

以財發身也若彼不仁者則外本內末而失絜矩之道惟務貨殖以恣富貴之欲不知聚財適爲爭奪之端由是天下怨之而不免于獨夫之辱是以身發財也夫財利者人情之所同欲也專于己則損于人仁義者人心之所同然也施于此則應于彼如上能崇本節用以厚民之生不暴征橫歛以奪民之財而好仁以愛其下則爲下者必服勞供貢而爲其分之所當爲趨事赴工而盡其職之所當盡亦好義以忠其上未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下旣好義則在上所欲爲之事必克有成而府庫之財亦皆爲吾有矣未有下旣好義矣而事不成者也而府庫之財非其財者也然則有國者豈可外本內末以專利哉孟獻子亦有言曰士初試爲大夫則君賜之車得駕四馬者曰畜馬乘畜馬乘則已食君之祿矣豈可察察于雞豚以分民生產之利乎爲卿大夫而喪祭得以用米者曰伐冰之家伐冰之家則其祿厚矣豈可畜養牛羊以侵民生產之財乎然察雞豚畜牛羊不過陰奪民之利耳至于畜聚歛之臣則爲橫奪民之利矣况百乘之家則有采地可以出兵車百乘者是其祿尤厚于畜馬乘伐冰之家者矣豈可畜聚歛之臣乎君子之心公而恕與其有聚歛之臣以傷民之財寧

有盜臣以亡己之財獻子之言如此正謂有國者不可專其利于己而以利為利當公其利于民而以義為利也况仁義未嘗不利若專于求利則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故為國家之長而專務財用者實由小人導之也蓋小人之性惟私是徇惟利是嗜使其得為國家則以聚歛為長策以措克為善謀由是民窮財盡眾叛親離天災人禍雜然並至雖有善人以繼其後亦終如之何哉求利之害如此此所以言為國者不可以利為利而惟當以義為利也以義為利則是能絜矩以利為利則是不能絜矩矣合而觀之絜矩也者固平天下之要道理財用人二者又絜矩中之大端也能絜矩則能用人理財能用人理財則人各得其所而凡欲為孝弟不悖者皆得以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嘆矣

四書淺說

大學一卷

三十

重刊補訂四書淺說大學卷之一

重刊補訂四書淺說中庸卷之二

賜進士 晉江 陳琛 著

天命之謂性率性

全章

人知性道教之名而未知其所以名何以言之太極渾淪無外而理為之綱維主宰以成夫造化曰天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渾融而無間者也人物之生實二五之精凝也理氣不相離氣凝則理具矣稊順五常之性即其理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是性也人與物皆有之蓋理一也氣有偏正而理無欠缺也性具於心寂然而已有感即通而見於外不須繩削而所事各有條理無庸牽泥而所行悉合當然是當然即道也實皆循其性之自然而得其當然也故曰率性之謂道物亦有道特以其受氣之偏而性為所蔽不能有以通夫道之全軀耳理同而氣異不特物與人異而人之氣稟亦各自異此所以不可無教也無教則惟氣之縱性雜道乖而人物俱無所成矣聖人因之設為禮樂刑政以品節夫道使無太過不及之差而於物亦得以致用遂生而不失其所焉是教因道立夫道而為之品節者也故曰修道之謂教道本不假于修也以人物之不能皆歸于道明示順誘而嚴驅之使各循大路而不入于荆棘險阻耳

四書淺說

中庸二卷

一

此性道教之義也學者知此義則知道不可須臾離當由教力學以躰道全性而求合夫天矣何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由此言之則見道原於天具於心而見諸日用事物之間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本無須臾之離也人其可以須臾離之乎靜而須臾離之則其躰不立而無以爲應用之本動而須臾離之則其用不行而有以累其本躰之全吾心吾身吾所愛也須臾離道則身心不淑矣一事一物皆有則也須臾離道則事物失所矣信乎其不可須臾離也若或須臾離之而於身心焉無所關係於事物焉無所損益則離之可也可離則是

四書淺說 中庸三卷

二

外物也非道也若是道則決不可離也離之則必有所虧玷必有所喪失也如何可離乎蓋當然謂之道當然與不當然對離道則不當然夫人其可爲所不當然者乎故不特曰道不可離而必曰道不可須臾離也道之爲道如此由教入道之君子當如何而用其力乎蓋道不可須臾離則躰道之功不可有須臾之間至靜之中雖不覩不聞也必戒慎恐懼焉一念之動雖幽暗隱微也尤必致其謹焉所以然者蓋時之方靜事物未接念慮未萌然所以處事應物之理畢具於寂然不動之中所謂躰用一源也於此而不知所以養之必有私意間

發以至昏昧放逸境雖靜而心決不靜也否則塊然無

覺以流于枯槁寂滅故必主宰嚴肅使常惺惺則道之

躰立矣及事物接而念慮萌雖曰心曲甚隱一念甚微

人所不知也然是非善惡皆不能逃乎此心之靈當此

之時心意未注於事爲精神未運於醇醪是已所獨知

之地尤爲著見明顯也故必審察于幾微之際以遏絕

夫私欲之萌而擴充夫義理之發則道之用行矣夫道

不外夫一體一用而時不外乎一動一靜動靜交致其

養則道之躰用備矣豈容有須臾之離哉抑何以見道

之不可離蓋道不外乎吾心心統性情喜怒哀樂卽人

四書淺說 中庸三卷

三

之情見於人倫日用之間隨事隨感而異其發者也方

其未發也無思無爲而靈臺直靜不偏不倚而天理淵

涵斯則謂之中及其既發也據理重輕而施得其宜物

各付物而我無所與斯則謂之和有不有靜定無以制萬

動而使之平不有靈明無以鑑衆形而裁之當是中者

理所自出也非天下之大本乎時有古今而人之應事

皆當順正地有彼此而人之處物皆當合宜是和者人

所共由也非天下之達道乎中卽性而和卽情大本道

之躰而達道道之用是道之躰用不外乎吾心之性情

須臾離道則性雜情乖而本心喪失矣此道之不可須

史離也此人之所以當靜存動察愈約愈精不離道於  
須更以致夫中和也蓋立德當立德之至爲人當爲人  
之全故中而必致其中和而必致其和有雜有息皆不  
可以言致致者修之以底于一執之以要於終言中則  
純乎天命之性而又無一時之不中言和則純乎率性  
之道而又無一時之不和所謂至誠無息也夫天地之  
塞吾其躰天地之帥吾其性故人心自關乎造化而有  
感卽通至誠可貫乎金石而無物不動學者但患中和  
有未致耳能致中則吾之心正矣能致和則吾之氣順  
矣由是以中感中而天地之心亦正以和召和而天地  
之氣亦順天地其有不位萬物其有不育者乎但見日  
月焉與吾心同其光明山川焉與吾心同其靜定草木  
天喬與吾心同其欣融鸞飛魚躍與吾心同其活潑而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弟弟弟天下爲一  
家合中國爲一人寧有傷生賊性自棄于吾心中和之  
外者乎德至于是斯可謂至德夫人至于是斯可謂全  
人矣學者其可不以是爲標的而審夫存養省察之功  
以求至于是而后已乎合而觀之性道教者道也戒懼  
慎獨者躰道之功也位天地育萬物者躰道之效也夫  
有是道理則當有是工夫既有是工夫則自有是效驗

四書淺說

中庸二卷

四

矣

發明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本后章費來不是說如此  
則道不得離也須更二字宜重讀道本無須更之離  
此所以人不可須更離之也此所以學必至于純亦  
不已之聖人然後爲全人而顏子之三月不違猶爲  
聖之亞而孟子姑舍之以願學孔子也言道不可離  
足矣而必曰不可須更離言中和足矣而必曰致中  
和蓋必須更不離道然後爲中和之致中和必至于  
致則道始無須更之離矣正蒙云纖惡必除善斯成  
性察惡未盡雖善必粗夫粗者精細之反也故致中  
和之註曰自戒懼而約之自謹獨而精之精者精密  
也約者細約也精約二字最有味也文中子曰孔  
明不死禮樂具有興乎先儒不之許蓋猶病其粗也孔  
明讀書獨觀大意則猶曾點漆雕開之見親手申韓  
如果有許身管樂未全誣使其精密細約當免此議  
矣喜怒哀樂一節言性情以明道不可離之意時文  
講俱云道之躰用卽吾心之性情性情其可離乎此  
是說道不得離也不知人亦有徇私縱欲以自賊其  
性情者如此說離道不得

四書淺說

中庸二卷

五

仲尼曰君子中庸

全章



夫人皆具乎是道，能用則存乎其人，以中庸言之，是即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也。性，道人所同具，是不擇君子小人而皆有之。中庸之理也。然惟君子為能中庸，而小人則反乎中庸。夫君子之所以中庸者何也？蓋其靜有所存，而心不逐物，其靜則至靜也，動有所擇，而事必當可。其動不妄動也。既君子而又時中如此，此其所以無往而非中也。中則可庸矣。此君子之所以中庸也。使其心君子而事或失時，則亦不得以中庸歸之矣。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何也？蓋其靜則妄思而不靜，動則肆欲而妄動。心小人而作事又無忌憚如此，此其所以反

四書淺說 中庸二卷

六

中庸也。以此觀之，君子之能中庸，小人之反中庸，在乎敬肆之間而已。靜而敬，則心君子動而敬，則事時中動靜不敬而俱肆，為如之何，心不偏而事不謬也。

**發明** 君子時中俱連帶用功說玩註內所以字便見肆欲妄行正貼無忌憚說不以對戒謹恐懼也蓋著一行字則屬在事上矣難以言小人心也

中庸其至矣乎 二句

承上章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眾人亦鮮能之。夫子有言曰：天下之理中而已矣。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乎中，皆不可以言至也。惟中庸則無過不及，其至矣乎。

至者至精至微，盡善盡美，不容有毫髮之加，亦不容有毫釐之損也。雖曰人所同得，無高遠難行之事，然教化不明而人皆拘於氣稟，其所知所行多失之太過不及，而鮮能此中庸也。今已久矣。

**主意** 能字兼知行說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

全章

承上章言眾人之所以鮮能乎中庸者，以其生稟有偏也。夫子有言曰：中庸之道之不行也，我知其由矣。由不明故不行也。蓋知者高明洞達，喜知人之所難知，於日用平常人之所當知者，則以為無難，不足知，愚者昏昧

四書淺說 中庸二卷

七

粗淺，于人所當知者又不能知焉，以為不足知，則必以為不足行，不能知則不知，所以行此中道之所以常不行也。中庸之道之不明也，我知其由矣。由不行故不明也。賢者苦節，礪行喜行人之所難行，於日用平常人所當行者，則以為無難，不足行，不肖者卑污苟賤於人所當行者，又不能行焉，以為不足行，則必以為不足知，不能行則必求所以知此中道之所以常不明也。夫人之知行雖有不合於道，而是道則何常離於人哉？蓋中道在日用之間，猶正味在飲食之內，人皆囿於斯道而目不加察，猶人莫不飲食而鮮能知味，不知其味之正故

凡所飲食昏不暇擇而失其正不察夫道之中故凡所  
知行皆偏一偏而失其中若或加慎思明辨之功以致  
其察則知事事物物各有當然之極或俯而就或企而  
及決不敢徇一偏之質以戾天下之大道而道無不明  
不行者矣

道其不行矣夫

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引夫子之言曰世  
人之所行不失之太過則失之不及鮮有能得其中者  
然則中庸之道其不行矣乎然要其所以不行者寔由  
於不明也

四書淺說

中庸三卷

舜其大知也與

全章

承上章言道既不行必知如大舜然後道可行也引夫  
子稱舜之言曰舜其大知也與何以見其智之大也蓋  
天下之理無窮一己之見有限若自用而不復取諸人  
則其所知必不周而其智亦小矣惟舜則不然於理或  
有所未知或雖知而未能自信者則切切然好問於人  
焉而得人之言或其言雖淺近者亦好察焉還言亦察  
則深遠者可知矣察其所言有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  
善者則播而不匿於善之中與論不同未必皆合乎中  
也則執其衆論不同之極致而擇其孰為過孰為不及

而孰為中也既得其中則用其中於民而其他之不中  
者不得以間之矣夫不自用而取諸人此其所以為舜  
者乎此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人皆曰予知

全章

承上章大智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引夫子  
之言曰今人皆曰予知是蓋自以為能知禍機之所伏  
也顧乃驅馳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知避行險僥  
倖以取禍敗是其心有所蔽也安得為智乎亦猶今人  
皆曰予知是蓋自以為能擇中庸之所在也然擇乎中  
庸而不能期月守雖有所擇終非已有是其知有未真  
也又安得為智乎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四書淺說

中庸三卷

九

回之為人也

全章

承上章言道既不明必仁如顏回然後道可明也引夫  
子稱回之言曰回之為人也凡遇事之來必辨別衆理  
以求其所謂中庸者及得一中庸之善則拳拳服膺而  
弗失之是其見之真而行之力善其始而必善其終回  
之為人如此夫豈能擇而不能守者此哉此行之所以  
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天下國家可均也

全章

承上章必如舜之智而後道可行必如回之仁而後道

可明可見中庸之難能矣故引夫子之言曰天下國家如此其大未易均也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資質之明敏者皆能勉力以均之爵祿人之所戀亦未易辭也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資質之廉潔者皆能勉力以行之白刃人之所畏未易蹈也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資質之勇敢者皆能勉力以踊之至於中庸雖無甚高難行之事然則天理渾然無過不及必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然後能之初非一偏之資而能勉力以爲之也蓋氣質罕得其清純而已私未易皆克去是中庸最難能也

四書淺說

中庸二卷

十

子路問強

全章

承上章言中庸不可能必有待於勇者而後能之故引夫子答子路之事謂夫昔者子路好勇故問強於夫子以其徒知有血氣之剛而未知有德義之勇也故告之曰汝之所謂強者乃南方之強歟北方之強歟抑汝學者之所當強歟彼以含容異順以誨人之所不及雖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南方之強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是強也雖囿於風氣而猶近乎義理者也故君子處之若夫安於金革雖死於金革而不厭此北方之強也蓋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

勝人爲強是強也則爲風氣所囿而純乎血氣也故強者處之夫南方之強失之不及北方之強失之太過皆非汝之所當強也汝之所當強者乃君子之強而合乎中庸之道者也君子之強何如蓋凡和以處衆者易至於流君子於此則能自守以正未嘗違理以同俗而至於流是能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也強哉矯凡違衆獨立者易至於倚君子於此則能自信其是不肯易方以從乎衆而至於倚是能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也強哉矯國有道而達也易至於喪其未達之所守君子則能行道濟時以施其蘊不以富貴而改其平素非自勝其私者不能也強哉矯國無道而窮也易至於喪其平生之所守君子則能守義安命以終其身不以貧賤而慕乎富貴非自勝其私者不能也強哉矯此四者君子之強乃汝之所當強也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學者有如是之勇則中庸之不可能者庶乎其可能矣

四書淺說

中庸二卷

十一

素隱行怪

全章

上數章分言智仁勇以爲入道之門至此合言以結之故引夫子之言曰今有人焉深求隱僻之理而知人之所不能知過爲詭異之行而行人之所不能行人情

常喜新故此亦足以欺世盜名後世或有稱述之者然其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吾弗爲之矣君子擇乎中庸之道而遵行之但其力有不足行至半途而廢焉此其知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在吾則行之必有終不以半途而止矣至若君子所知依乎中庸而非素隱之知所行依乎中庸而非行怪之行雖遺逸於世而不見知於人其所以依乎中庸者自如而初無所悔焉夫所知依乎中庸智也所行依乎中庸仁也依乎中庸而至邈世不見知而不悔則知盡仁至不賴身而裕如者也則吾

四書淺說

中庸二卷

十一

豈敢惟聖人能之然夫子既自謂不爲素隱行怪則是依乎中庸既自謂不能半途而廢則是能邈世不見知而不悔雖不自居其聖實有不得而辭者矣

君子之道費而隱

全章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惟君子爲能不離乎道故以道歸之君子君子之道費而隱蓋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無物不有也而實無形迹可見焉無適不在也而實無聲莫可聞焉是其費而隱也費者當然之發見於萬事萬物隱則其所以然之原於天命者也所謂躰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何以見之彼其小有所入而大或有

所不包外焉統躰可觀而內焉或空疎無物皆不是以言費以此道言之夫婦之愚於道宜若無所知也然居室一端彼亦可以與知焉謂其全無所知不可也至於生知之聖人宜若無所不知也然極道之全躰則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蓋古今異時彼此異地或禮樂制度之創于古而居今有不及見或名物事變之傳于彼而在此有不及聞聖人於道如之何而盡知也夫婦之不自於道宜若無所能也然居室一端彼亦可以與能焉謂其全無所能不可也至於安行之聖人宜若無所不能也然極道之全躰則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蓋數有

四書淺說

中庸二卷

十二

所拘勢有所隔或常理所當得而偶遭其變不能以必得或素心所願欲而力有不逮不能皆如其願聖人於道如之何而皆能之也又以天地言之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是天地爲最大也然要之天地亦囿于形器也故職司有所偏而彼此不得以相兼運化有不齊而感應或失其當然是天地亦未能盡道而人猶有憾於天地也故君子語道之大也其大至於天地聖人之所不能盡可見此道無物不包而其大無外豈有能出於其外而載之者乎語道之小也其小至於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可見此道無物不躰而其小無內豈有能入其

內而破之者乎道之極於大小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  
以然者則隱而莫之見也子思之言至此極矣然猶以  
爲不足以盡其意也故又引詩以明之詩云鳶率鳶之  
性而飛戾天魚率魚之性而躍於淵詩之所言如此正  
以言道之無所不在也鳶飛戾天見化育之流行於上  
凡在上之物無一而非斯道之昭著也魚躍于淵見化  
育之流行於下凡在下之物無一而非斯道之昭著也  
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又曰吾無隱乎  
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程子曰天運而巳日往則  
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

四書淺說

中庸三卷

五

軀張子曰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動  
聚散爲風雨爲雲霜萬品之流行山川之融結精粕煨  
燼無非教也皆此意也道無不在如此正所謂語大天  
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也不亦費而隱乎總而言  
之君子之道語其一節則托始乎夫婦居室之間而夫  
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極其全軀則昭著乎天地  
之大而天地聖人有所不能盡道之費而隱如此此道  
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此存養省察之功所以不可有  
須臾之間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則此心常存而全軀呈  
露妙用顯行活潑潑焉而畧無所滯礙也否則心有不

存何以洞見道軀躍如之妙哉

子曰道不遠人

全章

道具於人心而見諸日用人之所以爲人者也固至妙  
也而人皆曰可知蓋其卽其顯著昭若正的無杳冥昏  
默之不可測也本非易也而人皆可行蓋其因心自然  
坦若大路無艱危峻阻之不可及也何遠於人哉若人  
之爲道以爲此道衆人可能吾能所可能不爲奇不奇  
不足以驚世必求夫甚奇而難能者爲之此道日用常  
行吾行所常行不爲新不新不足以悅人必擇夫甚新  
而異常者行之如令布帛而別求炫目之衣棄菽粟而

四書淺說

中庸三卷

五

別求可口之味自以爲高矣遠矣道在是矣視彼日用  
常行衆人可能者皆以爲卑且近不足以盡道殊不知  
其至卑而實高至近而實遠而自以爲高且遠者及失  
真過當不足爲高遠也蓋道者率吾性之同然以處事  
應物使各得其當然耳務爲高遠難行則必拂人之性  
而不由夫自然矣失事之宜而不合夫當然矣如之何  
而可以爲道信乎道不遠人而人不可遠人以爲道也  
以治人言之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夫執柯伐木以  
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  
伐者視而視之猶以爲遠也若夫人之所以爲人之道

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君子有見於此故其治人也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其所能知者而責之知以其所能行者而責之行則性分無虧而爲人之道盡矣於是即止不治豈於其所能之外而責之以所不能者哉此可見道不遠人而人當不遠人以爲道也又自愛人言之率性之道本不遠人但人爲私意所隔惟知有己而不知有人故所以施於人者多不得其當而去道也遠矣惟本乎忠而行之以恕雖曰出於勉強而未能與道爲一也然由此而往則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其去道也何遠哉忠恕之事何如不過推己之心以及人耳如人以無道而施諸己此己所不願也則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心即己之心不以己之所不願者而施之於人焉此忠恕之事也此可見道不遠人而人當不遠人以爲道也又自責己言之君子之道其大端有四丘則未能一焉何則人之常情厚於責人薄於責己己之所以望於人者則欲盡如其願己之所以施於人者或未能各盡其心如所責乎子以事己者如此反求乎己之所以事父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臣以事己者如此反求乎己之所以事君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事己者如此反求乎己之所以

四書淺說 中庸二卷

士六

事兄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朋友之施於己者如此反求乎己之先施於彼者未能如此也然己之所未能者皆君子所已能也被以子臣弟友之道躰之於身者庸德也庸德則行之而踐其實以是道而責之於人者庸言也庸言則謹之而擇其可庸德易至於不足有所不足則不敢不勉庸言易至於有餘有餘則不敢盡有餘不敢盡則是謹之至而言焉顧行有不足不敢不勉則是行之力而行顧言夫能言而行不逮者僞焉而已言行相顧則道有諸身而所立者皆實地且言論之責於人者亦皆親切有餘味而非無實之空言也然則胡不慥慥爾此道之所以歸於君子而爲君子之道也此吾之所以未能當自勉以進於君子之道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也

四書淺說 中庸二卷

七

君子素其位而行

全章

居此位則有此道君子素位行道以盡其在我者而已凡窮通得喪進退予奪屬天與人非我所能與者則安以聽之而我無容心焉西銘曰躰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正此意也諸葛孔明曰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范希文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

者雖聖賢不能必韓退之曰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皆此意也曾點浴沂詠歸而夫子與之亦以道無往而不在而目前之景無不可樂固不必舍窮就達以成就事功然後爲志之遂也君子素其位而行而不願乎其外如此蓋位在此則道在此而身亦在此也如見在富貴之位則行乎富貴所當行之道見在貧賤之位則行乎貧賤所當行之道見在夷狄則行乎夷狄所當行之道見在患難則行乎患難所當行之道道無往而不在心無往而不樂吾何歎乎哉在上位則不作威以陵乎下在下位則不越分以援乎上夫陵下不從則怨其下援上不得則怨其上今在上在下但知正己而不陵不援不求於人如此則何怨之有但見中心泰然上焉不怨于天下焉不尤於人也此皆所謂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者也由是觀之可見君子所爲順理而置身於平安之地中心無累而聽命於難必之天若小人則反是騁其私智以行傾險之途而不能居易也思出其位以求苟得之幸而不能俟命也孔子有言曰射有似乎君子何則射而失諸正鵠則反求諸其身以爲內志未正外射未直

四書淺說

中庸卷

六

也而初無尤人之心君子之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者何以異於是

發明蒙引云素富貴一條貼素位而行在上位一條貼不願乎外與道不遠人章以張子正蒙之言分貼三節皆未必是子思之意

君子之道譬如

全章

君子之道進爲有序始於洒掃應對而終於盡性至命本於暗室屋漏而極於窮神知化君子之道如此譬如行遠必自迤然後遠者可到譬如登高必自卑然後高者可及自舉一事言之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琴和之

四書淺說

中庸卷

九

至也兄弟既翕和樂且耽樂之極也如此是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矣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妻子不和兄弟不宜皆貽父母之憂人能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矣夫人之處家則以和妻子宜兄弟爲事之卑近而以順父母爲高且遠也必能和妻子宜兄弟而後父母其順之是亦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一事也然則學者之於道其可以日用卑近者爲不足爲乎忽意於卑近而馳心於高遠未見其能至也

鬼神之爲德其盛

全章

上天下地及天地所有之名物皆陰陽二氣之爲形質

而顯氣虛而爲鬼神此氣又爲虛而微矣蓋氣之機而能屈伸往來者也以其屈伸往來之出於自然故曰二氣之良能也本一氣之流行也以其往而屈故謂之鬼而分屬陰以其來而伸故謂之神而分屬陽以陰陽不可而名鬼神故又曰陰陽之靈也蓋陰陽氣也鬼神則氣之靈而能默運是氣者也凡有聲可聞有迹可見者皆鬼神之寓也若祭義篇所謂氣也者神之靈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則以陰陽對待言而鬼神卽陰陽也非此章所論陰陽之旨也陰陽之合而爲神陰陽之散而爲鬼是鬼神各自有陰陽也鬼神之爲德其盛夫乎何以

四書淺說 中庸二卷

二十

見其盛也蓋鬼神無形也視之而弗見無聲也聽之而弗聞然卽物而觀物各有始也誰其始之陰陽兩合神之來而伸也而物以之始物各有終也誰其終之陰陽各散鬼之往而屈也而物以之終夫萬物皆有終始凡始終皆鬼神之爲運化機於無迹幹玄功於冥冥遍躰萬物而物所不能遺也則其德之盛也何如哉何以驗其躰物不可遺且以祭祀言之鬼神之靈能使天下之人齊明以一其內盛服以齊其外于以奉承乎祭祀方祭祀之時但見其洋洋乎流動充滿如在吾之上焉如在吾之左右焉此可見其無往不在有觸斯應而躰物

不遺也於是乎驗矣使其有一物之不躰又安能使人祭之而盡其誠感之而無不應乎故大雅抑之詩曰神之來也不可得而測度尚可厭射而不敬乎信乎鬼神之無物不躰也夫鬼神不見不聞躰微也而乃躰物不遺若是其顯而不可掩何哉蓋凡無形與聲者類皆虛偽而無其實也既無其實則歸於虛無而已矣何以能顯惟鬼神也太極以有靈乘二氣而出入充滿周匝於宇宙之間若無也而本有雖虛也而其實其來而伸者陰陽之合也則實有是合特其合也無形與聲耳其往而屈者陰陽之散也則實有是散特其散也不可得

四書淺說 中庸二卷

二十一

而聞見耳夫實有是合散則實有是鬼神也此其所以能始乎萬物終乎萬物大而爲天地之一闔一闢小而爲人物之一死一生溫涼寒暑之推遷風雲雨露之變化日月升沉潮汐消長如此之類或自無形而爲有形又忽焉而失其形或自無聲而爲有聲又忽焉而收其聲其發見昭著而不可掩也有如是夫

舜其大孝也

全章

舜之孝其可謂之大孝而非常人之所謂孝也與何以見其孝之大蓋凡有三德六德之德亦足以顯其親舜則德爲聖人是其德之至而其所以顯其親者亦至矣



凡有諸侯大夫之位亦足以尊其親舜則尊為天子是其尊之至而所以尊其親者亦至矣凡有一邑一國之祿亦足以養其親舜則富有四海之內是其富之至而所以養其親者亦至矣且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而宗廟享之非特祭以士祭以大夫而已下有虞思陳胡公之屬世封爵土而子孫保之非特延及一世二世而已德福兼隆如此此舜之孝所以為大也然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故舜有是聖人之大德則必得其位而尊為天子必得其祿而富有四海必得其名而天下共稱之為聖人必得其壽而享年百有十歲也獨不觀諸天

四書淺說

中庸三卷

二十二

之生物乎天之生物必因物之材質而異其所加其本固者則從而培之其本傾者則從而覆之天非有意於其間也咸其自取焉耳又不觀諸詩乎詩大雅假樂之篇云可嘉可樂之君子有是顯顯之令德既宜於在下之民又宜於有位之人由是見與於天而天受之祿抑且保祐命之自天申之而受祿之無已也以此觀之則舜有是大德正所謂物之裁者也正所謂君子之嘉樂者也其得天之眷受天之命祿位名壽于焉而攸同宗廟子孫以之而享保此理之必然者也尚何疑哉

無憂者其惟文王乎

全章

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何則文王之所遭異於他人之所遭如舜禹以瞽瞍為父則莫為之前後將何述堯舜以朱均為子則莫為之後前將何傳是皆不能無憂也若文王則以王季之賢為之父以武王之聖為之子父焉克勤王家而作之於前子焉丕承厥志而述之於後前後皆得其人迷作皆有所賴此文王之所以無憂也是其所以得無憂者以父作子述之盡善也文王之事非道之所在乎以武王之事言之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大統猶有未集也武王續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見紂惡之不悛於是着一戎

四書淺說

中庸三卷

二十三

衣以伐紂而遂有天下夫以臣伐君宜乎失其名也然其順乎天而應乎人其身終不失顯名於天下其尊則為天子其富則有四海之內上焉宗廟享其祭下焉子孫保其業武王之事如此亦皆道之所在也以周公之事言之文王以服事殷於禮制不得為武王晚而受命於禮制又不及為周公於是相成王以成文武所未成之德何以見之蓋太王王季向特謚以侯爵也文王武王豈無尊之意乎周公於是推文武之意而追王太王王季組紉以上至后稷向特祀以侯禮也太王王季獨無尊之意乎於是又推太王王季之意而上祀先

公以天子之禮然孝親報本人心所同也斯禮之制豈特行於一已而不行於天下乎於是制為禮法下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使人皆得以生者之祿而祭其親以伸其敬也如父為大夫子為士與奠固以大夫之禮而祭則以士之禮如父為士子為大夫與奠固以士之禮而祭則以大夫之禮不特此也又制為喪禮彼期年之喪服下自庶人上達乎大夫焉天子諸侯則絕矣三年之喪服下自庶人上達乎天子焉何也三年之喪父母之喪也彼諸父昆弟猶可伸以貴貴之義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者初無貴賤之別故凡為父母之喪者無貴無賤一而已矣夫周公之事如此何莫而非道之所在乎

四書淺說

中庸二卷

三十五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全章

事皆等於衆人不足以資衆人之觀瞻功不被乎天下不足以吞天下之仰望而欲稱譽之通乎天下也難矣若武王周公之孝則天下之人通謂之孝其諸異乎人所謂孝也歟何以言之夫孝者善繼前人之志善述前人之事者也蓋凡理所當為而時所可為而分又得為於焉為之而事功克集節文盡善推之四海而皆準傳之後世而無弊若此者固前人所願為之志亦前人

所必為之事也吾能若此而為之是為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矣豈必祖父在日有欲為之志而未為吾因而成就之然後為善繼志乎亦豈必祖父在日有已為之事而可法吾因而遵行之然後為善述事乎蓋道一而已矣所存合天則不限古今而隔世自相感也所為當可則不分彼此而易地則皆然也故有考諸先聖而不謬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此武王纘太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所以為善繼善述而得為之達孝也今又以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何莫而非善繼善述者哉其禮云何春夏秋冬四時皆祭獨言春秋者錯舉以省文也禮制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諸侯之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昭穆則以次遞遷太祖則百世不遷蓋大夫以上皆有始封之君也諸侯之上中下士則無封君故適士二廟以祭祖禰而中士下士者有司之長所謂官師也惟立一廟祭禰而於禰廟非祭祖庶人則無廟而惟祭祖禰於寢也每春秋祭祀之時則於廟之門堂寢室必拚掃整飾之以致嚴潔而不敢慢也於先世所藏之重器則隨所有而陳之以示能守而不敢失也先祖

四書淺說

中庸二卷

三十五

之遺衣服則設之以授尸使神有所依而致吾如在之誠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則隨所宜而薦之使神有所享而將吾事生之敬也以時而行祭禮如此然禮必有義更舉始終而備言之則其義可見矣以宗廟之禮言之太祖之廟居中左為昭右為穆凡廟皆南向而主皆東向及其祫而太廟之室中則於太祖之主東向自始而左廟之主之入乎此者則居於北牖下而南向右廟之主之入乎此者則居於南牖下而北向南陽高明比陰幽遠故南向者為昭而北向者為穆是左右之廟之所以分為昭穆者本以主之祫乎太廟向北向南而得

四書淺說 中庸三卷

三六

名也羣廟與太廟之祭因坐向而有昭穆之分生者繼死者之後亦循廟次而為昭穆之序如父為昭則子為穆而孫為昭父為穆則子為昭而孫又為穆也所謂宗廟之禮云者言當祭於宗廟之日凡子孫兄弟來與祭者其班列行次各有定位也諸父不得與諸子齊班諸子不得與諸孫並列合兄弟為等輩不以年之相近為等輩分等輩於先後不以年之老幼為先後斯禮也所以序其何者為昭則昭與昭齒而穆不得以間之何者為穆則穆與穆齒而昭不得以紊之昭固與昭齒而昭之在孫者亦不得進而入於祖穆固與穆齒而穆之在

祖者亦不得退而列於孫是宗廟之禮所以序生者之昭穆也異姓之賓來助祭者有公侯伯子男焉有卿大夫士焉其貴賤之等不可亂也序其爵焉所以辨貴賤也祭必有事如為宗而詔相為祝而祝嘏與夫贊裸獻執籩豆之類皆事也必於同姓異姓之中而擇其德行之優威儀之美趨事之純熟者為之是祭以任事為賢也序其事焉所以辨賢也序爵以辨貴賤則賤者若在所畧矣乃以祭將畢之時兄弟中之最少者舉觶於兄弟之最長者賓之最少者舉觶於賓之最長者長兄弟取觶酌酒以飲長賓曰獻長賓取觶酌酒以飲長兄弟

四書淺說 中庸三卷

三七

曰酢長兄弟則先導飲而復飲賓曰酬於是兄弟及衆賓皆如是獻酬而交錯以遍焉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行旅酬之禮使下為上舉觶者正所以逮及賤者使亦得因事以伸其敬也序事以辨賢則老者若在所簡矣乃於祭既畢之時異姓之賓皆退獨燕同姓之親於別寢而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非只辨毛色而不問年齒也蓋年齒之多寡則毛髮之白黑隨之有是年齒則有是毛色是論年齒以定坐次也蓋天下之達尊三而齒居其一故燕毛以序齒而於老者獨加敬也當序昭穆之時昭穆同則論爵爵同則論齒而齒輕於

爵至燕毛之時則分昭穆以論齒而爵不復論矣序昭穆者親親也序爵者貴貴也序事者賢賢也至於幼幼長長之義則又見於旅酬燕毛之中是其一祭祀之間大經以正至恩以宣而天下之事盡矣武王周公所制祭祀之禮如此以此觀之可見其善於繼述矣何則昔者先王之祭祀于宗廟也必有對越神明之位焉必有品節文章之禮焉必有鏗鏘和樂之樂焉今武王周公之祭祀于宗廟其所立亦有位焉其所行亦有禮焉其所奏亦有樂焉是為能踐先王祭祀之位行先王祭祀之禮奏先王祭祀之樂矣先王之所尊敬者祖考也亦

四書淺說

中庸三卷

三六

吾所當尊敬也何以將吾之敬惟祭祀之禮一舉焉則精神聚於既散之餘音容見於如在之頃翼翼乎對越之不寧肅肅乎奔走之無斃而所尊於是敬矣先王所親愛者子孫臣庶也亦吾所當親愛也何以致吾之所愛惟祭祀之禮一行焉則兄弟於焉而咸在賓客于焉而畢集藹藹乎禮意之詳肅肅乎仁意之周流而所親於是愛矣凡若此皆武王周公不忍死先王之心也真可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真可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其孝至矣哉其得天下之通稱也宜哉然其所制祭祀之禮不特此也總而言之有郊社之禮

焉有宗廟禘嘗之禮焉郊之禮惟天子得以行之以事夫上帝也社之禮則通上下行之以事夫后土也宗廟之五年一禘惟天子行之以祀其先也宗廟之三月一嘗則通上下行之以祀其先也然是郊社禘嘗之禮其義至為深遠而難明也苟有能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具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則其明有以灼于幽隱而其誠有以感乎鬼神矣何人道之不可明何人心之不可感其於治國豈不猶視諸掌之易乎然則其義理之妙意思之深實有未易明者謂非聖人其能制乎謂聖人之制作其可以眾見淺

四書淺說

中庸三卷

三五

識窺測之乎

哀公問政

全章

哀公問政蓋欲知所以治人者孔子答之則重在所以治己者蓋有天德方可語王道而無忠則做怨不出來故文武之政不外乎九經而九經以修身為首能修身則能敬大臣躡羣臣而君臣皆得其人矣是人存政舉之意自具於九經之中蓋未有元首不明股肱不良而庶事自康者也然人存之人雖兼言君臣而大君一人又其人之最重者蓋必有是君而後有是臣也故章內備言人君修身之事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則仁之一

言似乎盡之矣又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又曰所以行之者三而及夫智仁勇又曰所以行之者一而歸於誠及正言修身之事則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是又首章靜存動察之意而專重夫敬也若至矣盡美而又有所謂誠身明善焉又有所謂擇善固執焉又有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焉其詞若重復而多端其意實並行而不悖今貫而約之曰五者天下之達道也人有私欲之累故於達道有違而身不脩也脩身者靜存動察使心之所有所發純乎天理而無一物之雜一息之間而慈愛懇惻之意常周流於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間而處之無不得其當也此之謂修身而大學之所謂誠意正心修身者皆兼之矣以其無不敬謂之敬身以其無不誠謂之誠身以其無不仁謂之仁身其實一也敬則必誠誠則必仁三者有則俱有舉其一則該其二若夫知天知人者則智之所先而學問思辨則所以擇善而為智也事親者乃仁身之本而篤行則所以固執為仁也言仁則該誠與敬而身之修也有其實矣是修身惟在乎仁以行之也而智則所以開其塗轍使其所行不差而勇則所以堅其志意使所行不倦而已是智也勇也始終成就此仁者

四書淺說

中庸三卷

三十

也亦歸於仁而已矣故曰修道以仁則修身之事盡矣想昔夫子答哀公問政之意若曰古昔聖人之治天下也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其政固有未備者至周則監二代而損益之而郁郁文矣然則政固莫有備於文武者矣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未嘗不存也但其人不存耳誠使當今之時有君如文武者出焉又有臣如輔文武者以為之輔焉則文武之政可復舉矣若無是君臣則其政豈能以自行哉是則立政非難惟得人為難以人立政其成之速與其地種樹其成之速一也况政尤為易舉之物如樹中蒲盧然也夫政本易舉苟得人以舉之則其易也當何如是以人君為政在於臣得其人臣得其人則股肱良而庶事康夫而取之則又在修身能修其身則藻鑑明而取舍定矣修身必以天下共由之道則平平無偏而大經以正身可得而修矣修道必以本心生理之仁則肫肫懇切而至恩以宣道可得而行矣然行道有本而為仁有要得要則其餘皆舉務本則其道自生是故仁者何即具此生理之人也蓋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生有此人則必有此惻怛慈愛之意而無惻隱之心者非人也故不曰仁者愛也而曰仁者人也夫仁而謂之人則固無不愛

四書淺說

中庸三卷

三十一

矣而親親則仁心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苟能事父母和兄弟睦宗族而親其親焉則愛由此立自此而推之將無一人一物不在其所愛之中夫親親非仁之大乎然五性之中又有所謂義者焉義者何本吾心以匡處乎事物而使之各得其宜者也尊賢特其宜之一耳然必先知其人之賢而師之友之則親親之道有所薰陶啓迪而日進焉尊賢非義之大乎然親親必有其殺如在父兄則如此在宗族則如彼尊賢必有其等如大賢爲吾師次賢爲吾友若此者是又吾性之禮生發而著見於外者也夫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是身也者取人

四書淺說

中庸三卷

三十二

之則也爲政之本也故君子不可不修身也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是身必止於仁而後修而親親則仁之大而愛之始是故思欲修身者不可以不親親也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思欲親親者不可以不知其賢而尊之也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自然之理而天之所叙非人之所能安排者也故思欲知人以爲親親之助者又不可以不知天焉由知天以知人由知人以事親則仁自親始而身之修也有其本夫本立則道生而修身之事可得而盡矣今詳舉修身之事而備言之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是達道者有三五者何君臣一道也

父子一道也夫婦一道也昆弟一道也朋友之交一道也是五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也非達道乎三者何智所以知此道也仁所以躋此道也勇所以強此道也是三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非達德乎夫三達德固所以行乎五達道然憂之達德之所以行乎達道者亦曰一誠而已誠則私欲不雜天理無間智爲實智仁爲實仁勇爲實勇實有是智則必能知夫達道實有是仁則必能行夫達道實有是勇則知行必克有終而無有不能強夫達道者矣故曰三達德之所以行五達道者一誠而已德以誠而立道以德而行則修身之事至

四書淺說

中庸三卷

三十三

矣無復有餘蘊矣然達德之所以行乎達道者何如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則有不同自其知道者言之有氣稟清明生而知此道者有得清之多而不能無蔽必待學而后知此道者又有昏蔽不清生而不明學而未達必困心衡慮而后知此道者其知雖有蚤暮之不一然及其知之則亦各明其善而已何嘗有不一乎自其行道者言之有賦質純粹安而行此道者有得粹之多而不能無雜知其爲利而必行此道者有純雜不粹不獲所安未知其利必勉力強矯而后行此道者其行雖有難易之不一然及其成功則亦各復其初而已何嘗

有不平乎是其所入之途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其所入之途異者以氣質之稟異也其所至之域同者以智仁勇之德同也智所以知也仁所以行也勇所以知之成功一也三達德之所以行夫五達道者如此然或未及夫達德則當求以入德彼其智則能知矣吾未能知而好學以求知則亦近乎智矣仁則能行矣吾未能行而致力以行之則亦近乎仁焉勇則知行各詣其極而無不能知能行矣吾未能勇而知耻其不能知不能行而必欲知之行之而不甘於人下則亦近乎勇焉此三者入德之事也君子誠能知斯三者而好學力行知耻焉則進於智仁勇而達道無不行自知所以修身矣既知所以修身則入己一理自知所以治人矣既知所以治人則天下國家均是人而已自知所以治天下國家夫夫治天下國家固本於達德達道以修其身矣而其所以治天下國家其道果何如耶蓋凡治天下國家之常經有九九經謂何首則修身蓋天下國家之本在身也次則尊賢蓋必尊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也及其大則親親蓋道之所進莫先於家也由家以及朝廷則敬大臣也肅群臣也由朝廷以及其國則子庶民也來百工也由國以及天下則柔遠人也懷諸侯也此乃九

四書淺說

中庸二卷

三五

經之目而自有其序者然也人君果能行是九經則各有所效焉是故修身則道立而可爲民表矣尊賢則疑有所質而不惑於理矣親親則上而諸父下而昆弟咸得其惟心而不我怨矣敬大臣則臨大事決大議皆有所質而不眩矣肅群臣則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而士之報禮於我者重矣子庶民則君愛民如子子愛君如父母而百姓勸矣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而財用足矣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途四方自來歸矣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天下自畏矣夫九經固有其效然九經之所以爲九經者何如誠以內外不交養動靜有或違則身不修故方其靜也齊明以一其內盛服以齊其外及其動也視聽必以禮言動必以禮而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動靜不違此所以修身也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賢不篤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使天下之士皆有願立於其朝之心此所以勸賢也尊其位親之欲其貴也重其祿愛之欲其富也同其好惡兄弟婚姻欲其無相遠也非所以勸親親乎官屬衆盛足任使令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非所以勸大臣乎忠信而待之也誠重祿而養之也厚使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

四書淺說

中庸二卷

三五

趨事赴功非所以勸士乎人情莫不欲逸也則使之以時亦莫不欲富也則薄其稅歛而所以勸百姓之道在是矣日有省月有試以程其能餽廩必待其事功以償其勞使惰者勉而能者勸無不信度也無作淫巧也而所以勸百工之道在是矣爲之授節以送其往待以委積以迎其來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強其所不欲以矜其所不能此非所以柔遠人乎無後者續之已滅者封之治其亂使上下相安持其危使大小相恤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朝聘有節而不勞其力也我之宴賜於彼者則厚彼之貢納於己者則薄貢賜有度而不置其財也此非所以懷諸侯之道乎九經之事如此然則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爲虛文故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而所以行是九經者一誠也誠則心無僞妄事皆真實言修身則實能修身言尊賢則實能尊賢言親親則實能親親推之其餘莫不皆然此九經之實也由是言之達德也達道也九經也凡事皆欲先立乎誠也惟能先立乎誠則事以立如達德而能先立乎誠則達德全達道而能先立乎誠則達道行九經而能先立乎誠則九經盡不能先立乎誠則德非其德道非其道非其經矣且如言而先立乎誠則言有物而不跲事

而先立乎誠則事有實而不困行而先立乎誠則行有常而不疚道而先立乎誠則道有本而不窮誠之當預也如此又以在下位者而推言之亦可見矣蓋在下位者上有君下有民欲治民其道在於立誠以獲上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民不可得而治矣然欲獲上又不可以諛說取容也其道在乎立誠以信友不信於友則志行不孚名譽不聞不獲乎上矣而欲信友又不可以便佞苟合也其道在乎立誠以順親不順乎親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不信乎友矣而欲順親又不可以阿意曲從也其道在乎立誠以修身反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禮而內無愛敬之實不順乎親矣然誠身又不可以襲取強爲也其道在乎立誠以明善不明乎善則好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惡必不能如惡惡臭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胡可得哉此可見君子於凡事皆當先立乎誠也然其所以必先立乎誠者何也蓋亦反其本而觀之蓋此理之在人真實無妄所謂誠也是誠者乃天道之本然也然天理雖無不誠而人心容有不誠於此而欲其真實無妄以復其本然之初所謂誠之者也是誠之者乃人道之當然也然是誠者雖以天道言而求諸其人則不待勉強而於道無不中不待思索



而於道無不得從容自然而所知所行皆中乎道焉此  
聖人之德也聖人本無不誠則亦天之道也若夫誠之  
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而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  
而中則必固執而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然  
是誠之之事其自有五而誠之之人其等有二以學知  
利行者言之天下之理無窮必博而學之以備事物之  
理學之博然後有可問也必審而問之以求師友之益  
既問矣然後有可思也必慎而思之以致其精既思矣  
然後有可辯也必明而辯之以極其當既辯矣然後可  
以見於行必篤而行之使凡學問思辯而得之者皆踐  
四書淺說 中庸三卷 三六

其實而不為空言焉以困知勉行者言之有弗學則已  
學之必求其能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則已問之必求其  
得弗得弗措也有弗辯則已辯之必求其明弗明弗措  
也有弗行則已行之必求其篤弗篤弗措也於是五者  
之功在學知利行者以一能之已則倍其功於百焉在  
學知利行者以十能之已則倍其功於千焉夫學問思  
辯四者乃學知困知者之所以擇夫善也而篤行也者  
則利行勉行之所以固執夫善也學者果能盡此擇善  
之道則一真內融萬境俱徹雖愚也必變而為明與不  
思而得者同歸矣况未至於愚者乎果能盡此固執之

道則一德自樹百私退聽雖柔也必變而為強與不勉  
而中者一轍矣况未至於柔者乎明即智強即仁而勇  
在其中矣所謂及其知之成功一也學之有益於人如  
此欲為天下國家者可不務此以立為政之本乎  
自誠明謂之性 四句  
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以立言謂夫道有天人  
異名有性教之別果何自而謂之性耶自夫德無不實  
明無不照者言之則謂之性以其所性而有也非天道  
乎又何自而謂之教耶自夫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  
者言之則謂之教以其由教而入也非人道乎夫誠明  
四書淺說 中庸三卷 三九

與明誠雖有自然勉然之異然誠則無不明矣而明則  
可以至於誠矣及其成功一也  
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 全章  
人莫不有是性而人欲之私得以雜之故不能盡其性  
惟聖人之德極天下之至誠絕無人欲之私於此性之  
存於心而散見於事者或巨或細或精或粗不待思索  
而察之無不盡不待勉強而為之無不盡也然陰陽五  
行造化萬物凡厥有生本同一原能盡已性則於人之  
性自能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抑其過引其不及矯  
其偏而歸之全而人之性無不盡矣能盡人之性則於

物之性自能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因其材質之宜以制其用致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而物之性無不盡矣夫天地能賦人物以性而不能使之各盡其性也今也聖人由盡已之性以至於盡人性盡物性則有以極其裁成輔相之功而可以贊助天地化育之所不及矣既能贊天地之化育則天位乎上而覆萬物地位乎下而載萬物聖人成位乎中而理萬物天地有能而聖人亦有能天地有功而聖人亦有功天地何大於聖人聖人何愧於天地聖人豈不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乎此自誠而明者之事天道也

四書淺說

中庸二卷

四十

全章

其次致曲 曲一偏也天命之性渾然全軀無所偏倚不可以言曲及其感於物則其中之仁義禮智隨感而應先後互發如遇可哀則仁發而為惻隱遇可憎則義發而為羞惡隨事隨物用一而未及其三以其偏於一端故謂之曲也雖聖人全軀皆誠而所發亦只是曲也但聖人之曲無待於致耳此所謂致曲即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大學註所謂本軀之明則有未嘗息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者也

人性雖同而氣稟或異惟至誠聖人為能舉其性之全

軀而無所不盡其次自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當如之何蓋氣拘物蔽莫累本軀之全而遇事感物不無發見之偏故其次則當自其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如一念惻隱之發則推之以至於無所不仁一念羞惡之發則推之以至於無所不義而曰禮曰智無不皆然是能致曲矣曲者一偏之誠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全軀皆誠矣既誠則積中發外而容貌威儀之間皆此誠之形見矣既形則日新月盛而誠之形於外者益以顯著矣既著則粹然盎然赫然喧然而誠之形且著又有光輝發越之盛矣夫誠既發於外而明則物必感

四書淺說

中庸二卷

聖

乎誠而動蓋柔柔好德人之同然未有誠而不得人之歆羨向慕者也夫既感我之誠而動物必隨我之誠而變蓋有感斯應其機莫禦未有勸而不從我以遷善去惡者也由是薰蒸透徹融液周偏不但變也而又化焉然變猶有迹也至於化則不識不知而相忘於道化之中無復痕迹之可見矣夫感人而至於化未易能也唯天下至誠為能感人而使人化也致曲有誠可以言誠而未可以言至誠也今也能由誠而形而著而明而動而變而且至於化焉則其一誠漸積之功亦已造於聖人至誠之域夫否則德猶間斷而未至於神化無方安

能鼓舞乎人而使人皆變化莫測哉故誠必至於能化然後爲誠之至而功之極也致曲於未誠之先充養於已誠之後此自明而誠之亶人道也

**發明** 講形着動變化俱要見誠字蓋非誠之驗乃誠乎而自不能已者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

全章

天理渾然私欲淨盡此至誠者也至誠之道可以前事而知其幾然其所以前知者豈假於術數推驗之煩意想測度之私哉蓋自有可知之理也彼國家將興也必有禎祥如鳳凰麒麟之類出焉國家將亡也必有妖孽

四書淺說

中庸二卷

四十二

如山崩川竭之類見焉不特此耳或見乎蓍龜卜筮之間而有吉有凶或動乎四躰威儀之際而有得有失凡此皆禍福之將至而其理之先見者也如禎祥之出與蓍龜所見之吉四躰所動之得此福之將至也妖孽之出與蓍龜所見之凶四躰所動之失此禍之將至也特人心爲私欲所蔽故不能知耳惟至誠無欲之聖人而有以全其內境虛明之本躰故於福之將至而善也必先事有以知之不待善既至而後知也於禍之將至而不善也必先事有以知之不俟不善既至而後知也夫將興之禎祥將亡之妖孽與蓍龜之吉凶四躰之得失

皆鬼神躰物之所爲也是知來莫有過於鬼神也惟聖人之至誠亦能知來如鬼神焉

誠者自成也

全章

直實無妄之謂誠而天理之實與人心之實皆所謂誠也是誠也者乃物之所以自成也天地也與凡天地中所有之萬物也人也與夫人所爲之事也皆所謂物也言誠爲物之所以自成則見實理無物而不在而人之心當無往而不實也實理根於人心而散見於日用云爲之間則謂之道是道也乃人所當自行而非他人所能與者也何以言之凡有一物則必有一物之終始始

四書淺說

中庸二卷

四十二

不自始實理之至而向於有也終不自終實理之盡而向於無也如有生之物必得是實理而後有是物無是理則無是物所爲之事必有是實心而後成是事無是心則無是事是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也此可見誠者自成也夫誠爲物之躰而物依誠以立如此使人心一有不誠則雖有所爲之物亦如無有如不誠心以爲孝則非孝不誠心以爲忠則非忠是以君子務加存養省察之功以去其私欲之僞而實其心之爲貴也蓋有是實心則全是實理而道之見於事者無不行而有以成乎已矣抑是心之誠非特成已而已也亦以所成物

也何以言之蓋所以成己者仁也仁者心之生理也無是仁則人心以死天理以亡何以能成己耶所以成物者智也智者心之神明也無是智則知之不明處之不當何以能成物耶成已成物雖有內外之殊而曰仁曰智則皆吾性之德既曰性之德則皆具於吾心合成已成物而同一道也君子特患吾心有未誠耳吾心一誠則仁智兼得仁智既得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矣凡事皆得其宜則是處已處物無所不宜而已也物也皆於是乎成矣可見仁智一道得則俱得物我一理成不獨成也豈有得於仁而或失於智者乎又豈有能成己而不能成物者乎故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四書淺說

中庸二卷

四十五

發明誠者物之終始是申說誠者自成也以實理言而兼人之實心在其中蓋實理為物之終始與實心為事之終始一也事亦物也而實心亦所以存此實理也故只曰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也不誠無物此物字專以事言誠字專以心言誠者物之終始已該不誠無物在其中矣不誠無物只在誠者物之終始初抽出一端以引起君子誠之為貴也誠者自成與誠者物之終始二節言理本實而人當

實心以成己也誠者非自成己一節言人能成己則自能成物也

故至誠無息

全章

有至誠之盛德必有至誠之功用是故至誠者純乎天理之謂也天理既純則私欲不得以間之而自無息矣不息則自始至終皆一誠之運而能久矣實德既久於中則必徵驗於政治之間而為功業矣既久於中而徵於外則其徵於外者亦隨其中之所久者而益悠遠矣悠久者氣象之從容而不迫寬裕而有常也既悠遠則教化漸被于海隅德澤浹洽於人心而積於博厚矣有如是博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則其精不得不明但見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矣即是博厚乃所以載物而天下無不被其澤也即是高明乃所以覆物而天下無不仰其光也博厚高明又皆悠久焉即是悠久乃所以成物而天下無不各得其所也夫博厚而能載物則其博厚也有以配乎地之博厚矣高明而能覆物則其高明也有以配乎天之高明矣悠久而能成物則其悠久也有以配乎天地之無疆矣其功用之盛有以配乎天地如此夫豈假於強為哉但見其悠久之積而為博厚也則物皆自章不待見之而後章也博

四書淺說

中庸三卷

四十五

厚之發而爲高明也則物皆自變不待動之而後變也  
博厚高明而悠久焉則物皆自成不待有所作爲而後  
成也章者均齊方正而燦然可觀也變者於變時雍而  
煥然新美也成者各遂其生各復其性而無一物之不  
得其所也分雖有曰章曰變曰成之異然要之章則無  
不變變則無不成而不見不動亦即所謂無爲也夫聖  
人之治天下有田里之制焉有學校之設焉有大禮以  
爲民之制有大樂以爲民之和有政以明示之而又有  
刑以整齊之焉何嘗隱而不見寂而不動漠然而無所  
作爲焉蓋其處事理之當然以應天下之事順吾性之  
本然以盡人物之性所謂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  
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者也非若小智  
者之鑿智以自私也亦非若伯者之憧憧於往來也故  
曰天地無心而又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蓋無心之心也  
曰聖人無爲而又曰大聖人之所作爲蓋無爲之爲也  
是天地有自然之化育而聖人有自然之參贊天地有  
無功之大德而聖人有無恩之至仁誰謂聖人功用不  
與天地並哉所以然者誠而已矣誠則渾然惟渾然則  
自然矣誠則無物惟無物則能物物夫是故天地之道  
大矣然要之可以一言而盡也何以言之彼其全昧太

四書淺說

中庸二卷

四十六

極無聲無臭實有是理也無極之真曾有一之妄乎陰  
陽五行經綸錯綜實有是氣也二五之精容有一之雜  
乎其爲物不貳如此正所謂誠也可一言而盡者也惟  
不二故不息陰陽相禪終始相生或陽變而爲陰或陰  
變而爲陽元焉亨焉則誠之通也利焉貞焉則誠之復  
也誠復則生生之意於此而專一翕聚誠通則生生之  
意於此而直遂發散但見洪纖高下飛潛動植充滿於  
覆載之間誰能測其所以然者哉然究其所以誠而已矣  
地惟誠也是以地之道不惟博也而又厚也天惟誠也  
是以天之道不惟高也而又明也且其博厚高明者又  
且悠久也博厚高明悠久俱以天地之造化言不以  
天地之形迹言博者參差萬變不可以一端求也厚者  
根本靜深愈出而愈無盡也高者升降飛揚不可執滯  
也明者清通瑩徹無所污濁也悠者往來不迫變化有  
漸寬之至也久者始而有終終而復始常之極也博厚  
悠久是地之道本於誠而極其盛也高明悠久是天之  
道本於誠而極其盛也惟其博厚高明也則冲漠無朕  
之中而至著之象已具惟其悠久無疆也則迭運摩盪  
之際而至微之理自形則其生物之多也當何如哉今  
夫天以一處言之斯昭昭之多耳未盛大也及其無窮

四書淺說

中庸二卷

四十七

而極其盛大也但見日月星辰之象係焉萬有不齊之物皆覆焉今夫地以一處言之一撮土之多耳未盛大也及其廣厚而極其盛大也載華嶽而不見其重振河海而不見其淺以至萬有不齊之物皆載焉然天地間至大者又莫山水若也而天地之生物皆在焉今夫山自一處言之一卷石之多耳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耳及其不測龍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天地至誠無息而其功用之盛若此知天地則知聖人矣夫聖人至誠無息亦有是功用然則天地聖人也同一至誠無息也故周頌烈祖之

四書淺說

中庸二卷

四十一

詩有曰維天之命一元迭運而無頃刻之已其所謂不已者蓋言天之所以爲天也詩又曰於乎豈不顯哉文王之德一物不雜而極其天理之純其所謂之德之純者蓋言文王之所以爲文也夫天道固不已矣文王之德之純則亦不已焉純卽至誠也不已卽無息也天地聖人同一至誠無息如此則其功用之盛也宜哉

大哉聖人之道

全章

率性之道非至誠不能躰故以道屬之聖人而謂聖人之道也是聖人之道其大矣哉何以見其大也蓋語大而有所不包語小而有所不入皆未足以言大也惟道

之爲物自其大者而言之則洋洋乎流動而充滿飛潛動植物至多也而斯道之流行有以發育乎萬物焉包含徧覆天至高也而斯道之高大以上極乎天焉此道之極于至大而無外也然其所以大者以其包乎衆小也使於小者未能充足而有餘則於大者必有虧欠而不足故自其小而言之則優優乎大哉禮儀如冠婚喪祭之類其目有三百三百之中無一而非道也威儀如升降揖遜之類其目有三千三千之中無一而非道也此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大無不包小無不入聖道之大有如此然必待德性宏大學問精密而能修德

四書淺說

中庸二卷

四十九

之人然後是道可行也故曰苟非至德之人則其道終不凝聚於身而爲我有也是以君子人也知道躰之大非淺陋之胸襟所能容必尊德性以全夫心躰之本然一知道躰之細非粗淺之識見所能悉必由問學以極夫事理之當然然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者何如蓋德性之中萬理咸備自廣大也私欲蔽之則廣大者狹小夫必加涵養之功而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以致其廣大徒致廣大而不盡精微則流於空疎又必析理不使有毫釐之差而盡其精微焉德性之中一物不雜本自高明也私欲累之則高明者卑暗矣必加涵養之功而不以

一毫私欲自累而極其高明徒極高明而不道中庸則入於清虛又必處事不使有過不及之謬而道乎中庸焉心具德性有本然之良知所謂故也故者不溫則有遺忘之失必有以溫之而涵泳之味深然義理無窮又必於溫故之中而日知其所未知焉心具德性有本然之良能所謂厚也厚者不敦則有放逸之患必有以敦之而持守之力固然節文無限又必於敦厚之外而日謹其所未謹焉夫致廣大極高明與夫溫故敦厚皆屬於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夫道躅之大也盡精微道中庸與夫知新崇禮皆屬於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道躅之細也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能如是則德修而道凝矣既能修德凝道則何往而不宜哉是故居上位則盡爲上之道而不驕居下位則安爲下之分而不倍國有道時當言也則直前敢言而足以興起在位國無道時當默也則收斂退藏而足以見容於世隨事皆善無往不宜如此詩曰不昧事理而既明且哲所處順理而禍不及身其卽君子處上下治亂而皆宜之謂歟

**發明**致知內兼知行二意存心是涵養本原亦兼知行二意如致廣大溫故是主理言有知見意故與盡

精微知新及對極高明敦厚是主事言有行爲意故與道中庸崇禮反對

愚而好自用

全章

承上章爲下不倍而言引夫子之言曰愚者不可自用而好自用賤者不可自尊而好自尊生今之世當循今之道而欲復古之道焉如此者爲逆理犯分而裁必及其身者也卽夫子此言觀之凡欲制作者必有德焉以立制作之本有位焉以操制作之權又有時焉而值世道一新之會所謂聖人受命而興之天子乃可也非有德有時有位之天子不得議禮以定貴賤親疎相接之躅也不得制度以辨宮室車器服色之品也不得考文以正聲音黠畫形象之差也試以今時驗之自見矣當今天下制作大同以車言之造者非一人而皆同軌以書言之筆者非一人而皆同文以行言之行者非一人而皆同倫三者皆同如此可見天下之人皆安其分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無有於愚而自用者也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無有於賤而自專者也雖以夫子之聖亦曰吾說夏禮杞爲夏之後而文獻不足徵也無徵則人不信從吾學殷禮宋爲殷後而文獻猶有一二之存焉殷禮雖猶有存又非當世之

法吾亦學周禮焉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之所用者也  
吾亦從周而已矣然則豈有生於今而欲反古者乎

王天下有三重焉

全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謂夫君子之王天下也其事莫  
重於議禮制度考文王者有此三重之道則有以新天  
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天下  
之人皆遵道遵義會極歸極而得以寡過矣然所謂王  
天下者乃身有其德而又有其時與位者也如時王以  
前其禮雖善然非其時而無徵也無徵不足取信於人  
不足取信於人則人弗從之矣又如聖人在下雖善於

四書淺說

中庸二卷

五十二

禮然無其位而不尊也不尊則不足取信於人不足取  
信於人則人弗從之矣是以君子有三重之道必本諸  
身而有其德有德則明而能知禮樂之情有德則公而  
能循事物之則此德所以居三重之先也而又有時焉  
值改革之際有位焉操制作之權時位兼備則民莫不  
從而自有其驗矣予以考諸三王則三王亦此道而與  
其已行者無所謬予以建諸天地則天地亦此道而與  
其自然者無所悖鬼神至幽而難知也以此質之則鬼  
神無疑而幽有以驗乎明矣後聖至遠而難料也以此  
俟之則後聖不惑而遠有以驗乎近矣所以然者理焉

而已矣天得此理以清地得此理以寧鬼神得此理以  
爲造化聖人得此理以立人極觀其覆載生成寒暑晝  
夜何者而非所當然屈伸變化吉凶禍福亦何者而非  
所當然順風氣以開人因時宜而立政曾有一之不合  
乎當然者哉故曰天地有自然之中鬼神有莫掩之誠

聖人有中正仁義之極又曰仁者之心也鬼神之會也  
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  
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使凡制作之出自我者未  
能精粹純白而稍有太過不及之差則與天地鬼神聖  
人不無彼此先後之間苟皆至精至當盡善盡美則何

四書淺說

中庸二卷

五十三

彼此先後之可言哉故謂我之禮度文章皆天降地出  
可也謂我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亦可也謂我  
之禮度文章皆神設鬼施可也謂我泄鬼之秘漏神之  
機亦可也謂我率由舊章述而不作可也謂我斟酌三  
王之制而損益得宜亦可也謂我立百王不易之大法  
而萬世無弊可也謂後聖有作必將因時補弊有損有  
益如我損益于三王亦可也蓋其無往不合者理也其  
不能一一皆合者天人所爲各自有分也先後所值各  
異其時也合而一之當論其理而不當論其迹也必其  
迹之一一皆合則于理之所當然反有不合者矣所謂



不謬不背不疑不惑者意蓋如此然制作以知識爲先知見明則致用精識趣高則創業大然則三重之制作可以質諸鬼神而無疑者由其知天之理也天之理盡于鬼神知天之理故制作合天之理可以質之而無疑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由其知人之理也人之理盡于聖人知人之理故制作合人之理可以俟之而不惑也此可見心思必通乎性命然後可以與論禮樂學術必貫乎天人然後可與言經濟也不然則何貴于知哉故此章所論制作盡善正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而居上不驕自尊德性道問學中來也問學而能知新盡精微則何天人之不知哉既曰本諸身則知該知天知人之意矣夫君子知天知人之理而制作盡善有以合乎理如此則人其有不寡過者乎是故君子動而有三重之道則世世爲天下道如以三重之道盡于吾身而措諸政事是動而行也行則世世爲天下法而無不遵其所行者如以三重之道發諸議論而布諸號令是動而言也言則世世爲天下則而無不遵其言者矣是由君子之道者有異時而無異人也以言乎四海之遠則遠者悅其言之廣被而有企慕之意莫不仰其言以爲法也莫不慕其行以爲則也以言乎畿內之近則近者

四書淺說

中庸二卷

五十四

習其行之有常而無厭斁之心皆則其言而與之相安也皆法其行而與之相忘也由是君子之道有異地而無異人也此可見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以寡過矣所以然者以三重之道盡善故也向使君子之道或不本諸身而徵庶民而未能不悖不疑不惑焉則亦安能以致是哉故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彼此皆善無往不宜則庶幾夙夜之間得以永終其美譽矣夫永終美譽必本于無惡無射如此可見君子三重之制作未有不由于六事之兼備而能行爲世法言爲世則遠有望近不厭而蚤有譽于天下者也

四書淺說

中庸二卷

五十五

仲尼祖述堯舜

全章

承上數章言天道人道之事盡矣于此復以仲尼之事終之以見中庸之道盡於群聖人而集其大成于夫子也意謂精一執中道實始于堯舜仲尼則遠而祖述其道謨烈啓後法莫倫于文武仲尼則近而憲章其法天時有自然之運也仲尼則隨時變易而上律乎天時水土有一定之理也仲尼則隨處皆安而下襲乎水土夫堯舜文武天時水土皆道之所在也仲尼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則是于天下之理巨細精粗察之由之無毫髮之不盡而自始至終無頃刻之間斷矣自其無一物之

不盡者言之則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焉自其無一時之間斷者言之則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焉是聖人之道直與天地同其大也然天地之道果何如其大耶彼天覆地載萬物並育于天地之間而且性命各正初不見其相侵害焉四時日月其道並行于天地之間而且往來循序初不見其相違悖焉其所以不害不悖者蓋太極判而為陰陽陰陽判而為五行分布散殊而各一其性是其小德之川流也此其所以不害不悖焉其所以並育並行者蓋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統一渾淪而于穆不已是其大德之敦化也

四書淺說

中庸二卷

五十六

此其所以並育並行焉天地之道如此此天地所以為大也聖人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則其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何以異于是哉

發明兼內外該本末內以心言外以事言本以事之大者言末以事之小者言外有本末內亦有本末蓋大而君臣父子小而動靜食息而此心逐事為之主宰管攝有是事則有是心故曰內亦有本末也小德大德推入一層說乃並育並行不害不悖之所以然也或問曰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此高下散殊不以物之形迹言所謂沖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

具者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聰明

全章

承上章小德川流而言謂夫唯天下至聖具生知之質為能聰焉而無不聞明焉而無不見睿焉而無不通智焉而無不知足以居上而臨下也又自其仁之德而言寬焉而不狹隘裕焉而不急迫溫焉而不慘刻柔焉而不乖戾足以有容而能愛也自其義之德而言發焉而不廢弛強焉而不畏縮剛焉而不屈撓毅焉而不間斷足以有執而能守也自其禮之德而言齊焉而極其純一莊焉而極其端嚴中焉而無少偏倚正焉而無少邪僻足以有敬而不慢也自其智之德而言文焉而各自分明理焉而自有條理密焉而極其詳審察焉而極其明辨足以有別而不差也聖人於此五者之德充積於中盡事物之多而無所不該極天下之大而皆為吾有何溥博也萬感俱寂杳乎莫窺其朕兆一源活潑取之不見其終窮何淵泉也德盛於內而其出也又以時焉時當有臨而見其聰明睿智時當有容而見其寬裕溫柔時當有執而見其發強剛毅禮之敬不施於可慢之人智之明不用於當晦之日隨其事之所至而應其理之當然泛應曲當無少差謬也聖人之德如此果何以

四書淺說

中庸二卷

五十七

狀其德之盛耶驗其發之時耶彼凡物之溥博莫有過於天也聖德溥博則如天焉而他物之溥博不足以擬之也凡物之淵泉莫有過於淵也聖德淵泉則如淵焉而他物之淵泉不足以方之也其充積之盛有如此以其時出者言之則威儀之見而民莫不敬號令之施而民莫不信政事之布而民莫不悅此可以驗其出之時焉蓋時者當可之謂也使所出者有一之未當則亦安能使天下之人皆敬之信之悅之哉又以其莫不敬信悅者而極言之蓋其發見當可而民皆敬信悅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極天下之廣凡有血氣而爲人類者莫不景仰其德而尊之爲君親之如父母而敬之信之悅之者有異地而無異人焉是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焉故曰配天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

全章

承上章大德敦化而言謂夫理原於造化具於人心而見於人倫日用乃衆人之所同得者也人唯不免有僞妄之雜是以事失其當心有所偏而與天地不相似惟天下至誠之聖人德極其實故於五品之人倫而爲天下之大經者則有以經綸之爲父而慈爲子而孝父子

四書淺說

中庸二卷

五十九

之相與也親而可以爲天下之父子者取法爲君而仁爲臣而敬君臣之相與也義而可以爲天下之君臣者取法推而至於夫婦長幼朋友莫不皆然是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矣於所性之全脤而爲天下之大本者則有以立之至靜之中而無少偏倚萬感俱寂而一理渾然雖未見於事也而所以應事處物千變萬化而不窮者其理莫不包括於中是能立天下之大本矣於一元迭運而爲天地之化育者則又有以知之蓋天地化育即大本之所自來而大經之所從出亦一誠而已聖人之誠與之默契其感而遂通者即其誠之通其寂然不動者即其誠之復動靜語默建諸天地而不悖卷舒變化質諸鬼神而無疑所謂知化則善述其事者也非但知之之明而已凡若此者皆至誠自然之能夫豈倚著於思勉而後能哉經綸者道以誠行也立本者性以誠盡也知化則其誠之至於命也要之則至誠二字盡之矣至誠之所以爲至誠者如此即此而觀之可見其人倫日用之間一慈愛之浹洽彼此相與之際一恩意之周流而胞胞其仁矣否則何以爲之經綸曰經綸則仁矣私意不萌而一性澄徹物欲無間而萬里空涵而淵淵其淵矣否則何以爲之立本曰立本則淵矣心存太虛

四書淺說

中庸二卷

五十九

渾淪而無外誠通造化廣遠而無方而浩浩其天矣否  
則何以謂之知化曰知化則天矣至誠之道如此其妙  
未易知也知之者其唯聖人乎苟非有聰明聖智之資  
而達仁義禮智之德者則心非至誠之心而見猶滯於  
凡近明非至誠之明而知不免於推測其於所謂經綸  
立本而知化者何足以知之哉然則至誠之道其真可  
謂之至精至妙者矣

**發明**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此功用字只作能字看  
即所謂至誠之道也與前章以博厚高明為功用者  
不同其淵之淵字只當靜深字看其天之天字只當

四書淺說

中庸二卷

六十一

廣大字看與其仁一例不可謂淵即天也即字與如  
字無異語意若曰肫肫然其懇至淵淵然其靜深浩  
浩然其廣大也首一節備言至誠之道肫肫其仁三  
句申明其意也末一節深贊其妙也

衣錦尚絅

全章

君子之為學自期固貴於高遠用功實始於卑近故此  
章承上三章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而反之以本乎下學  
之初心遂推言之以致其極而後已蓋叙成德入學之  
序也意謂為學莫先於立心立心莫要於為己故詩有  
曰衣錦尚絅夫衣錦則文采外著矣而必加之以絅者

正惟惡其文之著而欲事夫質實也夫質實於有而文  
忌於著如此是以君子為道惟務質而不近名重內而  
不事外其外闇然若無文之可觀矣然有是美存於中  
自然日著於外終不可得而掩也小人之道則反是專  
事表裏外固的然矣然無實以繼之則亦日亡而已而  
何足以欺人哉其所謂闇然而日章者何如蓋凡淡者  
必易厭簡者必不文溫者必無理也以君子之道言之  
言皆平平無新奇可喜之言行皆常常無奇特可驚之  
行固淡矣然其所言雖平而皆根夫至理所行雖常而  
皆得其當然雖淡而不可厭矣收歛沉靜而不騁夫浮

四書淺說

中庸二卷

六十二

詞曼說質素坦直而不事夫盛色美容固簡矣然其言  
寡而中不害其為言語之善貌質而恭無損其為威儀  
之美雖簡而自有文焉不危激其言論而於人無所不  
容不峭厲其稜角而於眾無所不愛固溫矣然事之孰  
是孰非而胸次之涇渭甚明人之孰賢孰否而鑑中之  
妍媸自別雖溫而自有理焉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  
厭而文且理則由夫錦之美在中而自著見於外也所  
謂闇然而日章也夫君子立心為己而其實之發於外  
者如此然則學者其可不務實乎其可無為己之心乎  
然其要所以闇然而能日章者則亦不徒有是直實心

意而兼有是真實工夫也使或不知當謹之地而盡夫下學之功則無以充其爲己之心而卒亦歸于闇然而已而何能以日章故必知遠而在物之是非由近而在身之得失知風之在身者有得失由其所自之在心者有邪正知邪正之存於心者雖甚微而見之於身與物則甚顯知幾若此則知方寸之小實萬化之權輿一念之微實庶事之根抵而所當謹者正在此也知其所當謹者在此則必能自此而謹之而可與久德以馴至乎聖人之域矣以入德之事言之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蓋言獨之不可不謹也是故君子內省皆善而無

四書淺說 中庸二卷

六十一

一疚病於心始安而畧無愧作此正君子之所不可及者然其所以能如此惟在於人所不見之地而致其謹以遏人欲於將萌所以內省不疚無愧於心而不可及也此省察之事爲己之功也然此猶待動而致謹未見其功之密也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蓋言靜之不可不謹也是故君子動固敬也雖靜而不動亦必敬焉言固信也雖靜而不言亦必信焉此則存養之事而爲己之功益加密矣爲己之功既密則德成於己而化自有以及於人矣詩云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此可見有是德則有是化是故君子惟密存養之功以造於成德

四書淺說 中庸二卷

六十二

之地雖不賞以求民之勸也而民之被其德者自然有所景仰而勸於善雖不怒以求民之畏也而民之被其德者自然若畏鈇鉞而不敢爲惡蓋有其德則自有其效也然是德日亦以進不以旣成而遂已也詩云不顯其德百辟其刑之此可見德感深則化愈廣是故君子由存省而造其極該動靜而一於敬舉一心之中固無一念之不敬舉一念之中亦無一毫之不敬靜焉而與神明俱動焉而與造化存蓋純乎天理之充而絕無人欲之間也篤恭如此此所謂惟德不顯者也由是敬德薰蒸誠意感召百姓徧乎爾德萬邦於是乎作孚而天下平矣向使德之所造未能極其深則其效之見於人者又安能若是其遠哉然不顯之德未易以形容也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斯言也其可形容不顯之德乎然孔子嘗有言曰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是猶有聲色者存未足以形容其妙也詩又曰德輶如毛斯言也庶乎可以形容矣然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也詩又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夫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猶曰無之則微而又微妙而又妙其所以形容不顯者至矣盡矣無餘蘊矣夫進德而造於篤恭至妙而入於不顯則與上天

同道與聖人同德而為中庸之極功矣然非立心為已而盡下學之功則亦安能以致是哉

**發明**中庸一書始之以天而終之以天夫學所以學為人而始終以天焉者天人一也不天不足以盡人故始以天命之謂性自天而人也終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則自人而天也今夫天之高其人以為不可及則稱之曰其真天人也而中庸論學始終以天則以天人望人也夫人皆可為天人乎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之所以為大也小德一以貫之也一貫之旨而曾子以曾得之然則謂天蓋高而委之無羽翰而甘於糟粕煨燼以自捐其軀者豈其狃於耳目鼻口而不能自求其天於聲臭之外也歟吾於是乎有感

四書淺說 中庸卷之二

六十五

重刊補訂四書淺說中庸卷之二

重刊補訂四書淺說論語卷之一

學而第一 賜進士 晉 著

學而時習之

全章

天命之性皆同氣質之性有異故覺有先後而後覺者不可以不學學也者效先覺以致知力行變其異而及其同也然所學不熟則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故既學而又必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熟則自然有得至理融通真味泛溢向厭其煩且難今則見其約而易向苦其勞且拘今則見其舒而適殆必學之而不厭好之而不倦已知矣而必益求其知已能矣而必益求其能雖欲已

四書淺說

論語卷一

而不能自己也是之謂悅學而至於悅必無半途而廢之患而可造於能盡其性之域矣然學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既有以成已則自然及物而有朋自遠方來亦將以我為先覺而資我之所知所能者以為學吾德不孤斯道有傳以天下之公理而公之於天下而無獨為君子之耻以眾人之所同得而大同之於眾人以遂吾成物濟世之心其樂為何如哉學而至於樂亦足以見其德之成而可謂之君子矣然猶順而易也能夫順而易未能夫逆而難是其德猶有未完而未足以言君子必學蘊於已而人不我知而我處之泰然畧無不平之意

斯則逆而難矣自非知行之功各造其極所見高明而  
真有以見夫學在己知不知在人所養純粹而一切身  
外之物舉不足以介其意慮者不能也謂之曰君子夫  
何謙學而至於為君子則學之能事畢矣能盡其性而  
亦能盡人物之性矣然要之君子之所以成亦曰學而  
時習之焉耳豈有他哉

不亦悅乎悅者悅於學也註中其進自不能已句正貼  
說字

人不知人字說得廣以善及人之人亦在其中樂由說  
而後得者能成已而後能成物也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四書淺說 論語卷一

者不能成物是亦未能成已也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  
不亦君子乎欲學者為已而不為人也程子曰非樂不  
足以語君子欲學者立已而必立人也孔子恐人不知  
有已而外用其心程子恐人不知有人而狹用其心道  
並行而不相悖也

學至於成德無往而不善也人知之則樂於及人人不  
知則何愠之有

其為人也孝弟

全章

其為人也孝弟則其心和順而好犯上者鮮矣既不好  
犯上而為小不順顧乃好作亂而為大不順者未之有

也和順之心因孝弟而生如此可見道之有本矣故君  
子凡事專用心力於根本本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所謂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蓋仁之用至廣而孝弟則仁  
中之一事若不足以盡仁也但人能孝弟則一心之中  
皆和順慈愛之充積以之事君則忠以之事上則敬以  
之待民接物則凡天下之民物皆在其所愛之中而仁  
不可勝用矣故孝弟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自此而  
生也其為人也孝弟有得於天資者有得于學力者君  
子務本本字不專指孝弟故註中用凡事二字如治國  
平天下以齊家為本齊家以修身為本修身又以正心

四書淺說 論語卷一

三

為本此篇首論為學以時習為本後章以忠信為傳習  
之本以五者為道千乘之本而五者之中又以敬為本  
皆是餘可類推本猶根也與如字不同然惟其為本則  
亦當自本而始矣其理亦相通也但字義則不同

巧言令色鮮矣仁

仁惟在於存心學莫要於為己如使巧其言善其色徒  
事華藻務以悅人而無為己朴實之功則心馳於外而  
天理存焉者鮮矣

吾日三省吾身

全章

曾子之學隨事精察而力行之蓋無所不用其省也想

其於他事皆已當其心而獨於三事自覺有未知者故謂夫吾日三省吾身三省維何為人謀不若自爲謀非忠也我故爲人謀則省其或有不忠乎外相友而內不相孚非信也我與朋友交則省其或有不信乎立志不堅信道不篤傳之於師多因循苟且而不能習之於己我則省其所傳者容或有所未習乎吾以此三者日省其身若果有之則身爲所累而不敢不速改也若果無之則心得所安而不敢不加勉也一日之間兢兢業業曷嘗有須臾寧乎曾子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爲學之本矣蓋不專心則學而無成不着已則勞而無益此學之所以貴于誠切而曾子之所以爲善學也抑斯言也其在聞一貫之前乎種植方動而時雨未至乎若源頭一開則中流自在無事推移之力矣

道千乘之國

全章

治千乘之國其要有五臨事以敬事在是則心亦在是出令以信言如此則所行亦如此用不節則不足必儉以節其用人不愛則不親必慈以愛其人使民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故必役之于農隙之時而勿妨其耕耘收穫之事治國而能此五者則大本以立而禮樂刑政可得而行矣故以爲治國之要

反復相因是餘意

弟子入則孝

全章

爲弟子者入則善事父母以盡其孝出則善事兄長以盡其弟所行必謹而行焉有常所言必信而言焉有物泛愛衆人而無憎人自便之意親近仁人而有言憚切磋之益行此數者而有餘暇之力則以此餘力而學夫詩書六藝之文蓋詩書所載皆聖賢教人爲人之道而禮樂射御書數亦日用間之不可闕者故不可以不學也學者講其說而習其事也

學文另說開不必繳上孝悌云

四書淺說

論語一卷

五

須知此章所說文行是小學事與文行忠信之文行不同

賢賢易色

全章

有人於此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斯人也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已學矣蓋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人能如是則其所以爲學者備矣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君子不重則不威

全章

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君子不重則不威而所學



亦不堅固也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故存心必以忠信  
為主而勿雜以一毫之虛偽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已則  
無益而有損故當擇勝已者友之而不如已者則勿友  
之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  
而苟安也此可見病莫病於輕要莫要於誠損莫損於  
友之失人益莫益於過之速改君子於此四者各得其  
道則學固矣學之大本立矣聞見日新而德行亦日純  
矣自修之道豈有外於此哉

四項各自說不用牽連過文亦不可以首節為一截游  
氏總註未必是夫子本意

四書淺說 論語一卷 六  
學則不固學字兼知行所謂大學之道也學則不固益  
以見輕之害事而不可不厚重也意在重字上不在學  
字上

慎終追遠

全章

喪卒有不哀者而未必皆盡禮以其既死而忽之也祭  
罕有不以禮者而未必皆盡誠以其既遠而忘之也忽  
忘於喪祭者多矣民心之薄也亦甚矣然亦在上之人  
無以倡之耳苟在上者致慎於親終而喪之日凡事以  
禮而不使必有後日之悔與思於既遠而祭之時一念  
至誠而有怵惕悽愴之心則已之德厚矣由是下民化

之喪亦必盡禮祭亦必盡誠而其德亦歸於厚矣  
天子至於是邦也 全章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不知夫  
子求之而得聞歟抑時君與之而得聞歟子貢之意蓋  
以夫子於國政自有以得之者與且不足言况於求乎  
故置於不答而特借求之一字反言之曰夫子盛德積  
於中而光輝見於外有和厚之溫有易直之良有莊敬  
之恭有節制之儉有謙遜之讓其德容如此故時君敬  
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而夫子因以得聞其政也夫子  
之求之也如此其諸異乎人之求之歟蓋他人之求求  
也夫子以其德容之盛而自致不求之求也  
或以時君敬信自以政就而問之是亦與也何謂非求  
亦非與也蓋人君咨訪搜攬求治若不及是之謂與若  
說是與則夫子之所以得聞政者由時君不由夫子亦  
有德非聖人而時君以政與之者也既曰夫子溫良恭  
儉讓以得之則非與矣子禽與之之意主時君言子貢  
得之之意主夫子言固不同

父在觀其志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其志則可知故觀其志則足以知  
其人之善惡父沒則子得以自專而其行乃可見故觀

其行則足以知其人之善惡使其見諸行者皆善矣又必於三年之間不忍遽改其父之道乃見其有不死其親之心而可謂孝矣否則幸親之沒而有揚親之過之意而孝子之心安在哉

用不忍二字替無字最精當蓋恒謂之不忍故時或待三年而後改或不得已不待三年而改皆不失為孝

禮之用和為貴 全章

最嚴莫如禮如父坐而子立君尊而臣卑以至於一動一靜一語一默莫不有一定之規矩法度而不容有毫髮之逾越僭差何嚴如之然人但知其嚴而不知其出

四書淺說 論語一卷

於天理之自然發於人心之不容已由之而行則心安不由之而行則心有不安由之則萬物有序而各得其所不由之則紛紜乖戾而一步不可行夫豈繩人以所甚難而強人以所不欲者哉是其體雖嚴而實未嘗不和也故君子之行夫禮當知其為禮之自然而心安意肯一聽於其理之所使無勞苦勉強之意無拘牽急迫之態乃為得禮之本意而可貴也昔者先王制禮惟其和焉此其所以為美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推之四海而皆準傳之萬世而無弊也夷考其禮凡大而君臣父子小而動靜食息何者不出於自然之理

哉何者而不由於和哉然則禮之用也得不得以和為貴乎夫禮既以和為貴則凡為和者宜無不行矣而復有所不可行者何哉蓋和在禮之中則為可貴而無不行其所以不可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出於禮之外而和其所以和與禮由之和異矣如之何其可行也是則禮之用和為貴者安於嚴而自和也知和而和者畏於嚴而加和也嚴不可畏和不可加畏嚴而加和名雖為和而實不和矣天下豈有任情越禮而得舒泰安樂者乎此聖人所謂毫釐必計絲髮不差一獻而有至百拜對妻子而若對嚴賓而不

四書淺說 論語一卷

九

信近於義 全章

人之言行交際凡有悔於終者皆由其不能謹之於始若能謹之於終而慮其所終則可無自失之悔矣如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復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耻辱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夫何悔之有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終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其可以不謹乎

禮者無太過不及也耻自內出辱自外至因是初交時

宗是終身以之爲依歸不必說言行皆取法他

玩皆當謹之於始皆字則言行交際當分貼三句

君子食無求飽

全章

君子食不求飽居不求安志在於學而不暇及也其學何如敏於事而勉其所不足謹於言而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未必所事所言者皆是而無非又必就有道之人而取正焉斯可謂好學也矣蓋人不從事於道不可以言學學不務得乎道不可以言好今觀君子不求安飽則其立志堅矣敏事慎言則其用功實矣取正有道則其趨向正矣以此求道則道終可得謂之好不亦宜

四書淺說 卷一

十

乎若彼苟安卑近優游歲月爲無實之言而不顧執未到之見以爲真雖曰學云學云而其與不學者相去幾何故人不可以不學而學不可以不好必好學然後能成其學也

貧而無誦

全章

子貢曰處貧不爲貧所困而至於誦處富不爲富所張而至於驕若此者果何如其至矣乎抑未至乎子貢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爲問子曰常人弱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誦無驕則能自守矣斯亦可也語其至則未也蓋貧而無

誦在貧之中而用力雖不爲貧所困然猶知有貧也未

若貧而樂者身處乎貧之中而心已超乎貧之外矣富而無驕在富之中而用力雖不爲富所張然猶知有富也未若富而好禮者身處乎富之中而心已超乎富之外矣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子貢曰我以無誦無驕爲至矣而夫子猶有貧而樂富而好禮之云卽夫子斯言則見天下之理無終窮而學問之功無止息也詩云人之爲學如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如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已精矣而必益求其精焉是詩也其夫子斯言之謂歟蓋詩之所指正言

四書淺說 卷一

十一

人之爲學當勉勉以造其極之意亦自見於言表矣故曰詩之所云其斯之謂歟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也已矣何則詩人之言思致深遠意味含蓄故卽近以明遠或舉此以該彼至約而亦甚盡至顯而亦甚隱胸次拘滯者讀之或得其言而不能得其意或得其一意而不能得其餘意今爾賜也我但告爾以處貧富之道而未及夫詩而此詩所言又非專言處貧富之道爾乃能因我所已言而知我所未言觸類於一言之間而得意於言語之外活而不拘通而不滯與爾言詩必能知達詩人之深味而起發我之新意信乎其可與言詩也已矣

不患人之不知 全章

君子求在我者人不知己之學何預於我故不以為患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何以取是而舍非何以從正而遠邪此病之在我者故當以為患也

為政第二

為政以德

全章

天下之本在身人心之眼在德世之為治者但知求治於天下而不知求治於吾身是以心愈勞而人愈不服事愈多而天下愈不治苟知端本澄源而為正心誠意之學凡其立綱陳紀皆本於躬行心得之餘由是至德

四書淺說

論語一卷

十二

之所薰蒸至誠之所感動不待賞之而民自勸不待怒之而民自威不待致詳於法制禁令之間而民自傾心向化徧為爾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不動而眾星皆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

詩三百

全章

詩有三百篇一篇自為一事一事自為一義固其博也然一言足以盡蔽其義曰思無邪蓋其所言雖多不外邪正兩端正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邪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是正者固欲使人思無邪邪者亦欲使人思無邪也故惟思無邪一言足以蔽之夫一言可以蔽三百

之義此傳學而詳說之者所以必務知要也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傳

道之以政

全章

聖人見當時為政者但知以政刑治民而不知以德禮為之本故謂夫人君治民導之以政示以善之當為而戒以惡之不當為其有不從者有刑以一之則民亦不敢為惡以苟免刑罰而未能絕其為惡之心自以為惡為可耻也刑政足以得民之畏如此若夫道之以德率眾善於一身以立萬民之準則民之觀感興起而有深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使深厚者俯而就淺

四書淺說

論語一卷

十三

薄者企而及則民將不能自遏其固有之心而且不見為惡耻其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不待強之而自為不待威之而自有所不為矣德禮足致民之化如此此可見人君治民當以德禮為本以刑政為末以本為主以末為輔則天下可治若棄其本而徒恃其末而欲天下之治也難矣

吾十有五

全章

聖人自序其進學以勉人謂夫吾年十有五而志于學者所以學乎道也如何而致知如何而力行念念在此必求其學之成而後已也然向於道而已猶未得乎

道也由十五而至于三十則道得諸已而有以自立私  
意不能爲之侵外物不能爲之亂守之固而無所事志  
矣然知未至於融通而守猶假於費力由三十而進至  
於四十則於道之所當然者皆無所惑即事之粗而見  
其精即物之顯而得其微知之之明而無所事守矣然  
猶但知其所當然而未能知其所以然由四十而進至  
於五十則天命之賦於物而爲事物所以當然之故者  
皆無不知契妙用之大原會萬殊於一本知極其精而  
不惑又不足言矣然知之雖精而猶假於思也由五十  
而進至於六十則心與理融理與心會人之言方入乎  
耳而言之理即契於心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然行比  
知爲稍難所知雖出於自然而所行猶未盡出於自然  
由六十而進至於七十則涵養者純熟於持者渾化隨  
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從容於法度之中而縱  
橫左右莫非天理初不知其孰爲天理而孰爲吾心也  
夫豈待於勉而后中哉吾自幼至老學于道而不倦德  
隨年而漸進而其次大約有如此夫聖人生知安行  
本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  
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  
名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二以示學

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  
退託也

志學兼知行立則能行而道得於已矣不感知命耳  
順俱以知言而行在其中不踰矩以行言而知不必  
言矣但知行並進不能判然相離也

孟懿子問孝

全章

孟懿子問事親必如何乃可以言孝夫子答之曰事親  
而能無違則孝矣懿子不能復問夫子恐其未達無違  
之旨而以從親之令爲孝故因樊遲御而告之曰孟孫  
嘗問孝于我我對曰無違意欲發無違之旨使懿子得  
聞之也樊遲問曰無違之旨何謂也子曰人之孝莫  
大於尊親而尊親之至莫大於以禮禮即理之節文而  
上下貴賤之間各有一定之制而生事葬祭皆當以之  
而不可有毫釐之太過不及者也不及則謂之簡簡則  
慢其親而非所以尊其親也太過則謂之僭僭則犯非  
其分而陷其親於有過之地亦非所以尊其親也惟自  
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是所謂無違能如此則其尊親  
也至而其爲孝也大矣

孟武伯問孝

全章

孟武伯問孝子曰知父母愛子之心則知人子事親之

孝蓋父母之於子唯恐有其疾病而常以爲憂此可見其愛子之心無所不至也人子能躰父母之心而凡所以守其身者亦無所不至斯可以言孝矣

子游問孝

全章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但謂其能養其親而已然能養又須能敬徒能養何足爲孝至於犬馬之賤亦皆有以養之若養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何異以犬馬待其親不孝孰甚焉欲盡孝之道者當知所謹也

註中養犬馬者之者字亦可無

子夏問孝

全章

子夏問孝子曰有深愛之心根於中而後有和悅之色著於外色不可以僞爲也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必有愉色然後可以言孝若父兄有事而弟子服其勞弟子有酒食而父兄飲食之徒養者此其足以爲孝乎

吾與回言終日

全章

聖人稱贊顏子之意若曰道未易悟言未易知明者能得其端而生疑愚者一主於昏而無得有疑則有辨無得則無疑吾與回言終日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其退處於獨而吾省之則見其動靜語默之間皆中乎道而足以發明吾言乃知向日之不違者默識心融而

自無所疑非真愚也若真愚則安領命吾言而發之於獨哉此可見愚者聞言不違明者聞言有違而至明者則亦不違其不違與愚者同其所以不違與愚者異異於愚而如愚其愚不可及也

總是抑揚其詞以狀顏子悟道之妙也非始疑其愚而終乃知其不愚也亦足以發雖是躰道但只是要證其不愚之愚總歸於悟道也以躰道對悟道乎說者非是

視其所以

全章

欲取人不可無知人之明欲知人不可無觀人之法人於此始焉視其所爲之事善耶惡耶善則爲君子惡則爲小人惡者不復觀矣其於所爲之善者又當觀其意之所由爲已而爲善乎爲人而爲不善乎意之所由有未善者僞焉而已不復察矣其於所由之善者又當察其心之所安果出於中心之好樂而安爲之乎抑出於一時之勉強而不安乎所安在是則可保其終之必爲君子矣若有不安則亦僞耳久則必變而未足以言君子也據其迹而徐考其心卽其顯而漸極其微人之君子小人了然於胸中矣豈可得而逃哉

溫故而知新

全章

溫故而能知新則不滯於有限之見聞而足以盡夫無窮之義理隨叩隨應隨疑隨解可以為師矣

君子不器

有用而局於一之謂器君子則有格致誠正之學以充其眾理完具之心故隨所用而皆通不止于器而已以器名君子是小君子也

子貢問君子

全章

子貢問何如斯可謂君子子曰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以其足於德也有德者必有言能言者未必有德故君子以行其所欲言者為先以言其所以行者為后辨難易之等而勇為其難審虛實之分而專務其實則德無不足而言亦有味是之謂君子

此亦必因子貢之病而告之聖人一言一藥如前章答四子之問孝皆是

字周而不比

全章

君子小人皆有所親厚然君子之與人親厚也以公而不以私凡屬善類而為理所當愛皆無所不愛周而不比也小人之與人親厚也以私而不以公或以勢交或以和合其不與已同者則不知愛矣比而不周也

君子與人親厚亦宜所擇不失之泛亦不失之雜但

其心惟善是與不必人之同已也此便是公心厚所當厚雖所厚者寡何害其為周小人朋黨雖至于百終不免為比

學而不思則罔

全章

身履其事之謂學心求其理之謂思事而思則事得其理而心有所見以為明徒學而不思則所學者事為之粗迹耳故昏而無得思而學則理躐於事而身有所據以為安徒思而不學則所思者無實之虛見耳故危而不安此可見學與思二者不可偏廢偏廢則各有其弊也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九

吾道大中至正異端似是而非學者於異端專治而欲精之則其言近理而愈足以惑人將率天下之人以陷於邪妄之歸而莫之覺其為害何如哉

攻字重精之則見其為害矣故集註以專治而欲精之釋也蓋不精則淺陋易見不甚動得人

由誨女知之乎

全章

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何者為知何者

為不知皆了然于吾心之間而無自欺之蔽矣豈不可  
以為知乎夫子所以以是告子路者非欲其安於所不  
知也蓋有自欺之蔽則無可進之機必有自知之明乃  
能求進而有所知之理也

是知也只貼入無自欺之蔽一意

子張學干祿

全章

子張為干祿而學故夫子教之曰君子之學盡其在我  
者而已在我者有言行也所聞必多則言有所資然所  
聞之中不無可疑者未可以言也則闕之不言其餘所  
不疑者可以言矣而又未可以易言必慎而言之能如  
是則言當理而寡尤所見必多則行有所資然所見之  
中不無未安者未可以行也則闕之不行其餘所已安  
者可以行矣而又未可以易行必慎而行之能如是則  
行當理而寡悔言寡尤行寡悔則名譽著聞而人有求  
而用之者雖不求祿而祿自至矣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

全章

哀公問曰人君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民心之所在天  
理之所在也天理之順逆民心之好惡也順理曰直逆  
理曰枉舉直錯諸枉則好惡當乎民心之公民其有不  
服乎舉枉錯諸直則好惡拂乎民心之公如之何能使

民服也

季康子問使民

全章

季康子問欲使民敬我忠我而又皆勸於為善如之何  
子曰臨民以莊則有威可畏有儀可象而民自敬於我  
夫孝於親慈於眾則其德足以為民之表其恩足以結  
民之心而民自忠於我夫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  
善者益進而不息而不能者亦將勉強而企及其有不  
勸者乎

或謂孔子曰

全章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或人疑而問曰子奚不為政孔子  
所以不仕之故必有難以語或人者故托詞以告之曰  
書之言孝有曰君陳能孝於親友于兄弟又能推廣此  
孝友之心以為一家之政于以嚴內外之別明長幼之  
序均施與之惠使一家之人各得其所焉書之所言如  
此人能如此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治民乃為為政  
乎是雖夫子之托詞然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人而無信

全章

人而無信吾不知其如何可行也蓋人必有信而后可  
行猶車必有輓軌而後可行也若大車無輓小車無軌  
其何以行之哉知車無輓軌之不可行則知人而無信



之不可行矣蓋語言無實衆人所賤處家則不可行於家處鄉黨則不可行於鄉黨蓋無所往而不見阻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全章

子張問自此以后十世之事可前知乎子曰欲知未來當觀已往蓋古往今來有一定之理而厭常喜新無一定之制彼殷繼夏而有天下者也其於三綱五常禮之大者則殷因乎夏而不能變矣若夫制度文為或有餘而損之或不足而益之如變尚忠而尚質變建寅而建丑之類亦皆有已然之迹可知也周繼殷而有天下者也其於三綱五常禮之大者則周因乎殷而不能變矣若夫制度文為或太過而損之或不及而益之如變尚質而尚文變建丑而建子之類亦皆有已然之迹而可知也夫綱常亘萬古如一日制度隨時世而改更觀三代之已往者如此則自今以后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其所因不過此三綱五常其所革不過此文為制度無不可得而知者豈但十世而已乎

非其鬼而祭之

全章

非所當祭之鬼而祭之者是其心有所誦也見所當為之義而不為者是其氣之不勇也此可見人惟當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可惑於鬼神之不可知也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

全章

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非之謂夫禮莫大於分罪莫大於僭季氏以諸侯之大夫而用天子之八佾以舞於其家廟之庭是事之大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忍為蓋既忍於無君則亦無所不忍矣

孰不可忍不必就父與君以其非夫子語意也

三家者以雍徹

全章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雍詩云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必有此事則歌此詩也今三家之堂亦有辟公之相助乎亦有天子之穆穆乎既無此事則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于堂乎適見其無知妄作耳 奚取言其甚無謂也

人而不仁如禮何

全章

仁具於心而為禮樂之本必得其本然後禮樂為之用蓋禮所以將吾心之敬不仁則心亡而敬安在哉既不敬則禮之本失夫是雖周旋於玉帛交錯之間而言動進退淺陋粗率自與禮不相干涉禮豈為之用哉樂所以宣吾心之和而不仁則心亡而和在哉既不和則樂之本失夫是雖周旋於鐘鼓鏗鏘之際而節奏疾徐暴戾不和自與樂不相管攝樂豈為之用哉

林放問禮之本

全章

林放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故以禮之本為問夫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稱之曰大哉此一問也何則本末兼備乃為禮之全躰逐末則忘本而失禮之意有本則有末而禮之全躰在其中矣是問不其大乎今以禮之本言之凡物之禮必先有質而后有文質為本而文為末本末得中文質適宜固為可貴故禮與其奢而過於文則寧儉焉儉雖非禮之中而實本之所在也喪禮與其易而節文之習熟則寧戚焉戚雖非禮之中而實本之所在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禮之初不過如此文章儀制特因儉戚而生將以節其無已之情而文其率真之態耳可以儉戚為禮之本不可以奢易為禮之末蓋末只是文而奢易則文而過者也所謂繁文也

夷狄之有君

全章

諸夏之所以尊於夷狄者以禮樂素備而各分素明也今夷狄且有君而為臣者猶知尊其君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夫以中國而同於夷狄尚不可况夷狄之不如乎然則世道之變也亦甚矣當待何時而始復其常乎

季氏旅於泰山

全章

季氏將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以大夫祭之僭也爾為之臣獨不能救其陷於僭竊之罪歟對曰不能子曰爾既不能救而止之則季氏必遂祭泰山矣雖然季氏必祭而泰山必不享彼林放尚能問禮之本曾謂泰山肯享非禮之祭而不如林放乎聖人言此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

君子無所爭

全章

君子恭遜初無所爭必也惟於射而後有爭乎蓋所射有中否所中有多寡而因以較其勝負是亦爭也然其未射也則自出次以至階自階以至堂凡三揖以讓而後升也及其既射則相揖以降俟眾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驪立飲也是則雖不勝負之較而自始至終但見其相與雍容揖遜而其爭也終亦君子而異於小人之爭也以是觀之信乎君子之無所爭矣

全章當在君子無所一句截

巧笑倩兮

全章

子夏問曰詩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夫素無文而絢有飾素與絢本異也乃以素為絢何謂也子

四書淺說

論語一卷

三十四

四書淺說

論語一卷

三十五

曰詩人之意非言其以素爲絢也蓋言繪事後於素必先有素也然後可以加絢繪也子夏因此而有悟曰繪在素之後則禮其在忠信之後乎蓋素地未成繪何所施誠心不足文將焉用必主之以忠信不欺而後飾之以威儀華采則文質彬彬而可謂之君子若未有質而徒事於禮文卒歸於僞焉耳非君子之學也子貢固論詩而知學如此故夫子稱之曰因我之所以言而知我之所未言是能起發我之志意與爾言詩必不滯其心於章句之末而得其意於語言之外可與言詩也已矣

夏禮吾能言之 全章

四書說 論語卷

三六

夏殷二代之禮皆聖人隨時損益之制吾嘗講明其理以傳之於後不可使之遂泯滅也然夏禮吾能言之而祀爲夏之後亦無足以徵吾言無徵則又誰信之祀宋所以不足徵者正以典籍放逸賢才衰謝故也使其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徵吾言而二代之禮不至於遂泯滅無傳矣今也不足惜哉

禘自既灌而往者

全章

魯國君臣之於禘祭也當灌地降神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既灌而往則浸以懈怠而誠意微矣夫既無誠意則禮器之設皆爲虛器禮文之施皆爲虛文吾不

欲觀之矣夫大抵當時魯之君臣凡祭皆然不得禘也而夫子獨以禘爲言者蓋魯之禘非禮夫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故發此歎也

或問禘之說

全章

或問禘祭之說何如夫子之意一則以或人粗淺未足以講明乎深遠之理一則以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但答之曰禘說最難知非吾所能知也苟有人能知其說真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則其察理之精微而天下無不可處之事盡誠之極至而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之於治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其所謂如示諸斯者正謂其如示諸掌也言其明且易也

祭如在

全章

門人記夫子祭祀之誠意謂夫祭以誠爲主而吾夫子之祭則極其誠者觀其在家而祭先祖也則孝心純篤宛如先祖在位而身與之接焉其在官而祭外神也則敬心專一宛如神明在位而見其容聲焉夫鬼神無形與聲豈有在耶極孝敬之心如鬼神之在耳夫子祭祀之誠意如此果何以見之嘗自言曰吾嘗祭祀之時或有故不得已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以伸吾孝敬之意

故禮雖已行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卽此言觀之則其祭祀必致如在之誠可知矣

王孫賈問曰

全章

王孫賈衛之權臣欲得夫子附已故設言以諷夫子曰時俗之語有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蓋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夫子答之曰媚奧媚竈皆不可也至尊莫如天以理為主而禍福與奪夫人人苟逆理而獲罪於天更無所禱而能免者媚竈固不能免媚奧亦不能免也蓋奧固尊竈固用事以天臨之則奧反卑而竈亦自失其權矣故人但當順理耳豈可一有所媚乎天卽理之說恐非夫子答王孫賈語意且逆理則獲罪於天於文理亦不順書曰惟德動天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中庸註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夫子又曰天生德於予天之將喪斯文孟子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合此數天字觀之則天之義可識矣。罪字正指禍福言不必依小註

周監於二代

全章

夏尚忠商尚質其文皆未盛也周監二代之後集其禮之大成而損益之制度儀章纖悉備具郁郁乎文哉我

生斯時則當從時王之禮况其禮文之盛如此又非有不可從者此吾所以從周也

子入太廟

全章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每事必問敬謹之至乃所以爲禮也卽此言觀之亦可見其非不知而問矣所以既知而猶問者蓋雖已知而未親其事亦須問而後加審也此所以爲敬謹之至也

講是理也不可用雖知亦問句

射不主皮

全章

射不主皮言禮射所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也所以然者何也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之不同等若主貫革則惟有力者得射而禮之有無不可知矣此所以不主貫革也然自武王克商之後偃武修文而所尚如此今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但知有武射而不知有禮射雖禮射亦主於貫革而古人尚德之風不復見矣是可嘆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全章

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特羊告廟請而行之是謂告朔之

禮而尊君尊祖之大節係焉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謂告朔之禮已廢而告朔之禮猶供以有用之物充無實之費欲去之以省費也子曰賜也爾愛其羊固欲餼羊之去我愛其禮猶幸此羊之供蓋禮廢羊存名猶傳而未泯因各責實禮雖廢而可與是則羊之供固禮之寓也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豈可惜小費而忘大禮哉

事君盡禮

全章

事君自有當然之禮人臣之所宜自盡者謂之盡禮是於其所當然者能無虧欠耳非於禮之外有所加也今也事君盡禮人不以為當然而反以為誦也大抵當時君弱臣強事上簡慢見夫子遺衆從禮而以為誦者宜也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誦而夫子之言止於如此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定公問君使臣

全章

定公問君使臣事君當如之何孔子對曰君臣之合自有相須之勢而其使事之間亦各有當然之道君之使臣也當知其為吾之股肱耳目而不可有一毫輕忽之意養之以重祿而有敬之之實隆之以躰貌而有敬之之文是謂使臣以禮而君之道盡矣臣之事君也當

知其為吾之腹心元首而不可有一毫虛偽之心有官守則必盡其職而國爾爾忘家有言責則必盡其言而公爾忘私是謂事君以忠而臣之道盡矣君盡君之道而不求之於臣臣盡臣之道而不求之於君則何上下之不交而德業之不成哉

關雎樂而不淫

全章

讀關雎之詩見詩人哀樂得其性情之正也詩言文王之於后妃求而得之也則琴瑟友之鐘鼓樂之其樂可謂盛矣然后妃之德世不常有求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之美宜其有是樂也樂雖盛何嘗失其正而至於淫乎方其未得也則寤寐思服展轉反側其憂可謂深矣然后妃之德世不常有求而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內治之美宜其有是憂也憂雖深何嘗害其和而至於傷乎詩人之性情如此學者當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

全章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不知而妄對曰夏后氏立社以松殷人立社以栢周人立社以栗其所以以栗者何義也戮人必於社立社以栗蓋欲使民知所戰栗也宰我此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夫子聞而責

四書淺說

論語卷

三十一

四書淺說

論語卷

三十一

之曰大凡事既成矣雖有失亦不之說以說之無益也  
事既遂矣雖有失亦不之諫以諫之無益也事既往矣  
雖有失亦不之咎以咎之無益也今爾立社之對固爲  
失言然斯言之玷不可爲也雖責爾竟何益故我亦不  
爾責也夫子言此正所以深責之欲其知言之不可妄  
發而加慎於將來耳

管仲之器小哉

全章

以一心包天下之理而一私少萌則蕩然以爲本之未  
立以一理處天下之物而一物失所則歔然以爲分之  
有虧大丈夫之局量規模固如此管仲不知有此以私  
意小智之所成就而侈然自謂聖賢終身之盛德大業  
亦不是過故夫子譏之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儉嗇之  
人多狹小而不大然則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以爲  
遊觀之所官事不攝而置官屬之盛其奢如此焉得儉  
或曰知禮之人多文飾而不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  
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玷管  
氏亦有反玷位居大夫而禮同諸侯其僭如此焉得爲  
知禮以管氏爲知禮則天下皆知禮之人矣孰不知禮  
夫子因或人之疑而荅之如此則雖不復明言小器之  
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蓋其中之所容

四書淺說

論語一卷

三十一

受者深則雖以伊周之格天事業其自視亦若浮雲之  
過大虛耳外之所發施者大則其所成就必有大過入  
處而其功烈亦不至如彼其卑也其功烈既如彼其卑  
而又自以爲是而縱欲犯禮無所顧忌則其規模局量  
何如哉

子語魯大師樂曰

全章

子語魯大師以作樂之道曰樂之節奏不可不知也蓋  
聲有清濁高下而括之以五音音各有清濁高下而統  
之以十二律聲律不全不足以爲樂故樂之始作必音  
律具備而翕如也及其縱之也有清有濁有高有下五  
音和暢而純如也純則易至於混亂又必一音自爲一  
音而清濁高下噉然而明白也噉則易至於間斷又必  
五音相爲起伏而清濁高下繹然而連續也夫翕如之  
餘有純如純如之中有明白明白之中無間斷自始至  
終曲盡節奏之妙是爲樂之一終也

儀封人請見曰

全章

夫子周流至衛其儀邑之封人請見曰平日之君子之  
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焉今夫子之至於斯我獨不  
得見乎於是從者通其言於夫子而見之出謂從者曰  
二三人何患夫子之失位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亂極

四書淺說

論語一卷

三十一

當治而夫子之德如是又足以轉亂爲治吾知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以開生民之耳目豈久失位也哉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

子謂韶盡美矣 全章

樂所以象功而亦所以彰德蓋德所以宰是功而功則昭布之於樂也故觀大韶之樂則見其聲容俱盛而當時紹堯致治之功皆充滿於人之耳目固盡美矣然性之德與夫揖遜而有天下者亦皆默寓於聲容之間而可以想見盡美而又盡善也觀大武之樂則見其聲容俱盛而當時伐紂救民之功皆洋溢於人之見聞固盡美矣然反之德與夫征伐而有天下者亦皆潛著於聲容之表而可以微觀盡美而未盡善也樂觀其深矣徒得其美而不得其美之實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者乎吁韶武之樂今皆不可考矣然九功惟叙九叙惟歌載諸禹謨周武滅商三成而南著作樂記學者合而觀之則雍容自然之風發揚蹈厲之氣亦自有不可得而同者大抵樂貴於和惟心一中和之至則樂同天地之和舜之德中之至舜之樂和之極武王之德非不中而其樂非不和也較諸舜不能無少讓耳

四書淺說

論語卷

三五

盡善未盡善俱就樂上見得

居上不寬 全章

居上以寬爲本必其心有是寬則卽其寬而觀其條教法令之所以行是寬者何如若不寬則失居上之本雖有條教法令之施皆無足論者矣吾以何者而觀其得失哉爲禮以敬爲本必其心有是敬則卽其敬而觀其威儀進退之所以達是敬者何如若不敬則失爲禮之本雖有威儀進退之節皆無足論者矣吾以何者而觀其得失哉臨喪以哀爲本必其心有是哀則卽其哀而觀其禮文度數之所以節是哀者何如若不哀則失臨喪之本是雖節文習熟何足言哉吾又從何而觀之哉大抵本深則末茂心存則事舉縱未盡善要不識爲君子路上人若無其本而專逐於末卒歸於浮誇虛僞而去道也遠矣如之何其可行也故聖人教人千變萬化都說從心上來

四書淺說

論語卷

三五

此寬敬哀在心內都就好一邊說見之於外則有太過不及而得失分矣故註中觀其所行之得失寬是寬仁之寬非寬緩也

里仁爲美

里仁爲美

全章

居處之關係甚大里俗之仁厚為美得是里而處之薰陶漸染以成其德則恤保愛以全其生豈細故哉智者當知所擇矣苟擇里而不處於是則是不知其美而是非有不明矣焉得為智

不仁者

全章

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不可以久處約久樂必淫不可以長處樂惟仁者與理為一隨所往而安於仁自然不濫不淫也知者真知仁之可好隨所往而利於仁有所守而不至於濫與淫也

惟仁者

全章

四書淺說

論語卷

三六

有天下之至公而後有天下之至正衆人心蔽於私故好惡拂人之性惟仁者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而極天下之公故其濼鑑素明而權衡素定見人之善者則好之而所好當於理是謂能好人也見人之惡者則惡之而所惡當於理是則能惡人也

苟志於仁矣

全章

志者念之深惡者仁之反苟志於仁則必惟仁是為而自遠於惡矣豈復有為惡之事乎若過舉則未必無也

富與貴

全章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則有害於仁故

君子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初無害於仁故君子不去也夫君子之所以為君子也者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然君子之為仁不但外明取舍之分尤當內密存養之功殆必心存於仁而無終食頃刻之違雖造次亦必於是不以造次而放其心雖顛沛亦必於是不以顛沛而失其心如此則無終食之違而存養之功密矣然必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此内外交相養之道也

道也

四書淺說

論語卷

三七

發明正蒙云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所謂無終食之間違仁也總是心常存而不放

常惺惺則無終食之間違仁矣

外行不謹則內守不固頃刻間斷雖善必粗此内外所以貴於交養也○註中無時無處不必分貼

我未見好仁者

全章

我夫子勉人為仁意謂我未見好仁者與惡不仁者何也蓋吾所謂好仁者非淺淺知好之而已必其真知仁之可好而好之之篤舉天下之物無以尚之如是始可



以言好仁吾所謂惡不仁者非淺淺知惡之而已必其真知不仁之可惡而惡之之深其於爲仁必絕去其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加乎其身如是始可以言惡不仁此二者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然人雖難能而至之亦易蓋爲仁由己欲之則是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果能一旦奮然用其力於仁則可以馴致於好仁惡不仁之地我未見其欲進而力有不足者然人之氣質不同疑亦有之但我實未知見而所見者皆立志卑下暴棄自安而不肯用力於人者也實用力而力不足者誰與是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仁特人無必爲之志耳

四書淺說

論語一卷

三十一

首一節言人難得中一節言仁可爲末一節言人自不爲也

人之過也

全章

論人之過當原人之心人之存心不同故人之過也亦各於其類而不能以皆同如仁者過於厚不仁者則過於薄仁者過於愛不仁者則過於忍卽其過而觀之則人心之仁不仁可知矣豈可以其有過而遂謂之不仁哉

朝聞道

全章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而人之所以爲人者也不聞道

空也徒然死亦有愧苟平日積累而一旦豁然則其立心行己之間自不容有毫釐頃刻之悖而此生爲不虛矣縱然卽死夫亦何憾甚夫哉道不可不聞也

士志於道

全章

於道有見者一切外物皆忘之矣布衣蔬食如此錦衣玉食亦如此彼何預於我哉若夫士志於道而猶以衣食之不若人爲耻則其識趣卑陋而於道蓋未涉其涯也何足與議哉○志字輕看

君子之於天下也

全章

事各有當然之理而心則爲衆理之會然事之感也無常而心之應也貴虛故君子於天下之事不敢萌一己之私執一偏之見而曰此事吾必如是而爲之此事吾必不如是而爲之也惟據其事之理而酌以吾之心理當如是而爲則爲之理不當如是而爲則不爲之吾何與於其間哉

君子懷德

全章

君子懷德而念念循理小人則惟溺所安而忘其所謂德夫君子懷刑而不敢爲惡小人則惟利是逐雖有刑法在前亦不暇顧矣趨向不同公私之間耳

懷德之君子高於懷刑之君子懷惠之小人比懷土

四書淺說

論語一卷

三十一

之小人又爲下矣

放於利而行多怨

凡事一依於利而行不復知有理則既拂乎人心是非之公而且有害於人受其害者固不能堪不受其害者亦有所不平也取怨不亦多乎

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

全章

國以禮而治禮以讓而行蓋禮所以正人倫序品物而綱紀乎世道一日去禮則身不修家不齊而國不可治也然禮不虛行誠使爲國者知天地人物本自一躰而無一之可慢而莊敬和樂之心充滿於內而不雜以一

四書淺說 論語一卷

四

毫忽忽慢易之非則禮之本立矣由是而著之於身則左準繩右規矩聲爲律身爲度而大綱細行無一不與禮合者由是而及之於人則誠意所感既有以興其辭讓固有之心而舉動以禮又足以爲言行視聽之則將見人皆由禮而無一人弗率肆然自逸於禮法之外者也則其於爲國也夫何難之有若無是禮讓之實心則禮之本不立而著於威儀言動之間遽然淺陋粗率驕肆放蕩而無足觀者夫其如禮文何哉而况於爲國乎蓋未有內慢而外能敬者亦未有身不由禮而能使國人皆由於禮者信乎爲國之不可不以禮讓也

禮讓不必說是禮之讓二字一意只是恭敬之心猶云敬讓也能以禮讓爲國不必說以此禮讓去治國猶云爲國者而有禮讓也

爲國者心存禮讓則身出於禮人化於禮爲國何難若無禮讓之心則雖吾一身且不能使之率禮况於國乎大意如此

不患無位

全章

君子求其在己者彼位之有無何預於己故不以爲患若有位而不能立則是在己者有未盡是可患也人不知己之學何損於己故亦不以爲患若無德業可以見

四書淺說 論語一卷

四十一

知于人則是在己者有未盡是亦可患也君子爲己之學如此反是而爲人則亦小人儒矣可乎哉

全章

曾子學將有得夫子呼其名而告之曰天下道理自有大本原君子爲學當知所歸宿彼事物之在天下千變萬化其機不一而其理之具於吾心者則至一也吾惟隨其事之來而一以貫之則隨事隨宜固不待事事物物安排布置而自無一事一物之不得其所者一者心也道之躰也一以貫之則心發於事而爲道之用也吾道如此而已爾惟反而求之於心則道固即此而在而

無事於他求矣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躰之一耳一聞夫子之言卽脫然有悟而速應之曰唯蓋其真積力久之餘已造極於融貫會通之境如將見而未深入耳至此則身到其中而四門洞開八窓玲瓏爲飛魚躍皆在左右向見其汗漫浩博而今則見其簡易要約而無不包括矣向見其彫刻辛苦而今則見其從容閑暇而不甚費力矣曾子悟道之妙蓋如此及夫子出門人問曰一貫之旨何謂也曾子以一貫則學者之所未及而難言而忠恕則學者之所當爲而易曉故借以明之曰夫子一貫之道其卽忠恕而已矣蓋盡此理於心而無一毫虧欠之謂忠推此理於事而無一物乖戾之謂恕以忠爲恕而變化有萬其卽夫子之一貫乎萬而爲小德之川流也緣恕求忠而渾淪惟一其卽夫子之萬原於一而爲大德之敦化也無忠則恕不行無一則萬不貫忠恕之相爲躰用與一貫之相爲躰用其理豈有異乎知學者之忠恕則知夫子之一貫矣雖然忠待於盡恕假於推而一貫則渾然一理泛應曲當無待於盡而推其生熟安勉固有不可得而知者若論躰此爲彼躰彼爲此用則忠恕實無以異於一貫一貫卽自然之忠恕忠恕卽勉然之一貫也

子借彼明此亦可見其深悟一貫之旨而善於發明與義者或者恐忠恕之卑乎一貫乃謂是忠恕亦當以自然者言殆非曾子開示門人之本意且既謂之忠恕則非自然而其相爲躰用之同於一貫自不足以累一貫之自然而卑之也尚何疑哉

君子喻於義

全章

君子但知有義而已出處去就辭受取予一以義爲之可否不復知義之外又有所謂利者焉是謂喻於義也小人但知有利而已凡事一依於利度其可以得則欣然爲之不可以得利則不爲於義之可否置之不復問矣是爲喻於利也

喻字不必說是知其纖悉曲折也言凡事但知有此而已就行事上說

見賢思齊焉

全章

天命之性衆人之所同得故見人之賢則必思與之齊而勿甘爲人下也物欲之蔽亦人之所易昏故見人之不賢則必自省於內而恐已亦有是惡也

事父母幾諫

全章

人子之事父母也父母有過則起敬起孝委曲柔順而幾微以諫之見親志有所不從又必起敬起孝而復諫

之固不可以其不從而遂止不諫亦不可恐其不從而遂顯然直諫也其又不從甚至被其撻撻之苦亦不敢疾然而所謂起敬起孝幾微以諫者終不自已也如是則親之心亦庶乎其可回而不至陷於有過之地矣不違者不背其初也初諫而後不諫是違也初幾諫而後直諫是亦違也兼此二意方盡

父母在

全章

父母愛子之心未嘗少置故父母在不可遠遊以繫累其親之心或不得已而遠遊亦必有定方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

父母之年

全章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何也蓋人子惟常記憶父母之年則固喜其已有此多年又懼其將來之年無多也既知所懼則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雖三公之貴不以換其一日之養矣

古者言之不出

全章

古人之於言每重之而不敢輕出何也蓋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耻也古人務實常以行不及言爲耻此所以不輕出其言也

以約失之者鮮矣

人多以放肆失之若以約失之者鮮矣蓋收斂近實則日就規矩之中豈不可以寡過乎

君子欲訥於言

全章

大凡君子之人知放言之易而欲訥於言知力行之難而欲敏於行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欲者自欲如是也非戒勉之辭

德不孤

全章

秉彛好德衆人同然之心同德相應天理自然之合故人惟無德則已有德則自不孤立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一反一正言之不必泥註解

事君數斯辱矣

全章

凡事君者君有過則當諫諫不行則當去若言至於煩數則君厭聽而反見辱矣凡處朋友者友不善則當導之以善導之而不納則言止若言至於煩數則友厭聞而反見疏矣蓋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或言或止皆當以義也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

全章

子謂公冶長素行之賢可妻也雖常陷於繚紲之中非

其自致之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遂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能謹於言行若遇邦有道必不見棄邦無道亦可免於刑戮是可妻也遂以其兄子妻之

子謂子賤

全章

夫子稱子賤曰君子哉若人然使魯無君子者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可見魯國多賢而子賤能取諸賢也有志於為君子者其可無師友之助乎

賜也何如

全章

子貢好方人見夫子以君子許子賤而不自知其為何等人故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蓋取其才之可用

四書淺說

論語卷

四十六

也子貢曰器之為類有貴賤大小之不同賜果何器乎子曰女自是非常之器乃器中之瑚璉也瑚璉用之宗廟而飾以金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

雍也仁而不佞

全章

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當時以佞為賢故或人論仲弓曰雍也可謂仁矣但惜其不佞耳子曰焉用佞彼佞所以應答乎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耳何益哉女以雍為仁仁則吾所不知但何用佞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也

子使漆雕開仕

全章

子使漆雕開仕必其學有所見而亦可以仕也開對曰明躬而後可以適用達理而後可以治人吾於此理未能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未可以仕而治人也此見開之所見者大所期者遠不以所既得者自安而孜孜向進蓋未已也故夫子悅之

道不行

全章

舉世皆不我用而吾道不行吾何為周流於四方吾將乘桴浮于海永不與世接矣從我而往者其由也歟蓋由勇於義能以流離困苦而二其心也此夫子憂世憫道而為假設之詞也子路聞之以為實然而喜夫子

四書淺說

論語卷

四十七

之獨與已故夫子曉之曰不憚浮海之困而敢於必行由也好勇可謂過我矣但以吾言為實然是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我豈真有憤世長往之心而果為絕人逃世之事哉有所感而不能自已耳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

全章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仁道至大其或有或無吾所不知也武伯以夫子必知之而不言故又問其仁矣乎子曰由也好勇子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其才之可見也如此仁則吾不知也問冉求仁矣乎子曰求也多藝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其可見者如此仁

則吾不知也又問公西赤仁矣乎子曰赤也知禮束帶  
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其可見者如此仁則吾不知  
也此見聖人不沒人所已能而亦不輕許人所未至也  
女與回也孰與 全章

子謂子貢曰女自視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  
回也一有所聞則融會貫通即始而可以見終蓋盡天  
下之理而無所不知也賜也一有所聞則比類思索因  
此而可以識彼其於天下之理所知有幾何哉賜固自  
知其不及回也子曰女誠弗如回也然女既自以爲弗  
如則是自知之明而且不難於自屈夫自知之明則不

安於已知不難於自屈則不畫於已至吾許女弗如之  
說也

發明即始見終者舉一理而萬理皆通也始終字不  
可泥總是言其所知之盡也見道而至於一則聞一  
可以知十夫曾子之聞一貫子貢之聞性與天道亦  
庶幾哉無上智之資必拆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  
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也

宰予晝寢

全章

古之學者以怠惰荒寧爲懼以勤勵不息自強而宰予  
志氣昏惰當晝而寢故夫子責之曰朽木不可雕也糞

土之墻不可污也志氣昏惰之人教何所施乎今予如  
是蓋無足責者言其不足責正所以深責之且宰予平  
日能言必皆好學篤志之論今也晝寢則是行不逮言  
故夫子既責其志氣昏惰復以行不掩言者重警之曰  
昔者吾於人也聽其言如是則信其行亦如是而今以  
後吾於人也聽其言如是不遽信其如是必觀其行之  
實而後信之我之所以改此聽言信行之失者蓋因宰  
予之事而改之也然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  
非緣此而晝寢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群弟子使謹於  
言而敏於行耳

吾未見剛者

全章

其志卓然其氣浩然凡榮辱得喪禍福死生皆不足以  
撓其中而屈之如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蘇子所謂受其至大而不爲之驚納其至  
繁而不爲之亂任其至難而不爲之憂享其至樂而不  
爲之蕩此之謂剛必夫天之所以與於人者甚厚而人  
之所以成乎天者甚備理無不明而已無不克乃足以  
臻此有所見而未真有所養而未熟者不足以與此故  
夫子嘆之曰吾未見剛者言其人之難得也或者不知  
所謂剛而對曰申棖剛夫子曰堅強不屈之謂剛棖也

慾多慾則易屈矣焉得剛

無慾乃能不屈故不屈須廣說不必說是不屈於慾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

全章

仁者與理為一自然無所不愛子貢學未至聖安可自許於仁而乃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不可勿而曰無自然之至矣故夫子曉之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言仁者地位未易到也

夫子之文章

全章

子貢得聞性與天道而嘆其美曰夫子之文章著於威儀文辭之間莫非教也而亦無所隱也學者皆可得而

四書淺說

論語卷一

五十一

聞也若其所謂性與天道隱諸造化而為人物之所以生具諸人心而為事理之所自出無聲無臭耳目所不能盡至微至妙思慮所不能測夫子欲言之恐學者馳心空妙入耳出口而卒無所益故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也此見聖門施教有序而學者貴於自得教有序故學者不皆聞聖道之論學有得則終也或得聞至論之旨聖人豈吝教者哉必待學者有以受之耳不受故不授也

子路有聞

全章

子路勇於進善有所聞則隨行之若有所聞而未及行

則其心惕然唯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孜孜勉勉必力行其所聞而后已也

發明未之能行句輕重在唯恐有聞上夫未之能行而唯恐有聞則終無不及行者矣總是言其急於行也或者不識記者立言之意而疑子路勇於必行又胡為有聞聞而未之能行也必求其不及行之故失其旨矣

孔文子

全章

子貢問曰孔文子之為人若無足取者何以得謚為文也豈謚法亦有所不公歟子曰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

四書淺說

論語卷一

五十二

位高者多耻下問彼則敏而好學位高而不耻下問是以亦謂之文也蓋有一善足取亦公論之所錄也豈待經天緯地然後得為文哉

子謂子產

全章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而盡待人之禮其事上也敬而守為臣之分其養民也惠而有及人之深恩其使民也義而無姑息之弊政是四者皆道理之當然而君子之所尚也

晏平仲

全章

常人未嘗無所交而皆未盡善惟晏平仲善與人交何

也蓋常人之交初或敬而久則玩玩則必不能全交惟  
平仲交久而不替初心之敬所以爲善交也

臧文仲居蔡

全章

知所務之謂智臧文仲爲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  
於稅其誦瀆鬼神一至於此既誦瀆鬼神必不務民義  
是於所當務者不務而在所不必務者反惑焉安得智

令尹子文

全章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  
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其制行如此果何如子  
曰斯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

四書淺說

論語卷

五十一

身可謂忠矣曰制行如此亦難矣獨不得爲仁乎曰當  
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未知子文之所以三仕三已而  
告新令尹者果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安得遽  
以仁許之子張又問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  
而去之至於他邦則曰是邦之臣不忠猶吾國大夫崔  
子也又去之至一邦則又曰是邦之臣不忠猶吾國大  
夫崔子也又去之其制行如此果何如子曰斯人也潔  
身去亂不使弑逆之惡得汚其身可謂清矣曰制行如  
此亦難矣獨不得爲仁乎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  
未知文子之所以潔身去亂者果見夫義理之當然而

脫然無所累而非有不得已於利害之故乎安得遽以

仁許之大抵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

通貫全軀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者不

足以名之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

王猶夏之事文子之事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

歲而復返於齊則其不仁也明矣聖人辭不迫切而思

已獨至雖不輕許而亦不輕絕也學者因其言而反以

求之則於仁之理與人之所以得仁之名庶幾其可默

會乎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

全章

四書淺說

論語卷

五十二

季文子每事必三思而後行夫子聞而譏之曰遇事固  
不可不思然思而至於再思亦可矣何用三思蓋天下  
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  
之則利害得喪萬變而無窮此再思之所以爲可而三  
思之所以反惑也

審武子

全章

有道則仕無道則隱此智者之所爲也審武子當文公  
有道之時則出而仕是其智也及成公無道之時乃周  
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智者之所深避而不肯爲  
者乃冒然爲之是其愚也爲志而安常守分無事可見



雖善猶可及也為愚而卒敗於愚則亦未見其能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不敗於愚而成於愚是其愚之不可及也蓋處常易處變難敗天下之事易成天下之事難成天下之事於無事之時固難成天下之事於多事之時則尤難矣武子之愚信乎其不可及哉非其智高出乎萬夫之上不能為是也

歸與歸與

全章

夫子周流至陳知道不行而發嘆曰周流至此蓋已極矣胡不歸哉胡不歸哉吾觀吾黨之小子狂簡其識見之高明志意之遠大亦斐然有可觀矣然不知以中正之道自裁而時出乎規矩法度之外細行或有不矜實事或有未副耳今吾道既不行胡不歸而裁之使其由於斯道之中而因以傳道於來世也耶

斐然成章申言其狂也不知所以裁之申言其簡也

狂簡二字且慢講留在下文

伯夷叔齊

全章

人皆知夷齊之介而不知夷齊之量彼其平日嚴於惡惡宜若狹隘而無所容矣然所惡者惡其惡也非惡其人也人能改其惡即見其今日之善而不念其舊日之惡其好惡之公而德量之廣如此故被其所惡之人亦

不甚怨之也

希字亦有二說須依註說

孰謂微生高直

全章

存己之誠而無所計較順物之理而行所無事是之謂直人皆以直稱微生高以予觀之安得為直或乞醯焉其家無有乃乞諸其鄰而與之曲已之意以徇物之求掠人之美以市己之恩直者固如是乎所枉雖微而害其所以養心者不亦大乎可不謹哉

巧言令色

全章

人之盛德莫貴於誠心直道人之可惡莫甚於邪媚奸險巧言令色足恭邪媚之甚也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有其人奸險之甚也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左丘明耻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耻之是謙已以誨人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顏淵季路待

全章

顏淵季路待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知有己而不知有人是私於己也由也願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蓋舉身外物無足係戀之甚而朋友同類又何爾我之分由之志如此顏淵曰偁是善而自有其善斯喪厥善矣回也願無伐善無施勞蓋德無不全自盡吾性

四書淺說

論語卷

五十四

四書淺說

論語卷

五十五

分之所固有耳何足誇伐恩無不被自盡吾職分之所當爲耳何足張大回之志如此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內自一家外及天下有先於我而爲老者焉有與我同等而爲朋友者焉有後於我而爲少者焉老者所當安也我則養之以安朋友所當信也我則與之以信少者所當懷也我則懷之以恩隨此身之所接而加以吾所固有之心從物之所自來而與之以物所自有之理我之志亦不過如此卽此觀之自有物物各得其所之妙真如天地之化工因物付形而已不勞焉其視顏子之平物我子路之濟人利物其生熟大小自有不可得而同者矣大抵子路之志主於勝已顏子之志在於忘已夫子則舉天下萬物皆有於己無意於忘己而已無不忘不專於濟物而物無不濟者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然使顏子充養至熟則亦無異於聖人而子路之志不以勢利拘若達却便是這氣象學者志聖人之所志當學子路始

已矣乎

全章

人非聖人孰能無過無過之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夫有過而能改者斯亦可矣然必自知其過而內自訟者乃能改其過而復於無過也我觀當今之人有過而

四書淺說 論語卷一

五六

能自知者蓋已鮮矣若夫知過而內自訟者寧不爲尤鮮乎已矣乎吾終不得見夫能自知其過而內自訟之人矣乎得見斯人而與進於無過之域而爲天地間之一完人豈非吾心之至願哉觀夫子此嘆特恐學者不知過之可改而甘心於自棄耳

十室之邑

全章

大凡生質之美者多以美質自恃而生質之不美者則以不美自棄殊不知至道之妙非不學所得聞而聖人之地亦由學而可至故夫子言此以勉人曰十室之小邑亦必有忠信之質如丘者焉但不如丘之好學也可見好學則可以爲聖人不學則不免爲鄉人美質之不可恃而學力之所當勉如此

四書淺說 論語卷一

五七

皇刊補訂四書淺說論語卷之一

重刊補訂四書淺說論語卷之二

雍也第六

雍也可使南面

全章

夫子稱仲弓曰雍也可使南面以仲弓寬洪而不褊急簡重而不煩躁得人君之體故夫子以是許之也仲弓蓋亦自知其所行之簡而夫子許之之意有在於是又自疑其所謂簡有要直疎略之異故問曰子桑伯子之為人亦可使南面乎將因夫子之許與否以證簡之得失也夫子答之曰可也簡言伯子之簡亦僅可也非言其可居南面也仲弓未踰可字之意而疑夫子之過許乃言曰簡可以治人而不可自治必先自處以敬凡其一動一靜常若有所畏而不敢忽焉則必存於內而有一定之主矣由是見於臨民處事之際自能達事之理灼事之幾順其所當然而不撓亂於私意行其所無事而不紛更於智術是謂行簡以臨其民將見事得其理而無叢脞之煩民得所安而無騷動之擾其南面以臨民也不亦可乎若先自處以簡隨其意之所安而憚規矩之拘任其情之所便而厭黠檢之煩則心逸於外而中無主矣由是於事之來也但知多事之可厭而不知執事之機但知事煩之為勞而不知御煩之術凡一切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事不問其輕重緩急有所係無所係當周密不當周密

而一以簡行之如此則法度施而民無所循紀綱廢而

事有不立不亦失之太簡乎太簡恐不可南面以臨民

也仲弓之意蓋以已之簡出於敬而為要直之簡伯子

之簡出於簡而為疎略之簡簡有得失而可否異焉是

雖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所言之理有默辨焉者故子

曰雍之言然蓋夫子之意正以伯子之簡為未善而南

面臨民必居敬行簡之人而後可也

可也簡猶言簡也可仲弓錯認謂伯子可居南面者

以其簡耳故云云講可也簡須以已意議論斷講若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依夫子語意則難措辭亦不可於可也處作一截只

作一句說

居敬行簡不可兩平說玩集註如是而三箇字便見

行簡是本居敬來荀子曰能定而後能應未有心無

主而事能得其理而不煩也

不亦可乎非說是簡之可是可其南面臨民也故曰

仲弓未喻夫子可字之意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

全章

哀公問孔子以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好學

何以見其好學夫人之常情怒於甲未免移於乙過於

前未免復於後而回也怒於甲未嘗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回也克己之功一至於此可謂真好學矣惜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弟子中無有如其好學者不特弟子中所無抑亦未聞有如此之好學者既曰今也則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

好學在克己上不遷怒貳過克己之功效而好學之符驗也○甲乙以彼此言

子華使於齊

全章

子華爲孔子出使於齊冉子子華友也爲子華之母請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三

粟於孔子孔子答之曰吾與之釜釜六斗四升冉子病其少而請益夫子曰吾與之庾庾十六斗既與釜又加之庾冉子又病其少欲再請益則不可乃自與以己之粟五秉秉則十六斛矣夫子聞而非之曰赤之爲我適齊也乘肥壯之馬衣輕煖之裘其家之富如此我聞之君子周人之急而不繼人之富今赤已富而汝乃爲之請粟而又多與之不爲繼富矣乎夫子此言所以責冉子多與之非而又以見己之所以與少之意也孔子爲魯司寇原思爲之宰宰有常祿夫子與之粟九百皆其所當得者原思辭孔子止之曰此皆女所當得者不必

辭有餘而以與爾鄰里鄉黨之貧乏者不亦可乎

一則與所不當與一則辭所不當辭故聖人皆教之以義也○看此一章須要得義字子華爲夫子使齊義也冉子爲請益且與之五秉非義矣夫子又非之以君子周急不繼富卽義之所在也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義也思之辭非義矣夫子教之以推之鄰里鄉黨此又義之所在也

子謂仲弓曰

全章

仲弓聖門賢弟子也想當時人必有以其父賤而行惡病之者故夫子私論之曰雜文之牛固不可用爲犧牲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四

而所生之子其色純赤其角周正自可以用祭山川縱使人欲不之用山川之神其肯舍諸夫子言此以見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公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 全章 仁者心之德而不能累於欲遊吾門者惟回也能於三月之久心一於仁而絕無私欲之累也其餘則或心在於仁而有一日之久或心在於仁而有一月之久皆不能如回之三月不違也三月姑借以言其父日月亦借以言其暫不可泥定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

全章

季康子問夫子以仲由可使為大夫而從上之政歟子  
曰由也果果者氣剛於事之來也當斷則斷而心無所  
疑可行則行而人不能撓於從政乎何有又問賜也可  
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達者識明於事之來也揆之以  
理而可否無差稱以權之而輕重不紊於從政乎何有  
又問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藝謂多才其於  
應事接物之間必有流通轉變之術設施措置之方繁  
瑣巨細皆足以泛應而不窮矣其於從政也何有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 全章

季氏遣使召閔子騫為費邑之宰閔子騫曰我之心不  
欲仕也爾其宛轉善為我辭焉若辭不許而再來召我  
則我必出境而去之汶上矣決不應彼之召也蓋大夫  
之家本非賢者之所樂仕况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天  
堯閔子何如人也肯為之臣乎

伯牛有疾 全章

伯牛有疾想非常疾也夫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疾勢  
如此其亡必矣然其以此疾而亡是誠命矣夫以斯人  
也而乃有斯疾也以斯人也而乃有斯疾也言斯人素  
有德行理不應有是疾也不應有而有所謂莫之致  
而至者非命而何

賢哉回也 全章

夫子稱顏子曰賢哉回也何以見其賢也蓋其所食者  
一簞之食所飲者一瓢之飲蕭然在於陋巷湫隘之中  
他人處此蓋有不勝其無聊不平者矣而回也處之泰  
然略不以是而改其所自得之樂則有以出于尋常萬萬  
矣賢哉回也

非不悅子之道 全章

冉求聞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故言於夫子曰夫子之  
道高矣美矣求也非不欣慕而求以至之也但資稟昏  
弱心雖欲進而力有不足耳子曰所謂力不足者非不  
用其力也蓋以努力求進以至於中道因力之不足而  
不得不廢耳欲進不能是所謂力不足也今女乃溺於  
怠惰安於小成畫地以自限其所至初未嘗實用其力  
以求進也安得自委之於力不足哉大抵為仁由己欲  
之則至志之所至氣必至焉安有心悅夫道而力有不  
足者哉冉求蓋亦未嘗真知道中之味而深悅之耳若  
果悅之深則必如顏子之欲罷不能矣何患力之不足  
哉

女為君子儒 全章

子夏之病大抵泥於近小而昧於遠大故夫子謂之曰

同一儒者之學而有君子小人之分彼其專務實學而無慕外之心是為己之學而君子儒也學不務實而有慕外之心是為人之學而小人儒也爾之為學務為君子儒勿為小人儒為君子儒則日進於高明終必至於成己為小人儒則日流於污下終必至於表已義利之界可不審歟心術之微可不慎歟

子游為武城宰

全章

正人端士學者之準繩陶冶也得其動靜言論於聞見之間自能使人釋邪鄙而生敬畏凡欲成其道德廣其事業者皆不可以不得斯人而親之也故子游為武城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七

宰而夫子問之曰女得人焉爾乎言女為宰於彼亦嘗得立心正直制行端重之人而與之往來交接否能得其人則身心政事默有補益是可喜也子游對曰有澹臺滅明者其為人也行必由大道不由小捷之徑進見必以公事非公事則未嘗至於偃之室其人之為人如此偃在武城僅得此一人也夫滅明之可取僅此一事本小事也而子游取之自以為得人者蓋觀人之法即其小可以知其大即其一節可以知其操心行己之大槩豈必索其全體要其終身然後足以知人哉今即行不由徑一節觀之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

知即非公事不見邑宰一節觀之則見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信乎滅明之為賢人而子游之取之為知人也然自世俗觀之則必以滅明為迂且簡非子游之正大其孰能知而取之

孟之反不伐

全章

有功未足為難有功而能不伐為難若魯大夫孟之反者能不伐矣何以見之彼戰敗而奔以殿後為功孟之反當我師之奔而能為殿是其功也及將入門正國人矚耳目之時乃策其馬曰戰敗而奔人皆爭先我安敢獨居後為裨敵哉特以馬行不進不得不後也夫有功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八

而當稠人廣眾之中能以言而自揜其功惟恐人之歸功於己而已不得辭焉其謙抑退遜一至於此真可謂不伐者矣大抵客氣未易消磨私欲未易退聽故學者之害於伐居多好名之心勝則伐善以好名好利之心勝則矜功以謀利自非器量宏深規模遠大能多容杯勺而不泛湧四溢哉然必識為之先也識不足而強欲其器之宏難矣哉先儒曰量隨識長誠哉是言也古之君子善蓋天下功在萬世而自視若浮雲之過太虛亦是識到

不有祝鮀之佞

全章

居今之世必佞如祝鮀美如宋朝然後人悅而好之若不有祝鮀之佞宋朝之美而欲免世人之憎疾難矣哉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而巧其如簧者無所容又曰緇衣之宜今敵子又改爲今而玉表石中者不見好古人之好尚如此而今之好尚則反是風俗大壞人情不美宜吾夫子之傷之也

誰能出不由戶

全章

戶者人所必由之地誰能出不由戶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若大路然其爲人之所當由尤甚於戶而亦不難由也而世之人何故乃不肯由斯道也當由而不由不亦深可恠哉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九

質勝文則野

全章

忠信誠慤本於中心之自然者爲質威儀文辭見於言動之燦然者爲文言焉率真動焉任情而威儀文辭無足觀者質勝文也則謂之野言若野人之太朴而無文也威儀抑抑文辭秩秩而忠信誠慤反不足焉文勝質也則謂之史言若史官之多文而少實也質勝文則野非君子也文勝質則史非君子也必也寓忠信誠慤於威儀文辭之中本質以爲文而文不流於虛偽著威儀文辭於忠信誠慤之表昭文以飾質而質不失於麤疎

文質彬彬如此然後可以言君子矣君子者成德之名華實相兼有是根本而又有是枝葉也表裡相稱此無有餘而彼無不足也在學者則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

須知文質彬彬與文猶質質猶文之說不同蓋本末並重非適均也

文質彬彬以成德者言不待損益者也

人之生也直

全章

實理自然而人得以生是人之生理本直也人必順是理然後可以保其生今或不直則逆其生理矣逆其生理宜其死也而乃不死者幸而免耳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十

性字從心生性之發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何嘗不自然耶自然處便是直殘忍無耻是罔之也西銘曰害仁曰賊釋之曰逆害天理滅絕本根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以害理爲滅絕本根此言殊有味知害理之爲滅根則知罔者之當死矣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全章

識得此道爲事物當然之理而不可以不求者之謂知實用其力以求此道而孜孜汲汲不少休廢之謂好全體此道於身融會此道於心仰不愧俯不忤心廣體胖

浩然自適之謂樂知之者固愈於冥然無知者矣然未能實用其力比好之者爲不如矣好之則能實用其力而非徒知之而已然求之而未得行之而未至此樂之者爲不如矣樂則無所不得無所不至而爲學之成矣夫知不如好好不如樂如此然則有志於道者不可不由知而好由好而樂歟

以地位之高下言勉學者之意在言外

之字指道樂之是樂道也顏子之樂不以樂道言故朱子語錄謂顏子之樂又較深其意蓋謂顏子之樂是道得於已而自有其樂也若說樂道則與道猶爲二也然此章樂字亦是有所得而樂之也謂其與道爲二可乎雖曰樂道其與得道而自有其樂者何殊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又曰樂斯二者註曰和順從容無所勉強其地位亦高矣既曰此樂字與樂斯二者之樂一般而又曰顏子之樂較深則是顏子之樂又過於自然矣是亦可疑

中人以上

全章

道在事物雖無精粗之二致人之造道自有深淺之不同君子之教其可以槩施乎故資質學力在中人以上者則可以語上也上者理之高深玄遠者也可以語上

者蓋我以是語之則彼自有以受之在彼不爲無益在我我不爲煩瀆也若資質學力在中人以下者則不可以語上也蓋彼未有領受之地而吾遽以高深玄遠者語之彼將泛問遠思而妄意於陵躐入耳出口而無補於身心故但可語以日用常行之理而不可以語上也

理一也無高深大小微顯遠近精粗常變同異之殊自吾人之所見言之則有高深大小微顯遠近精粗常變之異此所以有難知有易知有可以語有不可以語者苟能一旦豁然則剛風上轉不爲高南極下人不爲深茫茫載地不爲大涓涓穿石不爲小鬼神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十二

之屈伸往來不爲微草木之榮悴開落不爲顯經濟乎四海九州不爲遠致慎乎閨門衽席不爲近聖賢制禮作樂之本不爲精童子洒掃應對之節不爲粗周公之誅其兄不爲不悌石碻之殺其子不爲不慈大禹之家傳不爲德衰於堯舜湯武之放伐不爲得罪於夷齊陸象山之主靜不爲枯寂而入於禪朱晦翁之分拆不爲破碎而流於俗周濂溪傳授太極於二程不爲私學而輕泄天機二程子不授太極於諸子不爲吝教而自派道統蓋太極渾然而事事物物無不各具吾人耳目之所見有常有不常心思之所



測有得有不得此高深大小微顯遠近精粗常變同異之所由分而學者之進入不容無難易教者之指引不容無差等也

學記曰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程子曰不可語學者以所未到之理故尹彥明半年方得看大學西銘今之教者一見後生小子即駭之以太極圖以自炫其高而不知其言不當可以先傷了太極矣故愚常謂周子之傳授太極於二程者太極也程子之不授太極於諸子者亦太極也

樊遲問知

全章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十三

樊遲問如何可以言智子曰智者知之明務民義而不怠敬鬼神而不諂是能知其所當知而不惑於其所不知可知謂智矣若不務為善去惡而專媚神以求福免禍則愚矣不智也又問如何可以言仁子曰仁者心無私惟急其事之所難為不計其效之所當得是其心一於理而無功利計較之私可謂仁矣若一有所為而為而責效於旦夕之間則雜矣非仁也

知者樂水

全章

山水皆有可樂仁智各有所樂智者之所樂在水仁者之所樂在山夫智者何為而樂水也蓋其達於事理而

周流無滯其體動也動則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何為而樂山也蓋其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其體靜也靜則有似於山故樂山智者惟其動則疏通洞達應萬變而不窮不亦樂乎仁者惟其靜則安常鎮定保一真而不喪不亦壽乎

觀集註故樂水故樂山之故字是說智者之樂水以其動也仁者之樂山以其靜也有推原之意一說即智者之樂水見其動也即仁者之樂山見其靜也似欠通

壽即天壽之壽一說天理常存而無私欲之間為壽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十四

非是

靜而有常此有常與躁動紛擾相反

莊子曰庖丁解牛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有餘地每至於族勑力甚微譟然已解提刀而立為之却顧為之躊躇滿志此可見動而不括故樂老氏以清虛無為恬淡寂寞為長生久視之訣亦可見靜而有常者之必壽也

齊一變至於魯

全章

齊魯皆經聖人之治其初政俗本無不美也亦不可以齊為不及魯也及至孔子之時則齊魯皆非昔日之齊

魯矣然魯雖衰不過人亡政息耳而禮教信義之風猶有存者齊則經桓公管仲之霸盡掃太公之遺矣而純皆功利誇詐之習無復如魯之猶有存焉者矣故曰齊一變至於魯言必先革其霸習之餘乃得僅如今日廢墜之魯也其在魯則但取先王典章之廢者修之取先王法度之墜者補之而周公伯禽昔日之盛可復見矣故曰魯一變至於道

觚不觚

全章

以是器而名之爲觚者以其制之有觚也今觀是觚則不觚焉旣不觚矣尚得謂之觚哉尚得謂之觚哉大凡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十五

物必有其實然後稱其名道旣失矣實已非矣而猶虛負其名顧名思義能無歎乎觚哉觚哉之歎夫子之意豈專在於一觚哉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

全章

宰我問曰仁者切於救人苟有告之曰有人墜於井中彼亦將隨人入井以救之乎宰我此問蓋慕仁者之美名而又憂爲仁之陷害有難於爲仁之意也夫子告之曰隨人入井以救人仁者安得有是哉彼君子之心切於救人告之以井有人焉而使之奔走往救則固可得而使之也若欲使之隨人入井而陷之則不能也是何

也仁者未嘗無知覺也大凡遇事應變人可得而欺之以理之所有不可得而罔之以理之所無惟其可欺也故可逝也惟其不可罔也故不可陷也蓋人有墜井之理而墜井亦有可救之理若隨人入井也而可以救人此則無是理也以此言之則拯溺仁者之所必爲也殺其身而益於人仁者之所必不爲也宰我又何憂之深乎又何憚夫仁之難爲而不爲乎

君子博學於文

全章

文者道之散殊有千緒萬端之繁禮者天理之節文無太過不及之差者也不博於文則不能融會貫通而灼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十六

見其所謂真是者不約以禮則視聽言動出於規矩準繩之外而失其是矣故君子博學於文會萬理以正此心之量而又約之以禮守一理以爲修身之要如此則見極其真而動必以正亦可以弗背於道矣

子見南子

全章

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不得已而見之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辱故不悅夫子嘗之曰子之所行若有不合於禮不由其道者則得罪於天而天厭之天厭之蓋南子在衛君夫人也夫子見之見小君也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預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

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中庸之為德也

全章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乎中庸之為德也其德之至極而無以加者乎自世教衰民不興行非過乎中則不及乎中鮮有此中庸之德也今已久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

全章

子貢有志於仁而未知其方以為人道之大非窮高極遠不足以言仁故問曰如有博施恩澤於民盡天下萬民之衆皆被吾恩澤而無不濟者如此可謂仁乎子曰此何止可以言仁仁者未必能及此也蓋仁者雖有博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十七

施濟衆之心而勢有所不及力有所不足也必也行仁極至以造於聖者而後能之乎然聖莫過於堯舜吾想堯舜之治天下其心猶自以博施濟衆為未能也蓋天下如此其大人民如此其衆聖人之心亦安保無一物之不得其所乎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夫所謂仁者心無私欲之間而已如成立也通達也已之所欲亦人之所欲也但自私者不無爾我之分藩籬之限也安能以已及人而愛人猶已乎仁者則廓然太公視天下之民莫非已也不厚於已而薄於人也在已固欲已之立也而於人亦扶持培植而與之俱立在已固欲已之達

也而於人亦開導引誘而與之俱達於此觀之可以見

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此所謂仁也然此乃欲盡而理

純無待於推己以勝私也未至於此者當何如哉唯能

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無異乎已然

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如己欲立也必推之以立人已

欲達也必推之以達人此則恕之事而為仁之方法也

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

仁通乎上下博施濟衆亦仁也而曰何止於仁者非

謂有過於仁也言不待至此而後可以言仁也存心

愛物而無私欲之間則仁矣博施濟衆則極仁道功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十八

用之大而限於勢力之所不及雖得時得位而行行仁造極如堯舜者猶有所不足也必博施濟衆而後可以言仁則仁之地位終無時而可到矣子貢蓋求仁於遠而不知反求之於吾心也心無私焉是雖窮居陋巷不能成立一人何害其為仁心猶有病則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未免為器小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以仁者之心言立字達字皆兼內外說內焉而身之成立外焉而居住安穩皆所謂立也內焉而理無不通外焉而行無不得皆所謂達也狀仁之體體字謂體段模樣也非體用之體

述而第七

述而不作

全章

作者之謂聖作未易能也古人有作我惟述之初未嘗有所作焉其所以述而不作者正以古人之作天下之理備矣其所以告詔夫人者無復遺矣有足信而可好者我深信而篤好之但見其在所當述而無用於復作也然我老彭亦信好而傳述者也我之信好而傳述亦竊比於我老彭而已蓋孔子刪詩書定禮樂替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十九

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

默而識之

全章

學莫貴於自得莫病於自足而尤莫病於自秘默焉不言而此理實存於心而自不能忘焉是自得也既自得矣而又加學習之功而無厭射之意不以既得而自足也學不厭而足以成己矣而又成不獨成以其得於己者諄諄誨人而無倦怠之心必欲人之同得乎善而無所私焉此三者皆君子之所貴也而何者能有於我哉

然此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蓋聖人之心虛而不滿望道而未之見也非自以為是退托也

識者常存而不忘也非記憶也

德之不脩

全章

脩德講學徒義改過此四者日新之要也今也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則德無由成而學無由明矣善日少而惡日長矣終歸於下而無望其日新矣是吾憂也

日新者日日益進而不已也脩德就心內說脩者治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二十

而去之之謂治去稂莠則嘉禾生治去私欲則天理完道得於心之謂德徙義改過就事上說脩德養心也講學窮理也徙義改過力行也

子之燕居

全章

聖人道德內充而其容色之見於外者無不各得其宜執圭而鞠躬過位而色勃見賓則有見賓之容色承祭則有承祭之容色至於閑居無事既非執圭在位亦非見賓承祭故其容則申申然而舒泰其色則天天然而和悅是其當燕居之時又有此燕居之氣象也  
申申天天對嚴肅敬懼說不對怠惰放肆說故程子

中和之說在圈外

甚矣吾衰也

全章

其矣吾氣之衰也何以驗之蓋吾向也氣盛之時常夢見周公而今也久矣不復夢見周公即吾久而不夢周公觀之可見吾之衰也甚矣大抵有是氣則有是志有是志則有是夢孔子夢見周公者志欲行周公之道也其志欲行周公之道者以其氣之盛而可以有為也及其氣衰則無復是志而亦無復是夢矣或曰聖人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今日老而氣衰則無復是志何也蓋所志非一有以不屈於物而言者有以兼濟乎物而言者其不屈於物之志則氣衰而志不衰惟兼濟乎物之志則氣衰而志自衰其所以氣衰而志自衰者蓋不能以此生將窮之日而畢吾平生無窮之願也理也亦勢也况乎聖人一身關乎造化氣運聖人之氣衰亦可以占造化未泰之機驗吾道不行之兆而平日倦倦懇懇不能自己者亦可以已矣然則夫子之老而不復夢周公也又何疑哉

夏人授以五色筆而文日藻夏筆還人而遂無佳句皆氣之盛衰為之也

志於道

全章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二十一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二十一

學莫先於立志莫要於志道道者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不志於道則趨向一差而有千里之謬故必知道之所在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感矣志於道者期欲得此道而猶未得也及行此道而有得於心則謂之德德而不據則雖得之必失之故必據於得而守之固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據於德者隨所得而守之於心德猶未全也至於私欲盡去而心德純全則謂之仁仁而不依則私間發而全者虧矣故必依於仁而終食不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自志道而據德自據德而依仁則本之在內者無不盡矣然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必游心於是而玩其理焉則有以盡乎物理周於世用而其雍容涵泳之間非僻之心亦無自而入矣不然則本之在內者雖無不盡而未之在外者猶有未周是亦君子分內之欠也故必志道據德依仁而又游於藝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君子之道尚何有加於此

學文乃弟子小學之職格物在誠意正心之先而游藝又在據德依仁之後何也學字格字游字要有分別

別

自行束脩以上

全章

性者萬物之一源而非我之得私也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也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素嘗無誨焉言人惟不知求教則已苟知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所謂立必俱立成不獨成也聖人愛人之心何如哉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聖人與天為徒其肯隨天而坐視斯人之瞽瞍而不有以開之乎韓愈曰聖賢者時人之耳目此言殊有味也

註云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此意輕

不憤不啟

全章

學莫貴於有疑尤莫貴於能悟疑者深思而未達也悟者因此而識彼也不知疑何以能覺悟不覺悟何以能長進故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蓋皆思慮積久有疑而未自信也因其意之通未通而為之通其意因其辭之欲達未達而為之達其辭則釋然矣沛然矣否則聽之不審而得之不固我為徒勞則彼亦無益也然憤而啟之悱而發之者亦不過即其所憤所悱之一端而因以啓發之耳未暇旁及其類也所謂一隅也引藤編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二十三

之觸類而長之因其所已言悟其所未言是舉一隅而

能以三隅反也於此而復告之則所聞益富而知識日以益明所得益深而道之全體庶幾可盡否則彼猶滯礙而未有悟入之機我為煩瀆而徒增口耳之贅亦何益之有哉由此言之聖人非有吝教之心正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

一隅三隅者言物之有類也舉一隅而反以三隅者所謂比物醜類也皆假借之言不可拘泥

記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約而達微而減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約微罕譬教者之不盡言也達減喻學者之能自得也此正所謂舉一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二十四

隅而能以三隅反也既能反以三隅矣而又必復之者蓋義理無窮殊端異類雖能聞一以知二尚須更端而再告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

全章

夫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蓋臨喪而哀哀心既勝自不能飽也夫子於是日吊哭則不歌蓋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此可見聖人當哀而哀得其性情之正也

新安陳氏曰是日歌或遇當哀哀不能已也是日哭

或遇歌樂可以已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

全章

夫子告顏淵曰世苟用之時可行也則出而行初未嘗必於行也世苟舍之時當藏也則退而藏初未嘗必於藏也出處以時隨遇而安惟我與爾能如是夫子路見夫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故問曰用舍行藏夫子既與回同矣若行三軍則所與同者誰歟子曰恃其血氣之勇徒手搏虎徒手馮河自擬必死而不以為悔者我不與行三軍也我所與行三軍者必其平日為人凡臨事而能敬懼以處之有智慮而好謀而又有決斷以成其謀者也夫子言此皆所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用則行舍則藏猶云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也專在兩箇則字上見進退脫灑無意必係累也不必說用之則有可行舍之則有可藏也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三五

行藏只是身之出處不必說道而道自與之俱矣

富而可求也

全章

富貴貧賤在聖人則安於義在中人則安於命又其下者則固不知義為何物而亦不知人之生也有命而謂富貴可以力求彙願乞墻無所不至故夫子設言以曉之曰使富而可以人力求也則雖為執鞭至賤之士而可得富吾亦為之而不辭矣如有命焉而非求之所為無益之求以取辱哉

子之所慎齊戰疾

全章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三六

齊以交於神明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是皆事之至大而不可不慎也故夫子雖無所不慎而於此尤加之意焉

子在齊聞韶

全章

夫子在齊得聞韶樂之音因而學之三月之久心一於是而不知肉味既而歎曰向也但聞韶樂之美然猶不意其作樂至於如此之美也蓋自三月忘味之後有以究極夫情文之脩而凡其功之隆而為其聲之盛得之至而為其和之極者莫不深有契於其心如身歷其時而親見其人也故不覺其嘆息之深如此

再有曰夫子為衛君乎

全章

夫子居衛時適晉人納蒯聵而其子輒拒之衛人以蒯  
 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曰不知吾  
 夫子亦以衛君為當立而為之否子貢曰諾吾將見夫  
 子而問之也於是入見而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蓋君  
 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子故子貢不斥衛君而  
 以夷齊為問意以夷齊兄弟遜國者也衛君父子爭國  
 者也遜國者之賢否既明爭國者之順逆自見矣此子  
 貢之所以為善問也夫子荅之曰此二人者皆古之賢  
 人也謂之賢人則見其平日所處皆合乎天理制行之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二十七

高拔出乎流俗其遜國之為是不待明言而可知矣然  
 子貢之意猶以二子雖賢而其所為或出于一時之激  
 發感慨其中心亦有所難而未能脫然無一毫之芥蒂  
 則其迹雖甚高終亦辛苦勉強而不可以槩責之于衆  
 人而衛君之爭尚亦有可恕焉者故又問曰二子制行  
 雖高不知其心亦有怨悔不樂之時乎夫子荅之意謂  
 凡事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之謂仁今觀二子  
 平日所為其志將以求夫仁也其志各遂是得仁也有  
 是志而不遂其所求而不得則怨二子之求仁而皆得  
 夫仁無一不遂其志者何怨之有子貢于是乃悟曰夷

齊遜國尚有可議則夫子必不深與其入今既稱之為  
 賢人而又亮其中心之無怨則其所處之是無復可議  
 而父子爭國者之得罪于天理而見絕于聖人也尚何  
 疑哉故出語冉有曰夫子不為也

求仁得仁暗指遜國而逃一邊說不兼諫伐而餓  
 講怨乎與求仁得仁不必露出遜國字只就其平日  
 制行說則遜國在其中矣蓋遜國一事是其素行之  
 大者也

飯蔬食飲水

全章

我之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其困亦云極矣然身在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二十八

是則樂亦在是初不以窮困而少損吾自適之真也若  
 彼不義之富貴于我觀之漠然如浮雲之無有何嘗動  
 于其中耶

元氣充實者無時而不安所值之風寒暑濕不能為  
 之侵非防之使不侵也內固而外無由入也天理渾  
 然者隨處而皆樂適然之富貴貧賤不能為之動非  
 強之使不動也心泰則自無不足矣

加我數年

全章

天時之吉凶消長人事之進退存亡其理畢具于易然  
 于易有得者則上識天時下盡人事卷舒隨時而不滯



趨避以正而不流是易之爲書乃聖人所以開物成務而欲吾人學之以免過者也使天假我數年使我得以沈潛反覆而悉其心于易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究天時人事之理而會之于象辭變占之中庶幾動靜不失其理趨避必由于正固未敢周旋無虧而纖悉皆當也其于根本節目之大者亦可以異其不踰閑而免于過差矣夫聖人生知安行動無非易若無待于假年以學易而僅得無大過也而猶言此者蓋深見易道之無窮使人知其不學則不免陷于有過之地而不可以不學也又以見夫聖人以上智之資猶有待于假年以學之而又僅得以無大過爲人其可以易而學之哉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二十九

子所雅言

全章

夫子有所罕言者有所常言者常言維何詩也書也執禮也皆其所常言者也蓋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于日用之實故常言之

三者固皆切于日用而三者之中執禮又爲最切者也或曰易爲天地鬼神之奧春秋乃史外傳心之要典其不雅言之宜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君子無故不去琴瑟則樂之切于日用初不減于禮而去之不

雅言之何也曰秦漢以來古樂不作至今天下亦小康使無禮則瀆且亂而人之類滅矣天下不能一朝居矣樂之切其得與禮並乎或曰樂比禮固稍緩比于詩書則似爲更切雅言詩書而不及樂當更有說小註中諸儒之論俱未釋然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

全章

葉公問孔子之爲人于子路子路不對蓋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之者歟及夫子聞之謂子路曰女當時何不對之曰其爲人也惟篤于好學而已于理有未得也則發憤以求之憤之極直至于忘其食及其旣得而樂之也樂之極雖事之在所可憂亦忘其憂矣一憤一樂二者循環俛焉日有孜孜而不自知其老之將至云爾觀聖人此言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非聖人不足以及此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三十

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一橫一直說則是二意卽所謂全體不息也弘毅二字盡之矣蓋其一憤一樂二者循環宜至老而不倦則無一理之或遺矣無一時之或息矣至極只粘帶全體說猶言全盡無遺也不可

以憤之極樂之極爲至極此至極在憤樂至極之外

亦不可以憤忘食樂忘憂分屬全體至極以不知老之將至分屬純亦不已蓋憤忘食樂忘憂是遂事說必兼不知老之將至然後見其一憤一樂之循環而理皆全而且無間斷也發憤忘食不可專就求知一邊說蓋心有未通身有未體皆所謂未得也

我非生而知之者

全章

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假于學而自無不知者所謂生知也我則非生而知之者我之所知者得之于學也彼古人之嘉言善行成憲舊章載諸方冊以垂訓後人者皆義理之所在人惟不知好之故或忽之而不求或求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三十一

之而不敏此理之所以不明而知之所以有蔽也我則篤好夫古而敏以求之或因言以觀其用或考迹以求其心或檢閱其文質詳略之異而斟酌其因革損益之宜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孜孜汲汲務得其中之精義至理而不少有所忽忘也此吾之所以知也所謂學而知之者也然夫子本生而知之者而亦未嘗不學也雖曰謙已誨人亦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託也蓋聖人自有聖人之學此其聖之所以益聖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不當言也鬼神乃陰陽

之屈伸往來又理之至微者未易言也故夫子平日絕不以語人也

南軒張氏曰聖人一語一默之間莫不有教存焉語怪則亂常語力則妨德語亂則損志語神則惑聽故聖人之言未嘗及此或問夫子于春秋紀尖異戰伐篡亂于易禮論鬼神今日不語何也朱子曰聖人平日常言未嘗及是不得已而書之于書必有訓戒存焉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子所罕言利命與仁子所不言怪力亂神雅言罕言不言莫非教也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三十一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全章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何則師也者所以引人爲善戒人爲惡以成人之德者也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擇其善者景仰歆慕以取法其善是善固我之師也其于不善者則反觀內省恐已亦與之類而不由其惡焉是惡亦我之師也故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人惟以向善爲心則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富貴德澤將以厚吾之生貧賤憂戚庸玉女于成隨所遇之人所處之地而皆足以發吾義理之正也若甘于自暴自棄則遇善必嫉其勝已遇惡必與之

同惡相濟久處約則必濫久處樂則必淫蓋無所往而不自賊也故曰一雨露也梧櫨得之以養其柯條荆棘得之以養其芒刺咸其自取焉耳

饒氏曰此節以一善一惡對言以見善惡皆吾師或兩人皆善則皆當從兩人皆惡則皆當改便是與一人行亦有我師

張氏曰一人之身有善有不善亦莫非吾師也此則言外之意從之者從其善也改之者不從其惡也可以改之為改己之惡

天生德於子

全章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三十三

桓魋欲害孔子子曰天之意不可知然惟卽其賦我以如是之德則亦不可謂無意于我者也夫天既有意于我則必默相我于冥冥之中而我之命固不懸于桓魋氏之手矣彼雖欲害我徒自絕于天耳其能如我何苟能如我何是天得而勝也以至尊無對之天豈區區一桓魋之所能勝哉然夫子雖知天意之有在而微服過宋避患亦未嘗不周也蓋有是天命又當有是人事不修人事而一聽之于天非知天者也

二三子以我為隱乎

全章

糟粕煨燼舍太極之動靜人倫日用見鳶魚之飛躍夫

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正欲學者留心于踐履事為之實以審其至當不易之歸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固卽此而在而無事于他求矣諸弟子不知其然乃謂夫子之道必有高深而不可幾及者而平日教人則皆無甚高深之論是必有所隱而然故夫子釋之

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一所行而不昭然以示爾二三子者是丘之所為然也今觀夫子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無不各中其則是其妙道精義最高而深者無時而不發見于日用之間如日星麗天光輝炳耀信乎其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而未嘗有隱焉者也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三十四

程文以作止語默無非教貼在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內講其理則然也但在後學發明則可若作夫子自言則殊不類聖人謙已誨人氣象講此題須要有斟酌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夫子以四事教人四者何學文以明其理也修行以履其事也感于物而發其心者必無一念之不忠也不諸心而應乎物者必無一事之不信也此四者夫子之所以教也

忠信有體用之分不然則只是三件而弄四教矣

不文則行無所之不忠信則行皆無實文與行有先後忠信只是誠實于力行無先後也

小子之學文講說其大槩也此之學文博究其精微也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

全章

聖人者人之至也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學而至于為君子者斯亦可矣蓋聖人神明不測大而化之君子則才德出衆大而未化者也然君子豈易得哉不惟君子不可得而見至于天資粹美志仁無惡之善人吾亦不得而見之矣今但見資質之有恒者斯亦可矣夫有恒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三十五

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于聖者是有恒乃入德之門也人必何如方謂之有恒不過質實無偽耳蓋惟其質實無偽乃能常久不變如使本無也而為有之狀本虛也而為盈之狀本約也而為泰之狀此則虛誇無實暫為而無以繼雖欲有恒不可得矣知無恒之失則知有恒之義矣人惟有恒則以是篤實之心而充之以無倦之學庶幾由善人而君子由君子而聖人不終于有恒而已也

亡而為有三句只是假借來形容一箇虛誇無實耳凡語言張大容止華飾便是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

而為泰之狀着書及此類當得意而忘言不可拘泥于釣而不緇弋不射宿

愛物者聖人之本心然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漁獵以取物然于漁也則但釣而取其不用命者不用網絕流而盡取之于弋也則緣弋其飛者而宿者則不之弋不欲出其不意也夫於取物之中而有愛物之仁此可見其本心矣是心也天地之心而人得之以為心者也雖殺妻求將調子食君之人亦皆有之惟聖賢能勿喪耳嗚呼一身之外萬物何多痒痲疾痛誰其覺之不綱不射宿魚川泳而鳥雲飛聖人之胸中何如哉玩想此意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三十六

恍惚遲日江山春風花草俱在吾目前直欲往從曾點與之浴沂詠歸而不知大塊間之有封域限隔也

全章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事必有當然之理而貞者則事之幹也故有作則當以知為之先而后是非可否得其當世蓋有不知而妄作者在我則無是也然知亦未易也人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善惡皆記之以俟參考如此雖未能實知其理而知亦自此進矣是知之次也未有所知者不可不由此以求知哉

多聞固須擇多見亦須擇多見固須記多聞亦須記

二句互相發

互鄉難與言

全章

互鄉之人習于不善難與言善有童子請見而夫子見之門人疑以為不實見也夫子釋之曰人一旦有慕善之心自潔而求進見我但許其今日之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今日之進見耳亦不復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何必為已甚乎

仁遠乎哉

全章

憚於為仁者皆曰仁最遠於人也然以予觀之仁豈遠乎哉不遠也何以見其不遠蓋凡物之遠者求之未必得得之未必速若夫仁者心之德人惟心放而不之求故有以為遠者我但欲仁而反求之則一念方動而此仁隨生矣求而必得得而且速信乎其為本心之固有而非自外至也夫豈遠哉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此意用在我欲仁斯仁至內講所以明上文仁遠乎哉之意也

陳司敗問昭公

全章

魯昭公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陳司敗以昭公娶同姓失禮之大者而乃負知禮之名有所不足於心

故問曰人皆曰昭公知禮果知禮乎孔子曰知禮蓋他

國之大夫問吾國之君知禮與否而又不顯言其所以

不知禮之事則其對之宜如此可敗不以為然及孔子

退適遇巫馬期揖而進之曰吾聞君子平心直道而公

其是非賢否於人不私其人而為之黨也由今觀之君

子亦黨乎何則吳魯皆姬姓也同姓雖百世而婚姻不

通者周道也魯君娶於吳是為娶同姓也以其同姓而

諱之不曰吳孟姬而曰吳孟子繫于於吳其能掩乎娶

吳之子於禮合乎然則魯君蓋不知禮者也君而可謂

知禮則人人皆知禮之人矣孰不知禮夫君不知禮而

夫子以知禮與君是私之而不欲明其過也非黨乎巫

馬期述司敗之言以告孔子既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

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曰有過不

得聞則過無由改此不幸之大者也丘也幸苟有過人

必知之知於人則聞於已而可改圖於後日矣豈非幸

乎夫子既受以為過則昭公不得為知禮可知矣大抵

附遠厚別明微別嫌此風化之大端而陽君之善諱君

之惡亦臣子之至情得其一而或失其一皆未足為盡

善也而吾夫子知禮之答聞過之幸片辭隱約之間而

君臣之義夫婦之別忠厚之意是非之公舉於此乎在

非聖人其能然乎是真可以為萬世法矣

子與人歌而善

全章

子與人同歌而見其歌之善則必使之覆歌所以使之覆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然後從而自歌以和之所以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云讀者宜詳味之

文莫吾猶人也

全章

言不皆道而有次第條理謂之文以是道體之於身見之於事謂之躬行君子若論文則文莫吾猶人也若論躬行之君子則我今未之有得此皆聖人之謙辭而其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三九

意則欲人知夫言易而行難言虛而行實易而虛者在所緩難而實者在所急也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

全章

大而化之之謂聖心德渾全之謂仁當時必有稱夫子以聖與仁者故夫子辭之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當哉抑以仁聖之道為之於已而不厭又以是道訓誨夫人而不倦則可謂如此而已矣公西華聞而嘆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蓋為之可能也不厭不可能也誨人可能也不倦不可能也蓋非實有是道於已則必有時而厭倦也是則夫子本欲辭仁聖之名而自處於勉強行道

之列而成已成物孜孜汲汲愈足以見其純亦不已之妙欲辭其名能掩其實乎

子疾病子路請禱

全章

夫子有疾子路請欲行禱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有疾而行禱乃臣子迫切之至情在周公猶為之固不為非也但不宜請於病者病而與聞乎禱則是不安於命而諂於鬼神以苟須臾之生君子不為也但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而問以有諸蓋欲子路深省其理之有無無其理則不必禱有之則素行有愧於神明者而後用禱也而子路未達對曰有之古諫文曰禱爾于上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四十

下神祇此可以證其有也子曰果爾有之則丘之禱亦已久矣不待今日有疾而始禱也蓋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自顯及微無非會合神明之地自少至老無非對越神明之時所謂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者也又何待有疾而始悔過遷善以解謝鬼神之責如衆人之為哉常觀聖人平日不居其聖而禱天之言慨然自與無所推讓如曰天生德於予又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如此之類皆因事論理明白斷制以釋學者疑懼之心蓋其自謙也不為退託其自任也不為矜誇一本於心之誠實而順夫理之當然也

奢則不遜

全章

奢儉俱失中惟失中則各有其害奢則越禮犯分而不遜儉則朴野無文而固陋奢儉既各有害則皆不可從而惟得其中者之不為害而可貴也然就二者之害而論其大小則奢之害為尤大故與不遜也寧固

忠則必至於質質則必至於文文則必至於浮華而後束帛之終吉白賁之無咎在周公時已懼其流矣至入春秋則蕩然無復本之存矣孔子曰與其不遜也寧固救之以正論也晏子一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掩豆矯之以苦節也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全章

四十一

君子坦蕩蕩  
理本自然君子循而行之故仰焉不愧於天俯焉不忤於人利害不能為之驚毀譽不能為之感怨見其坦然而蕩蕩也物之得喪無窮小人心無定主而惟物之役則馳逐於名利之場逡巡於傾險之途其未得也患得之既得也患失之但見其無時而不戚戚也夫循理則樂役物則憂如此人亦何苦而不循理以害吾樂耶  
孟郊詩曰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真可謂戚戚矣  
然東野豈小人哉學未見其大而心不免於累物欲為君子而未能者也水流任急境常靜花落雖頻意

自閑不似世人忙裏老生平未始得開顏堯夫之氣象何如哉大抵胸中光睿則無往而不從容也若乃浪齊是非強釋疑滯駕天風以放曠擊溟水而逍遙此其蕩蕩非吾之所謂蕩蕩矣不可以不審也

子溫而厲

全章

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其氣質之偏故其見於容貌者亦偏惟聖人陰陽合德氣質中和而於本然之德性無所障礙故其見於容貌之間者隨時不同而無一之不中和焉是故常人偏於溫則不厲偏於威則易猛勉於恭則不安其在夫子時乎溫而可親也而有嚴厲不可犯者存溫而得其中焉時乎威而可畏也而有寬裕不猛烈者存威而得其中焉時乎恭而莊敬儼肅也則自然而無所勉強舒泰而無所拘迫其恭也又何嘗不得其中焉是皆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向使所稟或偏於陰或偏於陽則其見於外者能溫而不能厲而陽中不見有陰矣能威而又能猛而陰中不見有陽矣徒能恭而為陰之嚴又豈能安而為陽之舒乎然則欲善其容貌者亦惟涵養其氣質而已矣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四十二

德性以理言氣質以氣言全軀渾然德性之備而無

所虧也陰陽合德氣質之和而不偏也必陰陽合德則德性無虧而見於容貌者亦中和矣溫威恭三字是主厲不猛安在溫威恭之內溫也不猛也安也有春夏氣象屬陽厲也威也恭也有秋冬氣象屬陰此其大分也其陰陽相根之說又是一般道理

泰伯第八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全章

君臣之義入道之大經也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權之出於不得已也權非聖人不能用也聖人假權濟經以彌亂而後世之亂臣賊子者借以爲口實亂其易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四十三

有已乎吾夫子之爲後世慮也深故傳易雖與湯武之放伐而不食周粟餓死于首陽之下者亦曰民到于今稱之此春秋之義萬古之閉也其稱泰伯文王以至德者亦與夷齊諫伐之意也其意若曰泰伯其可謂德之至極而無以復加者矣何則以泰伯之德當商道寢衰周日強大之時固足以朝諸侯而有商家之天下也彼乃可取不取而因以天下讓之於商且又隱然不露形迹民莫得而稱之焉夫不利天下之大而委曲以全君臣之倫德之至也何如哉

民無德而稱焉此意輕

三以天下讓讓之於季歷耶讓之商耶曰可取不取之謂讓是時天下商家之天下也不取商家之天下便是以天下讓之於商

恭而無禮則勞

全章

禮者天理之節文中之所在也執德者不以禮爲之準則則失中而有其弊矣如恭也慎也勇也直也四者皆德之美者也恭而無禮以節文之則足恭矣不亦勞乎慎而無禮以節文之則過慎矣不亦蕙乎勇而無禮則爲強梁之勇是之謂亂直而無禮則爲徑情之直是之謂絞不有禮則各有其弊如此禮其可須臾離乎哉節其太過文其不及而由夫天理之當然可也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四十四

君子篤於親

全章

上者下之表率也上行則下效矣君子能篤厚於其所親而盡吾之仁則民亦興起於仁而各親其親矣能不遺棄故舊而盡吾忠厚之道則民亦不偷而各厚於故舊矣蓋以身教者從儀刑觀感之間初不假於賞罰號令以爲之驅也

親字該得廣父母又親中之最親者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

全章

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有疾將



終之時而自幸其得免於毀傷故召在門弟子而詔之曰敬子足敬子手觀予之手足有不全者乎然吾身體之所以如此其全者以吾之有以保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吾平日之所以自保其身者蓋如此其亦可謂難矣而今以後吾知其得終免於毀傷而可以無恐矣語畢而又呼小子以致反覆丁寧之意亦欲其如已之戒謹恐懼而一舉足不敢忘親也大抵曾子之能保其身者惟是能存此心而已戰戰兢兢千古聖賢存心之要訣也心無一息之不存則理無一毫之不備蓋舉天下萬物而皆全也况身有不全者乎全身特任重道遠中之事耳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四十五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全章

曾子有疾孟敬子往問其疾曾子將有言以告之恐其忽而不之識故先自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而今我將死矣有言則善言也子其識之想孟敬子之爲人必其忽略於大本而煩瑣於名物器數之末者故告之曰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之所貴乎道者有三事三者何動容貌則中乎規矩而遠暴慢之氣而容貌得其道正顏色則近於誠實而無色莊之僞而顏色得其道出辭氣則皆雅言正言而無鄙背之失

而辭氣得其道是三者皆君子之所貴也若夫邊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軀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

斯字當則字看非戒勉之詞三事皆以其能如此者言而謂其爲君子之所貴便見敬子之不可如此矣戒勉之意在言外

以能問於不能 全章

能者能知夫義理也不能則未有所知也多者博聞廣見而所知者多也寡則聞見孤寡而所知者無幾也有即所謂能而無即不能也實即所謂多而虛即其寡者也以已之能問人之不能以已之多能問人之寡能非自以爲能且多而姑爲是退託以下於人也但天下之義理無窮已雖能知而有矣然容亦有未能知或知之而未敢自信者雖有而自視則若無焉惟其有若無此其所以以能問於不能恐彼亦或有能而可以爲吾資也已雖多能而實矣然容亦有不盡知或盡知而未敢盡以爲然者雖實而自視則若虛焉惟其實若虛此其所以以多問於寡恐彼亦或多能而可以爲吾助也犯者我無所失以召彼之擾而彼之冥頑愈暴自肆其橫逆以干於我也犯而不校者非氣弱而不能與校也非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四十六

慮患而不敢與校也非含忍而不欲與校也亦非待之以禽獸而以為不足校也蓋其所見者遠所存者大包含徧覆初不知我之有間於人而惶悻慈祥又安知人之有犯於我萬物既皆我則我將誰校耶夫歛然自視而必以問於人洞然無我而不以校於人若此者惟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從事於斯者言其能為如是非言其學為如是也吾友不言何人馬氏以為顏淵而後能如是也顏淵早卒故曰昔者吾友昔與今對昔者云云而今也則亡之意自見矣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四十七

不能且問况能者乎處逆境尚無芥蒂况順境乎只用數句便見顏子之知無不周而德無不備也然則欲頌人之美者奚以多言為哉

可以托六尺之孤 全章

才者德之用節者德之守二者不可偏廢也有人於此以言其才可以托六尺之孤而為幼君之輔不但可以輔長君也可以寄百里之命而一國之政皆任其裁處不但可以相君以分理乎國政也其才之過人如此至於事變之來國勢搶攘人心搖兀死生利害之際而從違趨避實關係乎大節其人臨此時而所以輔幼君攝國政者卓乎其義理之精明而不可惑確乎其志氣之

堅定而不可撓義當如此則斷如此為之義當如彼則必如彼為之顧是非不顧利害論逆順不論生死其節之不可奪又如此若人也其可謂之君子人歟然觀其才節之兼備如此信乎其為君子人也蓋有才無節則大者不足觀而終歸於小人有節無才則不能立事無益人國亦僅得為善人而已皆不得為君子君子者才德出眾之名

士不可以不弘毅 全章

規模廣大心無自足之謂弘執守堅定事必有終之謂毅士不可以不弘毅也其所以不可以不弘毅者何也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四十八

蓋士者之任甚重而其所行之路又甚遠也惟其任之重必弘而後能勝其重惟其道之遠必毅而後致其遠是故不可以不弘毅然果何以見其任之重而道之遠蓋仁者人心之全德兼眾理備萬善而乃以之為己任則是舉天下之善盡萬物之理皆於我手承載也其任不亦重乎且其身任是仁也直至死而後已若一息尚存此志亦不容少懈焉則是向前策勵無可駐足之途畢力進趨無可息肩之所其道不亦遠乎大抵此章之意只是言仁道至大非全體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全體所謂弘不以一善而自足也不息所謂毅不以半途而

自廢也

興於詩

全章

興者興起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也立者中有定力善必為惡必去非外物之所能搖奪也成者私欲淨盡纖芥不留而善之復全於我者至純極熟無事乎勉強矜持之力也夫天命之性惟善而已形氣有欲故惡與智長而人之所以為心者雜矣必有學焉以維持保養此心然後去惡復善而天命之在我者始純一而完備然學者所得自有先後淺深而其得之於學者又皆各有所在是故其始之興也必得於詩蓋詩本性情有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四十九

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興也必於是而得之興固以詩矣其中之立也必得於禮蓋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立也必於禮而得之立固以禮矣其終之成也必得於樂蓋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成也必於是而得之此可見詩禮樂之有益於人而人不可以不知學也大抵學無別法惟是養心興於詩興此心也立於禮立此心也成於樂成此心也故曰天下

無心外之理學者無心外之學

民可使由之

全章

理之所當然者如父當慈子當孝與凡民生日用之有定則而不可以不之由者皆是初無高遠難行之事為民上者有德禮焉有政刑焉則固可使民之由於是而不悖也若其所以當然之故則皆出於人之性而原於天之命蘊奧微妙必資質高明學力至到者乃能脫然有悟其在凡民則不可使知之也非不欲使知之也蓋其理未易知而民之聰明有所局欲使知之而不能也好勇疾貪亂也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五十

好勇而不疾貪則猶知安分而不肯為亂疾貪而不好勇則遇事畏懼而不能為亂惟其好勇而又自疾其貪必為亂也人而不仁固可憎疾若其罪當誅而力又能誅之則誅之可也若其不能而疾之已甚使之無所容其身事窮勢迫彼將應我以無耻之心而肆其含蓄之毒其勢必致亂也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一則自為亂一則自致亂是其生亂一也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

全章

才出於氣而可以用固人之不可無者也但不可恃才耳自古智能技藝之美莫如周公苟或如有周公之才

之美使驕且吝焉則無其德而大本失矣其餘才藝之美何足觀哉夫有周公之才之美而驕吝尚不足觀况無周公之才而驕吝者乎驕者以人皆不能而誇已獨能也吝者但欲已有是能而不欲人之皆能也驕氣盈吝氣歉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

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學本欲以明善誠身非欲以干祿也然學既成則其君用之而亦可以得祿後世學者但見祿由學得而不知古人教人爲學之本意遂以學爲干祿之階所事者雖在於學而其志則已馳逐於外而不在其身與心矣此四書淺說論語二卷五十一

今世學者之通患也夫惟三年之久從事於學而不志於穀謀道不謀食爲己不爲人如此之人豈易得哉蓋非見超流俗而志欲向上者不能無累於人世之浮雲也

篤信好學

全章

篤信者自見其是信之篤而不可改易也好學者格物窮理務求其是非之真其似是而非者不足以惑之也守死者自執其是而以死守之雖怵之以利害禍福而終不能奪吾之守也善道者事必由理行必合義而所守皆是也不篤信則志向不專而不能好學然徒篤信

而不好學則義理不明而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節操不堅而不能以善其道然徒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所守雖堅而不足以立名節正人心扶風教亦爲無用之守耳故必篤信然後能好學而篤信又不可以不好學必守死然後能善道而守死又不可以不善道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是篤信好學乃能守死善道而篤信好學又不可以不守死善道數義錯綜其義始備此四者之所以更相爲用而不可有一闕焉者也約而言之篤信好學者有學也守死善道者有守也爲君子而有學有守則出處去就焉往而不善哉其遇危邦也則避之而不入其在亂邦也則去之而不居當天下之有道也則見而仕天下無道也則隱而不仕此其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非有學有守者不足以與此若夫天下有道時當見也而道無可行人不我用而不得不貧賤焉是可耻也天下無道時當隱也而利欲牽引祿位是眈而苟安於富貴焉是又可耻之甚也此其去就之義不潔出處之分不明而原其由則由於無學無守故也

鄭氏曰許行陳相非不篤信曰好學則未也召忽荀息非不守死曰善道則未也

君子全德重在有學有守上惟有學則邪見不能惑而自知出處去就之義有守則利欲不能牽而自得出處去就之正晁氏註似略欠輕重

篤信好學屬有學守死善道屬有守一說以篤信守死屬有守以好學善道屬有學恐非是蓋篤信者自信不惑也有知見意守死者固執不可奪也有行爲意好學善道二者之分知行自明白可以善道爲好學之功不可以善爲好學之事也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任公卿大夫之職則當謀公卿大夫之政若不在其位則不任其政矣而乃商度其可否之宜條陳其利害之故是爲思出其位犯非其分矣夫豈尋常安分者之爲乎故不在其位則不謀其政謀者思所以處之也微有干預之意非私議其得失於田畝之間也此以士庶人不謀公卿大夫之政言若推廣而言之則上不可以侵下左不可以侵右亦是

集註程子曰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然溫公欲除給事中之問而程子竟不言何也須更有說

師摯之始

全章

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夫以夫子之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五十三

狂而不直

全章

聖而正樂以師摯之賢而任樂故一時音樂美盛如此自師摯適齊繼者皆不能及所以追思而嘆美之曰吾自衛反魯之時適師摯在官之始是時詩樂殘缺者有補失次者有序一奏之間而闕雅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凡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卒之謂之亂詞故樂之卒章曰亂以闕雅之詩爲樂歌之卒章故曰闕雅之亂但言闕雅之亂洋洋盈耳者舉終該始也言自始至終皆美盛也

大凡中才以下之人不能皆無病然有是病亦必有是德則因其德以入於善而其病或可醫也若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矣然天地無棄物聖人無棄人故夫子寓教誨於深絕之中曰好高者多率直無知者多謹厚無能者多信實此其常也吾之所知也今也或狂焉而乃不直或侗焉而乃不愚或慳慳焉而乃不信若此者則非常矣非吾之所知也謂之曰吾不知之者蓋深絕之之詞使其聞而改之是亦不屑之教誨也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功無間斷心存恐畏學者當如是也蓋有其心而無其功則心爲徒勞而無日進之實有其功而無其心則功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五十四

或亦間而有終息之患故人之爲學其用功既汲汲焉而如有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而不能及焉如此則學無不成者矣

猶恐失之四字卽如不及三字但上句以用功言下句以存心言猶云學如不及心如不及只是學日求進而心常恐不進也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

全章

巍巍乎其高大者其誰乎惟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此可以見其巍巍矣蓋人爲富貴所動則役於物而自卑小矣舜禹以匹夫一旦有天下爲天子而居富貴之極乃視之漠然若無所與焉是其心直超乎萬物之上而衆人以爲可欲而不可得者舉無一足以動其中其氣象何如哉

巍巍乎三字作一句

大哉堯之爲君也

全章

大哉堯之爲君也何以見其大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之德與之同其大蓋天之體無一物而不覆而堯之德則舉萬物而皆被也夫惟其德與天同大是以但見其德之所被蕩蕩乎廣遠而民不能以言語形容之也其德固不可名而其所可見者則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五十五

其有文章如此而已成功如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文章謂禮樂法度若命伯夷后夔皋陶羲和之所典者是也成功文章則有迹存焉故可見若其德則積之心布之身而治效默運于四表不言而信不令而從又烏得以言語形容之哉

德以被之於人者言在禮樂法度之外成功固本於德而文章亦不爲無助蓋舍禮樂法度雖以堯舜之德亦不能平治天下

舜有臣五人

全章

舜得臣五人而天下自治武王曰予有佐治之臣十人孔子曰古語云才難不其然乎何以見之蓋言人才之多者必稱周室惟唐虞交會之際有五人而天下治較之有周爲尤盛耳降自夏商則皆不能及周矣是周之人才可謂盛矣然惟有亂臣十人而十人之中又有邑姜婦人焉只有九人而已以此九人之才自是爲周家之盛而而唐虞超夏商矣然則人才之難得也不其然乎然武王以十人之力而克商有天下猶未若文王之可以取而不取也夫文王三分有其二是天與之人歸之矣當其時而欲得商之天下猶運之掌也而文王乃不之取又率商之叛國以服事紂文王之德其可謂至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五十六

德也已矣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而且稱其德之至其名分之際嚴乎哉

舜之五人尤盛於周之十人者人才不以多寡為盛衰也顧其人何如耳十人之中惟周公且太公望無愧於五人餘非五人匹也

禹吾無間然矣

全章

禹吾無間然矣何也儉者或一於儉而不知所豐豐者或一於豐而不知所儉是皆不無可議也禹也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黼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夫已之飲食與衣服及自處之宮室宜薄也至於事鬼神及祭服與民間之溝洫宜豐也今也豐其所宜豐儉其所宜儉豐儉各得其宜縱欲指其隙而議無得而議之矣故曰禹吾無間然矣

盡力乎溝洫亦謂之豐者蓋多費已力而不吝於費字亦甚切不必費財而後謂之豐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利也命也仁也三者皆夫子之所罕言者也蓋循義而行則利在其中但君子正其誼不謀其利若計利則有害於義故夫子罕言利命乃天之賦子於物者以理言

之則聲臭俱無以氣言之則滷駁雜揉是其理為甚微知未及而驟語之則反滋其惑且至於棄糞事而不脩仁統四德而無物不體是其道為甚大德未至而強證之則不惟使之躓等亦使人有玩之之心故命也仁也夫子亦罕言之焉是則罕言利者防學者之趨乎此罕言命與仁以學者未易及此也既不欲人之淪溺於卑污又不欲人之馳驚於虛遠聖人之慮深矣

大哉孔子

全章

達巷黨之人曰大哉孔子蓋其無一藝而不知亦無一藝而不能博學如此固可見其大矣然凡專精於一藝者則人以一藝稱之而得有所成名彼則博學而泛兼衆藝則人不得以一藝稱之而無所成名夫其大雖大矣而其名之不成亦可惜也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彼謂我博學無所成名蓋以我不專執一藝也不知彼欲使我何所專執以成名乎專執御乎專執射乎吾欲擇於斯二者而執其一則惟執御矣蓋御比射雖為尤卑然亦藝也亦人之不可以不學者也專學而精之亦足以成名矣故吾但執此耳然聖人豈真欲執御以成名乎

蓋聞人譽已承之以謙亦以見夫道之無往而不在而達黨人之譽聖人實為不知聖人者也聖人之大豈在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五十八

於博學而無所成名又安足為大者惜乎

麻冕禮也

全章

績麻成布而緇之以為冕者古制之禮也今也以其細密難成而改用絲為之用絲比用麻較為省約是之謂儉儉雖非禮然無害於義而可從也吾從眾若夫臣之拜君而必於堂下者亦古制之禮也而今也則皆拜於堂上是泰也泰驕慢也害義甚矣雖違眾吾從下此可見世俗好尚有可否而君子處世有權衡或同焉或異焉惟其是而已

子絕四

全章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五九

心兮本虛常人則有四者之累以窒其虛夫子則絕無四者而其本虛者常虛也蓋凡人以私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夫子則廓然太公物來順應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蓋其心純乎理而無一念之間事任乎理而無一毫之雜真若太虛之光明瑩淨不見有尺霧寸雲之點翳乎其間也

子畏於匡

全章

遇難而有戒心謂之畏子畏於匡而弟子之從者懼故為解之曰文王未沒則前乎羣聖人之文傳在文王今也文王既沒文其不在我乎夫斯文與喪皆天也天之

將喪斯文也則所以賦於我者必有斯斬而我自不得與於斯文也今天之所以與於我者如此而我既得與於斯文則是天未欲喪斯文也天既未欲喪斯文則必為斯文計而默相我於冥冥之中使我見用於世而興起乎斯文也匡人其如我何使其能如何則是能違天矣天豈匡人之所違乎

太宰問於子貢曰

全章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歟不然何其多能太宰蓋以多能為聖而所謂多能者蓋亦指夫禮樂射御釣弋獵較之類非以經天緯地建功立業為能也子貢曰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六十

聖之所以為聖者在德不在多能若吾夫子固是天縱之以德不為之限量而若將聖者而又兼多能也蓋德既將聖則其才自無不通多能特其無不通中之餘事耳聖豈專在是乎天子聞此二人問答之言曰太宰其知我乎如太宰之言則吾之多能得諸天矣殊不知吾少也賤無官守言責之寄得以暇逸而習通夫衆技故多能而所能者鄙細之事耳非天與以聖而自無不能也且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豈必多能乎哉不在多能也蓋自有重且大者存焉夫子之言如此而琴牢亦曰夫子嘗言吾不試故藝此亦吾少也賤故多能之意也



吾有知乎哉

全章

夫子之意者曰人謂吾有知也吾豈有知乎哉無知也但有鄙夫問於我在彼雖空空如也而吾告之亦必發動其兩端而無一之不盡焉蓋人雖至愚亦或可開而通而答問不盡其誠亦豈君子成物之道此吾所以必竭其兩端而或謂吾有知者無亦由此也歟

凡聖人謙詞未有無因而發者上面必有說話門人記不全耳

竭兩端只是言之盡耳蓋其一言之發雖就鄙夫之可知可行者言之而要之至理亦不外是也若常人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六十一

鳳鳥不至

全章

必有祥瑞作符斯可以卜聖王之將出必有聖王在上斯可以望吾道之大行今也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則聖王其不興矣聖王不興天下其誰能用我也然則吾之道其亦如是而已矣夫

子見齊衰者

全章

夫子於齊衰者見衣裳者警者或適值而見之彼之車雖少亦必作焉或行而過其前則必趨焉作與趨者敬

之也冕衣裳者爵位之尊者也見之則敬心生焉而因用其敬也有喪而齊衰者不成人而警者見之則哀矜之心動于中而外自加敬也見冕衣裳者敬之人情之常也以見冕衣裳者之敬而施之於齊衰者與警者則聖人之心仁孝克積隨感而見有非衆人之所能及也

顏淵喟然嘆曰

全章

顏淵在聖門學既有得因喟然嘆曰甚矣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躰仰之庶幾可及則見其愈高而不可及鑽之庶幾可入則見其愈堅而不可入瞻之在前似乎有方所矣及趨而前則忽焉在後而莫之為象夫子之道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六十二

其高妙如此然其道雖高妙而其教人也則循循然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致知以明夫道之真而後約我以禮使我力行以體夫道之實其為教如此我也從事於斯博文焉以入其門約禮焉以由其路但覺是道有益於身心而甚切於日用不可須臾離也故悅之之深雖欲已其博約之勤而自不能已焉而凡所以致其博而歸之約者蓋已罄其心思而極其勉強矣於是向之所謂彌高彌堅在前在後者始得親見而幾及之若有象焉卓然而立乎吾前也於斯時也欲畢力以從之則又無所用其力焉蓋夫子從心所欲而顏子不免於有心

夫子渾然一道而顏子則知道而固守之所謂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當勿忘勿助以俟其自化不能盡心盡力以求其速化也

吾自衛反魯

全章

吾自衛反魯亦嘗正樂然後樂之始終條理之妙高下節奏之詳皆得其正雅頌之詩被諸絃歌者亦各得其序而無有紊亂者矣

子在川上曰

全章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或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夫子在川上感於目而觸於心遂致嘆曰水之滔滔而逝有如是夫不以晝夜而或含道之流行不息者豈不於斯而可見哉蓋以水之所往道之所在也水流而不息道體之不息也學者可不隨時省察而不使有毫髮之間斷哉

語之而不惰者

全章

求之吾門若夫語之以此則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而不見其有懈怠者其固也歟觀夫博文約禮之訓而即既竭吾才以造於見所立之卓告之以克己復禮之目而即請事於斯語以至於三月不違之後則其不惰也可見矣

苗而不秀者有矣夫

全章

穀之生也自苗而秀自秀而實乃爲有成然或自苗而不秀者有之或自秀而不實者有之此言正以見人有始學而不見發達有發達而不至成就者要必自苗而秀自秀而實則學爲有成矣

法語之言

全章

法言者正色直言以告之也此樣言語人所敬憚故必從然從而不改則亦面從而已故惟改之爲貴與言者與順委曲以告之此樣言語無所乖忤故必悅也然悅而不釋則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故惟釋之爲貴若徒悅而不釋徒從而不改則爲下愚之歸而竟無自新之路矣若人其如之何哉

衣敝緼袍

首節

貧富相形之際鮮有不能不動於心者今也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恬然不以爲羞惟仲由也歟在他人不戚戚於貧則汲汲於富豈能不以貧富動其心哉大抵仲由以至於升堂地位無乃基於此矣

不佞不求

至末

詩云貧與富叟誠能不疾人之有而有佞害之心不耻已之無而有貪求之意則能不以貧富動心矣又何爲

不善乎子路以夫子與已於是終身誦此不伎不求之  
言是蓋自善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抑之曰  
不伎不求是亦道之所在也然此事亦不足為善也更  
當勉而進之以求至於盡善之地可也

歲寒然後知松栢

全章

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  
君子之所守可見也獨不觀諸松栢乎方其春日煖之  
以陽則羣芳從羣固未知松栢之堅剛有操也及其歲  
暮寒之以陰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始見其後凋  
也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全章

六五

可與共學者有志於求道者可與適道者身體力行以  
趨乎道者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  
者可與權者隨事規理權其輕重而行之者也

人之為學所造自有淺深君子所與當隨其所至之  
高下彼其冥然不知者固不足以共學矣若夫有志  
於求道而不溺於卑污知所以為學而不安於自棄  
斯人也可與共學矣而未可與適道若夫身體是道  
而不惑於異端力行是道而不雜於他岐斯人也可  
與適道矣而未可與立也若夫卓然有立而不為外

物所搖奪確然有守而不為異論所遷改斯人也可  
與立矣而未可與權蓋權也者隨事順理以制天下  
之宜量重稱輕以通天下之變者也  
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思之而復以室之遠自沮是亦未嘗用心以思之也  
若有心以思之則我欲仁斯仁至矣夫何遠之有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

能言者

孔子于鄉黨其容貌詞氣之間恂恂然其信實謙卑與  
順不以賢智先人有似不能言者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全章

六十六

朝與下大夫言  
下大夫則勢分不甚尊言有可以直遂也聖人與之言  
也當言則言無所隱諱而侃侃如也上大夫則勢分尊  
嚴言不可以直遂也聖人與之言也則和悅之中而默  
寓箴規之意而闇闇如也其君視朝之時聖人雖恭敬  
不寧而威儀自然中適而不至備懼失措矣此所以為  
聖人也

衣前後襟如也

言其手動而身不動也故衣自襟整  
趨進真如也

此時主已延賓而入為擯者從其後而趨入以有事也  
賓退  
不顧矣

此蓋主君送賓就館之時未必一見便成禮而送歸國也

執圭鞠躬如也

上如揖下如授者步趨之間其手微有上下也

享禮有容色

聘則尊君之命非敬無以盡聘問之禮享則達君之意非和則無以通聘問之情

君子不以紕繆飾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六十七

常服則有常服之制度紕乃齊服之飾繆乃喪服之飾

故孔子不以二色為常服之領緣

紅紫不以為裘服

以火之赤克金之白合赤白而成紅為南方之間色以水之黑克火之赤合赤黑而成紫為北方之間色也

緇衣羔裘

禦寒莫如裘裘必有衣以楊之於外夫子緇衣則羔裘也使緇衣與羔裘黑白相稱也下句亦然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之毛最為深厚用以為私居取其適體此又裘裘

所宜用也

去喪無所不佩

除是居喪則無所不佩蓋玉以比德而鴈礪亦所常有事而不可缺也

非帷裳必殺之

朝祭之服不殺者取其方正也非朝祭之服必殺者亦不妄費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

若不是致仕則常服矣不必言吉月吉月每月之朔也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六十八

聖人非不欲其精細而亦未嘗必欲其精細不欲其精細則幾於貪多務得必欲其精細則幾於恣情縱欲皆

非也

不得其醬不食

如食魚膾用芥醬食滷魚用卵醬食麋腥濡雞濡鷺用醯醬非氣味相宜則不相濟

惟酒無量不及亂

酒本為合歡也而亦不可醉也如我為主則當陪賓之飲以盡其為主之情我為賓則亦當為之開懷以盡主人之意夫為賓為主之時但至於適趣而已初不使其

內昏於心志外喪其威儀也

鄉人儼朝服而立於阼階

鄉人非士大夫之比也儼非大祭之倫也在常人則忽之矣聖人之意以為鄉人為我儼也我則主人也主人不可慢也於是朝服而立於阼階阼階主人之位也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夫子遣使者往問其人於他邦使者既行則從其背後拜而送之如親見之敬也觀此便見得非是拜使者拜其所問之人也故曰如親見之敬也

康子饋藥

全章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六十九

拜而受之所以重其賜也曰未達不敢嘗恐其虛人之賜也故直以告之然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

廐焚

不問馬

畢竟亦問馬只是初聞廐焚之時只問人而不問馬迨出常情之外非有安排用意所為者

見齊衰者

必以貌

狎謂素相熟者衰謂見之頻數者變則改其常容有哀驚之意以貌則加敬見冕者則尊敬之而不敢忽見警者則哀矜之而亦不忽之也

論語二卷終

重刊補訂四書淺說論語卷之三

先進篇

學校 晉 著

子曰先進於禮樂

全章

子曰夫禮樂以得中為貴今時人之論謂前輩之於禮樂質樸無文乃野人之所為也後輩之於禮樂文質彬彬乃士君子之所為也時人之論如此是以文質得宜者為野人而以文過其質者為君子蓋溺於流弊而不自知也故言我用乎禮樂則惟從乎先進而不從乎後進雖違習俗之好尚不恤也觀夫子此言蓋欲損時俗之過於文以歸於中之意有在矣故發為此論也

四書淺說 論語三卷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

全章

夫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夫子思之曰昔者從我於陳蔡患難之間者今皆不在於門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弟子因夫子之言故從而記其人謂當時從夫子於陳蔡者長於德行者則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也長於言語者則有宰我子貢也長於政事者則有冉有季路其人也長於文學者則有子游子夏其人也然此數子者當時嘗從夫子於陳蔡者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

全章

子曰他羣弟子於問辨之間常有發吾之所未發是我  
蓋嘗得其助矣若回也則非有助於我者何也蓋凡  
聞人之言者有所疑然後有所問有所問然後有所發  
今回於吾言也或巨或細或精或粗無不忻然領受而  
一無所疑既無所疑又安得有助於我哉蓋顏子於聖  
人之言默識心融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  
焉其實乃深喜之

子曰孝哉閔子騫

全章

子曰孝哉閔子騫何也蓋父母兄弟稱其孝友者固有  
之矣然或恐其溺於愛蔽於私未可知其為孝也今也  
父母兄弟稱其孝友而外人皆信之無異詞初不異於  
父母兄弟之言使非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  
何以得此以是觀之則閔子騫之孝可知矣

南容三復白圭

全章

白圭之謂謹言者之格言也南容一日三復白圭之詩  
反復吟咏不少休廢蓋深有意於謹言也夫能謹其言  
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南容之賢如此  
故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也

顏淵死顏路請

全章

顏淵死家貧無椁顏路不忍其子之無椁以夫子與顏

淵平日思義兼盡於是請夫子所乘之車欲賣之以買  
椁是蓋不知葬可以無椁大夫不可以徒行也故夫子  
以義止之曰子之才或不才然以父視之則皆謂之子  
天下父子之情一也昔鯉也死亦只有棺而無椁當時  
吾未嘗徒行而舍車以為之椁何也以吾從大夫之後  
不可徒行也觀於此言則知葬可以無椁大夫不可以  
徒行夫子向也既不得舍車於鯉則今也亦不得舍車  
於淵矣

顏淵死子曰噫

全章

顏淵死夫子痛之曰噫吾之道實賴顏淵以傳今顏淵  
死則吾之身雖存而吾之道已無傳矣淵之死實天喪  
子淵之死實天喪子

顏淵死子哭之慟

全章

顏淵死夫子哭之至於慟從者曰慟矣欲夫子節其哀  
也是時夫子哀傷之至不自知遂訝而問從者曰吾果  
有慟乎如有慟也則吾非斯人之為慟而誰為哉明其  
哭顏淵非他人比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

全章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聖人止之曰不可蓋喪具稱家  
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門人不聽夫子之言既而

厚塋之故夫子責之曰回也平日視子猶父也蓋其所  
以處我者恩無不至義無不盡一言一動一惟吾言之  
是從而未有一事之或違自少至壯一惟吾身之是依  
而未嘗一日之相離分雖師弟情實父子今我之於回  
也不得視猶子也蓋吾向也之塋迴衣衾棺槨皆得其  
宜有以愜我之心今也之塋迴衣衾棺槨多不循理未  
能滿我之意是吾不得以待鯉者而待於回也然此非  
我之所爲也乃爾二三子之所爲也是其所以使回不  
得心安於地下者其責蓋有所歸矣

季路問事鬼神

全章

四書淺說

論語三卷

四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蓋先求其所  
以事人之道乎敢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蓋先求其  
所以生之道乎蓋事人之道誠敬而已而所以事鬼之  
道不外是矣知生之道氣聚則生也反而要之則所以  
死之道不外是矣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  
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

閔子侍側

全章

閔子侍側其氣象外和內剛德器深厚但見其閭閻如  
也子路之氣象則剛強有餘而柔弱之氣則絕無但見  
其行行如也再有子貢之氣象則和順不足而剛直之

氣稍外見但見其侃侃如也或閭閻或行行或侃侃氣  
象雖各不同然皆稟乎剛明正大之氣而絕無柔暗邪  
惡之病固皆一時之英才也夫子得英才而教育之其  
心豈有不樂然就子路剛強有取禍之理故夫子因而  
戒之曰以吾視之若由也有不得其死然汝其可不知  
所戒而矯其氣質之偏乎

魯人爲長府

全章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以其勞民傷財故因以諷之曰凡  
改作之事其於不得已則爲之可也今長府之事似乎  
在所不得已也仍舊貫如之何然既是可以已則已之可

四書淺說

論語三卷

五

也何必紛紛改作乎是則始而曰仍舊貫如之何則見  
其商量未決之意繼而曰何必改作則有確然不易之  
意是一言之間既有以切中乎事理之宜而舒徐曲折  
又足以感動乎在位之心故夫子稱之曰夫人不言則  
已言則必當乎事理而不妄發也

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全章

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  
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故夫子斥之曰由之瑟奚爲  
在於丘之門蓋欲使子路知其聲之不和而變其氣質  
之剛勇也門人以夫子之言而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

之曰由也之學所知者已得其根本節目之大而不蔽於近小所行者已合天理民彝之正而不流於卑污是其所學已造乎高明正大之域如人由入門而升堂若非宮墻之外望者可比也但所見雖大而猶未至於精義入神之妙所行雖正而猶未至於純粹至善之歸是其所造猶未入乎精微之奧如人之雖升堂而未入室其於聖人之域則未入也子路之所造如此安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哉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

全章

子貢問師與商也二人之所造孰勝夫子各之曰師也

四書淺說 論語三卷

六

過商也不及意蓋以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所行常過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所行常失之不及一過一不及固未知孰優而孰劣也子貢未喻其意以為師比於商為過商比於師為不及然則師勝於商歟子曰非也道以中庸為至賢智者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者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過猶不及豈可以師之過為勝於商之不及哉

季氏富於周公

全章

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穰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再

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聖人以其黨惡而害民故從而責之曰求也所為如此非吾徒也爾小子於求有朋友之義盍鳴鼓聲其罪而攻之可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又使門人正之於絕之之中而有不絕之之意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

柴也愚

全章

人之氣質不能無偏所貴乎學者為能變化其氣質也故夫子於四子各舉其性質之偏處以告之曰柴也之性質其病在於膠固而不通參也之性質其病在於遲鈍而不敏師也之性質其病在於便辟而少誠實由也之性質其病在於粗鄙而凡陋是其氣質各有所偏也汝輩其可不知自厲乎予以矯其偏而歸於中耶

回也其庶乎屢空

全章

子曰回也其庶乎幾與道為一也且不以貧富動其心而求富故屢至空匱也若賜也則不受天命而有心於求富故貨財常生殖焉則不能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矣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

全章

子張問善人之所以為善人何如子曰善人質美而未



學者也惟其質美故雖不必蹈聖賢之成法而所行自無背理之事雖不必守先王之成規而所為自無非道之舉惟其未學故所行雖善亦不能馴至精微之奧所守雖正亦不能優入乎聖人之域善人之所為善人如此以是觀之則知質美固可善而學問之功亦不可無也

論篤是與

全章

子曰人之情偽未易知也觀人者若但以其言論篤實而遂許其為人則亦未知其表裏如一外篤實而中篤實而為君子者乎亦未知其心口相違外篤實而中未必篤實而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貌取人也

四書淺說

論語三卷

八

子路問聞斯行諸

全章

子路問於夫子凡有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如之何其聞斯行之毋有問於夫子凡有聞斯行諸子曰見義不為是無勇也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二子之問則同而夫子之答則異亦也感故問子曰求也之資稟失之柔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所當為者逡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故吾從而進之使其勇於有為也由也之資有兼人之勇

不患其不能為也患其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故吾從而退之使之審於有為也夫聖人之於二子一進之一退之無非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使非公西華能問則聖人造就二子之心孰從而知之哉

子畏於匡

全章

子畏於匡顏淵相失在後方其相失之時夫子懼其為匡人所害及其既至也不勝其喜幸之意乃迎而謂之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對曰夫子喜得以保全在回何敢妄於赴闕而死於匡人之鋒乎

四書淺說

論語三卷

九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

全章

時由求為季氏家臣子然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以為問曰仲由冉求其德望才業固非常人比也其可謂大臣也歟子曰吾以為異常之問乃以由求為問輕二子以抑季然也夫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其君君不向道必引之以向道而後已初不徇乎君之好如其不從則隱身而去位可失而志不可奪身可退而道不可屈所謂大臣者如此是豈由求所能當哉今由與求也其可謂具臣而已子然曰二子既非大臣然則凡事惟唯唯然以從季氏之所為歟子曰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

君臣大義則聞之熟矣若夫弑父與君之事亦不能脅之以必從也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全章

子路爲季氏宰因欲舉子羔爲費邑之宰故聖人責之意以學優斯可以登仕明體斯可以適用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則內焉有妨於治已而身心性情不可得而脩外焉有妨於治人而人民政事不可得而理德由此而不立學由此而成功以之而廢業以之而隙是乃賊夫人之子也子路因夫子之責遂強爲辭說以

四書淺說

論語三卷

十

應之曰費邑之中有人民焉皆所當治也有社稷焉皆所當事也治民事神皆所以爲學何必讀書拘拘於章句之末然後爲學耶夫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卽仕以爲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此其理之一定者也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給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直責之曰是吾所以惡夫佞者正謂其不問其理之是非而惟以口給取勝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合下以哉

四子侍坐夫子欲誘之盡言以觀其志乃曰吾雖以一

日少長於汝輩然汝勿以我長而難於盡言務欲有懷必吐有言必盡也蓋汝輩方其平居之時則皆自負曰吾之才皆足以爲世用但人莫我知也如或有人知汝舉而用之則汝將何以施諸用哉試爲我言其所以見用之志何如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

一章

子路承夫子之問遂率爾而對曰彼其以千乘之國而間攝乎大國之間加以以師旅之興因之以饑饉之歲時勢之難爲也如此由也爲之將及乎三年之久可使其民皆有勇以之敵愾以之禦侮自無畏攝之心以戰則勝以攻則取可無敗北之虞又能使之知所向義不待刑以驅之而民自知以親上有君子弟之衛父兄不待威以迫之而民自知以死長有者手足之捍頭自由之志如斯而已矣是皆以實才展盡底蘊也故夫子哂之

求爾何如

一章

求也之志何如對曰彼其地方僅有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以此小國求也爲之比及乎三年之久可使其民衣食富足而仰事撫育無所憂而養生送死無所憾求也爲之如斯而已矣然此特富而未有教也若夫禮以

節民行樂以和民心使其化行而俗美則必俟夫才全德備之君子然後能行之非求之所敢當也

赤也何如 單

赤也之志何如對曰禮樂之事非敢曰能之但願學焉彼其宗廟有祭祀之事諸侯有會同之舉以服則玄端以冠則章甫是乃禮法之所在也赤於是時願為小相周旋於俎豆之間以贊君行禮使君無失禮於鬼神奔走於玉帛之際以相君應對使君無失禮於隣國焉赤之志如斯而已矣

點爾何如鼓瑟希

單

四書淺說 論語三卷 十二  
點爾何如點承夫子之問而鼓瑟之聲間歇遂鏗爾舍瑟而作對曰點之志異乎三子者之撰曰雖異乎三子者之撰亦何傷哉亦各言其志而已曰當夫暮春和煦之時景物熙之候斯時也冬衣既解春服既成偕夫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濱風乎舞雩之下乘興而去興盡而歸載歌載咏或托物以陶情或撫景以起興油然而與童冠而並歸點之志如斯而已是其所係累與天地萬物同一春意其樂為何如夫子一聞其言有契於心遂喟然嘆曰曾點之志不過即其所居

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之化上下同流萬物之性同一得所其不容言之妙無限之樂悠然自見於言外視其三子之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吾與許點也

三子者出曾皙後

合下晒之

三子者出曾皙後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從而問曰夫子何晒由也曰為國以禮凡所以正名分而定民志者必有禮以為之節文則名分以露大盡無少謙遜之意是其在己之身言語動靜已自不合於禮矣其何以為國哉是故晒之

唯求則非邦也與

單

曾點又問意以子路既以不讓見晒如求所言亦以君國之事自居而不讓者唯求則非邦也歟夫子答之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之小國而非邦也者是則求所任固亦為邦之事矣

唯赤則非邦也與

單

曾點又問唯赤則非邦也與曰宗廟會同非諸侯之事而何赤也願為小相夫以赤之才而為小孰有能出其右而為之大然則赤之所任固亦為邦之事矣

顏淵篇

全章

顏淵問為仁子曰

全章

顏淵問為仁聖人告之曰仁者本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欲有未去則理無自而全矣故為仁者必也於已私方萌之始則克去之務使其根株之悉拔以反而復於天理節文之中於私意方動之初則遏絕之務使其查滓之渾化以還而歸諸天理當然之則一事如此百事亦如此千千萬事亦如此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此便是為仁也今有人焉誠能一日之間克盡已私以復於禮自一心

四書淺說

卷三

十四

而言則念念皆仁而無一念之不仁自一身而言則事事皆仁而無一事之不仁將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天下之人莫不皆與其仁而無異議者為仁之效甚速而至大如此然是仁也乃吾所自有而自為之其機則由乎已者也而豈由乎人哉此可見為仁之機斷之在已而無難也人能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顏淵問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界限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問其目故夫子告之曰視聽言動四者皆身之用也一有非禮之私而不能制之於心則天理格亡矣故於非禮之

色目欲視也則必禁止之於心而弗視非禮之聲耳欲聽也則必禁止於心而勿聽非禮之辭口欲言也則必

禁止之而勿言非禮之事心欲動也則必禁止而勿動夫非禮勿視聽則視聽之私有以勝之矣非禮勿言動則言動之私有以勝之矣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克已復禮之目何以加此顏淵聞夫子之言固已默識其理欲之幾又自知其力足以勝之故直以為已任而不疑曰回雖不敏請從事夫子此言務欲克去其視聽言動之私以復於天理節文之內而使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豈肯甘為自棄以負夫子之教育哉

四書淺說

卷三

十五

仲弓問仁

全章

仲弓問為仁夫子告之曰為仁之道非敬則私意紛擾而仁之體不立非恕則恣已徇私而仁之用不行故為仁者必也當其出門之時若可以少忽也而此心肅然以致敬有若見乎大賓賓之大者敬之大也是固無地而不敬矣當其使民之際若可以少肆也而此心儼然以起敬有若承乎大祭祭之大者敬之大也是固無事而不敬矣又必於人之施諸己有不欲也則推己之心以及於人亦勿以施其人夫能敬以持已恕以及物則

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將見能敬則內不失已之道能恕則外不失人之心身在邦也以上則得乎君以下則得乎民而在邦無怨身在家也則父母安其孝兄弟悅其友而在家無怨敬恕之效如此夫內外無怨則敬恕之功盡矣使有怨焉則是敬恕之功猶有未至也汝其可不以是而自考乎仲弓聞夫子之言而自知其力足以爲之故直以爲已任而不疑曰雍雖不敏請從事夫子此言務欲主敬行恕而以全其心之德也

司馬牛問仁

全章

司馬牛問仁子曰人惟其心之放也故言每至於妄發也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自無傷易則誕傷煩則支之病也此蓋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爲仁之方不外是矣司馬牛曰其言也訥斯可謂之仁矣乎子曰人惟其心之放也故率意而妄爲惟其爲之妄也故肆言而無忌若夫仁者則心存而不放故於事自不肯以苟且而爲之也兢兢業業爲之必底於有成行之必顧其所言夫爲之既如此其難故言必慮其所終其言又安得而不訥乎故雖不必三緘其口而其言自無傷易傷誕之失也非強閉之而不出也

司馬牛問君子

全章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之人其心常泰不憂不懼司馬牛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汝疑不憂不懼未足爲君子蓋未知君子之所以不憂不懼者固自有本也蓋由其平日所爲光明正大內省於心無一毫之疚病是以理足以勝私氣足以配道義夫何憂何懼是則不憂不懼由于內省不疚如此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牛其可以易而忽之哉

司馬牛憂曰人皆

全章

司馬牛懷憂而言曰人皆有兄弟相安相樂於無事之天而我獨無于夏曰商聞之矣人之或死或生是皆稟於有生之初而非今所能移也人之或富或貴是皆天之所爲而非我之所能必也但當順受而已若夫兄弟之有無亦天命也憂之果何益哉夫君子固當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誠能持己以敬而無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人皆愛敬之以兄弟矣四海之內皆兄弟豈必同胞而後爲兄弟耶君子又何患乎無兄弟也蓋子夏欲以寬乎牛之憂故爲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子張問明

全章

子張問如何而可謂之明子曰浸潤之譖其來有漸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膚受之愬其來迫切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最難察也於此而能察之而不行焉則可謂明也已矣抑不但可謂明也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其可謂明之遠也已矣

子貢問政

全章

子貢問政子曰為政之道食不足則民生不遂兵不足則民生不安信不足則民心日離其何以為國乎然為政者必也制田里薄稅斂而使其倉廩實比什伍時簡教而使其武備脩兵食既足然後施教化明禮義而使

四書淺說

論語三卷

十八

民皆有尊君親上之心而無欺詐離叛之意則為政之道得已子貢曰若事勢至於必不得已之秋得足食而不得足兵得足兵而不得足民信三者不可得兼姑去其一則於三者何先子曰去兵言食足而信孚則民親其上死其長雖無兵而守固矣此兵之所以可去也子貢又曰若事勢至於必不得已之秋得足食而不得足民信二者不可兼姑去其一則於二者何先子曰去食蓋民無食必死自古及今人皆有死是死者人所必不免若夫信者乃人之所以為人者也民無信則相欺相詐無所不至形雖人而實不異於禽獸身雖存而心則

已死矣何面目立於天地之間不若死之為安故為政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此食所以可去而信所以不可無也

棘子成曰君子

全章

棘子成疾時人之文勝而曰君子行事惟存乎質而已矣何用文之為子貢曰惜夫夫子之說崇本抑末乃君子之意也然意雖厚而言則病今言已出則雖駟馬不能追矣彼其忠信誠確之存於心者質也儀章制度之形於外者文也天下之事無質不立無文不行文之所係於人猶質也質之所係於人猶文也質固不可重於

四書淺說

論語三卷

十九

文而文亦不輕於質二者相等不可相無君子小人之所以辨者在此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所辨矣亦猶虎豹之鞞何異於犬羊之鞞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哀公問於有若曰

全章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歲凶荒固不可加賦然國用不足將如之何有若對曰年饑則民困矣蓋行徹法以足其民乎有若之意欲公節用以厚民也哀公不喻其意曰什分而取其二吾之用猶不足如之何其可以行徹法

也有若對曰君民一體休戚相關如使百姓既足則任土作貢惟正是供輿馬器械民爲之出穀粟玉帛民爲之供君孰與不足若百姓不足則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君孰與足君欲足用盍先足其民乎民足則君自足矣

子張問崇德辨惑

全章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欲崇德者必也內主忠信使其存於心者無一念之不實外焉徙義使其見於事者無一事不當理夫能主忠信則本立能徙義則日新而德由此而崇矣欲辨其惑之所存彼人之死生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今焉愛其人則欲其生惡其人則欲其死溺於愛惡之私而以彼之生死爲可隨已之所欲也且又不能自定方其愛之也既欲其生及其惡之也又欲其死一生一死交戰于胸中虛用其心於不能必之地而實無損益於彼是惑也於此辨之則惑可去矣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全章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之意曰爲政以叙彛倫爲先彛倫以君臣父子爲大故爲政者必也君盡君道而止於仁臣盡臣道而止於敬父盡父道而止於慈子盡子道而止於孝夫君臣父子各盡其道則政由此而舉

矣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爲政之道何以加此公曰善哉言也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則上下離心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

片言可以折獄

全章

子曰當夫兩辭具備曲直未分之際片言之間而能折斷其獄使曲直判於兩途者其由也歟蓋子路爲人忠信明決惟其有忠信之心故人不忍欺惟其有明決之才故人不敢欺此所以言出而人信服之有不待其辭之畢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言子路之爲人也既許人以諾矣則急於踐言不留其諾子路爲人忠信如此則其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

聽訟吾猶人也

全章

子曰因民之訟而判其孰爲曲而孰爲直此事吾猶可及人也然此不過治其末塞其流而已必也正其本清其源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使民自然無訟之可聽乃爲可貴也

子張問政

全章

子張問爲政子曰爲政之道必也存之於心者始終如一初不銳於始而怠於終如存心於養民歟則念念在此非徒勉強於朝夕之門如存心於教民歟則拳拳服

膺非徒矜持於目前之近又必見之於事者表裏如一  
不徒有其政而無其心如制田里以養民也一本於愛  
人之真心非徒爲粉飾太平之具如立學校以教民也  
一本於愛民之實意非徒爲輔張治道之文能如是則  
政無不舉矣爲政之道何以加此

子曰博學於文

全章

子曰君子爲學學欲其博必也詩書載籍無不究使所  
聞萃天下之聞前言往行無不考使所見萃古今之見  
則學之博矣守欲其要必也置吾身於天理節文之中  
使所止者皆天下之至善約所行於天理當然之內使  
所守者皆天下之大中則守之要矣夫博而能約則無  
支離泛濫之失約由於博則無偏狹困滯之病而所知  
所行皆由於大中至正之歸矣亦可以不肯於道也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

全章

子曰君子之存心也厚其所好者善故樂於成就人之  
美未爲善也誘之掖之使之興起其爲善之心其方  
爲善也則獎之勸之使之益堅其爲善之志至於人之  
欲爲惡也則規戒之沮抑之使之不得遂其爲惡焉若  
夫小人則其存心也薄其所好者惡故於人之欲爲惡  
也則迎合容養以成其爲惡之事其於人之欲爲善也

則忌克譎毀使之不得以成其爲善也

季康問政於孔子

全章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夫所謂政者以己之正  
正人之不正也故人之正不正顧吾之所帥何如耳子  
能躬率以正則人皆歸於正矣孰敢有不正者如使所  
帥者不正其何以正人乎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

全章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欲求其止盜之方孔子對曰上  
者下之倡也苟子不貪欲則廉耻之風行禮義之俗興  
故雖賞民爲盜民亦知耻而不肯爲矣止盜之方宜無

過於此者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

全章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惡人不去則善人受其害今欲  
殺乎無道以成就乎有道何如孔子對曰爲政者民所  
視效子爲政則民之善不善在我而已焉用殺子欲善  
而躬行以率之則民化之而皆歸於善矣故君子之德  
感於上猶風之動感乎草也小人之德應於下猶草之  
隨風而動也然而草上加之以風則必偃上行下效理  
勢必然又何以殺爲

子張問士

全章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以言達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  
發問之意故卽反詰之曰何哉汝所謂達者將以發其  
病而藥之也子張曰吾之所謂達者蓋在邦則有聞於  
邦也在家則有聞於家也子曰是正所謂聞也非達也  
夫所謂達者內主忠信質直而無私曲外焉好義而所  
行必求其當理又且不自以爲是察人之言觀人之色  
以驗其言之是非卑以自牧慮以下人不敢以賢智  
而先人是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已則  
人自信之而所行自無窒礙矣故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也夫所謂聞者善其顏色以襲取夫仁而行實背之貌

四書淺說

論語三卷

二十四

似質直而心實險詐外似好義而志實好利居之似忠  
信而非忠信行之似廉潔而非廉潔又且自以爲是而  
無所忌憚不復察言觀色而慮以下人矣此不務實而  
專務求名者故亦能欺世盜名而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也夫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僞之所以分學者其可  
以不審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

全章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夫子以  
其問切於爲己故從而美之曰善哉此問也夫人心不  
可以兩用若未爲而已計其功方爲而遂圖其效德無

由而崇也誠能先其事之所難而后其效之所得正其  
義而不謀其利明其道而不計其功則心志專一工夫  
無間日積而不自知矣非崇德歟人惟輕於責己重於  
責人故惡之匿於心而不自知誠能務於治己之惡而  
不責人之惡則己之惡無所匿矣人或以一時之忿不  
能自制而禍遂至於忘其身以及其親爲甚大則有以  
辨其惑而懲其忿矣樊遲粗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  
皆所以抹其失也

樊遲問仁

全章

樊遲問仁子曰仁者愛人親疎厚薄無不在其所愛之

四書淺說

論語三卷

二十五

中又問智子曰智者知人邪正賢否無能逃其洞察之  
下樊遲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相悖而未  
達其旨子曰彼其立心正大舉動光明此人之直者也  
於人之直者真知其爲直則舉而用之彼其立心偏賊  
舉動疎昧此人之枉者也於人之枉者真知其爲枉則  
舍而置之夫直者舉之枉者錯之則枉者莫不有所感  
祭而去惡以從善是能使枉者直矣夫舉直錯諸枉者  
智也能使枉者直則仁矣知人之中自得愛人之理則  
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爲用矣遲以夫子之言專爲  
智者之事而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退而見子夏

曰向也吾見夫子而問智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此言何謂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此言所包者廣不止言智故從而嘆之曰富哉言乎夫舜有天下選於衆人之中知臯陶爲直也則舉一臯陶而任之以士師之位由是天下之人皆化而爲仁不見有不仁者而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人之中知伊尹爲直者也則舉一伊尹而處之以阿衡之任由是天下之人皆化而爲仁不見有不仁者而不仁者遠矣此所謂能使枉者直也是於知人之中得愛人之理夫子言此豈專爲智者而發哉

四書淺說

論語三卷

二十六

子貢問友

全章

子貢問處友之道子曰友所以輔仁或以德業相勸或以過失相規必盡其心以告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無一毫之或欺又必善其說以道之心乎氣和語明意盡而無一毫之或欺或從容深遠而有餘味或精切簡當而可深思務使言之不忤而聽之不厭如是則在我者無不盡而聽不聽則在彼也若以數而見疎是自辱矣無自辱焉何也朋友以義合者也合則從不合則止理當如此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曾子曰天下之人未有不須友以成故君子之會友也非徒群居終日言不及義也必以文而會友或相與讀天下之書以考聖賢之成法或相與論天下之事以識事理之當然君子之爲仁也非徒取足於已而不資於人也必取友以輔仁或長於德行者則取其德行以淑吾之身心或長於文學者則取其文學以廣吾之聞見夫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友之功用其大已乎人其可不須友以成哉

子路篇

子路問政

全章

四書淺說

論語三卷

二十七

子路問爲政子曰政之行否其本在於吾身故爲政者必也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政無不舉矣子路以爲政亦多術矣豈足以盡之敢問此外復有所加乎子曰人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爲政者在乎於斯二者持之以久而始終無倦焉則爲政之道盡於此矣夫豈復有所加哉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

全章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爲政之道不先有司則上侵下職矣故凡事必先責於有司吾惟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故於人之有

小過者赦之而不問則刑不濫而人心服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故於人之有才德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率一邑之政其要無出於此矣仲弓曰賢才之伏無盡一人之智有限焉能盡知賢才而舉之耶子曰汝雖不能周知然豈一無所知者且爾雖有所不知而人亦必有知之者故爾但於爾所知者則舉而用之其於爾所不知者人亦必有知之矣人豈肯舍之而不我告耶舉其所知者於已付其所不知者於人又何患賢才之不能盡舉哉此可以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矣

四書淺說 論語三卷

二十八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

全章

子路曰衛君將待子而為政則子之所設施當何先子曰使君為政於衛必也先正其名使名稱其實可也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子路曰子之迂也有如是哉夫為政惟取今日之所急者而行可也奚拘拘於名之正乎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不知姑闕之可也奚可率爾而妄對耶吾所以欲先正名者豈改為是之迂哉蓋以名不當其實則名不正名不正則言出有碍上不協乎天理之正而稱之者為遁辭下不當乎人心之公而當之者有愧色而

四書淺說 論語三卷

二十九

言不順矣言不順則無以考其實凡所為者一出於人為之私而大倫以敦凡所為者一出於私智之為而天理以紊而事不成矣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於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為惡者或得以幸免而為善者反罹於刑憲必當其實而可言也如是則言不順矣言不順則事不成故君子言之必有其實而可行也如是則事無不成矣事成則禮樂興而刑罰中矣名之不可不正如此故君子於其言必當其實無所苟而已矣是何也蓋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然則吾之欲先正名豈故為迂哉

樊遲請學稼

全章

樊遲請學為稼之事子曰精於為稼者莫如老農吾不如老農汝欲學稼盡請於老農而學焉請學為圃之事子曰精於圃者莫如老圃吾不如老圃汝欲學為圃盡先請於老圃而學焉樊遲出夫子以其志趣卑陋又懼其終於不喻也故從而責之曰小人哉樊遲也夫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非惟不屑為而亦不必為矣故上能好禮而莊以持已則民莫敢不敬上能好義而所行

合宜則民莫敢不服上能好信而不欺其下則民莫敢不致其誠而無有欺其上者矣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四方之民既歸則所以待吾稼者自不乏人矣焉用稼

子曰誦詩三百

全章

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彼詩之為經也本乎人情該乎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故誦之者必達於政且其言溫厚和平而不激亢長於諷譬引喻而不直致故誦之者必能言若誦詩三百篇授之以政而莫知所設施使於四方而不能專於應對則誦讀雖多而卒無得於心無益於用矣雖多亦奚以為

四書淺說

論語三卷

三十一

如二南之詩本于性情之正也鄭衛之詩本于性情之邪也而其中所載人情事理無不載鳥獸草木無不該讀二南之詩可以見風俗之盛政治之得讀鄭衛之詩可以見風俗之衰政治之失或因此而求其所以得所以盛或因此而求其所以失所以衰則從其所以得且盛者而不從其所以失且衰者則授之以政必知所設施也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

全章

夫子稱衛公子荆善於居室方其初也器物用度何之

無者今則始有在他人則必求其盡有也彼則所欲易足而曰吾今已苟合矣及其中也器物用度向之有者今則少備在他人則必求其盡備也彼則所欲有節而曰吾今已苟完矣及其終也器物用度已饒裕充足矣在他人則必求其盡美也彼則不以盡美累其心而曰吾今已苟美矣是則由合而完由完而美可見循序漸進而無欲速之心合曰苟合完曰苟完美曰苟美可見其所欲有節而無必求盡美之意其善於居室也何如哉

四書淺說

論語三卷

三十一

蒙引以始用即是合少有即是完看來未是還是子荆所欲易足放寬說些兒

子適衛

全章

子適衛冉有為御車夫子入其境見其人民生聚之衆因嘆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道以加之曰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必制田里薄賦歛以富之冉有曰既富矣又何道以加之曰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一問答之間而王道之大端盡於此矣

子曰苟有用我者

全章

夫子有行道之心有濟世之具而不遇乎用我之君故

一旦有感而形之於言曰如有用我者雖至於期月而已將見弊者已革廢者已興養民之政舉教民之政行而紀綱斯布若至于三年之久則化行而俗美禮備而樂和民生以厚民德以新而治功斯成矣惜乎不得以必試而使其言徒托諸空也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

全章

子曰古語善人為邦積至百年之久亦可以化殘暴之人而不用殺矣誠哉是言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子曰如有王者起欲使一世之人無不仁是漸民以仁

四書淺說

論語三卷

三十二

摩民以義節民以禮和民以樂積而至于三十年之久然後教化浹洽淪于民之肌膚啖于民之骨髓舉一世而言而無一人之不仁自一人而言而無一事之不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子曰苟正其身矣

全章

子曰人苟能正其身則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于從政乎何有如不能正其身則未有已不正而可以正人者也其如正人何

冉子退朝

全章

冉子退朝遂就見夫子夫子曰何退朝之晏也曰有政

子曰無乃是季氏之家事也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吾猶得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政于國政益有不與同列議于公朝而獨與家臣謀于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所以正各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定公問一言

全章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子曰一言未必遽可以興邦言不可以如是而期其效也然亦有有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人能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也則競競戰戰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一言也不幾于一言而興邦乎定公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子曰一言未必遽可以喪邦也言不可以如是而期其效也然亦有有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之出而莫之違此則為君之樂也如使言之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則忠言不至于耳君日驕而臣日誦未有不喪邦者也然則此一言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葉公問政

全章

葉公問政孔子曰為政之道在乎能使近者被其澤而悅遠者聞其風而來則為政之道得矣使所施為不合天理而當人心其何以致其近悅而遠來乎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

全章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爲政之道在乎無欲速如養民也則必利用厚生不計功于目前之間如教民也則必仁漸義摩不責效于旦夕之近無見小利如養民也則必期于民生之遂而后已不以近利而自足如教民也則必期于民性之復而后已不以少康而自沮何也蓋事之遲速有自然之次第若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事之大小有自然之分量苟見小利則所就者小而大事友有不成矣

葉公語孔子曰

全章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之直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其直有如此子曰吾黨之直者異于是子有過也而父爲之隱不以聞於人父有過也而子爲之隱不以聞於人夫父子相隱雖不得爲直然于天理爲順于人情爲安迹雖枉而理則直事雖私而心則公雖不求爲直而直自在其中矣若夫父子相証則于天理人情兩有所乖又豈得爲直哉

樊遲問仁

全章

樊遲問仁子曰仁躰萬事而無不在故爲仁者當隨事而盡其理若居處必欲其恭正其衣冠尊其瞻視而暴

慢之氣不設于身體處事必欲其敬主一無適勿三以三而苟且之意不萌于念慮與人交也必欲其忠心口如一內外一致而欺詐之念不形于人已交接之際也又必守此三者拳拳服膺而勿失雖之夷狄患難之中亦不棄也能如此則心存理得而仁不外是矣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全章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夫所貴乎爲士者以其才之有異乎人耳其行已也以道義爲立身之大閑而一毫卑污之事有不爲以廉耻爲立身之大節而一毫苟賤之事有不屑此其志有所不爲矣使於四方

一言有回天之力不太剛以取禍片語有萬鈞之勢不

三十五

太柔以取辱此其才足以有爲矣夫志既有所不爲而其才又足以有爲則才行俱全此豈不可以爲士乎子貢曰敢問其次子曰今有人焉內而宗族則稱其爲孝外而鄉黨則稱其爲弟此其大本以立而才有不足亦可謂士之次者矣子貢又曰敢問其次子曰今有人焉言焉必信不顧其理之是非非惟欲守其平日之所言行焉必果不問其事之可否惟欲執手一己之所見是其識量淺狹抱守尺寸乃硜硜然堅確之小人也此其本末雖無足觀而亦不害其爲自守抑亦可以爲次矣子

貢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鄙細齷齪何足算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

全章

子曰欲得中行之士而授之以寄斯道之傳於來世固我之素願矣今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振拔而有為也必有在於狂狷者乎夫吾之所以有取于狂狷者蓋以狂者則有心于進取而有遠大之志狷者則有所不為而有能守之節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使之抑其過引其不及以進於道則吾道之傳庶幾有望矣

四書淺說 論語三卷

三十六

君子和而不同

全章

子曰君子之人其存心也公故其處世也與物無忤和以處眾而已然其和也有節初不苟同於人若彼小人其存心也私故其處世也阿其所好就其所愛而已然其同也以私而不能汎愛於眾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

全章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其人可以為賢乎曰未可也安知其非同流合污者乎子貢曰然則鄉人皆惡之何如其人可以為賢乎曰未可也安知其非詭世戾俗者乎蓋以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亦各以類自為好

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夫為善者所好則見其志行之美有以取信於君子為惡者所惡則見其立心之直必不苟合於小人斯可必其為賢矣乎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

全章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何則君子之心公而恕惟公也故悅之不以其道則必不能得其心之悅也惟恕也故及其使人則隨才而使之不求備於一人焉若小人則難事而易說也何則小人之私而刻惟其私也故悅之雖不以道亦能得其心之悅也惟其刻也及其使人也則不能隨才任使而求全責備於一人焉君子小人每每相反如此

四書淺說 論語三卷

三十七

君子泰而不驕

全章

子曰君子循理故心廣體胖常舒泰而不驕小人逞欲故志得意滿常矜肆而不泰

剛毅木訥近仁

全章

子曰仁雖人心之所固有而亦不能不拘氣質之偏故柔弱者則有物欲之累華靡者則有外馳之失其去仁也遠矣惟夫剛強而有為堅忍而有守質朴而不華達

鈍而不佞四者之資質近乎仁者也蓋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雖未得為仁而於仁為近也

子路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全章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行而剛強悻悻而自好非所以為士也必其切切然情意之懇到惻惻然詔告之詳盡而又怡怡然有一團和氣之可掬如此則可以為士矣然此三者皆不可缺而又不可混於所施故於朋友切切惻惻則朋友無善柔之損於兄弟則怡怡則兄弟無賊恩之禍乃為宜也

善人教民七年

全章

四書淺說 論語三卷

三十八

子曰善人教民之為邦也有忠愛惻怛之心故其教民必盡本末兼該之法或教之以孝悌忠信之行使之知尊君親上之義或教之以務農講武之法使之知坐作進退之方積而至於七年之久亦可以使之披堅執銳以從事於行陣之間而敵愾禦武矣

以不教民戰

全章

子曰平素不教其民則民不知尊君親上之義攻殺擊刺之法一旦驅之於兵戎之間則足以殺其軀而已是謂棄其民也

憲問篇

憲問耻

原憲問何事可耻子曰邦有道不能為有為而但知食祿則是尸位素餐矣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則是貪位慕祿矣二者皆可耻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祿之可耻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殺之可耻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

全章

原憲又問人而有克伐怨欲之心而能制之不行焉可以為仁矣乎子曰常人之情一有克伐怨欲之心萌於中則必行之於外而不能以自制今能制之使不得行可以為難矣謂之仁則吾不知也蓋仁即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仁也

四書淺說 論語三卷

三十九

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子曰所貴乎士者為其能道足以御情志足以帥氣也苟於意之所便安處而戀戀不能舍或懷於宮室器用之美或懷於聲色貨利之私則心為形役不求其義之安而惟徇其情之安名雖為士實則無異於常人矣何足以為士哉

邦有道危言

全章



子曰處世固貴有特立不變之操又貴有相時而動之  
宜當乎邦有道之時時可以遂其直也則危其言焉有  
舉世所不敢言而獨言之危其行焉有舉所不能為者  
而獨為之若夫邦無道之時時不可以遂其直也亦必  
危其行焉而不變其已之守至於言則少孫焉而勿至  
於激人之怒可也是何也蓋制行無時而變者持身之  
道也出言有時而不敢盡者保身之道也

有德者必有言

全章

子曰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必有言也若夫能言  
者或便佞口給而已未必其有德也仁者心無私累見  
義必為必有勇也若夫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未必其  
有仁也是則言固本於德也而亦有不本於德勇固本  
於仁也而亦有不本於仁修己者豈可不以德仁為先  
而觀人者又豈可以言勇為重哉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

全章

南宮适問於孔子辨能善射募能盪舟以力言之天下  
莫能當矣然一則為其臣寒泥所殺一則為夏后少康  
所誅俱不得其死然禹平水土稷播百穀身親稼穡之  
事以權力言之似出天下然一則親授舜禪而有天下  
一則至後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辨募比當世

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庶适之  
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  
故俟其出而贊美之曰尚力而不尚德固今世之所趨  
尚德而不尚力則僅見於适之一人君子哉若人也尚  
德哉若人也豈隨時以為趨向者所可比哉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

全章

子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髮之間心不在焉未免為不  
仁也若夫小人則本心已亡縱天理有復萌之時亦不  
勝其私欲之蔽固未有小人而能仁也

愛之能勿勞乎

全章

父之於子也惟其愛之之心切故自不能以不勞之而  
使其子之有成如方其幼也則必進之於小學使之習  
乎詩書六藝之文及其長也則必進之於大學使之盡  
乎修己治人之道是其勞之者正所以愛之也愛之能  
勿勞乎臣之於君也惟其忠之之念重故自不能以不  
誨之而納其君於無過如君未向道也則朝夕納誨必  
引之向道而後已君未志仁也則左右承弼必引之志  
仁而後已是其誨之者正所以忠之也忠焉能勿誨乎  
夫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云忠也夫矣

為命裨甚章創之

全章

子曰夫辭命所以交隣事大者是在所以解紛息爭者  
在是惟鄭國之為辭命也以裨謀素善造謀也則草創  
之于以其規模立其大意焉世叔熟於典故也則討  
論之于以究其是非定其得失焉行人子羽善於應對  
也則修飾之于以損其太過增其不及焉東里子產當  
國者也且其賢又非他人比則視其成也從而潤色之  
則詞氣秩乎其有章論說確然其允當矣制一國之詞  
命盡四子之所長如此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  
言此蓋善之也

貧而無怨難

全章

四書淺說 論語三卷

四十二

子曰處貧逆境也而能安於義命而無怨尤不平之心  
者為難處富順境也而能循乎義理而無驕奢侈肆之  
失者為易故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

全章

子曰用人者當因其才器而用之則天下無一人之不  
可用矣孟公綽之為人也以之為趙魏老將見大家勢  
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則有餘力  
矣以之為滕薛大夫國小政繁而多諸侯之事大夫位  
高責重而有官守之責則力有不足不可以為滕薛大  
夫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於此觀之則

聖人之用人可知矣

子路問成人

全章

子路問成人之道子曰人也稟陰陽而備萬善參天地  
而靈萬物所謂成人者豈易至耶若臧武仲之智公綽  
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兼此四子之長則智足  
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矣然未  
必皆中和也必節之以禮損其太過而抑其不及和之  
以樂蕩其邪穢而消其查滓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  
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  
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為人也亦成矣又曰今之所  
謂成人者何必然見利則思義而臨財無苟得見危則  
授命而臨難無苟免平日與人約也雖經歷歲月之  
久而亦不忘其平日所約之言務欲踐其言焉有是忠  
信之實則雖才智禮樂有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矣

四書淺說 論語三卷

四十三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

全章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人有稱爾夫子不言不笑  
不取者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  
者過也吾夫子平日非不言也時然後言故人不厭其  
言而以為不言也非不笑也時然後笑故人不厭其笑  
而以為不笑也義然後取故人不厭其取而以為不取

也公明賈之稱文子如此故夫子從而應之曰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此非內焉禮義之德充積之盛而言笑取予之理素具外焉禮義之施得時之宜而言笑取予之發不苟者不能文子之為人雖性質沉靜而不輕於言笑也而未必其言笑之皆合乎時宜雖操守廉潔而不妄於取予也而未必其取予之各當其可子以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稱文子吾雖未敢遽疑其為非而亦未敢遽信其為是也子以樂然後笑義然後取稱文子吾雖未敢必其言之過而亦未必其言之當也稱文子其果能然乎文子豈果能然乎謂之能然則固未

四書淺說

論語三卷

四十四

可知謂之不能然則吾又未敢必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 全章

子曰臧武仲既得罪奔邾矣乃自邾如防身據防邑而使人求為立後於魯夫武仲既得罪奔邾請後可也據邑以請不可也其據邑以請以示若不得請則終據邑以叛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夫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當時之人未必以為要君而夫子以為要君其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晉文公諱而不正

全章

子曰齊桓公晉文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

也雖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自二公而論之晉文公則諱而不正也觀其楚圍宋也則伐曹衛以致楚師之揀宋釋宋也則復曹衛以携二國之交比之齊桓公諱而不正也齊桓公則正而不諱觀其楚未服也則問以王祭不供而責以尊王之義楚既服也則退師于召陵而責以如師之盟比之晉文公正而不諱也

他如于幽之會則以臣而召君翟泉之盟則以下而攻上則其諱而不正也可見矣如葵丘之會則明王者之大禁首止之盟則定王世子之大法則其正而不諱也可見矣

四書淺說

論語三卷

四十五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

全章

子曰管仲召忽皆相乎子糾者也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則其忘君事仇忍心害理甚矣故疑而問曰管仲未得為仁矣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攘夷狄以尊周室不過明大義以驅之昭大信以一之不假於威力而諸侯莫不率從是皆管仲之力也使無管仲則王室日卑夷狄益橫而其禍不可勝言者管仲之功其大如此誰有能如管仲之仁誰有能如管仲之仁然則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安可以不死一節而遂廢其功之大乎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

全章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既不能死又從而相之何也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尊周室攘夷狄使天下之大名分以正而諸侯不敢以僭天子天下之大界限以嚴而裔夷不敢以犯中國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則帝王所居之地將轉而為裔夷竊據之邦衣冠禮樂之區將變而為異言異服之俗吾今亦為披髮左衽而淪於夷狄矣管仲之不死其功之在於天下後世如此豈若匹夫匹婦之執小信也自經於溝瀆之中與草木而同腐而卒莫之知也管仲之功其大有如此況其不死一節亦未甚善於義也安可棄其功而誅其過哉

世書淺說一論語三卷

四十六

公叔文子之臣

全章

大夫僕乃公叔文子之家臣也文子知其為賢遂薦之於朝而與已同進於公朝之臣孔子於謚之後聞其有此薦賢之美故從而稱之曰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也文子有此薦賢之美事是固順理而成章矣可謂無愧於文之謚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

全章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既無道奚而不喪子

曰靈公雖無道而其用人一節猶有可觀仲叔圍長於治賓客也則用之治賓客祝鮀長於治宗廟也則用之治宗廟王孫賈長於治軍旅也則使之治軍旅夫治賓客得其人則朝聘往來之際無失禮於鄰國不至啟釁速禍治軍旅得其人則緩急有備而敵國不敢窺治宗廟得其人則遵豆靜加犧牲肥腍神人悅服尤係屬人心之本也夫如是奚其喪

其言之不作

全章

子曰敏於行者必慎於言若其人大言不慚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吾固知其為之也難矣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世書淺說一論語三卷

四十七

陳成子弑簡公

全章

陳成子弑簡公夫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孔子時雖告老猶必沐浴而朝重其事而不敢忽以告於哀公曰陳桓弑其君請興兵以討之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曰汝為告三子孔子出而自言曰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不能自命三子而乃使我曰告夫三子由是孔子以君命往告夫三子三子魯之強臣素所無君之心實與陳氏

相表裏故沮其謀以爲不可孔子知其事不濟乃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以不告也至於聽不聽則在彼也其所以驚之者深矣

子路問事君

全章

子路問事君子曰人臣之事君也必盡吾一心之誠而無懷欺罔之心如進言於吾君也則必盡其心以告之而是非利害不敢以二其說如宣力於吾君也則必盡其心以爲之而始終夷險不敢以二其心至於君有過也則犯顏極諫務欲其君之向道而後已雖言出於口而身就戮不顧也而折庭諍必欲其君之志仁而後已

四書淺說 卷三

四十八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子曰君子循天理故所知所行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所知所行日究乎汗下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

全章

子曰古之學者務內而不務外務實而不務名道未明也則孜孜焉以明其道德未立也則疊疊焉以進其德惟知爲己而已今之學者務外而不務內務名而不務實道未明也則汲汲焉欲見知於人德未立也則汲汲焉欲求知於世惟知爲人而已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全章

蘧伯玉使人奉使問於孔子孔子命之坐而問焉曰夫子近日何所爲使者對曰吾夫子之所爲者亦無他只 是有意欲寡其過而猶未能也即使者之言觀之則其 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 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詞令 者矣使者既出夫子從而稱之曰其真可謂使乎其真 可謂使乎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子曰上下之閒各有分守在其位則當謀其政若不在

四書淺說 卷三

四十九

公卿大夫之位則不當商量議乎公卿大夫之政謀之則是思出其位而非君子之所宜矣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曾子曰君子素其位而行身之所居在是則心之所思在是而所思不出乎其位之外也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

子曰常人之言易至於有餘也君子則耻其言而不敢盡常人之行易至於不足也君子則過其行而欲其有餘此君子之所以爲君子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

全章

子曰君子之道有三我無能一焉仁者理足以勝私故  
不憂智者明足以灼理故不惑勇者氣足以配道義故  
不懼此三者皆我所未能也子貢曰此乃夫子自道如  
此以此觀之則夫子於此三者蓋綽綽有餘裕矣

子貢方人

全章

子貢平日好比方人物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  
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孔子曰賜  
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夫以聖人且不暇為此而子貢  
顧乃暇於此乎其所以抑而教之之意深矣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

全章

子曰君子求其在我而已故不患其人之不己知惟患  
其己之不能也己既能矣雖不求人知而人自無不知  
矣又何患於人之不己知哉

不逆詐不億不信

全章

子曰天下之人防範過密者多逆億之私其不逆億者  
又墮小人之計今有人焉初不逆料其人之我欺亦不  
億度其人之我疑而於人之我欺我疑者未嘗不先覺  
則既不先事而預料小人之奸亦不臨事而墜小人之  
奸是乃為賢乎

微生畝謂孔子曰

全章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我只見汝今日之齊明日之魯今  
日在此明日在彼何為是栖栖者歟無乃務為口給以  
悅人乎孔子答之曰吾之所以之魯之齊而席不暇煖  
者非敢為佞也惟恐乎執一不通而果於忘世也聖人  
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子曰馬之所以得稱為驥者非以其力之足以任重致  
遠也正以其德之習熟而亦控御馴服而不蹄齧也若  
徒有力而無德又得稱為驥哉亦猶人之所以得稱為  
君子者非以其才以其德也若徒有才而無德又豈得

稱為君子哉

或曰以德報德

全章

或曰人之有怨於我者吾則棄其怨而以德報之何如  
子曰人之有怨者既以德報之則於人之有德於我者  
又將何以報之乎是於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矣不若  
於人之有怨於我者則棄其怨或愛或憎一循乎公而  
不徇一己之私或取或舍一任乎理而不任乎一己之  
情一以直道施之初不以其有怨於我而故為反報之  
舉也於人之有德於我者則不忘其恩或愛或憎固當  
循乎理而於其中則有從厚之意或取或舍固當依乎

公而於其中則有善處之術務欲以德報之初不以人之有德於我而視為路人之歸也如是則怨德之報各得其平矣

子曰莫我知也夫

全章

子曰人莫我知也夫子自嘆以發子貢之問也故子貢從而問曰何為人莫知子也子曰吾之所為初無驚人可喜之事而致人之知也彼窮通得喪係乎天者也人或不得乎天則必怨天吾則不得於天而不敢怨乎天用舍予奪係乎人者也人或不合于人則必尤人吾則不合於人亦不敢尤乎人但知盡其在我而已如理有未知也則即物以窮其理而求其所當知事有未能也則反躬自責以踐其實而力其所當行然事中有理不外事吾能即物以窮其理將見物無不格則知無不致久則馴致於豁然貫通之地吾能反躬以踐其實將見踐履日熟則契悟日深久則漸進於知性知天之境吾之所為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如此然則知我其惟天乎蓋天者理而已我所為一循乎天而不敢違乎天如此知我者非天而何即夫子此言而觀之則見人有不及知而惟天有獨知之妙蓋在孔門唯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未達也

四書淺說

論語三卷

五十二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

全章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其事告於孔子曰夫子之心固有疑於公伯寮之言吾力猶能肆諸市朝言欲為子路報怨也子曰何必如此士君子之生於世蘊明德新民之學抱修政立事之才使其時苟我用是道之將行也道之將行命之通也豈人之所能使耶使其時不我用是道之將廢也道之將廢命之窮也亦豈人之所能尼耶道之廢興一係乎命如此公伯寮其如命何

子曰賢者辟世

全章

子曰賢者辟世子曰賢人之出處去就惟其所遇之時不同故其所處之宜亦異固有見世無道則隱其身而不出者其次或見此邦無道則去而之他邦者其次或以禮貌既衰而去者其次或以言語不合而去者一惟其時之所遇耳非可以此而議優劣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

子曰君子之出處視乎世道之盛衰世道之盛衰驗於君子之出處今起而隱去者有七人矣亦不為不多矣世道之可憂何如哉

子路宿於石門

全章

四書淺說

論語三卷

五十三

子路宿於石門掌晨啓門者問曰奚自而來乎曰自孔氏而來曰是正知其時之不可爲而猶欲爲之者歟晨門以是而譏夫子而不知聖人無不可爲之時也

子擊磬於衛

全章

聖人之心未嘗一時忘天下。一日在衛擊磬則其憂世之心已寓於磬矣。有荷蕢而過於孔氏之門者聞其磬而知之曰有心於世哉。斯人之擊磬乎。既而曰郟哉。經乎夫人莫已知斯已而已。詩不云乎。深則厲。淺則揭。今人莫已知而不知其不識淺深之宜乎。夫子聞其言而嘆曰人之出處若但果於忘世則亦無所難矣。是豈知聖人之心同天地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而不能一日忘乎。

子張曰書云

全章

子張曰書云高宗宅憂在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各總攝已職以聽於冢處分三年故嗣君得以三年不言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子曰爲國以禮不以禮則下陵上僭而國不可治矣故爲人上者凡其施諸身者一言一動必以禮爲之節文而一步不敢違凡其施諸人者一舉一措必以禮爲之

四書淺說

論語三卷

五十四

品節而一毫不敢越夫上能好禮如此將見禮讓行則名分定而人心安不假於刑驅而民自爾趨事赴工之不違不假於勢迫而民自爾效勞服役之恐後其易使也何如

子路問君子

全章

子路問君子子曰君子之人其修己也兢兢焉敬以直內戒懼於不覩不聞之中使心無非僻之干業業焉敬以防外省察於莫見莫顯之際使身無非禮之累夫內一於敬則天理之本然者以存外一於敬則人欲之將萌者以遏內外交養動靜不違則身無不修矣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者如此子路曰君子之道如斯而已乎子曰君子能修己以敬而至於克積之盛則心平氣和靜虛動直凡所施爲無不當理以之養人則人得其養以之教人則人服其教而所以安人者不外此子路曰君子之道如斯而已乎子曰君子能修己以敬而極其克積之盛則雖天下之大百姓之衆以之養民則無一民不遂其生以之教民則無一人不復其性而所以安百姓者亦不外此矣修己以安百姓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夫豈復有所加哉夫子言此蓋所以抑子路而使之反求諸近也

四書淺說

論語三卷

五十五



原壤夷俟

全章

原壤孔子之故人見孔子之來而躑躅以待孔子責之曰人之生於世也方其幼也有長者在所當遜弟及其長而成人也則當有所自立於世使人有所稱述今也幼而不遜弟長而無述焉如此則不如速死無為風俗之蠹可也又老而不死徒足以敗常亂俗是亦賊而已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使勿復躑躅焉

闕黨童子將命

全章

聖人使闕黨童子將命或人以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故從而問曰此童子是學有進益者歟子曰禮童子當隅坐也而此童子吾惟見其居於正位是不能循乎隅坐之禮矣禮童子當隨行也而此童子吾惟見其與先生並行是不能循乎隨行之禮夫不止此童子之所而自進於成人之列有蠟等之心無自卑之意此非能求益者也乃是欲速成者也故使之給使令之役知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掖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四書淺說

論語三卷

五十六

重刊補訂四書中箱淺說論語卷之三

重刊補訂四書淺說論語卷之四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全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若夫俎豆之事安置執持之儀周旋進退之節是乃禮之所在吾嘗聞之於人而得其大槩矣至於軍旅之事攻殺擊刺之法坐作進退之方則固未之學也靈公之問非所問如此則其不足與有為可知矣故孔子明日遂行去衛適陳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之人宜平為天所祐為人所助不當得窮者也而亦有窮乎子曰禍福成敗有不在我者君子安能必其無窮固亦有窮時也但君子處窮則能固守其窮不若小人窮則放逸為非矣然則今日但當守其窮而無至於濫斯可矣

四書淺說

論語四卷

一

子曰賜也女以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曰賜也女以予於天下事物之理無所不知者為一一多學而識之者與子貢對曰天下之理散於事物非學固不能知夫子是多學而識之者也然事物之理無窮聞見知之有限徒多學亦不能一一而周知之也夫子殆非多學而識之者也其中必有要妙之法而未肯輕

以語人者子貢方信忽疑蓋其積學功至將有所得也故夫子告之曰吾非多學而識之者也蓋天下之理其用之殊則散於事物其本之一則具於吾心吾惟據吾心之一理以該貫乎天下之物惟無所感也感而遂通矣惟無所觸也觸處洞然矣則無一理之或遺無一物之不知也奚事於多學而識之乎女其可不從容涵泳以俟豁然貫通則天下之理皆不外於吾心而得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聖人呼子路之名而告之曰由義理之得於心者謂之德是德也非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人惟知德則

四書淺說 論語四卷

二

內重而見外之輕得深而見誘之小而天下之物皆不足以動之矣故知德之人求之天下蓋亦鮮矣

子曰無爲而治者

全章

子曰不待有所作爲而天下自治者其舜也歟蓋以帝堯之德既極其盛又且紹堯之後有人以當其勞於前得人以任衆職又有人以分其勞於下此舜所以得無爲而治也夫舜有何爲哉惟見其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曷嘗見其有爲之迹哉

子張問行

全章

子張問人必如何而後行無不利子曰人顧自處如何

誠能言焉忠信而言有物行焉篤敬而行有常將見惟誠可以動物惟德可以感人雖蠻貊之邦可行矣况近者乎若言不忠信行不篤敬全無信實之心而專事詐僞之習則如大車無輓小車無軌雖州里之近亦不可行矣况遠者乎夫如此則無處不可行如彼則無處而不可行女欲無處不可行必也於忠信篤敬之理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立則見其參於吾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吾衡也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蠻貊可行也子張聞夫子

四書淺說 論語四卷

三

之言以爲聞教之時其心固在聞教之後怠心或生故以夫子所言盡書諸紳則身是在是而紳亦在是紳在是則忠信篤敬亦在是矣觸於目則感於心庶乎言行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子曰直哉史魚

全章

子曰直哉史魚當夫邦之有道也當言則言無所隱諱其直固如矢矣至於邦無道也當言則言不以無道而少屈其直亦如矢焉夫不顧其身之禍福而惟欲遂乎一己之直直何如哉君子哉蘧伯玉也當夫邦有道也則出而見用及乎邦無道則能卷而懷之是於出處之際有合乎聖人之道既不流於潔身以亂倫亦不淪於

忘義而徇祿是豈不足為君子乎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

全章

子曰人之語默中節為難彼其人可與言也則當與之言矣而乃不與之言是不知其人可與言也如是則失人若其人不可與言也則當勿與之言矣而乃與之言是不知其人之不可與言也如是則失言惟夫智者識鑑精明權度素定知其人之可與言也則與之言而不至失人又知其人之不可與言也則不與之言而不至於失言斯或語或默各中其節也

志士仁人無求

全章

四書淺說

論語四卷

四

子曰好生惡死人之常情使非中有定主外有定守則於死生之際鮮有不計私以避害者矣惟夫志士仁人或感慨憤發而赴死不避或從容就義而視死如歸皆能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外此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無所不為矣

子貢問為仁

全章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以為善其事之資君子為仁亦必先親賢以為為仁之助居是邦也上焉則事其大夫之賢下焉則友其士之仁夫能事其大夫之賢則有所觀法而起嚴憚之心能友其士之

仁則有所切磋而興勉勵之意而仁之德於是乎成矣

顏淵問為邦

全章

顏淵問為邦之道孔子以顏子有王佐之才故以治天下之道告之曰自古帝王皆有正朔然周以子為天正則生物之功未著商以丑為地正則改歲之義不明惟夏以寅為人正則得其時之正令之善者也故欲定正朔必當行夏之時焉自古帝王皆制有車然其略者或等威之不備其詳者又過侈而易敗惟商之輅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故欲制車者則當乘殷之輅焉冕之為制自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則至於周而始

四書淺說

論語四卷

五

備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故於冕則當服周之冕焉樂之作也自黃帝以來亦已有之而盡美盡善則莫有過於韶舞固非周之大武可比亦非商之大濩可及故於樂則當用夫韶舞焉然立法固貴於盡善而守法又貴於知戒必也於鄭聲則放之使不接於吾耳於佞人則遠之使不近為吾前是何也蓋鄭聲能亂雅樂而蕩人之心志佞人能變亂是非而覆人之邦家也如之何其可近哉此孔子斟酌先王之云考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子曰人或狃於目前之安而不為久遠之慮則無善後

之策無萬全之謀而禍福起於旦夕之頃矣必有近憂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

全章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何也蓋文仲既知下惠之賢則當薦之於朝向升諸公可也顧乃抑之使不得與已並立於朝此何心哉正以已之德不稱位恐賢者見用有以形已之短耳非竊位而何

子曰躬自厚

全章

子曰人之常情責已常輕責人常重此所以來人之怨誠能於已也則自責以厚於人也則薄責於人如是則

四書淺說

論語四卷

六

身益修而人易從斯遠怨矣

子曰不曰如之何

全章

子曰人之行事苟有熟思審處之心則人言可入為謀必臧矣使不能心口相語曰當如之何如之何是不能熟思而審處矣如是則率意妄行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吾亦無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群居終日

全章

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如此乃克有進若羣居終日譎然雜處而言不及義又且同邪相濟好行小慧夫言不及義則放僻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

倖之機熟然如此之人非惟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難乎其為人矣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

全章

子曰君子於應事接物之間必以義為制事之本義之所可則可義所不可則不可如是則事合宜而其本立矣然義主於斷使行之不以禮則徑情直遂矣故行之必有節文使無太過不及之弊焉然禮之躡嚴使出之不以遜則稜角峭厲矣故出之必以退遜有從容和順之美焉既禮行遜出矣使成之不以誠實則亦卒歸於偽故成之必以誠實自始至終一實心實理之流通若然則一事之間盡善盡美而無一毫之或苟乃君子之道也其真可謂君子哉

四書淺說

論語四卷

七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子曰君子求在我而已固不求人知然有其實者雖不求名而其名終不可泯使沒世而名不稱則無為善之實可見矣故君子亦惡夫既沒之後而名不見稱於人焉

子曰君子求諸已

全章

子曰君子凡事無不反求諸己如愛人不親及其仁治人不治及其智禮人不答及其敬惟責諸己而已若夫

小人則不能反求於諸已而惟歸咎諸人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

全章

子曰君子之人其持已也容貌端嚴儼然可畏矜則矜矣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其處眾也温厚可親與物無忤祥則祥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夫嚴而不過和而不流君子之行其諸異乎人之行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

全章

子曰人多以其言之善而舉其人者亦有以其人之惡而并其言而棄之者惟君子也不以其言之善而舉其人亦不以其人之惡而并棄其言此非君子之心光明

四書淺說 論語四卷

正大何以能如此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

全章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欲求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必也其恕乎何謂恕彼凡已所不欲者則知人之心不異乎已推已之心以及於人亦勿以此而施於人所謂恕也是恕也本之於一心而推之於他人則其施不窮自少至壯自壯至老終身用之有不盡者矣欲求終身可行於一言間又孰有過於此乎

子曰吾之於人也

全章

子曰吾之於人也人或有惡吾固未嘗不稱之然亦憚

嘗稱之而損其直豈足於人也誰毀人之有善吾固未

嘗不揚之然亦何嘗揚之而過其實吾之於人也誰譽如或有所譽者其必有所試矣或見其天資之美而知其將來之有成或見其立志之篤而知其所就不可量故我從而譽之而冀其將來之能然矣若夫毀人之惡則絕無矣然我之所以無毀譽者蓋以今日之民雖非三代之民而今日之民心卽三代直道而行之民心也善者則從而譽之而無有作奸惡者則從而惡之而無有作惡今之民卽古之民也夫今天下之人心自有公論如此故我今亦不得枉其是非之實而妄有毀譽也

四書淺說 論語四卷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全章

子曰風俗日偷人心不古蓋已久矣然吾向也猶及見夫史之闕文不狹所見以自是有馬者借人乘之不狹所有以自私猶有謙厚之意而今則亡矣而時之益偷何如哉

子曰巧言亂德

全章

子曰是是非非自有定理惟夫巧言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聽之能使人喪其所守是亂德也凡謀大事者當忍於其小若小不忍如婦人之仁不能忍其受匹夫之勇不能忍其忿則大事去矣是亂大謀也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

全章

子曰此有人焉衆皆惡之似可必其人之惡矣然亦有事雖不善而其情則有可矜者故必察焉察之而知其果可惡也則從而惡之否則不之惡也此有人焉衆皆好之似可必其人之善矣然亦有事雖爲善而其情則有害者故必察焉察之而知其果可好也則從而好之否則不之好也如是則吾之好惡也皆當於理而不蔽於私矣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子曰有此人則有此道天下固未嘗有人外之道有此道則有此人天下亦未嘗有道外之人人之與道本不相離也然人心有覺而道躬無爲故人則能弘其道或躬之於身則道行於已而有光輝發越之盛或推之於人則道行於彼而有盛大流行之勢或充之以至於位天地以滿夫斯道之分量或廓之以至於育萬物以盡夫斯道之功用皆人之所爲也非人能弘道乎若夫道則不能弘乎人順其自爲聽其自止安能使人躬之於吾身求之則得舍之則失安能使人盡之於一已道雖可以位天地也苟非人以充之則道不能以自行道雖可以育萬物也苟非人以廓之則道不能以自爲是道

四書淺說

論語四卷

十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

全章

子曰君子之爲學也終日乾乾謀欲得乎道而已初不謀得乎食也然耕也本以謀食而飯在其中反不得乎食學也本以謀道然祿在其中自然得乎食然其學也其心只是憂不得乎道耳非爲憂貧之故而欲爲是以得祿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全章

子曰君子之居上臨下必本末內外兼修然後爲盡善

本無爲也道豈能弘人手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子曰人孰無過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矣惟不改則其過遂成而終不及改是謂之過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

全章

聖人因人有思而不學者故言此以勉人曰天下之理不思固不能得徒思亦不能得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盡夫強探力索之功然無所持循不免危殆而不安無所依據不免虛見而無實而卒無所得不如好古敏求遜志時勉而盡夫致知力行之功將見深造之餘自有自得之妙真積力久自有貫通之機而自有所得也

四書淺說

論語四卷

十一

之道使知足以知此理然為私欲所間而仁不能守之  
雖得之必失之而大本不立矣或智足以知此理又安  
無私欲所間而仁足以守之則所知者在我而大本以  
立矣然或於臨民之際衣冠不正瞻視不尊殊無可畏  
之威則民將慢易之而不敬是蓋氣質之偏或有厚於  
內而不嚴於外者亦豈得為善乎或智及之仁能守之  
又莊以蒞之則立心行已之際舉無可議矣然至於動  
民之際不能節之以禮制度文為之間未免有太過不  
及之差設施措置之際未免過中失正之弊是乃氣質  
之偏學問之蔽小節不謹反為大德之累條目有虧反  
為大本之害亦非盡善盡美之道也故夫子立言之德  
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小節而忽之也

四書淺說

論語四卷

十二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

全章

子曰觀人之法當取其所長而棄其所短君子則所長  
者大所短者小故不可以一事之小一藝之末而知其  
為人當觀其才德宏深足以當大受以之輔世長民可  
也以及之托孤寄命可也若彼小人則所長者小所短者  
大器量淺狹不可以大受然亦未必無一長可取而可  
以小知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

全章

子曰水火民之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民之於仁不可  
無尤有甚於水火不可無者也蓋水火外物而仁在已  
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無仁則失其本心其身雖存而  
心則死名雖為人而實則非人是仁之不可無有甚於  
水火之不可無况水火吾見蹈之而死者也是水火有  
時而殺人至於仁則未見蹈之而死者也是則仁未嘗  
殺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子曰凡事皆可讓人惟仁則不可讓於人故以仁為已  
任則雖師於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之也何也蓋仁  
者吾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

四書淺說

論語四卷

十三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子曰君子於事惟於正之所在而固守之初不執乎小  
信也如始而自言曰吾將隱而不仕矣然或君有聘幣  
之勤禮貌之至則仕為正矣吾將幡然而出初不決意  
於隱以拘吾之小信也如始而自言曰吾將卻而不受  
矣然或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則受為正矣吾則欣  
然而受初不決意於卻以執吾之小信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子曰君子之事君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

惟知敬吾之事至於祿之有無則付之度外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子曰有教無類

子曰人有善惡之不同而其教也者所以使之變其惡而歸於善及其異而歸其同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問其類之善惡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

子曰辭所以達意也故人於詞命之際惟取其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也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

全章

四書淺說

論語四卷

十四

師冕見孔子孔子出而迎之方其及階也則告之曰階在是也使其知所升迨其及席之時則告之曰席在是也使其知就位及眾皆坐定矣則告之曰某在此位某在彼位使之得出伸其敬而知所與言也及思冕既出子張問曰是乃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是固相師之道也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矣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

全章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

顓臾孔子以二子雖同仕於季氏而冉求尤用事故孔子獨責之曰求此尔必與為之謀毋乃是尔之過歟夫

顓臾昔者有周先王封之於東蒙山下使主其祭其立

國有自來矣且在邦域之中非敵國外患者比况顓臾

為魯附庸又是社稷之臣而不在季氏管轄之內夫先

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

則非季氏所當伐也何以伐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

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子安得辭其責者昔周任有

言曰為人臣者能盡其力則就其位不能盡其力則止

不就其位且如瞽者之立相所以扶顛而持危也若危

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夫汝既不欲則當諫

諫而不聽則當去也且汝謂二臣者皆不欲以為得辭

責此言過矣夫虎兕在山而逸龜玉在外而毀固無預

典守之事今虎兕在狎而逸龜玉在櫝而毀是非典守

之過而誰歟今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

得辭其責矣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

世必為季氏子孫憂孔子曰求季氏之欲伐顓臾本是

貪其利而子乃為子孫憂故君子惡夫明是貪其利顧

乃舍之而不言又必為之飾辭夫季夫之欲取顓臾非

為子孫憂不過患寡與貧耳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

寡而患不與也

四書淺說

論語四卷

十五



人民之少而患上不得其分不患財之乏而患上下不相安何也蓋惟上下各得其分君安於君之所當得臣安於臣之所當得而無侵奪之心雖貧不見其貧矣既均無貧將見上下之情相協君之視臣如手足臣之事君如腹心而無離叛之意雖寡不見其寡矣既和無寡則君之心安於上而不疑其臣臣之心安於下而不疑其君君臣相安則彙孽不萌禍亂不作而國家自無傾覆之患矣夫如是則內治修而遠人自服設有不服則當修其德教明其政刑使吾既安則遠人自懷矣既來之則安之順其心而不強其所不欲因其俗而不責

四書淺說

論語四卷

十六

其所不堪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修文德以來之邦分崩離析而不能修內治以守之也既不能修文德以來遠人又不能修內治以守邦家而乃謀欲動干戈于邦家之內吾恐為季氏子孫之憂者不在于顯吏而在於蕭牆至近之處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

全章

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之柄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之柄自諸侯出將見諸侯既得以僭於天子而大夫亦得以僭於諸侯蓋十世鮮有不失其柄矣勢必為大夫所奪也夫禮樂征伐之柄既自大夫出將

見大夫既得以僭諸侯而陪臣亦得以僭於大夫蓋五世鮮有不失其柄矣勢必為陪臣所奪也夫陪臣而至於執國命則上下之分倒置甚矣蓋三世鮮有不失其柄矣勢必為他人所奪也逆理愈甚則其失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以是觀之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之柄既不在於諸侯而一國之賞罰號令之柄亦不下及於大夫矣天下有道則君明臣良治具畢張上無失政則下亦無私議矣有道之世如此反而觀之則今之無道可知矣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

全章

四書淺說

論語四卷

十七

孔子曰夫政柄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今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而魯國之貢賦不為公室之所有歷成宣昭定凡五世是祿去公室已五世矣自宣公以後越一世而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是政逮於大夫已四世矣故三桓之子孫亦幾於微夫不久而桓子果為其家臣陽虎所執聖人之言於是乎益驗矣

孔子曰益者三友

全章

孔子曰益者之友有三損者之友有三以益者言之責善而無所回互者直也吾則友之信實而無所欺偽者

諒也吾友之該博古今而識見通敏者多聞也吾友之友直則聞其過若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有不益乎以損者言之或友乎習於威儀而不直者或友乎工於媚悅而不諒者或友乎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者將見友便僻則不能聞其過友善柔則誠心日喪矣友便佞則聞見日流於卑下夫有不損乎

孔子曰益者三樂

全章

子曰人之好樂亦有不同益者之樂有三損者之樂有三以益者言之制度之聲容本自有節也則樂節之而講習之不倦或德行可觀或作事可法皆人之善也則

四書淺說

論語四卷

七

樂道之而稱揚之不置直諒多聞之士此友之賢者則樂多取之使皆在招集延攬之中夫樂節禮樂則內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心外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樂道人之善則悅慕勉強之意新樂多賢友則從容規戒之義起其為益顧不大哉以損者言之或樂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樂佚遊則怠慢而惡聞善或樂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夫侈肆而不知節則人欲肆天理亡夫惰慢而惡聞善則雖有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夫淫溺而狎近小人則與不善人居久則與之俱化夫其為損顧不大乎

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

全章

子曰侍坐於君子有三愆或言未及之時未可以言也未可以言而言則謂之躁或言及之時可以言也可以言而不言則謂之隱或時可以言也而人之顏色不在則是意不在是焉未見顏色而恣意以言則謂之瞽侍於君子者不可不知所戒哉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

全章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易動於欲故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則健於鬪故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則前無所希而身家之念重矣故戒

四書淺說

論語四卷

九

之在得人能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貪心所使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

全章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彼天命者天所付之正理君子則畏天命兢兢業業惟恐失其付畀之重大人者德位俱尊乃天理之所當畏也君子則畏大人惟恐有觸夫大人之怒聖人之言皆至理所寓亦天理之所當畏也君子則畏聖人之言惟恐有違乎聖人之訓若夫小人不

知天命在我而不畏也惟其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於大人則狎之於聖人之言則侮之而無所忌憚也

全章

孔子曰人之氣質亦有不同彼生而神靈不待於學而能知之者是其氣質清純無少渣滓上等氣質也或生不能知必待於學而後知者是其氣質雖清純而亦不能無蔽次也或始也不知學必待困於心衡於慮而後學者是其氣質濁多清少駁多粹少又其次也若夫困而不學冥然無覺悍然不顧是乃氣質昏濁之甚偏駁之極也如此之民斯爲下矣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

全章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而不爲物所蔽聽思聰而不爲物所壅色思溫而忿厲之色不形於面目貌思恭而暴慢之氣不設於身身言焉思忠而心口如一事焉思敬而主一無適疑思問而有疑必辨忿思難而有忿必懲見得恩義而不苟於得此九者皆君子之所思也而處已待人接事接物之道槩在於是矣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

全章

孔子曰見人之善心誠好之有如不及惟恐其不得乎善也見人之不善則心誠惡之有如探湯惟恐其陷於惡此事吾見其今有此人矣吾聞其古有此語矣若夫方其窮而未遇之時而隱居也斯時也道未得行志未得伸則居仁由義而守其所達之道及其達而遭遇之

時而行義也則道得以大行志得以大伸則致君澤民以達其所守之志此事吾聞其古有此語矣未見其今有此人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

全章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對曰未也夫子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夫子曰不學詩無以言意蓋以人必學詩則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於是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夫子曰不學禮無以立意蓋以人必學禮則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於是鯉退而學禮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此二者其無異聞可知陳亢退而喜曰吾問伯魚或有異聞所問者一而得有三聞詩不可不學聞禮不可不學又聞君子之遠其子而略無陰厚之意也

邦君之妻

全章

夫婦八倫之始閨門萬化之大况邦君之妻又非常人比者其於稱謂之際豈可苟焉而已哉故君稱之曰夫人言其與已敵躰也夫人自稱曰小童謙言不敢與君敵躰也邦人稱之曰君夫人言其相君以主內治者也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言其寡德而忝爲小君以治內者

也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亦以其能相君以主內治者也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

全章

陽貨欲得孔子來見已孔子不肯往見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徹孔子之不在也而饋孔子豚孔子以為吾欲直往拜之則中彼之計不往拜之則失已之禮於是亦伺其不在也而往拜之欲其報施之相稱也不意過諸途中陽貨謂孔子來予與爾言曰人有道德則當據其所蘊以救國之迷亂苟懷其實而坐視其邦之迷亂可謂之仁乎子曰仁者心存於救世使懷寶迷邦不可謂仁也陽貨又曰人之好有為者則當乘時而出以有為於當世苟好從事而屢失乎事機之會可謂之智乎子曰智者熟察乎事機使好從事而亟失時不可謂智也貨又曰日月如流一往而不可返人之年歲日增而不為我少留及今不仕更待何時子曰君子未嘗不欲仕吾將出而仕矣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懷寶失時而亦非不欲仕也故直據理以答之不復與辨若不論其意者

子曰性相近也

全章

子曰天之生人本無不同故氣質之性雖有清濁粹駁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本然之性未嘗不在清者固能知矣而其濁者良知之天亦不可泯粹者固能行矣而其駁者良能之天亦未嘗息雖有美惡之異而其實則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者則為聖為賢而卒有以全其所受之性習於惡者則為愚為不肖而終至於喪其本然之天於是始相遠耳是豈其初之本然哉

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

子曰人之氣質雖相近然於相近之中惟上智與下愚之氣質則其美惡一定高下懸絕而非習之所能移者

四書淺說 論語四卷

全章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夫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時子游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弦歌也夫子以時皆不能用禮樂以為治而子游獨能行之故驟聞而深喜之遂莞爾而嘆曰割雞焉用牛刀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子游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治乎人者也君子學道則能擴其民胞物與之度而愛人小人治於人者小人學道則能明乎貴賤尊卑之分而易使即夫子此言觀之可見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吾前之所言特戲之耳以觀其自信之何如也嘉子游之篤信又以

解門人之惑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

全章

公山弗擾據邑以畔以幣聘召夫子夫子欲往子路不悅曰道既不行無所往也斯已而已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子曰彼雖不召我則已夫苟來召我則豈徒然哉意者必欲用我也如有用我者而委國授職吾其興文武之道於東方而使嘗為東周乎

子張問仁於孔子

全章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事而無不在故為仁者苟能行此五者於天下而無適不然則心存而仁在是

四書淺說

論語四卷

矣子張請問其目子曰為仁者必恭以持已寬以宅心其與人也必有信其行事也必敏速其施之於人必有恩惠苟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各有其效能恭則有可畏之威而人自不敢侮予矣能寬則有容人之量而有以得乎眾心矣能信則人皆倚賴於我而不我疑矣能敏則無因循苟且之病而事無不濟矣能惠則人之蒙其惠者皆有感戴之心而樂為我用矣女信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仁又豈外於是哉  
恭則心不放寬則心不狹信則心不偽敏則心不怠惠則心不刻心存則理得矣

佛肸召子欲往

全章

佛肸召夫子欲往子路曰人之親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其黨恐其為彼所染今佛肸以中牟畔是親身為不善者也子之往也如之何寧不為彼所染乎子曰然吾固有是言也然吾獨不曰物之堅者雖磨而不見其薄吾獨不曰物之白者雖涅而不見其緇彼之不善自不善耳安能染已乎夫既不能染已則吾可往矣可往而不往則是不知變通也吾豈若瓠瓜也哉焉能係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乎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

全章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美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仁乃人之美德也然徒好之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則其蔽也愚而至於可隘可罔智亦人之美德也然徒好之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則其蔽也蕩而至窮高極廣信亦美德也然徒好之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則其蔽也賊必至傷害於物直亦美德也然徒好之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則其蔽也絞而迫切不洪勇亦美德也然徒好之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則其蔽也亂而犯上作亂剛亦美德也然徒好之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則其蔽也狂而率意妄行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其理故告

四書淺說

論語四卷

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矯其偏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全章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彼詩之所載有善有惡善可為勸惡可為戒可以感發人之志意也詩之所言有美有刺美者為得刺者為失可以考見乎已之得失也詩之和者和而不流可用之以處眾也詩之怨者怨而不怒可用之以處怨也詩於人倫之道無所不備故邇之可以事父遠之可以事君也如下武盡孝思之誠蓼莪懷劬勞之恩非邇之可以事父而何二南盡宣化之道二雅盡進諫之忠非遠之可以事君而何詩於麟趾關雎之類棠棣葛覃之屬無不該載故其餘緒又足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詩之有益於人如此爾小子何可以不學夫詩哉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

全章

子謂伯魚曰女嘗學夫周南召南矣乎蓋周南召南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人不可以不學也人而不學周南召南則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其猶正牆面而立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

全章

當時之人但知以玉帛為禮鐘鼓為樂故夫子發此以

示人曰禮之所謂禮者豈以玉帛之屬而謂之禮哉必

敬而將之以玉帛然後謂之禮也如格天之敬素濬字也則奠之以圭璧琮璜尊賢之誠素預審也則達之以玄纁旅幣敬在先而玉帛在後是乃所謂禮也夫豈玉帛云乎哉樂之所謂樂者豈以鐘鼓之屬而謂之樂哉必和而發之以鐘鼓然後謂之樂也如政善民安也始可以播太和於音樂之間心和氣平也始可以宣性情于鐘鼓之內和為本而鐘鼓為末是乃所謂樂也豈鐘鼓云乎哉

子曰色厲而內存

全章

子曰今有人焉觀其色則專事嚴厲似乎確然有守毅然有為者究其中則中實柔怯甘於利而怵於害如此之人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譬諸小人之類其猶穿窬之盜內懷為盜之心而外假非盜之狀惟恐人知者也

子曰鄙夫可與爭君也

全章

已有是自棄其德也

子曰今有人道路之上纔聞有一善言不知存之於心

子曰鄙夫之人行卑識淺豈可與之以事君也與哉何也蓋以鄙夫之人方其權位之未得也則千方百計凡可以要權市寵者無不為惟患不能得之及其權位之既得則千方百計凡可以保位固寵者無不為夫既患失之則何事不可為哉小則吮癩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如此之人與之事君徒足以賊吾君而病吾國耳夫豈可乎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

全章

子曰氣數自淳而日入於漓習俗自厚而日趨於薄故今之民亦往往不能如古之民古之民有三疾今之民

四書淺說

論語四卷

三九

或併其所謂疾者亦無之矣古之狂也則不拘小節狂而肆也今之狂也則踰大閑而至於蕩矣古之矜也則稜角峭厲矜而廉也今之矜也則忿鬪不平而至於爭矣古之愚也則徑行自遂愚而直也今之愚也則挾私妄作而至於詐而已矣古之民也既如此今之民也又如彼時俗之衰為何如哉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

全章

子曰天下之理直非者不足以惑人惟似是而非者最易以惑人以色之似者言之紫似朱而實非朱故吾之所惡於紫色者為其有以奪乎朱也以聲之似者言之

鄭聲似雅樂而實非雅樂也吾之所惡於鄭聲者為其有以亂乎雅樂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有以亂是非之正故吾之所惡於利口者為皆亂乎是非之正理而能覆今之邦家也然則有邦家者於利口之人其可以不深惡而痛絕之哉

子曰予欲無言

全章

學者多以言語之間觀聖人而不察其一動一靜莫非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曰予欲無言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故疑問之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所傳述焉子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何嘗直言哉但見寒往暑來分至啓閉而不愆其候而四時自行焉大以成大小以成小物各付物而不踰其則而百物自生焉夫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顯者天亦何嘗有言哉以此觀之則聖人之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聖人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

孺悲欲見孔子

全章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孺悲一日欲見孔子想當時必有得罪者故孔子托疾以辭之既辭以疾矣俟

將命者出戶則又取瑟而歌欲使孺悲聞之而知其非疾也夫子於孺悲之見本非疾也而辭以疾絕之也既辭以疾又使之知其非疾以警之也所謂不屑之教誨者乃所以深教之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

全章

宰我問三年之喪以爲期年亦已久矣何必三年也何也蓋君子居喪則不習乎禮樂夫三年在衰絰之中不習乎威儀揖遜之節則禮樂必壞三年在哀矜之中不習乎聲音節奏之妙則樂必崩喪必三年其害有如此且以期年言之舊穀既盡新穀又登且鑽燧取火已更

四書淺說

論語四卷

三子

改其取火之水而舍舊用新矣期年之間天運時物皆變喪至此亦可止矣夫宰我之欲短則心固已忍矣故夫子從而喚醒之曰君子之居喪也三年之內無食稻衣錦之理今女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心安乎否乎而宰我乃對之曰安夫子欲宰我及求諸本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奈之何而宰我不察故夫子又發其不忍之端以儆其不察曰女既安于食稻衣錦則爲之矣夫君子之居喪也雖食旨也心不安于食故食旨有不甘雖聞樂也心不安于樂故聞樂有不樂雖居處也心不安于居處故居處失其常度而居處有不安惟其心有不安

故不肯爲乎食稻衣錦也今女安則爲之及宰我既出夫子又懼其真以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責之曰子之不仁也故愛親之薄如此夫父母之喪所以必三年者正以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懷抱之勞故喪必三年然後僅足以報其父母懷抱之恩也夫三年之喪乃天下之通喪自天子達于庶人一也予也亦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既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顧不爲三年之喪以報其親亦獨何心哉夫子言此欲使宰我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全章

四書淺說

論語四卷

三子

子曰人或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則放僻邪侈無所不爲如此之人非惟無以入德而終有患害難乎其爲人夫不有博奕者乎博奕之事雖不可爲然爲之不猶勝于無所用心者乎夫子言此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

全章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之人以義爲尚義所當爲則必爲之義所不當爲則不爲之惟當乎義而已矣至于勇則非君子之所尚也苟人不知尚義而專尚乎勇則必有害矣君子有勇而無義以制之則爲亂小人



有勇而無義以制之則為盜蓋子路好勇故夫子特以此而救其失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

全章

子貢問曰君子于人無所不愛不知亦有惡乎子曰好善惡惡人心之公君子豈無所惡乎有惡彼好稱人之惡者則無仁厚之心故吾惡之居下而謗毀乎上則無忠敬之意故吾惡之勇而無禮則為亂故吾惡之果敢而窒則妄作故吾惡之凡此皆吾之所惡也夫豈渾然無別而一以愛施之耶子曰賜也亦有惡乎曰彼專伺察人之動靜而自以為為人之情偽無不知者故吾惡之焉不肯安分循理而惟恃其血氣之強以下陵上以少陵長而自以為勇者故吾惡之專好攻發人之陰私而略無一毫含忍之意自以此賣直者故吾惡之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

子曰惟女子與小人

全章

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親狎之則不遜而狎恩恃愛疎斥之則怨而不為我用此所以為難養也誠能莊以蒞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

全章

子曰四十成德之時人生年四十則百年光陰已過半

于此之時而猶見惡于人則善之未遷者終不及遷過之未改者而終不及改則終於此而已矣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

全章

昔殷紂無道微子箕子比干皆紂親屬臣子也微子諫不聽則引其身以去之箕子諫不聽因佯狂而為之奴比干直言極諫而卒為紂所殺三人行或去或死或不死迹雖不同矣然原其心微子之去憂宗國之失祀也箕子為奴不忍死諫以彰君之惡也比干之死務欲拯其君于危亡也是死者非沽名生者非懼禍而引身以去者非要利以忘君也迹雖不同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行雖不同而同出于愛國憂君之誠要皆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故孔子斷之曰殷有三仁焉一言而三子之心白天下之論定矣

柳下惠為士師

全章

柳下惠為士師之官三黜不去人或諷之曰三黜不用尚未可以去而之他乎惠曰吾之所以三黜者只為直道耳直道而事人將見直道難合為往而不三黜使枉道而事人將見枉道易合何必去父母之邦柳下惠因

或人之諷故曉之以不必去之意如此夫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有確乎而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

全章

齊景公欲待孔子也商量其待之之禮曰若必如魯君所以待季氏之禮待之則吾不能當以魯君所以待季氏孟氏之間而待之既而又曰彼雖賢矣惜吾老夫不能用其道也夫以孔子之聖使以季氏之禮待之亦未爲過然以季孟之間待之亦未爲薄但以其不能用也故孔子遂去之

四書淺說

論語四卷

三十五

齊人歸女樂

全章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三月而魯國大治齊人懼歸女樂于魯君以沮之季桓子使魯君受之于是君臣之間荒于聲色而怠于政事三日不朝其簡賢棄禮如此則不足與有爲可知矣故孔子行

楚狂接輿歌而過

全章

孔子時將適楚楚之狂人接輿者歌而過孔子之車前曰鳳兮鳳兮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鳳之爲鳳固如此也今時何時而乃不隱是何其德之衰而不知自重耶且

往者之事已不可諫來者之事猶或可追及今尚可隱去矣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亦汲汲乎其殆矣接輿蓋知尊孔子而所趨不同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義接輿自以爲是趨而避之遂不得與之言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

全章

長沮桀溺二人對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以津處時子路執轡輿今下問津故孔子待之長沮因孔子而問曰夫執輿者是誰曰是孔某是魯孔丘歎曰是也曰若是孔丘則彼數周流自知津處而無待于問矣子路又問于桀桀曰子是誰曰是仲由曰是魯孔丘之

四書淺說

論語四卷

三十五

徒歎曰然也曰滔滔然日流於惡者舉天下皆是也無一可與有爲者將誰與我變易耶且彼今日之齊明日之楚此處不合又去之彼是乃辟人之士辟人之士周流徒勞且爾與從彼辟人之士也豈若從我辟世之士爲高哉遂耦而不輟亦不告以津處子路行以告于夫子夫子憮然嘆曰鳥獸非人類也既不可與之同群然則所可與同群者斯人而已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豈可絕人逃世以爲潔哉且彼謂天下無道將誰與易之若天下有道則我無用于變易之也正謂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長沮桀溺豈知我之所以周流之意

耶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

全章

子路從夫子而相失在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曰子見吾夫子乎丈人曰汝于四躅則不動于五穀則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吾知孰是爾夫子乎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知其隱者故敬之也丈人於是止子路宿殺鷄為黍而食之因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於夫子夫子曰此賢而隱者也使子路友見之蓋欲告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迹及子路至則已行夫子路述夫子之意而言曰君臣之義與天地並不仕則是無君臣之義也且彼既知見其二子則於長幼之節既知其不可廢矣至於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耶今汝以隱為高付理亂於不知置黜陟於不聞其身固已潔矣而不知其有亂乎君臣之大倫也且君子之仕也非為貪位慕祿而仕特以君臣之義不可廢故出而行其君臣之義也若夫道之不行則吾固已知之特以君臣之義不可廢故不忍絕人逃世以為潔也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

逸民伯夷叔齊

全章

四書淺說 論語四卷

三六

四書淺說 論語四卷

三七

古之遺世之民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固皆逸民之徒也七人隱遯不污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故孔子曰以言乎伯夷叔齊則不肯少貶其志以屈于人不肯少污其身以徇於世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其伯夷叔齊歟以言乎柳下惠少連則降志辱身矣但所言者中乎事理所行者合乎人心雖降志而不枉已辱身而不求合其斯而已矣以言乎虞仲夷逸也則隱居獨善放言自廢但其隱居獨善也則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則合乎道之權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不同矣七人之行如此然在夷齊虞仲夷逸則所可者在隱而所不可者在不隱在柳下惠少連則所可者在不隱而所不可者在于隱如吾則異于是焉固未嘗必于仕亦未嘗必于隱但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無可無不可也而吾之所以異于逸民之徒者如此而已矣

太師擊適齊

全章

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正樂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太師名擊者則去之齊掌亞飯之樂名干者則去之楚三飯名繚者則適於蔡四飯名缺者則適秦

擊鼓名方叔者則入于河播鼗名武者則入於漢少師名陽擊磬名襄者則入于海觀樂官之潔身去亂則知樂官識樂之正也知樂官識樂之正則知聖人正樂之功也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周公謂魯公曰

全章

昔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詞有曰立國以忠厚為本忠厚之道不外乎親親任賢敬故用人而已彼親乃王家相待之一脉也苟施其親則親親之道廢矣必也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使至親不至于遺棄可也大臣之所係以為安危者也苟大臣有怨則任賢之禮薄矣必也專其權而不疑其追久其任而不速其功使大臣不至于有怨可也故舊之家皆先世之有功德于民者苟棄其子孫則敬故之意衰矣必也官其賢者其不賢者亦使之不失其祿非大故則不棄也人才之生天下國家之利器也苟責備於一人則用人之意刻矣必也因能授任其不能者不強其所不堪無求全責備於一人此數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汝之就封尚不可不知所勉以培植國家之根本哉

周有八士

全章

賢才之生關乎氣運在昔周室盛時一母所生者有八士焉其初乳所生者伯達伯适也其次乳所生者則仲突仲忽也其三乳所生者則叔夏叔夜也其四乳所生者則季隨季騶也夫四乳而生八子固已異矣而八子之生皆賢豈不為尤異乎周室人才之盛如此非由周氣運之盛又何以得此

子張第十九

全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  
子張曰士之為士當觀其大節大節有虧其餘無足觀矣夫天下惟利害最重誠能見危則授命而臨難無苟免見得則思義而臨財無苟得天下惟喪祭最重誠能于祭則思敬而致其如在之誠居喪則思哀而極其思慕之意士能如此則大節無虧其可謂之士也已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

全章

子張曰有所得者貴乎無自足之心有所聞者貴乎有自信之篤使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足則道廢如此之人有之不足為斯世之重無之不足為斯世之輕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

全章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

四書淺說 論語卷

三六

四書淺說 論語卷

三九

曰有益於己者此可者則與之無益於己此不可者不可者則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夫君子之交於人之才德出眾者則從而尊之至於混於眾人之中者亦必容之而不之棄於人之有善可取者則從而嘉之至於一無所能之人亦必矜之而不知絕可者固在所與而不可者亦無所拒君子之交當如此也使我之大賢歟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則人將拒乎我如之何其拒乎人也夫子夏之言迫切而子張譏之是也然其言亦有過高之病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而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四書淺說 論語四卷

四十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

全章

子夏曰如農圃醫卜之屬雖是小道然理無所不在而於人亦未必無所濟必有可觀者焉然不過局於一事滯於一用而已推之於天下國家則有所不通是以君子必務其遠大者而不屑乎此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

全章

子夏曰人之爲學未得則患其有因循之心而不知所以求之既得則患其有遺亡之病而不知所以守之誠能於理之未得也則學如不及日惟知求其所未有及

夫理之既得也則服膺勿失月無亡其所已能如此則工夫無間斷而一日有一日之功一月有一月之功可謂好學也已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

全章

子夏曰人皆知力行所以爲仁而不知致知亦可以得仁誠能旁搜博采以廣其聞見專心致志以求其必得所問者切而不失於泛濫所思者近而不流於高虛此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專務於此而不求云云

云云

子夏曰百工居肆

全章

子夏曰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故無以成其事必居於肆則心專於藝而不及乎他乃能成其事然既居肆又不可不務成其事也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故無以致其道必務於學則心一於理而不馳乎外乃能致其道然既爲學又不可不務致其道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全章

子夏曰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其有過也必曲爲文飾蓋覆以重其過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

全章

子夏曰成德君子形於一身之間者有三變焉遠而望

之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有威之可畏也若然似不可得而親矣及其近而親之又見其色溫氣和藹然春風之可掬若然似可以得而狎矣及聽其言也則是是非非確然不易又有凜然不可犯者存是則君子一身之間不徒其容之儼也而且怡然其色之溫不徒其色之溫也而且確然其言之厲嚴中有寬寬中有嚴君子一身有三變如此蓋其德之至自然而然是豈有意於變哉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

全章

子夏曰君子必其愛民之心至誠惻怛而民已信之矣

四書淺說

論語四卷

四十二

然後可以勞其民則民樂于趨事矣若未信而勞則民必以為病已也必其愛君之心至誠惻怛而君已信之矣然後可以諫其君則君樂於從諫矣若未信而諫則君必以為為諂已也夫君子之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然後可以有為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

全章

子夏曰人於君臣父子之間出處進退之際凡其大節所係者一一皆盡其道而無越乎規矩之外則於動靜語默之間事物細微之際雖或少有出入而未盡合理亦無害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

全章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其於洒掃應對之間威儀進退之際則可矣然特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如何其可也子夏聞之曰噫游言過矣君子教人之道非以何者為先而傳之非以學者為後而倦教焉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造詣之深淺不問其工夫之生熟而樂以其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教人之道焉可誣也彼洒掃應對此小子之始事也正心誠意此大學之終事也合始終本末之事而一以貫之知無不盡行無不至則惟聖人為然豈可以此責之於門人小子乎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

全章

子夏曰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彼仕則致君澤民而推此道於時仕而有餘力則用其力於學學則窮理正心修其道於已學而有餘力則推其學於仕夫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子游曰以吾觀之喪惟極乎哀而止何必尚乎文飾也

四書淺說

論語四卷

四十三

子游此言蓋亦有激於當時之人或節文習熟而哀不足者而發也然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有簡細之弊

子游曰吾友張也

全章

子游曰吾友子張也才高意廣人所不能者彼獨能之是難能也然務外不情而少誠實惻怛之意然其於仁則未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

全章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其務外自高如此則於已無觚認察察之功不可輔之為仁於人無切德觀感之助亦不能輔人之仁難與並為仁矣

四書淺說

論語四卷

四十四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

全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於他事容有未能自盡其心者能自盡其心者必也於親喪乎其哀痛慘怛蓋發於真情之不能自己者而非有矯飾也是則親喪宜無不盡其心者苟於此而容有不盡其心者則其立心之薄也為何如哉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

全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孝行如生事盡孝死事盡誠或可能也惟於父沒之後其父所用之

臣則從而信任之不以已之私而去之其父所立之政則從而從守之不以已之私而更之是父雖沒而皆不改其父之道親雖死而有不死其親之心是難能也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

全章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陽膚請教於曾子曾子曰民之犯法非自犯法也蓋由上之人自失其道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是以情義乖離而民心之散也亦已久矣其故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墮於不知汝為士師其於辨訟拆獄之間如得其罪惡之情則當哀矜之而勿以為喜蓋得其情而喜則太刻之意或溢於法度之外得情而矜則不忍之心常行於法度之中仁人之言蓋如此

四書淺說

論語四卷

四十五

子貢曰紂之不善

全章

子貢曰今天下之言不善者皆歸於紂看來紂之不善不如此之甚也只因紂自置其身於不善之地耳是以君子惡居下流蓋一居下流則天下之惡皆歸焉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致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

全章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何也蓋方其有過也不自隱諱人皆得而見之及其更也則復於無過人

人皆又仰之夫過而人皆見更而人皆仰不猶日月之

食乎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

全章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何所從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盡墜於地猶在於人世之賢者識見明敏其大經大法而為道之大者尚能識之而不忘世之不賢者識見雖稍劣其於品式條貫而為道之小者尚能存之而不失或識其大或識其小莫不有文武之道存焉夫子則於賢者而學其大於不賢者而學其小夫子焉不學學之所在師之所在也既無往而不學則無往而非師

四書淺說

論語四卷

四二六

矣而亦何常師之有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

全章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賜之道卑淺而易見夫子之道高深而難知譬諸官墻然賜之墻也其卑只及肩墻卑則室淺故其家之衣冠文物服飾器用人皆得以窺見之矣夫子之墻其高數仞墻高則官廣故不得其門而入則其中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何由而得見之耶今得其門而入者或寡夫故無自而知其中之所有也夫子謂我賢於仲尼非故褒於賜也以賜之道卑淺而易見也非故

貶於夫子也以夫子之道高深而難知也夫子之云無

怪乎其然矣

叔孫武叔毀仲尼

全章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用為此也仲尼不可得而毀也何也他人之賢者所造有限如丘陵雖高猶可得而踰也仲尼之道及其高明如日月垂象於天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毀謗以自絕於孔子其何損於日月之高且明也既無損於日月而故欲毀謗之者祇見其不知量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

全章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今只是務為恭敬以推遜其師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人便以為為智一言人便以為不智言不可以不慎也夫子之德其知生知其行安行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夫子之不可及也正如天之高不可以階而升也夫子之不可及如此惜乎不得邦家而其德終不得以見設施耳使夫子而得邦家也正所謂民生未遂也制田里以植立之則民斯遂其生矣民性未復也立學校以導之則民斯從其教矣或綏之而立之固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或動之而導之深節之以禮和之以樂凡可以復民性者無不致其力

四書淺說

論語四卷

四二七



則民心斯協和矣夫如是將見其生也則人莫不尊親  
而其生也榮其死也則人如喪考妣而其死也哀聖人  
感應之妙神速如此何莫而非出於德盛所致耶如之  
何其可及也此子貢言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  
所以見其不可及也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

全章

昔帝堯將禪位於舜其戒命之詞曰咨爾舜自古帝王  
之興皆受天之命今天命相傳之曆數已在爾躬矣爾  
於凡事信能執其中而行之則天下蒙福天心永眷矣

四書淺說

論語四卷

四八

三頁六

若不能執其中而致四海之困窮則天祿亦未絕矣舜  
后禪位於禹亦以此詞命之禹之后受命而有天下者  
湯也昔成湯既放桀而告諸侯首述其初請命而伐桀  
之辭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桀實  
不君得罪于天已不敢違天而縱赦今天下之賢人皆  
上帝之臣已不私乎天下而蔽天下之賢惟在於帝心  
擇而命之耳今我既受天命而為天下君則天下之大  
皆我之責矣若朕躬有罪乃朕所自為無預於萬方之  
臣庶也若萬方有罪乃朕之所御垂方所致罪實在朕  
一人之身也湯之后受命而有天下者武王也以武王

之事言之武王克商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大資  
於四海然於其中則惟善人獨加厚焉武王伐桀其誓  
師之辭言紂之至親雖多然皆離心離德不如我周家  
之多仁人同心同德之為可恃也今朕既為天下君矣  
則凡天下之百姓有過者其責皆在予之一人也夫武  
既以天下為己責於是謹權量使輕重多寡各適其中  
審法度使因革損益各得其當其於官之已廢而不用  
者則舉而用之使復其職位而凡四方之政莫不以次  
而舉行焉國土已滅者則興之使之復有其國國之已  
絕者則續之使之不失其祀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后  
是也賢人之遺逸於世者則舉而用之不至於遺棄此  
三者皆人之所欲也武王能舉而行之是以天下之民  
莫不翕然歸心焉其所重乎民者惟食喪祭而已蓋食  
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三者皆人紀所係風俗所  
關故武王重之以上文所述帝王之事觀之大凡為治  
之道誠能寬以宅心則平易近民民必歸之而民心於  
我乎愛戴矣能信以行政則君不欺其民民亦不欺其  
君而民心於我乎倚仗能自強不息而厲精以圖治則  
百度以之而振舉矣能無偏無黨而一循乎大公則百  
姓以之而悅服矣帝王為治之道又孰有過於此論語

四書淺說

論語四卷

四九

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以明聖學所傳者一於是而已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 全章

子張問於孔子何如斯可從政矣子曰誠能尊行乎五美屏去乎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大凡惠易至費也君子則惠而不費勞易至怨也君子則勞而不怨欲易至於貪也君子則欲而不貪泰易至於驕也君子則泰而不驕威易至於猛也君子則威而不猛凡此所謂五美也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者則從而利之如用天之道因地之利固非

四書淺說 論語四卷

五十一

分我所有者以予之斯亦不惠而不費乎擇其事之可勞者則從而勞之如播穀乘屋鑿池築城皆出於事之不得已而役之又誰得而怨之乎仁乃吾心之德也我欲仁而求必得乎仁非有取於仁者也又焉貪君子於人無眾寡事無大小一持乎敬無敢慢則自然安舒自得矣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則有不威之威矣斯不亦威而不猛乎五美之實如此為政者其可不知所尊哉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為政者欲民不為惡則當素教之苟不教而遽殺其民則為之虐凡有所興革則當先戒之苟不戒

而遽考其成則謂之暴故慢其令於前而乃致其期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則謂之賊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四惡之實如此為政者其可不知所屏哉記者叙此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為政可知矣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全章

子曰人必知命則在我有定見苟不知命見害必避見利必趨無以為君子也人必知禮則在我有定守苟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無以立其身也人必知言則在人者無遁情苟不知言則不能察言觀行而人之邪正或不能辨無以知人也誠能知此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於終篇之後得無意乎正以三者皆君子之事尤學者不可不知者也學者少而讒之老而不知一言之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四書淺說 論語四卷

五十二

刊補訂四書巾箱淺說論語卷之四終

重刊補訂四書淺說孟子卷之一

梁惠王上

進士

晉書 梁惠王 著

孟子見梁惠王

全章

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於是孟子自鄒至梁見梁惠王所以答其禮而冀其道之可行也王問曰叟不遠千里而來夫豈徒哉亦將有以利吾國乎王所謂利蓋指富國強兵之類當時為國者之所專尚也而未知利之不可以為國別有一道光明正大高出乎利之上而下視卑污之習者故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蓋仁義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舍仁義而

四書淺說 卷之一

言利則何以正人心何以端風化何以使萬物各得其所故君子言理不言欲言公不言私言經國之大猷不言一時之小就無已則唯有仁義可言外此別無可言者也且利欲之非正固不可求况求利又自有其害乎彼人君者臣民之表率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今王有國者曰何以利吾國凡取乎下而可以為國之利者皆在所為焉吾見利聲一唱人皆效尤大夫有家者曰何以利吾家凡取乎上剥乎下而可以為家之利者有不為乎士庶人有身者亦將曰何以利吾身凡取乎上而可以為身之利者有不為乎上下交征利如此君之

國危矣國何以危耶彼天子君萬乘之國或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諸侯君千乘之國或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夫天子萬乘而天子之公卿則得千乘焉諸侯千乘而諸侯之大夫則得百乘焉臣之於君十分取一不為不多矣亦可謂足矣知其義之所當得而安之可也苟為後義而先利吾恐利心橫流而無節見利可欲則必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然何非在上

四書淺說 卷之一

有求利之君則在下又安有弑奪之臣臣之先利皆由君之求利有以啓之也求利之害何如哉仁義之至正固在所行况行仁義又自有其利乎是故仁孝一道也一忠義一物也不仁則不孝人而仁焉則滿腔皆惻隱之心凡所當愛者皆視為一躰而愛之夫於親有不愛乎仁者必愛其親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不義則不忠人而義焉則臨事有剛果之氣凡所當急者皆奮不顧身而為之矣於君有不急乎義者必急其君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誠使上有躬行仁義之君則下有感化仁義之人人既感化於仁義心必愛戴乎君親然則為君者尚亦有利哉仁義之利既如此求利之害又如彼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東陽許氏曰君子利己之心不可有利物之心不願

無君子之言利是專攻人利已之心絕利已之心然後可行利物之事然利物乃所以利已也至於不遺親後君則已亦無不利矣但不可假仁義以求利耳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 全章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意以玩物有訓禽荒有歌自古賢君未聞有以此爲樂者蓋慚其所樂之不正也孟子不縱其欲而亦不拂其欲惟因其所樂而引之以當道故對之曰王勿謂賢者不樂乎此必賢者而後能樂乎此不賢者雖有此亦不能樂也何以見賢者而後樂此詩云文王經始乎

四書淺說 卷一 孟子卷

三

靈臺方其經營之際則庶民來攻之不終日而成之雖其經始之時王恐煩民戒令勿急而民心樂之如子趨父事令勿急而自急所以不日而成臺也臺下有囿也王在靈囿則見夫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囿中之物無不得其所焉囿中有沼也王在靈沼則見夫於初魚躍而沼中之物亦無不得其所焉詩人之言如此夫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宜乎民以爲厲已而有所不樂也而庶民子來不日成之而歡樂之焉既加臺沼以美名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之所爲者而又樂其臺之下伏而濯者有麋鹿焉

樂其沼之中初而躍者有魚鱉焉民樂文王之樂如此文王果何以得此於民哉蓋由文王平日倪民如傷愛民如子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而與民偕樂焉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蓋君民一桴感應之機君有愛民之心民自有愛君之心君能樂民之樂民自然樂君之樂民既樂君之樂而無怨尤之心則君得以享其樂也尚何疑哉故曰賢者而後樂此也又何以見其不賢者雖有此不樂湯誓曰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民怨夏桀之虐而欲其亡之甚如此以此言觀之人君獨樂而不恤其民至於民怨之而欲與之偕亡則其亡也可立而待也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故曰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四書淺說 卷一 孟子卷

四

楊氏曰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吾王以憂民而勿爲臺池苑囿之觀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則必吾王以身樂而廣其侈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當道惟孟子之言常於毫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則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君易行矣

寡人之於國也

全章

梁惠王曰寡人之治其國也憂勤無已無字有友可謂

盡心焉耳夫何以見之河內凶則移河內之民於河東以就食又移河東之粟於河內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河東凶則亦移民移粟恤河東之民如恤河內之民也寡人之於國也如此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則鄰國之民宜少不加少寡人之民宜多而不加多其故何也無乃凶歲為殃民生日減人力竟無如之何耶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兩軍俱進兵刃既接勝敗以分敗者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之近笑彼百步之遠則可乎王曰不可戰以克敵為功兵以敢死為勇彼五十步者但未至於百步耳然其勇不足以當鋒功不足以取勝奪氣失色與百步者何異百步固走也五十步亦走也烏可以走之近而笑遠者為無勇哉孟子曰戰貴於能勝大敵治貴於能行王道遇敵而走不可以言勇王道不行不可以言治今鄰國不恤其民百步之走也吾王能行小惠五十步之走也五十步與百步雖有異要之均一走也行小惠與不恤其民雖有異要之皆不能行王道也今王既知五十步者不可笑百步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王欲得民何不王道是事乎王道何如彼其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為構

節愛養之事以收民心於大事未定之時必也興作不違乎農時則民得以耕耘收穫而五穀不可勝食也密網不入乎汚地則物得以長養蕃滋而魚鱉不可勝食也待草木零落之時弛斧斤樵採之禁則萌蘗者得以暢茂暢茂者得以堅完而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則飲食宮室有所資而民之養生無憾祭祀棺槨有所藉而民之喪死無憾養生喪死無憾則民心得矣民心既得則大本已固而綱紀法度施行有地矣此王道之始也由此而盡法制品節之詳由此而極裁成輔相之道凡所以養民與所以教民者悉當無所不用其至焉必也一夫受五畝之宅墻下樹養蚕之桑則繭絲所出而五十非帛不煖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孕字之時則犧牲自繁而七十非肉不飽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一夫所受凡有興作勿奪其時則人皆有田而又得以盡力於農畝其農畝之所入者足以仰事俯育而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衣食既足禮義可興又必謹庠序之教教以人倫教以詩書教以禮樂而孝悌為百行之本又申之以孝悌之義而致其反覆丁寧之意則人知愛親敬長而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夫七十之老衣帛食肉黎民之必

壯者不饑不寒加以人知孝弟禮義興行如此則天下之大皆望風仰德而莫不尊親矣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則王道之成也今王之爲政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夫民無常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而不知所以檢制之至於塗有餓殍特移民間之粟而不知發倉廩以賑貧之人死而不加多則曰非我不用心之罪也歲凶害之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殺之也兵殺之也殊不知兵豈能殺人而殺人乃操兵者之罪也歲凶豈能使民不加多而民不加多乃吾王失政之罪也吾王誠能惕然以思愍然而起勿自足而歸罪於歲惟自及而歸罪於已遠追先王之遺烈大播善政於國中斯天下之民至而可以王矣豈但加多於鄰國而已哉

寡人願安承教

全章

梁惠王因孟子之言而有所感復問曰行小惠不若行王政宜罪已而不宜罪歲凶夫子斯言所以教我者至矣然而國政多端善言必再寡人願安意以承教夫子幸盡言而無隱也孟子對之意若曰害去然後利興虐政除然後仁政舉夫而問王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王曰同一致人於死無以異也又問以刃與政有以異乎

四書淺說

孟子卷

七

四書淺說

孟子卷

八

乎王曰同一致人於死無以異也孟子曰知虐政之殺人無異於挺刃則吾王有不辭其責者矣蓋吾王厚斂於人以養禽獸庖有肥肉廐有肥馬而民則有饑色野有餓殍養禽獸而致民於死則何以異於率獸而食人耶挺刃之殺人殆不是過也夫獸自相食且人惡之况君者民之父母其所以養民者宜無所不用其至也今也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則民之讐也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昔仲尼有言曰始作俑者最不仁宜絕其後乎仲尼之深惡作俑者夫何故蓋爲作俑象人而用之以殉葬也夫象人以葬猶爲作惡如之何剝民養物實使民饑而死乎與子民之良心除害民之苛政今日之所以望於王者不過如此

承教還有求教之意不是承上文之教也

新安陳氏曰以率獸食人鍼其昏迷之鋼習以爲民

父母觸其惻隱之本心

晉國天下莫強焉

全章

梁惠王曰吾晉國在先人時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此寡人貽耻於先人也願爲先人一洗其耻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僅足於百里亦可以王乎天

下吾王勿患喪敗之后不足以自振也王如念君依於國國依於民而施仁政于民省刑罰于以恤民命而不傷薄稅歛于以厚民生而不困此仁政之大目也有此仁政則民無傷毀拘禁之煩無供給應辦之擾得以深於耕易於耨而盡力於農畝壯者又有暇日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孝悌忠信事其父兄出以孝悌忠信事其長上夫民在平居之時既不失所又有常心則於有事之時必能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夫秦楚之堅甲利兵未易當也而可使制挺以撻之者正以秦楚之君不能省刑薄歛又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如此王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王夫誰與王敵旣不爲敵則甲雖堅無所用其堅兵雖利無所施其利而吾之挺足以撻之而有餘矣是以古語有曰仁者無敵知仁者之無敵則知百里之可王矣非無實事而徒爲是迂濶之談能行仁政則百里決可王矣王可勿疑

言也

勿疑者勿疑百里可王之言也非勿疑仁者無敵之

孟子見梁襄王

全章

四書淺說 孟子卷

九

四書淺說 孟子卷

十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向見梁王觀其容貌詞氣而知其不足與有爲矣蓋遠而望之則不似人君近而就之則不見所畏又卒然急遽而問曰天下惡乎定蓋謂列國分爭天下當待何人而后定也吾對曰定于能一人之蓋勢分無統則諸侯得以恣意逞怒相攻伐此天下所以不定也苟有人能一之則禮樂征伐自一人出無敢違命擅興以干憲典天下自此定矣王曰列國之君地醜德齊必何如人然後能一之對曰必也以愛人爲心以好生爲德而不嗜殺人之君斯得天下之民歸而一之也王曰地各有封守民各有統屬叛君者有罪去國者有禁雖有不嗜殺人之君孰得舍彼趨此而歸人也對曰天下無有不歸者今時使然也非今之時則雖有不嗜殺人者天下未必歸之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稿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勃然興之矣其苗之興如是孰能禦之而使之勿興耶今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民生斯時思得仁者而君之直如大旱之苗之望雨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夫得其民者得其心也誠使天下之民引領而望之則其心之向慕者切矣將見民遂歸之其勢猶水之就下沛然而不可禦也山溪壑界

得而限之乎嚴刑峻法得而制之乎蓋樂莫樂於得生  
畏莫畏於就死驅衆人於燔燭之中而焦灼之苟得脫  
身之路寧有顧忌而躊躇者哉故曰天下莫不與也

齊宣王問曰

全章

齊宣王問曰五霸迭興桓文爲盛民到于今稱之其當  
時取威定伯之事亦可得聞乎殊不知霸者之所爲先  
詐力而後仁義雖有功於天下實得罪於聖賢故孟子  
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  
未之聞也既無所聞則無可言者必欲言之則有王天  
下之道焉王曰人君之德當何如乃可以王乎天下對

四書淺說

十一

曰德足以保民而使之不傷斯足以致王而莫之能禦  
王曰保民乃人君之大德非庸君之所能也若寡人者  
豈亦可以保民乎哉對曰可王曰何由知吾可也對曰  
臣聞之胡斡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  
之問曰牛何之牽牛者對曰將殺之以釁鍾王曰舍之  
吾不忍此牛之觳觫若人無罪而就死地然牽牛者對  
曰既欲舍此牛則當廢釁鍾與釁鍾如不可廢則此牛  
決不可舍也王曰釁鍾何可廢也吾以羊易之則鍾得  
以釁而牛得以全矣胡斡之語者如此不知果有是  
事否王曰有之對曰即此不忍之心自足以保民而王

四書淺說

十一

矣然百姓無識則皆以王爲愛其財而以羊易牛也若  
果出於愛則利心也非可以保民惟臣固知王此心乃  
不忍之心也故即此心而許王之可以王也百姓鳥足  
以知此王曰夫子之言誠然也以羊易牛其迹似客誠  
有如百姓所譏者然齊國雖褊小吾亦何至愛一牛之  
小利特不忍牛之觳觫若無罪之人就死地故以羊易  
之也對曰王無怪乎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迹  
有可疑彼惡知王之心爲不忍其無罪而就死地乎若  
果不忍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皆無罪何所擇而以  
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  
能然但順其所難之意而笑曰吾不知此心果何心哉  
我非愛其財則易牛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於  
是孟子爲之解曰百姓雖以王爲愛而實則非愛也天  
下之人豈因百姓之言而遂小吾王哉斯言初無傷也  
吾王之所處正得爲仁之術也蓋遇難處之事有善處  
之方謂之術全好生之德於事勢難全之中遂惻隱之  
心於輾轉難遂之際謂之仁術以羊易牛而得爲仁術  
者何也蓋殺牛既所不忍釁鍾又不可廢於此無術則  
不忍者將當忍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  
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未見之羊易所已見



觫之牛使鍾得以繫牢得以全而一念不忍之心得以自遂此見其所以爲仁術也仁者人之本心術者仁之巧法無仁則心亡無術則仁滯自昔君子之爲仁未嘗不有其術焉蓋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而祭祀奉養賓客之需亦禮之不可廢者將何以處之是以君子遠庖厨則雖用之以禮而亦不至見死聞聲以稿吾之心蓋所以預養是心而廣爲仁之術也吾王之以羊易牛其所處正與君子暗合故曰是乃仁術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以羊易牛之事我已行之牛羊何擇之難我及求之不得吾心及聞夫子見牛未見羊之言深得吾前日以羊易牛之心而見牛觫觫之光景宛然在目於我不忍之心復戚戚然而萌動焉乃知此心之不從外得也然此心特加於一牛而恩澤未及乎百姓夫子乃得是心足以王者何也王蓋未知愛物于仁民而仁民于親親是心足以王者惟在反其本而以序推之耳故孟子答之曰有白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之重而不足以舉一羽之輕明足以察秋毫之末之細而不足以見輿薪之大則王許之乎王曰不許之也孟子曰既知此則知是心之足以王矣蓋人貴而物賤人吾

四書淺說

孟子卷

十三

同類而物則吾異類也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能其緩且難者是能舉百鈞而察秋毫也功不至於百姓而不能其切且易者是不能舉一羽而見輿薪也夫何故耶然則一羽之不舉非無力也只爲不用力焉與薪之不見非無明也只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非無恩也只爲不用恩焉既不肯用恩則其不王者乃能之而不爲也非欲爲之而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狀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至於爲長者折枝則初無難事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推吾本心固有之恩加諸同類相親之人亦何難之有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夫王之不王固由於不推恩今之欲王惟在於推恩而已必也先盡孝悌以老吾之老而後推之以及人之老使人亦得以老其老焉先施慈惠以幼吾之幼而後推之以及人之幼使人亦得以幼其幼焉如是則舉天下之老無一而不被吾老老之恩舉天下之幼亦無一而不被吾幼幼之恩其恩之及於天下也特運諸掌耳何難之有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蓋言人具此心心具此仁

四書淺說

孟子卷

十四

舉此心而加之寡妻則寡妻以正舉此心而加之兄弟則兄弟以和舉此心而加之家邦則家邦亦隨以治矣夫自寡妻而兄弟而家邦者不外乎一心之推如此然則老幼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者獨非是心所推乎誠能推此一心之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將見蒙恩者歸化感德者屬心足以保四海之大而有之矣苟或忍心害理恣然無情當親者不親當仁者不仁則泉叛親離雖妻子可得而保乎夫自古堯舜禹湯文武之君其功業之所以巍巍卓卓非後世之所能及者豈有他哉亦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自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倒行逆施不能善推者夫豈無其故哉夫物有輕重也必權之然後知其孰輕而孰重物有長短也必度之然後知其孰長而孰短不特一物為然舉天下之物皆然未有含權度而能知其輕重短者也然物無權度不過一物之失耳至於心之應物其輕重長短之間苟不以本然之理為之權度時有視至親不若路人率獸而食人肉者豈但一物之失而已哉是心之應物其當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愛物之心重且長仁民之心輕且

四書淺說 卷五十五

十五

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請以本然之權度而度之則見愛民之心宜重而長愛物之心宜輕而短而吾平日之所處大有不得其平者夫夫愛物之心宜重且長而吾王反輕且短者豈以與甲兵危士臣構怨于諸侯然後快於心與以是為快而屢為之則民之不得其死者何限耶較諸殺敵之牛又孰為甚耶夫不忍一牛之死而忍萬民之命吾王以此二者對舉而度之則待民之與待物其輕重長短之不侔自了然於胸中矣尚何疑哉王曰否與兵構怨非人心之所快吾何快於是而必為是者將以求吾所大欲也齊王愛民之心輕且短而功不至於百姓者其故正在於此也孟子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歟王笑而不言焉曰為肥其不足於口歟輕煖不足於身歟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歟聲音不足聽於耳歟便嬖不足使令於前歟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王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也已欲闢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此四者誠大欲也然所欲既大則其所以得之者亦大若以興兵結怨之為而求一統無外之欲猶緣木求魚夾無可得之理也王曰若是其甚歟曰殆有甚焉何則緣木求魚雖不得魚亦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

四書淺說 卷五十五

十六

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王曰可得聞歟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王曰楚人勝曰知楚之能勝鄒則知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今海內之地方千里而分之可得其九焉齊國集合其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今王以齊千里之一欲服海內千里之八其強弱衆寡之不敵何以異於鄒敵楚哉必不能勝以至於敗也故曰後必有災夫所欲不可以力求也欲王天下以遂所欲蓋亦反其本矣而仁政則王天下之本也今王誠能發愛民之善政施愛民之仁心澤被乎一邦聲聞乎四國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夫能行仁政而得民歸若是則土地自闢秦楚自朝中國可蒞四夷可撫其所欲者不求而自至也孰能禦之王曰王天下誠不外乎仁政顧予資質昏昧未能得所以爲仁政者而施行之願夫子開吾之昏以輔吾之志政如何而發仁如何而施指貫條陳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試行之孟子曰仁政莫先於保民保民莫先於制產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嘗學問知義理之士爲能之若民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

四書淺說

孟子卷

七

放僻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夫致民於惡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明君有見於此度民分地計口受田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設教驅而之善則民有所資而無所累其從善也亦易矣所謂民有恒產而有恒心也今也制民之產經畫不詳分授無法使民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惟恐不贖奚暇治禮義哉所謂民無恒產而無恒心也此可見發政施仁爲王天下之本而制民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王欲行乎仁政何不及其本而制民之產乎制民之產之法何如必也一夫受五畝之宅而墻下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孕字之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而勿奪其農時則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一足恒心以生於是謹庠序之教而申之以孝弟之義則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夫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而教化從此以興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四書淺說

孟子卷

八

梁惠王下

莊暴見孟子曰

全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已之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敢問王之好樂何如意者亦有妨於治乎孟子曰好樂初無妨也特患好之未甚耳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於治乎正所謂與百姓同樂而可以王者也暴不能復問以達其意故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直好世俗之樂耳所好若此豈可使聞於賢者乎曰世俗之樂亦何傷特患王好之未甚耳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不必問其樂之今古也古樂此鐘鼓管籥今樂亦此鍾鼓管籥古樂可以爲樂今樂亦可以爲樂古樂好之甚固足以庶幾今樂好之甚亦足以庶幾今之樂何異古之樂哉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孟子之意只在於因其機而順導之使與民同樂耳王曰所謂好樂甚而齊庶幾可得聞歟孟子欲引之與民同樂故先以常情之所樂者而發其心之明日曰獨自鼓樂以爲樂與人鼓樂以爲樂二者之樂孰爲甚王曰人皆有是樂也獨樂而人不預情何以舒獨樂固不若與人之爲甚也曰與少鼓樂以爲樂與衆鼓樂以爲樂二者之樂孰爲甚王曰衆人皆有是樂也與少樂而衆不預情亦未暢與人固不若與衆之爲甚也曰王如知此則所謂好樂甚

四書淺說

孟子卷

十九

而齊庶幾者臣請爲王言豆之美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鼓樂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感額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感額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蓋由平日獨樂其身不能推好樂之心行仁政而與民同樂也故見王之所樂者而憂心形焉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歟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歟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蓋由平日切於救民能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而與民同樂也故見王之所樂者而喜心形焉夫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故不與民同樂者不足謂之好樂與民同樂者斯可謂之好樂今王好樂而能與民同之使民各得其所焉則近者悅遠者來而可以王矣齊國不其庶幾乎

四書淺說

孟子卷

二十

與人樂樂且說與人鼓樂以爲樂未說到推心以行仁政處與衆樂樂亦然乃引起字之意到下文與民

同樂方實說好樂甚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

全章

齊宣王有囿四十里民病其為大欲托文王之囿以自解故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或有是說也蓋文王之囿未必有七十里縱有七十里決不至於專之以病民故孟子不辨其有無而佯答之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王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欲芻蕘者往焉民欲雉兔者往焉以七十里之囿而與民同之如此則一國之民若是其多而囿之所出者寡未足以供民之所需也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王之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因問禁而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一人專之而眾人避之一人以之為樂地而眾人以之為死所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交鄰國有道乎

全章

齊宣王問曰列國相攻無有寧日交鄰講好亦有道乎孟子對曰有國之鄰於我者有大小鄰之施於我者有順逆彼以逆施我以忿報此好和之所以不修也惟仁者寬洪惻怛知有理而不知有勢為能以已國之大而

事鄰國之小未嘗忿其不恭而加伐古之人有行之者

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是已惟智者明敏通達知義理之當然而又知時勢之不得不然為能以已國之小而事鄰國之大未嘗畏其侵伐而不恭古之人有行之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是已吾王之於鄰國其大者則當以仁者之道處之其小者則當以智者之道處之二端之外無餘法矣而能盡此二者則又有其效焉蓋大事小小事大皆天理之當然也以大事小者忘其勢之在已誠心愛人而自然合理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順其勢之在人安分自守而不敢違理畏天者也樂天者包舍偏覆無不周備自有保天下之氣象豈不足以保天下乎吾見民間常懷懷于有德九有之大皆在所統馭矣畏天者制節謹度不敢縱逆自有保一國之規模豈不足以保其國乎吾見以禮自固孰敢侮之四境之內皆在所維持矣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正畏天者保其國之畏也王曰大哉斯言矣然寡人有疾惟在好勇若稍見侵慢則忿怒不勝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對曰好勇無傷王請無好小勇耳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不問孰是惟務已勝此血氣之所為匹夫之小勇僅足以敵一人者也安足以言勇勇之大者據義理之

四書淺說

孟子卷

五

四書淺說

孟子卷

五

當然發吾心之震怒敢誅天下之所當誅不避衆人之所畏避出其鋒刃雖千萬人不可得而當也王請大之詩云密人遺命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共之衆以厚周家之福以答天下仰望之心此文王之勇也夫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勇何大耶書曰天降下民立我爲之君師亦以我能助上帝以安民故以君師之位而寵異之於四方也上天立我之意如此然則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天下豈敢有自越其心志而作亂以虐民者乎以此言觀之則當時設有一人橫行作亂於天下武王必以爲己之耻而誅

四書淺說

孟子卷

之矣此武王之勇也夫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勇何大耶當今之爲暴者亦多矣斯民之被困也亦甚矣吾王誠能效文武之爲發義理之怒兵不爲貪指有罪而稱兵武不爲黷舉大義而奮武于以拯斯民於水火之中而措之於衽席之上將見天下之民皆曰吾王不怒吾何以蘇吾王不勇吾何以豫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王何必好勇爲疾哉

自王請無好小勇以下孟子又是從他好勇處引將去不粘着交鄰國之意總註分明作兩段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

全章

齊宣王節孟子於雪宮而就見之因誇其禮遇之盛而問曰雪宮之中泮池優游吾爲君者之所樂也今以處夫子則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旣名爲賢者則固當有此樂也然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第宅安居之樂若不與民同樂則人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矣爲下當安爲下之分不得而非其上者固非也爲君當盡爲君之道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夫不與民同樂則民既有非之之心能與民同樂則民豈無感之之心是故安居粒食民之樂也樂民之樂而肯爲致之則民見君有官室遊豫之樂亦欣欣然爲君之

四書淺說

孟子卷

樂矣貧窮無告民之憂也憂民之憂而勿以施之則民聞君有敵國外患之憂亦戚戚然爲君之憂夫夫樂民之樂是樂不以已而以民固爲樂以天下至於民亦樂其樂則是吾一人之所獨樂者亦衆人之所共樂也豈非樂以天下乎憂民之憂是憂不以已而以民固爲憂以天下至於民亦憂其憂則是吾一人之所獨憂者亦衆人之所共憂也豈非憂以天下乎憂樂皆以天下則民皆望風仰德而莫不尊親矣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所言之意盡矣又恐其不聽故復舉齊之故典以告之欲其效景公悅晏子之對而行在己之意也謂夫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傑遵海而南以至于琅琊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之遊觀也凡先王遊觀之典與今時諸侯遊觀之所以不如古者可歷歷言之使我知所從違也晏子對曰以遊觀之行爲不苟以先王之法爲可遵善哉吾君此問也所見何其遠而所志何其大也今以先王之法言之天子十二年而過乎諸侯曰巡狩謂之巡狩者巡行諸侯所守之土而察其政事之治否也諸侯六年而朝於天子曰述職謂之述職者自陳其所受之職而試其功績於王廷也一往一來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然不惟有此法而又天子以春秋之時巡行乎畿內之郊野春行郊野所以省民之耕察民有不足者而補之秋行郊野所以省民之斂察民有不給者而助之故夏時畿內之諺曰吾王若不遊則誰知吾之不足而吾何以休吾王若不豫則誰知吾之不給而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也豈有無事慢遊以病其民者哉此先王之法也今也諸侯之遊觀則皆無事慢遊以病其民與先王之法異矣君行則師從師行則糧食有供給之費而民饑者不得食有夫征之擾而民勞者不得息於是民皆側目聚爲譏謗之言民皆作慝深懷忿怨之心然豈惟爲民

四書淺說

孟子卷一

二十五

之憂而已以其上逆天子之命下虐無事之民飲食之侈靡若流水之無窮或流或連或荒或亡亦爲其所屬諸侯之憂也流連荒亡之義何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此今時之弊也先王之法有巡狩述職有省耕省斂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也夫先王之法如彼今時之弊如此二者惟在君所行耳若有心於民而以希古爲盛德則固在吾君而他人不能與也君若無心於民而以同俗爲無傷則亦在吾君而他人不能與也晏子之言如此景公聞之而悅於是大戒於國凡利民者在所興凡害民者在所革也出舍於郊示其不敢自安且以便於省民耕有不足者則發倉廩以補之省民斂有不給者則發倉廩以助之晏公悅晏子之言而行之如此則晏子之悅景公也可知矣故景公召太師曰爾爲我作君臣相悅之樂以達我君臣相悅之情焉今所傳之徵招角招是其當時所作之樂也蓋角爲民徵爲事君臣以爲民爲事而相悅故其所作亦爲民爲事之樂也其詩之被於樂者有曰畜君何尤蓋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也夫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愛其君者也既出於愛君又何尤哉

四書淺說

孟子卷一

二十六

人謂皆我毀明堂

全章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以天子不復巡狩諸侯又不當居之也今當毀之乎抑且止而勿毀乎孟子答曰夫明堂者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亦可以王而居此堂矣何必毀哉王曰王政可得聞歟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稅其公田而不侵其私田也仕者世祿待其子孫而不沒其功德也關一市議而不征將以禦暴而不為暴也澤梁無禁與民同利而不異利也公於惡惡罪人惟止其身不及其妻子也至於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

四書淺說

孟子卷

二十七

四書

勿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以遂民生必以四者為先而加之意焉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罔獨文王所以必先此四者正以其可哀也文王之治岐也如此王者之政豈外是歟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對曰昔者公劉亦嘗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囊之中既有行糧之具於是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也遂以弓矢干戈戚揚之備爰始啓行而遷都於豳焉夫公劉之民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然後可以爰方啓行自非倉

劉好貨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則民又安得有積倉餼糧之富哉王如好貨亦能如公劉與百姓同之使民皆富足焉則於王何有又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故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此王政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甫來朝走馬以避狄人之難循西水之崖至於岐山之下爰及姜女聿來共居是太王之好色也然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是太王好色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王如好色亦能如太王與百姓同之使無怨曠焉則於王也何有

王之臣有托其妻子

全章

四書淺說

孟子卷

二十八

四書

齊宣王不治其國孟子將誨之以勤其任故設二事以發之曰設若王之臣有托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及其自楚反也乃知彼之凍餒其妻子則王之臣當如何以處其友耶王曰受付托而不盡其職非可交之友也宜棄之曰設若士師不能治其所屬之士則為君者當如何以處士師耶王曰有官守而不能盡其職非可用之臣也當已之曰然則為一國之君居萬民之上政事廢弛人民困苦而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齊王於此宜自引罪而求其明以教我可也乃憚於自責耻於下問顧左右以釋其愧言他事以亂其辭焉此豈足與



有爲也哉

所謂故國者

全章

孟子見齊宣王曰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有喬木不足爲國之重無喬木不足爲國之輕至於世臣則忠貞世篤休戚與同吾國以之爲柱石外國望之而起敬畏者也是國之所以爲故國者非謂其有喬木之謂也以其有世臣之謂也今王則無親臣矣蓋有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者也親臣尚無况世臣乎然則齊國亦安得爲故國乎王曰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爲意者敢問吾何以先識其

四書淺說

孟子二卷

不才而舍之使所用者皆有才之人而終身親信之耶曰知人則哲自古爲難國君進賢當審之又審不肯遽進有如意實不欲進而不得不進者謹之之至如此何也正以不謹則今日雖以爲賢而尊之親之必以其不賢而進疏遠之賢以易之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而失尊尊親親之常禮此進賢所以不可不慎也伊欲慎之當何如耶左右對曰賢未可信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信也至於國人之公論皆曰賢然後察之果賢歟抑同俗而爲衆所悅歟必真見其爲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用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用勿聽至於國人之

公論皆曰不可用然後察之果不可歟抑特立而爲俗

所謂故國者

全章

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則非賢者不進而所進者皆賢安有不識其不才而誤用之者乎抑不特進退人才當如此其謹至於用刑亦以此道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果過誤可矜歟抑元惡不悛歟必真見其罪之可殺焉然後殺之則其殺之也不出於一己之私意而出於國人之公論故曰國人殺之也夫人不苟用而用之必當其可所謂天命有德人君不得以私喜而加爵人不輕殺而殺之必當其可所謂天討有罪人君不得以私怒而用刑爲民父母者必如此然後可以爲民之父母蓋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若所用非其可用所殺非其可殺則好惡拂民之性夫惡在其爲民父母

四書淺說

孟子二卷

湯放桀

全章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天生民而立之君者以其能盡仁義之道而左右乎斯民也若夫賊仁者心滅天理則謂之賊賊義者事傷彝倫則謂之殘殘賊之人天命

去而人心離謂之一夫不得謂之天下君聞誅一夫紂  
夫未聞弑君也

爲巨室

全章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  
大木則王喜以爲勝巨室之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  
怒以爲不能勝巨室之任矣任木則欲其大如此賢者  
幼而學夫仁義之大道及壯則欲其所學者見之於行  
而吾王則曰姑舍女所學之仁義而從我所謀之功利  
不欲其大而欲其小則何如夫任賢欲其小則是不任  
賢矣不任賢則是不愛國家矣今有璞玉於此僅直萬

四書淺說

孟子卷

三十一

鎡之價不敢自治必使玉人雕琢之者以已不能而玉  
人能之也而賢者之能治國家亦尤玉人之能治玉也  
治玉必付之能者治國家亦付之能者可也至於治國  
家則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不付之能者何乃異於命  
玉人雕琢玉哉是愛萬乘之國不如愛萬鎡之玉也

任賢不如任匠便是愛國不如愛玉

齊人伐燕勝之

全章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  
之然齊與燕皆萬乘之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勢  
均力敵未易以相勝也今也特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

於此或者其天意乎天與弗取是逆天也逆天者必有

天殃今欲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

我民聽觀民心之向背見天意之從違故取之而燕民

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武王至孟津諸

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是天命絕商故伐紂而有天下取

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文

王三分天下方有其二是天命尤未絕商故終身以服

事殷是則燕之可取不可取決之民心足矣夫欲知天

命固當觀人心而欲得人心又當施仁政今以齊萬乘

之國伐燕萬乘之國燕之民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

四書淺說

孟子卷

三十一

他哉避燕水火之虐而望救於齊耳王於此時正宜發  
政施仁而拯之於水火之中可也若更爲暴虐如水益  
深如火益熱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烏得有其國  
而君之哉

齊人伐燕取之

全章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  
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以七十里之小國而爲  
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之大國而畏人者也  
夫湯能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者果何道也書曰葛  
伯無道湯初征則自葛始而天下已信其志之在於救

民矣由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怨之者皆曰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按書此言觀之可見湯所未征之國則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及湯既至則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吊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矣故書又有曰侯我后后來其蘇則其望之切而悅之至也何如哉湯之征伐順民心如此此其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是以箪食壺漿以迎王師使王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顧乃殺其父兄繫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夫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動天下之兵而不免以千里畏人也夫倍地之初而遂行仁政則天下之兵可以不動今天下之兵既動則仁政之行亦無及矣為今之計當何如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燕無恙而諸侯不得以救燕為名尤可及其兵之方動未發而止之也否則諸侯之謀遂成救燕之兵且至彼眾我寡吾如彼何哉

鄒與魯問

全章

四書淺說

孟子一卷

三十三

四書淺說

孟子卷

三十四

鄒與魯問鄒穆公問曰吾國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赴救以死之吾欲誅之則人眾不可勝誅不誅則彼無所懲又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民之疾其上者有由然也蓋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君及有司暴慢而殘下也會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如此則人之反乎爾者亦如此也有司平日視民之死而不救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蓋無怨不酢無德不報君不行仁政則有司不恤其民民亦疾視其死而不救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真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矣豈有疾視其死而不救者哉親上死長此長上俱指有司親之死之俱在危難之時親以心言死以身言平時非不親也但此句是應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一句其語意有所指也

滕小國也問於

全章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問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皆是欲擇一強者而事之以覲一日之安僥倖苟免之計也故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必欲言之則有一道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君必效死以守國而

盡其義至於民亦感其深恩爲之死守而弗去理之可爲者不過如此

齊人將築薛

全章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而勢迫於滕吾甚恐其不免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今滕爲齊所逼不得已而遷之可也然國之所依者民民之所歸者善非得民何以遷國非爲善何以得民昔太王居邠而從者如市而王迹於是乎肇基此豈無故而然耶君苟修德行政以爲善則雖遷國而失其地後世子孫必有王

四書淺說

孟子一卷

三十五

者矣然善者在我所當爲者也君子創業垂統惟爲所富爲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天也豈可必乎且以齊之強君如彼何哉惟強於爲善而已矣苟能爲善而得民之從則可遷國以避齊之逼矣  
爲善只作修德行政說上章教以效死亦兼愛民一  
意此章教以遷國亦兼爲善一意爲善即所以愛民  
也得民則守可也遷亦可也不得民則守不可也遷  
亦不可也故曰民者邦之本 一說遷國國存就是  
爲善之實

滕小國也竭力

全章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齊楚之大國與其無

侵而亦不見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集其耆老而告之曰吾事狄人以皮幣犬馬珠玉皆不得免則狄人之所欲者非皮幣也非犬馬也非珠玉也乃欲吾土地也夫土地本生物以養人若爭地以戰則殺人盈野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吾聞之也君子以愛民爲心不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而不死於難則汝輩皆有君矣於是去邠踰梁山邑于峽山之下

四書淺說

孟子一卷

三十六

居焉邠人曰吾君思德之在吾民者久矣乃仁人也不可失也於是從之者如歸市焉古人迫於難而遷國以圖存者如此或者又有曰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吾身之所能專也但當致死守之國存與存國亡與亡不可舍之而他往也夫遷國以圖存者一時之權也守正而俟死者萬世之經也君請擇於二者之間審已之力觀勢之便宜於權則用權宜於經則守經能用權則民移地失而國得終存能守經則國破君亡而心無遺恨理之可爲者不過如此此外此則僥倖苟免之計非吾所能及也

魯平公將出

全章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君何為輕身之貴以先加禮於匹夫之賤無乃以孟子為賢乎然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厚其母而薄其父是知所謂禮義也不知禮義則不得為賢者矣君何必輕身往見之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何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蓋言其前以士之禮祭父後以大夫之禮祭母前以三鼎祭父後以五鼎祭母歟為士為大夫其喪禮各有限制賢者固不得而違也曰非謂其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也乃謂棺槨衣衾之美人人得以自盡禮制所不得而拘者而孟子之後喪則盡其美而前喪則不盡其美也曰未可以此之故謂其後喪踰前喪而譏其厚母薄父也蓋其時乎喪父則貧也貧則無財不可以為悅時乎喪母則富也富則不以天下儉其親是皆出於理勢之當然彼豈有心厚薄於其間哉然則謂之踰可乎既非所謂踰則無害於禮義而不失為賢者矣君何為而不往見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

者沮君君是以不東來也曰人之行或有人使之者其止或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人所能使亦非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魯侯乃時運當衰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彼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前以士後以大夫且虛說下文三鼎五鼎乃其實也是看重也

重刊補訂四書淺說孟子卷之一

四書淺說

孟子卷

三

重刊補訂四書淺說孟子卷之二

公孫丑上

夫子當路於齊

全章

公孫丑問曰吾夫子設若當路於齊遇知已之君操得為之柄則管仲晏子之功效以之而自許乎蓋大道之不明也久而功利之入人也深故雖以孟子之徒尚未敢必孟子之能為管晏而不知其卑管晏而不為也故答之曰齊人之所知者管仲晏子而已矣子誠齊人也故亦唯知管仲晏子而已矣管晏之外更有學術事功光明俊偉高出於管晏萬萬者皆所不知也或問乎曾

四書淺說 孟子二卷

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子路聞過則喜聞義必行才可治千乘之國學已升聖人之堂乃吾先子之所敬畏者也豈予之所敢比乎或又問曰吾子既不敢比子路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蹙然不悅曰爾何乃比予於管仲夫管仲得君之獨任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四十餘年如彼其久也既專且久宜其豐功盛烈足以上擬伊周顧乃不知王道而行霸術其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乃比予於是曾西此言觀之則管仲者曾西之所不為也曾西與我同道曾西既不為管仲而子何乃為我願之乎公孫丑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

以其君顯管仲晏子之功如此猶不足為歟曰使我當路於齊則以齊其王其易猶反手耳豈特以其君霸以其君顯而已哉曰以管晏為不足為弟子既已惑矣今又言以齊王猶反手則惑滋甚焉且以文王之德之及於人者不為不盛享壽百年而后崩則其德之施亦不為不久然三分天下有二其德猶未洽於天下及武王克商以有天下又得周公繼之相成王以作禮樂然後仁政遍及於九州德教洋溢乎四海而王業成焉夫以文王致王之難如此今言以齊王之易若此則文王亦不足法歟曰文王之德何可當也其所以致王之難者

四書淺說 孟子三卷

非其德有不足也所值時勢之難也蓋商家之有天下始於成湯之竟仁由湯而太甲太戊祖乙盤庚以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其深仁厚澤浸灌民心天下之歸殷久矣久則思慕之情深愛戴之念重其心難變而之他且以武丁之賢能用人修政遂朝諸侯有天下赫然中興猶運之掌耳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在下則舊臣之家與舊民之俗其在上則風化之善與政事之美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此五人者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廣餘蔭得賢輔故紂雖不道猶未能遽失也此文王所值之時也以勢言之尺地莫

非商家之有也一民莫非商家之臣也而文王則起自  
方百里焉所值之時既如彼所處之勢又如此是以雖  
有莫當之盛德而終不能集一統之大勛也齊人有言  
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勢未便則智慧無所施雖有鎡  
基不如待時時未至則鎡基無所用吾謂以齊王猶反  
掌者亦以今時之時勢則易然也何以見其勢之易於  
王彼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王有其  
地夫鷄鳴犬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夫視彼  
尺地一民皆商家之有而文王起自方百里者異矣乘  
此之勢行政而王莫之能禦也夫何難哉何以見時之  
易於王言商家賢聖之君六七作而周自文武至合七  
百餘年是王者之不作未有踈於此時者也當紂之時  
善政猶有存者而周則王者不作故諸侯分爭而干戈  
賦歛無時休息是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  
也乘此之時仁一施而民之感德者深政一行而民之  
歸心者衆辟如饑者易爲之食渴者易爲之飲也其王  
也又何難之有哉且孔子有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  
傳命蓋其誠於此而動於彼不待疾之而自速也此有  
感而彼即應不待行之而自至也夫德行之速本不假  
於時勢之易况加以當今之時齊國萬乘之勢則德行

四書淺說 卷之二

三

之速也又當何如耶將見仁政一行而民之悅之猶解  
倒懸也故所施之仁政不必如文王之久而深及其成  
功則可以王天下不特如文王之三分有二而已蓋惟  
此時時勢易而德行速故用力少而成功多矣然則吾  
向所謂齊王猶反手夫豈大言無當者哉而子以管晏  
之功爲我願亦豈知我者哉

夫子加齊之卿相

全章

公孫丑承上章之言又設問曰夫子設若加齊之卿相  
而得以行其道焉則雖由此位而爲管爲晏爲伊爲周  
以成霸王之業故亦其能事無足怪矣然任大責重如  
此亦因此而動其心否乎孟子曰否吾自四十之時心  
已不動矣今日若加我以大任處之當無異乎平時也  
觀此言則知孟子道明而無所疑德立而無所懼其工  
夫則自知言養氣中來也丑之見未足以及此故孟子  
未遽告之必俟其問然後由粗淺之說而漸引之以入  
於精深耳丑又曰當大任而不動心極天下之至難也  
而夫子能之則夫子之勇過孟賁達矣蓋孟賁之力僅  
能舉一物之重而夫子之心則能荷一世之重也曰心  
雖易動然固守其心而必其不動則亦無難以告子之  
未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豈足爲難乎曰不動心

四書淺說 卷之二

四

有道乎曰有道蓋心無所主則事物之紛然而至率然而臨者皆得以入其中而摧之故必各隨其見之所到而固執之令此心有一定之主則利害不能爲之感死生不能爲之驚任吾身之所接而此心皆安然無所震攝矣此不動心之道也嘗聞比官黜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挫於褐寬博之賤亦不受挫於萬乘君之貴視刺萬乘君若刺褐夫而不見有可畏之諸侯也諸侯有惡聲至則必反之此以必勝爲主而不動心者也又聞孟施舍之養勇也其自言曰視不勝猶勝也若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則是無勇而畏三軍舍豈能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此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者也孟施舍取必於己其氣象如曾子之反求諸己比官黜取必於人如子夏之篤信聖人二子之所以爲勇者有不同如此夫二子之勇固未知其誰勝然比官黜之所守在於必勝不如孟施舍之所守在人無懼之爲得其要也蓋力可得而制心不可得而奪在人者有時而難必在己者無往而不自由也夫孟施舍之所主固優於比官黜然要而言之二子之勇皆非勇之大二子之主皆非守之正何則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夫子

四書淺說 孟子二卷

五

有言蓋謂天下之物皆無足畏惟理最可畏天下之物皆無所恃惟理最可恃苟自反而理不直則所敵者惟褐寬博之賤吾豈得不憚之乎蓋理曲而氣不伸也自反而理直則所敵者雖千萬之衆吾亦往而敵之矣蓋理直而氣自壯也理直氣壯正所謂大勇也乃吾子之所當好也今以曾子之所謂大勇者而觀之則曾子之所守者理也孟施舍雖似曾子其所守比於比官黜固爲得其要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所守尤爲得其要也此以理爲主而不動心者也公孫丑又問曰黜之不動心其道在必勝舍之不動心其道在無懼

四書淺說 孟子二卷

六



未猶之可也若夫言發乎外而爲心之聲心存乎內而爲言之本言之病皆心之失不得於言正當反求於心而乃勿求於心則是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所謂不可者固不可其所謂可者亦歸之於不可何則志統乎氣而爲氣之帥志有可否氣皆隨之而轉移也氣充於身而爲志之輔氣有盛衰志亦因之而進退也夫志爲氣帥則志固爲至極氣爲志輔則氣亦卽次之所以人固當敬持其志使之卓然清明而不至於放逸又當無暴其氣使之充然完好而不至於衰頹內外相資本末交養然後爲盡也若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乎哉但較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則爲彼善於此耳公孫丑不得志至氣次之意故又問曰旣曰志至焉氣次焉則氣輕志重專持其志可矣又曰持其志而兼以無暴其氣者何也丑蓋不知孟子所謂次者乃卽次之之謂非後而輕之之謂也故告之曰志之所向專一固足以動氣氣之所在專一亦足以動志此可見志至而氣次也今夫步履不安詳而蹶者趨也是氣也而心亦爲之震動不寧焉此氣一動志之一端也推而至於視美色聽淫聲則此心爲之荒亡聞善言見善行則此心爲之感發科頭箕踞而怠惰之心自生手重足恭

四書淺說

孟子卷

七

而敬慎之心愈篤如此之類何莫而非氣一動志者哉夫志一動氣則氣固不可以不持氣一動志則氣亦不可以不養矣公孫丑又問曰告子之不動心出於強制如此則見夫子之不動心異於告子矣敢問夫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孟子於此詳告之以其故也曰理不明則心有所懼我則盡知天下之言夫何疑氣不充則心有所懼我則善養吾浩然之氣夫何懼我之自然不動心而異於告子者正在此蓋我知言而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冥然無覺而已是固不能無疑也我善養氣而告子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則悍然不顧而已亦非真能無懼也是告子之所以失卽我之所以得我之所以得卽告子之所以失也丑曰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凡物之有形聲者可指其形聲而名狀之如此浩然之氣則吾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欲徵言其妙則恐其入於晦欲顯言其似則又恐其涉於粗本難言也聊試言之天地有正氣雜然賦與流行人得天地之氣以生故其爲氣也至大而初無限量上可以經天下可以緯地中可以育萬物視宇宙內事何者而非吾分內事乎至剛而不可屈撓晉楚遇之失其富王公遇之失其貴賈育遇之失其勇

四書淺說

孟子卷

八

舉天下之物何者足以膺其鋒乎惟自反而直以養是氣又無作爲以害是氣則至大至剛之本躰不虧而充塞乎天地之間夫夫如是吾見其爲氣也足以配義與道氣因道義而發憤道義得氣而贊裁利害禍福之出於道義之外者不足以沮其必爲之志矣若無此氣則躰有不充而道義將何以配哉以此觀之則其所以浩然者可見矣蓋浩然盛大流行之貌而至大至剛之一言足以盡浩然之躰段而塞天地卽至大至剛者之復其初而配道義則養成之功効而益足以見其爲剛且大也然是氣之養成也固足以配乎道義而其始養也

四書淺說

孟子二卷

九

實有資乎道義殆必自一事之合於義積而至於事事之皆合於義凡平生所爲無一不可對人言無一不可與天地知則此心自謙仰焉不愧於天俯焉不忤於人雖不期其氣之浩然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是何也蓋一事而合義而他有不合於義則於心有不慊而此氣餒矣尚安能得其浩然哉且事合於義則慊於心不合於義則不慊於心則義之根於心而不在外者明矣我固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旣以義爲外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夫氣由集義而生非由義襲而取故

養氣者但當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氣之衰久之當自充也其或未充則是集義之功未至但當勿忘其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氣之長此集義養氣之節度也蓋天理有極至之地爲學有自得之時用功在我而不在氣行又可常而不可暫故氣不曰取而曰生義不曰行而曰集言集義則所以勿正勿忘勿助者皆舉之矣然學者多知忘之爲害則不知正助之害視之忘其有事者尤甚也慎無若宋人然宋人有憫其苗之不長而掘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者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養氣不如宋人之助苗

四書淺說

孟子二卷

十

長者寡矣彼以氣爲無益而舍之不養者猶不耘苗者也未甚害也至於助氣之長者正如掘苗者也非徒無益於氣而又反害於氣矣蓋其乍長乍消易盈易涸其長而盈也則發於麓暴而不能自制其消而涸也則轉爲退去而不能自持助長之害何如哉知助長之害則知非義襲而取之矣知非義襲而取則知當以集義爲事矣以集義爲事而勿忘勿助此吾所謂善養吾浩然之氣者也公孫丑又問曰何謂知言曰天下之理本無不全夫人之心或有所蔽言出於心蔽則辭諛矣蔽者一偏之見諛者一偏之說也蔽則必陷而爲蔽之甚

陷則必離而陷之深離則必窮而卒無所歸矣此四者之病自相因也諛則必淫而為諛之甚淫則必邪而為淫之深邪則必遁而卒不可通矣此四者之病亦隨心之失而相因以見也我則即其言之諛若此而知其心之所蔽者有在即其辭之淫若此而知其心之所陷者有在即其辭之邪若此而知其心之所窮者有在抑不特即其言辭之遁若此而知其心之所窮者有在抑不特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而已又知蔽陷離窮一失既生於心必且害於其政而所施設之間大綱已壞矣夫大綱既壞則其事之節目條件與之而俱壞矣雖聖人復起亦

四書淺說 卷一 孟子三卷

十一

必從吾言而為蔽陷離窮之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必害於其事蓋斷斷乎其不可易也此吾所以知言者也夫大抵聖賢之學知與行而已知言即盡心知性之事養氣即存心養氣之功知言所以開其先養氣所以踐其實而不動心則其效也孟子此章立論乃前聖所未發而其理則與堯舜之精一孔顏之博約大學之格致誠正固自相通也公孫丑又問曰孔門弟子若宰我子貢者善為說辭若冉牛閔子顏淵者則有德行於身而善言德行孔子則兼此二者而猶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今夫子自謂知言則是有言語矣又善養氣

則是有德行矣然則夫子豈不既聖矣乎孟子不敢以

聖自當乃驚嘆曰以我為既聖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

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但學聖

人之道而不厭又以聖人之道教人而不倦如斯而已

子貢曰學而能不厭則文無不考物無不格融會貫通

而理自明於心矣乃所謂智也教而能不倦則立必俱

立成不獨成涵養薰陶而澤溥及於物矣乃所謂仁也

仁且智此夫子所以為聖也夫孔子處聖之地而猶不

以聖自居而子乃謂我既聖是何言也公孫丑又問曰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躰如游夏

得其文學子張得其威儀是以冉牛閔子顏淵則氣質

不偏義理完具俱有聖人之全躰但思而後得勉而後

中形迹尚在方躰可求未若聖人大而化之無限量之

可言耳今夫子既言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

處也曰立志欲大取法欲高數子雖賢亦姑置之而未

肯以之自處也又問曰既不以數子自處則若伯夷伊

尹也夫子其肯處之不曰伯夷伊尹與我不同道何則

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者伯夷也何

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者伊尹也若夫可以

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

四書淺說 卷一 孟子三卷

十二

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皆古之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然夷之清尹之任皆有取必之意而未合時中之道若孔子之聖則道全德備不偏於清而未嘗不清不偏於任而未嘗不任乃我之所願學者也我既願學孔子則我之道而伯夷伊尹與我不同道矣道不同則亦姑置是丑又問曰伯夷伊尹於孔子其人品亦不得而同乎曰不可得而同自生民以來之聖人皆未有如孔子者也蓋自古聖人有行造其極而不足以兼全乎衆理有德極其全而事功僅止於一時其道德之全事功之盛則孔子一人而已丑又

四書淺說

孟子卷

十一

問二子之於孔子雖不能盡同然既皆謂之聖人則豈無一二之同歟曰有同以言其德之盛則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而不假以土地甲兵之力此其根本之大者以言其心之正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所失者如此其小而可以得天下所得者又如此其大彼亦不屑爲之此其節目之大者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正以其根本節目之大者無所失也此三聖之所同也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爲聖人矣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卽宰我子貢有若之言則見孔子之聖不可及矣彼宰我子貢有若智識高明足以知聖人假使污下

而不高明必不至阿私其所好而空譽之則其言之可信也明矣宰我之言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蓋堯舜以道治天下夫子則推其道以刪述六經垂教萬世夫治在一時者一時之功道在萬世者萬世之功夫子固不賢于堯舜乎子貢之言曰禮者所以飾政禮與政自相關也故今日見其所遺之禮則可以知其當日所施之政樂者所以彰德樂與德自相通也故今日見其所遺之樂則可以知其當日所存之德我持此法而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其德政之盡善與未盡善皆有以得其質而莫之能違也因此以見夫自生

四書淺說

孟子卷

十四

民以來上下數千載間其政之盡善者非無其人也然其人既往則政與之而俱往未有如吾夫子定禮以寓政可以垂之萬世而無弊也其德之盡善者非無其人也然其人既亡則德與之而俱亡未有如吾夫子正樂以彰德可以傳之經久而不易也有若之言曰豈惟民有民之類哉夫物則亦有然者麒麟之於走獸同一走之類鳳凰之於飛鳥同一飛之類太山之於丘垤同一山之類河海之於行潦同一水之類聖人之於民形同性同亦同一人類也但聖人能踐其形能盡其性雖同乎羣類之中而實高出乎羣類之上雖處乎羣萃之內

而實特起乎羣萃之表然自生民以來之聖人語其事  
功未有盛於孔子者也然則孔子其出類拔萃中之尤  
者乎今觀三子稱孔子之言則見孔子之聖尤盛於羣  
聖又豈伯夷伊尹之所得而班乎

以力假仁者霸

全章

欲知王霸之異當觀其心術之微彼其心不在於仁特  
恃土地甲兵之力而假行仁為名以濟其事者此霸者  
也霸必有大國然後得人之服而成其霸也私欲無累  
而實德蘊之於心則自吾心而推之凡舉動無一而非  
仁焉此王者也王者自然得人之服而不待大湯以七

四書淺說

孟子二卷

十五

十里而有天下文王以百里而三分有二何嘗待大耶  
夫以力假仁是霸者之心出於偽也然已以偽感則人  
以偽應但見人之服其力者非心服也力不賸也以德  
行仁是王者之心一於誠也然已以誠感而人以誠應  
但見人之服其德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  
孔子至於流離饑餓而不去初非有勢力名位以驅之  
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中心悅而誠  
服之謂也

發明

王字作平聲讀。仁字專言之則該義禮智不

指是愛一偏。一說以力服人一條是解上一節之

意此說尚疑

假仁如齊桓以王祭不供而伐楚盟于首止而定太  
子之位又如晉文城濮之戰及踐土之盟皆是

仁則榮

全章

人情莫不好榮而惡辱而莫肯好仁而惡不仁殊不知  
仁則榮不仁則辱夫不仁為辱之所由得則惡辱者宜  
去其所以得之道而今之為國者既惡辱而反居不  
仁欲求無辱不可得也是猶惡濕而反居下欲求無濕  
不可得也夫處辱而不之惡則惡如之何如惡之則莫  
如去不仁而為仁焉殆必貴德而尊有德之士士之賢

四書淺說

孟子二卷

十六

者足以正君善俗則使之居輔弼之位士之能者足以  
修政立事而使之居百司之職左右旁求而野無遺逸  
賢能畢集而國不空虛一旦外患少息而國家閑暇則  
遂及是時而與賢者能者明其政刑凡所以遂民生復  
民性而一民之不齊者皆有以整頓其紀綱而振舉其  
廢墜焉如此則吾仁矣仁則邦本以固國勢自張雖大  
國必畏之矣不亦榮乎在詩有云烏之為巢也自言其  
及天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補葺夫巢之戶牖使  
之堅固以避陰雨之患且使今有下土之民亦無得射  
擊而侮予者孔子讀此詩而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

乎夫人君能及時而治其國家如鳥及時而爲巢則無隙可乘而誰敢侮之詩人之意正如此可見其知道也觀此詩及孔子贊詩之言則吾所謂仁則榮者豈不信哉當今之爲國者不能預收人才以實其國俟國家開暇則及是時而放樂以縱欲怠傲以偷安政荒而不之問虐刑而不之恤其不仁如此則國非其國而侮之者至矣是自求禍也何辱如之夫榮生於仁仁由已也辱生於不仁不仁亦由已也仁不仁皆由已出則榮與辱豈自外至可見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詩云長念合乎天命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太甲曰已無罪而天降之

四書淺說

卷五十二

七

灾或猶可避自爲不善而陷於禍則決不可得生詩之言即禍自己求之謂也書之言即禍自己求之謂也然好榮而惡辱者何不自友而仁乎

尊賢使能

全章

欲得天下之民當行王者之政王者之政用人爲先殆必尊禮其賢者器使其能者俾凡布列庶位者皆有德有才之後傑而庸夫小子不得以廁乎其間則天下之士聞吾好賢之篤而願立於其朝矣其於市也或逐末者多則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逐末者少則但治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則天下之商聞吾待商之

厚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其於關也則使關使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行旅之稅則天下之旅聞吾之柔遠有道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其於耕者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則天下之農聞吾之待農有恩皆悅而耕於其野矣至若里布與夫家之征本以罰游惰之民無常職也而今則不問其宅之毛不毛與常業之有無而一切取之民不堪命矣故於市宅之民惟賦其廛而已而勿令出此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聞吾之待民有恩皆悅而願爲之氓矣夫能行此五者之政則得天下之民如此特患當今無肯行之者耳信有人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必皆仰之若父母而願立其朝藏其市出其路耕其野爲之民夫夫鄰國之民而仰我若父母則彼爲吾子弟矣率子弟以攻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天下誰能與我爲敵哉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謂之天吏則是奉行天命而凡逆天害民之國皆得而使征之將見東征西怨南征北怨而可以王於天下矣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四書淺說

卷五十二

十八

發明法而不廛三註載周禮一段爲詳宜考之

一說上五條只是條舉王道到末一節方說民歸之此說尚疑看來尾節只是提上五條之意中繳之以

致丁寧之意耳

人皆有不忍之心

全章

仁者人之心推者心之法孟子此章之意不過如此想其意若曰凡天地所生之人皆有不忍害人之心是心也即天地生物之心而人所得以生者乃人之本心也聖人非有餘而眾人非不足也然眾人雖有是心而害之於欲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於政事之間唯先王有不忍人之心也則無所害而自然流出凡其所行者無非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得以老老幼幼而各得其所天下雖大運此心而有餘矣於

四書淺說

孟子二卷

十九

其治也夫何難哉所以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何以驗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無問其人之知愚賢不肖而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是心之發乃在倉卒之間而未涉乎安排商量蓋其天機自動而不可遏非所以納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不仁之聲而然也夫以不忍之心其發也一無所為如此然則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斷斷乎其然矣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人則必有惻隱之心矣惻隱之心無所不貴而所謂羞惡辭讓是非者皆待是心之動而始有也故既有惻隱之心則自有羞惡辭讓是非

之心矣若無羞惡之心非人也人則必有羞惡之心矣

無辭讓之心非人也人則必有辭讓之心矣無是非之

心非人也人則必有是非之心矣然必先有仁義禮智

之性而後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性蘊於中而情

發於外即其發之已然而其中之本然者可得而見矣

彼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使本無仁

義則其感於物也又安有此惻隱羞惡哉故以惻隱羞

惡為仁義之端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

也使本無禮智則其感於物也又安有此辭讓是非哉

故以辭讓是非為禮智之端也人之必有是四端也猶

四書淺說

孟子二卷

二十

其必有是四端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擴而充之者是置其身於不善之地而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而不勉之以行仁政者是引其君於不善之地而賊其君者也為臣者其忍賊其君乎愛其身者其肯其心於自賊乎不其自賊則當擴而充之矣誠使凡有四端於我者能隨其所發之端而察識其為何心則即此推廣而充其本然之量以其所敬而達之於其所不敬以其所明而達之於其所不明吾見本心固有不假外求引之即起欲之即至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如火之始然而不可撲滅如泉之始達而無所壅遏也苟能由此方

動之機而遂充之以極其量則仁無所不愛義無所不  
宜禮無所不敬智無所不明舉四海之大皆圍吾一心  
之中自足以保之而無難矣苟其量未充則雖父母之  
在家庭而不足以事之蓋天理或有所未純則孝道必  
有所未盡此擴之者所以求至於充也

**發明**此章首兩節當作一大節看自所以謂人皆有  
不忍人之心者以下三節總是申說人皆有不忍人  
之心自人之有是四端也以下二節皆是說人當如  
先王有以推其不忍之心專言不忍之心就得四端  
○擴與充要有辨

四書淺說 孟子三卷  
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

全章

此章亦勉當時諸侯之爲仁與仁則榮章同意其意謂  
夫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矢人之本心豈固不仁於函人  
哉然矢人惟恐其矢之不利而不傷人函人惟恐其甲  
之不堅而至於傷人則矢人之心實不仁於函人矣巫  
匠亦然巫者爲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爲棺槨利人  
之死則匠者之心實不仁於巫者矣然初非其本心之  
有異也其所爲之術有以使之而異其心也故人之擇  
術不可不慎也所擇惟何曰仁而已孔子曰里有仁厚  
之俗猶以爲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爲知乎

孔子之言如此何謂也蓋謂夫仁也者自天之所與而  
言則人得天地生物之心爲最先而兼統乎四德是四  
德雖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則居其首也豈非天之尊爵  
乎自其在人而言則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  
危人當當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也豈非人之安宅乎  
仁爲天之尊爵人之安宅則仁道之關係於人者大矣  
且人莫之禦而自不爲仁是其是非之心不明而昧於  
擇術也豈非不智之甚乎夫人之不仁固由於不知然  
既不仁則其心昏頑而益以不智矣不智則不知禮義  
之所在而無禮無義矣是天所與之良貴皆無一有之

四書淺說 孟子三卷  
於身而自置其身於卑賤之地則亦不免爲人役而已

全章

既爲人役而猶耻爲人役猶弓人而耻爲弓猶矢人而  
耻爲矢也雖耻爲之而不得不爲也然所以致此耻者  
由於不仁如耻之則莫如爲仁焉爲仁則當反求諸己  
而不當歸咎於人如射焉可也彼射者之於射必內志  
正外躰直持弓矢審固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  
者惟反求諸己以爲吾志容有不正吾躰容有不直而  
已矣爲人由已而不由人何以異於是

子路人告之

全章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蓋以有過不聞則過無自而



改而身無自而修此聞過之所以可喜也禹聞善言則拜蓋以善言有益於身心有利於國家聞之而不受則士止於千里之外矣此善言之所以當拜也至若大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焉何則聞過則喜聞善則拜其樂善之心固皆一出於誠然尤未免見善之在人而人已未能兩忘形迹未能盡泯也惟舜則以善者天下之公理本無在己在人之別而與人同其善焉如己未善則無所係吝而舍己從人初不知善之在己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己初不知善之在人義理大同心胸開豁以天下為一家以物我為一軀其規模氣象之廣大視彼喜聞過拜善言者誠為有間矣且舜之樂取於人而為善非特一時為然蓋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之時凡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無不樂取而為之也夫能取人之善而為之於我則人因我之取善而益勸於為善矣是人之勸由我之取也豈非我與人為善乎能與人為善而使天下之大皆歸於道德仁義之中豈非君子莫大之善乎蓋成己以成物者君子分內事而獨為君子則君子之所耻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知舜之與人為善則禹與子路之與人為善也亦從可知矣

四書淺說 孟子三卷

三三

伯夷非其君不事

全章

夷惠之行已造聖人而未合乎大道孟子欲入法夷惠之得而戒夷惠之失故言此謂夫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抑不但非君不事而亦不肯一立其朝不但非友不友而亦不肯一與之言如或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則恐其為彼所悅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不但惡人待之如此又推其惡惡之心而極言之吾知思與鄉人立或見其冠不正則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彼亦必以其人之未善而不之受也所以不受也者蓋其不以就為潔而必於就也是伯夷嚴於惡惡而不輕與人群所謂聖之清也柳下惠不羞污君而亦事之不卑小官而亦為之其進而事污君為小官也亦不自隱在己之賢而必以其道惟必以其道則必至於遺逸阨窮矣雖遺逸而不怨雖阨窮而不憂焉可見其和而不流有非惡人之所能染夫故其自言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之側其無禮如此爾亦安能浼我哉惟其不能我浼故常由由然與之並處而不自失焉雖其欲去之際或援而止之則亦止也其所以援而止之而止者蓋其不以去為潔而必於去也是柳下惠寬以處眾而不輕與人絕

四書淺說 孟子三卷

三四

所謂聖之和也。今以二子之行而斷之，伯夷雖為聖之清，然既專於清，則必失其所當和而孤介絕物矣。此其弊之隘也。下惠雖為聖之和，然既專於和，則必失其所當清而玩侮一世矣。此其弊之不恭也。惟其隘與不恭，故君子由其清而不由其隘，由其和而不由其不恭也。

公孫丑下章

四書淺說 孟子三卷

全章

二十五

天時不如地利。天時地利人和，此三者兵家之不可缺者也。而當時用兵者，則惟以天時地利為務，而不知天時不如地利，地利又不如人和，也何以見天時不如地利，彼三里之城，七里之郭，雖云小矣，或者環而攻之，而不能得其勝，夫環而攻之，之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矣，然而不勝者，以城郭之據險阻，而且堅固也。是天時不如地利也。何以見地利之不如人和，彼其城非不高也，地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然不得民心，則民委而去之，而不為之守矣。是地利不如人和也。以此觀之，則

人和獨重矣。而所以得人和者，則在得道而已。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惟在存心以仁制事以義，而得乎道者，則得人心而多助矣。若彼忍心逆理而失乎道者，則失人心而寡助矣。寡助之至，豈特國人畔之，而親戚亦畔之，多助之至，豈特國人順之，而天下亦順之。此可見得人和之在於得道也。惟能得道以得人和，則其於用兵也，何有蓋其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自我之攻彼而言，則是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仁者不可為衆也，自彼之敵我而言，則是率子弟以攻父母，而未有能濟者也。故君子有不戰則已，戰則必勝矣。又何假於天時之善，地利之險哉。

四書淺說 孟子三卷

二十六

【主意】天下順之，順字只是悅而願歸之，未便是歸多。助正是人和，言衆心願輔而不離叛也。

孟子將朝王

全章

孟子本將朝王也，王不知而使人來曰：寡人當往而就見者，也有以寒疾不可以風，故不得就見。今朝將視朝，不知夫子肯一來而使寡人得見乎？是托疾以召孟子也。孟子之意，則以為我自往朝，則非應召猶可也。今既有召命而我往焉，則是應彼之召矣。應召非賓主之所

宜也故亦託疾以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孟子又恐王以已爲真有疾故明日出吊於東郭氏使其非疾以警悟之公孫丑疑而問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丑蓋不知孟子者也故孟子亦不以本意告之而但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王果不知孟子之非疾而使人問疾且使又醫來治其疾孟仲子亦不知孟子所以出吊之意而權辭以對曰昔者有王命之召適吾夫子有採薪之憂而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又使數人要孟子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以實已言夫孟子出吊其意本欲齊王

四書淺說

孟子三卷

二十七

之知其非疾今仲子權辭以對則孟子此意不明而無以警悟齊王故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以景丑氏乃王之臣可因之以達其意也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慈子孝而相愛以恩君禮臣恭而相與以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謂我不敬王是何言也彼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以言仁義也云爾是以凡庸待其君而不以堯舜望其君則不敬莫大乎是我則必以仁義與王言而非堯舜仁義之道則不敢以陳於王前其所以望於王者不亦遠且大乎故齊人莫如我

敬王也景子曰否我謂子不敬王者非心不足於王之謂也正以禮貌有欠耳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今子固將朝也聞王命之召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故謂子不敬王也景子此言蓋以人臣之常禮律孟子而不知賓師不與臣同也故孟子答之曰豈可以我不應召而遂謂我不敬歟殊不知我之所以不應召者正以王之於我不可召也何則曾子有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然彼以其富我以吾仁仁則軀無不具用無不周亦極天下之至富也彼以其爵我以吾義義不屈於萬物之下而常伸於萬物之上亦極天下之至貴也是彼非有餘而我非不足也吾何慊於彼哉斯言也夫豈不合於義而曾子肯言之耶是或別有一道也其道何在蓋通天下之所尊者有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是爵爲一達尊鄉黨莫如齒是齒爲一達尊輔世長民莫如德是德爲一達尊曾子謂仁義無嫌於富爵者蓋以德言之也夫豈無其道乎夫達尊有三而齒德二者皆在我今齊王但有爵耳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則我之不可召也明矣夫不可召而欲召之吾知王之不足與有爲矣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尊禮而不敢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其臣而謀之夫爲臣者必

四書淺說

孟子三卷

二十八

欲其君之敬禮如此非自尊大也蓋君必如其尊德樂道乃可與有為若不如是其尊德樂道則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於伊尹先從受學而後任之是湯有不召之臣也故不勞而王斯大有為矣桓公之於管仲先從受學而後任之是桓公有不召之臣也故不勞而霸斯大有為矣今天下之君其土地之所有皆同其功德之所就亦同無一人能辟土地建功業若王霸之大有為而高出乎等輩者無他故也以其皆好臣彼趨走承順為已所教之人而不好臣彼抱道自重為已所受教之人也不好臣其所受教則是無不召之臣矣此所以地

四書淺說 孟子三卷

五九

醜德齊而不能大有為也夫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而不敢召桓公之於管仲亦學焉而後臣之而不敢召彼伊尹與湯咸有一德是固不可召也管仲之德不滿人意者尚多然且尤不可召而况有大學規模甲管仲而不屑為者其可召乎知我之不可召則我之聞命中止而不應其召我者豈得為不敬乎

**主意** 朝廷莫如爵三句是申言所以為達尊也隨所

在而致隆之說不是正義是議論辭  
**發明** 必有所不召之臣非有是君則有是臣之說也  
要主人君言亦不必說君不召乎臣只把必有所不

召之臣還他猶言必有所尊禮之臣云其實不召乎臣便是有所不召之臣也學焉而后臣之不必泥先后字及臣字只是尊禮而且委任之耳不是先之以為師了然後以之為臣也臣字不是卑之之詞亦不重臣字

陳臻問曰

全章

陳臻問曰夫子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鎰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夫同一餽也受則皆受不受則皆不受而夫子有受不受焉吾恐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

四書淺說 孟子三卷

三十一

受非也夫子必居一非於此矣孟子曰吾之辭受皆是而非無非也何以言之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其致餽之辭以餽贐有餽贐之辭則義可受矣予何為而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備之心其致餽之辭曰聞戒故為兵備而餽之有聞戒之辭則義可受矣予何為而不受若於齊則無遠行戒心之事而未有所處也無處而餽之則無其辭而有垂於義是貨之而已眾人蔽於物而見物之重斯可以貨取豈有內重外輕而得名為君子者而可以貨取乎此吾於齊之餽所以不受也是則吾之受者以義所當受也其不受者以義所不當

受也受不受皆過於義故曰皆是也

孟子之平陸

全章

孟子之平陸謂其平陸大夫距心曰子之持戟之士設  
有一日而三失伍者則當去之否乎答曰一日而一失  
伍則當誅之以警夫衆再之且不可豈容待三乎孟子  
曰官守之不可失職猶戰士之不可失伍也然則子之  
失伍也亦多矣何則職在養民者不可使所屬之民一  
失其養一民失其職而已今而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  
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是子之失伍  
也不亦多乎夫士之失伍則當去子之失伍則自如勢

四書淺說

孟子卷

三十一

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  
而畏乎曰民之離散皆王之失政使然非距心之所得  
專爲也曰子亦難以不得自專之故而辭其失職之罪  
譬如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  
地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請牛羊於其人乎抑  
亦立而觀其死乎受君之民而爲之養之與受人之牛  
羊而爲之牧之者其責豈有異乎大夫至此乃悟曰爲  
君牧民而不盡其事不得自專而不致其事則距心之  
罪誠有不得而辭者矣他日孟子見於王曰王之爲都  
者臣識五人焉然自知其罪者惟孔距心一人耳於是

以已之所以責距心之言及距心之所以自責之言一  
一爲王誦之其意欲以諷曉王也王亦自悟曰制命在  
君奉命在臣發政施仁此非距心之所得爲民之饑餓  
離散實皆寡人之罪也夫孟子理明辭達長於譬喻一  
言之間能使齊之君臣舉知其罪惜乎其志小氣輕徒  
怵而不繹從而不改此齊之所以止於齊也噫

孟子謂臧鼈曰

全章

孟子謂臧鼈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其所爲近似有  
理也所以近似者正爲士師司刑而又近王王之刑罰  
不中則可以爲已責而言之也本爲可以言而請士師

四書淺說

孟子卷

三十一

一得士師則當即有所言也今既數月矣豈王之刑罰  
皆中而未可以言歟若可以言則言之或言之而不聽  
則去之斯乃理之正也否則尸位素餐而爲士君子之  
耻矣臧鼈因孟子之言諫於王而不用遂致爲臣而去  
齊人曰當言而使之必言當去而使之必去是其所  
爲臧鼈者則善矣然在齊而道不行濡滯而去不決是  
其所以自爲者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齊人之言告孟  
子孟子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則當盡其職若不得其  
職則去不去則曠職而苟祿矣有言責者則當盡其言  
若不得其言則去不去則尸位而素餐矣我無官守我

無言責也欲去未去而無所妨病可久則久而不為尸素然則吾之進退因非常法之所得而拘者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孟子為卿於齊

全章

孟子為卿於齊出吊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為輔行王驪朝暮見往反齊滕之路而未嘗與之言及乎使事也蓋王驪非可與言之人而孟子遠之不欲與言也公孫丑不知而問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勢位相次非懸隔而不得言也齊滕之路不為近矣相接日久非忙迫而不及言也乃自往至及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孟子於此亦有難於顯言者故託辭以答之曰使事不治則當與之言以治之夫既自有有司以治之而得其宜矣初無可言者又何用更與之言哉此雖託辭然亦可以見君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蓋有可言而固不與之言則為已甚而非所謂不惡而無可言而猶與之言則為屈意而非所謂嚴矣

孟子自齊

全章

孟子自齊歸葬其母於魯復反於齊止於臧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治匠事當時事正嚴急有疑而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棺木似乎大羨治喪恐不

必若是其過厚也曰古者棺槨無尺寸之度中古制禮棺始用七寸之度而棺亦稱之自天子而達於庶人皆得用之非但為人觀視之美而已蓋必如是然後堅厚久遠而盡人子之心也夫禮制不得固不得以盡其心若貧乏無財則亦不得以盡其心既得之而又有財自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用之夫得之有財而遂用之者正為死者無使土親其肌膚則於人子之心始快快然無所恨也故曰然後盡於人心矣向使得盡其心而不自盡則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其親也吾聞之古云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沈同以其私問曰

沈同私問於孟子曰燕可伐歟孟子據理答之曰可何以見其可也夫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在子噲不得私與人以燕在子之不得私受燕於子噲譬如如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以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於子則可乎其不可也必矣彼以土地而私與私受何以異於以爵祿而私與私受者乎夫不可與而與之則子噲為有罪矣不可受而受之則子之為有罪矣此燕之所以可伐也齊人得孟子之言而伐燕或以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嘗勸之

全章

也而謂我勸齊伐燕者亦有由也彼沈同嘗問燕可伐歟吾應之曰可彼遂然吾之言而伐也彼如復問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有道而爲天吏者則可以伐之若非天吏而伐之則不免於易暴之非譬如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此殺人之人可殺歟則將應之曰可彼如復問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執法而爲士師者則可以殺之若非士師而殺之則不免於擅殺之罪今燕雖爲可伐之國而齊則非伐燕之人以齊伐燕是卽以燕伐燕也何爲勸之哉

燕人畔王曰

全章

四書淺說

孟子二卷

三十五

齊人伐燕之時孟子嘗告之曰王欲取之當視燕民之悅及其破燕之后又嘗告之曰王速出令以安燕民之心而齊人皆不聽及燕人畔王曰吾不用孟子之言以致此吾甚慙於孟子此其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己者而陳賈鄙夫不能將順其美且教之以文飾其非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我豈敢望周公哉賈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使其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二者周公且未能兼盡也而况於王乎賈請見孟子而爲王解其慚焉遂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孟子曰古之

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有諸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歟曰不知也曰不知而使之是爲不智也然則聖人且有過歟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弟愛兄之心勝而誠信以任之者乃天理人情之至也然則周公之過亦天理人情之不能免者其過不亦宜乎若愛兄之心有所未盡者則固無是過也是聖人之過與常人不宜有過而有過者固自不同也豈可以聖人之過藉口而強自解釋哉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則無所掩覆如日月之食而人皆見之及其改也則如日月之復其明而人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其過而不之改抑且曲爲文說以掩覆其過此古之君子所以卒於無過而今之君子所以隔其身於有過之地也故自愛者必以古人自處而愛人者亦不效今之人也

孟子致爲臣而歸

全章

四書淺說

孟子二卷

三十六

孟子在齊雖不食祿任事而亦居卿位及其久於齊而道不行故致還卿位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夫子未到吾國之時寡人有慕願一見而不可得及到吾國而寡人得侍夫子凡我同朝之臣皆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知夫子肯不終絕可使此別之向尚得再覓夫子

乎孟子對曰不敢請見吾王耳然而得見王者乃吾之願也此可見行道為君子之本心而在道則君子之大戒也夫孟子欲去而猶不忍即去故他日齊王以其尚在未去而謂時子曰我欲當齊之國中而授孟子室養其從游弟子以萬鍾之祿使諸大夫國人皆以為矜式子何不為我言之於孟子而留之使勿去也時子因托陳子以告孟子陳子遂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雖曰齊王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不可但其意欲誘之以利而無尊之之實孟子又難顯言以拒之故但曰時子之所言者乃若然也然時子豈知我之當去而不可以復留也且齊王之所以處我者如此而我復留焉則是我欲富矣如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常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餽是我雖欲富亦豈肯為此乎况我本非欲富者也昔季孫嘗譏子叔疑曰異哉子叔疑之為人如已為政不見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子叔疑于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彼所謂龍斷者何如也蓋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異其所無有司者治其爭訟而已而未嘗征其稅也以其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最高處而登之左顧右盼欲得此而又取彼網羅市

四書淺說 孟子二卷 三十七

利而盡取之人皆惡其專利而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後世緣此遂征商人是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此季孫龍斷之說也蓋所以譏子叔疑於富貴之中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也今我於齊既辭其祿而又受其餽是亦不得此而又欲得彼也豈能免龍斷之譏乎

**發明** 註中又有難顯言者一句不粘著義不可以復留一句意故下一箇又字若是道不行而義不可留則顯言之亦何妨

孟子去齊 全章

孟子去齊宿於晝蓋亦遲遲其行而未忍遽去也有自欲為王留孟子之行者坐而言其所留之意蓋有愛賢之意而不知待賢之禮夫以堂堂命世之賢大義去就之際乃欲以匹夫之身不由王命而為之苟且牽挽以尼其行是輕賢者也故孟子不應其言且隱几而臥所以絕之也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告子昔者魯繆公尊禮子思若不使人候子思之側而道達其誠意則不能安子思世柳申詳義不苟容若非有賢者在繆公之側維持調護之則二子必去而不能安其身今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長者之行是子為長者謀而不及繆

四書淺說 孟子二卷 三十八



公留子思之事蓋不以子思待我長者也豈非子先絕長者乎子既先絕長者則其失大矣我固當臥而不應以絕子也豈可謂長者而先絕子乎

孟子去齊

全章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  
不明也若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來見  
王未嘗遲遲今不遇而去亦宜其速於去乃三宿而後  
出書是何濡滯也士因此而有所不足於孟子也高子  
以尹士之言告孟子孟子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  
見王豈欲干澤哉亦豈敢逆料王之不足為湯武哉意  
者王或可為湯武而因之以行道濟時此予之本心也  
不遇故去豈予本心哉予不得已也使王能聽吾言而  
改其過則吾豈王舍哉此所以三宿而後出書也勿謂  
予三宿出書為濡滯也於予心猶以為速蓋我之於王  
尚庶幾望其能改之也使王果能改之則必追我而友  
之夫惟其出書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  
之歸志雖云決矣猶未忍舍王也蓋齊王有朴實之資  
猶足以濟世安民而為善也使王果有志於為善而用  
予以輔之則豈徒齊之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此予之所  
以不忍舍王也此所以歸志而猶庶幾王之改之也而

四書淺說

孟子二卷

三九

猶日望王之反予也予豈若是小夫夫然哉諫於其君  
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  
哉尹士聞之曰以行道濟時為心以愛君澤民為念欲  
去之始而不忍舍方去之際而不忍舍既去之後而倦  
倦之心猶未忘也此君子之所為也然必君子而後識  
君子士誠小丈夫也但知諫君不受則便尔悻悻然而  
去矣豈知君子之心其忠厚固若此哉

孟子去齊

全章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  
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以此言觀之則當無時  
而不豫也而今有不豫則與前日之言戾矣曰前日言  
不怨尤之時乃安常處順而未有所感固自一時也今  
日所遇則吾道將廢天下皆憂之時是今日又一時也  
遇今日之時雖胸中豁然而素無怨尤者亦未免有不  
豫也何以言之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為之輔佐是君臣際會自有定期也由周文武而來王  
者不作七百有餘歲矣以五百年之數計之則過矣以  
當今之時考之則亂極思治而可以有為矣而不得一  
有所為以立吾名世之事業此所以不能無不豫也然  
當此之時而使我遇于齊是天未欲乎治天下也如

四書淺說

孟子二卷

四十

欲平治天下則必使我見用于時而當今之時舍我其誰也是則道之將行也歟天也道之將廢也歟亦天也吾惟聽命于天而與天爲徒隨吾聽遇而安意以待之耳又何爲不豫哉此可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自並行而不悖也

孟子去齊居休

全章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居人之位則當食人之祿今夫子仕于齊而不受祿豈古之道乎曰非古道也吾之所以不受齊祿者以義不當受也蓋于崇吾得見王知其不能我用退而有去志也志不欲變故不受其祿也一受其祿則爲彼所羈縻而不得去矣然去志不變而不速其去者何也吾見王之后繼而有師旅之命上下戒嚴不可以請勢不得不久留而處於齊矣非我志也

四書淺說

孟子二卷

四十一

重刊補訂四書淺說孟子卷之二

重刊補訂四書淺說孟子卷之三

滕文上

滕文公爲世子

全章

滕文公爲世子時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吾想其言必曰人有此生則有此性性無不仁而仁卽性也性無不義而義卽性也是性之在人本至善也獨不觀諸堯舜乎堯大聖人也而其德則欽明文思允恭克讓也使性有不善則堯何爲有是德乎舜大聖人也而其德則濬哲文明温恭允塞也使性有不善則舜何爲有是德乎知堯舜之德則知人性之善矣知人性之善則知人皆可爲堯舜矣此孟子告世子之意也然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及自楚反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曰世子疑吾言乎吾言本無可疑也夫性卽道也道一而已矣同此人則同此心同此心則同此道不以古有而今無不以聖豐而愚畜也若曰人性不皆善而堯舜不易爲則是堯舜一道衆人又一道也而天下有二道矣道豈有二乎旣無二道則不容有二說矣成覿謂齊景公曰彼聖賢固丈夫也我亦丈夫也彼

四書淺說

孟子三卷

一

與我本無異也吾何爲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舜與我同一人耳人能有爲則皆如舜矣公明儀曰周公謂文王我師也然文王必可師周公之言豈欺我哉夫此三人之言所以如此者正以古今聖愚本同一性也然則世子復何疑惟篤信力行以師聖賢而已矣然欲師聖人惟患無奮發之志不患無勢力之資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國雖云小矣苟本之於身而達之於政以其所以治己者而治夫人則雖小國猶可爲善國但恐立志不高自治不勇見天理而不肯進戀人欲而不忍割則人欲日長天理日消身雖污濁國不足以爲善人而紀綱廢墜亦不足以爲善國故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有志於復其性而爲聖賢者尚知所以自勵云

滕定公薨

全章

滕文公薨世子謂其傅然友者曰昔者孟子曾於我言於宋其性善堯舜之說猶在吾心而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以人之居喪也當何如乃爲順人之性而合聖人之道必得其言然後行事於是然友復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當喪禮既壞之時而獨能以此爲問不亦善乎然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

自盡而無待於勉強者宜乎世子於此有所不能自己而必欲問焉以盡其心也曾子有言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即曾子此言見喪禮之不可不盡也然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衰之服軒粥之食上自天子而下達於庶人貴賤通行無所隆殺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殷古今共由而無所損益吾之所聞者大畧如此此世子之所當行者也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殆不可也且志曰喪祭從先祖志之意以爲喪祭所以必從先祖者蓋爲先祖所行之禮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喪祭當從先祖如此而子固欲不從之何也世子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素行不足以取信於人故今也欲行喪禮而父兄百官皆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復爲我問於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曰喪禮之不行也久矣今一但欲行之而父兄百官有所不足者誠其然也然彼雖不我足在我亦當自責而不可以他求也至於喪禮之當行者則當盡吾之誠心而必行之衆議紛紛可勿恤也獨不觀孔子之言乎君薨則爲嗣君者

四書淺說 孟子三卷

三

以百官聽於冢宰而自歆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所以哀者以在上之哀有以先之而感發其良心也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是何也君子之德在上而感人譬如風也小人之德在下而應人譬如草也於草而加之以風則必隨風而偃於小人而感之以君子之德則心隨感而應也孔子之言如此今世子在上之君子也肯自盡其哀則父兄百官莫敢不哀矣是在世子自盡而已然友及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之自盡也於是五月居廬未有命戒而百官族人皆謂世子之知禮矣及至葬四方來觀之但見世子顏色之

四書淺說 卷之三

四

戚哭泣之哀而吊者皆以其能盡禮而大有所悅服矣夫以喪禮一行而近者稱嘆遠者悅服可見天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可得而泯沒者人性皆善此亦可見

滕文公問爲國

滕文公問爲國之道孟子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先農事乃爲國之所當急而不可緩也必也爲之經畫區處而使人得盡力於農畝可也詩云晝往取茅夜而紘索墜升其屋而治之也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懈爲此也可見民自以農事爲急也然則人君其可不以此爲急乎且農事之所以當急者何也民之爲道也

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夫恒產有無所繫甚重如此農事之所以當急也是故賢君必恭以持身儉以自奉惟其恭也則能忠信重祿而待臣以禮惟其儉也則能制民常產而取民有制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可見天理人欲不容並立欲禮下而取民有制者當知所以自克矣今以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言之夏后氏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人而謂之貢法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

四書淺說 卷之三

五

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而謂之助法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而謂之徹法曰貢法曰助法曰徹法制不同名義亦異然其取民之實則貢法是爲十分取其一助法若計廬會則是於十分取其一徹法則兼此二者皆十分而取其一也然謂之貢者自下而貢其上之謂其義固易曉也而徹之義何謂蓋其通力合作有通徹之義而計畝均分又有均徹之義也助之義何謂籍民之力以助耕公田之謂也然貢助

二法雖皆十一之制然貢法又不如助法之善龍子息言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法何以謂不善蓋其較數歲於豐歉之中以爲取民一定之數樂歲粒米狼戾雖多取之而不爲虐則拘其數而不多取之凶旱之所得者尙不足以供糞田之費宜勿取之或減其數而取之可也則必拘其數而取盈焉人君爲民之父母使民昉昉然將終歲勤動既不得以養其父母又出息稱貸以益取盈之數致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貢法之不善有如此若助法則就公田所得之多寡而取之又安有若是之弊哉卽龍子此言見助法之當行也夫世祿所以待士滕國行之矣而助法獨不行何耶蓋世祿出公田有公田則有私田是世祿與助法實相表裏也既行世祿則當行助法矣詩云甬我公田遂及我私此周人之詩也然貢法無公田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詩觀之可見助法不特行之於商雖周家盛時亦行助法也蓋以見助法之善爲當代之所宜行滕國當舉其廢而復行也誠能舉行助法則民得其養矣既有以養之則民不失其恒心而教化可興矣必也立爲庠序學校以教之然是學校庠序之設其來尙矣謂之庠者取養老爲義也謂之校者取教民爲義也謂之

四書發說 孟子三卷

六

序者取習射爲義也三者皆卿學也學不專於一事特舉一事之義以立名耳在夏則曰校在殷則曰序在周則曰庠至於國學則三代共之而無異名也夫庠序學校之設名義固有不同要皆所以明人倫也蓋人之所

以爲人而異於禽獸者正以其有人倫也使在上之人能設教以明乎人倫則在下之小民皆由平倫理之中而相親不背矣此教民之法也養以遂民生教以復民性爲國之道盡於此矣以滕國之褊小果行此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一有王者受命而起欲養民歟必來取法吾君之養民者以養其民欲教民歟必來取法吾君之教民者以教其民是爲王者師也然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罔常懷懷于有仁苟行仁政豈特爲王者師而已哉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乎仁政亦足以受天命興王業而新子之國矣

使畢戰問井地

滕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爲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孟子曰子之君將欲分田制祿而行仁政選擇羣臣之中而使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則田無定分而在下之豪強者得以兼并故井田不均而野人有失其所者矣賦無定法而在上之

四書發說 孟子三卷

七

貪暴者得以多取故穀祿不平而君子有失其所者矣  
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經界始而暴君汚吏則以  
其不便於己必慢其經界而廢之苟有以正之使此疆  
彼界井然不紊則豪強不得以兼并貪暴不得以多取  
而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雖云褊小必有爲  
君子而仕者焉殆必有爲野人而耕者焉使無君子則  
誰施政今以治野人所以必有君子也使無野人則誰  
供賦稅以養君子所以必有野人也君子野人不可相  
無故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然分田制祿之法必  
因地而制其宜彼野外之地田可井授也則九一而行

四書淺說 孟子三卷

八

助法使私田爲野人之受而公田則爲君子之祿國中  
之地田不井授也則十一而行貢法使一夫受田百畝  
而自賦十畝於公如此則君子有祿而野人賴以治矣  
野人有田而君子賴以養矣夫君子世祿各有定分此  
常制也而世祿常制之外自卿以下必有奉祭祀之圭  
田皆有五十畝所以厚君子也一夫受田各有百畝此  
常制也而有此常制之外若有弟而年十六者則爲餘  
夫餘夫則受田二十五畝所以厚野人也此雖在田祿  
常制之外然分田卽有此田制祿卽有此祿蓋亦分田  
制祿一時事也夫分田制祿固當兼行乎貢助然貢法

終不如助法之善以助法言之民之歛徒無出鄉鄉田  
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而無不親睦者  
井田之法有以善民俗如此卽此一端亦可見助法之  
善矣今欲行之則當詳言其形體之制必方一里爲一  
井井有九百畝經畫分明界爲九區中百畝爲公田以  
爲君子之祿外八百畝爲私田以爲八家之受而此八  
家之民當耕耘收穫之時則同出力以養公田必於事  
既畢然後敢治私事先公後私者所以別君子野人上  
下之分也井田之制不過如此然此法之廢久矣其詳  
不可得而聞矣吾所言者形體之規模公私之畝數以

四書淺說 孟子三卷

九

爲經畫井田之準則而已古今異時彼此異地宜於古  
而不宜於今宜於此而不宜於彼或利之者衆而病之  
者寡或效見于今而弊生于后如此之類吾皆不得而  
詳言之也若夫操權宜之術妙變通之機因其時之宜  
隨其勢之便有因有革有損有益使合於人情宜於土  
俗不拘先王之法以失其意不執一端之見以滯其行  
員融活潑如珠走盤而不出於盤焉若此者則在君與  
子矣非吾言之所能盡也蓋大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  
人巧也

發明此其大畧也此字指方里而井一節言而上文

正經界與圭田餘夫之田皆包在方里而井一節內  
矣故註曰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也既曰詳言而孟  
子乃曰此其大畧何也要說得通

有為神農之言者

有稱述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文公之門而告  
之曰吾遠方之人聞君分田制祿而行仁政願受一廛  
而為君之氓於是文公遂與之以所居之處其徒數十  
人皆衣褐而捆屨織席以供食其必以是供食者蓋以  
人必勞力而得者然後可食也此亦可以微見其意之  
所主也又有陳良之徒陳相者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

四書淺說 孟子三卷

十

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此蓋實言也彼本學于陳良而未聞邪說其遠負耒耜  
而至者亦不為出疆而舍其耒耜耳非若許行直欲售  
其並耕之說而來也但其識見不足故見許行而大悅  
盡棄其學而學焉蓋邪說易以惑人而人情每厭常而  
喜新也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能行仁政則  
誠賢君也雖然未聞神農之道也彼賢君勞已以養民  
不欲勞民以自養與民並耕而供已之食自為養殲而  
治民之事此神農之道而賢君之所為也今滕有倉廩  
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以為賢許行此言甚

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也孟子辨之曰許子  
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  
子衣褐曰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以素布為之  
曰自織之歟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織  
則害之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曰自為  
之歟曰否以粟易之曰以粟易械器者乃所以濟陶冶  
而不為屬陶冶彼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乃所以濟  
農夫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自為陶冶凡百器械  
止皆取諸其家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  
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曰百王之

四書淺說 孟子三卷

十一

治器械與人君之治天下事之煩簡心之勞逸固有大  
不同者百工之事猶不可耕且為然則治天下獨可耕  
且為歟蓋治天下者大人之事而耕者小人之事也大  
人自有大人之事小人自有小人之事大小自不得而  
相兼也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  
用之是率天下之人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以見凡一  
有所事也皆不得一有所兼也豈特大人不得兼為乎  
小人之事哉故曰或有為君子而勞心者焉或有為小  
人而勞力者焉勞心者治人而勞力者則治於人也治  
於人者則食人而治人者則食於人也小人賴君子以

治君子類小人以養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  
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此理天實爲  
之而天下古今之所共由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爲  
哉嘗觀自古聖人之治天下亦未有耕且爲者當堯之  
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汎濫於天下所以草木暢茂  
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  
國天下之未平如此故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  
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禽獸既逃匿則治  
水之功可施故舜又使禹任治水之責於是禹疏九河  
浚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洪水既平  
然後中國之民可得而食也方其治水之時禹八年於  
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蓋無一暇日也雖欲耕得乎水土  
既平矣舜由是使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  
民人育然人皆有秉彝之道也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  
教則不知由其道而近於禽獸故堯舜聖人有憂之舜  
使契爲司徒教民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  
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人之大倫也然當時舜  
攝政而堯爲天子故舜使契爲司徒而命契之辭則出  
自堯也放勳曰民之用心於人倫者則勞以安之民之  
所行歸向於人倫者則引而來之立心背乎人倫者則

四書淺說卷之三

十一

匡而正之行事反乎人倫者則矯而直之勞來匡直者  
正所以輔之翼之而使自得其性矣及其既得矣則又  
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  
也堯舜憂民之近於禽獸而汲汲焉以教之如此又何  
暇於耕乎夫堯舜憂民之切雖若有不暇於耕矣然堯  
之所以憂民者非事事而憂之也惟以不得舜爲已憂  
一得舜則凡所以憂民者一付於舜矣夫何憂舜之所  
以憂民者亦非事事而憂之也惟以不得禹臯陶爲已  
憂一得禹臯堯則凡所以憂民者一付之於禹臯陶矣  
夫何憂幾事雖煩而惟急於先務細事不親而獨持其  
大體堯舜所以憂民者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  
耕矣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在堯舜豈肯  
以此爲憂哉其所憂者惟在於得人耳彼分人以財謂  
之小惠而已教人以善則有愛人之實而謂之忠然其  
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堯舜爲天下得人則有以廣吾  
力之所能而恩惠及於廣大繼吾心之所存而教化推  
於無窮斯則謂之仁矣夫爲天下得人者則謂之仁然  
則有天下者孰不願爲天下得人也豈故以天下與人  
易爲天下得人難蓋才不易得人不易知也此堯舜之  
所以用心於得人而以不得人爲已憂也使其得之不

四書淺說卷之三

十三



難則堯舜又何憂哉孔子有言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故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孔子稱堯舜之言如此夫堯舜之治天下也一則法天而德業之蕩蕩一則不以位爲樂而事功之巍巍若此者豈無所用其心哉民害未除思得人以除之民生未遂思得人以養之民性未復思得人以教之此皆其用心所在也特其心不用之於耕耳夫道莫備于堯舜也使君與民並耕乃道之所在則堯舜當先爲之矣而皆不然則許行之說何其妄哉

四書淺說 孟子三卷

十四

發明堯舜憂不得人何以見其不必耕言其所憂者特其大者耳凡治民庶務亦不必身自爲之而况于耕乎以見其不必耕也所憂者大字乃大綱大體之大非恩惠廣大之大也

吾聞用夏

變矣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于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本夷人也悅周公仲尼之道比學于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能用夏變夷而拔出于流俗乃所謂豪傑之士也斯人也師之以終其身可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矣而遂背之盡棄其學而學于攻乎異端之許行所謂變于夷者也

許行淺三年之外門人治任

將歸人揖于子貢相習而與皆失聲然後歸門人追慕其師有如此子貢及築室于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子貢追慕其師之深又如此他日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之禮事之強曾子與俱曾子曰不可凡人未至于極聖則德未免有不純若吾夫子之道德則如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極其潔淨而無一塵之累極其純粹而無一毫之雜皜皜乎不可尚已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有若既不足以彷彿夫子而乃欲以事夫子之禮事之則有若可比夫子而夫子僅同有若矣推尊過實比擬非倫其可乎哉曾子之尊信其師而不

四書淺說 孟子三卷

十五

忍負之也又如此夫有若雖不及聖人而猶有似乎聖人曾子尚不可以事其師者事之今也許行乃南蠻駘舌之人所學非先王之道與子之師正相反也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于曾子矣我聞出于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于幽谷者曾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夫戎狄之人周公方且膺之子乃倍其師而從之學所謂下喬木而入于幽谷者亦爲不善變矣

發明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此二之字指孔子道德言猶云吾夫子之道德如江漢濯出來底秋陽暴出來底極其潔白不可加也只用潔白二字盡皜皜

之意明著光輝總是潔白之意蓋有點汚蔽蕪便不  
光明也潔白只是純乎天理顏子三月不違仁猶未  
得為潔白也潔白者是借來字面承上二句說下但  
當實說不可謂如物之潔白也

### 從許子之道

陳相又曰許子之道如並耕之說雖不可從然豈無一  
二之義而可從者乎從許子之道則市價不二國中無  
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如布帛長短同則價  
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價相若五穀多寡同則價相  
若屨大小同則價相若惟就物之長短輕重多寡大小

### 四書淺說

孟子三卷

十六

以定其價或精或粗或美或惡皆在所不論則物皆大  
同而無獨高之價市皆平一而無飾價之人詐偽之情  
舉不得施而淳實之風或可再見也許子之道其善又  
如此者此吾所以善而好學之也曰夫物有精粗美惡  
之不齊者乃物之情也蓋其氣化之參差人力之巧拙  
自然而有是也故其不齊或相倍徙或相什百或相千  
萬不可得而強同也子乃欲比而同之而使之無異價  
是亂天下也何則物有精粗猶屨之有大小也巨屨小  
屨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精者粗者同價則人豈  
肯為其精者哉今從許子之道不論精粗而使之同價

是使天下之人競為盜惡之物以相欺耳本欲除偽適  
以長偽本欲無事適以多事如何能治其國家

### 墨者夷之

有為墨翟之道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  
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必自來蓋托  
辭以觀其意之誠否也他日又求見孟子則其意誠矣  
故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我不盡言以直之則吾儒  
之道不見我且直之蓋吾聞夷子乃墨者墨之治喪也  
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欲以是道移易天下之風俗豈  
以是道為非是而不貴哉既以薄為貴則必以厚為賤

### 四書淺說

孟子三卷

十七

然而夷子率其親厚則是以所賤者事親也蓋夷子學  
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故孟子因以詰  
之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勿謂儒道與墨道不同也彼  
儒者之道古人有曰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  
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之謂也然則墨道與儒道固亦有  
同者豈以墨道為非乎吾之所以厚愛其親正施由親  
始之說也夫豈以所賤事親乎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  
情有親疎愛有厚薄夫夷子果以為人之愛其兄之子  
為若愛其隣之子乎吾恐愛兄之子與愛隣之子必有  
差等也其曰若保赤子者乃取譬之言謂小民無知而

犯法如赤子無知匍匐而入并非赤子之罪也故曰若保赤子也豈愛無差等之謂乎且人物之生也受氣於父成形於母其本原一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惟其一本故愛由親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矣夷子殆必有二本親其親也路人亦其親也故愛無差等而不獨厚其親也若止一本則其愛安得無差等耶又以一本之理言之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必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見狐狸食之蠅蚋姑鼠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推其哀痛之情由中心而達於面目也於是歸反藁裡而揜之此揜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之揜其親者亦必有道矣即此可以明一本之理即此可以斷厚葬之是使人非一本則見親不葬者胡為有泚使葬不當厚則歸揜其親者豈為當然惟其本之一故其葬之厚也夷子厚葬其親則其本心之明而必曰愛無差等則其所學之蔽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聞之憮然及有頃乃曰孟子已教我矣蓋其本心復萌而前日之疑盡釋矣

不見諸侯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為伊為周

而以其君王小則為管為晏而以其君霸所屈者小而所伸者大如此且志曰枉尺而直尋豈若可為也夫子以為何如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虞人不至公將殺之孔子美虞人曰志士不忘在溝壑虞人可謂志士矣勇士不忘喪其元虞人可謂勇士矣夫孔子何取於虞人而美之若此取非其招不往也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成而不往况為君子者乃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何哉是則不見諸侯者義也君子知有義而已彼所謂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一有計利之心則惟利是徇不但枉尺直尋而後為之雖枉尋直尺如吮癰舐痔而可以得富貴之類亦將不顧而為之矣此計利者之所必至也利其可計乎哉此君子之所以惟義是守而不肯徇利以忘義也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疆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良掌與女乘於是簡子遂謂王良良曰不可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謂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御者不失其馳而射者能舍矢如破斯謂之善射也今嬖奚不能如是必為之詭遇而後中乃小人也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夫御者

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其守義而不肯徇利有如此况爲君子者乃欲計較得喪之多寡而枉道以見諸侯何也是則枉尺而可以直尋在君子亦不肯爲况枉尋而可以直尺乎吾子之言過矣蓋身不行道則必不能行之於人濟時之具既失則必不能濟天下之溺往見諸侯而欲因之以成王霸之業難矣哉此古之賢士所以樂其道而忘人之勢而大有爲之君則必有所不召之臣也

公孫衍

全章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

四書淺說

孟子三卷

二下

安居而天下息任一已之喜怒係天下之安危大丈夫當如此矣孟子曰是安得爲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而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禮之言如此今二子阿時君之好以售其智謀假時君之力以鼓其氣焰乃妾婦順從之道非丈夫之事也所謂大丈夫者知有理而不知有勢侍在已而不恃在人存心以仁而居天下之廣居持身以禮而立天下之正位制事脩義而行天下之大道所性既全無往不善得志則與民共由其道不得志則獨行其道遇富貴

則惟知有是道不知有富貴而富貴不能淫遇貧賤則惟知有是道不知有貧賤而貧賤不能移遇威武則惟知有是道不知有威武而威武不能屈高明與游而超然於塵埃之外從容自得而浩然於天地之間此之謂大丈夫

古之君子仕乎

全章

周霄以孟子之難仕而欲諷之仕故先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吊以傳之言與公明儀之言觀之可見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問曰三月

四書淺說

孟子三卷

二下

無君則吊不亦太急乎曰仕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何則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祭祀之粢盛夫人蠶繅以爲祭祀之衣服此禮之言也此可見諸侯必有國家而後能供祭祀也等其先國則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而不敢以祭矣禮又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蓋士惟失位而無田則牲殺罷血衣服之類亦皆不備故不敢以祭也既不欲以祭則不得以遂其孝親之心而戚戚然不敢以自安矣亦不足吊乎失位三月則廢一祭此所以三月無君則吊也又問曰出疆必載質何也曰仕以行道者士之事耕以謀食者農夫之事士之仕

也亦猶農夫之耕也見君不可無質禮亦猶治田不可無耒耜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此士者之出疆所以必載質也曰吾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而君子或有不見諸侯而難於仕者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是心也凡爲父母者皆有之若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知君臣之義不可廢而未嘗不欲仕也亦猶爲父母者之願男女有室家也然其去就之義審出處之分明雖欲仕而猶惡不由其道彼不由其道而屈已以往見者與鑽穴隙相窺者類也其可惡爲何如哉此君子所以雖急於仕而又有難於仕也

后車數十乘

全章

彭更問曰以一介之士而后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亦泰乎孟子曰君子所享視道之所宜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而子以舜爲泰乎若不以舜之受天下爲泰則不可以士之傳食於諸侯爲泰夫曰舜代堯理天下而有其功則其受天下也宜也不可以爲泰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固非道之所宜此吾所以疑其泰

而以爲不可也曰子不通工易事以美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固不容於不通工易事也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有功於罷用者皆得食於子矣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弟惟仁義是由上以守先王仁義之道而開其業蕪蔽塞下以待後之學者使有所考據取則以入於仁義焉此其功之最大者也乃以爲無功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歟曰子何必問其志哉君子之志雖不求食但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平日之食人也是以其志而食之歟抑以其功而食之歟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既曰食功則有功於吾道者在所當食矣乃以士爲無事而食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矣

宋小國也

全章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曰仁者無敵王不待大嘗聞行王政而遂爲政於天下者湯武是也未聞以行王政而畏人者矣以湯之事言之湯居亳與葛爲隣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

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  
供粢盛也湯使毫衆往為之耕又使老弱饋食乎耕者  
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時  
有童子以黍肉餉者葛伯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  
之謂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湯之心  
非有利乎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仇也湯始征自葛始  
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  
夷怨曰奚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  
弗止耘者不變誅其君吊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  
後我后后來其無罰湯之行王政而無敵於天下如此

四書淺說

孟子三卷

三十四

又以武王之事言之當紂之時有助紂為惡而不為周  
臣者武王以其害及士女而東征之以綏厥士女其士  
女皆篚厥玄黃以迎武王之師且曰吾紹事我周王庶  
得蒙其恩澤而見休也於是皆臣附于大邑周焉夫民  
心未易得也今武王東征一舉商之君子則實玄黃于  
篚以迎其君子商之小民則攜單食壺漿以迎其小民  
以類相迎而臣附於周之恐后者何也以武王能救民  
於水火之中取其殘乎民者誅之而已矣太誓曰我武  
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即太誓  
此言則見武王之征伐惟取其殘而已矣夫惟取其殘

此所以得其心而來其臣附也武王之行王政而無敵  
於天下又如此由此觀之宋惟不行王政云爾使其實  
心以行王政若成湯吊民於大旱之后武王救民於水  
火之中則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而有后  
我之怨玄黃之迎矣齊楚之大必能率其子弟以攻父  
母也吾何畏彼哉

孟子謂戴不勝曰

全章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歟我明告子辟如  
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學齊語也則使齊人傳之使  
楚人傳之曰當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

四書淺說

孟子三卷

三十五

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引而置之齊莊獄之間  
數年所與語者皆齊人而不雜以楚人日撻而求其為  
楚語也亦不可得矣此可見所與者衆則所習成君子  
滿朝庶幾君德之美善類孤寡難成正君之功子謂薛  
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亦可謂有心於王而得以入  
事君之體矣誠使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  
則所聞者善言所見者善事王誰與為不善在於王所  
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則所見所聞者莫非不善  
矣王誰與為善今以一薛居州同乎群小人而居於王  
所正所謂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也獨如宋王何哉

子欲子之王之善亦惟廣求博訪得如薛居州者悉薦之於王而非薛居州者使不得以亂其間耳

不見諸侯何義

全章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之士者未為諸侯之臣則不往見諸侯此不見諸侯之義也然雖不為臣不見而亦不為已甚如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苟君求見之切則亦可以見矣可以見而不見孔子所不為也嘗聞陽貨欲召孔子來見已畏人以已為無禮乃索諸禮有云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於是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

四書淺說

孟子三卷

五十六

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蓋當是時陽貨已先來加禮矣孔子豈得不往見之哉此可見孔子之不為已甚而合乎禮義之中正也然已甚雖不可為而污賤尤不可為曾子曰脅肩諛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此兩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能守已安貧樂道忘勢使在上無求見之誠則彼豈肯屈已往見而淪於污賤乎

什一去關市之征

全章

戴盈之曰行什一之法去關市之征此二者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舉厚歛之弊與關市之征而盡

已之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鷄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鷄以待來年然後已夫不知攘鷄之為非義而不速已無足怪也如知攘鷄之為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今子既知厚歛征稅之不可而猶曰請輕之以待乎來年則與月攘一鷄以待來年者果何以異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辨

全章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辨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請言所以不得已之故夫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蓋氣化盛人事得則治氣化衰人事

四書淺說

孟子三卷

五十七

失則亂盛衰得與失反覆相尋故天下之治亂亦反覆相因而不能常治安也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窟故書曰澤水警于所謂澤水者即洪水也此氣化之衰而天下一亂也堯使禹治洪水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道是水由地中行而不至於氾濫即江淮河漢是也夫水行地中而險阻既遠蛇龍驅放而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乎土而居之此禹以人事挽回氣化而天下一治也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官室以為汙池使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圃使民不得衣

食但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流澤多而禽獸至及紂  
之身天下又大亂是固人事之失而亦氣化之衰也周  
公相武王誅紂伐奄至三年乃得奄國之君而誅之驅  
飛廉于海隅而戮之滅虜民之國五十驅虎豹犀象而  
遠之於是天下大悅抑周公相武王不特為民除害以  
得天下之悅而已想其民害掃除天下一統必有大制  
作以致天下之大治也書曰丕顯哉文王創業之謨不  
承哉武王制治之烈文顯於前武承于後所以佑啓我  
后人者無一事不出於正大亦無一事不致其周密也  
然則周公輔相之功亦大矣當時太平之盛何如哉此  
四書說 卷之三 三

託南面之權也此可見春秋之作君子所喜小人所憂  
也此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  
亦一治也此一治純乎人事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  
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  
墨橫議之惑人如此彼楊氏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  
身之議是無君也墨氏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於  
路人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可見楊墨之道非  
義理之正所謂橫議也橫議一唱而天下惑之其為害  
當何如或問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  
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今楊墨為我兼愛之道不  
息則孔子義以事君仁以親親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  
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人無父無君以同於禽獸是  
亦率獸食人且大亂將起而人將相食也此氣化衰人  
事失而天下一亂也吾為此懼思欲開先聖仁義之道  
於是距楊墨放淫辭使邪說者不得作起於世以惑人  
蓋此邪說若作於其心而心為所蔽以陷於一偏則害  
於其事既害於其事則害於其政蓋心者事之本而政  
者事之綱心有害則政事俱不免矣此理之必然者也  
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今我既有以息邪說而使之不  
得作則人心庶幾皆正而政事可免其害矣非一治而



何此一治亦純乎人事者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  
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  
子懼三聖人扶天地生萬民極世之亂而治之如此蓋  
皆有以見其責之在已不可得而辭焉者詩云戎狄是  
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今揚墨無父無君與戎狄無  
異是周公所膺者也我生斯世豈可不以撥亂為己責  
坐視戎狄害民而不知膺乎故我欲正人心息邪說距  
跛行放淫辭使天下後世共由乎仁義大道之中而不  
淪於戎狄轉亂為治以繼三聖之功此所以不免於多  
言也然豈吾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窮不得已而  
然耳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  
說之也詳彼不知揚墨之害而無心於天下之治者烏  
足以知此抑此揚墨為害非惟我得距之人人皆得而  
距之苟有能為此距揚墨之說而深斥其為我兼愛之  
非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是聖人是亦聖人之徒也  
為人而不為聖人之徒而甘為跛邪之徒亦可謂失於  
擇術矣夫既以不得已於辨者自致其力尤以能言距  
揚墨望於吾徒者之同致其力聖賢之心何心哉

**主意**正人心息邪說距跛行放淫辭此四者平說下  
註就正人心一句截恐非孟子語意

四書淺說

孟子三卷

三

淫辭比邪說較詳耳

聖人救世立法之意此聖人兼孔子

匡章曰陳仲子

全章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且無  
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蟻食其實者過半夫匍匐往將  
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夫以世家之子而甘於  
窮苦如此豈不誠廉士哉孟子曰士皆溺於富貴而仲  
子獨能以窮約自守於齊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  
雖然仲子亦未得為廉蓋廉者非不取也不苟取耳若  
仲子則不問其義之可否而惟以窮苦為廉則過於廉  
而反不得為廉矣必若充其所守之操則惟蚯蚓之無  
求於世而后可以為廉矣夫蚓上食稿壤下飲黃泉無  
求於人而自足仲子則未免居室食粟與蚯蚓異矣况  
其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歟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  
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歟合義與否皆  
未可知也若有不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矣曰是何傷  
於義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曰是亦不義也何  
以言之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  
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  
避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鶩者已頌

四書淺說

孟子三卷

三

顧而言曰是親親者乃不義之物也惡用是物為故他日其母殺是鷺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而譏之曰是親親之肉也於是出而哇之夫母之食兄之室本無不義也而仲子乃以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安得為義於母之食於陵所居之室安得為義於兄之室既不能義於母之食兄之室則亦不義之類耳於此既不食不居於彼亦宜不食不居也仲子以毋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未能充其操守之類者乎若仲子之操守必其如蚯蚓然乃為能充其類而得為燕也然豈真欲其如蚓哉特以明其所守之操非人之所可為者耳易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窮者不通也即所謂蚓而後可者也抑孟子此章之意只據匡章稱述仲子之苦節而辨其不得為燕耳其辟兄離母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者尤未暇深非之也蓋燕者有分辨不苟取耳仲子以齊之世家無故而三日不食欲何為耶縱不辟兄離母而為此亦豈聖賢之所謂燕哉使其固窮不受非義而困於饑寒斯可矣東漢徐孺子非其力不食誰得而非之

重刊補訂四書淺說孟子卷之三

四書淺說

孟子卷之三

三十一

新刊補訂四書巾箱淺說孟子卷之四

孟子義

進士

音義

著

離婁之明

全章

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仁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謂夫治天下當行仁政亦猶成方員當用規矩正五音當用六律也故雖以離婁之至明公輸子之至巧而不以規矩亦不能成方員也雖以師曠之至聰而不以六律亦不能正五音也雖以堯舜聖人心存愛民而至有道也然不以仁政則養之無其具教之無其方必其不能使天下之人皆遂生復性而歸於治平也為治當行仁政如此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由其不行先王之仁政也故曰徒有仁心而無仁政者則心無所施澤不及民而不足以治天下徒有仁政而無仁心者則誠有不足而政為虛文亦豈能使其政徧行於天下而民皆蒙其實惠乎是則仁政固當本諸仁心而仁心尤當達之於政而世之言治者每不肯舉行先王之仁政亦獨何哉詩云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以此觀之則先王之法在所當遵矣使為治者誠能遵先王之舊典而舉行其仁政猶有過差遺忘而民不被其澤者未之有也

四書淺說

孟子卷之四

乙

夫爲治者固當遵行先王之政矣而先王之政之所以當遵者何也是故古先聖人欲爲器用而盡夫目力焉而知其不假於規矩準繩不能爲也故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乎直由是法度徧天下及後世而其用不窮矣欲正五音而盡夫耳力焉而知其不假於六律不能正也故繼之以六律以正夫五音由是法度徧天下及後世而其用不窮矣夙夜憂勤求所以遂民生復民性而心思無不盡焉而知其不施諸仁政徒有是心無所用也於是立教養之法而繼之以仁政故民皆遂生復性而仁覆天下矣政行於一世而一世之天下被其

四書淺說 卷之四

澤政行於萬世而萬世之天下被其澤澤之所被何其廣哉此先王之立政所以爲善而後之爲政者所以當遵也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使爲政者不因先王之仁政而遵行是其心有所昏而不知所以爲政也可謂智乎是以居高位而爲人君者必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仁政則澤及生民其責無虧而居高位也宜也苟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而天下皆受其禍矣何以見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蓋人君者百官萬民之統率也苟上而人君不以道揆事則下而爲臣者亦不以法度自守上無道揆則是朝廷之上不信道

而所行與道背矣下無法守則是百官之人不信法而所行與法違矣朝不信道豈非君子犯義乎工不信度由是小民亦不信度而犯刑矣夫上無道揆不信道而有犯義焉是在高位者有不仁也下無法守不信度而至於小人亦犯刑焉是播惡於衆而禍及於下也若此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灾也田野不闢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唯上不仁而無禮矣則無以教民而下不知學矣下既不知學則賊惡之民並興而國之喪也無日矣然則爲君者其可不以仁心行仁政乎然不特爲君者當以此自

四書淺說 卷之四

責也而爲臣者亦當以此責其君而共成其業以任爲臣之責也詩曰上天方欲顛覆周室群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正救之所謂泄泄者猶時語沓沓之謂也彼人臣之事君不責其行道而無事君之義其動靜進退之間唯知趨承順而無持身之禮其告君之言則輕毀先王之道而以仁政爲不足行若此者正泄泄之意猶沓沓之謂也故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必欲使其君以仁心行仁政而得爲堯舜之君也是以高遠望其君而不以庸常待其君得不謂之恭其君乎開陳善道言如何而爲仁心如何而爲仁政使其君曉然知善道之所在

而有以閉其邪心唯恐其所行不仁而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是以誠實事其君而不以容貌事其君得不謂之敬其君乎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然則君臣者其可不以正君爲己責乎臣能正其君君能信其臣尚何患先王之政有不行而天下有不被其澤者乎

規矩方員之至也

全章

所以爲方員之理盡於規矩是規矩者方員之至也猶所以爲人之道盡於聖人是聖人者人倫之至也蓋聖人氣清而質粹生知而安行故於五品之人倫行之各

四書淺說 孟子四卷

四

極其至大中至正而無一毫之過差盡善盡美而無一毫之虧欠也夫規矩方員之至則凡欲爲方員者必取法於規矩聖人人倫之至則凡欲爲人倫者必取法於聖人聖人莫盛於堯舜人倫莫大於君臣爲君而欲盡君道爲臣而欲盡臣道此二者皆當法堯舜而已矣蓋堯爲君而萬邦協和取法於堯則君道盡而不可復加矣舜相堯而百揆時叙取法於舜則臣道盡而不可復加矣若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是愚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是鄙其民以爲不足與興教化賊害其民者也孔子

曰道只有二端仁與不仁而已矣出乎仁則入乎不仁矣人其肯以不仁自處乎若爲君臣而不法堯舜則便是不仁矣可不謹哉倘或爲君者甘於不仁然則其禍可勝言哉如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暴其民未甚則身危國削不特此也且於其身沒之後據其平日所行之實而謚之曰幽厲雖其孝子慈孫生於百世之後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不仁之禍一至於此可懼之甚也然則人其可不以幽厲爲鑒乎詩曰殷鑒不遠只在夏桀之世正今人當以幽厲爲鑒之謂也

三代之得天下也

全章

四書淺說 孟子四卷

五

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謂夫夏商周之得天下也由禹湯文武之仁其失天下也由桀紂幽厲之不仁不特天下之得失係於仁不仁以至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以仁不仁夫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身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若不仁則皆有死亡之禍如此夫死亡者人之所惡也而所以死亡者則由於不仁也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雖欲免於死亡不可得也如惡死亡莫若爲仁故下章又曰愛人而人不我親則反求諸己唯恐我之仁有未至治人而人不我治則

反求諸已唯恐我之智有未至禮人而不我答則反求諸已唯恐我之禮有未至不特此也凡處一事一物之微或有不得其所欲皆反求諸已唯恐所以處之者未盡其道如此則自治益詳而其身正矣雖天下之大無不歸之豈特一家一國之人我親我治我答而已乎一詩云念念皆合乎天理則天降之祥是自求多福也即此反求諸已而天下歸之之謂也

人有恒言皆曰

全章

承上章其身正之意而推言之謂夫人有恒言天下國家此言固自有其序也但人雖常言之未必知其有序也蓋天下之本在國故言天下而必繼之以國也國之本在家故言國而必繼之以家也然則家獨無所本乎蓋家之本又在吾身此又常言之所未及者也人其不修身以爲家國天下之本乎

爲政不難不得罪

全章

人君欲爲政於天下人皆以其事之大而謂之至難者以我觀之則不難焉何則事有假於勢而後成者勢有所不足則見其難矣有假於力而後成者力有所不逮則亦見其難矣若爲政則不假於勢力唯在於反已正身而不得罪於巨室耳巨室者國人素所取信也既不

得罪於巨室而有以致其心悅誠服則一國之人皆心悅誠服於我矣國人既服則天下之人又豈有不服者乎由是政教之所施沛然洋溢乎四海而無遠弗届矣向使身有不正則巨室不服而德教之行有所留礙矣以此觀之可見爲政在於正身耳身者己之身也正之由已而不由人也何難之有知正身之不難則知爲政之不難矣

發明全章在爲政不難一句截下固不得罪於巨室

直到溢乎四海正言其所以不難處或要於不得罪於巨室處截則所以不難處已說盡了到章末便無

四書淺說 孟子四卷

七

收繳矣大意言人君爲政不難也何則人君唯正身以服其所難服者則人無不服矣是爲政只在於正身也何難之有處置得宜泛指朝廷事躬及輔相得人裴度此言爲諫用皇甫鐸發

天下有道

全章

此章勉當時諸侯修德以自強意謂天下有道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德之大者則居一人之位而德之小者則分立於侯國而小德見役於大德賢之大者則居天子之位而賢之小者則分理乎庶邦而小賢見役於大賢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役均是

侯國也而力之小者見役於力之大者同此賢位也而力之弱者見役於力之強者夫天下有道德不及人而爲人所役天下無道力不及人而爲人所役斯二者皆理勢之當然天之所在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齊景公曰力既弱小而不能令人又不聽強大者之命是與人睽絕而失其和好於是涕出而女於吳此小役大弱彼強之事也今也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其般樂怠傲皆若效大國之所爲而獨耻大國之命而欲不爲所役是猶弟子而耻受命於先師也胡可得哉如耻之莫若師於文王以修其德誠能取法於文王以修其德則大國四書淺說孟子四卷

水自濯其手也詩云誰能執熱而不以濯乎然則誰欲無敵而不以仁乎  
不仁者可與言哉  
全章  
不仁之君豈可告以忠言哉蓋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以危爲安以舊爲利以取亡之道爲可樂其顛倒錯亂如此其所以不可與言也使不仁而可與言則因人言而悔悟尚何亡國敗家之有正以不仁者不可與言所以卒至於敗亡也然則敗亡之禍豈非不仁者之自取乎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聞之而謂其弟子曰四書淺說孟子四卷

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凡民心之所欲如飽暖安逸之類皆與之聚之凡民心之所惡如飢寒疾苦之類皆勿以施之如此則得其心矣夫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者仁也仁則民歸矣其所以歸化者以其所欲在此如水之就下以其性本下也如獸之走曠以其所欲在曠也不能聚其所欲而反施其所惡者不仁也不仁則民去矣其所以去此者以其所欲在彼仁者而所惡在此不仁也如魚畏鰲故歸淵如雀畏鷗故歸叢是為淵鰲魚者鰲也為叢鷗雀者鷗也民畏桀紂故歸湯武是為湯武鰲民者桀與紂也民歸仁而去不仁如此今天下之君

四書淺說

孟子四卷

十

誠能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而好仁焉則諸侯之不仁皆為之鰲民而歸之矣民歸則得天下而王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但今之欲王者其平日無以得民心其民心搖矣為今之計在乎急於好仁以收之也猶七年之病其病根深矣在乎求三年之艾以治之也三年之艾既不蓄之於平時自今蓄之則猶或可及苟為不蓄則終身不得而不免於死亡矣為仁者平日既無積累之功今日不可無必為之志苟今日不志於仁則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矣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正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之謂也

自暴者

全章

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何則彼其不知禮義之為美而言非毀乎禮義者謂之自暴也斯人也雖與之言必不見信此其所以不可與有言也彼其猶知仁義之為美而溺於怠惰自謂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者謂之自棄也斯人也與之有為必不能勉此其所以不可與有為也夫人自絕乎仁義如此殊不知仁者乃人心固有之理人當常居於是而無人欲之傾危者也非安宅乎義者亦人心固有之理人當常由於是而無人欲之邪曲者也非正路乎安宅正路入皆有之奈何曠安宅而弗居而居於傾危之宅舍正路而弗由而由于邪曲之路自暴自棄以至於此不亦甚可哀哉

四書淺說

孟子四卷

十一

道在邇

全章

道本近也而世人顧乃求之於遠行道本易也而世人顧乃求之於難何以見道之近且易也彼親長在人為甚近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但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夫平天下之大只在親親長長之間可見道不外乎近易也而人何必求之遠且難哉

居下位

全章

居下位而欲治其民其道在於獲上苟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民不可得而治矣然欲獲上又不可以諛說取容也其道在乎信友苟不信於友則志行不孚名譽不聞不獲乎上矣而欲信友又不可以便佞苟合也其道在乎順親苟不順乎親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不信於友矣然欲順親又不可以阿意曲從也其道在乎誠身苟反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禮而內無愛敬之實不順乎親矣然欲誠身又不可以襲取強爲也其道在乎明善苟不明乎善則好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惡必不能如惡惡臭不誠乎身矣然身之所以當

四書淺說

孟子四卷

十二

誠者何也蓋此理本無不誠者乃天道之本然也但在天本無不誠之理而在人容有不誠之心於是加明善固執之功而思欲其誠者人道之當然也誠能由思誠功造於至誠以復天道本然之初則實德所孚誠意所感而親友天下皆在所動矣至誠而不動物者未之有也若未至於誠而能動物者亦未之有也

伯夷避紂

全章

伯夷避紂之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起爲西伯而行政於是興曰何不歸來乎吾聞西伯發政施仁而善養老者我可歸之以就其養矣太公避紂之亂居東海之濱

聞文王起爲西伯而行政於是興曰何不歸來乎吾聞西伯發政施仁而善養老者我可歸之以就其養矣夫伯夷太公齒德俱尊非如常人之老齒尊而已乃天下之大老也既曰大老則有以係天下之望而爲天下之父而天下之人皆其子也而歸於文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寧有背其父而他往者乎夫文王能行仁政而得天下之歸如此當今諸侯有能制其田里教之樹蓄使養其老而行文王之政則七年之內亦必得天下之歸而爲政於天下矣

求也爲季氏宰

全章

四書淺說

孟子四卷

十三

冉求爲季氏宰不能改正季氏惡德之非而賦民之粟反倍於他日孔子聞之曰求非吾徒也小子聲其罪而責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爲臣者聚斂以富之未至於殺人也猶見棄於孔子况於爲君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吾觀當今之時君之所求與士之所以自任者一則在於善戰一則在於連諸侯一則在於闢草萊任土地此三者自當時觀之固爲有功據正理論之則爲大罪善戰者殺人至多當服上刑連諸諸侯使相攻伐亦害民者也但不身任殺人之事其罪次



之闢草萊任土地者雖無殺人之事但其意主於利國而不主於利民是皆為君聚斂者也其罪又次之存乎人者

全章

欲觀人者莫善於觀在人之眸子蓋眸子不能掩其惡也如胸中正歟則中無所蔽而神之著於眸子者精而明焉胸中不正歟則中有所蔽而神之著於眸子者散而昏焉故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至於言亦心之發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故聽其言之或得或失而又觀其眸子之或明或昏則人心之邪正豈可得而匿哉

四書淺說 孟子四卷

十四

恭者不侮人

全章

有恭儉之實德者必有恭儉之實事恭者必禮下而不侮人儉者必取民有制而不奪人若侮人之君唯恐人之不順其侮名雖為恭惡得為恭奪人之君唯恐人不順其奪名雖為儉惡得為儉然則恭儉貴於有其實而豈可以聲音笑貌為故偽為於外欲以取恭儉之美名而其實事已昭昭於人之耳目而不可掩雖欲欺人其可得乎

男女授受不親

全章

淳于堯問曰男女授受不親者果禮歟孟子答之曰男

女授受不親所以別嫌明微是禮也曰男女不親授受固為禮矣設使遇嫂沉溺於水則當援之以手乎抑將拘不親授受之禮而不援之手曰嫂溺則當以手援之矣若嫂溺不援則忍心害理是豺狼也蓋男女授受不親者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禮行於常權所以審禮之變而不失其常也曰嫂溺既當從權以援之而不可拘授受不親之禮然則當今天下之溺亦甚矣亦當從權以援之而不可守不見諸侯之義而夫子顧抱道自重而不一出以援之何也曰嫂溺與天下之溺同一事變之急也而援嫂之溺與援天下之溺不同所援之具也蓋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在道求合道既枉矣則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蓋行權欲合道之正而枉非行權之謂也

四書淺說 孟子四卷

十五

君子之不教其子

全章

公孫丑問曰君子之不親教其子何也孟子曰非理不當教也乃勢不得行也何則父欲親教必以正道或以正道而其子不行則必繼之以怒既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父

子相夷則惡矣夫親教則至於傷恩不教則至於害子  
古人有見於此故已有子也不親教之而轉之他人以  
施其教如此者正以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  
不祥莫大焉於是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  
失其為教也

發明末一節只是申上節意

事孰為大

全章

人之所事者孰為大唯事親為事之大人之所守者孰  
為大唯守身為守之大夫事親守身固皆為大而守身  
尤為大也蓋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

圖書淺說

孟子四卷

十六

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可見守身亦為大也且  
事親為事之大者何也蓋事親與事君事長皆事也孰  
不為事唯能孝以事親則於事君事長者特自此而推  
之耳是事親為事之本也此事親所以為事之大也守  
身為守之大者何也蓋守身與守家守國守天下皆守  
也孰不為守唯能正以守身則於家國天下特舉此而  
措之耳是守身為守之本也此守身所以為守之大也  
又自其事親者言之曾子養曾皙每食必有酒肉將飯  
必請所與或父問有餘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  
皙死曾元養曾子每食亦有酒肉將飯不請所與問有

餘必曰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  
父母之口腩而已若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  
傷之也事親若曾子之養其志乃為盡事親之道而可  
也只如曾元則不可也

發明可也許之之詞程子說可也意在言外

人不足與適也

全章

大凡人臣之於君其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  
足非間必於其根本所在而致力焉蓋用行政之本  
在於君心而格君心之本又在吾身故唯盛德之大人  
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自能格其君心之非君

圖書淺說

孟子四卷

十七

心既仁則用行政皆無私而莫不仁君心既義則用  
行政皆合宜而無不義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是  
君正莫不正也大人一正君而國自定矣何必屑屑於  
用行政之間而費却心力也哉  
有不虞之譽  
二句  
常人之情或因毀譽之及於已而遽為憂喜或因毀譽  
之加於人而輕為進退殊不知人心未必皆公眾論未  
必皆實有不足致譽而偶得譽者有求免於毀而反以  
致毀者毀譽失真如此故修己者但當自盡觀人者務  
要責實於人之之毀譽一切置之勿問可也

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常人有所懲於前方有所警於後其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

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學問有餘人資於已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樂正章

全章合下一節

孟子弟子樂正子從子敖之齊是所從不得其人而有失身之罪矣又不早見長者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責之曰子亦來見我乎樂正子不知而曰先生何為出此

四書淺說

孟子四卷

十八

言也孟子始以遲慢之罪責之曰子來幾日矣曰前日已來此矣曰既是前日來此今日方來見我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因舍館未定故遲耳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於是樂正子自知其罪曰克有罪其勇於受責如此固可取矣然猶未悟其從於子敖之非也故孟子正其罪而切責之曰子之從子敖來徒為哺啜計耳我不意子學古之道不以正身為重失身為辱而以哺啜為計也

不孝有三

全章

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階親不義一也家貧

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正為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君子以為告而後娶者孝也其不告而娶恐其無後亦歸於孝也是不告與告同者也

仁之實

全章

天下之道惟仁與義而已故仁之為道其用至廣凡所當愛者無不愛也然是愛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唯在於事親能事親則仁民愛物特從此而推廣之耳是事親為仁之實也義之道其用亦至廣凡所當敬者無不敬也然是敬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唯在於

四書淺說

孟子四卷

十九

從兄能從兄則敬長尊賢特從此而推廣之耳是從兄為義之實也可見天下之道皆原於孝悌矣然無禮智樂又何以全是孝悌哉故智之實則在於孝悌之道知之明而不差其正路守之固而不失其初心是也禮之實則在於孝悌之道節其過而歸之大中文其不及而底於至善是也樂之實則從容乎孝悌之天無事乎勉強之力而至於樂也樂則生意油然而不待擴之而自充也生則日新月盛雖欲遏之有不能也由是熟而愈熟盛而又盛心與道而相忘身與道而俱化足之蹈之一孝悌之形見有不知其誰之所為也手之舞之一孝悌

之動盪有不知其誰之所使也其樂之之深也又何如哉盡孝悌而至於是則道之大本以立而其用寧有窮乎

天下大悅

全章

天下大悅而將歸已此富貴之極人孰不欲之也顧乃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之輕而不足以致其心之悅者唯舜為然舜之心何心哉其心以為子之于親一躰而分昊天罔極苟不能曲為承順以得親心之悅則不孝之甚而不可以為人不能論親于道使吾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則孝道未盡而不可以為子故親心悅則

四書淺說

孟子四卷

二十

已心悅親心順則已心順於天下之歸又何加於我哉舜之心如此吾知其必能盡事親之道凡所以曲為承順與所以諭之于道者無所不用其至于是瞽瞍底豫不惟有以得乎親而且以順乎親矣夫瞽瞍至難事者也舜事之而至于底豫於是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莫不勉而為孝天下之為父者因其子之孝亦底豫焉而莫不慈蓋舉天下之大而皆化矣子化于孝則子止其所而天下之為子者定父化為慈則父止其所而天下之為父者定是舜之孝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不謂之大孝而

何哉

王意曲為承順者承顏順志愉色婉容以悅之也心與之一者子之心無不善親之心亦無不善彼此無違逆之謂若我心如此而親之心稍有不善而不如此便有拂矣論之于道是順字前而工夫論者不專在言語曉諭上前說大人能格君心之非曰至誠以感動之格君順親俱要至誠故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誠可以貫金石况有人心者乎然至誠未易到故註云順者尤人所難也

舜生於諸馮

全章

四書淺說

孟子四卷

二十一

舜生於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于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遠也千有餘歲地不同而世又不同然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志而行其道於天下則其行于前者此道行于後者亦此道其道之同若合符節如舜之賞延于世罰弗及嗣即文王之仕者世祿罪人不孥也文王之發政施仁必先四者即舜之不侮鰥寡不虐無告也凡其出乎身加乎民者無一而不同也由舜文二聖人觀之則前乎千萬世之既往後乎千萬世之方來凡有聖人出焉世雖有先後而度其道則無先後之間時

雖有古今而度其道則無古今之殊蓋道至於中則不  
容有二致入至於聖則不容有兩心若有不同焉則非  
道矣又烏足以爲聖人哉

主意揆度也是比度之度非料度之度

子產聽鄭國之政

全章

子產聽鄭國之政則凡爲政之道可以濟人利物者皆  
其所得爲也顧乃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恐人悅  
而效之其流乃有廢公道以市私息違正理而干虛譽  
者故極語而深譏之以警其微謂夫子產以乘輿濟人

于溱洧是行小惠而不知有爲政之道也以爲政之道

四書淺說

孟子四卷

二十二

言之其綱正大而均平其法精密而詳盡如患民之病  
洧也則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如是民自不思  
于徒洧矣此王政之一事也所以君子唯乎其政而使  
人各居其所則行辟人可也何必以乘輿濟人哉况國  
中之水當洧者衆亦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故爲政者  
但當盡爲政之道若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之則人如  
是其多而日亦不足矣

君之視臣如手足

全章

如手足者倚之以爲用護之恐有傷也下文諫行言聽  
便是如腹心者手足衛之而顧爲之胼胝象躄躄之而

其爲之服役

三有禮者導之出疆也先於所往也三年然後收其田  
里也是去後三有禮諫行言聽是未去時事

無罪而殺士

全章

禍亂之興也其幾先見君子之避禍也當見幾而作如  
無罪而殺士禍雖未及大夫也而大夫可以去矣無罪  
而戮民禍雖未及士也而士可以徙矣若失其幾而禍  
已迫則有欲去而不能者也

君仁莫不仁

全章

人君一身萬民之則也君而仁焉則國人皆化之而無  
有不仁者君而義焉則國人皆化之而無有不義者爲  
君者其可不以正身爲本乎

四書淺說

孟子四卷

二十三

非禮之禮

全章

凡禮不合乎時中者名曰禮而實則非禮也凡義不合  
乎時中者名曰義而實則非義也大人理明識精貫萬  
變而不膠於其迹隨事順理因時制宜豈肯爲非禮之  
禮非義之義乎

中也養不中

全章

父兄之於子弟或遇其不賢而難教者則如之何惟在  
養之而已養之二云者抑其過引其不及而從容以俟其

自化開其民發其憤而寬裕以待其自悟也唯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而冀其終能成已也若且夕以責之急迫以求之見其難教而遽舍之是棄之也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吾之賢亦過中而不才矣與彼之不中不才者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二句

人有不為也  
涵養大者設施亦大志節高者功業亦高故人必於平居未遇之時在家庭鄉黨之間若辭受取與之類或有傷廉累德於義所不當為者決意不為之則其所見超卓而胸中亦有定力矣若遇時而出必不肯為一身一

四書淺說

孟子四卷

二十四

家之計凡可以致君澤民而義所當為者皆勇往直前以爲之矣若平日無所不為者則其志昏而氣怯尚何望其能有為耶

主意易之恒曰利貞利有攸往

言人之不善

全章

隱惡者忠厚之道而亦遠害之道也若言人之不善則人必含怨蓄忿以求傷於我矣其如後患何

仲尼不爲已甚著

聖莫過於仲尼而天下後世皆仰而宗焉者也然觀仲尼之所爲皆事理之至當本分之當爲者也初不求奇

取異驚世駭俗而爲已甚之事也爲已甚則是求加於本分之外而不合乎義理之中矣豈足爲聖人哉

大人者言不必信

全章

大人者理極其精心無偏主故於言也不先期於信而曰吾斷欲如是而言也於行也不先期於果而曰吾斷欲如是而行也唯隨時隨事而觀其義之所在義當如是而言則從而言之而自無不信之言也義當如是而行則從而行之而自無不果之行也

主意註先期先字要看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四書淺說

孟子四卷

二十五

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者大人也大人之與赤子其地位相去固懸絕矣然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衆人爲外物所誘而喪其本然之真故自小耳大人之所以爲大人者正以其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純一之中何物不有故擴是心也聰明出焉而可以無所不知克此誠也文章著焉而可以無所不能不曰大人而何哉

養生者

全章

人子之於親生事殯葬皆當以禮而不可忽然養生者人道之常處常則從容而多至於詳盡倘未盡焉猶可

補也是養生不足以當大事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處變則急遽易至於不及焉不可追矣是唯送死乃可以當大事知其爲事之大則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君子深造之以道

全章

義理有無窮之趣爲學有一定之方故君子之於學也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必有事焉而不急其功今日行一善明日行一善必力進焉而不躐其等深造以道如此正欲其有所持循無所迫逐真積力久之餘一旦豁然貫通向見其萬者今則會而爲一也力到功深之後一旦超然而領悟向見其異者今則合而爲同也其可謂自得矣夫理以強探力取而得者則心與理不相浹洽居之未必安也惟其自然而得之則心與理孰萬變不可得而推理與心一外物不可得而奪居之不亦安乎居之不安者則此理或有時而出入未可資之以爲用也唯其居之安則心源靜深足以用之而不窮理本牢固足以取之而不竭其資之也不亦深乎資之不深者則中有不足隨所往未必皆有所值也唯其資之深則何所不有將見事感於外理應於內事當如此則有此理以應之事當如彼則有彼理以應之或左或

四書淺說

孟子四卷

二十六

右隨其所往無不值其所資之本也學唯至於自得則其妙有如此故君子之學必深造以道而欲其自得也主意自者自然也自得與強探正相反居安資深左右逢源自得後便有如是好處非自得之驗也資之深未是應用時但足以應用而不窮耳取之左右猶言隨其所往也不必泥取之二字原本也卽理之得於吾心而資之深者也自得而居安資深者仁也左右逢源者一以貫之也

全章

四書淺說

孟子四卷

二十七

博學而詳說之  
詩書六藝之文備載三才萬物之理君子朝讀暮誦而博學夫文慎思明辨而詳說其理非欲以誇多而鬪靡也蓋一本散於萬殊萬殊原於一本必於萬者有以併之極其精而不亂則於一者乃能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故博學而詳說之者正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約自博中來也若積累不多何由而融會聞見孤陋何由而貫通必融會貫通方可以言約也主意此章專以知言子貢之一貫也上章兼知行言會子之一貫也

全章

以善服人  
善者天下之公理與人爲善者天下之公心君子之行

事固貴乎善而其存心尤貴乎公苟或已有一善則欲以取勝於人惟恐人之進於善而與吾為敵焉此私心也雖有意於服人未有能服人者也若已有善也則欲人同歸於善唯恐人不進於善而吾分量有未盡焉此公心也雖無意於服人而自能服天下也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欲王天下不以善服人吾見其難矣言無實不祥

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之言禍及生民害及國家此言之實不祥者

仲尼亟稱於水 全章

四書淺說 孟子四卷 二十八

徐子問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不知水之為物有何微妙而仲尼何取於水而亟稱之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夫水唯有本也故能如是此聖人所以取之也苟為無本如七八月之間雨一集焉而溝澮皆盈雨一止焉而涸可立待又何足取哉故德行有實則如有本之水漸進而至極聲聞過情則如無本之水隨盈而隨涸君子於虛譽安得不以為耻乎

人之所以異於 全章 人與禽獸之生也性同天地之理形同天地之氣但得

其正且通者為人而性無不全得其偏且塞者為物而性有所蔽其不同者亦幾希矣即此幾希所在正人所當存而不可去者也然庶民不知此而去之君子知此而戰兢惕厲以存之然君子猶有待於存之而後存唯舜聖人也明於事物之理而不假於思惟察於人倫之道而無待於研究仁義皆根於心而由仁義行非以仁義為美而勉強以行仁義此則不待存之而自無不存者矣蓋物理人倫不外乎仁義而仁義即異於禽獸幾希者也然則舜亦不過盡此幾希者耳豈有加哉

禹惡旨酒 全章

四書淺說 孟子四卷 二十九

承上章言舜因歷叙群聖之事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而能存其所以異於禽獸者也以禹之事言之於旨酒則惡之唯恐欲心之或熾於善言則好之唯恐善道之或遺禹之憂勤惕厲也何如以湯之事言之處事唯中惟恐有太過不及之差用人唯賢不問其親疎貴賤之類湯之憂勤惕厲也何如以文王之事言之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愛民一何深也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求道一何切也文王可謂憂勤惕厲矣以武王之事言之人與事之近者常情所易泄也則敬之至而不泄德何盛也人與事之遠者常情



所易忘也則慮之固而不忘仁何至也武王可謂憂勤  
惕厲也又以周公之事言之周公生三王之後見四事  
之美則思兼三王之四事而施行之於四事之外如禮  
樂刑政之類或時異勢殊而有不合者則仰而思之其  
思之也多至於夜以繼日焉幸而得之而知其理之不  
異則欲行之之急而坐以待旦焉周公之憂勤惕厲也  
又何如哉惟憂勤惕厲故理無所間而常存唯天理常  
存故心得其養而不死聖人所以為聖人者正在於此  
衆人所以為衆人而卒自同於禽獸者正惟不能乎此  
也人其可須臾而忘敬畏之心乎

四書淺說 卷六 孟子四卷

全章

三十

承上章歷叙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  
大乎春秋故特言之謂夫春秋何為而作也蓋自平王  
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  
由是朝廷無制作公卿無獻納自忝離以後之詩其體  
制聲節與列國之風無異故降為國風而雅詩亡矣想  
當其時三綱淪五典廢而天下之亂極矣此春秋所以  
作也然是春秋之經其初不過魯國之史耳蓋有一國  
之事必有一國之史晉之史曰乘楚之史曰檮杌魯之  
史曰春秋此皆主於記載時事而其為書一也夫春秋

所記之事固多言乎齊桓晉文其間之文固皆出於當  
時史官而其大義所在有德者必褒有罪者必貶所以  
嚴名分而正綱常者乃吾夫子假魯史之舊文加筆削  
之新法以裁定之而他人不能與也故孔子嘗自謙曰  
其義則丘嘗竊取之矣此春秋所以為史外傳心之要  
典非特如國史之主於記事者也

其文則史二句意輕只是起下文耳

君子之澤五世

全章

承上章歷叙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  
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謂夫有位之君

四書淺說 卷六 孟子四卷

三十一

子其德業之遺於後者大約至五世而絕無位之小人  
其德業之遺於後者大約至五世而絕今我之去孔子  
猶在五世之內故雖不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而為之  
徒也但孔子之遺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  
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也

孔子之澤萬世不斬而孟子以五世言者其意只說去  
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耳

可以取可以無取

全章

天下之理中而已矣失之不及固有害也失之大過獨  
無害乎夫不苟取之謂廉彼其禮物之饋初見若可取

矣猶未審也及再思之其實不當取焉既不當取則執而勿取可也乃不能自斷而竟取之是謂苟取而有害於廉矣以物與人之謂惠彼其將有所與初見若可與矣猶未審也及再思之其實不當與焉既不當與則執而勿與可也乃不能自決而竟與之雖曰惠而非惠之正也則亦反害其惠矣不愛其死之謂勇彼其變故之來初見若可死矣猶未審也及再思之其實不當死焉既不當死則執而勿死可也乃不勝其忿而竟死之雖曰勇而非勇之正也則亦反害其勇矣夫過取固傷廉也至於過與猶為惠過死猶為勇今日傷惠傷勇而與傷廉者等焉可見天下之事惟中為貴而失之過者猶失之不及也何貴於過哉大抵貪則傷廉吝則傷惠怯則傷勇是過於此而侵奪于彼者其失為易見若過於廉而傷廉過於惠而傷惠過於勇而傷勇是過於此而反病乎此者其失為難知易見者不必辨而難知者人或慕名好高以為之安得不辨其失而示人以中庸之路哉此孟子之意也然在學者之自處中固為上儻擇之不精而有所失則寧失之太過毋失之不及失之太過節義猶存失之不及名教掃地矣

家學射於羿

全章

逢蒙學射于羿盡羿之道云孟子曰逢蒙之罪不待言矣然羿亦有罪焉公明儀曰羿為逢蒙所殺罪在逢蒙於羿宜若無罪焉孟子曰其罪差薄耳惡得無罪何以見羿之有罪也彼鄭人使子濯孺子云我不敢廢將如何以處之於是抽矢叩輪去其金使不能害人乃發四矢而後歸則見其君有辭而孺子亦不見害焉夫孺子能取友而免禍如此使羿之取友亦如孺子則何至於殺身哉予故曰是亦羿有罪焉

西子蒙不潔

全章

西子本美人也若蒙不潔之物則人皆掩鼻而過之不見其為美也雖有醜惡之人苟齋戒沐浴而致其潔則可以祀上帝貌雖惡何嫌哉可見人之德行本善者當自保而勿喪其善有惡者宜自新而勿安於惡也

天下之言性也

全章

孟子見當時之人好用智術以處事非惟不足以成天下之事而適足以敗天下之事非惟不足以靖天下之事而適足以擾天下之事其原在於不識性也故發此論謂夫人物所得之性雖若無形而難知而其發見已然之故則必有迹而易見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已矣如言人之性則言人之情情即人性之故也驗其

四書淺說 孟子十四卷

三十二

四書淺說 孟子十四卷

三十三

情則人之性於是而明矣如言水之性則言水之流流  
卽水性之故也觀其流則水之性於是而明矣然性原  
於天其發見也皆出於自然而事涉乎人其爲故也或  
由於使然是以欲言其故者又必本其自然者而已矣  
如人情之善則故之自然者也若逆之而使爲惡則非  
自然矣如水流之下則故之自然者也若激之而使在  
山則非自然矣夫言故而必以自然順利者爲主則其  
故乃性之發見者而可以言性也言故而不以自然者  
爲主則其故非性之發者焉可以言性哉天下之理本  
皆自然如此人之處事但順其自然可也所惡於小智  
之人正謂其好用私意務爲穿鑿而不肯順其自然也  
使智者苟能如禹之行水則其智所以成事而非所以  
擾事也亦何惡於智哉蓋禹之行水也因地勢之高下  
而爲疏鑿之功順水勢之所趨而致開道之力先決九  
川以距海又濬獻滄以距川初不築隄設障而逆之使  
行未嘗以私意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  
而不爲害也使智者亦能以事應事以物處物順夫故  
之自然而行其所無事焉則其智亦如禹之大矣夫智  
又何惡耶且天如其高也星辰如其遠也但其行  
有常而不差其度有數而不亂所謂故也苟治曆者欲

四書淺說

孟子四卷

三十

得歷元以爲推筭之祖何自而得之惟按其行度布籌  
積分推而上之雖太古之初千歲之久其年月日時皆  
爲甲子而日月五星皆會于子卽此是謂上元卽此以  
爲曆始者可不勞而得矣是亦行其所無事也况於事  
物之近若因其自然之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  
何以小智穿鑿爲哉大抵誠則無不明一斯可以貫誠  
一之地未易到也此小智之人所以接踵於世而天下  
之事所以不勝其繁也如之何如之何  
[主意]禹之行水不是比喻是卽禹之順性處事以爲  
智者處事之例也千歲是大槩言其久耳上古日至  
豈止千歲耶歲月日時皆甲子亦特有但要上古者  
方爲曆元耳

四書淺說

孟子四卷

三十五

公行子

全章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王驪往吊方其入門之時有進  
右師來就己而與右師言者有往就右師之位而與右  
師言者以其爲齊君幸臣而誦之也獨孟子不與右師  
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驪言孟子獨不與驪言是  
以驪爲不足敬而簡驪也孟子聞之曰以君命往吊則  
君命所在卽朝廷所在吾聞諸禮公卿大夫在朝廷之  
間拜立各有定位不得歷位而相與言班列各有定階

不得踰階而相揖也我若進右師而與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若就右師而與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我所以不與右師言者正欲行不歷位不踰階之禮也禮簡正相反以失禮為簡無足怪也而子敖以行禮為簡不亦異乎

王意異怪也不可謂異於禮也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

全章

君子所以異於人而非人所能及者無他也以其存心有異於人也存心如何以愛人之仁存於心也以敬人之禮存於心也以仁存心者吾知其必能愛人矣以禮

四書說

孟子四卷

三十六

存心者吾知其必能敬人矣愛人者人恒愛之可以驗吾仁之至也敬人者人恒敬之可以驗吾禮之至也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或侮而不我愛我敬也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而不愛人也我必無禮而不敬人也我必愛敬乎人則此橫逆之事奚宜至哉其自反而有仁以愛人矣其自反而有禮以敬人矣其人之橫逆猶如是也則君子必自反也以爲禮無窮盡心有作輟我之所以愛敬於人者必有未盡其心而不忠也其自反而忠矣其人之橫逆亦猶是也君子必曰此人爲私欲蒙蔽喪其真心是亦妄人也已矣既曰妄人則

與禽獸何異哉我見同類之人而陷於禽獸爲之哀痛

且不暇又何必以其橫逆之來而留難於心耶由是言

之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終身之

憂則有之何也以爲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盡仁禮而爲

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之仁禮未盡猶未免爲鄉里

之常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憂不得如舜而已矣

故曰君子有終身之憂也若夫一朝之患在君子則無

矣何也蓋其以仁存心而非仁無爲也以禮存心而非

禮無行也宜乎得人之愛敬而無一朝之患也設若橫

逆率然來加而有一朝之患在君子亦知自反而已置

四書說

孟子四卷

三十七

之妾人而已處之泰然畧不少動其心而爲之戚戚也

故曰君子無一朝之患也

發明無一朝之患患字以憂患言有一朝之患患字

以禍患言二患字不同以仁禮存心意該三自反不

是既存於心到愛敬方說仁禮之施也施字是對驗

字說不是對存字說存心不苟正是以禮存心也

禹稷當平世

全章

禹稷云賢之孟子曰禹稷急於救民顏回安於修己

其事固不同矣若以道之存於心者言之吾知進則救

民退則修己禹稷此心也而顏回亦此心豈可謂顏回

之心偏於修己而有異於禹稷乎顏回此心也而禹稷亦此心豈可謂禹稷之心偏於救民而有異於顏回乎至其事之有異者以其所遭之異也蓋禹任治水之責而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也稷任稼穡之職而思天下有飢者猶已飢之也所以過門不入而其急有如是也若顏子則不任其職矣故得簞食瓢飲而自樂於陋巷之中也設使禹稷居顏子之地亦能樂顏子之樂矣使顏子居禹稷之地亦能憂禹稷之憂矣是其所遭之地有不同故其事有不同也然處之各當其理雖有不同乃所以爲同也譬如今有同室之人相鬪而救之雖

四書淺說

孟子四卷

三十九

被髮纓冠而救之急是謂當理而可也此禹稷之所以急於救民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不達理矣雖閉戶而不往救之可也此顏子之所以安於修己也故孔子於禹稷賢之而於顏子亦賢之正以隨所遇而各當於理也若所居之地既異而所爲之事反欲其同焉則有不當於理者安得爲同乎大抵聖賢之爲聖賢其心無不同故其事亦當可而無不同也心無不同者天下之大本未發之中也事當其可者天下之達道時中之中也時中之中因大本之中而後有也

發明一說同道不以心言而下禹思天下云是言

其道之所同處此說據孟子本文讀之甚通只是註中其心一而已矣與總註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爲同也無着落耳

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

全章

公都子曰云五不孝也於此五者之中童子有一於是乎然則童子所以得不孝之名者其故何在夫童子者子父責善而不相遇故爲父所逐而人因以不孝目之也蓋責善朋友之道也朋友以義合不合則去矣父子之恩出於天性也若責善而不合則賊恩之大者此責善之義所以不可行於父子也然童子雖以責善得

四書淺說

孟子四卷

三十九

罪於父且又自知其罪而不自安也彼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童子之心非不欲也但爲身得罪於父而不得近於父故出妻屏子終身不受妻子之養焉原童子之心以爲身既得罪於父又不出妻屏子而安受妻子之養則一罪之中又一罪焉是則罪之大者童子是如此而已與世俗所謂不孝者有間矣然則吾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豈爲過哉使童子所犯非責善固可絕矣或曰責善得罪於父而猶安以爲是畧不知自責亦可絕矣今觀童子所處皆未至可絕之地也安得徇衆見而輕絕之此可見聖賢至公之心矣

曾子居武城

全章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云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遇害

而先去子思臨難而死守其事若不同矣然君子之心

不係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曾子此心子思亦此心也道

無不同也而其事有不同者以其所處之地有不同也

蓋曾子位處賓師而其尊等於父兄也豈有父兄為子

弟死節者乎使曾子居子思之位亦能如子思之死難

使子思居曾子之地亦能如曾子之遠害惟其地有不

同故其事有不同也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

也

四書淺說 孟子四卷

四十

王意此章當與禹稷顏回章並看

王使人瞞夫子

全章

諸子曰王使人瞞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我何

以異於人哉雖以堯舜聖人亦同得天地之氣以成形

形固與人同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性亦與人同也

豈有異於人哉

王意不可專在形說

齊人

全章

齊人有云由以義自守之君子而觀今之人則今人

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務為卑誦無所不至而自視不

勝其小及其既得則志驕意滿而自視不勝其大其可

賤無異於乞墻之人也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幾

希矣然則學者亦唯深明義利之辨充吾羞惡之心而

養吾剛大之氣以身外之物視富貴而勿為所動可也

四書淺說 孟子四卷

四十一

重刊補訂四書巾箱淺說孟子卷之四終

新刊補訂四書巾箱淺說孟子卷之五

孟子義

舜往于田

全章

萬章問曰嘗聞舜耕田事親之時舜呼旻天而泣不知舜處父母之間有何故而號泣也孟子荅之曰怨慕也意蓋謂怨已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之也正所謂父母之欲我愛於我何哉唯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者也萬章不喻其旨而疑其有怨於父母故又問曰嘗聞人子之事親也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非也昔者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

四書淺說 卷之五

乙

既聞命矣呼旻天父母而泣則吾不知其何心也公明高曰是聖人至孝之心非爾所能知也吾推公明高之意蓋以孝子之心既不得乎親則必不若是怨然而自謂我能竭力耕田以供子職矣其心正謂父母之不我愛者必我於子職猶未盡而我有所不知耳是所謂怨慕者非怨親也怨已之不得乎親也怨在已則慕在親矣若怨親則又何慕耶抑吾嘗聞夫舜之怨慕者矣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于畝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於是將舜攝天子之事與之共天下及其終也遂移以與之焉舜雖得此然為不順

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者舜之心何心哉夫天下之士

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

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

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

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能論親於正道得親之歡

心親於我無所惡我於親無所違必如是然後可以解

憂此舜之心也正所謂怨慕者然也夫舜之孝如此豈

常人所能及哉蓋人少之時則慕父母及其知好色則

移其心以慕少艾有妻子則移其心以慕妻子仕則事

君而移其心以慕君不得於君則執中矣是常人之情

四書淺說 卷之五

二

因物有遷而無所盡孝之道也惟大孝之人終身慕父

母非外物所得而遷也終身慕父母者其誰乎彼年至

五十而猶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五十而慕其終身慕

可知矣然則舜其大孝也歟

發明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正言怨慕所以是於我

何哉之意也未一節是贊辭怨慕二字相連未順乎

親則怨而且慕既順乎親則有慕而無怨故五十只

可以言慕

娶妻如之何

全章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如此詩之言

則能盡其理者宜無如舜矣舜乃不告而娶何也孟子  
荅之曰告而後娶者理之常也而舜之所處則人倫之  
變也告則為父母所阻而不得娶矣夫男女居室人之  
大倫不可廢也如告則不得娶而廢人之大倫惟我取  
怨於父母耳是以寧不告也不告則得娶而不至於廢  
大倫矣此聖人行權處變之道不可以常理拘者也萬  
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以女妻舜亦  
當使舜之父母知之也而亦不告何也曰帝亦知舜之  
父母不可告若告焉則不得妻是以亦不告也

**主意**帝亦知告則不得妻作一句讀

四書淺說

孟子五卷

三

萬章又問曰吾聞舜之父母使舜完廩云林琴象乃  
曰鬱陶思君爾故來見也惟如此偽言而其色終不免  
於忸怩焉舜乃喜而謂之曰惟茲臣庶汝其代予以治  
之吾不識舜果不知象之將殺已故如是而喜之歟孟  
子曰舜豈有不知哉但見象之憂已亦憂焉見象之喜  
已亦喜焉孟子此言正謂兄弟之恩出於天性聖人之  
德異於常人其憂也喜也蓋皆真情發見自有所不能  
已者耳萬章猶未達故又問曰舜既知象之將殺已而  
猶喜焉然則是偽喜者歟孟子曰非偽也昔者云得  
其所哉由此一事觀之故凡君子雖有先見之明可欺

之以理之所有雖無逆詐之情難罔之以理之所無彼  
象以愛兄之道來而謂其鬱陶思君耳此欺之以理之  
所有者正如校人之欺子產也舜愛弟之心勝而不知  
其偽故誠心信而喜之何偽之有象憂亦憂一句是伴  
說重在下句不依南軒註

象日以殺舜為事

全章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舜既立為天子宜首誅之  
故特放之何也孟子曰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  
危極鯀于羽山罪此四人而天下咸服者正以所誅者

四書淺說

孟子五卷

四

不仁而罪得其當故也象至不仁宜誅之也乃封之有  
痺有痺之人何罪而遭象之虐耶仁人所為固如此乎  
在他人則誅之以除民之害在弟則封之以貽民之害  
刑賞不公安得為仁孟子曰此正所謂仁也蓋仁人之  
處其弟與處他人不同也念天顯之親篤同氣之情可  
怒不怒初無怒之可藏焉可怨不怨初無怨之可蓄焉  
惟知親愛之而已既親之則必欲其貴也豈忍使之賤  
乎既愛之則必欲其富也豈忍之使貧乎今舜封象於  
有痺正欲富貴之也苟身為天子富而且貴弟為匹夫  
貧而且賤可謂親愛其弟乎知兄之於弟不可不親交



之則知舜之於象不可不封之矣萬章曰既是封而或曰放何謂也孟子曰象雖封為有庠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更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舜之處象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豈得虐有庠之民哉汝向也謂有庠之人奚罪焉其疑亦可釋矣雖然舜之為此其意猶有在也不專在於使象不得虐民也蓋其親愛之心無已欲常常而見之故使更代之治國使彼得源源而來也向使傾其弟以國事則彼安得源源而來耶故古書云不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于有庠之君正此之謂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還作兩句讀者非也以政者言舜不釋政事也蓋當朝貢之期則必釋政事以接諸侯也不及貢期而來見則以政接之耳

咸丘蒙問曰語云

全章

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此語元是古君子之語其本意蓋言大凡盛德之士其為人臣也則其君化之其為人子也則其父化之正所謂祇載見警聵警聵亦允若之意也野人好事者欲誣聖人先將古語別為之說因造舜臣君父之事及其意以成之當戰國時此說流傳人皆以為古語如此咸丘蒙述而問曰聞之

四書淺說

孟子五卷

五

古語意云盛德之士德雖過於君也禮亦當尊其君不

得以其君而為臣德雖過於父也禮亦當尊其父不得以其父而為子也奈何舜南面而立堯率諸侯北面而朝之則是臣其君矣警聵亦北面而朝之則是子其父矣且舜見警聵其容有感孔子曰於斯時也君臣父子之倫皆亂天下殆哉岌岌乎吾不識此語誠有是事否孟子曰無是事也自盛德之士至天下殆哉岌岌乎皆非君子之言乃齊東野人之語也何以辨此語之妄彼堯老不治事舜但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此吾言有證也堯典有云舜攝位二十有八載於是堯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

四書淺說

孟子五卷

六

焉四海之內皆遏密八音焉孔子亦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據孔子之言以斷堯典所載之事可見堯崩之后舜始即天子之位也若堯未崩之時舜既為天子矣今又率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又以天子待堯是二天子矣天下豈有二天子乎然則堯在時舜未嘗即位也明矣既未即位又何為有臣堯之理乎既無臣堯之理則其無臣父之理亦可見矣丘蒙猶未喻故又問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然詩有云晉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警

聾之非臣如何孟子曰是詩也非天子可臣其父之謂也乃大夫勞於王事而不養其父母者作此詩也詩人之意若曰此莫非王事也天下之人皆王臣則當皆服此王事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故凡說詩者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惟當虛其心平其氣以我讀者之意迎彼作者之志優游玩味徐觀其言之本旨所向如何然後以得其志而與之相逢合焉若但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如此詩之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也吾子泥莫非王臣之辭而疑舜有臣父之事失詩人之志矣且子亦未知舜之為至孝者乎夫孝子之於親也心雖無勞而分則有限故有至焉有未至焉彼身處貧賤之地雖能竭力以事其親亦可謂孝子未可謂孝之至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崇其親焉彼身為諸侯大夫顯其親為諸侯大夫之父而養之以一國一家之祿亦可謂尊親未可謂尊親之至也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焉觀天舜受堯禪貴為天子尊其父為天子之父尊之至也養其父以天下之祿養之至也此舜之所以為至孝而可為法於天下也詩曰人能長念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之法則其即舜尊親養親之至

四書發說

孟子五卷

七

之謂也然則豈肯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夫舜固無臣父之事矣而所謂父不得而子者亦有說也書曰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夔夔齊栗而敬謹之至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即書所言可見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是所謂父不得而子也非如子所說之意也

堯以天下與舜

全章

萬章問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無是理也蓋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雖統於天子而非天子之私有也為天子者安得徇一己之私而輕以與人哉萬章曰既非堯與之然則舜有天下則孰與之孟子曰天與之也蓋天者至大而無外至公而無私也故能以天下與舜而堯特順乎天耳萬章曰天與之者果能諄諄然命之乎然則何所據而見天之與舜也孟子曰天豈能以言命人哉夫天雖不言但因其行之出乎身與事之措諸天下者示以與之之意於不言之表耳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而言其可理天下然不能使天必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而言其可為諸侯然不能使天子必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而言其可為大夫然不能使諸侯必與之大夫蓋其所

四書發說

孟子五卷

八

能者人也其所不能者皆天也我有行焉天或違之我  
有事焉天或拂之人雖薦我如天何哉昔者堯薦舜於  
天舜之行事合乎天而天受之暴舜於民舜之行事合  
於民而民受之即此天人所受之處而天與之之意寓  
焉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之於  
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是  
薦之於天也誠無不格而百神享之非天受之乎使之  
主事是暴之於民也事無不治而百姓安之非民受之  
乎天受之即天與之也民受之即人與之也故曰天子  
不能以天下與人舜有天下者天與之也然不特百神

四書淺說 孟子五卷

九

享其祭百姓安其治爲足以見天之所與觀夫堯在之  
時而相堯二十有八載歷年多而施澤於民久此氣數  
之所爲非人之所能爲也亦可見其爲天之所與也至  
於堯崩之後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河南之南天  
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獄訟者不之堯之  
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此民心之  
所歸非人之所能使也故曰天與之也夫舜爲民心所  
歸避之有不得然後自河南往中國踐天子位焉若先  
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則是暴也豈得爲天與乎太誓曰  
天無視也其視皆從民之視天無聽也其聽皆從民之

聽民心之所在即天意之所在民心之所歸即天意之  
所歸斯言也即吾所謂民之歸舜即天與舜以天下之  
意也大抵此章言天有自鬼神言者有自氣數言者有  
自民心言者各有不同要亦見舜有天下非堯所與其  
意亦同歸也然歸重則在民心上故未引太誓之言以  
結之以見得天下者民心而已

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

全章

萬章問曰人有言云堯舜德盛故以天下爲公不傳於  
子而傳於賢至於禹而德衰故以天下爲私不傳於賢  
而傳於子果有是事否孟子答之曰無是理也天子不

四書淺說 孟子五卷

十

能以天下與人亦不能以天下與子顧天意何如耳天  
欲與賢也則聽天以與賢堯舜何嘗容心於其間而欲  
假此以要萬世之名哉天欲與子也則聽天以與子禹  
何嘗容心於其間而欲執此以爲一己之利哉何以見  
天之與賢也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  
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  
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民之歸禹如此則天之與賢也  
可知矣何以見天之與子也昔者禹薦益於天七年禹  
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獄訟者  
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

歌啟曰吾君之子也民之歸啓如此則天之與子也可  
知矣然天之所以與賢者何也蓋堯子丹朱之不肖舜  
子商均亦不肖民心已向於賢矣舜之相堯禹之相舜  
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而民心愈向於賢矣既向於賢  
則必歸於賢此天之所以與賢也天之所以與子者何  
也蓋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民心已向於子矣蓋之相  
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民心專向於子矣既向於  
子則必歸於子此天之所以與子也然不待民歸之時  
方見天與之意只觀舜禹益之爲相或久或不久堯舜  
禹之有子或賢或不賢此皆氣數之所使天之所爲也  
四書淺說 卷之五 十一  
豈人之所能爲哉蓋凡出於人力所爲者不可以言天  
惟此則人莫之爲而自爲者故曰天也謂之天則冥冥  
之中默有主宰之者矣凡出於人力所致者不可以言  
命唯此則人莫之致而自至者故曰命也謂之命則人  
各有分而不可移易矣然不特禹益之事爲出於天也  
彼匹夫而有天下之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若堯舜  
者以薦之然後有天下也故仲尼雖有舜禹之德而無  
天子之薦終不有天下是仲尼之不有天下者天也繼  
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大惡若桀紂者非桀紂則天  
亦不廢之而輕以與人也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

德而遇嗣君之賢終不有天下是伊尹周公之不有天  
下者亦天也又以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言之伊尹相湯  
以王天下及湯崩之時長子太丁未立而死矣外丙二  
年仲壬四年於是立太丁之子太甲而太甲顛覆于湯  
之典刑伊尹於是因諒陰三年之制而放之於桐三年  
欲其顧乃祖之墓而興思也於是太甲悔過自怨自艾  
朝夕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之間唯伊尹之訓是聽也故  
伊尹復迎之而歸于亳此伊尹所以不有天下也周公  
之不有天下者蓋其值成王之賢克成周家之緒猶益  
之於夏有啟足以嗣夏而不廢也猶伊尹之於殷有太  
甲足以嗣殷而不墜也此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也以此  
言之則有天下與不有天下固皆天也故孔子曰唐虞  
禪夏后殷周繼迹雖有不同但皆奉天所命初不容私  
於其間焉其義則一也然則謂禹之德衰而有意於傳  
子者烏足以知此  
全章  
人有言伊尹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蓋戰國時有  
爲此說欲以自掩其乞墻之辱者故萬章疑而問之孟  
子荅之曰無是理也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誦詩讀書而  
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

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是其未遇之時有所樂而又有所守蓋澹然若將終身也及其名譽著聞於湯於是湯使人以幣聘之彼乃嚮焉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一受其聘幣則當憂其憂而事其事矣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之為安且樂哉蓋非以隱為高也亦托此以觀湯意之誠否而卜其可與有為或不足與有為耳及湯三使人往聘之可謂誠矣既而幡然改其不仕之心且自言其意曰道不可私於己善必欲兼於人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則亦不過獨善其身而已曷若見可而進相時而動上焉以堯舜之道告其君而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下焉以堯舜之道澤其民而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致堯舜之道於君民是堯舜之道見於行事之實也與其心向慕之而徒誦詩書之空言曷若身親行之而復見堯舜於今日哉然我之所以欲為此者豈無見哉正有見夫天之生此民也性善雖無不同而知覺則有先後識其所當然者謂之知知此理於先者殆將使之覺后知也悟其所以然者謂之覺覺此理於先者殆將使之覺后覺也予於天民之中幸為先覺之民予將以斯道之所固有覺斯民

四書淺說

孟子五卷

十三

之所未覺者使我任其責則誰與任其責哉即伊尹此言觀之蓋其設心正以天下之民皆吾同胞之民也天下之事皆吾分內之事也我為上天所厚生民所望當使天下之民皆遂生復性而各得其所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諸溝中焉其以一世民物為己責而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其伐夏救民者是欲使天下之民皆被堯舜之澤所謂正天下也吾未聞枉己而能正人者也况辱己以能正天下乎蓋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也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己甚矣何以正天下乎大抵聖人之行不同或遠而隱或近而仕或仕而不合則去或仕而合不去其不同如此然必可以近則近不可近則遠遁而何有輕身以媒利也可以止則止不可止則決去耳何有吝情於去留也是其歸在潔其身而已矣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然則尹果何以致湯之知也吾聞其樂堯舜之道於有莘之野名譽著聞而湯之聘自來耳是其以堯舜之道要湯也未聞以割烹也伊尹曰天誅始攻桀於牧官由我始其事於亳都也此伊尹所言足以證伐夏救民之事而見伊尹任重之意也而謂辱己要君能如是乎

四書淺說

孟子五卷

十四

或謂孔子

全章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衛君近狎之人為癘疽者於齊主齊君近狎之人為侍人瘠環者果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此言欲誣聖人以便已私耳吾觀孔子於衛主衛之賢大夫曰顏譽由者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因謂子路曰孔子舍顏譽由而主我則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曰衛卿之得不得有命存焉非彼所能為也吾何必主於是夫孔子平日凡有進也必從容遜順而進以禮不易於進也凡有退也必果斷剛決而退以義不難於退也禮義在我

四書淺說

孟子十五卷

十五

者也吾惟盡其在我者而已至於爵位之得歟則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吾何心於得哉爵位之不得歟則曰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吾何恤於不得哉孔子之為孔子蓋如此若主癘疽與侍人瘠環則是義之當退而不以義退是無義也命之不得而不受命焉是無命也且孔子不特無事之時安於義命而不苟所主也又觀孔子不悅居於魯衛因去宋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遂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在宋正當厄難之時猶必擇所主而主於司城貞子之家后乃適陳為陳侯周之臣焉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癘疽侍人瘠環之事乎夫孔

子於衛主顏譽由於宋主司城貞子由此觀之可見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吾聞之觀近臣之為何如人必觀其為遠人之主或君子與或小人歟而近臣可知矣欲觀遠臣之為何如人必觀其所主之人或君子歟或小人歟而遠臣可知矣彼孔子何等人也所主必其類也若主於癘疽瘠環何足為孔子若是孔子必不主於癘疽瘠環矣尚何疑哉

或曰百里奚

全章

萬章問曰人言百里奚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信有諸乎孟子曰否

四書淺說

孟子十五卷

十六

不然好事者為之也嘗聞之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唯宮之奇以輔車相依唇亡齒寒之言諫虞已不見用百里則知其不可諫而不諫而又去之秦焉夫百里奚入秦取相之由已無所據矣姑以所聞大槩而推論其理斷其必無自鬻要君之事也蓋其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當其時年已七十矣是其歷練老成非少年不更事者此乃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則是不智矣然而不可諫而不諫者智也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者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而相之者智也其智知

此必知食牛干主以爲汗矣且其相秦也取威定伯顯其君於天下而芳聲令聞可傳於後世是其爲賢也決矣彼自驚其身以成就其君之業此在自愛其身者亦不肯爲而謂百里奚之賢如此而肯爲此事乎大抵智以所知言賢以所爲言百里奚智也必知自驚之爲非百里奚賢者也必不肯爲自驚之事因有以推無卽此以明彼此孟子所以爲知言也此孟子所以善辨也

伯夷目不視惡色

全章

聲色說得廣不止女色淫聲如奢麗侈靡之物亦是惡色又如云惡聲至必友之豈必皆淫樂

四書淺說

孟子五卷

十七

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此二句又總證上文之實當紂之世正所謂濁世也目所接者大抵多是惡色耳所聽者大抵多是惡聲君非其君民非其民有亂而無治觀於其朝大抵皆橫政之所出也觀於其野大抵皆橫民之所止也紂率天下以暴天下免爲鄉人者能幾耶故獨退居以待天下之清也

頑無知覺者貪昧嗜利也故與廉反對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述其言也治亦進亂亦進承其言而狀其行也曰天之生斯民以下皆是言其自任以天下之重此其所以治亦進而亂亦進也

進不隱賢不晦其所長也必行其志也故總曰必以其道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如姑舍所學以徇人便是隱賢便是枉道

上篇爾爲爾上有故曰字是自言也

夷惠以風言伊尹獨不然者新安陳曰凡言風者皆道不行於當時而流風餘韻是以聳動於后世者也

伊尹有功業可見不待言風若吾夫子則如太極元氣之運風不足以言之也

去魯曰遲遲吾行也蓋因子路起行曰夫子可以行矣故孔子言此以曉非在路上遲遲也遲遲而行正待微

四書淺說

孟子五卷

十八

罪而後行也

去父母國之道是孟子解辭與去他國之道也相對註舉此一端以見久速任止各當其可一端兼去齊去魯蓋去齊者去他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也去魯者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久而久也其去齊去魯者人不我用也可以處而處也方其在齊在魯者人欲我用也可以仕而仕也

孔子四聖人之事如此據此斷之遺世獨立不以污濁自免是伯夷之清出於自然蓋聖人之清也先覺自若而欲兼善天下是伊尹之任出於自然蓋聖人之任也

與物無忤而欲大同於是柳下惠之和出於自然蓋聖人之和也若夫孔子則任止久速各當其可雖與三子之聖同一自然而實則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見其清而不偏於清見其任而不偏於任見其和而不偏於和隨時處中因時制宜其可謂聖之時者也非若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然則孔子其大聖乎大聖之事猶集大成之樂也蓋樂有衆音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爲終始可以言小成而不可以言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蓋合衆小成而爲一大成也金聲也者是衆音未作之時先擊鐃鐘以宣其聲則凡衆音之條理翕然而並作是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是衆音既闕之際乃擊特磬以收其韻則凡衆音之條理寂然而俱止是玉振也者終條理也金聲以始衆音之條理則始無不備猶孔子心通乎道智周萬物若何爲清若何爲任若何爲和皆有以見其所當然之則而極其所以然之妙矣非智之事乎玉振以終衆音之條理則終無不全猶孔子物各付物行當其可當清則清當任則任當和則和直有以造于成德之境而止于至善之地矣非聖之事乎然其所以聖者由於智也心先有是智然後可以至於聖也何以見之彼孔子之智譬

四書說

孟子五卷

十九

猶射者之巧也孔子之聖譬猶射者之力也射者設的於百步之外其發矢而能至於的者乃爾射者之力也其發矢而能中於的者非爾射者之力也巧也唯其巧也則有知止之明存於未發之先審固之用著於方射之際是以不期中而自中也知射者之中由於巧則知孔子之聖由於智矣知聖之時者由於智則知聖之偏者必其智有不足也智有不足而蔽於始故德有不全而缺於終也

四書說

孟子五卷

二十

註自見

周室班爵祿也

全章

北官錡問曰爵祿不能無制度盡制莫備於周室周室紀綱之廢久矣今日爵祿之班想非周制之舊矣敢問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道未墜地識在賢人夫子其亦爲我告乎孟子答曰其制之詳不可得而聞也蓋其詳載於典籍當今諸侯所爲僭竊惡班爵之制有害於已而去其籍之載夫班爵者所爲兼併惡班爵之制有害於已而去其籍之載夫班爵者籍既不存吾將安考故其詳不可得聞也然斷篇殘簡或有遺言老師宿儒或



有傳說故軻也亦嘗聞其畧也其畧何如以班爵之制言之天下之大統於天子公侯伯子男則分理乎庶邦焉故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此五等通於天下者也一國之中君爲至尊而卿大夫士則其理乎國事焉故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此六等施於國中者也以班祿之制言之蓋爵有尊卑故祿有多寡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四等之外又有不足五十里不能自達於天子附於大國之諸侯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者此祿制之通於天下者也以其施於國中者言之天子之鄉受地視侯得百里焉大夫受地視伯得七十里焉元士受地視子男得五十里焉天子之國如此其在公卿之大國地方百里也君所得之田祿十倍於鄉鄉所得之田祿四倍於大夫大夫所得之田祿一倍於上士上士所得之田祿一倍於中士中士所得之田祿一倍於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僅足以代其耕如一夫受田所入之數而已伯之國爲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鄉祿鄉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子男之國爲

四書淺說 孟子五卷

二十一

小國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鄉祿鄉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然祿足以代其耕其數亦有不同彼耕者所得之田每一夫得百畝佃田百畝必加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爲上農夫其所收可食九人上次農夫其所收可食八人中等農夫其所收可食七人下次農夫其所收可食六人下等農夫其所收可食五人庶人在官者事有繁簡身有勞逸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

祿足以代其耕兼下士與庶人在官者言末一節只以庶人在官者言而不及下士者想下士之祿無五等只等上農夫耳

徐氏說君卿大夫士田許多畝可食許多人者只是據孟子下文一夫百畝上農食九人起數耳

趙氏曰由鄉而上三等之國異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同者蓋鄉而上其祿寔厚苟不爲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其祿寔薄苟爲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也

敢問友

全章

萬章問曰敢問交友之道何如孟子曰交友之道必

四書淺說 孟子五卷

二十二

誠而貌欲敬不可挾己之長而與人友不可挾己之貴而與人友不可恃己兄弟之勢而與人友當思吾之所以友於彼者夫何故也蓋友也者友彼之德為己之資也若有所挾則我之誠敬未至而彼不樂友於我而我之德無自而成矣故不可以有挾也獨不觀諸古人之交友乎彼孟獻子者乃百乘之貴家也有友五人焉一曰樂正裘一曰牧仲其三人則予忘其姓名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正以此五人者內重外輕而能忘獻子之家者也向使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而不能忘焉則其勢利中人而非道德中人獻子豈肯與之友哉

四書淺說

孟子五卷

二十三

此可見獻子所友在德而無所挾也非惟百乘之家為能如此雖小國之君亦有能如此者費邑惠公曰吾於子思之大賢則以師尊之矣吾於顏般之次賢則以友敬之矣若夫王順長息則不足為吾之師友但可事我者也卽此言觀之可見惠公所友在德而無所挾也非唯小國之君為能如此也雖大國之君亦有能如此者晉平公之於亥唐也慕其賢而造之不敢遽入唐命之入公乃入不敢遽坐唐命之坐公乃坐不敢遽食唐命之食公乃食所食者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敬賢者之命不敢不飽也其尊賢可謂至矣然惜其終於此而

已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乃士之尊賢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然卽平公能如是亦可見平公所友在德而無所挾也非唯大國之君能如此雖天子之貴亦有能如此者彼舜由畝畝而上見帝堯帝館舜於貳室則堯為主而舜為賓堯亦有時就貳室而饗舜之食則舜為主而堯為賓堯與舜迭為賓主如此是堯以天子而友匹夫也亦友其德焉耳又何嘗有所挾哉大抵以下敬上謂之貴貴以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乃事之宜尊賢亦事之宜其義一也奈何世人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此友道之所以不明也此成德者之所以常少也

四書淺說

孟子五卷

二十四

貴貴泛說尊賢正指友德言

舜尚見帝一節不可謂是承上文言王公之尊賢處重在友德無所挾上

總註單舉天子友匹夫者舉重以見輕也堯舜朋友人倫之至也可見總註多不拘正如大舜有大禹重

總註意

敢問交際何心也

全章

萬章問曰敢問人以禮儀幣帛相交際者其心果何心也孟子曰恭敬之心存於中托於禮儀幣帛以將其恭

耳萬章曰交際固爲恭矣於交際之間有所卻而不受者人便以爲不恭何哉孟子曰如尊者以物賜於我也我心竊計彼之所以取此物者果義乎不義乎必彼之所取者合於義而后我可受之或不合義則卻之矣是鄙其物而輕其人也所以卻之爲不恭也故不當問其物之所從來而卻之也萬章曰請無以言辭卻之直以心卻之心度之曰此物乃不義而取諸民者則託他辭而不受焉則在我者無不義之污而在彼者無不恭之嫌如此可乎不可乎孟子曰其交也以道而非出於無名其接也以禮而不失之苟簡雖孔子亦受之矣何必卻哉萬章曰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際之禮設若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殺其人而奪其貨用其禦得之貨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之乎孟子曰不可康誥有言曰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憫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如此之人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之何而可受之萬章曰禦人之貨固不可受但今諸侯之取於民也皆出於不義亦猶禦人而得貨者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孟子曰今之諸侯固多不義然以爲猶禦則太甚焉子以爲有王者作天下混一法度修明將連合今之諸侯而盡

四書淺說

卷五

二十五

誅之乎必教之不改而后誅之也則與其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何也蓋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爲真盜其諸非其有而取爲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爲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信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故善其禮際斯君子受之也彼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亦獵較奪禽獸以祭夫獵較庸俗之事也孔子猶以爲無害於義而小同於俗焉况諸侯之賜交以道接以禮何不可受之有萬章曰然則孔子之仕也果不以行道爲事歟孟子曰事道也萬章曰既以行道爲事則獵較者非道中之事也宜在所革者也奈何又從俗而爲之乎孟子曰孔子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計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雖多亦無所用其弊將久而自廢矣此孔子所以暫同於俗而不違也萬章曰如此則孔子亦不得已而爲之耳旣不得已何不遂去孟子曰孔子所以不去者蓋他有所爲欲以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旣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后決意以去之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

四書淺說

卷五

二十六

一國也大抵孔子之仕未嘗苟也有見其道之可行而仕者有接遇以禮而仕者有國君養賢而仕者於季桓子執政之時而仕於魯者乃見行可之仕也其仕於衛靈公者乃際可之仕也其仕於衛孝公者乃公養之仕也孔子之仕大槩有此三者然其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后去者也於衛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此章言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

仕非為貧

全章

仕非為貧而有時乎為貧如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仕非為貧則居尊富可也若為貧而仕者當辭尊

四書淺說

孟子卷

二十七

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惡乎宜乎唯抱關擊柝之吏官卑祿薄其職易稱為所宜居也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彼孔子大聖也其為貧而仕也嘗為委吏矣以委吏之職在於會計當而已其職易稱也嘗為乘田矣以乘田之職在於牛羊茁壯長而已其職易稱也為貧而仕者可不以孔子為法而居乎貧賤哉所以然者何也正以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居卑位則無行道之責若居高位則有行道之責如此仕既為貧而不為行道此所以當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

中三節只是一意

士之不托諸侯

全章

萬章問曰士之未仕者則不托於諸侯而食其所賜之祿何也孟子曰不敢也何則蓋諸侯本有爵土者也不幸失國而后托於諸侯以食其餼謂之寄公此禮也布衣之士無爵土也皆托於諸侯而受其賜則謂素餐矣非禮也故不敢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曰受之何義也曰士處貧而無位亦民也君之於民也曰有周其空乏之禮也故其餽可受也曰餽與賜若無甚別也何為餽以周之則受而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受其賜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所餽者無常數所賜者有常數無常數者則無常職者可受此君養賢之禮也有常數者必有常職者然後可受常祿此君待臣之禮也故雖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而食於上士無常職而托於諸侯以受其常數之賜則是非禮而謂之不恭也故不受其賜也曰君餽之士固受之然不識所餽者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命使者問其安否亟命使者餽其鼎肉子思不勝其拜受之煩而於心有不悅焉及其末也麾餽肉之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以犬馬之道畜僕自

四書淺說

孟子卷

二十八

此繆公愧悟不復令臺官來致餽矣夫君有悅賢之心不唯能養之又必能用之今繆公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此見餽可常繼而常以君命餽則不可也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初以君命將其餽君子則再拜稽首而受之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必以君命將之彼子思所以不悅繆公之餽者其心以爲數以君命來餽鼎肉使已僕僕然有並拜之勞也非養君子之道也故不受也然則欲養君子者繼其餽而不以君命將之可也雖然猶未盡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畝畝之中後舉而加諸百官之上位焉能養能舉故曰王公之尊賢也人君好賢當以是爲法也

四書淺說

孟子五卷

二十九

敢問不見諸侯

全章

萬章問曰敢問士亦諸侯之臣而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士生諸侯之國其在國都者曰市井之臣其在田野者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夫庶人亦君之臣也但未通質爲臣與已仕而在位者不同故臣可召而士不可召是士之不見諸侯者乃以德自重而其志不可屈以道自居而其身不可辱蓋禮之所在也萬章曰爲庶人者君召之役則往役君召之見則不往見何也孟子曰

士卽庶人也但曰庶人則爲君所屬其往役者安其分也義之當然也但曰士則當爲君所敬其往見者辱其身也非義之當然也且君之欲見士者何爲也哉知其所爲則知士不往見之義矣萬章曰爲其多聞而能知道也爲其賢而能射道也孟子曰爲其多聞也則可師矣雖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爲其賢也則當就見矣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昔者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有千乘之國乃下友於士何如子思不悅曰聞之古人有言事士云爾豈特如君曰友士云耳吾想子思之不悅意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爲庶人而臣於君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何敢與我友哉卽子思豈曰友之之言觀之則千乘之君求與爲士者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之使往見歟又嘗觀昔者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是虞人守死不往也孔子美之以爲志士固窮不忘在溝壑勇士輕生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於虞人而美之如是耶取非其招不往也然則士其可往見乎曰敢問招虞人當用何物曰大凡國君之田也其招虞人以皮冠招庶人以旌招士以旂招大夫以旌今景公以旌招虞人是以招大夫者招虞人也而虞人守死不敢往以此推之若以招士之旂以招庶

四書淺說

孟子五卷

三十

人庶人亦不敢往也夫執招貴者之物以招賤者在賤者猶以為招非其物而不敢往况乎欲見賢而召之是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也賢人其可往乎故國君欲見賢人必以其道或近而就見之或遠而以幣聘之皆道也若不以其道而欲召見之彼豈肯往見哉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彼惡得而入哉何則義者人所共由之路也禮者人所當出入之門也惟賢人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故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君子動必以禮義如此若往見諸侯則非禮義之正矣彼豈肯往見哉此欲見賢者之所以不可召也

四書淺說 孟子五卷

三十一

一鄉之善士

全章

有進善之資方能好人之善有容善之地方能取人之善故善益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中之善士善益於一國然後能盡友一國中之善士善益於天下然後能盡友天下之善士隨其所處之高下而為所友之廣狹也夫友天下之善士所友亦云廣矣猶以為未足乃進

而友乎古人彼古人之言見於詩也則取詩而誦之古人之言著於書也則取書而讀之然徒觀其言不知其為人之實可乎是以又著論其當世行事之迹如何庶知其為人之實而不徒徇其言也如此能進其尚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蓋其取善無窮而進善亦無窮也

重刊補訂四書巾箱淺說孟子卷之五終

四書淺說 孟子五卷

三十二

告子上

性猶杞柳也

全章

告子曰性本無仁義猶杞柳本無栝棗也仁義非性之本有猶栝棗非杞柳之本成也以人性而矯揉之乃成仁義猶以杞柳而矯揉之乃成栝棗也告子此說蓋以性為惡而不知性即仁義也豈所以論性哉故孟子辨之曰順人性之自然隨所往而皆仁義順杞柳性之自然決不可以為栝棗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栝棗乎必將戕賊杞柳而后以為栝棗也今日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栝棗如將戕賊杞柳之性而以為栝棗則亦戕賊人之性而以為仁義與然此言一唱人皆曰性中本無仁義也為仁義必害性也殆將棄仁義而不肯為矣是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因子之言夫

性猶湍水也

全章

告子曰人性譬猶湍水也湍水之為物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顧人所習如何耳猶湍水之無分於東西也顧人所決如何耳孟子曰水之流誠不分於東西矣然豈不分於上下乎蓋眾流之所歸皆地勢之最下所以決諸東方則東

四書淺說

孟子卷六

2

生之謂性

全章

流者必東方地勢為最下也所以決諸西方則西流者必西方之地勢為最下也彼人之性本有仁義之善也猶水之流皆就汗下之地也蓋人性必善初無有不善者有不善則非人之性矣水流必下初無有不下者有不下則非水之性矣夫水性固就下矣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出過顙在山則不就下矣是豈水之性哉其性為人所逆亦猶水為搏激所使也豈可因人之為不善而遂謂其性無定體乎

人無有不善只是言其必善耳

四書淺說

孟子卷六

2

生之謂氣生之理謂性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也乃即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而曰生之謂性是以氣為性也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其原皆出於此故孟子因其意而詰之曰汝謂生之謂性也猶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與告子曰然孟子尤恐其意未明而說未定故復申之曰白之謂白者如白羽白雪白玉物雖有異而色則皆白但觀其白則同謂之白初不問其物之異也汝言生之謂性果若是之謂歟告子曰然孟子因而折之曰若果如此則是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大有知覺運動牛亦有知覺運

動犬之性何異於牛之性歟牛有知覺運動人亦有知覺運動牛之性何異於人之性同乎不同乎同人類於犬牛可乎不可乎告子於此若以為不同則生之謂性人與物實無不同也若以為同則人物不分貴賤無別於言若有不順焉故理屈詞窮之不能對也然告子負客氣而不肯下問孟子秘要旨而不輕說破彼亦安知理氣之分而性之即理乎既不知性之即理又安知性之本善而人與物異乎馬牛而襟裾告子之心終不能釋然也

食色性也

全章

四書淺說

孟子卷六

三

告子以知覺運動者為性故於此又曰性非有他也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也夫既以食色為性則愛食色之心生於內而食色可愛之宜由乎外以此推之凡心之愛皆曰仁而仁皆在內也非在外也仁既在內則但當用力於仁矣凡物之宜皆曰義而義皆在外也非在內也義既在外則不必求合於義矣夫告子以食色為性即前童生之謂性之意也孟子既辨之矣故此不復贅其言仁雖非而言在內則是矣故亦在所畧特義外之說不得不辨故反詰之曰子何以謂仁在內而義獨在外而不在內乎告子曰彼有人焉其年長也我乃從

而長之曰彼誠為長也因其長在彼而不在我也譬猶彼有人焉其色白也我乃從而白之曰彼誠為白也蓋從其白於外而不在我也故謂義在外也孟子曰彼長而我長之豈真如彼白而我白之乎若吾子之比喻則長之云者不過曰以彼為長耳長人之長豈止如是乎今試言之人之有白者馬亦有白者人有長者馬亦有長者白馬之白與白人之白皆不過以彼為白耳固無異也不識長馬之長也果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吾之長馬之長特以彼為長耳至於長人之長必有恭敬之心而與長馬不同也即此長人不同長馬而有恭敬之

四書淺說

孟子卷六

四

心是乃所謂義也且汝所謂義者果安在乎人在於彼而年長於我是謂長者因人之長而有恭敬之心是謂長者之不知汝以長者為義乎抑以長者之者為義乎如以長者為義則義誠在外矣如以長者之者為義則義之非外也明矣告子雖好勝亦安得以長者為義乎故又變其說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愛主於我之心也我心所愛者則自然愛之我心所不愛者安能強我使愛之乎故謂仁在內也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敬主於人之長也無過長者皆在所敬也未必盡出吾之本心也故謂義在外也孟子曰長楚人之長



亦長吾之長不特於人爲然嗜秦人之炙無以異於嗜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炙固在外矣嗜炙亦在外歟長固在外矣敬長亦在外歟吾子以甘食悅色爲人之性必知嗜炙之出於心矣既知嗜炙之出於吾心則必知敬長之出於吾心矣義豈在外乎

何以謂義外也

全章

孟子子聞孟子義內之說而未達故問公都子曰人皆曰義外而不知孟子何以謂義內也曰義主於敬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是敬由心生故謂之內也孟子子又問設若鄉人長於伯兄

四書淺說

孟子卷六

五

一歲則誰敬曰敬兄蓋敬以親疎爲厚薄况鄉人長於吾兄又不多子曰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蓋酌以年齒爲先後况鄉人又爲外賓乎孟子子又曰所敬既在伯兄當酌之時所長又在鄉人如此則敬長之心皆不得以自主惟因在人之長而爲之轉移義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子盍反詰之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則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弟在尸位故也子亦曰向者所謂先酌鄉人者以鄉人在賓客之位故也蓋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因時制宜皆由中

出可見義之在內矣季子聞之曰當敬叔父時則敬叔父當敬弟時則敬弟是敬因人而施義果在外而不在內也公都子曰人之當敬雖在外然因其當敬而隨時斟酌以敬則不在外譬如冬日宜飲湯則飲湯夏日宜飲水則飲水湯與水之爲物固在外矣然則斟酌其宜而飲食之亦豈在外哉

因時制宜皆由中出得朱子補此二句意方明白當時孟子若先說出季子聞之必無疑矣看來庸敬在兄二句終欠分曉折他不倒

性無善無不善

全章

四書淺說

孟子卷六

六

公都子曰云孟子曰吾謂性善夫豈無所驗哉蓋性蘊於中無形而難知情發於外有迹而易見乃若人之情但見其善而不見其惡也情者性之感物而動者也即是情之善而性之本善可知矣子固謂性善也性善故情善而才之所爲宜亦善矣而又有爲不善者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何以見其情善而才亦善耶彼惻隱之心心之善者也人皆有之羞惡之心心之善者也人皆有之恭敬之心非善乎人孰無恭敬之心乎是非之心非善乎人孰無是非之心乎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使人無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又安可

以言情之善乎即是惻隱之心可以驗其性之有仁也  
即是羞惡之心可以驗其性之有義也曰仁曰義何善  
如之即是恭敬之心可以驗其性之有禮也即是非  
之心可以驗其性之有智也曰禮曰智又豈有不善乎  
故曰乃所謂善也使性非仁義禮智又安可以言性善  
乎是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特人弗思  
而求之耳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惟其舍而失之故  
卒歸於惡而與善相去倍蓰而無算者由不思不求而  
不能擴充以盡其才者也本然之才初無限量極天下  
之善無不可為者故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獨不  
觀諸詩乎詩有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  
懿德孔子讀此詩而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蓋天  
之生人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故有物必有則如有耳目  
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豈有無則之物  
哉是物之則即人所秉之常性也惟其有是常性故人  
情無不好此懿德者如聰明者懿德也孰不好此聰明  
哉慈孝者亦懿德也孰不好此慈孝哉夫人情皆好懿  
德可謂善矣以此觀之則人之性善可見矣而向也所  
問之三說不待辨而自明矣

富歲子弟多賴

全章

四書淺說 孟子卷六

七

此章亦明性善之意謂夫富歲子弟多有所賴藉而為  
善凶歲子弟則多暴而異於富歲之子弟非天之降才  
如此其異也蓋凶年衣食不足有以陷溺其心故如是  
也若論其性則皆善而才無不同也今夫楚麥播種而  
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  
熟矣何嘗有不同雖有多寡之不同則以地有肥磽用  
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在楚麥豈有不同哉以此推之  
凡物之同類者其性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其性  
有不同哉雖聖人亦與我同類者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云有同美焉至於心者一身之主宰獨無  
所同然者乎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心有所同然也心之  
所同然者何也謂在物之理處物之義也在聖人不過  
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豈有異於人哉是故有此人  
則有此心有此心則有此理義如己之所行合乎理義  
歟則心無愧怍而泰然得所安人之所行合乎理義歟  
則心無惡射而欣慕之無已其契之之深悅之之篤真  
猶芻豢之悅我口也人心同然乎理義如此可見人性  
之皆善矣

四書淺說 孟子卷六

八

然即悅也理義之悅我心即人心之悅理義也文法  
頓挫耳猶韓文用衣食於奔走句法

牛山之木嘗美矣

全章

此章論人心不可失其養。謂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斧斤以伐之者，衆安得而美乎？然其日夜氣化之所息，加以雨露之所潤，非無萌孽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萌孽俱盡，而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山未嘗有材焉，不知山以生物為性，而材木不生，豈山之性也哉？以人心言之，秉彝好德，與生俱生，愛親敬長，孩提同有，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良心哉？然良心雖存，不能不放，而其所以放其良心者，物欲害之也。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且且而伐之，安得而美乎？然

四書淺說

孟子六卷

九

山木既伐，猶有日夜之息，人心既放，豈無生息之時？蓋有一日則有一日之夜，而夜乃嚮晦冥息之時，斯時也，身不勞而氣為之定，物不雜而氣為之清，氣清則良心自有，蓋有潛滋暗長而不自覺者矣。惟其夜有息，故平日未與物接而氣猶清明之際，其好惡與人相近，良心豈無幾希之發見？如山木萌孽之生者乎？但其日晝物接而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枯亡之，如萌孽之見牧於牛羊也。昨夜所息而今日枯之，今夜所息而明日枯之，由是夜氣之生日以淺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日之氣亦不能清而好惡拂人之性，其去禽獸也

不遠矣。人見如禽獸也，而以為人無天降之才焉，殊不知人有是性，則有是情，而亦有是才。其良心不萌，是豈

人之情也哉？以此觀之，可見山水之生意不息，人心之生理無窮，顧養之何如耳。誠使山木既伐之後，猶能禁而衛之，使萌孽之生不為牛羊所牧，則山木得養矣。人心既放之餘，猶能保而存之，使幾希之萌不為日晝所枯，則人心得其養矣。山水得養，則雨露日滋，發榮日盛，而材木不可勝用矣。豈但萌孽之生而已乎？人心得養，則夜氣愈清，所為愈善，而仁義不可勝用矣。豈但幾希之萌而已乎？夫苟得其養，則無物不長，苟反是而失其養，則其濯濯也，見其違禽獸也不遠，而無物不消矣。人其可不知所養乎？又觀孔子有言曰：此有物焉，操之則存，而為一身之主，舍之則亡，而游于千里之外，忽然而出，忽然而入，惟所操舍耳，初無定時也。出則在外，入則在內，惟所操舍耳，初無定處也。如此者，惟心之謂歟。可見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矣。學者安可頃刻失其養哉？主敬之功，無間于動靜可也。

四書淺說

孟子六卷

十

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全章

人君之德莫貴于智，莫病于不智，而齊王不智亦無怪其然也。何則？君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

養之以惡則愚齊王所以不智正由君子進見之時少也譬之于物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吾退則誦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我于進見之時而王之善心不無萌芽之生然衆邪交蔽吾亦安能使之成其善哉然君子進見之時少者由齊王聽信之不專也今夫奕之爲技小技也不專心致志以學之欲其技之精不可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弈者也設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是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此一人雖與彼一人俱學奕而奕之精則勿若干彼爲是其智勿若歟曰非然也由其聽信之不專也使齊王惟孟子是信而孟子進見之時多則可以涵養氣質蒸陶德性又安有不智者乎

四書淺說 孟子六卷

十一

一說二節譬喻只是一意總見其疎君子而親小人也亦通然用過文推說不見重複爲善新安陳說二節分析意不相貫未是

魚我所欲也

全章

此章言人皆有理義之良心而不能蔽于物欲分作二截者總註或能決死生于危迫之際一句只是足蓋

惡之心人所固有一句意也孟子之意謂夫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設或得魚則失熊掌得熊掌則失魚則寧舍魚而取熊掌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設或舍生而寧義舍義則不得生則寧舍生而取義也夫所以舍魚而取熊掌者固以熊掌之味比魚爲尤美也其所以舍生而取義者何也蓋生亦常情之所欲但其本心則以義之可欲有甚于生者故欲生而不爲苟得也必亦常情之所惡但其本心則以不義之可惡有甚于死者故臨死而有所不避也設使人無好義之良心而所欲莫甚于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又豈肯爲義而舍生哉使人無惡不義之良心而所惡莫甚于死則凡可以免死者何不爲也又豈肯爲義而就死哉由其所欲有甚于生故可以得生而有所不用也由有所惡有甚于死故可以避患而有所不爲也然天之生人厥賦惟均同此人則同此心同此心則同此理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惡有甚于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但賢者能勿喪耳非賢者所獨也何以驗其人皆有是心也二簞食一豆羹苟當飢餓窮困之甚得之則生勿得則死其欲食可謂急矣然踴爾而與之雖行道之凡人亦勿受蹴爾而與之雖乞人之

四書淺說

孟子六卷

十二

至賤亦勿屑蓋寧死不食無禮之食是其羞惡之本心  
欲惡有甚于生死者人皆有之也然理義之心雖人所  
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故萬鍾之祿則不辨其  
合于理義而受之且萬鍾之受非死生所係于我身初  
無增益也何所爲而受之蓋爲官室之美妻妾之奉所  
識窮乏者得我此三者必資萬鍾而後有也故不辨禮  
義而受之鄉爲身死猶不肯受躡蹠之食今乃爲此三  
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且此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  
生死爲甚輕是豈不可以止乎欲心既勝可止而不止  
此所以其心非義之受而失其羞惡之心也

四書淺說 卷之六 孟子

全章

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所謂仁者非他也是卽人之心也  
蓋其統貫乎四端該括乎萬善流動于方寸之間惺惺  
不昧生生不息可以酬酢乎萬變而不至于塊然無用  
者仁爲之也人而不仁則其心死矣仁非人心而何仁  
之切于人也何如哉人豈可須臾失乎所謂義者非他  
也是卽人之路也蓋其權衡乎是非揆度乎可否發見  
于行事之際其平如砥其直如矢可以爲衆人所共由  
而使之不陷于邪曲者義爲之也行不以義則皆荆棘  
矣義非人路而何義之切于人也何如哉人其可須臾

舍乎奈世之人冥行徑趨舍其路而弗由奔利逐邪放  
其心而不知求一身無主出入皆迷不亦深可哀哉彼  
鷄犬至輕者也人有鷄犬放則知求之心至重者也有  
放心而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  
矣彼學問之事固非一端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  
辨之篤行之皆是也然其道無他惟在于端莊靜一以  
歛其放心於內而不至於外馳焉是樞要所在而學者  
所當用力也蓋心者萬理之總會也能求放心則志氣  
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矣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  
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

四書淺說 卷之六 孟子

十四

學問之道對學問之事說道要也學問之道是中庸

尊德性工夫學問之事是中庸道問學工夫

全有無名之指

全章

指至輕者指之美不若人則知惡之心至重者心之美  
不若人則不知惡之此之謂不識輕重之等也

拱把之桐梓

全章

拱把之桐梓不過一物之微耳人苟愛其材之美而欲  
有以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吾身三綱五常係焉  
四端萬善備焉獨不知治心以養其內謹容以養其外  
而使其身之歸於善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心有所蔽

而弗思其也苟一思之則知吾身之重而不可不養矣人之於身也

全章

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然欲於無所不養之中而考其所養善否之異何者養得其道而為善何者養失其道而為不善豈有他哉亦惟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何則體有貴賤有小大賤而小者口腹也在所輕也貴而大者心志也在所重也不可以小而害大不可以賤而害貴苟或見富貴而朵頤以飢渴為心害惟口腹之小體是養則人心愈危道心愈微陷溺於卑汚苟賤之中而與禽獸草木共浮沉也得不得為小人乎苟能靜而存養動而省察惟心志之大體是養則道心為主人心聽命優入於高明正大之域真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也得不得為大人乎養其小者是重其所輕而所養者不善矣養其大者是重其所重而所養者善矣人其可不致審於斯乎今有場師舍其梧櫨之貴養其棘棘之賤不知貴賤則為賤場師焉又有人焉養其一指之小失其肩背之大不能善顧則為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專養口腹則人賤之矣為以小害大有似於狼疾人也以賤害貴有似於賤場師也若使飲食之人而能不

四書淺說

孟子卷六

十五

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又何必賤惡之哉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此其所以可賤也此人之所以唯當養心志也若口腹雖所當養不過食所當食飲所當飲而自得其養矣不可專養之而小害大賤害貴也

鈞是人也

全章

公都子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聲色之外物得以蔽之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聲色之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也不難矣此耳目之所以為小體也心則至虛至靈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心以思而為職此心之所以為大體也小體大體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苟知心之為大而先有以立之使之卓然而精明超然而瑩淨則事至能揆物來能慮視必其所當視而視遠唯明聽必其所當聽而聽德唯聰耳目之欲豈得而奪之哉能從其大體如此則理無不全德無不備與天地而相似與聖賢而同歸而非庸常眾人所可及

四書淺說

孟子卷六

十六

也此所以爲大人也

思則得之說得廣註中凡事物之來不專指聲色言物不能蔽蔽字就心言非蔽耳目也

有天爵者

全章

有自然之貴非人所得而予奪而謂之天爵者有人爲之貴乃人所得而予奪而謂之人爵者彼其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仁義發於心而念念皆實之謂忠仁義見於事而事事皆實謂之信樂此仁義忠信之善與之相忘而不倦焉若此者自然可尊也非天爵乎彼公卿大夫之位不出於已而出於人不出於

四書淺說

孟子卷六

十七

自然而出於使然非人爵乎古昔盛時風俗淳厚人知自重學唯爲己盡夫仁義忠信之理造于樂善不倦之地以修其天爵者不過吾分之所當然者耳初無意於人爵也然道德修而名譽流鄉里舉之人君用之公卿大夫之位不期得而自得也今之人則異於古人矣富貴之念重利欲之心勝但知人爵之可貴而不知天爵之尤可貴雖亦修其天爵而非以爲當然也不過假此以爲要人爵之階耳既得人爵則所期既滿而遂棄其天爵修天爵以要人爵固惑矣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天爵既棄人爵其可保乎吾見民望既失

公論不容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矣

天爵不必說是天與者

欲貴者

全章

欲得在人之所貴者人之同心也但人人有貴於已而無待於外而自足者特心蔽於物弗思而求之耳夫貴於已者乃本然之貴與生俱生謂之良貴也人之所貴者必資於人而後貴非良貴也故趙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亦能奪之而使之賤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可見人之所貴者不得如已之所貴者矣然則能得夫已之所貴者又豈肯慕夫人之所貴者乎詩云既

四書淺說

孟子卷六

十八

醉以酒既飽以德所謂既飽以德者言其飽足仁義也仁義飽於已則自有無味之味視在人膏粱之味安足以動其心耶飽乎仁義雖不求聞譽而名譽自然著聞令聞廣譽施於身則自有不文之文視在人文綉之華安足以介於懷哉蓋心泰則隨處皆足內重則外物自輕也彼世人之欲貴者安足以知此

仁之勝不仁也

全章

仁者之能勝不仁者也猶水勝火蓋理之必然也今之爲仁者爲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爲真不能勝猶以一杯水挾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

火此言一唱而不仁者獲不可勝之名是我爲仁不力之故有以深助於彼不仁者也爲仁不力既無以勝不仁吾知此人之心亦且自謂爲仁無益終必厭倦怠棄并與所爲杯水之仁而亡之矣

仁不仁須作兩人說不是理欲消長之說

五穀者

全章

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則反不如美稗之熟夫仁者專一心之妙與衆善之長存之可以爲堯舜克之可以位天地是其爲道之美有如五穀爲種之美者也苟爲之不熟則若存若亡暫得暫失終不能爲己之用

四書淺說

孟子六卷

十九

反不如爲他道之有成然則爲仁者可不務至於熟哉必克己之力愈用存心之功無間使理與心安從心所欲不踰矩也心與理一取之左右逢其源也必如此然後可以言熟也豈可徒恃其種之美而不求至於熟又豈可以其難熟而甘爲他道之有成哉

弄之教人射

全章

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如滿而後發者射之法也弄之教人射必至於較學者亦必至於較規矩以爲方員者匠之法也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大抵知行者造道之法也虞廷之精

一孔門之博約大學之格致誠正古今之爲師爲弟子者其能舍是以爲教與學乎

告子下

任人有問於屋廬子

全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又問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曰禮固重於食矣設若飢餓之甚而與吾食者其餽請之禮有未盡焉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當此之際尚必以禮乎禮固重於色矣設若貧乏之甚而欲娶妻者其親迎之禮有未備焉拘親迎則不得妻不拘親迎則得妻當此之際亦必以禮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若是也何難之有益禮重而食色輕者以大分言也如任人之論則是不較其大分而禮反輕於食色矣譬猶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也然禮與食色正當較其大分始見禮本重於食色矣譬猶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與羽之謂哉何則禮與食色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如禮食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減其性食之重者也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則見禮至輕而食至重也食豈但差重於禮而已乎親迎禮之輕者也不得妻而廢人倫色

四書淺說

孟子六卷

二十

壹輯 7-309



之重者也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則見禮至輕而色至重也色豈但差重於禮而已乎此正所謂寸木可高於岑樓而鈞金反輕於輿羽者任人所較豈得其平哉若各隨其輕重而彼此並舉之則見禮爲尤重矣汝往應曰珍兄之臂而奪之食禮所禁也犯禮則得食而生循禮則不得食而死是禮重而食亦重也則將犯禮而珍之乎蓋寧餓死而不可奪兄之食也禮之重於食也何如哉踰東家墻而摸其處子皆禮所禁也犯禮則得妻循禮則不得妻是禮重而色亦重也則將犯禮而摸之乎蓋寧不得妻而不可摸人之處子也禮之重於色也何如哉卽此章觀之可見孟子雄辨之才可見孟子精義之功處常處變有經有權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學者察此而有得則不待較計論量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人皆可以爲堯舜

全章

曹交問曰嘗聞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言人實皆可以爲堯舜也其所以可爲堯舜在於性善而求盡之者則未之言也故曹交以形體爲言曰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皆能爲堯舜者也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形體類於湯文君可以爲堯舜矣但食粟而已不能爲堯

四書淺說

孟子六卷

二十一

四書淺說

孟子六卷

二十二

舜也知之何則可以爲堯舜耶曰堯舜奚有於形體哉亦爲之而已矣爲之云者視聖人之所爲而凡事求其似也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疋雞則是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是有力人矣是其所以爲有力人無力人者以其所舉之任何如耳然則能舉烏獲之任是亦烏獲而已矣使人能爲堯舜之所爲非卽堯舜而何夫人豈以才質庸下不克爲堯舜爲患哉甘爲暴棄而弗之爲耳且堯舜亦豈難爲哉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隨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古今言聖人者必稱堯舜言道大者必歸堯舜是堯舜之道亦豈有甚高難行之事哉亦不外乎孝弟而已矣孝弟者性分之所固有日用之所當行堯舜於孝弟盡之而已豈有加哉夫堯舜旣不難爲而爲之則在我也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禮貌言動一循乎孝弟則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禮貌言動不循乎孝弟則是桀而已矣故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詳曹交之問淺陋粗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承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禮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曹交聞孟子之言而心有所悅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廩留而受業於門假館而後受業又見其求道之心不

篤故拒之曰子欲假館受業者以道未易知而欲師我以求道也殊不知乎道者具於性分之內者於日用之常譬若坦然之大路爲衆人所共由者也豈難知哉人患不求耳子若歸家庭之內而求此道於事親敬長之間於吾向之所謂孝弟者務身體而力行之吾知性分之內萬理皆備孝弟既盡衆善自生隨吾身之所往皆是道之發見依道而行卽此是師道在於此則師在於此道在於彼則師在於彼蓋無往而非師者所謂有餘師也又何必留此而師於我哉

夫道道字說得廣不專指孝弟所謂萬理皆備也

四書淺說

孟子六卷

二十三

小弁小人之詩

全章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乃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詩之意貴乎溫厚和平况小弁之詩又處父子之間乎讀其詩但見哀痛迫切怨而已矣此所以謂小人也曰固哉高叟之治詩也謂其詩之怨則誠然也因其怨而遂謂之小人則非也何則小弁之怨所當怨譬如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欲射此人則已談笑而勸解之無他疎之也故言不甚切也其兄關弓而射此人則已垂涕泣而勸解之無他親之也故痛切以爲言恐其妄殺人而陷于罪也小弁之怨正所謂其兄關弓而射

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乃親親之情夫親親者仁也仁

豈小人之道乎而高子乃以爲小人之詩其爲詩也不

亦固乎曰親有過固當怨矣然七子之遇其母猶宜白

之遇其父也小弁既當怨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

過小者也其失只在一身小弁親之過大者也其危將

及宗社親之過大者不怨則是視其親如路人而父子

之情亦薄矣此之謂愈疎也親之過小而怨則是水中

不可容一激石一有激石則叫號而遽怒矣此之謂不

可磯也愈疎則有忘親之心是不孝也此小弁之所以

怨也不可磯則無怨親之心亦不孝也此凱風之所以

四書淺說

孟子六卷

二十四

不怨也是其怨與不怨各有攸當惡可以一例論哉孔

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猶怨慕是怨慕乃所以爲孝也

豈可以小弁之怨爲不孝耶雖然舜之怨慕怨已而慕

乎親也小弁之怨怨已而亦怨親也實未免有不同者

孟子亦姑引以爲証而取詩意之近厚耳凱風亦有自

怨之意如曰毋氏聖善我無令人是也但不如小弁哀

痛迫切之甚耳

宋穆將之楚

全章

宋穆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搆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或不悅我將見秦

王說而罷之此二王者我將有一合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兵連禍結民困財盡非為國者之利也曰先生之志在於罷兵息民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何以見其不可蓋先王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而此三軍之士亦樂罷而悅於利也利之名一唱而人心唯知利之為美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有所觀望而非實心以事君也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有所希冀而非實心以事父也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有所求取而非實心以事兄也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

四書淺說 孟子卷六

二十五

懷利以相接也吾恐見利則爭失利則怨親愛之意泯弑奪之禍興然而不亡其國者未之有也利既不可為名則當以何者說之亦有仁義而已矣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而此三軍之士亦樂罷而悅於仁義也仁義之名一唱而人心惟知仁義之為美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自謂事君者臣職當然也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自謂事父者子職當然也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自謂事兄者弟職當然也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吾見心無內外事必有終風俗歸於淳厚紀綱為之振舉然而不王天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孟子居鄒

全章

孟子居於鄒也季任為任處守以幣至鄒交於孟子孟子受之而不報其處於齊之平陸也儲子以齊相以幣至平陸交於孟子孟子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其交也皆同其答也有異聖賢之處此必有義理存焉吾得其間隙而問之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意者因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耶曰非也書曰享上貴厚乎禮意物有餘而禮意不足是謂不享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書之言如此其意蓋謂用享

四書淺說 孟子卷六

二十六

人者必先有是禮意之誠而後將之以幣帛之物有本有文方成享也若不用志于享而但以物為享此特其彌文耳本之則無也豈成享哉為其不成享故曰不享也其所以不見儲子者亦以其不成享耳屋廬子得此而悅以聖賢所處信有義理而不苟也或者猶有疑曰同一幣交也何有成享與不成享之異屋廬子曰季子為君居守國政統於已也况由任至鄒則越國矣是季子不得之鄒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特齊相統國政猶有人也况平陸又在齊之境内乎是儲子得之平陸而不求見則雖以幣交而禮不及其物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

全章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爲人則仁及於人矣後名實者自爲也自爲則仁存於己矣夫子在三鄉之中是志在爲人而非自爲者也今乃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既不成爲人亦不成自爲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羞惡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一專於清一專於任一專於和其道之不同有如此然其心之趨向則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蓋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也卽三子之事觀三子之心又安有一毫之私乎大凡

四書淺說

孟子六卷

二十七

君子亦惟其心之趨於仁而已矣其迹之同與不同君子所不拘也君子之迹既不必同而徒欲觀其迹者曷足以知君子哉子以名實之先後而論我之非仁正以迹觀我者也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衆賢在魯宜乎魯之強也而魯之削也滋甚以此觀之可見賢者在國亦無益於國也髡以此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爲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伯不用賢則亡則何可得歟曰昔有善謳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之人皆善謳有善歌者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之人皆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國俗

化之皆善哭以此觀之凡有才猷蘊諸內必有功業者

于外也如或不足以爲其事而外畧不見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是故今無賢者也有賢者出則有功可見而髡必識之矣曰賢者未易識也昔者孔子嘗爲魯司寇然魯之君相惑於女樂而不之用孔子之心已決於去而猶未去也時方有祭祀之舉而膾肉不至於是脫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而去固不知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而去亦未爲深知也蓋孔子欲在己以微罪而行而不欲顯其君相之失欲有故而去而不欲於苟去而以膾肉行以膾肉行則其去也有故而非苟去矣其行之以微罪而君相之罪不顯矣其見幾明決用意濃厚當時安得而識之卽此一事可見君子之所爲識見超卓思慮深遠衆人固不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爲豈髡之所能識哉

四書淺說

孟子六卷

二十八

發明何故去國因君相不致膾也何故不致膾因已有微罪也是以微罪行而不爲苟去也○一說膾肉不至是君相之微罪也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全章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何以言之彼三王之世天子

以時巡行諸侯所守之土曰巡狩諸侯五年朝于天子所居之處曰述職時乎春也則天子諸侯省民之耕祭民有不足者而補之時乎秋也則天子諸侯省民之斂察民有不給者而助之天子入諸侯之疆見其土地闕無開曠之地田野治無荒蕪之田高年之老得其養而不至凍餒有德之賢在所尊而不至於遺逸有才之俊傑皆在位而不至於擯棄是其國治矣則有賞以勸之則所賞者以地也入其疆見其土地荒蕪而不治老者遺棄而不養賢者遺逸而不尊而措克之徒皆在位焉是其國不治矣則有讓以懲之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

四書淺說

孟子六卷

二十九

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三王之制度如此以此觀之則賞罰征討之柄皆自天子出而天下諸侯無敢自專而不承命者也是故天子但出令以討罪人而不伐諸侯則奉命以伐罪人而不討若五伯者則牽率諸侯以伐諸侯而不用天子之命者也五伯違三王之法如此故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五伯桓公爲盛觀其葵丘之會諸侯也威信服人但束牲載書而無事乎歃血其書命之詞有五初命曰罪莫大於不孝有不孝不可不誅世子者國之本無大故不可輕易妻所娶以配身而上承宗廟者也以卑賤之妾爲之則卑其身而

輕先人矣故不溺於寵愛之私以亂妻妾之分也此三事皆修身正家之要故居五命之初也再命曰賢才皆有德者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所以彰有德也三命曰老者年高於人當有以敬之勿者未及成人當有以慈之賓旅又遠人也當有以待之而不可忽忘也四命曰士無世官恐非才也官事無攝恐廢事也取士必得防冒進也無專殺大夫政統於一人也五命曰待隣國當以恕心不可曲爲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隣國也隣國凶荒不得閉糶也地皆王土人皆王臣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五命既終而又叮嚀之曰凡我同

四書淺說

孟子六卷

三十

盟之人自此既盟之後務遵五命之禁以歸于和好也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而違伯者之法故曰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也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長君之惡其罪固小矣然以此較逢君之惡爲猶小也逢君之惡又有甚於長君之惡其罪之大無以加矣今之大夫皆逢當今之諸侯之惡而階之於敗亡之地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

全章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伐齊以取南陽也孟子曰民必有

以教之而後可以用之今魯國之民未教之民也不先  
教民使之知禮義而欲用之以戰吾知彼既無親上死  
長之心又安有勇往直前之氣不足取勝必至敗亡是  
殃民也殃民之人愛民者之所必誅也豈見容於堯舜  
之世乎縱使吾子有善戰之才一戰勝齊而遂有南陽  
不至殃民而克立大功於理且猶不可况殃民而可爲  
乎慎子勃然不悅曰以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爲不可者  
乃滑釐所不識也曰吾明告子以不可之故思昔先王  
之建邦設都也天子之地方千里蓋必如是然後地之  
所出足以待諸侯苟不千里則其朝覲聘問也何以盛

四書淺說

孟子卷六

三十一

燕享之儀何以隆錫與之恩而不足以待諸侯矣諸侯  
之地爲方百里蓋必如是然後地之所出足以守宗廟  
之典籍苟不百里則其祭祀會同也何以供犧牲粢盛  
何以辨庭實贊幣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矣故周公  
之功雖大而其封於魯也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以  
百里則亦足於用而定制不可越也太公之功雖大而  
其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以百里則亦  
足於用而定制不可踰也今魯方百里者五違其制也  
多矣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之地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其有損而無益也必矣故不待殃民而徒取齊之地以

與魯其在仁者亦以其非理所當得而不爲況於殺人  
以求之乎此吾之所以爲不可也大凡君子之事君也  
務引其君以當道使之事事合理而非理者不可見諸  
行務引其君以志仁使之念念合理而非理者不可萌  
諸心彼其驅不教之民以圖分外之地其心可謂不仁  
而事亦可謂過當矣豈君子之所以引其君乎

今之事君者

全章

今之事君者自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克府庫其有益於  
君也如此斯人也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何  
則君不向道不志於仁與桀無異矣爲臣不能引之以

四書淺說

孟子卷六

三十二

當道志仁乃求爲之聚財以富之是富桀也富桀則君  
惡日甚而民愈不堪命矣非民賊而何今之事君者自  
曰我能爲君約與國而戰必克其有功於君也如此斯  
人也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何則君不鄉道  
不志於仁與桀無異矣爲臣者不能引之以當道志仁  
乃求爲之強戰以輔之是輔桀也輔桀則君惡日滋而  
民不聊生矣又非民賊而何且今之君謂今之臣爲良  
臣者固以其能富國強兵而可以取天下也殊不知用  
今之臣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惟富強是事焉縱或可  
以得天下然民心不歸邦本不固豪傑並起而爭而吾

亦不能一朝居也况由今之道未必能得天下乎然則  
為君者以今之臣為良臣而終身用之誠亦無益矣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

全章

白圭曰古今税法皆什分而取一吾欲更之二十而取  
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乃貉道也貉道安可行於中國  
彼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知  
此為不可則知貉道之不可行於中國矣請言其故夫  
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祭祀之禮無諸侯  
幣帛養食無百官有司是其國之所費者少故二十取  
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君臣祭祀交際之人倫無百官

四書淺說

三十三

有司之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况  
無君子而可以為國乎是則居中國必有人倫必有君  
子也既有人倫君子則其所費者多二十取一何以足  
於用哉此貉道之所以不可行也此什一之法所以不  
可廢也蓋什一而稅者堯舜之道中正之法推之天下  
而皆準傳之萬世而無弊者也彼貉固嘗輕是道矣今  
欲輕之則彼為大貉而我非小貉乎彼桀固嘗重此道  
矣今欲重之則彼為大桀而我非小桀乎桀固不可為  
也貉亦豈可為哉惟法堯舜而已矣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

全章

白圭曰禹之治水也人以為能矣丹之治水也隄防一  
築泛濫即除無事乎四乘無待乎八年之久又愈於禹

焉孟子曰子之言過矣蓋禹之治水順水之道而行其  
所無事也是故水性就下而最下者莫如海乃眾水之  
所歸也禹乃隨山刊木疏河決川而道之於海是以四  
海為壑也故凡九州攸同萬世永賴而功之及於人者  
弘矣若吾子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注之於鄰國是以  
鄰國為壑也是逆水之性矣其視禹之治水何如哉且  
水逆行謂之泔水泔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今吾  
子以鄰國為壑水水勢逆行而鄰國受害與洪水之災

四書淺說

三十四

無異矣是仁人之所惡者而乃自以為愈於禹吾子之  
言過矣

君子不亮惡乎執

有是實心斯有是實事若主於心者不忠信則凡事苟  
且無所執持而事不可立矣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

全章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蓋喜其  
道之得行也公孫丑曰當今善為政者強勇也有智慮  
也多聞識也不知樂正子於此三者有一乎孟子皆答  
之曰否曰無此三者則才有不足道無由行何為喜而

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是亦足以行道矣故喜之也曰好善果足以治國乎曰人能好善雖治天下之大尚有餘力而况魯國乎何則善之出諸已者有限善之取諸人者無窮夫苟見人之善而有以好之則其意氣所孚風聲所感天下之人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由是以天下之善理天下之事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彼之爲人詭訑然自謂天下之事我皆已知之矣往告以善必不見好也但見詭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無有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者善士既止於千里之外則謾語面諛之人至矣與謾誦

四書淺說 孟子卷六

三十五

面諛之人居則所聞者皆非善言而所行者皆非善政矣國欲治可得不乎此爲政之所以貴於好善也此吾之所以喜樂正之得爲政也

古之君子何如則仕

全章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而仕者有三所去而不仕者亦有三如迎之致敬以有禮言焉又將行其言也君子之志於行道故就之雖禮貌未衰而其言已弗行也則君子之本心遠矣故去之其次雖未必能行其言也但迎之致敬以有禮而我之就未爲屈節辱身也故亦就之禮貌衰不去則取辱矣故去之其下

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所欲行之道又不能從其因事納誨之言使飢餓於我土地欲去而不得去是吾之耻也於是周之夫君之於民固有周之義况此又有悔過之言而吾窮困亦已甚矣故亦可受也然其所受又當有節不過免死而已矣此一節雖不見其爲仕但受其所周是亦就也亦暫就耳終決於去也大抵此三段去就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若君子之自處則在所擇矣蓋君子之仕也行其道也道不行則當去際可之仕無乃小試行道之端而公養之仕得非家食親老之故歟

四書淺說 孟子卷六

三十六

舜發於畎畝之中

全章

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此數人雖其天資之不可及然其成就之大未必不自困窮之中來也蓋逆意之境乃君子進德之地而義理未熟恐於大任外有所不勝也故天將降大任於此數人也必先置之於困窮之地使之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如此者正欲其窮則反本勞則能思有以竦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堅忍其氣稟食色之性而德於是乎益純矣閱歷世故備嘗世味



有以知其所未能知為其所未能為而才於是乎益周矣是其屈之者正所以伸之也挫之者正所以成之也然則聖賢之道德事業光明俊偉迥出乎人表者夫豈無所自乎抑不特上智之人由處困以成其德而中人之性亦必有過然後能改而遷於善焉何則蓋其不能謹於平日以免過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拂鬱不遂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以免過故必事理暴著以至於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阻折不堪然後能警悟而通曉感慨發於懲創之餘悔悟生於蹉跌之後中人之性大抵然也抑不特於人為然而於書淺說

四書淺說

孟子子六卷

三十一

國亦有然者蓋內有法家拂士之規戒而使國人知所畏外有敵國外患之驚危而使國人知所警此國之所以興也苟使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吾見比下溺於宴安君臣習於驕惰而國鮮有不亡者合而觀之然後知人之生全成就多出於憂患而死亡虧損多由於安樂矣雖然道無往而不存人無往而非學處富貴福澤者當知其為厚吾之生處貧賤憂戚者當知其為玉汝於成富如周公而不至於驕貪如顏子而不改其樂則憂患固為生全之鄉而安樂亦非死亡之地顧人所以處之者何如耳

教亦多術矣

全章

學者之質有不同君子之教亦多術矣予於人之有過或拒絕之而不屑之教誨也者雖曰我無所教而彼無所聞也然我非忍而絕之實將激而進之其人若能感此退而修省是亦我教誨之而已矣豈非多術中之一術乎

新刊補訂巾箱四書淺說孟子卷之六

四書淺說

孟子子六卷

三十八

新刊補訂四書巾箱淺說孟子卷之七

盡心上

盡其心者

全章

心體之所以為大者正以其具有是性而萬物之理無不該也故性有未周則心有所蔽而無以盡其本然之量矣苟能盡其心者由能知其性也而吾之所以有是性者又自天而來也天有元亨吾得之以為仁禮天有利貞吾得之以為義智天大無外而性宜資全天人一理性命一物不知性則已既知性則知天矣然心既盡矣又貴乎有以存之使其一動一靜常在於方寸之中

四書淺說

孟子卷之七

而能為一身之主性既知矣又貴乎有以養之使凡事事物物皆順其當然之則而勿喪其本然之真心也性也皆天之所以與我者吾而放之害之則違天矣故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然死生壽夭最人心易動而自始至終亦人之未易保全者必也性無一毫之不知心無一毫之不盡或壽或夭畧不足以介諸懷心無一息之不存性無一息之不養以修身為己任直至死而後已焉如此則天賦於我之正理無不全而歸之矣非所以立命而何知天者智也事天者仁也立命者智仁各造其極而人之能事畢矣

莫非命也

全章

吉凶禍福莫非命也然必順受其正者斯可以言命也是故知正命者莫立乎巖墻之下夫惟不立乎巖墻之下能修身盡道以俟死者則其死也天之所與是謂正命也若夫行險僥倖立於巖墻之下為惡犯罪陷於桎梏而死者則其死也己之自致非正命也非正命又安可以言命哉

上章命字以理言此章命字以氣言然盡道而死順受其正乃所以立命也若桎梏而死則非所以立命矣故曰察其末句未盡之意

四書淺說

孟子卷之七

莫非命也命字以正命言蓋既謂之命則無有不正者矣孟子見世人有為惡取禍而亦歸之於命者故有下文云

求則得之

全章

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得失係於求與不求如此是求有益於得也以其所求者在我之性也惟其在我故求而可得也而人乃不知求之何哉求之有道而不可妄求縱或求之亦不可必得而得之有命如此是求無益於得也以其所求者在外之物也惟其在外故求而不可得也而人乃切切然以求之何哉

萬物皆備於我

全章

人具此心心具此性性有仁義禮智而人倫事物之理不能外焉是謂萬物皆備於我矣苟或反之於身私意不萌物欲無累無事勉強力行之功而使所備之理皆實有諸已焉則仰不愧俯不作泰然順適而無不利矣何樂如之反身而誠者自然之境仁者之域也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已及人以責人者而責之於己以己之所欲者而施之於人也是雖未能廓然太公也然私由是而可克矣是雖未能與理為一也然理由是而可復矣其於仁也不亦近乎

四書淺說

孟子七卷

三

行之而不著焉

全章

有是事則有是理人皆行是事而不能明其理之所當然焉不明其理則所行者特粗畧耳安能盡其理乎有當然之理必有所以然之故人既習其事矣或能知其所當然而猶不識其所以然焉不識其所以然則其所知者特皮膚耳未為真知也以此言之則終身由於斯道之中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人不可以無耻

全章

人不可以無耻夫無耻最可耻也人皆以無耻為耻則

必不為無耻之事而終身無可耻矣夫所可耻由於有所耻如此人其可以無耻

耻之於人大矣

全章

耻之於人大矣彼為機變之巧者最可耻也彼方且自以為得計而無所用耻焉則是無耻一事不如人矣既無耻則將入於禽獸而不能以進於聖賢苟若人有耻之於人不其大乎

古之賢王

全章

古之賢王好人之善而忘己之勢古賢王何獨無所好無所忘乎亦樂己之道而忘人之勢也惟其樂己之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內不致敬外不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士非以自高也其道當然也而君子之好善忘勢亦君道當然也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若君挾其勢以驕士士備於勢以徇君則兩失其道矣尚何足與有為哉

四書淺說

孟子二卷

四

子好遊乎

全章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夫遊說者往往以人之知不知為欣戚汝之遊而諫行言聽人知之也亦囂囂然而無以為欣諫不行言不聽人不知也亦囂囂然而無以為戚曰囂囂若未易能也敢問何如斯可

以善爲矣曰尊德樂義斯可以尊善矣蓋德者所得之  
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者所守之  
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拘乎外物之誘夫善善本於  
尊德樂義如此故士之處窮也必尊德樂義不以窮而  
失義焉其處達也亦必尊德樂義不以達而離道焉尊  
德樂義如此則何往而不善哉蓋惟其窮不失義也則  
士不至於失已焉達不離道則民不至於失望焉觀諸  
古人則可以見矣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  
見於世不得志者窮也而修身見於世非窮則獨善其  
身乎得志者達也而澤加於民非達則兼善天下乎獨  
善其身可以見士之得已矣兼善天下可以見民之不  
失望矣

四書淺說

孟子七卷

五

內重外輕者即所謂自得無欲也該尊德樂義意在  
內

孟子曰待文王

全章

人生天地間當爲天地間第一等人彼其待文王之教  
化而後興起於善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則能卓然  
自立雖無文王猶興學者其以凡人自待而不以豪傑  
自期可乎

附之以韓魏

全章

誠不足者必以外物爲重輕有人於此附之以韓魏之  
家如其自視欣然則其識之過人也遠矣蓋必有過人  
之識然後知至尊至貴可愛可求者自有所在而世俗  
之富貴真如浮雲之過太虛耳

以佚道使民

全章

民情好逸而惡勞勞之無有不怨者惟以逸道使民如  
使之播穀乘屋之類本欲逸之也而不免於勞焉民亦  
以此爲當然雖勞亦不怨民情好生而惡死殺之無有  
不怨者惟以生道殺民如使之除害伐罪之類本欲生  
之也而不免於殺焉民亦以此爲不得已雖死亦不怨  
殺者所謂悅以先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  
此之謂也

四書淺說

孟子七卷

六

霸者之民

全章

欲知王霸之道當觀王霸之民彼霸者之民其氣象則  
驩虞如也王者之民其氣象則皞皞如也何以見其皞  
皞如也蓋大海無潤至仁無恩殺之則民忘其殺而不  
以爲怨利之則民忘其利而不以爲功教之則民日遷  
善而不知誰之所爲相安於出作入息之鄉相忘於不  
識不知之域猶鳥栖於木而忘乎木也猶魚遊於淵而  
忘乎淵也此所謂皞皞如也即此觀之可見君子政教

經歷之地無非遵道順則之民心思存主之處自有此  
感彼應之妙是其德業之盛遍及而廣被直與天地之  
化同運而並行視彼霸者施煦煦之恩於民命已困之  
後降沾沾之惠於旱極望蘇之餘特小補耳何足道哉  
驩虞者受其惠而知有其惠也皞皞者被其仁而不  
知有其仁也所以然者以霸者有所造爲而王者事  
業出於無心也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過化存神一節只是就民之皞皞上贊王道之大耳  
不是推說過化存神分開講然其實過化存神非二  
事也存者念及民也念及民則有政教及民矣所謂  
過也神字就民應之速上見所謂化也而其所以神  
者以其誠也

四書淺說

孟子七卷

七

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全章

仁言仁聲皆爲民上者之所當有也但論入人之淺深  
則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爲尤深也蓋仁言發於一時  
而未必其然仁聲著於平素而已有其實也善政善教  
亦皆爲民上者之所當有也但論得民之大小善政不  
如善教之得民也蓋善政者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善  
教者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故善政則民有所尊皆  
畏之而不敢玩善教則民有所感皆愛之而不忍忘善

政則民皆知勤謹節儉而不敢窮奢極欲百姓足而君  
無不足可以得民財也善教則民皆知孝弟忠信而不  
忍遺親後君有恒心而非非心可以得民心也故曰善  
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得民心與民愛之有分別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

全章

人之生也學而後能有不待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慮而  
後知有不待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何以見之彼孩提之  
童未有知識孰教以孝而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稍長  
也未有思慮孰教以悌而無不知敬其兄也所謂良知  
良能也然是孝悌之善既出於人之本然必通乎人之  
同然是故親親乃仁也敬長乃義也無他故也蓋仁義  
者乃天下之公理也而親親敬長達之天下無不同者  
此其所以爲仁義也若有不同則不得謂之仁義矣  
此章大意只是言愛親敬長者人之本然亦人之同  
然也親親是仁也不可謂是仁之發亦不可謂本於  
仁

舜之居深山之中

全章

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  
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有以感觸

四書淺說

孟子七卷

八

其心之善則心與之契意與之會其從之也畧無毫髮之勉強其行之也不容有斯須之凝滯譬如長江大河之決沛然而逝人孰得禦其急流之勢哉其斯以為舜乎此舜之所以大異於人也

無為其所不為

全章

羞惡之心雖人之所固有而私欲之蔽亦人之所易昏誠能以已心為嚴師以禮義為心法心有所不為也則守之於為而斷斷乎其不為心有所不欲也則誠之於思而斷斷乎其不欲如此則其義不可勝用而為人之道盡矣舍是之外寧有他道哉

四書淺說

孟子七卷

九

人之有德慧術智者

全章

見之敏而能灼事幾之未然者德之慧也見之明而能善事理之當然者術之智也人之有德慧術智者常在疾疾中來也惟彼孤臣孽子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疾疾者也其操心也危無一念之敢肆其慮患也深無一事之敢忽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至矣故有德慧術智而於事理無不達也

張文潛送秦少章序曰重耳不十九年於外則歸不能伯子胥不奔則不能入郢故墮西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此序之意有所本

有事君人者

全章

居下位者其人品不同畧有四等有事君人者其事是君惟阿徇逢迎以取君之容悅也所謂事君人者如此乃佞臣也無足言矣有安社稷臣者其計安社稷無所不用其至如小人之務悅其君者也所謂安社稷臣者如此可謂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有天民者達則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所謂天民者如此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有大人者德其盛也而已無不正上下化之而物亦無不正也大人如此則無意無必

四書淺說

孟子七卷

十

較諸天民尤為自然矣

君子有三樂

全章

人皆知王天下之為可樂也然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之一樂猶不得而與焉彼父母兄弟人之至親而俱存無故亦人之至願而不可必得者今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吾之孝友得以自盡而無遺恨焉不亦樂乎此一樂也克己最難盡性非易俯仰之間鮮有無愧怍者今一焉已私既克天理以復仰焉不愧於天俯焉不作於人心廣體胖浩然自適又豈不樂乎此二樂也人才難得斯道易孤君子成物濟世之心多有鬱鬱然不得以自

遂者今焉盡得一世明廢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殺而  
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固將無不被  
其澤矣其樂為何如哉此三樂也一樂爲親故居先二  
樂爲已故次之三樂爲人故又次之凡此三樂皆天性  
道義之真樂而極人間之至難者王天下特勢位之樂  
而已烏足以當此故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  
焉然此三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而可以自致者惟不  
愧不作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兄弟無故不專是俱存意凡無不幸之事皆是若遇  
兄弟有惡處者亦是有故此亦是係於天者

四書淺說 孟子七卷

十一

王天下只是說得位而已未說到其道大行處若說  
到行道處便是下章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正爲  
君子之所樂者矣傳道猶可樂况親見其道之大行  
而使萬物各得其所乎行道傳道皆是性分之樂然  
以對所性之蘊則所性又爲在內矣

廣土衆民

全章

廣土衆民道行於一國君子欲之矣然所及尤有限也  
故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道大行於天  
下而無一夫不被其澤君子樂之矣然所性不存焉君  
子所性雖大行而得所欲所樂也而不爲之加雖窮居

而不得所欲所樂也而不爲之損何則性得於天其分  
已定故也以君子所性言之仁義禮智根於心謂之根  
者植立堅固物欲不得而搖奪之也有諸內必形諸外  
根於心自生於色矣以言其面則晬然一皆四德之呈  
露以言其背則盎然一皆四德之克暢以至施於手足  
動靜之間自然不踰乎規矩法度之外又何莫而非四  
德根心之所發哉君子所性如此蓋無入而不自得也  
豈以窮達而有加損哉

不言而喻只是自然中禮意當會其意而不可泥其  
辭其生色也一句該下三句容儀亦色也○根於心

四書淺說 孟子七卷

十一

根字無工夫

伯夷避紂

全章

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於是興曰盍歸乎來  
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  
於是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以此觀之天  
下誠有善養老如文王者則天下仁人皆以爲已歸矣  
然養老當何如惟觀文王之所以治其國者則知文王  
之所以養其老者矣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  
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七十者  
足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

矣文王治國之政如此所謂西伯善養老者豈有外於此哉亦不過制其田里教之樹畜遺其妻子使養其老而已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惟此制田里教樹畜導妻子使養其老之謂而已此法不亦易行乎若有待於家賜而人益之則養老誠亦難矣而諸侯莫之行也無足怪矣

易其田疇

全章

教養二者皆為政之大端而養民一端尤為政之先務誠能不違農時而易其田疇什一賦而薄其稅歛則

四書淺說

孟子七卷

十三

有以豐財之源而民可使富也又當教民以義其朝饗夕養而食之以時冠婚喪祭而用之以禮則有以節其流而財不可勝用也夫民非水火不生活宜其愛之矣然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以其至足故也聖人治天下知民之所急者在菽粟凡所以開其源而節其流者無所不用其至而使有菽粟如水火焉夫禮義生於富足既有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放僻邪侈而為不仁者乎

新安陳氏說仁字謂推有餘補不足不至於怪吝不仁也是本欲貼水火無弗與之意但孟子語意所該

自廣不如是之拘也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

全章

人至于聖人而止語道至聖人而極大哉聖人之道乎實有未易以形容者彼魯國之山莫高於東山也孔子登東山而遂小乎魯焉天下之山莫高於泰山也孔子登泰山而遂小乎天下焉滄海之水汪洋浩蕩故觀於海者則衆水皆難乎其為水矣聖人之言精微淵懿遊於聖人之門者則諸子之言皆難乎其為言矣蓋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聖人泛應曲當而凡事皆出於天物各賦物而萬物各得

四書淺說

孟子七卷

十四

其所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是則極天下之高大孰有踰於聖人之道乎然人徒見其道之大而不知其所以大者有其本也蓋大德敦化乃小德之所由分一理渾然乃萬理之所自出譬之豈惟有源也故急流不息焉觀水有術必觀其濶則知水之為有源矣譬之日月惟其明也故容光必照焉觀其容光必照則知日月之為有明矣聖道大而有本如此學之者豈一蹴所可到哉彼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必循序漸進日積月累以至於克實而有光輝之盛然後可以從容涵泳俟其自化而達於聖人之域



也苟未至於成章之地則是下學之功尤有未盡於此而遽望聖域特懸空妄想而卒歸於無得也安能以自達哉

孔子登東山登泰山二登字俱連帶孔子說總是假借以形容聖人之道大耳聖人亦泛說不專指孔子遊於聖人之門一句與上句一例亦是形容說

成章前向有許多工夫在言必至成章之地方可達聖人之地非謂學者當自成章始也所以必說成章而后達者蓋成章是下學工夫盡頭處未到此是工夫猶有欠也或者不知孟子勉人盡力以求其至之意謂成章是一節過一節而立為善信美大之說非也

四書淺說 卷二十七

十五

成章就是大地位

達只是通於彼其曰足於比者是根成章說下

觀水有術術字不可與明字對

鷄鳴而起

全章

舜大聖人也賤大惡人也其相去固甚遠矣然鷄鳴而起孳孳為善者雖未至於舜是亦舜之徒也鷄鳴而起孳孳為利者雖未至於賤是亦賤之徒也以此言之則舜賤之分無他只在利與善之間而已夫豈遠哉學者

於取舍之間一味其幾則差之毫釐而謬以千里矣可不慎哉

末一節是申上二節意不是推其所以之說

又一說上二節言舜賤之相去遠末一節言其分之不遠者亦非舜賤之相去遠須安在鷄鳴而起之前楊子取為我

全章

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無權不足以言中非中不足以為道既非道則害道矣是故楊子僅足為我而已雖拔一毛而可以利天下彼亦不為也墨子則又無所不愛焉雖摩頂放踵而可以利天下彼亦為之子莫

四書淺說 卷二十七

十六

知楊墨之失中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為我不如楊子之甚愛人不如墨氏之深不專於為我不專於兼愛執中如此似乎近於道矣然道無常形中無定在當為我而為我當兼愛而兼愛隨時進退因地變通此之為能權此之為得中今子莫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亦猶楊墨之各執其一也均之謂失中也所以惡夫楊墨子莫之執一者為其有害於道也舉一而廢百也益為我似義非義而有害於仁兼愛似仁非仁而有害於義執中似中非中而有害於時中仁義時中之道隨事而在其端有百只執其一則凡事皆不

得其理矣害道如此此執一者之所以可惡也

飢者其食

全章

飢者得食則見其其渴者得飲則見其其其以為其者未必皆得飲食之正味也飢渴害其口腹故也豈惟口腹為飢渴所害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哉人心亦有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者是則貧賤之害亦猶飢渴之害也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其識之過人遠矣又何憂其不及人哉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飢渴就當貧賤字看

一說貧賤不與飢渴期而飢渴自至者非是

四書淺說

孟子七卷

十七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柳下惠聖之和者也清者必廉和者若嫺於不介也然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所守之介雖三公之位不與易也和而不流固若此夫

有為者

全章

有為者譬如掘井何則掘井必欲得泉有為必要成功也若掘井雖九仞矣苟未及泉而止猶是自棄其井也有為者若始勤而終怠進銳而退速則是自棄前功與棄井者何異哉故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也

有為兼為治為學說猶為棄井是警人之詞不是有為者不肯自止也

堯舜性之也

全章

堯舜性比道者也性者生知安行出於天性也湯武身此道者也身者學知利行而體之於身也五霸假此道者也假者借其名而無其實也夫五霸本假之者也然其久假而不歸亦不自知其為假也安意於利欲之場終身無覺悟之日是可嘆也

不歸只是久假不可泥著

末二句要說得孟子意思出蓋小人之所自得者乃

四書淺說

孟子七卷

十八

君子之所深憐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

全章

公孫丑問曰伊尹嘗自言曰予不欲狎見嗣君之不順於是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以此觀之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歟孟子曰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有伊尹之志則可為伊尹之事無伊尹之志而欲放君是篡也烏乎可哉

詩云不素餐兮

全章

公孫丑問曰詩有曰不素餐兮以此詩觀之可見君子

必居位而有功於人國方可食人之食若不仕無功則當耕而食也今也君子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雖不委質為臣然言皆治道曰皆至教君若用其言也則安富尊榮子弟若從其教也則孝弟忠信君子之有功如此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士何事

全章

王子墊問曰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士者居於其間不知果何所事乎孟子曰士者不肯為農工商賈之業而欲行公卿大夫之道者也但未得行其道耳是士誠無所事也惟高尚其志而已曰何謂尚

四書淺說

孟子七卷

十九

志曰志在仁義而已矣如殺一無罪之人非仁也其心必曰吾若居位必不殺一無罪也非所當有者而取之非義也其心必曰吾若居位必不取非其有也心之所居何在仁是也鰥寡孤獨吾欲視之于一體也路之所由何在義是也紀綱法度吾欲使之得其宜也士之尚志如此夫居仁者大人之體也由義者大人之用也士者志於居仁由義則雖未得為大人之事而大人之事已備矣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士者豈肯為之哉居仁由義要說是士者之志於是故云尚志也若論士者未遇豈無居仁由義之實事但此章之意孟子

主尚志而言耳大抵此章之意只在言士雖未得為大人之事其志則欲為大人之事耳蓋堯舜君民參贊天地君子分內事故顏子簞瓢陋巷亦有為邪之問而范仲淹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也

仲子不義

全章

仲子廢人倫而尚廉節齊人稱之故孟子闡其失以示人曰齊人陳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以齊國必不肯受其為人如此齊人皆以此為大節而信其賢也然此特舍簞食豆羹之小廉耳豈大節所在哉蓋親戚君臣上下此人道之大倫正大節所在也人之罪莫大乎無親戚君臣上下而仲子避兄離母不食君祿是其虧莫大之節負莫大之罪也若以其能全大倫而許其不虧大節可也今以固守之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夫豈可哉

四書淺說

孟子七卷

二十

信字當許字看信其大者此大者虛說不指大倫嘗疑人果能不受非義之國是亦義之所在不曰廉而曰小廉者對大倫而言耳大倫一虧雖實讓非義之國亦無足觀者是舍簞食豆羹之義講中不可用徇名矯飾意

舜為天子

全章

桃應問曰處常易處變難設若舜為天子臯陶為士師而遇瞽瞍殺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為舜者將如何以處之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為臯陶者將如何以處之孟子曰臯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瞽瞍殺人法所當罪必執之而已矣曰然則舜為天子獨不禁臯陶之執其父歟曰大舜惡得而禁之蓋臯陶之法受之於天天討有罪臯陶奉天以從事耳非所敢私也雖天子之命亦惡得而禁之哉曰然則舜如之何禁臯陶之執固不可聽臯陶之執亦豈可乎曰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其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之無難也竊負瞽瞍而逃遵海濱而處既脫其父於刑則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舜之所處如此則既不撓臯陶之法而亦得以全父子之恩矣

註中聖賢用心之所極極字是至善

孟子自范之齊

全章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其容貌氣象異於常人因有所感而喟然嘆曰居能移人之氣養能移人之體然則居處所係其大矣哉夫王子亦皆人之子而其官室車馬衣服亦多與人同而王子之氣象若彼其異者

特以所居之位與人不同而有以使之然也夫以勢位

之居猶足移氣而與人異如此况居天下之廣居其氣

象寧不尤異於人乎吾知中心無愧正氣以充睟於面

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矣又嘗聞魯君之宋

呼於埳澤之門守門者曰此呼門者非吾君也何其聲

之似我君也以今觀之二君之聲相似者無他故也居

相似也然則居能移氣而王子氣象有以異於人者無

足怪矣而居廣居之能移人也又何疑哉

夫非盡人之子連帶下官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作

一串說下註中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

體有異貼在其居使之然內則語意自然明潔

此無他居相似也斷作孟子說

食而弗愛

凡待人者徒食而弗愛其豕文之也徒愛而弗敬是獸

畜之也然所謂恭敬者又非幣帛之謂也乃幣帛未將

之時而恭敬之心已生于內此恭敬之實也無文不顯

故托於幣帛以表其敬耳吾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

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恭敬而無實是亦豕文獸

畜矣名曰君子又豈虛禮可得而拘耶

形色天性也

全章

蓬氣妙合而人生焉人之生也有是形色則有是天性  
寓焉如目視而耳聽此形色也而曰聰曰明之德則耳  
目之天性也手執而足行此形色也而曰恭曰重之德  
則手足之天性也是天性也凡有形色之所同具也但  
衆人為氣拘物蔽故不能盡其性而無以踐其形惟聖  
人氣質清明物欲無累能盡其形之性然後可以踐其  
形如視極明聽極聰斯成耳目之形否則未免有虧矣  
手容恭足容重斯成手足之形否則未免有欠矣可見  
為人須盡得人理而學必求至於聖人未至於聖人者  
未足為成人也

四書漫說 孟子七卷

全章

齊宣王欲短喪  
齊宣王欲短三年之喪而為期年公孫丑曰為期之喪  
尤勝於絕不為服者乎孟子曰王欲短喪是猶或珍其  
兄之臂子言其猶愈於已亦猶謂珍兄者如徐徐云耳  
以我觀之亦惟教珍兄者以孝弟而示之以天理人情  
之不能已者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紛矣徐徐云耳非  
所以教人也然則王欲短喪子何不以孝弟教之哉丑  
因孟子之譏無以自解遂見當時王子有其母死者其  
傳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故舉而問曰成其為  
暮年之喪既曰不可然則為請數月者尚不及期則是

非又何如耶曰王子壓於嫡母欲終喪而不可得也其  
傳為請雖止得加一日猶愈於已我前譏子不能教王  
以終喪者正謂齊王莫之禁而自不肯為非欲終之而  
不可得者比也惟其自不肯為故當教之以孝弟而勸  
其必為也乃謂其猶愈於已而附其說以成之此吾之  
所以譏也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全章

君子之教或因人品不同而異其施或因時地相去而  
被其澤其所以教者大約有五也五者何彼其人品最  
高學力已到于焉迎其欲達之機而授以吾道之要有  
如時雨之化乎草木者不先不後而適當其時也此其  
教之一也其次天資純粹德有可成則因其德而成就  
之如因其孝弟而教以孝弟之理因其忠信而教以忠  
信之道抑其過引其不及而使其德皆有立是成德又  
一教也又其次天資明敏材有可通則因其材而通達  
之如因其言語而教以言語之方因其政事而教以政  
事之術矯其偏歸之正而使其材足為用是達材又一  
教也又有資質凡下學力未充不可語之以所難知惟  
隨其疑而解之不可強之以所不能惟因其明而通之  
答問如此豈非君子之教乎文或地之相去有遠近時

四書漫說 孟子七卷

二十四

之相去有先後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  
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也此五者君子  
之所以教也此君子之教所以無棄人也

道則高矣美矣

全章

公孫丑曰君子之道固高矣美矣然欲進於道者宜若  
登天然似不可及也夫子何不少貶是道以教人使是  
道爲可幾及而學者日孜孜焉以求至也孟子曰凡教  
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成法彼繩墨者匠之法也大匠不  
爲拙工改廢繩墨斲者射之法也羿不爲拙射變其  
教率君子教人但受以學之之法若何而爲致知若何  
而爲力行使學者循是法以入道至於知之真而洞燭  
其本源行之熟而安止於至善是謂得之之妙則不告  
也非吝告也不必告也亦不吝告也君子以告人如此  
正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雖不告以得之之妙而  
其所不告者已如踴躍而見於前矣即此躍如之妙乃  
天命人心之正當然不易之理以爲難則皆夫人之所  
能知能行者固非難也以爲易則又非私自用智之所  
能及未易也亦惟其真積力久而下學之功盡者則心  
領其妙而身與之遊矣其不能者君子且奈何哉亦不  
容自貶以徇其不能然則學者亦自勉而已矣

四書淺說 卷二十七

三十五

得之之妙所謂敏者畢竟是何物曰道而已矣道者  
中而已矣語道而至於中則亦妙矣  
引而不發朱子小註謂漸啟其端而不竟其說者與  
大註不合

天下有道

全章

天下有道身徒顯而道不行不可也必以道殉身天下  
無道道不行而身猶不知隱不可也必以身殉道君子  
之處世惟此二者而已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滕更之在門也

全章

公都子曰滕更以國君之弟而知來學蓋亦貴而且賢  
者其在夫子之門也宜在所禮有問不答何也孟子曰  
受道之心貴乎專若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  
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雖貴且賢而  
以自挾此其所以不答也可見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  
夫意之不誠者  
於不可已而已者

全章

四書淺說 卷二十七

三十六

則適用其心者亦同歸於廢弛可見天下事惟造可而已不及太過各有弊也

君子之於物也

全章

天地間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則親也民也物也皆吾之一體也皆吾之所當愛也知其分殊則有親疎貴賤之別而吾之所施不容以無序矣故君子之於物也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其愛之也至矣然品節雖嚴取用不廢愛之而弗仁也於民也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其仁之也至矣然好惡雖同而恩義未篤仁之而勿親也必親親而仁民曾以待親者而施之民乎必仁民而愛物曾

四書淺說

孟子七卷

以待民者而施之物乎於無所不愛之中而不失其輕重厚薄之序此聖人之仁所以歷萬世而無弊也

註中有序序字主輕重說不兼先後意

一本故有差等此有差等處皆是天理之實無偽也

若兼愛則不情矣

知者無不知也

全章

知者於事固無所不知也然必事事而急之則不勝其勞而事亦有所不治者矣惟當務之為急而先治其利害之大者則事無不治而其為智也大矣仁者於人固無所不愛也然必人人而親之則不勝其煩而愛亦有

不周者矣惟急親賢之為務而任以治民之責焉則恩無不洽而其為仁也博矣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如堯之舉相治水舜之舉相去凶是已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如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是已夫智急於先務仁急於親賢是謂知務也苟或舍重務輕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舍大務小如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盡心下

不仁哉梁惠王也

全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

四書淺說

孟子七卷

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曰何謂也孟子曰仁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梁惠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夫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春秋無義戰

全章

春秋之經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寓譏貶之意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則有之如召陵之師猶知假尊王之義此類是也要之皆無義戰也是

何也征者上伐下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征之征伐自天子出也敵國不可相征也敵國相征則無王矣春秋之戰皆是敵國相征而非上伐下也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盡信書

全章

凡載事之書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大義而已不可執其辭而一一盡信之也盡信書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其餘安能盡信耶且武成有云血流漂杵夫仁人無敵於天下以武王之至仁伐紂之至不仁可不戰而屈其兵矣何至於商人所敵而武王殺之至於血流漂杵耶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反書意而設為是言懼後世之感且長不仁之心耳

有人曰我善為陳

全章

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斯人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大罪之人也且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又焉用彼善為陳善為戰者哉何以見仁者之無敵如湯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后我孰有敵之者又如武王之伐殷也革車只用三百兩

虎賁只有三千人本易敵也然觀武王入殷之初而譚商人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於是民皆稽首若崩厥角矣夫誰與王敵夫國君好仁而自能無敵於天下者何也蓋征之為言正也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又豈有敵之者既無敵則焉用戰既不用戰則焉用彼善戰之人哉

梓匠輪輿

全章

梓匠輪輿之教人也但能與人以規矩使人有所持循依據而已至於由規矩而精熟之不疾不徐不甘不苦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是巧也則存乎其人也雖大匠亦未如之何也已是則下學猶規矩也可以言傳上達猶巧也必由心悟若徒守成法而不能默契其妙於法度之中非善學者也

舜之飯糗茹草也

全章

以貧賤富貴為欣戚者常人之情也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豈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乎及其為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豈以富貴而有動於中乎蓋所性分定富貴不能為之加貧賤不能為之損舜惟有見乎此耳

吾今而後知

全章



孟子有所為而感發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者之取禍重也何則天道好還何施不報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不自殺其父兄也特問一人耳其實是自殺之也殺人之親不亦重乎

古之為關也

全章

關一也古人為關之意則有公私之異焉古之為關也將欲譏察非常而以其禦暴此先王設關之本意也今之為關也將欲征稅出入而以其為暴殊失為關之本意矣

身不行道

全章

身不行道雖妻子亦不可化况他人乎使人不以道雖妻子亦不可使况他人乎

周于利者

全章

周于利者雖遇凶年亦足以自給而不能殺周于德者雖處邪世亦足以自立而不能亂蓋積之厚則用有餘可見人當積累其德也

周于德者理明而氣克也

好名之人

全章

輕視富貴惟有德者能之而好名之人亦能讓千乘之國然苟非真能讓國之人則雖能讓千乘之國而於尊

食豆羹得失之小者或不覺喜怒之見於色是豈能舍其大而不能舍其小哉蓋前日之讓國出於一時之勉強而今日之計較乃其真情之發見也故觀人者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不信仁賢

全章

為國不可無仁賢苟不信仁賢則國無所倚賴雖有億兆之眾亦若空虛矣為國不可無禮義苟無禮義則無以辨上下定民志而上下亂矣為國不可無政事苟無政事則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財用不足矣

不仁而得國者

全章

據已然之迹觀之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豈一國之小可欺而天下之民心未易得耶

民為貴

全章

天生民而立之君以為民也戰國時為君者惟以富貴自驕視民如草芥而不知恤故孟子抑此伸彼而為言曰民為貴社稷猶次之而君則又輕矣何以言之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不過為諸侯得乎諸侯不過為大夫是民為貴也諸侯危社稷則變置之是君輕於社稷也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

水溢則變置社稷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聖人百世之師也

全章

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伯夷往矣而聞其風之清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柳下惠往矣而聞其風之和者薄夫敦鄙夫寬夫二子一奮乎百世之上而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是其為百世之師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故吾斷然以二子為聖人也且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興起而親炙之者則其興起也當何如哉信乎其為聖人而非尋常之感發乎人者所可比也

全章

仁也者人也

四書淺說

孟子七卷

三十三

所謂仁也者非人也即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有是人之身必其有是仁之理是仁與人合也合而言之則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所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此章是釋仁與道二字之義

此仁字是專言之仁該義禮智信者也即所謂天命之性也但孟子語意是就人身上指出二字而言仁即理也到下文方合而言之有此身必其有此仁也仁也者人也尤言性即理也

成化間湖廣程文未可

君子之見於陳蔡之間

全章

孔子之危於陳蔡之間是時陳蔡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故不免於危也

稽大不理於口

全章

稽大不理於口大見害於眾口如之何孟子曰眾口所訕無害也汝之被訕尤未多也若為士者則益多為眾口所訕矣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群小雖孔子亦不免為群小所愠也又云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雖文王亦不能必人之不怒已也士增茲多口如此然則眾口何害於子乎可見君子惟患在我者有未盡耳謗言在外可無愠也

四書淺說

孟子七卷

三十四

賢者以其昭昭

全章

大學之道明明德而後可推以新民是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也今以其昏昏而欲使人昭昭吾見其本亂未治者否矣豈能使人昭昭乎

山徑之蹊間

全章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雖成路矣若為間不用則茅又塞之矣理義之心一有萌焉苟知所以養之固疑乎可以成德矣若工夫不繼愈慮少弛則氣習物欲隨而窒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子可不知所以治之哉

禹之聲

全章

高子曰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禹之鍾追蠡也卽其追之蠡而知其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鍾不然豈非用之少者乎以其用之少多而別其樂之優劣也曰此何足以知之哉城門之軌若是其深者豈一車兩馬之力使然耶蓋日久車多所致也然則禹之追獨蠡者以其在文王前千餘年積久而壞猶城門之軌積久而深耳豈其過於文王之樂而人專用之故耶

齊饑陳臻曰

全章

四書淺說 孟子七卷 三十五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饑故陳臻問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然吾猶恐不可復孟子曰君子之於事當爲則爲當止則止以我今日在齊而所遇如此若復爲此則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笑之者笑其不知止也我若復勸王發棠是亦不知止矣豈非馮婦哉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日之於味也

全章

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仁義禮智天道之理皆性之所有

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於欲之所在則言性而不言命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於理之所在則言命而不言性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於衆人以爲性者則伸命而抑性於衆人以爲命者則伸性而抑命要之示人以遏人欲而擴天理耳其意謂夫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是皆氣稟之所有而上智之所不能無者固爲性矣然貧賤也而願不得遂富貴也而欲不可縱是有命存焉君子則惟命是安不謂吾性所有而求必得之也若夫仁之於父子也有至有不至義之於君臣也有盡有不盡禮之於賓主也有恭有不恭智之於賢否也有哲有不哲聖人之於天道也有純有不純是其所稟有厚而清者亦有薄而濁者固爲命矣然帝降之衷純然而無雜有生之理粹然而至善是有性存焉君子則惟性是盡不謂吾命已定而不可復移也  
性也有命焉性字以氣言命字以理言而兼氣在其  
中命也有性焉命字以氣言性字以理言  
所稟有厚薄清濁不必兼所值言  
聖人之於天道如堯舜性之湯武反之禹入聖域而

四書淺說 孟子七卷

三十六

不優又如孔子聖之時夷惠聖之一偏可見聖人之  
於天道有純有不純者天道只是天理即仁義禮智  
也

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晏嬰之智未盡處以氣稟  
言不以氣數言若欲依朱子小註兼氣數言亦當說  
嬰偶有所蔽而不得際遇聖人是嬰之不幸也與孔  
子無損

樂正子何人也

全章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曰何謂善何謂信天下之理其善者必欲其惡者必

四書淺說

孟子七卷

三十七

可惡其爲人也見其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但  
謂之善未必其可保而不失也必其知之真好之篤實  
有是善於已而非若存若亡暫得暫失也斯則可謂信  
人矣但謂之信未必其皆足而無欠也必其所有之善  
充足飽滿於中雖其隱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純懿而  
無不善之雜斯則可謂善人矣善則內有餘而外猶未  
足也必其充實於內而又有光輝之著於外其在躬也  
則有威可畏有儀可象其在事也則巍乎其有成功煥  
乎其有文章是其德業至盛而不可復加矣不謂之大  
人乎大猶出於勉然而有迹可見也必其德之盛者日

益盛仁之熟者日益熟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於向之所  
謂大者融化而無迹焉是則自然之境而非人力所能  
爲矣不謂之聖人乎未至於聖猶可知也既至於聖則  
周流不滯有非常理之所能拘變化無方有非心思之  
所能測是其至妙而不可加矣不謂之神人乎人之所  
造其地位不同有如此樂正子則餘於善而不足於信  
介在善信之間而居美大聖神之下也

化與不可知不同化自我而言謂不思不勉也不可  
知以人而言謂莫測其所以然也

四書淺說

孟子七卷

三十八

充實與有諸已要分別得明有諸已者無偽也可保  
而不失也充實者盡善也皆足而無欠也纖毫未備  
猶未充實

無待於外只是予已之意

上下一理者性無不同道無二致始而爲人之可欲  
者此理也終而人之所不可知者亦此理也

逃墨必歸於楊

全章

孟子見當時儒者待異端一於嚴而不恕故言此意謂  
楊墨皆非吾道之正也但墨氏兼愛務外而不情楊氏  
爲我太簡而近實故逃墨者必歸於楊蓋厭華則必尚  
簡也逃楊必歸於儒蓋厭其太簡則必求得其中也夫

學楊墨者既逃而歸於儒則爲儒者當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一言近道則因言而啓發之使不惑於吾道之歸一事近正則因事而指引之使不疑於至正之路受之而已矣不可追其既往而距絕之也如此則彼得以同歸於善而人皆知此道之可反且益有以見吾儒之大中至正而不爲已甚也今之與楊墨辨者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而不之受如追放豚既入其豎又從而招之如此則彼不得其所歸而吾亦不免於過當是豈盡至公之心而得爲聖賢之道哉

有布縷之征

全章

四書淺說 孟子七卷

三十九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如布縷取之於夏則粟米力役在所緩矣粟米取之於秋則力役布縷在所緩矣力役取之於冬則布縷粟米在所緩矣苟一時并用其二則民力有所不堪而至於餓殍一時而并用其三則民力愈有所不堪而至於父子離取民無度則其國危矣爲邦而欲固其本者不可不知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

全章

不曰設教而曰科者教人各因其材自不得不別其科也

科字只當教字看

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只是申說來者不拒也往者是向日之不善也

人皆有所不忍

全章

人皆有所不忍此仁之端也然氣拘物蔽有不忍於此而或忍於彼者必也推所不忍而達之於其所忍則隨所往而皆仁矣人皆有所不爲此義之端也然氣拘物蔽有不爲於此而或爲於彼者必也推所不爲而達之於其所爲則隨所往而皆義矣如害人者人所不忍也人能卽此心而推之凡若此類皆在所不忍是能克其

四書淺說 孟子七卷

四十一

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如穿窬者人所不爲也人能卽此心而推之凡若此類皆在所不爲是能克其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然所謂究其無穿窬之心者何如彼其受爾汝之稱此穿窬之類也而無受爾汝之實是亦無穿窬之心也人能克無受爾汝之實勿至於貪昧隱忍而甘受之焉則無所在而不爲義也不特此也又如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飾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飾之也若此者比於其受爾汝又爲細微豈若穿窬不義之甚哉但其心術暗昧亦非義理之正是皆穿窬之類也必併此悉去之然後爲能克

其無穿窬之心也

第二節只是首一節意指其實而申明之耳非用功  
成功之說人能克無受尔汝之實與末節同意皆是  
舉以見例也

二節意只是言能克無穿窬之心則貪昧隱忍與夫  
便佞隱默此等皆在所去矣

一說充無受尔汝之實要說得廣言一切可耻之事  
皆耻之而不為也看來上面已有充無穿窬之心一

句了復如此說則是無穿窬之心人皆有之充無穿  
窬之心人多未能也蓋充之一字無所不該也

四書淺說 孟子七卷

全章

四十一

言近而指遠者  
不知道者務為高遠之言則固荒唐而無餘味然欲其  
近則又鄙淺而無深遠之趣非善言也惟言近而指遠  
者斯為善言也不知約之可守則固泛濫而不切然欲  
其約則又狹隘而無廣博之功非善道也惟守約而施  
博者斯為善道也然所謂善言善道者非有道之君子  
其孰能知之誠以君子之言不出目前之近事而至理  
存焉如言事親敬兄則寓孝悌之理言目視耳聽則寓  
聰明之理蓋事則皆人之所能知能行固云近矣而理  
則至精至微原於天命具於人心不可以淺近言矣所

謂言近而指遠也君子之所守也惟修其身而已吾身  
既修則推無不準動無不化人人各修其身而天下由  
此平矣一身固甚約而天下則甚博也修身而天下乎  
所謂守約而施博也夫守約可以施博則人宜以修身  
為重矣而人之病每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  
者重而欲人人各修其身所以自任者輕而不能自修  
其身也此則不守約而務施博者天下寧有是理哉

堯舜性者也

全章

堯舜天性渾成之聖人也湯武修為以反其性而至於  
聖人也性之德何如蓋其動容周旋之間一一皆中

四書淺說

孟子七卷

四十二

於禮者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哭  
死而哀者自然而哀非為生者而有意於哀也經德不  
回者自然不回非以于祿而有意於不回也言語必信  
者自然而信非以正行而有意於信也所謂欽明文思  
安安者是已所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者是已若夫反  
之之君子則未能如是之自然惟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如動容周旋之中禮哭死之哀經德之不言語之信  
此皆天理之當然而法之所在也君子依法而行之以  
盡其在我者而已至於或吉或凶則聽其自來非假此  
以趨吉避凶也或禍或福則信其自至非藉此以徼福

免禍也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是已。是則性之者出於自然而非出於有意。反之者出於有意而非出於有為也。若出於有意則猶假於修為而不足以言性。性之德出於有為則卒歸於功利。又豈足以復其性哉。

說大人則

全章

大人巍巍說之者見其巍巍則心有所攝而不得以盡其所欲言矣。故凡欲說大人者則藐之而勿視其巍巍。然則志氣舒展言語得盡也。所以能勿視其巍巍者何也。蓋堂高數仞椽數尺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若得志凡若此者我皆有所不為也。夫在彼者既皆我所不為也。而在我者則又皆古之制也。是我重而彼輕我大而彼小。吾何畏彼哉。

養心莫善於寡欲

全章

心者虛靈不昧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欲則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也。心者人之本有而欲亦人之所不能無者也。何以言養心莫善於寡欲。蓋天理人欲迭為消長其為人也。寡欲則心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則心雖有存焉者寡矣。是則天理之分數多人欲

之分數少。人欲之分數多則天理之分數少。此養心者之所以莫善於寡欲也。

註云雖人之所不能無無字與聖人無欲之無字不同。大抵學者寡欲聖人無欲。寡者有節而不至於流耳。未能無意也在聖人則循其所當然而心畧不為之動也。非絕去聲色臭味而不與之接也。

曾皙嗜羊棗

全章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於其父既沒之後不忍食羊棗。蓋食必思親故也。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美哉。公孫丑曰膾炙既美於羊棗則曾皙亦必嗜膾炙而不專嗜羊棗也。曾子既不忍食羊棗宜亦不忍食膾炙也。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忍食羊棗。曰膾炙衆人所同嗜也。羊棗曾皙所獨嗜也。人之所同嗜者食之自不覺父之所獨嗜者食之則有觸於心而不忍食矣。此猶諱名不諱姓以姓人所同也。故不諱名者人所獨也。故諱之。

孔子在陳

全章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有狂簡之土知進取矣而猶不忘其初。夫既曰狂士則亦非其上者矣。而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孟子曰孔子嘗曰不得中

道而與之必也狂獯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由  
此觀之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得狂者也  
曰敢問魯國之士何者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  
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曰何以謂之狂也曰觀其志則  
嘒嘒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動輒以古人自期也然夷考  
其行則又不能如其言也正所謂進取不忘其初者也  
此所以謂之狂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爲乎不潔  
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狂者之次也萬章又問曰孔  
子嘗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其惟鄉原乎鄉  
原德之賊也不知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狂獯之外又有  
四書淺說 孟子七卷 四十五

似忠信身之所行非廉潔而似廉潔衆皆悅之彼亦自  
以爲是其實則非是而不可與入堯舜大中至正之道  
故曰德之賊也故孔子嘗曰凡似是而非者皆可惡也  
莠似苗而非苗莠莠恐其亂苗也佞似義而非義是惡  
佞恐其亂義也利口似信而非信惡利口恐其亂信也  
鄭聲似樂而非樂惡鄭聲恐其亂樂也紫似朱而非朱  
惡紫恐其亂朱也鄉原似德而非德惡鄉原恐其亂德  
也是則以鄉原爲德之賊者正以其亂德故也然邪說  
之盛行皆由大經之不正似是者之能惑人皆由真是  
者之未明也故君子欲辨異端息邪說惟在反經而已  
四書淺說 孟子七卷 四十六

矣經者大中至正萬世不易之常道也反經者身之所  
行政之所施務合乎中正非如向日之不正也大經既  
反而歸於正則民自興起於善民既皆興起於善則是  
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惡如鄉原之屬不足以惑之  
矣

由堯舜至於湯

全意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道也者中而已矣惟精惟一  
所以執此中也天下之理豈有加於此哉聖聖相傳亦  
豈有外於此哉是故精一執中參之於堯舜而道統之  
傳始於此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



而知其道者湯則聞而知其道也由湯至於文王五百  
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其道若文王則聞而知  
其道也由文王而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  
宜生則見而知其道若孔子則聞而知其道也以此觀  
之道在聖人必同時之見知者若以羽翼推廣之於前  
然後後世之聞知者得有所考據以續其不傳之緒也  
奈何由孔子而來至於今方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  
此其未遠也自鄒至魯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  
今日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  
有聞而知之者乎斯道之傳益深有可憂者矣孟子此

四書淺說

孟子卷七

四

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  
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  
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

成化十六年應天程文講云道之在天下必待聖人  
而後傳然其生也不數故率以五百年而一見堯舜  
者道之所由以傳者也自堯舜而至於湯以其年計  
之則五百有餘歲也當是時見而知其道者禹得之  
為執中之命臯陶得之為監禮之謨若湯之生也則  
聞其道而知之焉觀於上帝降衷之言則斯道之統  
在於湯矣自湯至於文王以其年計之亦五百有餘

歲也當是時見而知其道者伊尹得之而為一德之  
輔萊朱得之而為建中之諾若文王之生也則聞其  
道而知之焉觀於緝熙敬止之詩則斯道之統在於  
文王矣自文王而至於孔子亦五百餘年猶湯之於  
堯舜文王之於湯也當其時見而知其道者得之為  
冊書之戒則有若太公望焉得之為尋教之迪則有  
若散宜生焉若孔子之生也則聞其道而知之賢者  
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無所不學也文王之道也斯  
道之統又不在于孔子乎

四書淺說

孟子卷七

四

先生蒙引云見知聞知亦不必取徵於書傳書傳所  
載有限彼既見知聞知則大道之全自其渾然之跡  
與其燦然之用何所不周何所不至而豈可以簡策  
有為而祭之遺言緒語為之訂哉見大意者然而誠  
之可也

新刊補訂四書巾箱淺說孟子卷之七

重刻四書淺說跋

今之為四書解者叢委如雲紛茸如莽人員搜珠家稱得筏不知其離正叛經操戈而入聖賢室者凡幾矣故嘗謂紫陽聖賢之宗臣也

國朝諸先正剗心傳註抉精剔微又紫陽之宗臣也方今立異說者如末孫不識先祖之面覩遺貌而訛毀焉直盜弄寸

錢於崔符間耳而前者標新後者競勝合智愚浸淫其中未審何去何從而聖賢宗旨不啻重氛密埃之晦蒙日月也何足述哉

皇訓森然道源將闡近士論稍稍尊蔡林不知紫峰先生親受虛齋之傳而與次崖諸公相先後其淺說一書明而當約而該絕不煩疏解以紛異同而義理暢

血脈通蓋功等傳註而融洽過之直由紫陽而得聖賢之精神者說者謂便於初學而寔鳴道之鼓吹也謂涉於訓詁而寔尊經之羽翼也今人人而知蒙引存疑矣能人人知有是書否即知有是書矣能知是書之大有功斯道否先生病學者溺於深又逆知後來且愈溺於深而汨汨不止曰是誰代聖賢舌者吾

淺說焉可也不虞今世士之果以為淺也

大司徒闕中李公心憫頽波津梁後學每嘆聖道榛蕪久矣意不勝輒詭而窟於理理不勝又馳而蔓於辨如秋蓬從根生株從株生葉及核其本來而根株枝葉無一是實徒使學道者為穴中觀闢其奚從而訂之爰出是書於久廢之

餘精為校讐公之壽梓俾海內復聆大  
儒之鐸異說以息真統以昭世教人心  
以正紫峯先生之澤共道脉不朽即李  
公之澤共道脉不朽寧第醒一時聾聵  
而已雖然公之勳烈剝朝廷忠赤扶社  
稷汪仁澌德口碑於遐邇士民者賈絕  
無兩斯舉也關邪崇正繼往開來更兼  
之矣大抵公正人也於激揚則陰邪沮

而正類藉安於表章則設邪絀而正學  
藉維居恒羨有宋司馬彌天格帝何許  
相業而編摩矻矻勒為垂世大典夫非  
合伊呂周孔為一人萃德業道學於一  
身者耶求之昭代誰其等倫今獨見公  
矣良相屬吏也何敢為諛而幸大道之  
重明竊謂即紫陽蔡林以下逮奕世興  
起之士咸慶聖賢之得有宇宙也獨宇

宙之得有是書也耶是用抃手以跋  
屬下吏揚州府知府趙良相頓首謹跋

〔明〕王宇撰

四書也足園初告六卷

明萬曆四十三年聚星館葉均宇刻本

四書初告序

凡看書以本文為主於本文  
研繹再四邊中尚有格不能釋  
處徐証之茲疏參之講義述  
格者釋則又覺此之為贅矣

序一

辭之相人玩存之如親對其人  
面目神情一可挹玩註疏講  
義則其人謔快傳讚也何如面  
觀之真然亦有藉此可想見  
其人者尚徒執謔深傳讚而號

曰人已在是不幾愚乎自異說  
朋興穿鑿附會且如一人而謔  
快互出傳讚相刺觀者固知所  
適其於聖賢面目神情寧但  
優益之賈幾為黎丘之昧矣

序二

余曩為諸士講業略用纂述疇  
合道而必收疇反經而必黜期与  
本文無相謬戾今閱者恍觀  
聖賢而面目神情一可想見也  
則是謔快傳讚也或亦不可以

已乎乙卯冬孟也三園主人王

字顯



序三

四書也足園初告大學

閩中王 宇

社友林永平



大學之道章

此章書不必依舊瑣瑣以綱領條目入說通章大旨首揭  
 大學之道次指出知止來示人下手處猶恐人倒行而逆  
 施復說出本末始終字使人曉得先後次第循序而進便  
 是大學之道故以近道結之古之人兩節則正是言古人  
 循序入道而成其為大人處末二節又從中揭出大本使  
 學者知所重處總見其規模至大次序至明工夫至詳而  
 本原則至約所以為聖賢之實學○前說物有本末後說  
 脩身為本二本字正相同前說循序處已甚重本意下不  
 可截然謂前重序后重本欠融  
 大學之道節大學是極大的學術也可以希賢而希聖可  
 以驟帝而馳王故曰大學不必添人字道是道理勿作方  
 法說蓋學以學道也除了明德新民止至善則道之所不  
 在也二在字承道字來下明德二字是本體上一明字是  
 工夫工夫不過復其本體明之之功有二一是因其發而

充廣之使全體皆明。一是因已明而繼續之。使無時不明。新民新字對舊字看民皆明德則新了。但重我去新他上。而所以使之新則有化之處之二意在講明德新民要有分曉勿碍止至善其實明德新民已舉造極者言了實包得止至善。但此再提出言之以示喫緊。猶云不如此不得為明。新云爾。至善是事理當然之極。猶言至純至粹之意。雖在事而實本於心。止即詣極之意。其實止至善只明德新民造到極處。明德不安於小成。新民不狃於小康是也。時說云止是心學。即易艮背意要講得精妙。學到至善如

四書是開初告

大學

二

旅客至家方有歸宿極是。但要單主明德邊似偏了。須合明新為一方。妙至善即性體盡已之性。盡人之性。是一性也。○註三綱領實非有三道。止至善不外明德新民。新民又不外明德。二者實一也。

知止而後有定。節上節綱領已備。此節是推原其止至善之由。蓋上文說在止於至善。若不說箇知字。教人如何下手用工。故又說此一節言求得所止。必先知所止也。首重知止。尾重能得中定靜安慮皆心學。相因之妙。不可分志心身事。一時俱有。不可說有漸。止字上節是知字。此就實

至善作實字。看知止者真知至善所在也。定字註云志有定向。新說疑立志乃初學時事太淺了。要另主深言。殊不知孔子自言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儘不淺了。但在人講得精深不必另意定是專一。對二三言既知止則必專去求止。更不奪于他岐了。如射者既知正鵠必專定向着正鵠發矢矣。時說定字只作私意不攙看。靜不是靜坐不應事接物。只是心不妄動。雖應事接物亦靜也。離了所知之止別起私欲之念。便是妄動。安謂所處而安。雖是身之所處却是心安也。處字如云處常處變。安字如云泰然自得。慮

四書是開初告

大學

三

是臨事時是非可否一一思慮得精詳。精明出于暇豫之餘。故安而能慮。慮字與知止不同。知止是平時悟得到了。慮是臨時又研審一番。平時既知所止。臨事又加密一番。所以能得所止。得還通承由知止而至于慮。來不單承慮諸講于得字多忽略。殊不知此得字要看得精深。蓋至善乃天理極至。今則實得此天理極至。于已非偶合非襲取。心即善善即心與之為一。無復有存亡出入之端矣。此節不必拘拘以明新分貫。只渾融不俗。○看來知止不是淺淺之知。照下文乃格致功夫已盡而至於融會貫通了。故

一知止則心體便定而無他向便靜而無妄動使安而無  
程杞便慮而無嘗試慢為事而得其止知止是頭腦能  
得是究竟定靜安慮是皆知止自然之驗非有等級相懸  
也宜善看

物有本末節

此結上二節之意事即物中之事對物不過時講云明德  
新民人已兩物也而有本末焉此大謬蓋本末是一物之  
本末也如一株樹有根與梢也若兩物則有兩本末矣要  
之君子以萬物為一體故人已總若一物黃葵陽云明德

大學

四

新民皆性中物也然必明德而後可以新民則本末分矣  
知止能得皆分內事也然必知止而後得止則始終判矣  
此講好知所先後不徒知即以用功言蓋知不重重先後  
字先先之也後後之也如云于明德知止而知所以先之  
于新民能得而知所以後之此便是用功了當重先邊說  
近道二字即在物字事字內由明德而新民由知止而得  
止知所先後則能漸會其全故近道與大學之道道字相  
呼應此節重一序字雖云結上而實所以起下

古之欲明明德節此節承上節來正古人之知所先後處

故歷歷指言之欲字與必先字各各相應俱是逆推工夫  
若順推效驗便犯下節明明德于天下明德二字屬我不  
屬天下明之于天下乃是合天下意也蒙引云明明德于  
天下猶云行道于天下最精乎天下本屬新民而乃曰明  
明德者正以見新民不出于明明德之外也通節當以明  
明德貫治國齊家亦即明明德于國家也脩身正心誠意  
致知格物則明明德于己也總是一箇明德治國內有二  
意立標準齊教誨是也此倫傳中好字今字意治對紊亂  
言齊對參差言講齊字先要見得一家之中有父子兄弟

大學

五

夫婦之類倘其情欲意向少或參差便是不齊須要使之  
各正倫理皆篤恩義有以齊不齊而歸于齊方是齊脩字  
如修屋之脩謂脩其缺陷也蓋脩身功夫在心正後只是  
舉動應接之間少有過差脩之使完全耳亦不外慎舉動  
公好惡二意身字兼所具所接言耳目口體身之所具也  
事物身之所接也如傳中飲食視聽以所具言親愛賤惡  
等以所接言正對偏言心字兼未發之體已發之用以傳  
文照着當用虛靜意講蓋心不虛靜便屬偏倚正心者未  
發而廓然太公靜固靜也已發而物來順應動亦靜也誠



對妄言意與心要分別心兼動靜意則靜而方動之幾也  
意有不誠則前此未發之體頓失後此已發之用亦乖故  
必先誠意誠意者于善惡分路之始實實為善去惡無少  
虛假然于善惡所在不是十分剖晰得明白雖用力於好  
惡亦未必能誠故必先致其知知即良知致之者推極之  
至于無不知也致知在格物不言充而言在者致知即在  
格物無兩層功夫也但細玩之致知舉全體言格物是零  
碎攻入其實一也物字最廣如天地萬物皆是物又如詩  
書禮樂皆是物就本章言身心意知家國天下即是物就  
四書也是箇初告大學

上言物有本末物字即此物字一物各具一理格物者即  
物窮理也朱子解格字作至字譬如登山要親到此山方  
知此山景物今格物亦要舉物之表裡精粗如一一親到  
其境而無遺方是格也格字即窮理之窮字  
物格而後知至節此微說下文之意非功教也蓋言物格  
而後知至此古人所以致知在格物也餘句做此承上云  
古人所以有所欲必有所先者何哉亦以其序不可亂其  
功不可缺焉耳首一個而後字無漸又物格知便至也以  
下而後俱存漸次詳皆以可字貼之蓋各項俱尚存功夫

在也理既窮則心無蔽故物格知便至意識者為善去惡  
也先知善惡之分方可去為善去惡故曰知至而後意識  
意識則端倪可融為究竟有意漸化為自然而心始可正  
矣心既正則本原既端察檢有地而身始可脩矣家齊以  
下易曉脩一身可推以脩一家之身齊一家可推以齊一  
國之家治一國可推以治天下之國平者普徧之意與齊  
治不同○上下節一意相承說上言欲盡那件必須先盡  
這件下言能盡這件方能盡得那件止見不容缺一纔完  
得個大學之道二節皆以脩功言不是上為用攻下為成  
四書也是箇初告大學

功也但下節每段首二字以是成與上不同如格物  
是去格物也物格是物已格了此又不可不知○陸象圖  
云此二節須見知所先後則近道意先後乃一時事古之  
人一條雖說知所先而知所後意即在物格節不過覆  
明其意耳切不可先字七後字分應知所先後即使  
連知所先後出題亦不可分但云上節述古人知所先後  
之功此節推古人知所先後之意且此兩節只可言次序  
字不可言條目字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節此又自先後中抽出最要者以

約之要通結一章不是止結八條目也承上當云夫曰格致誠正曰脩齊治平則明德新民止至善而大學之道備矣然格致誠正所以脩此身也而齊治均平則舉此而措之耳可見身之所係為大自天子以至庶人壹切皆賞格致誠正以修其身而為均平齊治之本也自天子以至庶人以至二字包了公卿大夫士自天子以下或主治或輔治皆有天下國家之責故皆以脩身為本也本只對天下國家說是為天下國家之本本字與急務不同本立而道生正見齊治均平萬化皆生於此意○上言明德為本此

四書是國初告

八

言修身為本非有二也明德通於天下而只於吾身格致誠正以明明德於身自能明明德於天下而齊治均平皆從此出矣豈不皆以脩身為本也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節此反言見本之貴重也亂即不脩意治即齊治平意所厚者薄根身不脩來薄即不齊意厚即治平意懸鑑云此節正明脩身為本之意重本亂而未不可治下二句正是未不可治不可以脩身齊家並重其本緊頂上文說下云苟身不脩而本原之地先自淆亂安能以治其末蓋本亂即所厚如家且無以教之而薄

所厚國與天下所薄者厚斷無此理天家人一體至厚竟以匪僻之身而致令骨肉疎則本之不可亂明甚天下一家非薄竟以眇脩之身而置之度外則本之不可亂又明甚故曰自天子以至庶人壹切皆賞格致誠正以修其身而為均平齊治之本也

康誥曰克明德章

此章重一自字前三節歷引書都主見成說只輕輕通過而本意俱發在皆自明也一句內康誥武王稱文王以告康叔也太甲伊尹稱湯以告太甲也堯典史臣贊堯也○克明二字相連德字單謂文王能明其德也此是自然能明

四書是國初告

九

只是心中常惺惺惺惺無一毫氣拘物蔽之累而有以全性便是如緝熙敬止是也天之明命即天所予我之德也顧謂常自在之也看來只是反觀內照惟恐失之耳兼靜存動察峻高大也只是德高大不可說到功業上去如被上下格四表便涉功業了峻德亦人所同有但堯能明之耳末節是總評三書所言帝王之學皆是自明已德也不是訓解三書之辭皆言自明已德之意皆字總承文王湯堯說自字要發揮自字不是由已不由人之意自者自己也自己即指性體而言明德便是我直性

我明明德便是自明自性若失其所為明則亦失其所為自矣乃是直指本體而言見德非增所本無與由已不山人之意不同此便見自古聖人之所以聖者要不外自明其德而已此大學之道所以在明明德也○理一也以其具諸我則為德以其虛靈不昧則為明德以其賦諸天無少不明則為明命以其具眾理應萬事則為峻德峻德以全體之大言明德以本體之明言其實一也

湯之盤銘章

此章雖有自新新民新命三項總以新民作主蓋自新者

新民之本新命者新民之應也重末節○苟日新三句要以污潔洗濯字面入講方切盤銘荷誠也只是果能之意不是誠實然亦不可說得大現成蓋功夫全在此發端有字有介然有覺之意又字有毅然有守之意苟日新日字只是一日與下三個日字不同明德吾所本有何言新也只對舊染之污而若見為新耳正如身體本潔洗出潔本體便是新日日新又日新二句緊相連說無大分別然看來二句亦略有分別日日新者連續不間斷也又日新者末路更振刷也細看又字還不可作有守意還是加切意

四書也足可切

十一

四書也足可切

大學

十一

前一新字是汚者復潔後兩新字是潔者不使復汚要細分別找尾要見為新民之本意○康誥是武王封康叔于衛衛本殷之故地其民染紂之汚俗但今日沐周家維新之化亦有自新之機矣故當鼓舞振作使其覺而不迷勤而不惰方可此武王勉康叔如此作字重看內有許多功夫如與以為善之利施以振德之術原兼教養說但作文要渾融據註新民二字相連作字單看據或問又說是作新其民愚見振起其自新之民者謂振起此個自新之民來非謂民先自新而我後振之也○朱註始受天命始字貼新字受天命是為天子也文王未有天子但王業自文王始耳註能新其德以及于民是朱子據新命補出其命維新是因受命而驗其極非以受命為極也○君子二字泛說有新民之責者合自新新民方切無所不三字且自新新民亦不平常歸重於新民上如云新民之本與新民之化俱無所不用其極方融用其極猶言致其極也自新新民本有極致患人置而不用耳用字對置字看最明此字人多忽之有至認作用三王之極者則是取法之意了誤矣誤矣極字解做至字只新其極新便是時文建極揚

極尤差詳味上文而曰苟日日曰又曰作皆有極意或問獨以文王詩作自新新民之極不可從用極不必補新命補新命便是圖度新命了蓋極字不在新命在所以新命也不嫌遺了文王蓋新命亦只是新民內事觀註亦只言自新新民可見

詩云邦畿千里章

前三節統言明新之止至善後二節分言明新之止至善詩云邦畿千里節此節引王畿為民之萃止以明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重止字看然本文惟民所止止字就居止

四書孔足固初信大學

十一

說註當止止字以至善之理言却不可混物猶事也該得廣自君臣父子以至動靜語默皆是物語其綱則曰明德新民也○邦畿王都為四方之極猶至善為萬理之極○千里字貼至廣意邦畿有千里之廣猶至善之理全體渾淪無所不包亦至廣也時講有以厥賦維均配千里字意者略差○地至廣故民各有所止理至廣故物各有所止據此看可見至善雖說于萬事而實會于一處此意全要悟得不然只逐事逐物看至善便粗了作文于此節且宜虛虛影寫勿實發止意

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節此言人當知所止也此承上節看不可對上節看蓋所當止三字即上節物各有所當止但加人當知意耳此節重知字即首章知止之知乃教人下手用功也然單言知止便該得止不如鳥知丘隅則必得丘隅而止之矣丘隅山之一角峻處緝蠻所不加也於止知其所止是鳥于欲止之時尚知其所當止之處人不能知所止而止之是不如鳥矣此只恐說勿入明德新民引詩原不重詩詞只重下二句其微人知止處全在可

四書也見前初信大學

十三

止以天理本然言此節言人當知所止以人事當然言曰邦畿曰丘隅皆借此之形影彼之意詩云穆穆文王節此條不重文王只是借文王以歷指所當止之處即庶民之邦畿而黃鳥之丘隅也此說節指最精蓋上文言民止邦畿矣而所以取譬于邦畿者何物未明言也又說鳥止丘隅矣人不可以不如鳥矣而所以取譬于丘隅者何物未明言也此節仁敬孝慈信方是舉例以填實也繼續光明言其心常明也敬字最重是此心欽欽之意安止全係于此於緝熙敬止當一連看下言其心

體精精明只一敬中涵而至善之理畢合於此矣安所  
止無勉強也敬止敬字全體之敬止于敬的敬字乃一事  
之敬敬止止字是萬事統體此止也下五止字是一事各  
具一止也蓋至善雖散于事實統于心在心只一至善在  
事則各有至善有說仁敬孝慈信便是至善有說仁非至  
善造仁之極乃為至善餘俱倣此者據或問仁敬孝慈信  
乃至善之所在也在字活蓋至善乃事理當然之極如為  
君當仁仁又不止一端此時此事仁當如此彼時彼事仁  
又當如彼如或生之養之為仁或教之戒之為仁或刑

大學

一四

之殺之亦為仁隨時隨事而當然之極各有所在不可執  
一故只在字為活若說造仁之極反將仁字看淺了餘倣  
此仁以愛民言敬以尊君言敬字要切文王是諸侯如囚  
羸里而不忘天王聖明三分有二而以服事殷等事是敬  
也不可說到責難陳善之類孝慈不要泛說要切主侯家  
之孝慈孝者善繼善述之謂慈者貽謀燕翼之謂與國人  
交還作民看蓋上之使下下之事上有交道焉信字是不  
欺其民政如其心終如其始之意○蘇紫溪曰言至善而  
師文王咏文王而曰敬止此心法也至善者心之本體敬

正者此心之中常精常明而全其本體也心體既全則  
倫日用皆從心流出遇為君則盡君道遇為臣則盡臣道  
遇為子則盡子道遇為父則盡父道遇與國人交則盡交  
道仁敬孝慈信皆因物付物不必逐件安頓此之謂安止  
○黃葵峰曰穆穆深遠之意此贊其德性也緝熙即是敬  
緝言其敬處續續無間也熙言其敬處惺惺不昧也但常  
主敬自是熙的故曰常惺惺法止字不在敬先亦不在敬  
後只無不敬就是無不止也蓋敬者把定此心常純天理  
更不容一毫人欲得以二之所謂小心翼翼厥德不回是  
也豈非極其至善乎下文五者乃其無不敬而極于至善  
之大處也穆穆一條不直言明德止至善而所以新民者  
亦在其中矣蓋所謂立民極也

大學

一五

詩云瞻彼淇澳節此言明德之止至善也詩不必講下分  
三段看道學自脩以用功時言是未止至善而求以止之  
也恂慄威儀以成功時言則既得止至善矣民不能忘是  
效驗處釋詩不比他處訓解文義此乃從詩句中原出所  
指之意也故下一道字可見道言也各句俱當有道字省  
文耳學以知言自脩以行言空空學字如何講須要會如

切如磋意講之蓋切是將骨角切成形段磋是又加磨湯使他光滑君子之學講習討論于理欲上剖析得十分明有似于此也細貼之析開天理與人欲的界限有似于此又仔細研析無一毫人欲混于天理使吾真見朗然光鑿似于磋矣○自脩亦將如琢如磨會意蓋琢是玉石斷成形段磨以沙石使他光滑君子之自脩省察克治于人欲上剖析得十分淨有似于此也細貼之人欲累我天理堅不可破我提醒此心將此物累用力攻破了有似于琢又仔細磨礪到人欲淨盡天理純全處使吾真體瑩徹無瑕

即書也走則初學大學

一六

有似于磨矣本文自脩二字亦甚明脩者治而去之也註先言省察者不省察不知克治者何在也省察如曾子之三省自字亦不輕自家身心何可不自家脩理○恂慄是敬存于心威儀是敬發于外恂慄要講得無工夫工夫全在學脩時了學與自脩將人欲一切盡去則昏昧放逸之意皆無復存故此心不假矜持有自然之兢業豈不是恂慄恂慄字勿分只此心純在天理上便自嚴敬便自精明不懶散也或疑白文以恂慄解瑟僩而註又以嚴密武毅解瑟僩何也蓋嚴密武毅是瑟僩字義恂慄及其實也恂

慄則欲不能入非嚴密乎恂慄則欲不能屈非武毅乎威可畏如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謂儀可象如動容周旋中禮之謂總是有道之氣象宣著盛大勿分屬赫喧威儀全根恂慄來內既嚴敬則光輝著外自然可畏可象也○盛德至善即恂慄威儀也根學與自脩而來然威儀似敵恂慄不過作文不分亦可盛德即明德明德以其得于天而言盛德以其成于己而言盛德至善無淺深猶云至德要道也朱子曰盛德以身所得而言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講云由學與自脩之功造恂慄威儀之地則德

即書也走則初學大學

一七

盛于內而內焉一至善矣德盛于外而外焉一至善矣懸鑑云盛德至善不平等盛則不可復加即至善矣若德未盛不可言至善民指當時之民說民之不能忘要認能字只是契其同然民自不能忘未說到德澤及人○又曰既講習討論又省察克治到此處便露出心之本體來精精明明爛然自若踈然自立絕無懶散之意既如此一段精神常收斂在虛靈之內自發越於動盪之間可畏而可象所謂不待存而自存不期發而自發者所以說盛德至善上說聖人之止本敬之二字來此說到恂慄處便是此敬

字千聖心學相傳總不出此民之不能忘只爲此明德人  
人具足故一理相孚而斯民秉彛之好自有繫於中而不  
容已者道盛德二句重上句其嘆美處則在下句卽詩所  
謂不可諠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節此言新民之止至善也雖未說出  
功夫之實然就後世皆被其澤而思慕不忘處便見得前  
王當時之所以爲民者止於至善也此意要識得賢其賢  
屬後賢親其親屬後王四其字俱指先王說親賢樂利四  
字俱是先王所貽上親賢樂利四字俱是後人被先王所

昭之澤也賢以道言親以位言賢不是聖賢之賢只是道

大學

一八

德字樣看賢其賢猶云道其道也識大識小是也親是家  
天下意親其親是子孫世世爲天子家天下之統常不絕  
也樂其樂者安享其太平利其利者世守其常業此以總  
承君子小人末補使前王當時之所以新民者未止於至  
善亦何以能使後世之人皆被其澤而思慕之乎作文親  
賢樂利俱要重此意根前王身上說來

按上兩節相爲表裏上節言明德之止於至善以發親  
民之端此節言新民之止於至善以著明明德之效非判

然者也新說不忘就承上民之不能忘說下見得民不能  
忘亦非民之不欲忘君子盛德至善之遺澤千載人心猶  
不忘矣蓋只是一個至善無兩個至善新民自明德中出  
則新民止至善處卽上節盛德至善而此親賢樂利皆盛  
德至善之所致耳此亦有見一節出題依此免得板板相  
對

聽訟吾猶人也章

此章重一使字知本全在使字上見新民不止乎其爭訟  
而已訟意不重只在所以無訟上見知本首引孔子之言

昭書也足則初告

大學

一九

二句只作見成說無情者不得盡其詞申無訟意大畏民  
志申使意無情不得盡便已化爲有情了直是兩忘於不  
爭之地如虞芮質成而羞且讓是也講要模寫無訟的光  
景指平時不指聽訟時盡字只作逞字看切勿泥作有詞  
但不十分說盡此句且據民之無訟而言未說出所以使  
之者何如至大畏民志云如是者何以使之哉蓋我之明  
德既明則德威之畏甚於刑威自然有以大畏乎民志使  
其不敢少有悖德以玷王化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此句  
要看得分曉大畏者非言民畏之大也乃言上之人大有

所以畏乎民。大字正合。春明德如此。看方切申使字的意。舊說都只言民畏之大。欠醒說者有云。刑威之所畏者畏於外。則其畏小。德威之所畏者畏於中。其畏大。亦甚明。但亦就民說了。不言心而言志者。蓋從民詞所由起處言也。志字要重看。方見明德所使。此謂知本知字。即知所先后之知。本字即物有本末之本。謂觀此一節。則知齊治均平必有發軔之地。聖經所謂物有本末。而教人知所先後。以端其本者。此之謂也。此不當粘着訟上說。但看無訟之由。証說聖經知本之意。見得新民者。斷以明德為本。不可不

四書也。是國初生。大學

二十

知所先耳。只重明德為本。新民意帶說。不可以本末並言。舊說以孔子之言為知本。及直斷使民者為知本。俱未穩。○此謂知本句。原有三說。看來此謂字。若以此謂脩身在正其心等例。則是結經文。若以此謂誠於中。此謂一言債事等例。則只承上文粘訟說。則似斷使民無訟者為知本。都不粘訟說。則此謂二字無着落。細玩之。還主証經文說。但所謂証者。証其意。非証其言也。要在使無訟上透。出說。但不可泥定訟耳。如云聽訟者。從治其未者也。雖欲民之新而不可得。惟自明其明德。即有大畏民之心志。此謂知

明德為新民之本。蓋無訟不可以言本。所以使民無訟者。則本也。且民至無訟。亦可以言新了。但不可指無訟為新民。講要斟酌。又本章並無明德字樣。若只空空說意。更妙

補傳章

分五段看。所謂致知在格物者。三句釋格致之義。人心之靈。六句推格致之故。是以大學始教五句言格致之功。至於用力之久。四句言格致之效。末二句承上而結之。天下之物。物字該心身性情。天下國家都在內。表裏舊謂表為大綱。裏為細目。未切表是人物所共由。裏者吾心所獨得。

四書也。是國初生。大學

二十一

表從外邊看。裏從裏面看。有人只就皮殼上用功於理之。所以然者。全無見處。有人思量向裏去。於事物上都不理會。此乃說玄說妙之病。二者都偏。若到物格知至。必表裏精粗無不盡全體。以具眾理。言大用以應萬事。言

所謂誠其意章

首節正釋誠意最重。中二節見意之當誠。末節着意誠之驗而結之。所謂誠其意節。此節說者紛紛。看來毋自欺。四句言用功當如此也。末一句言用功在于此也。中用一故字。接者惟



認而皆字亦不可忽○自慊二字今人但看做效驗了殊不知慊字着友自慊字猶云自家求慊自家也以用功言不以成功言毋自欺而實用力于好惡此便叫做自家求慊自家的不叫徇外爲人的觀此之謂三字可見毋自欺便是自慊下不可以毋自欺爲誠意自慊爲意誠○慊快也足也因快字說不盡又加足字還是快字爲重十分快便是足矣此據大全定大全論自慊如云寒而求衣以自溫饑而求食以自飽喻最懇○過文當於自慊下打毋自欺意如云是可見誠意者一毋自欺盡之矣然其欺與不欺乃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此可不慎乎故君子必慎之于此以審其欺不欺之幾而禁止其自欺也此段不但過文節是末句正講○註中實與不實實即不欺不實即欺也獨字是獨知與下獨處不同譬如兩人相對坐一人心中起一念頭彼對坐一人不及知也亦可以言獨知矣○註幾字重着幾微也欺不欺之初分也正在此獨知時節○常說講獨字只是審己與毋自欺是兩意者欲作文不復疊也○不知慎字即毋自欺略添研審耳但獨字乃上文所無重發獨之當慎便不復疊凡作文不但要貼題中

四書也及國初告大學

二十一

其當如此是以前在于此無兩意也譬如打人要打務必打打在致命處只是一意○一說意誠兼有省察克治工夫毋自欺也註以禁止訓之似屬克治邊慎獨註以審幾訓之似屬省察邊先省察而後克治則慎獨在毋自欺前一步所謂下手用功是也此說似是而非蓋慎字雖訓爲審其幾其實不止省察也審其不自欺則充長之矣審其稍有自欺則禁止之矣是審幾即毋自欺豈專屬省察而截然在毋自欺前一步耶故下手用功之說決不可從誠意功夫只一慎獨盡了若慎獨是下手更有何事是結尾○誠意總一毋自欺毋自欺總一慎獨○毋自欺也四句要緊緊一氣說只是一意蓋自欺者友言之也如惡惡臭好好色正言之也一反一正固無兩意此之謂者承言之也即此便謂之自慊亦無兩意○此禁止不是憚者戒人之詞乃是誠意者自禁禁止○自欺要承致知後來蓋凡人不知善之當好而不好不知惡之當惡而不惡是暗昧也非自欺也今致知之反明知善當好惡當惡矣明知當好當惡而不實用其力以好之惡之豈不是自家欺瞞自家○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只要在註中務決去求必得上

四書也及國初告大學

二十三

字面當講透其所以然之意註中然其實與不實等語是發明獨之所以當慎也作文卽以此意正講闡透白文故字精神今人不曉將然其實與不實等語只作過文殊不知此意卽作過文更有何意發題文字必然枯寂矣

毋自欺四句往說俱作釋誠意之義若說釋其義此四句就覺輕了此四句正是誠意之功總是一個實用其友正發一誠字然則上四句作誠意之功慎獨二字如何說得去蓋上四句只是籠統言應當如此用功耳下便接在君子身上着實說必如此用功也云爾着個君子字必字都四書也足圖初告大學 三四

是直下承當意蓋誠意只毋自欺如惡惡臭二句卽申毋自欺之實此之謂自慊卽足如惡臭二句從下卷上去自慊卽是如惡惡臭二句如惡臭二句卽是毋自欺毋自欺卽是誠意大意謂誠意只是毋自欺毋自欺只是獨知慎之而已毋自欺最重自慊正是毋自欺勿把欺慊平提獨卽意也意是念頭念頭動只自家曉得謂之獨獨就是意慎就是誠謂誠意在於慎獨便差些○獨字從心所發上來非從二自字來二自字對欺人爲人說皆非獨知之義○愚謂誠其意是個總名毋自欺如惡惡臭好好色自慊

慎獨都是別名若看得透徹時正謂之誠其意可也止謂之毋自欺可也止謂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可也止謂之慎獨可也故上言君子必慎其獨末言君子必誠其意都是一樣觀章首單單所謂誠其意者便止是釋誠意非是說誠意功夫在於何處比下章所謂脩身在正其心口氣便不相同舊說俱欠體認

小人間居爲不善節此節要認是舉粗以見精也蓋君子戒其自欺一毫未慊卽自欺也此小人乃自欺之尤甚者矣但不自其尤甚者言之不足以明自欺之弊大非謂君子僅以此爲戒也○承上君子所以必慎其獨者何哉亦有見於獨之不可不慎耳小人內包有不能慎獨而自欺意在爲不善正根自欺來惟小人平日不能慎獨以禁止其自欺之萌故所爲皆非於間居肆爲不善無所不至間居獨處也與上獨知不同然實借地之獨以明心之獨無所不至是形容小人孳孳縱欲的意思曰爲字則已在事跡上了不特意不誠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消沮卽愧作

意愧則神消氣沮也閉藏卽下捨惡著善也消沮了自去閉藏不是平說厭然重小人自知不善不重君子身上人

即指君子已即指小人如見肺肝猶洞見底裏意惡是真  
的善是詐的都破君子觀破了則何益舊說惡不可捨善  
不可詐不可欺人則何益之有看來此句與上文而後四  
字相照蓋據小人厭然之心分明亦知惡不可為亦是良  
知之發但能謹于平日至於見人之時而後為此揜着  
回護亦何及矣有咨嗟傷痛以覺發其良心之意最好玩  
味此謂誠於中形於外言實有是惡於中則必顯著於外  
矣蔡虛齋曰誠中形外之理本兼善惡但所引之意則主  
惡言重惡邊為是一說惡豈可言誠當只說善實於中方

四書也是爾初告大學

三六

形於外彼小人惟善不實於中故著善不得也此說亦有  
見惡意善惡都不消說只空空作實有是念要覺渾融故  
君子慎其獨也君子慎獨出乎本心豈怕人見其肺肝去  
慎獨乎看來此只是論理不是論心註云重以為戒是就  
君子心上說未可泥之此只是即小人之事以發明獨不  
可不慎之理遂接云故君子必慎其獨耳當講云觀小人  
之事如此可見人不慎獨雖起念少差非如閒居之肆惡  
而充類至盡即屬小人之途獨之當慎明矣故君子必  
慎其獨也此獨字乃是獨知

曾子曰十目所視節此與上節俱明獨之不可不慎也此  
則緊証上節誠中之必形外以見獨之當慎註云幽獨之  
中有主獨處說者有主心說者以上肺肝字誠中中字照  
看還主心之獨知說為勝指視兼善惡宜側重惡邊十目  
所視十手所指不作心之神明不可揜說實實作人指視  
我說蓋有意則分善惡有善惡即可指視我有可視即屬  
共視我有可指即屬共指蓋意即是象微即是著也俗語  
云若要人不知除非我不為是此意十手總見其眾要明  
說出不可揜意加個如字便不是嚴是凜凜森森之意即

四書也是爾初告大學

三一

在上指視之眾看出其嚴云乎猶云二毫苟且放肆不得  
重不可揜上為可畏非以幽獨為可畏也此便見得惡之  
誠中必形外實惡詐善誠為無益而君子所以必慎其獨  
也申明上節之意○十目二句即上如見肺肝意其嚴乎  
即上揜著無益意  
有云此節明上文之意不必太着力語氣只承上節來猶  
云人於幽獨之中若以為無可指視也今形外凜凜即十  
手十目不嚴於此故又將平日之言咏嘆一番却亦有味  
表了凡口此節比上節深一層上謂肺肝如見此則謂不

持見君子而難掎卽幽獨中而十目十手環列矣上謂誠中形外此謂不待既誠於中而後形於外也卽其誠之時而指視已昭然矣合上節命題二意都可資采庚子浙中元卷亦主真指真視說

富潤屋節潤屋輕引起潤身潤字是潤澤意屋有文采是潤身有輝光亦是潤德卽意誠也誠意之外尚有正心脩身功夫何以謂之德蓋誠意是善惡關過得此關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潤身且虛說體胖正潤身處而先言心廣者身主於心也意誠故心廣心廣故體胖勿以心體俱作

四書也足圖初告

大學

二八

身廣胖作潤若意有不誠則心有愧怍常懷鬱鬱歉歉之意豈能寬廣意誠則泰然自得矣故曰心廣若心有不廣則外面有厭然之狀有掩著之勞垂首喪氣手足無措四體之間不勝拘迫豈能安舒心廣則從容順適矣故曰體胖故字雖承誠意之驗而來然不是君子求效驗也蓋君子欲脩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誠其意今觀意一誠而心虛體胖如此則意之切于身心甚明故君子必誠其意只要在切于身心上見故字誠其意三字要打轉毋自欺而必慎獨融會通傳意結之

所謂脩身在正章

首節心之不正次節身之不檢特不脩之一端耳只要得身心相關意未節歸重經文

所謂脩身節此節全重一有字心之不正病根全在一有字上蓋正心是靜虛之學靜固靜也動亦靜也着一有字不得四有字俱兼意必于先固我于後朱註云四者皆心之用而人之所不能無豈能絕而喜怒離而憂懼以爲心哉惟未感而廓然虛方感而油然而順旣感而寂然無迹心未嘗不正也惟有所則不得其正耳不得其正據註是用

四書也足圖初告

大學

三九

不得其正也如有所忿懣則忿懣不得其正或不當忿懣而忿懣或當忿懣而過焉者也餘倣此新說不作用不得其正作失其本然之正如有所忿懣則心便爲忿懣所累而失其靜虛之本體矣就有所處就是不得其正了則字甚緊不作兩層更勝恐懼好樂憂患皆然忿懣是心之怒忿者怒之甚懣者怒之留恐是心之畏而懼則恐之深好樂是心之喜而樂則好之甚憂患是心之憂而患則憂之深時說有分恐懼是臨事憂患是先事者看來亦不必分憂患是愁惱的意恐懼是驚怕的意原自別了

心不在焉節心不在是心馳于忿懣等四者而不在于虛靈之舍也。視而不見三句據或問當實作不見不聞不知說。或問引杜詩云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此證最明。說多云視非不見也矣其視之理雖見猶弗見也聽非不聞也失其聽之理雖聞猶弗聞也餘倣此俱主理言是不能辨其是非可否之意此不及前說但作文由淺入深之法亦無妨。視聽飲食蓋不得脩身之專此是舉至淺至切者言之尚且不檢推之一身之舉動復何有得其宜者哉不檢亦只是不檢之一端不可便作不檢。

四書也足圖初告

大學

三十一

此謂脩身節此節要承上二節而不泥上二節此修身如五官百體應事接物皆欲得其理此正心亦不必粘定喜怒憂懼但粘首節有字來為妙如云正之于未發不先著一有之端正之于已發不多增一有之念承上節說下來當云夫心一不在遂無以檢其身以此知身之主宰全在心經文所謂脩身在正其心也此謂字方有着落。徐巖泉曰忿懣四者心體中本有之但有所則着了意加增一分矣心之體至虛而神四者皆具於其中無意必固我故謂之虛惟無意必固我所以感而遂通過矣即化故

謂之神若有所則心中已有個忿懣矣可謂之虛乎有忿懣則物矣物則不化矣可謂之神乎不虛不神皆非本體故不得其正得其正者虛而神者也本體如故也中庸夫焉有所倚虛而神之謂心不在焉着於有也惟虛而神方是本體方是在神明之舍在腔子裡凡目視耳聽口之於味皆心之發竅處心之發竅既着於有虛者塞矣神者物矣能視能聽能知味耶。

黃葵峰曰心不在焉或謂心有所忿懣等項則心奪於忿懣四者而不為吾有又云外馳於忿懣四者而不能自存

四書也足圖初告

大學

三十一

忿懣四者即吾心之用初非從外來以奪我心心亦非從內出以外馳於忿懣四者只是心偏于忿懣焉耳心不在焉之心統言主宰之心也既偏于忿懣等項則主人翁且向一邊不在總會處故謂之不在。心之體如太虛或景星慶雲或烈風怒雨而太虛自若心必有用豈能無喜怒哀懼然可怒則怒怒過不留可喜則喜喜已而休四者皆在物不在我雖有感知若無感而澄湛之體自若此便是得其正四者一不可有有而曰所四者必有為而起故曰所猶云方所也一有所就此時心已

不得其正了非必發于外而後不正也不曰不正而曰不得亦有意蓋此心當未感之先澄然無物原無不正一有所則外累繁糾而此心向來澄湛之本體不由他做主故曰不得心未着於用時雖常人亦無不正之可言故註必曰心之用

方文伯曰此章緊要只虛靈二字上節有所便是不虛次節惟不虛亦便不靈總是借常人的情狀以形容身心最相關處非謂正心工夫專在忿懣等項上用脩身工夫專在視聽飲食上用也

所謂齊其家章

首節詳身之不儉次節誣身之不修家之不齊在言外末節結上文

所謂齊其節此節只重幾個辟字上要重看身之不修病根全在於此人是衆人然誠意正心之人亦在其中天下鮮亦同之字當解做往字有味如人走路一往不回顧也註中惟其所向意亦如此親愛五者依舊說是泛言身與物接而家人在其中新說及時文俱徑作家人蓋以前二節俱于家無干則意不完切矣五者似亦根心而屬之修

身者以其涉到應物上也僻是偏僻與中反看此偏僻病極細如親愛之僻不是不當親愛只是當親愛而過于親愛耳雖傲情亦有當傲情者但不可過而僻耳如孟子不應隱几而臥便傲情不僻了五事俱主空說如云親愛屬親與舊畏敬屬德位此等俱欠渾融教是簡於禮情字是懶于禮不是宴安怠惰親愛畏敬衣衾皆好也而僻焉是好而不知其惡也賤惡傲情皆惡也而僻焉是惡而不知其美也上章註云然一有之而不能察此章註云惟其所向而不加察二察字最精蓋平時格物致知臨時又省察

一番本文二知字亦從加察中來好而不知其惡此惡字

美中之惡知人有九分美一分惡雖是當好他亦要知他有此一分之惡惡而不知其美此美字是惡中之美如人有九分惡一分美雖是當惡他亦要知他有一分之美故諺有之曰節故字不可忽略蓋上文偏好偏惡是常情諺是俗語俗語說恇情最透徹知子莫如父然溺愛者不明雖子之肆惡而猶護其短也莫知也知苗者莫若農然貪得者無厭雖苗之碩大而猶謂不足以充其欲也莫知也常說莫知子惡是好而不知惡莫知苗碩是惡而不知

美然不必分只渾融爲妙此節緊承上好而知其惡三句總是言身之不脩蓋諺所言正謂常人之嗜好惡易偏也故引以證明之非謂上言情之偏下言偏之害也此謂身不脩節我偏于好則家之未純于善者不加勉矣我偏于惡則家之未經于惡者亦自棄矣所謂齊者正要家人爲善去惡截然齊整如今何能齊得此是實理

所謂治國章

故治國節斷上詳什治國在齊家下是引詩以咏嘆之上段細分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國提起看是一章

四書是國初告

大學

三四

之大旨孝者所以事君也合下一節是言教國之理卽寓于教家一家仁二節是言必能教家方可以教國故治國節是結上文也下段不待細分心字機字恕字俱重通章言家必根身言身必及家釋齊家治國不丟下修身者如釋新民必本于自新也

所謂治國節其家不可教根身不脩來不出家根身來教人是教國人二句反說輕有重故君子句○不出家不出即不外之意若作身不出家似淺細玩成教二字謂成個教也如云規矩已立模範已昭便是成未說到民從教上

成教于國過下云何也蓋以家國一理耳註云孝悌慈所以修身而教于家者也看來此三字只在君子身上說教家特帶言之耳勿泥不必說君子一身上而事君長下而使衆蓋此只言家國一理耳不拘定事跡上孝者所以事君不是移孝爲忠只是孝以事親而所以事君之理卽此而在三段皆同不可用一推字新說以心字入講如云孝者所以盡其心以事親而所以事君者卽此心也弟慈做此此說亦高但恐不知者嫌其犯下文耳含蓄用之爲妙事長泛就尊高年上當看三個所以字事不同而所以然

四書是國初告

大學

三五

之理同  
康誥曰如保赤子節此節特就保赤子之慈不假強爲以見孝弟慈亦不假強爲就保民如保赤子見孝以事君弟以事長亦然○過文云是孝弟慈也豈假于強爲哉觀慈勿一端可見矣此乃是說孝弟慈不假強爲不是說孝弟慈之通于事君事長使衆之不假強爲如字不可略去是保民如赤子也下當點云曰保赤子蓋言慈也曰如保赤子卽所謂慈以使衆也如字方有着落且與上文有情下面只什保赤子心誠求之三句一氣說下言母之保子只

以天性之誠心求之便能中子之欲便能得了養子之法不俟學也未有句是言慈之固有故能求而即中即足上句意○心字是保赤子之主張誠字又中心真切處誠字不必着意求誠只是自然而然而所謂根於誠之不容已也求之求赤子之欲也兼好惡亦得未有學養子而後嫁只會不假強為講下緊補即慈幼之心出於自然而孝弟之自然可知保子之心可以保民而孝弟之可以事君事長者亦可知矣○此節雖是言立教之本不假強為要知上節已有此意了此特別出之耳蓋孝者所以三句言理一節書也足開初告大學

此則承言這道理都是自然一毫不消勉強的豈必出家而後成教哉正發明家國一理意非家國一理外另發不假強為議論要看得渾融

一家仁節過文云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如此苟得其本以教家而不可成教于國乎孝弟慈之有恩以相愛為仁孝弟慈之有文以相接為讓一家仁讓自身條來與是聞風而感動奮發一人指君貪是貪欲戾是背理總反仁讓勿分一人貪戾一家可知仁讓邊重貪戾邊輕機發動所由也發動有神速意發動所由有至微意蓋機是弩牙發矢

于百步之外者由于方寸之機發動于一國者由于一家一人其發至速而其所以發于微故曰其機如此如此字指上六句此謂一言僨事謫亂機也一人定國證治機也二句必是古語引來但取其與機意相近不必照合一言當暗作有國者之言方與下文相配一言不合理即覆敗乎事一人指君能勵躬脩端風化則足以底定一國僨事邊輕定國邊重或有問云仁讓言家貪戾言人何也朱子曰善必積而後成慈雖小而可懼此最有理看來一言一人亦同意註效字猶云實跡也

堯舜帥天下以仁節此節旨從來未得玩註民不從以上是承上文而引起當怒之意是故君子以下是言君子以怒道喻民乃所以推脩齊而治國者也上段引起下段上輕下重又考大全齊家治國平天下皆有化與推二端上節一家仁四句是化之此節有諸已二句正是推之蓋與仁與興讓固是自然感動然治國者條教號令豈可盡廢故此節求諸人非諸人亦所不可無者但要以恕先之耳蓋上節只說齊家可以化國此節便說推脩齊去治國下立言之序自是秩然先後淺深一毫不亂不然傳者豈若



是之煩碎複疊哉。註云此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其實堯舜承治機來桀紂承亂機來獨言承定國者債事邊不重耳。○過下只云試觀堯舜唐虞之一人也。師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夏商之一人也。師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只用試觀二字不可如常說。又似推原說仁包得讓亦不必添其所令反其所好是所令者仁所好者暴也不可兼令暴好仁堯舜二句不甚重引起其所令句其亦不甚重引起君子君子正所令不反所好者也。求諸人非諸人正應今字有諸已無諸已正應好字而後字宜挑剔如云

四書也是國初告

大學

三十八

不遽求人之善也。有善于已而後出令以求諸人。不遽非人之惡也。無惡于已而後出令以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恕字最重。治人之道全在一恕。故此章言恕。下章言絜矩。絜矩即恕也。徐巖泉云。恕字從心誠求之來。最是妙悟。恕字只有大全認得真。大全云。所藏乎身不恕。無可推以及人。也。此句解細思之。絕妙。蓋此恕字與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不同。彼就及人處。此就推已處。無善于已。有惡于已。則不能自治。何以治人。故曰無可推以及人。大全又云。此節無思做恕不出意。亦可味。人今又云堯舜以已及人。

之仁也。君子推已及人之恕也。藏猶存也。求諸人非諸人。論諸人三人字俱是國人。不兼家人家齊俱在脩身內。故治國在齊其家節。此結上文亦常帶脩身在內。政治國者在脩身以齊其家也。又要將上文。融會入講。若泛講則與經文治國先齊家同耳。○此句結上文求是結經文。詩云桃之夭夭。至末已上言齊治相因之理已盡了。此則引三詩只洒洒咏嘆之。令人躍如自得。每節末二句不是什詩都是就詩看出。齊家可以治國。的理來要發三個。○桃天之宜家人本是女子諧合於家人也。引詩

四書也是國初告

大學

三十九

乃作君子正內言正。講宜其家人要切止。閨門講教國人亦須影切正。內意而後可以教國人。是我可去教國人也。不作國人自化。此亦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上。是不出刑于而成教于國下。宜見二句是不出友于而成教于國。○宜猶善也。非善惡之善。只是和好意。宜見兄弟是國君諧合于兄弟也。國君之兄弟有偏上之嫌。有奪嫡之忌。宜之尤難。此教國人亦切宜。兄弟邊講。○其為父子兄弟足法是君子一身其為父也慈。其為子也孝。其為兄也友。其為弟也恭。皆足以法于家人。而後民法之為孝慈友恭也。亦有

以足法就作足法下民說○引三詩亦有次第見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意○末節只結三詩不是通結上文不必入孝弟慈等語纏繞玩此謂二字雖承三詩還要繳轉經文方有結局語意當云合三詩而咏之齊治之理益躍如矣經交所謂治國在齊其家正此之謂哉

李九我曰通章關鍵在不出家而成彼于國一句上下都是發明此一句舊說康誥節謂立教之本不可強爲於上下文勢似緩然猶無害至一家仁節有治亂兩機如何謂教成之效堯舜節有仁暴兩君如何謂承一人定國而言

四書也是國初

大學

四十

看來首節是推教國本於教家以家國之一理也其引康誥則明慈之所以使衆而孝弟可知尚在上文理一之內小註或問皆如此說惟家國之理既原於一致故齊治之機自妙於相通有不疾而自速不行而自至信非徒令之所能孚而不恕之所能喻也須是端本善則以教家而自能感化於國而後成矣故結之曰治國在齊其家何等明白痛快如此則道理已盡然不得深長之味則使人無興起之端所以引詩咏嘆見齊治只一理非有別意咏嘆處只要得洒然之趣不消着力

所謂平天下章

全章分五大節看首二節總言平天下之道在於絜矩乃一章之大綱也樂只君子以下言絜矩之道在於公好惡而殷之節一言得失以結之君子先慎以下言公好惡之要在於理財而康誥節再言得失以結之若有一个臣以下言公好惡之要又在於用人而大道節三言得失以終之生財有大道以下則又言財不待聚而自足而深戒夫聚斂之小人見理財用人本是一事也總是推廣絜矩之意○杜靜臺曰此章只是與民同欲四字盡了此句最精

四書也是國初

大學

四十一

○此章有三處最難融貫康誥節不單屬理財而在理財入節之中大道節不專屬用人而在用人四節之後其難融貫一也理財用人之說宋註原無欲不用其說則難整齊欲全用其說則傳者恐不如此截然立個柱脚且用人似對理財不過求一段又獨言于理財而不申用人其難融貫二也楚晉泰三書本連引而說者以楚晉屬理財秦誓屬用人分離判屬其難融貫三也大抵含糊二字是看書之病胸中明杆格却含糊過了書何由明于今看此三處亦自有融貫處蓋理財用人可略主其說而不可截然

作對他不暇論只觀楚書二節可見蓋楚書二節註雖云  
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細看實承上起下也意若曰國  
之所實不在利當自有在耳蓋楚國無以爲寶亡人無以  
爲寶此兩句起下文能愛人之意也或疑寶善似起下而  
仁親不似起下殊不知古文斷章取義不必太拘如一言  
債事證一人貪戾之例耳再觀秦誓言尚有利亦與不專  
利相應意若曰有容賢之大臣則有技彥聖能容子孫黎  
民能保善與親俱賴之矣此乃國之利而不必如外本之  
專利也看得此書透則理財用人乃相承而急相對哉故

四書也足圖初告

大學

四三

愚見當以楚晉秦三書作過看則血脉俱得貫通矣  
所謂平天下節此節要看個平字平者均平也有一夫之  
不獲非平也然天下之人老者欲安長者欲敬孤者欲恤  
各有分願非於同然之分願處使之各得天下惡乎平而  
所以能使其同然之各得處全在心之善推上故先說個  
家齊國治的道理此三句不重只是說個家國人心之同  
以引起天下人心無不同的意歸重下絜矩上老老長長  
恤孤俱指教家說三民字俱指國人看孤者幼而無父之  
稱獨言孤者幼冲充宜憐恤舉重以見輕也不倍者亦如

上之慈也興字要重看其興起處正見人心之同處國  
興起天下人亦是興起故須絜之使之各得是以二字過  
文云觀國人心不異於家如此則知天下人之心亦無  
不同矣於是推我之心度天下人之心不惟有以化之而  
且有以處之使之各足其分願而無一夫之不獲焉是謂  
有絜矩之道而天下無不平矣絜矩謂以己之心度人之  
心如度之以矩非謂度之以心而天下均平如矩之方也  
矩卽當心字看絜卽當推字看君子孝弟慈之心卽平天  
下之矩以此心去度天下便是絜只言君子有推心之道

四書也足圖初告

大學

四三

便是所以必言矩者何天下之物不一以矩度之而皆協  
天下之分願不一以心度之而皆同以矩度物能使上下  
四旁均齊方正以心度天下能使天下分願各足故借字  
來用不是譬喻作文亦不可言如絜矩不但是以己之心  
度人之心須云以己之心度盡億萬人之心蓋度盡天下  
人之心使各得分願纔是所以爲方絜矩不但空空度有  
許多運量處置在下文公好惡理財用人俱包在裡而若  
空空度如何使得分願各足道字是玉遵的道字○竊疑  
絜矩二字承上孝弟慈而來似屬教包下文理財用人又

似屬政何也蓋民難興起於孝弟慈假如刑煩賦重終亦不得以自遂故必理財用人皆公好惡則民各得所而各遂其孝弟慈之心矣故朱子曰重在政事上說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是也矩在心而推以絜之屬政天德王道實不相離註分願二字分所當為願所欲為如當慈當孝當弟分也欲孝欲弟欲慈願也使天下皆遂其孝弟慈便是各得分願

所惡於上節此節乃絜矩模樣非絜矩之實也上下前後左右俱然說不作平天下者說上下亦不作若臣詳言上

大學

四十四

下前後左右者欲明方義也六所惡即是矩六毋以字正是絜處說勿施所惡則施所好可知此之謂絜矩之道諸講俱泛說時文以絜矩之道屬平天下者而以此之謂三字倒找猶云平天下之道即此意也似亦通此節許多說話只在君子有絜矩之道一句裏面

詩云樂只君子節平天下固不外絜矩而絜矩之大端无不外公好惡而已以好惡能絜外之得者言之故引南山之詩而釋之要看末句個此字元后而歌父母君子何以得此於民也蓋父母於子好子所好惡子所惡君子為民

亦然好惡不止一端凡有便於民者所好也凡不便於民者所惡也好之惡之要根絜矩來絜其所好者而為之好之而求必得絜其所惡者而為之惡之而務決去其委曲體恤之情與父母愛子者何異民之父母其此之謂哉此之謂三字有味因此上方叫做父母耳只重註愛民如子句發民愛之意落一層只帶說不重

詩云節彼南山節以好惡不能絜矩之失者言之有國者不可以不慎承瞻字來天師尹卿上耳尚為民所具瞻况為國者一有好也天下瞻之以遂其好一有惡也天下瞻之以釋其惡豈可不兢兢業業而凡夫濫姦惡之原廣好惡之用者一一慎之乎抑衷云慎字包得廣不可指定好惡恐碍下文先慎德今酌其說用澄好惡之原二句亦自妥有國者指有天下者

大學

四十五

殷之未喪師節此總結上兩節意然得失不平重失一邊所以深明其可畏即上節意重說一番接上云合而觀之能絜矩與不能絜矩所係亦大矣哉引詩云云言殷未喪師克配上帝便包今且已喪師而不克配意在內了故遂言天命不易保而後人所當監也師字與帝字相照民心

即帝命也道德衆二句還是釋前但實貫結上文之意不可徑作結上文語意當云詩之所咏何謂哉蓋言國之得失係於民心殷先王能絜矩而得衆心所以得國而克配上帝也非即所謂好惡合天下之公而爲民父母者乎殷后王不能絜矩而失衆心所以失國而不克配上帝也非即所謂好惡徇一己之偏而爲天下大僂者乎好惡公私少異而國之得失係焉有天下者可不深鑒哉兩衆字從師字看來師即衆也得衆承殷先王失衆承殷后王亦以好惡貫說得衆得國兼創業守成如成湯是創太甲是守

四書也是爾初告

大學

四十六

緊要在未找數句意以見可惕

是故君子先慎節此節言理財能絜矩之得過文云觀國之得失由於衆之得失則有國者信不可不慎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先字當承慎好惡來不當對下文人土財用說蓋有國者不可不慎凡好惡皆宜慎也而德也者尤好惡之屬必從念頭隱微處收得得乾淨不存一點自私自利之心方能絜矩慎好惡以得民心故先慎之慎即慎獨慎字有兢兢戒謹檢點精密全是不令己私障礙新說德即明德慎之者全要不被私欲汚染此切理財邊有味不

可以不慎德不可就倫絜矩慎德在絜矩前一失絜矩是王道慎德是天德也然慎德即矩之所以立但未說到絜矩之耳有德此有人要入公好惡在內有德則理明而可以通天下之志心公而有以同衆人之欲故能絜矩以公好惡而得人心也四此字俱是即此便有不待外求也有人有土俱兼歸之保之與得衆得國如云人新附必挈其土而來歸人永戴亦保其土于不失土之所人者即財財之所出者即用財指府庫用指出費人土財用一時俱有特漸次言之耳通說下重財用處

四書也是爾初告

大學

四十七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節此節承上起下也不是德爲財之本財爲德之末只是說德爲平天下之本財爲平天下之末重德邊說要自上文看來折衷云德爲衆務之所從出財爲有德之所自致此二句佳蓋德不但生財凡絜矩公好惡以至人土財用皆生于德若說德爲財之本便不完若但說要務先圖似亦不透本字本根本也樹植得根深枝葉自茂謂之本便見當內意謂之未便見當外意外本內未爭民施齊節此以下三節言不能絜矩之失德在性分內及外之財是身外物及內之外是置之度外疎

而不理內是存在心裡日逐營營爭奪二字略有深淺爭而不已必奪也爭民是使民爭鬪也施奪教民劫奪也此爭奪只是民自相爭奪未說到爭奪其君此是民皆然尤意不是財賈則爭意施者布散之意人君以一人奪化成天下之奪豈不是施奪不添教字自明

是故財聚節此節言內末者之不能有其民也與有人有土反看是故承爭奪來言民至爭奪尚得以有其民承是換財聚者民散與財散民聚者聚也只重上句下句帶言証云爭民施奪故民散蓋爭奪則離心解體流亡畔亂故

四書世是國初告

大學

四八

民散民散在爭奪之后下悖出又在民散之后有二層意此要認真財散只是不聚非必分人以財民聚只是歸心不必說近悅遠來

是故言悖而出節此節言內末者之必不能有其財也與有財有用反看是故承民散來言民既散尚得以有其財乎是故悖入者悖出與悖出者悖入同也重下二句上二句輕言悖二句據或問作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詞一云據入字民恐不敢以悖逆之言入於君也只有背盾胥讒耳當泛說俱不妨總是借以起下耳悖字要認悖逆也逆於

理也若仁厚之言則言非悖出矣若惟正之供則貨非悖入矣其應亦然也貨至悖出則不但民自相爭奪且爭奪乎君矣民爭奪君固為悖理却是君致然也○已上三節觀外本內末原為聚財計也今也財雖聚而民則散已為得不償失况悖入悖出并所聚之財而俱散焉畢竟又兩失之矣人君亦何利哉總是叠叠說來以見內末之禍不必過於分拆

康誥曰惟命節此只作承上五節而言不作結上五節承字結字宜細細分別蓋此節不可專以財貨言亦不得與

四書世是國初告

大學

四九

上文亦無相干也善承慎德來不善承外本來得承有土有人來失承民散悖出來如此承看不添財貨亦不全離上文凡結上文者作文須以上文入講承上文者只在過接處耳不常意全在二則字有倏忽轉移之意新說謂無常正於失處見非是得者失失者得為無常玩矣字有深長徹省人意折衷云慎德而能絮矩善也據此則善當兼德與政說不善亦然二之字指天命究天命之所為得失者只在民心得失上見古人云帝天之明命主於民心要認此真實道理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節此與下節據朱註是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若云晉楚皆伯者一則輕財重賢一則輕國重親於內本外末之意猶有合者况乎天下者乎看來是起下文居多大全亦如此論若單出二節姑依註若連下文出自當從大全說辨在前總意內此王孫滿聘晉對趙簡子也楚國無以為寶指白珩善人指觀射父左史倚相觀射父能作訓詞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左史倚相能通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政於寡君使無忘先王之業

四書也是國初告

大學

五十一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節此舅犯教重耳對秦使也晉獻公惑于後妻故公子重耳出亡在外獻公薨秦穆公使人勸重耳返國故舅犯教重耳對曰我亡人不可以得國為寶惟仁愛其親而盡哀痛惻怛之情乃所以為寶也仁親切居喪說看來不返國便是仁親若返國則是幸父之死而罔以為利此心便忍而不仁矣檀弓正是此意不是泛說哀痛惻怛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節此節引起下仁人愛惡也連上二節出俱是伯書知所重者○秦穆公不聽蹇叔之言為晉

所敗故作此誓一个臣虛說只是一大臣耳若有乃譏為冀望之詞尚未定其何如人也觀能容不能容兩項人可見後尚亦有利亦曰殆哉正根若有口氣來作文只論位不可論德只說一个大臣乃民社之所以安危人才之所以進退者或說一个个字有挺然獨立無朋黨之意於下文媚嫉一段怎說得去斷斷兮無他技作一句讀斷斷兮即形容其無他技也與論語煥乎即形容其有文章相似斷斷誠一之貌誠一字不可說在内心只就貌言猶云一味朴實頭也無炫飾故曰誠無枝葉故曰一究其所謂無

四書也是國初告

大學

五十一

炫飾無枝葉者即是無技而已故曰形容其無他技不可以斷斷兮作有德無他技作無才無他技他字宜玩蓋大臣自有體增一分技能便為失體故曰他者外之之詞無他技不外增也此是美其不遠本能非病其無才能也斷斷兮無他技就外貌說故下以其心二字轉接上其心二字略讀住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作一句讀休休即形容其有容也亦無兩意休休二字據書經註云易直好善之意好善字未可用出用其易直字可也摘訓云虛懷大度寬舒樂易之態也正易直意又云言其不設城府不立崖岸

一切猜疑計較都化也皆可參看如有容不作物之如有容只是心有容也猶云其大心不知可容多少也曰如者形容之詞蓋大臣休休之心難以名言故不徒曰有容而曰如其有容即容賢但賢字未可說出有枝屬才彥聖屬德聖是通明與彥字連看不是聖人之聖若已有之與不啻口出都要說心上去凡人情以才不自己出為嫌今日若已有之是不以才不自己出為嫌也與下媚嫉反看一說凡已有才欲盡其用今日若已有之必盡其用也亦覺懇透但前說于容賢為切蓋容賢屬心用賢屬事其心其四書也足圖初告 大學 五十三

若自其口出深於若已有之遠之俾不通亦深於媚嫉以惡之皆因其賢有大小而待之異也○此節引書以起下節仁人得好惡之正意只說可好可惡二樣人尚未說到進之退之上不可以此節作大臣好惡能絜矩與不能絜矩

唯仁人放流節此節是仁人能絜矩之得也仁人是至公無私者放流之字指妨賢病國放流之是不使在朝廷也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二句一意是又不使在內地也時說講逆諸四夷作恐其他日復進用意亦得放流之是四書也足圖初告 大學 五十三

能退也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是能遠也吳因之曰放流之三句要說得鄭重方見他能惡處蓋媚嫉之人雖極善側媚彌縫而仁人至公無私略不容情故能去之此謂唯仁人二句愛惡俱在放流逆逐上見蓋禁伏凶人正以保全善類也故承說能愛能惡云云不必於題外添設能愛意仁人不蔽於私故明足以別賢奸不撓於私故斷足以神舉錯能愛雖在能惡上見然只可將此意於此謂頭說透下愛惡仍當平說要看兩能字不惟所愛必善而又為之維持保護使不為小人所中傷而長為國家之利不唯



所惡必惡而又爲之屏絕黜遠使不得中傷善類以禍國  
家乃謂之能愛能惡愛人惡人舊說云所愛者容賢利國  
之人惡者妨賢病國之人看來不必太粘只云愛君子惡  
小人亦可○二能字要與下節相友愛人之所公愛惡人  
之所公惡此反拂性也愛人之所公愛而愛之極其至惡  
人之所公惡而惡之極其嚴此反命過也此節仁字是最  
重了蓋絜矩乃行仁之術故特揭出仁字於此

吳無障曰舊謂泰誓一節只舉個善人惡人如此不知傳  
者本意原以同民好惡爲主容賢利國之臣不惟保子孫  
四書也是圖初告大學 五十四

而且福黎民正是民所共好妨賢病國之臣不惟禍子孫  
而且殆黎民正是民所共惡惟仁人能度民心着實用吾  
愛惡故謂之能

見賢而不能舉節此與下節俱是用人不能絜矩之失也  
據註此節是君子本仁下節是不仁之甚新說總作一樣  
大說命過不己必至於拂人之性時文亦多用之賢不善  
印指上容賢利國妨賢病國兩段各緊緊說歸重到不能  
先不能遠上見字印註知字兩見字要味不見猶可諉也  
既見其賢既見其不善奈何不先不遠乎先是早底意猶

云不能速用命作慢不是遲慢只是忽略苟且全不經意  
若賢人進退無係於國之輕重意命與過都是斷其失命  
也只在不能先上見以輕忽苟且之心待賢豪謂其處得  
怠緩也過也只在不能遠上見以含容姑息之心待不賢  
謂處得失錯也一說過是太過之過不是過誤之過謂此  
等小人乃將就處之覺他寬縱了然就他寬縱處亦即是  
其過誤處

好人之所惡節人之所惡節上節不善人之所好節上節  
賢朱子謂泰誓至此中言好惡公私之極看來此好惡單  
明註是圖初告大學 五十五

是故君子有大道節絜矩之所以能不能者其幾決之心  
故此節歸到心上是故二字總承上知惡理財用人來若  
作文則當隨其命題所起而承之不必太拘君子以位言  
只是身任平天下之責者有字亦不是能有只是說有

此位節有此道大道即絜矩也好以天下惡以天下故曰  
大道全在所操者統而所及者廣見其大註兼修已治人  
蓋治人本於修身故兼言之見非私意小智之爲也只重  
治人邊說舊說大道對驩虞小術言驩虞之說本章所無

看來只是對項屠狹隘言操不約則瑣屑及不廣明狹隘必字是必定如此此忠信驕泰俱屬心忠信真心也驕泰妄心也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已字以心言物字以理言如為子而盡其欲孝之心是忠為子而餘其當孝之理是信蓋忠者衷也由衷不欺之意也若不盡心便是自家欺瞞了信者實也以實不浮之意也若不循理便是虛浮不實落忠信如何得大道蓋盡心皆不欺其真欲真惡之心循物者克其當好當惡之理故得大道所謂無忠傲恕不出也驕者矜高不肯抑其浮氣以盡真心泰者侈肆又放縱不檢不循物理正與忠信相反驕泰如何失大道蓋驕矜者氣盈蔽其公好公惡之心侈泰者越檢違其當好當惡之理故失大道○驕者矜高不肯下同民好惡泰者侈肆必至拂民之好惡以徇己之欲

大學

五十六

李九我曰忠信總是一點真心實意至誠惻怛肫肫懇至此心便與天下相通能察其好惡之情而體悉周旋無所不盡故能絜矩之道一有驕泰之心自視不勝其大視人不勝其小閭閻之疾苦怨咨漠然略不動于其中方將拂百姓以從己之欲奪其所好而與之以其所惡所用者格

克之徒所行者橫征之取安有不失絜矩○愚意忠信二字相連言盡我好善惡惡之心而於物當好當惡之理無所違也如我欲老則自盡其孝而無違於孝之理我欲悌則自盡其悌而無違於悌之理我欲慈則自盡其慈而無違於慈之理這個心是吾真實之心也亦天下同然之心也此心存于中便是個矩了即此心而推之便是絜矩便是大道之得如我為孝子必不忍天下之不孝我為悌弟必不忍天下之不悌我為慈父必不忍天下之不慈天下有不得遂其興起者真如疾痛疴痒時刻不能去心必思所以曲處而安全之故曰忠信以得之驕者以萬乘至尊莫敢與抗是個矜心泰者逞恣睢娛樂以明得意是個肆心有這樣的心腸看得吾身大天下小知有己不知有人心竭寰中之命脉以供一人之傲睨於小民之疴痒利病全不相關豈不失了大道李求一云驕泰主於騁一己之情豈能酌千萬人之情驕泰利於便一心之適豈能調千萬心之適亦體貼

大學

五十七

生財有大道節全章文義上節已盡矣此句最要說得好蓋推本到忠信驕泰更無處去了緣何復論財貨蓋絜矩

之道非一端而不專其利最要緊人情惟專利之心最難克故復丁寧此一段大意謂大道生財自可發身是義中自有利也亦何苦而用聚斂之小人以召菑害乎蓋慎德一段言人君不當專利之意多此一段言人君不必專利之意多不可專主理財用人之說蓋理財本于用人只後二節依稀似有此意耳以義為利二句是此一段之旨此大道乃上節大道中之一端對上節不逾大道及聚斂小術生聚為疾務本也所以開其源食寡用節節財也所以節其流四句照呂註舒徐也只是儉約不驟然用盡下財

財也足國初告大學 五十八

足而君亦足○時說恒字兼緩急豐凶  
仁者以財發身節上節言生財此節言散財非既生之又散之也有大道以生財而不為聚斂便是散下仁者是能聚矩與前仁人意同發字全在得民上民共戴之則尊榮矣發字義亦要體貼以財發身不是有心去把財發身只論事理如此不仁者輕看  
未有上好仁而節此節以財發身者而究言之好仁註貼愛其下要見不忍與和意好義註貼忠其上且就民心寬

語未有指實如云感恩思報懷德效忠而竭其尊君親上之誠便是終事還依舊說泛就在公之務舉公以圖其成如後役犯難皆是蓋終事不重只引起守財耳意若曰力出于民者且不自愛財財出于君者敢生覬覦乎近見一說云終事虛說守財正終事之實也既輸之又守之豈不是事必有終乎此說亦奇

孟獻子曰畜馬節上二節雖未說出以義為利却無非以義為利之意蓋生財散財者義也發身守財者義之利也故此以下二節引證而申結之非文一意也雜豚牛羊皆

財也足國初告大學 五十九

侵民利畜馬四句引起輕不畜聚斂之臣句最重豈有盜臣甚言聚斂之臣不可有耳其取盜臣也苟利於民而不利於君亦為民父母者所不辭也故獻子寧有之意只不忍傷民之意多尚未較及害處獻子言有家而傳者說到國上見家國一理也此義字與上文不同上好義屬民此義字屬君不專利便是義也利字根雜豚牛羊聚斂來義字根不察不畜來此二句未說到利害上只論是非下節方以利害言耳程子曰義之所安即為利此句甚精蓋君子只是以義之不可而不為非計到為利之害而不為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節長國家二字要有人君長國家所少原非財也何獨他務未遑急急財用之祿蓋小人欲媚其君多借此以為進身之階故曰必自小人矣小人即上聚斂之臣彼字指小人言彼為善之節或問所謂賞其納忠嘉其任怨也蓄是天災譴告之及也如星變日食水旱蝗疫皆是害是人害禍亂之生也如寇賊奸宄兵戈變亂皆是善者是君子君子救不得只因小人做壞了天怒不可回民心不可挽利為人欲之私雖無其害不當務也况有此箇害並至之慘乎義為天理之公雖無其利猶當務也

四書是國初告

大學

六十

況又有守身發財之利乎○末當找云不專其利而與民同好惡則絜矩之道得而孝弟慈之分願各遂矣此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也

李衷一全肯云平天下之道只在絜矩二字下文千言萬語不外個絜矩絜矩只有個兩端不外個好惡矩者心也絜者度其心之所同而推以及人也章內之德字與仁字忠信字都以心言所以謹其好惡之原而行絜矩之本也從前這章都把理財用人平看自先慎德至勇犯說理財之絜矩自秦晉至苗及夫身說用人之絜矩而歸本共大

道之得失由於忠信驕泰末則復言其理財之失由於用人也看來先慎手德一段都是發明其財之所以不可聚處不曾有理財意思財如何理生之節之乃其理之方此意還在生財有大道內這段未應說簡理財字面與用人相對也不如把章句中好惡公私之極句及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句作此中主本老而民與孝長長而民與弟恤孤而不倍即天下國家之人心同便見矩之同處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便是與民同欲便是絜矩自此以至終篇都是發揮同好惡之意能與民同好惡是絜矩之得也慎則為民父母而得眾得國由之矣不能與民同好惡是絜矩之失也辟則為天下僂而失眾失國由之矣此絜矩之不可不慎也欲絜之則莫若先慎德大凡上人不能絜個矩往往爭民之所欲而施民之所惡皆由德不先慎而專利之心使之耳須是先慎乎德以德為本以財為末則無自專殖於上民之所好在利便能散之民之所惡在不和則外本內末而專利於己財聚則民必散恃入恃出之患所不免矣夫德之慎不慎善否分而天命之得

四書是國初告

大學

六十一

失係之此康誥唯命不于常之說也然民心之好惡在利其尤所最好最惡爲人心本然之性而不可拂者莫如舉賢退不善人君有個無專殖之心便不至失休休有容之賢而用妨賢病國之士何者其所寶在此而不在彼也楚晉不以金玉爲寶而以善人爲寶舅犯不以得土地爲寶而以仁親爲寶則慎德之君子其所寶以賢人而不以貨財明矣須是如泰誓所云其貽子孫黎民之利者用之其不然者放流逆遠而不留方是好人之所好爲仁者之能愛人方是惡人之所惡爲仁者之能惡人不然見賢而不能

四書也足開初告

大學

六十二

能舉舉而不能先者謂之命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者謂之過命之失始於不先必終於不舉矣過之失始於不遠必終於不退矣其流至於舉不善而退賢人至好惡拂人之性矣此正不仁之人僻爲天下僂處蓄之所以達夫身也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者果如是乎所謂不專其利不但聚財處是專利就是用個妨賢之人都是爲適己自便計亦是專利故註云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分明此二語包括一章大旨不但爲散財生財發也觀下文發個聚斂小人一段則用賢之非專利

其旨益明矣註云好惡公私之極極盡也言人君能同民好惡與否其仁而公其不仁而私之心必到此用人得失而後盡也看來君子之平天下有個好以天下惡以天下鈞絜矩大道須是忠信能得之一有驕泰便差之然古今徃往多驕泰之主而少忠信之君絜矩大道概乎未有事者畢是長國家的上人不曉得生財大道但見國用不可不足則財不可不聚一意理財但務其斂不務其生是以培克聚斂之臣得執其與利之說而中之遂爲所誤階之爲禍以故其失道至此耳不知生財自有箇大道不在聚

四書也足開初告

大學

六十三

斂生者生民間之財也生衆食寡爲疾用舒則所以生之之大道也得此大道便能足民便是仁人以財發身上既好仁深明乎豐財源節財流之道務民足不務君足是爲君愛民民亦奉公好義君之事民爲之終矣如是而爲君之財亦足曾謂府庫財非君之有乎孟獻子節只是發出聚斂之臣不可畜下節則極言不可畜之故正以其不務生財而務聚斂也不畜聚斂之臣不用小人便是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則可以終事而守財用聚斂之臣則必至召災而取害此生財之大道乎天下者不可不亟講也財

實有國者之不可缺周官一書理財居其大半如徒云外  
本內未并生財大道都一切厭棄不問及一旦虛耗纔多  
索民間以充之興利之臣不得不雜然並進矣矩可得絮  
天下可得乎乎故生財者亦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之  
要道也看來治國章言令言好言帥言教以有以化之者  
言乎天下章言用人言理財屢屢乎詳而不置則不徒有  
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其理精而微其用宏而遠繫鑿有  
據實實可行此聖人經世之實學也

約而言乎天下只是個絮矩絮矩只在公好惡公好惡只  
也足國初告

大學

六四

要散其財不要聚其財要用賢人以利國不要用小人以  
病國然財用亦國家所不可缺者倘不為之經理則小人  
又得挾其術以進故說生財自有大道雖不聚財而財未  
嘗不足於用終不可用小人之聚斂以貽害於民也以足  
上散財用人二段未盡之意總是推廣絮矩之義總謂之  
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不聚財以殖貨不用小人以便  
已總謂之不專其利也○要須得絮矩之外無乎天下之  
道而與民同欲之外無絮矩之道然所謂與民同欲者不  
是同其財貨用人之欲乃是公財貨用好人以遂其孝弟

慈之願欲耳

也足國初告終

大學

六五

四書也足圖初告中庸

閩中王

宇

社友林永平

東傳

天命之謂性章

全章可離非道也。以上是原道而決其不可離。戒慎以下  
是君子體道之功。喜怒哀以下是申明道之所以不可離而  
推君子體道之極功也。不是說本體便是說工夫。通章以  
道字為主。

天命之謂性。節性道教。雖三平還以道字為主。性者道所

自出。教者道所由成。蓋子思憂道學之失傳而立言。故揭

出道之大原以示人。若曰自天命人以性率之。既便為道

而聖人乃因以立教耳。這道豈非人所至切者哉。云爾三

句總為道之一字而設。不徒釋性道教之名義也。性道教

從來有此名目。但人認差了。故子思以天命率性修道言

之。註人知已之有性六句可玩。講天命之謂性。當吊起性

字。云性何謂哉。天命之謂也。下二句做此。天命謂性是言

天之命乎人者。則人之所以為性也。此天字不是形氣之

天。節末章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也。此命字亦非諄諄之

命書所謂降衷於下民。易所謂物與無妄者是也。性道教

都專就人說。不兼物性。純就理言。不兼氣質。註以氣陰說

者。只見理隨氣而賦耳。其實非兼氣也。朱子曰。命如誥勅

性如職任。君以誥勅。臣受之。則為職任。天以理命。人

受之。則為性。故說者云。命字有責成意。此句最好。認得天

命之謂性。則知性非淪於虛。非雜於氣。蓋中庸一書全為

憂異端而作。然解明性字做甚。○率循也不是。用力去遵

循持循只是率。其自然如乍見孺子而林楊惻隱。便是率

仁之性。此惻隱乃吾性自然發用。全不待矯揉造作。便是

率的意思。○事物當然之理。率性謂道。是言循吾本然

之性而出。這多道理。便謂之道。如在性中。只謂仁。率其仁

之性而行。即父子兄弟之道矣。在性中。只謂義。率其義之

性而行。即君臣朋友之道矣。以至性中萬理咸備。率之即

萬事萬物之道。○修者修其過不及。以歸中也。要根氣稟

字不是聖人自修只是修之爲人之模範耳譬如人當孝親是道割股廬墓是太過從親之令是不及聖人制事親之禮便是修去太過不及設立一個成法教人遵行是修道之謂教也此教字不是耳提面命之教乃主張世道之教達而在上則爲堯舜禹湯文武躬而在下則爲孔子皆脩道立教者○脩道之謂教若出至戒懼慎獨則此若子正是由教入道而以聖人之所以修者自修也若出至致中和則又達之爲禮樂刑政而教自我行矣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此章言道則性道教俱包了不可須臾離一說離不得言道率於性卽性卽道原非二物如何離得一說作不當離於不可字更切蓋道也者率於性爲日用事物當行之理毋論其久卽須臾有不可離者所謂修之則吉悖之則凶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是也一息內不是道便一息內一步不可行故曰不可須臾離須臾單

屬時言註兼言物者亦就物上見道無時不在物也猶云大而天下國家小而日用常行皆不可須臾離道云爾非以物與時平重也講不可須臾離只當承性來不可總承性道教纏繞須臾有兼寂感說影下存省中和亦妙蓋惟

其率於性故欲寂時離之乎而性之體不可離也欲感時離之乎而性之用不可離也註中又添具於心頭緒太多不必用可離非道也較看只反言以決其不可離耳可離者不是道既謂之道決不可離矣以物喻之凡物有用時亦有不用時當不用時便是可離若道則無時不用的如何可離如可離除是別的道決不可離此喻最明○是故二字承上文言道既不可須臾離故君子存須臾不離道之功戒懼慎獨皆承道不可離皆是不離道之功不可誤認作道不可離只引起戒懼而不引起慎獨也○戒懼是

存養重全理慎獨是省察重退欲但不可分靜存動察蓋不觀不聞雖是靜却自動遂推到此非動時不戒懼至靜時始戒懼也莫見莫顯又是靜之終動之終其便是動也大約上節已包下節下節特表出用功之要以示人耳○不觀不聞是未與物接萬物俱寂思慮未起之時也戒懼恐懼要認得真不是着意戒懼只是提醒此心不放過下此處有勿忘勿助之妙註只云存天理之本然蓋不觀不聞人欲未起也作文切勿兼邊欲戒慎恐懼無太空總是



聲者也。所不視，所不聞，乃理之不落形聲者也。譬如目看詩書，此理寓於詩書之中，是所親也。固戒慎而不敢忽之，雖目不看詩書，自有真詩書在，但無此詩書，非無此理。故亦戒慎而不敢忽，必如此例，方是存天理之本然。據此看來，觀聞有時離，而不視不聞者，却常在，即此是常存敬。畏了，不待補所親所聞而後完矣。○要會註中，常存敬，畏意勿泥，不親不聞，只作主靜功夫。玩註一雖字，則親聞可知。○總是要根源淨盡，無少夾帶，非於性體上添一物也。

四書也 五

五

朱子曰：不親不聞，不是閉目合眼時，只是萬物皆未萌芽，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處。常要提起此心，在這裡防於未然，所謂不見是圖也。○又云：提撕警覺，使常惺惺，則天命木體常存在此。

莫見乎隱，簡上言戒懼，便是無時不戒懼。此又提起說，無不戒懼之中，隱微念慮之萌，尤不可忽。故又欲於其獨而謹之，乃於上節中抽出緊要之功，以示人耳。莫見二句，引起獨之當慎也。隱微，即獨也。莫見，莫顯見其當慎也。隱暗處也。即心曲之中也。不以地言微細，專即念慮之旌也。

不以事言見者，不容藏也。顯者無少晦也。莫見，據註重已獨知說，隱微而天理也。我自知之，隱微而人欲也。我自知之，我之自知，甚於人之知我。故曰：莫見莫顯。時文補意云：當酬酢紛紜之時，精神外用，自知容有不真，故惟隱微時自知最真。此意亦好，愚見以獨知講見顯，未免牽強。看來只是舜跖關頭，悉由此分。所關係者甚大，則不可以渺小忽之。何等見顯，朱註本有幾已動已獨知兩意。今人只主已獨知一說，忘却彼一說了。慎獨註單言遏人欲於將萌者，重人欲遏也。一念初萌，有理有欲，果天理耶，固克長之。

四書也 五

六

矣。果人欲耶，則必遏絕而不使其潛滋暗長也。作文理欲申說，纔是。○謂此處非一人之獨，乃天下大本達道的所。在故欲人極力下手。

合上節看來，戒慎不觀，恐懼不聞，已自動說到靜是必時。時刻刻與道相疑，合分明講出一段須臾不離道光景。若論不離道功夫，亦已盡了。而又要慎獨者，何益人之心，常定者，其本體常動者，其真機。此心不觀聞處，能有幾時。要緊全在獨處。所謂獨者，不親聞之終，觀聞之始也。此正理欲關頭，不及此時加功，則私欲一萌，漸離漸遠，前戒懼的。

心都枉費了。故君子既常戒懼無須刻放下。於此萌動時  
候又加仔細檢點不使一毫私欲潛滋隱微之中以致離  
道之遠也。註中尤加謹焉。此晦翁喫緊示人意。非戒懼時  
尚放寬些。至慎獨時又加謹也。上言動靜都要謹。下言動  
之始尤要緊當謹。分明是兩節事。但慎獨又包在戒懼中。  
下特抽出相對不得耳。新說謂不觀不聞處正是道體。又  
謂不觀不聞仰獨也。戒懼恐懼仰慎獨也。下節特申上節  
之意耳。俱支離不可從。依註為要。

喜怒哀樂之未發節上三節言君子體道之功若進一步  
四書也。註初卷八口唇

徑接致中和上豈不順乎。而此一節又明道不可離之意  
何也。蓋此節雖明道不可離實欲透此中和以引起上節  
耳。亦如莫見莫顯之引起慎獨也。如此看最真此節。誠以  
中屬性。和屬情。看來本章原無情字。只云性之體用。便罷  
情字不必添。○上文只虛虛說個道不可離。不曾明言如  
何不可離。至此方纔說未發已發。是大本達道。止是言道  
之體用。即存人性之體用。須更離之。則失其中和之德。而  
大本不立。達道不行。此道所以不可離也。戒懼恐懼之類  
何可不致其極。故須致中和云。○未發不是合而未發。是

全未萌發也。中和二字是子思自立此名。與性道效原有  
此名不同。中字淺解如云不偏於喜不偏於怒不偏於哀  
樂是也。然此只得字義。若融其旨趣。要在性上體認。蓋此  
性渾然在中。不落於所不。隨感而動。非如情欲意見之各向  
於一途。故特以中名耳。程子謂中字是在中之意。朱子以  
為認得真。○又曰林擇夫謂中者在中之義。是裏面底道  
理。裏面底道理最好玩。索人生而靜之初。未與物接。這是  
未發時候。且未有喜怒哀樂。安有偏處。只一箇天理渾然  
在虛靈中間。所以叫做中。然中字莫認為中間之東。蓋天

四書也。註初卷八口唇

命之性。極純粹中正。無少偏倚。駁雜。故曰中。要仔細認真。  
○中節合節也。節字甚細。如當喜不可怒。當怒不可喜。固  
是節。如當喜二三分時不可喜。到六七分亦是節。節根未  
發之中。來未發謂中。則天然之節已具於其內。發而皆中  
之。只是不失未發之本體耳。和字如五味之調和。一般發  
不中節。不但怒與哀不是和。喜與樂亦不是和。只因有所  
乖戾。故也。發皆中節。不但喜與樂是和。怒與哀亦是和。只  
因無所乖戾。故也有好為垂。有拂為戾。所為無乖戾者。無  
乖戾於未發之中也。惟中節故無乖戾也。時說有云。雖已

發時而未發之本體常在此句最好○中如何是天下之大本猶根也木之枝葉俱生於根本已發為枝葉則未發為根本矣註中從出字貼木字皆字貼大字蓋天下無性外之道至無能合至有至虛能生至實也若淺講如云此時無喜怒也而喜怒之節皆從此出雖無哀樂也而哀樂之節皆從此出講此句最要斟酌註雖云天下之理皆由此出其實尚未出也猶云中雖未發却不是空寂天下萬事萬化許多道理都由這裡出去的蓋指其未發中之所涵蓄而言如孟子所謂資之深一側時文都欠體認却

四書也 大則初告入中府

九

說是本立而道生去了○和如何是達道蓋發不中節則為一人之私心發皆中節則是天下之公理矣天下古今人人皆有應感則人人都由此率性之中和恰似通行大路一般註由字貼道字共字貼達字若淺說如云喜怒哀樂中節則凡為喜怒哀樂者皆可照例行哀樂中節則凡為哀樂者皆可照例行這達道未行的時節却藏在何處都藏在這中裏頭所謂大本也達者達此而已○兩天下字猶云宇宙間也據註上天下字貼云天下之理下天下字貼云天下古今實無兩樣但下面以天下古今挑明達字耳天下之

所共由是物之共由也古今之所共由是時之共由也兩天下字實包得天地萬物以起下節之意如云中為大本所以涵天地萬物之理於靜虛者此也和為達道所以選天地萬物之理於順應者此也○我當云中為大本故少歉於中則虧性之體矣和為達道苟少歉於和則虧性之用矣道豈須更離哉如此找不但承道不可離且引起下

節時說有云道不可須臾離似專在率性一邊說至喜怒哀樂未發又直從天命源頭說來不知未發為中則性也中

四書也 大則初告入中府

一

節為和則率性也大本達道則道之謂也總之就率性上指點出個中和而著其為大本達道以明不可離之意也此章只認定率性兩字便存綱領只為要提出大本達道來故說喜怒哀樂總謂不觀不聞之中非寂寞而獨所發出的和非止於獨也致中和節致中者滿其中之分量也致和者滿其和之分量也非增所本無意註語頗為藤看來只大本達道觀貼致字甚明何必別尋使大者無失其為大便是致中使達者無失其為達便是致和註無少偏倚無少差謬是致到

極中極和也其守不失無適不然是致到常中常和也致中和當合講見交養意不是截然兩項功夫位育不必分之中和衰了凡云天高地下水來成位故以位爲安其所萬物化生本來是育故以育爲遂其生此數句最明快益天地本位只不干其和便是位萬物本育只不開其化便是育如桀紂在上日食星變山崩川竭可見天地不安其所了兵亂凶荒胎殯卵殞人民愁苦萬物天札可見萬物不遂其生了位育之功非聖人在天子之位不能所以位育者人有變理茂對之實事如禮樂刑政之屬是也不是

四書也足貫初台八口厨

玄虛語白文不曾明說者以致中致和內連政事都該了林次崖云中和兼致在君子分上便是禮修樂和政平刑清了方得位育效驗位育全由於和而中其本也萬物兼人物萬物育亦承天地位來觀註心正氣順可知蓋萬物天地所生必須幽贊神明使和氣薰蒸雨暘寒燠時若然後茂對之仁有所施而萬物皆遂其生註云天地之心正者何也天地無心自理也如四時愆依日月薄蝕便是此理差舛了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便是大本發皆中節爲和和便

是達道切不可把喜怒哀樂看做小可的看世間何事不係在喜怒哀樂上且如人君喜所當喜怒所當怒哀樂所當哀樂喜則賞當其功怒則罰當其罪哀則如泣罪人如哀我獨樂則如樂育羣才與民偕樂如是而不風雨順調民物康豫乎

位育即是實事不但有其理聖人在上仁心仁政克塞海內自然三光全寒暑時民安物阜鳥獸草木魚鱉咸若此可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註以理言不必泥○位育二句全要看註中天地本吾一體句意思此皆從天命之性句

四書也足貫初台八口厨

看來蓋人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則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吾之所以爲性皆此理也吾致中和則天地位萬物與我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則萬物之所以爲萬物人之所以爲人皆此理也吾能致中和則萬物育雖重天子建中和之極上亦隨位可見

中庸明道之書只重一個率性之道上然不說出個原頭却像無所從來所以先說天命之謂性若不說出一個條條却像無所依據所以又說修道之謂教其實即是一理既說道之大原出於天而不說實體備於已與夫求端用

方之方却像無所從入所以又說道也者二節既說君子不離道而不說出一個緣故却像沒有根由所以又說喜怒一條既以中和明道之所以不可離若不說出個功效極處却像高虛無歸宿了所以又說致中和一條

君子中庸章

此依時說乃辨君子小人之真似也上節言君子小人之中庸有真偽而下節明其實也道惟率於性者為中惟出於中者為庸自道學失傳真偽雜出於是君子言中庸小人亦言中庸不知惟君子之中庸方為中庸而合乎道若

中庸

中庸

三

小人全逞意見正與吾道相反者惡可言中庸也○次節正指實言君子之中庸是這樣的小人之中庸是那樣的二君子二小人俱此是稱號心與事俱包在時中無忌憚內小人之中庸句亦不必添一反字此君子是已成地位註中戒懼是推上一層話作文不必入時中全要玩個時字中無定體隨時而在非時不可以名中接上云君子之中庸何如者君子之中庸乃時中者蓋其素用戒懼慎獨以夫而隨時取中內不膠成心喜怒哀樂與時而俱融外不滯應迹言動賞罰因時而順應此其所以為中庸也小

入之中庸何如者小人之中庸乃無忌憚者蓋其素無戒懼慎獨功夫徒慕其名號內以猖狂自恣之心託之乎不滯外以放縱無檢之行託之乎通方此其所以反中庸也蓋究其名則負神者與恣睢者迹若相似原其實則從時者與任意者實則不同安可以小人之似而亂君子之真哉蓋君子不任成心不膠已見事物到在面前只看時如何便隨時以處中時當如此則如此而此即為中時當如彼則如彼而彼即為中如過門不入在禹之時為中在顏子則非中單瓢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在禹稷則非中是也無忌憚只對時中看勿說太粗但不合時宜行之便是如當文王時為武王事武王時為文王事便是肆欲妄行便是無忌憚○此章全重一時字孔子聖之時者也若無此時字便是子莫執中矣故中庸次章即把時字抽出示人之意切矣

中庸其至章

上句是贊美之詞下句是慨歎之詞重下句中庸就現成理說無過則一毫不可損無不及則一毫不可加所以為至時說謂不加損只說得中庸說不得至字於天下所共

由萬世而無弊上見至兼講亦得氏字所包者廣不專指百姓能字兼得知字在內鮮能是不入太過卽入不及意此能字最要緊下鮮能知味不能期月守中庸不可能皆言鮮能直至聖而後可能故曰惟聖者能之久矣二字有惕然令人深省意

道之不行也章

此章總是道之不明不行由於人自離道也雖曰上節以生稟言下節歸咎於不察而實則上下一貫意熟讀白文自見首節只是知行互根意此一句括盡節旨不行不明

四書是國初行

中庸

一五

屬道道本如江河之行於地今則塞而不行道本如日月之明於天今則晦而不明若說人不能行道明道亦不差但於本文不順知之是知其故不能擇則不能守矣故智愚屬行邊不能守則擇為虛矣故賢不自屬明邊或問云測度深微揣摩事變知君子之所不必知智者之過乎中也刻意向行驚世駭俗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賢者之過乎中也賢者不是聖賢賢字只如陳仲子之廉尾生之信之類愚是愚昧不自是庸弱四者不但生稟要亦成於意見蔽於私欲不能變化氣質

人莫不飲食也節此只就上吝嗟憫嘆一番見人人在道之中却又人人在道之外也李九我曰此承上文過不及而嘆其不察非謂所以過不及者由不察也當與孟子所謂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一側○舊謂飲食乃道中之一事只就飲食講太粗淺還就正意影說為是飲食字味字都是借字不可作譬喻當依小註飲食就當日用字看味字當道之中看知字即當察字看人字兼知愚賢不肖承上文來道之不明不行如此然則知愚賢不肖誰人不日用於斯道之內而或過或不及於斯道當知當行

四書是國初行

中庸

一六

之中果誰人能察之哉道不遠人而人自離誠不知何心矣作文仍當以飲食字味字影正意講方妙朱註察字是提醒此心之意兼得明行不是單屬明亦不是又在明行前一步當其知之過不及處就是不察下衡舉飲食言者此夫子自至切者曉人見得道在日用平平常常與家常茶飯相似人日用不自知當面錯過也

道其不行矣夫章

行之端以起下章只就行上太過不及說發出嗟必點上章智愚來

舜其大智也與章

首句虛下正見其大智也舜之所以為大智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不是取人之明以益己之明如此似聖人原有遺明而待人益之矣看來孟子善與人同意一般蓋智者性之明本無人我形骸之隔舜之取諸人分明是不見形骸只見此義理以一心融萬心非若小智之自私自意見故為大智譬如鏡能涵萬象乃見鏡全體也要認此理但首句且虛說勿如此發透好問以下相承說問察所得有善惡則隱揚之而所揚之善又有兩端則執而用其中也問問於人察察於己兩好字要見自然意蓋聖人之心與道為一觸處皆道其好問好察非恐有所不知亦非以言無微而可略也隱惡見其廣大能容揚善見其光明不蔽俱是自然而然而非有心啓之樂告也隱揚於大智本旨不甚緊要只因取善併及之耳兩端只是善中有兩端不兼惡說益言之惡者不必擇矣而善未必中也彼亦一善言此亦一善言理介於可從可違之際相參相酌是謂之執其兩端陶石篋曰兩端都是善的固不指定過不及亦不必謂自首至尾彼善何嘗有首尾大凡同則不同雖

中庸

二

千百種只謂之兩兩者不一之謂猶言執此不一之論酌

而量之參而詳之也執字不必着力執持也持而擇之也擇字在執字下用字上持兩端而用其中是一氣話註云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還不象口氣於民二字輕只帶言一說云用民之中又一云用而施之於民從前說者多其斯以為舜乎勿云其斯以為舜之大智乎便添設了只將大智意融在舜內如云人徒知濟世文明舜也明目達聰舜也就知斯不自用而取諸人者舜之所以為舜乎總承上文說○湯霍林曰是大智人能問能察能擇能用不是由問察乃有智此語最有體認李衷一曰此章稱舜大智以聖心之至虛至公無爾我障蔽完全本來心體上看蓋智即人之心體本流通於天地萬物無我無人無障蔽無限量極其大而無外者只為此心不虛不公便自狹小舜則不自用而取諸人通天下為一身與萬物為一體完全本來心體所以獨稱大智不是就合眾人之智以為智處說大智若有見於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故如此好問好察則是賢人之智而非聖人之智矣袁了凡曰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可

中庸

一

見他終身不肯自用遇着事來自然要問問處自然有滋味故好好問好察兩好字有精神乎契欲已而不能已意如云信而好古好古敏求自是聖人事隱惡揚善乃是道理合當如此不是聖人有意於隱之揚之譬如向陽之木自長背陽之木自消非天地有意也隱不但是不宣聖心純粹纖翳不留連胸中亦無停蓄處揚亦不但不匿章明其事或顯用其人皆是也又好問好察隱惡揚善執兩端用其中此皆自人所見而言舜未嘗不好不揚不執不用而舜皆不之知也總只是求個天理恰好處便用之所謂

聖也

中庸

十九

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者其斯以爲舜乎猶云這個纔是愛講中只把舜不自用其智合天下之智以爲智意發在前了至此句只云其斯舜之所以爲舜乎與是丘也同看猶佛家所謂真面目也若云其斯以爲舜之大智則是把好問等坐做大智實事差矣

人皆曰予智章

上段引下段上輕下重兩子知不同上智字是能料事幾於未然下智字是能析義理於毫末俱自負之詞時文多云惟其自以爲智便非大智若大智則忘其智矣此意亦

可參用吾獲陷阱之中喻禍机所伏爭先而起曰驅驅非人驅之乃自驅也陷阱能掄取禽獸者餌昏之也禍機能陷害人者利昏之也利之所在害之所伏逐利而罹於凶害便是驅而云云時說有以爲利欲所驅爲添設以行險字換去逐利字固渾融看來除了利欲亦別無自驅犯患處還從前說擇中庸處輕重不能守句擇中庸只就日用事物之理言勿說太深擇中庸便是擇了去行但行之不久又失了要補行字不能守據舊說云復失之於過不及也時文只多作復失之於過還從前說不能守畢竟由於

聖也

中庸

二十二

回之爲人也章

此章重真知上而真知全在拳拳服膺上見若只空空能擇不爲真知爲人二字不虛要本生靈之粹而又能察此從第四章會意來也程文云回之爲人也中庸而旁通深潛而嘿識正是此意擇乎中庸是隨事隨物辨別衆聖以求所謂中庸但要講得細些如云就爲中就爲似中而非中雖幾微毫末之際辨之必實使程文兼念慮與事物



蓋中庸雖渾然性體而其發於萬念萬事者莫非性體之  
散殊必須有隨處體認之功擇乎中庸即格致之旨若依  
新說擇中庸即是尋求性體遂把下文得一善作合一之  
善說又理殊不順擇乎中庸便去行下得字是行得非徒  
知得也善即中庸也得一善非止一善也一中散為萬用  
得一善便守一善是隨擇隨得隨得隨守之意能守固是  
守之以心却不是空空守在心頭終身所歷寂感不一寂  
時守在心頭矣感時豈不見之行事乎墨卷無寂無感常  
合而常不違也最得肯膺是胸前只是儂字

四書北是國初告

中庸

三

天下國家可均章

上三句輕決言至難的事俱不難以引起中庸之尤難三  
可字活看如云不論其均之盡善與否而但曰均之而已  
則偏伯小康亦各曰均可能也下二句做此蓋使均之盡  
善如堯舜之均天下國家即是均之得中矣如何易能只  
不論其得中與否則是如管仲一匡天下亦是均故曰可  
能也辭與蹈亦有得中者曰可能亦皆不論其中與否耳  
証仁智勇及倚於一偏俱不必用質之近所謂明敏廉潔  
果敢是也資近力勉不平等力能勉中庸不可能不是玄

遠只是稍增一分便太過稍減一分便不及不得恰好義  
精屬知仁熟屬行無一毫人欲之私暗指下章勇意下章  
自勝其人欲之私正應此人欲之私不必留情滅理稍參  
意見即是私稍加意氣亦是私此意積可入時文○上三  
者做得恰好固亦是中庸但中庸該得廣不止三者新說  
末句就在上三句看太狹下

子路問強章

全章南北之強俱輕只重末節○問強之意竊聞剛足以  
任道而未得其真故問之三與字不是聽其自擇只是歷

四書北是國初告

中庸

三

數以告之如云不有南方之強與不有北方之強與又不  
有汝學者之強與而強強字不必添當字蓋南北之強全  
是風聲氣習所移不是學者所自豎立子路學於聖門自  
有吾道中的剛友士林中的勁直豈可與世俗一般故直  
名曰爾強若加一當字則本文為缺壞不全而必待人加  
添矣

寬柔以教二節寬含容也柔異順也寬柔以教雖不憤不  
悱不誠而亦教之無道是橫逆不報無道是無大無小都  
不報他此不報分明是有意含忍與犯而不校自別寬柔

不報如何不是中道蓋亦有不屑之教不可寬柔者亦有  
不其戴天之仇不可不報者令一概寬柔不報故未得中  
舍忍亦為強者舍忍極是難事能忍人所不能忍亦是勝  
人處檢謂之強君子二字沒有與末節成德者不同居者  
乃以自處之謂寬柔以教似合君子愛人之心不報無道  
似合君子容物之量故亦以自處南方亦未必人人委靡  
此亦是說大概風氣所移多此等人耳北方亦同任金革  
死而不厭二句串看社席金革以為安雖死於金革不厭  
悔也死而不悔亦是平時自負如此強者是血氣之強指

中庸

武夫力士輩徐巖泉曰南北之強亦不是尋常人就其中  
有定見定守者但學力未能盡變化氣質不免尚為風氣  
所囿耳  
故君子和而不流節此節分人已窮達四件看此正應抑  
而強句君子以成德言四不字最重正見其強處強哉矯  
乃贊歎之詞註擇守二意貼在四不字內自勝其私貼  
強哉矯內○和是與眾和同不立異為高然却顧理是  
其中自有辨別自有操持不違理同俗便是不流流如  
乎流俗之流眾人習非我亦隨之而習非也中立

立也如天下有大事體夫利害處眾人皆靡然聽之而吾  
獨立其中子然無助任他謗毀與前中傷隨後此中端然  
不動不隨風而靡略不傾倚一邊使是不倚蓋執持不堅  
必以人不附已就變了倚那一邊君子實見得是始終這  
等中立再不倒着旁邊倚別人去是謂中立不倚倚偏着  
也中則不偏倚則不中常能中立使是不倚中立不倚即  
史所謂砥柱中流易所謂獨立不懼避世無悶者也如此  
看覺明白痛快新說以中作中和之中者固為不是又一  
說謂君子之中立惟任理主持外不倚於習俗黨援內不

中庸

倚於意見才力此理之外無一毫依據可以借力則倚字  
為倚靠之倚猶言孳空立住不藉憑依也總不如前說勝  
○夏九範曰和如柳下惠而直道事人這便是不流中立  
如伯夷而一世非之不顧這便是不倚和而不流中立而  
不倚兩而字有別和易至於流然而不流是轉語文法常  
能中立即是不倚是順說文法塞訓未達亦有寧固無通  
之意未達之所守平生之所守只是一樣但國有道則身  
出而仕回視潛修則為未達之所守國無道身未出仕故  
但云平生至死猶言終身非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時節

強哉俱在自勝上見如講首句云是能擇承處人之理而守之而自勝其易流之私者也強哉矯修倣此擇守意白文所無亦宜融休

素隱行怪章

此章有一步進一步意歸重末節首節是知行太過者也次節是知未盡行未至者總皆失中者也末節方是中庸之成德詎智仁勇勿入夫子口氣內不可以首節為賢知之過次節為愚不肖之不及君子遵道與愚不肖有別○首節隱對顯言怪對常言素隱行怪本為微名而人情厭

則書也

中庸

三

常喜新故遂以名歸之述是稱述不是傳述有字容或有吾弗為是斷隱怪非道而吾弗為不必說到吾所為何在此節說有述末節又說不見知可見此章重不近名意而次節之廢亦或廢於無名耳君子遵道而行節此君子是入德者末節君子是成德者不同道即中庸之道遵道而行要補個擇字在道上隨事隨物擇乎中庸之理而遵之以行雖說行而重擇意半塗是遵行未久也廢是不能守也不能守似只是行之弗逮矣然畢竟因知之未真折衷云上句是行因知而有始下

句是知因行而無終也二句最精不可如俗云知遵乎道半塗而廢其所知行遵乎道半塗而廢其所行全背自文半塗而廢不是力不足還是志不堅耳註力之不足勿用吾弗能已矣既不可作勉焉而不敢廢又不可自認至誠無息作文只就道上發不能已便是蓋中道乃天之命人之性能遵而行自有不窮之味不息之機我如何能已得顏子欲罷不能正與此通

則書也

中庸

三

君子依乎中庸節依與遵不同遵字着九依字自然依中庸者與中庸為一也中即心心即中心之惺惺處節中庸之所當知心之疊疊處節中庸之所當行避世不見知只一意不必太分別時說有云身避而名猶彰彼好名者猶能甘之惟夫身既避人又不見知此乃人之所甚不堪而不悔為難此只作小題生意可耳避世不見知要本平淡之理不足以致人知來亦不必以山林巖穴講避世此只言其隱而在下耳悔字要說得細不悔又要說得自然悔者悔其平日所為無以致人知而欲改為之也不悔不是有心把持道真在我自然忘却顯晦不但不改操亦不動念常依便不悔非依之外別有不悔也李衷一曰依中庸

與遜世不悔二句緊承說只終身依乎中庸之意不悔正見其能依不是既能依又不悔也聖者以神化入講惟知入於神故依中而不悔所知惟行入於化故依中而不悔所行夫子自謙意只作找尾不必多講

君子之道費而隱

此章重費不重隱隱即在費之中蓋費之所以然處即隱也故下三節只詳其費証其費結其費並不說及隱當時談道者如老莊列子諸家皆以道爲一於隱故子思言曰君子之道豈一於隱哉費而隱也君子二字不重只泛說

中庸

道理連天地萬物都包在內非專言人道也費而隱當云無物不有而特無形聲可窺本無時不然而特非見聞可及妙體用於一原通顯微於無間費而隱也豈專於隱哉○朱子解費爲用之廣最好似解隱爲體之微體字似添下蔡虛齋云費之不可見即隱此句最精作文不分體用爲是

夫婦之愚節此節總是詳道之費自夫婦至存所憾是由小推至於大見道無不在故君子語大以下又分承大小而贊之以明道之費也夫婦不是夫妻之稱猶言衆人也

天地間人不是男子便是婦人但曰夫婦便盡天下之庸衆人矣愚不肖只對聖人看凡不是聖賢的平常人都可叫做夫婦叫做愚不肖看來即是下章道不遠人之入字與字有字俱仔細與知與能是萬分中與一分有不知有不能是萬分中歉一分夫婦所知所能不應專就居室說就是下文子臣弟友之道上章喜怒哀樂之理愚不肖的人亦有與聖人暗合處與知與能不是僅知能其僅似據知能就是聖人之知處能處亦只是如此所謂與聖同天是也聖人所不知所不能亦不可泯侯氏註蓋孔子問禮

中庸

問官是不知其典故非不知其理也且問了便知矣孔子不得位是勢也非道也只空講爲是義理多端或有不切於人生日用者雖生知之聖或明察偶有所不周雖安行之聖或運量偶有所不到也只如此講爲得之最要是說不切於人生日用蓋兩至字不是極精極好之意若精微玄妙處不知不能何足爲聖人要在費上說猶云論到全體盡頭處件件都要聖人知能他却也有不知不能耳此總是論道之費不可以知能盡的意思天地之大是天地之道在化育上見如高明博厚之類不重作形體太憾是

不滿是意不專是怨望也。註云覆載生成之德如天職生  
覆不能成載地職成載不能生覆是也。此以天地之常言  
也。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如當寒而暑當暑而寒。善人  
遇災凶人遇祥是也。此以天地之變言也。只作怨望說遺  
前一意有憾不重人之憾上總是道大於天地天地盡不  
得道之意。此二段總要見道之廣切不可說壞天地聖人  
故君子語大承天地聖人來語小承夫婦來不是君子語  
大語小只是以君子之道之大者言之以君子之道之小  
者言之。二天下字以物言天地萬物皆是物也載是包括

中庸

元

意破是剖判意註云其大無外者無有出於其外也其小  
無內者無有間於其內也常說俱云人於其內不如間字  
切宜細思水載舟以水出乎舟之外也今觀莫大於聖人  
尤莫大於天地而不能盡道則是道包於物外物不能出  
於道外也故曰莫能載萬物皆道而使其中尤有纖悉毫  
釐不是道是即有此纖悉毫釐之間隔於其內而道為可  
破矣今觀愚不肖之夫婦亦皆與於此道是此道無微不  
入更無有纖悉毫釐之間隔故曰莫能破莫能載就無限  
量處言莫能破就無滲漏處言朱子曰道無窮盡聖人亦

做不盡天地亦做不盡此是這節緊要意

詩云鳶飛戾天節此節證道機之法潑也雖似單屬小莫  
能破而實不可專屬小莫能破只澤融看○此節雖不在  
上節之外另有一道却要與上節不同上自夫婦說到  
聖人天地無不在論道至此可謂盡矣而一種活潑流行  
之妙趣尚未發得故復言此節見此道在天地間都如此  
昭著如此活潑日用之間橫行直撞無不是這道理也全  
要發斯道流行活潑之妙與上節不同上言道體此言道  
機也○鳶飛魚躍不必推說是道之發見如云是詩也非

中庸

三

言鳶魚也言道也如此則鳶魚與道為二矣當知鳶魚即  
道鳶魚之飛躍即道體之活潑流行處初非二物故着言  
其上下察也一句察是昭著無秘藏意昭著於上下無秘  
藏若此其妙真個是活潑地無一物不有無一處不到無  
一息不流○鳶魚如何即道蓋不但鳶魚是道天淵間無  
一物非道偶舉一鳶為便是道之察於上偶舉一魚魚便  
是道之察於下偶舉二字最是書旨○註云化育流行正  
指道言鳶魚即化育之一物為飛魚躍即化育流行之一  
機○註云活潑潑地者是形容天理流行無所滯礙之妙

活字是活動意又是自然意蓋使鳶不飛魚不躍是化機  
有息非活也使有心於飛而後飛有心於躍而後躍是本  
情識所為不謂之化機而終歸於止息亦非活也惟自然  
之動為活○全在飛躍二字寫趣

君子之道造端節此總結上文造端夫婦結上與知與能  
及語小莫破等句察乎天地結上聖人不能知行天地有  
憾及語大莫載等語而上下察處都該括盡矣造端夫婦  
不是道託始於夫婦只是說道無微不入自夫婦之知能  
起俱是道也端猶端倪之端造端言道之端倪呈露於此

中庸

中庸

三

也察天地在化育流行上看蓋費是道之用化育流行正  
見道之用也察字雖總是昭著意但上節是言道合太小  
而無不在此則專指遠大者之究竟○勿混看○按此節  
不難講明而難尋着滋味夫婦天地聖人上既言之又重  
言之何耶莫載莫破已足以結之矣又重結之何耶看來  
此節獨舉天地夫婦有意存焉夫婦也天地也皆以陰陽  
配合而生生不窮者也對舉而言之見得化育之功不獨  
在造物匹配之義不獨在人論天地大夫婦也夫婦小天  
地也三才一理於斯見之尤為親切不然何不曰造端乎

差忽毫釐而必曰造端於夫婦耶大抵看書要尋着滋味  
討個真情不可徒解文義此是至言

道不遠人章

此章首節為綱下三節詳言之也勿依舊說治人愛人責  
已三平當依新說貫講但新說即以人治人作忠恕尚欠  
要今斟酌其說只是因治人觸起忠恕耳不就是忠恕也  
○所云以人治人者似恐拂乎人之願而後為此寬容於  
因物付物之妙尚隔一層矣○道不遠人之所以為人  
者豈有他哉此心而已矣故盡心推心又為近道之要○

中庸

中庸

三

此章立言先後之敘殊有可疑先言治人次言推己及人  
次言因人反己最後乃純言修己皆似先其末而後其本  
矣詳其文勢乃因緩入急由輕入重也○君子成己成物  
不假互照故先言以人治人後言體體自修不用人已交  
互說若學為君子者必人已互證故中間因己及人因人  
反己就交互說總見得為道者觀君子之治人以取則固  
當推己及人尤當因人反己而如君子之體體自修乃為  
不遠人以為道此數語更融貫之極明快之極  
子曰道不遠人脩道不遠人道即在人道者率性之謂

所以爲人之理卽是道如喜怒哀樂于臣弟友等項便是  
註云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言衆人者見同然意耳  
道之當知不遠於人之所能知道之當行不遠於人之所  
能行人之爲道而遠人不是遠別人卽自遠其與人同然  
者耳如索隱行怪是也不可以爲道是不可謂之道此節  
只重首句下句輕爲道遠人不可爲道莫認作慨世語正  
見得爲道須不遠耳與可離非道也一例

詩云伐柯伐柯節猶以爲遠下補云若人之則卽在人之  
身乃真不遠矣故君子云云治人就教人說卽以其人之  
道還治其人之身如孝是子之道卽以之而教天下之爲  
子者弟是弟之道卽以之而教天下之爲弟者其人能改  
卽止不治不是姑息是道本不容有加也

中庸

三

忠恕違道不遠節過文云天君子治人而必以人者良以  
人同此心心同此道也卽此可悟述道之方焉如此過下  
方爰時說以人治人卽爲忠恕恐未妥○忠恕違道不遠  
舊說以道與忠恕分安勉新說多欲融之蓋觀下文云夫  
子自修不外忠恕豈可限作勉然語又講云道本大公忠  
恕則能去其私公私二字亦覺添設上文原無看來只在

心字討滋味蓋道不遠人是道卽心心卽道也只因人失  
了此心故違道遠苟能盡己而推之則盡之又盡漸復其  
心之本然推之又推漸復其心之同然卽道矣只以心字  
貼道字以求復其心貼違道不遠最明施諸已二句只是  
恕註以爲忠恕之事者無忠做恕不出也此二句不但釋  
忠恕字義正見所以違道不遠處○蘇紫溪曰不願勿施  
好惡與人同也人已二字當活看施諸已非真有是施也  
凡吾之心不欲人之施於我者皆是也勿施於人非人以  
是施吾以是報也卽此不願之心舉天下之人皆知其不  
願也當以大學絜矩之道觀之只就自己處量向來泛就  
橫逆之施說都不得旨

中庸

三

君子之道四節是忠恕也乃丘之願從事焉以學爲君子  
者也道四在人倫上講四未能不是泛泛未能是未能如  
其所求也此句出或問最精蓋我之所求於子者必欲其  
無一毫之不孝然反之以事父而尚有一毫之不孝便是  
未能如所求了先施之是施信也如肝膽相照過失相規  
之類四未能正與上忠恕相應蓋忠恕者固是不願勿施  
雖所願者亦必先盡已而後可也而可忘自修乎故今後

須要自修自修者即盡己之忠而裁身之恕也大抵自責  
意只以起下自修耳庸德之行以下有主君子說者據註  
贊美字聖人不容自贊也有主夫子上說者據白文不  
敢字及註自修字不敢正是自謙詞也看來聖人自修即  
是取法君子故結贊君子亦以儆已期望之意耳子臣弟  
友之道即是庸德以此道而形於言即是庸言庸平常也  
有不驚奇意行者踐其實如行其孝弟行其忠信是也謹  
者擇其可既是子臣弟友之道如何有不可言者蓋道雖  
可言但使不能行而徒言即不可也其實不是務要擇其  
四書也是國初告  
可者言之乃是務要戒其不可者不言也主戒虛意方切  
謹字行字勿十分講透恐犯下二句兩不敢字有惕然恐  
懼之意情行修言者皆起於有敢心耳敢不敢乃自修人  
鬼關作文宜拈出足字要說得細萬分中有一分未盡亦  
是不足擇其可是不可言者不言矣有餘不敢盡者雖可  
言者亦不盡言也言顧行二句是承上文意而行之非又  
深一步也然玩二顧字還是用王言不以成功言蓋顧字  
是照顧之意謹之至則是其言也兢兢照顧其行而惟恐  
其不行之力則是其行也兢兢照顧其言而惟恐其不

遠如此講方得若云言能顧行而無不待行能顧言而無  
不遠則誤作成功看矣胡不作誤不看從從篤篤實實前科  
聖卷似似在文質上講此通場之誤也程文却說實考實  
忠實實實信方是學問上說講語如云君子之言行如此  
豈不慥慥乎專篤切實無一毫馳騫之精神無一毫虛浮  
之意氣乎丘竊美竊焉而願從事於此觀此節見聖人亦  
是以忠恕入道

君子素其位章

此章首節為綱下三節詳而明之末節結而證之通篇重  
四書也是國初告  
位字固矣而未節身字亦重蓋身之所居為位及是為外  
素位而行位不能無得失二境但反求於身要吾身無失  
耳自得的自字正已的已字俱是此個身字若不能反求  
只可謂之遂於遇不可謂素位而行只可謂之制於命不  
可謂之居易俟命○首節二句一正一反無兩意雖若有  
事與心之分其實事在此心亦在此當一串講位字不是  
爵位凡身之所處皆位也如下富貴等是也素猶見在也  
觀猶字可見現在之解未真近來講素是本分略切蓋五  
色惟素是本也餘皆染色萬境惟現在一境為吾人的本



色其不現在者自不相干不可添着他失吾之素故又曰  
不願乎外行字要看註中為其所當為所當為者道之真  
於位者也此行字地因位論道不是苟且寒貴願字不但  
營求少有動念即是外與位是個候遷不定的如位富貴  
則貧賤為外位貧賤則富貴為外願外如未得思得小得  
思大既得思保守已失思復得之類皆是願外不但逆境  
有願外願境亦有願外也

素富貴節此與下節註雖分屬素位願外要之分而未嘗  
不合也蓋原只一意行乎富貴如達則兼善天下是也行  
四書也足圖初生

中庸

乎貧賤如窮則獨善其身是也行乎夷狄非從夷也如言  
忠信行篤敬之不離是也行乎患難非苟免也如承順文  
明以蒙大難是也要之只是舉例之詞更有不盡作文只  
認各境中道所當行者是無入入字永上四者推開說自  
得即心泰然意自得二字亦要刻畫精明蓋凡人處逆境  
而失意生焉固失其得即處順境而得意生焉亦得於外  
而非自得自得云自家得自家也自家性天本自冲夷恬  
淡今亦自得其冲夷恬淡之趣而已固非戚戚亦非欣欣  
○虛齋云自得者無不足於心之謂所以自得者以其道

之所在而安之吾何慊乎哉根道字說最真

在上位不陵下節過文云以自得之君子而在上位云云  
陵是作威意援是附勢意下文總謂之求人者蓋陵求其  
願我援求其庇我也正已云者完已之分內也有上下者  
已之遇則隨遇以正之無上下者已之真則保正以正之  
求而不得則怨生無求故無怨也怨字包下怨尤時講多  
作上不怨下下不怨上則已說破尤人了下面難說不陵  
不援處使已正已下非至此方正已也此只別出言之耳  
蓋人惟正已方能無求彼陵援者正由不能自盡其道耳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中庸

三

不陵援是不願外無怨因不陵援而無無兩層意不怨天  
以無責望於天之心也不尤人以無希冀於人之心也不  
怨不尤何入而不自得哉未當并上節總收云夫順逆常  
變而正已無求也所謂素位而行也不怨不尤而隨處自  
得也所謂不願乎外也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節此總結上文也只重君子遷註以  
居易屬素位俟命屬不願不如澤看易字不成就作位字  
位中之道乃易也所謂為其所當也為其所當為則率性  
自然坦夷平易險字亦不是患難險阻是險道也小人不

為其所當為必遷私智作聰明以為奸邪故曰險道蓋中庸之理如康莊大道利欲之途如旁蹊曲徑也時說云即居行字亦有別蓋居者安於此之意行者發於彼之意此說甚有理命字幸字最下得好蓋命者乃前定之氣數凡位外之窮通得喪不可必得者皆是侯者無心計較聽其自至而君子有命小人亦有命但小人不知有命而妄意求福毋論不可必得則雖命值其亨而偶得也亦非其所當得也亦幸而已故謂之微幸其實小人不能逃乎命也子曰射有似乎君子節似君子以心言下失諸正鵠二句

四書也見開初告 中庸

元

是反求諸身也然孔子口氣須透談子思口氣方可找到素位不願章旨

君子之道辟如章

首節言君子進為之有序下二節舉道之行於家者以明其意也○首節君子之道不可以道字就作進為之方仍作道理看為是序字補在譬如上如云君子之道無不在矣而進之則有序焉譬如云云遠邇高卑所包甚廣自文無所指實作文最難措手折衷云總不外知行自知之始而至於知之極自行之始而至於行之極說得乾澹然無

四書也見開初告 中庸

四

二句申上四句兄弟既翁和樂且聽則宜爾室家矣妻子  
好合如鼓瑟琴則樂爾妻孥矣父母之心無不欲其家人  
之和協也今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人倫以篤家  
道以成父母之心其安樂之矣○看來此意可疑蓋百行  
莫先於孝如何順父母及在後作文當周旋數語如云人  
子之事父母固先於妻子兄弟用其情然使不能聚一家  
之懽心以事其親未必父母之我順也新說以和妻子宜  
兄弟順父母俱作卑近說譬頭云君子之道博之而橫四  
海致之而塞天地豈不高且遠然必有所為造端託始之  
地者譬如行遠云云過次節云然所謂卑邇者何在亦不  
外家庭日用而已云云未就兄弟之宜道在也也妻子  
之樂道在妻子也父母之順道在父母也此其理不出家  
庭之間何等卑近然人順薰蒸至和洋溢即至於位天地  
育萬物皆從此始乃知卑固高之自邇固遠之自也彼厭  
棄倫常馳騁寥廓者誠不知所自矣

鬼神之為德章

此章依新說誠字即在德字內不以誠作所以盛說首節  
嘆鬼神之德之盛且虛說次節正見其盛故直三節驗其

盛矣節證其盛俱輕末節結其盛也○首節註解鬼神說  
話太多折衷云天地間只是陰陽二氣也鬼神則是氣之  
靈而能默運是氣也最精簡看來鬼神要在氣上認但不  
即是氣此和氣一坎耳為德猶言性情功效猶字則性情  
功效勿入講先輩云鬼神之為德只是鬼神之為鬼神最  
妥盛字合下文意如云至無而至有至虛而至實

視之而弗見節舊說此節只重體物不遺不重不見不聞  
新說兼重最是蓋惟無而能有方是盛也不見不聞語似  
淺實深以不見不聞言鬼神正猶後章以無聲無臭言天

四書此是國初告中庸

言其微妙超於形聲耳物字包得廣凡有形有聲皆物也  
體字註解為物之體最精不是鬼神在物外而主張乎物  
鬼神即在物中也此鬼神方有此物鬼神即在物中做  
物的骨子一般直至此物終盡時無一刻離得鬼神註云  
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合聚也靈氣聚則成物  
之始直到氣散則成物之終也終始字不可專作生死字  
看生死字只說得人與禽獸草木還說不盡且如日月寒  
暑是物日月寒暑之來是物之始其往是物之終日月寒  
暑中之靈氣便是鬼神又如人之一身語嘿動靜亦是物

亦有終始其語而動者是氣聚是神其默而靜者是氣散是鬼推之莫不皆然體物之始終不是只體終始兩頭不體中間謂自始至終俱體也作文宜串不宜分不可遺是物不能遺鬼神

使天下之人節使天下之人三句是鬼神能使人畏敬奉承也洋洋乎三句是鬼神發見昭著也此即體物之一驗不是正見其體物使字重看見得鬼神之靈能使人如此若非鬼神有靈則天下之人不一矣何以皆齊明盛服哉天下之人如天子祭天地至庶人祭先祖皆是使字是不

西書也凡國初告

中庸

望

使之使只因鬼神是箇靈妙的人自然不敢不敬若其陰驅而默鼓之耳齊明敬在心盛服敬在事接至洋洋乎不可云惟誠敬如此故洋洋如在其上如此說是重人敬鬼神了此不重人敬鬼神只重鬼神自發見昭著接至洋洋乎只用斯時也三字看來鬼神體物是鬼神即在物中此承祭之鬼神還是與物為兩者亦因人心自有鬼神耳故相感通末找云當祭之鬼神不過鬼神之一端而承祭之人不過萬物之一物於此能體何物不體於此不遺何物能遺

詩曰神之恪思節此神亦上節之神不可度節上洋洋如在也矧可射節上齊明承祭也然意雖證上節實重證體物不遺

夫微之顯節此節要看夫字如此夫三字乃結上文口氣也勿作推原不見不聞微也體物不遺顯也要看之字猶云不見之見不聞之聞即微即顯之意也夫字指上文作此乃二字看誠字俗講云其合也實有是合其散也實有是散太淺如瓦礫實有是瓦礫亦可謂瓦礫為誠乎當改云其合也實理之通其散也實理之復須知上文已有誠

西書也凡國初告

中庸

四字

意了但未拈出至此方明言之耳講要斟酌不然又似推原了○中庸語誠始於此大抵中庸有以實心言者自人言也有以實理言者通天地鬼神言也然而實心亦實理也宋儒徐仲車解誠字云不欺之謂誠只說得實心却於天地鬼神說不去程子改云無妄之謂誠方解精妥因此章初見誠字故備記之不可掩即顯也體物於始便是化育之功章章於始體物於終便是化育之功章章於終○新說誠即微也看來誠與微字又不同但所謂誠者亦即此不可見不可聞耳

舜其大孝也章

首章贊舜孝在德福之兼隆下詳盛德獲福之必然也見所以為大孝者又本於德而福自至也此章理有可疑蓋聖人非教人徼福者而以福言孝難明錢龍屏文過至故大德云夫孝人子所自致也而取必於福何哉亦以其可必諸德耳此文真令人豁然可入書旨○首節大孝者非常之孝蒙引此句解得精蓋孔子稱舜不是欲人人如舜只是贊其為天下古今不常有耳然亦不過完得庸德分量德為聖人句以德言尊為天子四句俱是福德為聖人

中庸

聖五

顯親之至也此句單講下四平對尊為天子尊親之至也富有四海養親之至也宗廟自黃帝以降享其祭焉所以為親報本者至矣子孫自虞思以後保其業焉所以為親延澤者遠矣此保之只是保諸侯之國不是為天子與武王不同李九我曰下五句正見其為大孝句句有邁迹自身意

故大德必得節上節以德福並論此獨歸重於德見德尤大孝之本也按上云舜之大孝固在德福兼隆要其所以獲福者實本於德也夫德即上聖人之德位即天子之位

為即富有四海之祿名如玄德升聞聖人之頌皆是壽該解年百有十歲凡久居天位久享天祿皆是四個必字重乃決然之辭俱根德來○一說此節只足顯其理意實三舜而不明指舜說

故天之生物節此與下節又即天道以明必然之意一喻一證俱輕看然此節又不可與下節對蓋生物乃譬喻君子即大德之人也此二節又俱不可找止意蓋正意至末節方見出篤厚也雖合下培覆二意而實重培也蓋培是厚覆非厚也意若曰因其材而篤厚之不樂厚之可知因

中庸

聖五

字最有理趣天只因物付物不是有心裁者承受得天之化育便似培他傾者承受不得便似覆之其實天之化育只一例施去物兼動植勿誤用暢茂條達等語單似說草木栽植也猶云命根牢也傾覆輕看

詩曰嘉樂君子節上三句是德下二句是福德憲二字正是可嘉可樂處保佑命申正是受祿處民在野者人在朝者申即保佑命之不已也保佑申申總是獲福之多

故大德者必受命節總承生物詩詞二節來受命是為天子而祿位名壽尊富享保皆在其中受重受字是舜有以

受天之命非天私之也未歸到大孝

李衷一曰夫子論舜大孝全在德為聖人上天德即聚入之德非別有個大德也或欲把大德專就大孝上看謂舜之大孝就是舜之大德似未然看來祿位就當尊富看做得名壽似非為天子者都人人有的還在為天子以後之福也古今為君有其位者或未必有其祿則壞未盡乎萬那便是祿不足有其位祿者又未必有其名聲稱未決乎於茲便是名不足有其祿名者又未必有其壽享國未至於長久便是壽不足據此四句看使不但是尊富分明有

明書也足圖初告

戶庸

篤厚申重稠疊無已之意引詩篤字培字與佑字申字宜重看故曰大德必受命命即申重之命非纔受命為天下君之命也看來舜之孝只是以全德格天耳格天正所以格親者也其獲天之福如此福之駢集又如此以此奉親不但眾庶之所不能致就是為天子者亦不盡兼這等福

社故曰大孝章中數必字可味

無愛者其惟文王乎章  
此章夫子立言本意只是歷敘周家世德總下隱微之則以為世德之所在即道之所在也蓋當以天理作用而無

人欲之私故曰道之所在然此不必入孔子口氣只以世

德閑閑說○諸說通章以時字作主白文大註俱與身云時當無憂而無憂開口即錯無憂者只慶其遇耳當無憂而無憂有甚麼難要知文王合中庸之道處却在言外觀作述二字可見有周以道統為家傳故夫子替而子思引之○首節無憂二字以遇言不以心言文王之心憂勤無逸者也此只是孔子據其遇而歎其無憂猶云不愁前無所承後無所繼云耳自古帝王舜禹父則替鯀堯舜子則替鯀惟文王無憂以王季為父二句只言其父賢子聖

明書也足圖初告

戶庸

未可犯下作述作述只閑閑就經國事業說不可專在王業上講似周家屢世圖天下了當云文王之德本足以光前而況值賢父老作則前有所承文王之德本足以裕後而況值聖子之述則後有所繼如此講方妥貼不可說文王一無所事只是一個閑人

武王繼太王節摘訓中力辨繼緒二字只是繼世而為諸侯耳與子述之不同其說雖認理然以續字作侯位字看未妥蓋續字非只指侯位也乃指侯國積功累仁之事但

位看則此位乃后稷以來相傳何以特曰太王王季文王  
又何以肇基王迹言耶過至一戎衣句當云夫其績緒也  
本不期於有天下也奈何紂惡貫盈不得不伐於是一戎  
衣而有天下如此一轉方妥切不可以一戎衣以下作績  
緒之實便於太王王季文王臣節有礙有天下只是克商  
意勿碍下尊富二句一字見不勞再舉不失字要蓋武  
王原有顯名今以臣伐君宜其失之矣然天下皆諒其為  
順天應人之舉而無利天下之心故顯名不失不失是照  
舊意顯名下接語云不但此也尊富享保要說得與舜別

中庸

聖元

舜是匹夫而有天下其子孫則世為諸侯武王則由侯而  
王化國為天下享以王禮保以王業吳因之曰尊為天子  
四句舜言謙禮畢集武言大有作為意各有主也  
武王末受命節武王末受命言武王受命為君宜若可以  
制作但其年已老不及有所制作以成文王之德也故周  
公成文武之德焉文王字而只如此略帶過不必補出文  
王拘於勢而不得為然玩一末字便亦見武王未嘗有利  
天下之心而急於伐商意此節只重成德上成文武之德  
一句是此節綱領追王二句成其孝先之德也斯禮至末

成其孝治之德也二段俱是成德而上段略重文武之德  
德字不作心字為是蓋本文只說德註中亦不以心字解  
之若用心字於文王臣節有礙講當云帝王之德莫大於  
以孝事其先而又以孝治天下乃所以寄之者制作也文  
武時制作未備周公輔相成王則大備制作成文武之德  
焉以崇其先公蓋曰非我崇之也吾代文武崇之而成其  
孝先之德也以錫其類公蓋曰非我錫之也吾代文武錫  
之而成其孝治之德也如此講最明透追王太王王季以  
王迹自二王始也曰追王則祀以天子之禮不待言矣上

中庸

聖元

祀先公以天子之禮非王迹所始亦無所不用其情也曰  
上祀則追王不及矣追王者尊古公曰太王尊季歷曰王  
季也上祀者九獻以為節八佾以為舞也斯禮也以下又  
分兩段斯禮也三句是引起語父為大夫八句是葬祭之  
禮期之喪至末是喪服之禮然喪禮又不過因祭禮而及  
之耳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不是人人追王上  
祀只是做其意而緣分以自盡也緣分自盡意最精宜細  
思之一說斯禮也只承上祀不承追王亦因看緣分自盡  
不活耳父為大夫八句總是葬用死者之爵所以安死者

之心也祭用生者之祿所以盡生者之情也不重葬重祭  
期之喪諸父昆弟之喪也自庶入起上達乎大夫而天子  
諸侯則絕矣蓋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諸父昆弟皆為  
其臣親不敵貴故不服也三年之喪則自庶人起上達乎  
天子而通行蓋三年之喪乃父母之喪也為人子者皆有  
三年之愛於其父母故報之以三年之喪無貴無賤而一  
致雖貴不敵親故無降殺期之喪二句可發透三年之喪  
二句勿發透末二句正明其所以然也父母字及貴不敵  
親等語俱留末二句用上一達字自上達下也下二達字  
四書也是爾初告 中庸

五二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章

通章以達孝為主直至末節俱見其達孝不可以末節另  
作一意○首節達孝依大全作通行說為是武王周公要  
見為君為相意蓋盡倫盡制使人人得以緣分自盡便是  
通行之孝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與天下之達道達字同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節此節或疑二人字要王泛說自上  
文看來實則為武周言也二善字重看隨時變通方謂之  
善講云先人所欲為者謂志吾不必先人有是志而據今

日之時有道所當志者雖先人復起不能易也於是以不  
繼繼之乃善於繼也先人所已為者謂事吾不必先人有  
是事而據今日之時有道所當事者雖先人復起不能易  
也於是以不述述之乃善於述也

春秋修其祖廟節此二節詳言武周所制祭祀之禮上節  
是事神之謹下節是待下之周而待下之周亦所以為事  
神之謹不平說也○杜靜臺曰兩條俱是祭祀之禮俱重  
祭祖考上特其中寓愛子孫臣庶意故特於祭先中推其  
意義之周密如此其實只在祭時看出非有兩層意此論  
四書也是爾初告 中庸

五三

最明確諸說紛紛或分禮備義周或分時祭祭或分通  
於上下俱不可從此兩節俱是天子祭祀其通於上下以  
人人皆得緣分自盡却在言外○四時皆祭舉春秋可該  
冬夏二說謂當春秋時雨露既降霜露既濡孝子怵惕  
愴之心不容已於斯時故修其云云亦通修者葺治掃除  
之意修祖廟致其潔陳宗器示能守也設裳衣使神有所  
依薦時食使神有所享也

宗廟之禮節此與上節是一時事過文但云斯時也又有  
宗廟班列之禮云云○序昭穆視親也屬同姓序爵貴賤



此指生者言也序昭穆不但昭不混於穆就昭中為祖為孫亦自不混○爵公侯卿大夫也公侯外臣也該得伯子男卿大夫內臣也該得士皆助祭者○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宗是宗伯主詔相祝主祝嘏有司主贊裸獻執邊豆之類必擇德行之優威儀之美趨事之純熟者隨其能而授之是

中庸

中庸

五

皆賢也不賢者不得與焉辨賢不要說辨賢之大小只重賢上看來辨字亦不可就作擇字若臨祭時方擇人恐無此理口是人之賢因序事而較駢便是雜出賢來○旅衆也節衆賓衆兄弟也酬導飲也先白飲而後飲人是引導人飲也祭將畢時天子主卷既飲了福酒又飲均神惠於衆故使衆相導饗下是甲勿即賓之弟子兄弟之子也為代為舉解也即代斟酒之意是尊長即長賓長兄弟也賓之幼者代長賓舉解兄弟之幼者代長兄弟舉解禮字與貴賤賤字不同此是甲勿即下為下之字也逮及之

便亦得以伸其敬○考古禮長兄弟飲長賓曰獻長賓飲長兄弟曰酌長兄弟又先自飲而復飲長賓曰酬由是衆賓衆兄弟皆如是相酬則曰旅酬今但言旅酬以該之耳各舉解於其長其實在獻酬之初○燕毛序齒還是昭與駢序齒穆與穆序齒非不論昭穆只論毛髮也

踐其位節此節承上節而斷其為孝也過文云武周制祭祀之禮如此不可以見其繼述之善乎五其字俱指先王位是對越神明之位禮樂俱是廟中禮樂位兼主祭助祭言禮如九裸九獻樂如九變八佾此皆是天子家模樣而

中庸

中庸

五

非先王所常有然時義所當然雖先王復起不能易也故謂踐之行之奏之可也敬先王之祖考應春秋節愛先王之子孫臣庶應宗廟節子孫即同姓助祭者臣庶即異姓助祭者待之順節愛之也事死二句總承上五句孝之至也又總承事死二句先王雖死矣必求其志事而繼述之是事如事生先王雖亾矣必求其志事而繼述之是事於天下大同而無間為達也唯達故見其至二句正相應郊社之禮節此節不是送外志蓋別先王列在侯服有

社無郊有嘗無禘武周闕時而備其制即所謂先王禮延不能易者皆在善繼善述也又郊禘行於天子社嘗達於天下亦不逾於上下之意非與遂祭不知干過文云推而廣之何莫而非達於所存上帝帝備而土不必明漆出如云報其生成之德便是吳無障曰這郊廟之禮出自武周特創本上善繼善述來必曰所以事上帝配乎先者蓋王者有這段崇天禮地尊祖敬宗的意思凝結於中而無以自勝假此禮以將之乃仁人孝子之心不容自己者若云報天地祖宗便覺粗了此又一見明字深得其制

因書也初告入中脞

五十五

作之備意也治國如視諸窠只重理無不明不兼誠無不格如何明郊社禘嘗便知治國之道蓋國家之民皆天地所生成者以享帝之至仁以治國家亦不過體天地生成之心治之而已國家之民皆祖宗所涵育者以享親之至孝以治國家亦不過體祖宗覆育之心以孝治之而已故如視諸窠此正見與遂孝相關蓋達孝者以一人之孝達而為天下之孝治國視諸窠者以一人之仁孝達而為天下之治平意雖推廣皆是制作上選去不重人當明意只重武周之制作與治通也

### 哀公問政章

哀公之問意在正人孔子之答專重修已通章修身二字最重文武是源頭誠是歸宿○其人存則其政舉二句一章之大指此人字雖兼君臣而君身為重故專重修身○此章人存政舉是一章大指人道敏政即是中人存政舉意以下當分三大段自故為政在人至知治天下國家矣為一段是言修身之要在乎以達德行達道屬人存邊自凡為天下國家至所以行之者一也為一段是言天下國家之要在乎九經屬政舉邊自凡事豫則立至末為一段

因書也是問初告入中脞

五十六

是言凡事豫於誠身因示以求誠之功又所以存是人而舉政者也然誠字意不是末段始見上兩所以行之者一也已是要誠了末段特發明之耳文武之政節獨言文武者三代之政至周大備欲公之法祖也其人其字不唐指文武言也今之君能如文武之君今之臣能如文武之臣便似文武今在故曰其人存新說人字單指君言看來略重君邊可耳舉舉行也息不行也人亡政息輕及言以決之耳人道敏政節此節言人存政舉之易然只完得人存政舉

一句意不是又推一層人道道字輕虛猶云人之爲道也敏天政如地之爲道也敏所樹人字亦兼君臣敏速也不勞而舉之意新說謂人道二字不虛發明良會合方成個道然此節所重在敏字上天政也者蒲蘆也舊說俱云夫政也者文武之政非他政之比本之精神心術之運協於民情土俗之宜且修明未墜之典亦無假於更化之勞又如蒲蘆之易敏也上二句言人易敏夫政此二句言政易敏於人上重人下重政此說甚不得肯蓋此不過就敏政之喻更進一步耳與上非兩意也且此政字固是文武之

四書也反爾初告入中庸

五十七

政然敏政政字亦即文武之政豈至此而始推重文武謂文武之政非他政之比講當云人道之敏政如地道之敏樹然非泛猶夫樹而已夫政也者蒲蘆也本朝之制作最爲精詳一遇其人不能項而秦治平要如此插人字在內

作文方妙

故爲政在人至國家此一段又分兩段在不可以不修身節止蓋兩段摠是所以修身但前一段說得錯雜欲君知修身之要務也知天知人事親是務務觀二爲大字可見後一段說得齊整欲君知修身之全功也入德成德行道

是全功觀三則知字可見前一段自政說起下面皆是說修身下面說到政止上面皆是詳修身○此兩段頭緒最多字面不一如曰政曰人曰身曰道曰仁曰親親曰義曰尊賢曰等殺曰禮曰修身曰事親曰知人曰知天曰達道五曰達德三曰行之者一曰生安學利困勉曰好學力行知耻曰治人治天下國家如此紛紛頭緒若不將來融貫如何看得書明自今觀之除爲政取人及治人治天下國家屬政舉之事其餘許多字面摠只是身道德三個字而道所以修身德所以行道又是一串事如前修道道字即

四書也反爾初告入中庸

五十八

後面達道道字前面親尊賢知人及后面知之行之七之字皆統於達道如前兩仁字即達德中之一端后面生安學利困勉是成德好學力行知耻是入德皆統於達德此無不可以融會者惟前面義字禮字似另外頭緒后面不應余觀先章有云言仁又言義不重義重尊賢也言義又言禮不重禮重知天也是義其禮不過因仁與親而波及之在人善融會耳○又嘗疑此兩段不相接前一段說到不可不知天后一段忽然說到天下之達道五何也蓋上一節接言修身之要尚未盡也故下一節備言之其

接之意若曰夫事親知人皆道也而道不盡於此有五焉  
事親之仁知人知天之知皆德也而德不盡於此有三焉  
此是上下相接意一說單重知天貫下五達道皆天叙也  
三達德皆天賦也所以行之者尤天真也知天者知此而  
已觀後面誠者天之道也可見一即誠誠即天此說亦可  
從

故為政在人節上二節人字兼君臣此以下方歸重於君  
也人字單指臣身字方是君賢臣所以輔治也故曰為政  
在人君身不修則不明不公何以審取舍故取人以身道

中庸

五十九

即天下之達道暗以人倫講能盡倫則身修矣故曰修身  
以道仁字主愛之理言人倫皆須有真愛之流貫故曰修  
道以仁修身以道二句初無先後故註只曰能仁其身而  
道自在其中此節惟首一句是要有文武之臣下三句皆  
是要有文武之君不可四平看作文一頭三脚而破題亦  
歸重仁身方是○修身二句是一段綱領下文五達道三  
達德乃條目也

仁者人也節此節緊承上節仁字而什其義舉其要又推  
廣其要而歸於天理之自然也仁者人也上勿用過文口

氣如云修道以仁仁者何謂也人也如此緊緊與上節相  
承方是但義者宜也上却須用一過語云仁之裁制即為  
義義又何謂也宜也如此幹旋方不覺忽然添出義字○  
仁者人也不是說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仁即人也蓋形骸  
非人生生之謂人而惻怛慈愛即此一點生意也○人一  
身刺着便痛鑽着便癢非頑然麻木者故曰滿腔子皆是  
惻隱之心即此味之可見仁處又曰吾身原止血肉血肉  
能知痛癢即是仁便是惻怛慈愛之意然則人雖血肉渾  
是一個仁親親不止孝父母連九族皆在親下親親之殺

中庸

六十

可見親親為大要根人字來蓋一本之親固吾人之所從  
生而九族之親亦皆與吾人一體者也故愛之所施最切  
能愛親即能廣愛而五達道無不修矣是以一愛兼眾愛  
者也非大而何親親為大只對五達道看勿以仁民愛物  
相形下尊賢為大做此義者宜也還是我去宜此事物註  
云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分別即區處意若但解做事物  
之宜是義外了尊賢為大不可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  
尊賢上文原無敬字也要根宜字蓋道各有宜而賢尤宜  
尊能尊賢則親親之宜賴以講明凡達道之所宜亦將次



不止於仁說已見前註共出同得共字同字正解達字君  
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似不是道親義序別信方是道也  
今白文不言親義序別信者非缺也有物必有則言物而  
則在其中如論語君君臣臣父父子亦即以君臣父子  
作道朋友獨加交字以友必相交而後成也此俱是就道  
說說得現成不可誤說以人體道意五倫俱是屬於身者  
以身字作主知者性之不昧仁者性之無私勇者性之不  
屈註知此體此強此是貼行字不是正解四書德字有二  
意行道而有得於心是修習後之德人之所得於天是本  
然之德此德字以得乎天者言所以行之者一也不是說  
行達德者一也還是說達德所以行達道者一也一字舊  
就當誠字說誠不在德外達德是天生付來的三者真實  
而無一毫私欲便是誠誠與道德亦是一時事蓋實有智  
仁勇便是誠便是行道處如智為實智何道不明仁為實  
仁何道不體勇為實勇何道不強非謂既誠後方有德德  
實後方行道也如此看亦不其但細思之一既是誠夫子  
何不明明說誠字而含糊說個一字蓋夫子說一字是一貫  
之意朱子究竟言之則是誠也

四書是國初告

中庸

六十三

六十三

也作文不必題外添諒只選他一字若嫌於空虛無味  
則暗含誠意而不露誠字為妙如云達德所以行達道者  
不屬支離也知仁勇立名雖殊揔一天命之真機率性之  
實體脗脗乎流貫其間所以行達道者此而已  
或生而知之節此節言以達德行達道者稟異而歸同也  
七之字俱指達道智勇之德屬知邊仁勇之德屬行邊註  
以其等而言一意不用三知三行俱自己知已能言如或  
學而知之是學而已知此達道不是方學而知此達道餘  
做此在知此知學知困知亦此知故曰知之一也安行此  
行利行勉行亦此行故曰成功一也要抑揚重學利困勉  
邊困心衡慮憤極而通是困知深知篤好孜孜有得是利  
行餘易曉

四書是國初告

中庸

六十四

所便既便於情非有力以矯之而行吾所當行則一向沉  
汨了去再不回頭矣觀一方字可見他着力挽轉情欲之  
流而歸於正路日尋正路上行去不敢少息分明與徇欲  
忘返相反故足以忘私而近仁鄭申甫謂仁即修道以仁  
之仁行即行達道之行方字即上文所謂勉強也人於五  
達道情意不能懇到貫徹此蓋私意所隔若能力以行之  
私意自消如吾於孝道真知孝所當行奮然必行即此奮  
然一念便自有百私迴避之勢便自容不消自然真意流  
貫此便是近仁泛說無所指著畢竟不知所行何事此說  
四書也足國初告中庸  
亦實際好字力字重惟知字不重只重耻字註云懼者坤  
為人下而不辭觀一耻字可見他以及人之能知能行  
為耻分明與其為人下者相反故足以起懦而近勇三近  
字只以其漸造而名之究竟合一非終於近也知近智講  
云雖未遽為智而可漸造於智餘做此  
知斯三者節知字不是空知即便從事於好學力行知耻  
也知斯三者則由入德而成德由成德而行道故曰即知  
所以修身○所以知俱包道德在內人人此達道也人人  
此達德也如是而可以修吾之身即如是而可以修人之

身如是而可以修一人之身即如是而可修億兆人之身  
道與俱蹈之德與同得之其理一而已矣○看來理一之  
說雖簡便還有未盡蓋兩治字有處之無不當意已包得  
下文九經今但云以修吾身者修人之身不似治字意若  
欲全妥當講云人君統天下國家之人為一身者也修身  
修得停當則治人亦治得停當則治天下國家之人亦治  
得停當不專就化民說○李棗一口知斯三者便知以達  
德行達道就是以道去修身豈不知所以修身知修身便  
能以身取人以及人立政豈不知所以治人治天下國家  
四書也足國初告中庸  
是就治人處極言之耳  
自天下之達道至此四節大意亦通重修身上首節詳修  
身在以達德行達道而本於一誠次節論達德之行達道  
者有此三等是以成德之后言也三節方示人入德之功  
即困勉行始用功事四節遂承言知此三近則知所以  
修身是結上文修身之意也其下因修身而及治人治天  
下國家見修身之裕於治實起下文九經之端也○上文  
事親知人知天皆修身前面所當豫備的功夫未曾止言  
修身事務曰達道曰達德則修身實落功夫也達道達德

即承上修身修道二句詳言之以足其未盡之意也

九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四節此節重九經之目上言修身意帶着講此節不要犯了九經之事只就字義空說修字如修屋之修治其壞而已尊者不敢抗之親者不敢踈之大臣近而易褻故言敬羣臣卑而易踈故言休子者慈之來者招集之柔是寬恤之不施以剛狠懷者保安之便歸吾度內此俱是字義上刻畫○賢者又在大臣群臣之外是師之友之而不臣也親親據下二節只是陸族意體群臣註有兩說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是朱子正解

四書是足初告中庸

視群臣猶吾四隣呂註又一說若連子庶民出可用遠人是賓旅賓是外國使臣及游士之類旅不但商賈凡在異鄉者皆是

修身則道立節此言九經之效九則字皆見不期而至竟九句俱上輕下重方是九經之效前云修身以道此云修身則道立以此為工夫以此為效驗也立字如立標立之立立了標的民皆取法故曰可為民表不惑是不疑於理就平時講明說與不眩就臨事說者不同諸父伯叔父也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最說得好古人

言作舍道傍三年不成多指亂視多言亂聽若小臣聚訟

盈庭事焉得不眩如今內謀外斷全憑大臣故不眩士即群臣也報禮重只是盡職上見亦要應體字如云視君如腹心之類重字要看此一勸字下節五勸字皆是感激鼓舞之意百姓勸如有力者趨事有財者樂輸是也財用二字不必分財用猶言罷用也凡百工做出器械皆謂之財皆有資於用大全註朱子云若百工聚則事事皆有如織紉可以足布帛工匠可以足器皿之類據此看財用足只是貨物完備極明白大註通工易事二句反費解不可用也財用足亦有兼國用民用言者有單就國者看來只下國中二字為渾四方歸之兼賓樂為用旅願出途言天下畏是不敢負德非懼討也

四書是足初告中庸

六

齊明節此是九經之事齊明心之敬也盛服容之敬也非禮不動事之敬也主敬所以修身也心當重容與事對可也齊是純一無思慮之雜明是潔白無私欲之污盛服只是不褻意非華飾也非禮不動猶言動必以禮禮即天理之當然也自一念以至百為皆是動不必添個靜字九個所以字要重看如講所以修身則云人徒知道立於身之



後而不知此所以修身也若云如此則身修矣便見成了不貼所以字餘做此去說遠色賤貨三平重貴德不以三者分其心而一於貴德也尊其位尊之欲其貴也重其祿愛之欲其富也同其好惡是不拂其情親之所好好之親之所惡惡之也勸親親摘訓說最好蓋彼為我之親則我亦為彼之親我既親彼彼必親我矣是勸其親親也上親字是愛字下親字自彼視我而言官盛任使是優崇意勸大臣勸其以道事君而貽我以不眩也勸士勸其各盡乃職而報禮之必重也使之以時不盡其力歛之以薄不盡

四書也是圖初告中庸

六九

其財省試俱是稽考勤惰然不必是人君親自省試勤者儼廩厚情者餼廩薄是稱其事之勤惰勤百工是勤者益勤惰者亦勉為勤省試則有所懲戒而不敢惰懈事則有所激厲而不肯惰送迎非身親送迎也校以符節使道路無爽是送往豐其委積使困乏有賴是迎來送往迎來主來朝來使者之類嘉善矜不能單情遠方來仕者言嘉是顯用意矜是不未備意者來此不能不是那濟惡不才是還可知中求長耳絕世有國無人則取旁支繼之廢國有人無國則復封以舉之亂對理言治其亂使本國之上下

相維危對安言持其危使鄰國之大小相恤三年一聘五年一朝不勞其力也燕賜從厚納貢從薄不匱其財也上下是本國之君臣民相維則內不亂矣大小是列國之強弱相恤則外不危矣燕賜是燕享賜與天子所以待諸侯者九經皆作天子之事者故曰文武之政

凡為天下國家節一字亦究竟是誠字所謂誠者亦只是誠實此九者如修身則寔心修之尊賢親親等則亦實心尊之親之之類也作文亦暗含誠字而不露方妙

九事豫則立至末首二節言九事貴豫引起身之當誠後四節又原其本而言所以當誠身之故而并詳求誠之事也前說仁身九經首修身此說誠身摠之一修身已盡政之經矣

四書也是圖初告中庸

七十

凡事豫則立節此節只重凡事豫則立一句凡事承上來道德以修已九經以治人皆事也下文言事行道亦不出修已治人之外豫字依新說不用註誠字只是先空說以引起下節誠字耳然不用誠字意似空泛無味當暗含誠意為妙如云以植躬修而豫培其實體以強治化而豫握其真機立是此事植得住振得起下四個前定正是豫處

前定定者堅凝之意惟豫故前定也未有言前而定乎言  
之理未有事前而定乎事之理未有行前而定乎行之理  
三前定俱用理字惟道前定略改語云未有道之發用先  
有道之本躅四段俱不用誠字事是事業措之天下者也  
行是行謹行之一身者也既有言行事之前定則道亦在  
其中矣又說道前定何也蓋此一前定與上三前定不同  
上三前定固莫非道然亦各就其一件道理前定其此一  
前定乃前定乎一源之理也又是一意故不嫌另說然作  
文只選他四平不必重道○殆是說不去因是推不遠疚

四書也凡圖初告中庸

七一

是心有愧窮是用有限貽顛顛也言有舛錯如人有蹉跌  
窮字解做盡字與困不同道前定者如有源之水滾滾流  
出更無窮盡作文想像一理渾然泛應曲當意思說有子  
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生即不窮務本而立亦前定之  
意

在下位節哀公是上位之人此不過即在下位者推言素  
定之意耳意若曰在下位者且然况在上位者乎此節歸  
重誠身上雖曰治民豫於獲上獲上豫於信友信友豫於  
順視遂節皆有豫字然誠身最先也雖曰誠身又豫於明

善然明善亦不出誠身之外即下文擇善是也○各段指  
因意要透蓋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故良不  
可治信友非要結之謂道德積厥躬友自然信之也友信  
則名譽上逮矣不信乎友則志行不孚而名譽不著故上  
不見知不順乎親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故友不見信  
友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禮內無愛敬之實故視不見順  
不明乎善則好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惡必不能如惡惡  
臭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而不可得矣明善誠身要着註中  
說得甚細不可淺講註以人心天命之本然解善字最精

四書也凡圖初告中庸

七二

謂人心中所具天命本然之善也此善原自真實無妄明  
此善便是知有誠了復此善便是誠了○獲上先於信友  
獨可疑近見一時文括破信字立說蓋信即真心感乎處  
以此乎友即以此乎君非徒資其薦引而已此說甚好  
誠者天之道也節過文云身之所以當誠者何也亦以其  
出於天而切於人耳此節重人道邊天者誠之源聖人者  
立誠之準人却當復其大而希聖耳前誠者以人心之實  
理言後誠者以盡此理之人言兩誠者不同故註於後誠  
者云則亦天之道也亦字可玩○天之道不是指在天之

天言是指在人之心。天言即篇首天命之謂性也。降衷之謂  
渾然天理安得有妄誠之之字。著力是氣拘物蔽既失其  
誠而求復其誠。人之道是人事之當然。此句似無滋味。要  
尋出滋味來。蓋惟誠為天道。故人當求誠也。不求誠何以  
復其天命之初。誠者天之道也。此天道人皆有。何以獨歸  
之聖人。此與孟子說堯舜性者也。相似。性是人人有的。堯  
舜渾全此性。故獨稱為性者。誠者至聖人作一句。讀言誠  
者。乃是不勉不思而從容中道的聖人也。聖人二字對下  
文擇善而固執之者的。者字看切。不可云從容中道者何

聖善也。是固初告

中序

人哉。乃聖人也。則隔斷口氣了。不勉句以行言。不思句以  
知言。從容中道。搃承不勉不思擇善者。不使天理混於人  
欲也。固執者。不使人欲奪乎天理也。善即上文明善之善  
擇此善。又固執此善。是一串語。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合下行之。則是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而後能行。故曰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二自字有着落。  
傳學之節。此節是誠之之目。不專作學知利行學利困勉  
都包在內。下節亦然。學兼聞見問兼師友。由是自耳目而  
約之心。則有思與辨。自心而達之身。則有行思必慎者。太

多則失之泛濫。太深則失之穿鑿。慎思只是切切在天理  
上。辨與思不同。思是搜索義理。辨是又就其所思者而剖  
決是非。篤行二字。兼念慮以至事為言。篤厚也。不是厚薄  
之厚。只是不為人欲所奪。如山之厚重。撼他不動。蘇紫溪  
謂篤字極重。言行之有終。所謂固執也。五之字。俱指理言。  
即擇善善字。凡道德九經皆在其中。上四句是擇求句。是  
執然不必分為妙。

有弗學節。此節誠之之功也。亦不必依註專作困勉行  
又都是功。不可分弗措為志。百倍為功。蓋弗措便帶起百  
倍意了。通是一串事。百倍之功。正在弗措處用的。五有弗  
句。俱輕帶過。學言能者何也。蓋學雖屬擇善。然定欲事事  
演習效而行之耳。如學○者。復古局法欲學之。以為○也。  
故學必求能。能字可悟。知行一貫之旨。二人字。只還他人  
字。不必指出學知利行者。一是一分子。十足十分。不可云一  
倍十倍。蓋我倍於人。方是倍。註只云百倍也。一十千百俱  
是假如字。而人一已自固百倍也。人十已千亦百倍也。兩  
言之者。以道有難易。淺深之別耳。

果能此道矣。節此道通承上二節。而意重下節。恩柔字有

以學利困勉通稱愚柔者有以困勉稱愚柔以雖字包學利者看來只據白文渾融說不啻他學利困勉為妙果能字二必字俱要重看愚者見天理不真柔者拿天理不定明者人欲搖惑他不得強者人欲推倒他不得便是與聖賢同歸地位末歸到修身立政上。

此章語意不外修己治人兩端修己在達德行達道而本於一誠治人在九經而亦本於一誠凡事豫則立二節與總結事當豫誠也然豫誠之功則未及言故又原人當誠之故指出擇善固執兩端為誠之事而擇執之目又有

四書也足圖初告八中庸

七五

博學五者而弗措百倍正豫誠之功也果能此道則必明必強德立道行而修身矣以是取人立政而行九經天下國家可治矣為政何以加此。

自誠明章

此承上章天道人道而言明天道示人知所準也明人道示人知所修也此章正明天人一貫之理首二句原其所從入見其有天人異末二句要其歸之同見天人之合一也通章四誠字四明字俱就現成說俱不以用功言誠之道有屬之天者有屬之人者要之不論從入而論究竟

則何人之非天也試以誠明明誠者觀之真自如誠也萬理淨盡明也自誠明不是由誠而明誠明一時俱有也自明誠却是由明而進於誠者今却以已成者言天與人

以性本粹然不妄惘然不蔽聖人不思不勉獨能全其性故以性屬聖人與孟子堯舜性者同意教者聖人修道之所為也教人擇善固執本是個復性的成法賢人則循此成法而入道故以教屬賢人首章以天命修道解性教字故曰之謂此以性教字作此兩等人的名目故曰謂之誠則無偽妄之蔽故自無不明明則無私欲之累亦自無不誠此二句緊頂上說下言從入雖有性教兩樣名目而究竟誠明只是一件誠體即明體明體即誠體略無差別也

四書也足圖初告八中庸

七六

湏看二則字誠譬之鏡子無塵垢明譬之鏡子之光瑩鏡無塵垢則光瑩矣鏡光瑩則無塵垢矣

李震一曰自字不必作由字解即如今人文字中自其之自誠明者固是合下無不誠無不明明誠者功夫亦在擇善固執上用下到此地位俱融化了誠明明誠云者特據其成功處顛倒言之以推其所以得誠明者自這一個是合下德無不實而明自無不照便是原來性生的自這一

個是先明諸心而德遂無不實便是由教入去的是不推其從入之途有性教之別非就已至誠明處復剖其有安勉之分也故緊合而言之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其一真自如處便萬理澄徹其萬理澄徹處即一真自如也二則字俱是即字意的無緩急無先後正是成功一也之意二何須合串說意重下句見人與天合處

惟天下至誠章

通章重至誠盡性下皆盡性之全功也性者通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盡人盡物參贊天地方是能盡其性只一箇能盡其性便連盡人盡物參贊天地都有了不是盡性之外又有此許多事漸漸推去惟天下至誠節為能盡其性自實理之付授於人曰性自性之無妄曰誠誠即性也至誠即盡性也無一毫偽妄以蔽之便察無不盡無一毫偽妄以累之便由無不盡不是至誠了方去盡性註於盡性

四書卷之四初告

中府

七十七

貼云察之由之無毫髮之不盡於盡人物之性則云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實無不字俱是貼盡字察與知屬生知由與處屬安行當重由與處一邊盡人物之性盡字屬聖人盡他說知他明處他當便是盡了他性不是使他亦如

我之盡性也盡人之性無得養與教二意蓋教民固是使復其性而養民亦所以使復性之地也與在親民無養與教看者正同盡人性如黎民於變時雍盡物性如鳥獸魚鱉咸若贊助也天地能賦人物以性不能使之不失其性聖人盡人物之性便是贊助化育之所不及了稔承人物不單承物言參字有不可相無意天施地生天地有天地事施生所不及者聖人贊之聖人有聖人事並立為三少一個不得化育化生養育也化育以造化流行言天地以定位言贊化育以用言參天地以体言兩可以只當能字

四書卷之四初告

中府

七十八

其次致曲章

致曲至變則化俱是推思誠之妙末句贊其同歸於至誠也通章重致曲二字功夫都只在這裡誠則形以下皆致曲所馴致者雖有漸次然非致曲之外別有用功力處但馴致之而已○曲字對全体言如見孺子而惻隱見蹕蹶而羞惡是也註解為一偏一偏猶云一隅也非偏倚之偏致曲註云自其善端發見之一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看悉字各字可見致曲有許多工夫如因仁之一念

而至於無往非仁又自仁推之至於義禮智無一之不誠也。不是一次發見便致完了致曲正承盡性來人性皆善但氣拘物蔽性有不盡故善端發見於此而或滯碍於彼便是得其一曲未會其大全故謂之曲致正以求盡此性致曲兼擇執說曲即誠之端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全体皆誠故曰能有誠此誠字雖亦已是全体了但可謂之誠之者未可便謂之至誠積而至於能化方可謂誠之至觀白文無至字似還未到至誠田地形著明以誠之驗於身者言動變化以誠之及於人者言形者積中而發外心

四書是開初告中庸

三九

為內身為外誠在心而發於身便是發外且淺講者則又加顯矣昭然可見非若隱若見者比故曰顯比形深此明則又有輝光發越之盛也如赫喧炳蔚之意比著又深此動是感動其為善去惡之心變是變惡為善化則去惡而不知其何以去遷善而不知其何以遷也惟天下至誠為能化不重至誠能化只見得思誠者亦同歸於至誠也化字屬人不屬至誠但所以使人化者則是至誠之妙也即上章盡己性盡人物之性也註云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是就能化處見其本身至誠之妙非指化為妙

也

### 至誠之道章

此章首二句言至誠前知下原其所以前知者不外於一理也通章重善必先知之二句正前知處以事言為禘福以理言為善不善也至誠之道至誠即是道也屬在聖人身上不是泛說道理口氣猶云直妄相參者不可前知惟聖人所具至誠之道可以前事而知前知不是空空知言外有挽回造化意一將字要看見乎尸龜有吉有凶動乎四體有得有失禍福將至似起下是承上也妖孽也尸龜

四書是開初告中庸

八十

之凶四體之失也皆禍之將至者也禘祥也尸龜之吉四體之得也皆福之將至者也新說云聖人不待禘祥妖孽尸龜四體而知夫既不待他却又說他何用了看來註中理之先見四字儘好蓋禘祥妖孽尸龜四體此皆造化之跡神之所為也即此觀之可見天地間分明是未有此事先有此理但人不能知耳惟至誠福之將至未至於其必福之理而善則先知其福之必然不待福之既至而后知也知其福便有迎於未然意禘之將至未至於其有必禘之理而不善則必先知其禘之必然不待禘之既至而后

知之也。知其利便有碍於未然意如此。看善不善都在福之理上看。未有此事先有此理。即其有此理便知其有此事也。新說以善不善作人所為善惡說於文勢似不順。舊說以善不善就當福字看於文勢順而覺無意味。前講較勝。當細味之。末句不必說鬼神知來至誠如之。蓋禍福乃鬼神所造者。至誠善便先知其福而召致有道不善便先知其利而讓却。有方如此則休禎恊至災反為祥。直是吉凶禍福造化不能自主。一聽聖人轉移了。故曰至誠知神是言至誠一神也不可泥着如字。

中庸

庸

十一

誠者自成也章

此章重一誠字。總是言人當体乎誠以成己能成己則自能成物也。成物亦只是完渾成己必能盡物之性。統謂之能盡其性也。首節言誠切於人。次節申言以見當誠之故。末節推言以見能誠之妙。此章五个誠字。惟誠者物之終始誠字。兼天地人物事變說。餘誠字俱單指人說。兼天地人物事變說者。只可說實理不可說實心。以其不皆有心也。單指人說者。可說實心。然實心云者。即是理。只於心誠者自成也。節自成自道。揔只是誠切於人一句包了。

誠字是主道字。對誠不過一氣說下不可平看。○誠是

心人之生也。有此實心。方不虛此形骸。是誠也者。所以自成其為人者也。就本體說。只是有生以來。稟此寔心。這理方成個人。不是說有生以後。當用功以存此寔心。方成個人也。兩自字俱是自己。不可以上作自然。下作自己道。即誠也。言誠又言道者。只要責人自道耳。講當云。自誠之可由而言。即謂之道。蓋道雖發於事。而實離心不得。人之所當自行。蓋自道。源承自成。來設使誠非自成。則道亦可以行。可以無行者矣。惟有是誠。方有是人。故有是人。即當

中庸

庸

十二

行是道必行是道而人始全其為人也

誠者物之終始。節上二句正申誠者自成之意。或疑誠者自成。專以人言。物之終始。通天地人物事變而言。不是申說也。殊不知據理而言。天地人物事變。雖皆自成於誠。然天地自無不誠。禽獸草木不可併責以求誠立言之意。實為人說耳。雖曰實為人說。而據理則兼得天地事物也。新說又將物字單指人事說。只因不明乎此。○此二句緊要主意。只在切自成上。看終始是成終成始。有頭有尾。正與自成字相應。無物是不成個事體。正與自成相反。○如四

時始於春終於冬其始也實有是發生之理故當春而春成個始其終也實有是歸藏之理故當冬而冬成個終故曰誠通誠復假使當春反冬當冬反春便不成個終始了却必無此理也推之事物皆然註云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此一句略可疑似與不誠無物相混了不若只說實有是始之理與鬼神爲德章相合舉始終包得中間新說只作自始至終貫徹無間亦通○不誠單就人心言無物單就人事言與上誠字物字有別雖然如此然二句口氣其實是一反一正呼應甚緊不可隔斷作文

西書也足則初告

中庸

全三

當一氣渾融說下只似一意反正模樣而就中暗分廣狹也一講云誠者凡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天地盈虛此誠也即吾人之生與俱來死與俱往者亦此誠也萬物消息此誠也即人事之或開其端或竟其緒者亦此誠也是惟誠則有物也若不誠則是以人心之私消天命之理雖有所爲之事物而前何以發端後何以結局亦歸於無存而已如此講前面略重人事後面渾然接下最得○是故總承上二句誠之爲貴誠之即誠之者之誠之兼擇善固執不可以之字作助語辭要應上意說來如云君子思吾

亦一物也亦以誠爲終始而吾身之所爲皆物也皆以誠爲存無如此方發得是故醒透此句包自成自道在內誠者非自成已節誠者是由思誠而造於至誠者誠便內可以成已外亦可以成物二句作一句看是一時事註中自然及物不是一無所事之意且如我爲君欲成天下之民則必有養之教之使他得以自復其性方是成物決非一無所事也然註云自然及物者何也蓋所以成物者即在成已之中無兩事也如我爲君欲自成其爲君必盡了君道方可既曰盡了君道則所以成天下之民者包在其

西書也足則初告

中庸

全四

中矣若不能成天下之民併不得謂之盡君道矣以此推之可見成已即所以成物也亦不主感化說若云感化則是物之觀感於我而自成非我去成物了與後時措之宜句悖矣成已仁也以下都是贊能誠之妙不必做推其故說竟去已私全盡天理仁也因則成就各得其常智也蓋已非形骸之已性真純粹無一毫私欲之雜便是真已成已則純是一團天理即耳目肝膽皆是真機浹洽天性流行安得不謂之仁成物則物之無欠缺處即我之洞徹物理處區處得當便是覺照得精安得不謂之智成已即仁



成物即智不是本於仁智仁即誠之潔淨處智即誠之瑩  
朗處大全云仁智之德皆性之德皆具於己性分之內此  
句最好已字內字俱有深意蓋成己者以已成也成物者  
亦以已成物也仁智皆是己的性故此處下個已字正與  
註既得於已相應折衷云合外內之道要見仁固在內而  
智亦非外意最精且與大全相符此合字是渾合之合凡  
物分則不合合則不分此句緊頂性之德句一氣說下言  
仁智皆吾性之德無內外之分也蓋總是一性潔淨是  
仁明徹是智只是一體何內外之有益恐人以物在外便

四書章句初告 中庸

全三

疑成物之智為外故足此一句耳切不可用仁內也而未  
始不合於外智外也未始不合於內之說亦不可謂仁能  
成己未始不能成物智能成物未始不能成己等語但講  
語仁智不可兩平要重仁合乎智而智本不出於仁意吳  
因之曰成已成物原從性來總是在內的何嘗有合外於  
內意聖人欲破人障礙故言合外內其實性體原無內外  
○又一說仁智總是吾性中所固有可以已與物分內外  
不可以仁智分內外講合內外之道云此便是無人已無  
物我渾然同體道理見合人已而為一意與非自成已所

以成物意正相應此與前講稍不同然亦理致○故時措  
之宜也故字要看得精明只就白文字面接下如云惟性  
合內外故時措之以成己成物錯綜變化無往不宜如此  
接則併註中既得於已四字亦化在語內不必添出○故  
時措之宜重成物邊若使性獨有仁而智為外鑠則必於  
成己之外別尋成物之方意眩於多岐而物不能成併已  
之分量亦虧矣何以時措成宜哉譬如操星星火可以供  
一室之明亦可以供萬室之明合一故也左手畫方右手  
畫圓方員俱不成不歸一故也此喻最透理○宜字作妙

四書章句初告 中庸

全六

字看以此成己即以此成物恰好一舉兩得是何等妙切  
不可云時而成己則宜於己時而成物則宜於物蓋成己  
即所以成物無兩時也况宜字正人已兩得方見其宜又  
不可單說宜於己宜於物也此節重一合字

故至誠無息章

此章重至誠無息一句自無為而成以上是論至誠無息  
之功用同乎天地者出於自然自貨財殖焉以上是又以  
天地至誠無息之功用明聖人至誠無息之功用末節引  
詩見天地聖人同一至誠無息也至誠是主

故至誠無息節凡誠有未至者有時誠有時不誠就其不誠之時是誠至此息了至誠則無時不誠是即無時或息了不息即久也但不息是反言久是誠常存在中徵是誠常驗於外俱根誠字久以上屬天德徵以下屬王道自至誠無息直至高明是一時俱有本無漸次但漸漸說去耳徵則悠遠節徵則悠遠此一則字不必泥蓋悠遠博厚高明皆是以其徵於外者言之不可說惟其徵故悠遠也據註悠遠承久字來惟以久而徵故所徵者又悠遠悠遠博厚高明俱是至誠功業俱作帝王模樣說但講語只在功

四書是圖初告

中庸

八七

業上敷衍不可說到及人上恐犯下載物覆物成物意必世後仁悠也萬世永賴遠也東漸西被博也淪膚浹髓厚也巍乎成功高也煥乎文章明也要細分別廣博深厚非積漸不能故註曰其積也悠遠正是其積處高明即於博厚上見蓋至誠之德所及者遠所入者深則功業充塞乎宇宙聲名洋溢乎中國自有一段高大可仰處光明可觀處

博厚所以載物也節此二節勿依註同用同體之說此節只就至誠說勿露天地字下節承此節而嘆其配天地也

載物覆物要刻切字義載物者負荷而莫安之使天下咸藉其澤也若無至誠之博厚則天下無所依託了覆物者不冒而照臨之使天下仰被其光也若無至誠之高明則天下無所瞻依了常博厚常高明便是悠久常覆常載即是成物指民言上博厚處便載物高明處便覆物了此不是又推一層

博厚配地節要承覆物成物來悠久者配天地之無疆也配是配其氣機非以形體也

如此者不見而章節如此者兼上覆物配地兩節言章變

四書是圖初告

中庸

全

成不是民章民變民成俱就至誠功業說章者廣博深厚功業之燦然可見也如地道山川草木之類亦燦然可見也變者高大光明功業之煥然日新也如天道四時日月之類亦煥然日新也成是章變底於成功業就緒處與成物成字不同見是表暴粉飾動是鼓舞運用為是安排造作不見不動無為總是自然意所以自然者皆由於誠以上六節疊疊說下總是詳至誠無息之功用也其根原全在至誠無息一句蓋有至誠盛德必有至誠大業而體用之妙自有以參贊乎天地也

天地之道節承上云至誠之功用固同於天地矣然天  
地之道何如而至誠同之哉一言且虛下不貳卽一言也  
只重不貳不測意輕乃預提下文生物之功以視貳不貳  
意出見不貳所以爲生物之原道真可一言盡也時說以  
不貳字俱作不兩意解如云真與妄參則有貳有真無妄  
則不貳審如此則有妄無真亦可謂之不貳乎看來貳字  
與那二字不同二字是數目字此貳字是純一之意如人  
心不誠謂之貳心貳卽妄也不是真與妄參也不貳卽無  
妄之誠也註所以字勿泥不測註云不測其所以然看來

中庸

九

卽是自然意蓋自然而生便莫知其何爲而生正與不見  
不動無爲相應末找生物不測由於不貳是一誠之外無  
他道信可一言盡也

天地之道博也節此節在上不貳下一層不測上一層博  
厚高明悠久着一道字俱以化育之功言不以形體言俱  
根誠來如註接上

今夫天節此正言其生物不測也亦俱根誠來接上云天  
地之道旣以誠而各極其盛則其生物之功當何如哉及  
其無窮是舉其無窮者言之餘做此無窮廣厚等却俱以

形體言不洩者納之而不溢也天地間山水最大故特舉  
之亦以見天地生物之功所寄也對天地不過積歲貨財  
金玉珠貝之類龜鼈介蟲蛟龍鱗蟲魚又鱗蟲鼈又介蟲  
也當玩之

此三節是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也天地之道可一  
言盡節與至誠無息不息則久對看博也厚也節與高明  
博厚悠久配天配地無疆對看今夫天斯昭昭節與覆物  
載物成物對看而自然意就寓其中矣

中庸

九

天地而天地至誠無息之功用尤可以見乎至誠是天地  
聖人同一至誠無息也詩不可徵乎命是命脉不是命令  
命之不已德之純俱主本體在內者言不在化育功業上  
說不已者此理無瞬息間斷也純者此理無人欲夾雜也  
下兩所以字宜玩正指不已與純處言也語氣詩言天而  
必以不已者蓋曰高明上覆皆天之爲天非所以爲天也  
惟於穆不已則太極本然之妙循環無端乃天所以爲天  
而爲造化生物之本者矣言文王而必以純者蓋言光四  
友顯西土者皆文之爲文非所以爲文也惟德之純則聖

心精粹之極緝熙於無間乃文王所以為文王而為文治精華之本者矣一說不作文章只云文王之所以為文王亦好天固不已矣豈文之純尚有已哉純亦不已純乎天理不雜以人欲則天理常運而不已矣天固不已文亦不已也不是亦如天之不已此言純亦不已以見聖人同天若說文王之純配天之不已便差只言文德既純自然不已而同天意自見純就是不已非純了又能不已末找云純即至誠不已即無息信乎聖人與天地同一至誠無息而已

書也足爾初告 中庸

卷一

前至誠無息六節是言至誠之功用天地之道三節是言天地之功用此節引詩以明天地所以為天地聖人所以為聖人同只是至誠無息蓋探本之論也其功用之同實由於此然須知前云至誠無息為物不貳是天之不已聖德之純已說過了引詩只作證無更深一層言天可以該地言文可該羣聖

大哉聖人之道章

至道不疑以上言聖道之大待人而行以下言君子修德疑道而無往不宜也重下半截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一

句○首節聖人之道不重聖人只是泛說道也以其管於聖人故名曰聖人之道耳下文發育峻極禮儀威儀俱不就聖人身上說大哉暗包下文二節意

洋洋乎節此言道之無外也就統體上說發育即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萬物發生發育於陰陽五行之氣而道即陰陽五行之理故謂道發育萬物天之為天不過陰陽五行之氣而有是氣必有是理故謂道峻極於天是非物自為物道自為道而道去發育之也道即物之所以為物也是非天自為天道自為道而道去峻極之也道即天之所以

如書也足爾初告 中庸

卷一

為天也峻極於天猶云上際於天言由下而上其高乃際於天凡盈穹壤間皆道即克塞天地意不是但言其高二句不對語意云不但發育萬物且峻極於天  
優優大哉節此言道之無間也就散殊處說優優克足有餘之意有餘對不足言若纖悉有遺便為不足惟幾微亦買乃見有餘此大哉亦是就完密周悉處見其大註至小非言道小也正於其小之無不入處形容其大耳然小字不用亦可禮儀威儀道也三千三百則見道之優優矣禮儀威儀就當道若說為道之所貫則禮與道又岐而二矣

禮儀威儀不平對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經禮是綱如冠婚喪祭朝覲會同之類曲禮是目即禮儀中之曲折如進退升降周旋禘饗之類禮儀儀字輕猶云禮制也威儀二字平看是行禮中有可畏之威可象之儀也上節言天地萬物此節說人道○言洋洋而不言優優只說得個空殺子故言優優大哉道無一毫滲漏也

吳無障曰發育峻極是大槩統體規模三千三百則統體中之逐項條件若把三千三百合做一塊也就是發育峻極的道理尊德性是培養本體恢擴處道問學則做那本

中庸也東國初告人中庸

九四

體中逐項工夫若把道問學所得道理合成一塊也就是所受於天正理故洋洋優優須看得斯道合一之妙尊德性道問學須看得功夫合一之妙

待其人而後行節其人似應上聖人說然不限定是生來聖人大率希聖而漸造焉者即其人也兼德性宏大學問精密說○朱子以德性屬洋洋問學屬優優作文略加員融如云夫其心以體乎學之本原則洋洋者行精其心以究夫心之實際則優優者行○至德即其人也自其所蘊者言曰德苟非德極其至此德之分量毫無虧欠

疏漏這發育峻極的大規模何由包括他這三千三百精微的何由貫徹他故曰至道不疑疑在行前一步疑聚也成也聚而不散言體備也成而不毀言堅固也朱子曰疑字最緊若不能疑沒些子屬自家此與上節只一正一反異耳○焦漪園曰禮儀威儀可行發育峻極如何行得乃位天地育萬物便是能行發育峻極之道

首以洋洋冠首又以天地萬物為言只是要顯得無外意次首優優又以三千三百為言只是要顯得無間意他開口說個大字下面須着實模寫太字然子思說道大如此

中庸也東國初告人中庸

九五

只是起得待其人而後行說待人而行又只起得尊德性一節蓋尊德性道問學云云正所謂人道乃此章立言本旨也○待其人至末尊德性云云正所謂其人不驕不倍云云正所謂道行

故君子尊德性節此一節修德凝道之功也德性問學要見得一而二二而一也德性即問學源頭問學即德性散殊尊之道之功夫雖曰兩用而不屬兩岐雖曰一貫而不容偏重此數句足破紛紛新說○承上夫至道非至德不疑如此君子修德以凝道者當何如以為功哉道體之大

極於天地民物而德性實統之也斯道之大散於三千三百而學問實聚之也於是尊德性云云德性即天命之性也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即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兢兢乎不敢失之也問是問於人學是學於已然只渾融連看為是又不可泥註謂問學俱致知其實連行都包了道由也循此用功也不尊德性固無本領尊德性而不道問學則又虛無寂滅矣故用一而字轉意下三而字一以字俱做此意○尊德性而道問學此句是綱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皆尊德性之屬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皆道問學之

四書也及圖初告 中庸

孔夫

屬不用存心致知為安屬字作不得得字○天理渾融全備是德性本廣大也私意從中起則蔽之而狹小矣致之者非有加於廣大之初惟悉去其蔽之者使照舊廣大而已然廣大者戒於踈略又必由問學之功舉事理之精而不粗微而不顯者析之必盡而不使有毫厘之差焉天理潔淨空闊是德性本高明也私欲從外投則累之而卑暗矣極之者非有加於高明之初惟悉去其累之者使照舊高明而已然高明者戒於過中又必由問學之功舉事理之中而不偏庸而無奇者道之以行而不使有過不及之

謬焉德性之良知乃吾故物既涵泳以溫之矣而故物本寓新機又思義理無窮以問學而知其所未知德性之良能極其深厚吾培養以敦之矣而敦厚者患其少文又思節文無限以問學而謹其所未謹未致廣太極高明溫故敦厚皆尊德性之屬所以修德于內也而道之洋洋者從此疑矣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皆道問學之屬所以修德于外也而道之優優者從此疑矣君子修德凝道之功寧外是哉

斯道大概統體合下生成便已具于德性之中至三千三百

四書也及圖初告 中庸

孔夫

百纖悉繁細非學問精研不足以會其詳也故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德性雖貼道之大問學雖貼道之小不可兩板對說尊與道亦不可兩平須要貫下來言尊吾德性大要本原處已自培植得好了却問學探討之功亦自不可少蓋以尊德性為主而問學輔之即道問學亦以完其尊德性也下盡精微只完得個溫故敦厚大道中庸只完得個極高明知新崇禮只完得個溫故敦厚要得此意是故居上不驕節此節不作效說只云修凝之娛用益君子修凝之功既盡則隨他到那裡去無不是這道理流行

發見各得其宜所謂左之右之無不有之者也蓋德修道  
疑之作用本是如此承上文君子盡修德疑道之功如此  
道有不疑且行哉蓋道之疑且行不外人之一身而身之  
所處不外上下治亂時乎居上云云此章開口甚大收尾  
似小了故此節要看得冠冕正太方好不驕重盡制宜民  
上方與王天下章合居上單指天子為下兼臣民言與默  
容俱指未在位者言要應章首三節意講不驕者以位育  
經曲之道為設施也不倍者以位育經曲之道為憲章也  
言與者闡位育經曲之道于世也默容者斂位育經曲之

中庸

卷八

道于心也如此看便闊大得旨明是明於理皆是察于事  
身字最緊切保身者非徒曲全其生而已吾之身在宇宙  
原該為天地立心為萬物立命為萬世立禮儀威儀之極  
但不修德則此道不疑不行上下治亂之間多所蹉跌其  
何以言保故須使之隨境而咸宜涉世而皆順方是保總  
承上下治亂亦要根修疑來口氣當云斯詩也其即修德  
疑道君子處上下治亂而咸宜之謂與未找君子德修道  
疑如此則大哉之道不在聖人而在君子矣  
新說以尊德性道問學節正是君子修德工夫不驕不倍

足與足容正是君子之隨處疑道疑道功夫全在涉世上  
見居上盡為上之道便是疑道于上居下盡為下之道便  
是疑道于下盡道于有道之時語也是疑道盡道于無道  
之時默也是疑道明哲即修德之謂打轉尊德性節保身  
即疑道之謂打轉居上不驕四句明哲乃德性之明堊處  
分明是道問學以尊德性後此心本体明明宣哲無些障  
蔽故身中完具的洋洋優優道理無不渾全保合隨上下  
治亂而凝成于我矣保身只是形容疑道二字真身幻身  
與存順沒寧之說于此章不相干

中庸

卷九

愚而好自用章

此章重非天子一節除首節是孔子平日之言以德位時  
三平看次節子思申言為下之不可倍今天下節又證言  
為下之不可倍俱是重為下邊觀白文非天子三字可見  
矣雖有節須抑揚看有位無德固不敢制作有德無位亦  
不敢制作上輕下重方切為下不倍本旨觀白文亦字可  
見矣末節孔子正是有德無位者又不但不敢自作禮樂  
而且不敢反夏商之遺制正見為下不倍之意舊說末二  
節分應自用自專反古雖理有可通而不得旨趣新說劈

頭起卽單重賤而自專一句又過于弄巧今斷以孔子言  
內三平看子思言內卽分輕重最妥

子曰愚而好自用節愚無德賤無位以今反古則無時皆  
不可以制作除了聖人便是愚除了天子便是賤自用自  
專皆是妄有所制作看來人非喪心病狂如何妄有一番  
制作只是不遵聖人天子之制而以己意更改如徹法變  
爲稅畝四佾變爲八佾之類時講多云生今之世無時也  
此句大謬蓋此今世乃是盛王之時此古道乃是久湮之  
制無時在古不在今也道字以制作言若道理固無古今

中庸

二

若復古之道理却又是美事了裁及其身蓋逆理者取誅  
違時者不容于世如此講方分明  
非天子不議禮節舊說天子字當兼德位時看來是舉位  
以該德時也作文欲補德與時亦須員融舊講意用聖人  
應運而興六字該之最妥不可顯以德位時三平失了天  
子二字面目議字不是空言便去制作了禮者親疎貴賤  
相接之體親疎以情言貴賤以分言度字本是丈尺推之  
凡宮室車旂服飾器用皆有品節限制如宮室高幾丈廣  
幾尺之類皆是度丈書名書卽字也各卽字之音也

今天下車同軌節此以當時事證上節之意也車同軌制  
度中之一端也軌不在車而在地蓋車以跡爲驗也同文  
亦兼形與聲音倫非人倫之倫乃次序意也親疎貴賤之  
相接禮度秩然便是次序

雖有其位節此節重亦字已明說在前總意其位天子之  
位也其德聖人之德也除了天子聖人便不是上節說禮  
度文此節說禮樂下節又只說禮總是制作不必拘也此  
節是承上而究極言之不但德位俱無者不可以倍上雖  
有其德云云亦不敢也時講多用何也二字作過文不是

中庸

百一

非天子節已申言了決無申了又申之理  
子曰吾說夏禮節此節固是生今不可反古之意然實承  
上有德無位來蓋其意本員融而不可與上節作三比三  
對也程文過文云孔子不云乎極渾成說與學字有別夏  
禮不足徵只聞什一於千百而能言其意般禮有宋存則  
文獻僅可徵亦自可學有宋存要看得非時王之制從周  
只重賤上非若論語重郁郁之文也

王天下有三重章

此章首節爲綱次節輕看本諸身兩節言君子制作之蓋



德三句是故節言君子制作之宜民應寡過句亦即引詩以結之亦輕此章雖有德位時三意而德尤重如六事之善及知天知人大段是德之所為

王天下有三重焉節此節重字要看蓋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是謂重典若他人皆得于之則輕玩了所以民得寡過全根重字來一說惟天子得以行之貼有字亦以寡過根有字說未妥王天下是德位時全者然但云聖人受命而興便包了亦不可補得有迹寡過重在君能寡民之過過字是倍上之過如越禮敗度舞文是也

中庸

百三

上焉者雖善無微節此節輕看反言以起下文之意上焉者猶云前此者下焉者猶云在下位者不可明說夏商孔子兩善字不同註一云其禮雖善蓋上焉者已有制作但過時了一云雖善于禮蓋下焉者未有制作但據理可以動作耳不信且只說我不足取信于民民弗從方實說民上上弗從是駭之而不從下弗從是玩之而弗從君子之道本諸身節君子指王天下者道即三重之道本諸身以下作六事看而本諸身二句連本諸身尤重最有味蓋三重王道也王道本于天德故曰本諸身

德性既尊問學既道入講舊說本諸身以德言徵諸庶民以時位言看來只有時位而無德亦不能使民信從也况德字是本諸身正意當填入講以是德而又乘時位是徵諸庶民原委當輕帶過然觀上面不信不從是徵諸民而不信從此徵諸民而信從即是有時有位了故白文只說徵諸庶民註只云驗其所信從不待顯補時位出來即民有必信必從之理而可驗我制作之善故曰徵諸庶民須重徵驗上講若泛講信從是動而世為天下道一節意本諸身已有德矣徵諸庶民庶民已可徵矣俱是現成

中庸

百三

說不是纔去修德驗民三王後聖以已往將來為一類天地鬼神以至明至幽為一類看來天地言至明未妥只云至大可耳○新說云此節最重首句一道字六事俱以道字貫為此說者有深意焉專為後四句討趣也蓋天地鬼神三王後聖俱不是拘拘形迹上與他相合俱以道理言耳故重道字蓋道字固指三重言而既謂之道則非指三重之迹言乃指制作之精理言也若于迹上求合則如時文云禮象天地之高卑度象天地之方員文象天地之經緯此等語卑而可笑矣○我不必拘三王之迹但因所當

因革所當業此理同也。○天地鬼神易混蓋天地之道即太極之理寓於陰陽之氣而鬼神是天地之妙用即陰陽之消息五行之屈伸莫測其機者是也。天地譬如人身鬼神譬如人身之知覺運動最靈妙處建天地重自然意質鬼神重莫測意其因其革不參絲毫智力于其間純是道化自然是不悖于天地其因其革轉移幹旋極有妙用人莫能測便是不疑于鬼神曰考曰建曰質曰俟只形容無往不合之意以見三重做得如此盡善總只一意

質諸鬼神節舊說皆云上節言制作之善此則推其所以

中庸

百四

盡善非也既曰本諸身矣本諸身之外豈更有本而可推乎看來知天知人上本諸身內已有了但上重制作上論此又抽出言之只就上節見其如此知天自質諸鬼神內看出知人自百世以俟內看出不作推原為是嘗見成化丁未程楷會墨自建諸天地合下節卷中間不用過文直接云然質諸鬼神而無疑非探賸索隱以為之者吾知其于天之理云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非識緯術數以為者吾知其于人之理云云破題云論君子極制作之見君子知天人之理極有斟酌天之理以太極本然言人之

理亦以心性本體言俱不從外面淺看一切天地造化俱是太極運旋雖鬼神變化不離這個人生事業皆是心性發揮雖後聖制作不離這個要不徒識知天而重發知天所以能質鬼神不徒識知人而重發知人所以能俟後聖方是知字深看不徒見聞之知後章知天地之化育即此知字史氏伯齊曰天地者鬼神幽幽者難知三王已然後聖未然未然而難知故二句但從難知未言之耳

是故君子動節此節正見使民得以寡過舊分當時後世未是蓋世為者自一世至於後世也遠近字上亦無當時

中庸

百五

字看來上二句言王化不限于時下二句言王化不限于地一是直說一是橫說不必以當時後世分動行言三重也動兼言行即三重之見于設施措置者言即三重之見于號令謨訓者不徒就一身說世世也只就本朝言之如周文武道法則如周之三十世若過此又不是時王了天下兼後賢後王後民道猶路也作死字看是做天下的道路做天下的法度做天下的準則也若作活字看則是道之法之則之也此說不是則準也不是取為立言之準亦是遵行意如君子說子當孝親人便準之以孝親有

望不厭俱重在邊其制作上望字不是聞望是仰其言行而法則之也亦不是期望若期望是還未會過了不厭者是法則其言行而不厭也凡人耳目熟習便厭下今却不

然詩曰在彼無惡節無惡無射是咸宜意有似於君子之道無往不合然亦略取相似耳如此指六事而言蚤先也遠也必如此而後有舉亦有不如此而遠有譽者有舉即世法世則有豈不厭之謂不重名譽只因詩有譽字遂承言之耳○上三節已言制作之善而民信從此則引詩而釋

中庸

百六

之言未有不本於制作之善而能致民之信從也未有以下要一氣說言無此六事決不能便有譽重明君子致譽之有本意

此章以居上言重在盡制其通章語意都歸重君子身上去然不有民之道他法則他望不厭他安見君子之盡道乎故併說寡過寡過在民所以寡之者君子之制也

仲尼祖述章

羣聖人不如孔子只是不知其集大成耳然孔子之集大成若一集之則該此遺彼如何集得孔子蓋一原而

出者耳川流言其時出也故化言其一原也此數語該一章旨趣妙出筌蹄觀者當詳之○首節言仲尼會帝王天地之道於一身次節喻其大末節借天地而原其所以大也

仲尼祖述堯舜節堯舜文武俱是道之所在法字對道不過但堯舜道統始開文武道法大備也祖述是把堯舜做祖宗一般而傳述他如堯舜言執中孔子則述之為時中堯舜言精一孔子則述之為博約是也憲章憲法也遵而不悖之謂章明也表章闡揚之謂此作刪定贊修之類說

中庸

百三

非但若凡民之不倍而已又有以闡釋而垂之不朽也○天時迭運者也律天時是達權通變意水上異宜者也襲水土是素位而行意律如法律之律無分毫差忒也重衣曰襲蓋服之而不違也天時春夏秋冬各循其序孔子住止久速各當其可此意易明但襲水土難明看來水土云疆域異宜風氣異辨之謂也聖人下襲不徒是按其疆域順其風氣而已大而行藏小而日用此境有此境之理欲境有彼境之理截然不相混亂是即各正之疆域異宜之風氣也聖人隨遇而安素位而行雖不膠於一定而不定

之定乃爲至定卽此便是下襲水土律襲非有心只是妙  
理自相符以不律律之以不襲襲之也最肖旨意○徐玄  
扈曰當如此便如此當如彼便如彼其機甚員故曰上律  
當如此定然如此當如彼定然如彼其守甚方故曰下襲  
非二理也

辟如天地節上二句自其會帝王天地之道於一心而兼  
體不遺者喻之下二句自其會帝王天地之道於一心而  
迭運不窮者喻之不遺不窮俱是大的意不可以不窮作  
久意自文原無久字也假如有日無月有寒無暑則其運

四書也是則初告

中庸

有窮有窮畢竟是不大矣天地覆載萬物聖心覆載萬理  
錯行代明只重錯代二字見不窮意不重行明字假如題  
出如日月之代明不可說聖心明並日月只是道理在聖  
心如日月往來不窮耳○四句總是說如天地不可以下  
二句爲如四時日月蓋四時日月不過運行於天地中者  
錯行代明以天地之氣運言也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節萬物二句是天地之大小德二句  
是天地之所以爲大還從此說但所以爲大者卽在大中  
看出卽是大中妙用耳非別有一件爲此件之所以然也

不相害是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相妨礙也非殘害之害  
朱子以四時日月爲道人多疑之看來亦不必別立新說  
但略員融可耳蓋天地間固無一非道而四時日月運行  
變化之自然尤見道之妙也故以道名之不相悖謂循序  
意若紊亂不循序便是相悖戾了卽此不害不悖見小德  
之川流卽此並育並行見大德之敦化如此過下是就中

看出之說大德小德只一德也造化之主宰爲德小德者  
分而言之各一主宰也大德者合而言之共一主宰也但  
言之者有分合天地實無分合也譬如人只一心分言之

四書也是則初告

中庸

謂之萬念相似不可以大德作體以小德作用川流敦化  
流字當對敦字看或流其化或敦其化卽四時日月萬  
物之化也因上文加一川字故省去一化字耳○川流者  
一物各具一太極敦化者萬物統體一太極註脉絡分明  
是條理不紊意極切川流字根本盛大是停蓄不洩意極  
切敦字往不息出無窮帶言講所以爲大要把小德大德  
融爲一意略支離便不是末補仲尼之德二原時出意

惟天下至聖章

此章一氣說下無處可分截益溥博淵泉時出緊承五德

來如天如淵緊承溥淵泉來敬信悅緊承時出來而聲  
名尊親又緊承敬信悅來總是聖德說到發外發外說到  
及人前重後輕也首節生知之質與仁義禮智之德雖有  
質德之分總是德也故下只云五者之德為能字直貫到  
節末不但貫到節末直貫到時出之○五個足以字舊云  
雖未應用而足以應用也新說足者十分完足之意足以  
有臨正見其聰明睿智也新說勝矣只以為能字貫下讀  
之更見○聰明雖在耳目而所以聰明者心也睿知則純  
以心言睿者思慮之徹通乎微智者心體之明通乎物○

四書也是國初告

中庸

五十一

寬者廣大不狹隘裕者舒緩不急迫溫者和厚不慘刻柔  
者異順不乖戾○發者奮發不因循強者強勇不委靡剛  
者堅剛不屈撓毅者有常不間斷○齊者純一不雜莊者  
端嚴不苟中者無少偏倚正者無少反側○文者文章不  
晦昧理者條理不紊亂密者詳細不粗疎察者明辨不混  
淆○容與敬似屬物邊多執與別似屬事邊多容如親親  
仁民愛物皆是敬如欽天禮賢蒞民皆是執如政事之或  
行或或或因或革執之不移別如政事之或或或或或  
或否到之不消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二節此即上五者之德使謂之克積  
便有發見又非加克積也周徧廣闊總是蓄之厚靜深有  
本總是資之深蓄之厚者據見在言萬理具足非淺衷蕪  
樞比也資之深對將來言雖未時出有以為時出之本也  
淵泉字不是譬喻字與溥博字一例看時出之不可用時  
乎居上臨下時乎容執敬別蓋居上臨下之時亦容執敬  
別之時也此時字最細如均一智臨却有時用明有時用  
晦此等變化不一○下節即上節而喻之驗之非又進一  
步天之溥博淵之淵泉以形言至聖如之則以心言見以

四書也是國初告

中庸

五十二

德容言見言行俱根天淵之德說因民之敬信悅見其當  
可不作效說敬信悅俱重在聖德時出上不重在民上民  
所以莫不敬信悅以當其可也當其可之謂時故於莫不  
敬信悅以驗其出之時  
是以聲名洋溢節過文云敬信悅之所在聲名之所在也  
而曰莫不敬信悅焉是以云云中國蠻貊側講為是舟車  
所至以下即極言自中國以至蠻貊之地見其無一處之  
遺也又非在中國蠻貊之外亦不是單極言蠻貊但說舟  
車所至便見天淵之德與之俱至餘句做此凡有血氣單

指人類尊之爲元后親之爲父母一說作崇其德觀其光說亦新天以形體言配之則以德所及言不必是德澤所及感格之即及也大抵上條民字已是中國蠻貊之民敬信悅所在已是洋溢莫不尊親了而復云云者此節之意只歸重配天耳

惟天下至誠章

首節至誠能事出於自然次節形容其盛末節深贊其妙也次節不可用妙字留末節用之○首節註云功用猶言能事也不是功差通節以至誠貫惟至誠方能此三事而

四書也是園初告

中庸

五三

又無所倚此意要認得真發得透朱註可玩經綸三句是功用末句是自然天下之大經指人倫言親義序別信五倫乃天地間最大的綱常道理雖有天下的字面然經之綸之却是至誠之自盡其倫非代天下盡倫也經是分析意綸是聯合意舊說辨其分聯其情似涉別人了依愚見只是分析這個常道聯合這個常道也分析云者使此道盡得極清楚不少混淆聯合云者使此道盡得極完密不少疎漏假如以朋友切偲之道施於兄弟以君臣義合之道施於父子彼此混淆則非經矣假如合觀五倫有一件

欠缺如布帛不成片段則又非綸矣治絲之經綸有先後盡倫之經綸無先後綸之有緒處便是經經之比合處便是綸天下之大本不是說天下人人之性只一人之性便可名爲天下大本了本猶根也樹木千枝萬葉皆從根生天下萬事萬化皆從性出故謂性爲天下之大本立是植根牢固不被物欲搖奪意然不是用功去立他是本自能立了天地之化育如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是也知是默契天地有誠通者聖心亦有誠通者天地有誠復者聖心亦有誠復者方是默契看來盡倫屬外用居多立本

四書也是園初告

中庸

五三

屬內體居多知化則兼體用倚是靠着意註云倚着於物何也譬如靠着詩書靠着師友皆有個牆壁倚靠皆可謂之物無所倚只是生知安行自然而然意生知者不但不倚聞見亦不倚情想安行者不但倚跡象亦不倚意氣譬如人身軟不能行須倚牆靠壁若實能行立何須倚靠此條以至誠二字爲主至誠是一點純乎天理之心大經大本化育都是一個天理心體中所自有者有了這等純乎天理之心則何天理之不可盡經綸立本知化皆至誠之所爲只一箇誠而天下之能事畢矣註不倚於物物字

卽是功夫如擇執之事也思勉處便是倚着於物無倚卽是不思而得不勉而中

肫肫其仁節上條已藏有懇至靜深廣大意了此只將上節事以形容其盛如此非又深一層也其仁其淵其天淵天與仁字一例作實字看不可用如字亦不可用卽字經綸何以曰仁五倫之中皆真愛之流貫所謂修道以仁也其仁也肫肫然懇切而不虛浮至極而不虧欠立本何以曰淵淵淵猶根本也卽作性字看其淵也淵淵然清靜而物欲不消深遠而涯涘莫測作文只可以萬理中涵本原

中庸

真

澄澈意發之知化何以曰天既默契化育是聖心自有天也其天也浩浩然廣大而不狹小如誠復之體無所不包涵誠通之用無所不運量作文只可形容其吾心之中廓然太虛莫識其窮際卽神無方易無體意切不可着萬理兼該等語便是淵淵其淵意了講肫肫等句俱要帶夫焉有所倚意但不可如舊說云於其經綸也可見聖心之仁於其經綸之不倚也可以見其仁之肫肫如此則仁有不肫肫者矣且言至誠之經綸立本知化便是自然的了仁天淵等字亦豈可輕的

苟不固聰明聖知節固實有也貫到者字聖字卽睿字意達字是優入意天德卽仁義禮智一氣說下知之當總括上兩節意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與至誠作一箇人看莫作兩人看言此等妙道不但不能亦不易知必能此之人方能知此也不重人當知只重贊其妙上○至聖至誠原非兩項自其德之作用處言便屬人屬聖自其存主處言便只是個誠誠卽所以爲德者也故曰惟聖人然後知聖人○至聖溥博淵泉時出之盛從積中發出外來故中國蠻貊皆知至誠肫肫淵淵浩浩之盛從作用說入心去

中庸

衣錦尚絀章

故非至誠不能知要之内外一也  
此章從人道說到天道一部中庸之結尾也此章之旨貴收斂而不貴發露開口說箇闡然字下面曰淡簡溫曰近自微曰人所不見曰不動不言曰不賞不怒曰不顯篤恭曰無聲無臭總是闡然者克之耳○入德至德正相照應首節只說爲己之心可以入德未有功夫潛伏二節爲己之功奏假二節爲己之效末節則形容之也  
詩曰衣錦尚絀節溫而理以上是爲己下三句是知幾未

句雖承知幾來而本在爲已也重爲已上不可與知幾平對蓋謹幾功夫正在爲已處用的若祇爲已而不知幾徒抱此朴實念頭於何進德若不是爲已使務表暴而用功亦必不在近自微矣故總只重爲已上知幾者知其已在已之幾也二說白文及大註原無幾字只云知其切於已者便了亦嚴核爲已者務內之實心也白文亦無爲已字朱子借論語用之耳爲已只是實心切不可說涉用功上○錦者文也而必尚以綱者不欲其文之著也文字無病病在著字蓋文亦是要的若無錦在裡面卽徒尚綱亦是空

中庸

中庸

夏六

疎無用的下文不厭文且理正緣有個錦在裡面也祇著則不可耳惡字正見其立心處講惡字亦不可用文勝滅質世風大壞等語蓋此句固未說到下學君子身上且只釋詩然亦與文質奢儉等意無干只云文太著則心馳於外炫而詩人惡之却受引詩專借他尚綱二字來發明君子本心故君子之道闇然句緊頂上文說只重闇然二字不重日章君子卽下學君子也亦非初學只對上達言之耳道字虛只當所爲字看闇然不全是狀貌猶云暗地裡自家做之謂惟其務實專用心於內故其在外闇然無光

彩闇然雖在外而其立心務內却在闇然上可見章是美指在中之美言若曰君子只是闇然自修而日章者自在日章卽於闇然內見非章於外之章也第不可卽以實心就當作美看實心乃美所由集小入之道是務外不實的然是表暴粉飾分明有文采日亡卽難乎有恒意小人輕看○淡簡溫卽闇然也不厭文且理卽日章也淡處卽不厭處簡處卽文處溫處卽理處不分先後內外只重淡簡溫上而不厭等字輕三句不可指實如言行知能俱不可用只就字義說淡無味也不厭無味之味也無味只是

中庸

中庸

夏七

無可豔羨意自傍人看君子而言若君子亦不自知其淡矣不厭亦自有不可厭者在不作君子自信說簡朴不浮華却有文采溫厚無圭角却有條理條理固是心有分別然亦卽寓在溫中如孔子遇陽貨隨問隨答不復與辨是何等渾厚然就中仁不仁智不智可仕不可仕自有分辨豈不是條理○遠之近遠之本於近也風之自風之有所自也微之顯微之必於顯也只三平看不可以微顯總上二句來蓋遠近風自是遡流而知其源知微之顯則是卽其源而知其流自不重複遠屬人近屬己如天下國家之



治本於身之修天下國家之不治本於身之不修皆是遠之近風屬身自屬心如吾身之善可以風天下之向善而實由於心之正吾身之不善可以風天下之作不善而實由於心之邪皆是風之自風者感發鼓舞之意雖屬身兼感乎物言微之顯即莫顯乎微也一念而正雖甚微必顯於萬事萬化之皆非皆是微之顯三知字不拘別人自己只言其知此理耳知遠之近以其常用心於近也知風之自以其常用心於自也知微之顯以其常用心於微也此知幾本於爲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中庸

五

以加存遏省之又省使人欲盡去便是不疚矣不疚則質之初心無所愧怍便是無惡於志必要到不疚而無惡於志正是內省正是人所不見着力處志字亦要味君子志在篤恭不顯而後已此處便容一毫疾病不得不言心而言志者志者心之所之以此時屬方動心已有所之矣不可及勿作功業只云其不疚也有疚者不及之其無惡也右惡者不及之末二句無功夫就上文見之耳功夫全在省字上矣承上文言不疚無惡而由於內省是不過我自省之而人誰見之故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中庸

五

萌是信末找此則存養之事而為己之功益加密矣

此二節正是入德之事所以謹乎近自微而為己之實功也上言慎獨下言存養然不可以動察靜存分對蓋人所不見未便是動乃動之端也已所不見雖是靜亦是動之端說去大抵上節即首章莫見莫顯一節意下節即首章戒慎不覩二句意新說此二節不分人所不見已所不見言君子只是慎獨既省察克治便須存養緊緊相承人所不見即是己之不覩不聞處

詩曰秦假無言節此二節不重效只重德蓋所以民勸民

四書也是因初告

中庸

百三

威天下平者皆德也言君子存省必須要不賞不怒直到篤恭天下平地則其德乃為至極云爾勸是勸於善也威於鈇鉞不敢為惡也誠敬自能感發人之善心何待賞誠敬自能懲創人之佚志何待怒○不顯節雖又進一步然亦不可把民勸民威者太看小了宜略渾融些恭是主心之欽翼言篤即不顯意不顯實因無思勉也有思勉則有痕迹便是顯矣篤恭者自然而恭不自知其恭也天下平即勸而忘其勸威而忘其威也此節德字正應入德詩云予懷明德節君子入德之功至篤恭天下平能事便

畢了此歷引詩只贊不顯之妙一段深一段歸重到末句

上聲指號令色指威儀化民之末謂非盛德本原處聲屬聞色屬觀聲色為末則本在不覩不聞矣輔詩本作輕今當作細微解毛猶有倫言德本超於倫類今謂之如毛是德猶有倫類之可比非不顯也不是說毛猶有倫類舊說只以毛言天載專主理言若兼氣則有迹可尋矣無聲無臭只作天道微妙難言看載訓事猶道也至矣是說德至矣不是說形容不顯之德至矣至矣當從天說到聖人上天以是德命之人本無聲臭可言人以是德還之天亦無聲臭可指不落聲色不涉倫類真德之至矣不可以加矣勿據詩指天說不顯即至非不顯又有至不至也未找云何莫非闢然之心克之耶

四書也是因初告

中庸

百三

四書也足園初告上論

閩中王 字 卷之三

社友林永平 卷之三

學而章

此章語意相承無淺深次第。說一學字時習字說字已完。一生受用了。然不說到樂處。不見其氣象。不說到不愠處。不見其實際。下二節不過抽出言之。以足其意耳。二節是之疊語。非三平語也。

此章學字極要認真。須將孔門論學許多說話會合來看。四書也足園初告 上論

方見學字之意。如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曰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此皆孔門學字真旨。時習二字最好玩味。須要不凌躐不間斷。勿助勿忘從容涵泳意思。如后面温故知新温字一般。方纔得悅。悅是功夫純熟。后心即理。理即心。即此中自覺有一段活潑之趣。而亦不知活潑者何在。這方是悅心真景象。說個時習已盡了學之功。夫說個悅已得了學之真趣。到朋來人不知。只是此個學。此個悅。至終身亦只是此個學。此

個悅非一節深一節之說

朋自遠來非以吾學樹個標的令人尊而從之。一心相感。朋自從耳。樂非因信從者衆而樂。君子之心原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者。朋自遠來以學吾學。習吾習。則覺吾學問中之精神。流滿洋溢。即已立立人。已達達人。地位有以遂其天地萬物一體之心。故樂。註以善及人。句重然樂。即吾悅心發之而舒暢。特就人已訴合處。名之曰樂耳。於悅非有加也。

人不知說得廣。如朋不來。君不用。相不薦。異端與我而角。立皆是不愠。非強排遣。是非毀譽兩忘。不因人之知不知。動念自不愠耳。直是此心絲毛芥蒂都忘了。方是然要知不愠。亦悅心中原無此抑鬱。特就世情易動處。名之曰不愠耳。君子只頂不愠說。自是本文口氣。學到不愠。何等造詣。識見高。故知其無損於我。涵養定。故自然不動其心。非成德君子而何。不愠處。就是君子。不必推深。所以不愠處多了一層。人不知而不愠。即避世不見知而不悔。意君子即依乎中庸之君子一般。蓋去聖人無幾者也。

問註云悅在心。樂主發散在外。樂果手舞足蹈全在外乎。

不知悅樂俱是心。但學習在我。有獨得自足之機。故曰悅在心。朋自外來。有發舒暢達之象。故曰樂在外。非是手舞足蹈亦不是全在外也。愠含怒意。不是合其怒意。蓋含怒二字是正解愠字了。意字乃訓解之字法耳。謂愠是含怒的意思。

其為人章

首節言孝弟無不仁之事。下節承言其為仁之本。欲人務之也。歸重末句。有子見世人馳騫為仁。不孝不弟不在根本上。做功夫。故發此論。上節言孝弟之人。不好犯上作亂。

四書也。是則初告。上論

王

所為便皆仁道了。正是下節道生之意。便已見孝弟為仁之本。下節特指出明言之。以見為仁必本於孝弟。學者所當務也。章意重為仁有本上。

首節最重其心和順上。人惟一心。未有和順於此。而乖違於彼者。兩好字要精細。俱從心上看。不但無犯上作亂之事。意念間都忘了。此等念頭。滿腔子都是至和極順的意思。此節正暗說孝弟為仁之本的意思。不好犯上作亂。處便是仁。不好犯上。便見長上能敬。不好作亂。便處人接物。都得其理。至於乾父坤母。民包物與。都是此的心。豈不是

仁然都由為人孝弟來。孝弟豈不是仁之本。下節只剔出本字。明白耳。只將此節看得有着落。通章便自融貫。過次節。犬犯上作亂。不仁之事也。而孝弟者。無之則為仁之本。可識矣。故君子務本云云。上二句言本之當務。以引起下一句。本就要含下孝弟意。道生就要含下為仁意。本與道只是一件。祇存上生發。而異名耳。務本只是培養此真心。不令私意剗剗便是根本。植立得固。此道便根心而生。對立字看是發生出來。但不可泥定以本屬心。道屬事。蓋道皆本心而達於事也。孝弟為仁之本。非是以僣及。

四書也。是則初告。上論

四

作枝葉。此全在為仁為字。看出個本字。為就發用上說。故註訓行仁。仁全重愛上。看孝弟這是性天無可解之真愛。就是仁之初萌處。人必葆得這點孝弟之心。淳固家庭骨肉之愛。極真。則心便非殘忍之心。視民為同胞。視物為吾與。自軫念不忍傷殘。仁便生生流溢矣。故說孝弟為仁之本。二本字都是根本之本。就有始字意在內。

巧言令色章

此章仁字重心之德。言心之德是天理本體。無一毫人欲者也。巧言令色不可說太粗。纔有粉飾。雖托之乎近理之

談亦巧也。雖假之乎養盛之徵亦令也。註致飾於外務以  
悅人看來只重一外字。仁是心之德。收斂在內。一毫務外  
便漏洩其精神。馳騫其意氣。操存涵養之功疎。而方寸之  
真純存焉者寡矣。

吾日三省章

此是曾子心學也。日日省非念未起而預為矜持亦  
非幾已失而始提撕。惟於人已交感之介。欺慊初分之途  
處。當下便自反視。檢點吾身字亦最緊切。人惟認不忠不  
信不習為欺人。所以攻治不力。曾子認得自己身上病痛  
聖書也。是園初告。二論。五

所以日省不容已。此正是毋自欺誠意慎獨之功。忠者盡  
已之心。有視人猶己意。信不但言語凡情貌不相符。初終  
不相副。皆是習。欲知行說不忠不信不習。要入細。俱就心  
言。方是曾子學問。二乎字最重。有自猜自疑之意。正見省  
意。

道千乘章

章重個要字。要對法制之詳言。不曰治而曰道者。道者  
由適於治之路也。分之雖五事。總之皆主心上說。敬無  
信無欺。心節無侈。心愛無忍。心以時無自便之心。乃

純心之上理也

弟子入則章

世道人心自淳入漓。皆由自幼習於浮薄。故夫子發此全  
重先行后文意。弟子情識漸開。聰明漸露。此時最須培養  
所以教之。孝弟愛敬之初心。勿使其少變。遇事則謹。遇言  
則信。勿欺之實念。勿使其稍漓。愛眾人親仁人。渾厚純白  
之德性。勿使其少耗。此全是溫養他赤子純一無偽之良  
不彫琢其本根。異日聖功皆基於此。餘力隨所行那一件  
都有不是。六事行完。乃為餘力也。學文所以通其性靈。發  
聖書也。是園初告。上論。六

其義理。燕間逸豫。亦可以收其放心。非專為考六事之故  
六事亦在其中。然必有餘力。纔及若無餘力。不以文章先  
行誼也。通節說要切。弟子時事。

賢賢易色章

世俗言學。只就章句與聞見上做工夫。把大根本處都遺  
了。子夏故發此論。以見除却綱常倫理之外。無所為學也。  
易竭致有四字最重。正見他誠處。易色不是初間好色。却  
移以好賢。人情好色心最真。今一心好賢。契慕極篤。恰似  
將那好色的心換過了一般。竭力致身。總是一無所恤於

已之意人子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則力是親所付之力除却力不得為不能為者付之無奈若一毫可以自盡者即勞瘁有不惜也人臣策名筮仕則身是君所用之身盡瘁厥職凡一身之利害得失都置不問苟可自效即捐軀不辭此便是致身不專就死難言信兼根心而發久要不忘二意雖曰未學虛看是假設之辭與雖曰不要君文法一般吾必謂之學謂即此是學不必謂此人曾學過來蓋學之為道不過講明君親賢友之倫求盡忠孝敬信之理斯人既已躬行之則體驗皆真脩舍此之外更有何學與何

四書也及國初告

一論

一

必讀書然後為學意同

### 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此章以學字為綱重主忠信句非威重忠信無以裝財故先以威重為質取友以薰陶此忠信之心也改過以閑衛此忠信之心也譬威重如耕種田地忠信如下種子取友如培養改過如芟艾首節重不重上以氣質輕浮言不威輕只帶說學心學也觀註必不能堅乎內內字可見所謂學者只是疑道於心耳不堅固是或存或亡之意都就心說非得而復失之謂忠信總是個誠心不必分主對客言

萬事皆是客感全憑此實心做主張不知已不必說淫朋此德但稍不及已者便是母字全在心上末句重憚字過之不改全在畏難一念是病根勿憚是要斬斷病根

### 慎終追遠章

當重一德字看德者人所同得真心愛親敬祖正是人所同得的真心故一檢即動慎字追字俱根心上言方於德字有會慎者心不忽也追者心不忘也書曰惟民生厚厚是民之本性歸者還也如久失於外而今復返也歸厚須寬說勿泥定慎追然慎追亦在內

四書也及國初告

二論

八

### 子禽問於子貢章

首節子禽疑夫子聞政之故重在求邊多下節子貢明夫子聞政之異見夫子固不是與亦不是求以德得之也全在自然與有心上分別求與皆是有心得則自然首節須看個必字子禽起疑全在於此聞非耳聞便有商確謀畫意玩一抑字可見子禽疑意畢竟在求故子貢下面亦只辨其非求把一得字破他求字溫良恭儉讓俱以其光輝接人者言之五者皆謹厚謙退不自聖賢的意思故人主自不覺敬信而樂告之須知五樣是一時俱形的

轉合一處方見得盛德光輝之妙切不可分時文多以和敬二字括之非是以得之便見自然感召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夫子之求也此句依小註謂借他求字而反言之以明夫子未嘗求如孟子言以堯舜之道要湯一例乃鏡花水月假借之詞勿曰就子所謂求者言之勿曰夫子之得即夫子之求異乎人之求異乎只在有心無心上分別常說皆云他人之求皆側媚依阿以求聞雖不差然畢竟粗了聖人豈但異於側媚小人哉只略有一點于預他國政的念頭便不是聖人時說有云異乎人之求只在夫子身

四書也是國初台

二論

九

上想其神妙莫測若實說異他人枉屈之求便是以小人形聖人非于真意亦有見○看來一節只是不求二字但說得如此宛轉非温良恭儉讓句爲聞政之實而下二句始明其不求也

父在觀其志章

此是論觀人子之法有一層進一層之意只歸重在不可改之心如云父在則子不得自專行何由見故觀其志以覘其行父沒則志可以少展行始可見故觀其行以決其品又必三年無改于父之道乃是一點不忍死其親之心

可謂盡孝道者矣志行俱兼善否宜重在善邊抑揚說道字只其父日用常行者是若於道字添個善不善便有當改不當改紛紛議論無改全是心之不忍改可謂孝單頂此句

高中玄曰此言孝子之道非所論於善惡也父有不善即其在日猶當幾諫而請改况可踵而行之以成其惡與曰三年無改者但言其久而不改非謂三年之後改也曰父之道謂平生之所常行者如一事而有從有違一人而有厚有薄即父子不能盡同人得自專便要順適已意不暇

四書也是國初台

上論

十

顧其親矣惟孝子實有不忍死親之心凡有所行皆如親在少有更易便覺痛心故不能改豈不爲孝聖人說改爲改變之改而宋儒以爲改過之改故其言不能自達

禮之用章

有子意全重在下節爲徒和廢禮者戒也下節是正論時弊上節則反照下意而先論正經道理如此若曰禮之貴和者是這樣不是那樣云爾上下總是一意通章全要分別箇禮中之和禮外之和禮中之和心安爲和也無意於和者也禮外之和任情爲和也有意於和者也故下節知

字最重知有和便涉有意了。○首節禮之用不可作人之用禮說蓋禮之施用與人之用禮固無兩意但口氣有順逆若作人之用禮以和為貴便是有意於和了註中添出禮之體不必入講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要亦心安二字足以盡之譬如父坐子立何等森嚴然父心安於坐子心安於立便是和了若父立子坐心皆不安矣心不安便是不和為貴不是須要和的意思若說須要和又是知和了禮中之和在行禮者亦不自知其和但論禮者則以是為貴耳先王之道道即禮也以其有可通行而名之曰道正應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論

十一

用和為貴一句意思作文上句實講下二句承上虛銜○次節承上言小大由之是禮以和行矣而復有所不行者何哉不行非人不行和也乃和行不去也不能推之四海而皆準達之萬世而無弊也即末句不行意知和而和前一知字便有病便是有意為和了上面的和出於禮之自然所以和處便是節處着意去和便只覺和之為便一味任情放縱以名分言之如卑擬尊小加大任情之所踰越以文貌言之如真踞對賓客之類任情之所簡省即其一於和時不拘不檢把綱常倫紀都弄蔑了那有個防閑節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論

十二

制此便是不以禮節之了此以字輕不是說不把別一個禮來節之也既無個禮此和不過是恣情徇欲那裏行得故曰亦不可行亦字之意若曰和本可行也至此則亦不可行耳

信近於義章

此節三平看皆謹始之意謹始即所以慮終無兩意也每段功夫都在上半截可復就在近義內遠恥辱就在近禮內可宗統在因不失親內不待到后日纔見免悔禮只重無太過邊說不可足恭也不必兼不及可親非以情言以



道言可宗兼無名節之累情義之離一意

君子食無求飽

此章總以心字貫安飽都不求而一心於敏慎乃敏事慎言猶不自足而又必就正有道總是一箇無窮之心不分志與功與心作三項看朱子曰無求安飽須是見得心裏常有個合當着緊的道理此類自不暇及時說以為學道者必先遺去世味無求安飽正是打破嗜欲關頭純心向道處事非特行事凡學問思辨等皆事也慎言自是專心於內有言之得無訥意時說謂汲汲皇皇於所有事而不

四書也是國初

十三

貧而無諂章

通章俱上學問說總是進子貢於化而與其能悟之意不呵如舊說謂上因論學而進之下因能悟而與之等意蓋諱不在學外也無諂無驕總是一個守樂與好禮總是一個忘樂非樂貧亦非樂道乃心體中自有一種恬愉之趣與貧相忘禮者

天理之節文當然處好禮非欲守富吾心體內原自有天

則自規自矩自契自合亦非富而知禮樂好俱就心說樂好禮亦不是兩樣但貧的無事富的有事着有事說故云好禮孔顏之蔬食曲肱簞瓢陋巷周公之公孫碩膚赤舄几几便是樂與好禮的樣子玩未若二字含蓄多少意味天子正做動他蓋默奪其自足之心而進之益精益密之境

四書也是國初

十四

引詩的作悟學看詩原有四如字本謂學問功夫當已精益精子貢平日讀詩豈不曉得至此始悟蓋子貢原是論貧富乃學之一端因夫子未若之言便悟到天下義理無窮凡學皆不可自足故引平日素所曉解之詩以証之其斯之謂與者若曰詩人之言正是這個意思云爾則所謂悟者因論處貧富之道悟學問之全功非至此始悟詩旨也斯字承上論貧富來推開凡學問上說註中義理無窮窮句是也舊說猶泥定無論無驕樂與好禮上講此夫子所已言者便是告往知往豈得謂之知來且註所云引是詩以明之正明夫子之言所有之意非明其言也始字作方字看言如賜這樣人方可與言詩不可說賜前

此不可與言今日方可與言也詩亦是論學如賜這條穎悟方可與言則可與言詩即可與言學也須識此意告往知來只是形容其引伸觸類之妙凡已然者謂往即見成道理是也未然者謂來即道理未發動者不外上所論處貧富與切磋琢磨的道理但不可泥定已言未言窠臼也○特說此節於通章最欠融貫緣可與言詩句詩字難縫合耳看來此詩字不必推開只就此一切切磋琢磨之詩自賜証悟一拈出來真個此中意味覺滄海無盡即聖心亦不覺遂躍然就即其所悟當下便加歎賞與之以可與言

四書是足圖初告

上論四

十五

誦隨繼以告往知來此兩句要緊緊相承看蓋告往知來正指切磋琢磨之悟可與言詩正緣其能告往知來也賜悟是這段光景夫子與亦是這段光景其口氣猶云若賜這人方可與言詩看他拈出切磋琢磨處觸處旁通是何等穎悟的云爾此詩字當即上節模寫不即不離看但不可云可與言切磋琢磨之詩耳時說多有推之三百篇等語大失章意○爲學之道如登太山纔進這一步又有那一步愈進愈前愈有高於此者當于貢說無諂無驕昧熟如面壁而立得夫子進之而忽然開闢此中恍然躍然悟

得這道理無窮終身屹屹更做不盡故引詩咏嘆其義全是感悟不足問詞此關學問進步處非淺故夫子深與之與其進也可與言詩正可與言學也

不患人章

此就人已對照處較其輕重只依註爲妥時說謂不知人只是自己心上不明便可患不必又添別意如誤已從違取舍等是落第二層了備之

爲政以德章

此章政字以政之理言觀本註解作正人之不正與下章解作法制禁令以政之理事言者不同爲政以德作正人以

四書是足圖初告

上論四

十六

德看不必說到法令蓋法令雖不可廢但此章之旨不曾說及耳德是至德玄德在精神心術之微上與下章道之以德躬行說者亦稍不同無爲是不煩措置意只輕帶看章旨原不重無爲上天下歸之不是極負而至只是歸德向化也○以德就是無爲以此正人而人向於正就是天下歸總包在首句內下符其象耳此一譬全謂德可建極而總一天下之意不重在說天下之歸舊以居所譬以德衆星共譬天下歸非是都是譬爲政以德也辰與星以

精氣相聯屬以德為政全是以精神相感召所謂為恭而天下平者也

北辰不是北斗北斗有七星北辰只五星第二星是居前一星是太子後二星是后宮庶子中一星是天樞以星言曰太乙以所居之處言曰北極以衆星皆動此獨不動曰天樞

詩三百章

此是發明先王所以垂詩教之意要使人思無邪勉人意在言外不是示人學詩之要亦不是謂作詩之人皆思無

四書七 圖初告 上論

十七

邪也三百不是言其多言合這一部全經不過是美刺兩端其美善者欲人弗納於邪刺惡者恐人或納於邪既懲惡又勸善兩路拘束自令人去彼就此故惟思無邪足以蔽之言三百篇都是這意句句字字皆防淫消僻之物非謂知此一言即三百皆精粕也直指全體等不必用○思字最要重看人之所為皆起於思思是人初發念處思入於正則無不正思入於邪則無不邪故曰思者聖功之本風俗邪先王為政令以防之行事邪先王為禮制以一之至於思藏於微濼非政令禁制所可及則採集詩歌使之一

唱三嗜以典起其勸懲之念而歸於正蓋思者聲施所由起也以其出於人之思者入於人之思自易為功耳直向人一點靈源中激發感動潛移默奪轉來

道之以政章

此章夫子崇王黜伯意最重一恥字恥者民之真心以政道之不得以刑齊之不得惟道德齊禮乃能得之語意重下節德禮亦不平禮所以濟德之不及也道德齊禮非一切廢而政刑但德禮為本而不專用政刑耳有恥者恥其德越禮格至也至於象德而遵禮也

四書七 圖初告 上論

十八

吾十有五章

此章首尾別講中四段平對志學者即志於從心不踰矩之地而從心不踰矩即不負其初志而已聖人此言皆自見得實是如此非謙已以誨人也通章本旨不重循序不見得實只在一個無息之心與發憤忘食三句同一純亦不已之妙學字註云大學之道是朱子據理說耳孔子語意原不曾指定大學今只在本章尋討蓋學以學此理也知行並進而直至於理與心化無非學之全功志學者志此而已志

字包得條焉不是空空志

立是守得定如人站得穩志時猶是虛願立時却有實地  
着脚在天上穩穩當當斷然惟聖賢之道是從紛華勢  
利誘不得曲學異端搖不得此學之定境也不惑是事物  
當然之理俱不疑惑蓋立只用力持守許多事物未必能  
迎刃而解至不惑則一事一物知其有理而萬事萬物亦  
知其有理矣

天命是天理本然不指氣數也註兼流行賦與二意流行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賦與即天命之謂性也然亦是一套

上論

十九

事知字深看不是聞見之知天命雖是事物所以當然之  
故然却不是逐事逐物尋求天命不惑時從散殊中體會  
知天命則從本原處了悟無聲無臭之妙直默會於一心  
而通天載之幽玄與天為徒矣時說謂不惑知其所當然  
知天命知其所以然非是蓋不惑者所當然所以然俱不  
惑了知天命所謂知性而知天也註中所以當然之故故  
字可玩指天命也亦有見○自知天命至從心不踰矩看  
來俱是上達之妙無甚階級但後比前更純熟耳俗講多  
云知天命猶思而得也耳順則不思耳順勉而中也從心

則不勉殊不知天命之知大抵非思非慮所及耳順則更

加快當故朱子以不思而得屬之豈可便看淺了知命者  
順對逆言聲入於耳略一停想而后能悟其理便是逆了  
耳順是於道理爛熟外邊道理皆吾心所具故一人於耳  
即契於心何待致思大舜之若决江河便是此樣矩即理  
也吾心道理自然本有一定之則而不可踰故借矩字言  
之到此時則化不可為禪家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  
自三十而立后即不踰矩但未能從心所欲耳志學兼知  
行立與不踰矩俱屬行者非遺知也知在行中也不惑知

上論

二十

命耳順俱屬知非遺行也行在知中也然渾融勿分為幾

孟懿子問孝章

此要重末節一禮字通章以告懿子為主首節無違違即  
昭德塞違之違字古人語凡悖理者皆謂之違夫子說無  
違已是明說不悖於理但恐其誤以從親之令亦理也故  
語樊遲以發之耳但舊說相沿已久作文只虛虛敷衍不  
悖於理且未露出可也講我對曰無違要見得孟孫不謹  
果能喻我意否乎作文亦只以此等意模寫玲瓏若實講  
無違仍是首節話○禮即理也不曰理而曰禮者禮乃當

然的節限尊卑貴賤各有一定不容毫髮僭差三家僭禮多是太過故講禮字還重太過一邊蓋雖有欲為之心雖有能為之勢亦思其可為之理與得為之分而不敢過方是以天理事其親方謂之無違方可言孝夫子雖教他循禮其實是說他不可過分但須語意渾然

孟武伯問孝章

此要極力模寫出父母無窮親愛方妙惟者倦倦懇懇之意不作獨字看惟其疾之憂當在未疾之先看疾不但是疾病凡行已立身病痛皆是末須緊補人子體此一段蓋推父母愛子之至情正所以動人子之情不然武伯問人子事親之道夫子奈何只答以父母愛子之心註惟恐常以四字最要玩乃親心眷眷處無一時一念不在子也

子游問孝章

此章只以今之孝不能敬勉子游之敬養與敬非截然兩事敬即在養中看人子亦何忍於不敬其親只緣家庭主恩朝夕嬉游膝下不覺狎恩恃愛漸流於不敬耳故夫子重以為戒末句不可云養親者與犬馬無異蓋養親與養犬馬本異但不敬則無以別其養親之異於養犬馬耳荆

川意甚明

子夏問孝章

此章只重色難二字下俱輕不過反言以深明惟色為難耳色難者愉悅之色根於深愛之心不可勉強矯飾而能所以為難也服勞奉養內要補色不足意曾是以為孝須說非深愛之發意常說只似較其難易欠真曾是二字可玩有不外此亦不徒在此之意要知聖人非是欲人因色而廢服勞奉養只欲因服勞奉養兼有此色至情浹洽於中耳色亦只在服勞奉養時見

吾與回言章

此章總是形容顏子悟道之妙非始疑而終信也如愚不愚不是形容顏子之聰明正形容其不事聰明處不違不應專在言上看是顏子心中絕無分毫障礙闕於夫子言默默契合無相背的意思却如愚一般註意不相背正解不違問難是意之相背可見處不可即以問難解違字如愚如字宜認便見夫子非真疑了只形容其不違馬耳私不是燕居獨處只非進見請問之時便是發是發明夫子所言之理在身體力行上說把向之怡然默受於心

者至是隨感隨應都極顯見出來有勃然不可遏遏  
不愚只說得不愚不可謂之智說智便涉聰明智識了合  
如愚不愚方見顏子異於羣賢若顯然不愚却是露聰明  
的了

此章或重如愚或重不愚謂夫子故抑揚其詞以稱贊顏  
子紛紛不一不知此書當合非助我與語不惰二章來參  
看通章乃是夫子深贊顏子善於體道處口氣猶云當其  
終日與言只管默默承領逮其退處無不體之於躬此正  
無所不悅語之不惰真光景其視炫耀聰明而行不逮者

四書也其間初行

二論

二十三

相去遠矣如愚是因不達字生不愚是因足發字生亦緣  
上曰如愚故下曰不愚耳夫子何嘗有心撥此字眼故爲  
抑揚其詞若始疑終信以贊之哉通章只心解及行四字  
便可括盡如此講覺直捷痛快省許多葛藤學者試將如  
愚不愚四字權且撇下只作吾與回言終日不違退而省  
其私亦足以發這十七字緊緊相承理會一遍便自覺了  
然

視其所以章

此章觀人之法上三節略重察安逸末節總承言之以屬

事由屬意安屬心視觀察都是一時齊到的方法觀以意  
察以心其實心意都從事上見總是此一人初看其行事  
所做何如又看其做來念頭何如又細看其心中有勉強  
與否如何假如事做得好其由來有些假借之意又或有  
勉強不得已之心畢竟有些敗露彷彿不自覺處如何瞞  
得人三者都是因事推心之法

溫故知新章

此章不重爲師只重學貴心得上知新二字重看而知新  
功夫又全在溫故上用溫字亦最重故字據註作舊聞看

四書也其間初行

二論

二十四

爲是溫是從容涵泳意知新不是故外有新只說故中義  
理融洽自覺趣味之觸發者無窮耳爲師重其應不窮上  
亦只是形容其心得之效觸類不窮可以隨叩隨應意思  
不可泥定師字應人質問也朱子曰此章意重知新上但  
溫故方能知新

君子不器

依時說不器俱就心上講謂體無不具之內用無不周亦

君子先行章

此章單重行邊入字一氣說下先後俱就心上說以先難後獲之先後照看

君子周而不比章

此主待人說周比辨處只在公私不在廣狹不比即在周上看勿云周而不至於比下小人倣此周字是偏及天下之意家天下人中國無所不親無所不厚也比字是偏黨一邊之意情相結勢相依親此而疎彼厚此而薄彼也然此只是字義若認理又要員融蓋君子不必愛徧天下即愛有所遺而心實無所私焉亦周也小人不但愛徧一人

四書也是則初告

上論

二十五

雖愛無所擇而心實有黨焉亦比也○此當云君子是周不是比小人是比不是周勿作兩層時說周比有俱主立心看者亦可

學而不思章

此章言學思不可偏廢也學思要是一套事學思二字將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學思來照看便明白不可以學屬行思屬知心體上不明亮曰罔心體上不穩當曰殆

攻乎異端章

聖人本來只有此一理千古聖賢只有此一路同此者謂之同德異此者謂之異端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異端只別是一種學問攻即此人攻之也非異端之外另有攻異端之人百家衆技不能相通是曰小道邪說誠行戾於正道是曰異端攻字看得深害字看得大害不止是害已世道人心隨之

由誨女知章

此聖人直指知之本體意謂知與不知自家心裡明白此便是知非必無所不知而后謂之知也由誨女知之乎不

四書也是則初告

上論

二十六

必添之道二字蓋此知之二字即是知也知字猶云我教女以真知也若道字是從入之方了首尾二知字以心中四知字以事物言要分別二為字不從是口中任讓乃心中體認真曉得的意思即貼首句知之兩字說知之二句重不知過是知也只在自知上見知之為知之是自知其知不知為不知是自知其不知故曰即此是知註况由此云云勿用

子路強不知以為知知子見南子衛先正名必有個道理在子路本自不知却便不悅便以為迂此正不知為知之

也。知不知處還是未能一一曉然故雖不知者亦誤認以為已知耳。註謂其自欺則是心上曉得不知了。顧任以為知是瞞心自認故以為自欺把子路看忒低下。

子張學于祿章

此章不宜專重末句蓋多問六句正教以為己之學而未句帶言祿即在此耳當重學字于祿只是此心未忘不要太說壞了多問多見不甚重了張務外不患其聞見之不多患不聞且慎耳疑未信殆未安總是未知合理與否疑殆乃不敢自是之心慎言行乃不敢苟且之心都在心

四書是國初告上論

二十一

上做工夫不疑不殆固是合理然施用之際猶恐有悟中之迷得中之失故須慎慎只是要十分停當意思疑殆則闕其餘又慎看他精神意氣一味收斂鱗鱗而無分毫馳騁炫耀正與于祿務外相反得祿之理以當然者言不以必然者言蓋朝廷高爵厚祿理當屬之行脩言道之儒故曰祿在其中却不是說行修言道可必其將來之舉揚○多問至寡悔對上學字看乃所以教其為學祿在其中何為則民服章

何為則民服章

何為一為字使有徒求之民意服是心服其舉錯之合義非歸往之也只重上一段下段不過反言以足上意見舉錯之不可不當也人但知註中義字重不知心字重蓋直者人心所欲舉枉者民心所欲錯合其所欲故服反其所欲故不服也

季康子問使民章

康子一使字分明是責人夫子告之都是責己問意重使字答意重則字則者言其不待使也莊字如正衣冠尊瞻視是也亦要根心不從外襲孝慈則忠孝親是化民忠蓋

四書是國初告上論

二十八

君者民之父母我孝父母民便學樣做故亦戴大君如父母慈眾是感民忠蓋我有恩惠慈民民必感恩忠我又一說忠者盡心之謂孝慈是君盡君之真心忠是民盡民之真心為君者上不欺其親下不欺其眾則萬民者亦不欺君不分感化亦可舉善則人知慕教不能則人知避故勸於為善勸云者懼欣鼓舞不倦之意

子奚不為政章

季氏逐昭公公薨於外定公新立又有陽虎作亂故孔子不仕政者正也孝友行於家則一家之父子兄弟弟悉自我



正是亦為政奚必居位乃為為政此是素位而行道  
實如此非家國一理之說○時說以為昭公是兄定公是  
弟季孫吳然逐其兄而立其弟孝友之道泯矣故夫子云  
然猶譏魯之人儉不正意亦精

人而無信章

信主真心說言行在其中不知其可作不知如何其可且  
空空含蓄說未說出不可行不可行意在截方見正明  
無信之不可也信能感乎人能感乎人方行得通利故以  
觀帆譬之蓋信是我與人相接處觀帆是車與牛馬相接  
處其何以行就車說正意在言外○虛車之不可行本文  
原就車說但正意處亦須體賅不以字言無論人不信他  
方始窒礙難行只就他無這實心將把怎麼去行以字方  
有着落

子張問十世章

通章俱重禮上說禮無可損益所可損益者特禮中之文  
具耳小註曰此章因字最重所謂損益亦只是要扶持個  
三綱五常而已

子張欲以推測之知知十世后事就照下所因損益看

四書也是固初章 上論四卷

二十九

夫子告子張只一禮字管定了禮者先王經世大典時有  
變遷禮無推移也此先要認個因與損益蓋損益即在因  
之中所因謂三綱五常五帝五帝所損益則其間文章  
制度正綱常間之文具如親疎貴賤相交接之儀節度數  
損益只是隨時增減勿把作革字看革則革而去之矣如  
殷繼夏周繼殷三綱五常禮之大者固不可易若節度文  
為一一由夏殷之舊便行不去了故於過則損之不及則  
益之推移變通正所以維持此禮而使之不敝耳是因固  
因也損益亦所以善其因也三代之因處是禮損益處亦  
是禮雖其間微有更革不過在禮中少推移耳惡能外禮  
別成一世界故曰雖百世可知也上二可知也只帶所損  
益言未可知也兼因損益看註意自明其或二字是逆推  
之詞不必泥定尊周  
玩通章聖人語意不是因往知來全是把古今因革大道  
理斷之殷因四句是假三代已往之迹表出因革之理一  
定不易者言由三代而觀可見三綱五常決是因襲不變  
制度文為決是與時損益故曰百世可知百世可知來龍  
全在上四句

四書也是固初章 上論四卷

三十一

非其鬼章

此章兩開着一是義不當為而為一是義當為而不為諂  
在非字上看出無勇在見字上生來諂與無勇俱是就上  
文而斷之不作推原說見字雖重看不可說是真知灼見  
蓋真知決無不為之理只說明白曉得便是

孔子謂季氏章

忍字重凡亂臣賊子皆始於一念之忍耳故夫子以一字  
誅其心是字指僭八佾言孰字包得廣凡逆理之事輕於  
僭八佾者無所不為矣如旅太山伐顛史之類此二句乃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論

三十一

夫子據理斷之甚言其不可忍為也時說只就季氏忍為  
說似不見兩可字之意

三家者以雍章

此章重一取字蓋無論僭竊有罪即論詩義亦與時事不  
相協也講矣取句只云主祭者果天子乎助祭者果羣公  
乎如此詰問最得矣字意若明說主祭者大夫助祭者陪  
臣及不像訛意下

仁而不仁章

禮樂由人心而生心無私欲渾然大理之謂仁這個天理

陳列之而有序便是禮流行之而不乖便是樂若人全得  
這個心德存之自無不中發之自無不和自然身為律而  
聲為度人若不仁則不序不和心德既亡平日運量酬酢  
盡是非僻淫邪之氣離於前人舊迹亦自體貌不浹洽聲  
容不融貫不為吾用矣如禮樂何首言使那不動無奈他  
何也禮樂不但是玉帛鐘鼓如周旋進退之間皆是

大全陳新安小註意謂此為僭禮樂者僭禮樂即人之  
不仁者如季氏三家縱肆驕恣全不知有綱常之分的人  
即舞佾歌雍與禮樂有何干涉故曰如禮樂何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論

三十二

林放問禮章

此當主儉戚即本說儉不在財用上說儉戚俱指人真心  
言儉是未雕未琢之真心戚是哀痛迫切之真心夫子分  
明是說真心為本

本非本末之本乃本始之本黃勉齋曰禮之本禮之被也  
放見當時行禮者一切尚浮文疑先生起初制禮必有所  
托始未必徒倚着那文者故以本問如此看下文儉戚即  
當本字了不必作近本大哉問兼時方逐末與禮之全體  
二意時說只作大其有超世之見亦可寧儉寧戚正是返

本意非不得已而酌量之詞禮由心生初只是一段料量無偽然後濟以儀文故儉即是本非近本者也喪禮之初亦只是一段哀痛慘怛然後飾以節文故戚亦即是本陳白沙抄訓云儉是朴素真心儀文物采由此而出戚是慘怛至情衰麻哭踊由此而生此儉質所以為本也重寧儉上禮字該得廣即喪禮亦在其中了但儉字該不得戚字故又抽出言之不兩平註中太過不及意俱不必用質字即指儉戚說

夷狄之有君

四書也足圖初告 二論四

三三三

有君無君俱就臣說有君亦只是稟其號令約束不敢違叛之意不可說大高亡者有而若亡也指僭亂說

季氏旅於章

此夫子暗季氏之僭祭求不能救而自嘆以諷之也旅泰山是將從旅之也觀救字可見歌雍舞佾猶在家廟太山之旅公然行於邦域之中無忌憚甚矣不能以季氏之意已決說謂泰山不如林放是言泰山必知禮決不喜非禮之祭重止季氏切不可仰了泰山作文只會意重泰山不享非禮而林放字輕輕點明亦不必多纏

君子無所爭章

首句斷下深明其無爭也君子內不見已之可矜外不見人之可較萬物一體物我兩忘何爭之有此無爭要者得細若此心中未忘了屈伸勝負稍起計較便謂之爭必也射手與必也聖乎俱是疑而未定以起下文也時說非謂必射乃有爭猶云必也射而益見乎亦融并下飲三層事俱以揖讓貫讓者爭之反重讓字揖亦是讓處其爭也君子君子即無所爭之君子猶言其爭也無爭云爾如夫子之求也異乎人之求口氣時說有云其爭也雍容揖遜則依舊是那無所爭的君子勿又生出一君子之爭亦覺襯

四書也足圖初告 二論四

三十四

素以為章

通章主重質上說總見聖賢維世意素之非絢庸人所知子夏特謂素非絢也而詩云素以為絢必有一主意在其意云何夫子借繪事明之言繪事必在素後非素繪將安施可見素者絢所自出謂素以為絢宜矣正以此解詩人之旨要得輕繪的意思禮後乎不是子夏自言已意乃是揣摩詩人之意也言詩人所謂素以為絢者想亦不徒言

續在素之后其言禮在忠信之后乎子夏此悟全是因天子那后素的后字玲瓏了心胸但作文於禮後乎不發說出忠信只還他禮后便是想他乎字光景發揮真見得有禮前一段意思則世間文彩俱是精神若無禮前一段意思則世間文彩俱是假物夫子胸中原有這段光景觸目會心無非是者被子夏一言打動機括不覺激節故曰啓予可與言詩只重其能以意逆志上與子貢穎悟見與者不同

夏禮吾能言章

四書也是爾初告上論

三五

此章重維周意正意全在末句發揮周禮原是監二代者周末文勝忠質亡矣夫子欲借文獻為証指點出國初美意示人惜其文獻不足故思夏商者止以思先進也

禘自既灌章

此夫子傷魯禘之非禮灌者方祭之始既灌禮便九獻樂便八佾純用天子禮樂矣夫子不曰不足觀而曰不欲觀語意甚涵蓄作文發要微婉不可明露借禮意

或問禘章

此章重不知上下正見其難知也說字較重若說得明白

來魯便不當用禘了或人欲窮其說卽司敗問昭公知禮之意夫子答以不知重為魯謀註仁孝誠敬意不必入知其說二句將註誠明二意融說此知字是實洞囑其制作之原與武周制禘精神相為乎弊不可看淺了天下二字亦有味便隱然見其為有天下的事也明且易此理在目前曰明機猶及掌曰易只重易字知其說者三句只見得禘的道理極大觀貼不知也一句意不重在知其說上○其如視諸斯與中庸視諸掌乎口氣不同中庸着實言治國所以易口氣質而實此處則言雖之於天下亦且易易

四書也是爾初告上論

三十六

口氣虛而活所以虛而活者緣屬在不知項內要說得渾融只用治天下字面形出個禘義之難知便了若細說出個治天下所以易處便失口氣○新說之於天下處只就理無不明言不兼誠無不格據本文視諸斯亦有見

朱公遷曰夫子謂不知者諱之也謂不欲觀者嘆之也為父母之國而諱之為先王之禮而嘆之皆所以正名分為世道諒也

祭如在章

此是聖人祭必盡誠故祭必與蓋祭而如在誠則形也然

非與祭誠安從致總見聖人重祭而必致如在之意舊說  
聖人祭必盡誠觀其言而益信大塵腐二如字總在心上  
形容如不祭只是一點孝敬不自安之心若謂真如不祭  
便無味

### 與其媚章

兩節口氣中俱勿露正意俱宜含蓄何謂也非是疑俗語  
無謂正是說俗語必有所謂諷之也不然是媚與與媚寵  
俱不然無所禱亦兼與寵然俱當重寵邊夫子出一天字  
以壓他與寵字出一無所禱字以陰折他媚字朱子曰緊  
四書也是圖初告上論 三十七

要是媚字不好胡雲峰曰纔說媚字便已非理非理則獲  
罪於天矣天即蒼蒼之天至其所以爲天則理而已註是  
會意解

### 周監於二代章

夫子從周是從周盛時文質得宜之文非從周末文勝質  
之文不重尊時意只重文盛上蓋夫子因時人多議先進  
文有未足而目之爲野人故言周之文已郁郁乎極盛極  
盛則不可復加矣吾其從周從周所以從文也便是從先  
進之意思先進之文所以傷後進之文也○周監二代

照註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講勿用忠質字面蓋尚忠尚  
質乃后人立此名目實非夏殷先生有意尚之也郁郁乎  
文承損益得宜來郁郁文盛貌盛字與勝字不同

### 子人太廟章

太廟兩字是書法太廟憐天子稱之魯之有太廟非禮也  
魯人都沿襲不察夫子每事問極有含蓄蓋他見廟祭中  
不合侯儀故問處必曰此事何義彼事何義蓋不於以  
言顯證其得失只以若解若不解之意默寓於一問中就  
與不知與不欲觀同意動魯人之自覺悟也正是夫子繼  
四書也是圖初告上論 三十八

禮處是禮也只渾渾融融發是禮之意要描寫其問禮之  
心又不可盡發其問禮之故要見得王禮當問又不可露  
魯人僭禮之失方得

### 射不主皮章

此鄉射非武射也武射雖古亦主貫革春秋列國兵爭但  
知有武射不知有禮射古道泯然故夫子傷之主字看得  
活非以革貫爲不可也特不專主之耳古之道兼上以此  
爲教化下以此爲風俗雖指周初不必露出只講古遊而  
傷今意束后略帶

子貢欲去章

此章都作聖賢維禮看子貢之議去亦是禮之不行非真愛一羊也不知告朔不行而羊猶供此羊便即是禮羊去則禮亡故夫子惜之謂禮因羊可復使落一層作文禮字要說似將廢之禮方有味告朔原兼尊親說時說只重尊王講亦可

事君盡禮章

夫子此言全是傷時非傷已之心不白也盡禮內宜空講要得渾然口氣切不可事君上添個我字盡字要認明白四書也是國初告上論 三十九

定公問君使章

使字不是役使只作馭使看定公時君弱臣強此禮字當就正名定分振肅臣工上說晏子所謂田氏之變惟禮可以已之是也忠字亦兼無專擅說

關雎樂而章

此重后妃之德上關雎是官人爲文王得后妃而作哀樂是詩人哀樂詩人官人也哀樂是性情不淫不傷是得性情之正蓋其樂與哀皆自始德上來從天理流出全不費

失其正註后妃之德宜配君子二句極重不淫不傷全在此看出不能無宜其有字俱要玩又一說此闡揚聖母之德可以正位中宮可以母儀天下故得之必宜於樂未得必宜於哀不重詩人情性之正上此意可依

哀公問社章

萬物生乎土立社以祀土神爲民祈報也爲民者立社之本意宰我反說要殘民了哀公時亳社災故問立社之義於宰我似有欲修省而保宗社之意夏都安邑宜松穀都亳宜栢周都豐鎬宜栗各據土宜之木樹之本無所取義

四書也是國初告上論

上論

四十

也然此乃朱子所斷正意勿入宰我口氣成遂既往三平泛說末方找到宰我上成在遂後既往又在成事後由遂而成由成而久方是既往勿以既往總上二項不說不諫不答俱是無益意註中非本意及啓殺伐俱不入夫子口氣內若入口氣又是說之諫之答之了二意還重殺伐一邊時說謂宰我之意蓋欲哀公以威制三家而不知制之以禮是乃速禍之道故夫子警之

管仲器小章

此章一頭兩脚首節重看器小二字已盡仲一生了奄不

知禮皆夫子器小言外事只因或人疑而答之如此非直  
以二事証他器小也然奢犯禮却自器小中來若器大見  
得大自不如此○器小只就規模局量上見局量褊淺以  
內所容受言規模狹隘以外所設施言由其中之淺所以  
外之隘也不知聖賢何器小之故不能正心何器小之驗  
此二句且慢露出若說破則或人不待問矣儉者每敏約  
而不濶大故疑器小為儉知禮者多顧大體而不吝嗇故  
又疑不儉為知禮蓋由當前看仲大了見夫子說他器小  
便疑其儉又見夫子說他不知禮便疑其知禮朱子曰奢而  
犯禮是他裡面着不得做些小功業便道驚天動地所以  
肆然犯禮緣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設施不過如此

四十一

上論

子語魯太師章

樂其可知非大雅已亡元聲尚在天地人心之說只言樂  
雖殘缺而聲音節奏之變自有可知者特未之考耳下文  
翁純皦釋正是可知處翁如舊說八音齊作似太淺還當  
就精妙處說聽其聲音覺神氣翕聚無浮散不揖之病從  
放也愈作愈暢時便是放純和無乖戾儼明不混雜絳絳  
不間斷以成解作樂之一終亦太淺看來還是音節之妙

俱已完備意以成承翁純皦釋來蓋眾美既備乃其所以  
成若夫眾聲歸寂則成也而非所以成耳翁純有先后純  
皦釋無先后

儀封人章

吾未嘗不得見乃述其不見絕所以自表非以自誇也亂  
極將治聖德又在夫子故天將使云云要兼二意註不曰  
得位行道而曰得位設教者切木鐸字也如云以先知覺  
後知以先覺覺後覺最切說者謂天正欲使夫子周流四  
方以行其教如木鐸徇路然然玩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實  
聖道之將興還係朱註為勝

四十二

上論

子謂韶章

此章總是贊韶武之樂舊作慕舜之盛而悲武之遇說亦  
是通節只就聲容上想像空空說為佳不必分功德亦不  
必露征誅推遜性友等語善只就美中看出美者聲容之  
盛鐘鼓管籥謂之聲干戚羽毛謂之容盛是聲可聽容可  
觀善者美之實也此實字非對虛而言若未盡善者豈是  
虛美乎善字是美中純粹處樂以尊和一剛太和人方是盡

善節樂雍容廣大一團太和武樂猶有發揚蹈厲未全是一團太和未盡善非不善也未盡取○美善只是一事總是將聖人功德散舞出來如儀文節奏極其詳盡是其盡美處然仔細想像其所以為聲容一邊覺得更有進於此者一邊覺得猶有未慊於中者便微有盡善未盡善之別夫子止論韶舞之樂不是論舜與武王也註中皆朱子推原語化而不周為妙

居上不寬

寬敬哀俱以心言寬是本條教號令是末敬是本威儀進

四書也是圖初告上論

四十三

退是末哀是本哀麻哭踊是末何以觀只言大體既失末節何為故不足觀註以何者觀其行失禮多一節事了

里仁為美章

仁字淺只以風俗仁厚言為美勿兼全生只重薰陶漸染以成其德說須知此是影借語要得虛中景象言甚哉仁之不可不處也即以擇里言之但是仁厚之俗便就是好擇里不於於是亦便不得為智了蓋借卜里以明人常擇仁而處意時說擇不處仁句節照孟子就心上說備之不仁者不可章

不仁者不可章

章以心字貫不仁者失其心仁者全其心知者求全其心不可久是言暫且不可而况於久非可暫不可久也安利不是別仁知之淺深只重說到仁處非外物所能奪意朱子曰安仁者不知有仁如帶之忘腰屨之忘足利仁者見仁為一物就之則利去之則害智只就真知此仁諒真知故為好而必欲得之愚意安仁利仁俱要就感遇上處約樂說對上不可久約樂看方是不仁之人可說濫淫難說仁智之人不濫不淫蓋濫淫是極不好字眼仁智之人不應到此

四書也是圖初告上論

四十四

惟仁者能好章

惟字能字相照應仁者此心純是天理與其理合自然生好與其理違自然生惡好惡俱是發於心者以心言仁以情言好惡未是能字要發得透註中當理得正皆貼能字也亦要講無心自然註然后字費力勿用

苟志於仁章

苟字只是果能字一例只重志字說仁只是天理惡是不仁之極心無兩用故志仁則無惡不可截然以仁屬心惡屬事未有不起於心者惡原不與仁對說得仁字重惡



自然着不得莫作理欲相爲消長看陳潛至曰此是君子小人分路猶向東行的人一心向東去無復有回轉向西的理此意極透

富與貴章

通章只是無終食之間違仁一句便盡了上二節審富貴安貧賤亦是不違仁下造次顛沛二句亦是不違仁總是言君子無違仁工夫自富貴貧賤之交以至造次顛之際無時無處不在於仁也故曰無終食之間違仁必從富貴貧賤說起者是從大關頭處說將去直至無終食之間違仁也

聖賢也足則初告

上論

四十五

仁雖造次顛沛亦必於是只是愈說愈完密非有淺深先后不可以取舍存養如註分析不處者以其存於我不去者以其無損於我此道字輕與仁字不同仁字且待東處用出文中勿用不處者併化其欲之之心不去者併化其惡之之心故曰仁此最入細○仁人心也以欲惡之私情累其本心故曰去仁惡乎成名猶言叫不得做君子了非名譽之名此節意輕只是反言以深著不處不夫關係仁道之意不是起下文○終食之間只作片時字看勿泥食字無終食之間違仁只是常

常不違仁無頃刻違仁也故包得下二句君子如何不違仁只是存得此心之天理不被欲惡私情間斷了切不可如時文云時曰終食雖未有富貴貧賤交於我也蓋此句是常不違仁如何定他是富貴貧賤未交時造次顛沛特舉二件最易違仁之時言之正見其常不違仁也終食字富貴貧賤造次顛沛內俱有如常非道之富貴而毛有一念欲處之心此便是富貴中終食之違下做此

我未見好仁章

鴉首節嘆成德之難下快用力之易豈知聖人未嘗以難阻人只重人當用力上首節嘆仁人之鮮非謂仁果難也由不用力耳次二節遂承言反覆以決力之必足二節總是一意深明仁所易爲意嘆人莫肯用力意只恐言外見之

聖賢也足則初告

上論

四十六

好仁者惡不仁者不作兩樣人好在此必惡在彼矣仁不仁指自家理欲說無以尚不使加總以誠字作主俱指成德自然者說無以尚句時文都認註中物字作物欲看便與不使加身混了看來只是把此仁看做極高極美可好的不把仁看做半上落下可以好可以無好的寢食與之

俱夢想與之游尊之爲無尚視之爲至寶更無有可歷在仁上面的這便是無以尚之物字可勿用其爲仁矣矣字作也看下句不使加身正是其爲仁處仁不仁不兩立惡不仁正所以爲仁故特下其爲仁矣一句加及也不染差一些之意不使字與上無以尚無字一樣看非是有意去禁住身字只作我字意看時說無以尚不使加不作成德說此正指用力好仁用力惡不仁者是說個用力好惡的樣子下節反覆着力之足以爲仁亦有見

夫子之意全重在此一節首節特引起語耳下節亦只是

四十七

四十七

足此節意有能二句一氣說下用力與力不足緊相呼應能字要緊乃果能此道之能一日日字以用力之始言註奮然二字最貼得明心之理是仁心之精神是力用力兼得明以察幾健以致決足者十分完滿之意以其取之於心不待外求也一日雖以始用力言然正把此一日字見仁之易爲卽我欲仁斯仁至之意○蓋有之矣疑而未定之詞輕帶過註昏弱二字昏則不能察幾弱則不能致決我未之見說要與上節有分曉口氣當云力果不足必試之而后見今我所見概是莫肯用力者耳何嘗是有力

而力不足於用者哉兩節緊相承看云用力於仁則力自無不足而或有不足者我實未見其人

人之過章

各於其黨是言君子之過不同於小人未句只就君子說大抵君子之過不越二端有偶不及檢者有勢不得已者講各於其黨卽云偶不及檢者與有意而爲者自別勢不得已者與敢爲無忌者自殊說觀過知本亦云偶不及檢之際其本心之惻怛發露最真勢不得已之時其迫切之真情委曲可諒觀字重看過在事迹上說仁在心體上說

四十八

四十八

朝聞道章

聞字深看非僅耳聞要從身體力行而融悟其妙如曾子之唯方是真聞夕死活看非限定要死言已到此境界雖死亦無憾蓋不虛一生了朱子曰此深言道之不可不聞也若將此二句來反之曰若人一生不聞道雖長生亦何爲便自明白○味可矣語意若不聞道不但不可生便死也死不得生事未了也不是齊死生之說

士志於道章

士有求道之志則宜舉外物皆不足以動之既志道而所

恥若此則見未真守未定道之美在其中淡而不厭者彼  
固不之知也何足與議於道哉志於道須淺淺說非真  
道也若真志道識趣自然高雅自無道外之恥註識是見  
識趣是趣味總是真志之所發見識字輕何足與議只重  
與道不入須知此章是夫子定志道之準言士要志道便  
須把一切世味塵襟於心體上掃得潔潔淨方於道之真  
趣味有相入處云爾非徒絕不足與議也恥字要發透

君子之於天下章

看來無適無莫義之與比只是無心而順理四字便是君

四書也是開初行

上論

四十九

子於天下事虛其心以應之無有意主必要如此只依義  
當如此便如此無有意主必要不如此只依義不應如此  
便不如此無適莫而比於義三句一氣說下是一時事不  
是無適莫在事先義與比纔應事也時文有云適以義非  
適以我莫以義非莫以我句大不是蓋適莫是容私不好  
字面也○首着於天下三字不落空蓋謂之天下便見得  
時有推遷勢有變易本有個化裁之義非可一定執者適  
莫不是是非可否全差錯只爲添着意思便非真機適莫  
以心言不以事言若事上決難不靠一邊適莫與行止不

同蓋止則全不爲不肯非全不爲也只緣處事之方不一  
如或當剛或當柔或當緩或當急之類若專主要剛是適  
在剛若決不肯剛是莫在剛餘可類推

君子懷德章

兩君子小人只作一樣看懷字重有念茲在茲終身不舍  
心德是得於天者降衷秉彝是也故註以固有之善釋之  
士是意所便安處以事言非直以地言也刑還以刑罰言  
君子決無陷於刑之理但他借國憲以自惕却是如此我  
苟稍于憲典雖法不我加亦不容自恕一說刑字是先王

四書也是開初行

上論

五十

之成憲亦通懷惠與懷土有別懷土者已得所安而不欲  
失懷惠者未得所利而必欲得之懷土是戀已之有懷惠  
是利人之有

放於利章

放利二字要發揮放依也靠定不舍之意利不止財貨凡  
適已自便皆是多字從放字生怨字從利字生多怨重犯  
人心之公惡上不特被其害者怨之也

能以禮讓章

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爲國全靠是禮但禮要有讓無讓

便不成禮註云讓者禮之實言遜讓乃禮之真實處非以實字訓讓字言能以禮讓去爲國凡君臣父子之間親疎貴賤之際上下所當行的禮有是儀文之施卽有是恭讓的實意無一毫傲慢無一毫陵援則禮行出來都是實禮辨分分便明定志便定上下自然相和和睦不相侵犯爭奪于爲國何有若不能以禮讓去爲國恭遜的實心既都無了雖有禮行只是空文把持怎成個禮况可爲國○有讓方成個禮無讓便只是虛文故曰禮之實禮讓二字是連綿字眼不可云禮之讓禮讓讓字單指君言至爲國

四書也足周初告

上論

五十一

不患無位章

此以位與名平對俱主爲學說患字指心上汲汲的念頭位與知總屬分外勿說不可必意思所以立求爲可知須發透務實之心有不計名位得失意方精細○立乎位則致君澤民所以立乎其位還是致君澤民前一步爲致君

澤民的本領指道德學術也可知是可以當人之知不是可以致人之知若欲致人知則僞矣

吾道一以貫章

此章不必添出心字理字講夫子當時語意只謂吾之道非隨事隨物求之只一件以貫之而已曾子因門人未達而明之亦只謂夫子之道無他只忠恕一件以貫之耳究論所謂一貫忠恕雖不外心與理但不可以此貼說夫子當時亦只說一以貫之不必加個萬字忠恕總是說個一以忠貼一以恕貼貫未是

四書也足周初告

二論

五十二

一以貫之譬如造化只是一個太極流行於天地之間關則爲春爲夏闔則爲秋爲冬而人物鳥獸昆蟲草木森如焉這春夏秋冬人物紛紛綸綸許多頭緒天地只是一個太極有以貫之再不消隨各頭緒上去打點他一者聖心之太極也有這一便自貫通了貫字全不費力○此就聖人應事處看須要體認玩本文是說出去口氣若只說萬理一原如殊途同歸百慮一致的話頭却與此章不相似○忠恕只是一個真心不可折開作二字夫子之道遜字即吾道字此節只須把一貫道理發在忠恕中方是若

露一貫字是一貫自一貫忠恕自忠恕便非曾子之意○曾子已解一貫做忠恕只把忠恕來理會便可得一貫只是真忠恕正是真處這點真心任是成事不貫在裡可以事上使下可以交於前后左右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可以行之終身任吾身許多應用酬酢豈能外這忠恕豈不是一貫忠恕要講得自然不是借學者之忠恕以明之之說○忠恕雖總是真心然真心內完謂之忠真心內運謂之恕要暗有分曉

君子喻於義章

四書是爾初告上論

五十三

喻就心說是知到細微曲折極透處這裡就有行了故須在行處看○又一說喻義喻利是別言不是深言蓋君子之迹亦有混於利者小人之迹亦有竄於義者但其心之所喻定自分別如同一學也君子但知可以復古小人但知可以媒進同一仕也君子但知可以忠君小人但知可以榮身在同事異情上看朱子曰喻義喻利只是這一事上君子只見得是義小人只見得是利如伯夷見餓曰可以養老盜跖見之曰可以沃戶樞正是此意

見賢思齊章

賢不賢只就一時所見勿說太深思字省字俱就心說省是警省非徒察也

事父母幾諫章

通章重幾諫二字兄志三句一申說下見得到底是個幾諫也幾諫依註中不激諫說須兼乘間而導委曲轉移以通其明開其蔽意志是親志不從不待其發於言見於事也幾諫即是敬蓋兢兢小心不敢不諫又不敢激諫故即是敬也不是幾諫時不曾敬到不違時方敬觀又字可見不違者不違其幾諫也前諫而后不諫固違也前幾

諫也是爾初告上論

五十四

諫而后直諫亦違也不違是與當初欲諫之心幾諫之道不相違悖勞猶苦也槌之流血勿用出只云值父母之怒而加我以不堪便是不怨非遂已了自咎其積誠之未至而負罪引慝以爲感悟之地敬終不少衰而幾諫猶乎初也

父母在不遠遊章

此宜主不遠遊說蓋道其常法也又說遊必有方是於常法外又開一門路正所以全其不遠遊之心重在體親之心上註親念我句重已思親句輕欲親必知已之所在句

重召已必至句輕

父母之年章

知是記憶不忘非徒曉得喜字略輕要重在懼邊懼便有汲汲盡孝及時奉養而不懈意非徒空空懼也

古者言之章

不出是不輕出猶云不易其言非不言也下句推原上句恥字重看說此句不可先講躬之不逮倒補恥字蓋恥躬之不逮乃就其將出言即恥夫躬行之不逮故不敢出若倒補恥字則是躬既不逮然后恥之矣

四書也是圖初告上論

五十五

以約失之章

約字要認得真固不是豐約之約亦不是博約之約只照註不倏然自放說倏然自放縱肆不羈炫聰明才智無所不為的人約則與此相反寧拘無縱循規蹈矩不失分寸故辭失約雖在事上見而實主心言失則主事言

君子欲訥章

欲字重主心言據註言難行易是兩矯其偏新說照而字串說歸重敏行○敏訥不在言行上做功夫要看個欲字只是常存此心而不放言自然難出諸口而行自然不敏

懈矣非一心訥言又一心去敏行也而字玩

德不孤章

上句反說而虛輕下句正說而實重有鄰正是不孤非有兩意勿用過文據註類應字還是同德之人聲應氣求近來都泛主秉彛好德說了又有說千里猶一堂百世猶一日者只可作進步非正意

事君數章

此是示為臣友者當善用其規諫非徒教以不合則去之意也進言於君友者皆當量其可言之機而后言則言者無罪而聽者有益不然徒煩數於口舌之間則必至於取疏取辱因是遂以言為諱可乎○問進言於君友畢竟要如何曰平日積誠感動臨時投機納牖李卓吾曰非畏辱畏疏也正恐疏辱則不得讓球最有味

四書也是圖初告上論

五十六

子謂公冶長章

此章見聖人擇配之皆賢只重賢上非取其能保妻子榮妻子也可妻也主素行說此句重雖在二句不過言其無害於可妻耳非可妻之實也南容謹言而夫子兼言行說者言行一理也不廢免戮皆以見其賢耳非以為榮幸也

南容免禍亂世亦免夫由已致之者爾

子謂子賤章

只重君子哉若人句下嘆美子賤有餘不盡之意重子賤能尊賢取友上魯多賢意輕斯焉取斯全要吞嗟嘆息見賢友之益是這等不可少的子賤宰單父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二人便是一生尊賢取友的証佐

賜也何如章

器字虛說瑚璉指其實而言不可對看此不必承子賤說

四書也足國初告上論

五十七

亦不必以不器來形容何器勿着貴賤美惡字蓋既謂有用之才何有於賤惡耶瑚璉只就用世上說勿兼任道器字與瑚璉俱是借字可影不可喻

或曰雍也章

當時輕仁重佞關於世道不少夫子此章全是維世之意或人發意重在佞上故夫子惟從佞不佞發出焉用意思不知其仁輕特帶言之耳或人所重在佞夫子所重在佞不可把仁字佞字並看

或人所謂仁只淺淺說在厚重上看美字意全輕病其不

佞是本意○首焉用佞且泛末句方着在雍身上禦如禦敵以言語與人相抵敵也口字對心字說以口給者言不

根心只從口中辨備出來如心本知此之為非而取給於口強以非為是屢憎於人不獨君子憎之常人雖以佞為賢然屈於辨者憎之直道未泯者憎之久而覺其非者憎之要說得寬方見屢憎意不知其仁仁字與首仁字有別或人認厚重為仁夫子是就心體上說焉用佞就把上口給屢憎來講若別生話說則上文口給屢憎俱無下落矣

子使漆雕開章

四書也足國初告上論

五十八

此章是聖賢重真信之學斯指理說不曰理而曰斯者盈天地間只是此理故指之曰斯乃現前即是之物也信是真悟所謂一旦豁然貫通者在心體上說信字極難必此心與此理略無幾微間隔若曾之唯顏之卓方是信若只道是非可折之極精及覺淺了信則不仕而大人體段已備未信即功滿天下總屬粗迹非謂經綸康濟講之未熟不可嘗試漫為也故曰漆雕開已見大意夫子悅之亦悅其見之大耳豈謂其既信之可以仕哉開只說吾斯未能信而難出仕意自見於言外子悅只悅其當下一念非

說其他日之有成或疑開既未信夫子之使却似錯了非也聖賢之志總在天下國家而開之未信則就此心獨知處說耳學問稍稍有成苟存心於天下國家於人必有所濟此夫子使開意也學問未大成而此理未徹未悟雖渾被生民皆分外地也此開辭夫子意也二意原不相碍

道不行章

此章須先味道不行三字夫子浮海之嘆雖是傷時然要會得夫子獨借由一段底意思蓋夫子見子路平日有不悅已意嘗止公山佛佾之行愠見陳蔡之窮其心正謂道四書也是國初告上論五十九必不行周流何爲也故發此嘆以呼醒他而子路畢竟不悟子路喜意不是喜夫子獨與已亦不是直欲從夫子浮海但以夫子此言無意復出耳是有以愜其素願故喜也却不思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意思故曰無所取材材謂裁度事理君子決不可忘天下此乃事理也裁者裁此而已若說我語本非實然而由誤以爲實只是不諒聖心不是不度理好勇過我亦只在果於忘世上說

孟武伯問章

通章雖以仁字爲主却當重材上看夫子不言仁而言材

正以武伯有掄材之責而以器使望之也三個可使字亦堪拈出○首節不知也只云仁德在心天理存亡難窺不可說出日月至焉說出便是知了下做此又問及兩何如俱是問其仁非問其材治賦兼有勇知方邑宰主治民家宰主治事千室以民之衆言百乘以事之煩言可使必能民足而事理也東帶立朝凡有官者皆然不必拘是擯服諸侯來朝爲賓大夫來聘爲客言是應對兼威儀在內可使與賓客言兼不抗不卑二意亦非言語之科此當根禮樂素優來說

四書也是國初告上論

六十

女與回執愈章

賜在聞見上用功回在心體上用功夫子欲約子貢推測之知而反之德性之悟也又以回相比比方賜果有知二知之較焉夫惟知推測之知有限不知德性之知無窮則必求所以進於是者而一貫之理可幾矣故夫子與之正與其反推測之知而進諸德性之悟也聞一知十不是逐一推將去理本融通只就所聞之一理徹首徹尾知得真融洞徹便是聞一知十却是聞一件又推得一件註中卽始見終因此識彼卽字因字有斟酌○聞一知十了悟也



所謂一以貫之者也聞一知二影悟也所謂億則屢中者也十字二字只是借以形容其知之偏全勿太泥然二句要抑揚說回是如彼賜只是如此以見何敢望回意○吾與女弗如也註有自知自屈二意只重自知邊

宰子畫寢章

上節責其畫寢下節自言以警之○朽木糞墻寓言志氣昏惰不可雕朽寓言教無所施口氣謂天地間除是朽木方不可雕糞土之墻方不可朽予自視何如朽木糞墻而乃甘自弃乎予又何用責爲也是夫子喚醒他非直指予

四書也足固初告

上論四

六十一

爲朽木糞墻始吾於人四句是夫子婉辭以傲宰子與愚古意絕不相干時說多有云人心始淳而今澆漓吾之於人始待以忠厚今不得已而待以刻核此便是傷今思古意了大不是蓋始非古也只是夫子前時耳人心豈盡淳質乎據下文改字是始失之疎略而人或售欺今改而詳審耳若說忠厚刻核又不是改其失了二人字實暗指宰子但口氣亦要員融

吾未見剛章

剛之本體節曾子大勇孟子浩然謂中心無欲而所守堅

固一切利害死生貧賤富貴皆不足以搖其中而屈之也但未見處且只以感慨意發之不可說明剛之本旨若說明則或人不舉申棖矣○剛者純是天理不屈只是不可撓屈非不屈於欲也有慾故屈無則不屈慾是不剛之病概凡人纔貪一物事便被他牽住不免有顧惜意安能勇往直前或人以申棖爲剛是就氣質上看夫子是就心中粘帶隱微之處識破○看來剛是心之本體有慾便爲壓倒了失其常伸之體矣便非剛何待說到發出來不免牽戀沮縮乃爲非剛慾字最廣亦不要說得太粗程子立

四書也足固初告

上論四

六十二

所慾不必沉汨只有所向便是慾棖學於聖門必不至如世人貪財好色嗜欲無厭但此心未能寧靜澹泊世味猶多所牽引故謂之慾焉得二字宜玩全在慾字上說出來焉得猶云不能也心有慾便不能剛非剛與慾正相反之謂○一說主辨真似說或人舉申棖正惑於似剛者夫子說棖是慾不是剛焉得剛猶云焉得謂之剛哉此可以見剛與慾正相反

我不欲人章

此不必以仁恕立說只是無我地位未易達到非爾所及

亦但就今日言之非終不可及也。有勵其進意看無加一  
無字便是渾化地位了。子貢口氣要講得自然。

### 夫子之文章

子貢至是始得聞性與天道故發此論還重下二句說不  
可聞是嘆其美本章二聞字有淺深上聞以耳聞也下聞  
以心聞也○文章如詩書執禮所雅言者是也不必兼威  
儀說此理在天曰天道賦畀於人曰性統之爲於穆不已  
分之爲仁義禮智其實一也不得聞非罕言之謂此聞字  
指了悟說不可得聞只是領會不得如一貫之教曾子曰

四書也是爾初告

上論

六十三

唯門人便曰何謂是不聞一貫了○文章性道固是合一  
的但多此一番葛藤題面及難清楚今作文只宜依本文  
順講去過下云然可聞者特文章耳至於性與天道夫子  
非不言之但學者云云合一處或於起來略點便是蓋此  
題難在可聞不可聞上挑剔不在分疏其分與合也。

### 子路有聞章

一氣看勿斷此通是狀其急行之心未行就方聞時看不  
用時勢力量等語最重一恐字非是怕聞蓋急急皇皇欲  
聞斯行之以爲后聞之地以裕繼行之力耳○李衷一云

人方纔聞善時豈能即便行了而子路之心已恐其有聞  
矣此是畫出一個急行之心趕趕力力若唯恐有聞而行  
不副不可泥實看○吳無障曰子路一有所聞心便慮之  
若吾未行而復有所聞如何是好這一點心腸何等樣奮  
發何等樣激昂真可謂勇於義者。

### 孔子子章

文字素行多疵此章乃取節之意只渾融不露爲妙何以  
謂之文玩何以字子貢分明是疑他不得爲文意學問要  
就文字地位講不可說太深是以謂之文句最難講有說

四書也是爾初告

上論

六十四

學問所得皆華國之文章是把文字在學問后一層看了  
殊不知勤學好問即文也蓋文乃文雅之意若挾其資望  
不親學問便是俗吏便非雅道是以謂之文也講要斟酌  
口氣言當時立謚之意只以是二者而謂之文耳。

### 子謂子產章

此章只作稱美勿寓不足之意恭是謙遜不佞能不矜功  
之意非在容貌上謙遜也敬是謹恪以盡臣職盡相道言  
亦不在容貌上惠是愛利愛民在心利民在事大抵恭敬  
惠義俱是本之心而達之事者使民非役使乃制之馭之

之意惠屬竟邊義屬嚴邊當時鄰國風俗奢僭設立法度紀綱以防其奢革其僭便是義

晏平仲章

久字重看久而敬須兼不驕不狹意方得大夫氣象久而能敬人情所難故夫子稱之陳新安全交之意是推出一層○交久敬衰有兩意一謂久則易狎而禮貌簡褻一謂久則易厭而情意懈怠

臧文仲居蔡章

不知只在藏龜上見山節藻稅正是居蔡之事居蔡山節

四書也足回初告

上論

六十五

藻稅連讀下口氣云文仲居蔡如此其崇重是其心謂龜能知未來吉凶憑而媚之以徼福免禍其於幽明之理灼見不到其惑可知何如其知猶曰是何等樣智語亦婉刺只重諂讀鬼神不務民義是朱子添出不必用

令尹子文章

子張論仁以跡夫子論仁以心看來子文文子夫子既許其忠清亦不全是假做的但心未純耳忠清不在仁外只爭有意無意之間○仁不止忠清但心純忠清亦是仁喜怒不形但知位乃君之位也物我無間但知政乃君之

政也故曰知有其國不知有其身子張以喜怒不形疑仁者之平情物我無間疑仁者之忘已故以為仁未知焉得仁猶云未知其心何如焉得遠以仁許之玩註子文處是未知心之純雜何如是就天理人欲論仁文子處是未知心之安勉何如是就義理利害論仁略有分別

前一違之是拍富厚而不辭后兩違之是值屢遷而不悔猶吾大夫崔子不限定已弑君只有不臣之漸便同崔子清是不為世亂所污意子張以不恤十乘疑仁者之審富貴不憚屢遷疑仁者之處顛沛故以為仁未知亦就心上

四書也足回初告

上論四卷

六十六

論說見上節  
看來子文文子之行多一層難似一層故子張奇之亦好苟難意也仁只從忠清上無私心說若有為而為或其心有不安而隱忍遷就此在獨知之地可以自欺故以不知告之

季文子三思章

夫子不與文子同時乃是聞往事而評之以立善思之準則不專為文子發也三思不是三次思是屢次思也雖事已詳審了又展轉無已遲疑猶豫故夫子裁之欲其斷也

再亦不拘定是兩審思要活看只是思得其理使住斯口矣言已審不是言可行文子計利害者也故思之不一夫子只要計是非不要計利害故曰再思斯可矣此是書旨

寧武子章

重無道邊邦字實指衛邦勿泛有道只是內變不生外患不作勿說太深無道是晉文外搆元咍內爭時邦有道則智細玩朱註無事可見者非束手無事但無後來履危蹈險之事耳大夫事上使下豈全無一事大抵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智為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愚若云順時似智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論四卷

六十七

匡時似愚較矣無道則愚且只用不避艱險意講其愚不可及及內方兼不避險難人難及其忠保身濟君人又難及其才二意俱重

新說智字是發舒自見之意非行所無事之謂也有道之世事皆可為而無所顧忌言皆可盡而無所避諱正君子明目張膽知無不為之日雖曰難能然見理之明者皆能之故曰可及無道之世時勢難處有不可以徑行直遂者武子艱貞沉晦以濟時危於所難處則密致其忠而不以露於所難言則獨苦其心而不以明卒使禍亂潛消國家

安定此乃用智至深高出眾人之上者而後能為之也故曰不可及必說保身濟君為不可及則是以成敗論人如龍逢比干之愚雖未及至於成功亦可謂之易及哉武子愚不在不避艱險在所以處艱險處委曲韜晦不自露其智○智者明用其智者也愚者暗用其智者也明以成天下事易暗以成天下事難在他人非安於浮沉而不敢愚則激於形迹而不能愚此武子所以為不可及有道無道總是成公有道是復國以後無道是失國以前註以有道為文公誤也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論四卷

六十八

子在陳章

歸與即舍傳道意講下正明之狂簡二字不分狂者自然簡志大之人便脫略凡近也只重狂字都好處說如以古昔聖賢自期待而脫略於區區口耳詞章之學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而脫落於區區功名富貴之事是也斐然成章就在狂簡上見狂處即是章非別有文章也文章對卑鄙庸陋而言狂者志大志大者自有一段高明軒輊處與卑鄙庸陋者不同故曰章成是成就非半上落下的先筆云成章即是成其為狂極有理裁者裁過高以中正就太

過邊說是小子自不知裁孔子欲裁意補在言外不知  
如古昔聖賢自期待矣尚少慥慥處天地萬物為一體  
尚少肫肫處竟為過廣過高也歸而裁之吾豈容已哉○  
問聖人畢竟是如何裁他曰因其廣大儘精微因其高  
明使道中庸是也所以二字可玩

此章只重狂簡二字小子好處在此受病處亦在此還重  
好邊較多不踐迹亦不入於室章儼然畫出個善人的樣  
子此一章儼然畫出個狂士的樣子

伯夷叔齊章

曰書也是國初告

上論

六十九

人但知夷齊之清不知其量故夫子特表而出之重不念  
舊惡末句輕不念字有化而忘焉之意怨是用希直是無  
怨非不甚怨也希字勿泥

朱子曰夷齊胸中都是義理惡不是惡其人是惡其惡耳  
既改其惡便自無可惡者此與不遷怒一般

孰謂微生高章

直字即人之生也直之直謂此心本然之體直遂發出無  
些子矯揉造作微生高只為多着此一點要周旋人意思  
註掠美市恩說太刻了

巧言令色章

上是邪媚下是奸險皆不以本心之直道待人故可恥左  
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極言其可恥也與啗比意不同亦勿  
作恥而不為○不曰惡而曰恥恰像彼為此者不知羞媿  
我實替他羞恥一般

顏淵季路章

此章總見聖賢之志公而不私勿分別大小而大小自見  
為妙志字只泛說勿如下論作用世之志子路志在不吝  
顏子志在不驕願車馬願字直貫到共敝無憾躡顏子

曰書也是國初告

上論

七十

口氣最要渾融平淡有意無意之間伐施只在心上不在  
事迹上顏子決無矜伐張大之事只是他學主於克己惟  
恐幾微意念克除不盡夫子之志不可專作那家說蓋聖  
人此志隨處可行可行於一家可行於一國亦可行於天  
下所以二賢有願字聖人無願字外註因物付物意最要  
躡認然亦要不言自見為妙

看來子路之志地位儘高不專靠在車馬輕裘還在無憾  
上都是有忘人已形骸的意思豈區區輕財利勿把子路  
志看得淺顏回之志與聖人無甚差別下雨無字便有不

見善勞的意思到伐施念頭都無了豈是分毫勉強

已矣乎章

此句一直串下見過輕內自訟重口不言而心自答則其能改不待言矣所以難見作此題要字字分明而又一氣渾成爲妙○訟者如兩造相質盡發其罪狀纖悉不遺不徒曰訟而曰自訟者無所徵發而獨自痛懲不待曉告而獨自悔治也不特曰訟而曰內自訟者只就心中一念獨知處默默自訟也自訟最改過妙機蓋悔悟既深則誠意所著根深力固纔說出來意思便消散了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論

七十一

十室之邑章

忠信何以言美質如云渾朴未漓真淳未散之意有字要認真不是說厥賦惟均人人忠信只是說其中亦有得一  
二蓋質不皆淳與人性皆善不同也好學要根忠信來學非他不過充此忠信而已如下論聖人吾不得見章有恒者不二其心便是忠信聖人至誠無息便是充此忠信只重人不學上丘字輕帶○新說忠信只作實心有是實心益加學問充拓去便可造於聖賢纔不學忠信便壞了試觀孔門功課所求子臣弟友庸德庸言兢兢業業不自滿

做至於相顧慥慥而后快慥慥者非於忠信有加也不失其本體而已矣此更有見

上論

四書也足園初告講意上論

閩中王 字 卷之二 卷之二

社友林永平 卷之二 卷之二

雍也可使南面章

尊節有取於仲弓之簡而許之下三節因其論簡而然之益見其可得意通章重論簡上不可敬簡並提南面不限定是天子凡臨民者皆南面也註云有人君之度度是體度非度量也此處宜就體度言若說到治效上便是事不煩而民不擾矣寬洪不褊狹簡重不輕躁四字亦只暗會

四書也足園初告 上論

七

勿明用時說謂見仲弓已會得居敬行簡的大道理了故與之未句雍之言然正與此相應作文可使內宜著發之問子桑伯子只問其人何如非問可使南面否也亦不可明露簡字仲弓知夫子許已在簡又思簡不可如子桑伯子恐逍遙厭弃者亦得自附於簡而廢弛之弊害治不少故問伯子之為人隱然欲究簡之得失非是舉以自考也蓋他已明知已之簡異於伯子何須自考可也簡這可字不必說太好亦不必說壞若說壞則雍下面不必辨矣三字渾渾一直說若曰今天下厭苦煩文他是個不煩的人

到於個簡簡即是他可處不是說他簡可亦不是可以為簡舊說伯子為人可也以其簡而不煩把本文口氣隔作兩段了更要緊連看始得僅可意亦須渾然

居屬心行屬政居敬是兢業不放逸居敬所行之簡是存其大綱略其細目居簡是怠荒不兢業居簡所行之簡是大綱細目俱廢可字太字只在理上論得失勿以功效及流弊作正講仲弓主意在辨可否將簡提作綱簡一也從居敬來者為可從居簡來者為大簡從居敬來者彼其中原無簡意則其簡定是簡所當簡故可若心中主意要簡

四書也足園初告 上論

七

此乃惡煩厭事的人以一切掃淨為快其又何所不至哉故其簡未可○居敬行簡不作兩層是以居敬之心而行簡內外相貫一套事不可云居敬而又行簡不亦可乎作盡善字看只是諛認可也簡之可却不是應可使南面的可字

夫世之論簡者只在行處論仲弓不在行處論只在居處論居得好行得自好居得不好自行得不好見道理甚真論簡極當不獨知帝王惇大之體而且究極惇大之原故夫子曰雍之言然是直然其居敬之論而益見南面之可

使也此句雙承可與太而然之亦可嘿契之說勿用

哀公問弟子章

重不遷怒二句學者心學也可怒而怒過即止便是不遷如人與事有可怒怒之到得別人別事本無可怒此心之怒却未能釋然這便是遷非怒這一人連那一人亦怒註怒甲移乙之說未精不貳過是念慮稍有差便能絕去再不復萌便是不貳若差於前者又發作出來可不是重一差此便二過了不遷不貳俱在心上不涉事說一從心上涵養來一從心上省察來須看得十分精細方是顏子

四書也是圖初告

上論

十五

子華使於齊章

天下人吝貪者多人惟惡吝貪故一見能與能辭者即以爲賢而不察其是否不知聖人自有大中至正之道苟非其道非惟取不可與亦不可非惟受不可辭亦不可二子所謂賢者之過故夫子特爲裁之而門人各記以示聖人中正之訓通章當以中字作主傷惠傷廉皆非中也舊說

作聖人用財之義未是與釜示不當與也與庾示不當益也新說云如此是聖人曲意徇人了當作亦問餽所宜者說蓋宜少而少正亦義之所在但不宜有五秉之多耳此亦有見周急輕帶只重不繼富毋字重講止其不當辭以與爾鄰里鄉黨不是夫子教他去施惠蓋思是個狷者若不爲一處置彼雖受心裡終是不安故夫子教以與鄰里鄉黨正是欲其毋辭也只是足上毋字故意勿作兩層註常祿不當辭見得無有居官而不受祿之理正貼毋字

子謂仲弓章

四書也是圖初告

上論

十六

此章只暗指仲弓非顯言之也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若會其意猶云雖欲勿用理不得不用蓋山川乃神也神無心何以不舍只論理祭享山川非此不足以告虔便是山川不舍亦不必說到山川之神必不享此祭蓋此只論當用與不當用亦不論到享與不享

回也其心章

須知此章所謂仁者是指天理渾然一疵無累而言若顏回者已能三月之久其心渾然天理一疵無累矣其餘諸子則或一日至於渾然天理一疵無累地位或一月至於



渾然天理一疵無累地位而已所謂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域即渾然天理一疵無累地位而已

近來說至字都說做外至如主人自外來回家一般其實不如註精註云能造其域而不能久如此說至與外至分明有別當其至時至到仁地位與顏子不違處都一樣渾然無私但顏子能久諸子不能久耳日月至連讀不分猶云以日月計者非一日方一至二月方一至之謂也分明是一日裏一月裏都全是仁

此章固稱美回亦不可太貶了諸子俱是造就之意三月四書也足開初告上論

日月俱大概言其久暫不必泥朱子曰三月只是言其久耳非謂三月后必違也不徒曰三月不違仁而必曰其心三月不違仁蓋仁即心之德原不曾有違只因私欲間斷了他無私欲便有其德便是不違仁日月至猶云或一日十二時在仁但不能日日相續或一月三十日在仁但不能月月相續

季康子問章

三平看君主政卿輔政大夫從政故曰謂為大夫果達藝是子平日之才到于從政乎何有方可說涉政事上果

藝易曉達字略難明註云通事理事者事之理也但曰通理則是在格物窮理上說了惟曰通事理則是在緒練世故上說也通字有明通員通二意明通與汶聞及員通與拘滯及寔是一意三何有俱要各切上文果則能定大事斷大疑達則能察事几析物理藝則能理繁劇處紛糾

季氏使閔子章

此閔子以去就維魯不欲強私門以弱公室也始終俱是決辭特有道之言自爾溫婉耳不是婉於始而決於終也善為我辭非恐觸突季孫之謂乃欲使者委曲開導必寢

其召耳必在汶上以大夫不能越境見賢故也善為我辭辭今日之召若之汶上預辭他日之召○新說如有復我二句乃與使者決斷口氣如謂預却其后日之召是預料其不能善為我辭矣必在汶上亦如東海之避五湖之遊只是高蹈遠引非必謂舍魯適齊而大夫之命不及也亦有見

賢哉回也章

此章全是深嘆美顏子之樂只重不改其樂句而首以賢哉稱之末又以賢哉稱之不過始終嘆賞之詞乃深嘆美

子之樂而不容已於稱嘆故其詞如此兩賢哉回也首句  
虛講末句承安貧實講不改其樂其字本其所自有者而  
言言其胸中自有樂不因此而改也非樂道亦非樂貧亦  
非道得於心故能樂只是見大心泰無入而不自得耳講  
賢字覺無把捉宜體貼意味來一云謂之賢者見其幾於  
聖也聖字雖不可露然此語覺有體認作文宜用幾於忘  
殆於化等語講賢字切

非不說子之道章

此章意主行一邊說字內有企慕欲得意力不足者中道  
而廢二句宜活看夫子說我未見力不足者設使力有不  
足亦必嘗試用之至於半途而不能前進方謂力不足耳  
畫字如云自立一界限自設一畛域如擔子未嘗去擔只  
管道擔不起也畫是亦指平日言非指此兩言為畫然味  
此言亦見畫處

上論

七九

冉求此言非惟非力不足亦非真悅夫子之道者如有理  
義悅心之悅安有力不足之理力不足生於其心之自畫  
畫而不進悅之不深故也冉有知悅夫子而在聖人身上  
尋求故道曰子之道顏子無言不悅只在自己心上做工

夫故博者我之文約者我之禮不然再有之悅不為顏子  
之樂乎

女為君子章

為字與無為字緊相呼應勿平對儒之行事致知力行俱  
是一般只獨知念頭有為已為人之分故君子小人有辨  
新說專作戒子夏狹小說小人是硬硬之小人看來子夏  
悅紛華而安近小兼此二意乃為對証之藥如云以正誼  
明道求儒之實母蹈計功謀利以襲儒之名以博大通達  
滿儒之量母效一節寸長以局儒之守最備

上論

八十

子游為武城宰章

此重士行上看宰之首務在振士節以表勵風俗故夫子  
之問子游不曰治行而曰得人謂其行誼節概足式士類  
者與相晉接非取來輔政也人多躁動而彼不由徑人多  
私調而彼非公事不見此非有大謹守大操持者不能即  
此二事而其人之正大光明自有不可及處本註動必以  
正數語體貼極佳從來講說都謂舉此兩者以例其餘是  
把二項看輕了行不由徑只依常訓公事是禮事故註云  
如飲射讀法之類賢士大夫皆至邑宰之室以行禮而來

也勿誤作政事似說來贊謀議了

人喜便捷而行不由徑者為遲鈍人喜員通而非公不至者為守拙此皆當時俗尚所不喜者子游獨乃以二端識士此便子游之極高處游分明看得宰之道以表勵風俗為首務故特取滅明為多士標的以杜巧利之門而塞奔競之路耳此二事乃士品所關不應以細行看

孟之及不伐章

不伐就心言此句斷下正見其不伐也不伐緊要在將入門三字正國人屬目之時有功者於此可自顯觀之反駕

四書也是國初告

上論

全一

言於馬不進分明是不欲使人知吾有功之意正是不誇其功戰勝者只口不言功便為不伐殿敗者必以言揜功乃見不伐若當入門之際默而不言即為自叨功了或謂之及不惟不矜功又能揜功所以為不伐誤矣審此則反之託言於非敢乃其中心不自安處不得不言不當以故揜其功也此辨却有見

不有祝鮀章

此只重慨時尚之非意不是教人求免憎惡亦不是為難免者惜口氣若曰不佞不美而遂至於難免惡習尚之澆

濟為何如哉不字貫至下句

誰能出不章

此章全重何莫二字而何莫二字實根一能字來蓋人不田戶則阻塞無以出雖欲不由勢不能也非知由能由說尤不能不由矣孰意人皆廢道而不由此丘所未解也要如此切怪嘆意蓋不是責其當由不由乃是怪其不能不由者而何以能不由本文並無入字添入字蛇足矣

質勝文章

四書也是國初告

上論

全一

質文不專在禮制上凡持身涉世無處不有質不是忠信誠懇蓋忠信在心質在外忠信心何嫌於勝此質字只是朴實不浮華意野史俱借字却不是譬喻只一味朴陋鄙俗便是野之無容儀者只一味裝飾藻繪便是史之無情實者彬彬是質為主文為輔不是平重看來彬彬還是隨事隨宜酌而用之盡善盡美意舊有幾分之說非是然後君子猶云乃所謂君子也君子對野史看不是野不是史乃是君子君子非指人乃指道言就在文質上見言必如此乃為君子大中之道註中成德二字似推本於平日涵

養不可泥○當時類以質勝為野人文勝為君子故言質勝誠野而文勝質者亦不得為君子也然後二字重看

人之生也直章

玩語錄人之生是有生之生罔之生與死對乃生存之生也兩個生自別今只做一樣看人之耳目能視聽手足能持行活在世上便是生直是其生理必有是直之生理生乃不虛若不直的人耳目亦能視聽手足亦能持行此便是合當死了只倖而免爾○生生活也人之所以生活其理本直註生理本直句只貼在直字內不可將人之生字都糊塗去了○直字亦要體認如內而喜怒哀樂率性而出無所矯揉造作外而是非好惡順理而行無所顛倒倚着是也

知之者章

重樂上作文串說者字俱指道不指人看好即求其所知而志向專一樂即得其所好而旨趣融液本一貫事而有淺深非三等人而有高下也兩不如字正勉人由知而好必造於樂而后已非徒相較之謂也時說有謂好時尚未

有知而尚未得者與樂特生熟不同耳

知不如知在有得無得之間好不如樂在有意無意之際分明一節深一節

中人以上章

此只勉學者勉為受教之地施教意輕須以上字提起中人以上兼資學言中人以上不可徑作上智如子貢以至顏子皆可語上上字是神化性命亦非下學之外別有一種上達道理但下學根宗不離於下而實不囿於下即上也可以不可以只說他領受得領受不得不說到教者當

樊遲問知章

智仁俱主心說勿以智屬事仁屬心務民敬神先難后獲俱串看重在上句民字只作人字對鬼神字言勿作下民義是人道之所宜大而人倫小而事物皆有敬鬼神而遠之只不諂瀆求福便是遠了先難難字亦非好為苟難只是先所當先不畏難而自阻意難字似亦虛有作克已最難者似亦時文蹊徑耳後獲是全不計效勿泥後字智字在心不感上見仁字在心無私上見一心以先難一心以

計復便是私了

為善去惡人道之所當為也今且謂鬼神能禍福我置此不務而專媚以求福免禍或一邊為善去惡而徵求鬼神之念來忘心體上何等不明白今只管務民義更不被鬼神禍福眩惑過了即此心之昭明不眩處非智而何有所為便有所獲此是常理但存此要獲一點念頭便是從功利起見此心便褻了今只一味去做所當做更不把計較妄念夫褻於胸中即此心之純一不雜處非仁而何聖人主意只是說不眩之謂智不褻之謂仁故講務民義做鬼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論五卷

全

神要隱隱是個不眩的意思講先難後獲要隱隱是個不雜的意思

說者以敬鬼神而遠之為專其功于民義總歸在務民義上後獲為專其功于先難總歸在先難上殊非本旨蓋夫子以不眩為知謂其不眩于是非可否之間也必兩邊合說云務在民義而鬼神却又不致致媚乃得剖判精明意出若獨務民義是知者無不知當務之為急意而于此處剖判精明意反不得明白矣夫子以不雜為仁謂不雜於計較功利之私也必緊着後獲以表其無所為而為乃得純

心自然意出若獨重先難是先事後得非崇德與之意而於此處純心自然意反不得明白矣

知者樂水章

此章總是發仁智之妙不分情體效三層亦不必如註上下相承只各項離開說說為自然知者仁者不必限作兩人亦不必限作一人樂山樂水是神契註中二有似字覺淺樂水樂山不必見山水而後樂之當活看動是不膠靜是不擾明達之人知經又知權無可無不可全不執一故曰動純一的人理不問以欲真不叅以妄胸中無私意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論

全

攪擾故曰靜動靜俱屬心俱兼寂感非以動屬事靜屬心也凡人執一不通胸中不能洒落故惟知者樂凡人私欲我伐精神便不完固故惟仁者壽壽字主精神完固說非大德必得壽之意又有說雖死猶生者只可作進步李衷一曰六句總是形容仁智之心動靜是心體樂山樂水是心之感樂壽是心之徵

齊一變章

此章重道字二國雖無輕重却有抑揚春秋之時齊強魯弱人皆謂魯不逮齊遠甚殊不知齊乃伯魯之陋魯特王

道之衰故齊必再變而後至道魯惟一變可以至道註功  
利誇詐信義禮教作文不必用出只融會其意總見伯之  
餘習王之遺風兩變字不同齊之變是革去魯之變是振  
起道即王道與伯道相及者註不但曰王道而曰先王之  
道者蓋魯乃諸侯不是自行王道只是復遵先王之道耳  
觚不觚章

此章重名實二字春秋之時凡事名存實亡者多故夫子  
寓慨於觚即正名之意也觚哉觚哉雖是言不得為觚要  
得為觚傷嘆意不觚觚字指制度說餘指器說

仁者雖告之章

雖字言不但平時濟人雖告以至危之事亦將從之乎不  
限定井本無人宰我以仁在濟人或值時勢艱危仁道亦  
有難行處故設此問以探仁者用心何如未必是憂為仁  
之陷害也何為其然然字指從井救人此句且虛勿發透  
下正申明此意君子可逝四句上二句以事言下二句以  
理言下二句足上二句之意上輕下重勿平對逝陷二字  
俱屬人使君子說觀註可見可欺不可罔舊說泛就君子  
平日言新說只就從井一事論常說多云惟其可欺所以

可逝惟其不可罔所以不可陷看來可欺不可罔總申不  
可陷意不必分屬可逝意亦輕  
看來宰我此問亦不可少孔子告子路曰好仁不好學其  
蔽也愚宰我之意正故設此問欲以發明仁者之不思爾  
又合愛人知人章來參看便益見得仁中有智智以成仁  
底道理小之所以救一人大之所以治天下皆是物也

君子博學章

上二句相承說道之散見者謂之文并讀詩書六藝已也  
日用事物之間視聽言動之類皆燦然有文者也博學於  
四書也是聞初告上論 八十八

文目前隨事體認仰觀俯察莫非學却不使他散漫無統  
即及約于吾心以歸之天則至當恰好處則日用常行之  
間莫非大中至正之則更何忤畔之有畔字的依註作畔  
道說禮在文中約在博中隨時博隨時約同功並用非有  
先後道之全體大用一以貫之矣

玩白文語氣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下句之以兩字正謂約  
其所博之文而歸之於一禮也約禮是主意博文是功夫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正本於此文至廣  
故言博天則只一個更無兩個故言約弗畔急領著約禮

意來舊說道體於躬行實踐者截然有矩謂之禮約之以禮謂舉其所博約之爲大中正之矩而率由之也於本文終欠順看來此意亦不能無當在弗畔句內見之

子見南子章

衛事之非在宮壺且南子資質有可感悟故夫子見之非徒荅其禮也未二句重曉子路上不重自白也不悅與不悅見公山意同非恐其免夫子也否字只不當見而見便是否勿露出有見小君之禮來

如有博施章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論

九

何事於仁一句是一章之主首節抑其求仁之遠次節示以仁體末節示以求仁之方子貢以迹論仁語遠而遺近夫子以心論仁以近而該遠

博施濟衆申看博施自我之施澤言濟衆自人之被澤言何如可謂仁尚疑未足盡仁也何事於仁非言不止於仁謂不必事此而后爲仁也必也聖乎乎字活看引起堯舜猶病若實作聖人能之便失其意病是心中有不足未敢自謂施之已博濟之已衆也病雖以心言其實勢有不能何事於仁三句一氣說總見博施濟衆之難而爲仁不必

事此之意時說其猶病不說堯舜不能博濟只是說仁如堯舜若不求諸心而必於事功間求之亦不勝其勞且憊矣病與予今日病病字同仁聖字要認朱子曰仁是通上下而言有聖人之仁有賢人之仁有衆人之仁一事之仁也是仁全體之仁也是仁仁字直聖字橫仁以道理言是個徹頭徹尾物事聖以地位言也不是離了仁而爲聖只是行仁到那極處仁便是這理聖便是充這理到極不是仁上面更有個聖

夫仁者此節只說仁是如此所謂仁體下節方言其功也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論

九十

舊以安勉分未是夫仁者全在心上形容言仁者惟其有此心而已更不管他施之博不博濟之衆不衆也欲是貫通人已無私的公心立人達人就在已立已達內同念而萌只有一欲要細認立是植立不顛仆達是通達不壅塞只就字意虛虛說勿分教養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占此便帶彼無等待無間歇便見精神血脉之貫無間隔處萬物一體氣象於此可見若事上取必必有所窮在心上則無窮○看此欲字許多生意包滾在一團裡無人無我八荒我聞之意博施濟衆此心非有所加未能博未能衆此

心自完自盡非有減能近取譬就在立達上見之取已之欲以量之人以人之欲而準之已此卽是人已相通之境界來矣故曰仁之方依註則取譬下定須補個推以及人○又說到推上去便要施濟便在事功上做却又難矣○此兩節句句字字都是及子貢之失把個已與他民字對把立達與他施濟對把近字與他博衆對正是撥轉子貢處須要識得自必也聖乎至末許多說話只是明白得何事於仁一句其實立達中也有事在只是立達得一人也是仁非必要博衆故取譬中推以及人也只是此意

四書也足圖初告

九十一

述而不作章

舊說述而不作由於信而好古似多一層今只作下句足上句一直說下但述以事言信好以心言非有先后也孔子時著作家多矣異端朋興多言亂道故言我只是述而不作非不作也不容作也斯道在天地間古人闡發已盡能有加毛末於此哉信而好之焉足矣古卽六經之舊信者信其有此理好者嗜而不厭凡我所欲言古人已先言之矣又何必作只是不必作非謙於不能作信好二字要玩竊比意輕只是借老彭以發已述而不作意

默而識之章

說者以默識貫原是胡雲峰疏意看來三項只開開說只就心上用功發揮默識是心之自得不厭是心不自足不倦是心不自私此其無內無外無終無始無人無已道理打作一片却是聖人與天地同運並行處何有句非故謙不處夫子望道未見常有歉然不足之意言外有孜孜求其必有而后已意○默識非是不言只是時時在心上理會惺惺不忘不徒爲口耳之學也

四書也足圖初告

九十二

默學重不厭誨重不倦道理原在吾心不落見聞不墜言詮乃能不假詞說不事口耳而獨契於心是謂默識默識是與道合一心得也信得此理是吾心固有的自當欲能不能而始終一心是謂心學信得此理是人已一體的自己當與人爲善而不遺餘術是謂心傳○默識從前說謂不事詞說而服膺於心在用力上說從后註謂不涉言詮而脫然超悟在妙解上說后說爲勝默非默於口并默於心不落擬議不涉思維從聲臭不到處相契也識與學有別默識如顏子不違時不厭如竭才時



李衷一云看來學不厭誨不倦夫子既自任云爾此處又云何有於我何也直是加一默識在上地位自別以默識而學其不厭處乃無言之學以默識而誨其不倦處乃無言之誨分明是聖與仁地位分明是與天道同體為於穆不已之純與天道同化為時行物生之妙絕無些毫口耳意思故曰何有於我說亦有見但時文窠舊可厭耳

德之不脩章

此章四平看勿單重德德與學以本體工夫相對義與不善以遷善改過相對德指性言勿涉外面與徙義相犯脩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論

九十三

字有解作治而去之者又似與改不善相犯還是存養省察體會本體意居多學主知言講學者習其所已知求其所未知也義主事之宜說徙遷也乃從若轉圜之意不可誤犯改字四項弊病俱要看得細是吾憂也憂乃憂勤之憂非徒憂懼而已是字有他非所憂意吾字有味是四者乃切於吾者也是吾憂也彼不切於吾者何憂哉首四句只開間平敘不可填實說吾之德不修云云是吾憂也全要發可憂意出

子之燕居章

申申不脩容而容舒布天天不作色而色和愉只重不拘邊不可以不拘不肆平對

甚矣吾衰章

衰是衰老謂年老而氣血衰也夢寐皆精神鼓舞所致精神既倦神思不交故久矣不夢蓋以不夢徵其衰以久不夢徵其衰之甚也血氣有衰志則無時而衰此是朱子分別出來夫子口氣只是渾渾說朱子曰顏淵死聖人觀之人事鳳不至圖不出聖人察之天意不夢周公聖人驗之吾身然后知斯道之果不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論

九十四

志於道章

道字重看德與仁與藝皆道字所包括據依游皆一志之運用此題作文於四平中要得聯絡意方妙此章重全備意次序意輕○人須先立志志須要志於道思千古聖賢只這條路將一切間岐樵情想盡抹殺全體精神都在道上此是入門第一步功志不但空空志便去行了註他岐字不可指異端曲學凡功名富貴種種嗜好一涉非道便是他岐自其志道既久道有得於心便是德得一善便得一善是據仁即此德之全無一毫私欲間斷是依據字

着力依字自然據者所謂服膺弗失是也依者所謂終食不違是也游字要玩不遺情於此亦不洩情於此涉而不留之意所以游藝者藝乃道理所寓游非玩物乃假此以調攝精神輔養性情而成其道德不惟可以應務亦可以養心也陳氏曰小學之初習其文成德之游適於意生熟滋味迥別

從來都看游藝是個沒要緊的工夫予却以為不然那六藝夫人涉世那件是少不得的譬如一人道德淳備於應世物事一毫懵然沒分曉此便亦是個空疎無用的了詎

四書也是圖初告

上論

九五

是全學又合顏淵問爲那章來看如殷之輅周之冕等項非平日常究心過如何會得只是要玩個游字耳余嘗謂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三句便是游於藝底註脚

這章不但要體貼道德仁藝四字亦要體貼志據依游四字求得而求曰志既得而守曰據據而化之與之爲一曰依優而游之涵泳自然曰游游藝在依仁之後便不是淺淺工夫未依仁前工夫見藝與道猶是二件依仁後到此地位即仁即藝即藝即仁觸目得心得心忘象信手拈來都是道妙所謂仁體物而無不在是也此儘說得妙但不

可拘定必依仁后方可游藝果爾則人有終身不得齋者矣

### 自行束修以上章

此只重求教之誠全未論到物之厚薄上去天下人皆可入於善我逐一都要訓誨他除是不來只得罷了若以禮來便諒其誠無不誨之此聖人一念成就後學懇懇懇懇處所重在禮意不在物束修只作贊禮渾看註雖解爲至薄不必露出只云稍有一念求教之誠便無不誨之便是不憤不啓章

四書也是圖初告

上論

九十六

不啓不發不復一例三平看勿以下一段承上二段憤悱是能疑者反三隅是能悟者憤是不知此理而不安於不知故發憤求知悱是將知此理而知猶未徹故在口中半吞半吐不得說破憤者意全未開故啓以開其意悱者意稍開但詞未達故發以達其詞說不啓處要見得非不欲啓也以啓之無益而反生其惑也講不發不復亦做此一隅是道一端三隅却不是道之全體蓋使悟其全體則又何復告之有反三隅者只借言其推類之多耳復又是別一件的道理不啓不發不復非是終弃了他還是有待的

意思

子食於有章

重註二不能字見聖心自然而然而不能已之妙

子謂顏淵章

此章上下亦不必強為聯屬須知時中之道甚大臨事懼謀不過就行三軍一事言耳過接處只當閑閑逝去找處當云夫子言此蓋欲使子路悟夫勝心客氣雖用之行師亦不可則漸養漸純節以造於時中之回可耳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論

七

用則行舍則藏不先時預擬亦不待臨時商量無意必無固我此正孔子聖之時也若一毫成心未忘便不得與於此顏子可與亦全由克己之盡來我與女猶言我和女也不作許與之與下二節與字又是相與共事之與與此不同暴虎憑河舉二事以見徒勇勿太泥死而無悔是立心自擬如此必也二字貫到者字是說我所與行三軍必也如此的人臨事二句泛就此人平日言不即指行師之事臨一事必敬懼不忽本此懼心謀乎得失利害極其周詳必至於萬全而后已也總是一串話重懼與謀上不重威

成是萬全意不是惟斷乃成也諸語全要模寫善用其勇的意思

富而可求章

此章上輕下重看上半不過假設之詞耳如不可求依註主命說如字乃轉語詞非設言也一說其如命之不可求何從吾所好固指義理然作文不用出為妙觀一吾字可見富貴是吾身外物吾字最有味

子之所慎章

所慎所尤慎也慎齊則不慢神慎戰則不輕敵慎疾則不輕生俱是理當如此勿說到利害禍福上去失聖人局面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論

八

○聖心之慎與他人不同慎齊豈專在變食遷坐上聖心與神明通其慎處直是湛然純一肅然警惕有合德鬼神之妙所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是也非是怕神吐不格其慎乃爾爾慎戰豈專在制勝必克上戰非得已聖人為國愛民其慎處直是不欲人主無故起兵端戕生民命淫淫于戈往往重言戰爭事如不對問陳之類是也非是援抱鼓臨矢石其慎乃爾爾慎疾豈專在湯藥調捫上聖人一身之氣與天地流通其慎處直是衛乾坤之精順性命之情飲

食有節起居有道以志養氣以道御情無受人損如丘之  
禮久之類是也非是貪生怕死其慎乃爾這三慎一是嚴  
神一是愛民一是保身合之皆仁孝之道也故曰聖人之  
慎三

子在齊聞章

聞非徒聞即有心頗神會意故下云三月不知肉味不知  
肉味只是聖心與韶相忘意註學之二字不必添不圖句  
不是前日不料其如此而今始知之乃深幸已之得聞也  
蓋天與游神與俱有欲揄揚而不可得者非徒贊其美之

四書也是爾初告

上論

允

謂○李衷一曰不圖二字最有味此理本非思量圖度之  
所能及舊時見解到此俱空有恍然超出之意心口難以  
形容其妙者斯字下得不着形迹此夫子意中獨覺之妙  
不可以言語形容故但曰斯而說者曰不意其美善至於  
斯失之遠矣

夫子爲衛君章

此章重心字嫡孫當立只是在事上論耳以夷齊求仁而  
得仁無怨這一點心是何如衛輒之事天理人心何在故  
曰夫子不爲也註中雖以天理人心並言天理即在人心

中

爲猶助也以爲當立便是助非黨惡也冉有欲得夫子以  
折衷非私議夫子也諾是應其詞既曰諾又曰吾將問之  
總是遲疑未有定見看來二子之疑皆有爲不爲二端問  
之正以決乎此耳

夷齊何人也却搜尋他可疑處來問如令孤竹之封似有  
恁地斬絕的意賢在行上看只就讓國說勿兼諫伐夫子  
說一古之賢人便見今之所難怨是怨悔不是怨恨子貢  
明知夫子必以夷齊爲賢其緊關處在怨乎二字若使夷

四書也是爾初告

上論

一百

齊猶怨則衛輒尚可原也尊父命重大倫只完此心之天  
理故曰仁夫子不爲只在忍心害理上斷之只以仁不仁  
賢不賢較說是舊套子

全題當重一仁字仁是人心心只有天理理上安人心便  
安故子貢舉夷齊爲問直到怨乎處却問夷齊的心事知  
得夷齊心事便知夫子爲不爲之心矣向來說衛以父子  
爭夷齊以兄弟遜其事可反觀不知夷齊之所急原不在  
兄弟而在父子夷欲辱父之遺命而齊亦欲善成其父之  
治命惟全父之志大故寧可無君決不可無父必如是而

可定衛君之罪。可明夫子不為之心。

天下惟有父為重人子。惟得以重父而心始安。如夷齊者一則必欲遵父之命。一則必欲正父之統。皆求以安其為父之心。所以稱仁而稱賢也。若衛輒之拒父。知有國而不知有父。犬與夷齊相遠。子貢以兩下相對証。正從其有父無父之心。上論若重天倫之說。則又插入兄弟之義。於衛事不相貼。予嘗為之說曰。夷齊爭綱常於剝復之交。衛君爭爵祿於得失之際。夷齊存亡父以存此心。衛君死此心以死生父。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論

一百一

飯蔬食章

此章勿以安貧賤輕富貴並說只見得聖人之心。惟有真樂而已。浮雲富貴亦只是這個樂。趣勿用過文為妙。通章重樂在其中。一句喫緊。一我字首三句乃夫子設言處。窮之境講中只間說過樂非樂貧賤聖心自有樂也。亦字可玩。不但安常處順而樂在。即困極而樂亦在其中。是蔬水曲肱中不可作心中如浮雲。要認得真切。蓋浮雲乃虛華不實之物。浮雲過吾前吾亦全不動心。富貴亦是虛華不實之物。富貴過吾前吾亦全不動心。故曰於我如浮雲。說

者多以浮雲不損大虛與富貴不動心相配。則聖心在天。喻其心正當體認於我二字。朱註如浮雲之無有。無有字與上視字相應。只是視之若無意。富貴如浮雲亦就貧賤時視富貴如此。正見聖人安貧賤處不可作兩層。

加我數年章

加我數年作功夫說學易亦非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謂。但順天時行便是。孔子仕止久速為聖之時。皆於學易得之。無大過宜從無過亢之行。說舊說作無履錯之愆。看聖人學易太低了。無大過只依本文講不必添出個小過。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論

一百二

子所雅言章

聖人雅言全重切於日用。意切於日用之實。只在性情節文政事上看。看只以經為常道而雅言則易春秋獨非常道。作文詩書禮三平輕。通過註理性情道政事。謹節文入在皆雅言也。內玩皆字宜合上三意。方發得皆字意。出時說詩之思無邪書之執中。禮之毋不敬。皆心學也。夫子雅言總彙以心學示人。

葉公問孔子章

葉公慕聖人之名。疑其必有高遠不可及。故問於子路。本

兼註二意奚不與云爾相呼應俱是代子路說憤樂總  
是形容其以心體道有一段奮發的精神有一段自得的  
趣味依註未得已得看忘食正是憤處忘憂正是樂處無  
兩層不知老句只是忘食忘憂中形容出來只是常憤常  
樂終身於道之意非另推開一層云爾言我的為人只得  
如此初不難言此全要暗想聖人純亦不已的意思聖人  
一生自道只是個好學看來此節只是學不厭一句  
我非生而章

二之字俱指理言古指前言往行正理所寓也語意謂我

四書也是爾初告上論

一百三

非生知此理者是好古而敏以求知此理者也不可云我  
非生知由敏求乃有知者好以心言敏求以功言俱承古  
字說謂味此章口氣似謂我今於道幸有知矣然非生  
來便知的實從好學中來只是勉人以學不是辭生知之  
名却亦有見

子不語章

註中一理字最重怪力亂非理之正神雖正理却未易言  
不語怪力亂恐人心之趨不語神慮人心之汨總是防人  
心之意亂是悖亂如弑父弑君之類非與治對

三人行章

擇字重就心說能自得師全在擇上善惡活看詩中一善  
一惡不必泥

天生德章

生賦也生德於予固是聖德亦宜渾融

二子子以我章

而韓一說云行字即指躬行學者以言語觀聖人不知聖  
人以行教不以言教也此說較註略陰觀註行字只作往  
字無行猶云無往也包得作止語嘿當時諸弟子以夫子

四書也是爾初告上論

一百四

之道高深不可及似有所隱匿而不盡傳於人不知夫子  
之動靜語默無所往而不與二子相昭示者分明是把  
妙道精義在在處處示人如以物與人一般豈得為隱與  
字正對隱字看有隱則非與與則非隱矣得止語嘿作文  
不宜用出只會其意為妙是丘也言誨人不倦此乃丘之  
為丘也若有隱非丘也

子以四教章

四教平看不分先後次第盡已之謂忠是存諸心者如欲  
孝欲弟心無不盡也以實之謂信是發諸事者如行孝行

第念無不實也俱在心上看不可以借屬事由華而實  
貫之意東處見之亦可

聖人吾不得章

此章把聖人提一頭下便歸重有恒爲作聖之基上蓋聖  
人至誠無息者也有恒實心不二者也故有恒斯可由善  
人君子而漸造於聖人末節慨人之無恒正以思有恒勿  
以曾說欲知有恒之義當觀無恒之註云聖人神明不  
測卽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者然須就實心而造其極言君  
子之說神明天縱便與下有恒不真切君子才德出衆德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論

一百五

當在前亦主誠之者說此於學力較居多兩吾不得見俱  
不可說氣運衰微不似聖人勉人意講聖人不得見當云  
既無性之者又無反之者講善人不得見當云或天靴厥  
美或人喪厥美兩斯可矣俱是望其由此進於聖人非與  
其終於此也過次節當云不惟君子不可見卽善人亦不  
可云云若添云君子不得見得見善人斯可矣便是蛇足  
善字與惡字相反以其質美未學而自不爲惡故曰善人  
恒字卽孟子恒心之恒注寔心言以下節反看可見立心  
朴是雖未必事事盡善而太朴之心却未散註恒常久之

意只重常字常卽常心也才意東帶在內恒則自可久耳  
有無虛盈約泰空空說虛極他一個粉飾粧點的模样不  
可填實學問等項亡是全無虛是所有者少約是所有者未

甚多分淺深看有只是有得盈是所有的充滿泰是所  
的盛大亦分淺深看爲是僞爲病根全在爲字難乎有恒  
常說俱主後必敗露說則無恒是立心不實之流弊與上  
節實心卽有恒者不合矣今看喪恒卽指常心說難乎有  
恒卽失其常心也猶云這樣人舖張粉飾全是一團詐僞  
真實念頭漸滅殆盡安得爲有恒乎難乎卽在上三個爲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論

一百六

存見得不必說到敗露使不敗露可謂之恒乎註虛誇二  
字極妙雖在事上見得而其實本於心虛夸之心可謂實  
心乎不能守其常常正指常心不能守使喪失了通章結  
束處全在末節正見有恒甚難而吾不得不思意  
聖學只從篤實做起有這實心一味爲己尚綱君子方可  
入德纔涉虛夸便無可措手處故夫子倦倦只要人存個  
實心以爲作聖基址聖人君子善人皆當以誠字點出與  
有恒相關聖人是至誠者君子是思誠者善人志行純美  
是無妄者有恒是生來一點真心不鑿以巧僞今日如此

明目如此面目不改者通章注意在聖人屬望在有恆

子鈞而不章

此章見聖人與物為體氣象飛潛皆造化生機雖鈞弋而必不網不宿所以順其生機也。舊說為養與祭不得已而取物看來不必用蓋時取節用亦理所當然不必諱為不得已也。作位只重不網不射宿鈞弋二字只還他不辨為妙。○不網是不忍盡取。不射宿是不忍捨取。

蓋有不知章

作字主作事說我無是一句與不如丘之好學也一例只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論

一百七

借自家立說以明妄作之不可見人當求知耳多聞以下是示人以求知之方不在夫子身上說言世人質實多是迷其本心乃此心之知實隨處可以照勘能精擇而兼收其於知亦庶幾矣聞見俱有善惡一則擇善而從一則善惡兼識此亦是互見不必太拘從字還屬心未到行時聞見則互見擇識便及求諸心下但生知者純在心上起知此則稍識一着故曰知之次重知不重次字未補如是亦可以作矣何為妄作哉。

互解

互鄉雖習於不善童子求見有慕道意况曰童子則習染未深故夫子與之見曰文童子見見是既得見不是方求見人絮已以進一頭中四句平對惟何甚一尾人字泛說未後方找童子為是察學勿希太深一念悔悟便是絮就在進上看出三與字一例作許字看俱是容許之意甚字是絕人太甚兼追其既往逆其將來○此可見夫子所不與者必終身處不察與無進心者耳若前日為不善今日向善今日向善後日為不善皆不計也此正不已甚處

仁遠乎章

乎哉二字是叫起之詞猶云仁果遠乎哉君決言不遠下便難說斯字最重至字是來復意此蓋為放其心者言也仁道至大何以欲仁仁至蓋論功夫則終身體之而不足論機括則一念悟之而有餘此處要悟徹蔡覺軒曰仁者心之德纔一收斂此心便在欲與至非有兩層欲即是覺覺即是仁先儒以覺名仁正是此意心字重註解極精當體味

陳司敗問章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論

一百八

首節是聖人諱過於君下是歸過於已終不以君為過是

互解



始終愛君忠厚之意愛禮意不並重

司敗之問原心疑昭公之違禮故把來試夫子意夫子必有公是非不以知禮與他孔子本不欲顯君之失况司敗又未嘗明指出取吳事故只得依他問話應他此句宜虛虛說勿定作威儀之節言黨只是匿人之非乃黨護之黨非黨類之黨也君子亦有黨乎此君子暗指孔子語氣謂國人稱君知禮回護失真固無足怪乃君子如夫子亦如此黨乎蓋深誅之也謂之是昭公自謂之也上告宗廟下示臣民的稱謂孰不知禮下找云君不知禮而孔子以為

四書是圖初告 上論

二頁九

知禮非黨而何以告是不能決其是非苟有過過字虛泛不要一字染着黨君自也幸只在有過必知上見此口氣極難體認註云夫子不敢自謂諱君之過又不敢以娶同姓為知禮故任過而不辭味夫子語意何曾不任過亦何曾明白任過夫子見司敗此疑亦有理但自家對知禮意思不好明白分疏恐司敗畢竟不理會得故如此微詞以暗曉之意蓋曰丘寔是幸我纔此應司敗便知道我過失假如丘有過失人必是知了瞞不得人其詞似若任過然不曰有過而曰苟有過不曰司敗知而曰人必知言外分

明有非黨意欲司敗深思而自得之也此便是聖人冷語處不靠着昭公不靠着司敗又不着寔靠着己身不辨之辨不分疏之分疏語意含蓄不露所以為聖人之言也君欲把夫子當真任過看不但於本文苟字人必字說去未順且當時司敗有問夫子舍知禮外將安所置對乎舊說於必知下添出一改字大非不知夫子此過不可改者也若有他問者夫子依舊是如此答了又一說謂丘苟有過皆是人所必知之過便見平日無有隱隱所以可幸俱非正旨

四書是圖初告 二論

二頁

子與人歌章

此章與大舜舍己從人同是一個機局只一歌之微耳善之所在必使之反反而必為之和其樂善無窮之意自可想見反與和俱是取邊語取與二字不必拘只是聖人取善之誠便盡了必使而后四字緊相叫應當串看不宜兩

文莫吾猶章

此章總是欲人尚行文雖是言還是言之有章者莫寧作或者二字看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猶云吾未得為躬

行君子躬行君子四字是渾成語乃實體此文於心身做  
成個君子不是躬行君子之道

若聖與仁章

聖仁俱是人品名目亦無高下但就其大而化之則名為  
聖就其心德渾成則名為仁為與誨俱指聖仁之道夫子  
蓋不以聖仁自任而以希聖求仁者自居也自公西華視  
之又以為即此是仁聖了計中非己有之不能一句最精  
最得蓋非寔有是仁聖之道於已則不覺其厭倦生焉  
弟子泛說非公西華自謂不重弟子不能學只重夫子上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論

一百一

體公西華口氣中亦只贊其不易學而即仁聖之意自寓  
方妙○均一學不厭誨不倦夫子以為學者事從為與誨  
上說分明謂仁聖的人無為而成不言而化而我猶為與  
誨特不厭不倦云耳若謂此喫力工夫也公西華不能學  
意謂此乃仁聖者事從不厭不倦上說有此貫徹始終物  
我無間豈不是純亦不已地位除非仁聖不能所以能不  
厭不倦處是仁聖公西華識破其所以然

子疾病章

禱可也請禱不可也子路自禱則是愛師之情請於夫子

則禱出於夫子而夫子有求福免禍之心了全在此斷案  
丘之禱久還說丘平日存心制行戰戰兢兢惟恐獲罪於  
天地有負於神明即此是禱請中無善可遷等非夫子口  
氣

奢則不孫章

此不是平較奢儉的利害全是即儉形奢極言奢之為害  
以維持世道意惟文三句當串說口氣猶云奢必不孫若  
儉則惟固耳故與其不孫云云不遜與固就在奢儉裡面  
非指後來流弊時說奢儉主世風言不專指禮體看來都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論

一百二

該得法不遜是下階上卑擬尊為名分之害故害大

君子坦蕩蕩章

此題從來難看有重坦字說者蕩蕩是極其坦也有重蕩  
蕩者坦是言其無適不蕩蕩也有謂平故能寬廣者是蕩  
蕩由於坦也看來俱未融透坦蕩三字是折開不得者  
合此三字形容得君子心體妙處然要體認真切坦平  
也是個無崎嶇險阻的意蕩蕩寬廣也是個無畛域障  
礙的意在君子心體上如富貴猶是貧賤猶是夷狄患難猶  
是視之如一此中絕無個揀擇去取的念頭豈不是平如

可以富貴可以貧賤可以夷狄患難之彼之此優游自在絕不見有絲毫碍窒不得往的去處豈不是寬廣如常人之心只要那順意不要那拂意的有所揀擇高下便有所芥蒂不得謂之平處遇順境則不勝喜是此心止見得有個快意的物事遇逆境則不勝戚是此心止見得有個失意的物事隨處若有碍着便局促不得謂之寬廣作文只要想像那坦蕩的光景淋漓發揮須知君子心體是自然如此非藉於排遣也要之只是個無入而不自得便是長戚戚如患得患失註循理術欲是原委

四書也是開初告

二論

二百三

### 子温而厲章

三平看總是中和之德見於容貌者温以顏色言威恭以一身言温威恭三字作主曰厲曰不猛曰安正見温威恭之得中自然中節無相濳意各句須連看不可分拆厲即在温中見不猛即在威中見安即在恭中見温而不可褻狎威而無所苛刻恭而無勉強矜持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非盛德何以有此厲是嚴肅非亢厲

### 泰伯其可章

此章重全君臣之義上與文王至德同至德德字用值綱

常維名節等語暗切下文讓下二句總見至德多以主讓

見其德無稱見其至蓋三讓意重無稱意輕不然文王以

服事殷未嘗無稱何以亦為至德耶三字只作固字固堅

也堅意以天下讓也讓於商非讓於弟三讓最難看是時

天下見為商有泰伯何從而讓之先輩云可取不取便是

讓蓋泰伯當商衰周盛之時若繼世而為諸侯有可以取

天下之勢他却早見而先去之是可取不取而三以天下

讓於商也何以民無得稱只緣此讓不在商辛不道之日

而猶在帝乙修政之日商且數傳而亡人便不覺耳無稱

四書也是開初告

上論

二百四

亦是泰伯好處蓋因泰伯不沽名故自泯其迹註本主有

剪爾之志勿用

恭而無禮章

四者皆過乎中者禮所以制中也禮不是經曲之文只是

天理二字當恭而恭當慎而慎當勇直而勇直天理恰好

處便是中便是禮勞如病於夏畦意如畏首畏尾亂如悖

逆爭鬪絃如証父攘羊勞意等弊就在無禮處說不是無

禮了方勞意云云四者皆是太過之弊禮都主節其過邊

說

君子篤於親章

君子主為人上者言仁厚二者俱是上行下效兩平看親兼一本九族故舊兼故交動舊與仁內有民亦篤親意不倫內有民亦厚故舊意然略放懸合上章主禮以範身亦以範世言

曾子有疾

有疾是將死時啓予二句示以身之能保詩云至免夫推言所以保身小子二字望門人亦保身也保身主孝說手足包一身而言引詩中即寓保身正意與別處正意在上

四書也是開初告 二論

二百五

而引言證之者不同讀者以而今而後作一句非也而今二字略讀而後吾知免夫一氣讀而今將死時也而後方纔也不然死後何知而後吾知免夫非以今之得免自幸也正見得前此戰戰兢兢放心不下免了今日不敢必其明日至今方纔放下心了與引詩意一貫便見有一息尚存不容少懈的意所保者身所以保者心也曾子保身功夫都在戒謹恐懼慎獨三省上

曾子有疾孟敬子章

此是教敬子以崇本抑末首二節引起只重末節上三

俱兼修已治人說曰道便見與事不同曰君子便見與有司不同貴字功夫註中存養省察正是

人窮反本者窮極也本者人性本善也君子主為人上者言所貴乎道道字最重下三句正道所在也道字原該得廣此三者禪於心身關於治化擇其要緊者言耳常說動正出無功夫到遠近上方見貴意有功夫在斯字甚緊依小註竹便字看猶云纔動容貌便須遠暴慢也今玩本文斯字矣字甚渾成只作現成說猶云道者三維何如容貌之不可暴慢顏色之要近信詞氣之不容鄙倍也三者正

四書也是開初告 二論

二百六

道所在也貴者貴此而已三段俱是渾成說個道理斯字亦是有力字但就自然處說貴意在勉便見平日須有渾養功夫臨時又更須檢點方得有此更見融貼若出單句依常說亦無妨正顏色正字却似方整頓意思比動出二字稍有尤其實不重在近信上舊說正顏色兼嚴和二意今味正字有正色立朝丰采疑峻之意不兼和為是色之正根於心之正便是信色正心不正便是不信講容貌顏色詞氣要斟酌須切大夫身上各句都就本心裡做出來總是個修己以敬末二句不重只見外此無足貴意邊

立之事事字指安頓之儀執持之節言若以周旋其間為  
事便得動貌等只着有司二字便見非君子所貴矣舉一  
邊豆則凡瑣務皆該在其中敬子想是留心細事不知大  
體的人故告之以此

先輩有云講此題須隱隱描寫得可貴意乃佳三個斯字  
是點精神結聚處本頌正在這裡要發出不費照管自然  
而然意出方妙正與講意相符

以能問於不能章

此章以克己為主克己者不見人之短己之長以能問於

四書也足開初台

上論

三十三

不能四句散散開說勿以下二句申上二句總之前五句  
俱散說俱不用牽連過接語以能二句是資人有若二句  
是忘己能字有兼知行有單主知以宜渾融看多是多能  
寡是寡能兩問處俱是真心實意如此與舜好問問字一  
般着不得謙字須知能不能多寡有無虛實此俱是曾子  
名之也顏子心中俱不自知切勿用推其心以為人雖不  
能亦有可資等語校主心言分明是形骸爾我渾然兩忘  
所以是非曲直付之無心全不見得有可枝處非外面徒  
示包容也吾友只還他吾友勿用出顏子字從事不作用

功說只是能此意閑閑舉其已成者言○通章總是一個  
忘字分明是顏子克己忘私之心學曾子直從他心體上  
想像出來講中全要婉轉模寫他一段歎羨追思的光景  
○學莫病有我則有與我相形者與我相拂者種種  
情識不能相忘顏子只是個無我

可以托六尺章

此章註雖分才節亦宜員融本題兩可字一不可字緊相  
呼應必至於不可奪方成其可托可寄也托是先君所托  
可托兼保其身成其德二意寄命只依註作揖政說可寄

四書也足開初台

上論

百六

兼整頓紀綱和輯民人二意大節猶言大關節也只是大  
變故意如托孤寄命時不幸事變忽臨或內而奸雄睥睨  
外而敵國兵戈擾攘安危存亡盡在此時不可奪不其  
死難只是不易所守蓋平時托寄不難臨大節而不負其  
寄托之重乃為難也時說似印把寄托處當大節欠分曉  
君子與引起下文之詞如云猶不得為君子與君子雖是  
才節兼全還渾融較重節邊讓君子人與二句作文但云  
不偏於才不偏於節殊無深意須要熟玩白文得其旨趣  
蓋此章俱是把最難最大的事來說若口居恒無事奉職

循理君子或無異於常人惟此等投大遺艱而能有爲有守卓然自表見真是君子也與孔子言君子可大受歲寒知松柏二意同註其節節字是才節之節與本文臨大節節字不同至於死生之際至於二字是進一步語氣此章玩註及語錄都重節說未嘗不是看來曾子既斷其爲君子却是惟有德者能之意似不重才節而才節亦輝融其中更好

士不可不弘章

此章仁字最重弘毅所以體此仁者也常弘即毅常任重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論

百十五

即道遠俱要串看不可分亦不必泥註分屬不可不弘毅只是說必當弘毅不可倒讀不弘不毅之不可不可不弘毅字是着實責望意似有功夫在裡頭弘是有容毅是有守朱子曰弘即執德不弘之弘是無所不容心裡無足時道理都着得今人只把做度量寬容看了毅是堅忍強厲徹首徹尾底意思亦即弘之有終便是任是擔子道是路途俱借字重遠且虛講實在末節任重而道遠言擔的擔子重走的路途遠也仁字要說得大方見得重意如天地爲心民物爲體的意死而後已不重死只是終身任仁意已

任與任重同作死字看蓋末章全是壽世個任重遠的樣子未靠在士者用功處若講得欠斟酌便是弘毅用功

下

先正謂曾子真見仁體而后有是言通章是言仁道至大非此心之全體不息不足以當之重在任仁二字

此章只是爲仁字都盡了仁是心體心體萬善皆備本無不弘一理流行本無不毅弘毅二字即是仁任仁至死而後已正是弘毅處士不可以不弘毅猶云士不可以不爲

仁一般但上節仁字未說破耳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論

章

興於詩章

此章是論心學之資興立成俱以心學所得言下三字是推其所由資也須知興立成皆吾心所自有的特有資於詩禮樂耳說者多謂興必於詩此語却差蓋此章不是說用功次第乃是得效次第詩禮樂一時都已學習到吾興立成時候覺節節有所資助耳註初中終不必泥興立成俱以成功言先講興字後講於何而得之乎於詩也若先講詩字便是詩可以興了做此興是好善惡惡之心勃然而興起立是立於有善無惡之地搖動不得成

則化矣不矜持而萬善純不防檢而諸垢淨心如何與吾  
心好惡真機本自惺惺除是善惡莫辨所以此心天趣  
遏不行須是得詩之趣把一點良知打動得活遇善知好  
遇惡知惡有感斯萌有觸斯動夫是之謂興於詩立何以  
於禮得力蓋人外邊一舉一動皆由規矩準繩則此心不  
放而卓然有立矣成雖是吾心之和順而要之樂有聲容  
節奏聽之自是心曠神怡手舞足蹈頓入化境故學之成  
資於樂蓋嘗淺譬之如宴賓坐席之時為禮所拘尚覺矜  
持既而堂下樂作便漸覺歡洽相忘矣况得樂之深者乎

四書也足開初告上論

百五十一

樂亦不是專着聲容上看只取他中間有中節處優游平  
中即吾心發而中節之和此一段自然順暢的光景故學  
之成取資於此須是平日積學功夫已到得樂來資他自  
然融化非謂只一樂便會成也

民可使由章

上上之化民言可使不可使與梓匠輪輿不能使人巧語  
意正同非謂民皆無知但非上之所能使亦不可說強使  
民知則反擊其性等意蓋不可使只是不能使不是不常  
使如孝親弟長是率性之道立為條格使民遵由可也若

夫親之所以當孝長之所以當弟乃天  
著察其間即有自裕者亦非上之所能

好勇疾貧章

上是作亂在已下是作亂雖在人而其致亂在已也好勇  
又疾貧則必逞勇以求去其貧故作亂人而不仁即奸邪  
小人我疾之使無容身之地則彼肯甘心而不思一逞乎  
故致亂上亂字自疾貧上生下亂字在已甚上生總發生  
亂之由以示致弭亂之道

如有周公章

四書也足開初告上論

百五十二

驕吝俱在人心為本根才為枝葉故夫子以為餘不足觀  
德字量字俱不如心字穩才是智能技藝勿用周公制禮  
作樂等實事驕是自負其才吝惟恐人有是才不足觀猶  
云不足取也如有字使字俱是假設之詞○其餘餘字不  
可放過聖人惟視才為餘故不驕吝耳

朱子曰聖人只平說有周公之才之美而驕吝連他才美  
壞了况無之而驕吝乎甚言驕吝之不可也

三年學不章

此是心一於學者三年只言其久非限定三年也不至不

必改作志字只言心不到那祿上不易得甚言純心之難也猶云不易能耳非歎辭亦非贊辭此說最好宜細思爲何三年學念頭都想不到穀上只緣他孜孜矻矻一心向裡面去把世味塵情一切謝却非得之真養之粹者不能

### 篤信好學章

此章只重好學善道而善道又根於好學蓋學卽道也道卽學也自知言故曰學自行言故曰道惟好學故善道惟好學善道故能去就出處之咸宜而無可恥○首節註太繼擾白文口氣若曰君子當篤信而好學當守死而善道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論

一百三

篤信守死較輕引起好學善道耳篤信守死懸空說篤信只說心有定見未必所信合理至好學則有所講明而所信合理矣守死只說心有定守未必所守合理至善道則有所斟酌而所守合理矣守死猶云至死不變更死而后已只極言所守之堅不重死字善道亦不是死所當死只是守所當守勿用成仁取義等語善道是善其所守之道善字着力不是盡善之道邦以一國言天下以一世言不入不居註意甚明隱見以身言而道在其中末節輕看二恥也俱是無學無守不可如注分屬○講首節要模寫學守

兼全口氣次節講不入不居則見則隱處全要模寫得學守作用意出與別處泛泛說個隨時者不同聖人語意至第二節似可住了却又未末節云云者正欲深著學守之不可偏廢耳次節有學有守意卽穿插在中間至末節則無學無守意明提出言之

李衷一曰此章遠視之文義若近於散漫而意思特爲謹嚴通章重首二句又重好學善道四字語意若曰世上朴實頭的人皆能篤信而一向不知學則見理不明篤信到底的人或能守死不變而不學不知道則雖守亦亡益篤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論

一百四

信須教好學守死須教善道方可凡人歷履無常邦之危亂天下之有道無道貧賤富貴之交動閉吾身之生死利害此皆有个道在而不可不學者於此危亂有道無道之時必討個分曉不冒入不妄居不徒以隱爲高不徒以仕爲通不終湮沒而無聞不終苟且以貽譏是皆好學者事而可以善其道者故夫子一一指示之夫子教人只是一個學而其所爲學者只是教人善其道舊說首二句是學守之事危邦不入以下說惟有學有守者能之竊以爲不然



不在其位章

此言似有為而發當時大夫謀諸侯之政矣陪臣謀大夫之政矣謀不徒謀畫是干預之意僭妄者之所為也與空空議論者不同

師摯之始章

此章是夫子思王化意非志魯樂之盛也始字即在官時對今不在官則為始耳非專指初仕言也亂以閑雅者何凡樂篇章既成則撮其大要以為亂收於卒章武王作大武之樂而推原王業之根本實始於文王后妃之德修身四書也是開初告

二論

百五

正家之化故以閑雅為亂正所謂撮其大要以收之也舊說謂獨言閑雅之盛者舉末以該始也非是只重閑雅王化所關上夫子全為閑雅而發唐荆川曰盈耳非徒聽其鏗鏘也凡性情之正修齊之端皆由此以發其蘊矣極宜玩洋洋謂美盛美盛之聲滿於耳是極其洋洋也樂亂閑雅是說朝廷邦國之化必托始於房中蕭雍明盛之理必握樞於庠助所以志王化也夫子追而美之有王者正家之想洋洋盈耳要就化原上模寫出治世之音王化充溢想見文王齊治太和景象方妙

狂而不直章

狂恂恂主質之偏言直愿信則偏中之美今併失其美者習俗之染也直是正直因志大故不屑為邪曲也愿對巧言因無知故不作聰明只謹慎忠厚而已信對詐言因無才能故不欺世誑人雖有此三樣解總是真心二字不直不愿不信俱是喪其真心不直於言語舉動上都可想見不愿在動作上居多不信在言語上居多吾不知所謂出於意料之外也言此等人真心既喪而目已非吾不曉得世間有這樣的人渾融還他似駭似愕更見有趣若實四書也是開初告

上論

百六

作絕之罵斷便沒意味然更有二說一謂狂者合下帶個直來是其本來面目如此吾之所知也今却不如此吾認不得他是狂矣下倣此一謂狂而直恂而愿恂而信此是個常理吾所知也今乃不然非常理也事出非常則非聖人之所知然俱不如前說勝

學如不及章

二句中說俱就心言如不及者必欲求其得猶恐失之者恐其終不得也如字猶恐字宜玩譬如行路者一面追趕如不能及一面又恐退縮下來蓋自用功時狀其心如此

非以上句爲功下句爲心也

巍巍乎舜禹章

此在舜禹心體上看天下於心體上無加有之亦與無一般是之謂不與時文多把以天下憂勤爲不與非本旨天下以位言不以民言心體不被勢位壓倒故曰巍巍

朱子曰據本文只是崇高富貴不入其心雖有天下而不與陳新安曰舜禹不以天下動其心於不與上見其巍巍人心原無一物一塵不染舜禹之巍巍得其心體也不但總他是與却解之必使去已亦是與蓋皆爲天下動了其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論

三百廿

爲天下膠粘均也舜禹之心可謂清虛空洞無一物矣獨稱舜禹者非獨以其爲匹夫亦以得於揖讓一旦偃然有之也

大哉堯之爲君章

此章玩爲君二字則德宜以施諸政治者言要政治亦心體之所流也不可遂作惠澤說大哉二字乃一章總目下文巍巍則天濤濤難名與成功之巍然文章之煥然皆是敘其大也舊說堯之德不可見所可見者功業文章而已不思濤濤無能名是說其廣大不可名也非謂其幽深不

可見也

大哉二字只是巍巍濤濤巍巍乎煥乎之總名下卽句句形其大也但此處且合下廣遠意而虛替之耳若云至德不可加是說至非說大也堯德總統說積之心身而潛乎默被於天下卽下成功文章都在內非專就心體廣運言天之大大不在形體上說天無一物不覆其德不冒無不周遍是大大處堯德無一民不被是堯則天處則天是與天一樣不是法天濤濤是廣遠以德無涯際言卽大字耳無能名不是玄虛意只因德大一落名言便小了如子產可名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論

三百廿八

其惠管仲可名其功皆因德小濤濤無能名其濤濤正是民所不能名也濤濤無能名正是堯同天處一意無兩層且只說堯德難名亦不重民不能名上註但言不可以言語形容更不說起民可見

成功文章二句又自濤濤句說下言其成功文章皆與天同竟不可名也巍巍乎煥乎都是極聲據語把巍巍與煥字重看自可以見堯之大註及淺視了非是成功是治功有成天下各遂生復性之意帝王事功未有不成就的獨堯之事功巍巍高大如書所稱百姓昭明於堯之類文章制

度原是治道所不容疎闕者獨堯文章煥然如光被四表格於上下之類巍乎煥乎蓋因各言不盡故加形容之詞吾人終日在天下中祇見天之萬彙森然而已竟不知天之所為涯際是天大處堯之民祇見其成功則巍然文章則煥然而其為巍為煥者亦竟不知其所為窮際是堯大處有可見而終無可名益見得堯之太

舜有臣五人章

前三節言周之人才於唐虞繼盛末節言周之臣節與揖遜並隆勿作至德培養人才說蓋此與用行章俱嫌於聯四書也足開初告 上論 一百九

屬太牽強○才難節固是嘆才之難寔是贊周才之盛勿作不足之詞才難句且虛下正見唐虞之際於斯為盛非抑周也要見得除了唐虞只有我周盛也際字重看盛字不主多寡言有婦人焉尤人而已雖似抑周又要提起說得盛時猶難况其不建者乎○三分有二大約人心歸周者大半不必泥六州說以字即註率字服事二字相連服字極妙文王守臣節都不論事勢其事殷也若衣之附體焉無一毫勉強之意此正為臣止敬之心而不知其他為萬古扶綱常為天下植人紀忠貞一念無媿於天地所以

為至德或以先德未亡而不忍取紂惡未給而不敢取則事終非其本心有不得已者耳安得謂至德○此章精神結聚處只在唐虞之際四字周之德三字蓋武王不得遊唐虞之天而惟尊文王之至德也記者劈頭便立公案即治字亂字五人十人字俱有意在舜有臣五人而天下已治至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然勘禍定難已非揖遜時光景故夫子不數才之盛而反有感于才之難然則周之所稱盛者而果以其才乎哉吾想武王以前人心大率歸周而但以服事殷雖有臣如十亂而不以之與周也周之四書也足開初告 上論 一百十

禹吾無間章

無間然註從豐儉適宜春近來說者紛紛或從敬天勸民上看或從有天下不與上看或專從克儉上看其寔不如

謹精用財一節亦是人君至重至大之事不是小可的事  
用財一於豐則有虛耗之患其失在不節儉用財一於儉  
則有屯膏之患其失在不廣大鬼神之失祀民生之失所  
國家理亂之端君心敬肆之幾皆決於此安得視為尋常  
細故矧禹當荒度土工之后玄圭告成之日代舜而有天  
下四方風氣漸開或豐非所豐與一切從豐必至啓後世  
奢淫之階而洪荒未除或儉非所儉與一切從儉無以應  
中天文明之會豐不至奢儉不至固非禹大聖人不能也  
故曰禹吾無間然矣獨稱禹者因人言帝降而玉有德象  
四書也足園初告 二論 一百廿一

子罕言章

二與字亦不苟乃記者不以理欲混同說也利不是財利  
之利乃是義利之利命專主理言理微則難知知未及而  
驟語之恐人滋惑而妄臆道大則難盡德未至而強語之  
恐人忽庸行而躐等故皆罕言要之總是兩意不言利者  
恐人淪於卑污不言命仁者恐人奮於高遠皆是防人心  
意○世之學者卑之言利欲高之談性命聖人並罕言之

窮深極玄而忽略於庸言庸行其病不淺於利欲之人然  
後知聖人爲慮之遠也

達巷黨人章

此章與多能章參看總是不貴博之意時說俱主不貴執  
說非也聖人固無執御之理然亦非反詞以見道無可執  
蓋聖人口氣平易明白若作反詞是聖人一詭詐人矣看  
來只是不欲以徒博率人故爲此言意若曰與其汗漫博  
學吾寧執御耳講聖人口氣平平爲妙○無所成名非惜  
詞成定也名非名譽乃名目也無定名正見其博處博學  
四書也足園初告 上論 一百廿二

無所成名皆所以贊其大也執字只是專習一藝與執一  
不通之執字不同蓋道無精粗亦無廣狹聖人固不專習  
一藝就使聖人專習一藝何害爲聖人此處須妙悟始得  
吾執御矣只說射較難執御較易執御便了射以觀德御  
爲人僕等語不必泥

孔子之學大而有本不在徒博黨人只以博學無所成名  
爲大則不足盡孔子耳孔子既不敢以大自然又難顯言  
已之不在徒博者故把個執字來抵他博字見黨人謂我  
博學無所成名則我必是有執而后吾何執隱然見大

德不官大道不器原無可專執處如欲專執則藝而已執射執御不是審度之詞正是諷悟黨人言可執除是射御等事意吾執御矣見得易執莫如御惟御方易執御之上即射猶或難之况其他乎不貴藝意寓於言表隱然見已之不得不博學而其所以博學者原無執着之迹不在技藝之末也此說時多宗之

麻冕禮也章

二節皆古禮之變以可從引起不可從上輕下重只以禮字作主不必用註義字儉是省功夫非省財用泰字有儉

中庸也及國初行

上論

一百五

六

道意○緇布冠自諸侯以至庶人始冠通用之

一說上是宗禮之儉下是維禮之防亂生於儻儻生於奢從儉之意即從下之意故曰奢則不孫二項當平看一從一違皆有深意非以小形大之謂

子絕四章

總論聖心之虛註事前事後之說不必太泥只要答就字義核得親切意字註解為私意畢竟私字不重只看白文意字體認蓋意字只是着意有意為善亦私也如夷有意於清惠有意於和孔子亦皆無之朱子註師冕章亦云聖

入於此非作意而為之與此亦相證必是必定要如何必定要不如何固對通言時已移而心不移事已遷而心不遷非執滯不通我是私已亦不必是利已不顧人只有念知有我在便是私已陽明云我者自家作主張也此句妙論聖人所絕無者有四連聖人亦不自知方是自然○又四者要得活說得細聖人之心渾然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只是一片虛明境界記者不過以此形容聖人之無心而順應爾非截然真有四樣之不同也○大抵四者總是一個有心聖人絕此四者此是心普萬物而無心耳凡

中庸也及國初行

上論

一百四

六

人心應事往往有事未發而先有心於思慮者此便屬私也此意字且說得微只是念頭發動欲如何耳聖人則絕無此矣亦有先時雖無思慮之萌及事機將至輒以有心而期決之此亦屬私也此必字比意字為直遂矣蓋念慮輒已用事果確必欲如此矣聖人則絕無此也亦有初聞雖不曾有心事至而應之其事將過矣却以有心留滯之此亦屬私也如喜所當喜怒所當怒雖不可謂不正也然亦膠執在心其喜未已其怒未止凝而不化焉聖人則絕無此矣又有初聞雖不曾有心事而應之其事已往矣却

以有心而私於己此總屬我也我與固不同固只是執而未忘固而未釋耳如伯夷叔齊不念舊惡縱使有猶念彼之惡非關己身也到底忘而釋之我則挾爲己德懷爲己仇其喜也永以爲我之恩也其怒也永以爲身之懟也聖人則絕無此也以此四者相湊合看則如集註所謂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成於我是也以此四者相牽引看則如集註所謂相爲終始循環不窮是也然記者只謂夫子絕無此四者耳初無湊合循環意也○夫子無可無不可便是無意必固我矣此意必固我乃道理上有執着所謂夷之清惠之和是也豈常人可語哉

四書也足問初告

上論

一百五

子畏於匡章

此章見聖人以天自信卽孟子不動心之學非好爲自矜亦非姑爲自解也古人遇變謂之有戒乃傲備非畏懼也亦有愛道以愛其身意文字不必作謙辭只是承文王言也註雖云禮樂制度而文王之所以爲文者卽在其中文在茲謂我能憲章之也非徒欲傳諸來世寔欲行諸天下此正夫子以脩廢舉墜二變至道自任處是實實話末節上二句設言以起下二句轉折處照註中補出

周末文王周公之禮樂志已崩壞紀綱文章亦皆蕩然無有夫子收于散亡序詩書正禮樂集羣聖之大成斟酌損益以詔來世又作春秋立一王之法是得與于斯文也文王接堯舜禹湯之統天子接文王之統皆天也紂能囚文王不能違天而害文王匡人能圍夫子不能違天而害夫子文在茲不徒矜道統之在己蓋言所以講明其禮樂憲章其制度而使斯文得以不墜者已不得辭其責也

太宰問於子貢章

通章總見多能之無與於聖也聖只是一貫太宰說多能

四書也足問初告

上論

一百六

是聖子貢謂聖又多能夫子說多能無與於聖當以夫子之言爲重末節引牢之言特提一藝字正以証多能之爲鄙事而不多之旨益見矣首節聖字勿用生知安行講太宰卽以多能爲聖也能是孰能淺淺看次節固字又字相叫應將字輕看略去亦可縱字要認蓋不但使之生知安行而且縱之以知至行盡也若但云生知安行凡聖人皆然矣又字註解餘事只要見得夫子之聖別有在而其緒餘又兼於多能非多能卽聖也要把卽字來挑又字便明三節太宰知我乎依太宰果知我所以多能之故乎與下

故字相呼應故多能鄙事是一氣話勿依註作兩截氣說  
個君子只要迴避個聖字不多也還依舊說作其所重有  
在方與上文少賤鄙事反照有情蓋上文下個鄙字便見  
得瑣瑣不足貴了君子經綸康濟自有大根本豈屑屑於  
彼瑣瑣哉夫子以多能爲鄙事分明只在釣弋獵較等上  
看多與不多乃精粗上下之別非博約繁簡之謂近來都  
以多聞多見爲多能而以一貫爲不多畢竟非不貴多能  
本旨還以道藝對說爲妥末節玩一執字便見得是執成  
而下者益信多能之爲鄙事矣引牢之言乃以藝証多能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論 二頁七

吾有知乎哉章

通章總是個無知意無知却是聖心虛靈之本體鄙夫一  
段是形容個虛靈順應的象雖有荅問亦據其固有之知  
叩之總歸於無知也

首句虛喚起猶云吾果有知乎哉講無知也若曰天之未  
動此中湛然無事而已機之未觸此中澄然無物而已不  
涉知識不落聞見無聰明可炫無意見可執安見其所謂  
知者乎主鄙夫說卽註至愚字要知此句乃起下其兩端

三字意若曰鄙夫雖空空而理之具於人心者不以空空  
而遺就其所問之中自有兩端之理我不過就此理發之  
耳兩端就在所問中其字正指鄙夫兩端是自至淺近以  
至至深遠也是舉兩端以該中間不是兩件竭字時說不  
重教人無隱上重在胸中無復饒物之意與無知相應未  
當補云方未有所問我之心亦空空之心也固非先有知  
以待人之求及既有所應我之理卽鄙夫之理也亦非別  
有知以益人之無吾果有知乎哉

有知無知知字都從聞見智識上看聖心之中空洞無物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論 二頁八

那得有知就是有鄙夫來問亦就彼空空中所有兩端叩  
而竭之耳到得竭時夫子不曾有分毫知識增鄙夫自家  
心體亦不曾有分毫知識添入故曰無知也又一說聖人  
不以多學而識爲知只以德性所知順應萬感不假外求  
故曰無知

鳳鳥不至章

夫子非思鳳與圖也思伏希舜文之君也既無聖君則無  
人用夫子而夫子之道不行矣

見齊衰章

作與趨皆敬之也以敬字作主不妨但分言之又有哀喪尊爵矜不成人之別見之是夫子在此而三等入過其前也過之是三等人在彼而夫子過其前也少字實作舞少

顏淵喟然章

此只主歸功夫子說有主嘆道之妙者有主始終嘆道之難說者俱不必從首節總是形容初學時無入頭下手的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論

二百九

合爲一意與上作三項看道非真在前後只形容其不可執捉耳○次節循循有次序貌非以先博後約爲有序也博約之功乃並進而非截然先後者此云循循只是對上節高堅前後說聖道如此玄妙却不是使人徑造其玄妙而從博約二者漸漸上達是有序文不止詩書六藝凡萬事萬物此理燦然發見者皆文也禮卽克已復禮之禮體此文於身而視聽言動若有規矩便是禮文卽禮之散殊禮卽文之統會○欲罷不能二句連看根善誘說來欲罷不能是真見日用至近頭頭是道自罷不得既竭吾才全

在欲罷不能內只是博文約禮無別功夫才卽孟子非才

之罪故末字乃性之作用與才能之才不同如有所立卓爾主見得真言蓋凡物立在前而後便見得真若東西遊走不定便見不真顏子博約之後於夫子之道見得真如此故曰如有所立於吾前而卓然有定也此見得真不是徒知而不能行卽在日用行事間體認得真亦卽是於高堅前後者見得真不是聖道至此不高堅前後也卓爾與欲從末由俱是指定夫子之道說不是泛說道立是立在前猶與我爲二也從是跟上去與之爲一也便是要做聖人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論

二百四

了末由以化不可爲言蓋與之爲一便是夫子從心所欲不踰矩地位顏子自覺尚費思勉不似夫子從心所欲也此章全在收尾難看蓋收尾說箇欲從末由却似有苦難之意了何以爲顏子要把卓爾末由連看勿斷方得其趣蓋此時分明見得却又着力不得所以爲深知其妙言外便有勿忘勿助以俟之意不可將末二句輕看

子疾病章

次節言臣之不當有末節言臣之不必有行詐只是不顧理之安否而率意爲之久矣哉猶云甚矣哉只輕看天者



理而已。理不當有而有，是欺天矣。然本文口氣却不宜如此死說。宜體貼乎字未節上二句，有臣不足以爲樂，下二句無臣不足以爲辱。

有美玉章

子貢之語病在一求字。夫子以待字換了何等渾融時說。有云子貢最能言語，且知病子會求之一字，豈有使聖人求價之理。其設藏也，非慮聖人藏也。蓋將以藏之說而探其欲仕之情。其設求價也，非欲聖人求價也。蓋將以求價之說而探聖人未仕之故。亦有見。

四書也足國初告

上論

首

子欲居九夷章

夫子道不行於中國，故托言居九夷以傷之也。隨以俗言服左枉言休倘也。何陋只謂君子素夷狄行乎夷狄，吾行吾素。彼陋者於我何與。此大全張南軒註也。若說所居則化恐碍中周。

吾自衛反魯章

此是夫子防僭樂以維周道意。通章只重一個正樂詩節。樂章不可並提。周禮在魯魯之樂，周之樂也。昔先王制樂，樂必被之以詩雅論治體聲之朝廷頌揚功德聲之清廟。

其間井然各有定分，不可僭于末流，相沿僭亂。失次夫子因哀公初年自衛之迎而反魯，以名分不正莫甚於樂。諸

凡樂章被諸絃歌者，一釐正之處可修正。可復作者辨其何地用者，知其何人。然後樂於是乎就正如樂作於朝

宜奏雅也。無論不淆於頌而孰用之王廷，孰用之侯廷，孰用之家廷，其間一一無相紊則雅得其所。樂作於廟宜奏

頌也。無論不淆於雅而孰用之王廟，孰用之侯廟，孰用之家廟，其間一一無相混則頌得其所。蓋無復以下于上以

卑乘尊儼若昔日周家之節奏矣。雅頌得所而樂不儼然。四書也足國初告

上論

首

一正哉。當知樂正全在雅頌得所。上曰雅頌得所，正申明其爲樂正也。不可分樂正爲樂音。下句爲樂章要緊。只在

雅頌各得其所。一句定樂之功當發在反魯之下。然後二句舉其成功言之也。

孔子定樂全爲名分。如三家者以雍儼音侯享穆叔而奏肆夏，此非雅頌不得其所。而何故奏之於所當用。是謂得

所須看一各字。不但以雅奏之朝頌奏之廟，便爲得所也。須知翕純嘒釋以樂之節奏而言。此不主節奏主聲詩之

被於樂者言。故雅頌得所就是樂正。諸說俱欠分曉。

出則事公卿章

此章有戒人忽卑近為高遠意上三句是理所當為第四句情所易動總之皆庸行也四平勿分輕重四者日用常行之事雖若卑易其實皆至理所寓欲行之恰當無憾却未易聖人真見得不可以易而忽故曰何有於我非故為謙以誨人也出入字只是內外字不作出處此與庸德之行不敢不勉意同

子在川上章

此章只照註就天地之化說而道字水字俱勿入口氣方

內書也至爾初告 上論

百四十三

妙時行物生皆是化水乃化之一端化即道也不是以水喻道只勿說破為妙逝往也註云往過來續又兼言來者來亦是往相承說不平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作一句讀勿斷如斯夫不舍晝夜猶云其不舍晝夜一至此夫如斯如此也正指不舍晝夜言不直曰不舍晝夜必著此二字正是模寫他一段活潑會心光景有形容不盡的意思舍止也晝夜常逝而不止是化機無息之妙作文要尋旨趣玄妙全在不息二字○虹野曰此與為飛魚羅同一機括

吾未見好德章

德兼人已如好色只重誠字意

譬如為山章

此章總是勉人當自奮不可自怠也正意總在二譬如字上以下俱就山說一是幾成而怠者二是始進而銳者精神全在吾止吾往二吾字上吾止吾往如常說止之由我人莫能尼進之由我人莫能助未得激發人心的意須云見一簣而止這是一家因循怠惰縱有前功也甘休矣人固不能強之而使我進一簣而進便是自家勇往趨前

內書也至爾初告 上論

百四十四

縱功夫未多也直要做到盡處人亦不能挽之使我退如此方為機由自決欲人自定其志意

語之而不情章

此節宜順題講不可倒提顏回不情只重力行而本於心解來註不平重

子謂顏淵曰惜乎

此節止字有不作止息之止作極止之止看即朱子小註所謂結裏成就也方進而未底於成就乃遽然早死所以可惜此說於惜字有情但與大註差

苗而不秀章

此章借苗論學歸重實字學必期於成猶苗必期於實也  
不必以始學發達成就三意碎貼二有字活看非皆不秀  
不寔也不秀不寔專重人方未到不兼天時

後生可畏章

此章主一個人說四五十即此後生至於四五十也  
可畏是不可忽蓋年富則積學有餘日力強則積學有餘  
功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只說他將來不可量耳我字不重  
只帶說無聞作不聞道說勉後生重在上半段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論

百五

法語之言章

此勉人聽言者當實受其益也不主誨人言有就君道作  
文者亦通二為貴俱是寔受其益者能無者必然之勢也  
理無可逃故必從情無所拂故必悅釋字固是心釋其微  
意改字亦根心上悔悟而來改字固改其前非釋字既釋  
知其意所在則改圖亦不待言矣不可因改釋二字以法  
言作救過與言作陳善法言與言俱是規過也吾未如之  
何不可如舊說云法言不改舊有望於與言也而與言又  
不釋與言不釋猶可望於法言也而法言又不改玩本文

無此交互意只宜開說或總說觀上文能無二字則未如  
之何意便明蓋從與悅吾力之所能使也改與釋非吾力  
之所能使也着力不得故曰未如之何

三軍可奪章

此章是夫子教人立志也以可奪引起不可奪可與不可  
全在人已二字匹夫是一人對上三軍看非微賤之謂志  
字不可專指綱常名節大率是者不奪於非正者不奪於  
邪不奪亦不限是死生之際凡利害皆是○如殺身成仁  
舍生取義固是志如必信必果殛極自持亦是志淺之則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論

百六

虞人守死不往究之則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皆不可奪

衣敝緼袍章

此章俱是進子路於臧也前二節因其可進而與之末節  
因其不求進而抑之前後教由都是一意通章以道字為  
主舊說以能守未能化作骨覺未穩

不恥是就子路識趣高明上看得如此非寔事也故註云  
子路之志如此夫子取之只取他於世味澹泊恥從心上  
發出見他真心不為富貴所動非徒外面能不動而已引  
詩借詩詞就着子路身上說與別處引詩不同伎是疾人

之有求，是貪人之有皆從恥字來。不忮不求，緊根不恥說。人之進道，常始於脫略世味之念。用是不忮不求之志，儘可進到盡善地步。蓋期望將來也。故曰：何用不臧？用字宜玩道中作用，不止處貧富一端。但由此充之，却可事事盡善。則尚有許多功夫，方得到臧田地。正見夫子進于路之意。舊謂因其能守而與之，非是首節且勿露進道意至此，方可露出。

子路終身誦之，亦不是自矜夸，但其意謂夫子以是稱我，想即是盡善道理。我當終身守而不失足矣。此便是不復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論

百四

求進了是道也。卽指不忮不求之道，勿云不忮不求是亦道之所在。足字宜味，何足以臧亦不是不臧，但臧之分量無窮。此未足以盡之耳。講云不忮不求，誠進道之機。然但可爲托基，而未可爲詣極也。只宜如此，不宜用拘於守而未化等語。賤了不忮不求。○何足以臧，不粘貧富上寬說。爲是註云不復進於道，道字何等該括吾人性分內真個有許多事業，何足以臧？言這不忮不求之道，可用之以求造於臧，非卽此便足爲臧也。足臧畢竟是如何？曰：臧者至善之地也。道德性命之精完完全全，全體備於我，覺無餘歉。

方謂之足，方謂之臧，如化貧富之見，都亦包在內。○何用不臧，一用字何足以臧，一足字正相應。惟用則可造於足，不用則不足矣。吳因之云：何足以臧，只是發明得何用不臧裡面意義。引詩所謂何用不臧，原是誘掖獎勸，使他由此以進道耳。故仍把初意說明，與他見用便臧，不用便不足以臧，故曰前後教由只是一意。

歲寒章

此章概人知松柏之晚玩，然後知三字可見後凋者不凋也。歲寒而不凋，是終不凋矣。君子遇變而不改其節，是終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論

百四

不改矣。李九我云：只就松柏說多少，含蓄聖人在川嘆川見松柏說松柏。

知者不感章

三平看俱以成德言，不重序意，只重明成德者心無所累耳。憂感俱以心言，要說得細，仁是天理存，天理則無私欲，無私欲則不患得，亦不患失，故不憂，惟不感乃見其知非效也。仁勇做此。

人心體本自光明灑落，無障蔽無牽係，無委靡退怯，只一有所蔽焉便惑，一有所係焉便憂，一有所怯焉便懼耳。知

者仁者勇者所造雖殊，總是於心體上無累。故夫子各各言之，無次第之意。

可與共學章

此章說者俱專重權上，看來聖人之言一句自有一意，只略見歸重可耳。可與不可與，是論理之詞，不必泥定共字。只重彼能為此事上，未可亦不是終不可與，只是目下未可與耳。乃欲勉人所未至，意有志向學，不以怠惰自安，則可與共學。學有真得不眩他岐，方可與適道。常守此道而不變，方可與立。不徒能立而又員融變通不執一定，方可與書也。國初告上論 四十五

四書也 國初告上論

四十五

與權此權字不對經言對經言則專屬變矣。只對立字看，立是執守之義，權是變通之義，無常無變無大無小，無不各當其則。易所謂變易從道中庸所謂時措之宜，孟子所謂聖之時，孔子所謂從心不踰者也。故正註亦只曰權輕重使合義。○適道只是學得正立字不可看淺了。此是適道之後擇善固執，顏子未達一間地位，略有成心便非神聖妙用。故未可與權，權是借用字眼，隨事各得其當之謂。蓋由天理爛熟於中，一種員融活潑之妙，由中而出，時中地位也。高中玄權說極妙，經者稱之衡也，斤兩各具星子。

有定而不可易，如父子必親，君臣必義，以至其他莫不皆然者也。權者稱之錘也，往來取中變通而不窮，如親祿得親之正義，祿得義之正，以至其他莫不皆然者也。蓋或大或小，或常或變，皆相為用而不得相離。若常則守經變則行權，是常則專用衡變則專用錘，可乎？蓋凡正理所在莫非經稱之而使得輕重之宜，莫非權。

棠棣之華章

詩本是思人夫子借其言而反之，則主思理說并理字亦不宜露出，只暗切理上為妙思。乃人心之靈靈無不通，詩人特未之思也。夫何有於遠焉而真不可以思通者哉？二句緊相承，勿於未之思也下補試一思之一轉。

四書也 足國初告上論

四十五

孔子於鄉黨章

此章只重言不重貌，註云言貌者言之貌也，恂恂似不能言之貌，便便是詳問極言之貌。此說極當，註恂恂信寔之貌，信寔非對詐僞言對文飾言也。朴茂無文飾便是恂恂，下句似不能言正朴茂處，二句連看勿斷與斷，斷兮無他技一樣文法，恂恂虛而似不能言寔，觀註將謙卑遜順不以賢智先人寔意發在似不能言內可見矣。舊說俱謂似

不能言形容恂恂而只重恂恂似誤詳問屬禮法極言屬政事便便言句重唯謹爾句輕但謹而不放耳未嘗不言也。

朝與下大夫章

朝字提起下分接下事上看朝是朝廷之朝作寔字看猶云夫子之入於朝也當君未視朝時則如此君既視朝則如此耳上大夫下大夫以君視之皆下也君是上不以上大夫亦爲上言主商確政事說侃侃剛直是曰是非曰非也問問和悅而評此評字不是彼有失而我評之只寓直

四書也是國初告

上論

百五十一

於和便是評下大夫是與孔子同列者孔子仕魯亦爲下大夫不作位卑於孔子者踧躅字從足旁說者謂足不寧也看來還包一身儀容言在立與行上見不專主足與與儀威中適之貌中是得中而不爲已甚之恭適是安適而全無拘迫之態

君召使擯章

分三段看首節是承命爲擯之時中二節是爲擯行禮之時末節是爲擯禮畢之時始終一於敬而已○君命當敬而擯相尤國之重事故尤加敬盤辟是盤桓不進屏營不

寧左右手左右二字着力字註云左其手右其手是也孔子時爲中擯左人是末擯右人是上擯左右手凡爲擯者皆然不重只重衣前後檐如檐如云者非徒以其衣之整而美觀也要得其旨趣在手動而身不與之俱動上蓋揖

左人傳君命而出然轉身向左則背君今但左其手不左其身揖右人傳賓命而入然轉身向右則背賓今但右其手不右其身身不動故衣亦不動而檐如整齊見其不肯君賓也檐如是身不動之驗身不動是不背君賓之意此是旨趣張是張開不貼身拱是高拱不下垂趨進人之所

四書也是國初告

上論

百五十二

同翼如孔子所獨賓退是就館時非辭歸其國也舒君敬是寬解君敬

入公門章

在第四節斷上是由入門而過位而升堂漸近於君而敬以漸加下是由出降而沒階而復位漸遠於君而敬亦不懈出入二字對看鞠躬如也如不容連看一意立與行亦在入門時中門中字着力註云於門是也對履字看位在門屏之間立是立於此以便聽政謂之外朝若大朝則在堂上謂之內朝此時魯君在內朝故此位爲虛位夫子

則見虛位猶見君矣故色勃云二色勃三句平看揖齊輕  
鞠躬屏氣重夫子揖齊與人同鞠躬屏氣與人異也息鳥  
息出入即氣也人無不息之理但屏藏似不息耳肅之至  
也出字是自堂而出不是出公門逞顏色不是放縱只是  
略舒展耳下怡怡即是復其位是復堂下朝班之位

執圭章

上節執圭主於敬下二節享覲主於和執圭是諸侯始封  
天子所命之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還則納之  
於君非獻之於鄰君也下節享禮用圭璧却是獻之鄰君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論

百語

者與此不同此執字亦是至彼國將朝見時方執之耳非  
受命在途時執圭節分身容手容面容足容四平看高不  
過揖卑不過授二不過字着力看蓋言其不過揖授者極  
見得不高不低手與心齊耳足縮如有循是接武而不布  
武也武步武也接武是促步布武是闊步亦出禮記有容  
色是和所以通若之情於鄰君也愉愉是和所以通已  
之情於鄰君也和和有作加於前者有作又如前之和非有  
加者後說多

君子不以紺緼章

總是衣服之制首二節以色字作主以有嫌與不正相對  
當暑四節以時字作主以夏葛與冬裘相對去喪二節以  
備所當備省所當省相對羔裘二節以弔致其哀朝致其  
敬相對○紺緼勿說不正只說別齊喪可耳齊服所以交  
神明練服尚在三年喪內神人異道吉凶異宜故皆當有  
別○紅紫只重間色不正不重近於婦人之服舉褻服可  
該朝祭○當暑不重紵絺絺重必表而出之○緇衣此節  
舊說皆以裘講起依白文還是先說衣而後說裘以稱之  
意則重裘上表在外裘在內緇衣素衣黃衣朝祭所用俱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論

百語

是正經禮服非褻服也如朝覲服緇衣則裏必着是羔裘  
以稱之聘享服素衣則裏必着是麕裘以稱之蜡祭服黃  
衣則裏必着是狐裘以稱之欲其相稱見聖人裘制之不  
苟也古者衣裘不欲其文之著故必加單衣覆於裘之上  
加單衣以袒楊見裘之美曰楊加全衣舉襲於楊衣之上  
以充蔽其美曰襲故玉藻曰裘之楊見美也服之襲充美  
也據此註當云衣以襲襲曰楊似未確朝覲用緇衣取北  
面之義而尚黑聘享用素衣取潔素之義而尚白蜡祭用  
黃衣取報土功而尚黃也○狐貉之厚以居即襲裘○佩

兼佩玉以象德佩器以備用古人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潤者佩玉能解結者佩鐻能決疑者佩珮故孔子無所不佩○非惟裳必殺之不但從儉亦有別於公服也重別意○羔裘所以朝玄冠所以祭皆吉服不以弔重哀死也○吉月每月朔都是必朝服而朝朝服二字亦重蓋致仕之臣多有不朝節朝容有不朝服者

齊必有明衣章

此章重四必字見謹意明衣寢衣是致潔以盡敬變食遷坐是變常以盡敬明衣以潔其體布非尚儉取其純素所  
四書也足圖初告上論 一百五十五

食不厭精章

在不多食斷上是飲食之制下是因飲食而類記之首節善其養生次節戒其傷生三節雖不傷生亦不苟食四節雖當食當飲者亦有酌量五節衛生之嚴六節養生之周七節勿承上節作不多食盤說還從泛說○兩不厭俱無期必心但遇之則取其善耳○不得其醬非無醬也不得

所宜用之醬耳其字指所食物言○肉雖多條重有節上則恐穀氣之滯而喪吾身元氣一則恐血氣之亂而昏志氣酒以合歡故不為限量以盡賓主之情無量而不次亂所以為難○薑味辛得天地之義性溫得天地之和故通人神明去人穢惡○出三日不食之矣是解所以不出三日之故○食不語二句平說不語不言只重存心不他上○末節祭是祭上古初造飲食之人非祭先祖也註去字即上古

席不正章

四書也足圖初告上論 一百五十七  
只重坐必以正上朱子曰聖人心純於正故日用間纔有不正處便與心不相合心亦不安大註心安於正四字簡盡○勿泥坐席一件言聖人心安於正便是坐席也要正蓋舉此以見其無往不正也

鄉人飲酒章

上節尊高年下節重古禮斯字見不先不後意然不先不後不可平對儻周禮夏官方相氏掌之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以索室殿疫此時鄉人儻而至孔子之家孔子有主道故立阼階然所重在朝服耳人但知朝



上節是義重而生死不二下節是義重而財物為輕義字是主下節只重雖車馬不拜見通財之義當然也祭肉則拜陪說

寢不尸章

全分三段看首節因時而變以處已言中二節因人而變以處人言末節因天而變以敬天言總見聖人容貌之變皆以理之常而順應之也首節似不見變意說者曰與常人不同即變也然亦不必過費牽強不尸不肆也不容不拘也狎以人言謂親狎猶言相知之素耳褻以地言只燕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論

頁九

見非禮法之地觀二雖字則非狎非褻者可知矣變是惻然驚哀意貌是致敬不敢忽略意重言凶服者以在車又不同也式負版依註重民數說變色是敬主人之禮意非止為其饌盛也曰有曰必見隨感隨形非偶一為之者雷風相與天之常也迅而烈其變也故夫子必變只是改易常度非驚懼失次也都重自然而變上

升車章

通章以正立字貫亦佳首節執綏不重只重正立充正立之心方且視於無形奚內顧方且聽於無聲奚疾言方且

服是敬鬼神殊不知註近於戲三字正不虛下蓋其近戲却以嚴肅臨之方見聖人不褻視古禮處或謂朝服是尊王命立作階是執主道

問人他邦章

此章以交道為主上節重拜送下節重拜受及直言上而謹疾意輕拜而送之非拜使者乃遙拜所交之人也未達是未知彼之藥有當於吾之病否不可說大夫有賜于士蓋康子時孔子以大夫告老矣非士也故註以交道言

廐焚章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論

頁九

要知退朝倉卒之間便有貴賤低昂所以為聖人註未暇問暇字有意

君賜食章

首節受賜之禮次節待食之禮三節承君視疾之禮四節承君召之禮首節以敬君賜榮君賜仁君賜立意而餘當頒賜及孝先愛物俱是餘意不重次節不以容禮自處而以嘗食自居古人平時寢亦東首非因君視疾而然不重東首只重加朝服拖紳

朋友死章



爲中亦是尚質饒雙峰曰用禮樂而從先進在當時則爲崇廣在理則爲遠中此可相發明

從我於陳蔡章

上節夫子追思與難之賢要得感慨口氣下節記者實其人也只重與難上併目所長教人因才俱不重皆不及門或死亡或仕或散之四方皆字最重玩一皆字便有許多英才聚樂意德行節當以道字貫德屬心行屬身德行者體道於身心者也言語所以闡道政事所以達道文是詩書六藝之文學是博學於文之學文學所以載道可見昔四書也是困初告入下論

回也非助我章

此穩是贊顏子悟道之妙二句一順說下不重有憾只重深喜悅直是心領神會渾融泱洽或以欣然聽受認之大淺無所不要挑剔註云其詞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也后儒便泥來作主意不知朱子恐人不解非助我口氣故曰此其詞若有憾其實非憾乃深喜之也云爾豈謂聖人故爾抑揚其詞以贊之乎舊說失之

以語言相助聞夫子之言胸中猶有空礙處一時殊能領

略解悟往往起疑生問亦輒有發動聖意者然終在言內討分曉未能解脫言外回意是助我的無所不說分明于夫子所言直是默識心融不但是其未盡之蘊又且解其未發之秘無所不領略會悟真有得魚忘筌得兔忘蹄之妙其與聖心相悅以解處全在語言外故曰悅悅不專在無疑問上○看來非助我句從來人只是說個非助殊未得旨不想卽是個無疑問話頭若以別人能助者形之便是真有憾焉何異說夢

孝哉閔子章

按韓詩外傳閔子爲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父知之欲出後母子騫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遂止閔子始固不得於其母與弟也外人皆知其孝迨後其母與弟爲其所化亦皆稱閔子之孝外人之言與父母兄弟言無間矣庶幾大舜底豫模樣所以爲孝蓋閔子之難難於母昆弟稱之爲孝耳舊說父母兄弟猶有私也人不問則公矣之語大非間別異也夫子只說孝註兼友者就昆弟稱其孝云耳不必兼說○閔子處父母兄弟之變緣他一段精誠薰蒸透徹所以能使一家感化故獨稱其孝

南容三復 章

南容從夫子至周問老子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閑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遂三復白圭三復不是一日讀三次之謂乃日日常常玩味此詩也只重謹言不添謹行註那有道苟亦不必添入妻之者只取其賢非以其能榮妻子保妻子也詩曰斯言之玷不可復也玷字最重謹言者謹防其玷也非不言也

顏淵死顏路章

夫子見顏路愛子以情故示之以義才不才句且泛是大概說個父子之情如此言外補鯉與回意非必定說鯉不才但以父子之道論之原不問才不才耳要見吾之愛鯉不減汝之愛回鯉也死云云只重我可以葬鯉則汝亦可葬回於棺之中陰寓諷之意不重大夫不可徒行上蓋貧而厚葬雖不徒行亦不可也

天喪予二章

夫子以道之絕續為死生不以身之存亡為死生故曰喪註中若字不可用出

門人厚葬章

門人是顏子之門人陳潛室曰稱家有無分不得為者不在此限問顏子死夫子何以止門人厚葬曰豈惟止之蓋傷之甚焉曾子臨終舉扶而易箒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聖賢處死生之際乃如此夫子把平日所以待已與今日所以待回說一番正見不可意視予枕父若平日有教則從有難則赴真是恩至義盡若止說亦步亦趨是特以聖人為依歸與不得視猶子不類家貧薄葬使死者潯以理順心安便是視猶子向潯盡道於鯉今不潯盡道於回故曰不得視猶子非我也二句正言所以使已不得以鯉處回之故蓋責已者所以責門人責門人者所以責顏路

問事鬼神章

此非是拒之不答也子路氣質剛明忽易眼前事且多闊略於實地功夫夫子告以事人知生都是教他着力實地上用功夫不是說事鬼神知死為難而事人知生為易只是能盡乎事人之理而事鬼神者亦不外是能知生之理而知死者亦不外是汝只管盡所以事人求所以知生便了更不須想到鬼神與死上註中初無二理一句極確而

有序躡寺意是朱子補苴不必用○朱子曰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事君事親盡誠敬之心卽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湏盡得這道理無少欠缺到那死時乃知生理已盡亦安於死而無媿○知生知死不是知其說乃知其道知天地生我者何如我生於天地者何如未能全而體之無忝所生安能全而歸之無媿於死非徒以一氣聚散說夫子嘗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此皆可以發明知生知死之說

四書也足圖初告六下論

六

閔子侍側章

上節樂群賢有進道之器下節戒子路有取禍之道上記事下記言通章重剛上道體甚重大非剛毅壁立磊落英發氣象不能擔當荷荷間間非無英明之氣出之以渾厚剛斂而不露的行行則一段果銳之氣盡洩無些含蓄剛發而盡露的侃侃則少和厚之氣而激昂處多剛露而未盡的此皆負光明正大之資無此委靡柔弱之態裁而成之吾道便可負托故樂之非樂其終於間間侃侃行行也任道雖需於剛而過剛亦足取禍故子路英氣太露而夫

子又爲之悞然字亦妙說由也似有不得其死模樣正與氣象相應亦是未忍必定之詞分明以變化氣質望子路使他終慰吾樂却不意其言之中也然戒由泛就氣原上說勿露行行字向行行就好邊說且是記者之言間間亦只說寓剛於和勿用諍字

間間侃侃行行此記者摭括四子言語動靜之詳而模寫個小影如此子樂是聖人心裏事如何見得正就他語言意態上想像出來則末句亦是就歡喜中過慮他意思講要得口氣不可咬着氣又知哭顏回之哀則知其樂矣

四書也足圖初告六下論

七

子路行行便有個死難之理註中理字有斟酌

魯人爲長府章

要見聖賢同一維魯之心夫子之與閔子實欲魯人聽之也魯人指當事者言爲長府是狹小前人制度將來便欲有加賦聚斂的意此其關係魯事匪小故閔子諷之不徒以勞民傷財也如之何猶云有何不可不是商量未決之詞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一直說下雖該得平日其實指論魯事而贊之猶云夫人沉默持重不輕談吐一有談吐無不恰好二句相連重下句都就議長府言○此節要看一

中字正與魯字相應乃切中時務意非泛泛之中理蓋魯在當日如作丘乘初稅賦紛紛焉取周公舊制而變更之固用已不充了至是又有長府之作夫子目擊心傷恨不得一進言以阻其後不意閔子言及此正與當日機宜歟係恰好相投故深有當夫子之心不然治道貴因則仍舊一語少識治休者類能言之而夫子何許之深耶

由之瑟章

上節欲由變化氣質以入道之室非專為鼓瑟發也下節固是解門人亦許子路有可以入室之基使其力於進耳

四書也足爾初告入下論

八

無非造就意也丘之門以中和為教而由之瑟不和故曰美為於丘之門為字即鼓字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人必養壽心體純粹然石心和則氣和氣和則聲和多矯強不得故自鼓瑟使足徵人逐養之到未到子路勇者也如聞過則喜惟恐有聞是何等進修故能升斯道正大光明之堂特其勝心浮氣未盡消融未深入於精微之室耳堂室是猶字不是取喻重升堂上未入於室輕帶言若重看乃是也子路了註持字耳字仔細○堂室雖是借以形容正大精微要亦從丘之門門字生來堂室本是一家高大精微

初無二理如仁義做成片段斐然成章有高大氣象便是升堂如義精仁熟便是入室未字是有待之詞言由堂而室相去沒多地入之亦易易了二句緊串着

子路好勇者也一生學力受用處固在此而其着虧處亦在此故夫子於此每每要陶鎔他此章正可與文之以禮祭章參看

問師與商章

此章以中字作主但不必點出口氣內過不及前雖平說而后却歸重過之不為愈上方妙兩邊問答意都重在師

四書也足爾初告入下論

九

一邊○子貢方人見師平日所為多難能而商所為多自守高廣狹隘規模不同故以孰賢為問先師后商分明有愈師意了夫子說一個過二個不及註中才高意廣等語分明画出個過不及的樣子來但此處講且渾融勿太說明勿用出中字兩人開說勿相較量子貢病痛正與師同纔說着過便以為高纔說着不及便以為陋故說師愈與就是以師為賢處夫子至此明說出過與不及的同病專抑過一邊說過猶不及要順題講不可倒說不及猶過亦不可平說過不及同病但重看過之離道而猶不及自見

委若明說出過與不及。同是失中，亦便無味。○夫子點化子貢分明一中字，只不曾說出。○愚意謂夫子說師也，過是明白說他才高意廣而過，商也不及，是明白說他篤信謹守而不及，講中何須含蓄。子貢問夫子之言，如何是過，如何是不及，胸中都已明白曉得了。但過猶不及，却未能曉得，故以師為愈，須夫子一剖決之耳。第舊說沿襲已久，案曰難破耳。

季氏富於周公章

此夫子誅党惡以維魯上節是案，下節是斷學頭提出周

西書地是國初告

下論

十

公二字所以誅季氏之無君，小子鳴鼓與非吾徒也，一氣說下，勿用師嚴而友親，一轉蓋攻之亦是絕之也。愛人無已，直言外鳴鼓所以聚眾。

季氏富於周公，此句是記者書法，註王室至親等語，似把周公說壞了，不可用。周公魯始封之君也，富於周公，猶云富於魯君云耳。周公豈富於財利者，魯國地方百里，公車千乘，此周公之富也。是時季氏專魯，百里千乘之入，几盡在季氏私家，此是富於周公處，藉非侵君國之有牟主上之利，何以致此求也。云云，非是季氏已富不可復益之意。

當以党惡說謂大夫富於國，其無君之惡，至於如此，而冉有又巧為聚斂以附益其惡，所以當痛絕也。求之聚斂，未必如后世頭會箕歛，但此稅賦非季氏應得，底即非加科，亦是聚斂附益聖人教人，以正名定分，強公弱私為第一義。求如此附益季氏，便是得罪王法，得罪名教，故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註云惡党惡之害民也，如此看來，害民責冉，未嘗不當，但夫子意還重在齊魯肥季

柴也愚章

上

西書地是國初告

下論

十一

重在欲其各矯氣質之偏，非空空論說也。愚對智字，看是知識膠固而欠通變，魯對敏字，看有知識只悟得遲，不能速解，辟主容言與誠反，嘯蕪容貌言詞與雅反，他日文之以禮樂之教，正是化其嘯也。

回也其庶乎章

此章覺旨不歸，一看來仍當以道字為主，回之安貧，還不在道外，賜之貨殖，是不安貧而不近道，可知但億則屢中亦可以進道之資也。○庶乎是近道，此近道最高言，几與道為一也。屢空只是貧安貧在屢空上，見得安貧自近道。

中來不就指作近道庶乎屢空二意要申說言回之於道其庶乎與之爲一乎道味濃世味自淡雖屢至空乏依然樂而安之也命是氣數之命指貧富言貨殖亦只是富求富在貨殖上見不可誤將貨殖作求富看來亦只是豐約之間不能不留情程子所謂此心未忘非若世人規規於貨利者貨殖正見其不受命處億是料事屢中是成敗利鈍之類往往如其所料亦非道中尚但取其資耳倘能敏其億中者以用心於內又何難於近道而回之不如哉此夫子勵賜意也億是不好字而億中亦非自然靈覺不

四書也足圖初告 六下論

十一

可作褒詞却亦不宜太賤玩本文口氣自見○子貢聰明往往從外面做功夫夫子欲其反求諸內而學顏子之學不專在評論其短長上大意謂貨殖之心非屢空之心而屢中之資亦近道之資也宜會此意講得融貫

### 子張問善人章

道字輕塵只是問善人之爲善人何如頡美故不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末學故不入室迹是聖賢所遺之成法如何致知如何力行有個定規矩室是神化性命精微之奧與前章室字同非限絕終不入也必學方入耳

一說子張所問者善人之道非問其人品也迹室二字都就道上看迹不必拘是聖賢成法只如程註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言善人善有諸已雖不拘拘於規矩繩墨做去而未嘗軟出規矩繩墨外所行都是善事無惡事分明是自不至爲惡非有所模倣比勘乃爾也去自不爲惡四字如何見得是善人聖人之室至精至粹至神至化非涇養得到渣滓渾化地位不能入得善人不踐迹畢竟是資質作用只是無惡而已所行雖善如何入得幽深神妙處故曰亦不入於室二句宜一串講下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論

十三

### 論篤是與章

君子色莊抑揚重色莊邊有言必有德曰君子論篤而心不篤曰色莊勿太泥色字凡形於外者皆可謂之色莊字從篤字生來篤篤實者必莊重也

### 子路問聞斯行章

一是鼓其退怯之氣而使之決意於行一是抑其銳進之心而使之詳審而行只就行說不必添出個中字○子路之間意在必行冉有之間意在不遽行問同而所以問不



同故夫子於冉有則欲其可行即行不更待於子路則欲其俾待斟酌后行有父兄在便有斟酌義理審量時勢意不重當稟命上退與兼人主資稟然亦即在行上見資稟兼人犹云加倍於人蓋一人兼二人之勇也進之犹言鼓舞他使向前退之犹言裁抑他不使過則都是要他行得恰好

子路兼人有所聞若不參商等度就是義理合做的不審時觀勢幹得無條理節次亦至敗事冉有是退遜的人到有所聞覺為可行若再躊躇一番便至廢格矣此一進一退聖門達材之教曰進之退之不必露出中字即向前者使之少退落后者使之上進云

子畏於匡章

此章見夫子顏子達權處畏於匡時顏子相失在後夫子恐顏子未可與權或見危迫之時不知夫子變通之妙而與其難故曰吾以女為死也顏子便知夫子遇變而通不見害於非命故曰子在回何敢死曰子在隱然見夫子不死曰回何敢死隱然見已不必死正可與權處時說謂子在顏子正於天之未喪斯文上決得曰子在回何敢死便

舍子不在回何敢不死見聖賢不以死為難以善處死為難也

季子然章

始斥二子之非大臣以斥季氏不臣之心終許二子之不以道事君是行道不可則止是重道道字作主以道事君如以仁義格君心使其君為堯舜也勿講似諍臣模樣不可從云不合止即致臣而去其臣猶云備員克位而已李四書也是開初告下論

十五

裏一謂其猶完具之具由也可使治賦求也可使足民亦做得一個臣與全然委靡空空食祿者不同如此看方見由求聖門高第且與下文不從意合從之之字固指季氏然只云從其主方像季然口氣且下面弑父與君亦不可明加季氏二字二子不能以道事君則小失或有從之者若弑父與君之大惡夾以死諍之不肯從末節重在欲陰拆季氏上

子路使子羔章

上二節因子路妄求而非之下二節因子路妄對而惡之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哀者聞子羔將為成宰遂為哀  
蓋子羔重厚有德足以化民子路以費數叛難治所以特  
舉之而不知未學而仕既廢了學又仕之所行必多廢古  
任意適所以賊之也賊也已兩妨為是民人社稷就費  
中說治民事神以為學此二句內何必讀書二句只  
是剔明出不必學之意倭泛就平日說是故字則承子  
路來註非其本意四字極重蓋子路舉子羔本意原非欲  
其即仕為學分明誤舉了只因夫子之責却諱其本意取  
辨於口撰出個以仕為學的話恰又鑿鑿有理難叫他做  
四書也足開初告下論十六

子路曾皙章

全章分三段看首三節因四子侍坐而誘之言志中四節  
因四子言志而獨有所與末五節因曾點辨志而蕪有所  
與蓋聖賢不以事功先本體亦不以本體廢事功也○夫  
子明以用世探四子曾點之意不切用世夫子如何反與

他蓋三子之志皆有意於天下是有用之用也點之志若  
無用於天下而足以包乎天下是不用之用也有用之用  
其用心不用之用其用太故通章俱重用世之意發之舊  
分用世與樂天非是

以吾節只是誘之忘分盡言且不可說出志字下節方是  
誘之言志君則曰不吾知也乃自負之詞非怨人之詞意  
若曰吾有克副人知者在但人不知吾耳則何以哉要認  
以字是問他把平居何等樣學術去應人之知非問人知  
后何等設施也三子之志却都說人知以后設施的事唯  
四書也足開初告下論十七

四書也足開初告下論

點則舉平居眼前的胸次來說而所以應人知者自在此  
點高處而夫子所以獨有契  
率爾蕪言動皆有千乘二句勢難加之二句時難捥管束  
也凡事要聽命於他不得自由大國又是大於千乘者時  
說謂千乘已是大國又云捥乎大國者兩雄夾之如三分  
鼎時一敵非謂大國又云不止千乘也此亦一見加字因字  
舊都作實解加如自彼加我之加因饑饉謂連年饑饉玩  
本文還是虛活字眼加字從大國生來因字從師旅生來  
加添也先云又添此件事因仍也亦繼之以此之意師旅

泛說不作大國來侵几疆場有警本國動兵皆是數句雖分勢與時看詳本文口氣如云千乘大國既難統理而料平大國又動多掣肘且加以師旅調發不勝其煩又因以饑饉糧餉有所不給都是一節難過一節時勢平對不得由也上補此時如有知由者為之二字不可輕過包有善政善教在內善政以作其氣善教以養其心有勇根善政來知方根善教來民以君為方有親附無携肉有死無二便是知所向之方晒之非晒其自負太過亦非晒其幸爾乃晒其才能展畫詞氣激昂略無雍容含蓄之意又夫子

四書也足圖初告

論

十八

之  
方六七十求尚未敢當如五六十或可庶幾耳雖是因見晒而退遜然論求力量亦止是如此為之单指生養說有教民務本畜用以開源節流等意足民是民已足了禮樂主化民說蓋既富而教則五禮防萬民之性而教之中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君子主身備禮樂者言非履中正之君子不能教民禮非樂和平之君子不能教民樂只重可使足民禮樂帶說時說禮樂不指典章聲音說乃是

綱常倫理之間教之有文相接處便是禮有恩相愛處便是樂然必已有序德方能用禮教民已有和德方能以樂教民但不要講到中和入細處不然冉求仍是明於禮樂

非曰能之全承冉有語來蓋冉有以禮樂俟君子若教然承之便是以君子自居若遽然却之已又是禮樂中人物故只得先之以遜詞非能願學緊承說總是遜處以為下文發端宜活看不可泥願學句作平日功夫宗廟之事是諸侯祀其先會同是諸侯見天子俱要見是禮樂之會皆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論

十九

有相以贊君行禮端章甫作赤所服說連下句一氣如云此時或有知赤者舉而用之則服玄端之禮服冠章甫之禮冠願為小相以贊君禮焉小相只是謙辭猶云從大夫之后一獻勿以大來形容重願為不重小相其實欲為諸侯之事謙以卑者而自處耳  
古者封建諸侯后世皆以始封之君為宗宗廟惟諸侯有之事謂祭祀時其升降出入皆有相以替禮也時見曰會天子將有征討則為壇於國外會諸侯而命事焉無常期也家說曰同十二歲至如不巡狩則諸侯同朝於京師三

亦為壇各諸侯以命政焉皆有相以贊禮

鼓瑟希不是瑟音希是鼓之希也漸聞歌也斯漸住手之意鏗爾是鼓雖聞歇而餘音未絕鼓瑟希三句總是模寫其氣象從容見其異於三子正與率爾而對急欲見所長者相反撰猶云素蘊也亦各言其志是慰點使言已志與後不同點亦非有擇于暮春想此時正當莫春便信口說來云云大抵看曾點之志要於言外得意跡外會心點亦非是專愛行樂只因他胸中自有一種妙趣就借眼前事寫發出來所謂信手拈來頭：是道也朱子語錄云蓋偶

四書也是國初告

下論

二十七

舉一事而言此句最見得透中庸形容費隱只偶舉眼前一為一魚一飛一躍無非是費隱而點形容真樂只偶舉眼前一莫春一童冠一風浴一咏歸無非真樂此喻極透理吾與點也要暗合無用之用意方得章旨蓋有此真趣雖堯舜事業亦做得○三子之志有待而點之志獨無待此緣他見得道理流行在天地間隨處充滿無一不周匝觸目都是這道理故心體洒洒落落毫無牽絆窒礙就目前說出一段快活光景便有天地同流萬物得所之妙此正點見大處○點之志全不曾有國家上去然細玩之都

是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的道理把此理去為國便使四海之內無一物不得其所做得秋天竭地功業不必三子區區着力而三子事功都在範圍中便是堯舜氣象夫子與其志正與其可以出而應世非與流連光景無用世意也

朱子曰三子所志雖皆是實然未免局於一君一國之小向上更進不得若曾點所見乃大根大本便推而行之則雖其功用之大如堯舜之治天下亦可為矣蓋言其所志者大而不可量也如水三子所用力者水之流點所用力

四書也是國初告

下論

三十一

者水之源也又曰曾點克其見便是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底意思惟曾點見得到這裡聖人便做得到這裡

曾香後將以辨志也點見夫子獨許已而於三子或哂或默不能無疑故獨留在後亦各言其志見得都是三子力量所優為非是空言無實意故曰與之之詞○為國以禮禮字即以讓意講蓋凡其為國之事不逞才不恃氣有從容展布之意而無揮霍凌厲之風乃為禮讓而可貴為國以禮此禮讓在設施上其言不讓此不讓在言論上看一

言字便見其小疵了不可說讓者禮之實若欠了禮之實全不能為國矣如何是許其能乎

天子以由言論間詞氣激昂欠雍容退抑氣象為不讓點便說認在任為邦上謂由以君國自居為不讓故下又有求亦之問若曰求亦亦為邦者天子如何不晒他而獨晒由也然問意是如此却未嘗明露出來故註曰微問之安見句言地雖小亦邦也音外便疑求能堪此意唐荆川安見二句要着為邦為字說蓋不必問其國之大小大抵說施於邦國者皆是為邦之事也亦也二句雖是許其才亦

聖賢也如開初告

下論

三

要點出赤之能讓意孰能為之大大字是因他小字套出來只註無能出其右意便是勿泥作大相亦不可謂小指臣大指諸侯蓋三子志為耶不是定要做諸侯只任諸侯之事便是為邦了此小大二字只以禮樂優劣言蓋相本無大小赤言小者特自謙劣於禮樂耳小字既是劣於禮樂意犬字即是優於禮樂意

或問點既問求為邦便足証由矣復問赤者何也蓋點疑由是不讓為邦故以求問然天子只說求亦是那而不說求之能讓故又問赤及天子說出大小二字則自居小相

非讓而何點始釋然矣

顏淵問仁章

通章以克己二字為主首節言其綱次節言其目而顏子請事則總承綱目而言通章功夫都在心上說方見孔顏心學克己之已對禮言由己之已對人言本文原自明白非禮不視等克己也請事斯語由己也不須添一註脚矣不曰私欲而曰己者何凡私欲附形骸而起者也故註曰身之私欲如下文耳目口體之能視听言動是身而視听言動之非禮便是私欲今只當私欲字看新說已作形骸

四書也如開初告

下論

三

之已形骸之已亦包在私欲內但專主之則非○克如克敵之克掃除廓清根株盡拔不使絲毫未淨之意此是斬釘截鐵功夫在心體上要說得極極極細○或問克己功夫必因其動而後理欲之幾始分方知所決擇用力朱子曰若待發動始克不亦晚乎發時固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仁與禮非二也仁是天理渾全處禮是仁中條理如下文視聽言動一、皆有恰好天理便是禮也切不可仁為心禮屬事克己有功未復禮無功夫已克禮便復禮復便是仁更無兩層為仁為字不

有力猶云此卽是仁爾○譬之仁猶王者一統之天下禮  
則其一統中之星分畿省府縣也一旦爲寇賊竊據吾如  
克去寇賊則畿省州縣復還故物而依舊是個一統的天  
下矣○一日克已復禮以成功言是真積力久至於一旦  
而已無不克禮無不復也天下歸仁註作稱許太淺還就  
心體上看只是滿仁之量不主放言仁之本體原是通天  
地萬物爲一體的一向爲己私隔了一旦已克禮復則天  
地萬物復歸吾一體之中益完全其天地萬物通爲一體  
之本體便是天下歸仁不必說到立達相通痒疴疾病相

聖賢足圖初告

下論

三

關上去此便是落後一層了○上止言爲仁此點出天下  
二字正見是仁之全體處天下歸仁只就我心見得與天  
下不隔便是天下歸吾之仁內有其理不必有其事○爲  
仁由己此爲字指克復言與上爲仁開闢說者不同此已  
字是自已之已與上克已作私欲說者亦不同爲仁由己  
言克已復禮皆要自己實力而非人之所能助也只重由  
己而不由人意輕顏子決非推諉於人者緣上面說個天  
下歸仁便說開了故隨說爲之却由於在己此句煞甚緊

策

四非禮不但淫聲邪色等項只少有出入不中天則處便  
非禮四勿亦要看得細俱從心上勿也如非禮勿視非禮  
勿聽非既視聽而後禁之亦非但目不視之耳不聽之而  
已要勿有欲視欲聽之心最須體認要在於一念獨知時  
先已了然曰如此則爲禮之視如此則爲非禮之視一涉  
非禮必不萌一欲視之心也如此爲禮之聽如此爲非禮  
之聽一涉非禮必不萌一欲聽之心也此所謂明以察其  
幾微以致其決也如必有欲視聽之心而後克則亦晚矣  
則亦非所以語顏子矣言動做此四勿雖禁止詞然不可

聖賢足圖初告

下論

三

講似強制了作文不用禁字更妙○又勿者非閉眼塞耳  
緘口株守之謂只心常精明不爲牽引便是○視聽言動  
之非禮不必當境始有今人靜坐一室一念偶馳則種種  
妄相恍然現前顏子固不至是藉令不期而遇如淫聲美  
色必且疾趨而過或退步走回又或閉目掩耳惟恐不及  
豈不幾成迂腐可笑要亦此心不爲之動而已雖有視而  
若無視雖有聽而若無聽而已故論四勿功夫只於此心  
分明處嚴加檢點關防間居勿令其竊發當境勿令其深  
着將有我之私刷去悉盡心體上潔潔淨淨完完全全一

天理此正是克己復禮爲仁

仲弓問仁章

此亦是勝私之學出門二句是敬以存心已所二句是恕以推心在邦二句是敬恕之驗語之使知自考○仁者人心之天理也敬則心不放私意無自而入恕則心不隔私意無自而出故曰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出門使民舉至易忽者以見心之常敬非只敬此二事也二大字亦宜體出出門之敬如衣冠必正瞻視必尊之類使民之敬如匹夫勝子顧畏民岩之意然此只重心學上講不必多填事

四書是問初告

下論

三五

實上二句重兩如字下二句重一勿字邦家無怨緊根私意無所容來分明說邦家之人都無怨尤於我聖人教人着實下手用功把此做証驗非是要仲弓計後效也重自考便是邦家無怨與天下歸仁一意但氣象有廣狹仁之爲體一物不容而萬物皆備者也自放佚之私入而內乘爾我之私入而內隔而仁體虧矣敬恕皆是勝私功夫俱本心裡說○主敬者保養此心之天理行恕者發揮此心之天理總一個理一個功夫○功夫不在出門使民時直是無時無處不奉持此心今常惺惺在這裡○主敬

是要此心本體處常惺惺不懶散天理方存得佳恕是將此心體貼人已之間不使私意間隔此皆是漸漸消磨的方法與克復合下便拔去病根不同

司馬牛問仁章

仁者其言也訥虛虛主見成說不可說仁者要訥其言註心存不放是體下意解未可用出若有所恐而不易發是正解爲之難爲字泛說不作爲仁難字主心言兢兢業業不敢易視之意註云心存故事不苟是心存又在爲難上一層了殊覺添設看來心存只在爲難內難卽其難其

四書是問初告

下論

三七

慎之難正主心說得無二字是自然意不待強閉而自有不得不訥者在也蓋人只一心心存於爲凜凜然若履冰若取朽則爲之此心言之亦此心不敢苟且去爲又安敢苟且去言一難便齊難了若作顧其行說又涉有心去了○訥與訥不同訥是怕說得多了行有不逮有意者也訥是心定後自然持重不妄發大抵根本上着力的人枝葉自必

司馬牛問君子章

憂是煩惱對樂看懼是驚恐對安着不必分先事臨事二

意相須俱是變故之來而有惕於心不憂不懼在心體上看亦主見成說平之再問亦疑不憂懼為強制夫子明其出於自然內省不疚主平日言非臨事變時去省也又主成功言平日所為內無妄念外無妄動內省已無愧作了不是方用功去省也憂懼不自我招雖有可憂可懼之事可以理自信患難死生安能入其心哉理順者心自安何憂理直者氣自壯何懼兩何字見自然意註中自無二字可玩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二句可與此章參看○時說有把此章與君子坦蕩蕩一例看者細玩語意自足不同坦

四書是問初告 下論

天

蕩是籠統說君子心體是個無入不自得的此着憂懼二字分明是指有可憂懼時候說坦蕩語氣寬閒此語氣緊策細味之自見

司馬牛憂章

此章見人當修己以聽天首節牛憂無兄弟次節子夏言當安天命末節言當修其在己人皆有兄弟要見無故意朱子曰桓魋欲弑朱公欲弑孔子其惡著矣而其弟子頑子車與之同惡此牛所以憂也憂只是憂其為亂不必說到將死命以一定之數言天以不齊之遇言言外見兄弟

之有無亦天命也且奈之何此亦子夏大概言凡事有定分耳不必因死生有命句便解到憂其將死處敬與恭總屬一心此心在持已上兢兢業業不敢有妄念妄動便是敬本此敬心去待人禮貌謹謙便是恭無失是常常敬意故註曰不間斷有禮却是不足恭意故註曰有節文皆兄弟以愛敬我言註如字不用何患無兄弟此兄弟指自家親兄弟主感化說通章重此節子夏此言分明欲牛盡恭敬以感化其兄非欲其舍了自己兄弟認別人做兄弟也意謂君子若能恭敬雖四海之內感動得他愛我敬我都

四書是問初告 下論

三元

子張問明章

子張問明或者驚於高遠而於人情反不察故夫子告之以此言汝欲明只就人情物理上明得便是明即此明得便是遠何必遠求都是因其務外好高之病而藥之○淺潤膚受俱是假借語正意只是漸漬不驟急迫切身不行非我不行他是我能察他他自不得行也質言云不行者無心照物而彼自不行也意亦好下段只疊上文以致可譬之意言明至此盡矣即可謂之遠矣蓋就明而贊其至



非謂明不足以盡之也亦非明外又有遠遠字時說俱云積於歲月之久及謀於千里之外者皆能察之似將遠字認作時之久遠地之廣遠了殊未通據証解遠字云不蔽於近看來遠近以心言近字猶云淺見遠字猶云深識只是吾心空空洞洞十分通透無一分遮蔽便是矚深廣遠的識見不以時與地言註云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只是難字上見其遠

明處全在不行上須理會得如何能不行方曉得明人心本來自有明覺到被人欺瞞去不是人能欺瞞得我都是

四書是問初告下論

三

我心中私意紛擾本體上不光潔不靜定可以間而投可以激而怒所以浸潤膚受能行得我除是我本體上光光潔潔靜靜定定任他許多漸漬急迫我以虛照之如鑑照物當立斷即立斷萬般搖惑我不得當徐察即徐察一場震撼我亦不得如何能行即此不行處不但能曉得他外面奸巧情狀并曉得他內面微暖心術豈不是明豈不是遠

子貢問政章

通章作聖人盡信說首節言政有三大經下二節就三者

而審其輕重也口只是審其輕重不重在濟變上○首節三平看三者俱是一時施出去非兵食足後方施信於民也註意但謂兵食既足教化乃得行耳然後字不必泥三事俱要見是為民食者民之天兵者民之備信者民之心足食足兵二足字要見十分完足意據註倉廩實武備修則二足字是舉成功言看來還有功夫在倉廩是民間倉廩當時寓兵於農兵少只在民間要切當時事說民信之矣是民之信我須先說我施信於民以倡民之信民信主實心親附不離呼說如居常有尊君親上之心遇變有犯難效死之義是也去兵之故註中說明去食句且虛所以去食之故在自古二句民無誠信之心雖生亦死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民既不能自立又安能賴之以立國註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二句好○大抵兵之可去食之可去都謂其有信在耳微信怎能去得去食不是坐定必死分明是人心未離信義愈明枵腹而守孤城亦有獲全之理萬一不幸而死則寧以信死無寧以不信生信之所係豈不大哉非束手無策坐而待斃也無信不立信字須以處變要切不得已時講若泛泛說便與上意不相蒙

四書是問初告下論

三

棘子成章

棘子成之論主於矯世重文必不可留恐文以滅質也蓋  
有得夫子寧儉之意者子貢之論主於持平重文不可盡  
去欲留文以輔質也得夫子彬彬之意者二子之論均為  
質計俱有益於世道不可說壞了蔡虛齋云本文君子俱  
以德言文質泛說包得廣不專在禮儀上首提出君子二  
字便見有維風易俗之責意玩而已矣三字就見得不必  
用文意了下句特足上句耳子成之意便要一些文都不  
用了子貢意謂文去了質亦難以孤立文如何盡去得故

四書世是國初告

下論

三

已下都是破他欲盡去文之意意主救世故曰君子言過  
於激一失不可追故曰駟不及舌有此意乃失此言所以  
可惜惜乎通貫夫子之說二句要連說方見可惜意須知  
子貢却是因他重質而與之但惜其存質去文之說太甚  
耳不是全不愛他以上意融說不必將上文分貼蓋彼  
亦原是一意文猶質二猶字只用註不可相無貼之不用  
註等字口氣亦要抑揚重文不可盡去一邊君子小人無  
以辨君子謂士大夫小人謂野人也無以辨是說縉紳章  
與草野朴陋者同一家數看來此只重雅俗相混意時

文乃云無以辨等威則意又差○看此節語意與質勝文  
則野之論無異

姚承菴曰虎豹之鞞二句不是說君子小人無辨子貢之  
意只是說文如何盡去得如虎豹徒存其鞞則所謂貴者  
安在亦猶犬羊之鞞而已蓋無鞞則毛將安附徒鞞亦無  
以顯其為虎豹也重在虎豹一邊以見文之不可去也人  
但見此章有二君子字遂生箇小人來不是猶犬羊之鞞  
不是與犬羊無辨言其不足貴亦猶犬羊之鞞耳見毛之  
不可去也猶字要看得好

四書世是國初告

下論

三

哀公問於有若章

此章是足國當先足民通章以盡徹句為主末一節正發  
明首二節問答之意犬抵哀公問意始終在足國有若答  
意始終在足民  
首節註加賦字勿露出次節盡徹乎亦虛講勿露厚民意  
徹字不必詳其制只在賦稅上重民得其九公取其一上  
要知魯自周公以來原有井田徹法自宣公稅畝亦不曾  
廢了井田只是徹法外又加履畝之稅今但革去履畝之  
稅便是依舊行徹了二吾猶不足乃明示以欲加賦之意

百姓足二段一正一反是申明徹法之可行以終上文盡徹之意也百姓足根徹法行來百姓不足根徹法不行來孰與不足只依註不至獨貧不能獨富在輸將上說兩箇與字宜別上孰與有不忍意下孰與有不肯意

子張問崇德章

崇德辨惑是心學高明處主忠信是有真實欲為善之心徒如徒居之徒將所為未合宜處遷徙合宜崇德功夫全在徒義然不實心為善如何能着實下功夫二意俱重須串說內主忠信以為之本凡見義即實實徙而從之則天

四書是圖初告

下論

三四

下道理皆為已得日新月盛巍然高大矣註中本立日新人在崇德內崇德如造九層之臺立本是立下基址日新是日加積累次節愛惡只作一人看既欲其生二句即根上二句覆說而斷其惑非深一層也上二句重兩欲字下二句重既又兩字既字又字只要形容他惑亂意出註惑與惑之甚總見是惑意勿泥作二層猶云只一箇人不知當初緣何愛他這等今又緣何惡他這等條愛條惡後先靡定看來都是心體昏惑私情用事以故擾亂至此耳惑以心體言與于造化生死之無無預不應十分泥着生死

二字知道惑即是辨不須復說辨之方要生死亦只舉重而言窮通得喪皆其類也

齊景公問政章

此章即正名之意蓋君臣父子皆名也君成個君臣成個臣父成個父子成箇子豈不是正名然君何以能成其君必盡君之道方成其為君也臣父子皆然每句都有各盡其道意在講語須暗切註中時事言但勿太顯露方妙四者雖並言要重君父上責成景公意如君及君道乾綱握矣而臣又循其冠履之亦父盡父道寵愛絕矣而子又安於世四書是圖初告 下論 三子

及之序景公問政原不是泛問蓋志患陳氏也夫子正暗指時事告之景公便自覺得時事不好一聞其言不覺凜然感動國家雖富米粟雖多吾終不能安享以國之滅亡無日也

片言可以章

註中服字養字可用作骨總是服人者必有素養也片言猶云不待其詞之畢也是非曲直判然兩途所謂折也可以字在人信服上見其由也且勿露忠信明決至下節方可用出然亦須暗會忠信明決意埋了下節根子○夫

子所以與由能折獄處雖是以其忠信明決然却未嘗明說出門人識得此意故記其素養以証之無宿諾以平日言也踐諾見忠信意踐見明決意由是以之折獄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敢欺○片言折獄不是子路的實事乃虛借其詞以贊之如不恥緼袍之類可以二字當味蔡虛齋曰忠信明決該得廣無宿諾是其中一事然子路之全體因此可識

### 聽訟吾猶章

聽訟兼明與斷說吾猶人也只見得聽訟不難雖丘之不

四書也是開初告

下論

三六

敏亦可猶人則不足貴可知必也二字是必如此乃可貴意使字最重不是驅使之使乃潛乎默化意須道德齊禮方能之

### 子張問政章

居行雖分內外無倦以忠總是純心居字如以心為宅而存此政於其內無倦始終如一重終如其始以忠表裏如一重表如其裏

### 君子成人之美章

成人是完全成就他不使他或墮於始進或廢於半途

### 政者正也章

政者正也是解釋政字義內兼正已正人無妨但要閉關說下句則歸重康子身上自與上意不相碍正字兼內正心術外正施為孰敢不正兼朝野子帥以正要切康子身上在振紀綱正名分上說更好

### 季康子患盜章

季氏竊柄盜於國康子奪嫡盜於家明是教國人以竊此盜之原也不欲是以廉恥自勵禮義自持要此欲字亦包得廣凡有所覲覲僥求皆欲也雖賞不竊是假設之言只是甚言其決不肯為盜耳無真賞之理

四書也是開初告

下論

三七

### 如殺無道章

殺無道以就有道殺那無道之民使人有所驚懼勉於為善便是主保安善類說就乃趨就之就子為政三字不虛便是主張在手意政字便有政者正也意在內子欲善欲字深看猶云真心好善也便有躬行以率之意不作欲民之善說語氣云子只自家欲善而民自感乎正形容從欲之妙不假驅率也君子之德三句只是申明欲善其善之意當就正意影講不作譬喻君子泛指在上人言凡人

泛指下民言二德字只虛說猶言君子之分小人之分耳非躬行心得之德勿作善字君子主感故象風小人主應故象草此二句只開開說個感應之象草上句則實言其有感必應之象而見其機之決也重感一邊

子張問達章

達主務實開主務名通章全是尚實意子張問達不是問何如叫做達乃是問如何方能達也據下文子張以家邦必聞叫做達了但不知所以致達者操何術而可註中德乎於人而行無不得乃是朱子據正理解不可入子張口

四書也是開初告

下論

三

氣內若體子張口氣處達字只空空說何哉爾所謂達是先問明他如何叫做達下方告他所以達爾所謂達三字宜玩見達自有真不審爾所謂達是認何謂耳是聞也非達也且虛註誠僞字留下節用若出此二句且在字義上辨達者自我達彼之謂聞者使彼聞我之謂質直以心言好義以事言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總是一意以接人言質直有兩說一說質朴不浮華正直不邪曲是平說一說質字即註主字直字即註忠信字以直為質即以忠信為直也俱可從義是事合宜然好字亦根心來質直之人又

不可欠員融故當凡事義之與比而心誠好之或執義之經而事有定理或通義之權而與時推移皆是察人之言或是我或非我觀人之色或喜我或憎我皆主自考言如云驗我之立心果忠信行事果合宜否也不是迎合人情慮以下人據大全云與上句是一件事下人字不主禮貌

言主心言蓋察言觀色常見我之有所不足而人之足為我資故雖惓惓觀察而猶必思以下人思以下人云者不啟謂人莫我若也如此看方得旨句句要箴切于張病痛子張務外少誠未能質直才高意廣未盡合宜好高自是必不去觀察下人達是行得通利無窒碍本於孚人情來而孚人情又本修實德來色取仁色字不限定見於面者只作外貌字看仁字不必作心之德愛之理只輕淺看取是襲取行達只依註作行背乎仁說朱子曰色取仁而行還不惟是虛有愛憐之態如正顏色而不近信色厲而內

四書也是開初告

下論

三

德皆是看來他非不欲假於色併假於行但事事合理則又無以自便其私故不覺違背了去蓋色為虛而行為實質處却全假不得居之之字指仁居認假為真居之不疑是他有心欺人如此彼蓋曰我先自疑則人孰不我疑不

得不先自信耳蓋既有所託足不復有所退步這就是取  
的深謙暗局純是一片粉飾用事到底如此哄弄人人亦  
被他哄過色取仁與質直反行違與好義反居之不疑與  
觀察下人反然亦大略如此不必太拘通章聞達都要在  
心上辨

### 樊遲從遊章

通章以心字作主得於心之謂德匿於心之謂慝疑於心  
之謂惑皆是心學故夫子善其切於為己亦要見時方游  
息而不廢問業意崇德是全其心之所本有修慝辨惑是

四書也是問初告

下論

四十

去其心之所本無總是存天理以去人欲○事與得即切  
崇德講崇德工夫謂之事德之能崇謂之得先是急急加  
工夫後是全不計較先事則有真積之力後得則無正助  
之弊故曰所以崇德蔡虛齋曰先事後得只是心力專一  
工夫無間必有事焉而勿正的意思有此事必有此得但為  
事先計功則心不專一以有利而為者必以無利而怠德  
何能崇惟汲汲焉畢一生之精力以圖其事而不會以求  
得之心分其精進之心則功深力到之後德日疊疊高大  
而不自覺矣不曰德崇而曰崇德見這先事後得之心正

所以崇其德而使之滋長也作文不可把德字倒在崇字  
之上○攻專治也專字要認無攻人之惡句輕只是心專  
於自治然不暇去攻人不重恕以待人上無攻人無字最  
有味先要認得慝字分曉那無字便有力慝惡之匿於心  
者若顯然過惡亦易掃除惟心曲隱微之惡千頭萬緒似  
有似無一向不去理會他那頭緒渾然不見若真理會時  
但見前念方息後念又起此方按伏彼又跳梁雖欲攻人  
暇乎忿視之身親孰為重乃不能忍耐一朝之忿甚言其  
忿至小非有終身不可解之仇也忘身是舍死與人闖忘

四書也是問初告

下論

四十一

身因以及其親及親是連累其父母也分明是見理不透  
輕重大小如此倒置故曰惑唐荆川謂忘身及親只是舍  
死計較他雖至忘身及親亦所不顧此正惑之所在乃致  
禍之由非云禍已至忘身及親也  
先事後得舊有二說一說只是心力專一功夫無間而義  
理從此日新即所以崇德是後得正所以專其先難之心  
也一說只是汲汲進修更不知此外有何功效是心體純  
一處即此心體純一即是德之高明處是之謂崇德則後  
得者所以純其先難之心也看來此二意俱少不得的崇

德必須積累功夫若急於計效則必至以正助生作輟是  
以恣而隳吾德也德為天理一萌計功謀利之心便是人  
欲了且不得謂之德安所致崇此又以雜而隳吾德者也  
惟是先其難而後其獲則心純而不雜功專而罔間日積  
月累德自進於高明廣大而不自知矣如此講乃為完備  
須知心純而不雜則其功專罔間者乃為真功夫作文只  
於專功內點出不雜意亦便是

樊遲問仁章

此章不可以仁智平說重在智不悖於仁而乃所以成其  
仁上首節愛人知人是心體發露出固是仁智之用然夫  
子口氣中不必說出因用可以見體方渾融樊遲未達只  
是疑智之有妨於仁勿例說仁有妨於智蓋智者知人則  
分別賢否賢者愛而否不愛矣豈不有妨於仁耶舉直節  
勿照註分別智仁出來如此則樊遲達矣須淨說點寓智  
以成仁之意方妙夫子下一使字見得智之有轉移曲成  
處正是仁也但不可說破樊遲不流舉直錯諸枉只疑能  
使枉者直一句何謂也專指能使枉者直句意謂舉直錯  
枉是為知人之智吾已知其所謂矣而使枉者直似若無

四書以正初言下論

望

與於智不知何所謂也富哉言乎只說不止言智勿明說  
出兼言仁舜有天下節正明富哉言之意只把舉直錯枉  
能使枉者直的道理說得闊大些以見是不止言智非就  
是說知兼得仁也兩選字正見用智處舉舉陶舉伊尹是  
舉直也錯諸枉不言可知本文衆字正應諸字不仁者遠  
主感化說正所謂使枉者直也口氣猶云帝王所以陶鑄  
天下者亦不外是舉錯這個道理豈僅僅止於言知哉樊  
遲因兩箇不仁者字偶然觸其問仁一事乃悟夫子兼仁  
而言矣子夏還是彷彿會意未必實實猜着兼仁而言作  
文須露智明白而仁字則俱泐於略點以見富哉之意不  
直講破仁字此章只論仁智合一的道理其舜與湯不過  
借來引証不得把帝王作主

子貢問友章

友字作文字看問友是問交之道忠告善道是一時事不  
可作兩層看朋友相規誨只忠告便了善道者善其所為  
忠告也二句緊緊一氣說忠是一段真懇忠愛實實欲成  
其友之念頭其告也告於心之所欲盡非徒口頭無隱諱  
只恐慷慨其詞嫌於過激而難受此心畢竟不盡何以言

四書以正初言下論

望

愚曷若出之以從容異順庶吾之言漸漸入友之耳這便是曲盡其心善道正是善弔其忠不可則止二句又是善藏其忠忠字作主不可作不合看止是止而不言以數而見疎卽是辱辱字猶俗語云沒意思了辱而曰自者我自取之之意忠告善道如此可從猶不可則止不可則止非棄之也機未投且俟之尚可後圖若數而致辱不惟重友之過且恐是友因此得罪自絕無可望矣始終是欲成就之

君子以文章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論

四書

兩句俱重友字以文會友是以詩書六藝之文合聚朋友共講習討論也不是空空會之卽註明道意以友輔仁仁是心之德輔字兼薰陶切磋二意資其薰陶使天理日長資其切磋使人欲日消新說仁一串看文卽仁之散見以文會友正欲以輔仁

子路問政章

首節言政本於身下節言政要諸久先之云者如欲民興孝我先行孝是也勞之云者如欲民耕田難說我亦去耕田但我身子也不可閑了如循行勸課之類卽勞於民事

無倦只在先勞內是不益之益也常常先勞卽無倦要見得不徒奮一時之意氣而進銳退速方切于踏病新說有謂上節從身上看下節從心上看非也所謂先勞者豈徒在形跡上塗飾乎便自有心存其中了夫子但因子路請益便窺見其有不能持久意思故示之以當持久耳非有益於先勞外也若子路不求益只先之勞之已盡了

仲弓爲季氏宰章

通章以體字作骨爲政要識個大體所在首節三件平看皆宰政之大體而下節共知共舉又舉賢一事之大體也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論

四書

通章只從行簡二字發來問政是問爲宰之政下面皆切爲宰說勿泛先字對後考其成功說有司各司一事者小過是指百姓的小過舉賢才還是舉而進之於朝卽古鄉舉里選是也不限定舉作有司焉知照註加盡字仲弓非患全不知只患不盡知舉爾所知三句勿作倡率說只是爾所知爾舉之爾所不知者自有人以舉之矣亦不作人舉而薦之於我看來夫子語氣只是告以盡其在已還重舉爾所知一句爾所不知二句輕舊說有重用心上說者願亦可依



衛君待子章

首二節言衛政先正名下因子路迂之而詳示以名之當正也。正名二字是一篇綱領。○待子是委心而聽意然亦設言非實事也。何先以何者為首務而慰衛君望治之心也。名是名號。正名正君臣父子之名。使名當其實也。本君身說正名雖是為輒稱祖拒父而發孔子口氣中只須含蓄泛就為政道理上言。切不可明說出據國拒父等事。時衛輒已立十一年矣。子路以正名之說事決難行。故以為迂矣。其字與上必也。正相應。言為政自有救時急務。奚必區區以正名為先乎。野是粗心浮氣。思慮欠沉潛。識見欠精密。而談吐欠從容。君子正對野字看。闕如對率爾看。是不敢輕議事。意君子於所不知則闕如。而不敢輕議。蓋固是定於一。苟知者言之不知者議之。則搖矣。此君子所以慎議。由於衛事能深知耶。何易言正名之迂也。以下反覆明其非迂意。

名不正二節是反言名之不可不正。故君子節是正言名之當正。一反一正無兩意。總是明為政必當以此為先。而非迂也。名不正三字是一頭腦。只是名不正了。那言不順。

四書也。初告。下論。

四七

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一齊都到無漸次。特節節推出耳。○實是父乃不父之實。是祖乃父之。此名不當其實。便不正矣。言字不泛。節指稱名之言。說如君臣父子是名稱之。為君為臣為父為子。是言若名不正。則稱在口中。便遂口。故曰言不順。○事是一身所行之事。與下文政事。事字不同。事不成。要看註云。無以考實而事不成。如實非君臣而稱之。為君臣。何所考實。而成箇忠孝的事。非父子而稱之。為父子。何所考實。而成箇孝慈的事。考實是按其實而踐之之意。○又云。言既不順。依這等

四書也。初告。下論。

四七

做去把父做仇。把祖做父。而考其實。則父原不是你仇。祖原不是你父。其實俱不是。故曰無以考實。而事不成。事者如其言而實行之也。事不成。不是事不成。就縱是事成。就也不成。箇事體。叛常拂經。壞法亂紀。如此。則禮樂不興。方說得去。若事不成。就便不消說。禮樂不興了。蓋禮樂原即事而存。不出三綱五常之外。○事不成。雖承言不順來。而病根實由於名不正。以下做此。俱用名不正貫。○禮樂指一身之禮樂。觀註於刑罰不中。處始云。施之政事。則禮樂屬身矣。禮非儀章之謂也。事得其序。如君臣父子之間各

有條理不顛倒錯亂便是禮也樂非音節之謂也物得其和如君臣父子之間相與和樂不乖忤便是樂也事既不成便顛倒錯亂而無序謬戾乖爭而不和禮樂從何處而敷施故說不與言禮樂自此廢弛也折衷云禮樂是正那事的理事不成則連那理也沒了最精○刑罰亦政事中之一事是國之法也秩序是法而定之等者此禮刑劑是法而歸之當者此樂刑罰與禮樂原不分之為兩禮樂既不與是身之所行全沒道理真性已無和序而舛錯乖戾則施之刑罰當刑者不刑不當刑者又加之刑皆由於廢

禮書也足圖初告

下計

道理而任意恣睢安能中其當然之則註云施之政事皆失其道獨言刑罰不中者舉最重者言也然觀無禮樂之朝必妄加刑罰則禮樂刑罰相須最關要○刑罰不中而惡者倖免善者反罹則民將欲為惡而惡不可為不能舉其手足以用之於所趨安所措其手足乎至於民無所措手足國之危亡無日矣名不正之弊一至於此為政者可不先正名乎自言不順至禮樂不與就害及自身言自刑罰以下就害及民言註中二事字上以屬於已言下以屬於民

言○故君子節要提起名之二字有程文破云君子知名之為重所以謹稱名也最分曉蓋兩必字是期必務要如此之意惟其期必正名故無苟于稱名上下兩截只是一意必可言必可行即是無所苟言以稱名言無所苟即作稱名無所苟非歸重言上也無所苟體貼註中實字講只是名當其實便無苟若名與實違便是言苟苟即假托糊塗之意言一不苟則事必順而禮樂刑政皆不苟矣而已矣三字極重乃收拾一篇之意見得一正名便都了此外無餘事也本節上二句不宜重做正意只重末二句

禮書也足圖初告

下計

樊遲請學稼章

此見君子學當務其大之意樊遲之見是欲業小道以自泥其致遠之用故夫子以兩不如拒之不如非不及也只是不似意言吾儒之學術別有在與老農老圃不同下上好禮一節正發明吾不如農圃意思非有加也新說樊遲見夫子志在四方終不得民而治不如遜世為高所謂不得於朝則賦畝意也○夫子猶恐其未喻兩不如之意故因其出復以小人斥之此小人非對君子看乃對大人看益儒者備大人之事不治細民之業若學為農是農人而

學爲圃是圃人而已註引孟子有小人之事來証得妙  
○上好禮一節正教以當學大人之事也上指大人以位  
言禮義信俱兼本之心身而達之政事者言好字重看好  
禮則根心之敬而達之乎品節文章之盛皆禮也好義則  
根心之制而達之張弛舉措之宜皆義也好信則根心之  
誠而達之乎條教號令之不敢欺皆信也只重禮義信民  
之應輕看用情是致其誠實而無携貳意民服是服其合  
宜不心非巷議意敬服用情俱以心言舊說上民字指近  
民言四方之民方說到遠處看來上面三個莫敢不已包

四書也 國初卷下 下論

五十

遠近了下面抽出言之耳四方之民卽敬服用情之民禮  
負而至敬服用情之驗也焉用稼謂稼之無所用耳不必  
說代耕有人只我自有大道可用以收拾民心稼圃非惟  
不屑爲亦自不用爲矣

誦詩三十三章

此言誦詩者貴有用也註本人情四句見詩有資於政其  
言一句見詩有資於言不達不是全不通曉只有所拘滯  
不能隨方措置員融通達便是不達不能專對不是一詞  
莫措只以待介紹協贊不能自家以理折服人亦不說到

強取禍柔取辱土以用也爲語助詞言雖多亦何用看來  
不達不能專對都由平日讀詩無躬行體驗功夫只口頭  
誦過故無發揮之用耳誦字却是不好字面

其身正章

指爲人上者言令民爲善亦不可廢但身爲本耳

魯衛章

兄弟猶相類魯衛本兄弟之國魯之初尊尊而親親衛之  
初明德而慎罰何有道也今魯哀君不君臣不臣衛輒父  
不父子不子其綱常政體都無優劣故夫子歎之作文只

四書也 國初卷下 下論

五十一

以紀綱法度紊亂切政上虛講不可用魯衛事實失聖人  
渾厚之體要知夫子此歎實是諷之使變今日之魯衛以  
至於昔之有道意

子謂衛公子荆章

此節全是爲人臣貪黷者戒而舉子荆以風之註循序有  
節二意只重有節意楊氏註其欲易足句亦可玩通章當  
以知足二字作主居室猶云處家主治生言也要見子荆  
乃世祿之家易至怙侈滅義處之猶難三有字正是室之  
所有凡財貨器用皆是合是聚集未齊備完是齊備無一

欠缺美是不但齊備又精如工緻始有即合少有即完富  
有即美知足意却在何處見人但知三苟字重而不知三  
矣字重苟即俗語將就的話矣便有勾了罷了之意始有  
而曰苟合便以始有自足不復知始有之外有少有者在  
少有而曰苟完便以少有自足不復知少有之外有富有  
者在富有而曰苟美便以富有自足不知富有之外更有  
可求者在見在即安未來不計故曰其欲易足三個曰字  
是諒其心若將曰非子荆口上語也

註云欲速盡美四字極體認得好夫人不知足都是被此  
四字吃累費了多少精神壞了多少名節公子荆生世祿

之家富自是其本分應有的然隨分常足不一計較營謀  
於胸中則過人遠矣

子適衛章

此章因感衛民而發王道之全富教泛說不就泥衛民講  
兩何加字尤見聖賢惓惓爲民之意

苟有用我章

當時以夫子道大無近功故莫之用夫子自度其用者如  
此下二句當直看用非是嘗試而使之委已舉國而聽之

也可字成字要認註云可言紀綱布也凡政大者爲綱小  
者爲紀布是初張其綱初理其紀也時講用完備字略碍  
成字有成治功成也治功不出紀綱之所致但於其初之  
所布者則有成就之功業矣如一歲之間僅可使養民教  
民之紀綱整齊俱舉至三年使民皆遂生復性是也期月  
卽是一年

朱子曰救亂世如調理久病之人豈有旦夕健旺之理可  
者興衰起廢革故鼎新大綱小紀次第舉了若至三年則  
治定功成化行俗美所謂至于道也○又曰聖人爲政一  
年間想見以前不好底事都革得盡

善人爲邦章

此爲世尚刑而發上二句只作引古語輕輕遞過至誠哉  
句方重發之善人百年二意俱重爲邦主治天下言百年  
不止一人以善繼善相繼而久也慘刻非所以養醇和而  
俄頃亦難以收功積善人存心愷悌立政和平已足薰陶  
乎人心而又世相培植慈良仁厚之念涵濡浸灌彌深故  
標悍之殘人默化而爲善可以不用刑殺矣古有其言如  
此看來實是如此也必是善人性本無惡自足化人亦必

相繼有漸人乃化之古人之言信不誣也亦可字如幾致刑措之幾字勝字重看勝殘則殺可去不平此夫子見世人以殺止殘不知以善消殘故思善人久道之化還是稱許他勿依時說致不足之意

王者必世章

此言王道無近功見當時求速效者陋也王者謂興道致治之王者非受命之王也此仁字與他處不同是教化浹洽無一人不貫徹底意思蓋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須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其化薰蒸透徹融液周徧以至四海之內無一人不歸於善如人一身之間生意貫徹四肢百骸無少痿痺相似故謂之仁○胡雲峰曰勝殘去殺者如能去人之疾使不至死仁則如人元氣渾全而自無疾者也

苟正其身章

當時政在大夫壞法亂紀殊甚故夫子惓惓以正身為言正身要見不悖綱常不踰憲度意從政是為大夫內有正人意在此與子帥以正章同意正人之人通指民說

冉子退朝章

此夫子維魯不欲其政終歸於私門也講要含蓄體貼夫子寓諷的口氣晏非日晚比常期為遲耳冉有對曰有政是實話但夫子欲諷他私議國政之非故反詞說此不是國政必定是季氏之家事蓋國政當議於公朝家事則議於私室今據爾議於私室又據我不與聞非家事而何使冉有悟此以告季氏知其私而歸之公收其家而還之國豈非一諷之力哉此夫子寓諷之意也此依註說最穩貼新說以夫子不肯以政之名予季謂議於私家雖政亦事實實作事講太鶻突非夫子口氣

定公問一言章

此言邦之興衰決於君心之敬肆而已通章當抑揚看不可平對與邦邊重為君難句喪邦邊重不善莫違句四幾字還是庶幾之幾但曰庶幾則有期望意故註解為期次節二為字重看須要真真各盡其道真真做得個君臣所以難而不易如知為君之難知字重看是真知非空空知也註則必戰戰兢兢無一事之敢忽意俱在知字內作文不必在知字外添設只就知含蓄無限意味方妙惟言莫違正是為君可樂處而上句乃云無樂為君者須看註他

無所樂句便明不亦善乎只云如此亦無害勿講似興邦模樣要之此二句輕不過引下二句耳

葉公問政章

此言為政貴得民心不是為政之效只照本文開閉說註被澤聞風在言外東處含蓄發之

子夏為莒父章

子夏規模近小夫子直以王道之遠大告之欲字見字俱在心內全是在心上戒他無欲二句且虛下正推其故達由此通彼之謂無序則先後緩急一齊施出必有壅礙

四書是圖初告下論

五十六

矣利非財利亦非專在利澤猶云便益耳利一方則小而利天下則大利一時則小而利萬世則太

中節

為政有許多事又要時候到無容速得譬如十日之程一二日就要到必敝車墮馬傷足而反不能到矣○萬全之利以小惠而棄者有之數世之害以小利而不顧者有之故君子寧以一物不致其澤為已病不以一時之利為已功○見小與欲速相因只見得目前小小利便處所以急要收效若是胸中有遠大規模自然急不得

葉公語孔子章

葉公論直以述之何夫子論直以心之真註天理人情總不外真心○隱與直正相反如何直在其中蓋直與曲對

者也當隱而隱雖欲不隱不可得也便自直截無委曲若當隱而不隱不是沽名便是避嫌便有委曲不直截○

直者信心而行愜心而止非徒直身而行也子父相隱適得子父相為之心天理上宜有此幹旋人情上宜有此轉

移故曰直在其中○此直字即人之生也直之直所謂本心之自然非徒直身而行之謂也父自然愛其子子自然

愛其父故互相容隱乃順此自然之心而發之其為直孰

四書是圖初告下論

五十七

大於是所謂直其心而自直其身也若証父攘羊乃矯揉此自然之心以賣攻訐小直之名其為不直孰大於是所謂徒知直其身而不直其心也○舊說於父子相隱下添出箇迹若不直非是相隱處正是不枉此本然之天性故曰直在其中

樊遲問仁章

以心作主居處三句存此心也雖之夷狄二句常存此心也五句一氣不可以無時無處平分又須總講完方找云如此則心存理得而為仁不可逐句分貼仁居恭是人事

不接時無事時此心無所作爲只可於容貌上着個恭敬  
則主一無適也註雖云恭見乎外敬主乎中然恭亦是根  
心而發於容敬雖至於心而亦寄於事不可截然分恭外  
敬內忠是以實心待人不是外合中離的意思恭是心不  
慢敬是心不肆忠是心不欺雖之夷狄不過甚言其不可  
棄耳作文只重發三者當守之終身無時無地可棄而夷  
狄帶言

勉齋黃氏曰能恭敬忠則天理常行而人欲不萌矣又能  
無適不然則流行而無間斷仁之爲道孰外於此

明書此 爾初登八下論

五八

黃葵峰云恭忠敬即仁也非恭忠敬之外有仁也仁渾然  
而已無可指名指出恭忠敬字以見仁也人試看恭忠敬  
時心中有一毫夾雜走作天理有不存者乎即此是仁矣  
若云持此以檢束此心方能仁則心一物仁一物因三者  
後心存因心存而後仁支離矣故仁專言之只是仁析  
則敬恕恭寬信敏惠義禮智皆仁之異名也此段說

精

子貢問曰何如章

此章重行已二字首節用世之才亦根於行已之志次節

立本才不足亦近於行已之有耻者三節本末皆無足觀  
猶愈於行已之無耻者故皆可以爲士末節今之從政只  
因行已上全虧了有才無才俱不足論矣○志有所不爲  
不是全不爲是操行之際常提撕一點耻心以綱常名節  
自砥礪凡蕩閑踰檢戒靈明愧獨知之事皆有耻而不爲  
不辱君命據註不專主能言上亦本恥心運用有招不來  
麾不去不依阿泆恣以喪節蒙羞而主君之命且有光而  
不辱孝弟者固不足於才然宗族鄉黨之稱不是迎合以  
借譽要名實實知他有聚順之情故稱孝有克讓之忱故

明書也 爾初登八下論

五九

稱弟完此孝弟立身之本已植但此行已有恥亦狹些二  
稱字要見有實德信果二字無病病在必守經經正是狀  
其必信必果之心之堅確經經小人勿太說壞了蓋員融  
則變化無方故爲大人拘泥則執一不化故爲小人註識  
淺以所知言量狹以所守言李卓吾曰言必信行必果也  
只爲不肖無恥此意最好此等樣人雖淺狹然猶知自守  
與肆言縱行者自不同故亦可以爲士之次今之從政勿  
指定魯三家何如言士之品大槩魯三今之從政者其於  
三品何居子貢便寓有不滿之意在斗筲主器量容受說

蓋他胸中所容受者止有世味更無道德止有俗情更無名節故以斗筭借言

不得中行章

此通是夫子思中行意思狂狷正以其可為中行也中行是有高志而行又能踐之有定守而識又能通之無過不及可與傳道者也必也狂狷句且空講下正言所以取狂狷之意進取與退託及看主志言有所不為不屑不潔之意主守言激勵裁抑不分狂狷全要看註中非與其終於此一句蓋狂狷可進於中行進於中行方可傳道

四書也足開初生

下論

六

南人有言章

此章總是戒人無恒正是思見有恒意上重無恒之不可作下慨其由於不占若曰恒德一喪無事可為以此反觀內照何等愧怍而可羞奈何不警於易辭而以無恒為戒哉通章只是一意莫分立業遠差看

註云恒常久也看來此恒字與論上思有恒之恒同孟子之言恒心是也一切浮念皆無常惟真心有常故名曰恒因註中常久字做不徒業看非是恒德正是可為善人可為君子可為聖人處○交鬼神而無恒則神不享治疾病

而無恒則人不敢寄以死生南人之言只就巫醫論夫子善其言當推開說巫醫且不可為况其大者乎如修德不

恒必敗德而天下無道術建業不恒必隳節而天下無治

功蓋無所用而可者或者非一人之詞言人皆得以羞辱

奉而進之言無往而不羞也占易者占之以心不徒在象

爻尸策上玩而已矣三字有令人深省意聖人提醒人心

只在一占字不占猶言不曾把那無恒取羞的道理着實

在自己心上體驗一番○這不占要把孟子桐梓章弗思

二字來參看便明孟子說愛身不若桐梓使誠思悖謬至

四書也足開初告

下論

六十一

此雖欲不善養不可得矣不恒承羞誠思污穢至此雖欲無恒不可得矣

君子和而章

此和同就君子小人與人心相合處說與周比就用愛處說者不同宜細辨之君子與人心相合處合以理也小人與人心相合處合以私也湏以是非可否觀貼理之所是而我非之雖眾非獨是畢竟無乖於人之公是理之所非而我非之雖眾非獨是畢竟無乖於人之公非無所乖戾故謂之和俗之所是我也亦同其是俗之所非我也亦同其非



專務同倍不能立異故謂之同要見相似而實不同○和者不立異亦不尚同惟其理而已同則只有同俗一邊○君子只是個和便是其曰不同言不如小人之同耳非待加不同二字方能足和之意也不同就在和中看出無兩層下句亦然○和是公底同同是私底和只這一事自有公私

鄉人皆好章

此章以類字作骨子貢但稽其好惡之同夫子却稽其好惡之類兩何如俱是問其可以為賢乎都好邊說未可與不可不同未可是未定意前未可安知非同流合汙後未可安知非詭世戾俗善者好其同已不善者惡其異已故合之則人之有善無惡可知要合講勿分開真西山曰制行之美足以取信於君子而立心之真又不苟同於小人其為賢必矣

君子易事章

事悅難易串說俱就心看穩是別其心之公私不必以公怨私刻分貼君子小人皆主在上位者言之事與說皆是御下之體事字是求副其任使說字是求得其歡心說之

以邪媚便是不以道而字及其字宜體其意耳非推原也○不悅處非有意與他心禮自然不投罷使處不是有意欲開賢禮自然樂取

君子泰而章

驕泰在氣象上看而本於心上來君子循理不愧不怍故心廣體胖而泰小人逞欲故志盈氣溢矜已誇人而驕泰主自得驕主傲物相似而實不同○泰無心驕有心泰從道德生來驕從勢利生來

剛毅木訥章

此言質之近乎仁質非資質乃體質之質剛是體質堅強不軟不屈毅是更耐久意與剛有別木指容兒訥指言語近仁二字註甚明白仁天理也不屈於物欲則近仁內心也不至於外馳則近此就現成說未有功夫仁是人之本真柔懦華辨的人汨沒世味把本真都壞了惟剛毅則物不能勝心體可以常伸惟木訥則神不外馳心體可以內斂故於仁為近

剛毅木訥全是他真心未滿處剛是心之一段奮發處毅

是心之一段卓立處木是心之一段惘朴處訥是心之一  
段遲鈍處近仁不是仁另一物自此至彼與之相近也此  
仁字只就剛毅木訥上說仁只是心心體不屈便常伸不  
馳便常在豈不庶幾乎仁近仁即忠恕達道不遠回也其  
庶乎口氣一般舊講多云由此而進之則仁矣大差了亦  
有一說作於求仁之功夫為近出大全小註

子路問士章

士須涵養德性子路行行客氣多未消除故夫子告以士  
就陶鎔氣質涵養德性上說切切惺惺怡怡俱就德性上

四書也足圖初告下論

六十四

看切切是德性一段惺惺切至到能真寔與人相關者惺惺  
是德性一段詳細款曲能倒盡與人相勉者怡怡是德性  
一段溫柔敦厚能懽樂與人相親者能備此三者便是渾  
化氣質之備以涵養其粹美之德性故曰可謂士矣朋友  
二句已涵在上文中未有涵養之人而應用或偏者下分  
別各說亦足以徵士行而為養粹之驗耳非恐其混于所  
施之說揔之涵養純全之後在在妙因應之宜是士之真  
品格也朋友非無恩而義居多兄弟非無義而恩居多  
善人教民意

善人二字見與兵家威強狙詐者不同武健之吏教民快  
於旦夕初未見功隨即報罷善人天性慈祥全無慘刻能  
消民囂凌鷲悍之氣又無操切能從容漸民於軌骨念慮  
之間教民非教以即戎只是平時教誨他但一旦有事驅  
之行陣則諳節制奮忠義而知方效死不亦可哉可以即  
戎是論理可以如此非限定七年即戎也教字註有兩意  
一說謂善人教至七年纔可即戎兵可易用哉見聖人重  
言兵之意

四書也足圖初告下論

六十五

以不教民章

教字照上善人教民註看弃之即註有敗亡之禍桓文后  
大都角力爭閭驅民於鋒鏑不識教之一字故夫子上說  
善人教民此說以不教民戰教則可以即戎不教是為弃  
之言甚懇切

憲問耻章

據註意重有道邊然能於平對中默寓輕重更妙兩穀字  
俱是徒食祿而上重不能為下重不能獨善只依舊說  
為穩

克伐怨欲章

章旨在註中有無二字無私之謂仁有私而制之不行還未得為仁首節註云原憲以所能而問不用出克伐是氣盈者因已之所有而生怨欲是氣歉者因已之所無而不行要見是逐念強制可以為仁矣已九分信是仁了故不曰乎而曰矣人心既有克伐怨欲其勢必行今能遏其必行之勢故曰難此句雖是僅許之詞要之仁道易簡亦不尚苟難也仁則吾不必待乘間竊發而後非仁只此逐念強制便與那天理渾全自無私累者不同不曰未

四書也是圖初告

下論

六十六

仁也但曰仁則吾不知也聖人口氣甚渾融不行與克已功夫不同克已是根株盡拔去了不行如石壓草根株尚在

新說難字做費力不順易看猶今人言好吃力功夫此是不足之詞只費力處便是未仁二句只一意見此四者為心之累苦苦在四者上一一求剝落如對強敵如捍衝流一般豈不費手脚故曰難仁者之人只在此生機常存處做主腦一理為主萬私退聽何等直截簡易

大抵舊說難字在不行辰看對行者說人都是行的此獨

不行可謂難矣帶許邊口氣新說難字就在不行時說對無私可制者看不能於本源處消融而沿流遏抑費盡氣力可為難矣帶不足口氣體認明白作文皆可參用也

士而懷居章

居字不止居室如各科色貨凡一切適意之境宅身其中有令人恋恋而不忍舍去者皆居也揔來不惟理之安而惟情之安也夫謂之士當有高明之志趣廣大之識見而超然於物欲之表這樣便安所在徘徊領戀不能一刀兩斷則志趣便不高明心胸便不廣大品格止於常人終身

四書也是圖初告

下論

六十七

無進步處了何足為士不足為士只就懷居上斷之不必又推開喪德廢業

邦有道章

此章泛論君子處世不指人臣危非過激只是理當如此自常人視之見謂危耳孫非阿諛委靡有心避禍但委曲不直遂耳亦是理當如此此章體對而意員註中行不可變言有時而變要得其意

時說謂此為昧於處亂而危言取禍者發要重后一句上看來非是愚意通重行上說當時士大夫托言員通至於

名檢掃地風裁畫喪夫子有感發此言士君子立身行已自有法度那可轉移就故邦有道言行俱要危此不消說了不得已而處無道行畢竟是要如此惟言或可稍委曲耳揔是持身之法保身意輕只於言遜內少帶玩註不可變并至於字可見

有德者必有章

此爲人以言飾德以勇飾仁者發各重下句德是理得於心仁則心德渾全無一私之累然此章不重分別淺深有言是說得文雅勇是臨事敢爲此條註解甚明甚妥上兩

四書也是圖初告

下論

六十八

南宮适章

通章主聖賢重德看春秋之時尚權力而輕道德适淶有威焉故舉羿禹稷爲句問善射盪舟是有力然羿以善射之力自立暴以盪舟之力而滅斟灌斟尋殺夏后相又是

有權故註兼言權力禹稷躬稼只是言勞苦如此初若不顯榮也而后乃有天下有德實包在禹稷二字內非即以躬稼利民爲有德也禹有天下於其身稷有天下於其子孫舊說相沿皆謂适以羿暴比當世之權力以禹稷比孔子看來适亦只是備古人成敗之迹以暗論時事見強深者終不欠於世而天之報施善人斷然不爽註意未必無之但說不出夫子不答亦以尚力者亡尚德者玉理之自然無復可贊一詞非如往說嫌於傷時忌於自任之意南宮适出亦默會夫子之意不再問耳出之意卽不答之意

四書也是圖初告

下論

六十九

嘿契忘言講亦妙君子以人品言尚德以心術言爲君子句說不盡故又以尚德句填實其意時說君子以行言勿從單出君子二句只將卑羿暴尊禹稷處叫明勿於文內纏繞

君子而不仁章

此仁不仁俱以一念言不以全體言觀君子猶有偶失則宜防之嚴小人必無偶得則宜反之亟此是立言本旨略重君子邊亦可新說謂此小人亦是色取仁者外面假做君子一樣故夫子剖以示人云云

愛之能勿章

此章專主愛子忠君而發愛而勞忠而誨自是理合如此情合如此不如是就不是愛不是忠了非迹相返而實相成之說

通節二能勿字極重見理所當然勢不得不然意忠愛以心言勞誨以事言然要看做一套方妙有愛子的實心存於中外必有愛的實事而勞者愛之實事也故不愛子則已真愛子者即欲不勞有所不能蓋勞正是愛處非勞愛將何所寄乎愛則必勞勞方是愛非借勞以成愛也有忠

四書也是開初告

下論

七十

君的實心存於中外必有忠的實事而誨者忠之實事也故不忠君則已真忠君者即欲不誨有所不能蓋誨正是忠處非誨忠將何所寓乎忠則必誨誨方是忠非借誨以成忠也要玩能勿二字見忠愛之心必不容已此是以勞為愛以誨為忠不是說愛又須勞之忠又須誨之要細認

為命章

鄭小國也介於晉楚脩好弭兵全憑詞命諸君子各盡所長不相忌疾深得同寅協恭之意草創是起慕規模間架已立了未必盡合典實詩是尋究其典故論是講論其是

非及典故已合義理都當了恐詞未停當修是去其大繁飾是增其太簡勿以飾字作文飾恐碍下潤色詞雖無太過不及又恐文采或未可觀潤色則化陳使新易俚使雅無以一字之徑直一言之鄙徑放與國之輕便文采燦然可觀言外便見諸臣同心共濟鄭之所以善國事全由於此夫子不專為詞命發也

或問子產章

時文多以內夏外夷作主於子產欠切看白文有兩個人字一彼字只是其人足稱則取之其人不足稱則外之以

四書也是開初告

下論

七十一

人品字作骨好惠人不就作愛民字看蓋此言子產乃惠愛其民之人也人字指子產子產之為政如作封疆鑄刑書其事多嚴然其心則主愛蓋有時乎以愛愛之者固不忍其彫敝而救之有時乎以不愛愛之者亦不忍其滯侈而裁之也彼哉彼哉只是不論他為其人不足寄吾褒貶也註中借王不革沮賢召亂俱不入口氣人也只是此人也意連下一氣看若單出作此春秋時一人品也亦可勿作有功之人太死實奪是桓公奪之但致其奪者仲也怨宜歸仲仲却功足以服之故伯氏無怨勿褒伯氏能安貧

知罪只重管氏有功上

貧而無怨章

無怨與無諂不同無諂只是無墮獲耳無怨便是胸中無愧作克然有以自得些毫怨望的意思都無了直是不知有貪庶幾能樂地位豈不難無驕則苟自知收斂矜誇不萌者皆能之故以為易此就恒情言知其難則當力以守之知其易豈可更於易處失守乎

孟公綽章

此節註太頓要分輕重為妙大家勢重一邊輕家老望尊

四書也足國初告下論

七十二

一邊重滕薛國小政煩一邊輕大夫位高任重一邊重看來只以才望二字作骨庶靜寡欲是有雅望却無政才為趙魏老味一老字便見是耆宿之臣以望為重只要他庶足以風貪靜足以鎮躁不要他有才去任事若滕薛大夫內撫百姓之凋敝外應強大之征繕非才不能任故一優一不可為

此是見魯國用人之不當也語意謂若使他做家老就是趙魏大家他還優之若使做大夫即滕薛小國弗稱也况於魯耶

子路問成人章

通章只重文之以禮樂上是因所不足而勉之下是因所已能而進之蓋忠信是個根本欲其從此立基以進於禮樂也切不可因下節有個今之成人遂把上節做古之成人冉求可為古人否○成人言人道完全不虧欠也自若臧武仲至文以禮樂一直趕下歸重禮樂句蓋子路不難於兼衆長而難於中之養也若字貫四句但若字只當似字等閑着不應作取法字四子之智庶勇藝未必一出於正且斟酌講到了文之以禮樂方一出於正文字即註

四書也足國初告下論

七十三

中節字和字註中文見乎外文字却與白文文字不同然亦從白文文字而生蓋惟文之以禮樂故文見於外也文之以禮樂在心上說禮是吾心之中樂是吾心之和節之以禮不使太過不及也和之以樂不使矯強乖戾也樂字較禮字難明朱子註孟子樂之實云和順從容無所勉強正可用之於此要非實有個禮樂在那裡把來文他只四者做到得中處便是文以禮四者做到渾化處便是文以樂也亦字對聖人踐形盡性自然者言非不足他也○今之成人何必然註雖云材智禮樂有所未備其實不重無

材智上只應頂上文之以禮樂說下言當此之時人心澆  
淳散朴詐偽成風貪軟成俗何必都到禮樂渾成地位纔  
稱成只有一段忠信為質的云云見利三句俱是忠信之  
實忠信只是實心為善意勿分貼思義者義當取則取義  
不當取則不取授命只是舍生不限定死然亦當死之時  
註久要舊約也則久要即平生之言也看來久要只是要  
之於久意平生之言乃是舊約此亦字對上之成人看風  
會愈流須以實心為本外要補然亦僅成人於今耳何如  
禮樂為文之人哉甚不可以此而遷自足也方見進子路  
四書也足圖初告下論 七十四

意  
四子之長不重四子只重智廉勇藝四字必舉四子者四  
子皆魯人皆子路所目視而熟知者故順便說與他然亦  
以子路氣魄多是要兼人故從兼人處點化他耳智廉勇  
藝皆有過不及處故須節之以禮然猶或出於矯強有圭  
角故須樂以和之智廉勇藝都是材技在氣質上用事文  
以禮樂歸到性體上涵養到純粹處文非文飾之謂乃均  
節達均之謂當陶鎔二字看未文之先正是四者用事未  
必無病禮樂既文之后智廉勇藝俱渾化無迹全無病痛

純是德性用事不是材技用事人道方完完全全無少欠  
缺故許其為成人亦字對聖人看聖人盡人道亦不能有  
加於此但聖人自然盡人道天理渾全不待如此逐項做  
耳

嘗想既文之以禮樂其后光景是如何自其一善而言想  
是當智便智當廉便廉當勇便勇當藝便藝智便智得恰好無  
太過不及可增減處且從容順造無一毫圭角未渾化處  
雖用智却不見有用智之迹廉勇藝亦然自合衆善而言  
想是智而濟以廉廉而濟以勇勇而濟以藝亦都分數恰好  
四書也足圖初告下論 七十五

且渾然無迹智不乖於廉廉不乖於智智不乖於勇藝絕  
無圭角不合縫處便是

子問公叔文子章

此章以時中之道作主稱文子以不言不笑不取是顯出  
於中之外而中悔故夫子問之欲人知過情之非中稱文  
子以時言樂笑義取又混入於中之內而中益悔故夫子  
疑之欲人知中行之不易總是維中道意註云文子必廉  
靜之士廉則寡取靜則寡言笑看來夫子非不知而問也  
因文子有此過情之名矯情立異者爭慕效之故就衛人

而核其真耳其然豈其然乎猶云其如此乎豈其果如此乎上句疑其能下句疑其不能歸重下句然總是疑詞勿斷若單出其然則云據子之說文子爲人是如此庶不犯下句註禮義克積二句勿入講若入講則是決詞非疑矣時言樂咲義取是卽此用又離此用非有心又非無心作文只用此等語講意思像其妙則文子之未必能自見

### 滅武仲以防章

要君全在以字上見請后可也以防而請便是要魯君以不得不從之勢意若曰君從我請則我致邑於君君不從我請則我據邑以叛矣雖欲不從我不可得也非要而何雖曰是設詞不信是決詞舊說謂其言之卑遜足以欺人非也敢不避邑敢字何等陸深玩朱註是直說他要君無甲詞意甲詞意出楊氏不必從且武仲要君有實跡亦不得謂之誅意

左傳孟孫惡滅孫紇孟孫卒滅孫將爲亂季孫命攻滅氏滅孫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已而如防使來告曰紇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乃立滅氏立后不是立其子只是立滅氏使先人有后耳武仲不忘先人之勳

四書也足圖初告下論

七十六

自邾如防請后孰不曰孝也既得后致防於兗而往齊孰不曰弟也而其要君之心未有終其隱者故夫子發之

### 晉文公譎而章

此章正譎都以事言不以心言言心則皆不正也譎而不正其行事暗昧多光明少正而不譎其行事光明多暗昧少如均之獎王室河陽之狩文則以臣召君若桓公葵丘之會五命五禁猶知尊王勤王均之重華風城濮之戰文則聲此擊彼若桓公次陘之師問祭問貢猶有招攜什服之遠略文非不示信示禮而借信禮以示狡詐其行事益詭秘而不可方物桓非不假仁假義而緣仁義以振綱常其行事猶光明而不大詭秘二邊各相比評正而不譎夫子亦非是取桓公之不譎但以見晉文之尤甚耳

### 桓公殺公子章

曰未仁乎仁字以心術言如其仁仁字以事功言夫子專美其功見其不死無害也九合諸侯正是去尊周攘夷不是空空九合此句當重看不以兵車是大義服之大信一之力是內謀外斷仁卽指尊周攘夷功在王室澤及天下正是其仁處仲非至仁乃曰誰如其仁者就春秋時說

四書也足圖初告下論

七十一



管仲非仁章

首節子貢疑管仲又相之非仁下二節夫子稱其相桓之功正見其仁而不必於死也二節一氣講下總成一個意思不可以上節應又相之下節應不能死

非仁亦以心術言玩一又字子貢意分明是專責其相桓管仲相桓公節重在一匡天下一句上面虛證話至此而實下面餘意亦承此說去舊說以當時後世平看未妥伯諸侯是為諸侯之長會盟征伐俱聽他命令一匡天下一字言一舉天下一切正了蓋尊周攘夷言周不尊則中國

四書也是國初告下論

七十八

入於夷狄夷狄不攘則夷狄亂乎中國故同歸於被髮左衽此處便見仲之不死其功在天下後世而天下後世莫不知他了末節只是足上文無二意生而不能建功死而民氓無聞匹夫匹婦之諒也仲豈若是哉豈若二字直貫到底一氣看匹夫泛說勿指召忽執小信而不思建功立業是其諒處莫之知是言無功業民氓無聞只見得死無益不重求人知上

公叔文子之臣章

此章見得存賢固難忘分以存賢猶難臣是家臣既曰臣

又曰大夫者自其後日而言也臣字同升字都要重看正

見他志分存賢處以素所奔走之人一旦令與我比肩此人情所最難者拘分嫉賢何等暗陋忘分存賢何等光明故曰可以為文註順理成章僕之賢理所當存文子存之則順理而可觀矣順理便自成章可觀非順理外別有成章然作文不必泥就四字形容只是為國忘家之真意精白無瑕以人事君之嫖節炳朗不晦如此發揮便是考禮記文子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之社稷不辱所以謚文夫子却就此事斷之

四書也是國初告下論

七十九

子言衛靈公章

此章見用人所係之重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是記者語蓋夫子所言不一記者約其大旨如此無道如桑倫失叙綱紀不張喪失位也與亡國不同如見殺見逐亦是喪三人未必賢勿說太好只重用各當其才上治賓客則有以結隣國之歡治宗廟則有以萃人心之渙治軍旅則有以消外侮之端故不喪

其言之不作章

重註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一句蓋他大言不慚

初意只是要口頭誇張得過無志於踐言只在言時便說得他為難了

### 陳成子章

此章見夫子維君臣之大義首句提起下以告魯君分兩項看陳恒與闚正爭寵故弑簡公孔子請討然正殺臣之大義若只云意在振魯反小子周制曰鄰有弑逆諸侯當不諱而討况魯為周公之后故夫子以討罪之權與之兩以吾從大夫之後一是背後說一是當面說一見吾為大夫且不敢不告而况君乎一見吾為告老之大夫且不敢不告而况在位之大夫乎一是嘆詞一是警詞君曰告夫三子者照註一乃字便有味不可云者亦難說陳恒不當討其托詞不通謂鄰國之逆非我所急或勞民傷財意則在註聲勢相倚上

### 子路問事君章

子路問事君非是問諫君夫子告以勿欺而犯明以純臣責備子路了須把勿欺而犯四字平重但不可對看勿欺主心言須寬說言事君者必平時積慮其一念精誠真足以盟天地而貫日月矣由是吾君相有缺失則不避逆非

以犯顏要些忠誠之發越也欺字不要看得粗若略有些不盡心處便是欺了犯字亦不要看得粗若看得粗便以暴揚君過自負為忠直而不知其大不忠了

### 君子上達章

君子直達到天理盡頭小人直達到人欲盡頭達者足此通彼漸漸達去日進日究可玩上下即理欲達者足此而通彼直造其極之謂君子順理口進高明如登華嶽小人狗欲日究乎汗下如墜淵谷起初只在一念上差之毫厘謬以千里真不可不慎

### 古之學章

為字就立心看即註中欲字同是學者則事迹亦同但一則務實欲得此道於己一則務名欲人我知

### 蘧伯玉使人章

此章以心字作主聖賢心交也使者能道其心故夫子亦心契而心嘆美之夫子何為是泛問夫子近日何所為不曾指定心學上問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一氣說下都在心上看過字要說得細一念少差便是過講未能切不可云力不從心氣不副志如此便有病當云愈克治愈覺

私累之難淨猶未能也註常若不及心是心上自覺未能但若字不可用出註但欲寡過而後未能但字務字俱有深味蓋人不留心克治便自覺過過了伯玉是留心克治的人故覺過易滋而難化但只要他寡少還是難的若不如此看則欲寡似自恕未能似自護了使乎使乎只重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詞令意輕

使者不曰有過而曰寡過不曰寡過而曰欲寡過不曰欲寡過而又曰未能隱其見其為已之學常如不及之意伯玉一生心事被使者形容道真即伯玉面對夫子不過如四書也是圖初告下論

○君子思不出章

語本艮卦要得止字意位字說得廣凡身之所處如父子君臣富貴貧賤皆是也要把道字貼它蓋位在即道在道在則思亦在若思出其位則位內之道反不能尽了而此心馳騖便非安止之學專要以止字作主大抵只是心止乎理○又不出只是隨分盡道無額外之想

細玩此章與素位而行不願乎外意大別此原是艮卦象

詞曾子述之以示人位非素位之位即易卦止其所所字所者天理之當然也人有心則有思思是個動機無所不至而惟理之所當止者便是一定之位所以君子於所思惟完個止体有時而思在一身目前之近固止於其所而非隘有時而思在千里萬世之遠亦止于其所而非蕩要之惟不出其當止之位而已若不無涯之思止于有定之位則其精外馳其神中擾日憧憧而不寧矣豈得止之心學哉源如此發揮方得此章面目

君子耻章

四書也是圖初告下論

八十三

此不但是慎言敏行蓋言期于顧行君子常慎茲慎之而又不不足則制之以耻心行要於顧言君子常敏茲敏之而又不不足則奮之以過心耻有羞報退怯意不惟所未能行者言之耻雖能行得猶留兩三分不敢說盡過有勇猛精進已百已千猶若有虧意但行豈有過自言不足而形之則為過所為說七分而行十分者也言行交互方明白或欲一串說做耻言過其行看不如註更精但作文不板板比對猶得作法

君子道者三章

夫子望道未見實管自謂未能不重勉人上仁者智者勇  
者總是一君子勿作三樣人仁智勇總不外一心不憂不  
惑不悞總是一心無累勿作貞遇說我未能只可說未能仁  
智勇切不可謂尚有憂有惑有悞自道重在自字言夫子  
自說自已只見得自猶未能故如此說蓋醒心常虛愈見  
道體之無窮。醒功常勤愈覺進修之難竟若云凡人自說  
自當引退是為謙矣夫子非謙也通章只是聖人望道未  
見之心便了

君子之心只一無私便了其無私之純處謂仁明覺處謂  
四書也是爾初告下論 八十四

知浩然處謂勇三者一而已矣不惑不憂不悞心體原如  
此  
一說自道正是夫子之事而自道其實非也夫子既說未  
能又自道其實出來却不是前后不相副了愚意此當體  
貼子貢的口氣猶云夫子說都未能在賜看來這仁智勇  
都是夫子已能的却似自道其實一般聖心只見其未能  
賜見其已能故以為自道如今人亦有說他是自說自的  
一樣話如此看夫子望道未見之心亦無不寓更覺有味  
但此景况亦最難體貼得透露當把若聖與仁章來參看

便明白夫子說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在公西華看夫子都  
是自道個仁聖之實出來了夫子說君子我無能焉在子  
貢看夫子却是自道個君子之實出來了

子貢方人章

此章是學先自治賢字以自治有餘言不暇以自治不足  
言自治不暇那有功夫去方人緊要在乎哉夫則四字俱  
有味二句一氣說下總是不足他方人勿分先揚后抑意  
不患人之章

吾儒為己之學只未己之有能而已二句一直說謂不患  
四書也是爾初告下論 八十五

已有能而人不知惟患己之有不能耳重下句不能二字  
要看凡精而道德性命粗而禮樂文章隱而明道淑人出  
而經世酌物苟萬分中有一分之不盡不可謂能是所用  
為患也而人不知何患哉

不逆詐章

此章是貴自然之明意夫子見世人多以察察為明專以  
德逆用事夫子曰夫惟不逆不億抑亦能先覺此乃為足  
貴耳不億逆而自先覺正是無心之明蓋人心本體甚虛  
而靈此則全其心之本体所以為賢是賢猶云如此乃可

賁耳不作人品看此章重一覺字覺正對億逆看億逆是有心的覺是無心的不逆詐不億不信七字捻只是虛之一字

要看個億逆又要看個先覺未至而迎曰逆以意度人曰億有觸便知曰覺逆億是以意見何之心体上加了一層先覺是以虛靈照之心體上炯然無蔽先覺先字不是未詐未不信之先而覺之之謂只是隨詐隨覺隨不信隨覺不落在人後不墮於小人計中也三句緊緊說下重先覺句不逆不億都作現成說言於人之疑不信者却未嘗去

四書也是聞初告

下論

八十六

逆他億他而詐不信之來都却一一勘破瞞他不得抑亦二字亦有意猶云不逆億似應無知了却又都能覺得乃轉語也舊說以誠明乎看非也不逆不億主虛言不主誠言蓋虛是無意必誠是有實理以中庸誠字照有可見逆億如人在室外而料室中之虛實先覺如明鏡照物而物無遁形覺如覺痛覺痒覺饑覺寒皆感而自應觸而自知初不由念慮不經思索者也人心至虛靈不昧物至能照此便是覺體不逆不億不是常人都能的直是平日涵養得心體虛虛

淨淨無些毫障翳完個本然靈覺之體方能私念不起也

又人心不能覺只為億逆昏了先覺亦從不逆不億來蓋虛能生明也此等理雖不可不知然非此題正脉做文反添葛藤細玩此章書脉上三句口氣甚緊却又渾成又輕潤不億逆處最忌着九今只順題一直講下君子初未嘗有心於逆詐億不信也而詐不信却無有不先覺者此其自然之明顧不足貴也當以君子之於天下也章來參看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遠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而已君子之於詐不信也不逆也不億也抑有以先覺者無適莫與比

四書也是聞初告

下論

八十七

義是一時事不逆億與先覺亦一時事予於無適莫章嘗以虛而能應四字括之此章亦以虛而能照四字括之時說又有云覺正是不逆不億處君子於詐不信非億之逆之也第覺之耳於理近似於口氣終是未順此處最要體認鏡無照物之心物至而妍媸自別君子無防奸之念奸至而詐不信莫遁

微生私謂孔子章

栖栖依依也周流不全之意孔子是栖栖但不是候候字

固是口給要切于時意如云上說人主下談公卿以取功名希富貴於出處上相關疾固不是疾固執之人如此則傷于微生私矣只在夫子自疾說如云設使我不得周流是果于忘世執一矣然我以此為疾故不避栖栖之嫌耳

驥不稱其力章

驥有德亦有力但德重方輕原其所以稱爲驥者則不以力以德也要看稱字德謂調良也調是閑習而易控御良是馴服而不蹄齧首尾見正意

德方兼方謂之驥然驥之重重以德才德兼方謂之君子

內書也足圖初告 下論

然君子之重亦重以德非全去其方才之說

或曰以德報怨章

此夫子酌報施之平通重怨邊說以德報德句輕或人欲矯爲厚意思雖好然於事理上畢竟行不去故夫子駁之何以報德是辨拆倒他蓋報怨以德則報德者窮於無可加將等怨德而同其報矣直字是直任公理不因有怨而故薄之亦不因有怨而故厚之註中愛憎取舍只會意勿用出新說直字作當報則報當忘則忘如君父之仇不共戴天等事則須報他若小怨則須忘他此說雖出大全仍

不可用

以德報德分明是加些意思人有德於我我分明有心報他如其人可愛可取我加意愛取他或愛取不得我亦以彼有德之故委曲保全調護不至憎他舍他如此雖私亦公蓋厚道也以直報怨分明是不加些意思人有怨於我我却不可有心報他看他如何來我照直報之不著些毫成心如其人可愛可取我不以脩卻之故棄之如其人可憎可舍我亦不以避嫌之故宥之不枉不撓依理法而行如此有公無私豈不是直看來以直報怨正是以處平等之

聖書也足圖初告 下論

道處之報有怨的人如報無怨無德的常人豈不是至公無我豈不是直怨與仇有淺深輕重之不同仇必如不共

戴天不與同國之類方是怨則凡有些嫌隙或無道相干未必如仇之深故仇應復而怨可解也

莫我知章

此章主意是聖人以心知發于真莫我知也夫此句最難看聖人不求人知何爲似有不平之嘆看末句知其夫悟得此知乃是心相默契之謂與不忠莫已知主名譽說者大不同蓋聖人者天下之所望而震焉者也當時稱爲

生知稱爲仁聖何嘗無名譽者聞但不能有真契耳即如子貢智足以知聖人然他多在高奇炫赫處求知聖人而淡赫微則不知也故夫子自嘆以發其問何爲作何故有不怨二句亦難看此答何爲莫知此二句何以爲莫知之故蓋人情有怨尤則必希世求合而學務標炫矣學務標炫人或知之矣故答莫知先從不怨不尤說起不怨不尤勿講粗了蓋此章是心學此二句是言心不外求以起上達意與中庸遜世不悔略相似註不得於天二句亦未可直用出蓋聖人自謂我不得於天不合於人便不是忘

中庸也是爾初告

下論

九十一

外了講當云氣化難齊而非天理之本然天本無可怨吾何怨也世路難平而非人心之同然人本無可尤吾何尤也既忘外故但務心學下學是卽事卽物探討尋驗卽下學處有融會貫通之妙便是上達後章一以貫之是也不是下學之外又有上達是卽下學自然上達下學有工夫註云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此句畧有病看來夫子是自恨無驚世駭俗處了且無異於人只貼得下學字貼不得上達字大抵常人知人只在耳目聞見知之今夫子下學上達平淡中精微全不落耳目聞見上人誰契其妙

看故曰莫我知名公問之答云不是無以異於人而不知乃是與人不相涉而不知此句最妙知我其天不是天曉得我蓋天者理而已矣上達之妙與天爲一故惟天契此理知字卽契字意天知固是與天爲一然夫子口氣宜渾融自不怨至末一氣相承勿斷惟不怨尤但知下學而下學自然上達上達是我契天契天故天亦契我緊緊接到知我者其天乎如此看則人莫我知當找在乎字之下當安在此句之上

公伯寮愬子路章

中庸也是爾初告

下論

九十二

子路仕於季亦道將行而寮之愬則欲廢之不行景伯亦是公正發憤處吾力是爲大夫有權力總伯寮之愬景伯之告皆是不知命處故夫子以命曉之道之行廢泛說未向方指伯寮命指氣數公伯寮其如命何要體註雖寮之愬行意方切此章只就子路說勿云愬子路所以沮孔子賢者辟世章

重聖人嘆世道之衰不重賢人見幾而作賢者二字貫到末其次云者以所遇不同言之非別其優劣也辟世分明是舉世皆亂無處去了有謂雖一二邦之治亦不厲就非

是詳味朱註以伯夷大公爲喻則辟世者非果於忘世將以待天下之清也去亂國適治邦此治字亦輕活看蓋此邦明知其亂而彼一邦尚未可知故適之以圖行道若真有治邦則辟世者亦當出矣有違言是與君議論不合據辟言意則言屬人君若作君不用吾言略差辟色辟言則雖亂邦亦可暫居故又爲其次○三次字只就世地色言上說蓋地小於世言小於色故有次第與孟子其次雖未行其言其下朝不食之類以過言非以人品言

賢者所遇不同相機而避原有此四樣不必扭捏要做一四書也足圖初告下論九十三

人近亦有說謂賢者之心未忍遂忘天下直是舉世昏亂方高蹈遠引若苟有地可適彼猶與道之可行直至無邦可適而後避苟禮貌未衰言論未至睽違彼猶與道之可行直至色言都無可望而後避以見聖人不忍忘天下之心看來此意亦只可於縮束處見或於中陰爲聯絡

作者七人

味語意有天地閉賢人隱之傷作與避不同避有避彼就此徘徊不決之意作則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有奮起果決意在

子路宿於石門章

宿石門亦偶爾不必謂與孔子相失矣子有兩說一指地一指人還是人接下孔氏句安知不可如嘆鳳鳥欲浮海居夷是也爲之如栖栖於魯衛宋致望於朞月三年是也此句要得急語口氣如云吾聞有魯孔丘者明知天下皆亂不可爲矣而強欲爲之今女所自之孔氏是此人與晨門致譏全在一知字然語意亦含蓄

子擊磬章

此章以有心作主註中許多忘字正從有心字化出荷蕢四書也足圖初告下論九十三

知聖人有心顧譏其有心夫子自表其不能無心也擊磬亦是偶然但聖人未嘗一日忘天下故擊磬便寓在磬內夫子心存憂世磬聲想悽愴故荷蕢知之有心哉只是猜着夫子心事却不是贊美夫子宜細辨別磬聲亦借磬聲來而言其心專於用世而不可轉移斯已矣字解做止字便是忘了此心深則厲二句言涉水者尚知淺深之宜用世者乃可止不止不必以淺深分配治亂此引詩與緼袍章引不佞不求同俱是借詩言作自家語不必加詩曰果哉言荷蕢者此言何其果於忘世哉時又多云聖人欲爲



其辨亦不是宜細玩口氣引而不發處言若云信如此果  
於志世亦不難但我肯爲耳

高宗諒陰章

章旨重在得以不言上子張正疑君有政務不得以不言  
百官分理何言總已總揖也不敢放縱之意

上好禮章

好主心言要重看禮字實說躬範於禮而又推爲制度以  
範民俱是好禮內事禮達而分定民之役於上者皆自以  
爲理當然而不爲勢所迫也故易使好則實有一段懇切

四書也足圖初告

九十四

契慕處直得禮之精意與億兆之心相潛通故易使易使  
雖由分定實根上好來

子路問君子章

通章只重修己以敬一句安人安百姓俱包在此句內夫  
子只一句已盡君子之道了特因子路問不置故提出告  
之耳修己脩字即大學脩身之脩字敬即所以脩也只作  
心法看敬兼常惺常敬二意常惺則己之真幾不昧常敬  
則己之真體不馳三個以字不同脩己以敬以字有工夫  
言把敬脩己也下二以作脩以脩猶言但脩己而所以安

百姓者就在其中是以脩爲安不主感化要認註自  
物意或疑自然及物假如爲君要安民必有紀綱法

度豈是端拱無爲可安得的答曰非是端坐無爲但所爲  
便包在脩己內如爲君不能躬行善道固是己不脩就此

絕綱法度一毫不舉亦是君道未盡亦可謂之己不脩說  
個脩己則安人安百姓的事都包了安人安百姓是脩己

的全功不是脩己的效驗講安人句勿誤用人無不安等  
語便犯了安百姓但亦不可說是止安一人蓋安一人安

衆人俱謂之安人但不曾明說出衆人字而耳堯舜猶病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論

九五

不說脩己還未盡只是他聖不自聖不敢必四海之內無  
一人不得其所病以心言堯舜猶病正敬心爲之堯舜若

非兢兢業業之心便肆然以爲天下已治已安矣如此細  
認便見此處正是形容敬脩難盡意思不必如新說云堯

舜猶病己之未脩也須知此個猶病與博施章不同彼以  
勢言主意重博與衆之難周此則主意重言敬修之道大

也註不可有加於此句看得其精  
脩己何知便安人安百姓人身上便有許多相相交

接相周旋到處不離此身在家在國在天下一步無人不

得俗已以敬便是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堯舜兢兢業業  
匹夫匹婦凜若勝予之意則敬之一字足以盡之却不是  
安人安百姓乎大學之恂慄威儀而民不能忘中庸言篤  
其而天下平只是此道理

原壤夷俟章

此亦見聖人維禮教範風俗意勿而三句是責之末句是  
警之夷俟不是特意慢夫子只是他平日放達習與性成  
如此要體認老氏之流意夫子以杖叩脛使自省一生之  
妄不終陷於非禮而不復作夷俟之態遂弟是遜順以弟  
四書也是國初告下論 九六

闕黨童子章

通章以益字為主謙受益滿招損聖人使童子將命全是  
消其客氣今知謙虛以受益二益字正相應註寵異之猶  
云重用能先生只是年長不是師也謙能受益童子不謙  
而傲故曰非也者也成字乃成人之成對童子看非學  
問有成也成字以成人之禮自居故曰欲速成本補抑  
而教之意

衛靈公問陳章

首節是去國之決下二節是處困之安陳是操軍排陳與  
攻戰略不同衛國之亂全由禮教不明故夫子以俎豆之  
專告之事固是周旋其間一切禮文然此句聖人不過借  
以言禮所該者廣所指者大不專指罷數之末儀文之節  
言也要識此意我嘗聞我未學雖有崇文抑武意然却未  
曾明說口氣渾渾融明日遂行兼不能答問陳又不能問  
俎豆說要穩是知其決不能用故決於去在陳絕糧只是  
無上下之交耳非因當行而行無所顧慮以至此也從者  
四書也是國初告下論 九七

病莫能興是病夫子之道莫能興起作一句讀君子亦有  
窮窮亦指道謂君子抱道於身宜所遇皆通今乃厄塞若  
此正應上莫能興非謂絕糧為窮也子路之慍見亦為道  
之窮非為絕糧之故也有窮擬常理言固窮以天命言還  
依註作固有窮時不作固守其窮濫是失其所守如水之  
潰決隄防而泛濫也不重小人只借小人見君子不濫意  
註不若二字可玩

賜也女以予為章

此章多字一字相對多在事物一在心子貢平日全是用

耳目聰明外面探索道理不勝其勞且煩不知在心體根原上理會便一了百了易簡而天下之理泔矣故夫子以此提醒之多學如多聞多見是也識是記在心中也下一與字便有不然而之意正所以引子貢反本處然字是方信非與是忽疑重在非與上子貢悟的機關全在此非與若謂事物無窮安能一一學而識之想夫子非多學而識與還未知是會於心也予一以貫之註中彼以行言此以知言朱子之意亦不是說有兩個一貫但所以言之者略不同耳然則予一以貫之亦是說一心以貫萬事萬物與前

四書也凡屬初學 下論

九十八

章同但前章註云一理渾然泛應曲當此當云一理洞然萬象畢照小有異耳

把一貫處體會得精則多學識三字俱差蓋大道以多岐亡羊多學而識揔在多岐上走聖人只是一卽心體是也無聲無臭而無乎不有養得心體純粹明融活潑潑地則信手粘來頭頭是道千變萬化其出無窮此一貫之妙也多學而識焉得有此按朱子曰孔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理會過只是聖之所以為聖却不在博學多識而在一以貫之今人博學多識而不能至于聖者只是無一以貫之

然不從學識處經歷則亦無物可貫但作文只照本文講不可添出學識來此非夫子本意但說破使人知之

由知德章

全要玩個德字知字重看此道實為我有而不知之也深既知得這裡面滋味則外面世味自不足以奪之註云非實有諸已者不能深知其意味之實也此句最精知德正是體驗后之知此德都是吾身已實踐的深潛默會更覺此中有無窮滋味乃妙悟地位豈浮慕強索者可同故曰鮮要體貼此章為愜見發的意

四書也凡屬初學 下論

九十九

無為而治章

無為而治只重盛德化民紹堯得人二意輕舜無為未也他聖人皆有為也夫子居今稽古只舉其大彰明者者言之註中三意俱入在其舜也與內夫何為哉承過承上起下語恭已正南面而已矣玩而已矣三字只是說他無所作爲之意新說就恭字深看見得聖心之篤敬有以潛攝天下之精故能無為而治愚見此意只可外見之若着力發揮恐有滯碍

子張問行章

此章以誠字為主忠信篤敬皆誠也參前倚衡方是真能  
忠信篤敬非別一意也行不是行事之行謂行得去不阻  
滯也故曰猶問達之意忠是言符其心信是言踐其行篤  
是重厚不遷敬是主一無適然不必太分析人心乎然後  
行得通達誠然後能乎人心故以忠信篤敬為行之本靈  
類是舉遠該近州里是舉近該遠上段重下段輕舊說參  
前倚衡是存誠貴謙也愚謂不然觀註中常若有見句可  
見矣蓋謙字與常字有別常是無時不然只舉參前在與  
為例耳謙則是限定在未言未行之先先立乎誠註中念  
四言也足開初生口下論 一百

專的行字書紳欲不忘也是子張留心於行上不可貶他  
○一說言忠信節說如此則行如此則不行先論個理如  
此至下節方示以存誠功夫過下云行之利不利皆由於  
心之誠不誠如此然則存誠之功其可忽乎使用功夫存  
存不忘亦可

直哉史魚章

首節幸衛有直臣不徇時而易其守次節幸衛有君子能  
相時而行其志都重無道邊二節平看俱是著其美非有  
優劣直哉句虛叫起直不必說一節之善只主節概上看  
四言也足開初告下論 一百

而諫諍在其中二如矢正是直處都兼言行在內蓋言不  
諛行不阿皆是直也邦指衛邦有道亦淺淺看君子舊說  
是時中君子看來亦不必說全體之善只他能合時宜通  
方而不膠固註云出處合於聖人之道玩一合字猶云彼  
出處有得聖人時中的意思云爾非便就是聖人也講要  
有分曉卷而懷之之字不作道德說只作斂身而退意可  
字亦有意猶云不斂身而退不被功名爵祿牽住也

可與言章

此章泛說不主施欲可與言者或其人品高明或心虛而

言易入之類皆是也宜渾融說失人是悞遺此人也失言是悞出此言也智者知人者也舊說兼知人知言不是蓋知人之可與不可與摠是知人不失人亦不失言不可分開渾看亦字

志士仁人章

志士是利仁者仁人是安仁者然不重分別優劣下二句一反一正無兩意申講合看言仁成仁只是心安與不安

子貢問爲人章

賜問爲仁是求所以用力之方也故夫子以爲仁之發言之賢與仁無優劣但大夫有位則仁發於事業而名爲賢士無位止名爲仁耳嚴憚屬事切磋屬友嚴憚者欲其德望切磋者聆其良規也欽其望則逸志潛消聆其規則非心頃格皆所以去物欲而還天理故有資於爲仁要重賢字仁字與利字相應方與悅不若已相反

顏淵問爲邦章

行夏之時四句是爲邦之大法放遠是爲邦之大戒爲邦竟作治天下說夏時三句是禮韶舞一句是樂夏時蕪時

正令善四時以春爲首是時正也春陽司令氣始和物始生是令善也令字卽節令之令殷輅朴素渾堅是質也而等威以辨是質而得中也等威以辨者蓋雖係木爲之而其制則與臣庶所乘之車不同周冕華費是文也不爲靡不及奢是文而得中也不爲靡承加於衆體之上來不及奢承爲物小來韶樂取其盡善盡美韶舞兼聲容然不可以韶屬聲舞屬容蓋韶爲舜樂之摠名而言舞則聲不待言矣作文當以聲容申說放鄭聲二句虛說下二句方申其故鄭聲淫淫字是聲音淫佚放蕩也宋儒誤以男女淫

奔非是殆字主倭人心術言顛倒是非變亂賢否最是個危險的人與淫字就聲言者一例若作淫人之心志殆人之國家覺落一層時說通章不分法戒首四節作爲邦大規模末節作推本於君心

人無遠慮章

人是擔當世道之人遠近或以時言或以地言或以事言俱未得旨蓋遠慮就心上說是深遠之慮詳密周密也無深遠之慮則苟且踈略必有近憂如此則時地等意俱可包括得

臧文仲其弱位章

臧文仲在魯亦非不賢但不及柳下惠耳若與並立恐其形已故不與立也竊財者恐人覺其非所當有而多方藏匿竊位者亦恐君覺其非所當有而曲意掩護註陰擬二字最好擬字猶借云霸占也陰擬則是暗占知字重看不知只是不明知而不舉方是蔽賢竊位

躬自厚章

常說此章都重自治上如攻其惡無攻人之惡一例看來還差些此章重人已之交說躬自厚是我之所施於人者四書也足國初告下論要十分盡道理薄責於人是人之所施於我者全不責備遠怨者既不怨我之疎又不怨我之刻只據理言非有心遠之也玩通章口氣似為處世發不為修己發

不曰如之何章

不曰曰字是心口相忖度之詞如之何如之何連看勿分方見熟思審處意吾未如之何猶云我沒奈此人何言他任意妄行與之言彼必不納雖有善策不能為之計也其實不重我無奈何只形容他妄行無復顧忌之意

群居終日章

此全為取友者戒群居終日四子極重群居非一人終日非一時所行所行如此便習以為常了便有無往而不然的意所以歎其難註放僻邪侈之心滋行險僥倖之機熟滋字熟字最可玩不及義是不說到道理上去小慧猶言美小聰明也凡一切挾數任術機械變詐以欺誑人侮弄人者皆是也難矣哉黜入德免害

君子義以為質章

此章有主處事言者看來白文原無事字似只是寬說君子為人如此然君子為人固亦不外乎日用行事之間矣四書也走國初告下論

四書也走國初告下論

故事字可用不可執作骨選用義字義即理之所宜立身行已全憑他做主張質字即主張意義禮遜信一時俱有轉換處不當下又字當下即字如云又恐其往義而過也必行以禮焉便有痕了當云即此義以為質處無過不及是禮以行之下二句做此禮是中遜是和禮是無過不及是禮從容退遜孫字不徒是容貌詞氣遜讓於人要在行事上上而能讓方是遜假若這一等事稍擔當得起便率爾直任無從容氣象便不是遜如子路言志未免不遜但彼在言語上此在事上略不同行即出矣豈先行後出乎

但就其中正處故曰行如行路要取中路走一廢自其從容處故曰出不見突然發出去信以成之是自始至終真心常貫不是臨終方求信也三之字有指事言者雖似平安然上文原無事字還當指義字但要用得真融不負融則似先有義而後有三者似有病禮遜信俱承義來不以孫承禮信又承遜來義以為質何等正當禮遜信於之何等純全極正當極純全故曰君子哉如此講方得朱註道字意若云非曲士之偏長等語似以人品言不像本旨深思自得或推本於平日有養亦無味

四書也足圖初告下論

君子病無能章

提一君子在前便是論君子之心與不患章以不患起語作微戒者不同二句上重下輕病猶患也能不能在已不可付之度外知不知在人不可置之胸中一患一不患總是一個求諸己非謂我有能而人自知也

君子疾沒世章

疾是預疾重在無實上疾沒世則策勵於生前者自不容緩矣

君子求諸己章

真作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說亦乾淨若欲完密依象引說蕪為學處世求在己者事事反性之真求在人者念念逐世之妄須知求與為亦有辨如為己為人念頭如此求則心有所注而不釋無恨而后即安也

君子矜而章

上句持已而不失人下句處人而不失已矜易爭群易黨不爭不黨乃善用其矜群處與同驕泰辨似是之非者不同矜是自守之嚴爭黨勿說粗了只有此念頭便是觀註心字意字可見爭字只是居已於是居人於非是非相

四書也足圖初告下論

角便是爭觀承矜字可見

此二句相足揔見君子所養純粹處已處人皆順理而無私心也莊以持已若修蕪偶然是是非非必自處以理無心於立異也何爭之有和以處眾若無邊幅然是是非非不肯從人無心于尚同也何黨之有

君子不以言舉章

此專就聽言一邊說君子是操進退取舍之柄者君子是個至公的人當聽言只論言耳雖其言是其人非君子固不因言而舉其人却不因其人而併廢其言於不采也蓋

略其人而取其言斯於聽言之道得矣二句一申說下  
人字只作一個人說人不必說芻蕘工瞽只是其人未必  
賢

有一言而可以章

一言一字也怒正是一字其怒只就心講推字尚在下  
未可說出已所不欲二句不但解怒心之教正解怒字所  
以終身可行也宜體註意已字重看內包有心字在蓋我  
之此心人之所同時時可貫所以終身可行的根本在此  
終身可行全在其施不窮未可說向外邊去

聖書也是箇初告

下論

百八

吾之於人章

首節揔是言其無毀譽下節推其所以無毀譽之故也通  
章以直字作骨誰毀誰譽卽是夫子行直道處直道而行  
卽是斯民誰毀誰譽處毀不是誣善爲惡只如彼人有一  
二分惡我說四五分便是毀了譽亦做此試驗也人之爲  
善始於端倪成於究竟驗端倪而知其究竟遂從而稱揚  
之據今所至雖似過譽一二分而驗其後來終當至此則  
亦不爲譽矣未當補譽且不敢况於毀乎所以然者亦以  
斯民也卽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之民也今日的民也仍

是當日的民心公是公非之畏彼自有真吾安得枉之而  
以私毀譽行乎其間哉一說末節主君講蓋言此民卽三  
代之君所嘗以直道而行之者也直道以賞罰言此本小  
註金仁山意看來還指民爲是但三代二字內便見有亦  
嘗從禹湯文武之直道所溼濡過來意

吾猶及史章

吾猶及貫二句上古全盛之世我不及見猶及見此二事  
是時已偷了而未甚也今併二事無之故曰益偷益字在  
猶及看出史闕文是不挾所見以自是直道也馬借人是

聖書也是箇初告

下論

百九

巧言亂德章

亂德是他人之言亂我之德也亂謀是自己小不忍自亂  
其謀也巧字全在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上聽信之則舍是  
從非故曰喪其所守小不忍謂小仁小勇也非小事不忍  
之謂婦人匹夫只化意用勿入講仁勇二意揔是不能以  
理勝欲情耐不住抑不下

衆惡之章



察非察衆言乃察其本人可好可惡之實也人有同倍而爲人所悅者有特立而爲俗所憎者亦有迹似公而心未純迹似私而情可原者故必深察

人能弘道章

上句重下句輕帶道字卽指理之具於人心者言不是泛說道辟如孝慈之理具於人心須父子弘孝慈不是孝慈弘父子弘只是滿其本然之量非道本小待人弘大之也如知得盡行得到便是弘了非道弘人解作非道自私說也白文明言弘人註明言大其人夫其人者如爲聖爲賢

過而不改章

有過湏急改若過而不改這便是真真叫做過矣可不警乎本文口氣甚急註稍緩

吾嘗終日章

終日終夜是久不食不寢是專無益是強探出來無自得之益不如學不是廢思若廢思則又罔矣註勞心以必求二句大有深味宜玩遜志猶云耐心思是心思學亦是心學但思是懸空思索便要入理學是有所依據循循理會

故思之益不如學之益只在自得不自得上

君子謀道章

主意在末句方見出謀以事言憂以心言耕也句陪說不重謀食只說謀祿憂貧深一步語氣猶云君子之學只是謀道更不謀祿而祿亦就在其中然祿在其中者理是如此君子之心則是爲憂道而學非爲憂貧之故要以此而得祿也既云祿在其中又恐人錯認此意以君子之心爲求祿故又云憂道不憂貧憂道是本其所以謀道之心憂不在謀之先

此見君子心身一於道處首尾二句當合看君子外頭只是謀道內頭只是憂道外頭固未嘗有謀食之事內頭實未嘗憂貧之心惟其憂道所以謀道惟其不憂貧所以不謀食謀與憂是一套事不可作兩截憂道不憂貧句是君子主意打泛謀道不謀食說起要重末句

知及章

此章多重仁守玩朱註歷言之使知德愈全責愈備句則此章夫子大旨只是論學之全功不必偏重蓋君子之於道也擇之存乎知守之存乎仁威儀存乎莊動心存乎禮

四者皆學問內事皆是學者功夫。始徹終徹內徹外徹。已徹人無一欠缺。方是全德。卽大學明德新民止至善之說。通章當以學字爲綱。首節之字指理。言下二之字指民。言知及及字不可淺看。這知一及便是已見道了。悟得徹信得過。非是尋常見聞知識推測影響。便可謂之及。守如何用仁。要體私欲間之意。只把所知之理不使一毫私意間斷。保其知常常如是。便是仁守。非于知及之外別有一段仁守工夫也。若少有私意間斷。此知便復昏了。所及之理終不爲我有。故曰雖得之必失之。然則仁守之功其可四書也足圖初告下論

百十五

正之則是謂之禮。禮字要看得細。如一條教也。張弛寬猛之合節一號令也。緩急輕重之得宜。無往非禮。禮字屬我不屬民。不是使民循。只是我循理以動民。不以禮只是小。小舛錯。譬如當急處略緩些。當緩處略急些。亦無大害。但終是未全善。未善是我自修者仍有闕也。註氣稟學問之小疵。不平蓋學問所以變化氣質。治化有偏是亦。涵養未粹。非德性之作用。此見莊蒞之后。動禮不可以已也。故論學者必精以擇之。守以一之。恭已品節以輔之。斯無愧全學矣。二段依聖人語氣。渾渾迤迤說下何等快暢。○特說四書也足圖初告下論

百十三

泥註中小疵字。謂王者以教化爲大務。豈可說作細故。不知此是從大說到小的口氣。猶云一疵少存。便未得爲盡善耳。朱子原不差。

君子不可小知章

此章見用人者當隨其器。局君子當用其大。勿以小知責之。小人當用其小。勿以不可大受而棄之。是各取所長意。但略有抑揚耳。小如微材。薄藝之類。大如天下國家之任。不可小知。不是限定君子不能小事。君子或有不屑於小者。亦或有兼長夫小者。但此俱不足以見君子惟大受方

見君子大受小知俱以事功言不以學術言小人非好惡小人只是瑣瑣之輩

民之於仁也章

上言其甚切下言其無言摠見人不可不為仁也民之於仁下個民字便元仁之為仁是人人都有的一獨一人然也水火乃民生日用飲食之所資一時一刻離他不得仁乃人心生理所以生生所以形形充爾他不得故於水火註中雖有二意今只云生生之理更切於養生便是然亦不重水火上相形只把仁字發透見甚於水火處便是

四書也周初生

百五

當仁不讓章

未見蹈仁而死據常理言若殺身成仁雖死猶生又別論不可作正講須知上二句是正意下二句是餘意不可以上截較緩急下截較利害平對觀註况字便明

貞而不諱章

貞只是正而固也知理當如是而守之不失諱則只有固字一邊不論理正不正只是必於信信則固意貞則決不

是諒雖迹似諒而實非諒此章與和同驕泰同一文法不與矜爭輝黨同宜細辨之

貞與諒皆固也在正與不正之間耳正而固便是貞不正而固便是諒貞諒相似而實不同人多錯以貞為諒故夫子分別言之曰君子是貞不是諒貞者固守其禮義也諒者死守其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也貞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也諒者言必信行必果也貞者可經可權可常可變而一歸於正也諒者拘經泥權不能化常通變而不知有正也蓋貞者以天下之理為主無私者也諒者以一己之見為主有私者也諒非有出於貞之外但任理但無我雖謂之諒亦是貞但有我但任己雖謂之貞亦是諒不可把貞作守正不諒做能通變看

四書也周初生

百五

事君敬其事章

此見純臣之心人臣為利祿而效忠其忠必不純故只當兢兢業業求盡其所當盡之事后食是全無計食之心非敬其事不隨后計其食也

有教無類章

有無二字俱就教者立心說四字一直說下言君子之心

惟知有教而已何嘗分別其孰可教孰不可教而復計其類哉只是他心裡欲人皆善未說到人復於善處類雖善善不善要重不善一邊見君子無棄人意玩註亦可見

道不同章

道為虛位善善惡邪正看謀有相濟相成意故必同道而后可道既不同則趨向既分意見自殊何能相與合心以謀成乃事謀字分明是計謀之謀所該者廣學術事功俱在內不必泥定是謀圍

辭達而已章

四書也足圖初告下論

百十六

辭無明道之詞經世之辭辭不得不有者因意不達借辭以達之意既達便就止了不必分外去求富麗而已矣重看不可加富麗正在此見未達要達已達不可復加重不可復加意

師是見章

即此一事可見聖人仁天下之心某在斯某在斯是記者約其詞如此不必體夫子口氣與師言之是一句道與又是一句問果道之當然與子張之問是意其必出於道非疑其非道然字不虛言矜不成人正道之所在也固相師

之道又言此道非自我始固古者相警之道一說不添古字只以固相師之道正蒼道與之問尤有見

季氏將伐顓臾章

首節提起作一員下三問答分作三段看一段何以伐為止正言伐顓臾之非下兩段相對一因冉有歸過於君而言其過之不可辭一因冉有文過於已而言其憂之非所急所重在昔者先王一節伐顓臾事已斷盡了下文特因冉有解釋又再申其責之意耳

四書也足圖初告下論

百十七

是無魯也曰伐見其以大夫而擅天子之權是無王也玩將之一字謀已成而事未發見臣尚可諫而季氏尚可以止此記者書法

二子之見亦是心有所不安以觀夫子之意何如耳然不曰伐而曰有事口頭朦朧說過此正二子掩護處不得露將伐字不必說貪土地利人亦不必說顓臾不服二子同見而獨責冉求者以求尤用事必定與謀也過直罪其與謀不是疑詞○夫顓臾節夫子以大義責之夫顓臾三字提起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則非後世私封且在邦域

之中矣則非敵國外患是社稷之臣也則非季氏私屬雖如此三段意然且字是字却相承轉下不可三對主是祭主不重祭意只見得是個附庸諸侯耳以諸侯祭封內山川故也社稷指魯之社稷註不可伐不必伐非季氏當伐俱入在何以伐為內勿誤用上文不可伐以理言不必伐以勢言既在境內顧史之地固魯地也不消又多一番事了非季氏所當伐以分言既是公家之臣縱是有罪湏是公家伐他季氏如何伐他此重在季氏二字不重當字或乃削去季氏字面只云不當伐則與不可伐無異要看一四書也是圖初告下論百八

就官守言責說此且在正君上說然不謂國無君就列必得陳其力不然惟有止耳無有不陳之理如不陳力而就列君惡用彼相為哉扶顛植綱處不必添出君之有臣猶替之有相來都主人臣言通節只重陳力二字且爾言過矣雖是斥其失言玩口氣要緊承周任意說下言人臣之當盡職如此今子不思盡職而謂夫子欲之二臣不欲欲以解罪於已斯言過矣何也虎兕之逸龜玉之毀典守者推罪不得為臣職司繩糾而坐視其主縱逸非分毀裂綱常尚得自家諉罪乎雖曰不欲解不得四書也是圖初告下論百九

原來伐顓臾本意其本意則在利其有於今日非謂憂其患於將來故夫子斥之後世必為子孫憂只一憂字生出下面四患字及吾恐季孫之憂一句來○君子疾夫一節作一句讀還泛說君子所疾如此而責末在言外君子所疾尤重在飾詞上○丘也二節亦只泛說道理聞字重看本先王之制來有國是諸侯有家是大夫均以分言安以勢言均字要見國不下替家不上陵方切諷季氏意安字非安危之安乃彼此相安於無事也君不思剪其臣臣不思逼其君便是相安聞字只貫首三句止蓋字推原所以四書也足國初告下論

患不患之意蓋字下又添和傾二字何也蓋和即寓於均安故併及之傾不止於貧寡故寬言之和以情言君臣不生嫌隙意上文均屬寡而下乃屬貧此等類俱不必管他為高只取大意相應耳凡人民財用爭則不足不爭則見其有餘無貧無寡皆此意○夫知是最難看蓋既是均和且安內治已修內不見已之不足則外不攘人之有餘自然之理故能於遠人不服但來之而不勤於兵其既來但安之而不利其有須將故字貫到底文德是禮樂教化對武功看本均安以修之不可就作均安以來之是我去感

格他使他威質於我乃着力字可與既來之來不同安之只是使他得所不更去擾他意所謂順其心不強其所不欲因其信不責其所不堪是也蓋來字或內附或外屬皆是不限定是稱負而來安字只宜會此二意要之來之意重安之只帶說此節合上節相連看下中過當云有國家者如此其不患貧寡立心只在均安和上初無求於分外故遠人不服云云不與上節平穩重國先自治內治修自不着意到遠人上曰來曰安俱要根不患貧寡之心來見非有所利其土地人民意是詳內則自略外此遠近合一之道長久安寧之善術也舊說多把內順治而外威嚴分了過節云如是則遠人當來不來則修文德云云便失宗旨二節雖是泛說而有國則暗影魯君有家影暗影氏遠人則暗影蒯臾○今由與求二節方就季氏伐顓臾言所謂遠人不服則指顓臾也○不能來是不能修文德以來之見外勢之可憂也四分公室是分崩家臣屢叛是離析蔡虛齋曰大夫為公室之患家臣又為大夫之患分崩之中又離析也不能守是不能修內治以守之見內勢之可憂也此視文德均安直何等景家下節緊連上說言自家

有幾端可危顧不早目為計思量伐別人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不均不和尚變將作云云季孫之憂正與子孫憂相應憂不在子孫而即在季氏之身不在顯吏而在蕭牆之內蕭牆之內只言其近猶云變生肘腋不可明說魯君尚他只暗暗說

天下有道章

此章通論天下之勢從有道而說及無道又因無道而思及有道總是欲扶持名分挽亂而反之治意通章以天子為主以禮樂征伐貫大全云下章戒竊權者此章戒失權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論

百五

者看來十世希不失等亦未始不戒下之竊權也但據有道無道字提綱則所重在戒上之失權耳天下有道句不可混過蓋天子能以道而建極而禮樂不僭征伐不濫故臣下不得竊之若天下無道是天子不能以道而建極而禮樂征伐綱解紐弛故臣下得而竊之也有道無道俱以天子作主三世希不失只照註逆理愈甚久之愈速最精自諸侯出逆理之始自大夫出逆理甚於諸侯陪臣執國命逆理甚於大夫國命即禮樂征伐蓋倒置既久則親若侯國之政命而非復天子之政矣獨言政不在大夫者

有感於當時政在大夫也政即禮樂征伐未補不在諸侯陪臣可知議是議禮樂征伐之失當註私字不必用庶人之議雖私亦公

祿也章

此章專論魯事承上自大夫出一條說來祿是賦稅政是賞罰雖是兩事然有祿便有政祿去公室便政逮大夫互言之耳魯自宣公失政以來而三家分魯魯君無民賦稅盡入於三家是祿去公室了自武子造亂以來而三桓僭妄君權下移賞罰專決于私門是政逮大夫了五世以君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論

百三

言四世以臣言不分先後微字作未然說蓋以五世希不失之理推之當必有陪臣效尤而奪其柄者祿豈能以長享政豈能以久專乎夫三家專祿竊政本欲以利其子孫而豈知子孫之微實兆於此而可不悟哉

益者三友章

友字活是我去友人也作交字看直是直言不諱諒是誠一不二多聞是博古通今使辟是便於辟也善柔是善乎柔也便佞亦是便於佞也諛媚上字習字可見辟開張也故解為感儀足標炫意直諒固是真精神多聞亦是真學

問三益皆真朋三損皆偽朋也此與註中皆有相對之說如便辟與直反之類不用更高脫

益者三樂章

樂是情之所鍾尤易移人制度屬禮聲容屬樂註云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看來辨字還替不得節字朱註只會意解耳若欲替節字親切當解云因其節而節之蓋制度聲容本皆有無過不及恰好的節度吾以吾心吾身按其節而循習之是謂節禮樂兼身心說方完密道人之善重心中企慕說多賢友多其賢友也參字着力驕樂以驕為樂

四書也足圖初告入下論

百廿四

也宴樂以宴為樂也驕樂是立身行已放縱於規矩之外佚遊是不做事業只恣閑遊蕩宴即宴會之宴宴樂如飲食聲色之類若解宴為宴安便與佚字相犯三益皆天理三損皆人欲証反對之說亦可勿用

侍於君子章

獨言侍君子者以卑承尊則語默之宜皆當聽於尊者而不得自由也言未及之而言上言子屬君子下言字屬侍者下句做此言未及之謂君子未問或問而別有長者當先對也蹀隱替便是無心失理之病不可將隱字作不言

色之類說得奸深未見顏色而言分明是言及之當言

時候不能見顏色未見君子之色或意不在我或偶不樂聞兼此二意人之意微於顏色顏色不在即意之所不在也只重意不在表上然察顏觀色正恐自家失言非迎合喜怒之謂替是借字猶云外疎朗見而盲于目內乏玄鑑而言于心此章當重一時字蹀者不能待時隱者不能乘時替者不能相時總之度吾之可以言又度君子可以聽吾言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愆矣

君子有三戒章

四書也足圖初告下論

百廿五

此章極言血氣害事不小天命之性在血氣中君子須常常提醒天命之性使德性用事不為血氣所使當以定性之學作骨妙未定是易流於欲意不是言未強固當保養也色聞得病痛俱要說細

君子有三畏章

上節重下節輕三畏不以天命貴似只是一畏了蓋天命固是源頭而大人聖言亦各有畏處非併大人聖言俱屬天命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如仁義禮智是也不指氣數畏天命是不可失墜之意大人是以德而居位者然却



重德不重位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大人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言皆聖人之言也李衷一曰大人是德望隆重為一時師表者聖言則方策所載典謨訓誥皆是也三畏皆有不取驕忽之陰背之意小人節知字略重朱子因此節有知字亦於上節註中補知意

生而知之章

此章重勉人為學者不必累累說氣質反覺碎煩如云生而知之者此天下第一等的人品有假學而知之者是次於上等的有困而知之者是又次於上等的惟困而不學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論

百十六

民斯為下可見其不假學者惟生知其餘皆不可以不學困而不學始為下其餘學而知之者不可謂之下總是除了上等的皆當學以變化氣質也玩斯為二字極有味蓋聖人不以品之下者遠絕之但曰困而不學民斯為下困而學猶可以進於上困而不學遂為下而無復上之望均之困耳而二者相去之遠學與不學之異耳○困是困心衡慮意始初不知學必待困心衡慮抑鬱不通之極然後能學以求知須體認饒雙峰曰困是窮而不通之意四面都窒塞行不去了却憤排奮發轉來時說有把困字作功

夫說者於困而不學句不通○上次又次俱要見成功則一之意

君子有九思章

君子有九思只依有三畏有三戒之例便是時諱多云此章君子尚未至聖人田地或又云尤思總是一思此俱於聖言外添設不必用明聰註云無蔽壅者或已私或物誘之類皆能蔽之壅之也明不徒是見色而於色中之理有真見聰不是徒聞聲而於聲中之理有真聞色專在面貌兼一身忠是心口如一敬是主一無適忿思難常說俱云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論

百十七

思忘身及親之難君子雖未必至是要其意重在懲忿上見得思義義當取則取不當取則不取

見善如不及章

上面是潔身故易見下節是經世者故難見重下節善不善不指人言只就自家所欲為之善所欲去之惡說見字不着力着力在如不及如探湯上不可以註真知字貼見字如不及恐不得乎善之意如探湯恐或陷於惡之意吾見上句語氣云吾見其人於今矣吾所聞其語於古者相符合矣重見边行義只是出仕蓋仕以行君臣之義淺淺

看勿碍達道意志與道字要看得合一隱居時便志在經世而豫求其所以經世者這便是道及行義時卽以此道達而出之爲事業也學術不周於世用便非求志功業不根於性天便非達道故曰未見其人重未見邊

張洪陽曰此章言人品不以潔身爲高而以濟世爲大意有等人善惡上揀擇分明然只結果得自身等而上之還有一種經世的大人以大涵養爲大設施不求一善成名不在一身自潔聖賢而豪傑斯其人也俯仰古今不能無

慨於斯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論

百丈

齊景公有馬章

此章因兩稱字作者多用名字作主近有用公論字者似勝景公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夷齊讓國諫伐能全君臣父子之倫換以相形異以德言

陳亢問於伯魚章

此章見陳亢始終不知夫子也夫子之教門人與教子各因所至而語之固非有心私其子亦非有心遠其子註陰厚其子勿說太甚恐傷聖門体面首一未也言未有異聞也作一頭兩獨立對看聞斯二者是煞尾兩獨立要見可

以異聞之會意言與立皆根於心詩之温良敦厚禮之恭儉莊敬皆可以養心而善其言與立也然註意亦要認明白詩本人情該物理學詩則事理通達而無昏塞之患詩

教温柔敦厚學詩則心氣和平而無躁矣之失禮有三千三百其序截然不可亂學禮則品節詳明義精而莫之感禮之教恭儉莊敬使人不淫不儻學禮則德性堅定守固而莫之搖聞斯二者要見得詩禮夫子所雅言弟子所共聞何有異聞意聞詩聞禮不是前此不曾聞只是聞此而益知詩禮當學意遠字亦不私厚意但說得不妥以夫子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論

百五

有心避嫌了

邦君之妻章

此章寓正名之意蓋因當時諸侯有以妾爲夫人者故開口用一妻字首三句是稱於宮中中一句是稱於本國末二句是稱於外國立格首句略斷以君稱句提起作一頭下以夫人自稱二句對稱諸異邦二句作兩脚方見整齊大要兩自謙俱不重三夫人處重看君稱之夫人尤重下二夫人都根上來曰夫人言與已敵體也兼有承宗祧母一國意曰小童言幼小無知也此是對君之詞曰君夫人

言與君敵體也曰寡小君從君之謙也亦曰君夫人從君之敬也君夫人君字即小君內主之義不是君之夫人

陽貨欲見章

欲見而據禮以待之屢諷而據理以答之總是不惡而嚴欲見孔子不必說助已為亂只是浮慕致士之名意孔子不見亦只是因貨意不誠不必說恐其免已也觀公山佛肸可見孔子時亡往見不是彼以矚來吾亦以矚往欲其相稱也小人之計君子安得效之只云曲遂其不肯見之心最矣仁是道濟天下意智是相時而出意從事如從王四書也足國初告下論百字

性相近章

此因人以善惡相遠者歸咎於性故為性分解猶云咎不在性而在習欲人慎習之意性字註云兼氣質而言者性畢竟是理但理不容懸空無寄須寄在氣質耳相近空重

好邊說蓋繼善成性本自純粹間有雜染而純粹者不多終是相近習字如一人之學習眾人之風習皆是相近遠句要認註中於是給三字亦要見得或蓋性而善或失性而惡方有分曉而略重不善之遠於善邊註於性言美惡只是清濁純駁之類至習方言善惡○時說性即性善之性指天命之初言不兼氣質習相遠單就惡邊說亦有見

惟上智章

此章重惟字惟上知不可移於惡惟下愚不可移於善上知下愚不恒有而中人最多則可移者多矣而人可不慎所習乎看來上智下愚不移是定上章未盡之意分明謂世間自有此兩種不移之人美惡一定不由於習者蓋相近者常理也蓋大段如斯者也惟上智下愚不移乃不相近耳聖人言無滲漏曲當其實語意雖說不移其主張原在可移惟上智不移非上智則可移而之惡人不皆上智可任其移於惡乎惟下愚不移非下愚則可移而之善人亦不皆下愚可不勉而移於善乎此惟字甚重見中人無不可移意

子之武城章

在莞爾而笑斷上是因子游之行所學而喜之下是因子游之遊所聞而嘉之總見為治當以道要理會一道字舊說城以武名是嚴險用武之地聞絃歌之聲便知其以禮樂為教絃歌特禮樂中一事蓋上有善教故下有善俗此其一徵也全歸重在子游以禮樂為教上笑是喜之以當時吏治但知法令不知教化雖小試實僅見也不是笑以發戲割雞焉用牛刀是借言不作喻看要影正意講蓋喜其能用而惜其小用最要善體口氣夫子亦不是空空戲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論

頁五

言蓋以試其篤信何如耳若分明作深喜之詞子游不用辨夫子不用解矣學道二句既出夫子之言道字自該得廣勿專指作禮樂要包含禮樂在內如云陶淑身心化其暴戾驕悍之習而為慈祥恭謹之意述所聞以見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道然却不重君子小人正見主治者不可不教君子小人學道耳未要補云武城雖小亦有君子小人偃教以禮樂正使之學道所以遵夫子之教也夫子以偃之能自信故謂二三子云云偃之言指學道之言也是也謂其言有理不說是我平日之言蓋謂君子職在愛

小人職在易使何可不學道偃之言誠然而有當於治理者前割雞牛刀之言特以戲之耳豈真以小邑不必用大藟黃以己之言為戲便見偃之行為正便見道隨試而可用而一邑一國天下皆所不能外矣註嘉子游二句勿分貼

作此題須要體出聖人言外之意始為得旨若只云以莞爾之咲為喜子游之道化而以牛刀之喻為試子游信道之何如以偃之言是也為嘉其篤信不知子游以道治邑已實徵之絃歌矣夫子發絃歌則既實驗其所行之道矣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論

頁五

又何須設言以試之得與對面后嘉之耶爾中全要發出夫子喜慨交集獨有無窮意思方妙

公山弗擾章

弗擾之昨蓋以強公弱私為名夫子借以行道則可使政在大夫者還於諸侯或在諸侯者稟於天子是遵周道以正魯國故曰為東周也末之也已末之謂道不行沒去處了也已猶云也罷了何必公山氏之謂其叛臣不足行吾道非恐其免夫子也曾在周之東魯遵周道則周道東矣如程伊川傳道於揚扈出而逃之南還嘆曰吾道南矣

蓋魯是周之臣子不可說繼周但用遵字穩為東周不專在還政上而還政最要緊

子張問仁章

此因子張務外而告以為仁之實功通章重心上發揮開口一能字便是喫緊示他處能行五者於天下行雖在外而所以行實在心也要在心裡着於天下不是行徧天下註云無道不然是也為仁矣入心存理得講看來理即是心之理只就心說便是行五者則心體無滲漏行五者於天下則心體無間斷須揔承此二意然要渾融不可截然

四書也是國初告下論

聖子四

分貼能行五者於天下句亦是一直說下不隔斷的要知能行五者於天下便是心存理得不是行五者於天下而偏可以心存理得須體認恭寬信敏只是數五者各目至恭則不侮數句方是說行於天下處但此五字要本吾心與天下相酢酢處方於行是五者句相關恭自此心不放言寬自此心不隘言信自此心不欺言敏自此心不惰言惠自此心不刻言五者皆仁也皆可行於天下者也信能行之云云下去恭則不侮等正示以能行五者於天下之實言必造到這等地位方謂之能行不重獲效上每句

都當以天下點入任是倚仗我無變詐反覆則人憑藉得我了○恭寬信敏惠揔是此心揔是仁之隨在異名耳拆而言之則有五合而言之只是一仁單說个仁却渾渾淪淪無可下手管之以恭寬信敏惠却好下手用功行恭即所以行仁也能恭即能仁非行恭了而后可仁寬信敏惠亦然若舊說則云心以恭寬信敏惠而存則仁另是一物而以五者為束縛其心之具未妥

新說云於天下非無道不然而之說天下猶云世間蓋五者不是靜坐一室行的須在物我之交上方行出故下面不

四書也是國初告下論

百十五

悔得衆云云皆是物我感應上見得驟然亦見可從細玩來吾身少不得在世上行即行之於天下也更何須說了把天下字亦當闕字去了反不如註精愚意云實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心體周流無處不備非仁而何於天下言無處不是此心今當更一字云無處不然較註無道不然而更明貼於天下字有着落新說意亦無不該人

佛胎召章

公山之召子路料其不能用夫子故夫子答以東周之說此章是子路恐其免夫子故夫子答以堅白之說子路是

以已觀聖人，以不善不入，且其行不知聖人原有不能  
流者，然有是言，要看明白，言不善不入，君子視躬之道，誠  
然，吾昔者固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猶云不有所謂，堅者乎，  
舊說言我不嘗曰乎，看曰字太泥，堅白不作物說，如玉至  
堅，如雪至白，未嘗不可磨涅，此蓋暗說道德而不明露道  
德字耳，觀註直解，言人之不善，不能流已，可見堅白上，勿  
加一至字，過下節云，不可磨涅而不往，則是匏瓜也，吾覺  
匏瓜也，云云作一氣說，下勿斷繫而不食，只重一繫字，繫  
於一處，只是固滯，意聖人不為匏瓜，只以應召為主，有人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論 百二十七

召我，可繼便也，要性安能固執，為金仁山曰，猶今俗云我  
不是，強乎，我足能行，口能食，此與大註甚符，諸說俱屬穿  
鑿、

### 六言六蔽章

蔽猶瞞也，譬如人好駿馬，却不會學相馬之術，或馬有蹄  
齒似駿者，便瞞過我了，如好仁不好學，是浮慕仁之名，而  
未得仁之真，其究至於從井救人之類，似仁而非仁矣，錄  
做此六言中有六蔽，不平，學凡考之師友，求之方冊，皆是  
註云，好學以明其理，明字對蔽字生，然所謂明其理者，如

好仁又好學，則認得仁，真了，便是明仁之理，非仁外又有  
理也，餘做此作文用真字作骨最好，其蔽也，愚惑就是蔽  
之名，非為愚所蔽，亦非有所蔽故愚，觀愚心則仁主愛人說  
但務愛人不復愛身，便可陷可罔是愚，意勿字如老莊課玄  
虛之談，鄒衍推六合之外，皆窮高極遠，台謂慧悟，賊謂傷  
害於物，物指人言，要自家信便不顧人之利害，勇是作為  
果敢，剛是體質堅勁，狂躁率也，如要言節言，要行即行，不  
顧前后，所謂躁率也，不好學，則純是氣質，意見用事故有  
六蔽、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論 百二十七

### 小子何莫學章

摠註云，學詩之法，說者却謂法字不穩，改作益字，似是學  
字，不但湮沫亦有體驗，意註與觀是正，貼解群怨是推原  
鮮蓋不流，不怒俱指詩人之情說，乃所以群怨之故，與字  
同上論，興於詩，興字觀如詩之所美，可考我之得，詩之所  
刺，明考我之失，群如在上群於朝，在下群於鄉是也，怨如  
忠臣孝子，不得於君父，志士仁人有激時事而怨是也，事  
父事君，亦承可以字末全章，以身心性情人倫庶物作活  
語、

子謂伯魚章

以脩身齊家意作主周南召南乃文王脩身以齊家而化  
行於南國之詩伯魚雖無化人之責然身家不可不脩齊  
也女為句直命其學非問其曾與否也為字重看不止口  
耳誦習便會於心體於身註中一步不可行檢一物無所  
見來只重一步不可行蓋身家先不脩齊况身家以外者  
乎作文矣乎字不須發能為二詩則可篤近以舉遠意  
是反題正做法

禮云禮云章

四書也足圖初告下論

有子入

禮云樂云因人有恒言而欲使繹思其義也玉帛鐘鼓文  
也末也和敬質也本也然云乎口氣引而不發作文勿說  
出和敬妙

色厲而內在章

此章註無貫盜名說者謂此人以色厲揜內在是掩其不  
善一邊多而沽名釣譽一邊少如穿窬之盜亦是掩其非  
盜一邊多而詐善欺世一邊少此見亦有理大抵正人君  
子必多剛毅陰邪小人必多柔弱今此人色厲似剛正而  
內在實柔弱此其色可令人見而心不可令人知譬如小

入中穿窬之盜外飾非盜之形中藏為盜之實也色不止  
見於面者凡外見皆是小人謂細民觀小人字可見色厲  
內在是指在上位之大人言大人中色厲內在譬如小人  
中穿窬之盜若單出譬諸小人一句須活說如云小人中  
何人以擬之意

人若心事光明正大緣何內在為他平昔必有貪昧隱忍  
一端受病處不可對人說又恐被人瞧破却假不可犯之  
色若中無愧者然與人見其外而或諒其無他庶遮瞞得  
過耳要重說內在而將色厲來裝點他畏人知的光景所

四書也足圖初告下論

有子入

謂衣冠之盜者也朱子曰為他意只要瞞人故其心常怕  
人知如做賊然

鄉原德之賊章

一鄉皆稱原人是必同流合汙者德字指正理言如忠信  
廉潔是也他却似以忠信而非忠信似廉潔而非廉潔人將  
不知有真忠信真廉潔矣此理被他混亂了勿作自賊賊  
人看只重賊理

道聽塗說章

此為不能蓄德者警天下之善言皆吾德之資也故聞一

善言即存之心，因以體之身，是即吾之德矣。若路中聽一善言，路中即說之，雖聞善言，徒爲口耳之資，而無心身之益，終亦不爲已有。是自弃其德也。道是眼下路塗，是前頭路，只極形容就說的光景，不是實話。德以行道有得言，弃道也。有所聞而不畜於己，曰弃。註中不爲已有，解棄字極好。欲爲已有，除是領之於心，體之於躬，方能爲已有。聞善徒以資口說，則於德何有。

聞善要爲心身上受用，不是徒資說的。此等人全無沉潛體會躬行實踐之意，徒欲口頭說得好聽，以誇嘴於人耳。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論

百四十一

故謂德之弃，此甚言人之聞善當實體於己，不然是聖人教人私蓄所聞而廢論說之功矣。○道聰途說四字，聖人形容出一個輕浮淺露的光景，逼真嘗細想之，如此人必不能蓄德。若善蓄德的，必無此光景。又曰聞善若不能實體，就是今日聞明日說，亦不免爲道聰塗說。

鄙夫可與事君章

此直窮鄙夫心術之所至，以爲事君者戒。鄙夫註云庸惡陋劣庸惡，以行言陋劣，以識言新說，只云貪鄙無耻，更勝可與不必泥作同寅，協恭與他共事，只作可與入德，可與

樂也之例，有未得既得，指富貴言。患字以心言，便包有營謀在內，患得則多方百計，以求其得，患失則多方百計，以保其不失，兩段重在患失一邊，無所不至，就患失之心，而極言之。凡一切逢君之惡，傷君之權，苟可保己祿位者，皆將不恤名義，不顧國家，而冒然爲之矣。註此灘砥痔近說，謂不過喪己廉耻，不切若弑父與君，又非事君之事，不知鄙夫既求保祿位，決然不恤廉耻，萬一君寵不得，必然起弑逆之謀，弑君豈不肯爲，但此句要說不盡爲妙。若填實却便淺了。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論

百四十二

曰鄙夫，只曉得自己富貴，絕不管君上安危，國家休戚，只此一念，在下位便剝君害民，貪賊壞法，一切損於君者，皆爲之。在上位便盡君要寵，塞絕言路，交結閹人，甚或導君以喪亡國家之事，亦所敢爲，故不可與事君，無不至，乃莫可形容之辭，說不盡他許多欺君誤國之態，惟說不了，方是語意。蘇軾告神宗曰：臣始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以苟容，及觀李斯、夏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則誤德宗之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其禍乃至於喪夫。



古者民有三疾章

言人不但美德不如古，卽疾亦不如古，其可慨為何如？疾是氣稟之偏，亡是習俗之染，謂之亡者，疾失其真，如人有本病，又變生他症也。狂，矜愚不必多講，肆，庶直正狂，矜愚之實，至蕩忿戾，詐則名雖為狂，矜愚而實非狂，矜愚故曰或是之亡，肆，蕩註中明白，庶是庶隅之意，寧方毋負，寧固無通，便露圭角，立崖岸，故曰峭厲，庶是守己忿戾，則與人爭如執己之是，校人之非，意宜屬行，事上說，愚者見理不明，但據所見一直行去，全無委曲，故曰徑行自遂，詐則又四書也。是圖初告。下論。百四十一

惡紫之奪朱章

此章與孟子似是而非說者略不同，只是邪能勝正之意，上二句引起下句，利口邪說，所勝正理，正配奪朱亂雅，而覆邦家，又落一層，文法亦非相對也，邦家治安，全在用正人行正事，今利口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則所行非正事，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則所行非正人，故覆以上，是舊說

相承，然余玩大全朱子說，重在惡其為害之甚大，而可畏，上朱色極輝煌，乃被紫壓倒，雅樂極美善，乃被鄭聲混亂，以至邦家大業也，乃被利口之人一言兩句，便傾覆之，為害豈不甚大。

予欲無言章

天理日用常行，隨處發見，學者但隨處體認，有言亦可無言，亦可，夫子因二三子只求之言語之間，故說予欲無言，天何言哉，一節只說得個理，不待言而顯，所以予欲無言，若說天不言已，亦不言，便非夫子口氣，欲無言，非說妙道

四書也。是圖初告。下論。百四十二

精義言不能盡，聖人妙道精義，言亦盡，不言亦盡，言亦得，不言亦得，此云欲無言者，是覺有不消說他也，罷的意思，言字著教人上說，子貢何述之問，正在言語上討求，故夫子卽天以明之，天是理之原頭，天不言而時行物生，自然昭著，則欲述者亦只率此天理而已，天理在日用間，卽是時行物生，初非二事，夫子說天便說道，不是援天以自況，四時所以行，百物所以生，全是一團太極，故以行以生為天理，發見流行之實，註是以聖心配天，以聖人一動一靜配四時，日月入不得口氣中，兩天何言哉，一樣俱是天何

常言哉不可以未句作何待言哉此章當參無隱章看

孺悲欲見章

將命是孔子之傳命者非孺悲使來直到末句方見書旨下落蓋使聞瑟與歌聲則知夫子非真疾而悟己之必有以得罪者由是而悔且改或有望矣此亦見不屑之教使之聞之是也

宰我問三年章

此章重仁字仁人心也若短喪此心自覺不安而安字正與仁字相應夫子只要感發宰我一點良心故反覆不置

四書也足圖初告下論

百四十四

如此君子三年二節雖分三年有妨而期年可止然總是申期已久矣一句之意禮樂以聲容言朋壞只是生疎了舊穀二句食物一變鑽燧句用物一變改火是五火已改一周非只改一火也食稻衣錦在期年外期年內女安則為之謂既安於食稻衣錦則為期年之喪也下節亦然君子居喪不食其說使食旨不甘以心之不安說下二句亦然古人居喪不作樂寢苦枕塊亦無居安君子居喪四句正發明心不安於食稻衣錦意故註云發其不忍之端食旨等字須負融看夫子只要把不甘不樂不安發出

忍意於食旨聞樂居安處無太泥愛親之薄節不仁不必推深末句有無限感發他意宜玩乎字此與上二節註各有不忍字蓋夫子始終以不忍字打動宰我本心耳

飽食終日章

所用心如學術事業之類難矣哉所包甚廣擬朱子兼入德免患要見博奕最是小數而心有所用猶勝乎一無所用心者是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耳非取博奕也

君子尚勇乎章

勇與義俱就作事時說勇以氣言義以理言勇剛心猛氣

四書也足圖初告下論

百四十五

毅然必為是也尚勇全是血氣用事不知義理為何物故夫子以義規之義以為上只言上義不上勇也除却了勇只專說義不必說勇合於義為上義字內雖兼有為其所當為勿為其所不當為二意而專重為其所當為邊為其所當為使自有奮迅直前意曾子所謂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故曰則其勇也大矣上二君子以德言下君子對小人以位言亂對治字看是凌上虐下盜是強盜禦人奪貨都就甚處言之方見其特勇為亂為盜正是徒勇之害正見義之所當尚也

君子亦有惡章

說者多云君子之惡惡其悖德者子貢之惡惡其似德者德而反賊乎德者詳味書旨未必有此意但作文為便耳君子固無所不愛夫亦有惡乎亦字對愛字說下節亦字則對君子說下流只是下位訕上還是上無可訕而訕之勇以氣言果敢以意言無禮與上論無節意同室不通也是心不明理的若說行去不通還落一層註中無仁厚無忠敬則為亂則妄作正見可惡正貼四個惡字微者伺察人之隱伏而自以為智不遜者犯分以凌人而自以為勇

曰書也定國初告

下論

惟女子與小人章

聖人論天下事未有徒患其難而不為之計者此章不言養之之策何也蓋女子小人多忽之而不知其難養為夫子提出示人使人知難自不難矣註中莊蒞慈畜意尚引而不發養猶待也難養不在女子小人在我待之多任情

厚薄耳近分明是親狎與慈字不同遠分明是疎弃與莊字不同不孫謂狎侮凌犯不顧名分怨則離心離德無所不為了合二句方見難養要串說

年四十章

四十二字極重四十以前精力猶駁盛長如其不滿人意猶可改圖四十血氣既定正道明德立之時到此無可好之實而猶見惡于君子正人則精神漸日衰急少能精進善之未遷者終不及遷過之未改者終不及改人品終于此了讀其終也已四字令人惕然改圖猶恐弗及

曰書也定國初告

下論

微子去之章

上節只敘事下節方斷其心同去之非便歸周只遜於荒野耳抱器歸周在克商後箕子比干同是諫紂但箕子逢紂怒未甚止於囚以為奴箕子因被髮佯狂而為之奴比干逢紂怒甚故剖心而死也仁字主愛之理言去以存祀奴以俟時死以悟主皆是愛君愛國不拂乎愛之理全其心之德矣不平比干之死八例能諒之至於微子嫌於忘君箕子嫌於辱身鮮能諒其仁者故夫子並論之有說固是愛君愛國還重在此心之無愧上書所謂自靖自獻于

先王是也此說亦深、

柳下惠為士師章

三黜是屢黜不限三次、饒雙峯以為想亦因諫刑罰不中而然、蒙引云子未可去而之他邦乎、或者有以見用也、此語最細、直道枉道寬說、而刑罰在其中、言人情皆惡直而好在直道、則雖去無益、若在道則又不必去、須上重下輕、抑揚看方見、必不肯枉道之意、

齊景公待孔子章

待孔子與其臣議待孔子之禮、孔子魯人也、故借魯國季

孟為例、若季氏是禮極隆、故力不能、若孟氏則又大簡了、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論

百四八

季孟之間、是隆殺之間、然此商量計較、便是無誠心待賢、了老不能用、以孔子無近功也、孔子行承上二意、重不用、邊、此即接浙之行、

齊人歸女樂章

歸女樂、所以離間魯之君臣、使不能純心任賢、季桓子受之、是言於魯君而受之、當時都是桓子做主張、故不曰魯君受、而直曰季桓子受之也、三日不朝、兼君不臨朝、臣不往朝、孔子行是托膳肉而行、○季桓子受齊女樂、此其深

謀詭計處、當時夫子攝行相事、三月而魯大治、非特鄰國畏之、桓子已心忌之久矣、彼起初暫用孔子、尚欲觀其志、意何如、不想後來作用俱一意、公室雖欲遂其僭擬、無涯之志、亦將無計可施、遂因齊人女樂之餽、而君臣往觀、以潛速其去、孔子所以決意而行、

楚狂章

首節在士欲聖人之隱而諷之、下節不欲聞聖人之言、而避之、總見楚狂與孔子志趣不相合也、陸通字接輿、非接孔子之車、鳳即指孔子、說鳳即所以說孔子也、通節都就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論

百四九

鳳說、切不可於德衰下、又就孔子身上看、作文只宜融會、其意渾渾在鳳上、講不可說鳳、又說孔子、鳳兮二句、惜其不隱往者四句、諷其當隱往者二句、重下句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是鳳德之盛也、今無道不隱、是德衰、殆謂仕於無道、國亂則身危也、是曰鳳、亦知孔子為聖人、既嘆其昔之不已、與其今之能已、而又恐其後之終不已、意極慘、憐尊之、故愛之也、獨未知夫子之不得已耳、夫子下與之言、不必着力說、所與言者何如、只是大概告之以出處之意、使彼悟已者之為非、殆者之可挽、亦非以已之出處告之地、

長沮桀溺章

此章長沮專譏孔子，桀溺兼譏子路。溺之言詳，故夫子末節反溺之言，亦以反沮也。問津有作接引說者，只是小題生意耳。實未必然。為孔丘與是也，皆作動以聖人之名說，亦是小題生意法。是知津矣。言他老於道途，自熟知之，何必問我。滔滔是日流於亂，而不反於治也。誰以易之。誰字兼君民言。天下皆亂，誰人任用服從你。把你變易也。以字那把與之意。滔滔三句是譏聖人救世之難，且其二句是責子路所從之非。辟人者之此不可，則去之彼。辟世者知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論

百五十一

誰與。君吾事也。公卿吾儕也。百姓吾徒也。安忍絕人。為乎。彼謂滔滔皆是，而誰以易之。不知丘所以欲易，正以天下無道故耳。若已有道，又何用易之。上截見辟世決不可為。下截見挽亂決不容已也。雖是反他二段意，要串說。

子路從章

二子焉分。上文人接子路之禮，倨于先而恭于後。下子路承夫子之命，因其明而通其蔽。此章以行義為主。丈人明于節，故見隱不見出。聖賢明于義，故欲出而不忍于隱。丈人只見道不行，便當隱了。而不知道有時而不行，義則無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論

百五十二

天下無道，舉一世而辟之。辟世雖桀溺自謂然，只是言子路從夫子周流，不若遂隱去耳。非是欲使子路必從已也。耰而不輟，見得他只了我躬耕事，任是問津，我都不管了。斯人之徒，亦兼君民。此句見聖人萬物一體之意。設若天下有道，不用變易了。譬如人無病，不用醫了。正打轉天下無道，故欲易之之意。為獸二句，反辟人二句。天下有道二句，反滔滔三句。語氣當云：彼謂與其從辟人之士，不若從辟世之士也。是謂斯世之人，皆不可與同羣耳。不知只鳥獸異類，不可與同羣。若人則吾一體，吾非斯人之徒與而

時而不當行也。要緊全在末節破他四體三句。非后疑卽自楚反。蔡時也。丈人以杖荷蓀六字，描寫出隱者氣象。子路一見之頃，想知其非尋常老農耳。故問曰：子見夫子乎。意許樣人品。倘遇夫子，必如楚狂沮溺，各有番說話，必不泛然過的。定知夫子去向，故問之。丈人正辭以責之。四體三句，一氣下。言爾有四體，弗自勤之。爾有五谷，弗自分之。舍生人之本業，而徒皇皇岐路。日爾見夫子，吾知孰為爾夫子耶。植杖而耘，雖力農之常，然不敢以不勤不分者自處。四體兩手兩足也。農業所賦，則勤之。五穀不

分言他都辨不得也然會其意只責子路不務農耳丈人絕子路處甚倨子路拱立之心不專是敬亦欲觀其舉動風味何如示挽趨之意也止宿節雖有三段意然却重見其二子過便見明于長幼而蔽於君臣之義處大都丈人此舉若諷猷畝可居躬耕可食家人父子亦足以相樂卽是辟人不若辟世之意俱是動子路之隱往說答其拱立之敬覺無味隱者也蓋言非是泛常農家者流乃是有德而隱者言外便有惜其終於隱意故使反見以挽回之不仕無義一節之大指長幼五句是攻彼之非君子四句是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論 百五二

却又要行義何益蓋義合而從則道固不患於不行不合而去則道雖不行而義亦未嘗廢

逸民章

前四節敘逸民之行末節是孔子自敘也只開闢說不以自己立諸人之斷案這是遺逸間雖有仕者亦不得志總謂之逸新說作消洒出塵亦可不降是志之高不辱是身之潔總是一事一以立心言一以制行言夷齊之不降不辱亦不外待清北海抗節西山二意降志辱身矣略宜回護乃是混俗和光意要此句輕只爲惠連稍有委曲處耳緊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論 百五三

緊跌到言行上倫是秩然之理慮是同然之心倫中慮俱要見不激不隨意方切二子其斯而已矣非不足之詞言二子所以爲逸民處在此觀二子者當於此處求之不可以其降辱而訾之也身中清承隱居來處中權承放言來假如於陵仲子非不清未必是道此却是合道理的清中權勿說太好便是時中了蓋言本宜謹不宜放然二子放言者徜徉自恣使言揚之典不我及而可以自廢於濁世是亦權宜之一節○我則異於是猶言我之行另是一樣的意思若說逸民有可有不可而我無可無不可便似

誇已而抑人只閑閑說又有不同者為是舊說多云夷齊仲逸以隱為可以仕為不可連惠以仕為可以隱為不可無論非夫子口氣於章意亦大差蓋章首逸民二字合來俱是隱邊多也說孔子亦勿以可屬仕久不可屬止速蓋不可可是活字可在仕則不可在止可在止則不可在仕只活說無不可在心不在事若事須有不可但無此成心耳○看來無可無不可即孟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正所謂聖之時也時說此節多主不忍自逸說未嘗不是但既說個無可無不可使四書也是園初告下論 百五四

見不忍自逸意了若必明說出來似以已為彼折衷矣反不見渾渾渾惟語意默寓側重意亦得

張南軒曰夫子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其曰無者言其不存乎心也胡致堂曰無可無不可五字當渾合以會其意不當分拆以求其義如仕止久速合來總看見得付之無心若分看便似偏有可一邊了○諸人各守已志而夫子不拘一節惟道所宜故云無可無不可不徒為負融變化之術○無可無不可只在無成心上發便是合此看無可無不可之義悉矣

夫逸之為言隱也彼事汗君而為之士師至三黜不去其斷髮雕體以君長蠻夷可謂漸染於顯榮而孔子至比於讓國饑死之人而謂之逸民蓋此數人者其脫然於聲華勢利之外而一無滯焉則同也特其不降不辱者心與迹并其降而辱者則心與迹判而難以識爾又曰數子雖為世所遺然不無自遺逸之意一欲自逸胸中即有不可使有個成心在夫子隨時變易以從道惟不先主逸字於胸中也雖渾渾渾說個無成心却重不必隱逸一邊講

太師擊造齊亭

四書也是園初告下論 百五五

重孔子正樂之功不重魯衰上因孔子正樂故識樂之正一遇三桓僭妄而去適是避地入是避世太師作一頭是諸人之倡下兩平看

周公謂魯公章

以親親任賢敬故使能四平看皆忠厚之道親以九族言不施必厚其祿位同其好惡也以用也即諫行言聽便是不使大臣怨乎不以非畏其怨乃理當任之耳蓋既使在大臣之位必是以為賢了以為賢則何不任之故舊以世臣言章內不施不使不弃無求三不字一無字皆是訓誡

意

周有八士章

周字見氣運之隆培植之厚意不重四乳八子之異只重賢上八士命名各有其義達是明於善理這是容物畜衆突是有禦難之才忽是有治亂之才夜是柔順利貞之謂夏是剛明不屈之謂隨是隨時順理之義弱是德同良馬之意

士見危致命章

此章以立身大節作主致命如死忠死孝之類下三句皆四書也足圖初告 六下論 百五六  
言思此不言思者此乃遇變慷慨之時也可字是大節無虧意已字是語助辭不作止字

執德不弘章

執德以量言信道以志言不分知行觀執德在前可見弘者不以一善而自安篤者貞之萬念而不變弘篤俱在心上說心上以一得自足安能全體衆善故德孤心上為他岐所惑安能實體於己故道廢世間縱有此人亦不過有一德孤道廢之人而已世間縱無此人亦不過無一德孤道廢之人而已故曰焉能為有亡德與道只是一理自所

執而言謂之德自所信而言謂之道

子夏之門人章

此章主意重一拒字子夏言可者與之與子張所問尊賢嘉善相同但不可者拒之一句則與容衆矜不能異矣我之大賢邊又言其不必拒我之不賢邊又言其不能拒皆以破拒之一字問交子張亦是請正各人意見不必定謂有所不足於子夏夫子亦曰無友不如己者但謂之曰拒則是他來求交於我而我嚴以絕之與母友氣象不同所聞泛說不必說聞之夫子君子二句重在容衆矜不能上四書也足圖初告 六下論 百五七

此便見不可者亦不拒了賢優於善不能又劣於衆賢是成德善或一言一行之善亦是衆與賢反不能與善反尊是敬禮而容則包涵之意嘉是稱揚而矜則憐恤之意如之何其拒人單承不賢邊來未要見二說各成一足酌之可定交道意

子夏篤信謹守故擇交之嚴子張才高意廣故納交之汎在始學者用子夏之言則可以不失已在成德者用子張之言則可以無失人固各有攸當毋輕貶斥二子也

雖小道章



此子夏欲人學務其大意農圃醫卜本屬伎藝然皆依道  
理而行故曰小道可觀是足取意蓋至理所寓日用所資  
遠指天下國家泥行不去也如學農學圃是小事人之事以  
禮義信致民敬信服則不能致遠恐泥故夫子不願樊遲  
為也可觀意輕只是起下句意言小道不為則便見有大  
道當為者在矣子夏見小欲速觀此言可見其已進於高  
明矣

日知所亡章

所亡所能俱兼有知行在內日知知字對無忘看非知行  
四書也足圖初告下論

百五八

之知知無忘俱統心說知不但曉得便有勤勵用功意無  
志是服膺弗失意未能謂之亡亡便要自家識得以求進  
於能既能便要保守勿遺夫去日是日日月是月月非止  
一日一月也註日新字正在此看出此俱屬心學時習不  
已的功夫故曰好學好字即在上二句看在一日有一日  
之功在一月有一月之功此真是惟日不足惟恐失的念  
頭非好學而何

博學而篤志章

此是個操心之法心即仁也只重註心不外馳句不必以

知行纏繞博學不止問見是於事事物物體認天理篤志  
是意念專一朱子曰博學是個大規模都理會過篤志正  
是至誠懇切以求之不是理會不得又掉了切近處是心  
身性情上用功不務曠蕩高虛之習學與問似在外而實  
則借外証內志與思則愈欵而內矣四項當兩扇做仁在  
其中是仁在學問志思之中然亦惡講得分曉言人能博  
學篤志切問近思則仁亦不能外乎此的意思仁自是在  
心的當細認朱子不當說未及為行只合以功夫本體立  
說仁是本體四者是工夫然工夫凝聚處即本體存存之  
四書也足圖初告下論

百五九

機故曰仁在其中

玩舊說學問志思似另屬功夫藉以捫心不知仁是何  
物所學所志所問所思是箇事學者學此仁也志者志此  
仁也問者問此仁也思者思此仁也博學篤志切問近思  
此正是求仁功夫處故承之曰仁在其中矣作文於學問  
志思處俱要切仁上講往說俱失體認且學與志問與思  
亦要看得自融所云篤志非單篤於所學即問時之志亦  
要如此篤也所云近思非單思其所問即所學之理亦要  
如此近思之也舊說志其所學思其所問亦過泥

百工居肆以章

上句輕只借百工以興起君子百工重成事上君子重致道上百工居肆須要成其事不成事居肆何為君子為學須要致其道不致其道所學何事只順語氣直講一句只是一意註作兩層解只主后註說學指知行致是造其極知至行盡是也

君子有三變章

君子非有心於變自人望之即之聽之覺其變耳貌主一身而言色是見於面者遠望見其體段容貌近就則見其顏色確者是非可否斷然不可移易

百六十

君子信而后章

信字擬註交字意是我以誠心愛民而民信我之愛我以誠心忠君而君信我之忠各肩重上句下句反言不重

大德不喻章

只重上句下句因上句來惟其大德已不喻則則小德雖未盡合亦是先立其大而未暇及其小猶之可也若無上句則下句便着不得可字大德如大綱常大節義皆是閑字要說得真切是規矩準繩毫不可越處出入承閑字來

或出而在閑外或入而在閑內二字連看勿分註未盡合理未盡二字有斟酌

子夏只要歸重大節言若能先立乎大則小者便出入得亦不妨若大節如何出入得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大學小學可以分先後不可以分本末子夏以始卒字替本末字識見便高於子游了當以子夏之言為正子游識小子實識子夏教人無本當非該當乃當其時之當本字指心學說故註云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亦不必泥定此

百六一

二項大抵心性上用工夫耳二君子之道俱就教人者言二孰字只在君子之心上說若事上須有先後但君子本心非有意先傳以小學後不教以大學區以別矣屬草木

大小說而學者淺深說在譬如上誣猶罔也蓋他身分尚淺我乃示之太深是誣罔他了有始有卒二有字是一齊

都有不假漸次也始指小學卒指大學其惟聖人乎不重贊聖人只重唯字見小子不能孰先傳二句見心本無先

後贊諸草木四句言教不得有先後有始有卒二句見先後一貫之難

往說相沿俱云子游譏子夏之教務夫而忘本蓋以小學  
爲末大學爲本以本末爲二物也子夏便是悟得本末合  
一不應於末外討本其洒掃應對進退不是粗的果爾謂  
未便是本也豈真以洒掃等便可精義入神耶看來小學  
大學自是二事子游本末之說未大差子夏駁語亦未嘗  
怪他本末字說得不好只是解他則無如之何的意謂游  
說我教人徒末而忘本此言過了大學小學那裡一時並  
進的物事君子教人亦何嘗有成心這個教他這個不教  
他只是學者所造原自不同教之先后自不得不有個次  
也書也足圖初告 下論 百六

仕而優則學章  
人仁知仕學一理不知却是兩事既是兩事當素位而各  
專所務若混合相妨及致兩失而優字不同上優字則公  
餘暇日下優字是學成了非是暇日之謂兩則字口氣緊  
註以而後字替之覺差當其仕則重在仕當其學則重在  
學上下兩停說新說謂仕而優即當學學而優乃可仕供  
重學說未甚妥

喪致乎哀章  
子游見當時喪禮日趨頽文而衰不足故發此論亦崇本  
也書也足圖初告 下論 百六

吾友張也章  
一直說重下句難能堂堂俱是病他不是欲抑先揚爲字  
亦不可忽言人所難能之事彼獨爲之有炫奇駭俗之意  
仁總是真心言其近裡着已處不足而其懇之念已滿不  
可知舊說少誠實則不能全心之德少惻怛則不能全愛  
之理要只重心之德耳

難能是個未勝人之事從事高遠則近裡着已功夫却疎  
未仁雖根難能來却不可說爲難能就是未仁觀然而二

字可見亦要知是朋友規諷的話頭須行委婉

堂堂乎張章

難能以不言堂堂以貌言皆自高之意並為仁兼註二意然略重不可輔而為仁一邊堂堂雖輕然病根自堂堂來務外自高外有餘則內不足而仁正內斂者也故自其不能虛受而人難輔彼之仁自其不能切德而彼難輔人之仁也

仁必深潛縝密親切篤志而后可以進務外好高則於已無體認密察之功人不可輔之為仁於人無切德觀感之助已亦不能輔人之仁也此大全小註張南軒輔潛菴意極痛快堂堂不是贊詞乃惜之也難與並為仁在堂堂上見

人未有自致章

自致自然而盡其情也固非虧欠而不致亦非矯揉而強致也親喪就哀痛迫切說乎字有感動人意不可忽

孟莊子之孝章

其他可能句輕引下文耳下文一氣滾看他事如生事盡愛死事盡思一切子職屬大夫分上者皆是可能不是畏

他是言雖有可稱而人憐不難企及意獻子有賢德此句

要見出蓋使不賢又以改為孝矣是難能要見人情多喜新進而獻老成喜紛更而獻鎮靜非真見先德之可師不忍自我而過快者未免奪於浮習所以為難舊只云不忍忘親還不忍濫先德方穩

生子曰獻子歷相三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于公室宿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而終身焉此孔子所謂難也又莊子志在立身行道乃孝之大者與三年無改父道者不同蓋三年無改本其不忍之心言此則因父之賢而終身無改之事也

孟氏使陽膚章

管子此言最有味不徒在刑罰上教他直示人以一點恤刑之心重哀矜上上失其道節註使之無道教之無素二句民散就民於父子兄弟等說是不親不遜之意非散之四方註迫於不得已應使之無道陷於不知應教之無素情字是犯罪之情所謂罪狀是也非迫於不得已陷於不知之情也觀下喜字可見矣蓋哀矜是哀矜其迫於不得

已陷於不知也喜是喜其得情以明察自負也有罪者亦不可不刑但有哀矜之心則用法平恕不刻○使之無道使字以政言不是使使如橫斂而致民無恒心或旁兵而致民窮盜起之類迫於不得已如飢寒迫身不顧廉耻是也陷於不知如昧理冥行以至犯法之類

紂之不善章

此當依大全張南軒小註主積惡說見人當謹始意惡不作惡名只就自身說云紂不道極矣然其始亦未至若此之甚惟其為不善迷悟不返日累月積以至貫盈故眾惡四書也足圖初告八下論

百六六

皆歸之也所以君子深鑒乎此而不敢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恐為眾惡之歸也下流是借字用只當不善看然要得其意地惟不下一下則眾流便皆聚而歸之人惟不為不善一為不善則眾不善都聚而歸之見得下流決不可居人當時加警有天下之惡惡字下不必加名字註中一置其身一字最可玩

字貢非欲人監於紂而后知惡之不可為只借紂來做個樣子不重紂上只重君子二句玩下流二字言始於一念之不自制眾惡便相引而來假令紂未死惡寧止此使

善有盡時文王何以望道求見是以君子見不善如探湯貴謹之於始也據集註是人以惡名歸之而此以自己積惡說亦足鑒戒但紂之不善下更添一始字方說得去○下流與下達一般言一居污下則眾惡日列月長而至故曰天下之惡皆歸焉

君子之過章

首二句且虛下一過一更正見如日月之食處人皆見不自諱也人皆仰復其明也俱貼入如日月之食意君子之過全在無心上惟其無心偶失故無所揜護當改四書也足圖初告八下論

百六十七

即改所以有過不妨與人見既改亦能令人仰皆從無心之失來此見君子常明之心過出無心本體上未嘗損壞一改之則原復光明之本體矣日月之喻極當

衛公孫朝章

公孫朝所問甚淺只見夫子博學多聞問從學何師故子貢亦就顯淺處答之註以誤訓功烈等辭道者正淺言之也時說云文中勿用道統意看來道無精粗誤訓功烈等亦即是心傳所寄說涉道統不妨學字以師言請從學何

人未墜於地在一反一正言未泯於地而猶有人識之不賢不是不好底人但不必其才德過人耳只是庸衆意勿以謏訓功烈爲大禮樂文章爲小就中各有大小夫子焉不學二句連看學卽師也猶云夫子何所不師而亦何所專師不可說賢不賢皆夫子之師蓋夫子特借賢不賢以會文武之道耳此處當活說如以爲無師則借証亦師也如以爲有師則專門安在哉時講云雖謂夫子之無師可也此句甚好○末二句只在道上論蓋常人師人故有常夫子師道故無常觀賢者識其大二句卽繼莫不有文

四書也足圖初告 八下論

百六八

武之道句亦只重道不重人

夫子在當時堯人稱其博學太宰詢其多能而晏嬰亦以爲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說皆恠其學從何處來焉學之問直問其所學者何人子貢以文武之道答之見其學從文武來師者師其道也識大識小不過形容道之在人焉不學何常師不必牽扯賢者吾師不賢者亦師文武之道寄在人身賢識其大不賢識其小只是隨人各得其一偏夫子却以全收之此是夫子所學之大處故曰焉不學然都是夫子默契神悟不由師傅何曾有常常師

的人故曰何常師者來夫子只是師文武

叔孫武叔語大夫章

凡人之造詣平淺則易識高深則難識此章之旨是如此賢勝也譬之宮牆三節歸重夫子上去宮喻內面蘊藉牆喻所造地位下而教及肩是以造位高卑言正應牆字室宗美富是以蘊藉淺深言正應宮字宮牆之譬源把子貢夫子所造在譬之上略見以下源只在宮牆上說勿露道德窺是牆外窺之不必入門也室家之好乃領悟之才通達之施是也美字是壯麗意富字是森列意夫子性與

四書也足圖初告 八下論

百六九

天道精粹溥博借言如此作文亦俱借言形容得其門者或寡矣則不見其美宜乎其淺視之不見其富宜乎其隘視之也故云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得其門句且泛說下補武叔正不得其門而入者不亦宜猶言不足怪耳上節不得其門而入是泛論理此得其門或寡是實指世人說子貢晚年見用於魯懼吳之強大曉宰嚭而舍衛侯伐齊之謀詰陳成子而反其侵地魯人賢之此武叔所謂賢於仲尼也下毀仲尼及子貢豈賢於子之議皆爲此耳

毀仲尼章

此章見聖道高不可喻曰毀則不止於上章之議矣無以爲句且泛說言人之善惡有定衡是非有公論卽一言之毀不足爲人重輕無用毀人爲也下句方着仲尼言常人且不可毀况於仲尼尤不可得而毀也若此二句一起出題無以爲只虛虛說無以毀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以下句實上句說更好無以爲二句是員下皆發明不可毀之意他人之賢不必泥是指群聖子貢不過欲形容仲尼之高故先說此亦不必謂可喻便可毀恐與無以爲句相矛盾喻是出其右意可喻無得喻指道德就賢者與仲尼說不

四書也足圖初皆六下

百七十

帶在立陵日月上說日月喻其高非喻其明也其何傷於日月乎此日月就作仲尼字面言毀之不以其之貶聖意不自知已之分量是個凡人所以敢議聖人

子爲恭也章

通章夫子之不可及節最重末節得邦家不過就中抽出言之因子禽見識淺故指其功業可見者以示之不可以德業平看爲恭卽指宮墻日月之說言是評論人物之言智不智在評論人物之當不當上說言不可不慎是責其不謹言非教以謹言也重失言一邊形容夫子之不可及

二句一申說下句只是形容不可及之意猶字重看只重夫子上說不重天上說不可及須在化不可爲上看階字亦要細貼如善信美大皆有階級可循至大而化之便懸絕了故不可階而升過下云惜乎夫子之未得邦家故其不可及者無由見耳若夫子之得邦家云云所謂字是引成語立是植其生屬養道是引以善屬教綏是就所立而更加撫安動是就所道而更加振作朱子曰勞之來之又從而振德之振德便是鼓舞使之歡欣踴躍迂善改過而不自知新說不分教養不作相承只在字義發渾似更好

四書也足圖初皆六下論

百七十

四斯字極重見神速意此皆自然而神動天隨不在形迹上說和字深故註云於變時雍卽太和在宇宙意榮卽尊親尊爲元后親爲父母榮人榮之也是人以得尊得親爲榮非夫子因人之尊親爲榮也如之何其可及也非是說立道綏動等不可及蓋卽夫子發用處這等神妙則其德安可及乃是應上不可及句乃卽用以見體因業以觀德

堯曰咨爾舜章

通章在末節斷上是歷叙帝王之道下是統論帝王之道

舊說以中字貫新說以承天子民意貫亦俱有理但戒牽強葛藤耳據四海萬方百姓天下得衆人任等字則承天子民之說似覺本色○天下重冕以大統挈而授受豈是細故故未語先咨致畏天悲人之意天之曆教在爾躬據其德之宜君而言亦便見投大遺艱意中字在政事上看執字與守字不同字便死煞了中無定體隨時而在如何死煞守得故不徒曰執而曰允執者蓋必隨時處中具融不滯方是信能執中四海困窮承不執中來然此節只重允執句若四海二句不過反言以戒之不重○次節是言

四書也足圖初告八下論

百七十二

舜禹之事舜亦以命禹蓋中外無道也亦字說得極妙正見三聖相傳只有這些子心法更無雜備故雖益之以危微精一之三言不過闡明執中之旨斷非有所加也內亦要說到恐恐然不克君而無以承天之心此方是相傳授受之命

予小子履節提是既伐桀而告諸侯之詞而簡在帝心上則自述其初請命於天而伐桀之詞也皇皇后帝天之神也只是一個有罪指桀言帝臣不蔽如聿求元聖之類簡閱也如點視兵馬謂之簡閱此言有德有罪上帝一一

降監意一說單承有德來亦通通至朕初有罪云我之初請命而伐桀如此今我既爲天子則其責尤重矣朕躬四句不平乃肫肫責己未嘗責人只重罪在朕躬上天抵帝心以上見在已命討之嚴而脫然無利天下之心以下見在已寄托之重而恐然有任天下之懼

有大齊至食喪祭俱是武王之事句句要見反商政意大齊是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所齊不止善人而善人尤加大齊在既伐殷后雖有周親節是誓師之詞又在初伐紂時乃記者錯舉也紂之至親離心離德不如周之仁人

四書也足圖初告八下論

百七十三

同心同德百姓二句依書經參傳過責也言百姓身在塗炭皆咎責我以不伐紂合一節上二句見伐商有必克之理下二句見伐商爲不容已之事亦有只依上文萬方有罪一例看者亦不妨謹權量二節以行政得民平對徐巖泉云上是盡義截然齊一下是盡仁萬然太和權之輕重量之大小皆謹之使官府不得以侵漁民間不得以欺詐法度是禮樂制度審其因革損益廢官是有官守而廢墜不舉者修而復之使各舉其職也四方之政行不必開推於三者之外蓋上是舉政此是政行謂行去無阻滯也如



權量法度即政也今則頒布得通達官之所職即政也今則展錯得周徧○滅國有人無國復封以興之絕世有國無人立旁支以繼之滅國絕世先世有功德於民民之所欲興繼也逸民有才德民之所欲舉也從其所欲故歸心○食喪祭以民字摠之重民之食如民事不可緩是也重民之喪使慎終也重民之祭使追遠也

末節寬信敏公雖認是中道然不必強以中字貫之寬是包容含覆無不周徧有天覆地載意正帝王大度量處信如四時敏似乾健公如造化無心聖人天地一而已矣公

四書也定國初告下論

百七四

則說如賞無私喜則人服其不僭罰無私怒則人服其不濫推類可見要知得衆民任等亦作見成的看蓋上教節已有此意思了此不過揭出原頭名目耳語意云帝王施為不同而要其道則寬也信也敏也公也盡之矣只重寬信敏公上不重效○四者皆是心體是純粹一正在此處不精一則私意夾雜便狹小便作偽便懶散便有我所以于聖相傳只在乎此

子張問從政章

此章見夫子論政以繼帝王之統也從政不作爲大夫只

之說行政觀下五美四惡皆帝王經世之事可見尊有恭敬奉持之意屏有嚴以絕之意惠而五句且虐者乃五美之目惠勞欲泰威俱就政事說惠之美在不費上見之惠易至於費惠而不費所以爲美餘句做此○因民所利妙在一因字民之所利如田里樹畜因而制之教之便是利之不待家賜而人益之也故不費○擇字重看要見不得已而勞之之意可勞如築城鑿池之類○欲仁還指仁政言亦根心來言仁履之念不至蕪利萬物不已然澤及宇宙而遠得吾心生生之真體何有於貪欲仁欲字內亦要

四書也定國初告下論

百七五

見求得無厭的意蔡居齊曰欲仁得仁與欲仁仁至不同彼是隨求隨得之意此只是欲仁字重○事無大小人無聚寡皆無敢慢則此心不愧不怍而泰然以競業得之自不是驕也泰字如此說爲是蓋人心苟悔一人忽一事此心亦必有不安者心安則爲泰矣○李九我曰君子常有從容暇豫安舒自得之意是之謂太而其迹似於放曠佚樂恣情玩世有疑於驕然君子賢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也惟其生平未嘗慢一人輕一物人人事事皆處得好故無尤無悔無愧無怍常快然自得而大而豈驕之謂乎泰

真驕迹相似而實相反君子泰而不驕非泰而不流於驕也然講中要對酌若說無敢慢則事自理民自安斯可以泰然處之則又以功效上論泰而不從心體論泰矣三個無字總是君子心上形容○正衣冠尊瞻視亦不是徒致飾於外亦是從無敢慢處發見於威儀之間耳儼然尚為君子身上看望而畏之是德威之畏故不猛若有意要人畏便是猛○李九我云猛者厲聲色作威風而使人不敢近也君子正衣冠尊瞻視吾自正容謹節儼然於上而入望自畏之其可畏者威也而其威乃在衣冠瞻視之際

四書也足圖初告下論

百七六

夫豈猛之謂乎威容有流於猛者此直云威而不猛非謂其威而不流於猛也○已上各段都重講實事斯不亦句只轉應上面語

四惡虐以立教言暴以作事言賊以出令言有可以用財言初不教民為善及他為惡就去殺他是殘酷不仁故曰虐就心之殘忍說不戒與慢令相似但不戒是全不肯戒却刻期取必是有心悞人而為賊不可分力征貢賦說就之均之也如云前后免不得也出納之吝是出於我而納

於彼者吝而不果也此不專以窮功言註特例舉耳有司為君守財不得自專不得不吝為政者下同於有司則失大體故亦謂之惡出納二字相因有出便有納只重出字○尊美屏惡不是截然兩項惟屏而后尊無疵也摠之是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

不知命章

此只依註三平看或以君子略貫亦可命即吉凶禍福主氣數說不知命則不知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而微福免利之計生是小人而已君子知命必盡人事以聽天命非生

四書也足圖初告下論

百七七

謗氣數也此又不可不知據註立字只就外面說今還當治心治躬看禮有規矩準繩節文度數立謂身有約束而德性堅定也人凡日用踐履之間無個絕墨準則率而由之依而據之則心身何所約束淫僻輒誘而引之德性無能堅定邪欲輒搖而奪之故曰不學禮無以立又曰立於禮首根於心因言以知心方是知言

四書也足圖初告上

閩中王

字

社友林永平

孟子見梁惠王章

通章把仁義作主孟子之見王便欲懷仁義以事之惠王利國之問便非仁義之君故一則言利之害以關之一則言仁義之效以引之總見仁義當言而利不足道也

孟子見梁王答禮意輕行道意重梁王說利是功利之利非專指財利也註富強正其大端孟子開口便以仁義退

他日何必是截然禁止之詞而已矣見此外別無可言

講中只宜虛虛就理欲公私上看中二節指陳利害出來正解何必曰利亦有仁義之意○王曰至國危是詳利上

推到害處萬乘以下正詳所以國危之實也王曰句最重另講王乃大夫士庶人的表率利國亦利家利身的樣子何以二字是一點謀利的心思利國必取之於臣民利家

利身必取之於君此就是上下交征利了國危之禍獨中於人主國危在弑奪上見臣之於君每十分取一取字只當得字看此先王制地定制也即此便見得義字意安

於所得便是義苟后義而先利則不弑君而盡奪之不廢此所以國危也○不遺不后皆自真心惻怛懇切中流出自然不容已處遺后以心言要說得細仁義未嘗不利此意勿用白文原無正講只間間說來結歸梁王補躬行意○王亦曰節正與前相應前只含蓄說此則明指利害言矣上句欲其急於仁義以收尊親之效下句欲其絕利以免弑奪之禍有致叮嚀意

王立於沼上章

此章關鍵全在偕樂獨樂上引詩發出一偕字引書發出

四書也足圖初告上

二

一獨字煞甚肯綮但不可泥定詩書以文桀板對重在賢者而後樂此一邊方見孟氏引君公樂之意○賢者亦樂此乎賢者指賢君味一乎字意以賢君不樂此耳故孟子即就此而引之直接云惟賢者之君而後樂此彼不賢者雖有此不樂能與不能且含蓄引而不發始妙○經始節申賢者而後樂此意詩詞只輕輕敘過文王以民力五句總結上所引詩不必句句與上相應及傷破碎只渾融為妙兩謂其二樂其俱頂民字看加以美名見其成以不日若有神助故名爲靈大都此五句都是周民樂君之樂此

處便見得文王能享其樂矣末句是推文王所以能享其樂之故與民偕樂是平日治岐仁政不是以臺池之樂信民也時說有云滿堂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悲泣則一堂皆爲之不樂故必與民偕樂而後樂此蓋一體萬物之心始安耳若但以危亡不作而能享其樂則淺矣○末節申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上二句書意在桀下三句泛就人君說豈能獨樂句須重看註中則民怨之四字方發得雖有此不能樂意

寡人之於國也章

四書也定國初告

上五

三

首節分上惠王以小惠期得民下孟子示以王道而斥其時政之失也○盡心者言委曲盡心以計安斯民就救災恤患無所不周說移民移粟正其實事用心亦指救荒何也二字便有歸罪歲凶意謂歲凶所爲人力終無之何也而平日虐政殺人與不發倉廩毫不自反○孟子欲告以王道且先論戰以啓其明鼓之謂鼓其進也以小惠視不恤其民均之不行王道也以五十步視百步均之戰敗也無望民句全要發此意知小惠不足得民則欲民加多莫若行王道故下遂以王道告之○此節以王道之先務言

五谷魚鱉材木是天地自然之利也不違不入以時是權節愛養之方也不違農時節勿奪其時但百畝之田是法制已備耳不可勝食勝用且說他多尚未到民食用上養生喪死無憾方是食用始字即先務意在得民心上見蓋王道本乎人情先要體恤民心故以民心無憾爲王道之先務使生計稍立人心不至渙散然後可以慢慢創制立法以圖經久○繼此而盡法制品節之詳五畝三段是盡心養民之事庠序一段是盡心教民之事此是論王道教養當並重時說要重養民上以因論救荒而發也存之五

四書也定國初告

上五

四

畝之宅與百畝之田俱重看正分田制里也衣帛食肉無饑須看可以二字重置法者身上發意謹庠序之教謹字不苟凡所以立教者屏邪說黜具文兢兢乎一稟乎天命人心之正而孝弟尤良心最切故更加叮嚀此則民生以遂教化大行○其身爲天下王王道便已成就下○此節斥其時政之失○狗彘食人食即厚斂於民以養禽獸意此句是言其平時無養民之政說塗有餓殍不知發是言其遇災無恤民之實民死實由於此豈歲之罪乎無罪歲包得革當時之弊政行王道之始終故天下之民至焉天下

民至便見不但加多於鄰國通章命脉歸結在末二句與上節何也相應

寡人願安承教章

首節分上惠王有求教之誠下孟子先諱之以發其本心之明而後反覆以攻其行政之失○因前陳王道而願安意承教儘有虚心然不直究其所以害民之原如何能行王道故以挺刃設喻引起挺刃不重歸重政字庖有肥肉四句正是虐政也下二節皆反覆言虐政殺人之不可飽有肥肉四句不平因上二句致有下二句也肥肉肥馬皆

四書也足國初告

上孟

五

從厚斂得來因此民有饑色餓莩豈不是率獸食人此正人之死於虐政無異挺刃處獸相食從率獸何生來輕述過為民父母行政六字一氣讀勿以行政屬下政字亦活套且勿指虐政說不言君而言父母者蓋以動其不忍之仁心也此節只是取個獸字形起為民父母者仲尼節只是取個像人字形起實使斯民饑而死者二節意對看總見民之不可殘也

晉國天下莫強章

首節分上是惠王志於報怨下是孟子詳示以興王之道

而勉之通章總以百里可王二句作主中三節詳其實

末則勉王篤信而力行也○晉國二句敏先世之盛東敗四句嘆今日之衰末三句欲振衰以復其盛恥之是自己恥其貽恥於先人也如之何則可言當用何等智勇計策乃可以雪恥而復強於天下也此分明恐三敗之餘不能自振了故孟子告以云云見其不當徒求報怨而當行仁也百里可王全在能行仁政上但本節只泛說仁政且勿露出爾下節見之仁政所該甚廣省刑薄斂乃其大目省字薄字不苟蓋刑斂皆不可廢却又不可過者正規當時

四書也足國初告

上孟

六

嚴刑厚斂之失二句甚重下深耕易耨孝弟忠信俱本此來脩字不但講明便有身體力行意入以事父兄出以事長上正是脩也非是修以后事也勿分孝弟屬父兄忠信屬長上只總見梁王志在報怨孟子特借此問啓之以王道非徒為他畫報怨之策而已可使制挺二句只是形容他平日一點尊君親上樂於效死之心可用以戰至王往而征之方說戰勝上王請勿疑是勿疑百里可王之言

孟子見梁襄王章

定以勢言兵革寧息也一以權言政歸一統也孰能一之

以君言問何等君能一之孰能與之以民言問誰人肯歸向他。不嗜殺人包得廣如刑罰稅斂皆能殺人不但操刃也。久旱易為雨勞民易為仁末節主意如此望以心言歸以身言自望之不似人君至未俱是孟子述言雖有問答俱在述語口氣中。

### 齊桓晉文之事章

全章分五段看首段至是心足以王矣是黜伯崇王而許齊王之足王內重保民二字乃一章之大指不忍二字乃是保民之源頭次段至遠庖厨也是啓王以察識次段至四書也是國初告入上孟

七

善推其所為而已是啓王以擴充次段至孰能禦之是揣王不能擴充者病在求大欲發其病而藥之言大欲不可力求依舊當保民而王也未段說到制民恒產而保民之實政方進矣

齊桓晉文之事至是心足以王矣事是指取威定伯之略言伯則曰事王則曰德齊王亦有分曉德字且虛說下保民正是德保民而王二句是一章綱領下文如百姓如老幼如士農商旅皆是民如推恩如發政施仁如制產皆是保民如保四海關土地之類皆是而王如曰足以王矣

曰運掌曰孰能禦皆是莫之能禦但此尚宜渾說耳吾不忍其骸棘不忍二字當提起看乃一篇骨子孟子全執此二字百矣開導若無罪而就死地無罪指牛說切不可謂若人之無罪是心即不忍之心足以王且渾說所以足王全在察識擴充此未可露出

百姓皆以王為愛至遠庖厨也止若但云是心足以王矣便死終今又言百姓皆以王為愛臣固知王之不忍曰愛曰不忍正是詰問他使之反覆深思而自悟大有感發齊王處誠有百姓節齊王此處不過把孟子愛與不忍之言四書也是國初告入上孟

八

申說一番略不見察識之意故下節又設難以啓之說到牛羊何擇真是無復可解却又見牛未見羊一句令人豁然此等妙解真是萬死得一活我非愛其財何故易之以羊也是自攻之詞要於本文添何故二字說始暢宜乎百姓之謂我愛宜乎二字與前誠有二字不同前是認個迹不是此是認個心不是無傷指百姓之言不忍一牛是仁曲全不忍之心而不為禮所妨礙是為仁術勿以牛得全鐘得繫乎說此術字不是有意區處乃是天巧自然然牛羊無擇而謂之仁術者何哉蓋人心之仁以有感而形

所見止此牛故不忍之發獨注一牛若羊則未見而不忍未形不妨以代其死耳以未見易已見使不忍之心得非仁術而何見與未見勿平說此句正是爲齊王解牛羊何擇之難君子遠庖厨是君子之仁術註中預養字廣字要體貼遠庖厨非是爲其死不見而肉可食止是欲完濟此心之仁耳引君子只是爲仁術一証不甚重○此段是因齊王不能察識教之以察識中間曰愛曰以小易大曰牛羊何擇總是欲王察識此心而見牛未見羊一句最重使齊王認得良心全在此句得力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五

九

王說曰至善推其所爲而已矣戚戚心動而有慘傷之貌二字亦於良心發動意形容親切蓋因見牛未見羊之言打動起良心復萌便宛然如覿鱗光景乃知以羊易牛之心真出於不忍而非愛此便是能察識了猶未知此心之合于王是猶不知擴充故下文皆是教以擴充○有復於王二節都是辨其不肯擴充此心至老老節方是告以擴充之事何以說仁民易而愛物難此不論事而論心也蓋人之良心遇同類顛連易爲慘動遇異物失所或至忽遺故以一羽與薪喻仁民以百鈞秋毫喻愛物也若仁民之

豈反易於愛物乎用力用明用恩用字最好人皆有力量有明有恩但自不用耳爲不用恩正獨何與之故○推恩不是推全牛之恩以及民如此則逆施了蓋因全牛一事認出良心本體却從本體上推出先親親後仁民也如因樹之一葉認取樹根未死却培其根以達於幹枝花葉耳○老吾老四句正是推恩實事及人之老節末節未帛食肉意及人之幼節末節不饑不寒意但未可用出天下運掌且只重運掌見推恩之易意便不與保四海相犯運掌有守約施博意節寓心字詩不過証之耳彼字通指寡妻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五

十

兄弟家邦而家邦較重王者以天下爲家家邦純指國言故推恩二句言恩之當推不重效上善推其所爲却重善字正見推恩之序意方不與舉斯加彼犯重今王恩及二句與前段詞同意異前段承有復於王來是說易其所難而反難其所易此段承善推其所爲來是說先其所後而及後其所先前獨何與是起下不能不爲此獨何與是起下與兵結怨自有復于王者至此都是教以擴充而老老節最重舉斯心加諸彼正是誘他擴充之法善推其所爲而已矣已上言是心足以合於土已盡了今恩二句又把

功不至百姓重詰之欲直究其病根使他知得不好處方能行得好處透徹也故有下文說話

權然後至孰能禦之王不自知其愛物重長而仁民輕短故權度節是要他認出病根來心為甚須應上知學要緊言心若不度則輕重長短紛紛倒置俱不自知故當度更甚於物不是心無形物有迹之說只是自知切於知物度字舊以度其輕重長短說不知前言恩及禽獸功不加百姓已說輕重長短失其序了此但使之度其所於物重且長者何故所以於民輕且短者何故下節正承此看正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孟

十一

是愛民輕短病根處此條應上獨何與意上是發何故之端請王度之尚未言度何物此則問其必以此之故是舉實事以足其意按三事正見其不保民而功不至百姓處快於心三字極妙正照前不忍字於一牛且不忍其骸鍊於萬民則忍驅之鋒鏑之下以快其心以此自度將必惻然動念而功加於百姓不至倒行逆施矣為肥甘五項孟子明知王不欲此乃先以探之者見得除了此五項必定是圖王業了再無走路矣闢土地四句都是大欲當四平看但一層濶一層此大欲亦王天下者之所必至但不可

以力求耳鄉人與楚人戰節止說後矣蓋亦反本當依註說發政施仁是求大欲之本發政施仁須串看謂發政乃所以施仁也政即不忍之政仁即不忍之心使天下云云者即發政施仁有以使之也四欲字俱就心說至孰能禦之則身歸之矣○此段是言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者由於求大欲因言大欲不可力求而惟可以行仁得也

吾儕不能至末此段言發政施仁惟在制產進於是是字指發政施仁之其次節雖有士與民二樣只重民上言士特以引起民耳下言無恒產之弊至於問民見恒產所係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孟

十二

之重而人君不可不制民之產也是故明君節言民有恒產便有恒心今也節言民無恒產便無恒心皆是反覆論其理所當制此反本是制恒產又發政施仁之本不可混五畝之宅節則實告以制產之法專重制產一邊而謹庠序之教特帶言以應上恒心耳與告梁王不同衣帛食肉正是及人之老不機不寒正是及人之幼

莊暴見孟子章

首節分上因齊臣之問而槩示以公樂之效下因齊王之慚而詳告以公樂之效此章重人君當公樂上把王之好



樂甚而齊其庶幾作王但初只發其端直待探齊王之明而後竟其說○曰好樂何如還是莊暴問於孟子言王之所謂好樂者其當好與不當好何如也何如還疑樂不宜好一邊好樂甚要見滿其量意卽下文與民同樂意但此處且渾未可露近治如教化大行之類言可王也不只謂能治其國他日見王而問重在欲發上文甚與庶幾之意引君公樂於民也變色是色之慚寡人非能之句是言之慚今之樂由古之樂只承上庶幾看出蓋古樂好之甚固可適治今樂好之甚亦可適治則何必分別隆殺此只以

也足圖四書講意 上孟

十三

樂之慚言勿就聲容上說可得聞與只問如何好樂甚齊庶幾意不重今樂由古樂上兩個執樂只言孰爲樂之甚獨樂不若與人則與人爲甚與少不若與衆則與衆爲甚由此推之可見所好愈甚所與愈廣則甚字之義只在與百姓同樂矣故接言臣請爲王言樂然此節且只泛就常情言未說到人君上與衆衆字亦不指百姓只是人多也齊王本心之明全在兩不若上見可以引他與民同樂處爲王言樂正言其甚而庶幾者也今王鼓樂於此二節只並言好樂甚不甚兩端末節方勉齊王由獵亦好樂之類

故併言之庶幾何以俱是欣幸之詞不作自爲問答不與民同樂與民同樂都就平日言此二節只引起末節蓋與民同樂便是好樂甚不與民同樂便是好樂不甚今王誠推與人與衆之心以與民同樂則亦好樂之甚矣由是而王卽所謂齊其庶幾矣何患今之非古哉與百姓同樂只是制民恒產推恩保民使之鼓腹擊壤衣帛食肉也上下俱極其樂便是甚了則王正應齊其庶幾之云

文王之囿章

此孟子亦啓齊王公其情於民也首節至何也是宣王托

也足圖四書講意 上孟

十四

文王以自解方七十里節是承民猶以爲小來臣始節承民猶以爲大來宣王就制度上說大小而異其民孟子從民心上說其所以爲大爲小而異其君上下要相形歸重在末節○蘇子由云文王七十里之囿蓋亦山林陵麓與民共之而以囿名焉此說最妙文王當時實無七十里之囿但孟子急於引君且不暇辨故曰於傳有之語亦斟酌民以爲小亦宜乎小大二字只在公私之間辨之文王之囿雖大但文王不以爲一人之囿而文王之民亦忘其爲文王之囿故不見其大而以爲小若說所出不足供其

所求則當時之民只見利不見義了似非王者之民四十里之圍不為大四十里之阱則便大了故曰民以為大不亦宜乎把個弄字換他圍字最有味

交鄰國有道章

交鄰與除暴是兩截事然曰保天下曰保其國曰安天下之民總是保民而王之心大勇正以善成其仁智也須上下說得相關蘇紫溪曰大國吾事之理也至於大國之不可理處而天下且被其毒則與師以伐大國不為過也小國吾事之理也至於小國之不可以理處而天下且懼其

四書也是爾初告八上五

十五

禍則興師以伐小國不為過也湯事葛而卒伐葛誰謂湯非仁哉勾踐事吳而卒伐吳誰謂勾踐非智哉最融貫○問交鄰之道便有息爭求寧之意下告以仁智正是其道仁者惟見理不見勢智者兼明理勢仁者忘其勢之在已智者順其勢之在人以大事小事以心言以小事大事以禮言胡雲峰曰大之字小猶未足見其仁必小國雖或不恭而字之之心自不能已乃見大者之仁小之事大猶未足見其智必大國雖見侵凌而事之之禮尤不敢廢乃見小者之智仁智重看註解最精貼下不過各引古人以証

之湯事葛如祭祀是供文王事昆夷如戎疾不殄○次節與德齋如土地之與勾踐事吳如臣妾之請是也○上節只作一層看曰作善事小節有樂天意曰樂天即有保天下意曰智者事大節有畏天意曰畏天即有保其國

意非有三層事此不過見得交鄰之善以見其道之當盡亦非別其優劣也樂天畏天俱就心裡說保天下保國言他胸中便補這氣象規模了天字只就理上發揮是大國便當事小是小國便當事大皆理之當然而不可易者也○次心有一毫勉強便不樂事小之心是仁人本心原出於

四書也是爾初告八上五

十六

自然無一毫勉強油然與天理相訢合者故曰樂天如生意在草木中自有油油欣暢意若知有天而樂之便不是事大之禮原出於天之所秩一毫不可違越於所不可違者而毫不敢違凜然惟天則之奉持者故曰畏天則知有天矣就其樂天處而觀則大公所容浩浩乎包含徧覆必能視六合為一家視羣生為一體而有容保天下之氣象就其畏天處而觀則循理而動兢兢然制節謹度必不以怠荒亂政逸豫滅德而有保守一國之規模保天下乃保別人容保之保也保其國乃自保保守之保也此只以氣

象規模言足以如此不是言其效○引詩見天之當畏只証畏天保國一邊末補樂天保天下意天理當然違之有禍便是天威於時保之是保天命○大哉言謂仁智交鄰至於保天下保其國信非小小用智驛力以彌縫一時者比也王請大之大勇卽下文武除暴救民事此且勿露此文王之勇也未可露大字下句方見其大天下包鄰國大小在內怒上見勇安天下見大一人泛說勿指紂末節勉其法文武正終王請大之說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章

留書也是國初告

上孟

十七

通章關鍵在與民同樂上雪宮三節是以與民同樂之效廣其志而下復証以齊之故典者蓋欲齊王納諫以與民同樂也樂民之樂一節是主景公六節是客○賢者亦有此樂乎只依註說爲安不得而非其上節只是過文當抑揚看重在下段君非一邊樂民之樂此節亦須點出一個事字謂凡事有關於民之憂樂者方與下爲民爲事相應樂民之樂是所欲與聚民亦樂其樂欲君享其樂如周民之歡樂是也憂民之憂是所惡勿施民亦憂其憂爲君去其憂如趙事赴難是也樂民之樂四句是言憂樂之相通

要說得憂戚相關意出樂以天下二句言憂樂之大同要模寫一段渾融淡洽的光景樂以天下二句不是另一層就在上四句看出兼君民言而以君作主言人君以已情通於民因使民情通於已是人君樂不以已而以天下憂不以已而以天下也蓋民之樂君憂君亦君使之則亦君以之也憂樂通天下此全是太和景象故謂其可王蓋能聯屬天下之謂王憂樂能聯屬則天下可混一矣○景公晏子乃伯習耳孟子引之須重在先王二字方見頭面何修修字亦莫放過下面巡所守述所職補不足助不給正

留書也是國初告

上孟

十八

是此脩也後面大戒出舍與廢都應此脩字善哉問是善其有志希古○天子以下正是先王遊觀之善巡所守述所職不徒是解字義正見得無非事者省耕省斂在巡符述職之外亦兼天子諸侯言天子省斂內諸侯省國中省之正欲補助之也夏諺只帶省斂一段是天子畿內之諺據成語引証不必拘諸侯巡遊豫樂巡遊所以爲逸樂也休助無二義自上有所與曰助自下被其惠曰休無非事以上是爲事而遊春省以下是爲民而遊然此節語意重補助爲民邊觀末節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可見辭言

巡狩述職者以巡述皆先王遊觀之大者故亦統言之為事而亦所以為民也要活看不可以為事為民截對○今也不然一節便是不為事不為民的樣子與上節及看宜隨文散說去不必強求整齊方命虐民總承上五句飲食若流不止行師之糧泛言諸侯飲食皆虐民事也為諸侯憂與上諸侯不同上是天子之諸侯下是諸侯之附庸○盧未人曰此什流連荒亡之義上二句是借行舟之狀以什流連下二句是指從獸樂酒之事以什荒亡非謂行舟之樂與從獸樂酒一般兩忘及兩無厭字最重流是流蕩而無節連是連續而不絕荒是荒廢時曰亡是亡失政事各末句都要發為民為臣之害非天子所命意方可○惟君所行不是聽他自擇分明要他決意從古○景公說說字最重大戒出舍之令與發補助之政君臣相悅之樂都從悅中來徵招角招是其聲畜君何尤是其詩樂聲輕樂章重看末句是孟子解詩意畜君以言言好君以心言都指晏子說景公志遊觀本是佚欲幸其猶知有先王觀耳故晏子借以畜止其欲言外要補繼景公而作畜不在王乎意

人皆謂我毀明堂章

首節分上是宣王欲毀明堂下是深以王政望之三節其欲聞王政而告之四節五節因其自諉而擴之節節要見明堂不必毀無非欲其同民心以行王政也○明堂之制抱陰負陽而法象效乎天地辨方正位而規制侔乎四時毀諸已乎意重毀邊王者之堂註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此政令如陳詩納價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備五禮如五器之類蓋指巡狩時所出之政令也行王政乃就平時大政說非指居明堂時朝諸侯出政令等事也言王政獨稱文王者以國君為政於天下也且是周家興王之祖故引之耕者九一五句王政大體已盡矣下又抽出所加意者言之必先斯四者只是加意於此非先後之光也先字訓作重字只以四者為重耳善哉言乎只是贊王政之善或謂善其居明堂以行王政之言太淺好貨則取民無制於稅斂必厚待士必薄商賈必征澤梁必禁鰥寡孤獨不能使之得所故不能行王政下用度奢侈亦然引詩只重民富不重遷邠上公劉詩只用故居者三句點出民富足意而公劉好貨能與百姓同意就在其中遂承言王如

好貨云云蓋借之以發已意也居是平居之時行是遷徙之際下節引詩只重爰及姜女一句不重避狄上太王詩只說出當是時也三句而太王好色能與民同之意就在其中故承言云云無怨曠以遷國全民言太王避狄全民不至寡人之妻鯨人之夫故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也公劉實非好貨太王實非好色孟子只借以引君耳而與百姓同之亦不是發帑藏出殯御以同民只是推此心以行王政便是

王之臣有托章

四書也足則初告八上五

二十一

有二節須輕過過重未節乃是孟子發問本旨也上設問不友不臣之事齊王明於責人下切問不君之事而齊王昧於責已○托是以衣食之事屬托他爲之照管非以妻子寄於其家也比其反也則凍解妻妾非反時方凍餒時方知也鄉士掌六鄉之獄遂士掌六遂之獄而士師爲之長則皆當治之不能治士是聽其所爲使之刑罰不中也四境不治是人民困齊政事廢弛顧左右而言他舊分顧左右以釋其愧言他事以亂其詞看來不必分總是無詞以對意註只云王不能答可見○註憚於自責恥於

下問言此則寡人之罪非也這便是自責言如何可以治人便是下問

所謂故國者章

孟子因齊宣輕於進退人才故爲此語以發之通章俱重預養世臣以爲故國增重刑殺邊只宜帶過爲是○喬木世臣皆故國所有但喬木可以壯觀不足爲國重世臣受國厚恩視國如家必能竭力輔導以綿國祚於苞桑又其功烈已著於時德望已信於人萬一國家有事至於緩急之際突大策定大衆呼之則來揮之則散者惟世臣巨室

四書也足則初告八上五

二十二

爲能所以足爲國重世臣始於親臣漢王失蕭何如失左右手相親故也故不知其亡見無親臣蔡虛齋曰進字不是泛泛進用正是其尊之戚之者故以不知其亡爲無親臣若百僚庶尹安可一一責王盡知耶何以識三字最重下告以詢之衆審之已正應此三字舍字中便包有用字意舍不才便要真才註中先字可玩○緊要在國君進賢如不得已此句極重是一章骨子進賢本非得已事但慎之又慎有似迫而後動者此亦旁人視之如此要着一如字此就始進賢時君心上形容之卑踰尊三句正不得

已之故此處要與世臣說得關切方見當慎意蓋所尊所  
戚正是爲世臣的根基若不慎之於早而所尊親者未必  
賢而使後來得以相踰世臣畢竟將何所賴故戒以慎之  
於早玩將使字正是欲進未進之際預爲籌度顧慮的意  
時說只云有傷國體當慎與註非禮之常俱不甚切○此  
節正慎之實左右諸大夫之言至國人而始決吾之察亦  
因國人而後施重國人上俱在用人之初言去之亦是今  
日所欲進之人不用則去耳非既在位而退之也左右皆  
曰不可云云者恐其失賢也恐其失賢正欲得真賢也故

四書也是國初告

上五

二十三

此二項總歸於進賢如不得已非進賢之外又有退不肖  
脚也二個然後字正見不得已處左右皆曰可殺一節  
如後世烹阿封卽墨之類亦在用人上看只輕帶不重○  
如此承上二節都在用人上見切不可命討平對爲民  
父母只重體民心上勿以趨利避害說如此然後可以爲  
民父母不是說效驗玩然後字可見不如此則有忝具瞻  
意正見其當慎也○時說多謂踰尊踰戚處且淺說至爲  
民父母處方是進賢不得已之故未爲不是但可不慎與  
一句儘亦不輕看來世臣之可爲故國亦以其中外屬望

人心歸附而已若非民心所欲進者而進之安能使中外  
之屬望人心之歸附乎故欲爲故國在得世臣欲得世臣  
在順民心通章血脉原自融貫踰尊踰戚之不可不慎者  
就世臣之關係者言也必推到民之父母者就世臣之所  
以關係者言也原非兩截事如此然後云云正與首節所  
謂三句相應惟用賢不拂乎民心如此則可常尊常戚世  
臣從此得而國可以故矣○通章以世臣爲主欲得世臣  
全在慎進賢同民心是進賢內事切不可又推一層

湯放桀章

四書也是國初告

上五

二十四

宣王此問實有藉口湯武欲滅東周意然東周之君未必  
爲桀紂而宣王之臣非湯武明矣故孟子因問而據書以  
答之賊以心言殘以事言以誅字換殺字以一夫字換君  
字見謂之君不可弑此是緊關處蓋必殘賊如桀紂然後  
可行湯武之放伐也殘與賊不同賊字是忍心害理殘字  
却不是殘暴之殘乃是殘賊之殘蓋義者事物之宜本有  
秩然之序今賊義者顛倒錯亂無復秩序譬如一部書將  
篇次顛倒缺壞便成殘編斷簡矣故謂之殘

爲巨室章

通章總是諷王不任賢上節以為室喻下節以治玉喻只是一意觀兩言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可見一說二節相承任賢不如任木因見愛國不如愛玉也不作兩平此是虛齊主意○此節是任賢不如任木不可誤作任賢不如任匠勝任不勝任都指木說勝任者勝巨室之任也勿而學二句重看全在勿學內見其大欲行中便有不自貶以狗人意則何如是詰問之詞要將任賢任木兩下比並諷使自悟意○萬鎰常說俱作所值之少看來還是多意蓋言不取吝惜而付之能者乃為善用其愛者教玉人教字只當

四書也是國初告

二十五

使字看何以異與上節則何如語氣一般上言為室任木則欲其大為國任賢乃欲其小何也下言治玉則使玉人治國則不使賢者何也何以二字還作猜疑詰難之詞若竟作何其異似直捷而無旨趣一說教字是任已意指點他若以正意言之即好臣其所教也何以異不異也此亦一見

齊人伐燕勝之章

此章齊王托天意以取燕下孟子即民心而深明燕之不可取齊王意重取上孟子意重不取上○或謂三句是述

衆論如此皆假借之言萬乘以下則以已見言之人力不至於此明說是天意之有歸取之何如有恐不得不取意非是兩可之疑孟子之對專以民之悅不悅為據正所以矯托天之說也似不宜又把民心纏到天意上謂民悅則當如武王不悅則當如文王管甚麼天殃二段須抑揚說歸重勿取邊悅與不悅非是既取之後纔去觀他乃在先度定的也取與不取只開關說只重民心悅便取民心不悅便勿取引文武只做假証且文王只是不取商未有民心不悅而止不必滯避水火也以上是推燕民望齊之心

四書也是國初告

二十六

引起如水益深三句正所謂取之而燕民不悅者也兩如字是假姓之如非譬如之如水火直是陷汨燿爨之髡語不作喻蓋孟子當時已窺見其取之必有殺其父兄等事矣或疑則益熱益深似是取後事燕民此時或未必有不悅齊取之意非也齊王勝燕之後未嘗有一毫惠政加於燕民已大孤其單食壺漿之望了孟子蓋已預知其不悅而為此語以止齊之取也此合上節總是當順民心或以上節為順民心下節為順民心當行仁政此陳新安小註不必依末當補不取未必有天殃意○齊王取決於天意

幽而難憑孟子取決於人心顯而可據

齊人伐燕取之章

何以待之分上齊王求待敵之策下孟子詳其所以召兵之故而示以止兵之策○多謀伐寡人者多字內見齊王有畏意何以待之待字時說多作止字解還不是蓋齊王泛問應敵而孟子教以止敵也何以待之猶云如何預備待他來便好抵禦他意七十里為政與千里畏人且虛所以然者得民與不得民耳下面誅君弔民便是為政的根子殺父兄等事便是畏人根子但二節不平言湯正以見

四書卷之四國初章

上五

二七

齊之不然也天下信之一句最重望於未至之先安於既至之後皆本於天下信之上來言外便見得齊不為諸侯所信意雲霓以上見湯師未至民望之切歸市以下見湯師既至民慰之深當重已至而慰民望邊不可兩平望雲霓總是望雨之意蓋願其雲合而雨又恐其霓見而不雨也望湯欲其至又恐其不至也總之望之切意今燕節段段與上相反若殺其父兄若字不作設詞是已然事如之何其可也是言如之何其可慰燕民之望也畏齊之強指平日諸侯忌齊說第苦於無覺可乘耳今又倍地而不行

仁政則在我有覺而人得執以為辭天下之兵從此起矣

故曰動天下之兵也徐傲茲云動天下之兵有三件畏齊之強則有乘我之心倍地則益起人之忌不行仁政則有開兵之端意亦完但看來現在事更是要緊口氣猶云人正忌女女又示之以隙是天下之兵由我撥動之也動字屬齊不行仁政指殺其父兄四句王速出令重個速字反其旌倪四句正令中事則猶可及止也猶字正與速字相應若遲則不能及蓋我不利燕之有諸侯不得以救燕為辭天下之兵雖已動尚猶可及其未發而止之也此節最

四書卷之四國初章

二五

二八

重正是答他何以待之之語要知孟子亦是將錯就錯為齊畫一策與上文仁政不同

鄒與魯問章

首節是穆公以臣之故咎乎民下二節是原其所以失民而因示其所以得民者蓋君之失民所以失有司愛民所以愛有司也歸重穆公身上章中長上字皆指有司說惟上慢殘下上字兼君及有司○有司死者為君死敵也民莫之死實為有司死也此便見不能親上死長如之何則所以是問所以處置其民之策使刑不濫而民知罪意次節與



上節對看穆公方說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孟子便說民之死於凶荒者幾千人穆公方說民疾視其長上而不救孟子便說有司莫以告亦坐視其民而不救此正是出爾反爾處奈何獨尤乎民幾千人矣總頂老弱壯者設營廩實二句內有厚歛獨富意是君之慢有司莫以告是有司之慢慢是慢然不以民為心也慢便是殘出爾反爾只重怨邊不兼德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之字指有司君行仁政謙平時則薄稅斂凶荒則議賑恤二意對穆公言故專責君君行仁政內便該有司愛民在了親上死俱指危難

四書也是國初告

上孟

二十九

滕小國也章

滕君審事強之謀狗其勢之在人者也孟子告以自強之道盡其理之在我者也通章關鍵在守字事齊非徒欲求全於齊便將恃齊力以禦楚也事楚亦然足謀非吾所能及也是說乃僥倖苟免之策不足言耳非自謙短於謀也鑿斯池二句輕效死句重不可以地利人和平對與民守是君與民也此是未有事時雖守之猶未着力至於變故之臨君念先人社稷之傳固效死以守國民感君尊君之

恩亦為之死守而弗去方是着力去守則是可為言理之可為者只此而已正應前是謀非吾所能及何總註守義而愛民蓋於效死中見得守義之意不守義則不能效死於民弗去中見得愛民之意若非平日愛民必不能使民亦效死而弗去

齊人將築薛章

此文公迫於大國而審所處孟子教以遷國而勉其當為此章重在遷國上○築薛不已滕將為之次故甚恐而請於孟子謂當何措置方可以免其侵迫也孟子告以太王

四書也是國初告

上孟

三十

之事蓋守死外只有圖存一策耳非擇而取人見其後世之王以為有所擇不知當時逼於狄不得已而然苟為善節則天也以上是以理而示其當為善下是以勢言而申其當為善上是泛論其理末二句方指滕君或謂全節俱就滕君講則末句為善與首句疊了苟為善本遷國全民說到修德行仁上方前後照應蓋不忍戕民之生而遷國固為善也既遷之後而脩德行仁亦為善也今依蒙引意約之云不為養人害人之慘而廣為積功累仁之圖便都該了創業即創此為善之業以此垂之於後節謂之紱成

功即指有王說強字有勉滕君力行意

滕小國也竭力章

文公求自安之策蓋欲於遷守之外別求一謀畫孟子仍合遷國守死二策使之擇一而意重守死邊竭力二字亦要看皮幣犬馬珠玉從輕至重見太王之竭力處不以養人者害人是示邠人以不與狄爭地之意也何意無君蓋太王若輕身以犯狄人之鋒則存亡不保而邠人將患乎無君矣今將去之故曰何患乎無君勿作狄人即汝君說仁人也兼平日仁政今日仁言二項世守二字註解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受字暗指天子而以先人作主如何便能如太王只在得民心耳若不得民心身去而民散不如效死之為安

魯平公將出章

次節分上是孟子將有所遇而沮於人下是因有所告而歸於天也通章以天字作主臧倉是人為之害樂正子不免尤人之心孟子以天破之廣文選平公與齊宣王會於鳧繹山下樂克備道孟子於文公曰孟子私淑仲尼願學孔子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不見乎故平公

於此將出倉非不知君將見孟子但小人巧於用諂設端

明起漸說到孟子身上去禮義由賢者出之言何等粧點得正大此諛言易入無怪乎公諾之也禮義字廣但就倉所認禮義是謂品節人專使豐儉不偏裁制人情使厚薄無殺意彼惡知所謂禮義之中正也前以士四句就祭禮說但上二句空下三鼎五鼎正填實上面士與大夫之禮不平此四句不是問平公乃是折倒平公講作文提過口氣反覆辨折行止以道言使是先容意或使或尼二或字法註以二必字替之略滯行止非人所能也紫溪云天欲通吾道即尼之而不能止天欲塞吾道即使之而豈能行遇字有契合意非一見而已

夫子當路於齊章

全章猶反手也分上是斥伯功之不足尚因言致王之無難下詳王齊之所以易益見伯功不足為通章以齊王猶反手作主以德時勢作眼目而時勢猶重○管仲晏子之功功字即下君伯君顯但未指出可復許乎玩一平字尚未敢必孟子之能為不知孟子不屑為也子誠齊人此就議論上見其識見之小誠字宜發透丑固齊人然受學門

墻宜不固習俗今所言若此誠哉齊人也知管晏正見爲齊人處而已矣者言外此有學術事功光明俊偉者皆所不知也或問節言管晏爲聖門所羞稱重下段不平看二孰賢俱就人品言覺然爲其擬之太高而不安也雖然爲其擬之太卑而不悅也畏是敬畏曰先子之所畏見已不逮先子遠甚又安敢當其所畏看來畏字亦要講得斟酌亦只是不敢忽意非謂曾子不及子路也得君專行政久正見無解於功烈之卑重功烈句功烈卑在所就伯功上見勿認一匡九合處爲卑一匡九合儘不卑所少者乏正

論書也足圖初告

上孟

二十三

且易易豈但君伯君顯已哉此正見其不足爲也以齊王句便含有下文時勢意在內了若是指以齊王猶反手言惑之甚言薄管晏惑也今則惑益甚隨舉文王來較量正見已之所以惑也文王之德德字兼心與政說大行玩註意武王周公當合說而大行在周公爲教化大行玩註意武王周公當合說而大行二字當總結武周之後不宜有兩番大行也大行卽上洽字意朱子解必世後仁謂教化洽也似與此同文王不足法與上管晏不足爲相應謂既以管晏爲不足爲亦將以文王之德爲不足法與丑此段都在德上論不在時勢上論故孟子下詳周難於時勢齊易於時勢見不盡係於德也○文王何可當此句提起看以德言文王之德本不可當所以難王時勢難之也由湯至久而後失言文王之時難尺地至百里起言文王之勢難末句總承時勢之難時難中又分作二小段看由湯至猶有存者是君德固結乎人心又有微子至輔相是賢臣維持乎國運故久而後失之句承上二意總見其時之難朝諸侯卽是有天下非既失而復有之也只是振起之耳故家是舊臣之家遺俗是舊民

論書也足圖初告

上孟

二十四

之俗仁者在下流風是先王脩身齊家之化善政是先王綱紀法度之垂二者在上俱是世澤微于微仲王子比干箕子四人皆同姓膠鬲異姓久而後失言不失於文王之時也尺地二句言商家一統之盛兩其字精糾言起字如起家之起時在於商雖有莫當之德而不能違時以獨運勢在於商雖有莫當之德而不能遺勢以獨彰此文王所以難王也

齊人有言至末正言王齊反手之意故引乘勢待時兩言以起下文智慧二句泛以作事言不指國家說磁基二句

聖也地國初告

上五

三十五

以治田言時勢二字俱要緊智慧之聰明無所不察乘勢乘事機便利之際不指富貴權力說今時則易然也包時勢今時猶言今日今字正對文王言易然指齊王反手夏后一節正見今勢之易夏后殷周之盛盛字重看言雖盛時地未有過千里見齊千里之地為廣與文王百里之地異難大相聞言民居稠密與文王之異改再也謂與圖也地已廣不待再開闢民已衆不待再完聚行仁政要本勢說乘強之勢宜用恩故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且王者節正見今時之易且字斷上意來言有這般勢又值這

般時王者疎與賢聖六七作者異憔悴甚與餘澤善政異饑渴二句以况憔悴之民易為德不待深仁厚澤而後厭乎人心也其王又何難哉引孔子之言只証行仁政而王與饑渴易為飲食之意不可把此條與時勢二條作三平看德之流行乃孔子言不可帶時勢在內德指德澤及民者言老老幼幼天下可運於掌是也置郵傳命雖速猶有漸而至若德之流行便可頃刻達之天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比那置郵更速未找由孔子此言觀之德行之速本不假於時勢也况時又足以輔之勢又足以資之乎當今

聖也地國初告

上五

三十六

之時時易也應王者不作節萬乘之國勢易也應夏后節行仁政二句應德行速即總承上而斷之也時勢亦不可平對言當今之時民之危急極也藉萬乘之勢而行仁政危急中得救民之感悅宜何如者故曰猶解倒懸也解倒懸與饑者二句異彼言不勝甘美此言不勝歡欣蓋望仁之急吾有以投其情故也解倒懸全從時來萬乘則行仁解懸之藉故事二句對着文王看行仁之事半於古人不必有聖人之德不必有百年繼世之久而致王之功倍於古人不止於三分有二之歸惟此時為然亦兼時勢在內

此句正與今時則易然句相呼應時說有云此何以然惟以此時行仁政民悅如解倒懸故也亦快未要找吾所謂以齊王猶反手者正以此彼君伯君顯何足道哉

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通章必從吾言矣斷上言已不動心之學異於告子者在養氣知言二端下是願學孔子而推尊之以見不動心之所自來前段吾嘗聞大勇於夫子一語便埋願學根脚後段堯舜百王等語亦與大任相應○當大任只似平常應酬一般方是不動心註恐懼是埋養氣根脚疑惑是理知

四書卷之四初章

上三

三二七

言根脚丑非謂孟子以卿相富貴動心謂伯王事大恐孟子擔當不過爾註道明而無所疑功夫自知言來德立而無所懼功夫自養氣來○孟貢只是借言以贊其難孟貢之勇在力孟子之勇在心固已過之然且能以一心擔當一世事業而比力舉一物者則過之又遠矣不動心甚難而曰是不難者蓋不問其所以不動而但曰不動則不動亦不難亦姑借此以抑告子欲見得已之不動心異於告子處先謂較捷意不待四十年之素養也非先後之先徐傲弦曰只說一先字便非善養以俟便是弊病處朱子曰

孟子是義精理明天下之物不足動其心告子是硬把捉

是粗法強制而能不動非若孟子酬酢萬變而不動也○

不動心有道乎道字不必泥有道猶云有個方法通承孟

子告子兩邊而問曰有亦兼孟子告子兩邊而答當暗重

孟子邊說不但出於養盛者為有道節其出於強制者亦

有道然養盛強制字不露只云各隨其意見各執其學術

而為一定之主渾講更妙自有只略露其端下文舉黜舍

之勇便見告子之不動心者有道舉曾子之勇便見已不

動心者有道也皆發有穿之意但未詳言其所以不動心

四書也足圖初章

上五

三二八

耳○吳無障曰下舉黜舍不動心之道只引到曾子上去

不重黜舍下舉告子不動心之道只引到知言養氣上去

不重告子

北宮黜節一步進一步看養勇養字從心有主而生必勝

正其所主也下節養字亦同不膚撓不目逃非被刺而不

撓逃只是不至被刺也李九我曰其膚挺然而不撓其目

疑然而不逃只描畫他勇敢瞋目的形象不用被刺之說

更精不受言必報之也無嚴諸侯帶在上句讀惡聲還是

諸侯之惡聲如詞命不善之類不膚撓二句是不屈於人

以下必報乎人。膚撓目逃，非勝也不撓且逃，便是必勝。處受挫於褐寬博，與萬乘非勝也。不受挫，便是必勝。處刺萬乘，不如刺褐夫，而惡聲不反，非勝也。必刺必及，便是必勝。故曰：以必勝為主，當知此不是實敏，總是極形容他。必勝光景的話，頭下節舍之言，亦是想像他無懼為主，而代為之語耳。○視不勝以下，皆舍之言量敵五句，正所以視不勝猶勝也。視不勝句，是兩軍對壘，彼眾我寡，便有不勝之勢。此時尚未戰，未曾不勝也。乃逆料之詞，視不勝句內就有無懼意。量敵三句，雖譏人之辭，重在表已無懼意。四書也。是即初告。上孟。三十九。

藏其勇，善用其勇，平對往而敵之，如以一是矯眾非，以一是抗眾邪之類。○守氣非對守約，氣字暗對理字，約字另看氣不得理，則有時而或餒，理以御氣，則無時而不餒。須云不越方寸而常伸物表，纔切約字。此不如是，相去霄壤。意○以上俱承不動心有道來，未找即默舍不動心之道，而告子之所以不動心者，可推矣。即曾子不動心之道，而孟子之所以不動心者，可推矣。歸重曾子曾子守約乃是取得其道者也。上文言默舍便見告子不動心之有道，言曾子便見孟子不動心之有道。故丑兩承而問之，下面孟子所答不得於言一節，是告子不動心之失處。知言養氣是孟子不動心之得處。○言以明理為達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之愚索，恐心因言而動也。心以順理為安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復更求其助於氣之慙，創恐心因氣而動也。言是已之言，不得於言如言性不達性之理，言事不達事之理之類，言不得由心中義理不明，須求諸心，審思明辨，使義理通明而達之言，則言始得矣。不得於心如應一事，接一人，有所差失，心裡不

安則由氣之應接差失須求之氣使悔過謝愆而改其前  
失則心始安矣告子以爲如此兩者則心爲之動故只勿  
求把心制住耳兩勿字正禁制意乃全不顧義理不知學  
問一味強制此正其所以不動心之速而無難者也可不  
可照註講明下轉語云然不可者固不可而可者亦未爲  
盡可夫志氣之帥也以下俱見得氣不偏輕之意以正其  
勿求於氣之非抑揚重氣邊看變心言志者志卽心之所  
之欲致持之之功須就其動而有所向處用力故志字尤  
切氣體之充也充字要見得能輔志意若使卒徒卑弱則  
四書卷之四初告 上五 四十二

主帥無術矣虛齋曰自首至足都是體氣則行乎體之中  
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持足之行皆氣所寓體無氣則不  
能運動故曰氣體之充充是充滿布護也至次以等言以  
其分之常尊曰至以其機之共濟曰次次猶言第二件也  
蓋志爲氣帥則吾身之中無有並乎志者固爲至極而無  
以加氣爲體充則有志亦不可無是氣亦卽大之而非  
不相及也持其志兼靜存動察功夫暴字暗與善養字反  
置而不養固暴也養而不善亦暴也當暗舍此二意方不  
偏虛未人曰持其志謂心有所之當敬謹操持不可妄有  
向往而氣以爲志之用者又當循理而行毋以妄動害之  
是謂無暴其氣正所以爲持志之助也時文講持志就是  
存心殊欠體認存是寂然不動涵養本原功夫持是心有  
所之閑邪存誠功夫總是一個心亦總是一個敬但用功  
時候不同耳暴害也無暴卽直養無害必有事三句意但  
夫可用出人未有不持志而能無暴氣者亦未有暴其氣  
而能收持志之全功者故對舉而互言之其義始備不可  
說告子能持志但不免於暴氣蓋勿求則氣暴氣暴則  
持志之全功故其可者亦未盡可○丑不知孟子言次乃  
四書卷之四初告 上五 四十二

反看長全在知與善養上知言是照以此心之理養氣亦是養以此心之理但意俱在下勿露須舍下意渾渾渾發之方妙曰知言則舉凡是者非者與夫是非之錯陳者一一剖折焉探其發端直窮其究竟此心於天下更何所疑曰善養浩然之氣則舉其盛者大者與夫流行之不容遏者優游而保合焉充其本體併沛其大用此心於天下更無所懼此所以有主而不動其長於告子處知言養氣都就已成功者說功夫都已用在前下不徒曰養而曰善養即勿忘勿助意浩然盛大流行之貌盛大即至大意流行即

四書也是圖初告 上五

四三

都要就體段本然上模寫不可涉事爲上去至大至剛體段乃人人同具的但他人爲物欲所耗不見得剛大處故舉直養無害者以見其剛大不重養上直即是自反而縮理直氣壯之意蓋直者任此氣直遂發出自是剛大但須理直氣方得直故須直養下文集義即直養功夫無害即是不義襲直養無害只一意非直養了又要無害塞乎天地之間在天人合一看蓋吾之氣即天地間氤氳布護之氣譬如魚腹中即大海水特無以耗之便充塞無間○李衷一曰浩然之氣直是乾坤靜專動直靜翕動闢底氣不以私意害之此氣復了原初本色則吾之氣即天地之氣天地之氣即吾之氣但見舉目間升降飛揚溫良寒燥薰蒸拍塞充滿無間不知其孰爲吾之氣孰爲天地之氣真個是塞乎天地之間未消說到彌綸參贊處此氣固能彌綸參贊然彌綸參贊是功夫是配義與道節意非氣之本體矣孟子狀出此氣樣范真見得人身與天地一般萬物皆備於我氣象此等氣非實見得就信得乃所以爲難言也○又曰只至大至剛四字已盡了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即塞天地之本體塞天地之間只復得此原初剛大本體

四書也是圖初告 上五

四四



耳○吳因之曰直養二句語極虛活只將塞乎天地來描寫他極剛大的意思非以充塞爲剛大之實也○剛大是狀出那原來浩然之體段塞天地是狀出那直養後復於浩然之體段總是一個浩然之氣則字緊切正見本體如是善養之則亦如是○通節只要明其爲浩然直養句輕通過必曰直養者明必得所以養然後復其浩然也曰至大曰至剛曰塞天地都是描寫出個浩然的模樣塞字有流行布濩之意不可分天地遺了之間二字○其爲氣也此節是說氣之功用其爲氣也緊頂上直養無害來配義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五

四十五

之時氣實生於義故又曰是集義所生者是字與非字對集字與襲字對生字與取字對乃一正一反之意集如集大成之集由一念合義集而至於念念之皆義由一事合義積而至於事事之皆義則自反常直心無愧怍而此浩然之義自然發生不可遏非由一念一事偶合於義便可襲而取諸氣之充也集是日積月累之功在心體上用功襲是一朝一夕之事只在皮膚上粧飾也生如自根生幹自幹生葉得氣而自滋取則是強拿他來意行有不慊於心則假矣申非襲取意襲於外必不慊於心仰則有愧天俯則有作人此氣如何充體外字對心字看義以慊心便見非外外之則不顧義之安否而但求心之寧貼無是理也然則其不動心也亦強制之耳豈真不動哉要知自義襲以下數句只見不可不集義○必有事節上四句是集義養氣之節度下詳言助長之害節度猶言法則非節次度數也必有事馬四句以有事作頭下三句平看集義而曰必有事馬何也蓋告子外義只冥守其空虚無用之心故矯之以必有事馬見不落空正是預期其充忘是中較其事助是矯揉造作托之手奮迅也徐岩泉曰有事勿忘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五

四十六

勿正勿助是孟子養氣方法須要以集義為主總而言之只是常常存心一於義耳不要計算不要放懶不要加着意思如此則是純亦不已的功夫義方能集只集義自然生氣不必於氣上理會也繞着意在氣上理會便是正助便是私意心便不純安得謂之集義氣何由生助長之病尤大故下詳之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指養氣言助長者只是血氣用事恐氣不充只管張大振作起來凡事勇猛向前直詞勁氣無所畏忌及事勢危感又逡巡畏縮真情畢露便是存疑云無益者但是氣不能生遇事不敢向

四書也

初告

上五

四十七

前若能培養起來尚能生浩然之氣向前去做事若助長之害則自以爲剛強要向前做事一經摧折索然阻喪再不能培養使氣復充向前去做事矣此段最明實以爲無益二句輕只起下語重助長上

誠詞四句因言而知其心固知言也生心六句因心而知其害亦知言也誠詞偏而不全緣心有所蔽遮住一半只見得一半故也注詞蕩而無忌緣心有所陷執其偏見如人溺水愈陷愈深也邪則全然失正緣心有所離全然叛去正道道則別生支節緣心有所窮屈於理之難伸四所

字亦不可忽如楊之詞偏於爲我所蔽在仁墨之詞偏於兼愛所蔽在義也誠淫邪遁相因以至於極一句深一句蔽陷離窮亦然生於其心是蔽陷離窮四者之病生於其心也然亦因是言而知之政是大綱事是細目言政害事是一時事無先後政事舊泛說凡人皆有政事不必在上的時說謂正應首節卿相伯王字面言蔽陷離窮之失既生於心當大任無不舛錯大綱小目不勝乖張矣必從吾言單承害政害事說決其理之必然而非於其言之必信也

四書也

初告

上五

四十八

不病孟子却自言上便知其病之所由來又推到他究竟流害處無不洞然總是由言處知來故總謂之知言丑聞知言養氣之說遂以聖擬孟子引聖門諸賢只借來分頂孟子知言養氣原非品第諸賢也說詳指知言看德行指養氣看善言輕只重德行不然則是兼言語了既字不必說太深只說夫子能知言則有言語矣又善養氣則有德行矣孔子之所兼者僅見夫子非聖骨克臻此○下節是引言孔子雖既聖而猶不自聖以見已之尤不敢當也夫子聖矣乎不是疑詞所學所教俱指聖道言不厭是

聖心義理昭融萬境澄徹不着纖毫塵障洞然光明之本體故曰智不倦是聖心物我一體無纖毫爾我渾然大同之本體故曰仁不厭處即智不倦處即仁不是由不厭不倦而造於仁智亦不是由仁智而後不厭不倦也○孟子雖不以聖自居而意則有在丑乃不諒意以聖既不居而聖之下有賢人焉故以子夏諸賢問其所安一體其體是借用字一體如文學如威儀若聖人全體中之支分者具體而徵言其德行完具已得聖人之全體但未能如聖人變化無方姑舍是是立志貴高取法欲上意要說得員融

四書是問初告 上五

四九

不可賤了諸賢○伯夷伊尹何如亦是問孟子果以之自處意不同道亦是姑舍之意說要斟酌未可便將夷尹說低了亦不當說與孔子不同道只渾言二子之道與吾道各有一種則亦在所不處矣若究竟言便是下面清任與時不同道也但此處且虛三段敘事只好說二子之道如彼若孔子之道則如此勿露孔子勝於二子意纔於下文再問無碍皆古聖人二句須提起孔子作主方見推尊意古聖人兼行各造其極而事各無所勉意乃所願則學孔子要與不動心相關蓋仕止久速一聽於時此心常如太

虛而已無一毫芥蒂便是不動心原頭願學孔子正見已與夷尹不同道亦要把夷尹來相形看

自宰我子貢至此是言已不敢當乎孔子而實願學乎孔子此正知言養氣之根源也以下是言孔子尤盛於羣聖以明已一生所以願學之意也

丑泥皆古聖人句而不會不同道之意故有若是班之問自生民以來自夷尹推開說舍未三節意當以道德事功入講自古聖人有行造其極而不足兼全乎衆理有德極其全而事功僅止於一時其道德之全事功之盛則孔子

四書是問初告 上五

五十一

一人而已○然則有同與亦承皆古聖人來曰有指根本節目之大說德盛段屬根本心正段屬節目德盛心正兩平而意則相承言其德足以得天下其心又不肯苟得也謂之聖人全在德上故曰根本以百里而王天下非甚盛德何以能此故曰根本之太不義不辜以一事一人言故曰節目而取與之際至於失小得大亦不爲故曰節目之大曰是則同便見其餘有不盡同處此節俱是論理之詞不可用實事此節輕輕看過重在後面異上○敢問其所以異所以字不是推高一層只是欲聞其異之說○欲述

三子尊聖之言而先明其言之可信只重智足以知聖人  
下句乃假設之詞只反言以明其可信輕看○下三節正  
是智足以知聖人之言正見其所以異處賢於堯舜據註  
就事功言然不說出道德則不異來方像口氣○政德與  
其人俱往而禮樂則流傳於後世故據禮樂以推政德也  
如見禮有煩簡知政有質文聞樂有美疵知德有性反重  
德政不重禮樂夫子只就德政言不必粘禮樂蓋夫子定  
禮以寓政正樂以昭德其緩來動和聖智兼備之妙皆子  
貢所親炙而神喻者而見百王無及○子貢的意只是見

因書也足聞初告

上五

五十一

得夫子德政亘古莫及故言我從禮樂中見百王德政都  
莫能及蓋千聖讓德百王讓功適生民而未有也切不可  
謂由夫子之禮樂見夫子之德政便不似親炙門墻口氣  
○此有若以類萃知夫子兼道德事功說豈惟民哉一句  
喚起下文這裡就合個類字與下類也亦類也相呼應言  
如其類而已豈惟民有民之類哉麒麟之於走獸云云  
類也數句就同類看若單出當就異上說類也意繳中方  
用若就同言則做下類字了首句至類也須緊說落以與  
起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句而此句又因以起下意出於其

類承上亦類也說拔萃又是自出類句生來類以有生之  
初言萃以有生之後言出類者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而  
獨能盡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而獨能踐形也唯出類  
故拔萃在一鄉則高乎一鄉在一國則高乎一國在天下  
則高乎天下也出類拔萃且就羣聖說末句方着孔子言  
其立踐形盡性之極而道冠古今功垂萬世尤爲出類拔  
萃之至者也蓋羣聖乃同中之異孔子則異中之異也未  
我羣聖皆不能同而其異於夷尹又可知矣此吾所以願  
學而知言養氣固有自哉○新說出類拔萃就着孔子說

因書也足聞初告

上五

五十二

下於本文口氣儘順全節命題依之亦可○通章必從吾  
言以上俱是明不動心之道下俱是明願學孔子之意

以力假仁章

此章定王伯之辨須歸重王者一邊上言王伯之感有誠  
僞而實以王者之事下言王伯之應亦有誠僞而實以王  
者之化○又一說以下節申上節發明其所必有大國所  
以不待大意指下用何也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云云能  
不待大乎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云云又何待大  
乎此依虛齊主意可從○仁主事功說德字在心指平日

覆善而言行仁如教養弔伐凡及人之澤皆是時說有云以德行仁即以德行王道最好王霸俱以人言非王天下霸天下也上文以力假仁以德行仁已各合服人意故下遂承言以力服人謂以力得人之服非謂用力去服人也以德服人謂以德致人之服非謂用德去服人也兩字俱指諸侯言如七十子句緊連上句說只形容其心悅誠服之極耳詩所云則心悅誠服之實事也無思不服猶云無不心服思字要重看見誠服意道此之謂與別處引証者不同蓋武王就是行王道而得民心悅服者原無兩層意也足圖初告 上五 五十三

仁則榮章

仁則榮二句是一章之大旨如惡二節應仁則榮句今國家節應不仁則辱句末二節結其意而引言以明之通章以仁不仁相形意歸重引君於仁邊精神全在及是時三字  
仁不仁就人君行事上看行事合天理便是仁如下文舉賢能明政刑之類不仁反是榮辱就國勢上看榮是畏於人辱是侮於人二則字重此處便已含有自求意在惡濕

句是喻其辱不能免也○如惡之緊承上惡辱句來莫如字直貫至政刑德以所抱言士以其人言賢是德之能是德之用在位是總治在職是分理正尊貴之實也註正君善俗脩政立事且勿露出蓋此即下明政刑事也貴德尊士二句是強仁大頭腦收用賢才正欲為政刑討也故遂承國家閒暇云云當時干戈倥傯故特下閒暇二字及是時及字最重惟恐此時一去不可復追也明字是勵精圖治不使一毫昏亂意大國必畏是何等榮○詩所云正周公教成王之及是時者故引來作証迨字正應及字要重看未陰甫三字亦不可忽正所謂閒暇時也為此詩四句俱是孔子贊詩之詞須只就保治上發揮賢能政刑意到末方可繳用知道是知治國之道但意在下二句且慢說能治其國家要見未然之防意方與詩應○今國家節要與上文字事反看及是時亦重觀註亦惟日不足意可見般樂者動而縱欲怠敖者靜而偷安般樂怠敖便有并賢能而不任置政刑於不理意侮之者至便是禍○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結上三節意重個自字引詩証而求引書証禍自己求此之謂指禍福自己求之說也

四書是圖初告 上五

五十四

書

尊賢使能章

上五節泛論王政可以得民心。心下方勉當時行王政而有以得人心。五節雖平而首節尤要。五個願字皆身未歸而心欲歸附之也。願生於悅來。○尊賢使能而俊傑在位。一願說勿用。一則字接次節。願字本是死字。今指取其稅說。當作活字看。只當稅字說。如今官府取地租之類。逐末者多則務本者傷。故屨以抑之。逐末者少則但治以市官之法。法如平物價治爭訟之類。既不屨則不征。益可知矣。總

四書是國初告

二三五

五十五

之法是常行的。屨是或有或無的。征是決無的。○第五節屨字與上不同。此死煞指市宅說。蓋商在市上住者。夫者一夫百畝之稅。里布一里二十五家之布。先王之法。民無常業者是游民也。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今人既貿易便有常業。非游民罰以夫稅何為地。不種桑麻是惰民也。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今地既積貨便無桑麻可種。非惰民罰以里布何為白文。只有夫字不必添出。家征看來。屨字有二說。一說依許行願受一屨而為。詆例作農夫之市宅。所謂二畝半在邑者也。一說依上文例作商之

市宅玩註已賦其屨云云。則是指商之市宅說。但前所謂

屬乃官為之以居商者。此則民自為居者。前是浮店。此則寔在市上住者。以其實在市上住的百姓。故謂之氓。○信能行三字。重看謂真心實意行之。非虛文也。民兼士商旅農氓仰之。若父母。即願立願為等意。率子弟是鄰國之君率之也。子弟就父母說來。如此只承率其子弟四句。吏君命天吏奉天命。如天下有播棄賢能。橫征商旅。暴取農民者。皆奉天命以討之。而無敢有不從。無敵正是不敢不從意。既奉天命。則將代天理物。儼然為天下王矣。然而不

四書是國初告

二三五

五十六

王者是反言以決其必然也。觀本文一攻字。註又引湯武則天吏專以征伐說。為是註兼言與存。蓋廢彼則我興亡。彼則我存也。

人皆有不忍人章

此章通是責備人。君首節一章大旨。次節輕帶猶所謂賢者能勿喪耳之例。中三節申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末二節申說人當師先王。充不忍人之心也。全重擴充意。不忍人之心。不忍害人之心也。重皆有二字。見得此心非獨先王有之。人皆有之也。心字照下林惕惻隱看。主心之

發見時說卽情也○次節斯字要看註云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是不待擴充合下自然流出便無不充足之意李東一曰看一斯字何等迅捷何有停待就下文乍見怵惕不期然而然火然泉達其自然而不容不然而此斯的氣勢以不忍人之心二句只登上文說下其所云推之政治之間者在斯字內不在行字內運之掌上不作放說只言天下雖大運之一心而有餘也就功用之大說與反掌不同此節意不重先王重在人當擴充以法先王意○所以謂節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証驗今人對先王看乍見乍

四書也是圖初行

上五

五十七

是有不忍惻隱者不忍於陷汨而痛傷也須以此句爲主既是人必有是惻隱之心此心發出來不忍於不善而恥憎便是羞惡不忍於私已而推去便是辭讓不忍於昏昧而辨別便是是非總是個不忍人之心○上既決言惻隱等情爲人所必有此又把情推原進性上去見情爲性之所自出性者人所必有則情亦人所必有也只重情不重性端卽端倪端緒仁之端言仁之全體渾然在中有所觸而惻隱動焉乃仁之露其端緒者有此仁則有此惻隱也羞惡辭讓是非同此端字固是緒見於外亦對下文充字

四書也是圖初行

上五

五十八

一段光景如此着二個始字正見機一發不容禦不到處  
滿不止也苟能充卽足此句保四海便是火然泉達實事  
約而言之只云知皆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亦可舊說作  
兩層充非是火始然則漸熾盛不可遏泉始達則漸流溢  
不可禦保四海便似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  
政了以四端達爲許多經綸措置故四海可保若只空念  
頭如何保得足以保四海只是極能充之量見人不可以  
不充意非是言其效不能充只反上意輕

李衷一曰知皆擴而充之知字最要緊心惺惺不昧故生

詩也是箇初告

上示

平九

生不息衆人托此不忍之心特喪不能充都緣物蔽不能  
自知耳先王全體此心空朗濬徹無觸不知便無觸不流  
其所以行不忍之政如斯迅速無待都自真知上流行  
出來知皆擴而充之不是充仁端又充禮端義端智端只  
是有觸便充務要滿此心之量耳火始然其然便不可已  
泉始達其達便不可已充到此境界就是先王斯有不忍  
人之政的氣勢撲滅他不得進過他不得以不忍人之心  
行不忍人之政豈不足以保四海擴充不專在心體用功  
便有許多政事做出來保四海只以不忍人之政講不可

用仁無不愛義無不宜等語此句正與天下可運之掌句  
應

### 矢人豈不仁章

此章爲當時諸侯恥見役於大國者發莫如爲仁分上詳  
示仁之當爲下勉以當自爲也首節是借擇術以見仁之  
當擇中三節相連看見人當進於仁未則示以爲仁之機  
在已也章內八個仁字只里仁仁字在風俗上說仁天之  
尊爵仁字以性言餘皆以惻隱之心發用上說

此只借矢函巫醫間說個術之當慎以起下節當擇仁

也是箇初告

二五

六十

而處意豈不仁就本然之心言惟恐字註利字就今日爲  
術之心言見得終焉異者術使之然也都重不仁一邊故  
術句承上推開說術字該得廣凡所業皆是卽道術亦在  
其中不可不慎內仁不仁露出亦無妨但不可直說到擇  
仁上去○孔子節引孔子之言正見擇術在於處仁不處  
仁仁字以心德言與論語不同夫仁以下是孟子釋擇不  
處仁焉得智意仁總是在人者而以天對言蓋就人心上  
指其本然之性原於天者而言元爲萬善之長有仁則萬  
善雖皆良貴而仁爲統領萬善出其下矣切不可人爵



來形容曰尊爵便見勢力强大者不得而卑我意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汨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舍此便無安身立足處曰安宅便見勢力强大者不得而危我意註仁義禮智二句解爵字天地生物三句解尊字有天理二句解安字人當常在二句解宅字莫之禦而不仁只是不肯為意非真有人能禦吾仁也不仁當云舍尊而就卑舍安而就危意可見無擇術之明非不智而何○上節言由不智故不擇仁下節言由不仁則良知益昏而益不智然總重不仁上註不知禮義之所在正指無禮

四書也

初台

六十一

無義說禮所以履此仁義所以宜此仁者一昏則俱昏了人役即小國役大國之役也無仁義禮智何等卑微不得不聽命於強大而為人役矣却欲恥之其何能免弓人二句借言恥之不可免新說人役不作實說只是微之之詞○如恥之因人知恥之明而進之以反其所為之不仁而為大仁此便是擇術之審為仁就為治上說蓋求尊爵居安宅反其悖淫匪彘者而從事於親親仁民愛物之道與他處為仁不同用齊云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貴德尊士明其政刑皆所以為仁也言仁而智禮義便該在

其中了○然為仁之機亦決之已而已故復說仁者如射云云上言莫如為仁此乃正言為仁之事仁者如射空空講射者四句都且就射上說以為仁由已意補在後射者始而正已既而求已皆由已不由人之意時說只重反已獨紫溪以正已反已平重是獨見為仁者始焉求慎其術而擇乎仁由已擇之終焉求免其恥而進於仁由已進之與射何異○一說通章皆是要自家擇術至此特借射作一喻非到此節方露由已之意也備之

子路人告之章

四書也

初台

六十一

此章總言聖賢樂善之誠大舜有大以下不過贊舜之尤大耳不重別其優劣上通至大舜有大焉須先贊由禹樂善已不可及了乃大舜有大焉不可先貶了由禹全章妙在人已字眼蓋過在已告之者人人而告已之過不怒亦已難矣况喜乎善在人聞之者已已而聞人之善不忌亦已難矣况拜乎所以喜所以拜全在可改與有益上喜則有踴躍鼓舞之精神拜則有貶損謙虛之襟度總是他誠心好善毫無勉強與樂取的一般但喜聞過者猶知得已之遷善拜昌言者猶知得人之善為已有看得這

個善不是已與人公共的略分了些形骸其規模氣象尚  
未大舜則有大焉有大及莫大只是稱贊之詞言于路禹  
已好而舜更爲大耳善與人同正是大處善與人同之善  
字不可作舜之善此善字懸空說蓋舜視善是太極渾然  
之體不做在己的亦不做在人的乃人我公共之物如一  
池魚共一池水魚有分別水無分別也舍已二句正是與  
人同處舍從樂取都就舜心上發揮舍已取人初無兩事  
二句中有蓋從人即是取人但下句加一樂字以足上句  
之意耳上句重舍字下句重樂字而樂字又根於舍字舍

四書也是爾初告

上五

六十三

非已未善而舍之只是忘已之意註訓舍字云無所係各  
樂字不待勉強最得○舍已意最重正見聖心之無我處  
惟無我所以能從能樂取樂取以爲善不要添一個已云  
取以爲已之善便不是○舍已從人二句只是發明一個  
同字要說到無迹地位方見與于路大禹有別○把善看  
做已的便不欲舍把善看做人的便不能樂取故舜之舍  
已樂取便可想見善與人同氣象○下文遂承言舜之取  
人不但一時爲然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  
取字包有樂意當側重爲帝邊蓋天子舍已尤難也此節

只在上節內看出不是另一層重在目字至字無非字見  
其無時不如此也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便盡舜一生  
了○取諸人句承上文說下與人爲善就取人爲善上看  
出來二句一氣緊緊說取之中便寓與之機括所謂以取  
之道與之也與人爲善固是勸善意然不要講得彼此有  
心了如云其已蒙採納則有幸心而益進於善其未蒙採  
納則有進心而勉進於善如此殊不渾忘矣須云舜忘聖  
智而遊於衆人之天則人亦忘而蒙而遊於聖人之天若  
舜開其途而與之進闢其門而與之歸也如此最得觀註

四書也是爾初告

二五

六十四

解云與猶許也譬如文王之囿與民同之便是文王視  
爲萬民之公許他人來樵獵若文王爲一己之私便距人  
樵獵矣君子作聖人看就暗指舜莫大乎與人爲善在舉  
一世而甄陶之上見此句最要說得與善與人同句相開  
切蓋取人而因以與人爲善則是舉一世之大萬彙之廣  
皆君子之善所甄陶而涵育則君子之善直是天地同流  
萬物一體氣象有何吟域有何限量故曰莫大此句是贊  
善與人同犬順大化最妙處而後二大字正相應舊說只  
講得聖人成物之極功於上不相照應新說把三個與人

做一樣看於本文終覺不順註君子之善孰大於此善字可味即善與人同之善也

伯夷非其君章

此章言清和之聖各有所備言外見願學孔子意上二節說夷處隱然見他隱說惠處隱然見他不恭末乃斷其不可由也新說有云前二節起頭一云非君不事一云不羞汚君結句一云不屑就一云不屑去是此章專論去就非泛論清和也亦通

上面兩節立言皆一段深一段總歸在不屑就不屑去上

四書也足聞初告 上孟

六十五

不屑乃兩人心事其上或獨立或混俗許多說話皆自此生○事君交友常也立朝與言暫也進一步意立朝如費見國君聘問鄰邦皆是比事君不同與言只邂逅一語亦是比友不同推是孟子推思是伯夷思然伯夷聖人恐無預期人之失容而我則去之之理蓋只是形容其意向如此耳辭命雖善人不必善故就不屑就是原其不就之故由於心之不屑雖只承不受一段而上面意思都該在之諸侯彼皆視之為非君等之為惡人目之為六人之為繁而就之哉通節只是模寫夷之行

極其清意未及他不好處○賢以學術言已之賢也道以操守言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二句一正一反無兩意此處要體認死人事汚君而為小官不滿其願便不肯展發已能故進不隱賢必以其道正見他和非論其介也遺佚自

人遺我而言易怨既窮自我處困而言易憫遺佚只一時失位既窮則終身不用矣不怨不憫亦其道足以自信自樂也爾為爾我為我是言爾自為爾無與於我我自為我無與於爾也爾自失禮豈能免我自由與借泛指爾為爾衆人言不專指袒楊裸程也不自失非在和外蓋與借而

四書也足聞初告 上孟

六十六

自失其正則流而非和矣援止如汚君留之以共國固止也留之以為小官亦止也雖袒楊裸程者留之以與借亦不去也着此句以括盡上意不屑去是解援止之故不屑去謂繁不在是也蓋曰吾自有真潔而不必一去以明繁耳此句最難分曉自常理論以必去為繁止而與人則非繁惠則我不自失雖止之亦不能免我則我之所以為繁者不係在此一去不必以去為繁而切切於去也此亦只是形容惠之行極其和意未及他不好處○下節方兩承明白說出隘者視天下無一人之足容不恭者視天下無

一人之足較不恭猶難體認蓋他外雖借其心則謂世爲  
沉濁不可責以禮法分明有玩弄一世意思隘不恭就在  
清和上見非流弊也不由卽是不由其清和不必說由其  
清和但不由隘不恭也

天時不如地利章

全章在三節截上是第時勢不如人和而詳其實下是極  
言有國者當務得人和也或以首節分未是○天時地利  
總不如人和疊下重人和上兩不如俱在用兵時較量○  
天時以攻者驗之地利以守者驗之亦偶舉一邊而言兵

此章也是國初告

上五

本七

軍以衛此城池粟粟以實地城池故亦屬地利○故曰域  
民三句非申地利只以引起人和之不易得耳口氣猶云  
域民固國威天下者不在封疆山谿兵革而在得道多助  
也得道多助重看又要知此章雖重人和却以得道爲主  
全是望時君欲濟大事須以道而結人心道不外仁義須  
要在體民心上講如云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尤切助是謂  
戴意與離叛反看主平時言而有難效死在其中者  
是人和此且就本國說多助之至不過就多助而推言之  
耳蓋以本國對天下則天下爲大至字在天下上

之外有所謂至也順之是願歸意然未  
一節也○以天下之所順二句主在上  
人和者攻彼之失人和者非驥率天下  
既順便不用戰了而曰戰必勝者只是倒戈無與爲敵意  
此須與上節合看意方完言得人和則天下無敵正言有  
國者當務得人和也

孟子將朝王章

此章總是因齊王召已而詳明已之不可召見賓師不與  
臣同也上三節是不能達辭疾之情於齊君以下是詳明

此章也是國初告

上五

本八

不可召之意於齊臣而告臣正所以告君也以悟君爲主  
段段要見此意  
朝出於孟子則可召出於齊王則不可如往也孟子不見  
王未論其托疾只說他不合來召既爲賓師有事則王自  
來見或自往見若王召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托疾  
不是欲其相稱只是自重之道合當如此然語意亦要渾  
然言外合不可召意○出弔者欲齊王知其非疾而悟其  
不可召也或者不可乎或者疑詞不可謂恐王知之而以  
爲簡意丑不可而孟子亦不以情告者冀其久而自悟也

○王果不知孟子非真疾問疾并醫來亦是他勤渠處不可盡目為虛文但孟子托疾之意真然不知此時正可感悟齊王之一機奈何仲子乃權詞以對而且要之造朝何等彌縫則非惟不自托疾之意而出弔之情亦晦矣下不得已非逼於所要蓋要字只是迎而告之非必強而逼之也蓋辭疾而出弔本欲齊王知其非疾今為仲子權詞所晦縱不朝徑歸齊王亦不知其非疾而無由警悟之矣之景丑氏宿亦主悟王說蓋丑為齊臣宿於其家而因以發已不可召之意則王必聞之也與出弔意同丑借父子伴

四書也足則初告

上五

六十九

引禮只重在不俟駕上見孟子不應召之非禮以發上節不敬王意丑全誤以臣禮而律賓師矣○豈謂是與言我不應召之意別有所謂豈如子不合禮之謂與亦以我固無可召者耳曾子以下正是說不當召已之意此至下三節俱詳言之晉楚之富富字兼祿爵說彼以其富富字單指祿說仁義富爵還主仁不啻富義不啻爵說不但僅僅相當而已仁不屈於利欲故對富義不屈於勢分故對爵夫豈不義二句是一反一正意天下有達尊三以下是解曾子所言之意以見其不嫌於彼者誠有道也朝廷三句不重隨在致隆只申言三者之為尊也三者各自為說非以相值之時言爵主君言輔世不但佐君兼有扶翼世道之意長民不但字民兼有表正民風之意俱主名世之臣言○李東一曰達尊是無所抗壓之尊爵至朝廷是爵之無二上者齒至鄉黨之極高年是齒之無二上者都是更無可抗壓的輔世勿就用世看長民勿就治民看如此便是得位行道須靠朝廷之爵方做得去便有朝廷可抗壓他尊便未足稱達尊輔世是主持世道的如所云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是也長民是表率民心的如所云立百

四書也足則初告

上五

七十一

代之人極開斯世之弊贖是也這等人乾坤顛以不發生  
民賴以不滅不是為人臣子能做的事分明是以賓師的  
事下文不可召之臣正是這個人故曰莫如德看來孟子  
居仁由義陳堯舜之道入孝出悌以待後之學者豈不是  
輔世長民的假令戰國無孟子則當是時縱橫捭闔之術  
黃鼓人主而兼愛為我之說浸淫天下世道人心壞亂甚  
矣其誰能振起之輔世長民之論孟子直將把師道與君  
道同看同是一尊同是兩大無分毫遜避故所至後車千  
乘與王侯分庭抗禮作賓主一般○以一慢二只以一二

四書也是國初告 上五 八十二

較多寡而為屈伸不復拘拘於朝廷鄉黨輔世長民所在  
矣二雖是孟子自謂語氣亦要婉委不似悻悻方可如云  
爵雖尊亦惟尊之一焉惡得自有其一惟以爵為尊而慢  
其二視齒與德皆其下哉要知孟子出輔世長民四字最  
為喫緊不應召本意到此盡露後面大有為王伯地醜德  
齊等論皆自此生○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  
非言天生是君必有是臣也看一所字重君加禮言正是  
尊德樂道處有謀則就正言不召仁義一也存之為德發  
之為道不足與有為以有德有道不為之用也通節在君

身上說○名公云齊王託疾召賢與問疾醫來皆有禮賢  
套子無有尊樂實心故孟子特說出尊德樂道四字見得  
須要真心下賢此是肯落○下節舉湯桓正是個不召臣  
的樣子故字承上來湯桓內俱要點出將大有為意學而  
後臣非截然先後只是所重在學以從學做第一件事而  
以委任繼之也委任亦不可少而從學尤急曰王曰伯正  
見得大有為處不勞者皆尹與仲代之為也湯桓詞雖平  
而意亦要抑揚學字重見尊德樂道意臣字輕帶○地醜  
德齊二句是不能大有為也好臣二句是無不召之臣也

四書也是國初告 上五 八十三

與上節及看德以功業言德齊是皆尚功利意○則不敢  
召只是上學而後臣意再疊之以起末句不敢二字亦要  
看言外補今則敢矣管仲且猶不可召主桓公不召管仲  
說且猶二字可玩正與而況二字相叫應不為管仲內見  
負堯舜仁義之道抱輔世長民之德志伊尹之志意以上  
尚是影說不可召意至此則直示以已不可召矣不可召  
則不可以應召乃謂之不敬可乎直到此方下不幸二句  
之意此章重君不可召臣故不召伊管俱重君言此是正

前日於齊章

首條陳臻即辭受之異而疑其非以下孟子詳明一個是  
通章語意歸重辭齊上居一言必居一非也皆是也言皆  
是而無非也不可說皆是義也究竟所以皆是則是皆適  
於義故為兵餽之非是薛君語乃孟子敘事之詞言彼詞  
曰聞戒則是彼以兵之故而餽我表其餽之有名也有遠  
行有戒心二句要重看正是自己處處孟子受不受全  
重在自家有處無處上不重他人有辭無辭也處字即處  
物為義之處未有處猶云未有事幹也無遠行無戒心亦  
在其中貨之猶云利誘之也貨字作活字看取猶致也如  
以餌致魚之意只言焉有君子而可以利誘便是此句與  
上何為不受對看

孟子之平陸章

此章雖以二知罪為主而意實重諷王邊失伍不在行伍  
也此就行師之時言去之是以兵法從事子之失伍亦多  
矣以失職言下民之死散正其失職處此非距心之所得  
為如興發倉廩之類不得自專此分明欲辭過於王也今  
有受人之牛羊節孟子非專責距心不去只是以不去而

聖書也原圖初告

上五

八十三

明其罪不容諉也距心亦不是專以不去為已罪蓋言我  
現居此官則民之失所謂立視其死者此則距心之罪  
也此字正承立視其死言求牧與芻是求之主人為王誦  
之是記者述事之詞誦之兼已責距心與距心自責之言  
蓋欲王聞距心之不得為則主治者可猛省也知治邑者  
為有罪則統治者可默喻也此是孟子誦的意此則寡人  
之罪言使民輾轉流離而致臣不得盡其職此則寡人之  
罪也與上宛轉相承

孟子謂蚘蠹章

聖書也原圖初告

上五

八十四

上二節蚘蠹因孟子之諷因可以去而去下二節孟子因  
或人之譏明可以久而久見守官守道之不同守官者去  
就聽命於官守道者去就聽命於道○近似有理略迹而  
諒其心也且虛說下句正見數月是近君之久聞刑罰之  
得失不為不熟矣豈猶知未審而未可以言與不作豈王  
無失政而未可以言此二句只激之使言不曾諷之使去  
但合則留不合則去乃士大夫去就律令人臣進諫時便  
擬如此了蚘蠹諫不行而去正得此道齊人之譏重不能  
去一邊為蚘蠹謀善者以一諫而事君之義著一去而守

身之節彰也自爲不知謂道不行而去之瀟灑不決拙於  
自謀五言蓋不解其意語亦要含蓄婉刺此徒知律以人臣  
去就之節而不知孟子與蚺鼃不同也吾聞節亦只明已  
不去之故主退說進字帶言之不得其職爲君所制也不  
得其言爲君所距也二則字甚緊纔不得便去不可一朝  
居也此四句引起下三句然亦見得在蚺鼃則當去的意思  
進退字要看得活只就去與不去之間說有餘裕只是可  
以從容此有徐俟其悟意要知孟子於齊畢竟是去只是  
去可以從容不必如不得其職不得其言者之急耳通章  
四言也之同者  
上五

孟子爲卿於齊章

此總見君子待小人不惡而嚴意與之同使不惡也不與  
之言嚴也曰朝暮見曰反齊滕之路都見不得不言的意  
公孫生疑都起於此反字兼往還說下同行事兼儀與物  
言路不爲近見時之久位不爲小見非隔於分而不得言  
路不爲近見非迫於時而不及言孟子不與言分明是邪  
正不相謀若因丑之問而明言其故殊少渾厚含蓄氣象  
故但曰出弔之行事自有人以治之已得其宜我何用與

他言也須得孟子託言意思勿認真註有司是朱子從或  
字生來不是指王驪

孟子自齊葬於魯章

通章以盡心二字爲主首節充虞之問未知孝子欲盡之  
心後四節相連節節言盡心處都是破他本若以美之疑  
止於羸勿作觀望說只是回顧丘墓餘哀未忘不能遽前  
意本若以美美字就木之堅厚說非觀美之美古者句只  
引起中古通行之制曰七寸曰椁稱正見古人制禮之厚  
處非直三句原古人制禮之意人心是人子之心盡是於  
人子報本之心無有虧欠遺憾也此句最重正破他本若  
以美之疑以下皆承此句說去曰悅曰校皆盡於心之意  
○大抵中三節一意相承上言古人制喪禮之厚下詳已  
當從其厚上言古人喪禮之厚所以盡人心下言已從其  
厚而後心可盡也既言達於庶人則法制當得矣不得無  
財是設言悅卽盡心吾何爲獨不然獨字對皆字看古之  
人皆用之以盡其心吾何爲獨不用之以盡其心何爲二  
字要分曉言爲無財耶抑不得爲耶且此節緊承上節說  
吾何爲獨不用之以盡其心必如此方爲自盡其心也應



然後盡於人心句上節言悅此言悅總是盡個人子之心此心必盡然後悅悅則無憾不是別一意或疑且字爲更端之語謬矣述君子之心見已之心與君子相合正以証已當厚葬而木之美非過也天下猶云世上物天下之物也仁人孝子不爲世上惜財物而薄於吾親此泛言不專指棺木未找向使得盡其心而不自盡則是爲天下惜物而薄於吾親矣寧不異於君子哉

沈同以其私問章

首節言燕有可伐之罪下節言齊非伐燕之人上節許多四書也是箇初告

二五

八十七

說話只發明一可字下節許多說話只發明未也二字須要識聖賢之心未嘗輕貸燕亦未嘗輕與齊○一說以下節天吏照看大都燕之與國齊之伐燕均爲得罪於天一則非堯舜而行堯舜之事是妄干天命一則非湯武而興湯武之師是僭干天討議論亦好○私字重看非王命而問只似閒論故孟子亦泛答之若以王命問則明是齊欲伐燕而孟子亦就齊立論矣可只以公論斷之且泛言其可伐下不得二句正見其可二句平重兩不得字最重要斷制有力受之天子傳之先君二意正入在此然觀下論

似重天子一邊此二句已斷盡其不君不臣之罪所以可伐有仕於此一段直例論之耳或謂子膾二句只虛言其不當與不當受下說爵祿授受何以異於是方斷其有私與私受之罪未稔則可乎言不可也何以不可以爵祿不可私相授受也燕之以土地私相授受其不可何以異是彼字指齊君臣彼然而伐之舍不能再問意人可殺與是問殺人之入其罪可殺與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章

二節分上是陳賈因君有慙而曲說以解之下是孟子因賈解慙而婉辭以責之慙於孟子悔不用其言也賈議周公意重不智邊蓋以齊當取燕之時豈知今日燕人畔故把周公使管叔監殷之時豈知後來以殷畔之意來照說賈請見而解之謂見孟子辨得周公有不智之過則王之慙自解然則聖人句單說不智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謂其過乃天理人情所不能免者全在不忍逆探兄之惡上發揮管叔之畔蓋萌於既使之後而非釀於未使之先似誤認存商之爲忠又誤疑攝政之非順也事出偶然平日未有端倪周公如何逆得他下節孟子專責陳賈知陳賈必

二五

八十八

有以古節今之意故陰刺之使無所解也古之君子泛說不指周公上四句是一段一言其改過一言其順過中古之君子以下是一段古之君子五句又於過則改之上添出不諱過意末今之君子三句又於過則順之下添出個文過意總卽上段而充拓言之意重文過上見字更字仰字都就君子上說不可誤作日月人皆見之固不肯爲之辭人皆仰之又不必爲之辭如此云與下面有情爲之辭是自文已過陳賈代爲君辭又在言外未找然則自愛者固當以古人自處而愛人者又豈可以今人教人哉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五

八十九

孟子致爲臣而歸章

首句提作頭以下六節在固所願也分上因齊王有繼見之而據理以答之下因齊臣達留行之命而卽義以拒之通章重守道意孟子爲卿於齊雖未嘗受祿畢竟是臣故曰致爲臣而歸致猶還也以道不行故也王就見乃別之也得侍同朝甚喜有二說一是言得侍夫子相與同朝寡人甚喜一是言不但寡人喜同朝諸臣亦甚喜請與願俱承繼見不敢請者恐有干進之嫌固所願者出於行道之意齊王止云繼見是目下已不留孟子及至他日見

孟子猶未遽去故謂時子云云他日二字宜玩但使臣民矜式而已則不使道行於上矣時子陳子轉相告語處皆意王命爲可從不諒孟子也然是然其留之之言非許其說得是口氣猶云時子之言固有如此惡知句言彼惡知我之不可復留哉雖說道不行而義不可留然宜含蓄暗說齊王原不疑孟子欲富而孟子自辨何也蓋此數句引而不發正以見已之志在行道也意若云欲留予者必諒予之所欲如使予欲富必不辭多而受少也既非欲富則所欲殆別有在矣而可以苟留耶指南云如使句時說皆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五

九十一

云王之以萬鍾留我豈以我爲欲富乎此語殊欠融會蓋時子惡知其不可也暗指道不行不可留說此意難以顯言故借利邊言之如使予云云孟子自始至終只是不欲富言已不可不得於此而求必得於彼以明不可留之意初無一語及王大約此與下二節總是破他養弟子以萬鍾一句孟子辭此而受彼龍斷得此而兼彼其爲利一也故引之子叔疑是客賤丈夫是客之客爲政不用此辭十萬使子弟爲卿比受萬鍾私壟斷直指叔疑說而壟斷之義則在下末節雖釋壟斷字義然透出賤丈夫三字出來

亦有意蓋辭十萬受萬則亦一壟斷之賤丈夫而爲人所賤矣爲市四句特揭古之不征商以起下文征商之意耳罔市利句重看罔有一網括盡之意左右望正爲罔利之地也自此始字極重言此法由賤丈夫征利而始是以一人而貽萬世之厲階也未補季孫譏叔疑意又補已受萬鍾之不可意

孟子去齊宿於晝章

首節去國而有所望下因人之留行而示以絕之之意又因人之不悅而示以絕之之由全以無王命爲主宿晝不

四書也是箇初告

上五

九十一

無屬望之意客欲留行當先言於王而得其悔悟因奉王命來留孟子方可留也今徒以己之私意爲王留行如何留得坐而言與私留是一個意思大抵見孟子低回遲宿蓋意其有援止之望焉故敢私留便敢坐談所以客自言齊宿孟子只責他私留以示不苟留之意不應二句是不欲聞其言又不欲按其人亦總是絕之之意古之留賢者非君使留之則效君使留之未聞有以己意自留者故說魯穆公一段一則因人而達其誠一則因人而盡其誠皆重在衛公身上見得與齊人自爲留者相反兩無人乎俱

友言以明其有人也上人字是穆公使之者道達誠意欲子思知君之敬賢也下人字却非泄柳申詳所使者乃魯庭自有其人維持調護恐穆公或失禮於賢也抑揚說以子思爲主泄柳申詳帶及之耳故下文單言子思不及子思不似留子思者承穆公之命也只依註自欲留之意發之勿泥作平日說子絕長者二句其意則說他先絕已而不宜以上乎字作也字看朱子是以意什之耳

鄭申甫曰此留行之人疑不是無職位間人蓋得親近齊王朝夕可進言說者故孟子以維持之道責之彼若有意留行合就齊王面前開導使王心改悟然後奉王命以留之今却就孟子前弄嘴空留此全是把孟子做個進退可揮的人看有玩弄之意所以孟子拒絕之深

四書也是箇初告

上五

九十二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章

孟子之意只在行道故其千里見王三宿出晝無非是意也尹士所譏雖有三段而濡滯一段較重故下文只千里見王是予所欲也便見有意于王之爲湯武而非干澤矣以下俱是辨是何濡滯一句中予三宿二條一是三宿時

事一是出晝後心事小丈夫條合上二節反覆言之然尹  
士意見儘高故聞言而悟

通章以三宿出晝為主尹士之譏爲三宿而譏孟子之辨  
亦在三宿上辨此去齊在出晝後曰不明曰干澤不過即  
前日來齊之失以形今日濡滯之失迺說下歸重濡滯上  
茲不悅茲字指濡滯說去一說謂孟子平日所爲我所悅  
服獨此有不悅耳玩上二段口氣殊未必爾惡知予惡知  
予心也下所欲不得已正是其心是予所欲也指行道言  
此句便見非不明非于澤矣予不得已也此句重看惟不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五

九十三

得已而去故三宿猶以爲速猶望復追也速字反濡滯字  
看庶幾是望之之辭改字照下用字看改者改其功利之  
習非別有失禮處望其改也此敎已方出晝時不能忘君  
之意以明非濡滯我云是三宿出宿之時其心即千里見  
王之心也如之何其得已於去也而顧謂之濡滯哉雖然  
是轉語指浩歸說豈舍王哉正爲其足用爲善也王如用  
子至舉安非自負語正見王之足用爲善也王庶幾二句  
卽上節王如二句但上是三宿時事此是說浩然後時事  
此敎已既出晝後不忘君之意益見三宿非濡滯我云是

出晝決歸之後其心猶千里見王之心也如之何其得已  
於去也而顧謂之濡滯哉予豈若是節一氣讀下勿斷諫  
於其君四句正與上不遇故去以下惓惓屬望意相反小  
人卽小丈夫但上以量言此以識言畧異尹士感悟自責  
總頂上意發揮言其智識淺陋不足以知君子之用心也  
蓋悟悻悻之非方見惓惓之爲是覺窮日之速方見三宿  
之非遲而不明干澤濡滯之譏釋然矣

通章以行道爲主總見其千里見王志在行道非不明于  
澤卽三宿之際出晝之後猶委曲望其道之行而非濡滯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五

九十四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章

此章全見孟子憂世之意喫緊在天未欲平治天下一句  
自此一時也至末總是明不豫之故謂五百年必有王者  
興其間必有名世者是天之欲平治天下也今數過時可  
不得遇王者爲名世之臣是天未欲平治吾之所以不豫  
也如欲平治必有王者興而名世在我矣何不豫惟其不  
然此不免於有憂也通章重愛世邊舊以樂天並說非是  
充虞亦非疑孟子爲怨尤但謂孟子于常時皆俯仰自如而

今不然何也述所聞只是審其不豫之故非責其言行之相悖彼一時二句抑揚串說重下句蓋前日之言其時乃平居自脩之際只是一身所遭得失休戚不足介意今則吾道之廢興世道之盛衰正憂天命憫人窮之時難以忘情情既不同不可把前言以律今日也此只就不豫意言不可說怨尤名公云不怨不尤是聖賢一生心事畏天憫人是聖賢一生襟當孟子說彼一時此一時姑就充虞所聞見時言之耳此語甚精此下三節皆承此一時明其不能無不豫之故而五百年二句又爲下數句張本五百年

四書是圖禮告

上五

九十五

亦大約言之時至五百年則貞元會合天必爲天下生一王者其間必爲王者生一名世以輔之二必有字重看見自古明良相遇皆有一定之期以開治平於天下便包時數在內此節重王者上蓋孟子坐定一個名世了特患無王者之君耳由周二節緊相連看數是五百之數時指今日亂極之時亂極則思治故可以有爲也數已過見王者當與名世當從時已可見王者可與有爲名世可出有爲兩者交相奏合正是平治之會乃王者不與而名世不遇夫亦天未欲平治天下耳夫字極感慨此句當聯在數邊

時可中言正見已宜不豫意如欲三句乃假設之詞當反照看如欲平治則名世在我何爲不豫惟其不然故不能無不豫耳此正轉應夫天未欲平治句而明已所以不豫也與足則吾能徵之矣一類看此說真得孟子本旨如朱子說未免於時考則可下補出一段不豫情由覺添設

孟子去齊居休章

此章總是不受祿之故非次節明不受祿之故末節明不去齊之故也仕而不受祿指定孟子非泛問過至第三節止用但因二字不必云乃所以不去齊又何故哉不可以

四書是圖禮告

上五

九十六

請兼理勢言畧重勢邊蓋不但情義愀然而國家多事亦難從容告歸也但不可說道途艱阻當自愛意則於可字不切

滕文公爲世子章

通章以性善爲主中二節都是明性之善未勵其志而使有之爲欲世子無負於所性之善也首尾相應說道性善而必稱堯舜者見堯舜不過盡此性也重徵性之善不重堯舜能盡性上世子復見非欲求甲近易行之說緣當時論性如公都子所引之三說大抵謂性不皆善而有參以

不善者故世子疑孟子之言也夫道一而已矣是答言古今聖愚其性皆善更無不善則不必疑前言矣吳無障曰道一極有意是把吾人之性與聖人之性比較而見其無二致故曰一若渾說個一便非旨一字對二字看若有善不善便二了道字卽作性字不必說性之爲道講義有引中庸率性之爲道者是以性屬體道屬用俱未妙而已矣亦不是前言已盡無復可加只云一之外更無有二之意歷引成鬪等之言非僅証道一之旨全要他意氣激昂勇於希聖的口氣與下若藥不瞑眩緊相照應說彼丈夫二

內書也足圖初告

上五

九十七

句舜何人二句正以天賦予人同是一性非兩樣人也吾何畏句有爲者句是言彼能盡性吾亦能盡性同到那至善純粹處則與他一樣人矣畏字是不敢當擔意予何人也猶云豈別是一人也文王我師原是周公之言只虛虛說至豈欺我哉方謂人同一性可到聖人意兼周公固能能師文王吾人亦能師文王意猶可以爲善國善字自性善推來依性善做出事業如後喪禮井田學校是已善國猶言做個好國未說到興王業上奮發勇往行人之所不能行便是瞑眩之藥疾翁不善瘳則復善勉世子奮發有

爲之意都在猶可以爲內了引書只是反其意以戒其不能自克耳或以猶可以爲善國且據理間說而勉世子奮發意却寓引書內不必從

滕定公薨章

此章主復古喪禮說前三節始問喪禮欲行而見沮於人下既定喪禮力行而大感乎人通章告世子只重二句上段重固所自盡句下段重不可他求句自曾子以下皆言自盡之事也孔子以下皆明不可他求之意也其實所爲不可他求亦不過自盡而已定爲三年之喪欲自盡也五

內書也足圖初告

上五

九十八

月居廬云云之哀真能自盡而不他求者也故宗國之疑竟不足遇其風行草屨之機而始之不悅者終皆大悅也昔者與我二句極重是世子欲行喪禮之根本世子聞性善堯舜之說牢記在心值親之喪真性發見竊不安當時之短喪問於孟子者欲求合於性善堯舜之說也不亦善乎是善其來問親喪固所自盡也是推其來問之心但此句且泛就人子自然之心說不可加一當字惟其出於自盡故世子於此不能自己而欲問也以論語自致自字是自然此自字是自己觀註非自外至可見而自然盡心乃在

國字上引曾子之言只起喪禮當盡意其所謂禮全在復  
古三年喪之禮三年之喪句重看下二句皆三年喪中事  
則天子二句相承看下勿乎言此禮自天子達於庶人而  
其達也不但一時為然而三代皆然是古今以來貴賤通  
行之禮也世子欲盡其心可不盡此禮乎反命此命字屬  
在世子定者定議也世子欲行三年之喪則父兄百官亦  
當同行故皆不欲因舉滕魯之故以阻之魯先君滕先君  
非則公滕叔之始乃中葉壞禮之君始不行此禮但父兄  
百官不知來歷誤認為周公之法如此不可言不可反也

國書也 爾初告 上孟

九十九

喪祭從先祖是志之言吾有所受之也是父兄百官自以  
其意釋志之言吾字指先祖先祖有所受則後人不可違  
之註上世即先祖也引志而釋其意總是明其不可吾他  
日二句是自歎其素行不足取信於人也恐其句作世子  
自恐格於羣議而不能盡大事說此問孟子是問何以自  
盡其心使父兄百官無異詞也然要說得渾謂喪禮久廢  
而驟然行之誠難免於羣議也只以此意發之素行不足  
取信句可遺不可他求他指父兄百官言不必求父兄百  
官之皆我欲惟當責之於已斷然行之以自盡其心而彼

自從矣此只勸其必行三年之喪與前同一機軸無二意  
君薨至必偃是以已意集孔子之言重先之也句謂以哀  
先之也上有好者二句只承上文疊說君子德風三句  
又斷其機之必然也即位非即君位只是哭位是在世子  
自盡其哀而已斷行古禮自盡其哀之事非只以哭位為  
哀而禮姑不論也然誠在我是因不可他求是在世子  
之言而直任之也五月四句是未葬時能自盡而感近人  
及葬五句是方葬時能自盡而感遠人正見上有好者下  
必有甚者處居廬是行諒陰之禮未有命戒是行不言之

國書也 爾初告 上孟

一百

禮即孔子君薨聽於冢宰之禮也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即  
孔子歆粥面深墨即位而哭之禮也則其行三年之喪必  
矣百官族人即父兄百官也既以為知禮則從世子三年  
之喪可知已觀與弔不同觀是來觀禮者如子思喪母於  
衛有自燕來觀者延陵季子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  
往而觀焉是也弔則同盟來弔者悅是悅其能盡禮此以  
知人性之本善故孟子說到懇惻處足以動世子世子行  
到懇惻處足以動當時之人心

滕文公問為國章

告文公與畢戰分兩段看上因問治國詳民事而欲其力  
行畢戰以下因問井地詳法制而勉其任責上段重在行  
助法下段重在正經界正經界行助法之本也總包在民  
事不可緩一句內○民事不可緩也一章之大旨章內雖  
以恒產恒心貢法助法分田制祿並言而恒產邊重恒心  
邊輕助法邊重貢法邊輕分田邊重制祿邊輕

民事不可緩也預含通章意講所以使民遂生復性而君  
子小人各得其所者俱係於此故人君最當加意不可緩  
屬君說言當汲汲為之經畫區區可緩圖也引詩舊作民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孟

一百一

不自緩其事太無味蓋周家以農事開基周公欲成王知  
稼穡之艱難故作此詩以教成王正寓不緩民事之意孟  
子引之言成周盛時君臣不緩民事如此欲文公法之也  
○民之為道也以下三節是議論民事不可緩之意夏后  
氏以下五節是舉三代制度以實之夏后四節應上恒產  
意設為庠序節應上恒心意是既富而教之事只帶說有  
至者起二節則結勉滕君也○民事所以不可緩者何恒  
產即民事民之為道道字泛猶言民之為民也恒產之有  
無關乎民心民既無恒心則民行因之及陷於罪而君且

為罔民之不仁矣知罔民之不可為則知民事之不可緩  
矣○賢君即仁人也恭儉虛禮下取民有制正是恭者不  
侮人故敬禮臣下儉者不奪人故取民有制制如下什一  
正其制也亦暗指助法此二句串說重取民有制上而禮  
下亦所以為民也此言賢君能不緩民事者○不仁而罔  
民便是為富不仁賢君恭儉便是為仁不富意故引陽虎  
之言以結之重為富不仁邊○上三節總見民事不可緩  
意此則承言三代皆不緩民事之君也試舉其制產之法  
與其取之之制言之五十七百畝此制民產也貢助徹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孟

一百二

此取民之制也助徹二字且含糊勿如註說盡至末二句  
方解釋之其實皆什一句重君未嘗多取意實字與名字  
對看徹者徹也不是通行貢助之謂當體貼註中通力合  
作計畝均收二句意蓋耕則通融而無彼此之分收則均  
平而無多寡之異如徹上徹下蓋取通均之義也助者藉  
也蓋不於私田內取民之稅而惟於公田內借民之力如  
賴藉之義也此二句雖什其名義要見商周之法不過從  
什一中少變名色耳蓋即美意以觀良法也○舊謂此節  
承上制產說來要重五十七百畝制產邊而取之制輕



帶言但玩本文於三句下卽着其實皆什一也一句分明歸到取民上而下節助法亦是承此說去取之制如何輕得不知制產與取民原是一套事不得判然兩分的取卽於所制產中取之也世主緩於民事不能制民之產總是欲爲多取之故上言恒產卽言取民有制蓋制民恒產卽落在取民有制之內言取民有制而制民恒產在其中矣如下文言助法則其爲井田之制無疑矣細玩之此節是承上制產來而實以起下助法之當行意只順本文語氣說去夏后氏制民之產每夫五十而取之則以貢矣殷人則以助矣周人則以徹矣名雖不同其實皆什分而取其一也可見三代之君皆未嘗過制以取民如此然而三者之中則助法爲尤善云云遂透過下節去作文只以不緩民事爲綱而以制字總括之隨題放置便通融如舊說輕重覺於本文不願○尤子三節總見得助法當行○尤子一節通是尤子之言首二句作冒重莫善於助句下專說貢之不善正以形助之善也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是校量數歲豐歉之數於其間酌量個不豐不歉之中便立以爲取民之常額也桑歲非寡取拘於常數也以歲非加賦必

國書也 卷初告 上五

百二

欲滿其常數也爲民父母至節末俱跟取盈來未補若助則隨公田所入取之又安有貽害若此者哉要知此亦是後世行貢之流弊若禹立法之初亦不至是且有省耕省斂補助之典在也此亦自其甚言之耳○夫世祿滕固行之矣固字矣字可玩隱然見得既行世祿如何不行助法意只與世祿以見助法之當行不重世祿上世祿本出自公田不行助法則世祿何所給未免取民無制故世祿與助法實相表裡○雖周亦助重在助法之善上不重在滕當法祖也蓋使立法不善未有久而不變者况經文武周公而不能改其善可知○恒產既制恒心可興故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鄉學一耳而兼言庠序校者欲文公擇一而設之也學不專於一事而設特各舉一事之義以立名耳鄉學隨地有之是三代所異國學惟國都有之是三代所同皆所以明人倫也總承鄉學國學說此與下二句俱要重看正見不可不設意人倫明於上只是明之以教人非主躬行言也小民親於下是人倫之內各相親睦不專是親愛其若此視無恒心而放僻邪侈者何如而要本於恒產之立此可見民事之當重也此節根本上養來蓋論行

國書也 卷初告 上五

百四

助法之後當如此不可以教養對○以下二節二爲師於後世一新命於當年總是行仁政之效註未必能與工業不必用下文新國又是興王業矣過下節須云不特爲王者師也文王新國亦以能行仁政耳子力行之則滕國雖舊亦足以大而新之而王業之興有其基矣行又豈可不力乎力行有奮發自振不阻於國勢之甲弱意新國以恢張國勢言而帶新命意亦字根文王新命來

下半段以經界二字爲主如九一什一五十畝二十五畝之類非有經界如何曉得須逐段點入經界字方妙○仁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五

百五

政指井地之政分田以給小人制祿以養君子乃仁政也仁政必自經界始謂仁政必須從此起手此句最重經界不正以下一反一正無非發明此意經經畫界限經畫界限正恒產之所以分者井地不均因田無定分故豪強者得以兼併而小人失所穀祿不平因賦無定法故貪暴者得以多取而君子失所暴君汚吏自便其私而不恤民彼正所謂貪暴之多取而於豪強之兼併非所暇問者故必慢其經界坐而定言不勞可均而平也此正經界爲仁政第一義○夫滕壤地節只推所以必分田制祿之由無

君子二句不重相須意只申上文以見其必有此兩樣人而分田制祿如何偏廢得此經界所以當正也當時上之所以自養者或大過而所以養下者或不及故云分田制祿不可偏廢雖平意則重在分田上○請野而下正是教之正經界處重九一而助句野外地廣田可井授國中地狹田難井授此特參用貢法以濟助法之窮非貢助並行也以廣狹求之自見九十字是分田以與野人兩一字是制祿以養君子九一以田之區畫言什一以田之畝數言此處都有經界在正在這裡正○請野節正谷井田之開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五

頁

如論之腹圭田二節乃法外之仁又其餘波耳當云曰九一曰什一分田制祿固有定分矣而其意則又有浮於法之外者云云圭田餘夫亦是分田制祿一起事只在常制外者故併言之帶說不重○死徙節承上言井地之制不但有以善民生而又有以善民俗非謂井田之效○方里節是詳井地形體之制以終惟助爲有公用請野九一而助之說蓋上所論乃立法之意未及形體也方里二句是說井田形體的大綱中公外私以定其區先公後私以別其分是言井田形體的細目所以別野人也只聯公事畢二

句說不是另意別野人不必添君子蓋此是野人養君子之事而無君子治野人之事只云別野人使不得擬君子知勞力以食人者其分宜爾也殊融○此其大畧也通承仁政必自經界以下來潤澤只是善用法意凡死物便枯硬活物便柔潤今井田雖是死規矩却要用得員活故曰潤澤如因時化裁斟酌變通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便是再見三代之盛治意

孟子告滕文只一言以蔽之曰為國在行助而已告畢戰

亦一言以蔽之曰行助在正經界而已第助法之廢已久人不知其可行用助於久廢之後人不知其所以行故前段反覆言助法之善與其當行之由後段又反覆言其行助有許多規制與變通之道大抵九一而助什一自賦及中公外私先公後私皆所謂正經界也正經界即行助也行助即取民有制也取民有制即制恒產也制恒產正不緩民事也總一套事

有為神農之言章

通章皆並耕為主末二節同價之說特因其所通而闢之

不得乎重○自章首至通義也是就許行身上所不能養者而明治之不能耕已折倒並耕之說自當堯之時至殷耕乎是言堯舜憂民之切而不暇耕自堯以不得舜至於耕耳是言堯舜所憂之大而不必耕二段相承皆是上文之意吾聞用夏至不善變矣是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亦責其從並耕也未段已明○為字是假托神農是漢書之聖君世遠無徵故許行託其言以欺世為言內雖假托二事但其意重並耕上其大主意則有激於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說欲陰壞之以為非神農不能凌駕周孔堯舜之

書也足圖初告 上五

三十八

上也衣褐裋織寓有自食其力之意○許行歸滕欲售其術陳相歸滕却是誠心但不合後來學許行耳○賢君泛以復古言若以行井田為賢則無後面說話了未聞道當說指定神農之道看來還當寬說但亦須暗與神農相闕並耕而食糴養而治串看不平以並耕作主食字牽連糴發作過接而又兼治民事作尾○孟子最善辨不直言人君不能並耕先就許子身上所難兼者歷詰之問得其情然後折之此機最靈○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此作一頭孟子非不知許子種粟但此開辨問之端耳下文以

衣冠相對而因及於釜鑪也此皆種粟之身所不能兼者  
冠素只是無文飾不限白色○以粟易械器節只承上釜  
飢餓一邊說與上節俱是詰問之辭俱未斷定也說者多  
於豈為厲農夫哉之下卽補出滕君豈為厲民似太早觀  
豈字哉字亦略帶詰詞細看何不為陶冶四句似與上節  
何為不自織相對百工之事二句似與上節害於耕相對  
人但見說話多故另作一段耳實連上節俱是詰也○兩  
不為厲要見相濟意從厲民厲字生來許子至不憚煩一  
氣看文身本非煩乃反激陳相耳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  
四書也及園初告 上五  
為也非言工不能兼農乃言農不能兼工○以粟易四句  
見農未實相濟且許子六句見農未難相兼然則治天下  
至路也見君民難相兼故曰或勞心至義也言君民實相  
濟然亦活看○然則治天下一句緊接着陳相言語打入  
最有力有大人之事二句乃正言其理二有字重看見得  
各有其事不相混意且一人之身至路也言小人不能兼  
小人况大人能兼小人乎百工之所為備是條件不可缺  
意勞心應大人之事勞力應小人之事下四句借兩扇勞  
心者治人重講勞力者不過治於人而民治於人者從

重講治人者不過食於人而已義者宜也凡為上者皆宜  
勞心而治人凡為下者皆宜勞力而食人故曰通義謂之  
通義則並耕之說非惟勢之所難兼亦義之所不必兼者  
矣豈厲民自養云乎哉○新說或勞心二句亦不平要體  
貼治不兼耕意天下原有一樣勞心的非必皆勞力也勞  
心者治人四句亦不作兩扇相對以孟子本旨只重食人  
食於人上若治人意則食人食於人之根由也言勞心治  
人抑何其勞勞力者治於人抑何其逸故治於人者須出  
賦稅以供給上而治人者則但見食於人而已作文須會  
四書也及園初告 二五  
此旨又時說多以古語四句作相濟看不知相濟意自在  
以粟易械器四句內此節註中雖言乃所以相濟乃是引  
用上文旁証之詞故曰正猶農夫云云觀猶字可知非正  
什矣蓋許行倡並耕只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闢並耕仍分別個君子野人闢之則通章本旨故此  
處勞心勞力之說正所以分別之也非以交互之也若作  
相濟非本旨要認觀下當堯之時五節歷歷引証正推明  
此意  
天下猶未平猶字有味註明洪水是主草木因洪水而暢

茂禽獸又因草木而繁殖若五谷爲水所淹而不登反對  
草木暢茂看而禽獸備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則甚  
言禽獸繁殖之害也散散說總見洪水之害堯獨憂之正  
見勞心處舉舜而敷治焉一頭下文益禹對稷契作兩腹  
而聖人之憂民二句一尾○堯獨憂之雖承水害說無食  
無穀亦諱了敷治亦該除民害遂民生復民性意蓋堯憂  
世擇一相以敷治舜受命而擇羣臣以分治是禹益稷契  
皆舜之所使實承堯之命也故舜使字直貫禹益稷契益  
司火政而禽獸逃匿禹方可施治水之功此次第也禹疏

四書也東園初告

上五

百三

九河二段總是一分一合疏濬排決分之不使壅也注濬  
注江合之不使其散溢也上句是西北大水下句是東南  
大水總是治水之有左可得而食是有田可耕尚未耕也  
八年三過不重在禹之仁上重不暇意謂此時懷襄之勢  
未平禹做那疏濬決排的事十分忙迫雖家且不暇顧也  
如此說方於下文雖欲耕得乎振得起○人之有道謂人  
皆有秉彜之性也要把有字重看是固有之有也下父子  
有親等五有字正應此一有字皆因其固有而導之聖人  
有憂之聖人之憂民如此二聖人俱兼堯舜用力於人倫

者則慰勞之方向於人倫者則招揀之此長善之教也立  
心悖人倫者則匡正之行事悖人倫者則矯直之此救失  
之教也柔而不能立者輔之使立於人倫之中息而不能  
行者翼之使行乎人倫之道此助不及之教也使自得之  
卽自得其所有之道總承上六項註提撕警覺解振字以  
加惠焉解德字提撕之使常業業不至於頽弛警覺之使  
常惺惺不至於昏昧使之自得是惠之又使之保其所得  
是加惠之也此五句總是委曲反復勤懇懇惟恐入於  
禽獸意聖人之憂民如此承教民邊居多特作文要方整

四書也東園初告

上五

百三

故總承耳天下未平則憂洪水洪水方平又憂五谷五  
方熟又憂人倫今日命益禹明日命稷契那有工夫去耕  
承上堯舜之憂民固不暇耕然以其所憂之大亦不必耕  
也兩爲已憂卽含下節爲天下三字之意蓋君不得相  
不得羣有司天下無由治也不徧物而急親賢是憂之大  
其憂大則不屑於其小矣農夫也三字見堯舜豈屑爲之  
○分人以財此承上節推其仁天下之功正見其憂民之  
大也首二句輕講重在爲天下得人句是解堯以不得舜  
二句意是故以天下二句又因爲天下得人謂之仁句特

與出得人難之意故堯舜必以是為憂也忠是實心愛  
惠忠都要見所及有限意為天下三字不可放過蓋仁考  
以天下為一體為天下而得人是一體中最懇切處故謂  
之仁要體註恩惠廣大教化無窮二意得人難難字亦要  
在為天下上發出一段難的意思蓋為天下而得人非一  
官一方之寄則其人必大聖大賢不易識拔者故又曰為  
天下得人難以天下與人作禪讓說一說作天位與共說  
謂既得而恭已以聽之則猶易惟始得為難耳此說亦有  
理○盧未人曰大哉君哉等語不重贊其德業之盛只取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五 百五

舜用心之大以見其不可耕且為也要隨題活看若出  
堯三節則堯以不得舜節即作結斷上兩節非上兩節為  
不暇耕而此節為不必耕判然兩意也若合五節則孔子  
一節兼承上不暇耕不必耕二意而總結之且以照應收  
結獨可耕且為也一句意  
上面已闕倒許行並耕之說但只了得許行案未及陳相  
此以下又責陳相倍師之罪吾聞二句泛說乃先立斷案  
以為招擬之本而重在未聞變於夷一句下去都是以此  
責他夏以禮義之教言夷以習俗言用夏變夷照下文陳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五 百十四

無能名而不與兩句反起用心一句言大哉堯而曰無能  
名是忘言之化君哉舜而曰不與是無心之治似皆無所  
用心者不知堯舜之治豈無所用其心哉特不用於耕耳  
用心只是堯憂不得舜二句兩引言只輕敘過當於未三  
句重發之豈無二字要還他若只說有所用心亦不妙用  
心即勞心之說○當堯五節總見得堯舜諸人只孜孜汲  
汲去幹治人事更不惹着食人事正為大人之事而不侵  
小人之事者要得此意明白方見是引証○當堯之時五  
節雖有不暇耕不必耕二意然總來只是一大段是

相事則當主自變說然玩註還主變化他說不必拘拘與  
下合也周孔之道其人則有君臣上下其事則有禮樂名  
物正與許行之道相及未能或先只是齊等非反不及良  
也二說良雖未能先於北方之學者而在彼則亦所謂豪  
傑見尊中國意亦好豪傑只是非常意全在自接流俗上  
見稱陳良雖見其用夏變夷重見其不當倍上○孔子沒  
節以門人皆不倍師子貢尤不倍師走馬作對以三子欲  
事有若略加回護說過歸重曾子不倍師上蓋三子欲事  
似孔子者以識不忘亦非倍師但見不到耳只作引起曾

子說三子尊孔子自言行氣象看曾子尊孔子自心體上看濯以江漢心體無一毫點污也暴以秋陽心體無一毫障翳也二句總是一意俱見得聖心一疵不存萬理明盡天然潔白處不必分潔屬江漢白屬秋陽作文但據字義影切爲分別而大意無別斯得之矣註中光輝明著總是言潔白不可以光輝貼白明著貼潔○本文原不以江漢喻聖德而以江漢所濯言聖德原不以秋陽喻聖德而以秋陽所暴言聖德俱不作喻看三句緊緊一連說下要見非有若所能彷彿萬一意○曾子不事似聖之有若陳相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之五 百五

乃師非聖之許行故曰異於曾子○幽谷節不必粘詩粘鳥四句都就人說先將白文一滾提過下以正意發之陳良中國之學猶喬木也許行南蠻之教猶幽谷也倍良學行是下喬木而入幽谷去高明而就卑暗吾所未聞而聞之子矣○戎狄二句是詩詞周公一句是孟子申詩之詞以起下文責之之詞方且二字不爲無味言此類本天地間不可絕而公又休休有容者方且膺之蓋見戎狄之決不可不膺也而相乃學之及入於夷豈得謂之善變不善變正應前變於夷○孟子闢陳良倍師正闢許行不可學

也許行爲異端而不可學益信並耕爲異說而不可從並耕爲異說而不可從益信滕有倉廩府庫豈真厲民哉須知闢他倍師亦總是闢並耕前後只一意○大抵責倍師五節只說他變得不好了一句括盡大義故末以亦爲不善變一句結斷之

陳相被孟子攻擊已自心服乃復說出許行治市一道不獨爲許行辨且辨已所以學之故似有可原市價不二是主惟不二所以無偽而莫欺布帛以下正是其治市之道長短同則價相若非長與短同價也但使或長或短相同

四書也足圖初告 二之五 百十六

則價相若不論精粗美惡矣但精粗美惡字於陳相語中且勿露出下節方用之蓋陳相一時說出來抵當尚未思到此若思到此則亦不待辨而自屈矣○下節孟子闢許子市價之道不可從夫物之不齊至亂天下也言物不齊而強齊之則亂下言其所以亂也不齊指精粗美惡兼造化所生人力所成說情是實理自然處見得不容矯誣意或相倍莠非謂由倍至莠相去只是或相去一倍或相去五倍各開說下二句同巨屢以下正申同價亂天下之意陳相原以精粗同價不以大小同價孟子因所明以攻之

設若大屨與小屨同價人豈爲其大者以明精與粗同價人豈爲其精者哉從許子一價之道將天下之人競爲濫惡之物以相欺要除僞而適以長僞要無事而適以多事如之何能治國家故曰是亂天下也相率爲僞正破他國中無僞之說

通章只重治天下不可耕且爲一句以破並耕之說許子全篇病根只把一厲字來破孟子別野人之別字便要大人下同小人之事不知並耕而治在匹夫尚不能兼乎工而况人主豈能兼乎小人之事故許多說話只滾到治天

即此也見圖初告 上五

百十七

下節把勞心勞力一段來破他一厲字相濟而非以相病自堯舜以來或治水或稼穡或教民這樣勞心這樣紛紛爲治自家大人之事且照管不暇而暇爲小人之事也堯舜只用心於治不用心於耕而謂神農之世有此乎此不通之義從何得來而奈何倍師而從之也

### 墨者夷之章

通章重一本良心上孟子闢夷之全在因他塗親一事開發他良心不徒以硬拆辨勝他所以感悟夷子首節見夷子有迷墨歸儒之機下孟子詳攻其蔽而致之悟也○不

來是孟子說夷子不必再來非記者言不直則道不見不  
正言彼道之非則吾道之是不見也我且直之且對未遽  
見說盡言以相正固是闢異端之言然且莫切儒墨上說  
下文方云夷子墨者兼愛天下不獨厚親故治喪以薄爲  
道豈以薄道爲非是而不貴也是字據此道言貴字據彼  
崇尚此道言惟以爲是故貴尚之接下云以薄道爲貴則  
必以厚道爲賤然而夷子蓋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之道事  
親也是何故與無乃薄道本非貴而厚道本非賤與須如  
此講方得反激夷子口氣○蓋其親厚此正夷子一念之  
四書也見圖初告 上五

百十八

明良心尚未埋沒處正可從這一點之明打轉他以所賤  
事親非真惡其厚葬也正緣他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  
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因以詰之欲其自思自悟及求而得  
其厚葬之本心則必知親其親自當異於他人而兼愛之  
教爲非矣是詰問之活辭非謂夷子之本意如此也此兩  
句宜重看上文許多說話都是起此兩句○下節夷子語  
勿泥註分援儒人墨推墨附儒之則句卽是以已意釋上  
書詞相承貫說語氣云儒之非墨固以其兼愛也然儒者  
之道見於古人之言有云若保赤子天保民而若已之赤



子此言何謂也之推其意則以為愛無差等但施愛則由親始耳愛無差等指民與赤子皆當愛也施由親始有赤子之愛而後有保赤子之愛也毋乃儒者亦兼愛乎而吾之厚葬其親亦施由親始也豈以所賤事親乎夷子總是說愛無差等之是孟子云夫夷子五句辨其所論書詞之非且天之三句拆其愛無差等之說總是說愛無差等之非並無二意親愛其兄之子若親其鄰之子只是親疎一致意此是反詰之詞謂推夷子愛無差等之說信以為云云加一乎便見其不然意彼指書言別有取義爾也見非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孟

百十九

兼愛赤子匍匐二句以小民相形說一本猶云一脈也二本字殊是滯義俗講但云父母固一本也路人又一本也殊不得題趣細玩註視其父母無異於路人忽有悟焉蓋此二字却夷子心下二視之說情不鍾於一脈之父母而有所岐而二之故大惑不解如此也譬如人臣事君却別有外党則謂之二心之臣矣○孟子原只欲以以所賤事親一句挑激他使之反求其厚葬之本心而夷子却不悟又引儒者之言來牽捏遮蔽故孟子復從一本處說到上世不葬其親一段將彼厚葬其親之本心痛切切之故夷

子不覺感動就如齊宣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的光景上世一節即上文一本之意再愷切發明之非另意也○不葬其親是禮制未與時非為人泚此言非為旁人見我薄親如此而發愧也正與中心達於面目反看中心一句最重蓋言中心誠孝之甚自然發此泚於面目一本之理所可驗者莫切於此蓋歸字有急急之意捨之誠是也句是起下文語孝子仁人之捨其親亦必有道見以厚為貴也蓋墓裡雖非厚葬然在未知禮制之人如此充類至義之盡而滿其仁孝之量則必以厚為道矣末我今夷子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孟

百十

厚葬其親正有合於仁人孝子所為者乃謂愛無差等而惑於墨氏二本之說謂之何哉孟子說到此處極痛切懇惻故夷之撫然自失撫然茫然自失之貌如人迷路忽被人點破躊躇悵望盡失所據也命之矣言不待面命即此已教我矣重在悟厚葬之是而兼愛之非意

不見諸侯宜若小然

首節陳代欲孟子枉己以有為下孟子詳明道不可枉谷陳代有兩意景公一節只告以不可見之意與宜若小然相應且夫枉尺以下方是正其枉尺直尋之非大抵正其

枉尺直尋之非亦以明不可枉見之意也通章總是不肯枉道

陳代意欲孟子急於濟世故以不見諸侯為小節而視王伯之功業為重非若後世貪慕齷之為但於枉已直人處看得欠分曉耳今一見之即後所謂不待其招而往與枉道而從彼之謂也兩以字如以齊王之以自輔佐上譁一見而即可以成王伯全要見所屈者小所伸者大意虛齊云不見諸侯五句就見枉尺直尋道理引志云云明其從來有此說而諷其為之也宜若可為一見以成王伯也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孟

百廿一

宜若二字見於志有合的意思○引虞人只重義不可往見未暇及王伯併枉尺直尋之非至下節方言之志士不忘二句寬說而贊美虞人在中非其招不往五字連看屬虞人取字屬孔子非其招尚有招也不待其招則全無幣聘之加何哉言如何其可也主失其所守之義言此見不見諸侯正大節所係豈可視之以為小○且夫枉尺至末又分三段看此節言枉尺直尋計利甚不可為簡子至何也言枉尺直尋君子必不為且子過矣二句言枉尺必無直尋之理總皆以正其枉尺直尋之非以明不可枉見之

意也○且夫二句是起下意下二句是借他意反說兩利字都就出處上說利即便宜意非財利之利也枉尋直尺

如大壞名節而小就功名之意此二句口氣最要體貼言君子出處只是論義不論利如論利莫說枉小伸大是利即枉大伸小亦叫做利難道計利便枉尋直尺亦可為不成蓋其言必不可為也彼窮其流弊之說殊非正論亦可為與還是不義而不可為非不利而不可為也與字要味成戔墨卷都作未流之所必至一順說下與字俱作也字看即間有挑剔與字意者多是就得不得償失并違其計利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孟

百廿一

之初心說惟程文得之○引王良二守法之事輕輕敘過終日不獲一守法故也奚曰賤一守法之意晦矣故請復以明之然請非因其技之不顯而欲辭賤工之名只明前意  
在守法也一朝而獲十即明前終日不獲之意若曰向日若肯比汝一朝即可獲十止以法不可賤故寧終日不獲一耳奚曰良工仍不解其守法之意矣請辭掌乘之命仍是終日不獲一之意不是至此方為守法也須知範我馳驅即直已守道意說遇即枉道求合意孟子引王良見得在我者當重而不可徇人正意在下節小人人字只在不

善射上見

御者且羞四句緊繫帶上說比謂舍馳驅正法而阿比之也此而得禽獸二句推其羞與比之心曰若丘陵從一朝獲十又進步言此句暗應在尺直尋似指諸侯如枉道而從彼何也與前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要分別明白彼言苟賤如此志節何存此言御者不計丘陵之得吾何貪直尋之利也彼以守義言此以見利忘義言也要之重志節則直尋之利自不能為之動意自相因且子過矣斥其枉尺直尋之言枉已未有能直人見枉已即是枉道在道決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孟

百十三

不能行道欲成王伯之業斷無是理直尋之直伸也直人之直正也二字不同意實相因直人應王伯說如伊尹伐夏救民以正天下如管仲亦云一匡天下皆是直人處人字兼得君民然渾說為得

要知齊景一節破一見字謂士固有志何至自小且夫三節破尋尺字謂屈伸多少之間甚不宜較計也未節末二句只帶說上文言就使直人之多斷然不肯枉已重已故也此則足之曰况又不能直人乎

公孫衍張儀章

首節景春以丈夫而過許二子次節是孟子斥二子不得為大丈夫末節示以大丈夫之實通章以道字為主○一怒二句正景春所稱大丈夫之實處要見以一人之喜怒係天下之安危何等權勢何等氣焰非大丈夫而何意是焉得為大丈夫是字指一怒二句引禮處全重女子一邊丈夫只帶言之命是教命之命父命之如弃尔勿志勉爾成德而命以為子為臣為弟之道皆是下往之三句即是母命之言禮至无違夫子止以順二句是孟子解禮之言且就女子說末補儀衍儀衍如何似妾婦之道蓋他實不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孟

百十四

能以喜怒安危天下乃竊取強國之權勢耳如戰國策云衡人日夜務以秦叔恐喝諸侯是也叔勢在人而我欲竊之必有許多依阿洪忍窺伺逢迎處故曰以順為正○末節大丈夫之大者大於性耳廣居正位大道皆性也而與民由以至不能屈者一皆定性之學盡已之性正與恃他人之權勢者相反○此節以首三句作主下五句略輕而五句中得志句與富貴句又瀕抑揚看方切儀衍身上○仁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曰廣居禮以大中至正為範圍故曰正位又合經權常變而共由故曰大道然勿露仁禮

義字面更佳居天下之廣居不可提起廣居后講居字頂  
云人就无居而所居乃天下之廣居方見得大丈夫之大  
處下二句亦然重在廣正大字及天下字不重居立行三  
字得志五句即在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內非有兩層一  
言其所居所立所由得志不得志由是富貴貧賤威武由  
是以涵養操持分者非是不淫不移不屈言任是翻天覆  
地再恐嚇他不動蓋特著其確然不易之守與以順為正  
相照看此全是能完德性性以內无无所歎性以外无无  
所累何等涵養何等受用浩然天地之間直與聖賢為侶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孟

頁五

大丈夫蓋如此也此之謂三字該上數句要發揮大道道  
字是路字独行其道道字是道理兼三者言○通章景春  
所稱在权势孟子所稱在道理

古之君子仕乎章

耒耜哉分上告以欲仕之情下告以難仕之故重末節正  
周霄諷切孟子與孟子不見諸侯之本意通章以道字作  
主○古之君子仕乎霄非不知而問本是諷其難仕的主  
意而反以探其欲仕作話頭耳日仕句是冒下兩引古摠  
証個仕字皇皇如也連出二道必載實作一句讀俱屬孔子

吊是自家憂戚之意究其所以吊是失祭非吊失位也但  
尚未可露出○霄意以三月曾几何時即无君而吾道未  
至終窮於此而吊故疑其急下告以无田不祭正是急之  
故諸侯失國家是關係極大的而士之失位與之同豈不  
足吊玩猶字意是以士為主把諸侯來形士下引禮都重  
士邊說諸侯耕助四句是禮文下四句是孟子解禮惟士  
无田二句是禮文下三句又是孟子解禮末二句承上言  
所以必吊也无田是不仕而无田祿也則不敢以宴不得  
以遂其孝親之誠心也則字緊接不敢以祭說來亦不足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孟

頁六

吊乎亦字有味言无君不足吊因无君遂至不得孝其親  
亦不足吊乎○纔出疆便載質亦急於仕也故以為問須  
知載質亦只是俟其來聘則以此見之非不得於此便往  
見他國之君而委質也士之仕也二句以仕為主士志於  
行道農夫志於謀食事不同而其切同故把他來形此二  
句且虛載質意下句方見之農夫豈為出疆便可廢耕而  
舍其耒耜士豈為出疆便可廢仕而舍其質哉此所以出  
疆必載質也○如此其急燕則吊載質言君子暗指孟子  
難仕暗指不見諸侯此二句正周霄發問本意下孟子方

告以難仕之故丈夫生至人皆有之意輕只引起不待父母五句正警不由其道而往意賤字從願字來有室有家出於父母之願但如此却又賤之矣欲惡相應亦如此古之人二句不平等在下句此句要重看通章關鍵在此一句不由其道而往二句只足上意見可賤意

後車數十乘章

通章以道字作主摠是明士有功之當食也○后車數句只暗指孟子勿明說泰字循云過分非其道二段抑揚重下向子以為泰平指舜言子以傳食為泰也將以舜為泰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孟

百七

乎蓋受天下又不止傳食矣受天下亦就玉食萬方言○否字言舜有功不為泰也士无事事字即士何事之事不可言事即功須云士無所事事何功於人國而食人之食乎○此節正言士之大有功子不通功至餘布只反言以見功之通不重子如通之二句正言之以起下於此有人一段功即事之所成如男耕女織是事其有功於衣食是功通功云者不批定為此事然后享此功但彼此互相準而交相濟便是故梓匠輪輿雖不曾種粟如有功於人用便可以博換得食來可見兩有餘是言其積滯无用而此

外皆缺也正見不容不通處於此有人此字捐邪說充塞仁義之時人字孟子自寓入孝出弟便是守先王之遺守先王之道即所以待后之學皆守先以待后串下不平等字有閑邪衛正功夫不但區區遵守孝弟乃先王仁義之道而后學所當取則者苟失其守何以待之夫士也入孝出弟守之極力捍衛隄防令无父无君之說曾不得而侵蝕將使后之學者得有所依據取則以入於仁義此其繼往開來功在世道人心不小非梓匠輪輿尺寸之功可較乃以為无功不得食子何尊彼輕此哉要知孟子非把自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孟

百八

已屑屑與梓匠輪輿計較緣彭更見識卑淺平昔是尚功的人故借言以曉喻之耳○更初意以士為无功而食是主於食功者見孟子言士有功遂變其說而以志字抵功字此是遁詞子何以其志為哉三句指定君子說勿泛此正斥彭更之食士不當以志論而當以功論也且子二句又是詰他平日所食欲得其情以再伸其辨發尾画壞非故意為此乃拙工所致其初志本欲求食末照註我既曰食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方完須知通章於此有人一節是正言士有功可食下

只是因其過於食志而折之也

宋小國也章

首節是章疑宋行王政而受制於人中五節是孟子言湯武行王政皆無敵於天下何嘗有人惡之者二段當輕叙過重未節言宋不能王政也○吊民伐罪王政莫大於此須要有王者實心順天應人不得已而用之如湯如武方是真能行王政者萬章所認只以其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似是奮發有為欲削平亂略混一區宇之意故曰將行王政只淺淺在用兵上說惡字作忌字看如之何是章

四書也是園初告

上孟

百九

為宋画策謂必如何乃可行王政而不受制於人也○中引湯武正是真行王政的樣子居毫節只若葛之罪案為下文征葛張本葛伯率其民半節全要發童子无罪而葛伯故行暴虐以殺之之意方見湯師為救民伐罪之師下節重皆曰二句見取信於民意為匹夫匹婦復讐只是說為小民報怨耳不必作童子之父母○下節重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句見湯之所征不止於一葛然也不言天下信之者上節皆曰二句民心已素孚了十一征而無敵亦根自葛載來惟經葛之師見信於天下故所向而民望之

云云東面而征以下正明所以十一征而無敵之意未至

而民望之切略輕歸重既至悅之深上○其君子是商之臣以迎其君子是周之將帥其小人是商之民以迎其小人是周之卒徒所以然者以武王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已此是以推原文法例解書詞而已矣三字見取殘之外未嘗更為暴虐意太誓節只証取殘之義重則取于殘句于湯有光不是更勝過湯只是與湯同有休光耳○上面曰為匹夫匹婦復仇曰不止不變曰誅君吊民皆是湯行王政處曰綏士女曰救民水火曰取其殘

四書也是園初告

上孟

一百十

皆是武王行王政處講東征西怨節全要體貼望湯以為君意講其君子四句全要體貼望武以為君意○未節斥言宋之不能行王政乃歸重處全無勉宋意四海對齊楚看望字對惡字看為君對上伐字看言宋特不行王政如湯武云耳苟伐罪吊民而行王政如湯時雨之師如武水火之拯則四海之內翹首企足如夏民無罰之望如殷民見休之想願奉為共主齊楚雖大何足畏哉惜宋不能然也

孟子謂戴不勝章

上節輕引起下節摠是延賢貴廣意○子欲子之王之善與句且虛提起說下二節皆明告之詞上節是喻下節是正意兩節相照看欲王之善正指薛居州事但意且含蓄咻謹也只聒噪意一說作反笑齊語之不善引而致之莊獄之間學之專也要重人多上又數年學之久也雖有專久二意細玩重專上而久在其中求齊不得便舍下誰與為善意求楚不得便舍下誰與為不善意○子謂薛居州二句揚他有心於愛君而得以人事君之義正與前節首句相應是欲王之善之實以下見進賢貴廣意在於王所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五

百字一

二段泛論其理且活說當抑揚輕遞過至一薛居州方着實說長指老臣勿指新進皆薛居州皆如其善也誰與為不善指匡救者多誰與為善指將順者少一薛居州獨如王何見孤忠難以自效雖欲王之善不能必使王之善也

不見諸侯何義章

通章以義字作主不為臣不見此句一章之大旨下三節勿以大過不及中正立說換是明不見諸侯之義若謂段于木泄柳皆守不臣不見之義者但已甚耳孔子不為已甚然亦必先而后見不先則不可見也觀曾子子路得孔

子家法其所訛評如此而君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輕見諸侯○不為臣不見主自重說不見不先往見也玩古者二字見得從古已然見已亦行古之通也○踰垣閉門處勿加貶辭到已甚處方貶然貶意亦輕○唐荆川云惡無禮欲有個禮也孔子往拜陽貨即是見他勿泥矚亡此處只重往拜不重矚亡當是三句是孟子斷其可見先字重看要玩豈得二字言孔子雖夙惡其人不欲見而制於禮有不得不見之意吳無障曰陽貨先二句正明不見諸侯之義非不為已甚意當是特陽貨先所以不得不見若陽貨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五

百字一

不先孔子豈肯輕見之哉○脅肩諂笑未同而言不必指定見諸侯大抵是趨權勢者夏畦只手足胼胝心志尚寧也脅肩諂笑則心志與肢體俱疲故其勞尤甚服服是良心難昧處故其色自不可揜然即此明知可耻而明自蹈有不可曉解者故曰非由之所知二子之言處先要說得鄭重須含深惡痛絕之意躍然言表則下文由是觀之云云方有情蓋下文語意全在本文種根此等處全要理會由是二字最有意味要味當初枉尺直尋手援天下之人只為看得斤斤名義不直甚麼緊要即如色咲假人未同

而語看來都是應世小節不害通融乃二子或比之夏畦或病其振振然則吾身有必不可毀之廉隅世路有必不可由之徑竇故曰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不曰守而曰養何也守或着意養則卓然自見得定拿得住非以氣節為高者也王觀濤曰君子只依註就曾子子路說為是養字如養高養重之養合不見諸侯意○黃葵峰曰或問所養可知即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處是其所養乎曰君子之養非合下只養個不肯枉見也蓋不肯枉已求見處正有所養而然也蓋其所養如此斷是不肯枉已求見

四書也足圖初告

八上五

百字三

人也然則所養是何物只是禮義耳且概言其平日立身行已也

什一去關市之征章

此章見華獎貴勇意以華弊為主去關市之征固是華征商之害什一亦是華屨畝之稅也勿以興利華弊乎說亦不重複先王之法上什一以仁農去關市之征以仁商何如二字自謂更張有漸意○日攘即橫征暴斂之喻月費即未能請輕之喻待來年即已於來年之喻○末節只恐本題義字既非義斷不可一朝居矣何待來年不必說到

農商怨叛及來年又將因循皆旁支意且是論利害不是論義下非義直指厚斂與征商知字亦重

外人皆稱夫子好辨章

予豈好辨哉二句一章之大指中間歷敘治亂見古聖人皆不得已而有為已亦不得已而有言而昔者以下總結之而深明其不能已於言也○不得已而辨則非好也不得已意在維持世道上故下接天下之生二句○天下之生久矣如云自有生民以來非一日矣一治一亂不平看兩一字見循環意言一治必有一亂一亂復為一治惟治

四書也足圖初告

八上五

百字四

亂循環則撥亂而反治者責在聖賢所以予不得已也重亂邊說以此句為主以下皆發明此意註氣化人事二意畧重人事邊○當堯之時節只重水汜濫民無定等句蛇龍句特因洪水而生耳為巢為窟正是民無所定處引書只是明水害警予予字據書是舜自稱此處渾說聖帝也罷泮水者洪水也不徒訓字蓋云此所謂警予之泮水者即古所謂洪水也帝且以為警予則其為害之大可知矣堯之一亂是氣化未開人事未施○使禹治之使是堯舜使掘地即疏濬之類此節當以治水為主蛇龍鳥獸帶言



勿平對江漢南條之水河淮北條之水味是也二字是攝  
今日安流者以見當時禹功○堯舜沒聖人之作者鮮矣  
故其道不行不明而衰或以聖人指禹湯似滯此二句是  
源頭暴君代作即承上說壞官室至又作是人害禽獸至  
是物害都承暴君代作來及紂二句又兼言人物之害益  
甚也○邪說暴行當指在下者言亦由暴君無道揆也涉  
即園圃澤即汚池既言暴君代作胡以於紂獨詳蓋自夏  
禹之後商紂之興者有之受命與守成者有之其亂  
皆未甚大撥亂治亦未甚勞故不暇詳言至紂之身好  
四書也尺圖初立 上五 百十五

天子之事不必用惇庸命計四意只以正綱常誅特逆括  
之新說天子之事不作托南面之權說只是還大權於天  
子意蓋古者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史書所記本皆天子事  
也其後自諸侯出自大夫出則史書所記亦為諸侯大夫  
之事而已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今夫子奉周禮王制以  
討亂賊其間尊王制者褒之違王制者貶之仍是記天子  
之事一般以記字換托字似妄然看來不如明字更妙天  
子之事所謂王者之迹也春秋所以明王迹也蓋周室東  
遷政教號令不行而周天王之紀法蕩然矣孔子作春秋  
四書也尺圖初告 上五 百十六

及流弊引公明儀之言只借一率獸食人來引起已意則率獸食人獸字指楊墨言楊墨倡禽獸之教以壞人心是率獸食人也此句應公明儀之語其究也人人歸於楊墨人人之心皆陷於禽獸而相殘相害之無窮極非人將相食而何此句又因公明儀之語再推一步誣民便是食人轉相誣惑便是相食二食作一例俱是食人之心若作實相戕賊便失○吾爲此懼此字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二句閑字可玩有峻其防意閑先聖之道句重看距楊墨三句正閑聖道之事下是及言邪說不息之害正以見其當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孟

百五

距放也○閑距放三字相映譬如賊自外侵須防守家當此是閑因距敵驅逐此賊此是距放欲閑故距放距放故不得作楊墨指其人淫辭指其言作於其心惑於爲我兼愛之說也政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事如所行中之曲折纖悉兩害字無先後不易吾言只見其害之必然意○昔者節此申結三聖有爲之功俱顯露不得已之意以起下意○引詩不重周公只是引起楊墨之害在已所當膺意○我亦節亦字氣脈根上禹抑節來我亦欲三字直貫到以承三聖者一口氣正人心是主謂使人心復歸於仁

義也息距放皆爲正人心而設者邪說是爲我兼愛大旨行此說則爲該行又泛濫於此說則爲淫辭此處予不得已也填實楊墨在內○能言距楊墨是以言而距楊墨非但言此距楊墨三字也講聖人之徒云其心先正便是吾道中人物矣以心正二字應上節最得肯綮要知此節亦只是足上意謂以言而距楊墨吾於人且有厚望况身任其責而敢自諉乎總只明得自家一個不容不辨的意思

陳仲子章

前三節言仲子不能充其操下是揭出仲子之操而斷其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孟

百六

難充前段律以食槁壤飲黃泉。匡章見爲太刻後段揭出以母則不食以兄之室則不居此二句正是仲子之操執此以例其餘信無可居可食者矣故匡章不得復疑也○聖賢中正之廉只是有分辨不苟取非其道則一簞食不以受於人如其道則千駟萬鍾受之而非泰今仲子但以不取爲廉其勢又不能一無所取是其操充不去也孟子非以劬責仲子只是極言其充不去耳通章皆是就仲子律仲子而聖賢中正之廉皆未及也○通章最重烏能廉這一句

首句虛豈不誠三字有信其必然意居於陵言其居之廉也三日以下言其食之廉也但當順文鋪敘不可板對無見無聞甚言窮困之極本于即李實說不是李樹并李蟪餘與人世污穢之物不同在將食之將是將然之將此一字正可想見他匍匐往取一段景况若解作取字便死了原仲子本意只欲十分清潔一無所染耳但弃人之所居所食而脫去世故絕人類以為高節亦苦矣故孟子闢之註訓廉有分辨不苟取不可用在章問意內章不知此也○於齊國二句非取之也因欲辨其不得為廉故先揚之須

四書也足國初告

上五

百五

寓抑之意齊俗急功利故以仲子為巨擘惡能廉能字即下充字意充不去是不能廉也此句只是就仲子律仲子廉字只就仲子操守說非言不能為吾儒之廉如所謂有分辨者也充仲子之操二句正說其不得為廉意語氣當云雖然仲子亦惡能自成其一偏之廉哉蓋君子以不苟居不苟食為廉而仲子之操則以不居不食為廉充仲子不居不食之操天下之物將無一可居可食之物惟蚓之無求於世而後可成其廉耳仲子果能為蚓乎不能為蚓惡能為廉耶然此亦就仲子一偏之守而推極言之非

真欲其為蚓也言外全西文見非人可為意○夫蚓節承上蚓而後可來此處正見其不能為蚓也言蚓無求自足仲子未免居食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伯夷之所築樹四句只是合義不合義五字若合義便是伯夷所築所樹若不合義便是盜跖所築所樹伯夷盜跖字不必太泥若論聖賢中正之廉亦不必問所從來但就仲子刻苦立意故責之如此是未可知也重盜跖一邊未可知三字渾渾有味言既不能必其為夷而非跖何能滿其操而以廉稱○是何傷句頂上未可知意謂所從來未必是夷之

四書也足國初告

三三

百四

所築所樹則亦何傷於義非何傷於廉之說身織屨妻辟纒言自食已力非不義而取諸人之類正見其無傷處○巨章說是何傷哉亦似有理但未知孟子是就仲子論仲子再細玩孟子此章俱是反詞與許子之不憚煩同一機括本欲明並耕之不可反責以交易之為煩本欲明母兄食室之當安反責以稿壤黃泉之為繁此文字最巧最深處○一言世家一言世祿便見其可居可食今反以為不義而不居不食處於於陵是不居兄之居也他日歸至未是不食母之食也此節只啟事勿斷制下節方斷之○不

必責仲子廢母兄之倫此章不重人倫上只重在不能充  
操耳以母則不食則天下無復可食者矣而以妻則食是  
尚為能充其不食之類也乎以兄世家之室則不居則天  
下無復可居者矣而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不居  
之類也乎吾意若仲子者必其不食於母亦不食於妻不  
居於兄亦不居於陵無求自足脫然人世之外如蚓然則  
不食不居之操然後可充滿無憾也然蚓豈人所可為哉  
不能如蚓則不能充其操不能充其操則不能成其為廉  
矣吾故曰仲子惡能廉也未二句與上充仲子之操二句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上孟

百四十一

相照應○此節與上節正申明仲子惡能廉二節未盡之  
意

充其類充不居不食之類也不是充類至義之盡之說一  
概不食一概不居方是充類方是能廉不然安見彼之非  
義此之為義然是人畢竟做不來必蚓而後能充之仲子  
人耳非蚓也惡乎能之故曰仲子惡能廉蓋就仲子以較  
仲子而仲子必不能自完一仲子也

故蘇子謂居於陵而食其食非孟子所謂不可而仲子所  
謂不可也正以其辟兄離母之初心不如是也

四書也足圖初告下孟

閩中王

字

社友林永平

離婁之明章

全章分兩段可謂智乎斷上論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下勉  
君臣各任其責也但惟仁者正承仁心仁政來而天之方  
斲亦承喪無日來又自相貫也他處論政多重在心此章  
論政獨重在法孟子因當時諸侯於井田學校之類古法  
當遵者皆不肯遵故發此論通章以仁政作頭腦責君臣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孟

一

以此二字○首節卽制器作樂者不可無法度以引起治  
天下者不可無法度只重末段離輪師曠皆以至極者言  
方圓是規矩做出來的器無規矩則明巧無所運何以成  
方圓五音是六律節出來的聲無六律則聰無所寄何以  
正五音律管長者聲下短者聲高下者重濁而舒遲高者  
輕清而剽疾故管有長短所以管音有高下堯舜之道道  
字指仁心蘊蓄運用於內者說仁如天德好生是也下文  
先王之道道字却指仁政與此不同仁之政亦不外教養卽  
當時之六府三事是也平治天下謂以仁政平之治之勿

作治功言○今有節卽當時不能爲治由共不行仁政以証上節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意○故曰節承上文申結其意言心政之不可偏廢見爲治者不可廢法也徒善句總括上文徒法句陪說不足以爲政於天下卽不能平治天下也不能自行如舟車不能自運必待人運之也○詩云節此言用法必善治以起下法所由立所當因意過差如用意過當處遺是疎漏遺忘謂照顧不及處遵用舊典則有所循故不過差有所據故不遺忘遵先王之法謂本仁心以行仁政過字卽上愆忘意先王之法成正當故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五

得淺小竭目力以察制器之理竭耳力以察聲音之理竭心思以察平治天下之理不可勝用與仁覆天下俱兼當時後世本九我曰不可勝用仁覆天下只就見成說着聖人身上講不是待人取法然後利及天下後世也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諸名家多疑此繼字以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心與政一時俱有何待於繼不知此繼字從竭字生來蓋聖人雖是一腔仁愛然如何去養如何去教尚有許多經畫區處必須殫竭心思爲之籌度研審一過既竭了心思而無不忍之政心思雖竭這心終引不出故隨立之法制把此心思引續出來有是心卽有是政方能仁覆天下也不然仍是徒善空抱此心何以及人乎繼字原有下落不徒曰心而曰心思却有意在○必繼之以不忍人之政方是真能竭心思者若上文今有仁心不過一時感觸非實有也故不行先王之道○上原聖人立法之意見其當遵此則言不遵之失見爲治之必當法先王也爲高二句只引起不重可謂智乎在勞逸上見因先王則逸而有成不因之則勞而無功此之不辨焉得爲智乎○宜在高位自仁覆天下句來有臣民胥被其他意

播惡與貽患略別惡對善言卽不仁也以下文觀之臣民胥化爲不仁是不仁之惡流播於衆此節宜重不仁邊所以責其君○上無道揆六句只重無道揆一句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由是而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散說去勿太分承爲妙註繩索大多也○上指君言朝字通指朝廷之上浸說得廣君子字卽指臣矣下指臣言工字通指各衙門浸說得廣小人字則指民矣○道是理之當然法是國之常憲然道外無法也下文義卽道度卽法而刑亦法度中事○以義理揆度事物卽以仁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孟

四

心行仁政也○下節是申上文之意重上無禮句卽是不仁無道揆下無學賊民輿卽是犯義犯刑明上節上六句意喪無日句明上節末句意城郭六句以不強不富作骨禮以教民本道揆來以道義揆事物則事事物物皆有條理所謂禮也學卽此禮也喪無日止是災害○以下是責臣引詩只重無然泄泄句蓋言君既不仁而至於喪無日全賴忠臣義士爲之維持而乃云云泄泄註云怠緩悅從又云不急救正急字反怠緩救正反悅從然直至事君無義節方可發透○泄泄猶查查不獨訓字正是引時俗

所共惡者以深著其緩慢悞事之罪○事君無匡救之義進退無持身之禮此進退只是尋常出入不作進而在朝退而在野猶沓沓也非是解沓沓之意乃是說此正泄泄之實猶夫沓沓者也○責難是陳善的大綱陳善是責難的條件如責他以仁心行仁政是大段難事因細陳仁心如何充仁政如何行極其周悉使念念向善邪念無隙而萌是陳善閉邪閉邪全在陳善當云陳善以閉邪或云仁政一也自事言則爲難事自道言則爲善道無濶大細密意亦可恭以尊君言敬以小心言名公云恭敬一也自尊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孟

五

君言謂之恭自在我處心言謂之敬極透吾君不能與責難陳善相反賊卽泄泄者此當重末句見泄泄之不可規矩方圓之至章  
通章欲人法堯舜下戒幽厲正所以法堯舜也以仁字貫焦弱侯云此章之意專在爲民欲君法堯者欲其仁民也欲臣法舜者欲其以仁民之道輔君也故繼以暴民之說雖專責君而臣亦無所遁其責矣○規矩方圓只引起聖人人倫人倫之至也至字勿作高遠意看只是的確確不可移易之意觀下文不法堯舜便慢君賊民如離了規

矩便不成方圓可見如此則是不如此則非如是則得不  
如是則失何等的確故曰至言外便見人當法聖意了唐  
荆川云聖人於人倫大中至正而無一毫之過差盡善盡  
美而無一毫之虧欠故謂之至虹野云人倫維兼五倫而  
君臣是宗主維持此四倫者此章所主則在君臣○次節  
言人當取法聖人欲為君三句最重下甚言堯舜不可不  
法也勿以法戒平講盡君道盡臣道兩盡字即上二至字  
不可認作功夫功夫在二為字內皆法堯舜還分屬君臣  
而已矣三字是一章精神命脉最重下四句正足而已矣  
四書也是圖初告 下五

六

之意申甫曰要看二所以字所以者仁也○法不法之間  
正仁不仁之所由係引孔子之言全要見天下之道本只  
是個仁出乎仁便是不仁更無別路可走所以嚴理欲之  
防欲人致謹莫入於不仁也仁與不仁在孔子口氣中泛  
就天理人欲談君臣意補在後註出此入彼出此定指仁  
說不可交互○下承上不能法堯舜而入於不仁則生前  
死後皆有其禍甚不甚或就暴民上言或在禍上說就禍  
說為勝國削以上是論生前以下是論死後幽厲是惡謚  
不可作幽厲王厲王末引詩只要人以上不仁之禍為整朱

子以幽厲為整恐似把上之幽厲實作幽厲王厲王說下不  
必泥

三代之得天下章

二節分上是言天下與國之禍福由於仁不仁下歷推不  
仁之禍而著其難免也此勉當時諸侯之強仁雖自天子  
說到庶人然國為主餘皆是客仁在未得天下之先不仁  
在既得天下之後仁不仁各兼心政說三代之仁禹地平  
天成湯子惠困窮文惠鮮懷保武救民水火是也不仁如  
桀滅德作威紂毒痛四海幽厲昏庸無道是也得失就民  
四書也是圖初告 下五

七

心上說不惟天下之得失由於仁不仁凡國之所以廢興  
存亡亦莫不由於仁不仁然者用是而知上自天子下逮  
庶人其所以保四海社稷宗廟四體總不外乎仁也苟或  
不仁其能免於死亡之禍哉天子諸侯卿大夫不仁就暴  
民上言士庶人不仁凡縱欲滅理處皆是凡人生則能保  
其所有死則不保其所有故註總曰言必死亡勿以死字  
貼四體亡字貼四海等末節承上意而直戒當時兼天子  
以下實重在諸侯惡醉強酒是深斂其不能免意後當微  
如惡死亡莫如為仁意

愛人不親章

此為當時之君好責人而忘自責者發也仁禮易曉治人不治如何反其智蓋知明處當之謂智治人如立政以整理臣民使就吾條理是也人不我治必我之立政以治人者知之未必明處之未必當也行有不得二句勿推開說舍三者之外更無自反處即是三者之中無時無處不反諸已故下皆字蓋終身有許多事天下國家有許多入非一時可了吾身為盡仁盡智盡禮之身便正了天下歸之即人皆我親我治我荅也到天下歸便是履至尊受天命

四書也足園初告

下五

八

人有恒言章

身是天下國家之根本一事不可廢者虞書云慎厥身修思永大學云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孟子欲剔出此本以示人故舉恒言推及之不是說恒言不知其序又不知其本

之所在也天下二句遞說下歸重末句上二本字乃是本中之本特以引起末一本字末句總承天下國家說不是單承個家

為政不難章

此章言為政在於正已全重不得罪於巨室句不得罪內藏修身在裡面為政便是要德教四達天下無有梗化而惟一不得罪於巨室而為其所慕使國與天下因之而德教沛然果何難之有○須曉得巨室是國人素所取信難以力服不得罪非是曲意奉之只是修身使舉動合理無

四書也足園初告

下五

九

一可議不致其怨怒也修身就在不得罪裡不必另講修身而能感動得巨室令其心悅誠服便自近及遠一國慕之天下慕之而德教沛然矣故字緊承上說要皆自巨室服上來要曉得身是已之身也正身由已而不假勢力甚是簡易如此方發得不難意透於修身見不難不是於巨室上見不難也要認○身修則人人皆服獨言巨室者世臣大家難以力服其為心服尤明也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不必是探討巨室消息乃人心自不約而同耳彼此慕我則我之政易施於彼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德教即



政也。政本於躬行心得而施之。故曰德教二字分不得。要旨此章應重德教二字。不曰政教而曰德教。便是以德爲教本。自修身中來。此正其所以無得罪巨室處。巨室其人不一。不必專就僭竊家看。亦有世篤忠貞爲國人所信服者。亦有擅權跋扈能把持一國之命者。總之不可以勢動而可以德感。任是擅權跋扈之家。吾反身修德舉動合宜。亦能消其窺伺之心。令他心服。而况忠貞舊臣與國同休戚者乎。故無得罪巨室。巨室便慕之。慕以心言。正見是非懽於威誦於勢也。國人慕天下。慕亦是心向。故德教沛然無四書也。是園初告 下五

天下有道章

前三節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後三節言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然上段意輕只激人以修德耳。語意當云不自強則爲景公之事。夷狄能自強則爲文王。上膺天命信乎。

有國者不可不師文王也。舊以順天回天平說。非是。仁不可爲衆也。仁字是一章骨子。夫德大賢與師文王者正係於此。○首節統論天下之理。勢小德小賢指諸侯。大德大賢指天子。大小強弱通指諸侯。德以所蘊言。賢以其人言。小大以土地言。強弱以甲兵言。役字如朝會征伐皆聽其政令是也。天下有道是崇德尚賢之時。天下無道是恃強用力之時。故各以德力相役。註有道人皆修德無道人不修德。此二句最有味。便埋了後面師文王根子。斯二者天與順天逆天二句俱兼有道無道而重在無道邊說。天包理四書也。是園初告 下五

勢言理當如此。勢又不得不如此。理勢兼承說不必分理屬有道勢屬無道。順天逆天重在小德小賢與小者弱者一邊。存如保祿位免侵伐是也。亡如蒙貶削起侮奪是也。王觀濤云。順天者存。畢竟盡人事以聽天。方好此意。須暗有幹旋。○齊景公節不是取他能順無道之天。特引他聽命於強大之裏。以引起今之小國不能自強。不得不受命意。出令受命絕物俱切。邦交上說。鄭申甫曰。是絕物也不是與物睽絕。只云自絕之物。蓋不如此則必受侵伐。自取亡絕矣。說景公一段要模寫他。計出無聊如此。所以愧當

時諸侯不能自強者今也小國嬰補註不能修德以  
意是猶弟子句是說其不可得免意說個耻字有激發也  
自強意不是重順無道之天故下師文王就承這個耻字  
說去○以下正是勉他回天之事師文王且虛仁字在下  
節註以政解實本修德來大國是小國中之差大者五年  
七年雖勢有難易總是言其速意為政於天下則天命在  
我矣○引詩言商孫子與臣庶俱為周臣總見強大者役  
於文王乃文王為政於天下之事不可為眾言眾者遇之  
失其眾也但有歸心效順而已眾字從十萬孫子生來此  
四書也足國初告 下五 十三

非所論也故曰仁不可為眾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此  
二句是一章緊要激發語欲無敵以下又深慨世之不自  
激發者必難免於無道之世也○蘇紫溪曰景公二節言  
景公惟不能自強故不免於人役今之諸侯亦不能自強  
乃欲其免於人役不可得也若以受命於蠻夷為順天恐  
非聖賢訓人之意

不仁者可與言哉章

首節言不仁有敗亡之禍下是明其出於自取也首節已  
包有自取意了中節借言自取之端第四節指言自取之  
四書也足國初告 下五 十三

實末節則自取之証總是喚醒時君之迷也孟子喚醒人  
全在自字病根只為不仁○言有益於國家者惟忠者能  
言惟仁者能聽不仁之君雖告以忠言必不見信緣他心  
上沉汨私欲把心體都汨沒眩惑利害上全欠分曉安其  
云云所以忠言不入而卒致敗亡若使肯聽信忠言則灼  
然知危知災知亡兢業自保矣何敗亡之有與言即是告  
以本仁心行仁政所以開國承家銷災弭變之道也危如  
國勢衰弱外變將作岌岌將傾之意當如天災疾疫等亡  
則荒淫暴虐所以致此者註中不知字宜玩惟不知故以

爲安爲利爲樂而恬不知怪也此三句平看正是不可與  
言而必致敗亡處末一句雖反言以決其必敗亡蓋寓傷  
悼之意而動其轉移之機也孺子節借以起自取意孔子  
節方露出自取來孺子之歌全是無心不可一涉有心語  
滄浪四句只閒閒模寫天趣然可以字亦自有味下面斯  
字正從可以字生出孺子之歌本出無心孔子聞之發出  
自取二字將世間禍福源頭分明點破最是提醒人心語  
清斯二句一氣說下二斯字重看便見自取之也就水說  
而意自廣夫人節正發不仁自取之意三自字承上節自  
取說來三句各點出不仁字身不修是自侮也家不齊是  
自毀也國不治是自伐也必字然後字相應正見其自取  
也引詩卽証自取重自作句只將天字來形自字曰自作  
孽卽自侮自毀自伐之謂曰不可活卽人侮人毀人伐之  
謂

四書也足國初告

下五

十兩

### 桀紂之失天下也章

首三節着民心向背之機下勉諸侯以行仁也通章以仁  
字作主失天下邊輒引起得天下所欲所惡包得廣與繁  
勿施正是仁政民之歸仁二節抑揚相承言民之歸仁也

其欲歸之心甚切猶水之就下其性便之獸之走墮其情  
樂之矣而况又有不仁者爲之毆其歸豈不益速耶歸仁  
之心非因毆而始有乃因毆而益速也爲淵二句只剔出  
爲湯武一句來此與上節是一項事都重歸仁意不可以  
仁不仁並對此將得民心得天下之緣故說明透了未三  
節反覆慨嘆大意不過欲人之志仁耳今天下三字要見  
是民遭暴虐無所逃避時候正易於王不可失此機會故  
爲之卽有其效好仁不外聚好去惡雖欲無王不可得所  
謂得其民須得天下也今之欲王節則又就當日事勢言  
其行仁決不容緩圖了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喻行仁  
當急也時講多用深仁厚澤字不知不重深只重急也正  
意都包在今欲王者內下只作喻說志字有最銳最堅之  
意此與上節亦緊相承說言今天下行仁卽可以得民心  
然非急於行之亦不能濟也故引詩終焉引詩只証苟不  
志於仁三句

四書也足國初告

下五

十五

### 自暴者章

首節言暴弃者之自絕於道下言道本人所固有而自絕  
者爲可哀也王觀濤曰此章重二自字總註道本固有而

人自失之是也人之安宅人之正路二人之字正見得乃人所自有所以失之為可哀此是一章血脉○不可與有言在不見信上見不可與有為在不能勉上見此二句且虛下正發明之以見其不可與有言與有為意禮義猶云道理是通套字仁義二字乃實落故下只申言仁義不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如人不知飲食之養生而終至餓死是自家害自家也故曰自暴如此人與之言豈見信哉猶知仁義之為美而自謂不能如人明知官爵之榮身而自甘寧賤是自家棄自家也故曰自棄如此人與之有為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五

六

道在邇章

此章主思以道術易天下者發不主人君倡率言首二句病求道之太過下三句正指道以示人深明不必過求也道以本體言事以工夫言事即所以體此道也下親長就是道親之長之就是事緊接上說不用過文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天下皆孝子悌弟道德一風俗同此即是天

下平非由此而後可平也○彼求諸遠且難者亦思所以平天下而不知人人親親長長天下便已平何必求諸遠且難○天下平不是遠且難人人親其親長而天下自平見不必求之遠且難也李衷一曰人見吾道平易無奇從遠且難處求人立意見家持異術其實天下之不平正由於此不為良知良能的道理競為反側偏陂便是不平舊重人人字謂無一人不如此非天下平而何看來還重求道與事上

居下位章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五

七

通章以誠身為主首節言凡事本於誠次節推當誠之意末節決言能誠之妙以終首二節之意○首節與中庸不同彼一句有一個素定意此却倒重在誠上吾人一身上一有君下有民內有親外有友是皆不可以易動者總之一誠貫之居下位至說親步步遞下說歸重在誠身上誠身工夫在明善善者何天命流傳勿與無妄父子有親上下有義朋友有信皆純然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其善具於身而本無不實者人只因不明此善於父子上下朋友之交多自處於不實如何感動得人所以誠身在

先明善明善是誠身工夫不可平看○孟子一生道性善善字此性之本來面目明乎此即誠也○其純然精粹而言謂之善自其真實無妄而言謂之誠明善明字兼知行擇善固執皆所以明善而誠身也明善如揀米要揀擇不使沙礫糝糠夾雜自是明淨精潔惟精者乃所以惟一也一則誠矣是明即是誠非明然後誠○誠者節指出當誠之意俱就人身上說誠者是此心未瑣未琢真實無妄渾然帝降之初是天道之自然思誠者此理不能無濁而祛妄存真以求合此天道乃人道之當然二句當重下句蓋四書也是國初告下孟

伯夷辟紂章  
此章重勉諸侯行文王之政上不專重養老也自東海北溟而歸皆仁政所招來也重歸仁邊不可以避亂歸仁平看作是起而在西伯之位與屬伯夷大公所奮然感發之意歸是自海而歸岐周也此善養老與後章不同彼單說養老此蓋卽二老善養老之言而繫文王之發政施仁重在行仁政二老節正是說文王爲政於天下處齒德不平說齒者凡老之所同德者大老之所獨也旣曰天下之大老又曰天下之父者以父字換大老字爲下係人望張本四書也是國初告下孟

其子烏往亦是不約而同之理歸字往字俱以心言觀註可見行文王之政大槩說仁民之政包養老在其中必爲政於天下應上人望之歸而衆皆從之

求也爲季氏宰章

通章以強戰作主上二節卽富國之罪以甚強戰之罪下一節卽連諸侯辟草萊之刑以甚善戰之刑上重罪字下重刑字惟其罪之大故其刑亦宜重意自相承○求也節只借爲引子就取民上說惡德就攘奪剋削言政謂匡救之也賦粟倍他日想亦只是設法催科不使逋負耳未必

至加賦也由此觀之此字指孔子責冉求之言三句承上起下不必甚重况於云者因此而甚彼之辭也以土地之故而殺人便是率土地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罪浮於刑即死有餘事之意蓋一人之死不足贖萬人之命故也故善戰節緊承罪不容於死惟罪不容於死故因罪而定刑直當於死刑之中取其重大不可復加者使之服之服者加於其身也運諸侯者約與國而構難非無殺人之事然未身親其事辟草萊者盡地力而竭膏脂何異殺人之慘然非真殺人故比善戰者皆可未減未戎夫以二者之罪而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五

三

刑且次焉益信善戰者之罪不容於死矣

### 存乎人者章

通章重眸子而以言照看世之觀人者徒索之言未有察其神之存者故云云存乎人者五官百體皆是也然凡體皆以形用而眸子則形而神者故最良良即良知良字又易直為良自然而然而無偽是也訓善字未恰當莫良且只就人身所具言未說到觀人上切勿依眸子最好觀人之說不能揜其惡正是良處胸中正四句正是不能揜其惡處申說重不正一邊應不能揜其惡胸中正則安

舒靜專故神清而明不正則驚懼撻覆故神散而昏聽其言也觀其眸子勿平看承上文言眸子之良如此觀人者不徒聽其言而必質之於眸子則人縱能匿於言而不能匿於眸子人焉瘦哉瘦字重不善邊世無自匿其善之理

### 恭者不侮章

李衷一曰此章論侮奪不是顯然侮人奪人如是顯為侮奪所云聲音笑貌之為恭儉者又說不去了應把個惟恐不順句仔細體會出方得章意明白恭者不是徒外邊飾為恭之容便是實心不侮人方做得恭出儉者不是徒外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五

三

邊托為儉之名便是實心不奪人方做得儉出有此真心實意不侮人奪人則有謀即就處是恭就是以幣交處也是恭樽節不用處是儉就是費出有經處也是儉有這一等侮奪人之君陽為恭陰為侮以虛拘為折節是也陽為儉陰為奪以屯膏為惜費是也故其心惟懼人之不順如欲見這個賢人却自驕倨不肯輕身枉見只托幣招自名恭敬其實欲以術召致賢人君子來見已豈不是陰侮人入安肯順其侮如有應用的財或應分與人的物却該與不與該用不用其實實是貪吝欲滲入財物乃把個不妄費

用的美名來飾說此豈不是陰奪了人人安肯順其奪如此類分明是托恭去侮人托儉去奪人陰侮奪不得必公然為之訛訛之色見橫征之令下矣故曰不可聲音笑貌為也聲音是飾為恭儉之言笑貌是飾為恭儉之色

此全為偽恭儉以侮奪人者發只重中三句末句只是惡得為恭儉一句意舊依胡氏以恭儉作實德不侮不奪作實事未是蓋恭儉只是名目不侮是實有一念無敢慢之心不奪是實有一念無橫征之心乃恭儉之實德有是實方得是名此便見不是飾於聲音笑貌的了當時之君本是侮

自書也足圍初告

下孟

三

奪却又要邀不侮奪之名外面假做恭儉之聲音恭儉之笑貌要其真心不過恐人不順其侮奪故假此以濟其私耳惡得為真恭真儉真恭真儉必是實有不侮不奪之心表裡如一方是豈聲音笑貌可得假為哉侮奪人之君這侮奪二字亦在事上說乃陰行者彼名色都托做恭儉聲音笑貌都不肯認做侮奪却被孟子覷破他實實是侮奪耳惟恐不順又指出他假托的心事出來言彼所以聲音笑貌為恭儉者正惟恐人不順其侮奪故假托於此以陰行其侮奪耳聲音笑貌正是惟恐不順處故緊承之曰惡

得為恭儉云云此意比李說稍為幹旋更覺可保

### 男女授受章

首節借事引起下二節是正意歸重道字通章以道不可枉為主髡豈不知得授受不親為禮嫂溺定是援之以手只要得孟子權也之答便好說何不從權以援天下耳禮與權不平重上句下句猶言不過權而已若過了汨依舊是不授受的夫子之不援說者多云病其不見諸侯看來孟子至齊方與髡答問恐已見諸侯矣註枉道求合四字最圓活分明要孟子舍所學之仁義而徇當時之功利意

自書也足圍初告

下孟

三

何也是評其不從權天下汨二句重上句看道字不外仁義道既枉矣則舍道而外更有何以援天下子欲手援天下乎重在失具上

### 君子之不教子章

勢不行也見非心不欲教亦非理不當教也此句總括下文當重看下都是發明此一句教者必以正必字要玩與下貴字同意父子相夷只重父傷子一邊則惡矣惡字猶云非天倫之美事易子而教只重以已子而教之於他人不必泥相易意註所以全父子之恩留下節用責善即教

以正也。離卽相夷也不祥卽惡也。但上節純反說此節重首句正論其理而下二句帶有責有取必太過意。離只是情義爭離。

事孰爲大章

通章只是欲人守身以事親而舉曾子以爲則也。事親邊重守身不過爲事親而發故末二節詳証事親之事。○事非行事之事乃承事之事。兩大字謂自綱常職分以來稱首務意。二孰字只虛喚以起下意。不可以君長家國字真實亦不可推原所以恐涉下文。此四句且分言事守並大。

四書也足國初告 下孟

西

不失其身六句以事守合說。一直看言必能守身乃能事親而欲事親者須先守身也不失其身先足爲親之榮而親心慳矣。又加奉養子道斯盡。一失其親先足爲親之辱而親心不慳。無論奉養厚薄皆是不能事親者。如此以親心立說與下養志相關。下以兩本別明兩大字意。此兩孰字已有所指。本字比大字有九。大是第一件最重。本是諸件自此一件而生。惟其爲本所以爲大也。註明曾子二字。包平日能守身在內。養曾哲三個必字重看養志正在此。看出曾元一段只伴說養志兼親志未形而曲以探之親。

志既形而曲以體之。親若曾子者可也。只是斷曾子無魏子道其勉人法。子意尚在言外。此養志不特指上文奉養一端言曾子。志如此則平日決不肯失身以傷親心。直是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故曰可也。

人不足爲適章

通章重惟大人一句。首二句引起之詞。人適政間不可謂不忠然但救之於未流。非本務也。故曰不足適間格君心之非不在適間。在平日德盛化神其溢爲聞望。著爲威儀。與夫從容諷諭者。使人主非心潛消。默沮而不自知。大要。

四書也足國初告 下孟

孟

是以心格心必已心先正而後君心可正耳。君仁君義君正俱就君心說。俱要根格字說來。莫不仁莫不義莫不正。俱兼行政用人說。既曰君仁君義而又曰君正者。見仁非躬胸義非子子也。正字包得仁義。故下只說正君一正君一字。要提出見不必紛紛適間意。國定亦由所行皆善政所用皆正人也。

有不虞之譽章

此毀譽字不必依論語作過情看。只在不虞求全上見得。不實親註未必皆實可見。亦有實者不虞是才德未修自。



料不足以致譽求全是行求自完非求免於毀也未補  
譽失真如此而修已觀人者云云

人之易其言也章

此為常人而發無責只依註妥

人之患章

重在自足二字是病根然自本文好字看出

樂正子從於子教章

起頭就記從於子教之齊便見正子失身了失身之罪最大  
註乃云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焉者何也蓋言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孟

手六

罪上加罪也非不早見之罪反大於失身子亦來見我乎  
玩亦字我字見得予有所依則自有所見而以我為不必  
見矣不早見失身俱關着了曰先生何為出此言則非惟  
不知失身之罪併不早見意都不着了故姑以不早見一  
節責之子來幾日蓋欲得其至齊之日使自知其來見之  
晚也克曰昔者以其未久也孟子曰昔者以其來於昔而  
見於今是已久也故以出此言為宜子聞之也至長者乎  
作一句讀言急於求安緩於慕道曰克有罪但自認遲慢  
之罪終未悟失身之罪也故下文正責之

子之從於子教章

孟子不欲明言子教之為伴臣故但云往饋也徒字可  
玩含有不計其人意饋餽指道路所需說不意字以字俱  
要點綴責在饋餽而所以責實以其比之匪人也

不孝有三章

此章專為舜而發上節引起下節非泛論事理而以舜為  
証也註中二不孝一失幾諫一失顧養然皆止關於親一  
身不孝尤小惟絕親嗣則關萬世之大計故不孝為大舜  
不告而娶全為告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告者承親命以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孟

手七

繼親之祀固孝也不告不必承親之命而亦以繼親之祀  
亦善行其孝也通作繼祀上說方於猶告親切

仁之實章

此章總是說天下之道皆原於孝弟五個實字平看都是  
論道理工夫在外實如果實之實無限生機俱包含其中  
乃根本所在當對華字看不是切近精實之實事親從兄  
不徒在顧養隨行等事跡全在良心上發得真愛真敬透  
徹方見得為仁義之實孩提知愛其親此是真愛稍長知  
敬其兄此是真敬凡所以愛天下敬天下皆此一腔生意

發出是事親從兄乃仁義之實而仁民愛物敬長尊賢乃其華也是也二字言仁之所以為實全在此不可放過知禮樂都照此看知斯二者弗去節文斯二樂斯二俱要說得自然勿著人力方是良心真切知斯二知字不是情識後添入之知是孩提時帶來知愛知敬之知正是良知弗去非把持是良知自然不昧這個知愛知敬的無時不在念就是親與兄有時離而此心未嘗離也吳無障曰弗去乃所以為知莫說知了又須弗去節文不是把禮來節文他就此孝弟行去有個品節文章不率真不粗鹵處便是

四書也足圍初告

下孟

无

禮樂如以恩勝易流於無節他却有自然之節以真率易至於無文他却有自然之文勿分太過不及樂之實樂字只是和樂處便是蓋此處只以孝弟與他事論筆實不曾說到音樂上也樂斯二者句是主樂則生以下直至不知舞蹈一時俱有無甚漸次總完得個樂斯二者一句非有加也樂則心安意閑以孝弟為甘而不苦之境非勉強就之也生是孝弟之萌動惡可已是孝弟之充長如一遇親長而孝弟之心不待思索便油然而萌動如草木有生意一般般是生即其生意萌動處勃勃發見不可遏便是惡可已

手舞足蹈不必真個舞蹈凡人樂意外現則有舞蹈此只是形容樂孝弟之意形現於外不知云者則又不自覺其形現之如此化而忘焉者也○虛未人曰樂斯二者一句已包盡下面意了樂則生以下只是相遞形容那樂之妙處非樂後又有許多節次也凡事不由本心所樂只外面勉强何事念生意既無生意欲已則已安能觸處皆然惟孝弟良知良能二毫無所勉強真心一滾出來更不須節節費力又惡可已又惡知手舞足蹈舞蹈是舞蹈個甚麼二之字皆指孝弟大凡人到快意時不覺手舞足蹈蓋

四書也足圍初告

下孟

无

形神交暢樂之極也林次崖云只脚輕手快便是李東一云要知得手舞足蹈是樂樂却不在手舞足蹈上說智禮樂之實處節要見所以周知天下節文天下和樂天下者皆從此出的意思方見實字意讀此章要識孟子責成於人意說仁之實事親是也就教人從事親上求仁說義之實從兄是也就教人從從兄上求義餘倣此

天下大悅章

首節原辭之心乎孝下因表其為孝之大也上以舜之心言下則言其事也通章總重孝不重在感人上首三句

懸空詠至惟舜為然方指出舜來天下大悅天下願之而舜獨不然者所重在親不在天下也得是得其歡悅願是渾合不違註曲為承順與論親於道乃所以得順之故唐荆川註義云曲為承順與論之於道皆是得順以前事正下節所謂盡事親之道心之悅心未始有違正解得順二字下節所謂底豫者也覲顏天地而不可以為人子職有虧而不可以為子順親難於得親為子重於為人故分屬言之得親順親都在舜心上看兩不得都是舜心裡常念如此四句語平而意重在順親上舜盡事親之道正因上

四書是圓初告 下孟

三十

四句心上推來重此一句替賤及天下化且定者皆盡道所感也盡事親之道雖兼得順而得親事淺未可言盡道只重論親於道說而替賤底豫亦只承順邊說觀註只言順親可見底豫言始不豫終致悅樂非替賤之自致也乃舜致之也下二底豫只輕帶說過子與於孝父與於慈是化子止於孝父止於慈是定化與定雖兼慈孝說要重子孝一邊方與此之謂大孝句有情定亦只就天下化上處之非先化而後定也但自其感格於上而興孝與慈謂之化屬心上看自其盡倫於下而止孝止慈謂之定屬

看此字只承本節緊頂化定說合天下以成其孝故曰大

孝

李衷一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節與輕富貴無干即是後章天下之士多就之者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之意天下悅而歸之是何故直是以舜為仁人為孝子故如此悅而且歸而舜之心却不能把此自寬解但自家見已不是不能得親順親不可為人不可為子就是人盡歸我當不得甚事看視天下歸猶草芥正是舜之不見已為仁孝處舜盡事親之道何處見得盡只此不得乎親二句便

四書是圓初告 下孟

三十

是舜之盡道舜終身負罪引慝無幾微見替賤不是看他于田號泣只是自怨自責求盡為人為子之道耳所以畢竟能感悟得他註云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正解此章之意道是為人為子之道順親於道亦是此道須是替賤順於道方見舜之盡道亦須舜之盡道方能得替賤之順於道此之謂大孝直管到上文大孝不在化天下上而在視天下歸猶草芥上

舜生於諸馮章

首三條言舜文述異而道同末條復因舜文推群聖之皆

同道也王守溪曰此言道一獨舉舜文者非獨舉其盛亦非舉時地最遠者特舉一二以例其餘耳舜生二節雖皆以地言而舜文從虞周之世說來則時亦在其中重東西二字東夷西夷要見極東極西意見其相去之遠以起下道同意地相去世相後非有相期相感之素宜其行有不

同乃其得志云云得志字輕重行道上觀行乎中國則所謂若合符節者指設施言舜文行事安能盡同只損益合宜隨事當理使是不必入實事取一二事同的便有許多不同處雖在行處說亦未始不本於心來先聖自舜推開

四書也足圖初告下孟 三

說後聖自文推開說亦要見相去相後意其揆一也其字指先聖後聖言先聖後聖之所以揆度民物忝酌機宜者無有不一也或作孟子比度之或作孟子以道揆之俱於文氣欠順亦不必拘定都是得志的聖人凡帝王師相都無不一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此章見治貴識體以大德不以小惠也曰聽鄭國之政則一國之政惟所主持便見不當行小惠了要知子產乘輿濟人亦只是偶然事但當時傳為美談便不可訓了故孟

子讓之惠而不知為政通是貶詞不是先衰後貶觀註惠謂私恩小私可見恩出於已則私利不及遠則小政字兼規恢甚弘利澤甚普意政所包最廣徒枉與梁特王政之一事耳承上當云王政固非一端試舉其濟涉之事言之亦有可行者云云兩成字俱以成功言平其政所該者廣而橋梁亦在其中平字是極其平安之意凡當行當止當重當輕斟酌停安如權衡稱物而無不平也鄭申甫曰周謂平人所不得而我獨得則有感恩之意喜悅生於有餘

四書也足圖初告下孟 三

有有餘必有不足非平也此意亦好曰行辟人可也蓋因其以乘輿濟人而反言之未句直指乘輿濟人言焉得人而濟之且就政體言未說到日不暇給意言君子為政自有體安得瑣屑逐人而濟之乎至下文乃是日不暇給意常說皆云歲十一月至行辟人可也見不必乘輿濟人焉得人人合下節見不能乘輿濟人是固然矣然玩本節焉得人人而濟之緊根上文語氣來若云君子只消平其政足矣焉得人人而以乘輿濟之譬如大匠只消正其規矩足矣焉得物物而揣量之也人人二字與政之揆約及

廣者正相呼應與辟字亦正相反今不註乃以一况字轉下似隔斷口氣了每人而悅之就乘輿濟人推廣說日亦不足只緣人多便覺日少要只是勢不能周意一說日亦不足不是說百姓多了吾惠不能徧及之為不足也只當就為政者身上說既欲悅彼又欲悅此寒而為之衣饑而為之食趁趁然日不暇給意亦有見

看來此章孟子亦只是借子產乘輿一事來論個政體如此亦不必十分駁駁子產君子平其政節重看歲十一月節不過以王政利涉之事引起君子平其政何必以乘輿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孟

活

濟人而况乘輿又不能濟人乎總見為治當平其政而不必於小惠也

### 君之視臣章

通章只是做人君使厚待其臣諫行二節雖主去國時言仍申明首節而已視如手足愛惜之任用之也視如腹心推戴之捍衛之也手足腹心全要模寫他恩義一體意如冠仇謂幸其災樂其禍問禮一節蓋以去國之臣尚有未忘之意則在國之臣安得有冠仇之視也蓋疑孟子之言太甚而含蓄不露君有過則臣諫之臣有善則言於君諫

行則弊革言聽則利興故膏澤下於民膏澤臣之膏澤也  
有故而去別有他故在諫行言聽之外亦是義所當去者  
三有禮只承去國以後導之三句如此則通承在國去國  
二意來而歸重去國一邊此之謂冠仇亦總承在國去國  
說

### 無罪而殺士章

通章重見幾二字殺士者殺大夫之漸戮民者戮士之漸  
可以者在時宜為可也失此則有欲去而不能者矣

### 君仁莫不仁章

莫不仁莫不義主下之人感化而為仁義說

### 非禮之禮章

至非無是者易見而是中之非難明非察理精者鮮不悞  
認而誤執之如孔子有姊之喪拱而尚右門人亦拱而尚  
右悞認尚右為禮便是非禮之禮子路之死於衛悞認舍  
生為義便是非義之義註時事不必分屬禮義隨事因時  
似有圓融變通意然所重在察理精上○非禮之禮非義  
之義此却自毫釐處辨不是與禮義大爭差

### 中也養不中章

此章重責父兄上養者正身以率之弘度以容之多方以誘之循序以進之從容以俟之如養花木者慢慢滋息聽其自生自長也註涵育薰陶四字最好中只是德性冲和未便是無過不及才屬英發有為邊樂字從養字來有歡欣鼓舞無勉強苦難之意葉非是全不教或責效且父或見其難化便不啻之耳子弟固不肖而父兄不教子弟一事亦不得為賢故相去不遠

人有不為章

此章從來說不明快余玩程註云惟能有不為是以可有四書也足圍初告下孟  
為比白文只添個能字便覺有味蓋人之有不為者不易能也一切不可妄為之事每足眩惑我搖撼我我都見得真立得定是何等力量以此力量去為所當為宏功大業更何不可建者哉如一健將敵人摧之不仆誘之不動此將決能勝敵無疑矣可以有為就在有不為中看出而後猶云方纔也不必分窮達先後又有作不輕試其才智者亦未為真見註中雖云知所擇而意則重守邊  
徐岩泉曰此是全有張主有根脚不為利欲搖動的人耿介絕俗行已有耻義利關頭把持得緊不肯纖毫胡亂舉

動若是者自是養得靜定守得的確一遇可為之時便有浩然之氣奮發出來經天緯地定霸興王揮斥八極鞭駮風霆死生利害皆所不顧有不可當者孟子集義養氣之學是也以窮達分配非是

言人之不善章

發人之私攻人之短本非厚道孟子特借後患以惕之耳有言責者又當別論

仲尼不為已甚章

已甚字但將論語疾之已甚唯何甚上孟是皆已甚來訓四書也足圍初告下孟  
便見不為已甚者不為矯激高亢違世絕人之行當泛就處世上說而不專在學術上說以知行講未得  
李東一曰不為已甚猶做恰好之謂孔子之聖是生民未有的然據其生平行事都是做恰當至好何曾加些毫厘意思而為個已甚之行如伯夷柳下惠都是聖人但清到舉斯世無一人可肩就和到舉斯世無一人可肩去此便是加些意思便是已甚處不消說到驚世駭俗不是去處纔是已甚此是孟子贊孔子之至聖處不是說孔子為平易的聖人也故註云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天下之至味在淡至音在和至德在簡易凡世之所謂高遠玄妙而非人之所能者皆已甚之行也仲尼時中之聖其所為無甚高難行而卒之千古不可易所謂中庸不可能也

大人者言不必信章

此是大人無心順理之學無執着之心而有隨時順應之妙也信果無病病在兩必字有個必的意思便拘洗膠常要如此做此從言行上討信果大人却不如此惟義所在不可說義當信果則信果義不當信果則不信果蓋義也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五

三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章

大人赤子勿作兩人蓋言大人者不失其當初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是人心本然之體內無情遷外無物化如素絲未染於玄黃一般人人不失人人都是大人大人字不必解白文自解云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蓋一物不容者萬物皆備是心體本大也不失之便是大人註擴充字不必用譬之心如穀種投種於地日日培養便生出根結

花實似乎擴充然特不失其種中生意耳

此條非是稱述大人之能乃是贊嘆人性之善也不是說大人方能不失赤子之心即是說赤子之心自能做得大人如此看最好

養生者不足章

養親之生本不可忽而乃曰不足以當大事欲形容送死之為大耳只以常變立意蓋平時愛敬可以從容積累而終天大變必欲一朝克盡其道而後無悔於將來故不同也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五

三

君子深造之章

通章以自得句為主居安資深逢源是自得之後一齊俱到非有節次也此皆自得之妙非自得之效蓋自得便是效了道只依註作進為之方說君子之於學求知不已必期於窮神求行不已必期於體化孜孜向進不極不休然却不急驟躁迫只管依此方法循序漸進如此者何哉蓋欲其力到功深自然融會貫通而得之於已也深造以道相承重以道邊得字承深造來自得則承以道來不深造固無所得不以道而深造又或強探力索而非自得故

深遠以道勿忘勿助方能自得自字最妙自得者自然而得於心全不費力如老農耕耘灌溉不助苗長曰至自熟一般下都承自得說去居之安是一得永不失資之深是雖未應用而先資已裕取之左右逢其源源即所資之理今即事至物來隨取隨足矣逢字最有味猶云頭頭是道也此等妙處都不是強探力索所能得故君子必欲其自得之也此一句又申說君子所以欲自得之心如此則其

所用功必深遠以道矣九之字俱指理說  
李九我曰道者所必循之路如路程然如行萬里長路都

西書也足固初告

下五

四

不竭人馬之力兼程疾進但今日行數十里明日行數十里照程積去欲其日積程多自然到彼是也居如居財之居言居其所得也今或着寧謐靜定不擾等語俱非大凡道理以強探力索而得雖暫得終不為已有終居不佳惟其自然而得之則此理便常為我有可以居之安固不至隨得隨失矣居苟未安若物不屬已而藏得未穩安可倚以為無窮之用既居之安則此理在我便可以待天下之感千變萬化咸資藉於此便有隨取隨足意思但未嘗取之耳如富人所得資財既能居之為己有不至耗散失脫

則其帑藏充實雖未用而不患不勾用矣資深即源也內是日用之間事物之來或取之左以應之或取之右以應之隨處撞着那本來的道理便是與其源相逢如富人資財有餘一遇應用取諸左藏則左藏有取諸右藏則右藏有觸處皆逢其財取非取之身取之心也左右只是不一之詞註中無所往二字好至近正指心在心裡故近便也

博學而詳說章

上句是工夫下句是主意上句重詳說邊兩說字正相應非有兩層說也只是愈說愈貫說到約處耳理本約先博

西書也足固初告

下五

四

了仍還約上來故曰反○說易至三百八十四爻而所說者一時也說書至虞夏殷周而所說者一中也說詩至三百而所說者一無邪也說禮至三千而所說者一敬也其實分之有五經而合之則所說者一理也至於說約則雖無言可也看來博學不止是讀書詳說不止是講書說約不止是讀這篇書尋這篇宗旨博學不止是講書說約事事講解就是讀書論說亦在其心上來體認融會到至一之地耳  
看方精○玩註融會貫通四字便  
應從心看歸本  
功夫也如此  
亦不專是口頭



功夫

以善服人章

此王伯之辨也重以善養人邊善以事言以之服人養人則其心之公私異也服者彼無我有施以壓服之有取勝之心焉桓文之假仁義是也養者我有彼無涵育作成之有同善之心焉湯之於葛是也服人服天下俱服其心服天下便是王了末只反言以明其必然耳一說天下不心服而乃能致王者未之有也

言無實不祥章

四書也是園初告下孟 望  
此為蔽賢者發上句非寬人之責也只引起下句耳者字指言不指人方與上言字應天下之言固亦有失之誕與支者然非關於利害之大惟蔽賢之言則殃國家禍生靈是不祥之實

仲尼亟稱於水章

此章欲學者務本之意通章重本字可立而待也以上通就水說故聲聞過情二句方就人說是戒徐子本旨原泉略讀作一頭固是有原之水然且勿發透至有本者如是發混混不舍是出之不窮盈科後進是進之有漸放乎

四海是會之有歸然三項須一滾說下而以海為歸極也

只是一串意有本者如是言水惟有本故悠久到底有本頂原泉如是即頂不已漸進至海說不作人之有本者如水是之取是字緊接上是字說言有本者有如詐好處取之取此本也不必於是之取爾下補出人有實行意苟為無本至可立而待也與上節反看補孔子奚取意一章指意都結在聲聞兩句上聲聞昭然濬發於外者水之流也人之情實渾然停蓄於中者水之本也名根於實非君子所耻只耻其過情者耳註云耻其無實而將不繼也不繼

四書也是園初告下孟

望

字自水之易潤上透來然使浮名可繼君子遂不耻之乎須知真味索然便是不繼不待敗露之日耻是自耻耻之便有務實意非徒空空耻其不繼也此二句雖照上文實通繳兩節意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章

上節引起下節此歷敘道統而自舜始也幾希註云不多也人性皆備何云不多此只應上異字說人與物相去不多也蓋人有性物亦有性但物性被形氣埋沒了人性却有一點透露處所謂良知良能是也如兩孟俱蓄實錄一

在清水中現出二在濁水中現不出此清水若稍有塵濁則亦不現矣是相去不多也朱子曰人物之所同者理也所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無所不明禽獸便昏了只有一兩路子明如父子相愛雌雄有別之類人之虛靈皆推得去禽獸便更推不去人若以私欲蔽了這個虛靈便是禽獸人與禽獸只爭這些子所以謂幾希庶民去之以不知而放逸也君子存之以知此而戰兢也二句宜抑揚重君子邊過下不必貶君子以起舜蓋君子聖賢之通稱舜雖不待存之而自無不存究竟亦只是存之者幾希之理散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孟

聖

於萬殊為庶物列於五常為人倫統於一心為仁義知行意宜圓活仁義即貫徹倫物者也物字須認註事物非人物也明者不假思維舉事物巨細精粗之理皆洞然於心也倫理切身有許多節目也處故曰察察者不待研究有以識其理之精詳也察鮮比知為詳亦非有意註九切意不必着仁義行即行於倫物之間也自其行之而有諄然不容已之意便是仁自其行之而有秩然不可紊之意便是義由仁義二句謂本來仁義已根於心而行於倫物間却由那本來的行不待安排非以仁義為美而勉強行

之也上句行字不着力行字有着力重在上句下句只是上意此二句只是說個安行

新說幾希應指心之惺然靈覺處言人心中心一點靈覺至神至明至幽至渺視不可見聽不可聞最為微妙故名之曰幾希乃其所以參天地靈萬物流貫古今瀾漫宇宙都是此幾希流出來所以獨異於禽獸處勿做人與禽獸分別不多看人如何與禽獸只爭些兒就是理偏全亦大分別何但少異君子存之存這一點靈覺庶民去之去此一念靈覺舜明於庶物一節正言其幾希之存非不待存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孟

聖

而無不存也明處察處行處都是此一點靈覺流來正是人之明炳幾先知幾其神處○舜明於庶物條一串說下不分生知安行明與察不專屬知兩間所有總稱庶物人身所屬總稱人倫其間經緯料理使物物各得其所經綸周折使倫倫各中其序總是明察之所及總是仁義之推行租在人要把捉如何去盡物如何去盡倫是謂行仁義舜則由此心仁義做出來物還他一個物倫還他一個倫安安貼貼不待安排皆中天理恰好處故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何以說明物祭倫舜齊幾玉衡以齊七政數土

濬川及他亮采惠疇處蓋天下物理皆為處置一逼故下一明字其處人倫父子遇着替嫂商均兄弟遇着傲象君臣則由有鯀登庸攝相以至為帝夫婦則尚帝女且娥皇女英二人此其極難處者舜種種周折明盡處之各各有倫故下一察字○由仁義行可見舜此身渾是仁義了仁義即我我即仁義將此仁義行之耳若行仁義則仁義尚為一物我欲去行他也

禹惡旨酒章

通章以心字作主道統之傳在心不在事各舉一二事而四書也足圍初告下五

聖六

心可想見也段段要發出個憂勤惕勵存存不已之心出來方見得保合幾希之理處禹湯文武是君道周公是相道○旨酒是人欲中其害最大善言是天理中其益最切○執中立賢以行政用人對看中是無過不及之政方是親疎貴賤之類愚見執中是堯舜以來相傳心法不應專在政上說○文三節全要寫出他一片愛民深求道切的真精神而字亦作如○看註中已字猶若字俱可玩○聖人全無所泄忘只因過易泄遠易忘故分言之邇遠俱兼人與事說如云臨替御而必莊慎起居而不忽不泄邇也

德必被於要荒幾必圖於隱伏不忘遠也○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以思字貫施亦是心欲如此尚未行四事不拘定上四條之事大抵四朝之故事耳不合是時勢使然得之心同理同故也夜以繼日是思之精坐以待旦是行之急

王者之迹熄章

此章歸重未句義字春秋所以能續王迹全係於此首節言春秋所以作次節言春秋未經聖作之先猶夫列國之史末節上二句又引起末句也○堯舜以來之道周公傳之孔子矣要曉得周公之時王迹行於天下蓋悼庸命討

四書也足圍初告下五

聖七

王法也見於政教以號令天下則為迹述於咏歌以風化天下則為雅寓於褒貶以昭示萬世則為春秋○首節重王迹熄上見君臣之分不明王迹熄是春秋的骨子詩亡是見得王迹熄不把詩與王迹並重迹字是實迹對空名看周室東遷王者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實迹已熄詩亡是王者之詩亡也王者之詩謂之雅列國之詩謂之風雅詩多是王者朝會宴享之樂章或是公卿大夫規陳獻納之所作此正是王迹之所寓者東遷之後朝會宴享於是乎廢弛而樂章之詩亡公卿大

夫於是僭侈而獻納之詩亡故曰詩亡春秋作雖以詩亡  
二字接上究書意須頂王者之迹熄向來王者迹熄而雅  
詩既亡則上陵下替亂賊放恣聖人於是即魯史舊文而  
修春秋以定天下之邪正以立百王之大法是王者之迹  
雖熄而王者之法猶賴以存所以續雅詩之亡而繼王迹  
者也作春秋須重在正名分上筆削褒貶留下義中用之  
○詩以志王迹之盛春秋以維王迹之衰故詩亡春秋不  
得不作○一也言同是列國之史此處須以春秋作主言  
春秋未經聖人筆削之先亦猶夫晉楚國史耳無關於王  
四書也足國初告 下五 吳

則是真僭竊了如云云此老彭亦豈位不在耶  
君子之澤章  
此章是孟子之自任處重在下節君子小人之澤不重只  
見孔子之澤尚存以引起下節澤字如禮記手澤口澤之  
澤蓋其人已沒而其風味未墮光景如存亦猶水之餘潤  
而為澤也君子小人皆指人之賢者特以有位無位而別  
言耳時講多以君子之澤百世不斬殊不知本章不重此  
意還只重在幸生五世之內上李衷一曰孔子成春秋而  
亂臣賊子懼此便是孔子之澤處淑是就淑也聖道在人  
四書也足國初告 下五 吳

迹之存亡也○春秋載事不止桓文此事字是事體也大  
緊事體是二伯規模或聽其盟約或踵其故智皆是事出  
於二伯事未必正文出於史官文未必核故必須斷之於  
義以褒貶其事筆削其文也○其義正所謂褒貶微意明  
天子之事以續王者之迹處臣不可以干君下不可以迫  
上此是義舉禮樂征伐之柄遂自天子順乎此者有褒違  
乎此者有貶此夫子之所取義也○定義只是定褒貶褒  
貶當則察然見臣之不可干君下之不可迫上此便是王  
迹復明而不熄竊取只是謙詞勿用位不在而道在之說

可以取章  
三段平看總是失中之弊而意重下二段蓋過取傷廉此  
私淑處也  
可以善吾之身吾雖未得及門受業而竊就淑於其人以  
所傳之道善我之身如此貼字方妥私淑舊用博約講腐  
而泛此須與好辨章參看孔子作春秋而孟子承之以闢  
楊墨此處亦要見得異端蜂起仁義充塞非聖道無以淑  
身意仁義比博約字切要看起來孟子之尊王賤伯稱堯  
舜述湯武破功利而斥桓文於不足為一言一動無不是  
私淑處也

不及者之事其失為易見過與傷惠迴死傷勇此則過猶不及其失為難知故特舉以例見之蓋為賢者過而發也只依註穩○朱子曰此段正與孔子而斯可矣相似凡事初看尚未定再察則已審矣便用決斷始得

逢蒙學射章

上節斷拜不善取友之罪下引孺子之善取友正以見其罪也通章就論拜為主是亦拜有罪焉一句是一章斷案所引公明儀之言及下孺子之事皆証此一句取友擇端人全在心術上看觀不忍字可見○思天下句是蒙殺拜

聖也足聞初告

下孟

辛

的念頭是亦拜有罪焉且就自取上含蓄說此句已包有不善取友意但未顯言之下引公明儀正是發明其意非是辨儀之言也宜若二字最有斟酌薄乎二句是發宜若之意下節專重孺子上惟孺子智以取友故能致斯之殺惟拜不智以取友故致蒙之殺身所以為有罪也

西子蒙不潔章

此章重在倏忽轉移之意西子一旦而蒙不潔人便捨身惡人一旦而齋戒沐浴上帝便歡喜可見人之善惡不待積久而移○西子生質美惡人亦只是醜陋

天下之言性也章

孟子因性學不明由智者過之故發此論以性為主首節言性本自然中節言其不當鑿末節言其不必鑿也○首節依常說則言性於故即因情驗性也本故於利是必自然之情而後可以驗性也如仁是性無形可見乍見孺子而惻隱是故便已然而可見言性者但即惻隱之故觀之而仁可知矣然必自然而惻隱方是故而利者可以言性若納交要譽惡其聲雖亦是故却非利矣不可以言性也本猶主也非本末之本○利是自然下節小智穿鑿正是

聖也足聞初告

下孟

至

成其自然行所無事正是順其自然此相應處○智即性之靈覺處亦非仁義禮分言之智凡仁義禮智之隨感而動靈瑩活潑處皆智也○智字不專在窮理要在行事上見蓋性發於故則便有作用了觀下行所無事尤可見鑿字只與上利字相反看吾性之理自自然然渾然天成今乃妄生意見強設機械機心機事自家開闢一番作用把自然渾成的而鑿破之也惡即惡其害性若禹之行水也且虛行所無事正實此句禹之行水疏濬決排何常無事但水性本就下因而導之就下雖有事而實無事也○

性本至靜而實未嘗不通於事事雖紛紜而實皆統括於性中惟以吾性至一之理處天下不一之事理當如此便如此以應之非有心於如此也理當如彼便如彼以應之非有心於如彼也順吾性自然之故隨感而應無一毫穿鑿便是行所無事也鑿者人為之使然則非行所無事行所無事是天理之自然則非鑿人為之智小本然之智大也大字就在行所無事上見不必推開○此節首所惡於智二句是提綱下借禹來立個標準正發明上意不是鑿之則可惡順之則可大一正一反之說○天雖高而運行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五

至

有常度此天之故也要見是天所原有的星辰雖遠而次含有常分此星辰之故也要見是星辰所原有的天與星辰其運有常自古如此更無後來遷換者故只言故而利在其中求是造曆者布算積分推而求之也千歲之日至主已往者說日至冬至之日也其歲月日時皆為甲子日月五星皆會於子為造曆之元者造曆者先就今日逆推到起初源頭處然後從源頭歷推其將來始不差可坐而致猶云容易推得出的意言外補事物之近又何必鑿意○此二節雖云不當鑿不必鑿然本一氣語若曰智須行

所無事千歲曆元至難推討苟一循其故即可坐致彼行所有事者真穿鑿之智也奈何云性哉或以治水治曆板對或以上節言利下節言故皆不可從

公行子有子章

孟子本是秉禮以遠小人而云我欲行禮亦不惡而嚴處就使禮果可言孟子亦竟不與言○有子之喪是親喪進非進退之進謂揖而進之邀使就已位也此句是右師未就位時下句是右師既就位時皆字與獨字相對看右師不悅全在於此皆者為敬則獨者為簡矣禮朝廷二句且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五

至

泛就朝廷之禮說下補今日以君命往弔則朝廷之禮在焉云云一人各一位數人共一階階是班列不歷位兼已不歷人之位人亦不歷已之位不踰階亦然禮正與簡相反所以可異

君子所以異於人章

首節指言君子之所以異於人是個員仁者愛人五節詳言其實是一個腹是故一節申結其意是一個尾通章意思都包括在首節了仁者愛人二節只是說君子存心於報施之常處以起下文三自反意蓋使仁禮能施於報驗

之常而不能自反以施於橫逆之變則固固自有時而  
忘矣故必三自反云云重在三自反上意謂此二字緊  
根上五節來有終身之憂指仁禮之施意謂此句極  
重無一朝之患從妄人禽獸生來此句但當輕帶言之乃  
若所憂九句是申說有終身之憂若夫君子五句是申說  
無一朝之患然細玩之無一朝之患句只是足上有終身  
之憂一句意蓋禽獸何難總是自反裡面事也則若夫君  
子五句雖是申說無一朝之患而玩非仁無為非禮無行  
等語亦只是足上如舜句意看要渾融存心不苟與前存

四字也是固初告

下五

五

心不忘一般自其不問於常變故曰不忘自其不安於常  
人而必欲為聖人故曰不苟其實一也此一章大意存心  
二字最緊關

存心不是存其心是存於心觀下二句可見然存於心者  
亦即心所本有之理存心有存存不已之意觀下屢遇橫  
逆而不變可見仁禮照下愛敬看仁是愛之理禮是敬之  
理以仁禮存心當云以愛人之仁敬人之禮存於心而不  
忘也蓋此存心不是空空存這腔子置心仁禮便所為所  
行都從仁禮上做了此二句已包下常變三自反在內下

但未可露出○下自常說到變都是君子存心處正處  
意輕只以起三自反○存心要愛人存心要敬人此愛人  
敬人正是其實不是至此方施於事也恒愛恒敬對下橫  
逆看愛敬其恒也橫逆其變也謂之橫逆則不但不愛不  
敬還有加之以不堪的意此物指橫逆事奚宜至哉言必  
我有以致之反而仁反而禮為何有未忠忠是仁禮之極  
盡處如是也愛他也敬他中間有分毫未周至或稍有些  
人已之別未能即入即我此便是未忠何難在心裡說不  
徒外面不校其是非也當知禽獸何難是君子沒奈何處

四字也是固初告

下五

五

其自反之心未便撤下蓋不責人正所以專責己吳無障  
云禽獸奚擇君子方矜憐之不暇何忍與之計較是非最  
好若講欠斟酌便似果於自是輕於棄人難字只依註  
作校字看非患難之難○是故二字緊頂上說來終身二  
字要看明白分明是存心無一息之或忘也憂自內出是  
自求也患自外至是慮彼也看他三自反處這個存心何  
時何刻可以放下此憂直是終身以之者即有妄人禽獸  
只以何難置之只管求自盡便是何曾把他放在心上為  
之介懷患是慮患之患與憂字同作活字看○無一朝之

患固只是又何難意非深一層然難字註解校字難道君子無一朝之校便欠通了蓋此患字從橫逆字生來橫逆都是人所患的或爲之不平忿懣爲之計較白黑都是當一椿事心上爲他所苦此便是患君子如此等念頭都無了便是無患亦不是硬置之度外亦不是此心無愧祇緣有個自友在耳惟憂其在已故不患其在人二句當串說重憂上憂曰終身便見無時不憂患曰一朝亦無之則其無可知矣獨舉舜者自古聖人遭橫逆而能化之無如舜也觀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可見可法可傳俱要切仁

下五

五

禮上講如有一朝之患患字就事說則君子不患與上若夫君子所患患字俱就心說如有二字正活出無字意君子不患亦只是自友之故緊頂非仁無爲非禮無行二句說李衷一曰存心二字是一章骨子終身之憂正是存心處仁禮俱在用上看非以此只存於心而下方施於用也通章以橫逆言分明謂拂意之事乃鍊心之資也恒常也愛人敬人人亦愛敬他此是常理橫逆便不是常理了然君子未嘗變其常心依舊是愛敬他三自友工夫無時可歇不見禽獸何難便曰以爲是了仁者愛人四句一氣緊

緊說下趕到三自友上意且未重分仁禮之施仁禮之驗似贅妄人禽獸不是絕他之詞是憫他之詞如有這個阻絕他意思便不叫做忠均是人也獨此人爲妄人爲禽獸不亦重可哀乎禽獸何難依舊是有自反意思故不爲之難耳非置之不足校也故下文遂接云君子有終身之憂總是君子存心工夫無時自足耳是故二字從上文看出之詞專存心見其有終身之憂忘橫逆見其無一朝之患只重憂講非仁無爲非禮無行正其所以求如舜處舜當時處父頑母嚚象傲家庭之間豈不是橫逆舜何曾見他

下五

五

之有妄處何曾見已都是了只管自家盡仁盡禮蒸蒸又而已不干及瞽瞍象之所以加已者何如此正是舜存心之極所以可法可傳如是見已都仁禮忠了只是人有妄這個心便是不如舜猶是鄉人意見所以君子只自家非仁無爲非禮無行那得一時見仁禮有盡頭處就是已仁已禮已忠亦以爲未仁未禮未忠所以憂到終身惟難盡故憂也一朝不患把患腦都忘了橫逆來真個是不見他橫逆我只是愛敬自盡油然一體視之而已矣到此地位心胸何等廣大寬平有天下一家物我無間氣象豈不是



異於人

禹稷當平世章

通章重顏子一邊禹稷之功業人皆知之顏子若無為者故孟子特加推尊亦以寓自任之意○首二節只輕輕敘過平世亂世便有分曉便見禹稷時當救民顏子時當修己孔子聖之時也故兩賢之居陋巷云云是付理亂於不聞不重安貧上○同道一句是總冒下四節正詳其同道也○同道且虛說不必添個心字道者事理之當然事無常形而理有定在在此事便為此事之理在彼事又為彼

四書也是國初告

下三

五

末當緊補顏子來與之對此處不是說他異時當如此便如此正見他同處故緊承之曰易地則皆然非是至易地方說其同也禹思四句全重思字未說到救民上救民在如是其急內是以字緊承上來兩個思字須跟身為司空身為農官來兩由已全在責任上說所以顏子不得而同若止以心言聖賢更無兩樣○末二節又從而論之正見其一個時當出一個時不當出也總申明道同意被髮纓冠甚之之詞只是極言其當救閉戶亦甚之之詞只是極言其不當救

四書也是國初告

下五

五

此章於事業迥異中而揭其道同之妙重同道二字道者乘乎位分之交而其理有定適於轉移之會而其用不膠者也道同處且未可露隨時意下即其隨時正見其道同也首節註添出心一者何心乃道之所從出高一歩不必用可也通章以道字為綱以時字為主

匡章通國章

匡章雖非純孝然其情可原而其志可矜也要得此意首節公都子疑匡章有可絕之行其惑於眾惡未有察其所以得罪於親與其得罪之後所以自處者故孟子就世俗

所謂不孝者究出匡章心事夫音子子父二節言其因責善而得罪夫章子豈不一節言廿六因得罪而自責是則章子而已矣總承責善自責二意始因責善而得罪罪則可原終因得罪而自責情則可矜正見其無可絕也○曰通國便見是世俗之論故孟子下即從世俗所謂不孝者代之分解與遊謂許其遊於門牆也玩又從二字分明謂與遊已過况又加敬為已甚意何也不是疑孟子之非意其必有獨見也孟子說世俗二字正與通國皆稱應五不孝從輕漸說至重二不孝是急而忘親一不孝是縱而忘親三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五

本

罪之後又痛自責罰云云夫妻子母此母字亦是章子之妻自其子視之則毋也此句叫起出妻屏子是則罪之大者是指安心受養言罪之大依註添個益字說方暢是則指責善自責二意言其所以為人只是如此別無所謂罪過也蓋使所犯非責善便可絕使以責善得罪又不自責亦可絕惟此兩節皆未至可絕故孟子矜之也

曾子居武城章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五

本

上二節只以遠害死難平對輕看重末節斷之上二節只敘事勿用一語斷其是非忠在心敬在貌殆於不可言得者厚而報者薄疑於理有未當也沈猶氏另是一人非沈猶行也此處只說知所以處沈猶則知所以處武城矣亦勿露賓師不與臣同不去便是死難非真死也道者事理之當然惟其是而已心字亦在前一步不必用同道句且虛下言所處在師之地則以遠害為是所處在臣之地則以死難為是子思非偏於死難而不能遠害曾子非偏於遠害而不能死難者正見其道之同也師則有父兄之尊臣則有微賤之分下二項承上二項說師也以下總說師道同一氣說下

王使人矚夫子章

所矚在日用動靜上。若容貌則齊王已見之。若心術則非矚所及也。齊王見孟子言必稱堯舜。疑有驚世駭俗之為者。故使人於隱微處窺矚之。此全是視吾道過高非察其真偽意。果有以異於人乎。連上句讀屬齊王矚之之意。說非儲子自問也。唐荆川云。何以言之。以言以何者。異於人也。堯舜亦與人同。我豈獨有異於人乎。此二句須連珠做見。得不必矚說堯舜。只是明已無異。不重堯舜上。二句亦都要含顯微無間意。方與矚字相應。○何以異於人。要就事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五

李三

為上說。不說到形性之同。上言只平平常常與人絕無異處。其所以燕居獨處。即其所以大廷相接。更何待矚堯舜。何以與人同。蓋堯舜不過盡得人道。人自于人道有虧。故不若堯舜。堯舜實不遠於人也。○此處說堯舜與他處人皆可為勉人意。絕不相干。只當虛就人品上看。不必以知能形性等來填實。

齊人章

首節借齊人可鄙之行。以引起今之求富貴利達者。重在下節所以求三字。包多少醜態在內。所以可羞。此節重

求過趙註。昏夜乞哀。驕人白日。則是以求與驕並言。故在圖外。○君子二字。亦有味。君子是以道義名節自砥礪者。以道義為潔。則見其污。以名節為高。則見其卑。○妻妾之羞。是良心不泯處。

舜往於田章

通章以怨慕二字作主。次節辨其怨已而非怨親。三節四節極言其怨慕未節。斷其為大孝也。○說者多云。慕而不得。則怨。殊倒置。看來不得乎親。則怨不得。而求得則慕。故先怨。怨是怨已。慕是慕親。但此處未可顯露。只云舜處父母之變。而如怨如慕。至情自不容已。當其時。抑鬱無聊之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五

李三

懷天。其有以鑒我乎。于田號泣。為此故耳。若明說怨已不得乎親。而思慕便妨。下萬章之問。○萬章未達怨慕之旨。然則舜怨乎。疑其怨親長息。則吾不知。亦是疑其怨親非爾所知也。是仁人孝子。用心有未易窺測意。以下推公明高之意。以發明怨慕二字之義。孝子實指舜說。言孝子之心。為欲得親而順之。既不得乎親。必不能若是。恻然無慈。自謂我能竭力耕田。以共為子職而已。此外無復可為矣。其心正謂子職之供。不止耕田一事。父母之不我愛。必我子職未盡。有罪以致之。但不知已罪。何在求其罪而不

得其故此舜之所以號泣也公明高所謂非爾所知者意蓋如此知此則知所謂怨慕者爲自怨而非怨親矣孝子之心三句玩本文語意還是一氣說下不若是三字直貫到底蓋使自謂我只顧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而已吾事畢矣若夫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亦且奈之何哉此正是恻然而無愁孝子之心不若是也此說真得本意但與註不合○說者皆以帝使節爲承上文言舜怨慕之實看來非是此已進一步謂舜之怨慕豈惟號泣於往田之際哉帝使云云雖處可樂之地亦未嘗不怨慕也○帝使使字一氣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孟

空四

趕下至猷畝之中作一句是一下天下之士句一下帝將胥天下而遷之一下○猷畝之中四字不開言以耕稼之夫草野中帝子環事朝貴紛集百物羅列此非常寵遇也多就之是向其德化言士便該得民胥天下是使之爲相遷之是又使之爲君順於父母卽前言論親於道心與之一如窮人無所歸言其身不得以自安心不得以自遂正形容其怨慕迫切之甚也帝使其子以下只見得舜在當時非無他事可以快心者但他惟知有怨慕耳○天下之士悅之節復說上文之意句句自上節印出說此與上節

要一氣相承說下上言處可樂之地舜惟以不順父母爲憂則推舜之心天下果何足解其憂惟在順父母耳其憂原爲不順父母而憂則除却順父母那裡解得他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便已見得終身慕父母了末節不過因此贊其爲大孝耳○人少則慕父母此是真心中後來便移於好色移於得君此是常人之情惟大孝則終身只是個少時之心只有父母可慕不知其他也大孝句且泛說下方以舜實之說個五十而慕見舜於少艾妻子富貴皆經歷過了此時猶慕則後來皓首終身更有何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孟

空五

物能動他故謂之大孝○仕則慕君此不過功名富貴之流若移孝爲忠又當別論不得於君則熱中只是形容其慕君之心不是另意

詩云娶妻章

總是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前二節以父母爲主後二節傲象爲主前面不得娶者變也而處之以權後面謀殺兄者變也而處之以誠權與經合誠與明合所以爲聖人然常考之舜升聞在克諧之後必無不告而娶及焚廩浚井之事孟子真知舜之心而事之有無姑置不論矣

○人之大倫主繼祀說見不可廢之意此句重看懟父母只帶言之懟父母不是子怨親言既廢大倫又起父母一場憎嫌是見懟於父母也○舜不告是主堯不告是賓芻平說○帝亦知告這告字屬堯不屬舜則不得妻也全在舜從父命上蓋瞽瞍雖不敢抗堯而舜見瞽瞍之不欲則亦必堅辭諸堯矣故堯只一不告而妻極善處舜父子之間○此節亦重舜上說帝之不告正委曲以全舜之倫耳○父母使舜要見是聽象之計舜在牀琴重象見舜尚生說臣庶即臣妾之官非百官也治只是照管意淺淺看象

四書也九則初生 下五 李六

憂二句總是形容舜之與象天性至情流貫融液無形體間隔處宜寬說就平日休戚相關上言勿以謨蓋為憂鬱陶為喜講完二句方找云今者鬱陶之言是象之喜舜而臣庶之治正舜之喜象者耳歸重喜邊與下文偽喜相應○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不但見愛弟之情亦見聖人化境全不着意處譬如手足憐怛心便不寧手足康豫心便自得雖舜亦不自知其何為而然也作文要寫得出○李來一云自來象之憂喜父母亦隨他憂喜舜之象憂亦愛象喜亦喜固是愛弟亦是順父母處○弟方殺兄而舜喜之

幾於不近人情故章疑其偽故君子可欺以其方二句泛言而子產在其中實以起下意弟之愛兄乃理所有正是欺以其方平日雖明知其將殺已到此都忘了故誠實信其言而喜之誠實也對偽字看勿把信帶誠字信與喜相連謂真實信而喜之也謂之偽非矣○惟魚有圍圍洋洋悠然之理故子產誠信而喜其得所見魚不見烹魚也弟有鬱陶思兄之理故舜誠信而喜其愛我見弟不見殺兄也子產一段句句與上節照看校人烹之照上焚廩浚井及命四句照上鬱陶思君得其所二句照上臣庶子治

四書也足圍初告 下五 李六

象曰殺舜章

此章重聖人待弟之仁上通章大旨是親愛二字封之者固是親愛其弟之仁而使吏代治亦所以全其愛弟無已之仁吳註添一義字殊非章旨所重○此節進一步說章謂何為僅止於放何也疑其罪之輕孟子答言不止不放而且封也但其迹有似於放故或人緣迹以疑之是放猶且不忍為况於誅之乎封之內包下親愛富貴意二句單說○次節章意疑封之非仁孟子言封之正所以為仁四罪字作活看咸服服其刑當罪誅不仁也要見除氏害

意方與有庫之民奚罪焉相對仁人固如是緊頂有庫  
民奚罪焉句說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以除其害  
在弟則封之以貽其害乎三句一氣讀○固如是乎舊皆  
謂疑其不公非也都在貽虐邊說言仁人通天下為一身  
忿令一身之內或遠害或滋害乎註解已明仁人之於弟  
也仁人就指舜說或謂至封之有庫方實指舜非是不藏  
怒不宿怨只是忘其怒怨非有怒怨但不宿藏也怨毒於  
怒宿深於藏怒怨正應殺舜不藏不宿正應舜後來為天  
子不復追象欲殺已事耳親愛而曰已矣見舜只知有親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孟

矣

愛此外有可怒可怨都不知耳親愛虛虛就心上說至封  
之有庫方是實事親之二句又推親愛之所必至二欲字  
是心上欲其如此也親屬貴愛屬富不是互言親對疎看  
愛對忍看貴賤異則勢分懸隔是疎之也故親欲其貴貴  
則勢位不隔見親近意其身逸樂不恤弟之窮困是忍之  
也故愛欲其富富則所享不薄見愛厚意富貴之也正所  
以遂其親愛之心仁人於弟用情所獨鍾處封之所以為  
仁也未三句只及言以見其當封象意○敢問或曰放者  
何也意必迹有近似使之食租衣稅而不任以事權亦是

保全他令不得肆暴非束縛之制馭之之說故謂之放泥  
其不得有為之迹故也豈得暴彼民句與有庫之民奚罪  
正相應雖然又一轉語見得又不專為愛民正所以為親  
愛其弟之無已欲常常而不令疎濶亦親愛意故源源而  
來宜加使之二字於源源上蓋不煩以政事是使之得以  
源源而來也不及貢九字一氣讀下及貢以政即五年述  
職也五年便是常期述職便是政事今舜之接象不拘此  
限勿以貢政分作兩項相對此之謂此正常常而見源源  
而來之謂也未要見舜且不欲以諸侯之例概待象又豈  
賢也足圖初告

下孟

矣

語云盛德之士章

誠然乎哉分上是丘蒙引言而疑舜之臣君臣父下是孟  
子詳明舜無臣君臣父之理也首節下半段見舜無臣君  
之理重堯老舜攝句中二節見舜無臣父之理重尊親養  
親數句末節引書言舜能化乎親以破父不得而子之非  
亦以明舜無臣父之理也總在無臣父一邊說○盛德之  
士君亦不得而臣之父亦不得而子之文法與天子不得  
臣諸侯不得友相似兩個北面而朝之見臣君臣父此語

精上語云至岌岌付此非君子二句兼臣君臣父言齊與野人之語乃是舉鄙俗者以目之非真出齊東野人口也堯老舜攝如代之主發代之主事之類只此句斷盡非臣君了蓋言堯雖老而特使舜代攝堯在時舜實未嘗在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之乎此句最重以下總是發明此句引堯典正見堯為天子之故且與聖言敘過下據孔子之言斷堯典之事可見天下以堯為天子故舜帥之以為堯三年喪若堯在時舜既為天子堯崩後又帥天下以為堯三年喪則是二天子矣民有二王豈理也哉信乎堯老

四書也足困初告

下孟

七

而舜特居攝未嘗即天子位也安得有臣堯之事乎百姓在畿內四海兼畿外○以下斷其無臣父之事非是之謂非是天子可臣其父之謂也北山之詩周大夫從役所作如今官奉欽差之類勞於王事二句是原其作詩之由此莫非王事二句正作詩之志曰字屬作詩者此莫非王事下點居王土而為王臣者當均任之何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方與咸丘蒙所引相應賢字帶看不甚重故說詩者以下是示以說詩之法當得其志不可泥其詞也文是一字辭是一句重在不可害志上意是我之意志是詩人

之志然此意字字非意想之意逆亦非億逆之逆乃以真精神默迎之耳蓋詩人用情微婉多有託詞在此而寓意在彼者即以北山之詩觀之可見故須優游涵泳以迓合其志不可牽合傳會得之是得詩人之志如以辭而已矣一氣趕到是周無遺民也見辭之不可泥如此○孝子之節意若云子以舜為天子可臣其父而不知舜為天子正所以尊養其父而成大孝耳此節當重看正斷其無臣父之事處孝子之至一句提起看尊親養親纔見孝之至處尊養並重尊親是加以鴻名徽號養親是奉以四海九州之

四書也足困初告

下孟

七

物此四句且泛說以引起下為天子父四句方就舜與賢叟說為天子父則不可復加之尊是為尊之至以天下養則不可復加之養是為養之至四句全重由匹夫而得之上尊養皆極其至舜之孝便是至孝可為天下法了故引詩以証之此詩是武王續緒有天下而以達孝刑于四海之事故借以贊舜為天子以天下尊養而其孝為天下取法而稱至孝耳非泛泛引証之詞鄭由甫曰則是則其孝耳非則其尊養也若人人都要以天下尊養則越思矣○看來孝思維則要重個思字乃是至孝根心處不然自古

為天子者都是以天下尊養何獨舜為至孝蓋舜有是孝思而尊養所以展之耳○末節破其不得而子之說正以証其臣父之謬也引書只重誓賈亦允若一句祇載以常時言變齊粟以見時言允若承上二句父化子者常也不能化子而反見化於其子是為父不得而子也豈子得以臣父之謂乎見化於其子正指允若說末我君不得而臣亦可類推意

堯以天下與舜章

通章之旨不出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一句下文不過及

四書也足圖初告下五

覆推明此意耳天子既不能以天下與人則能以天下與人者天而已矣故天與之一句亦最重論舜有天下皆出於天而究其所以天者則主於民蓋天人一理而天實以民為視聽也故終之以太誓云云大旨全在天字不是天人並重通章天字俱一樣無主宰氣數之別○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是泛論然後緣着堯上蓋堯雖與舜以天下而堯無與也黃帝峰曰不能以天下與人不能二字最有意思是下文須天與之人與之著天不與之人不與之天子不能與之也但含蓄未露至下文方說出耳今但謂天

下者天下之天下非天子之私有如此只是說天下是眾人公共的天子不得徇私與人於不能二字意思索然殊失不能二字深意矣○天與之句是全章之旨此處未可詳講下文正發明之命字對下示字看以言授為命以意授為示○行在一身事在天下如云德行事業是也其若啟若翼無不如意處是天示以與之之意即後面神享民安但未說破耳行文宜嘿會其意○薦人於天謂其可為天子也此正意薦人於天子謂其可為諸侯也薦人於諸侯謂其可為大夫也此二意陪說輕當於不能使天與之

四書也足圖初告下五

三五

天下句下加猶之二字落下便覺重輕○昔者堯薦舜於天暴之於民正所謂天子能薦人於天也而天受之民受之便是天因舜行與事而示以與之之意也天受人受處亦要點出行事字所以受者由其行事當於天心協於民心也暴顯也使之為相攝政便是顯示斯民將使君臨之意此節亦要點會下節意○主祭主事不分屬上行事只總見主祭如顓帝祀宗之類主事如徽典敘祭之類百神享之蓋在祥應上看出如七政以齊便見天神格山川以真便見地祇順百姓安之安字作服字看安由事治來天



與之固天也人與之亦天也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二使字重看是堯薦之堯之能也神享民安是舜之得天  
非堯之能也○使之主祭主事二段是章內最擔斤兩處  
蓋主祭主事正舜行事所在而所以神享民安者正天所  
示與之之實也○舊說謂上發天與之意已盡此又進一  
步過下云豈特神享民安之日見天與舜蓋自其為相以  
至為帝始終莫非天矣看來未確蓋此相堯即主祭主事  
時不宜又生一支節過下只云試觀舜相堯之久而知天  
與舜之深矣二十有八載重在施澤久意下文朝覲訟獄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孟

去

謳歌之咸歸正根於此而天之與舜於此見之尤為親切  
蓋堯能使舜相不能使舜久其所以久則天使之固結於  
民也謳歌功德不必至前故不言之故曰天也要根避字  
說來蓋舜方避之民顧就之可見非人爲了由天使之固  
結於二十八載之前而乃致此響應於二十八年之後也  
觀下而居堯之官一及可見此意○引泰誓証朝覲一段  
接上云夫人心之歸而吾遂以為天與者非無徵也泰誓  
云云此之謂也即吾所云朝覲訟獄謳歌之歸舜即天與  
舜之謂也蓋太誓非為舜而發而民心歸舜即天之與則

觀於太誓可徵矣○沈虹野云民歸亦只是驗其得天意  
天意還在民歸前而使天不與之則民亦未必其歸矣  
人有言至於禹章

有諸分上是萬章疑禹傳子出於私下是孟子答以帝王  
禪繼之公而推明其意証之以孔子之言○通章只重一  
天字天與賢四句一章之大指昔者至吾君之子也只欲  
事而未斷制丹朱之不肖節承上斷其為天意也此則正  
意已畢而下四節則以古之聖人不有天下者不止一益  
故歷舉以証之此皆是餘意未總結上文正與天與賢四  
句相應通章以禹益作主上段把舜禹之禪以形之後段  
把商周之事以形之皆客也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孟

三五

至於字根堯舜傳賢盛德來否言無是事不然則謂此言  
非也則與賢則與子二則字主聖人承天說然亦不着在  
觀下文啓之定位乃在禹既崩之後天與賢不欲使器訟  
忝帝位而大德終側陋意天與子不欲使明德不世及而  
外禪啟爭端意○看來此四句意則實指堯舜禹然且寬  
說只宜就天言之勿以堯舜禹來填實更洒脫如云天之  
意在賢也則順以與賢而非官天下以要名天之意在子

也則順以與子而非家天下。以自利未終然則堯舜之與賢固為德盛而禹之與子豈為德衰乎。孟子本意重在天與子邊而必並舉者見聖人行事總是一個奉天也。○下言舜薦禹禹薦益見初然都欲傳賢而禹未嘗欲與子也。特民心有從有不從耳。堯之薦舜上章已說過故只從舜薦禹說起。天下之人從之兼朝覲訟獄謳歌說舜禹益之避皆是真心。但舜禹不遂而益得遂耳。吾君之子以德言在克肖上說若云上世有功德而不忍負其子則得堯舜若連下節出且虛。○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下當

四書也

初台

下五

故耳。如此承上口氣方融不然又似多一層了。○接上夫堯舜禹之薦一也而民心或從賢從子何哉。要皆天所為耳。蓋朱均不肖既無以得民心而舜禹為相久又有以深結乎民心。民安得不歸賢。賢之賢既有以得民心而益相不久又未能深結乎民心。民安得不歸子。舜禹二句總括上意來而歸之於天。非人所為言非堯舜禹所能為也。莫之為二句又推開說。只發非人所為意見。堯舜禹皆非為非致也。末找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意。○啟賢為能敬以承繼禹之道。敬承繼三字相連說猶欽承之意。禹之道就精一之心法。勤儉之治法。說敬承禹之道正是君之賢處。○焦漪園謂君賢能敬作句敬者聖人傳心之要只一敬便是承繼禹之道。不是另有禹之道也。備之非人所能為也。人字指堯舜禹。○莫之為二句為是作為致是招致。天以理之默定言命以人生稟受言。○天與命一也。特自其主宰於天則曰天賦於人而數不可移則曰命耳。上致字是招意。下至字是來意。不招自來如未嘗作善而致福未嘗作惡而致禍之類。且看堯舜豈以失教致子不肖。蓋豈以薄德致民離心。可見莫之致而至。○上章止

四書也

初台

下五

言天此兼言命者蓋朱均不肖而舜禹聖人天必不棄舜禹此可純以理斷若益與禹皆有賢聖之德而一與一奪則氣數不齊故兼言命

上言禹不傳益之事出於天矣此則歷舉伊尹周公之不有天下皆出於天以推明之接上云自古聖人之不有天下者亦多矣豈獨益哉蓋凡匹夫而有天下與繼世而有天下二者之勢相為進退者也故必有德有薦又遇繼世之君不賢方得以有天下毋論有德無薦如仲尼固不可得天下即有德有薦而遇繼世之君賢若益伊尹周公皆不得以有天下○匹夫二節不平匹夫節是為益設以引起下節意略輕至下節方比得益親切以益為主伊尹周公為賓上節重無薦此節重嗣君賢二節須一氣說下方意思完足語意仲尼有德無薦而不有天下益有德有薦宜有天下然遇嗣君之賢亦不有天下伊尹周公皆是如此豈獨一益為然哉故下舉伊尹周公事以申明之上節註言禹益之事不足禹益平看是言禹不傳益之事○姚承菴曰此節只及覆明益雖有德又有天子之薦而但遇繼世之賢君故不得以有天下以益之不有天下為出於

四書也足圖初告下五

若止見禹之與子為出於天耳○天之所廢必若無...

重在稍能嗣業即不輕廢意因先世有功德故報之也繼世不廢則相臣不興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伐夏救民以王於天下要見是亦薦之於天宜有天下意孰知繼世有太甲之賢乎太甲悔過以下重看正伊尹所以不有天下也外丙仲壬還是各立年數若作二歲四歲則既非當立何必言及要見天奪二君之速意在太甲故取放之亦不是明言放逐但借諒陰廬墓為詞于桐亦欲其顧乃祖而興思也三年者以有三年之喪也自怨是

四書也足圖初告下五

七九

處事悔過遷善是天君太甲之衷如此○周公相文武以王天下其德亦宜有天下矣而不有天下者以遇成王之賢耳但上句且空說末二句方入繼世賢君意全重猶字猶益之於夏是主伊尹之於殷是客蓋益之相禹猶伊尹之相湯周公之相成王湯武不能違天命以與伊尹周公禹安能違天命以與益哉○其義一也還以奉天命為義若直以天命為義則禪繼字似屬人事如云天命在賢當禪也則奉天而與賢未嘗有心棄天下天命在子義當

繼也則奉天而傳子未嘗有心私天下重繼合於禪上繼繼之心不殊於禪之心也堯舜禹湯武繼是一般心獨謂禹為德衰哉此引孔子括盡禪繼大旨以應天與賢四句意思破他德衰之語

大意言與賢與子聖人何心視天所與與之耳試觀禹之薦益何異舜之薦禹顧舜崩之後民不從子而從相禹崩之後民不從相而從子則以子不肖而賢也相不久遠而近也此孰為之此孰致之天命而已再觀仲尼有德無薦而不有天下不必言矣他若伊尹得湯之薦而不有天下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孟

全

下則以太甲之賢非天所廢也伊尹之天命也而益可知周公得武王之薦而不有天下則以成王之賢非天所廢也周公之天命也而益可知然則禪繼一義耳何以衰禹德哉

人有言伊尹以割烹章

首節章有疑於尹之辱已下孟子敘尹出處之正而深辨其無辱已之事也耕莘節言其平日隱處正已如此湯使人四節言其始出以正而終能正天下如此吾未聞二節斷其無辱已之事末節又引書以証伐夏救民意見非辱

已者所能為也○王觀濤曰通章樂堯舜之道一句是顯腦况辱已以正天下乎一句是歸結蓋據其本所樂之道以伐夏救民而正天下則決無割烹之事可知此斷盡伊尹了聖人之行以下乃是餘波而未節復証伐夏救民之事可見重在正天下也○割烹要湯蓋言身為庖人因論割烹而喻及王道使湯知而用之也○否是非其割烹要湯之言不然言尹之斷為不若是也樂堯舜之道句是一章骨子伊尹事業全在於此須重看道即精一之道危微之訓樂不在詩書上在神交心契下文辭受取予之不苟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孟

全

亦樂道中作用不在樂外蓋觸處逢源乃見真樂當然為義自然為道義即道道即所樂也天下千駟極其大者而言一介極其小者而言至大堵人所易貪今亦弗顧弗視至細者人所易忽今亦必不傷廉傷惠其操守之峻潔何如此節要見窮居時所守便不苟如此安得有要湯之事乎的意○觀一聘字亦就見與要字反了豈豈然曰不作托辭以觀其誠否果爾則非無欲自得矣只說其不苟出便是蓋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故聘之始至全未動念耳此節亦要見聘之尚不肯往况於要之乎

○湯三使往聘之三字亦要重看。幡然改亦不要說感。感  
聘之勤。蓋度湯之君可為堯舜而已之道。亦可行於湯也。  
三豈若字應甚緊。下一項又總承上二項說。親見二字尤  
有味。蓋堯舜之道原皆實際樂道。只是神交行道。則屬躬  
逢矣。○看來上二豈若見樂私於己。不若公之於人。下豈  
若言徒想見君民於心。不若親見君民於身。要別明此節  
亦要見三聘之始。幡然而改。况肯要之乎。○此見三聘以  
前之伊尹。其操守為甚嚴。三聘以後之伊尹。其期待為甚  
大。總是不忘堯舜之道也。○天之生此民也。節與上節皆  
四書也。反則初告。下五。

一時之言明已所以決於應聘之意也。承上當云予之所  
以應湯聘者。亦有見於天意。在我不得而辭其責矣。良知  
人所同具。故不曰未知未覺。而曰後知後覺。知字淺。故屬  
所當然。覺字深。故屬所以然。予天民之先覺者也。正見天  
意所在。已不得辭處。斯道斯堯舜之道也。上兼君民。此只  
言覺民者。君不可以覺言。然覺民必須輔君。便有致君意  
在。○思天下之民五句。是因其言而推其心。故就湯二句  
是因其心而實其事。王觀濤云。此數句總為况辱已以正  
天下乎一句。張本既曰天下之民。又曰匹夫匹婦者。蓋言

眾民中之一民也。自任之重。亦要在其心上。形容莫能無  
道民不被堯舜之澤者多矣。故說湯伐夏以救之。此是故  
字意。○吾未聞枉已二句。又自伐夏救民中看出。尹是個  
正天下的人。那有辱已之理。承上云夫伐夏救民。伊尹正  
天下之功如此。若以為刈烹要湯。則辱已甚矣。枉已以正  
人。吾且未之前聞。况辱已而正天下乎。見得伊尹若曾割  
烹要湯。決不能正天下。既能正天下。決不曾刈烹要湯矣。  
枉已如枉尺直尋之類。割烹則辱矣。人者對已之稱。天下  
則盡乎人矣。辱已甚於枉已。正天下難於正人。抑揚重下  
四書也。反則初告。下五。

句○聖人之行不同數句。見自古聖人無有不潔身者。何  
獨於尹而疑之。遠而去者。以重道其潔身易知。近而不去  
者。亦以行道其潔身難知。要分輕重。○此節上下兩段俱  
是泛論其理。以斷伊尹。上是以正天下信其不辱已。下是  
以聖人信其必潔已也。○尹有堯舜之道。湯不得不來求  
之。便是要。此特借要字言其致湯之求。○天誅即天討。  
或謂孔子章。  
此章總是辨孔子無苟主之事。但於衛節是處。常時事不  
悅。衛節是處。變時事。末節合上二意。而即觀人之法。以

斷之也看來斷孔子不苟主處全在義命二字至第三節  
不過進一步言處變尚不苟主况無事之時乎不可以常  
變平對○好事者為之蓋當時干進之徒誣聖人以爲口  
實耳○於衛節主讎由而辭彌子總是不苟主下乃推其  
素行而斷之也妻兄弟見有相通之便子路以告者子路  
亦非欲附勢只因孔子志在行道或亦從權如往公山之  
類耳有命專指衛卿之得言孔子進以禮三句承上有命  
句而申之就平日言進以禮審而後進也禮主辭遜言要  
見不輕進意退以義當退即退也義主果斷言要見勇退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五

命

意此有命泛指爵祿之得不得言進退所在由得自己故  
於禮義一毫不敢苟且若得失則付之命而已非我所能  
必夫子取必於已者而已而得失無容心焉一直說下非  
謂有命故進禮退義也未二句反言以斷其無苟主之事  
當退而不退便是無義不當得而欲得便是無命無義無  
命孔子豈爲之哉此節專論主衛之事而主齊之事因可  
例見故并齊環言之此處只言無義而不及禮者蓋於退  
處只消用義字不必補禮字○於衛主顏讎由一句是主  
下言以衛卿之可得而猶不苟况癡疽瘠環未必如彌子

之得君而孔子肯苟主之乎○不悅於魯衛指女樂駭乘  
二事去魯適衛去衛因適宋過宋至陳微服爲道愛身之  
意亦是聖人達權處當厄二字亦着力見此時宜不暇擇  
意爲陳侯周臣蓋貞子雖是宋大夫此時爲陳臣故孔子  
適陳而主之往說陳侯賢侯也而貞子臣之則其賢可知  
然此意不重只重貞子之賢而孔子主之上既曰司城貞  
子又曰陳侯周臣者何此二句當一氣讀下主於司城貞  
子之爲陳侯周臣者焉蓋司城本宋之舊爵夫子既已過  
宋何緣主在他家以其時爲陳侯周臣而在陳也語意是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五

命

如此○此節言當厄難而且不苟主而况齊衛無事之時  
肯苟主乎○吾聞二句是觀人之法且泛論其理所爲主  
即遠臣也所主即近臣也以其所爲主者看他爲何等  
之主以其所主者看他主於何等人家註中類字極重  
君子必主於君子之家小人必主於小人之家專在各從  
其類上發孔子是遠臣癡疽瘠環是近臣孔子大聖不啻  
君子近狎又小人之尤者以孔子而主二人則所從非其  
所類何以爲孔子若孔子安肯主二人誣可知矣

或曰百里奚章

自鬻于主之一事其有無不可考只據去虞入秦一節反覆推詳見其賢智而斷其必不干主也○養牲者是穆公壁幸的人自鬻以五羊之皮爲之食牛借此事盡其心使穆公知其賢而用之此便是要非以五羊皮使用入秦而干之如說苑所云也想自鬻飯牛蓋亦有之但不曾因以干主耳好事者污蟻之只在一要字○百里奚入秦取相之由已無可據故但說其去虞入秦之由以爲下論斷張本中節只敘事末節方是斷語○宮之奇諫自是臣道當然不可說壞若奚之不諫則亦各成一個是耳正與君忽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一五 全六

死之管仲不死同○言百里奚而及宮之奇者有宮之奇之諫而不行然後百里奚可以不諫也自晉人至宮之奇總見虞人黷貨悞諫以起百里奚不諫句不諫者知其諫之無益也不然只消不諫二字打倒百里奚了生不得下節賢智○知虞公之不可諫四段前一段言于君爲不智而後三段言奚平日未嘗不智相秦而顯其君二段前一段言奚平日之賢而後一段言于主非賢者所爲智以識見言賢以抱負言○知虞公之不可諫此一知字且不重只是言當其去虞入秦之時年已七十使猶不知于主爲

汚則非可以少年不經事爲解矣斷乎是不智了須如此一氣看下下却轉云然而奚平日則非不智人也知默知廢知興三段平看○顯其君卽以其君顯之顯如三置晉君一救荆禍并國二十拓地千里遂伯西戎是也可傳後亦指其君言之謂歷景康孝悼皆憑藉先世之威靈非特一時之顯也賢字猶云道足以濟時艱才足以經邦國意

伯夷目不視章

前五節歷敘四聖而斷其異歸重孔子聖之時句後二節明孔子之所以異歸重智字二節串說下不宜分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一五 全七

首節言夷之行無所雜而有以化乎人也化人意不重言其感人之深正以見其清之極也但清字未可露出下四節做此首二句是身之所接不苟自切近處說起次四句是事使進退不苟次二句是所居不苟次三句是所處不苟居常處暫有別故當紂之時三句則徵其實於當時故聞伯夷二句則表其風於後世○上五段不必如上孟一節深一節意總是言其行之清耳當紂之時三句要總括上意言紂之時聲色皆惡君民皆非民政皆橫無之非塗炭矣夷謂盡天下無可置身故辟之以待清已上是其行

絕廉絕有立志者故聞風者速肖頑廉以知言懦立以守  
言頑者無知覺要見貪昧嗜利意方與廉字相應如宋鄧  
綰云笑罵從他笑罵好官自我爲之是何等頑皮立志能  
奮發也○伊尹節何事二句是述其言治亂二句承其言  
而狀其行也天之生斯民五句又是述其言思天下至未  
又卽其言而推其心合下二段作一段看又推上二段之  
意言其所以不擇事使治亂者以此故也何事非君言一  
事是君卽使之爲堯舜之君那處君不可事非謂所事卽  
君也民亦然正見自任的意思上下俱兼言聞風而此不

四書也尺園初告

下五

六八

言風者伊尹澤被斯民勳業在一代自有可紀者風不必  
言耳○柳下惠節首六句是事上之和次六句是處衆之  
和末三句則亦表其風乎後世也鄙寬以量言薄敦以情  
言鄙字他處只訓陋此對寬言故訓狹陋福急瑣細不能  
容人之意○孔子節舉去齊去魯之事而推其仕止久速  
皆當可蓋舉其去國一端繫其終身之行也接浙是去之  
急遲非指在路言蓋不以女樂去欲以微罪而後行因子  
路趣行故夫子告之如此去父母國之道句是孟子解詞  
四可以字要會孔子與世推移隨時順應之意若有意必

便非可以意了徐岩泉曰仕止久速四可以  
字因時也合看方見聖心神化莫測處敘述三聖只字  
說來至孔子獨曰孔子也便合三聖不可語此意孔子不  
言風者以太和元氣風不足以言之且制作在六經燦然  
萬世非特風聞於後也○伯夷聖之此節還重聖字清任  
和時四字上面雖不見然却畫個樣子此方就上文斷其  
都是聖伯夷三句輕輕敘重孔子聖之時一句四聖字俱  
兼造其極無所勉二意註中無所雜者四句前二句是言  
造其極後二句是言無所勉伯夷聖之清者也若講云清

四書也尺園初告

下五

六九

不虛清而造清之極則似清之聖了須順題說聖之清方  
是下倣此句句俱就上文事見之不可泛說時字根聖人  
心裡說此心全體太極而出不窮非如他處時字只以所  
遇言觀上文清任和三字皆是聖人之德此可例見○張  
南軒云聖之時云者非聖人之趨時聖人之動固無不時  
也○聖之時聖字兼知行○聖之時註云兼三子之所以  
聖者而時出之便是集大成意了非上文但言時到集大  
成句方言兼總意也之謂二字亦可見但作文於此且合  
蓄三子留下文見之○時字最妙元氣在天地間通乎萬



古只是個時而已爲春言及爲秋冬循環無端者其妙無窮  
要不出一大極孔子全體大極者其仕與久即春夏之息  
其止與速即秋冬之消仕而可止久而可速即自息而消止亦  
可仕速亦可久即自消而息推移變遷活動流轉不期而然亦  
莫知其然矣○董思白曰人皆知聖字重而不知分別個清任和  
尤重言夷只是個聖之清餘不能兼也尹惠亦然惟是孔子乃是  
聖之時何可繁謂之聖亦有見○聖之時聖字是指其人而言下  
節聖之事聖字是指其德之所就而言

孔子之謂集大成緊接上聖之時來惟孔子兼三子之聖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五

而時出之可見三子各一體而未備孔子則兼體而不遺  
乃集三聖之事爲一大聖之事猶樂之集衆小成而爲一  
大成也大成是借音樂字面作文只宜影借此句是貫中  
四句是樂之集大成輕輕遞過始條理者四句方是說孔  
子之謂集大成總是詳明首句意○集大成之實即下智  
聖兼金三子於清任和各知得一件孔子便無不知三子  
於清任和各行得一件孔子便無不體是也集大成只在  
聖之時句看出不是說聖之時由於集大成也○聖德天  
成何待於集曰集大成者承上三子說來然亦其大處自

能包得非必合衆小而爲之也○聲宜也始始之也終終  
之也俱以死字作活字用金聲而玉振之也未可犯始終  
字亦要合說包得中間衆音方得集大成意觀中間一而  
字是一滾下來○盧未人曰始條理者謂金聲以後條理  
皆自此引起曰終條理者謂玉振以前條理皆從此收拾  
何樂不備何音不齊故謂之集大成始終字指金玉言條  
理字指衆音言若一音自爲始終則只是一音條理便是  
小成不得謂之集也○王觀濤曰條理不宜輕三子非無  
始終但條理不完備耳○智是生而知之舉所當清當任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五

卷一

當和之理一一昭融而明徹之更無幾微障礙是智在行  
之先故猶樂之始條理聖是安而行之舉當清而清當任  
而任當和而和之理一一踐履而體驗之無纖毫欠虧是  
聖聖在知之後故猶樂之終條理智聖終始亦非真有先  
後但就一時俱到之中後存開端論極之別耳○智字要見  
得全覺意聖字要見得全體意方與三子一偏之聖相照  
○智之事聖之事二事字應上條理看事是時中之事即  
清任和之條理處聖心無始終由事方有始終徐岩泉曰  
金聲而玉振只是一個條理非有兩個條理也知者行之

始行者知之成聖智始終亦只是一事非有兩事看此兩句  
要粘帶時字意集大成意發註中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  
下兩個無不字便是大成的意思智之事不是臨事到時  
方纔把智去比擬籌度聖人之心至虛至靈萬理畢照不  
着情識不落意見其自然洞察處在事始故曰始條理聖  
之事不是藉踐履為實地有意去做到盡頭處聖人之心  
至神至化萬變周流不滯方所不囿軫域其自然默成處  
存事後故曰終條理○智聖俱是知行成功的各目不是  
方去知之行之也要體認○此處雖是說聖智兼備然玩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孟 九二

看來末二節總是明孔子所以為聖之時處上言孔子聖  
之時也下承惟其為聖之時則是三子各居其一而孔子  
却都會了可不是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成於清任和之  
理知便知得十分透徹於清任和之理行便行得十分純  
全始終條理那有一處欠缺然不有始條理那得有終條理不  
有智那得成其聖却都由於知處得力故以射之巧終焉  
李衷一曰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皆古聖人然三子各具  
得一偏而造其極孔子心體上明瑩圓神變化如四時之  
流行初無滯迹其造詣迥然不同孟子欲分別言之故先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孟 九三

孔子之聖其仕止久速妙用不膠雖不滯於應迹然既有個仕止久速則便有應迹在至如聖心之智其所以妙運於仕止久速之先者却至神至妙無方無所不容窺測故智譬之巧以其為靈明不測妙乎神也聖譬之力以其造請獨到因乎應也此智所以始而聖所以終也

周室班爵祿章

孟子既云其詳不可得聞則全破不可用詳字天子一位至五等是班爵之制通於天下君一位至六等是班爵之制施於國中此作一項天子之制節是班祿之制施於天

四書也是國初告

下孟

左四

下天子之卿四節是班祿之制施於國中此作一項對上班爵看天子之卿節是施於天子之國中下三節是施於諸侯之國中總只對得君一位末節輕看因庶人之祿而帶言之耳○天子為天下之君公侯伯子男各為一國之君君一位兼此二項看○周禮民功曰庸附庸者蓋以治民之功附達於天子如諸侯之述職也○天子千里而諸侯皆自百里以下此有強幹弱枝居重馭輕之意春秋王人雖微敘於諸侯之上故內臣受地視外諸侯蓋重王臣所以尊天子也如此方見大議論○卿以上其祿厚故曰

隨國為隆殺若大夫以下其祿薄更減之無以養廉故雖小國不減也下士與庶人句只以下士為主祿足以代其耕專指庶人在官者言不重耕上重發明代耕之義只因節專指庶人在官者言不重耕上重發明代耕之義只因

上說同祿而未明說同祿之中有不同處故復及之所獲即指所得百畝之田言非指其所收穫也糞多即是力勤下文只用勤惰字而別其上下庶人在官者事有煩簡身有勞逸故祿亦有差等未補若下士之祿則有定數但如上農夫之例而已○看來此章班爵班祿是一章綱領作

四書也是國初告

下孟

左五

文以天子一位一段對天子之制一節看以君一位一段對天子之卿四節看此常格也細玩班爵一邊開口說天子一位班祿邊開口說天子之制兩天子字便是提綱處當以為主腦始有提撥輕重若逐段命題俱當以天子與君為主

萬章問曰敢問友章

友也者友其德也一句一章大指末節尊賢正應此句賢即德也○兄弟以勢言如高門閭閻之類長貴兄弟皆不可挾而挾貴為甚故中四節申明不挾貴之意○無戲字之家者也無字活看視之若無即註中志勢意也亦有戲

子之家有字照此反看必言五人無獻子之家者所以明其有德而為獻子所重也然不重在五人能忘人之勢只重在獻子樂與忘已之勢者友便見能自忘其勢一說無字即作獻子自忘說似直截但據此說則白文當云無已之家者也不當云無獻子之家者也○王順長息亦勿說壞但輕過不重耳○然終於此而已以下亦不甚重引平公還是取其不挾意但微致不滿意耳○館之二室則堯為主而舜為賓就饗其食則舜為主而堯為賓故曰迭為賓主○其義一也重尊賢邊因當時但知貴貴為義而不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五

李

敢問交際章

而况受其賜乎以上詳言交際不必却而以孔子為準下因孔子仕魯而詳言其委曲以行道之意亦以見魄可受也○細玩此章從交際說起如何說出處上去蓋孟子受諸侯之交際似有微意因此以敢行道之機與仲尼不為已甚同一家法故特引其際可公養以自比也

萬章有疑於孟子受魄之非故問之以起下當卻意耳交際暗指諸侯下交說恭有慕道意交際是禮恭敬是心蓋敬存於心不能自達故假交際以將之耳曰恭便見當受而不當却矣○下節却之却之猶云再三不受也上節恭字就魄物者之心說此恭字就却物者之心說意以交際雖恭然未必其皆可受人之却之亦廉以持已之宜也人便以為不恭何哉玩何哉二字是說其有當却者孟子說個尊者賜之便見他來禮至恭曰者乃心中竊計之詞而後受之句要見必其義也而後受之若不義則却之矣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五

李

是鄙其物而輕其人故曰以是為不恭也故弗却言可受則受弗當却以下心却照看則此便有以詞却意○上節言不當却此節言不必却萬章畢竟以為不當受言尊者之物既為不義若只為避不恭之嫌勉強受他則已將為不義所免故為却者設一策言不以直詞顯然却之第心度其不義則委曲托於他詞以却之使彼不得以窺吾却之之意則吾不為所免而彼亦不得以不恭責我不亦可乎○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曰字是心裡度他之詞曰其取諸民二句正是心却處當與以心却之一連讀下來

不可乎非疑詞乃意以可爲也。兼人已兩得意。重在免不  
恭上。章此論似亦有見。但其中不必爲已甚者。故舉  
孔子云云。交際是一事。道是大綱。禮是節目。文以道者。非  
無處而餽也。接以禮者。是餽之時。又非儀不及物也。斯孔  
子受之。雖孔子爲道之宗。爲禮之極。其受至不苟者。尚且  
受之。則不必以辭却。亦不必以心却也。舉孔子爲一章。斷  
案。禦人節輕看過。引起下節。蓋萬章因孟子重受餽。不  
甯問其所從來。但觀其禮際之何如。故設此問。無非欲得  
孟子不可受之說。以爲下文張本。引康誥。正發不可受之  
四書也。足園初告。下孟。九八

意行文十四字。趙氏謂三代相傳。以此法所不待辭問也。  
于今爲烈。烈明也。此說以辭字應教字。以周字應康誥字。  
亦細。此節猶禦一段。乃是萬章發問本意。上面許多說  
話。無非爲此發端耳。猶禦指暴征橫斂說。君子暗指孟子。  
謂孟子當時每受諸侯之賜。故疑其不可也。但猶禦之旨。  
說得太甚。故孟子辨之。有王者作二句。是就法度上論諸  
侯。辨其非真盜。夫謂非其有二句。是就理義上論諸侯。辨  
其非真盜。但王法意輕。還重不義上。蓋諸侯之取非其有。  
與禦人不同。要罪其同於禦。除是充不義之類。至於義之

至精至密處。毫不可苟取。然後得以盜加之。若從常議  
論。豈得以爲真盜耶。既非真盜。苟善其禮際。亦何必推求  
苛刻至於斯也。充類至義之盡。如充無穿踰之心。直到  
無受爾汝之實。無以言不言。餽人此是至義之盡處。充不  
居不食之類。直到居食必出於伯夷。此是至義之盡處。充  
不取之類。直到非其義也。一介不以取諸人。此是至義之  
盡處。義在心體上。極正大光明。極精微細密。論到盡頭處。  
一毫苟且不得。已上明其不同於禦人。孔子一段。是明  
其可受意。交際禮讓之事。獵較爭奪之事。正相反。孔子仕  
四書也。足園初告。下孟。九八

魯可從獵較之俗。君子何不可受善其禮際之賜乎。獵較  
須見是取物不以禮者。方與受賜有關。若但云同俗。覺不  
切。獵較須從趙註。奪禽獸以祭之說。與下先薄正祭器相  
應。祭而獵。以供祭品。此魯舊俗。孔子只不違俗而禁之。便  
是非身親爲之也。獵較猶可。亦爲其以祭舉無害於義也。  
而况受其賜乎。不就孔子說。此正君子斯受之意。正與斯  
君子受之何也。相應。看賜字。內包有善其禮際在。然則  
孔子之仕也。此節通是說孔子委曲事道。節末緊補爲事  
道計。獵較猶可。况受其賜。意見君子之受賜。凡以事道如

之何其可却也。通章最重此意。然則二字分明頂上獵較來。但宜渾說。下有奚獵較語。非事道者。謂不以道為事。事道奚獵較。謂以道為事。便當移風易俗。乃苟從獵較。是不以道易天下也。却不知孔子默寓變俗之權。欲先正其本。而使俗自正耳。先簿二句。不是一正一反。上句是器有定數。言立一簿書。開載合用祭器。限定此數。不用多也。下句是物有常品。言器中所用。只是常物。不要四方珍異。以供簿書所正之器也。既不用異物。則不必盡取四方難繼之物。獵者知其無用。不久當自廢。此所以不汲汲於易俗也。四書也。足國初卷。下五。

雍熙世莫殫畏其難行。使孔子因獵較一事不合而即去。則人終不知聖道之果可行。終以其不近人情而益重疑畏矣。故不去而留身於魯。正欲以其隨試輒效者。示人以吾道可行之朕兆也。譬如醫者。初至病人之家。病人未知信從。針石難施。且略施湯熨治。愈一二標病。使信吾有手到病除之驗。方可漸次施功。要會此意。兆可以行。而不能行。是終不能有為於。是去之決。未嘗有所三年奄。只是決去意亦重不去邊。去以道不行。正見其不去為事道也。見行可節。要發事道意。上三句重講。下三句不過引証。四書也。足國初卷。下五。

而俗卒以潛革。正聖人作為妙處。非事道而何。奚不去也。言孔子既不能革弊。乃委曲陰圖如此。是道不可行。義便不當留。不知聖人之心。欲為之兆也。為非作為之為。蓋天下望聖人太高。而聖人又已甚。則人以其道為難行。我且同俗中。寓潛消融化之術。不急急更張。夫人必樂其可從而自此可展其大行之略。東周事業。至道功化。或者其兆於此。兆是如俗語做個兆頭耳。為之兆也。不專指正祭器事。凡三月大治內。所行者皆小試行道之端。此句亦要體貼。是答他奚不去的意。蓋當時疑夫子之道當年莫

而已。惟孔子事道。故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須以見行可句為主。見道之可行。固是為道。而際可公養。萬一道之可行。亦是為道也。見行可。即上節事際可公養。即諸侯之交際。際可於靈公。公養於孝公。即是受諸侯之賜。所謂交道。接禮斯。孔子受之不虛也。要見當時諸侯大夫之取諸民。那見愈於戰國之諸侯。孔子受得的。決是所不當卻者。又何必深誅其非義。嚴詞峻拒。以自絕夫行道之兆。此是孟子通章大頭領。非以仕止明辭受之說。看來此章全重為道意。非區區在交際上論也。孟子素不

見諸侯然有善詞命而至者未嘗不受其餽此全為事計因萬章不自其心故發此尊者之賜是他一念致恭處不必計所從來但看他所交接何如耳交以道接以禮是一章斷案諸侯之取自與禦人不同觀孔子之獵較全是委曲以行道見可際可公養之仕不必賢侯王則今諸侯善其禮際猶際可公養之意君子受之亦猶孔子見可際可公養之仕之心何必固却以絕行道之機此孟子願學孔子處事道是一章大主意

仕非為貧也章

內書也足圖初告 下五

頁三

首節言仕有時乎為貧下詳言其不可以苟祿也重不苛祿上方見權中之正○為貧重在道與時違娶妻二句只喻上意輕看辭富居貧此貧字與上貧字異上是家貧此是祿薄惡乎宜乎句是卑貧中又要擇所宜居蓋此時方道與時違凡有行道之責者皆做不得恐涉苟祿也唯如抱關以司出入擊柝以司晨昏吾但二事克盡便不為苟祿了即使朝廷昏亂生民貼危都與我無干矣如此方處之安也亦不限定此二官只是舉例之辭孔子節二曰字是孟子度其意而言之正推原所以必做這樣官者其意

蓋如此也蓋孔子雖大聖而當道與時違之日若做大官便迫於不合則去之義而於貧終無濟矣玩而已矣三字其意若曰今吾之職不過如此而已外此別無行道之責所以可居也新說作亦不敢曠其職似高但於而已矣字不肖位卑而言高言字不但口說便有干預意罪邊輕重恥邊見為貧而仕者斷做大官不得道不行不必是無才德但只沮於時而不行便有苟祿之恥

李衷一曰孟子蓋因當時之仕居尊富而不行道者藉口貧任以自解故發此論言欲貧仕則當辭尊富矣欲居尊

內書也足圖初告 下五

頁三

富則當行道矣故首曰仕非為貧也未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取也二句最為相應看者須得此意不是為貧任致詳也位卑四句不是對語宜一直看歸重下二句大意言位卑則無事於言高若使立乎人之本朝便有行道之責矣烏可以貧仕自諉耶此意亦新

士之不托諸侯章

全三節分上是論賢士所以自待之道在二不敢上見下是論人君所以待士之禮在能養能舉上見通章本旨却重在君之待士一邊養意又輕能舉意重○諸侯本有位

故可托於諸侯。士本無位，故不可托於諸侯。○士特有道之氓也。故以民自待，而受君之餽。○托餽賜三字，宜辨餽無常數。賜有常數。註已明。若托與賜亦相近，但托是自我而托於彼，其意倨。故曰不敢以名分言，而不敢上同於君。賜是自彼而賜於我，雖不嫌倨，亦曰不敢者，以職分言，而不敢混同於有位之臣。○引繆公事，見得餽若常繼，又恐勞賢意，毫無餽，雖是愧悟，却又并廢其禮。總是不能養。悅賢悅字，是尊德的實念，以心言。下能養能舉，乃悅賢見諸行事之實。悅賢雖重舉上，然此論君餽，且重在養上。○初

因書也。是國初告。下孟。

以君命將之，所以重賢。後不以君命將之，不敢勞賢。○加諸上位，只說為相，勿作禪以君位，非待士之常道。○通章要見君能舉賢，則養之自有常祿。士亦可受其賜，而無待於托矣。不然餽雖可受，君雖可繼，豈所以為王公之尊賢哉。

敢問不見諸侯章。通章以往見不義為主。首節是守分意。禮也亦義也。次節是自重意義也。亦禮也。然章旨不重守分，只在自重上發揮。○不見諸侯，兼不召不就見。既召不往見，市井之臣，草

莽之臣。二臣字，輕只重市井草莽，字明其未位也。○召之則不往見之，只在一召字，生出下許多議論。全在彼不可召上見。我不可往，往役為義者，君不知其為士，泛以庶人待之，可也。往見為不義者，君明知其為士，復以庶人待之，不可也。下文為其多聞云云，正發此意。多聞與賢，蓋有知行之別。多聞便當師，賢便當就見。○舊說引繆公以明君不可召士，引虞人以明士不可往召，看來二意亦互見。且虞人特發，證終警子思不過。○不可以事之云乎二句，通為古語，是謂古人只說個事之，豈曾說個友之，所以關

因書也。是國初告。下孟。

其一友字也。以位邊輕，德邊重。友是平交，召則卑之矣。故曰而况可召與。○皮冠田獵之所有事，是虞人本等服色。通帛曰旃，純赤無他飾。象麻人之質素。交龍曰旂，畫交龍於帛上。象士之變化。析羽而注於旂，于之首曰旌。象大夫之文明也。庶人則是上不往見之士，士則是已仕者。○諸理齊云，此非平數之訓。言皮冠為虞人所有，宜招以皮冠矣。庶人以旃，士以旂，必大夫然後招以旌。如是有等也。旌豈所以招虞人，此虞人所以不至也。○註中不敢往是過其分也，不可往是屈其節也。此說况字是。○兩段引証



摺歸重而况可召與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二句  
餘俱輕看○義者事之宜如路之平正通達禮有節文如  
門之謹嚴端直此四句泛說不專主出處然出處尤其大  
者○引詩註以為專證能由是路之意新說謂禮義皆君  
子所履况禮者履也古有明言還是兼證○萬章非貞疑  
孔子為非乃終疑往見之為未是也○以其官召之如為  
魯司寇魯君弟曰司寇來便是

一鄉之善士章

二節相連看總見取善無窮意味本文口氣上節現成說  
四書也足圖初告下五

下節有工夫還是歸重下節必尚友古人然後滿取友之  
量○上節是取人以身之意重在我先進善而後可以友  
人下節雖不言自己進善何如然友古人者是亦古人而  
已矣○三斯字不可作當字看又不可作彼自來友我蓋  
友字還是我去友彼但先能進善則氣味相投一求便合  
耳否則恐我來而彼拒也○尚論句且虛管下觀言考行  
然觀言考行不平觀本文不知其人可乎一句側重考行  
為是論其世只是論其世不必添行事之迹四字蓋欲知  
其人宜先知其世論堯舜之世便當揮讓論湯武之世便

當征誅而行事之迹便在內子尚友猶因國緣以吾人之  
精神仰而直接古人之精神若與之面揖讓於一堂非  
上交而何不必云進其取友之道

齊宣王問卿章

問卿還是問為卿之道觀下文可見言大過以引下易位  
非貴戚不諫小過也但不必添出耳○反覆之三字仔細  
性猶杞柳章

告子論性病在一為字孟子從為字生出戕賊字以拆之  
而告子之說窮矣○性猶杞柳也二句且虛講下二句方  
四書也足圖初告下五

可發出人性本無仁義之意性猶杞柳言性無知無能蠢  
然頑然猶杞柳之質未雕未琢一也義猶栝櫟謂義非性  
所有猶栝櫟非杞柳所自成也且如此開說勿犯以字為  
字下面言惟人性本無仁義必自人為造作出來方成仁  
義猶杞柳初非有栝櫟必待作為出來方成栝櫟首二句  
是起末二句之詞末二句是足首二句之意告子把性看做  
惡的故必待為而後有仁義不知如何着得為纔說為  
便非天命本然但告子說性性字後章生之謂性是也  
不可用降衷秉彜等語論○子能句非是兩問之詞乃

是言子豈能如彼必將如此也禍仁義使天下皆以仁義為非性中物而不肯為便是仁義之禍新說云以仁義為禍性與註背○此章只拆其非未告以性為何物

性猶湍水章

告子言性無定體善惡皆由於使然孟子言性有定體善其本然而惡其使然○無分於上下乎是言必就下不就上○人性之善也四句似疊牀蓋下二句決上二句之意凡謂之人其性一定是善決無有不善者無有不善決詞不重同意作文上句重善字發揮下句重無有不字發揮

四書也足圍初告 八下五

○不善如殘忍貪昧之類人之可使為不善乃物欲陷汨而然其性亦猶是水性為勢所使也

生之謂性章

此章是告子以氣言性孟子詰其混人物於無辨也生是氣生之理方是性告子只認得半邊○知覺運動非正講生字所以知覺運動這等活機乃是生也○白之謂白是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則羽雪玉已該在內了孟子恐告子遁詞故再問以審之○白羽之白也四句下四白字是人白之當云白羽之謂白也云云未曰然是伸白之謂白

之說亦要根性來○犬牛分別不重只重在犬牛與人不可無別蓋人為萬物之靈豈可下同于物耶○犬牛與人皆有生氣但人獨全生理○未希如謂其性之同是等人道於犬羊如謂其性之異安得以生而為性哉

食色性也章

此章得力在長之者一句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心則義之非外極明白了○下二節不過因告子強辨故以所明者通之耳○食色性也根生之謂性來仁內四句承上食色推開說內外性之內外也重義外邊說人之甘食

四書也足圍初告 八下五

頁九

悅色是生而有之不期然而然者故曰性也知甘知悅便是性之良知能甘能悅便是性之良能即甘之悅之心生於內可見凡仁愛之心是由衷自然者即可甘可悅之宜由於外可見凡事物之宜是物感使然者故有內外之別○我長之且只說以彼為長勿露敬字直至長人之長方可露敬字○故謂之外也指義說遙承上長長非近接白馬之白下白字是白色上白字是稱謂餘倣

白人俱是稱之為白長馬亦是稱之為長惟長之所以不同也此四句辨其以

百喻長之不合。長者只是高年之人，長之者乃有敬長之心。味兩平字口氣，此二句還作詰詞外補，如以長者為義，則義誠在外矣。如以長之者為義，則義宜在外哉。吾弟則愛節是借仁內以明義外重義邊，終只在長上認義。都遺長之一邊了，以我為悅以我心所悅而始施其愛也。以長為悅，凡遇長者皆在所悅而施其敬也。○物字指爰，然字指嗜之同，則亦有然者也。亦字是承上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來。言人固有不擇親疎同於長者，物亦有。不擇彼此而同於嗜之，如此其然也。嗜爰亦有外與，亦字。

四書也是圍初告

下孟

百字

亦有來歷，然則上當補云。今于既以長為悅而謂義之在外，則亦將以人之嗜爰以爰為悅而在外與。重一嗜字形容，見其在心，爰雖在外而所以嗜之者，則出於吾心。長雖在外而所以長之者，則出於吾心，故知義亦在內。

### 孟季子問章

首二節公都子以已意明義內之說，下是得孟子之意申明義內之說。此章朱註因時制宜皆由中出，時字最得力。上文行吾敬公都子雖知義根於心而未知義妙於時，故為所難而不能答。及得孟子庸敬斯須之敬之說，遂悟一。

時字生出冬日夏日之喻，正所以發明時宜之妙也。○行吾敬吾字有味，蓋所行者乃吾心之敬，故謂之義內。即孟子長之為義之意。○一歲二字亦不可略，蓋使長之多年則又當別論。○所敬在兄所長在鄉人，則似胸中全沒主張，惟因人以為轉移。故曰在外。○前一在位指弟在尸位，後一在位指鄉人在賓客之位。○時當庸敬而庸敬時當暫敬而暫敬皆憑心上裁制，故由中出。此正解他所敬在此二句。○飲食之物雖在外，飲之食之則由於心也。凡人饑而欲食，渴而欲飲，念頭極無矯假，是性之自然，非物之使然。故曰在內。○冬日二句正與行吾敬二句相應，上是以由中明義內，此則以因時制宜皆由中出，明義果在內也。

四書也是圍初告

下孟

百字

### 公都子曰告子章

此章重在因情以驗性，上才字對情字不過。○三說一言性之渾淪，一言性之無定，一言性之有定。○告子說性中只有個知覺運動而已，那有善不善。○情字要主自然而動者，言方見其善如乍見入井而惻隱是也，則可以為善為字，只如字註解已明不必改作謂字，乃所謂善歸到性。

上○才是良能非才技之才如見孺子入井而能惻隱便是才若說能救是才則亦有巧拙矣為不善即殘隱無恥傲慢昏昧等是也蓋由物欲陷汨情雖善不能達其情豈天之降才爾殊○然所謂性善而情善情善而才亦善者於何驗之常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四項申言情善惻隱之心仁也四項申言性善仁義禮智至節未申言才善大意云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皆是善心人皆有是善心情豈不善是善心皆從仁義禮智發出性豈不善是仁義禮智皆我固有祇緣人弗思而舍之遂至相遠為不善豈才之

四書也定園初告

下五

五

罪看來總是發明性善情善才無不善之意語意一氣不斷宜會意洒活勿太拘泥破裂以配上文○惻隱之心四心字都是已發出來的當情字看惻隱之心仁也當云惻隱之心可以驗吾性之有仁也使性本無是仁何以有是惻隱之心故曰乃所謂善餘句做此蘇紫溪云此仁義禮智與上蓋仁之端也理相通而意則異此因情以著性之本體彼原情為性之所自出也非由外鑠二句是引起弗思意求舍根弗思泰爍字嬰體自外至內意蓋因上文情發於外却像在外來故決言在內也固有字本起初降東

時說弗思上要補陷汨於物欲意思以心言求以用力然思字須帶求字言求字須帶思字來蓋思則必求求則必本於思觀故曰承上可見或相倍蓰而無筭句主舍則失之去求則得之者之遠言下句方接得盡才字可玩本然之才初無限量極天下之事無不可為因其性之動而發揮之便有善必達便是盡其才處○曰皆有曰固有正見人同此性性同此善而或失其有甘為不善者全由陷汨於物欲不思不求不能盡其才非情與才之本來也是孟子道性善本旨三說不攻自破矣○上以情論性是自

四書也定園初告

下五

五

已計個証見下又引詩及聖言做個斷案盧末人曰引詩云民之秉彜指性言好是懿德指情言即詩與聖言觀之可見性善故其情善此吾所以即情善以明性善者也○則字最有味天理當然若有一定之法則有物有則即形色天性之謂物則該得廣註言父子耳目之類舉一二以例其餘也○秉彜懿德俱指物則非二物也但自物而言曰則則者法也理之中正而不過也自民秉之曰彜彜者常也理之恒久而不易也自德之可好曰懿懿者美也理得於心至美而可嘉也三者名不同總是性之理好之便

是情引詩及聖言都重好是懿德一句明乃若其情則可  
以為善之意但詩詞不必講留孔子說詩處發之知道就  
性情講故有物至未皆孔子之言也上句重必字下句重  
故字孟子之本意補言外○故有物必有則故字上當云  
天之生物氣以成形理即賦焉故有物必有則此乃民之  
所秉以為常性者也惟其為人之常秉故人之情無不好  
是懿德者好懿德是好自己的懿德○王觀濤曰好是懿  
德固是情善但物則秉彝不必即作性善因情驗性之意  
只可未找○孔子說詩是本性以言情孟子引來是緣情

四書也是園初告

下五

互四

以見性

此章因三說紛紛明個性善以人之性有善非無善無不  
善只是善非有不善順性做去只可以為善非可以為不  
善若夫為不善都是不思不得而陷溺其心者已不可委  
之於才况可以歸咎性乎性善無處見得即情發出來都  
無不善便是性善通章只性情才三字惻隱四端是情仁  
義禮智是性情之能運夫性口思曰得是才詩之則字彝  
字德字是性好是情能好是懿德是才

富歲子弟章

此章以人心理義之同而見人性之皆善也通章以非  
之降才爾殊也一句作主○此章論性善始終重個同字  
以心論性者心統性情心同則性同可知也首節言性之  
本同不同由於陷汨此節是綱斐麥二節即物類之同以  
明人類之同龍子至末又即小體之同以明人心之同心  
同如此其不同者信由陷汨非降才之殊矣通章以心字  
作主○富歲凶歲特借以明降才之同非專論年歲也新  
說子弟二字亦不虛蓋有少成若性之意首二句宜抑揚  
重多暴邊方接得下文多暴對不得多賴暴字對善字看

四書也是園初告

下五

互五

下陷汨字正對賴字兩多字活看多暴處且勿說出衣食  
不足留在陷汨其心內用之看來若通出一節多賴句亦  
不可發透只以賴字作善字說過如人暴橫者謂之無賴  
或云無籍即此賴字意○陷汨猶言汨沒不能振拔有為  
之意即所謂饑寒迫身不顧廉恥是也性是心之理才是  
性之能心盛這性與才心汨則性失不能發之才所以為  
暴也○斐麥節常說云其地同性之所宜同也時又同性  
之所育同也日至皆熟性之所成同也丘月林云只重皆  
熟句不必作三同甚是○其地同麗於地同也猶言柳

在地上的意思若作同在一地便下肥饒說不去雖有不  
同指所獲多寡言雨露之養有厚薄人事有勤惰不齊總  
頂三項說○故凡同類者承上推開說同類以物之形言  
相似以物之性言何獨至於人而疑之云何獨至於人之  
同類而疑其性之暴者與善者不相似哉聖人與我同是  
人類只就形體說含心同而性同意○屨之相似二句是  
孟子什龍子之意○如使口之於味也四句是反言以見  
其同宜一口氣急看其性指易牙所嗜之性若犬馬只是  
甚言不同意○同然者同以為然也是然否之然故曰然  
留書也足圖初告 下孟 重六

文已說過同字此只重不期然而然意未找可見人心本  
無不同而有不同者誠由於陷汨使然非天之降才爾殊  
也○悅字比然字較深不可以然字就當悅字第然之故  
悅之耳未有不然而能悅者也○悅理義人固知其為悅  
自家的不知比句與多賴多暴相貼最有深趣可玩味然  
亦該得悅他人者矣  
此章寧為性善而發而於心之同見之看來只重首末二  
節以首陷汨其心心字與心之所同然心字相照應大意  
云人同此心心同此性天之降才不殊安有不同其不同  
留書也足圖初告 下孟 重七

猶可也然了故悅理義俱作自己的理義只為原具於心  
故自有而自悅之也○在物為理須以降衷秉彛言若泛  
指天地萬物便不切矣處物為義此物字是事物在物是  
體處物是用皆要見是自有而自悅非悅在外者李衷一  
曰理義其實只是性在物處物不得十分分拆○言聖人  
正見人心之同只重個同然上言就是聖人窮理精義之  
至者然不過爭得一先字不能外人心而別為一然也然  
不重聖人同上只重人同聖人上故字即頂此句說理

悅我心二句舊云不重悅之深只重悅之同看來上

者由於陷汨其心耳不惟富歲子弟與凶歲子弟無有不  
同就是聖人與我同類亦無有不同者蓋人之所以為心  
者亦不過此理義耳使心有不同便有然的有不然的何  
為聖人然此理義途人亦然此理義以聖人但能為先不  
能為異則其無不同可知矣信乎多暴者之由於陷汨其  
心而非天之降才爾殊也上言聖人與我同類下言聖人  
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兩拈出聖人字煞有深意正以聖人  
盡性之極者其同如此則其同無疑矣

山木例人心不平看首三節即山木以著人心失養之害而申言其係於所養下引言人心之難養以見其當養也所養重既放既伐之後此為常人言者首節重萌蘗次節重几希正見有可養之機首節重牛羊又從而牧之句不可以斧斤平看下節重犴之反覆句不與且且而伐平看全章重夜氣上發揮○看來孟子此論全為放其良心者指出二點將滅未滅的靈根與人使從此培養以完其本心耳通章三存字相照應雖存乎人者說人心本來自存夜氣不足存說人心不能存操則存是教人用力去存○曰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孟

單九

嘗美便見今之不美了日夜所息以氣化言雨露所潤以天澤言○日夜之所息依註則日與夜俱有息也新說謂是日之夜與下節夜氣一例勿云日夜但看早起花多開花多青又夜間多露則夜之所息可知又以雨露句不與日夜平對潤即潤其所息者蓋日夜生息之而雨露又滋潤於是以其生息者長為萌蘗矣人見其濯濯也以下要見其痛恨歸罪去處不是徒為感慨下節做此○雖存乎人者雖字舊頂山木來說未是此當以上節嘗字例看據他後來放失似無良心故下個雖字說起所以放三字包

有許多物欲攻取在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且且而伐之一氣說可以為美乎仍指良心○其日夜之所息只重夜字息非氣息乃良心生息也良心何以至夜而息由日而夜動者向靜而氣清故也由夜至於平且其氣尤覺清明清字對濁看明字對昏看○良心理也而乃言平且之氣蓋理氣不相離氣清明則理發見如清水貯寶珠珠光自現○朱子曰日夜之所息底是良心平且之氣自是氣夜氣如雨露之潤良心如萌蘗之生○荆川曰日夜言日之夜也所謂夜氣之說也人一身之氣其精英皆聚於心而理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孟

單九

就在氣中日間心擾於物氣為之昏到夜來無感應攻取則此心寧靜其氣清而理復明故良心必有所生息也是夜氣清明到平且時未與物接這一段清明之氣猶在故又曰且氣惟且由於夜故以且氣接說而下只以夜氣言之非有二氣也○看來夜氣與平且之氣雖非有二氣然亦不能無辨蓋夜氣是渾統言之自入夜至平且皆謂之夜氣也平且之氣則就夜之終言人當入夜靜時氣便漸清心亦便漸生息至夜深愈靜氣愈清心便愈生息至平且極靜時候氣便極清明而良心所生息者覺一脈分明

有幾希可証矣亦必息至平且方見幾希也譬如一泓清  
泉日間被人撓到極濁了入夜漸漸澄起到天亮時候乃  
覺清湛一線泉脉在內恍惚可見亦其澄之一夜乃能如  
是豈入夜澄時便遂如此不成觀夜氣不足以存註既云  
夜氣之生日以浸薄又云則平且之氣亦不能清可見分  
別處○平且之氣常說皆云未與物接之時此只說得下  
半邊還自日夜所息夜字說來當云前此之澄靜已極後  
此之紛擾未乘方是然前此一意更為緊關○聖人心體  
渾全夜如是日亦如是故聖人無夜氣以其常清常明也  
四書七是圖初告 下孟 耳

希即又指亡指即指指之指良心為物欲所制轉而不能  
擺脫亡即其幾希者喪之矣反覆只是旋生旋指而巳  
意○人惟且晝指亡又至於反覆則向時還夜有靜期以  
生息此心到反覆指亡之後則動固紛擾靜亦紛擾夢寐  
之間無非昏濁之氣氣不清而心無由息故曰夜氣不足  
以存此句只與日夜之所息相反看夜有所息便是良心  
既亡而復存就其無所生息便是不足以存非兩層○夜  
氣有所息則至平且能清明而好惡與人相近夜氣不足  
以存則至平且不能清明而好惡違禽獸不遠註以夜氣  
薄薄貼不足以存而以平且之氣不能清貼好惡違禽獸  
不遠有分曉時說都贖贖○仁義是性好惡是情能好惡  
是才○故字承上二節得養失養俱就既放既伐之後言  
山木人心都在內但當歸重人心而以山木例說方是鄭  
申甫云物字雖指山木人心只以物字還之不必添入山  
木人心字面更妙以上文看來當重在失養一邊說○此  
言物消長之機係於所養如此見人所當養下引孔子之  
言見人心不可不養也○孔子節只是形容人之心是個  
難把捉的事物而人不可不操之也操舍以理欲言此心



在天理上便是存便是人在人欲上便是亡便是出操字亦非把捉只是提醒得力兩則字見條忽便判意出入二句正從上二則字生來的出入無時莫知其卿相承串下勿以無定時無定向平對重亡與出邊見得甚難保不可頃刻失養意數句俱懸空說未可露心字至末句方露出惟心之謂與說須與存舍操存亡相關切如云人心道心相為消長惟微惟危相為倚伏而出入存亡之機呼吸即異蓋非若有形迹者所可擬也然則人心可聽其舍而不操哉或只以心之至神講便與上文不相關○註云神明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五

百二十一

不測猶云此物是擊不定的要當力為操存耳非於存亡出入時見其神明不測也須認無惑乎王之不智章

首節嘆齊王之不智下二節總是喻其由於聽信之不專也第上是即物以喻之下是即學奕以喻之非有二意上曰吾見亦罕便是聽信不專了但未說明至下節則把鴻鵠援弓貼沒奈何的意縱使吾善教無以異於奕秋而彼之聽信無以異於鴻鵠聰明何由祿智慮何由達乎或以下節作推原說謂見君子之少由於聽信不專不必從○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五

百二十一

鄭申甫曰孟子見齊王時已少即見時而聽之又不專何惑乎其不智齊王自是無志學奕無志聽信不專雖使奕秋常不離側終無所益况一暴十寒乎○無惑是言有故而然意○以陽明喻君子以陰濁喻小人故曰一暴十寒一日暴之二句須連說有萌生於一暴○於無如何生於十寒○王觀濤曰下節要看小數也句與為是其智弗若與句蓋治國大事或猶諉於天資矣之不遜今奕只小數縱使天資不濟豈不能理會得這些小數乎今乃有精有不精則其由不專心甚明而王之不智得由於見之罕寒之至無可惑者矣下節決上節之意○心以體言志以心之所用言總是收斂精神純用之於一事便為專致○首智字據見在作用說謂通明於義理事物也未智字指生稟說不同前之智乃由此之智而充者也

魚我所欲也章

通章以義字作主末句本心謂羞惡之心即是義之端也乞人不屑以上是發明人皆有羞惡之心而指其驗下是推人失羞惡之心而致其慨次三節只是一意不過反覆說人皆有秉彝之良心耳故五節遂承言此心人所同有

本節驗此心人所同有未二節則推衆人所以喪其良心  
○看來此章總是欲人識其本心當重人皆有之失其本  
心二句

魚與能掌不重是借來引起舍生取義之事非是孟子教  
人如此只論人之本心情願如此且泛就人心同然講漫  
說決擇及所以意下節方解釋之○生對義不過生死在  
義內聽命於義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是形體義是主宰  
與其不義而全形體寧義而全主宰蓋人心自然如此所  
謂本然之良心也能掌尤美義尤重未可說出○黃葵峰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孟

專

曰舍生取義亦不專就死國家之難說此難豈常有者必  
待此而後取義則終無取義之日了義字該得廣人生便  
有欲舍所生之欲而雖死亦不悔便是取義如章內云簞  
豆不受嘽蹴是舍生取義也萬鍾不受不義亦是舍生取  
義也如此看義纔處處有取用矣○舍生則必死言所欲  
便見所惡故下節兩什之言人所以舍生取義而生不苟  
得患不苟避者其故何哉以欲義之良心有甚於生惡不  
義之良心有甚於死故也所欲有甚於生指義所惡有甚  
於死指不義然須涵泳文法方像本文不說破語兩故字

緊頂上句來○如使二節不必作一正一反看蓋上節是  
設言之詞兩如使正爲下兩由是設也只照兩節註意連  
看爲妙反覆申明總是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兩由是見  
其本來於降衷自是如此註中設使人無秉彜之良心由  
其必有秉彜之良心二句極緊要不可忽略○第五節何  
以說是故字蓋上四節不是孟子教人舍生取義皆就人  
本有之心論故直用是故字接下人皆有之句重看賢者  
不過能勿喪耳帶言○行道弗受乞人弗屑正以驗人皆  
有此心嘽蹴總是無禮不受不屑惡其辱也○受萬鍾之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孟

專

人卽不受呼蹴之人作一人看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  
玩一則字有駭而怪之意亦根上節來以其何能辨於  
彼而不能辨於此也於我何加言得失無係於生死不作  
性分之上不容一物爲官室之美三句是推受萬鍾之故  
以見良心由此而喪也○盧未人曰此節句句與上照萬  
鍾對簞豆看輕重不同何加對生死看緩急不同物重則  
不當輕受事緩則不必苟受乃禮義不辨而受之此必有  
所爲下三句乃指言其故爲字貫下三句何加猶云沒要  
緊也凡物有係于生死則有加無係于生死則無加有加

便不可已無加便可以已故下文曰可已即何加意妻妾之奉還是作奉已說不是說奉妻妾○上只言義此又添個禮者死生主於決斷故單言義辭受主於遜讓故兼言禮其實禮理也義理之宜也一也○鄉為六句以前後並較最是孟子提醒人心處是亦不可以已乎在無關生死上見是措三者而言猶俗云儘可罷得的意思新說指萬鍾可以已說此之謂三字緊頂可已不已說本可已而不可已不宜為而宜為與向不受呼蹴之心何竟絕相悖也故曰失其本心心只是一個今加一太字正應前由是二字見

四書也足圖初告下孟

其

本來有此心而今盡失之不成其所謂人也狀得真罵得倒極提醒人心處○此節全要將利害緩急相較而言其良心所由喪以深致慨嘆之意

吳因之云生亦我所欲三節據本文口氣是以欲惡甚於生死推舍生取義之故然立言本意實由舍生取義推其有欲惡甚於生死之心三節一意及覆總見得人有秉發義理之良心耳故第五節以一語結斷曰人皆有之云云

仁人心也章

此章以心字作主便貫前兼言仁義仁固人心義亦標心

故後但言求放心而義自在其中通章重欲人求放心上○首節兩人字最見仁義切於人身意○仁人心也不可出心之德字面觀白文說仁非他也即是人之心也更添德字不得且如狗私滅理者世人謂之喪心可見仁即是人心講中用生生不息者即心之真脈惺惺不昧者即心之真覺殊有理學義即人之路外此皆荆棘坑塹矣可見其切○兩其字即上文兩人字見其所舍者乃其自有之路所放者乃其自家的心也着重說語始痛切○以雞犬形心要得做醒人意○心之制為義義即心之井然有

四書也足圖初告下孟

其

宜者故只說求放心而義自該在內了○心如何有放又如何要求此放字是無形之放蓋天理是心之本體離了本體便是放猶俗云走作了也放不是放在身外求亦不是向外尋求我欲仁斯仁至矣迷則千里覺在現在○學問之道盡在求放心觀而已矣三字甚明註云可以上達未是鄭申甫曰學問之道道字虛求放心正其道也一節只作一句讀蓋舍求放心之外更有何學問可言或以學問去求放心或以求放心而後學問都是錯悞○顏子好學不過不遷怒不貳過遷貳便是放心可見學問之道盡

在求放心○放字病痛有粗細細言之一念少差即謂之  
放終身不違乃深於求兼靜存動察言

今有無名之指章

曰無名之指對心看曰屈而不信對心屈於物欲看曰非  
疾痛害事對心疾為害甚大看曰有能伸之對自家看曰  
秦楚之路對方寸之間看俱是假托相形之語不遠秦楚  
之路不以秦楚為遠也不作自秦之楚自楚之秦類字不  
正解作等字還是比類之意言以心與指比類相較輕重  
了然彼自不知耳

四書也足困初告 下孟

拱把之桐梓率

借養桐梓以引起養身拱把還以小者言合上下章觀之  
則養身當重在養心上為得但當虛含不必明添出心字  
陳新安主靜以養其內慎動以養其外最好所以字重看  
下思字正與此應若以聲色嗜味之類養之反以戕之便  
是不知所以養身豈愛身句是反言見其必知愛也孟子  
喫緊處全在一思字思者研幾於獨審其所以養者何在  
非思身與桐梓孰重也時說俱欠分曉○弗思甚不是慨  
其弗思正是提醒之使用其思也

李東一曰無名之指對心言重信字此章以身對桐梓言  
重生字養身不專是養心還以身言弗思甚纔是說心失  
桐梓欲其生便以生之之道養之如灌沃他培植他便不  
肯去戕賊摧折至養身不知以生生之道養之反以戕之  
之道養之如耳目蔽於物交口腹害於饑渴一切沉酣泪  
沒於世味之中本是欲養生實是戕生此何故由心失故  
身失心本是生生活物不思則心死矣此章應理會一個  
生字

人之於身章

首三節言養之善否決於已下單戒不善養者蓋見其當  
自審也通章所以考其善不善三句最重下皆發明此意  
○身字包口腹心志都在內此且渾融說勿露大體小體  
愛以心言養以事言養正所以成愛重養邊曰兼者見內  
而精神外而形體舉在愛養周悉之中也無尺寸二句正  
發兼字意不過足上二句耳總之只要起末二句善不善  
指養之得失言於已取之言其等級分限當身而具自可  
執以稽善否不俟外証也取之 示以自考的方法  
若認作近而有餘以是為自考之易便 六皆註輕重字

四書也足困初告 下孟

四書也足困初告 下孟

卽下貴賤大小字○次節卽申上節於已取之意所謂於已取之者何如體有云云分有獨尊爲貴聽其役使爲賤權無不統爲大各分一官爲小貴而大者是心若賤而小者不止口腹如下章耳目皆是作法渾淪不露爲妙養其小體是狗人欲者養其大體是寃天理者故爲小人爲大人所謂於已取之者如此○貴而大便見在所重賤而小者便見在所輕無以二句見當審其輕重不審而養其小則爲小人此不善者微審而養其大則爲大人此善者微人奈何不取之於已而考之耶○有場師二節總設爲小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孟

尊

害大之喻以起飲食之人節不可以賤害貴小害大分說蓋上養其小者二句已單說小大以該貴賤此不必復入貴賤場師是就物上譬之狼疾人是就當身譬之但此兩節弗平是就外物漸漸說到身上來所謂遠取諸物近取諸身也一指肩背俱是小體但就小體中又有大小○養小以失大謂心爲嗜欲所汨也爲其養小句正推人賤之由○末節設言若養小而不失大則小體亦重何以養而取賤耶紫補註但養小之大無不失其大者一段意不但爲尺寸之膚只是言所係亦重意軀命所關不必出

鄭申甫曰所以考其善三句是章王腦着力示人當自考意往說都看得口氣等閒○次以大人小人比對並言正見所養善否關係最大如此發明當自考之意已是明盡了○獨就不善以深垂鑒戒要卽申說養其小者爲小者一句意養其小者爲小人只就義理論而斷其人品卑污猶未說到人賤惡他處下則言不善養者爲人所賤惡以激發其羞惡之良○大抵孟子見當時之人貪饕富貴至乞墮而不羞甘嗔蹴而不顧饑渴害心莫此爲甚故發口腹之論說到則人賤之以激發其良心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孟

尊

因之秘旨云首節緊要是言人當取之於已以審其輕重而不可漫然從事於所養也○人之於身五句非徒樂論人情實隱隱言其所養之無別以起下自考意孟子說一考字最重取之於已以考其善不善正是破他兼愛兼養此節語氣全在一兼字上發根○人之於身孰不兼愛兼養然徒恃其所爲愛養者不遺於尺寸而不能考其所爲愛養者以自得其善否竟亦何益故善否誠不可不考而所以考其善不善者亦豈有他哉只就己身一看便自明白奈何而不考其所養也孟子只是要人反之已以考其

善否意○過第二節當云何以見人當取之於已以考其善不善耶體有貴賤二句見體原有不同不是可一概養的言使以小害大賤害貴幾何而不為養小之小人乎故惟養其大者乃為大人未二句不平重大人一邊○飲食之人二條緊相呼應主意重養小者必有失上正見養體者當知所擇○此章有與鄭說都與前意稍異備之

釣是人也章

此章見人品辨於所從而人當從其大體也通章重大人邊○前一云釣是人也宜其所成就同也後云釣是人也宜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孟

耳

其所趨向同也意宜有別○從隨也從其大體是憑他做主從其小體是任他馳逐不作以小體從大體此二句且空說未可露出心與耳目字總於下節見之○耳目之官四句言耳目所以為小体心之官三句言心所以為大體此天四句則言從其大體為大人而小人不言自見也新說則謂耳目之官四句是言從其小體者如彼心之官七句言從其大體者如此觀兩用官字起頭兩用已矣結尾可見是兩項文法又以問答相應尤覺有情此說甚有理但略礙註耳姑備之○耳目之官主於視聽而不能

乃耳目之本體自不能思也此思只作思其視聽之理物交物上物字與蔽於物物字同指聲色下物字指耳目引之而去是引耳而使聽引目而使視勿作引心蔽與引不同亦無甚先後蓋為奸聲亂色所遮蔽便從他去矣惟其役於物是故以小體稱○心之思該得廣視聽亦在其中得不得指理言鄭申甫曰心之官則思思者心所職之事也思則得其職不思則失其職也蓋官不事事則不稱職也不指理說思則得之二句重思則得之抑揚看總見所係之大譬如國有賢人用之則治不用則亂總見此賢人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孟

耳

所係之大也所係大故以大體稱○此天之與我者依註兼大小體然要提重心一邊如云天與耳目以視聽而又與心以宰耳目則心為主而大矣申甫曰此天與我時說多單指心說猶云上帝寵綏命之為性雖勝看註亦不差總承上要見天方賦予之初原是以心為耳目之主耳目不得不從心本一定不易者故能先立其大即小者自不能奪只開開舉個見成的說○先立乎其長者立字有植立不仆之意謂之先立須在聲色未交之時與方交之始先有主張此亦不是矜持把捉只是天理自強不息本

指耳目奪是奪心此不但淫聲邪色卽如目看詩書若心無正解亦是目奪其心推類而見○先字有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意看來先立乎大二句全要體貼個思字講先立亦只是立其能思之體使常精明堅立不至放倒則事至能撥物來能慮所以不能奪也不能奪全由心能思來譬如家雖有主翁若頑愚不靈則僮僕亦作得弊○外思而言立非告子之強制則釋氏之悟空○此爲大人此字卽頂上二句說此正所爲從其大體者也大人以踐形盡性

西書也足圍初告 下孟

有天爵章

通章主意在欲人修天爵古今二節不平思古正所以傷今也重傷今上○從來只以公卿大夫爲爵天爵二字乃孟子創出者看首二句須有抑揚重天爵邊人性之德莫大乎仁義而忠信卽仁義之有實處至於樂此仁義忠信之善而不倦只是秉彝好德自然之情切勿涉工夫○從之是不期而至意○說一要字便是不知善之可樂說一棄字便是不能樂善不倦註兩層惑總在則惑之甚內修天爵以要人爵則得之前者原非其正得人爵而棄天爵

則保之後者又無其具所以必亡

欲貴者章

首節欲人思良貴次節言人貴之不足貴末節言良貴之真可貴○欲貴者貴字常說主爵位恭虛齊欲虛說個願慕尊榮意更好○弗思耳要得徹醒人意不必實講思字○人之所貴與下人之高梁人之文綉此二人字俱指操爵人之柄者言如趙孟之類○聞譽承仁義來兩不願只見得至腴至華已在乎我之意

仁之勝不仁章

此章勉人力於爲仁而深慨爲之不力者仁不仁只是一心中理欲勿作兩人看○仁吾所本有不仁吾所本無不理爲主人欲便退聽故其勢不敵仁體澄湛故喻水不仁則焦灼故喻火○猶字直貫至不勝火杯水喻幾希之仁薪火喻昌熾之不仁謂之不勝喻人自誣○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常說作助他人之不仁看來作自己說方貫蓋人欲愈熾而終不可滅故曰與於不仁天理愈微而終不能存故曰亦終必亡

五穀種之美章

避章歸重末句美種就養人上見不如蕪稗只見失其  
意不必是論他道之有成仁無如熟此亦須自五穀會  
蓋仁如穀種亦必以存養為栽培以克復為芸耨至於天  
機暢茂德性堅凝方是熟處而已矣者必至於此而後已  
弄之教人射章

此是比體四必字有不得不然意弄字大匠字極有味在  
他人必以猶未必然至於弄與大匠之不能廢則真不可  
廢也教學雖平而學實由於教聖學相傳亦只是一個定  
法法者何知行博約是也舍此無別法何以為教何以為  
學○時說有云首節有戒人廢於半途意次節有戒人索  
隱行怪意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章

任人是以食色之重者較禮之輕者故不見禮重孟子是  
以禮之重者與食色之重者兩重對較而禮為尤重也○  
禮天理也食色之流則人欲也任人只要伸欲抑理此壞  
人心術之論○首節禮重須要見禮所以品節乎食而使  
不至乎貪饕次節禮重須要見禮所以品節乎色而使不  
至於淫佚○不親迎是貧不能具禮○屋廬子析義未精  
惟知禮之常尚有昧乎禮之變故不能答○不揣二節雖  
同是譬喻然上節是就任人之意而喻之下節是及任人

之意而喻之上節言有意偏較者輕重可使倒置下節言  
輕重之本然則不謂是也○不揣二節俱不可露正意  
乃在取食之重者一節○末節正是兩重相較禮為尤重

也足園初告



曹交向曰人皆可為章

通章孟子之意重在孟子為字便是希堯舜工  
夫曹交不知乃說徑做意在形體上商量孟子却明  
之曰亦為之而已矣此句最緊要下皆發明此句直至末  
節子歸而求之正所以為也此章要知淺中寓深更妙○  
孟子曰然不徒然其有是言直是決可以為意○食粟而  
已亦無他材能材字亦虛虛說如何則可不是問為之法  
只是不勝為患意○奚有於是字指形體力不同科難  
言人皆能舉為獲之任蓋此喻只破其形體之拘言人苟

可也及則和生

百九

能舉為獲之任即為為獲不必形體似為獲也至於人皆  
可為意則在下節方透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此不勝是  
不勝堯舜之任弗為耳泛就聖道說是自暴自棄而不為  
下節所不為也專說敬長是驕盈躁率而不為○徐行是  
弟中之一事推之可見孝弟皆易能堯舜之道道字不另  
講下孝弟即是道也觀而已矣字可見○堯舜九字只是  
二例看若曰堯舜雖聖其道不過孝弟而已蓋孟子直是  
要說得為堯舜之容易處蓋約堯舜而盡之孝弟非謂率  
孝弟而充之也亦不在功業上看○王觀濤曰孝弟如何

盡聖道此處非悟後不知也大率孝弟不慮而知不學而  
能便是聖人而不思而得中而之妙學者須把孝弟看  
得精深透徹便於聖道盡是此意可不費力○服言行不  
必跡合只合於孝弟良心便是舊只以循理說似泛與上  
文不相粘○曹交是曹君之弟故說得見鄒君有挾貴意  
假館又有求安意摠是求道之不專大路明白現前故下  
句云豈難知哉純以知言不可說大路喻共由夫道字不  
可泛說孟子明白說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孝弟自是  
孩提知能之良豈有難知有餘師只在良心發見上如遇  
四書也是園初告下孟  
百九

小弁章

全章第二節分上是即喻以明小弁之為仁下是比類以  
明小弁之為孝摠以明其怨所宜怨而非小人之詩也高  
子於怨上疑其為小人孟子於怨上見其為仁孝通章重  
小弁上○怨只說其欠温厚和平之意勿說怨已怨親然  
亦以其處父子之間而薄之不然三百篇怨者多矣而何

以獨咎小弁乎要知此是公孫丑述高子之意如此後說風何以不然方是公孫丑自出已意言之○詩雖主於溫厚然亦有當怨者必執彼以例此是執一不通故曰固○兩已字作旁觀者說道字有理論勢禁使止其事意重其兄邊親親要與涕泣而道相關蓋小弁處父子之變正所謂其兄射之者其詩之哀痛迫切正為感悟君父依依恻恻不忍撇捨割絕猶夫涕泣道之者蓋親其親不忍疎也這親親之心乃出於至誠惻怛之意仁之根中而發外者也親親以情言仁以愛言若以仁為小人這便是要他視四書也是開初旨 下五 百四

親已底豫有慕無怨矣孟子引孔子之言亦是斷章取義以証小弁之怨為孝意 宋徑將之楚章 不利兩字是宋徑遊說之旨蓋孟子曉宋徑全在則不可句下兩節一則正是不可一則必如是而後可也指點齊楚與亡机括正是孟子挽回世道處○構兵且勿說兵連討結民困財竭恐侵不利意重二罷字見與連衡合從以連兵者不同二至我將有所遇焉是說不遇於楚必遇於秦不可倒說不遇於秦必遇於楚○指者詞之總領說之將何如須承上指字有心於救民故曰志大以利為息兵名目流弊不可勝道故曰不可此句是一章綱領下正明其不可以興亡相形說勿平○以利說秦楚之王向當略提起正所謂以利為號者構兵為不利則罷兵為利利本人心易動故秦楚之王必悅而罷師是上之所知惟此利由是三軍之士皆棄罷而稅於利下之所知亦惟此利師即士勿分將帥卒徒由是利聲一倡通國之臣子弟皆惟利是向矣此二句推廣說不專指在三軍者為人臣數句雖本王悅利來然到懷利處則不復粘用兵說矣下節照此

看○懷猶懷抱之懷在心上說有拳拳不舍意此以下利字以私已言猶有所為而為懷利以事君者以事君為利而後為之也全是有所覬覦與望而非實心餘做此乃懷仁義以事君者以事君乃仁義所當然不是以仁義敵於君餘做此根於心之不容已懷仁盡乎分之所宜然則懷義○沈虹野云罷兵之事一也為其不利於國而罷之則其心在利為其非仁義之師而罷之則其心在仁義事君事父事兄之事亦一也見得利之所在而事之便是心懷利見得道之當然而事之便是心懷仁義只重心上不

四書也足圍初告下孟

頁三

孟子居鄉章

此是孟子受餽之同而答餽之異以禮意不同也通備子遠○首節兩段皆是記事之詞曰居鄉曰處守便見季子不得之鄉曰平陸曰為相便見儲子得之平陸意此書法也幣交便是慕賢之心未為非故孟子皆受報者往拜謝之也此只幣交故未報蓋時有可緩非有斟酌也及既受之後守者猶可不來為相者不來則誠不至了故他日一見一不見○問字屬孟子看凡兩物相合則無間今幣交一事而所處不同便有間故喜得間而問只是有隙可問意非謂孟子所處有間隙可議也○為其為相非如

四書也足圍初告下孟

頁三

季子儀及物而成享亦可見矣此蘇紫溪意觀上為其為相兩為其亦正相應悅字正與前喜字相應信大賢所處信有義理而不苟也季子二句正發所以成享不成享之故季子不得之鄉有官守及他國二意儲子得之平陸有為相及境內二意然亦融活為妙玩註居守為相意較重而他國與境內意略輕

先名實者章

通章作三段者而中段少輕前後俱以心迹二字立說覺之所致疑者迹也孟子之所自信者心也覺語首露名實四字也足圖初告下五

百四

二字便是戰國之氣習全以功名為重下文云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人國也有諸內必形諸外皆不出此意皆是以迹上論孟子語首露仁字下面屢出不用字見齊主不能而已而巳之仁窮於遇猶有委曲以全仁者皆是以心上論○名實二字只作功名二字看先名實便是急功名為人註單言救民新說兼君民觀下文上下字可見仁字只着在為人一邊說不可以自為竄入蓋覺意識孟子重

在為人上意謂孟子在三卿之中已不是後名實的了功未加於上下却未曾為得人仁者固如此乎如此字即指

名實未加說以此為未仁也此說最確若但如常說為仁為人無一可者而語氣抑揚歸重為人邊亦不妨此全在事跡上論仁不知君子之仁可以心論而不可以迹論叙三聖事與別處不同要援他自為為人來講伯夷是自為一邊惠尹是為人一邊道以跡言趨以心言朱註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此句最得孟子意蓋極其心只在天理上不着一毫為己為人之念也○君子亦仁而已與後君子之所為俱推開泛說下承上夷尹惠與孔子看乃孟子自寓之詞仁字同字須着出處上說○孟子去齊蓋為

四書也足圖初告下五

百五

不肯枉道求合此章有難以語覺故引三聖之事特以明心之無私耳君子處世全是自家心上要緊心上有得於仁此生已無餘事此中已無餘恨至於外之形迹同也得不同也得安事必同為全要識所以破他首飾意彼以為己為人兩路律孟子要於迹上合也○為政是大臣為臣是應官為政為臣暗影在三卿曾削滋甚暗影名實未加賢者無益暗寓識孟子意○不用賢則亡二句推開泛說但亡字承虞來削字承魯來言人君不用賢便致國之亡求如魯之削何可得與意謂魯之僅至於削者猶有

賢而其未能與者則以任賢之未專也○孟子本願學孔子而此章乃引夷尹惠下至百里奚者蓋亦以淺形深如奚不過一伯佐而有閑與亡如是况不為奚者乎○詭短聲有曲折歌則長言之變國俗只云國人化之皆厚夫婦之倫無分生死更勝註有諸內以下說入賢者身上來上引三段摠以起此數句也內以抱負言外以功業言為其事即頂有諸內無其功即反形諸外四句一正一反作兩層看不必以事字頂外字作三層○引孔子去魯之事以見賢者之難識也全在用心上見識之難不用四句輕輕四書也凡圖初告入下孟

其功未必然出於尋常思慮之外如必以眾人之見知君子是猶以為肉為無禮論孔子耳安足以知君子此二句隱然自寓言已之去齊亦自有所隱諱而曲全齊君者他人不能知也然則賢者固未易識矣奈何以識賢自負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章

通章只重個王道不行須知五霸起而三王遠今之君臣起而三王蓋遠自五霸而愈趨愈下緊歸罪今之大夫上見傷時意○次節倫舉王制總要見賞罰征伐之权一自天子出意○只重巡狩述職上省耕省斂天子諸侯皆得四書也凡圖初告入下孟

行之乃巡狩述職一套事故併言之只輕帶過入其疆至則有讓申巡狩一邊一不朝至六師移申述職一邊是故以下獨歸在征伐上說者以五伯之接諸侯為切耳○土地闢是荒地開墾成田田野治是熟田耕種以時贖以德言俊傑以才言讓註訓責也即威讓之令蓋責之以辭○接諸侯以伐諸侯則名雖伐而實則討是罪也重違王命上○威信足以懾服人而不待要信於神明故不歃血○須知五命皆天子之禁而五伯特申明之句句須在天王上發來初命齊家之事次命貴德之事三命舊云寧邇柔

遠看來俱是施惠之事四命舊云天命天討看來俱是取  
臣之事五命舊云睦隣等王看來俱是境外之事○賢是  
德之全才是德之用尊育不分祿位○老幼是本國者外  
國卿大夫至此為賓其庶人至此為旅○曲防有二意早  
則專水利於已澇則遺水害於隣○長君之惡罪亦不小  
但以甚言逢君之罪大耳所逢君者不出富強貨色之類  
魯欲使慎子章

首節叙魯欲伐齊下七節詳明伐齊之非末節則責以事  
君之義也通章重然且不可一句以下皆發明此意也通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五

五

章雖有殃民過制二意過制過較重○教民註只重禮義  
者戰國時兵法之教固所有也○一戰勝齊要見不至殃  
民意是設言然且不可是據理而言其背義趨利違道成  
功為不可也所以不可雖是以其違制此且虛說勿露違  
制意然且二字言外便包况未必勝乎○此與上節不可  
平對當一意相承說下但下節語意又緊一步宜重一戰  
而勝句上言不教而戰是為殃民下承言就使不至殃民  
於理上亦去不得也一說然且不可此句是起下違制意  
與殃民對看殃民非仁也違制非道也天子之地三節中

違制意徒取節申殃民意未節又以道字仁字結之一章  
眼目俱照應此意亦順通故備之○此則單承不可邊來  
當時用功正欲得地却以為不可故以為不識也○明告  
子告以不可之故也以下四節俱申明然且不可意天子  
節是王者定制此節只以起下節意天子千里伴說重諸  
侯百里邊太公封齊亦伴說重周公封魯邊然因魯欲伐  
齊故並言之見得一個不可增一個不可減也○天子待  
諸侯朝聘必有宴享賜子非千里則貢稅不足典籍常制  
也蓋祭祀會同而止云宗廟者宗廟以世守而言○儉字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五

百九

要見限於王制不敢過意○提過在所損在所益乎下斷  
必所損也○徒取諸彼二句承在所損來仁者循天理故  
不為苟取俱在違制上論不可謂此節是應殃民○自我  
明告子至然且仁者不為然且不可之意方盡殺人句是  
反上徒取諸彼以與取意只帶前殃民意說非申不教民  
節也○自不教民而用至殺人以求之乎細看首尾相應  
有妙趣開口說不教而用為殃民就使不至殃民亦且不  
可蓋違制苟取仁者不為而可殃民以求乎語氣甚甚言  
違制之不可也即不殺人亦不可為况必至於殺人乎○

常道屬事志仁屬心然不可平說乃是淺深文法必志  
始為真當道也務引與而已相呼應引字有多方誘掖意  
○當道謂無殃民爭地之事志仁謂無殃民爭地之心道  
與仁申看謂委曲開導教他事在正路上走念念把這  
正理存在心中不復向邪路上去也不可以過制非道殃  
民非仁分兩平

今之事君者章

此章主為臣者言上二節言富強之臣有害於民末斷其  
無益於君也然君民不是平的蓋言富強之臣所謂民賊  
也書也足圖初告下孟

君乃以為為良而用之而不知其實無益於君也○辟土地  
是開阡陌之類與上章土地闢不同辟土地二句或分或  
串說俱不妨約與國二句亦然君不御道下正發民賊意  
富桀則奪民之財民不聊生輔桀則兵連村結民不堪命  
也○道以所行言俗以所尚言皆指富強言與之天下只  
是甚言其得天下之易一朝亦是極言其禍至爭奪喪亡  
說此正言其無益於君不可為良以破他上兩節我能為  
君四句之意也○看來不能一朝居要根在民心上說方  
與上二民賊有情

白圭曰吾欲二十取一章

五節言輕賦不可行未示常制不可易通章以裕道句為  
主○萬室之國中國所用之喻也一人陶二十取一之喻  
也○夫貉五穀不生二句是所入之少無可以多取無城  
郭至百官有司是所費之少不必於多取所費之少邊重  
看故二十取一句單承○無城郭官室則無營繕之費無  
宗廟祭祀之禮則無犧牲之費無諸侯幣帛饗殮則無禮  
物之費無百官有司則無廩祿之費○諸侯字總管幣帛  
饗殮既無諸侯則無諸侯交際之幣帛饗殮百官是大者  
也書也足圖初告下孟

有司是小者○今居中國亦便見非五穀不生了但此意  
不重重在禮樂文物之邦人倫君子決不可無的意思說  
下若行二十取一之法則經費無所出必去宗廟祭祀也  
諸侯交際而無人倫祿食無所供必廢百官有司而無君  
子胥中國而夷狄之如之何其可也○上言城郭數項此  
只曰人倫君子者蓋城郭宮室人倫所出君子所居也君  
子則又所以維此人倫者故下節又只言君子以該人倫  
註中若臣云者以祭祀交際皆有君臣在且於人倫字意  
相屬故及之耳○尚以寡繁緊接上來蓋器不足用且不

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何以興。既不可無國所費自  
廣欲二十取一何以足國乎前以陶對君以陶對  
君子言不同要認○此兩節摠見貉道不於中國意  
看來陶以寡二句正申明如之何其可意兩可字相應○  
看來什一之法蓋酌下之可供上之足於用斷不可輕  
重其間輕則貉重則桀矣桀固非所以惠此中國也貉獨  
可以治此中國乎此節借重例輕要重貉邊桀伴說見主  
客等輕於重正以甚言輕之不可也彼為大貉我為小貉  
大小字活只見同意桀傲此

四書也足聞初告下五

皇聖

丹之治也章

白圭自誇治水之功孟子斥其貽害之大通章重一仁字  
○愈於禹要兼已不勞成功速二意○兩個過矣還依虛  
齊作因其失言而責其過或謂言之過或謂所為之過俱  
偏水之道句且虛下四海為壑正見之○水之道也一句  
極有味言不以一己之私意治水而以水之道治水便是  
因與就下而導之意註云順水之性乃會意解不像口氣  
是故承上極緊惟其水之道是故水性就下而最下者莫  
如海而以為水之歸以四海為壑此方是水之道道若以陸

國為壑是不順道矣不順則逆故說水逆行水逆行即承  
鄰國為壑來洪水泛說洪水指堯時說仁人暗指禹說此  
數語罪白圭極深以隣國為壑水便逆行便無異洪水之  
災是不仁也不仁何謂愈於禹

君子不亮章

亮以心言執以事言心有定見則事有定守若於心体上  
不能明明白白信得此理略無毫髮之疑則事到面前可  
否相參是非相雜依違猶豫必為群疑所搖如何能執持  
得定亮不但知得真便有篤信不疑意

四書也足聞初告下五

皇聖

魯欲使樂正子章

此見相天下者不以才勝而以量勝也○喜其道之得行  
不必說克之道即我之道蓋道自是公物也○強是於政  
有擔當智慮是於政有旨謀多聞識是於政能通達三者  
皆當時為政所尚故丑問之○好善切相度上說便是休  
休有容意善字廣不止強智聞識○好善足乎言好特一  
一念之公耳果足以為政乎此恐治魯固不足孟子說治  
天下尚有餘優與足不同飽滿為足優則溢乎其外耳言  
優於天下亦只以極形為政於魯之易耳樂正子未必能



優於天下也不必泥○優於天下且含下意只就心上虛  
陳俞受插寫其有餘意其所以勿處是下節衆善成集衆  
務畢舉意且勿露○下二節一正一反皆以申明好善優  
於天下之意正言節重反節只足上意○四海言其廣千  
里言其遠遠在廣內來告以善則衆思集而忠益廣故優  
於天下然不可說賢才輔而天下治蓋此主聽言說不主  
用人○則人將曰指善人說予字指不好善之人言彼詭  
詭然自謂天下之事予既已知之美雖有善言不能益我  
矣此是四海之善人窺見其不好善之微而逆料其情如  
四書也足圖初告入下孟 百字四

陳子曰占之君子章

陳子之問有疑其難仕意故孟子答之如此○通章以道  
字作主一仕以行道次仕以重道又次仕以愛道重者或  
萬一有可行之機而愛道者又留此身以別箇可行之計  
揔是委曲行道之心○所就三不執一途而後就也所去  
三不執一見而概去也如此方見委曲意○用齊云去與  
就皆仕之道也就者固所以爲仕也去者舍此適彼亦是

所以善其仕也去就不平以去伴就說切不可以出處代  
了去就字又曰所去三因所就生來所就三見君子必仕  
所去三見君子不苟仕也合始終去就而觀君子之仕可  
見矣○迎之只作接遇之不作郊迎說致敬以心言有禮  
以文言○重言將行其言句此言行則道行也與末節不  
同○爲道而就則亦爲道而去爲禮而就則亦爲禮而去  
所遇之不同皆以違其初心而後去○末節道是致君澤  
民之道言是因事納忠之言○受其餽即是就之免死而  
已矣便是去意

四書也足圖初告入下孟

百字五

舜發於畎畝章

首四節詳成敗之迹未決成敗之機首三節言聖賢由困  
而亨而推之常人又推之國家而結之總見人當以憂患  
自勵勿以安樂自娛也○首節且虛勿露天意舜君也故  
曰發傳說諸人相也故曰舉傳說膠鬲是王之臣餘二人  
是伯之佐武王伐紂膠鬲在殷則是文王舉之進於紂也  
不是先事紂而後取魚鹽○故字繫承上大任蓋君相人  
即舜說諸人將字與必字繫相呼應將欲如此必先如彼  
也全重大任任字任大責重必貴於心性純粹才猷練達

而大段多得於艱難險阻之世傳嘗也故必先困之而所以  
動心二句則其困之之主意也若其心志五句正在欲  
收築時所備嘗者苦者內有所憂也勞者外有所役也餓  
者飲食不充也空乏者財用不足也行與爲亦有別爲者  
心思所經營欲行者也却行出的事與其心所經營每相  
背戾不得以如意也五項乎看天獨以此困豪傑者何故  
所以動之忍之增益之也動心是疎動其義理之心忍性  
是堅忍其嗜慾之性增益不能就才說大凡人處困窮拂  
鬱中百事不得如意自然義理善心有疎動而興者慾憤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孟

百五十七

性以屈折而磨險阻備嘗智識益練此理固然依註爲妥  
增益不能即根心性發揮不作三平更好○具無障曰故  
天將降節此即天之困聖賢者而推其玉成之意然玩通  
章書旨不重天心仁愛聖賢全重在困之乃所以成之以  
見困窮非禍爲下生於憂患張本○恒過非常常有過之  
謂言未必皆以過改而以過改者恒多也註明此句且虛  
下正見之困心衡慮是過之鬱於己者微色發聲是過之  
傲於人者此節註最明可玩困於心憂鬱不能以自舒衡  
於慮思慮不能以自通○困衡者已知有過故言作微發

者方知有過故言喻作屬行喻屬知○出入只作內外字  
看法家是大臣以法規君者拂士是諍臣敵國是戰敵之  
國如秦楚相敵者外患是意外之患如盜賊奸宄是也未  
節雖是結上文味然後知三字乃是自上文看出而別立  
言耳非收拾上文也全要得微悟人意○生死二字活看  
此大任之見勝中人之無過與國家之安存皆可言生反  
是皆可言死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章

術字見曲成之妙意不脣而亦教則多術可知非止言多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孟

百五十七

術之一術也註云其人若能感此云似畧差蓋據我欲  
其感悟便是教誨不必待彼能感悟而後爲教誨也

盡其心者章

通章言以人合天之學人全破有云君子合天之學由心性  
而純之也最好首節泛論其理見天人合一之理而第二  
節方論功夫着實下手處在存養二字第三節論存養工  
夫又須到底不可歇手處直到命自我立而後已故後二  
節下個所以字○具無障曰據通章語意言盡心知性便  
是知天天摠不出吾心性而至於事天亦豈有外於心性

故必存其心養其性乃所以事天把這工夫做到盡頭處  
即所以立命孟子主意只是欲人於心性上着力徹始徹  
終無少休廢盡人合天更無餘事○心性天是一個不是  
三個末節身即心性命即天也

人之一身靈竅謂之心心中具有衆理謂之性性所從出  
謂之天○心有分量故曰盡盡之云者滿其分量毫無虧  
欠如至虛而無所不具至靈而無所不應也豈心能自盡  
哉這由其心體中所具之性如仁義禮智等道理一一洞  
徹無遺方終盡得心若性有一毫不知則心便缺了一毫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孟

百五

不盡矣此只依註說但盡心知性俱以成功言不是方去  
求盡求知天命之謂性既知性則洞見本原無聲無臭之  
體一徹盡徹矣不有以知天乎性出於天天元亨利貞吾  
得之爲仁義禮智也盡心知性略有先後知性知天無先  
後○吳省菴云世之知天者只在象數上推測不知心性  
即是天其知之則在心性上做功夫盡心功夫全在知性  
上若知性則便知天蓋窮理時便窮到所從來處非知性  
外又有知天功夫也○王觀濤曰性即天之所以與我如  
酌一杯於大海知此一杯水之味則知大海水之味

心有出入故須操而不含性無存亡故只須養而不害徐  
泉曰心是活物易於存亡故曰存性中之理生生不息故  
曰養養者不斷喪其生理不屈折其天機使之日夜滋長  
也即所謂養其良知良能也○存養俱兼動靜不專以靜

時言天與人以心性存養心性便所以事天如君與臣以  
職事修舉職事便所以事君○存心養性此即是兢兢業  
業保其所賦之理惟恐其有遺於天若恭敬而事之者○  
朱子曰盡心與存心不同存即操存求放之事是學者初  
用力處盡心則窮理之至廓然貫通之謂又曰盡是十分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孟

百五

周足無少缺漏處存是初間固存到得熟後也只是存這  
存字無始終○林次崖曰事天與知天不同窮理之至始  
可言知天存養之始就可與事天  
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只是一句話而朱子乃分屬知天  
事天此則未融二疑也然亦是二心之二蓋人往往欲希  
聖希賢一思及於天壽則曰人生如白駒過隙知我年數  
修短如何便是得一日過一日的念頭便懶去修身此便  
是以天壽二其心如人臣事君本欲盡忠忽念祿位之去  
留不可自保則曰知有幾時做此官否而盡忠之念便灰

了此便是以祿位二其心也今見得歎壽乃氣化之不存  
只當順受而不必關心惟知朝聞道夕死可矣而修身以  
俟歎壽之至直至死而後已修身字若依朱註說只屬存  
心養性一邊今亦不必大拘大率在心性上用功便是修  
身立命命字指理言與上天壽不同常人以天壽為命聽  
天所制如何立得殊不知心性合而成身乃天命我之實  
落處吾修吾身即所以立命一日此修終身亦此修幸而  
壽也固見吾修之有常不幸而天也亦見吾修之無忝蓋  
即心性是命而天壽所不能搖奪故曰所以立命命字不  
四書也是圓初告天

指天壽立字須帶天壽不能搖奪意○時講有云壽則為  
好德考終而正理由以培植天亦為存順沒寧而正理賴  
以扶持雖謂命自我立可也此意亦好但細玩本文所以  
立命也與上所以事天一例所以二字口氣還是以功夫  
說所以事天即上存養是也蓋存養正所以事天非存養  
後乃能事天也所以立命即上不二修身是也蓋不二修  
身正所以立命非修身後乃能立命也時講皆云天壽不  
貳修身以俟了便命自我立便似說效驗了最失體認○  
秘旨云歎壽二句是一串事歎壽字正與俟死死字緊緊

呼應上句有振起下句之意言人命雖有壽歎却吾心性  
功夫豈以壽歎而疑二阻易其心哉只管修身直到死而  
後已二句連意總歸重修身上不貳非不貳共生死之際  
是不貳於修身之學也此不二意與前講稍不同又曰天  
付我以心我有以完天之心天付我以性我有以完天之  
性故曰所以立命也謂之立命者完却心性無忝所生也  
玩註全其天之所付句立命斷主理說無疑或即以天壽  
當之吾能天壽不貳修身以俟則吾自有常生不死常存  
不亡者而生死壽天之常不得而圖之所謂命由我立者  
四書也是圓初告天

李九我亦云注壽則壽在天則天聽於天命也非壽之所  
能壽非天之所能天立乎命者也我家自有壽處不由氣  
數不如主理說為長

莫非命也章

此章欲人以義安命之意蓋即言君子當順乎正命次節  
言受正命之事末節則言命之所以有正有不正○此命  
字主數言與上章不同莫非命也意謂連自取者亦是命  
也順受其正不重順受乃重正字蓋同一命也而正不正  
分焉君子惟當順受其正則不可一蹈於不正之意已見

於言外。正不正不專論氣數而兼論人事氣數本無兩樣。但人事能盡則命為正。命人事不盡則命非正。命此便以義安命之學。姚承菴曰：順者不逆之謂。受者不辭之謂。順理而行，无一毛僥倖，苟免意，此為順。受故下承說知命者，不立於岩墻之下，立巖墻是借言几蹈危機行險道，以自取凶禍者，皆是與中庸晉獲陷阱一例，是行險僥倖的。影語不立岩墻之下，便一行一止都執於平易之途，斯所謂順受其正也。○盡其道而死是命固當死，義亦無媿於死。故曰正命語云：莫之致而至於正字，未透桎梏死者是。

四書也足則初卷下五

頁三

實有罪人若治長繚綫又非所論。○重盡道節末節只帶言之。

又一說首言君子當順受而不當立岩墻以申明上修身俟死意下只承上而斷之言必盡道而死乃為正命。若桎梏死者亦與岩墻等耳。豈正命哉。語本相連貫下非解正命非正命之說。口氣云吉凶禍福莫非命也。人但順受其正者而已。若立岩墻而非正命矣。通章大意只是言人當盡道以順受而不當立岩墻以死於桎梏下。二節是足上二節盡其道即順受桎梏而死即之岩墻有互相對意。

高中玄曰：愚不肖而不知命必且妄為妄為則有滅頂之禍。賢智而不知命必且強為強為則有壯趾之凶。惟君子素位而行無入不得而生死禍福則付之命斯之謂順受其正。○吳無障曰：順與逆相反。知行險僥倖與命作對此便是逆。一味修身待其自至此便是不與命為忤。故曰順受非只拘塗順去暗舍下盡道意在又曰是故知命節不重知命之人特借此以見岩墻必不可立。○桎梏與盡道相反亦舉人之易曉者。凡伐性喪生凶暴致死者皆桎梏之類。二節一直看不可兩乎。

四書也足則初卷下五

頁三

求則得之章

此言內外之辨欲人審所求二節俱至末句方實落上文但懸空說。○是求有益於得要稔承上二句來蓋使舍而不失則其得亦不係於求者在求者只說性中所有不必說仁義禮智。○求之有道言制人之求非謂求之有方。

萬物皆備於我章

首節直指性体下二節示人以盡性能全之妙及能全之方。稔是盡性之學也。有其皆備於我者而真實無妄。則為誠。誠無間則為仁。真實無妄便是渾融無間。原分不

得所以未至于誠者只須強想而行強想是個制私之  
制去已私此理便渾融無間便是真樂無妄故求仁即所  
以求誠也但因強想制私處故又叫作近仁耳想是一個  
盡性工夫強字對上樂字看樂是自然強是勉然上是誠  
者事下是誠之者事○一說重仁字便以仁字提在首節  
蓋萬物皆備於我此仁體也誠即誠此仁也恕即近此仁  
之方也以仁字貫頭覺有力若誠後徐添仁字意不洽○  
萬物凡同類之人異類之禽獸草木與夫不齊之事變以  
至於至大之天地皆是其理皆備於吾性中且以同類之

四書也定圖初告 下五

百六

人言之喜怒哀樂彼情猶我情是非可否彼見猶我見是  
萬人之理備於我也推之他物莫不皆然作文還他物字  
不露理字更妙○及身及字不費力誠只是實理自然註  
云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下學之誠非聖人之誠也特以  
為例耳皆備之理件件完足亦件件活潑故曰樂莫大焉  
樂只是天理活潑之趣註云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假  
如事親從兄之理及身而誠則觸於親便孝觸於長便弟  
生惡可已舞蹈不知何等活潑只以孟子前語照看自明  
○強想而行亦根萬物備我來且如喜怒哀樂人情猶我

情便可以已情度人矣是非可否人見猶我見便可以已  
見揆人見矣久之自覺萬物一體天下歸仁故求仁莫近  
焉

行之而不着章

此章知字深看與論語民不可使知同○行之久便是習  
著是明其所當然察是察其所以然只依註講終身由即  
指行習不知即指不着不察○行之如何不著習矣如何  
不察大抵沿襲舊套隨場打混如父生子立人習其事却  
不知他如何當坐當立及所以然處只是混帳

四書也定圖初告 下五

百六

人言

人不可無耻章

上句言人當有耻下言知耻可遠耻正見上句意首耻字  
及第三個耻字指羞惡之心言第二耻字及第四個耻字  
指耻辱之言行不可無三字要發耻者羞惡之心人之所  
以為人者全賴有此如之何其可無得誠能以無耻之事  
為耻則必惕然懲創幡然改過終其身砥節礪行無復有  
可耻之事矣無耻生於有耻人可無耻手哉

耻之於人大章

此章及上章俱為發其耻心者發首言耻之所係甚大下則極言無耻之弊以見之通章重耻之於人大一句耻之所係甚大包註存之失之二意然失之則入于禽獸即下二節意也且勿透露不善多端舉為機械之巧者其喪良心猶甚也○凡人一事做得巧妙必欣然自得今此人為機械為得計豈復耻其悖道傷義手機變詐似不必分心事但要理會字義機字如掩取禽獸之機乃借字也在人則暗藏奸險者變字有多端証誘使入吾機之意心與事俱有不日無耻而日無所用耻見有此良心但置之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孟 百六十六

古之贖王章

此章重在贖王當下士上觀首尾可見○贖王好士之善忘已之勢賢士樂已之道忘君之勢

孟子謂宋句踐章

此章雖從遊說起而後面道理甚大不必粘定遊說通章尊德樂義則可以鬻器二句最重下許多說話總不外此

詳發之○人知之是說得行人不知是說不行鬻器要出自得無欲意自得於已無欲於人合之方解得鬻器意人知之二句源頭已從德義上來但俟其問而發之耳○德以性真言義以操守言導之樂之都在心上說尊德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人爵之榮樂義則有以自安而不徇外物之誘故可以鬻器註解極精可以二字要玩緊根德義來○勞不失義之義包得德義道字亦然○失義者心奪於窮愁而寡廉解耻喪生平之所守也○湯霍林曰士窮而不肯失義義字正而嚴厲有太山岩石氣象道雖不離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孟 百六十七

義却又寬些○離道者心奪於濃艷而惰心佚志變未達之所守也尊德樂義故無此失○此節依註是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只在上節內抽出不是又進一步○得已解作不失已然不失字不知得字有趣蓋有以我完我修然獨得之意不失望註已明此節亦只在上節內看出不是另推○既曰士又曰古人云者見不當於今人中求之也修身見於世不重見只帶言非泯泯庸人耳○窮則獨善其身二句不過申上二句意要着二則字窮則獨善其身因其窮則飲之善非有損也達則兼善天下因其達則

克之善非有加也無加無損應歸器意○此節亦句句  
帶德義說○看來尊德樂義四字已盡了遊說之道下又  
說得已不失望獨善兼善云云者蓋以品之高者進之直  
是脫胎換骨把說士的面目都改變了

待文王而後興章

此章上輕下重是欲人不以凡民自限而以豪傑自待  
也○待教教字乃風教之教獨言文王者善我誠樸作人  
之化尤盛也興者興起為善有勃然而發奮然而往意豪  
傑要認得直據白文豪傑對凡民言只是不凡之謂據註

四書也足圖初告下五

百二十八

凡不凡皆以資稟言而必無言物欲之有蔽無蔽意方完  
氣稟所拘物欲所蔽者凡民也有過人之資無物欲之蔽  
者豪傑也註又云才智即資也智屬知才屬能○而後字  
雖字猶字俱有意宜挑剔出來○或疑凡民豪傑主資言  
不見勉人意殊不知性善本同而氣稟或異能及其性之  
同則人人豪傑矣

附之以韓魏章

附益也只是本無而倏加也非既富而又益之也韓魏富  
家惟貴故富欣然不自滿之意非韓魏之家猶不滿其顯

要看自字即白文自視字自家視自家也他人有韓魏之  
家便自家看得十分大了君子視既附韓魏之我無以異  
於未附韓魏之我性天上一毫不加何所驕盈何所張大  
故曰不自滿不自滿亦非謙只是如常人耳此富貴亦是  
道當得者若不當得則辭之不但自視儼然夫○過人遂  
據註以識言所以識者亦只是在物我上看得分明我本  
無物物本無加於我觀上文不徒曰儼然而必曰自視儼  
然可見矣徐徹法云附之云者非我所固有若贅麗然於  
吾身生添一物也此意亦有得妙

四書也足圖初告下五

百二十九

富貴亦是外物故曰附自視儼然者不把富貴來當事只  
是見有性分不見有韓魏也虛齋云其所儼然固自有在  
耳此意極好過人遠就識見說勿以人品言蓋真知夫可  
愛可求者固自有在一切身外之物不足為吾之重輕也  
豈不過人一等

以佚道使民章

佚道生道最難看註云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不得已則  
本欲佚之生之也為其所當為是勞所當勞後所當殺亦  
根不得已之心未未有心不得已而為其所不當為者融



作一意始得○竊疑道字當解做理字不當解做心字但在心上說理可耳如云本欲佚之不得已而勞之雖勞事也實佚道也理不涉於擾民故也本欲生之不得已而殺之雖死事實生道也理不涉於殘民故也似更精切○勞民如築城鑿池之類還不是播谷乘屋殺民主用刑言不兼用兵二怨字即指被勞與見殺之人其曰雖死不怨殺者亦自其必死之時言之耳○李象一曰佚道不要說一勞永佚終是佚道生道不要說除惡保善終是生道二道字就上入之心言道者即此心之天理也上之人都是要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孟

霸者之民章

首二節以霸民引起詳言王民之皞皞末節就在王民上看出王道之大非推原也○首節雖虞皞皞就氣象氣象猶云景象雖虞是感上之恩也皞皞是忘上之恩也此意且勿露出註云廣大自得廣大對狹小言感恩者狹小志慙者廣大自得是恬愉自得固無怨亦無欣喜莊子所謂

使天下欣欣焉樂之是不恬也使天下瘁瘁焉苦之是不愉也正與此意互證廣大是自得的規模自得是廣大趣味穩是一忘字意無兩意○次節正皞皞處註中非有心及使自得之見上之忘也本文不怨不庸不知為之者見下之忘也合之上下兩忘也然只重下之忘講上之忘是推原其故勿說出為之謂做出他個善來即教之意○末節適字註云身所經歷不必泥凡刑政教所經歷皆通也凡刑政教所萌動皆存也過字是未久意存字是未形意化字神字皆虛活字與神化性命之神化字是死實者不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孟

同化字要認註人無不化乃至應意也時講誤認作王道泯其迹意了看來凡潛移默奪乎民心者皆是化如上文不怨不庸不知為之者皆有潛移默奪其心處不但遷善一端而已神字說者皆謂只化之速便是神不知上文所過者化分明已是速意了豈速字專在神字內乎看來神字當照註解作不測字化之不測處即神也何者凡刑政教已形於外而民喻之還可測也今日存是全未形出是萌動於王者之心民便喻而化之何可測也或以欲殺欲利欲教貼存字者略碍不如萌動字穩耳要之王者之刑

政教無日不被於天下亦何嘗有時經過有時存主下個  
過字者只見得不必積久而後其民化下個存字者只見  
得不必形出而後其化神此四句會盡題意矣過化存神  
俱是王業不可以過作業存神作德德在言外○上下與  
天地同流註云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王者之治有過化  
存神處天地之化亦有過化存神處如一噓而萬物生一  
吸而萬物成是天地過化存神也流字重看註運行正貼  
流行天地之神化所流無處不到聖人之神化所流亦無  
處不到無處不到正與下相反朱子曰上下與天地同流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五

百七五

重鑄一番世界非如伯者徒塞其罅漏而已罅漏空缺也  
朱子此說補字最精又譬如衣服有破缺從而補之謂之  
小補若重製一件則不謂之小補矣此節要說與罅漏相  
關莫丢了忘字○小補者因民之寒而後為之衣因民之  
飢而後為之食因其罅漏處補塞之也若王道則舉一世  
而甄陶之而使人不知其所自來又曰末句以講益於人  
之大意而其非小補自明

仁言不如仁聲章

人君治天下惟有政教兩端發之則為言備之則為聲非

有二也仁言仁聲全從善政善教處來善政善教正是仁  
言仁聲的實事故下面止解所以得民處而入人處再不  
消說矣善在仁內得民乃所以入民者耳無兩層意不必  
謂政教如此言聲可倒推也民畏二句只起下二句亦重  
在愛邊得民財得民心正應上得民字惟畏故僅得其財  
惟愛故能得其心二句亦要抑揚不兩平夫均之得民也  
而得心視得財者何如故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仁言發於一時而未必其然仁聲著於平日而已有其實  
故入人有深○政雖是法制禁令然謂之善政則與惡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五

百七五

政不同矣亦能得民但不及善教耳法制政之立也禁令  
政之行也善教註以道德齊禮解則亦非耳提面命之教  
矣道德教之本也齊禮教之具也不如字且虛註制外格  
心即下節意勿用出○畏者法立而不敢犯愛者教行而  
不忍忘惟畏則惟正是供不敢通負故得財惟愛則惟君  
是戴而無携貳故得心○王觀濤云末節要四開說不相  
承上節善政得民註云制其外非專以得財為外也畏字  
不可說嚴刑峻法使民凜凜恐懼只是遵其法制禁令而  
不敢玩忽意得民財亦不得謂之征暴斂只與無政事則財

用不足及看生之有道取之有制用之有節故百姓足而君亦無不足民愛之與得民心似無分別但愛之者政行而民感不忍忘之耳得心者教成而民心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是民有恒心而不止為愛君矣合來看畏之愛之施民應我之施言得心得財就我得民之應言

人之所不學章

首二節即知能之良而驗諸孝弟末節因明其所以為性也此章大指諸理齊云欲人知仁義非外爍也只重仁義上是世人往往以仁義為外不知仁義不過愛敬而愛敬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五

在孩提稍長時已然固人之良知良能也良知良能即是愛敬愛敬即是仁義非有二也蘇紫溪一說重人不失其良心上良知良能是良心良心即是仁義備之○不學不慮與良字不同不學不慮是知能之出於自然而良知良能是知能之由於本然惟天所賦本有如是之善故人之知能自然而知能也知能字照下愛敬看切不可說無不知無不能太廣濶去便不是王觀濤云良字最有味天機自動人力不預故註云本然之善○學是修習慮是思慮論吾人用功學慮亦不可廢但不學不慮尤其是本体呈

露之妙耳吾人用功則當學以復其不學之體慮以復其不慮之體但孟子不曾說及此耳時文說壞學慮太非○孩提及其長正見他不學不慮也曰知愛曰知敬便有能愛能敬在了知字包能字說長是稍長愛敬都要切赤子身上講○親親敬長不可謂是仁義之發亦不可謂其本

於仁義當直指為人性之仁義說仁義亦不必重講只以愛敬發之下二句正見其所以為仁義蓋性統天下之同也○註云愛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私字勿用出蓋此不在公私上論只在同異上論蓋天下之人形氣各異只有性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五

天同原故凡人各一情識各一意見者只是生於形氣之私今愛親敬長達之天下無不同可見是由於性命之正不生於形氣之私所以為仁義也如此看不肯註但不用其私情二字耳極可從達之天下不專主孩提稍長說然自承無不字透下來○看來首節良知良能二良字便是性字意了末節剔明之不是末節始說性也無他達之天下句當倒說不然何以達之天下而皆同哉如此意便明

舜之居深山章

此章不用心迹分看只是聖人之心虛而應也居深山四句只因他耳不炫聰目不炫明與野人朴鄙混沌者爭不多可見其心之虛虛故能應○其應甚速應字最難認主用善言固非作知看亦未穩看來只是觸發二字穩聞一善言便觸發其真聰中所停蓄之理而毫無內壅見一善行便觸發其真明中所渾涵之理而毫無內蔽也如孔子聞孺子之歌便觸發出自取道理萬理原在聖心停蓄但不觸則不發耳○註云其應甚速又云無所不通非二意蓋不通是壅塞不通無所不通即速也即莫之能禦也○舜

四書也之圖初告

下五

百七十六

原是江河故有可決若溝瀆何決乎

無為其所不為章

此章不作充義為是只用註心作主為與欲分心與事無字不字俱指心說○為難屬事不為不欲却捨是心不肯為之欲之也不被私意所奪違其初心便能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此是不違本心意與後達之於所不忍不為又達到他事上者亦不同如此而已矣只是完了心體便無餘事意亦要見無為所不為則所為者皆所當為無欲所不欲則所欲者皆所當欲意方備

李養一曰此孟子論學問之要領處人之一身內使有所欲外便有所為無為所不為無欲所不欲閑頭掃除盪滌得盡內無一毫不潔之心外無分毫悖理之事表裏如一立人之道盡矣作聖之功全矣故曰而已矣乃極盡而無別法也註作充義之功充義特學問一節耳尚有仁義禮智工夫便可說而已矣乎

蘇紫溪曰無為其所不為便是修身工夫無欲其所不欲便是正心誠意工夫夫人之學問要於天理人欲見得分明凡謂之天理者皆其當為當欲者也凡屬之人欲者皆其不當為不當欲者也不當為者而不之為為其所欲不當欲者而不之欲即欲其所為此即戒慎恐懼工夫作聖之事一了百當矣此又何為哉謂充義却淡○鄭申甫曰如此而已矣者只無為二句畫了一生學問也

四書也之圖初告

下五

百一

人之有德慧章

此章即生於憂患意上節言人之達由於困下即困而能達者驗之心得之理為德處事之方為術德之慧則於事理明無不照術之智則於事理處無不宜此用蒙引說德慧屬見之真術智屬處之當時說慧是灼事光未然者發

字不如理字用齋云德慧術智有內外意德慧者德性之明覺也以本心而二術智者事理之机宜也以應變而言存在也在疾疾中來疾疾而獨云孤孽者以其尤易見耳○獨字之義謂臣之中獨有孤臣子之中獨有孽子○操心二句即是疾疾故達即德慧術智所以成也○林次崖云操心是恐懼意慮患是修省意蓋操心危是恐懼不敢自安然空空恐懼何益又必慮及未然之患而設策以處之却是慮患深不必分先事臨事蘊溪云操心危者恐其有患也慮患深者求免於患也二句自相闕都主平日說四書也足圖初告下孟

有事君人章

此第人品不同有一節深一節意看事是君三字便見他隨所事為容悅之意為容悅為者專務為此之意容是使君容我悅是君悅我○近程墨兩悅字俱作悅是快意之意為容悅謂務為容身快意之計也以安社稷為悅謂以安社稷為快意也此亦有理如不得不可以為悅字以我為悅亦皆以愜心言○天民正謂先知先覺乎天理者

達則行於天下即堯舜其君堯舜其民意○各節上句且虛不講下正見之也勿分上下作兩意惟天民節似天民一意而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又是一意此最易誤須要融作一意始得蓋抱負大故其出不苟也○正已只作已正講無工夫

君子有三樂章

此章見真樂有出於勢分之外意人說到王天下是盡頭樂處孟子却說君子有所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此有字下得極妙三樂一得天一得己一得人皆是我所固有的四書也足圖初告下孟

我誠有之是何等快樂而天下之大曾加欣戚於其心樂者心願滿足之謂心願而不可得者天倫之無傷也已之為聖賢也又將此聖賢事業付之後人也三者遂而心願足矣然皆無待於外者故抱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只說富貴之極未說到其道大行處若得行其道則亦君子之所樂矣蒙引云父母俱存則得以致吾孝兄弟無故則得以致吾友此語最佳存疑乃議其非註本意殊不知參用不妨也無故不止是存凡無不幸之事皆是○天之所賦者無不全則於天無媿人之所同者無不盡則於人無

作註云克已乃程子推原未必是孟子本意當融化暗用  
○英才只以資質言不學必秘吉云君子有三樂殆有甚  
於王天下之樂而王天下之樂猶不得而與焉孟子立論  
之意只重三樂不重王天下言王天下不與只是形容君  
子之三樂耳若把三樂與王天下並較便失輕重之旨○  
一樂天倫二樂成身三樂傳道此處全要把握可樂着實發  
得痛快方能壓倒王天下之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則得  
以致吾孝弟事親從兄之間真有所謂樂斯二者樂則生  
矣生則烏可已不知手舞足蹈一段光景故曰一樂俯仰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孟 百今

廣土衆民章  
此章見所性之當重首二節輕只以所欲所樂引起所性  
下遂言所性而發其蘊○欲樂皆是行道澤民但有淺深  
○廣土衆民指一國言故曰所施有限中天下二句全要  
體註中其道大行二句意○中天下而立詞雖似指建都  
意不重建都蓋其意只要見得是有天下者不徒偏安於  
一隅耳中字亦不必泥定東西南北居中若是都雖偏亦  
中也定四海之民有兩說一說定字只說歸其統御一說  
定字便主政教言前說與上廣土衆民相配後說與註相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孟 百今

於已便是其合得之分也。自其繼善成性之時固已定矣。○以上文觀之，大行是得位行道，窮居是不得位行道也。得位行道亦是性之發見也，似可加損乎性，殊不知性之有此發用，如燈有光耳。燈光雖照一室，燈體不加，雖藏燈於櫃中，燈體不損。○定者定於有生之初，分定於有生之初，遇定於有生之後，其初已定，其後安能移之。此意自蒙引存疑而來，最說得透。未節秘旨云：君子所性，只根心一句道盡了。下粹益等見四德，根心有無限妙處，欲樂是外面浮事。○業所性是君子直蘊藉二者相形，宜君子不以彼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孟

頁三

易此語氣全要形容吾自有大，可欲可樂者何羨於外，蓋以壓倒在外之勢分也。要想形容欲樂光景，無非發明所性不存焉之意。○此節全在根字生字尋意味，常人四德固具於心，然謂之根者，更有栽植得固，物欲不能搖之之意。要主現成說不可說，似方去用功，根深則自有生意，故生色生色便是發出枝業。○根於心是在心中做根也，申甫曰：根字極有力心，即性性即心，渾成一片，不須更離根之謂也。○所性分定，人人有之，獨君子根心生色者分定如樹木種子根幹花實已無，不包根心生色則種於地而

生者亦不過盡其分耳。○四体不言而喻，言喻二字不必泥，只是不待矜持造作，自然皆四德之發見。○王仲山曰：不言而喻，只形容順應之妙，默而成之，動中天則無俟安排，布置耳。說不待吾言，便着相湯，霍林曰：四体默喻，只是從心所欲，不踰矩。○清和不粗厲也，潤澤不枯槁也，豐厚寬大，重厚也，盈溢姿態有餘也，此俱不死煞在形迹上，認須在德之生意寓於形者講。

○姚承菴曰：此言性分中一種真趣，超然欲樂之外者，君子欲之，君子樂之，此欲與樂亦性分中事，但較之所性終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孟

頁三

屬外邊，故說所性不存焉。仁義禮智人人各根於此心者，有些子私意，便剝斷了那根，便無生意。君子全乎天，不雜以人，此四德原根着於吾心安固不搖，如根深蒂固，然有根便自生，辟而益，背四体不言而喻，一皆仁義禮智之華，所暢茂條達也。原有根在，故其生生自不容已。大行時如此窮居時如此，是則所謂分之定者，外物曾何得而加損之。說性字便見分說分字便見定說分定便見無可加損得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孔子樂亦在其中，正是所性之分定，註疏多了一蘊字。○又曰：性原是定到為物欲所撼

亦不能定性原根心君子非能加植之也不失之而已極  
心節不是言所性之蘊蓋性是仁義禮智不待言矣只是  
言性定之妙生色醉益四体不言而喻此定性之妙也此  
是真樂與大行之樂不同

伯夷避紂章

前章言二老歸周係天下之望但未及所以善養老者故  
於此發之人君欲得天下只在得仁人欲得仁人只在善  
養老欲善養老只在師文王伯夷太公仁人也辟者辟其  
不善養歸者歸其善養天下有善養老天下字泛說亦不  
四書也是圖初告人下孟

必添今字時說作直勉諸侯意仁人不必盡如二老凡抱  
德而幽潛者皆是已歸已字屬仁人蓋以是君為己之所  
歸也玩本文教個養老則知其意之所主重養老○五畝  
之宅節且泛就治岐仁政言勿露出養老字○看來此節  
似與養老無與然說出治岐之政正見文王養老之法即  
陰寓其間為下制其田里四句張本也蘇紫溪欲於此節  
印括出養老明講下節不過言其所以謂之善耳此說倫  
之○未節此因上文之事而申其養老之善以應首三設  
所謂善養老之意也所謂即伯夷太公所謂制其田里四

句極重是教民自養其老正見其善養處然俱是自上節  
看出○制其田里四句只一因字是趣味田里樹畜妻子

養老皆因民之利而利之耳作文在此意發揮○導其妻  
子二句又承上二句來謂教之使即其田里樹畜之所得  
者以供老者衣食之奉也舊以養老之地養老之資養老  
之人作三平看非是○五十非帛四句又泛論老之失所  
以引起文王之民無失所極輕○此之謂也正與所謂謂  
字相應言伯夷太公謂之善養正此制田里教樹畜導妻  
子使養其老之謂也依此說為是蒙引云言文王之養老  
四書也是圖初告人下孟

只是若此非家賜而人益之甚易行也應當時疑其迂濶  
而難行故孟子言此愚謂玩註中意只言其別於小惠耳  
易行意原無

易其田疇章

此章只論養民未及教民也是足民即所以仁民耳○易  
其田疇二節皆就上所使言上節是為民開菽粟之源下  
節是為民節菽粟之流○易其田疇不奪農時使得盡力  
於農畝薄稅斂只是什一非又減也食以時用以禮皆教  
民如此也食以時精朝饗夕殮者為是時有說菓實必熟



而采魚必滿尺而食之類未必然用以禮如冠婚喪祭各有定式之類二之字以下節菽粟照看俱指菽粟言富就積財上說不可勝用以用財言○上二節足民中已陰操夫仁民之柄故此節說民非水火五句只發一多字使有菽粟使字有功夫正指上二節意仁是人的本心生養不足民胥失其本心耳菽粟如水火民焉有相戕賊不相親睦者乎有恒產者有恒心正是如此教化又在後○此章要見治道當先足民意○此章只是言聖人務於足民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句最重然菽粟如水火不過

四書也足國初告下孟 頁六

開其源節其流故首二節先言開節之方如此要知首二節亦為聖人治天下二句而發大抵此章孟子見當時人君剝民膏脂不恤窮困故有此議論○首一節俱指在上之人說然亦只是明節開節之方不重推其富足之由易田疇薄稅斂可使民富可見開財之源力本薄斂盡之矣食以時用以禮可使財裕可見節財之流以時以禮盡之矣主意是如此故首二節各宜重看上二句各末句似宜輕此

孔子登東山章

首二節原孔子之道大而有本末言學道者進之必以其

漸也大約言聖道大而有本吾人不可以無根之學識等而驟進之與原泉章參看○首節言大次節言本大自發用言泛應曲當也本自有主言一理渾然也大與本非兩事大即寓本也玩二節自見惟大而有本故必漸達設若小而無本何難徑造要如此看得融貫

首節俱是假借以形容孔子之道之大登東山二句即孔子所處以見其道之大觀於海二句即人之所見以見其道之大然惟聖人所處之高故人見之者大不兩平白文故字自明孔子登東山一氣讀下不可在孔子二字一截

四書也足國初告下孟 頁七

○吳無障曰孔子之聖直是無上菩提上天下地往古來今那個與之齊驅而並駕已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矣人若一看看孔子天下都不入目了○登東山二句皆寓言非喻也登東山登太山便是寓言聖道之高乎一國高乎天下小魯小天下便是寓言一國莫能及天下莫能及作文首尾見正意講中不露正意而默寓正意下二句亦然○東山不及太山之高聖道却無兩樣高只是在一國則高一國在天下則高天下不必泥註視下蓋小視字要看蓋孔子非茂視國與天下但據地位言之若有

不足當其一盼者○游於聖人之門者貼聞聖言意聖人之門亦泛說與上句一例不便作孔子說若單題專指孔子亦無妨○王觀濤云水與言當略重言邊蓋聖言雖非即聖道而與水是外物者竟不同難為水不但溝瀆雖江河亦難為水夫難為言不但異端曲學之言雖賢人以下見道之言稍不及聖人之精當亦難為言矣○觀水節亦是寓言水之源日月之明寓言聖道之本也水之瀾日月之光寓言聖道之大也本即大內見出不作推原接上節但云聖道之大如此夫豈無其本哉云云便是○水之源

四書也足圖初告入下孟

原注

日月之明就形容聖心上看所謂本也孔子之道所以若以其大都是自心源活潑心体昭融上來孟子欲說個聖心之本無可模寫故如此借水與日月以形容之也○觀水欲觀其源也源不可見觀其瀾之湍急則可見使非有源必不能如此湍急○有明非對有術若欲對得整齊必添數字云觀水之源有術必觀其瀾觀日月之明有術必觀其容光必照○體在天謂之明照及地謂之光容光必照言有一隙可容其光者亦必照○過未節聖道大而有本如此必何如而後達哉瀛水云云二句只興起君子之

志於道道即大而有本之聖道志字亦不可忽是探其本會其全之功夫包得成字在內且就心上看○此成章與斐然成章的不同彼只成個大段此乃積厚而文章著見如善信造到充實光輝地位乃下學功夫極盡處已具聖人之体段了所以能達於大而有本之道也達是足此通彼非徑達也亦須体認○王觀濤曰何故下個章字蓋大賢以下皆露精彩故言成章若聖道渾淪故言大○兵無障曰成章不重文章外見蓋下學工夫做到盡頭處自有一段精采煥發而不可掩成章只見其工力之到耳學至

四書也足圖初告入下孟

原注

成章便與聖道有相湊合處若非有根本寔地工夫豈能驟焉以達於道哉且如博文博到盡頭處至於天下之理無一之不窮約禮約到盡頭處至於天下之理無一之不體就此博約盡處自有一段文采煥發而不可掩此所謂成章成章何以能達蓋聖道之所謂達只是於天下之理包含統括之無不盡學至成章則於天下道理亦參究得盡體驗得盡便與聖道有相湊合處自駸駸然入於聖人之域而不覺其至矣故曰後達謂本原工夫究竟到盡頭處也

雞鳴而起章

通章重一問字末節特自首節看出非推其所以然也過  
文只云由是觀之○雞鳴固是夜氣清明之時然自雞鳴  
而起便去為善為利便含得日夕不已意一為字有主念  
言者拘雞鳴時說也有主事言者不拘雞鳴時說也看來  
都亦兼得不如李衷一云為善為利為字俱作去聲只是  
向善向惡的念頭耳從此做去方是作為非此時就便有  
作為也蓋雞鳴正人初醒眼時一日作為皆自此始為利  
為善則一日作為便自可知不消說了且以下文問字來

四書心圖初告 下五

百六

照只主念頭上看不必說到作為是宗意云孟子只重  
在一念處故下遂承言舜跖之所以分若說到自雞鳴至  
且畫便不緊嚴當体味○善凡天理之公皆是利不止財  
貨凡人欲之私皆是○徒字活猶曰是舜一逸人是跖一  
逸人○欲知舜與跖之分亦承上舜跖之徒來非正較舜  
跖也○分字正應問字分兩路分開也問者兩條路界限  
處也○註相去不遠所爭毫末且最懇切作文只當体此  
意人心本有善無利講語亦要分曉有低昂不必是善與  
利兩念並發於心而兩持未決總謂之間人豈無一直向

善者乎又豈無一直向利者乎但據善端初起微別於利  
利端初起微別於善而聖狂即從此分即是分於善與利  
之間○問與幾字不同不可用幾字代之幾字是念頭初  
發而所發念分作兩間處則謂之間要分曉

此章是以念頭轉處提醒人乃過欲存理第一緊關要訣  
也等：為善學；為利只就念慮經營處言之舜之徒跖  
之徒亦各就他念慮指點出言同一雞鳴而起也若學：然一  
心去為利這心思念慮便與舜同塗了若學：然一  
心去為利這心思念慮便與跖同塗了由此觀之舜跖之  
四書心圖初告 下五

百六

分不在乎他在為善為利初分處幾微毫忽之間而已凡  
天下物兩件並有交接起頭處即謂之間此言利與善兩  
端交接處也註云相去不遠所爭毫末是說問字之意非  
正什問字却此意甚緊須大發為是○雞鳴兩節須緊合  
說若分開者後頭問字便不得明白言舜跖以見相去之  
速言利善之間以見其所單之不遠千里之謬只在毫釐  
之間可見夫人當於其間面之而不致差謬之遠可也○  
天下道理要只有善利兩端天下人品只有舜跖兩途舜  
跖之分只在善與利之間、以毫末言一出舜即入跖舜

在毫芒日間者危之也人說一個善一個利隱在心頭以爲無大關係不知舜跖之分實在乎此即距即舜奉念便是若說漸爲便差

### 楊子章

上三節是案輕叙過下是斷須重發通章須要得孟子開邪衛道之意唐荆川曰楊墨之害顯然於吾道之外而易見子莫之害隱然於吾道之內而難知故孟子闢其與楊墨同科此論極佳○楊子取爲我取字是說楊子只取爲我也如取必之取舊解僅足則似孟子斷之詞似未是然

四書也凡圍初告

下孟

百九三

亦不可云楊子所取者此一說耳爲我兼愛非楊墨自立此名俱是孟子名之只言其主意是如此楊主於爲我墨主於兼愛子莫主於執中一例看○爲我者惟知有我一身當爲一膜之外皆爲胡越也爲我與爲己不同爲己是修己爲我只是自私○取爲我是一種學問不是泛猶世人之自私者而已此意要識○拔一毛非真拔一毛也甚言其爲我雖稍稍勞其身以爲天下亦不爲也摩頂放踵非真自損直摩至踵也甚言其兼愛雖以其身爲天下而亦爲也此亦非楊墨自說要知此亦孟子就其所執推之

則必至於此耳與斷論子莫者一般○放至也自頂至踵只是盡摩一身之意○子莫執中是就楊墨兩邊而平執之一邊亦爲我但不如楊氏之甚一邊亦兼愛但不如墨之甚○近之近似於道也道只云吾儒之道不可說時中之道蓋據其不楊不墨其名跡却近似於吾道一般有云自其不一於爲也疑於逃楊而歸仁自其不一於兼愛也疑於逃墨而歸義最好○切不可云道中而已子莫執中近似於道蓋彼所執乃楊墨二者中央非無過不及之中也且吾儒之中是無定在的便帶有時字在彼之中是有

四書也凡圍初告

下孟

百九三

定在的所謂無權者也○亦不可云比於楊墨却近道理蓋亦近理而大亂真安見其猶賢乎要此句不重要緊趕到下二句重在說他不好非取之也○但云執中便是無權的了不是說執中爲近但無權則不可也要體認○權稱錘也值輕重而移者也時乎已重而人輕則獨善而不嫌爲我時乎已輕而人重則兼善而不嫌兼愛今子莫必於參用楊墨一半爲我一半兼愛故曰無權權即時中非有外於中○看來時當爲我而爲我時當兼愛而兼愛此二句亦有病不可用蓋爲我兼愛見曲字名目吾儒只

云時仁而仁時義而義耳猶執一猶楊墨之執一也此節重在無權上○林次崖云聖賢時中之道譬之夏葛而冬裘楊子則不論夏與冬而皆衣葛墨子則不論夏與冬而皆衣裘子莫則不論夏與冬而兼衣裘葛也此譬最切○所惡執一兼楊墨子莫賊道且虛舉一廢百正是賊道處百字不虛要着天下之道融通則變化百出偏滯則落在一隅仁義時中之道隨事而在泛應不窮仁只是愛所以用是愛有許多不同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仁之百也義只是宜所以行是宜有許多不同如隨事順理因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孟

百九十五

時制宜是義之百也中亦不越仁義或時而用義或時而仁以濟義時而義以成仁則亦有百也百者對一而言只是極多意其實千變萬化不足以盡之也○舉一而廢百要看得斟酌只說楊子舉爲我之一而仁皆廢墨子舉兼愛之一而義皆廢子莫舉執中之一而時中皆廢若說楊舉仁之一墨舉義之一孟子以爲我爲義兼愛爲仁執中爲中矣朱註極要玩講舉一廢百亦要重子莫邊○此章發明執一之非只重一權字權即聖之時也時仁而仁時義而義時中而中故吾道千變萬化無所不可不但是

說子莫爲無權楊墨顯而易見故不消說耳舉一廢百百字全自權字生來○秘旨云此章專爲子莫而發首二節先言楊墨正以形出子莫楊墨之執一如彼而子莫之執中無權如此則亦猶夫楊墨之執一而已矣必曰執中爲近者因當時以子莫爲近道故如此提破要得此意○扳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不是形容其爲我之至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不是形容其兼愛之至言楊氏有見於爲我則不復及人正見楊氏之執一廢墨氏有見於兼愛則不復顧己正見墨氏之執一廢觀下文猶執一句可知上二節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孟

百九十五

未句明是說執一意但不提明執一字面耳權稱錘也是箇不膠於一定之物言無權正見其爲執一也猶執一全在無權說出要認○舉一廢百全本執中來蓋爲道者須放得圓融活潑如珠走盤而不出於盤則左來右來無往不合自然得乎此不遺乎彼可兼舉不廢若執定做去但死殺了得了這一件定遺失了那一件楊子執爲我之一因廢仁之百端而子莫之舉一廢百尤甚於楊墨子執兼愛之一因廢義之百端而子莫之舉一廢百尤甚於墨彼時中之道所爲圓融變通不可意泥不可迹拘者豈可因

執一而廢乎講舉一廢百要歸重子莫爲是○闢異端正以閑道術楊墨非中子莫無權而孟子均以爲賊道正以明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

飢者其食章

此章全重未節飢者五句不過引起人心亦皆有害句○甘字是不甘而以爲甘也飲食之正淺淺說以甘者爲甘不以不甘者爲甘即正也○人心亦皆有害新說云人心亦爲飢渴所害不像白文有字意還照註作貧賤爲是若欲渾融但不明用貧賤字而暗說貧賤意可耳○心害是四書也是國初告人下五

主貧賤說而實重在貧富貴意註云子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謂不當得而得正與上不甘而以爲甘相配作文全要講出一箇垂涎富貴的情狀方應得甘字來○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是處貧賤不動心於富貴也飢渴是借字作文勿顯用出富貴貧賤亦借本文飢渴言爲妙與不立巖牆之下一例○不及人不爲憂如聖人之忘欲賢人之過欲此亦可以企而及也○只就此安貧賤一事說他不憂不及人不必推開到將來德業○白文不及人字指聖賢人註過人遠人字是庸衆人

此章是就世味中推究人心受害處非慨世人戚於貧賤之謂蓋人心之初本自湛然無欲澄然不累能以貧賤之故動心則此心依舊是太虛止水吾之心一聖賢無欲之心也心聖賢之心豈不爲聖賢之人語意須緊緊歸到心上纔是本旨蓋通章總是論心

柳下惠不以三公章

介有分辨之意實主守言蓋惟心有分辨故以正自守必如此必不如彼確乎不可易也三公至貴是假設言易者換也得三公而失介是以三公之位換去其介也只說與四書也是國初告人下五

以三公一邊不兼奪以三公一邊人但知惠之和而不知其介孟子特表而出之故曰闢幽

有爲者章

有爲該得廣兼德學事功言爲穩或單指爲學說亦可有爲者是奮發有爲者若只貼云有所作爲者還不得其趣顏淵曰有爲者亦若是語正相類看來功夫全在在有爲勿內便有要其成功意辟如上當發之故下緊承說不成之契猶字宜玩見得况未至九仞者乎○更有二說一辟若掘井句虛下方言其不可無成正意在弄井后大發之一



叫做真仁義迷而不悟豈不可笑

伊尹曰予不狎章

全重一志字○玩次節賢者二字可見此章是即伊尹以  
泛論人臣可照伊尹例否也故末節不可俱泛說○伊  
尹言止不狎一句下五句叙其事○太甲敗度敗禮故曰  
不順義理伊尹不忍習見故放之於桐欲使改愆○上悅  
字悅其義在成君下悅字悅其果能成君○伊尹之志公  
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言其上憂宗祚之不保下憫  
生民之無君而無纖毫專權自利之意也則可字亦見處  
四書也足則初告下孟

詩曰不素餐章

此章重功字○君子之不耕而食莫見君子未仕無功但  
當目食其力乃不耕而食傳食於諸侯何也其實不重不  
耕只重無功上○其君用之只是用其言非用其身其子  
弟從之只是從其教不限及門私淑亦是○安對危言當  
對貧言對卑言對辱言○富亦不專是附庸充實人  
君藏富於民○榮有二說一云大國必畏一云聲名顯赫  
從後說

上何事章

尚志即士之事也此句一章大指下正詳之○已仕則志  
見於事未仕則事蘊於志故小註云如父在觀其志之志字  
○尚志是高尚其志不卑污其志也尚字着九以下文觀  
之志字高而志仁義便是高尚其志但此處未露○申  
甫曰志本高明廣大只一向於功名利欲便卑下了士一  
生培養氣節故當尚志此二字含下一節意見得士外若  
無可為而中實有所事也○何謂尚志問尚字意多若謂  
人同此志士獨何如去高尚他下谷仁義而已矣仁義正  
四書也足則初告下孟

貼尚字講仁義要見得仁貫天下之道義伸萬物之上乃  
切尚意○仁義二字提其綱殺一無罪八句語意一正一  
反言非仁非義之事雖小其志皆所不為而其志所居所  
由無不在仁義也居仁由義通承上意要說是士者之志  
如是故云尚志若論士之未遇豈無居由義之實事但此  
章之意孟子主尚志而言耳荆川諸名公俱宗此意二是  
也愛見得只此事也更無他道大人之事備正斷那志之  
尚尚處○王觀濤曰大人之事備矣此句不輕此事字正  
應士何事事字正見士之尚志即事也備是預備之備士



雖未仕而為大人大人仁育義正之事已具倫夫七豈無事哉  
仲子不義章

此章依存疑在人皆信之截極有理觀註然字可見○仲子略讀住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九字連讀實無與齊國之事特因其平日不食不居之操推其心而設言之信之者信其賢也賢字內要埋下文大節字如云齊人皆以為大節而信其賢舍簞食豆羹之義七字作小廉二字看是字指不受齊國不受齊國如何但謂之小廉只以下文大倫對看大倫為重則讓國為輕雖謂齊國為簞豆謂不受

四書也尺圖初告

下五

三

齊國之義為舍簞豆之義可矣但此處勿露大倫字只暗說更有大于此者在意與矯庶意亦不相下切莫攢入○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作一句讀言人之罪莫有大於亡親戚君臣上下者一說罪字不要說只云人更有那件大於亡親戚君臣上下者乎尤渾融此句且泛說下補出仲子辟兄離母不食君祿○小者小廉也即舍簞豆之義也亦即不受齊國也○大者大節也此大節無定指在孟子以人倫為大節在齊人則以不受齊國為大節今只虛已看但把信其大節其字改作為字意方融六句只應人皆信之句

舜為天子章

朱註屢屢用箇心字極妙只此心字自是一章之大旨若論國體人情自有權變皋陶不必執舜不必逃但桃應之問與孟子之答俱是假設此論只要發出聖賢用心之極耳皋陶之心但知有法舜之心但知有父此心何有一毫私意折衷云若夫人情權變皆未暇論未暇論三字極妙首節是綱中三節是皋陶之執法末節言舜之全親則如之何兼舜與皋陶註可據一說當略重皋陶方與下執之而已有情其說亦佳執之而已詳孟子本意分明是說瞽瞍

四書也尺圖初告

下五

三

時講皆云只是執法非執瞽瞍蓋賢人口氣稍有未安學者欲替他圓融耳禁謂止其執也○受之者受之于天也法本于天制于聖人法官相傳而世守之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一說本文只云有所受之註亦無明文受于誰只虛虛含蓄說為是○天下字以富貴言竊負瞽瞍而逃須在皋陶未執之先○遵海濱而處去之遠則法有所不能加○時講云棄天下以事言忘天下以心言愚謂棄在未逃之先忘在終身之久本不同亦何必分心與事孟子自先之齊章

今章重說居天下之廣居一句上是感觸引起是下是旁證  
皆輕○望見即望見其氣體也宜含蓄○喟然嘆本意正  
在居廣居上不是專為王子特因王子而觸發耳○居屬  
位養屬祿養又本於居故下單言居此居養二字單就位  
尊祿厚者言非兼尊卑厚薄言○氣如氣象之氣體如體  
態之體析表云氣者體之充體者氣之寓說得精○移字  
非前後改移也只氣隨居養而異便見移蓋常人氣象體  
態委靡卑陋惟居之尊者氣獨隨之而軒昂惟養之厚者  
體自隨之而舒暢隨他轉隨他遷豈不是移○大哉居乎

四書也足則初告 下五

言高

言所關於氣體不小非贊美也○上三句泛說夫非以下  
文就王子說○盡猶槩也一槩是人子夫非盡人之子與  
與字有許多詠嘆滋味言外便有何氣體之獨異也意○  
註中特所居不同等語留在下節其居使之然也內用蓋  
兩節文勢一貫下猶云王子夫非盡人之子與且其宮室  
車馬衣服又豈不多與人同與而氣體若彼異者何也其  
居儲君之位而奉養厚有以使之然也○多與人同亦不  
盡同但多同耳者來多與人同亦但言其日用所資之同  
非制度華美同也○王子是勢分之居廣居是性分之居

○廣居不必用仁字只說我性中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者天下極廣之居也君子居之若依以為宅焉則移氣移  
體又非王子所及矣○引魯君以證王子也亦要找歸居  
廣居上○此非吾君二句訝詞非疑詞知其非吾君但訝  
其何故似我君耳○聲即氣之宣于體中者故見移氣體  
○呼字貼命令意不拘定自傳呼

食而弗愛章

首節言待君子者不貴徒食徒愛而貴于敬下二節恐人  
認幣帛作敬又言敬貴實而不貴虛也敬字一章之骨實  
字又敬字之骨然實字即在敬字內首節敬字即指其有  
實者言特未抽出耳又非兩層首節即指待君子者言以  
食引起愛以愛引起敬只重敬耳○愛與敬何以有淺深  
蓋愛以情合敬以道合愛之者或聞其名而羨之或哀其  
窮而救之或喜其可親而暱就之未有崇重意敬之者則  
真知德之可尊道之可樂極其崇重不敢慢忽也○人養  
豕全不愛惜大馬則有愛惜故以豕交馱畜為別○棧次  
節當用何也字不當用然字○恭敬二字無二意故首節  
只單言敬○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不是釋恭敬之義也

四書也足則初告 下五

言三

只要見幣帛不可為恭敬以起虛拘而向上豕交獸畜之意耳蓋恭敬在幣帛未將之時而全無崇重之心是但以幣帛為恭敬而無恭敬之實猶為豕交獸畜也既是無實君子必去矣人君豈得以虛文而拘留之哉要把恭敬無實與豕交獸畜者作一等人看章旨方融貫蓋徒食愛者他未必全無幣帛只因無恭敬之實故謂之豕交獸畜耳○末節恭敬字即次節幣帛字末節實字即次節恭敬字要辨認得真○虛拘言把箇空套子拘留他也拘字是羈縻之意君子不可虛拘不是說君子不當留只是說人君決不能留君子也要辨得真○常講因末節註中有當時諸侯四字遂謂前二節泛說末節指當時諸侯誤矣看來俱是泛說而暗指當時諸侯

形色天性章

此章重一踐字有破云示人成身之學也成身二字切○形如手足耳目色如視聽持行只有其象而無其質故謂之色作文形色不分更妙○時講又以聰明恭重貼天性略差蓋聰明恭重融為一原處方可謂天性天性在形色中如水在地中水隨地而寓性隨形而寓註云莫不各有

則書也則初告下立

下立

則書也則初告下立

下立

下立

自然之理亦自其隨寓者言耳地有界限人身有許多形色豈有許多天性哉○要得本文口氣本文說形色即是天性不是說形色中有天性也○踐者實踐不虛也形色即天性則吾人虧一分天性此形色便有一分虛浮不實處惟聖人本來天性渾淪全具無分毫虧欠種種形色皆此天性充塞填滿在心為膚在目為明在耳為聰在貌為恭在言為忠形豈有虛浮不踐者乎○一箇天性隨處充滿便是踐形非一一而踐之也○細看天字亦不可忽今人皆忽了曰天者言其不假人為也如目不自明而參辨出箇明來可謂踐目之形乎可見聖人踐形妙在自然合理不然何獨聖人○摘訓云是如人一個形甚大未至於聖亦云負此形耳此語甚好○重勉人希聖人上聖希天人希聖

此章全是以盡性之學責人非推尊聖人也觀惟字然後可字可見踐形非逐形而踐之性具於心性盡則心盡而象體從之也○踐形工夫全在盡性然形色天性也性盡形便踐了形猶器性猶器中之水注滿器便不虛了非有二層○謂之盡性便是踐形的了謂之聖人便是盡性踐

形的了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當一氣貫注踐形都包在聖人二字內了猶言惟聖人有是形其理乃為能踐其形而無歎云耳然後可云者其理之為人必當至于聖人也猶云惟聖人然後無負子形色云耳人而形色者可不求踐是形如聖人哉時講都云惟聖人之盡性然後可以踐形則是以盡性二字貼聖人作一段然後可以踐形作一段也欠体認註極分曉可玩

齊宣王欲短喪章

朱註以至情二字為主即孝弟是也前二節因丑附短喪而斥其非後二節因丑欲自解而辨其異亦即發明上段之意○通章重在論齊王此全是正人心以維世道之意

○欲短喪尚未定也作短而為數月不知何據○此喪字是父母之喪○是猶二字直貫到底除此二字下俱就紉兄說教齊王意於而已矣下補之切勿以孝弟齊王弟也紉兄孝弟一理故併言之作文不必拆開○味註彼當自知四字及示之至情非強之也二句可見教以孝弟之旨趣蓋人方悍然紉兄我直禁之曰汝勿紉是以我之說勝彼彼未必聽也我教之以孝弟至情是以彼之良動彼也

彼自知兄之不可紉矣無人說破此意○王子二句記者之言若此者何如不是問數月之喪是非何如乃是問傳之請數月者何如丑蓋欲托傳以自解耳故下文欲終之而不可得二句斷請數月者之是謂夫向斷教短喪者之非亦歸重丑身上去說○欲終之而不可得也歷於嫡母意雖加一日指傳所請言○謂夫指齊王事言莫之禁是不制於分意○秋旨云講莫之禁而弗為全要緊根註中我前所訊意發乃於謂夫字向有着落○欲終之正是至情不可得是情屈於分也愈於已亦少伸至情矣莫之禁而不為豈非自昧其至情而又莫為之教故與時講云一則數月亦可以為厚為其有孝弟之心一則期月亦所以為薄謂其無孝弟之心最說得明快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

此是舉君子多術之教以深著其造就人才之功○所以教謂教之術也五段平看只重君子教人不重人能受教上惟私淑艾似說人能受教畢竟是君子教澤之所及若君子教澤不廣人雖欲私淑而無從矣○有如時雨化之者是借喻重時字化字看時字是不先不後意化字是草

本生机不可遇謂之化者猶言若有神助也以喻上達者亦若有神助也化字雖屬學者重君子以教去化他上○時雨化者雖兼天資學力而註重學力遠言學者天資既高學力又到將上達而未上達正可以點化之時君子及此時迎此机舉上達之妙以告之將頓悟頓造有不覺其上達之速者矣上達兼知行言如顏子聞四勿而請事曾子聞一貫而即唯是也○五者字皆指教言言有如此一教又有如彼一教○成德達材漢小註是天資純粹有德可成天資明敏有材可達不兼學力者別平時雨化之也

曰言也凡國初卷八下並

二百七

新說大註既以舟閔由賜為例焉得全無學乎亦通○存疑云德是心術近正的人如仁義禮智得之有生之初者本來雖未喪亦不保其全也成是涵育薰陶使之去其偏而入于全去其疵類而一于純美也材是有技能的人通于治國治民之理而能有為者也達是開導誘掖未就理者使之就理就理而未至其極者使至其極也講得獨精○成對虧言達對滯言養之紀則不虧其體矣範之正則不滯于用矣此四句較存疑而又斬截○達材要重範之正意存焉所謂使之就理與時並濟所謂矯偏歸正皆此意也

如子路之勇可使治賦非才也但他有涉于血氣便是不甚正處若不矯其不正則必至于暴虎馮河不可與行三軍而其用反不達矣故須要極偏歸正○答問者是資學俱劣無德可成無才可達只就所問而答之以解其疑而徐候其自進○私淑艾是或地遠於君子或時後於君子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此一教包得上四者不論人品高下皆有○善治其身不是以善而治其身只是善其身治其身也淑字進善遠居多艾字去惡邊居多

曰言也凡國初卷八下並

二百十一

道則高矣美矣章

此章以教字作主不以道字作主道字提起作原委惟道有定体故教有成法首節丑欲孟子貶教非欲其貶道也次節喻言教不可貶末節正言教不可貶次節正意即在末節非兩意○道字泛說不指孟子高是卓絕美是精粹意申者亦得○宜若登天然二句無兩意宜若字上要補一句云但就由道入教者觀之方與下彼字應○貶教與漸進不同漸進者學聖人而未至貶教則舍此至善之矩而別求卑近易行之說矣故下收廢繩墨變其教率為喻

○在匠界則繩墨發率是法必待善用繩墨善用發率者而後有得心應手之妙故朱子云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妙在法中善用法即妙矣末節能者字正與次節拙工拙射反對拙工不善用繩墨者也拙射不善用發率者也能者善會悟善體驗者也○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謂但示以下學之法而不能示以上達之妙也加一能字便無可疑○引是引弓發是發矢俱是借字不是譬喻作文全要影瑣字方切題絕不可誤認引為引誘發為發明又不可誤謂誘引而不發為戲其

四書也夫爾初告

丁孟

言三

端不竟其說○凡活物必跳躍躍如猶俗語云活現已如踴躍而現於前正此意○上達之妙雖不可言傳妙已寓在不言之中恍然心目之間樞燕不住故曰躍如○引而不發躍如也一氣重躍如邊夫既躍如則學者只消一領會耳何至若登天之難乎○中道中于道也註云無過不及之名謂固無不及于理亦無太過于道正止中于道而立也今人都不曉認作大中之道意却於而立二字文理不通○立字極有味是箇決不可遷就之意正與下從字相應譬如君子在中路站立聽那能者跟上我來我不去

遷就他○中道而立緊承上言君子之教引之而有不發者存固非不及而易從不發而有躍如者寫亦非太過而難從一中道而立耳中道雖難非難非易只重非難過當吊起非易在前○能者是美學者從當與論語雖欲從之從字一例作從而與之一看君子中道而立能者跟上來便與君子同一個地步豈不與之為一○能者從之言外便見不能者亦未如之何矣只重教不可貶意勉學者意尚穩○新說不發非不告以得之之妙只如射者引弓而不發矢須待學者自發不能代為發倫之

四書也夫爾初告

下孟

言三

要旨云此章公孫丑是欲孟子教孟子答他云教有成法何可貶故以不變繩墨發率言之中道而立要主教者言君子教人雖引而不發但其不發之理都躍如所以君子之教只是中道而立言非難非易近來都駁他非易二字未妙看來還是註精公孫丑欲孟子從易遣教人孟子言君子之教只是中道固非難不可使抗亦非易惡可使貶也正是破他何不使彼為可幾及之意近來把此句就道休上看所以欲專從非難過看其實孟子不是論道論教法孟子之意還重在教不可貶上看上節大匠二句

便見立字不是如有卓立之立如從卓立看便與上躍如也相重立猶云樹的也從是從君子之教由其引得其所未發洞破躍知之妙此便是從能者從之言悟只在人非君子所得使也正破使彼二句

天下有道章

此章上節為下即而發○殉字要刻畫有味註云以死相從死字猶云死緊跟定也即不離意以道殉身以身殉道道與身皆不相離以道殉人則道與身離矣○身出在有道內道屈在無道內有道之時身必出而任矣則道隨即行出去致君澤民不使道離了身無道之時道必屈而不行矣則身便即抽回來甘老巖穴不使身離了道以道殉人道字輕看既曰殉人則必枉道以殉之失其身矣○人亦曰殉者隨他起隨他倒緊跟定不離他故亦曰殉○看來有道無道亦當側看引起未聞字如云天下有道君子固以道殉身即不幸天下無道亦以身殉道而已殉身者固不必殉人殉道者亦不肯殉人未聞以道殉乎人者在無道邊多

滕更之在門也章

通章未句重看主意在心不虛上○若在所禮若宜若也禮主答問言不答其問即是不在所禮了公都子意謂滕更以國君之弟又知來學宜若在夫子所加禮而有問必答者矣乃不答其問何也○五問字俱是道但他心中却挾了貴賢等件不是以貴賢等件顯之于問也賢字淺看挾有勳勞而問謂已常有功于師挾故而問謂已于師有舊好看來此擬大全小註皆所不答也要看註有所挾則求道之心不專意蓋心不虛則言不入非吝教也二字要含蓄意則指挾貴挾賢也作文暗說為高國君之弟是貴知來學是賢

於不可已章

此章雖有過不及之說揆是人情必至之弊朱註理勢必然同歸廢弛二句有味時請于首項云怠心勝次項云忍心勝三項云躁心勝又于首項云該做的決已不得次項云該厚的決薄不得三項云該從容的決性急不得俱是好語○三項以處事待人修為三開說摘訓云進銳不止進修為治亦然據此只用修為渾融不可專主為學不可已不止綱常倫理凡事體當重者皆是所當厚不止父子

兄弟凡用情當先者皆是○講無所不已不可說凡事在可已者皆無所不已若果事在可已之正是合該的了孟子又何責他只是比那不可已者稍緩耳無所不薄做此○折衷云進銳者未能得此又欲尚彼之謂說得最好○進銳如何反退速只看註其氣易衰便見蓋進銳者不是真心求進只是箇浮氣最不耐久只有箇現新頭鬼做不多時便沒興頭了故退速進銳之時便知退速不待後來

看來通只要人用心之得中不可不及亦不可太過也

君子之於物也章

此章上下兩層只一意揔是君子用惠不混其等而必以其等也不以下半節申上半節註中序字即等字以輕重言不以先後言○吳無障曰一節揔是施恩有序但首二句猶輕輕說至下句則明白透露出來親疎貴賤俱留在下用出○愛是愛惜不暴殄仁是以已及人視人猶已意親是恩重情切比人猶加厚意○弟仁弟親俱要見理勢不可意蓋物之多不能徧仁且仁之則無同生異類之別民之多不能徧親且親之則有兼愛二本之嫌出全章則

上句只輕輕衍過○前兩而字作然而二字看後兩二字作等而下之四字看

李奧一曰此章是一及一正君子用恩不混所施必有其等也註有序字只是輕重厚薄之等蓋民比物為貴親比民為厚愛淺于仁仁泛于親等級次第不可混亂所謂序也若曰先親親而後仁民則非此章之旨蒙引云此章先排個親字民字物字在這裡然後以親仁愛三字擇所宜施者施之以親字付之于親以仁字付之于民以愛字付之於物則各得其分矣

智者無不知也章

此章主人君圖治而言重一務字務者急務也故首節有四急字○首節智半邊俱屬處事仁半邊俱屬待人○無不知無不愛只據理可以如此若真去一一知之愛之又是指定何事蓋亦隨其時事不同○當務要見是最當知之事方應智字○急親賢之為務親賢之為務五字對上當務二字急字對上急字○親愛親愛賢人也故屬仁○俱要照註說出可因以及其餘意○徧物即徧知天下之事



○堯舜先務只據孟子所言如治水稼穡敷教明刑亦自明白堯舜親賢即充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末節乃不知務之模樣非不知務之實也如所惡于上一節是繁矩模樣是之謂不知務句虛虛活活說言外找出智不急先務仁不急親賢亦猶是耳

秘旨云此章只是言從事於仁智者當有其要須在此處模想語氣末處知務二字是一篇綱領謂之知務者言只揀要緊去做也○當務之為急急親賢之為務此正所以會仁智之全要識此意蓋孟子此章題論盡仁盡智之方

四書也反圓初告 下五

言六

非示以去煩就簡之法盧未人曰無不知無不愛以智仁之全體言急先務急親賢以智仁之切要言急先務則綱舉目張不求徧物而物自徧故雖智如堯舜亦不必徧物而惟急先務也况智非堯舜者乎急親賢則得人弘化不求徧愛而愛自徧故雖仁如堯舜亦不必徧愛而惟急親賢也况仁非堯舜者乎○末節當以正意影講苟舍仁智之重者而務其輕如不能三年云云舍仁智之大者而務其小如放飯云云若此者雖有所知而非知之急也雖有所愛而非愛之急也其可謂之知務哉

### 不仁哉梁惠王章

首節仁不仁重不仁邊俱泛說未補惠王出來○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者而皆愛焉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而皆不愛焉二及字如此認意○看來以其所不愛邊固當虛說以其所愛邊亦未可遽用親親仁民愛物填講蓋此一邊若講大明則彼一邊只反觀之耳公孫丑何勞問乎○驅其所愛于弟以殉之據梁王初心本謂太子自將庶士卒用命而仇可復耳原不料其為殉也後來敗了太子被擄而死却似驅以為殉了○註云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看來若直截說只消說以土地之故及其民又及其子弟蓋惠王之以子弟畢竟是貪土地不是以民之故此參用新說

### 春秋無義戰章

此章主意在尊王上全重春秋無義戰句彼善句輕正見無義戰也征者節推原所以無義戰之故由於僭王也○春秋二字指聖經言非但指其時也義戰義其戰也義字着力是聖經許其合義無有義其戰者即註必加義貶是也註擅興字勿用出恐犯末節彼善於此是就無義戰中

有假借名義者視他國稍善耳畢竟無義戰也彼善於此亦是聖經僅善之不但孟子泛論理○上指天王下指諸侯敵國皆是諸侯○上伐下不必天子親伐只是命方伯以伐之耳今春秋所書之戰皆敵國相征無天子之命故曰春秋無義戰

盡信書章

首節截此章全為武城不可盡信而發符以首節引起耳非泛論讀書之法而證以武城也○書字不專指書經凡載事之詞皆是盡信是執泥其詞要說如何反不如無

四書也天門初告 下五

書蓋無書不過不見古人之迹盡信之及又借之為口實假之以文好者其貽害于天下後世不小也○奉天伐暴之義屬初伐紂時及政施仁之法屬既伐紂時全重而已矣字見其全不可盡信便帶起下節○仁人無敵於天下且泛論其理至仁武王也至不仁紂也何其字言當時必無此事但史臣欲鋪張武功故其詞云耳讀者不以詞害義可也若盡信之豈不為後世塗炭生靈之所借口哉

有人曰我善為陳章

首節截首節言強兵之罪大下詳言好仁之無敵以明之

也全重好仁節有人曰蓋當時人臣自負之詞善陳是整而不亂意善戰是勝而不敗意嶧山云善陣如進退有度

左右有局之類善戰如攻殺有方擊刺有法之類陣正所以戰者舊以陣主守戰主攻未妥折衷云大罪重殃民以上文照看正所謂君不志仁而求為之強戰古之所謂民賊也意但未可露○首節以臣言而次節言國君者因時臣導君以陳戰故也○好仁還當兼平時修德行仁與一旦吊伐言但不可平耳單主吊伐未是○湯武平看俱是好仁無敵者革車載輜重之皮車虎賁執射御之親軍

四書也天門初告 下五

此二句只言不尚兵威未說到無敵直到若崩句方見無敵也崩字只是下垂意○末節不作推原過文只云由湯武之事觀之可見云亦不重釋征字之義只決其無敵耳○征之為言正也謂以好仁之師正虐民之罪是正天下之不正而歸于正也正已已字暴國之民自指其國言以仁易暴此便是正末要找大罪出

梓匠輪輿章

此就教者言一申說下規矩法也善用法即巧蓋規矩熟後自得之妙不出規矩之外重能與不能使上發意有

示學者求心悟意○此亦比體正意在言表

舜之飯糗章

此章全是形容聖人之心○飯糗茹草只形容貧賤被矜  
表二句只形容富貴○終身固有互照看以後之富貴視  
之舜非終身貧賤矣以前日之貧賤視之舜非固有富貴  
矣○無慕於外不更慕他日之富貴矣無動於中不覺有  
驟得之富貴也舜之心亦不自知其無慕亦不自知其無  
動自孟子形容之則若終身固有俱是孟子形容聖心時  
講云自舜之心觀之便誤

徐徹茲曰若將終身若固有之此最善形容大舜心事凡

人貧賤尚異後來有富貴日子故不以介懷若知終其身  
則戚戚矣舜則若將終身絕無希冀凡人生長富貴之中  
習安養養其得之自是故物不以爲異若匹夫驟得於一  
旦未有不動情者况天子之富貴乎舜則若固有之只作  
等閒看如故物一般世間尚有何物得以搖撼其胸中哉  
聖人之心常定常一益如此

吾人而後知章

當時列國兵爭而人之相殺已者皆忘其身以及其親

者也孟子有感故發此論親兼父兄重是所關甚大殺人  
四句言其感應之速然非自取二句言其取討之慘皆發  
重字意蓋欲時君愆念息爭無輕殺人以自保其宗廟親  
族也一問耳猶俗云隔一畚于耳即假手於人意

古之爲關章

二節上輕下重暴害也議察異言異服之人不使奸宄得  
乘隙而爲害于民是禦暴也出者征其稅入者亦征其稅  
商旅苦于橫斂之害是反爲暴也將以者原設關之意如  
此即存古法者亦失古意况其變古法者乎此意出南軒

身不行道章

此以化人使人兩開平看舉妻子以該遠非專論妻子○  
如身不行孝難使妻子行孝身不行弟難使妻子行弟是  
道不行也如父母使舜完廩浚井若子非大舜必不肯從  
是令不行也使人不以道道字若屬人看則是使其人去  
做非理之事也若屬我看只是我使之者不合理也還屬  
我看爲是如權使虜使奴以不堪施以不恕之意加一能  
字勢不能也若道乃人所固有非勢不能但無所觀感而  
興起耳故不用能字

周於移章

上二句輕引起下二句○全重周字周足也周於德是道得於心者完完全全毫無虧欠包得定見定力在內○邪世與亂世有別蓋治亂以政言邪正以道言也邪世如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是也有定見則邪不能眩有定力則邪不能搖

好名之人章

主意在註勉忽二字讓國事大人人皆注其耳目名之得失係於此故勉而能讓豆事小人人皆莫我指視名之得失不係於此故忽而不能讓○苟非其人字與好名之人字不相承乃是承能讓國來其人云者真能讓國之人也易係詞傳云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比類觀之則其人字殊有深味○見色者得之而喜見於色失之而慍見於色

好名好利總是一心名與利較則可以舍利而取名但他好利根子原在內故打點欺人處以不利為利而打點不及處以利為利耳苟非其人四字極醒  
看來簞食豆羹見於色正是那人的本色相只為那好名

一念外面做些來遮蓋了故名所不在便不覺敗壞把那原本色相都現出來

不信仁賢章

三平看仁賢略重○仁賢國之輔禮義國之維政事國之紀樞是切於國者○仁賢二字連看仁為德之首故特言之凡有德者皆稱賢又泛言之總見是有德之人○信仁賢信即信任之信信之則必用之矣不信或外親而內疎或始用而終弃使不得以安其位行其志則正君善俗者無所賴修政之事者無所托故曰國空虛國空虛猶云朝廷無人也時說雖有億兆之衆等語似蕪野言未妥當政

億兆為百官有司意方妥○禮必有義義即所以為禮之理也亦連看上下亂謂上僭而下替也用齊云無禮義是典章混綱常紊則無以定高卑之等立貴賤之防故上下亂○政是大綱事即節目亦不必分○政事所該者廣不止理財而理財亦在其中如周禮九職任萬民生之有道也九賦飲財賦取之有度也九式節財用用之有節也三意是開財源節財流二意無之故財用不足  
不仁而得國章

註騁其私智兼愚弄人制服人二意如田氏厚施而取齊國是愚弄人者如三卿滅智范中行而分晉是制服人者若天下之大豈能人人愚得人人制得故必以德行仁方可結億兆之心未有不仁而得天下者也○說者云得國以土地言得天下以人心言看來國與天下皆稱土地但可以得到天下者却全係人心耳

民為貴章

全章首節為至首節又以民為貴一句為主次節申民為貴三節申君輕於社稷則輕於民可知亦見民為貴末節四書也見國初告下五  
申社稷輕於民亦見民為貴是為當時之君不知重民而發○首節三句俱虛說註意尚未可露重民大全云此以理論不以分言也最好○次節全重得乎丘民一句下二句俱輕○得乎丘民非只是得一丘民之心即天下之民歸心也然作文要順口氣只論個得民心可以有天下之道理○註天下歸之句貼為天子意也此天下字以位言不以民言○得乎天子不過為諸侯得乎諸侯不過為大夫皆不如民為貴也○諸侯危社稷要根虐民來危社稷不能保社稷也變置是更立賢君與滅國不同註中

字最宜玩是據理如此意○成者肥腓之意祭祀以時春祈秋報禮記祭義云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註禦災捍患本此○此變置只是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以示更新之意非變其神也

聖人百世之師也章

此章質言看得好只是即其風流之遠以見其為聖也蓋夷惠清和古未有名之為聖者孟子乃名為聖何哉只因二子行雖一偏而各造其極觀其師百世如此則所關於世教不小故曰非聖人而能若是乎如此看方見得此章四書也見國初告下五

不是閑說話此章當在首二句截不可在末句截末句只帶看不以當時後世平重○聖人字要見各造其極意方切夷惠一偏之聖○師字只在下文聞風而興起內見之○奮字勿作奮發有為只與聞文王作之作字相似○親炙不兼一世必生同時又居同地方是註云親近而薰炙之甚分明

仁也者人也章

此章專為世之求道者每每向身外尋索故說仁也者即人也合仁於人而言之乃所謂道也總是欲人反身求道

主意在一合字上○人知下句說合字不知上句即寓合字意了蓋仁也者即人也則是合一不離的了豈可離而言之乎故遂接云合而言之道也如此看十分融貫○此章有重仁字者有重道字者殊不知仁與道非判然也道由體達用仁是性性是道體蔡虛齋曰仁以所具而言道以所循而言最確見仁與道非二物也仁人道三字當重人字為是○合而言之只說合仁於人而言之不可又倒說合人於仁而言之如俗講則兩反云仁離於人則為虛理人離於仁則為委形皆不得旨○人皆知仁之為道而不知仁合于人之為道不合于人而言之則猶所謂論性不論氣不明矣○觀一言字是示論道者當如此論耳責人體道尚在言外○此章與形色天性章互看踐形即所以盡性論道者論至於踐形而後實故曰重人字○朱子曰仁字不是別物即是這人的道理將這仁與人合便是道程子謂此猶率性之謂道也抄訓云章旨論道必本仁而言之者究道之源頭也如說率性之謂道本天命之謂性未仁是生生之理仁之所以為者降衷之初人以此而形成性者也合而言之道

也一句舊說單言仁只個理而論於虛單言人只個形而滯於迹故必合而言之乃為道固為不妥近說只依註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說不雙提子初亦以為是細玩之尚覺未融不如不用更妙合字不對分字看對離字看不離之謂合蓋據仁者人也一句就是合而言之了此只頂上說勿作兩層如云仁非他也即人是已有是人則有是仁有是仁方成個人本相合而不離者也惟即此合而不離者言之生生之理著見於日用之間則是所謂率性之道也若作分合說則有生之初此仁已合在身子豈是離了而待於合耶此說更有理可從○新說又有云合者不離之謂自人而離仁則道不可見矣若相合不相離依然降衷之初則作用出來便是道如此合字是看作着力字是人去合那道了是落一層意了不必依君子之危章危陳蔡即絕糧時勿依史記發兵圍之說上下指陳蔡君臣言交是君不下賢臣不薦賢並際可公養之禮全然不曉意如此方切絕糧稽大不理於口章

只重一士字雖文王亦不過士而君者耳雖孔子不過士而師者耳文王孔子不免多口正見士增茲多口也貉稽患不為士耳何患不理于口哉孟子雖只慰以無傷而盡其在我之意已寓矣○理註訓頌為衆所訕便是吃他虧了故曰不賴于口○新說理字不作頌只是有分辨之意全不分清理白妄加譏訕故曰不理於口其說亦通○士字地步儘高觀以文王孔子為證可見稽尚未足數于士之品不是謂稽為士○增益也德愈高則知之者益希行愈卓則嫉之者益衆故比常人更多訕要兼此二意○引

四書也足國新告

下孟

言

詩直作孔子文王不必添入衛之仁人及太王字面○孔子不理於叔孫輩之口文王不理於崇侯輩之口○上引詩重愠於群小下引重不殄厥愠句二愠字俱是人愠我即訕意也然憂心悄悄亦可貼孔子憂道之不行意不墮厥問亦可貼文王柔順文明之德無所損意但不重耳○聲問即名譽也

至則當自反自修而不可專咎之他人○要言云詩不是說文王孔子亦曾不理於口分明是責備他為士必如文王孔子而後可孔子雖被人愠然愠之者只群小如叔孫武叔之輩耳其實有道君子不之愠也文王雖被人愠然據他崇侯虎輩之譖初無墮於文王之令問而三分有二聲譽反從此起即有無理於口亦須是小人多口之輩又無損我之名實方得無傷不然不恤人言而曰我士無傷也可乎哉

賢者以其昭昭章

四書也足國初告

下孟

言

俱主治人者言一段抑揚不平看思古以傷今也二以字重看其使者似同其所以使者不同也上使字只重倡率意雖亦有政令所重不在下使字則徒令而已○重言昭昭者明而又明極其明也明不是知識之明是吾性全体大用吾復其性因率天下各復其性

山徑之蹊間章

正意在末句上喻俱輕然亦要在喻中討趣以山徑之蹊間喻心者所謂道心惟微也用與不用喻心學加功與不加功也成路喻完其心體坦乎光潔也茅塞喻物欲障塞

尤親切有味至所重尤在介然為問四字提醒高子見心學之不可少有間斷全在此四字○用之是共由意為問不用是既用之後復不用也○今茅塞子之心言其心學間斷也如存養省察皆是心學皆不可少有間斷以上文照看則高子平昔學於孟子之門良心亦或少有開發今却間斷了觀本文一今字可見○茅塞之意據大全折衷俱兼氣習物欲徐巖泉專主物欲言愚意氣習物欲自文大註俱無明文只云復生障蔽復生窒碍如此虛發更穩

禹之聲章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孟

二百三

只重禹樂以文王形之不以文王平看是是高子以謂論樂孟子辨其不當泥迹也時字最緊要以追蠡以禹鍾之追蠡知用之者多而見其樂優也鐘乃樂之一器舉鐘則凡樂可知○城門之軌貼轍迹深意在內喻鐘之蠡也兩馬之力與貼日久車多所致在內喻禹在文王前千餘年也日久車多不可平日久故車多也○披雲云只以城門之軌喻禹樂不必以城中之軌喻文王樂蓋城中車可散行由之者少以喻文樂還是用之者少了若補文王意只云禹鐘以日久而蠡猶城門之軌以日久而深也軌非日

又何由而深若後此更歷數百年則文王之鐘亦蠡矣何足以知其優劣哉

齊饑陳臻章

全章重復字前已發棠喻如前已搏虎而復搏虎搏鹿非美事而復搏於為善士之後尤不可發棠雖美事而復發于玉不用之時則不可如此看方斟酌○想初次勸王發棠王必有不樂而強從之者疑其市恩於民而虛國家之帑藏也孟子難於顯言故托搏虎為喻○齊飢要見是再飢○善士淺看只是修身繕行改去前日逞技角力之陋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孟

二百三

習意○象皆悅之暗影齊國人說其為士者咲之不重取咲只見得義不可耳

口之於味章

全示人以存理遏欲之學此要辨性命二字凡說性是人生而有的不獨仁義禮智天道是性且目口鼻等生來皆有欲亦性也凡說命是天所分限的不獨聲色臭味安佚有制是命父子君臣等遭遇不齊亦命也但人於此不分曉一適惟任性而不安其命人心日熾矣故孟子提出有命焉專要人安命一適只談命而不盡其性道心微矣故



孟子提出有性焉，專要人盡性。通章主意如此。○性命本是箇一的首節，不謂性非說全不是性，但重在命耳。次節不謂命非說全不是命，但重在性耳。故認註云：各就其重處言之。只用此重字作一章骨子。觀白文二有字可見。是性中有命，命中有性，不容相離。上節性字以欲言，下節性字以理言。上節命字以所遇言，下節命字以所稟言。雖如此分，揔之性屬人命，屬天也。又揔之天所賦，即人所受也。○兩節十箇於字俱作屬字看。○性者生也，五者之欲是。人生本有的人同，此欲雖上智亦不能無，故謂之性。○雖

七是問初告 下五

三耳

說是我之性，然其不得遂與不得盡，遂者又皆是冥冥之天，嘿有以限制之。如俗所謂一飲一啄莫非前定，故又曰：荷命焉。○君子不謂性，謂字包有求遂意，蓋認做我性之所有，便求必得之了。君子惟安命而已，不謂是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註貧賤富貴二意當融化用之，不可以貧賤之命屬氣富貴之命屬理，理氣原不相離也。品節限制四字只作不得盡遂意看，亦不必太泥。○次節賢者者字不必作否字，只云知賢者之異于不賢，則否字意已該了。○天道是元亨利貞，即仁義禮智之一原處，據註以

天道配仁義禮智以聖人配父子君臣，賓主賢者。○據註天道以在人者言，照下性字看也。聖人之于天道也不是聖人去，你合天道，蓋天道便屬聖人身上，兼察之由之。二意。○此聖人勿誤用生知安行不思不勉，講蓋此聖人兼性之及之二者，觀有純有不純可見。○新說仍以聖人字配仁義禮智，不似看亦一見。○仁之於父子也有至有不

七是問初告 下五

三耳

不容如此多說，但云五者之德有能完其分量者，有不能完其分量者，此乃氣稟使然。天若限之，故曰命也。○若單出仁之於父子也，五句不可便用，有至有不至等語，當留在命也內用。○命只是氣質，氣質雖有豐嗇，性善原無異。同仁義禮智，天道人人同受，為秉同秉，為彛清而厚者，性不為之增也，濁而薄者，性不為之減也，故又曰有性焉。○若謂五者為命，便談於天之限，我不去及薄以歸厚，及濁以求清矣。君子惟盡性而已，不謂是命之所制，而談於不修也。○君子不謂命也，重在薄而濁一邊。○君子不謂性

也要見安命意君子不謂命也要見盡性意○此章新說紛紛俱畔註故不敢從緣諸說所起因註中有二可疑蓋天命之謂性性命一也而註分為四一可疑也貧賤富貴厚薄清濁之說似粗而又以添白文之所無二可疑也雖有此二可疑但在人看得融化自然無病蓋貧賤富貴厚薄清濁乃舉例使人易曉者若化其意是權制于天機非在我意耳性命析為四件者乃分而言之則有四不害其合而言之則為一也不必更立新說

樂正子何人章

四書也凡初告下五

首節許正子以善信下是推其極而斷其為人通章以善信為主尤重可欲之謂善一句先正云到聖神地位亦只是完個善字分量此語極入毅○何人是問何等人品善人信人勿講明明則不害不必問了若云專謂之善人不可專謂之信人不可合善人信人而名之而正子之為人見矣此則末節二之中意亦不宜全露○何謂善何謂信是問善信名義非問克何以謂善人信人也○可欲二節正答其問下四節又推類以盡其餘要分別主客○可欲以下要以善字貫蓋天下有二道善與惡而已人性本善

信即此善有諸已也美即此善克實也大即此善克實而有光輝也善至于無跡便化善妙于莫測便不可知○可欲不重人欲我只重我可欲大要立身行已俱在天理上做而可以契乎人心之同然則其人有善無惡可知故謂之善○新說作敬修可願意以欲字屬已看又一見○有諸已有字是堅固意若存若亡者不可謂之有○曰善則必非偽為矣何又待進一步方是信此處朱子說得好朱子小註云可欲之謂善或天資之偶合或知及之而勉慕焉未必其有諸已也如此接下方真切○註云凡所謂善

四書也凡初告下五

言七

皆實有之此實字是堅實意與下克實不同凡字皆字勿重看重看則碍下克實○善信二等人或出于天資或兼手學力不可定作是有天資未有學力者言亦不可以善屬天資信屬學力○克滿積實二字平看連看不是克之以至于實○克實是衆善皆有諸已意美是純懿字樣無瑕疵無虧欠也註云無待於外者應事接物俱從胸中流出也蓋有虧欠便有補湊臨事補湊便是待於外○美人大人聖人神人俱以人品言故折衷云美字內藏人字○光輝是善之克實不已而發見昭著不容掩藏不容磨滅

在身則晦面益背在事則德普化光規模不小樹立甚弘故謂之大註云德業至盛而不可加不以德屬克實業屬光輝也德業渾看俱在光輝上見其至盛○克實非備於內也應事接物俱在胸中流出但發外未盛耳光輝非備於外也外面光輝畢竟是內面克實不已所露○化者無跡也凡有思有勉者雖大而有迹之跡○聖字勿用生知安行爲有漸造者在○化自己言不可知自人言○不可知兼體用以體言則虛融而莫窺其朕如孔子毋意必固我是也以用言則變化而莫執其機如孔子仕止久速各

與世是影初告 下孟

言世八

述墨必歸章

此論待異端之當恕首節重受字次節重辨字受便不追其既往辨則追其既往矣辨字只與受字互看便是○師者還家之意○吾儒之道先成已而後成物大中至正墨氏只務愛物至于忘其身二其本故曰務外不情楊氏稍近理但全遺了成物一邊故曰太簡近實只在人已上見得○逃墨二句串說到歸儒上述字本自悟來逃非逃避之逃乃出此入彼之義逃墨歸楊是矯枉過直然亦歸儒之漸也要識此意○逃墨歸楊二句亦只是大概論其又正之漸是如此亦有直自墨而歸儒者不必泥定定要歸楊而後歸儒也○末句歸字直作楊墨歸儒受字只作儒受楊墨不以楊與儒平斯字重看速與其進也受之不是徒受了有偕之大道意或因其言而啓發之或因其事而誘引之皆是而已矣者正見不必更爲之辨而追其既往意○今字指世儒如字貫至節末招之處註只是追咎其前之奔逸非戒將來也然白文追放豚追字還是追趕之追與追咎字不同

與世是影初告 下孟

言世九

有布縷之征章

全章重用一緩二下不過及言見其當緩耳○用一緩二

要加隨時二字隨時而用其一緩其二即註夏秋冬之說也夏秋冬不必入講○緩非不征只是有待而不並征耳○要見君子愛民不但法外橫征所不為即此三征皆法所當取亦不忍併取之也○用其二用其三要見是一時而併用其二一時而併用其三

諸侯之寶三章

寶字活是我去寶他只當重字看土地所以立國人民所以守國政事所以經國寶此三者則國安而身亦安矣○寶珠玉必置土地人民政事於不理故殃及身

益成括仕童

小有才是略有才權謀術數之類大道如仁義忠信是也凡人無才者難欲妄作而不能有才而聞道又自不妄作小有才而不聞大道則自恃其才而恃道妄作矣妄作非一端凡機械變詐為禍之媒者皆是

孟子之滕章

此章主意要重孟子設科歸斯受之其心惟欲曲成後學而已雖以或人至無識終未什竊屢之疑而亦有以諒其心則大道為公之心可知此篇局面方大若只作嘆所遇

之窮說便小了○館於上官諸講皆云自館有一講作滕君館之看來上官是離宮決非自館且孟子至滕料是文公時文公豈不知授館之敬乎○或人別一人非館人也○子以是為竊屢來來字是來滕非來學也然亦因從學故來滕演義只云來從我似渾○往者前日也不追不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或人意以從者竊屢必素有不善之行若故下此句○來者非是將來謂來學也來者即是至者不距即下受字此句且勿說太明往者二句串說滾下○是心是向道之心

人皆有所不忍章

上二節示人擴克乎仁義下三節申言克義之類○首節不忍不為俱以心言為雖在事所以為之者心也所忍所為因氣拘物蔽而有達者達之於所忍亦不忍達之於所為亦不為仁也義也猶云是乃仁義之全德也此節重兩達字○荆川云有所不忍如見入井而怵惕是也有所不為如噤爾跳爾而不屑是也不忍不為乃隨感隨發之真心是仁義之一端所謂曲也達即是致曲之事仁也義也即是曲能有誠本體之德全矣此節是論其理如此至下

節方也。勉於人身上說。○次節乃填實首節不忍不爲之義。蓋上節只空說個不忍不爲。此纔指點不忍不爲之實。與上節只一意無兩層。亦不可作申首節。蓋申者推申一步之意。此乃實上文。非申上文也。不必用過文。只提起害人穿窬。繫應上不忍不爲。便有分曉。如云試觀無欲害人之心。非不忍之心乎。人能云。試觀無穿窬之心。非不爲之心乎。人能云。○上節重達字。此節重克字。克字與達字有別。達在克前。達是達將去。克是滿其量了。克字承達字來。達則能克也。觀註能推則能滿。自見新安陳氏曰。四書也。是則初告。下孟。百四十二。

得而爾汝。即便說出止字。似未受。○看來是自無穿窬之心。克起至受爾汝。又至便佞。隱嘿一節。深一節。一步進一步。并爾汝二節。亦不可平對。○穿窬是從粗處說起。爾汝與便佞。隱嘿。雖俱是說到細處。然爾汝之稱人。還有不受之實。若便佞。隱嘿。則猶是人所忽易。而其心則殊無不肯爲之之實矣。即此觀之。可見二節又畧有粗細。故不可平看也。○貪昧者爲利。疚也。隱忍者爲威。怵也。其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非其實也。其中心慚愧。忿激而不肯受之者。乃其實也。實字要如此認。○無受爾汝。亦不是與他相抗。只不屈節于他。便是如陽貨謂孔子曰。予與爾言。孔子却據理答之。畢竟不仕於他。便是不受他爾汝了。○克無受爾汝。克字有兩說。有放開說者。有不放開說者。不放開說。只直直不受。爾汝便是克也。此拘定克至此止之意耳。殊不知下節註云。故特舉以見例。此例字儘明白。蓋所謂克至此止。乃克至此。如此例者。而止。豈謂只此二事是盡頭處。而克至此二事止乎。况克者。滿也。不放開。何謂之滿。看來此克字。當放開說。但不當推深說耳。推深說者。如云無受爾汝。尤其淺者耳。克之又克。凡一毫類此者。皆不爲如此。

說又是克自此起了與放開說者不同放開說者只粘實字如云凡有貪昧隱忍適違其實心者皆不爲○無所往而不爲義是隨境皆義亦即不可勝用意然猶不同上仁義不可勝用是本之心而說及於事無往不爲義則心之發於事者無往非義也○末節只舉穿窬之類克字尚在言外發明○士字不可忽謂之爲上必素講於語嘿之宜○以言飾之者我倏言彼必倏答而露情以不言飾之者我不發彼必先發而露其情○穿窬者探取人物便佞噫嘿探取人情故曰穿窬之類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孟

三言五

言近而指遠章

此章言與道平看言以闡道道以體言略融合亦可末節例不善道之病而言可推○孟子蓋爲極遠鶩博者發主意重近約適舊說及云言不近而指遠則失于玄虛言近而指不遠則失于隘陋守不約而施博則失于汙漫守約而施不博則失于拘孿如此平平四反最不得旨况又與末節相犯乎今只當用二句叫起云言豈貴于徒遠哉道豈貴于徒博哉○指是言中含蓄的指施是守中發出的施用○近遠博約四字只切字義虛虛講若實則犯下

文矣○求遠於遠必空虛而無實不得爲善言惟言近而指遠乃爲善言也求博於博必馳騫而無歸不得爲善道惟守約而施乃爲善道也○善字與妙字相似不必離近求遠而遠即在近中不必離約求博而博即在約中何其妙乎故曰善言善道○不下帶只是目前至近也宜會其意○道存道字要見高妙意方與指遠相貼然亦非外淺近別藏个深遠的道理如此反涉有心矣君子若論目前近事只就此近事論得精切確當員融透徹玩之便有不窮之趣便是道存便是指遠如論鳶魚而上下察論飲食

四書也足圖初告 下孟

三言五

而知味皆言近而指遠也○修其身天下自平無工夫夫在修身內蓋平天下者雖有刑政禮樂等事亦不過完修身之分量已包在修身內矣不是修了身方可去平天下○天下平不是推己及人亦不作感化說觀一施字只是舉而措之耳○人病節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人病二字作句合其田二句不作譬喻是影語引起下二句所求於人二句指實言不承芸田如云守約可以施博則人宜以修身爲重矣何人之病不務守約而務施博無乃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乎厚望人以向化而督責繩約之意

多是何其求于人者宜輕而反重也薄竟已以樹德而擔當負荷之念少是何其任于己者宜重而反輕也不守約而務施博之病如此一說此節非實非虛就作田說固非若直指不務修身正意亦欠趣當如鏡花水月方妙倫之

而補出言來

○通章善言對善道君子之言對君子之守末節及守意而補出言來

堯舜性者也章

首節言聖有性反之殊下二節分言性反之事亦只形容性反模樣耳非實就堯舜湯武說也言外有勉入希聖意

四書也足圖初告下孟

二百六

○前性之身之與五伯對看摠以道之誠言此則至聖之安勉言意稍重反邊欲人由勉入性也性者與性之文法不同之字指道言者字指人言堯舜乃是天性渾全的聖人反之字即承上文性字言湯武乃是修爲以復其性的聖人觀反之字則此節當相承看○次節四乎看爲是各既俱重自然意○動容周旋是動容之周旋也註細微曲折貼周旋字看動容周旋亦皆中禮要見不但大節中禮意○先輩云中禮不是禮自爲禮而聖人中之如此德與禮爲二也此只是禮自性中流出如由仁義行則行

仁義之例按此說甚佳但此意當發在盛德之至也內若此處先發則下文說不去了○盛德之至不作推原者不必說外之中禮本于內之盛德只重自然意蓋禮自性中流出便是盛德之至了德即性也禮即德也性外無德得之斯爲德德外無禮履之斯爲禮自然意在至字上見有一毫勉強則德未盛盛未至○非爲生者也時講云非爲生者感我而哀也太粗了看來當云非是用情於生者而推愛於死者于云非爲生只是死者可哀即哀非爲生而哀也如乍見孺子入井便觸其惻隱之心非納交要譽等

也經德猶云庸德多以天常人紀貼回曲也曲即邪也但曲學病痛小大德者必得其祿故經德不圓有致祿之理

祿字泛說不專指仕者之奉○干祿不必說管求說觀只此心中知如是之可以得祿而爲之即是干祿○必信必字不是期必只是無不信心○正行正字着力看是有意以正之也行履其言之謂正性者却是行自正非是正其行○四段內俱以性字貫入○末節法者天理之當然也如上文禮當中哭當哀經德當不圓言語當信皆是理之當然但還不止此四者抄訓云法即性之理作用處有只

四書也足圖初告下孟

中至正之則故謂之法不必專指上文○命指吉凶禍福  
侯命非自遇意只言其純心行法也凡人趨吉避凶求福  
免禍而後行乎當然之理則其心便不純而又之必入于  
偽矣故只聽其自至方是純心行法而已矣承侯字來全  
不計較意○要旨云侯命云是無所為而為意吉凶禍福  
絕不計較聽其在外之意非侯其命之我得也○又曰無  
所為而為說與上非為生非干祿相應性之事無所勉而  
然也反之之事無所為而然也○此章以性字作主反之  
者修為以復其性也

四書也足圖初告入下孟

二四八

說大人則藐之章

首節言說諸侯者不當有所畏下是推言所以不足畏○  
藐只是不介意也勿視其巍巍即藐也不是禮貌上倨傲  
待他○堂高二句官室之侈食前二句食色之侈般樂三  
句宴樂之侈般樂般旋而樂也○在我者皆古之制制字  
不是制度只是理之當然若有成法耳以其為古聖賢相  
傳而守之者故曰古之制古之制不外仁義抄訓云制字  
與道字不同道之所在有當然之則不可踰越處謂之制  
○制字最有味從上文生來彼大人官室食色宴遊皆極

其後便放縱無制了若吾儒居仁由義一毫不敢放縱故  
謂之制正與放縱者反○看來上三不為皆是鄙其縱侈  
無檢而不為

養心莫善於寡欲章

首句提起下申言之也不存邊輕○養心者養之使存也  
養字對我字看存字對馳騫字看○寡字証以節字貼  
之甚好時文每將不能無與不可縱二意平說殊失本旨  
還重有節邊雖不能無意輕○欲字不兼內欲外誘據証  
只是內欲也○寡欲與克伐怨欲不行焉不同彼只制之  
不使流於外此在內境用工○雖有不存焉寡只重能存  
意雖有存焉者寡只重不存意不必泥寡字字面

四書也足圖初告入下孟

二四十九

曾皙嗜羊棗章

全章重不忍二字曾子不食之意蓋曰羊束猶在吾親不  
得復起而食之矣此正是不忍處○然則何意謂膾炙既  
美于羊棗曾亦必嗜膾炙矣曾子何為食膾炙而獨不  
食羊棗○獨字最重惟其同嗜故未足以觸其孝思惟其  
獨嗜故深足以動其感愴○諱名以下是譬喻名姓以親  
之名姓言



孔子在陳章

此章以中行作主中道即所謂經也狂狷未能中而可進于中故孔子思之鄉愿似中而實非中反賊乎中故孔子絕之欲絕鄉愿只在反經則思狂狷者亦欲進之於中以傳經常之道于不泯耳○狂狷亦不平看萬章本只問狂孟子帶狷言之○首節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此數字最要分曉狂簡是名目進取不忘其初正是狂簡處狂是志大簡是略於事然只重狂字狂者必簡也據大全進賢狂字不忘其初申簡字似亦有理但作文還渾融說罷註解云四書也足圖初告下孟

二百五十一

求望高遠不能改其舊習即下文嚶嚶慕古行不掩言作此二句題且勿講明蓋此乃萬章引孔子之言而問且宜影嚮說○萬章意以狂士非人之至者孔子何故思之○次節孔子不得四句是引孔子之言下是推其意○中道無過不及有狂之志又有狷之守而并融其偏者也○故思其次也次字專指狂士不兼狷者方與萬章之問相應○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是問當時魯士中如何人可謂狂也下文何以謂之狂也是問狂者為人之實也二問不同勿混○如琴張如字有不能盡舉意○其志嚶嚶三句

是志夷考其行一句是行○其志嚶嚶然嚶字從口旁屬言居多註云志大言大者志大形為言大也不是兩平話觀白文提其志二字于嚶嚶上可見動稱古人有自期待意夷乎也不是平平不責以過高之意只是據他動稱古人却將其言與其行比並要他言與行一般高大他便有不掩其言處陽明云不掩其言固是狂者短處亦是狂者好處可見他正大光明全不自家遮護此意亦好節末找孔子思進於中與之傳道意○上文既有琴張曾皙牧皮如何說狂者又不可得想是造就未成而死亡離散不及四書也足圖初告下孟

二百五十一

賄其成耳然無可考據只宜渾融不屑不潔之士是不屑為夫不潔的人也不潔如非道非義之類不屑是不肯為之意○與之亦是與之傳道○又其次其字指中行不指狂者狂者固中之次狷者又中行之次也○萬章得孔子之所思者遂欲聞孔子之所惡者故又引孔子惡鄉愿之言而問之○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憾是以不見親就為幸深惡而痛絕之之詞朱註善會其意○德之賊德即中道也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曰德之賊然此處乃萬章引孔子之言而問不可說明下文非之無舉

即方詳言之○何如斯可謂之鄉愿究鄉愿爲人之實也  
故下文亦只答以鄉愿爲人之實未詳言其賊德也○一  
鄉皆稱原人節方是問鄉愿何以賊德故下文乃詳言賊  
德處○何以是寥寥五句是鄉愿譏狂者之言行何爲一  
句是鄉愿譏狷之言生斯世也三句又是鄉愿掩承狂狷  
而自見其志之言不可單屬狷一邊○亦未必鄉愿實有  
是言只是孟子推其意向如此○踴躍獨行不進之貌如  
獨醒獨清意涼涼薄也亦非刻薄只是不諸俗更覺寥落  
耳踴躍屬行已遷多涼涼屬待人遷多踴躍是立已嚴峻

詩也足圖初告入下五

言五

涼涼是與人疎薄據註不見親厚於人似是說人不來親  
厚我然畢竟因我不諸俗○時講生斯世也二句見不必  
如狂之慕古善斯可矣一句見不必如狷之遠俗此太分  
析不如渾融○善斯可矣緊頂爲斯世也來爲斯世之人  
不必混古之人便能使當世之人皆以爲善了此善字亦  
是稱其長厚許其負通之意○闢然是深自閉藏不敢放  
出一句忤人之言不敢做出一件戾俗之事○是鄉原也  
只承上一句不承通節無所往而不爲原人爲字就鄉愿  
自爲說言一鄉稱他如此可見他立身行已無適而不謹

厚也○非之無舉二節節首說者俱欠精融俱說上節重  
自以爲是賊德是賊已之德下節重惡似而非亂德是亂  
人之德將孟子孔子之言分作兩意殊不知孟子即發孔  
子之意而引孔子之言爲證也原是一意上節當重居之  
似忠信二句即下文似是而非也衆皆悅之自以爲是摠  
不過極言其似是耳又非深一步意也而不可入堯舜之  
道觀一而字乃轉語口氣若云衆雖皆悅之彼雖自以爲  
是而實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其所以不可入道者病根亦  
在似字上蓋假不可以爲真自然之理實非單承自以爲

詩也足圖初告入下五

言五

是一句也至于賊德亂德分已之德人之德尤爲不通蓋  
德字指道理言懸空說不屬人已所謂賊德者只因他似  
德非德將此正理妨害了使之不明不行耳亂德亦此德  
也若謂亂德是亂人之德則如亂義亂信豈亦是亂人之  
信義乎二節必湏一意貫着始得○非之者擊舉其失而  
非之刺之者細教其失而刺之看來刺字如以刀鎗刺人  
有深入攻擊之意如孔子云孰謂微生高直大概說他不  
直是非之也又云或乞醯焉乞諸其隣而與之又細教其  
不直之實事誅心刺骨深至痛切是刺之也家引云非輕

刺重是此意○一說刺是婉言刺之殊不知君子事君交友之類嫌于直激則婉言可也闢邪何用婉乎○無舉非真無可舉也無刺非真無可刺也只因掩護之工蓋藏之密耳流俗小污世大一鄉一國皆是俗世則通天下而言○李象一曰同流非是幹流俗之事不與俗相異同之而已謂之合污非是染污世之行不與世相離合之而已若自己有所汚染世人便得非而刺之矣○王觀濤曰同流合污與尋常隨俗習非者不同蓋他人隨俗習非乃是不能自守為世俗所染汚耳此同流合污却是自託於達人

四書也

下孟

妻孥面前亦自看他不破纔是無可非刺謂之似者以其不根於心而徇於迹惟以求媚於世全體精神全向世界陪奉與聖人用心不同○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獨言堯舜者堯舜以中道相傳道之祖也○中道無瑕之玉也狂狷有瑕之玉也鄉愿無瑕之石似玉者也○故曰德之賊也故字搢承一節不單承自以為是德字本堯舜中道來賊字承似之而實不可與入之來蓋一節所重全在二字與不可入一句○看此節全要把闖然媚於世句來想彼同流俗合汙世似忠信似廉潔這一付心腸從何來蓋

四書也

下孟

亂莫辨之意程文以紛紜多岐眩之甚誤○講亂字每多  
說到人趨舍上去看來只是似能亂真使人莫辨意而誤  
人趨舍尚落一層○不倍理謂之義不欺人謂之信俟有  
才智所言象有一段精確的道理故亂義利口未必有才  
智但口舌快利口快便似心直明白欺人却像不欺人的  
故亂信○還當重講惡鄉原句亂德德字據註即是中道  
而上文忠信廉潔亦包了但忠信廉潔乃孟子語不入孔  
子口氣中○王龍溪曰鄉原一生勾當分明亦是要學聖  
人但以其學得聖人太迫真從軀殼起念壞人心而傷世

四書也足圖初告下孟

言五本

教也聖人在世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鄉愿之為人忠信  
廉潔是學聖人之完行既足以媚君子同流合污是學聖  
人之包荒又足以媚小人比之聖人局面更覺完全無滲  
漏辟如紫色之能奪朱鄭聲之能亂雅尤光耀動人苟非  
心靈開霽天聰明之盡者無以發其神奸之所由伏也似  
德非德孔子所以惡之尤深○張雨若曰鄉愿亦非全是  
色莊其識見卑卑欲於世俗中稍自修飾而不欲大忤於  
世俗正與彌近理而大亂真一般今人說他徹底作偽却  
非千古斷案○君子反經節言所以絕之之術也經常也

大而人倫散而日用皆有萬世不易之常道反復也當道  
原在天地間揭於中天昭於大路只因鄉愿障塞故不行  
不明了今則復之不明者使之復明不行者使之復行也  
兼有率之為躬修彰之為教化二意○君子字是有王張  
董道之責者達而在上則為堯舜窮而在下則為孔子不  
可專主在上位者言失孟子自任之意○經原無不正只  
復之便是經正○興是興起於善遵君子所反之經即是  
善○庶民皆知有真是而不惑於似是邪惡自然消滅矣  
邪惡泛說不止鄉愿

足圖初告下孟

言五本

堯舜至於湯章

首三節歷敘道統末節寓自任之意○各節俱言同時有  
見知後世有聞知有先知者是天之不欲孤此道脉也有  
聞知者是天之不欲絕此道脉也只開闢如此說不可說  
聞知者有賴於見知○二知字宜添看道統之傳乃心契  
神授之妙知字即契字意○禹臯則有執中之命典禮之  
謨湯則有制事制心之學伊萊則有一德之訓建中之謚  
文王則有緝熙敬止之學呂散則有敬義之戒彛教之迪  
孔子則有識大識小之學此等實事小題可略用其實道

Z121.7  
19:1(7)



ZW 2118188822554

統相傳不在實事上○近聖人之居以鄉譽言孟子鄉人也分明自任下二句如何又推開分明是反言以決其必  
有見知與聞知也新說作孟子以聞知自任然玩去世未  
遠意孟子還是以見知自任孟子歷叙道統而隱然自任  
末語是驚怪而不自信之詞言自古道統相傳見知聞知  
兩項人接續不斷即今世既未遠居亦甚近則洙泗之傳  
當必有得于見知之真者然而諦觀斯世誰是見知若既  
無見知則將并那聞知亦無了難道堯舜以來道統歷世  
相傳而至今孔子以後遂中斬了不成蓋其意若曰子雖  
四書也足圖初告下孟  
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見知之責舍我其誰彼  
謂決無其人者固非而謂其以聞知自任者亦非矣  
○湯霍林曰若限定五百歲一人堯舜禹臯陶何以奏集  
若直待孟子見知顏曾思諸人難道聾聵須知此道在天  
地間刻刻流行百年二百年內時時有人代代相續直至  
數窮理極到五百歲也湏突地生出人來斷不斬絕所以  
百有餘歲之後不管見知聞知孟子直自任一個人耳○  
徐倣弦曰孟子語意只云某是見知某是聞知從來道統  
一脈相承至後特抑揚感慨無偏重見知意或云非有見

知者續之於前則聞知者亦無以得之於後似非本旨○  
又曰孟子七篇之末論狂狷以憂道統之失傳也論鄉愿  
以惧異端之害道也論堯舜禹湯文孔子以見正統之有  
在也皆作書之本意也

四書也足圖初告下孟

書



萬曆乙卯歲孟冬月  
聚星館葉均宇繡梓

四書也足圖初告下孟終

先便法